
CUHK Libraries
003143057



萬人雜誌

（第二九七期）



「大家聽見沒有？」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九七期目錄·

「萬人雜誌」啓事

「萬人雜誌」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迄今瞬將六載。這六年間我們以不穩固的經濟基礎，奮力苦撑，從未脫期，每逢星期四必可以買到「萬人雜誌」。但六年間人事滄桑，我們的陣營無可否認的日漸減弱。首先是馬森亮先生移民美國；前年張贛萍先生以公私交瘁，心臟病陡發辭世；前編輯葉觀基先生因商務繁重，無暇兼理；也有幾位台柱作家以健康及種種關係，未能按期執筆，致使「萬人雜誌」比前褪色。現我們決定增加新血，振作起來，在組織上、人事上加以變更。以往的「萬人雜誌有限公司」予以結束，今後一切業務，由「萬人雜誌週刋出版社」管理，內容力求刷新，立場保持不變，發揮更堅強的反共力量。售價方面，紙價雖已由每令二十五元漲到四十多元，我們決暫維原狀，每本仍售一元，直到支持不來，再考慮稍增讀者負担。到二九七期仍爲「萬人雜誌」，二九八期（即新第一期）改爲「萬人(雜誌)週刋」。希望愛護本刋讀者，仍本過去熱情，給我們大力支持，共同爲人類自由而奮鬭！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九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七月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必亡在毛澤東手上

七月一日是中共建黨五十二週年，在過去的五十二年中，特別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掌權以來，中共由延安進北平，由叛亂攫國到成立政權，眞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北平政權成立已將二十四年，在這二十四年中，中共經過土改、鎭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和文革等一連串政治運動，殺人何止數千萬？如果中共所殺的都是「階級敵人」，在它自己來說還有詞可藉，那是爲了什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其實，中共所殺的除所謂「地、富、反、壞、右」這「五類分子」外，還有他們黨內的高級幹部、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叛徒」和「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反正無論黨內或黨外，無論任何人只要對中共的暴政畧畧表示不滿，特別是對毛澤東的「英明」稍存懷疑的話，一律是殺無赦。就因爲毛澤東胡作非爲，濫打濫殺，使原來擁護他和對中共抱好感的人，無不改變了態度。就拿劉少奇、林彪、彭德懷、羅瑞卿和陸定一、周揚等事說吧，若說他們反毛反黨搞什麼「修正主義」，那純粹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只是由於一時一事拂逆了老毛的旨意，終於被加上不同的罪名，先後予以整肅或殺害。當然，這些人也是無一個不是手上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他們不但不值得同情，反而眞是死有餘辜。他們之被整肅和遭殺害，卻充份證明了毛澤東是個忘恩負義，寡廉鮮恥的獨夫。在他統治下，連立過「汗馬功勞」的高級幹部都失去保障和安全感，一般幹部當然更對老毛的領導和所謂「革命」完全失去信心，至於受壓迫受掠奪的老百姓，那就更不用說了，這是今日中共眞正的危機。俗語說：「盜亦有道」，而毛澤東卻做不到這一點，他還能不垮台嗎？

由中共「八大」到「九大」

中共召開「八大」後，毛澤東自己認爲是失了權，其實只是他那種「朕卽國家」的地位，在「黨章」上未予明確規定，他那種不顧客觀現實只憑心血來潮一味胡來的「左傾幼稚病」受到一點約束，他就耿耿於懷存心報復，終於掀起了一場「天翻地覆」的目的在於奪權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老毛眞的長期無權，其惡毒而卑劣的作風完全被戳穿，那麼他的完全利用人工扶植起來的「威望」也必掃地，進而他根本就無法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毛林勾結以槍桿子爲後盾利用紅衛兵，徹底粉碎了以劉少奇爲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建立起所謂「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召開「九大」後，成立了新的「中央」，並在「黨章」中明確規定：林彪是老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可能因林彪的「黑班底」勢力越來越大，加上槍桿子幾乎完全操縱在林派手上，所以，所謂「九大團結勝利的路線」剛開始「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又發生了新的分裂。

老毛「締造」黨也將砸爛它

林彪夫婦「落得個粉身碎骨的可恥下場」後，他的重要黨羽大概先後被整肅。代之而起的是毛仍高高在上，下邊是江青、周恩來和葉劍英等拼湊的執行領導職務的小集團。如果這個班子眞的衷誠合作，收拾文革和林彪事件造成的殘破而糜爛的局面，可能中共的局勢要比今天好一些。在事實上老毛是在搞「家天下」，他只相信江青以及以江青爲首的宮廷小集團，對周恩來只能說是利用。至於對葉劍英，那只能說是「蜀中無大將」，拉他出來頂檔。中共「中央」是這樣的一種局面，爾虞我詐，互相猜忌，所以九屆三中全會或「十大」都無法召開，於是也就不能安排「四屆人大」；在地方則仍是「槍指揮黨」的局面，而上邊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和「總後勤部長」的職位一直虛懸無法委出。這些事實說明，中共今日的局面是在「拖」，從而老毛利用這個空隙拚命扶植江青和她的小集團。問題是「共產黨人的哲學就是鬪爭的哲學」，如果老毛一旦死亡，以江青在黨內的地位，特別是她在軍隊方面根本就沒有較大的勢力，她若上台可能馬上就垮台。據說：中共是老毛「締造」的，以其性格而言，就因爲是他「締造」的，他在死前發瘋期間也非把它砸爛不可，卽或在他有生之年還不能把中共徹底弄垮，但任何人都看得出，他近年的所作所爲確是在朝着這個方向走。



新聞以外

查良鏞在台灣「觀察」十日
所見不廣所聞失實所思惡毒

查良鏞「應邀」訪台十日，回來後發表了凡三十七節的「見、聞、思」，許多朋友讀到媽媽聲，因為字裏行間，充滿「毒招」。國民黨領導者不了解查某本質，高估了他的影響力，十足表現了海外宣傳工作的低能。老萬接受公意，要把查某這篇大文批臭！

萬人傑

海外宣傳居下風

老萬去台灣那天，查良鏞先生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剛在報上發表。為了行色匆匆，沒工夫讀他。在台十幾天，也看不到查先生的報，因此他的「所見、所聞、所思」，老萬全無所知。且老萬早已批下，以查先生過去做人作風，絕不會有勇氣說良心話，因此，要在他的「見、聞、思」中去了解台灣的眞實情況，太奢望了。

這次查先生到台灣「觀光」（台灣無論官民，一律把旅遊稱為觀光），據查先生說是應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組主任陳裕清先生的邀請，老萬相信邀請查先生去觀光，或者不是陳先生個人意思，他不過是以「海外工作組主任」的名義出名邀請，實際是黨的決定。

國民黨海外宣傳工作一向是被動的，共產黨耍出什麼招式，就忙不迭想辦法應付；而辦法又運用得不夠靈活，因而着着處於下風。也許國民黨辦宣傳的人不承認，甚或認為在海外還擁有不少効忠政府的僑胞而沾沾自喜。其實，僑胞仍熱愛祖國，不過本着良知，並非國民黨海外宣傳的成功。相反的，由於國民黨海外宣傳工作鬆懈，給共產黨佔盡上風，如「保釣運動」、「和平統一中國運動」、「和謠」等等，都搞得有聲有色；國民黨只能跟着敵人的音樂跳舞。

學者鬪不過蠱惑仔

海外工作組主任陳裕清先生把查先生邀請到台灣觀光，也是國民黨搞宣傳的人太過低能的表現。也許他們把查先生的影響力估計太高；也許他們以為不管查先生過去如何批評台灣，如何替大陸政權說好話，只要把他請到台灣，讓他看看台灣的實況，就會憑良知，說公道話，徹底改變他的觀感。這一來，對國民黨的海外宣傳，會大有幫助。

可惜他們對查先生並沒深刻認識，他們所期待的「公道話」，永遠不可能在他筆下出現，除非國民政府從劣勢中翻身過來，統治的地區比中共大，在國際間的威望比中共強，那麼，不消邀請他觀光，他也會盛稱台灣政治修明。又或者，台灣解除限制，特別發給他一個牌照，准許他在台北出版「明報」，那麼，獨裁如李光耀，也會給他連戴幾頂高帽。

陳裕清先生一派學者風度，年紀不大，已滿頭白髮，中英文都好，知識豐富，老萬對有學問的人素來尊敬，因此和陳裕清先生接觸過多次後，對他十分敬仰。不過學問好的人不就等於是一位搞宣傳的專才，相反的，搞宣傳的人必須夠蠱惑，陳裕清先生這樣一位學者，規行矩步，一定鬪不過蠱惑仔，可以斷言！

根本不是中國人

從台灣歸來，果不出所料，讀過查先生「見、聞、思」的朋友都抓着老萬訴說，國民黨把查某邀到台灣，簡直「捉蟲入屎忽」，老查的文章，表面部分是「讚」，其實惡毒萬分，要老萬把他批臭。本來老萬不打算讀這篇文章，即使不讀，也約畧知道他的立論；既然朋友以大義相責，只好把他們剪存的稿子，抽空讀了一遍。

老萬所得到的概念：一、查先生藉這次的邀請，盡力自抬身價；二、查先生極力表示自己的「中立」立場，表示「客觀」，其實，他客觀到不是以中國人身份說話，這也難怪，這位先生是新加坡公民，根本不是中國人；三、他因為受「邀請」觀光，對台灣無可避免的要說一些好話；但又怕引起共產黨反感，每逢讚了台灣一讚，就要拿大陸來陪襯一下，用心良苦。

他一再聲言自己在「解放」後曾入大陸八次，以示他對大陸情況熟悉。其實，這是「早期」的事，自從由左派集團跳出來，辦了「明報」後，相信他已沒膽再回大陸。他的所見、所聞，不過是十多年前的事。據「解放」後在大陸獃了十四年的曾憲光老弟指出：他對大陸的描述，與事實不符，一切加以美化。也許，他這樣瞞住良心說話是有苦衷。

鍋裏反的人物

據老萬所知，共產黨對一貫反共的人並不太恨，曾恨是吃裏扒外，從他們陣營裏跳出來的人物，給他們暗殺的有陳寒波；給他們綁架的有蘇誠壽，

這些事實，會使到鍋裏反的人時時警惕。查先生當然不願做陳寒波或蘇誠壽，又捨不得這裏的「成就」，像劉粵生那麼「起義」跑到台灣。今日中共「形勢大好」，開罪不得，讚台灣提防中共吃醋，因而一定要說一些中共愛聽的話。雖則如此，左報對他的「見、聞、思」也大力批判，可見老萬上面所說，中共對鍋裏反的人特別憎恨，一點不錯。照說，查先生是聰明人，不會不明白中共的手法，難道他們會因爲你說的一兩句好話就對你網開一面嗎？

老萬常常從查先生想到另一位從左派新聞圈反出來的人物——周榆瑞。他逃到倫敦，寫了一本轟動世界的「徬徨與抉擇」，這本書表現的氣質，和查先生有太顯著的分別。不過，以賺錢能力來說，卻遠遠比不上查先生。據說周在倫敦過着安定而清苦的生活，沒有能力買幾十萬元一幢房子，更沒有能力賭一萬幾千一場的沙蟹，當然也不會受到國民黨海外工作組的重視。也許因爲他太率直，不懂得玩弄花招，現在，還不過是「聯合報」駐倫敦的特派員而已，手上並沒抓着幾家報紙、雜誌。

「中國報人」與「外國記者」

老萬認爲最笑話的是「見、聞、思」的第二節，有這麼一段文字：

「迄今爲止，除了外國記者之外，似乎很少有中國報人曾作過這一類比較客觀的訪問。凡是到台北去訪問的中國報人，通常都是親國民黨政府的。」

一來，查先生把別人的觀點、思想一筆抹煞，只有查某才夠客觀；二來，他把自己視爲「中國報人」，其實他只配稱「新加坡報人」，和其他「外國記者」沒多大分別，唯一分別恐怕是「他也懂得中文」吧？

外國記者無可否認大部分都戴了有色眼鏡到台灣去訪問的，因爲，大陸人民如何受苦，台灣國民如何安定，對他們痛癢無關，張開嘴巴亂講廿八，可以不負責任。但作爲一個血脈相通的中國報人，一切報導都要對自己同胞負責任，所以必須說良心話。也許查先生認爲其他報人訪問台灣後，都是有讚無彈，因此頒給他們「親國民黨政府」的招牌。

老萬認爲查先生此語不但自高身價，對同業也太過惡毒。我不打算爲別人辯護，但老萬的「自費訪問」，卻從不說違心話。譬如老萬談到台灣的頹廢派青年，提到台北夜夜笙歌的生活，都是台灣灰色的一面；値得稱讚的地方，也絕不能瞞住良心說壞話。

十天「見聞」

查先生否定了別人的報導，表示他自己所見、所聞才是正確，他的所思就是眞理。眞豈有此理！

他到過大陸八次，但報導的大陸情況，經大陸逃港同胞一揭，竟與事實相距十萬八千里（請參閱曾憲光老弟另文）；查先生今回從四月十八到四月廿八，在台不過逗留十天，則他的所見、所聞，怎可能比別人正確呢？照老萬分析，他的洋洋大文，其實是「所見不廣」「所聞失實」，而他的「所思」呢，卻是「惡毒」之極！

這裏限於篇幅，要將他長凡三十七節的洋洋大文批臭，難以暢所欲言。我以爲以每天一節的方式，刋之「牛馬集」，作爲閒談也可，作爲討論問題也可，反正每天都有觀光團到台灣，遊過台灣的人多的是，誰說得對誰說得不對，可以騙未去過的人，騙不了去過的觀光客。

老萬這篇文章也批評了國民黨的領導階層，可見老萬並非老查說的「親國民黨政府」分子（當然也不會是親共產黨政府分子），那麼，我的「所見」「所聞」也還可說是相當「客觀」；我雖然去台灣沒有「八次」，但小小一省，去了三次，已相當了解，卽使未上過新加坡舞廳，也未「單獨」會見過蔣經國先生、嚴家淦先生，不懂得說上海話，但老萬自信有比查先生更深入的觀察。

全面的比較

查先生既然去過大陸八次，今回又到「從來沒到過」的台灣訪問，照理該把他的所見、所聞、所思來作一個全面的比較。

比方，經濟發展方面，大陸如何，台灣又如何。人民生活，衣服比較如何，那兒的人吃得飽？房子誰蓋得多，每人的平均居住面積比較。交通方面，誰的汽車多，誰的單車多。又如科技方面，醫藥方面等等，都可來個比較。有許多地方大陸強，如核子彈；有許多地方台灣好，人民生活安定豐裕。也可以比較一下人民自由的程度，台灣的報紙如何批評政府；大陸的報紙只登文告等，才是讀者想知道的。可惜「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邀請老萬到大陸觀光，否則老萬一定將所見、所聞，一一和台灣作出比較，這可以幫助矇查查的外國記者多些了解中國；也可使海外中國人對兩個政權知所選擇。

老萬常常想，一個人的思想可以改變，你由最「反動」，變成百分之百「毛思想」都可以，但歷史不可以改變的。查先生的「成份」比我老萬還差得很多，如果以爲在文字上多一點討好毛共，就可消災解難，這種想法實在太幼稚了。

電視台有如「娼妓」

沈葦窗兄的夫人莊元庸女士，在麗的電視工作多年，最近到台灣加入了華視。她回港時，西報記者訪問了她，她說台灣電視工作人員，工作態度十分認眞，與香港電視界大有不同。她認爲這也許與國家民族思想有關。

這些話竟激惱了此間的「怪傑」，對莊姐攻擊。其實，莊姐確能道出她的良心話，香港的電視，由老板到工作人員，那+個有國家民族思想？葉楚傖那位寶貝兒子葉南，居然請到電視台，大放厥詞，還拿出「少將」老古董銜頭招搖，其實，舊國民政府的什麼「少將高參」之類，不過是閒職，毫無地位，他既連這虛銜也捨不得丢棄，有什麼資格批評國府？

電視台有如「娼妓」，誰肯給錢，就替誰服務。因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大登廣告，他一定要使到顧客「過癮」爲止，否則，這位葉南少將那有機會向四百萬憤怒的香港市民發表他的謬論，爲中共統戰大賣氣力呢？肯說良心話的人不是沒有，如莊元庸的爽快，豈是扭扭揑揑的查先生所能比較？

上文算是一個引子，以後，老萬會把和查先生不同的觀點，在「牛馬集」分日發表；更希望讀者們多提供意見，讓這些文章能代表更多人的觀點。

過河 建橋 起樓

柳以青

從題目看，任何人也不會想到內容是要談談大陸逃港青年的。然而，我之所以用這一題目，基本上是對逃港青年們的重視，特別重視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感受，他們的出路和他們的前途。同時，更可從他們的意見和思想中，來「認識中國」以及展望中國的前途。

過河的原因

五月份的「南北極」刊出了「過河卒種種」之後，得到了不少讀者們的反應。私底下我也曾與很多朋友談起。六月份的該刊，就刊出了三篇反應性的讀者投書。相信逃港青年們，如果看到這篇的話，多少總會有反應的。

一位四年前逃港的青年，就「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投書於該刊說：「我們這些從大陸來到香港的青年，在香港這個所謂自由的社會，過着的實在是夾縫中的生活。我們不但廣泛受到各方面的誤解，甚至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歪曲：有的人罵我們逃到海外是爲了個人享樂；有的咒罵大陸逃亡青年是人渣。也有人把意志不堅定走錯了路的逃亡青年的個別行爲，說成是大多數青年的行爲。逃亡青年打刧，一句話已把我們侮辱夠了。難道我們逃亡青年，不論在大陸還是香港，都注定了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羣嗎？……爲什麼我們要逃亡？這是一個要清弄楚的問題。我不否認在逃亡青年中有爲了純粹追求個人享樂的，或者個人主義者，可是從我的切身體驗看來，也有不少青年是爲了祖國前途，尋求國家應走向那條路而冒險逃亡的。我們才二十來歲，國家有出路我們才有出路，國家沒有出路，我們卽使得到一定的自由又有何用？」（見南北極本年六月十六日「讀者與作者」）

「過河卒種種」作者羽人圭在他的長文第二部份「我們爲什麼要逃港？」中，曾「以沉痛的語氣」表示：「反共專家把大陸知青逃港的原因歸咎於知青的挨餓和不堪極權統治……，親共的學者則把逃港知青都看成牛鬼蛇神、人渣……。其實是拋棄了共產主義世界觀和信仰的中國青年學生，爲了尋求新思想、新出路的一種鬪爭形式。」（南北極本年五月十六日期「過河卒種種」編者按語所引的資料）

再根據南北極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期的「量力」作「試論國內青年逃亡緣由」一文，從幾方面來討論促成逃亡的緣由——工業發展緩慢、精神建設空白、城鄉生活懸殊和青年人抱負破產遂產生了逃亡。「在此絕境下，怎麼辦？青年人是有冲天幹勁的，他們不能以正常的途徑去滿足其理想時，便會用非常的手段去突破一切藩籬。於是他們試圖的道路有二：一是當『流浪兒』（廣東人稱流浪仔），撇開中共當局一切爲國爲黨的安排，大江南北，沿鐵路線闖蕩去；二是冒着生命危險逃亡來港。」

第三期的「東西風」（一九七三年一月號）由高贊所撰的「逃港知青知多少」一文，曾對逃港知青的原因歸納出四個：

「一、對不平等待遇產生不滿情緒：他們覺得被放到農村，是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和他們在學校的師友分處天壤，他們實際完全沒有前途。

二、不滿現狀：農村的生活和城市比較苦得多，而且，由於他們在務農方面無法與有經驗的農民比擬，生產力低，工分（工資的根據）當然也少。他們自嘆受過許多教育，卻比不上一名老農，故一定要『求變』。

三、對『東方之珠』的憧憬：接近廣州的大陸人民，對這塊英國殖民地，大都產生無限的憧憬，尤其是下放青年，更相信若要謀求新生活非逃來香港不可。……

四、物質的享受：部份大陸知識青年亦了解到自由的可貴，但就一般說來，逃來香港的目的多爲了求較佳的物質生活。」

建橋與起樓

究竟二十多歲的青年，何以要冒了生命的危險逃來香港？原因當然很多。不過，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是以生命來作賭注的。生命，在大陸爲這些青年看起來是無意義的，除非冒這生命的危險——死亡，而來到香港，使他們的生命再意義或更有意義。這可從羽人圭的文章中看到：

「雖然他們抵港的頭幾天，每天都像夢幻一般過日子，因爲太大的幸福，使人有時反而不敢相信現實。一覺睡醒時，一睜眼，總覺得自己仍身在大陸的農村。……但是，春雷一樣的電車聲或噴射機刺破耳鼓的破空聲，又會令他從夢幻回到現實——一點不錯，是香港，我是在香港，我眞的自由了，他不禁從床上一躍而起，手舞足蹈。」

雖然，到達香港，他們擁有了自由，然而，他們並不會利用這些自由。因此，在羽人圭的文章中，就會看到很多位逃港後，在實際的生活中，如何與自由和運用自由來搏鬪——有的很成功；有的卻失敗；有的日進千里，有的卻再次淪落。相信這又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年青一代的血淚故事。

可是，他們雖然踏上了自由的土地——香港，然而，在某些方面，特別是在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上，卻是無法自由的。儘管羽人圭君所稱：

「過河卒一過河，一切思想上的桎梏和精神上的枷鎖都因爲逃港成功而全部解除，徹底的解脫，使長期受壓抑的人性獸性完全暴露出來。以前在大陸，人人都披着畫皮做人，都是兩面派。現在，個個剝下畫皮，由兩面派變成了一面派——是比香港仔還要大膽和徹底的一面派。」（南北極，卅六期十六頁）

然而，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桎梏和枷鎖並沒有完全和徹底的解脫。羽人圭君所列舉的「過河卒」與「香港仔」的分別，包括了字體不同、作風不同、興趣不同、思想方式不同和居住環境的不同，除去字體與居住環境外，其他的不同，則是直接由思想和精神未能完全徹底解除而來的。

一、「過河卒待人接物傲慢無禮」——這與在大陸沒有文化氣息和強調鬭爭批整的運動頗有關係。這也是大陸青年在思想和精神上的長期加給青年的桎梏和枷鎖。假如逃港青年，不能在這方面盡量擺脫那思想與精神上的無形枷鎖的話，吃虧的當然還是逃來香港的中國青年。

誠如羽人圭君所稱：「初過河的卒子，野性難馴，滿身都是稜角。他們奇特的思想和奇特的言行，是很難按照香港的常理來推測的。所以，香港人總覺得這些青年滿身帶刺，誰要想去撫摸一下，一個不小心，便會被刺破手指。」（同上，第十九頁）

這「稜角」不是中國民族性的固有物，而是深受中共鬭爭理論所產生的效果。無辜的大陸逃亡青年，並不知道。然而，他們卻因此而受苦了。

二、「過河卒愛談政治、愛發議論、愛檢討反省、愛批評別人、愛講別人閒話……他們個個滿腦子都是兩分法和唯物論，對任何事物都要加以分析和批判。」（同上，第十四頁）

議論、反省、批評、批判和分析原則上都是不錯的，然而，以兩分法、唯物論來分析，並且以爲之不錯的，眞理的，並且也排斥他人的觀點和看法，這就有了大問題。

例如：「過河卒」既然「愛談政治」，但卻又怕政治：「雖然，百分之九十以上逃港青年都怕沾上政治，但一養米養百樣人，也有一小撮過河卒熱衷於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無論是左派的保釣或右派在大丸百貨公司門口滋事，都有過河卒參加在內，興風作浪。這些逃港青年，由於對共產黨懷有強烈的階級仇恨和極端的報復心理，遂形成過河卒中的右派。過河卒的右派成員，絕大多數是『黑七類』子女，其父母曾受中共的鎮壓和清算，自己本身也飽受歧視之。所以，他們堅決親蔣反共。有些過河卒在台灣撈過油水，往往也成爲逃港青年的右派。」（同上，第十八頁）

「由於在文革飽受被出賣的教訓，大陸仔雖愛談政治，又大都畏政治如火。火也者，談談無妨，若眞要去誠心玩弄，未有不燒傷自己的手指的。」

這樣地怕被政治利用，當然是由於見過鬼就怕黑的。

苦種籽與甜種籽

三、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只有把自己縮到只爲自己生活和安全來做打算了。

「大多數過河卒既不滿毛澤東，也瞧不起蔣介石。他們認爲：毛澤東精明的可怕，是清水塘；蔣介石糊塗得可怕，是爛泥塘。水至清則無魚，汚泥濁水也養不了魚。所以，他們不願回淸水塘，也不肯到爛泥塘。本來香港這魚塘的水不清不濁，最適合養大陸魚，奈何這魚塘的堤圍太薄，分分鐘都有被大陸洪流淹沒的危險。所以，出洋成了大陸仔夢寐以來的心願。……一個姓黃的大陸仔，終於想出了個慳水慳力，安全快捷的出洋辦法。他在美國幾家報刊上登了幾則徵婚廣告，聲明凡有美國國籍又願意婚後在美國居留者，不論相貌年齡，均有資格討個中國丈夫。……竟有洋女來函應徵。……在他登機赴美當美國女婿前夕，……他笑着說：『……你以爲我是因爲愛她而娶她？我愛的是她的國籍，要娶的也是她的國籍，只要能使我入籍美國，一生一世脫離共產主義的威脅，管她是小姑娘或老太婆，我都照娶可也。』」（同上，第十七頁）

這種情形，假若是眞實的話，任人讀了都會覺得逃港的青年太過消極了。消極到使人震驚。完全失掉了他們所以要逃港的大前題。

雖然，羽人圭君最後很感慨的說：「在中國的今天，本來是狗太多，狼太少，很需要多幾隻野狼去咬人喉管的，野狼變成家犬，雖是香港的幸運，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但無論是幸運也好，悲哀也好，過河卒過河之後，不但絲毫改變不了香港的社會，而且本身卻被香港的社會完全改變，這是有目共睹的鐵一般的事實。」（同上，第二十頁）

然而，羽人圭君卻沒有注意到，所謂的改變香港，卻決不是，也不能用在大陸所學的「兩分法和唯物論」啊！而過河卒之所以被香港完全改變，基本上還是過河卒們的自由選擇呢！

因此，我就很同意羽人圭君最後的結論：

「黃土在案頭擺了三年，筆者也苦思了三年。最近，似乎悟出點眉目了：即使是再肥再美的土，如果播下的是苦瓜的種籽，長出來的果實也只會是苦澀的。知識青年的逃亡潮，不就是毛澤東親手播下的苦瓜種籽結出來的果嗎？要長出甜瓜，必須先有甜瓜的種籽。可是，甜瓜的種籽又在那裏？曾經五千年文化乳汁灌育的黃土啊，什麼時候，才能結出甜美的果實呢？」（同上，廿頁）

事實上，苦的種籽是中共所灌注的階級對立、階級鬭爭和階級成分。把馬列主義硬加到中國人的頭腦中，總是會結苦的果實的。

甜的種籽不是沒有，也就存在於「五千年文化乳汁灌育的黃土」中，只可惜，並沒有讓這種籽好好生長！

而羽人圭君所倡言的逃港原因：「爲了尋求新思想、新出路的一種鬭爭形式」，似乎在減退中。他們卻忘記了：「國家沒有出路，個人也是沒有出路的；國家沒有前途，個人也是沒有前途的」，如果不能把個人的出路和前途，與國家出路和前途放在一齊的話，那卻是可悲的。下期談逃港知青自處之道。



悼李徵生先生

岳騫

聞報得悉李徵生先生逝世，惘然久之，特草此文，以誌個人的感想與悼念。

我同徵生先生在私人關係來說，算不上是朋友，不但不是朋友，而且曾經發生過兩次筆戰，一直處於敵對立場，但在公誼方面，從頭到尾我們是反共的戰友。在香港一口氣反共反毛反了二十四年，未改變過半厘路線的，除徵生先生與區區之外，生存的實在沒有幾人了。

二十四年前我逃來香港，在一家報館寫稿為生，那時徵生先生正以馬兒筆名在一家頗為暢銷的報紙寫稿，由於社會人心普遍反共，因此徵生先生大文風靡一時，我也是他的讀者，後來何以鬧起筆戰，主要是因為彼此立場大同之中尚有小異之處，徵生先生立場是反共，忠實信仰三民主義，但是反蔣，認為台灣當局違背了三民主義，我們那時剛從大陸逃出的人，覺得國家到了這個地步，怎可再行自造分裂。因此，對徵生先生觀點起了反感，漸漸發之為文，引起一場筆戰。不久，徵生先生同那家報紙主事人鬧翻離開了，又轉到我原來寫稿的這家報紙寫稿，但是我卻離開這家報紙，同徵生先生緣慳一面。

以後他又不在這間報紙寫稿，自辦「正義日報」，我也天天買了看，可惜「正義日報」不久即告停刊，此後徵生先生似乎沒有什麼報紙刊物可以發表文章，自己辦了一份類似刊物但不定期，名義「風雲茶座」，內中大部是他自己的作品，後來也支持不下去而停刊，以後又索性出了一種小冊子，書名就叫「馬兒文章」，大概銷路也不好，沒有出下去。

此後就沒有再看到徵生先生為報刊撰文，只聽說他近況很窮，我想他的窮，可能來自兩方面，沒有稿費收入，固然使生活困難，但是因沒有報刊發表文章而擱筆，滿腔孤憤無處發洩，其苦應不減於衣食不繼。

以後若干年始終未見到他的文章，偶而聽朋友談起，只知道他的生活很苦，住在距離市區較遠的一處廉租屋。我當時覺得像他這一支筆沒有機會發表文章，正如韓蘄王騎驢湖上，「空老湖山百戰身」，實在是自由文化界一大損失。隨着時間消逝，別人也許把他忘了，但我對於他安貧樂道，忠於所守的精神，隨着時日而更增加了敬意，但一直沒有機會見到他。

大約四年前，一位同鄉約到其府上談天，到地方見到在座有兩位來賓，其中一位老者，面貌清癯，態度儒雅，朋友介紹之下，原來就是徵生先生，我當時頗為高興，談了一個晚上。同鄉約我遲幾日到他府上吃晚飯，並約徵生先生同來，到時我如約去了，徵生先生卻未來，不知何故。

又過了一段時期，我在萬人雜誌發表了兩篇拙文，談新疆、西藏的問題，我主張新疆、西藏應當獨立，發表之後，接到亡友張海山兄電話說：「你的文章惹出麻煩了，馬兒來了一篇文章大罵你，我現在送你看看應該怎麼處理。」當天就由雜誌社同事送來。

我看過之後打電話通知海山，全文照發，一字不改。我當時告訴海山基於三點理由：第一、徵生先生觀點我雖不贊同，但他是基於愛國熱誠毫無疑義；第二、我既然敢寫這種離經叛道的文字，就準備接受批評，如果抑止反對意見不讓刊出，就證明我的意見立不住腳，不敢公開同人辯論；第三、徵生先生當時可能沒有報刊發表他的文章，我的意見可以在萬人雜誌發表，他不可以，這樣就太不公道

。至於他對我的批評，重要之點見仁見智，可以讓讀者公斷。

還有燄生先生罵我童言，說我拿了盧布、土耳其幣（實際到今天，他同我都不知土耳其幣何名），我只當是說相聲了，因爲我年齡小他二十幾歲，他在廣州追隨汪精衛時，我剛進小學，在他眼中我本是小孩子，童言也好，幼稚有什麼關係。至於說我拿了盧布與土耳其幣，相信只對他有損，與我無害。

不過，他的大文中間有一小段涉及到蔣總統與我的朋友黃先生，絕不能發表，必須去信同他商量，如果他堅持不肯刪，只得退回。

海山當時在電話上說：「這事全權交你辦，你給他寫封回信好了。」

我當時就以編輯部名義回燄生先生一信，大意說閣下批評岳騫先生之文，本刊可以一字不改刊出，但涉及蔣總統與黃先生一段必須刪去，如不同意只得割愛璧還，請覆示。過了一日，燄生先生回信表示同意，於是他的大作很快在萬人雜誌刊出。

由於他那篇文章對我攻擊的太凌厲，許多人看了都頗爲詫異，不曉得萬人雜誌何以會刊出這種文章，還有朋友打電話詢問，我當時告以這篇文章是我看過之後發表的，羣言始息。

中間可能又隔了一年，湖南張叔平前輩去世，在北角萬國殯儀館出殯，我去吊喪，看到燄生先生，我走過去同他打招呼，燄生先生表情頗爲冷淡，可能他已不認識我，因爲我們只談過一次話，又是在晚上，也可能發表文章這件事猶有芥蒂，所以不願多談。以後我就未見過他。

前面已經說過，我對燄生先生欽佩之情，隨時間增長，他來到香港就堅決反共、反蔣，二十幾年從未改變態度，無論怎樣窮愁苦悶，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但是原則卻絲毫不變，這個時代，這種人可是眞眞不多了。

區區在香港二十幾年，一直未離開文化圈子，許多大事小事，胸中有一筆整賬。大概台灣在香港爭取拉攏的對象，第一類最受重視的是共產黨人，所以劉粵生先生一日去了台北馬上就進中央日報當副總編輯，第二類是在大陸搞過民主黨派的，雖然不是共產黨卻作過毛朝的官，也奉爲上賓，供養不缺。第三類是反共反蔣的，只要一改態度爲反共擁蔣，也能得到照拂，最不入流的則是從頭到尾反共擁蔣，效忠中華民國現政府的人，可能因爲這種人太多，政府人員實在照顧不到，只有任其自生自滅了。

燄生先生屬於第三類，還在政府爭取之列，據我知道，政府也確實曾經邀請他入台觀光，如果他肯去，一變反共反蔣爲反共擁蔣，一定可以得到照應，實在說作爲一個國民，擁護自己國家元首，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燄生先生決不肯作四十五度的轉變，堅持他的固定原則，至死不變。區區雖然從頭到尾擁蔣反共，與燄生先生立場不盡相同，但對於他的骨氣，卻是由衷佩服。

丈夫立身處世，不必相信什麼主義，但卻要相信自己，自己定下的原則，萬不可中道改變，區區平時卽以此點衡量古今人物，所以對於始終如一，至死不改的共產黨人，內心也有敬意。可惜的是當前社會，尤其是文化圈子內，經得起考驗的畢竟不多，燄生先生無疑是其中佼佼者，其可佩處在此。

但燄生先生也有許多嚴重的缺點，如果把燄生先生看成一個歷史人物，就要照實說，不必爲死者諱。

第一點，我覺得燄生先生可能不易與人相處，雖然我同他只談過一次話，沒有資格作此批評，但是我時刻想到一點，以他的文筆，在新聞界的歷史，又是本省人，那一家大報館沒有他的朋友故舊，何以到晚年沒有一家報刊肯載他的文章。他曾經指爲國民黨人員加以封鎖，但了解內幕的人皆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國民黨人員縱然有此打算，也決無這個本領。此點，燄生先生恐怕要負很大責任，至於眞實情況如何，非區區所知了。

第二點，燄生先生過於標榜，雖然此亦文人通病，但應有分際，我記得二十幾年前同他開一次筆戰，種因就在此，詳情記不清楚了。例如他的一位老朋友譏笑他在廣州，在桂林時，經常把他自己同幾個朋友聯在一起自稱「三英」「四傑」，我當時尙以爲是這位先生挖苦他。數月前，一位文友去世，他寫的悼念文章，居然說到他同這位去世文友及另外兩位朋友常在一起討論國事，外人稱之爲「四大寇」，這一篇文章坐實了那篇挖苦他的文章是百分之百的事實，我當時放下書長嘆一口氣，覺得何苦如此，過份的標榜，實在對自己大大不利。

第三點，燄生先生成見太深，成見深則閉塞理智，例如他寫文章罵我提到的那位黃先生，指黃先生爲台灣在港文化工作人員，我當時看了就覺得好笑，還以爲他久已不問世事，以致有此誤會，誰知他在數月前同萬人傑先生開了一次沒有火藥氣味的筆戰，竟又指萬人傑受到這位黃先生利用，爲台灣作宣傳，我看了之大爲反感，他寫文章罵我，我心中沒有半分激動，這一件事我覺得太豈有此理了。

這位黃先生立場與區區相同，都是反共，擁護在台北的中國政府，在此地說是屬於「親國民黨人士」，也就因爲「親」的關係，其處境也與區區相同，數十年中有關來自台北的無論名與利，永遠無份，生活全靠夫婦兩人一對筆耕，寫一天吃一天，他很少去過台北，第一走不開，第二去不起。由於他的生活靠着寫，近來很少露面，區區與他同住一條馬路，最少有一年未見過面，我不敢說他不認識萬人傑，但可以斷言兩人沒有交情，否則老萬辦萬人雜誌時，何以從未想到請他寫文章，而他的文章水準，比我不止高一皮了。根據此點，更可斷言他兩人未必有機會在一起飲過茶，則他利用萬人傑之事，又從何說起。

燄生先生究竟同這位黃先生怎麼結的寃，我是不知道，也曾想打電話去問問黃先生，但想到他可能未看到這篇文章，何必挑撥是非。此點無疑是燄生先生最大短處，知人論世，成見尙不可，況私見乎。

以上所舉燄生先生幾點短處，絲毫無損於他的堅貞品格，因爲這些畢竟是小事。無礙於其冰霜大節。區區寫這篇文字時，不僅哀悼燄生先生，深覺今天在海外的中華民國孤臣孽子，實在是死一個少一個，這個社會，當前的環境，很難培養出堅貞不移的鬭士了。

周恩來體制之試練〔下〕

多柴田穗

「這一篇文章有幾點特點，即在文化革命以後第一次使用「現實主義化」論；比批判林彪更將重點放在批判劉少奇；不說黨的政策而說是黨的基本路線；將社會的主要矛盾放在階級鬪爭；呼籲戰鬪尚未結束，繼續不絕戰鬪下去等等。因此也可視爲包含有對今天的周恩來領導的「現實主義路線」的批判。

在以上一連串的論調中有幾點共通之處，即對於文化革命以後，今天的緩和政策與現實主義路線，視爲是「一時」的，而對於由此產生的「和平痲痺思想」發生警告，主張繼續進行階級鬪爭。同時以上的論調均在去年下半年一齊表面化，可說在「脫離文革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變調」或「亂氣流」，因此筆者感到北平最近的不安定性之原因便是在此。

中蘇共對立的新性格

最近的「北平之變調」之一便是對蘇聯非難之再燃。英國報紙雖有中蘇邊界軍事緊張說之報導，但軍事緊張之加強未必有根據，其基本性格似在中蘇共雙方非難之激烈化。

中共之對蘇聯非難，似自今年二月初急速的加強。二月五日的北平電台，在報導蘇聯第一副總理楊斯基之降格爲農業部長，原農業部長墨克比基被免職中特別提到「蘇聯在一九七二年遭遇很大的自然災害，影響了農業生產。然而蘇聯農業失敗的基本原因，實爲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繼續推行修正主義政策的結果」批判「布里茲尼夫的農政」。

在文化革命以後，中共對蘇聯的國內問題加以評論，尚屬異例，由此亦顯示了對蘇非難的新性格。

接着三月七日的北平廣播，以新華社記者的時事解說爲題，對於蘇聯最高會議公報一九七三年第一號中刊登蘇聯最高會議決定將遠東地區原來以漢語和滿語命名的地名一律改爲俄語地名之命令，非難爲這是蘇聯修正主義者隱蔽帝俄的侵畧，暴露了他們侵畧的野心。

三月八日的北平廣播，播報中蘇邊界河川航行聯合委員會第十八次例會自一月五日至三月五日，在黑龍江省黑河鎮召開，討論事項均未達結論，第十九次例會同意在蘇聯召開，有關具體日期等另行會商決定。

三月十四日的北平廣播，以蘇聯的「福利計劃」爲題，再度批判蘇聯內政，非難「最近蘇聯大幅度降低一九七三年的消費財生產指標，乃出現了蘇聯吹噓的『工業消費財生產的發展優先』計劃已完全破產，在蘇共中央第二十屆大會提出的『提高人民福利的偉大綱領』，不過是一場騙局。」

諸如此類中共對蘇聯非難的再燃，究竟有何意義。本來中蘇共對立，以一九六九年三月，在中蘇邊界黑龍江的珍寶島武力衝突達到極點，而其背景則有在四月的九全大會，團結出席人員，支持其毛林派之反蘇路線方針之中共內部問題在內。但在一九六九年秋天以後，中共的對外政策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除打出要求恢復聯合國席位外，開始支持越南戰爭的政治解決。同時由於周恩來與柯錫金的會談，中蘇共緊張情勢也有大大的緩和，接着雙方恢復大使的派遣，開始談判邊界問題，舉行貿易交涉，締結貿易協定等等以調整雙方的國家關係（請參照拙著「周恩來的時代」）。

中共的此一路線在一九七〇年，及一九七一年上半年仍然如此。但一九七一年，蘇聯先行恢復對中共的非難。這是由於同年七月尼克遜發表訪問中國大陸的決定，蘇聯加強了對於美毛接近的警戒心之直接反映。惟在此一階段，中共尚未恢復對蘇的非難，這時北平似乎在摸索包括對美接近的對外新戰畧中，研究如何決定對蘇政策。

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共實現加盟聯合國，中共以聯合國爲舞台，再度燃起對蘇非難。然而中共之對蘇新戰畧，卻是在一年後的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的「國慶節」共同社論中始提出來。在這一篇共同社論中，第一，中共將以往的「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順位改變以蘇修爲第一位。其次在文化革命以來初次提出「中間地帶論」將原來的「社會主義國與美帝國主義之間地帶」修正爲「社會主義國與蘇修，美帝之間的中間地帶」。第三是承認「蘇修」比舊的「美帝」更具有危險性。

此一新的對蘇戰畧論究以何種背景產生，在這一時期中蘇邊境似無軍事緊張的高昂，故另有其他因素。其一便是中蘇共對立，形成了在亞洲的多極化，即在亞洲的美、蘇、中（共）、日的四極外交棋盤。美國似乎希望中蘇共對立的持續化，不斷的「注入」中蘇共的軍事緊張說；中蘇共則各自希望能爭取日本加入其陣營而展開互相的非難。也可以說是中蘇共互相警戒對方與美日勾結，成立「反蘇」或「反中（共）」同盟，因而互相加強非難，以爲外交上牽制的手段。

第二個因素是中共因為與原來的第一號敵人「美帝」接近，採取共存政策的結果，不能再把美國當做「第一號敵人」，相反的將當前受到軍事威脅的蘇聯當做「第一號敵人」，不但符合邏輯，也可以「北方的軍事威脅」為藉口，使其對美接近政策被視為合理化。

第三，今年元旦的共同社論重新呼籲加強對林彪路線的批判，暴露內部政治的安定，仍然有很大的障礙，亦不無關係。元旦的社論指摘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為「在國際上等於是向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投降，企圖實施反中國（共）、反共、反革命」。中共即不能不對「內部敵人」的林彪派，攻擊其為與蘇聯勾結的「親蘇分子」，則中蘇共之對立，在中共內部的政治安定化上，自屬必要而且有其利用價值。

中蘇共的互相非難便是由以上的背景而激烈化，具有這樣的新性格之中蘇共對立，也可視為是北平內部的「變調」對外的反映。

脫離文革變調之背景

如上所述，「北平的變調」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就已表面化，而現在似對自林彪垮台後的一九七二年初進行的「脫離文革化」，發生了一種停滯與混迷。當然在林彪垮台以後，一九七二年二月的尼克遜訪問大陸，同年九月的日中（共）國交正常化，一九七三年二月的基辛格再度訪問中國大陸，同月中共的參加巴黎的越南國際會議等等，中共的對外活動非常活潑，周恩來試圖藉此安定「周恩來體制」，但卻未與內部的政治安定化結合，這在前面所提的國家行政與軍事領導體制依然懸虛便可明白。今天的「北平的陰影」，似有以下因素。

第一可能是文化革命遺留的深刻的「後遺症」。被認為是宣言「文革的勝利」，「毛林體制」的出發之九全大會，由於林彪的垮台，不但失去了「後繼者」，連保障林彪為「後繼者」的新的黨章和林彪的政治報告及九全大會綱領文件均已失敗，於是也失去了九全大會之意義了。

在九全大會之後僅一年半，中共黨中央政治局局員也從二十六人減為十六人，也沒發表召開過政治局會議，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也自陳伯達垮台的一九七○年九月的二中全會以來兩年半未開，黨中央書記處是否存在也不明。

在地方的黨組織，雖然在一級行政區（二十一省、五自治區、三特別市）成立黨委員會，但縣市專區級的黨委員會，則尚未全部再建完成。

文化大革命所遺留的這些「後遺症」，現出尚未恢復文革以前的黨的全國性一元性領導體制，而在今年事實上推動中共政治者，在中央為「周恩來政府」，在地方則為軍區司令員。

第二個因素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所產生的林彪垮台事件，再使事態更加混亂。在文革以後，軍部的大量進出政治雖為其最大特徵，但因位居軍部主流地位的林彪垮台，及林彪系統的被排除，當然引起了政治領導體制的混亂，今年元旦的共同社論加強非難林彪路線，呼籲優先「批鬪」運動，可為證明。

林彪垮台後，代之有徐向前系的舊紅四方面軍幹部和彭德懷、賀龍系幹部的抬頭，惟這些非林彪系軍方幹部亦未必可靠，因此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等位置，迄今仍不容易決定。

第三便是紅軍主流派，由於林彪之脫落，主要的政治勢力，以周恩來的黨與行政之「實務派」，與江青為中心的文革派成為代表性的存在。周恩來集團以次於江青、董必武、朱德的地位，由黨、軍元老組成「集體領導體制」重新恢復李先念、陳雲、李富春、聶榮臻、鄧小平等五個「副總理」的職位，然後企圖恢復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批判打倒的舊幹部，以鞏固國務院與地方行政部門。另一方面，江青系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紀登奎等人以政治局委員身份位居中央，又有華國鋒、劉賢權、王洪文等人身兼地方職務而在中央受接近政治局委員的待遇。周恩來派集團與江青派集團之間，在中央因有意見之對立與暗鬪，此乃今日形成「北平的陰影」的主要因素。

對於擠進中央權力圈內之「文革派」勢力的評價，馬克凱恩在前面已經提過的報告中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個搭當的地位至為奇妙，既無任何權力基礎，又無重要的盟友，很明顯的他們是大大的依靠在毛澤東的恩寵中」。張春橋和姚文元身為上海市黨委的第一書記和第二書記，卻未出席最近在上海市召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員會的成立大會，竟在「文革的基地」上海失去政治地盤，而「文革派」集團的集中在北平，未必為其勢力的增強，是顯而可見的。

在上海市之後最近遼寧省也成立共產主義青年團，但這是由現在的「周恩來體制」從上面組織起來的，而且在團員中完全排除紅衛兵，可見他們正在設法控制文化革命「後遺症」的紅衛兵。造反派中的急進派，更試圖將批判林彪運動與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結合在一起。

從以上的一切動向來研判，我們不認為「文革派」已成為具有強大力量的政治勢力，也不認為它對於「周恩來體制」下的現實主義路線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不過「文革派」的急進論的確也有它的一部份力量，自去年下半年抬頭的政治與思想的優先與階級鬪爭優先論，可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另外的一個因素，是去年的自然災害，農業欠收所引起的深刻影響。「人民日報」自去年年底就已開始呼籲糧食的儲蓄，並且刊登倉庫與專門管理員的具體管理方法等等，在今年春天表面化的糧食不足之解決，為中共最大的一個課題並且去年的農業不振，對於今年的工業建設到底有多大影響，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中共加強對蘇聯的非難，並且在非難中提出「布里茲尼夫農政」等蘇聯國內問題，可能也是對於自己內部的困難狀況的苦惱之發洩。中共的這種經濟上的困難，當然引起對於「周恩來體制」的批判，而批判「現實主義路線」的急進論的抬頭，可能就是這種反映，從而「周恩來體制」目前正面臨一個巨大的試練，因此其對日政策之推行，亦有此一背景之影響，這一點日本人似應有予以注意的必要。

與金庸先生談大陸

曾憲光

早在十年前，筆者用小錄筆名，曾與金庸（查良鏞）先生，有過一段小「接觸」——筆戰。起因是：金庸先生當時在明報寫的「談徬徨與抉擇」一文，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紅色大陸，同時還汚蔑、中傷了本港的一些反共報紙，把它們忠實報導大陸的實況，說成是「由黨的宣傳部領導」的。結果，一場爲時不短的筆戰，便告爆發。

由於在金庸先生筆下被點名攻擊的報紙中，有一份叫眞報的，那時剛抗暴出走逃亡來港不久的我，正好在眞報撰寫揭露中共暴政的控詞（文章），因此，使我情不自禁的投身於那場筆戰中。

因當年金庸先生美化紅色大陸，或者說替中共政權辯護的根據，是「大陸易手後我前後曾去過八次」，所以我當時回敬他的題目是「與金庸先生談大陸」（發表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九日的眞報。同年翌月十一日，金庸先生曾在明報指名答覆過我對他的批評）。想不到十年後的今天，即金庸先生於最近訪台回港後，所寫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長文中，似乎又有意再掀起一場筆戰。誠然，金庸先生有他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但我們同樣有進行消毒和反擊邪說的自由。

有關金庸先生「在台所見、所聞、所思」長文中某些方面醜化台灣，我的朋友萬人傑兄在「新聞以外」有精闢的分析、解剖、批判，我樂得應本刊編者之請，把十年前發表的拙作，在「萬人雜誌」重登。一來，可讓廣大讀者對金庸先生的思想體系及其爲人較全面系統的認識。

下面是「與金庸先生談大陸」原文：

筆者是去年五月出走來港的中共青年幹部，雖時間還不到一年，但金先生這個名字，早就有所聽聞。應承認，作爲武俠小說家，金先生是香港第一流的，且擁有不少讀者。但對其政治立場來說，則又往往顯出其蹩腳而使人不敢苟同，必須指出的是：最近金先生在明報的「談徬徨與抉擇」中對眞報的評語，即對眞報忠實地報導了大陸的實際情況，說成是由「黨的宣傳部領導」，大陸的眞實情況，不是「香港時報」和「眞報」所說的那樣，是一個恐怖的地獄等等。不錯，本人對「眞報」和「明報」都談不上了解，且對雙方人員無認識；但作爲一個剛脫離大陸的共產黨青年幹部的我來說，爲了對眞理和海外同胞負責，我覺得是有責任和應該出來作證的。不然這將是對善良正直人們的一種罪過。

由於金庸先生所持的論據是「我去了大陸八次」，這一來迫得筆者只好硬着頭皮暴露一下自己的「歷史」。我嗎？是在中共政權下面學習工作和生活了十四年的人，在一九四八年讀中學時便參加了共黨領導的「地下學聯活動」，因此，我了解中共如何利用青年學生來爲他們賣命的手法和伎倆。後來在南方大學第一期的學習也使我有機會認識到「馬列主義」靈活運用的實質；當了土改隊長，土改法庭庭長，黨委巡檢時，我看到了農村大規模的殘酷鬬爭和殺戮的眞象，任××中學政治教員及青年團支部書記時，我知道知識分子的悲慘遭遇。負責某工地站長時，我看過工人的眞正生活和內在的心聲希望，尤其是最後三年的右派勞改非人生活，更集中地體察到中共的滔天罪惡。在此，讓大家來評一評在對大陸實況的了解方面和發言方面是只去了大陸八次（充其最是走馬看花的，只接觸到事物的表層和假象）的金先生的話和所見到的眞實呢？還是我這個中共政策長期和具體執行者的話更爲可靠和深刻。如果金先生能夠拿出實事求是的作風來的話，我相信也將自認不如，那末好了，現在我要說，首先我願在此作證，即自去年五月份我來港後看到「眞報」有關大陸的報導，都是屬實的，毫不誇大的。遺憾的是只有廣度和深度仍嫌不夠，那是限於作者的寫作水平和表現能力不夠的原故。寫作水平的不高，和事實不符，根本就是兩回來。若金先生認爲該報那一篇揭露中共暴政的文章誇大或失實的，我希望金先生能夠具體提出來，本人定把十倍的眞材實料雙手奉上。其次談到由「黨宣傳部領導」的問題，不錯，由於筆者對「眞報」就如對「明報」一樣，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因此對這一點沒有發言權。但有一點可以提出來研究的是，即根據一般情況來說，凡屬上述的報紙，其政治版肯定是一邊倒的，對來稿的取捨也必然是具有咒敵人頌自己的鮮明色彩。然而以筆者所見來看，在「眞報」就找不到絲毫類似這種情況的跡象，在我投給「眞報」的五篇稿中，既有揭發中共的，也有批評美國政府的，而該報一一給予刊登，且從來沒有擅自增補其他內容，更談不到添上什麼國民黨蔣總統的詞句，這也是使本人深感滿意的，金先生對此又作何解釋呢？至於筆者之所以寫文章揭露中共的醜惡，並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領導或指示，而是爲了對人類的尊嚴負責，發自自己的良知，難道這點自由金先生也不給而定要給我戴上一頂極度誇張的帽子嗎？在此或許有人會問：爲什麼我的文章偏偏投到「眞報」呢？答覆是：由於讀到「眞報」有關報導大陸的文章時，便不自覺地有如舊地重遊，身歷其中，

感到特別熟悉，親切……一句話是該報的眞實感吸引了我。

自己沒有看到的，便連別人親身感受過的也說成是假的、誇大的，這是多麼奇怪、專橫的邏輯呀！請問金先生：當有一個長輩告訴你曾經有一位你沒有見過面的曾祖父母時，是否也是「極度的誇張」呢？不然的話，那你又爲什麼對我們如此不公平？在此讓我舉一個土改鬪爭中的「小插曲」：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廣東省龍川縣鐵場區的幹部民兵們，把地主集中在一起時，硬要一位十八歲的哥哥，當着祖父母、雙親、兄妹等的面前，和十七歲的親妹妹進行性交。當兄妹倆大哭時，祖父說：「乖孫，你就照樣做吧，這是毛主席的政策啊！」這一慘絕人倫禽獸不如的罪行，對中共來說又算得什麼？事後，那批幹部民兵只受到愛護式的建議：「這樣只有給敵人頑抗的空子……」看！這是什麼社會王法……類似這件事的現象，何止萬千，但自然還是難於被金先生的八次「觀光」看到的，那麼，是否這事又是「極度誇大」而成的呢？在此，請金先生尊重一下別人，我不是隨心所欲亂寫一通的幻想家，我是一個嚴肅對待生活的誠實人。因爲我是當時的土改隊長，我見過，但在那時誰也被上級的「不能夠打擊農民的鬪爭積極性」政策壓死，不能夠制止，只能夠事後檢討。

在我看來，金先生最好還是回到他那全憑主觀想象任由誇張的「張無忌」的練劍談愛上面去下工夫吧，那裏有絕對的自由，在武俠小說中，可以把白的說成是黑的，黑的說成是白的，無一不可，該多自在啊！但政治是嚴肅的，我認爲在六億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輾轉呼號的今天，不去喚醒民族、激發人民，而埋頭於寫離奇神怪的小說，應該說是一種逃避害怕、粉飾現實的表現。而且對金先生說，也必將造成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亂，就如今天在「談彷徨與抉擇」中所表現出的一樣，實在令人挽惜！

註：文中提到的張無忌，是金庸先生當時正在「明報」刊登的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的主人公。（稿酬捐給萬人協會）

答覆各位批評者

金庸

小鍊先生：

與金庸先生談大陸

讀者之聲

與金庸先生談大陸

·小鍊·

（「明報」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

我爲什麼要寫反共文章

李毅

拙作「我在『五月逃亡潮』前後」一文發表於「萬人雜誌」第二九三期之後，曾有幾位朋友（他們之中有的是「中共問題專家」、新聞界前輩、逃港知識青年等）這樣對我說：「你爲什麼要寫這樣的反共文章？文章寫得雖然不錯，但就是太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且也開罪了一些人，那就是不應該把別人扣給你所有帽子統統寫出來公諸於世，何必呢？……」而我的回答始終是站穩反共立場，寫反共文章。至於閒言閒語亦由始至終是處之泰然，報以一笑，人說人的，我做我的，十一年來如一日。

我寫反共文章，是從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明報「自由談」開始的。記得當時第一篇發表在明報「自由談」的文章是「社會與人生」，筆名也開始採用「李毅」。而我當時也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才開始寫反共文章的。拙作「社會與人生」又是由一位同年逃港的大陸高級共幹（名字此畧）鼓勵我寫的。

這位逃港的大陸高級共幹當時是與我一起在荃灣××紗廠當雜工所認識的，他這人對我有如親兄弟般，大家同甘苦共患難，彼此又同吃、同住、同勞動。至今我與這位前輩仁兄仍來往甚密，他也是一位反共文章的高手。記得在一九六五年期間，我這位前輩仁兄曾這樣對我說過一句使我永久難忘的話：「明報的『自由談』是你鍛鍊寫反共文章的好地盤，寫吧，年青人，你是一位知識分子，那就應該把知識分子的心聲，把在大陸所耳聞目睹的種種事實及感受寫出來，讓自由世界的人士去看看，去分析，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大陸社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在中共「鋼鞭」揮使下的大陸知識分子究竟是如何怎樣遭受奴役。……」

此後，我便不停地在香港的各報紙、刋物寫反共文章。迄今已在香港發表過拙作的報紙、刋物計有：「明報」、「星島日報」、「工商日報」、「眞報」、「中山日報」（已停刋）、「天皇夜報」、「新界新聞報」（已停刋）、「天天日報」、「天文台」（雙日刋）、「中報週刋」（已停刋）、「時代批評」（半月刋、後改爲月刋、現爲季刋）、「中國評論」（週刋、現爲半月刋）、「展望雜誌」（半月刋）、「萬人雜誌」（週刋）、「青年雜誌」（月刋）、「自由鐘」（月刋）、「中國大陸研究」（半月刋——台灣出版），共十七間報刋雜誌社。

而採用的筆名除常用者有「李毅」之外，另有：「于萍」、「冰封」、「故鄉人」、「小李」、「錢耀」、「思芬」、「佟布拉」、「卡依夏」、「古舞」、「夢秋」、「夢萍」、「駱霞」、「萬花」、「寒綉韻」，共十五個。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迄今（即一九七三年），我寫反共文章已近八年時間。八年來，我總共寫過近五百萬字。

至於我爲什麼要寫反共文章？一句話，就是中共政權不得我心不合我意。

同時，眾所週知，中共自取得政權後，便逐漸成爲人民的上司，逐漸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變成了空洞的口號，也逐漸變成了特權者；所有的領導當權者均陶醉於自己是開國元勳，有汗馬功勞，應當有權有勢的泥潭中；陶醉於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自我欣賞裏，總以爲自己是最優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把自己擺在國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朕即國家，國家即朕」的氣派。也由於「黨中央」對一切問題有最後「決定權」，故從組織上就不需要信任非黨人士，也就把黨外一切的逆耳忠言拒於千里之外，則就使中共政權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開始脫離羣眾。這就是說，中共政權是沒有眞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而已；不但沒有眞正社會主義的民主，連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中央」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選舉，有統戰政策，有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政治局少數人獨裁。此外，共黨內部也沒有民主，下級黨組織和黨員只能貫澈「中央」的指示、決議，可以批評「黨中央」工作，由於沒有條件也就成了空談。共黨外人士做領幹工作是有職無權，只有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與決策的實際可能。而毛澤東至「黨中央」也就成了「太上皇」，是威武神

聖不可侵犯的。

老毛一手托着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仗着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每有選舉那只是變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選舉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什麼。至於集會、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共黨的領導下進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試問這樣的政權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嗎？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的破壞法制。

談到中共對所謂「國家大事」，究竟是誰說了算，在「憲法」規定是「人大」說了算，而在實際上「人大」不過是泥菩薩而已，全權都操在「黨中央」毛澤東手裏，「人大」只是形式，舉手通過，完成立法手續，中共建政迄今，從來就很少看到「人大」對「國家大事」進行過眞正的討論，很少看到委員提出重大建議，只是偶爾看到他們的一些無關痛癢的考察記在報上發表。這豈不成了笑話；最可笑的是號稱爲統一戰線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把主要精力放在組織有關學習等問題的工作上，實際是不問政治，或者說「問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協」。「人大」與「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着民主的門面。當然，錯不在「人大」和「政協」，責在「黨中央」毛澤東，共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共黨代政，而且是以共黨代「憲法」，以共黨代「人大」。……這樣少數人專斷，肆無忌憚地發號施令，不發生錯誤倒是不可思議的了。而「黨中央」這批領導者從建政迄今就沒有進行過公開的「自我批評」。而整個中共政權內部，上面是一批保守力量——高級幹部特權階級，中間是一批陽奉陰違上皇帝——省市一級黨的領導幹部的把持；而下面是一羣懵然無知的「笨蛋」——非黨人士的領導幹部。這也就是說，中共黨內工部是有無數套的，「憲法」是一套，「黨章」是一套，「團章」是一套，工會等等又各是一套，「憲法」是約束全國七億五千萬人民的，「黨章」是約束四千三百萬黨員的，「團章」是約束七千六百萬團員的。

無可否認，今天的中共政權，是毛澤東的黨天下，黨員可以越權辦事，而黨外人士卻是有職無權。就在我十一年前就讀的那間「武漢大學」來說，黨員的確是成了「太上皇」，譬如對老師的評級，也由系內的青年黨員包辦——在中文系爲教師評級時，系內四名青年黨員把他們私自評定的教師名單交給系主任簽字即可通過；有一位黨員工友陳天明，不但可以任意辱罵任何一位非黨員老師，甚至還可以打人，其中中文系老師黃國權在被那位黨員工友陳天明辱罵後，卽向教育系的黨政負責人高忠海反映，但高忠海既不相信黃國權的話，也不進行調查，而單憑那個黨員工友陳天明的一面之辭，反而指責黃國權態度不好，後來在學年總結中高忠海便指名道姓說黃國權有「資產階級思想，不尊重工友，和工友吵架，影響很壞……。」

又有一位副教務長韓德培，他不但指揮不動黨員工友，有時亦反被那些黨員工友大罵一頓。記得有一次發生這樣一件事：一位蘇聯專家在第二天就要到學校演講，要求在當天下午把一切材料翻成俄文交給他，事情當然是很急的，當副教務長韓德培趕忙翻好之後，便親自跑去交給傳達室一位黨員工友，請他派人送去，可是這位黨員工友理也不理，又去請行政組的另一位黨員幹部來處理這事，同樣的也遭到說一聲「不行」。在迫不得已之下，副教務長韓德培也只有自己送去給那位蘇聯專家作演講材料。

總之，無數事例都表明共產黨員是「政治貴族」。正因爲如此，黨與非黨之間的牆越來越高，溝越來越深，因此到現在中共黨羣關係還是始終搞不好。

談到中共對知識分子的奴役，更是令人可怕的。就據我個人的感受，一貫以來，中共對知識的控制方法也就是所謂「團結、教育、改造」，但基本上認爲知識分子思想落後，歷史複雜，政治態度不明朗。如還有利用價值的知識分子一旦利用完畢，就當他是垃圾，隨時隨地可以拋開丟掉，或把他打成什麼「反黨分子」罪名送到勞動教養所去進行勞動改造。這也就是說，知識分子被一時放在火裏，一時放在水裏，一時打入十八層地獄，一時又捧上三十三天。

據筆者所耳聞目睹，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因受不了中共的一次、再次、三次、四次、五次，……殘酷迫害，不勝鬬爭之辱，而跳樓、赴水、仰藥、刎頸、投環、切腹而死的，眞是擢髮難數。

綜上述中共政權之所以出現如此這般不人道局面，究其主因當然是中共「黨中央」的「三害」在作祟，所謂「三害」，也就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套用「瀋陽師範學院」學生張百生一句話：「大樑不正二樑歪，三害的主要根源在黨中央。」這是一點都不錯。

所以說，中共的這種政權，怎會令我愛惜，怎會得我心，怎會合我意。

拙作「我在五月逃亡潮前後」，雖然寫得是有點暴露，但那是事實啊！八年來，我寫反共文章的態度始終是抱着擺事實講道理；決不受人利用而寫自己不願寫的東西也不願看的貨色。記得在一九六八年卽中共「文革」時期，我曾寫過一篇有關西藏武鬬情形的文章，之後，有一位日本鬼子要見我，可能是想利用我做事，但我一口拒絕，絕後不與那位日本鬼子見面。以後也就沒有下文了；又有一位美國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想見我，要與我談談一些有關中共的報業問題——那也是因爲我也會寫過一篇有關中共新聞報業問題的文章。我這個人生性就絕不與外國人尤其是日本鬼子、美國強盜做事，儘管他們的價錢是如何高昂，也是利誘不到我的，也許我這個人窮慣了，在窮的掙扎中骨頭也堅硬起來了。

反共文章我是寫定了，而且始終是抱眞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去寫，任何阻力也是難不倒我的。



記者招待會

萬人傑

珍妮第一次在白雲夜總會登台。

有位朋友向她建議，登台之前，應來一次記者招待會，做好宣傳工夫，搞掂公共關係。

珍妮一想也對，自己雖有一副天賦歌喉，樣子也嬌媚動人，可是，她的名字並不響亮，許多人還不曉得她，理應借助新聞記者，在娛樂版吹噓一下，登一兩張照片，相信這大有助於她的成名。

她同意了那位朋友的建議，朋友還介紹一位長年累月背着照相機的娛樂報採訪主任跟她認識，他是小余。

小余拍拍胸膛道：「包在我身上好了，我會給你妥為安排！」

「招待會在什麼地方舉行。」

「你登台之後，我把他們都邀到白雲夜總會來，一則場面熱鬧一點；再則燈光閃閃，他們不斷替你拍照，你會搶盡鏡頭。」

「那麼，我要不要準備一篇談話，說說自己的抱負？」

「用不着，只消向他們敬敬酒，應酬幾句，他們自然會替你『作』出來的。」

「很好，一切拜托你了。」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白雲夜總會熱鬧得特別早，在往時，要到十一點左右才有客人；今天未到十點，已有十二桌嘉賓。

小余告訴珍妮，這都是他邀來的記者。珍妮暗暗吐了吐舌頭，想不到會有這麼多新聞記者；更佩服小余，有這麼大的面子，一下子邀來大批記者，要是他們都肯替自己捧場，明天各報把她登台消息刊出，一定哄動一時，也必能使一般人對珍妮這名字有了印象。

今夜，珍妮穿一件銀灰色曳地的露胸晚服，她雖然不是肉彈型，卻那個「啜核荔枝」，肌膚豐滿白皙，穿起這套服裝，確相當誘人。項間掛一條用橙色羽毛編成的長圍巾，尤襯托得明艷照人。

由小余逐桌介紹她和這班娛樂記者見面，在他們口中，珍妮聽到許多讚美的詞句，不由心花怒放。

小余私下對她說：「他們對你的印象非常好，你這次的招待會十分成功。」

「是的，余先生，你有辦法，邀來這麼多人，真熱鬧啊！」

「這都靠你的面子。」小余說：「如果換了別人，他們不會有這麼大的興趣。」

「為什麼會特別對我好？」

「上回香車美人選舉，你雖然落選，但那部保時捷跑車他們都見過，那時價值六萬多元的名車嘛。」

珍妮心裏還不明白，那部汽車和今晚的招待會怎能扯得上關係呢？不過她沒有問小余，因為開始唱歌的時間到了。

她在音樂台前亮相時，十多名記者一字兒在舞池中排開，燈光不斷閃動，珍妮弄到眼花繚亂，好一會看不見東西。但她心裏十分興奮，這樣的場面，的確威風十足，只可惜客人還未滿座，雖然這時也到了不少人。

珍妮漫展歌喉，歌喉並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唱起來還算中規中矩，第一次登台有這樣的成績，已很不錯。使她特別開心的是：她的歌聲甫竭，馬上轟起一陣熱烈掌聲，這些掌聲是來自那十二桌被招待的記者。

珍妮內心十分感激他們，他們不但賞光，接受她的招待，還這麼捧場，成為她的「職業鼓掌家」，使她聲威百倍。

今夜這場面，前所罕見，她可以說搶盡鏡頭。看看那幾個長駐演唱的歌星又羨又妬的表情，珍妮內心更加得意。唱到一點，已經夠鐘，記者招待會也結束了。

三四位記者傍住珍妮，小余問：「你的車子有沒有開來？」

「沒有。」

「那麼，我們送你回家罷。」

「用不着，我住得很近。」

但她終於被擁上一部的士，一個記者叫司機開到灣仔，說聲拜拜多謝便下車。第二位叫司機送他到西環聯邦大樓。第三位說：「我住在鰂魚涌。」最後是小余，司機照他吩咐，開到筲箕灣亞公巖。珍妮獨自回到白雲夜總會路口的大廈，也即是她的住處，車費一共十八元多。

珍妮有點氣，但究竟是小數目，也就算了。

可是，第二天她上班時，夜總會送她一張帳單，幾乎把她嚇昏。她看到那總碼是三千二百五十元和一些零數。

她和經理交涉，他們並沒吃什麼大菜，怎會吃了這麼多錢？

經理說：「小姐，你不曉得，單是拔蘭地就三十多瓶，還有兩瓶是價值一百零八元的XO呢。」

「他們喝得這麼多酒？」

「喝是只喝了兩瓶，其他都是帶走的。」

珍妮記起，昨天和她一起坐的士的四位記者，除了小余外，確是人人帶了一些東西，當時沒注意，原來是一瓶酒。

為了這次的記者招待會，珍妮在白雲「義唱」了三個月，此後，她談「記」色變！



權威慾的剖解

霍大川

據說到美國華盛頓觀光的遊客，時時可以看到白宮門前出現種種式式的小組示威。如丈夫解放運動，或日常生活中種種奇異主意，這些怪現象，美國政府當局將它視作民主的點綴品，遊客卻可有如在大箕地躢蹉看免費表演的情趣。又據最近報刊一則花邊新聞，敍述一位怪漢在白宮門前作其奇怪表演有三年之久，那怪人穿了一條麻質短褲，有時兩眼望天，大跳其慢動作的印度雨舞，並且給詢問的人解釋「我是在精神推動時便跳舞，跳舞乃因我是自由，我正在接受眞理，而眞理與自由是不可分的。」眞擔心這人有一天來到香港，給崇拜者奉爲洋神仙。

從這段話來分析，它並沒有什麼不妥，但也沒有什麼新意，也許爲了沒有新意，因此這怪人不得不借助一些古怪行徑來突出自己。潛伏在人心靈中的另一種本能——權威慾，造成文明世界的畸型發展，於是那些愛高人一等或炫耀其與眾不同的人，只是想引人注意自己而已，這其中並沒有什麼原則可言。

人的天性，對兩種東西很愛注視，一種是新奇，一種是美，新奇的引人注意，只能造成別人一剎那間的驚異。看多了，便自然會覺得見怪不怪。可是美，卻使人百看不厭，歷久難忘。愛美的天性，正是人的本能與文明世界最直接發生聯繫的一端，美的本質是明亮，和諧，它與眞理是共通的，美人罔象徵了明亮與和諧，一幅描寫大自然的山水畫，能夠使欣賞神往，也是由於它本身的明亮與和諧，一首偉大的樂曲，一篇好文章，同樣都有明亮與和諧的本質，才能產生強烈的感染力。

可是有些東西，本質既不美，又沒法美起來，但自己潛伏的本能作用，又情不自禁的想引起別人注意，於是不得不盡量表演驚異，用驚異來眩人。然而驚異這東西，是不能使別人受到長久感染力的，於是便不得不借助權威建立。

記得曾經讀過一篇外人謁見日本天皇的趣事，日本天皇當然不美，所謂不美，並不是指外貌而是指精神象徵方面的美，因爲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獸兵在我國及東南亞的種種暴行，以及受到投降的屈辱，今日又再以暴發戶面相出現，用經濟侵畧手段欺負弱小鄰邦，向強權獻媚，這種精神象徵無論如何是談不到美的。日本人可能有自知之，於是不得不大助一種心理學的把戲，在外人謁見天皇時盡量渲染威儀的氣氛，人客被引導進宮中，必經過一段嚴肅陰森的通道，進到內庭。被請進接待室後通常要讓人客在空曠的室中等候，然後，招待官嚴肅地進來報告幾遍，皇上多少分鐘才到。使客人受到一種可怕的寂寞包圍，到了相當的時間，天皇才出現，據說有些沒有明白這氣氛攻勢的外交官，見了天皇，弄到手足無措。

但如果畧加分析，這天皇的威儀背後，藏着些什麼。我想那位在白宮門前表演印度雨舞的怪人比他的心靈還高尙得多，但是人終究是容易給威儀及一種神秘氣氛弄得手足無措的動物。當你在那種氣氛下，什麼是非觀念都暫時放了假，內心平靜早已失掉，可能對神聖這字眼的分析已糊塗了。

美不但是外表的，而應是內在的。眞正的美，不但從外表看來是明晶與和諧，從內心體驗起來亦必然是明亮與和諧，但單純從物質建設觀點看，建構外貌的美並不難，有汽車的人，自己的汽車比別人的汽車華貴。自己住的洋房比別人的洋房漂亮，自己的衣服比別人的衣服質料好，甚至與自己平時來往的朋友也比別人的朋友既富且貴，這個人無疑地是給自己建立權威了。至於他的內心如何？這常使人難以捉摸，如果他的內心，有多少不可告人的隱秘，多少不光彩的雜物堆積其中，只要外表包裝得夠美，也可造成一種威儀，空洞威儀。

我國古典故事中，有一篇精采的短篇「白猿傳」作者不具名，有說是唐代作品，有說是宋代作品，「白」故事寫隋朝年代，有一位南征將軍行軍到廣西，忽然他的妻子失踪了。將軍於是循着失踪的妻子一路放下的遺物找到一個叢林，發現叢林中有一大羣美女，美女們住居的地方陳設華麗，而且都有很佳生活享受。將軍的妻子見將軍找到，叫他快逃走，因爲她們是被一大怪物刧持來的，大怪物半人半獸，力大無窮，每天吃犬十頭，美酒兩斛，然後週旋於絕色美女之間。後來將軍匿在附近，時與愛妻相晤，漸漸查出那怪獸臍下有一弱點，乃乘其睡覺時，以刀從怪獸弱點刺入。怪獸臨死時向殺他的將軍說：「此天殺我也，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怪物死後，從牠的住處，搜出很多寶物。

「白猿傳」中的怪物，顯然是諷刺專制時代的皇帝，作者如果敢出名，恐怕早已被滅族了。歷史上的皇帝，只是一種權威的象徵，一種權勢的怪物，但他在禮法、百官，巍峨的宮殿點綴之下，使人想像他很美，但那種美只是外表的，皇帝本身，因爲在一大羣一生不敢對他的說話敢表示相反意見的人羣包圍中長大，他本身已沒有正常人的情感，那個環境，早已將它造成一個怪物。「白猿傳」這寓言故事，正好將一切包裹着皇帝尊嚴的外表剝去，讓人們欣賞這個生命內層的孤獨與醜惡。也許多數人對於視察內在的美都是盲目的，於是造成今日的一種風氣，由崇拜皇帝轉移到崇拜受外表豪華的物質生活享受者，受其迷惑，使人們永遠生活在空洞中，沒有明確目標中，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亦不能隨意將古某人囚禁，更不能隨便鬬爭和奴役香港居民。

在中國大陸卻並不如此！君不見地主和資本家乎，他們何罪？竟被殺害，被判刑，被鬬爭！本來大陸淪共後，共黨沒收了他們的田地和財產，不准他們「剝削」，那還有可說，然而共黨卻把他們作爲罪人！

倘若「香港解放」了，本港將有多少人要被囚、被鬬、被殺啊？那時候，業主和資本家固然不得了，即使官津補學校的教師，也將被指爲「英帝的走狗」！甚至各工廠的工人，也會被指爲「帝國主義的奴才」、「工賊」！

或曰：「愛國機構」的員工大概沒事了吧？答案是：「他們不是帝國主義派入來的特務，便是深受帝國主義影響的黑八類！」「黑八類」者，筆者根據毛思」而創造新名詞也。

爲什麼中共會隨便殺人，囚人，鬬人？一言以蔽之曰：沒有法治精神！

法律麼？中共已由「黨即法律」這論點演進爲「朕即法律」的現實了。

中共自己訂出來的「憲法」，已被「文革」撕毀了，所謂「國家主席」的劉少奇竟然非法地被囚，被鬬，而且生死不明！

徐誠斌以法律的觀點，以判例爲據，要求赦免蔡國昌，並要求港府不可不聲不響地改變政策，而應在改變政策前提出警告。

筆者則認爲，徐誠斌這辯護是有點道理的。

綠化環境

王屯

香港這擁有四百萬人口的城市，植樹工作，多是由政府當局負責，本港學生對植樹運動，並無任何熱心表現，我想要是政府當局，如能擴大墾植樹苗的工作，然後讓學生自己去展開一個植樹運動。（可以將它擴大爲造林運動）每間學校都劃定植樹地區，並每年設植樹成績頒獎節目，相信造成一種風氣，將香港變成如星加坡那樣的綠化城市並不是不可能的。

在海灘地方，多墾植熱帶植物，不但可以使海灘更美麗，在游泳季節，那些植物又可以當作天然的遮陽傘。在山邊的公路兩旁多植樹，或在斜坡上植樹，可以減少豪雨時山崩的危險。至於對市民健康方面的作用，更不需詳細去說了。

七八年前，九龍仔公園開闢不久，每天下午非到七時半才能使散步時享受到一點陰涼，情形有如現在的尖沙咀公園。現在的九龍仔公園，已有較多矮林了，下午五六點鐘，年輕的情侶，隨時可以找到陰涼的坐椅了。但想想這優良的環境，必須經過七八年的苦心經營才能享受到的。所謂「十年種樹，百年樹人」，要是今天本港學生，揭起一片綠化香港的運動，即使一切依照計劃進行，香港人能夠享受到綠化香港的樂趣，還須要十年之後，比政府十年建屋計劃差不多。事實，從環境衛生的觀點着目，十年建屋計劃與十年綠化香港的計劃，應是同樣重要的。

港島中區，這十年來起了很多大厦，有一次在渡海輪上聽到兩個青年人大說俏皮話，他們說：大厦多了，遠遠看去，看來就與墳場差不多，一座座大厦密集得有如墳場中的墓牌。無疑地這是本港環境的缺點，但願政府今後開闢新區的，能夠餘出多些地方來，墾植一條馬路中間的林帶子，它將會使一個新區，空氣更新鮮，亦保持一點靜態美，以及新蒲崗兩個工廠住宅區及工業區的環境，必然是另一種面目了。

因爲未來的日子，繼續發展下去，本港的住宅區與工業區必越來越擴展，郊區越來越縮小。在這種情形下環境污染的問題，亦將越來越嚴重。因此改善環境的觀念，除了在新開闢的地區全心貫注作新的構想之外。在舊的住宅區及工業區，亦應盡可能去加以改善，如在港府的十年建屋計劃裏，最好應劃出多些公用地，儘可能在新的住宅區，甚至於新的工業區，劃出多些公地，套入綠化環境的意圖，新開的馬路，如果能容納中間一條美麗的林帶子，更是最好不過。

舊的工業地及住宅區，即使環境那麼擠迫，但如果發現在一些空間，可以容納植下一兩株樹時，最好亦利用它，別讓它空置着。

倘能配合一個綠化城市及郊區的計劃，發動本港所有大、中、小學生，每年搞兩三個植樹運動。要是本港每兩位學生，平均每年能植下一樹，深信使本港成爲一個綠色的城市並不難。即使政府特別建立一個造林部門，開幾個苗圃，或鼓勵郊區學校，自設苗圃，必要時從外地採購樹苗，這些金錢與精神，都是對本港每一個市民的健康有間接收益。

本港從清潔運動起，首創了一個「運動時代」，清潔運動之後，接着來的是反罪惡運動，反罪惡運動在市民心理上是十分愉快的。當然每一個運動，總難以做到百分之百的效果，但每一個運動本身，對市民來說是有益的，收效一分，獲益一分。清潔運動，利用青年學生的力量可不少。反罪惡運動，只是市民協助警察的運動。我想要是反罪惡運動差不多時，再來一個改善本港環境衛生運動，或者是綠化本港運動的話，這一個運動，相信可以將它劃爲以學生爲主的運動了。而這一運動看來比清潔

棄左三則

棄左

回歸

如果有人叫我回歸，過牛馬不如生活，我情願留在他邦孤獨一世也不回。居異地雖則受人統治，但能享到自由，食飽、穿暖。不像家鄉的人，日夜受煎熬，起碼的兩餐白飯都不能爭到。

如果有人叫我回歸，晚晚參加鬬爭會、政治學

劣的。」六月六日的「華僑日報」，刊出一位環境問題專家，指出本港環境所面臨的種種嚴重問題。據專家的推測，在二〇〇〇年，本港人口至少將會較現時增加百分之四十。而今日的香港，既缺乏本身的天然資源，而又有過多人口，另一方面，在經濟增長已漸感不能維持過往的情況下，卻似乎毫無計劃，專家又認為香港直到現時止，仍沒有跡象顯示對本港環境深入研究。本港之未來能做到以上所指示的研究，在市民及政府方面，尤其是政府，更應起領導作用。

對於香港的前途如何？二十年前看今日，一定無法想象會有今日這麼多奇景，以今日看二十年後我們亦沒法預知，不過香港的存在原因，全是一種國際間的微妙作用。這種作用今後將仍存在的，專家的悲觀論調，是沒法在種種微妙原因找到憑藉的。譬如近幾年來，世界各地有這麼多游資流進香港來，港府為了不想打擊游資，於是只得讓土地政策，傾向於迎合游資的投機心理，於是土地政策便成為打擊市民，居住問題及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我想本港如能擬出一個比較活的方法，將外來資本可賺可炒的土地，劃為一特別商業發展區，容納吸引游資，而讓其他非特別商業區土地，保持現狀，不必在重估地價中給市民多一層負擔，為市民本身利益起見，這應值得考慮的。那個環境問題專家所說的一句話：「在香港，我們根本就沒有一定的土地政策。」這看法是很對的，而由土地政策引起連鎖性作用，如租金飛漲，物價上漲，資金無出路等等，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嚴重問題。

由環境問題而岔開土地政策的問題，看來像風馬牛不相及，但倘從長遠發展看，這卻是不能分開的。譬如說：若干年後，本港一直發展下去，農業用地根本沒法存在，所有的土地，不是工商業用地就是住宅區，那時，港府如沒一定的土地政策，對於未來應用的土地，沒有好好的劃分。那麼新住宅區環境，又是像舊的住宅區工廠區那樣擠迫。對於空氣污染與環境衛生，將越來越惡化了。

譬如近十幾年才開闢出來的新蒲崗區及觀塘區，如果當時本港當局，對環境問題特別注意，在新區中，套入一綠化城市的意念，那麼今日的觀塘及

雖然如此，但在青年人的情緒上，相信這是一個最愉快的運動。只要我們有信心去做，而且閉眼想一想將來整個香港，包括山上，市區中心，海邊，都是點綴着綠色樹林的世界。這已是多麼迷人的景象了。

當然，一個建構綠化香港的理想，並不能解決本港空氣染污的問題及海上污染的問題。解決空氣及海上污染問題，今後還是本港當局應注意及加緊研究對策的重要問題。

法治精神

古鶴翔

徐誠斌曾與七十多位社會名人聯名上書英女皇，請求赦免殺人犯蔡國昌之死，且獲得英女皇之批准，本港各界人士，紛紛予以抨擊。

「殺人者死，以殺止殺。」這是本港絕大多數居民的意見，也是針對本港兇殺罪行的一個治標的方法，因此，徐誠斌等的行動，備受輿論的責備。

筆者雖然反對共產黨濫殺人民，但是同意「以殺止殺」，本港的匪徒，往往於搶劫後殺人，實非嚴懲不可！要不然，我們小市民的生命財產，豈非全無保障？匪徒不是可以隨便殺人？

然而，徐誠斌生前曾為自己辯護說：「我們認為港府在過去六年之內連赦三十死刑犯之後，應先作公開警告，聲明以後不再赦免死刑，然後執行法院的判決。否則第三十個與第三十一個死刑犯之間，幸與不幸之別，難以理解。七十多人中有很多贊成在若干場合下執行死刑，我即其中之一，不過我們不同意港府不聲不響突然改變政策。」

對於徐誠斌這些辯護的話，筆者卻是同意的。香港比大陸好，其分別之一是前者較有法治精神，後者絕無法律。

在香港，法律雖然有時會被錢勢所歪曲，但基本上確有法治精神。港督不能非法地把萬人傑處死

騙子

世界上凡有華僑居住的地方，同樣有一羣騙子在撒謊，說什麼「祖國」強，人民富，騙詭無知華僑回鐵幕定居落戶。這羣騙子，卻偏不叫他們妻兒回去，過沒褲子也要核子的苦日子。

香港有一羣騙子，瞞住良心，天天在發謬論，說什麼參加「祖國」建設，為人民服務，揭穿了，全是連篇鬼話——根本是背道而馳——夜總會、音樂廳、狗馬場、鹹格架步，才是他們出入處。騙子們所謂建設，所謂服務，實際是例行公事，果真叫他回「祖國」服勞役，騙子們會不斷搖手搖頭說：「咪搞我。」

寡婦孤兒

婚後不過廿歲，丈夫即離開人間，留下孤兒只歲半，單丁獨子寡婦扶，寒酸苦味已捱盡，屈指算今六十餘。孤兒十八年間內，毛幫共軍開到來，以為幸福從此享，誰知雪水又加霜，禍患殃家由即起；孤兒「土改」幹部當，男女關係搞一次（此子由頭至尾未曾結過婚），壞蛋帽子脫不開，牢房從此如「客棧」，七囚七放——十五年坐牢、管制（守行為）未離開，最慘身染水腫兼肺病，纏綿斷續十多載，直至去春病轉重，壞蛋帽子始脫開，可憐孤兒人間別，母子陰陽永隔離，寡婦老人更孤寡，舉目無親在眼前，幸得堂姪憐照顧，年附數百港元回，喪盡天良「毛幹部」，硬說孤婦僑眷屬，強迫負吃高價糧（筆者按：原價每百市斤九元八角，高價糧每百市斤十九元八角，注意，此時此地的農民最高一個勞動日只得「人命幣」四角二分而已。）肚餓兼患肚瀉，末路窮途賊後追，奇巧堂姪港失業，數月尚無欵附回，慘絕人寰毛共賜，階級對象變敵人，幸福「祖國」今何在，庶民痛苦不堪提，寄語毛共統戰者，回歸論調應消提，打掃自家門前雪，合乎於汝。轉勸海外無知者，毛共到底是愛民、勞民，還是殘民呢？你們欲想回歸嗎？應當三思而行罷。

毛澤東主

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期蘇聯「文學周刊」雜誌曾經指出：「現在北京有不少人提出一個嚴重的疑問是：如果毛澤東一旦逝世後，所謂毛澤東主義的命運如何？一般人肯定地認為：毛澤東主義不可能比它的創造者活得更久，極其量它將隨毛澤東一起死亡。但就北京的毛澤東信徒在紐約以酒筵招待美國警官而言，那末，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早已死去無遺！」

換句話說：「毛的軀殼雖仍苟延殘存，然其主義和思想已經完蛋了！我認為這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從歷史上看：中外古今有許多偉大領袖們，往往會「人亡政存」，甘棠遺愛，永垂不朽的。然而一些為害人類的暴君獨夫，不僅「人亡政息」；且無不遺臭萬年者！秦始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史達林等人，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特別是滿身血腥的中共頭子毛澤東更青出於藍！事實上，老毛還未「瓜直」之前，他的主義和思想顯然已遭否定。

兩大疑問的解答

不過，文學周刊的說法，與「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雜誌較早時的分析，似有出入。後者曾指出：濫施赤色恐怖以統治中國大陸的毛政權，一方面將七億多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使他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另一方面則將它一手創造的黨組織，也加以澈底摧毀。現在中共的內部，顯然是百病叢生，幾已瀕臨死亡邊緣！然其足以危害世界和平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該雜誌根據世界各地觀察家的分析，認為瘋狂的毛澤東有生之日，難免冒其垂死扎掙和孤注一擲之險！原因是由於一九六六年起，毛澤東夫妻上陣，利用林彪、陳伯達等，從事軍事與政治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將那些所謂「走資派」、「修正主義」者，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首領劉少奇，憑其非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暴力手段，從馬背上推了下來，打至體無完膚，以致下落不明進而奪取其政權，滿足毛的專制赤色恐怖統治的獸慾之後，即日夜不停地與各鄰邦發生爭吵，而世人耳目也時時刻刻能聽到和看到毛共的宣傳煽動工具——「人民日報」、「北京電台」、「新華社」及「紅旗」等等的煽動性，攻擊性，鼓勵「人民戰爭」和「階級鬪爭」的厭惡叫囂！因此，世界上便有許多國內的專家們，一致尋求下列兩大答案：

第一、義名上擁有世界最龐大的人力，而尚未大量開發資源的毛共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對於世界人類和平，難道是一種有增無已的威脅嗎？

第二、中國大陸上諸般問題是否那麼麻煩，而所有人民又是否那麼難以治理的呢？至於八十歲的野心獨裁者毛澤東，若一旦宣告死亡之後，其政權將無疑會立即分崩離析，毛共新黨組織及其瘋狂侵略的一切蠢動計劃與陰謀，是不是也會因此而隨即消弭於無形呢？

以上兩大疑問的產生是由於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一直為鐵幕低垂，關閉封鎖的社會，外面的人無法深入其境加以窺探之故，對於兩大問題的答案，一時也自然難以獲致解答。但西方的若干權威觀察家則有如下的看法：毛共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還沒有力量對美、蘇兩國施展其軍事壓力；可是，華盛頓與莫斯科方面，都無日不在提心吊膽地深怕有那麼一天，毛共將會擁有一個相當可觀的核子武器庫，甚至發射這些武器的長程飛彈；特別是在兩年前，毛共竟能發射一枚重達三百八十磅的地球人造衛星進入軌跡之後，更令美蘇憂慮的是：毛共既然可以發射人造衛星，自亦可以運用到軍事技術方面——利用同樣裝置發射其長程飛彈。所以，它們對於擁有最龐大人力作後備，及已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核子武器的「國家」，認為如虎添翼，不可忽視！

假定俄毛鬼打鬼

前美國防部長賴爾德於一九七〇年二月廿四日，曾向美國會所提出的國防報告中指出：「中共可能於一九七一年前，開始部置飛行一千哩以核子彈頭襲擊日本的中程飛彈，在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可能已擁有這種飛彈八十至一百枚。」他又進一步提出警告：「中共可能在一九七一年春試射一枚射程六千英里的越洲飛彈。倘若中共眞正試射成功而擁有這種長射程飛彈的話，那末，將足以威脅美國！」

當賴德爾發表以上報告時，美國會議員們還是將信將疑的。但到兩個月後，毛共果然發射了人造衛星，他們始覺醒過來，終於同年五月五日，眾議院通過了國防費用撥款二百億元的法案，包括發展防止飛彈計劃，及多彈頭防核飛彈。惟有軍事問題專家們則認為：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有着太平洋相隔離，其所受威脅當不如蘇聯為甚！由於北平的毛共分子與莫斯科的修正主義分子之間的衝突，乎是不可否認亦不可避免的事實。不管誰統治這兩個不同的地域，它們之間均將不能達成基本的解決，它們鬪爭不獨涉及各別的利害關係，且有水火不相容的思想歧見。

唯其如此，所以，多數覺得俄毛之間的一場大戰，卻是很難加以否定的。而這場可能爆發的戰爭，甚至將可能會蔓延。據一位分析國際局勢的專家指出：「相前尚難逆料這場大戰，將會導致一個怎樣的危局，或者誰會被捲入這戰爭的漩渦？我們假定南韓利用此一危機而對北韓發動進攻，希望統一南北韓的話，那末，美國將會採取什麼行動？同時，台灣方面的中華民國將又會作何打算？它是不是會大舉橫渡東中國海，而分別登陸福建、浙江及上海呢？至於印度呢，它也會乘機將對反毛的西藏游擊隊加以武裝援助和給予其他各種物資供應嗎？依照蘇、印友好協定，印度更可以援助蘇聯打毛共。總之，時機成熟時，上列一連串行動都是可能實現的。特別是毛共內部反毛派，更乘機竊發。」

英國頗具影響力的周刊「經濟學人」，於一九七一年二月出版的一期會發覺西歐的一大危機是：「如果莫斯科發覺到它的本身已被捲入了一場與中共的拖延和大規模戰爭，而同時它又發覺自己在東歐的地位已面臨一種挑戰的危機時，則它的反應將是十分不堪設想的！我們從過去兩年所發生的事件來看，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們，不能稱作頭腦清楚而冷

靜的一羣人物了。如果中蘇共之間的眞正大戰爆發時，則西方勢將不得不以小心翼翼的行動，來應付這緊張得抽筋般地蘇聯的。……」

毛澤東死後的狀況

就當前的形勢看來，毛澤東認爲對蘇聯在那一條世界最長的邊界線上所施的壓力，顯然不會作出任何的讓步。老奸巨滑的毛澤東，相信一個弱國是可以憑其冒充強大來嚇退敵人的；他並相信輕微的挑釁，不僅可以使敵人感到緊張乃至於狼狽；且往往可以迫使敵人在準備大打之前伸出求和之手的。毛澤東在邊境戰爭中，向來就堅持着這種理論和手段。因之，他便不惜對大陸上渴澤而漁，搜括所有民間的財產，來完成其核子武器的計劃及發射人造衛星，其目的即在冒充強大，而企圖嚇倒那些庸人自擾，神經緊張的敵人——包括着蘇聯及美國在內——因爲畏懼它的「強大」而向它伸出讓步與求和之手罷了。

談到毛澤東死後，中共對蘇聯是否較有伸縮性，而可能會停止其對峙態度呢？一位西歐的亞洲問題專家認爲：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大陸局面，可能會形成如下幾種狀況：

㈠是毛澤東遺留下來的黨組織，很可能會陷於四分五裂，割據對峙的許多個各行其是的獨立地區，而沒有一個共黨中心作全面控制的亂局。到了這局面的時候，蘇聯可能會乘虛而入從而佔領它認爲對它安全有所危害的中國地區。

㈡是未來的中國大陸上，至少有十至十五個部落出現；其中有的是非驢非馬的組織，它們既不親蘇也不親西方，而近西北和東北的部落，將是由蘇共控制的傀儡，即使周恩來、江青之流命長，進而率其爪牙姚文元、汪東興等人扎掙，到那時候也毫無作爲了，充其量不過領導一二個部落而已。

美國有一位蘇聯問題權威專家則提出警告：「切勿忘記莫斯科，對於新疆可能出現的核子彈頭飛彈，指向蘇聯各主要工業中心，其深感焦慮的心情，實超過蘇聯對於集結在西德的美國大軍，克里姆林宮的傀儡政權，一如正由蘇軍守衛並由蘇聯控制的外蒙古。萬一到了這種局面的時候，莫斯科對毛澤東領導的大陸，有增無已的核子武器庫，也無須再當心了。」然則亞洲的觀察家們，對於中共局勢發展的看法又怎樣的呢？試綜合分析如下：

㈠中國大陸上的經濟危機已無可挽救，工業落後；其理由是當一九四九年代，毛澤東開始進行共產主義的大膽試驗時所抱的一切遠景的希望，現已在混亂和普遍的幻夢醒覺中宣告消失無遺。由於五〇年代，毛共曾獲蘇聯大量的經濟及技術援助，而達成一些所謂「人民戰爭」中所必須的建議。但至它們之間發生思想衝突後，蘇聯已拒絕支持北平企圖進攻台灣的陰謀，也曾拒絕其經濟援助的要求；使毛共既失經濟援助，又失去了蘇聯顧問及其技術人員，只有靠本身來勉強扎掙了。而只精於「人民戰爭」的毛共分子，那有能力配合得上負起使其成爲二十世紀工業強國的任務呢？其所謂工業化運動，也只是剛開始罷

已完蛋

胡蓑之

。東京的觀察家則認爲：中共的工業二十年後仍無法趕得上現時的日本工業；甚至面臨一切挫折和難題的印度工業，其向前發展的程度，已遠超過中共，而使大陸工業望塵莫及！

學英語迎合資本主義

㈡爲中共的農業一蹶不振，現在大陸的農民之中，至少十個有八個甚至百分之百的依然使用着原始耕作工具；絕大多數的人民依然靠兩條腿來運動，而一切穀類及其貨品運輸，也全靠牛車或人力肩挑背負或手推車等來進行。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幾乎多了三倍，但美國的總生產量則超過大陸十倍以上。美國的一個農民用機器生產的穀物，等於大陸五十個農人生產的總和。而自然災害，也成爲大陸人民的絕對主宰。質言之，毛共當權對於這連年的自然災害，始終無力運用科學方法去加以控制和預防，令到七億五千萬人民陷於飢餓之中。目前所有的大陸人民，都過着最低生活水準以下的生活，食米和食油都是定量的配給，而肉類竟成爲奢侈品，鄉間人民整年難得吃到一塊猪肉；許多鄉間或小鎮，依然使用火水燈，即落後地區城市也沒電力設施。

㈢是大陸青年背離毛政權，因爲他們痛恨毛共長期以來奴役他們，把他們當作政治宣傳工具；尤其是數以百萬計的青年學生，不只他們的生活絕無調劑的餘地，更被充軍般下放邊陲，等於進了墳墓！因此，平均每月起碼有八萬名青年冒險逃避下放；鋌而走險的投奔自由者，也多是青年人。截至七二年爲止，毛共強迫從城市下放到邊疆山區去，從事終身奴役的男女青年，共計三千六百十四萬一千餘人，有八百卅餘萬是毛澤東奪權運動時的青年紅衛兵。

此外，尚有一千八百萬以上的適齡兒童沒有機會上學，以致青少年的犯罪率日益增高，各大城市的法律秩序和社會無制度全告破碎！全國估計共有二百三十餘萬各級學校的老師，都曾在「工人大佬」面前學習「毛澤東思想」。直至現在，全國約七億七千萬人口中——尤其中年以上的男女，幾乎無一不表情癡呆像殭屍（這是美記者去年訪問大陸時所見）！過去六年間沒有一部像樣的電影映出；大陸各地書店、圖書館，沒有一本關於科學、文學的書籍，而毛語錄及其他毛著、毛選則共達三百億冊。但至一九七一年下半年起，在過去被禁的一百七十多種書籍中，已有大部份恢復出版或發行，從而證實毛澤東主義思想已告瓦解，毛澤東人存政亡！

因爲：㈠在七一年三月，北平盛大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遜訪鐵幕，使極端的無產階級毛澤東主義，走上資本主義路線；㈡槍桿子出政權的親密戰友兼繼承人林彪，因圖阻毛走資本主義路線而遭殺害！爲了要抹去「文革」運動的一切劣跡，把當時的所謂「中央文革小組長」陳伯達也斬草除根！進一步地要求所有共宮及侍役學習英語，以逢迎西方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者，豈非否定毛思想而何？

中共的眞面目【四】

——看「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後與王浩教授商榷

吳樹仁

二、勞動教養

這一類人犯的待遇每月給回人民幣二十元（衣、食扣錢）以外，其他方面與勞改犯無異。其對象多爲機關內犯有錯誤，如思想問題，右派言論，不服從調動分配的人，以及社會上販賣不屬於統銷管制的物資，流氓，跑出農村，盲流城市的農民。中共對他們的處理，是毋須經過任何法院判決，機關公職人員是由各單位的黨委及保衞部門決定；至於普通居民，則由各區公安分局或縣公安局批送。

三、組織勞動人員

這一類人員的待遇是每月給回人民幣二十至二十八元（衣、食扣錢），每週給假一天回家，以及沒有在刺刀下監督勞動，但同樣有公安部門的各級獄卒監督，也同樣褫奪了一些象徵性的公民權利，如沒有「選舉」權，沒有戶籍及居民證件等等。這些人的對象多是從勞動改造、勞動教養後釋放回家，沒有得到工作安排的人員，以及在學校中出來，拒絕分配到農村去的靑年和長期依靠僑滙爲生，「游手好閒，愛逸惡勞」的人。

四、公開管制人員

這些人分爲機關（企業）管制及公安派出所管制二種。前者多是在機關內部犯了錯誤，但不夠條件判「勞改」或送「勞教」的人，對他們多數是採取行政上「開除公職，察看二年」的措施，留在機關做些勤雜人員的工作，別人下班後還要留下做打掃淸潔、洗厠所等工作，並定期要向人事或保衞部門彙報思想動向，包括對原錯誤的認識程度，言論、行動、接觸過那些人，談過些什麼話，到過那些公共場所等等。至於後者多數是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由派出所管理，內容相同。

五、「牛」欄

由於中共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每有運動，各單位必設立牛欄，用以禁閉在運動中受批判、鬪爭的對象。而機關內的運動，每每牽涉到社會，於是公安基層單位也同樣設立牛欄。被關進牛欄的人，毋須經過任何手續批准，只是單位頭頭說一聲即可，還要被關的人的家屬送飯，送菜，沒有人願送的，就要被關的人交錢、交糧票，這只是短期的設施。被關的人在運動後期要就是判刑、勞改、管制，要就是釋放。但釋放的人不久之後也絕大多數被送去「五七幹校」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以抑制他們不滿的情緒。

六、收容

中共在大中城市及交通要衝地區，都設有收容站。收容站雖屬於民政部門，但同樣設有警衞、哨兵，同樣是提審，轉押時同樣戴手銬、綑綁，對「跳皮」的人犯同樣戴上腳鐐。對象是：一、偷渡出境半途被截回的。二、乞丐。三、使用假證件，因離開居住地一時無法處理的。四、到外地偷竊的。收容站不作直接處理，案情嚴重者，即解公安部門，其他則分地區押歸當地公安部門。

七、拘留所

拘留所屬各地公安機關管理，不單拘留一般疑犯，對一般犯錯誤的居民也可以加以五——十五天的拘留處罰，如打架、小規模賭博等等。

以上舉出的七種，是中共「專政」主要手段。人們不要以爲受上述處分的人只是少數或個別的。請讓我還是單以廣東省爲例，把這筆賬算淸楚。直屬於廣東省公安廳勞改局的勞改單位就有五十六個之多，遍佈全省，其中最大的一個，對外名稱是「英德縣聯合企業公司」，地點在粵漢鐵路從河頭站一直向北至大坑口站，鐵路兩旁的廣大丘陵地帶都是它的範圍。最多時，這個「公司」關押人犯十二萬人。此外，還有屬專區的、縣屬的勞改場，更是不可勝數。比較保守的估計，廣東這個四千多萬人口的省份，曾經受上述七種方式「專政」過及正在受「專政」的不會少於四百萬人次（有些人受過二次以上）。這就可以淸楚看出中共「專政」對象範圍之廣，更容易瞭解「文革」時，毛江集團爲了煽動起羣眾幫助他推翻劉少奇，不惜提出「砸爛公、檢、法」，而使羣眾興奮至如此程度的原因了。（註：這一套「專政」制度是中共統治人民的命根，絕不容「砸爛」，他們的做法只是換湯不換藥，爾後很快又恢復了這套制度。）

中共的「專政」對象絕非僅是「階級敵人」，而是廣大稍有流露不滿言行及反抗的可憐的人民。特別是「勞教」和「組勞」這兩部份人，大都是工人和農民——這是中共「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和作爲「基礎」的階層。我在中山縣時見到一個純樸的貧農，他剛在三水農場（勞改場）獲釋，案情是：他負責看管牛羣，其中一頭跑去吃禾，他用石子摔過去趕它，不幸打中了牛頭，使牛死亡，結果以「殺害牛隻，嚴重破壞春耕」的罪名，判處徒刑七年。天啊！一個人七年的自由，只可抵償一條牛命，這是什麼世道！何況他還是爲了保衞「公社」的禾而誤殺它的呢？

受折磨以及受侮辱的又何止這些被「專政」的人，他們大羣的家屬也因此而受害，精神上因是犯人家屬受到社會歧視，甚至被迫離婚，更慘的是遭共幹迫姦（這些例子舉不勝舉）。經濟上因一家主要勞動力失去自由，失去了大部份收入而陷於徬徨和絕境，又有誰去可憐，去照顧？而中共當局利用這些人犯爲它創造了不少財富，完成很多工程。如

青島出產的車床，上海出產的機械工具，長沙出產的油液機床，廣東出產的礦山機械，英德紅茶，電風扇，都是這些人犯生產的。他們大部份原來就是技工，中共僅僅是利用了他們的技術而已。沒有技術的就只好去幹苦工，如坪石至羅家渡的鐵路支線的敷設，稀有金屬礦、硫鐵礦、煤礦的開採，雷州半島運河的開鑿，沒有一項不是以勞改犯人爲主力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利用這些「專政」農場的特殊條件，分配一些刑期長的犯人替他種植鴉片，提煉後販運出口，毒化全球。我目睹「英德聯合企業公司」已經種植了二萬畝左右，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當然，這種東西在少數民族山區，及一些交通不使的公社也有種植。如英德的大鎮公社，橫石水公社，花縣的花山公社，花東公社等等）。

這種種事實可以窺破二十多年來中共政權之所以仍然存在的原因。我每每碰到的問題是：中共推行的是否爲「暴政」？如果是，人民爲什麼不反抗？如其明瞭上述的「專政」狀況，對於這個問題自當迎刃而解。老實說，中共假如不是依靠它這一套毒辣的手段，它的政權早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就不存在了，最遲不會遲過一九六七年。

中共認爲他於廿多年前「解放」了中國大陸，並於一九五六年完成了工商業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階級敵人」的政權及經濟基礎已被消滅，但「資產階級思想」還隨時隨地的反映和表現出來。這些是防碍它「政權」穩固的最大原因。因此，在宣傳工作上及運動目標上大部份都針對這種「罪行」。他們把敢於反抗的人稱之爲「反革命」，而反革命有三種，一是歷史反革命，如國民黨人；二是現行反革命，主要是指一些受命破壞中共的人；三是新生反革命，是指原來是他「階級隊伍」裏的人，是它的同志，爾後受「資產階級思想侵蝕」變爲反革命，像我就是。而認爲這些人的危險程度最高，不斷的產生，數量也大，而且潛在意識沒有表現出來的還有很多，時刻與他們奪取領導權，只要時機成熟，這些人會成爲推翻中共政權的一股龐大的力量。

中共於「立國」之始，就訂立了「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迨後於一九五四年制訂了「憲法」以及有關的種種法律、條例，儼然像一個法理嚴明的「國家」。但實際上這統統是點綴門面的裝飾品而已，在執行上又那裏有半點法治的味道？黨委的政策及決定完全代替了法律，而這些政策和決定又往往取決於黨官老爺們的「需要」，乃至一小撮人的愛憎。他們何嘗根據憲法賦予人民半點言論、集會、結社、遷徙、和工作的自由？當幹部的或在職的人員沒有言論自由，隨時可遭工作單位就地扣押，也沒有不言論的自由。中共「立國」之前以「爭取民主，爭取自由」作爲蠱惑人心的口號，驅使盲從分子替其賣命，一旦取得政權，就將「民主、自由」這四個字完全拋諸九霄雲外。最近十多年來，在中共的各種報章雜誌上，除報導外國人爲爭取「獨立、自由」而鬪爭的消息外，對本國新聞報導，從未提過「民主、自由」四個字。他們說：「我們的民主，是高度集中下的民主，我們的自由，是服從紀律下的自由」。淺釋之就是：執行者是民、黨委是主，人民只有服從的自由，黨委也有制定各種約束人民的紀律的自由。

毋怪乎我身居大陸時，每每聽到這樣的「怪話」：「坐牢、勞改算什麼？我們與勞改犯只是坐大牢與坐小牢之別而已」。

在民主國家裏，法院對犯人的判決，只是根據法律，絕不應受任何力量的影響，以維護司法獨立的尊嚴。而在大陸，法院的判決書擬好之後，要送當地黨委批准才能宣判。而黨委又往往於上述原因，將法院的判決書加以修改，更改判決，然後由法院予以宣佈。

我有一位姓陸的同學，畢業之後，被分配到某化學科研單位當助理研究員，工作不久，搞壞了一個用鉑製造極爲名貴的蒸餾儀，當時，並沒有受到追究。不久之後，運動一來，輔導他的研究員被揪出來鬪爭，說他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陸姓同學平日由於是師生關係，與該研究員過從較密，亦被懷疑，並且還把他搞壞儀器的老賬算出來，一併鬪爭，迫他承認是受該研究員收買，「破壞國家資財的反革命行爲」。運動後期由公安部門加以逮捕，檢察部門起訴。初時法院不予受理，認爲證據不足，後來該地黨委至研究單位調查，得知陸姓同學「出身資產階級家庭，政治思想不開朗，資產階級思想極爲嚴重」，迫令法院判他有期徒刑三年。初時拒絕受理該案的張姓法官也因而遭到撤職查辦處分。這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在大陸的囚犯，僥倖沒有被迫「留場就業」，獲釋回家之後，在城市的馬上就面臨失業，生活徬徨無依。因城市失業現象嚴重，各地勞動部門對一般人尚難安排（在大陸除勞動部門安排外，一般企業單位是不能僱用求職人員的），更何況是「勞改釋放犯」，倘若安排他們工作，勞動部門馬上就會遭到黨委指責是「貫澈什麼什麼階級路線」，甚至遭到整肅。這些人也就只好自生自滅，甚或鋌而走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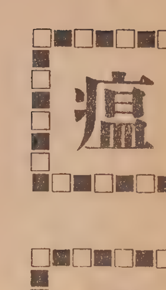
丁、人民的意識型態及精神面貌

說大陸上每個人都不滿中共的專政統治，那又不盡然，還是有些人擁護它，忠於它的。這一部份人就是中共專政後的利益的既得者。我所接觸的中級幹部、知識程度不高的低級幹部而還未遭受過整肅的大、小當權者，多數是這類人。他們極其相信中共宣傳的「一旦在我們國家實現了資本主義復辟，我們就有千萬個人頭下地」的宣傳，而極力鞏固這個政權。另一方面，他們既掌握了權，在運動中可以隨意整肅別人，整人越積極，表現「黨性」也就越強，越得上級看重，受提拔機會越多。至少在完成了上級指派整肅的百分率之後，不會受到「右傾痲痺」的批判，這都是他們積極的原動力。

但這裏面也有一部份出於內疚或私人感情或「革命意志衰退」而做出一些頗富人情味的事。

我在一九六七年底偷渡過一次，因天氣失常，半途被捕，在押回廣州途中被我逃脫（以我當時身份，如逃不脫，後果不堪設想）。一九六九年初，此事受人檢舉，中共即欲捕我歸案。幸好一個處級幹部和一個武裝部部長把我收藏達三個月之久，最後還協助我逃出大陸，拾回我這條生命。這是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待續）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陳毅在各方面都佈置妥當後，回到司令部向劉少奇報告，劉少奇當即召開會議，商量如何作戰。

粟裕說道：「就我們力量來說，對付八十九軍仍感不足，必須要分別擊破。」

陳毅說道：「我只有一張嘴吧，打仗比不了你，這次戰事就請粟裕同志全權指揮。」

劉少奇問道：「粟裕同志，你看這場仗應當怎樣打？」

粟裕說道：「目前韓德勤雖然已提高了警覺，但其爲人優柔寡斷，不會主動向我軍提出攻擊，所以我們仍握有主動權。」

劉少奇笑道：「這點倒不在乎韓德勤是否優柔寡斷，而是國民黨中央如此決策，我看見過國民黨中央發給各級軍政機構的通知，爲了團結，應盡量避免與我黨衝突，所以韓德勤始終畏首畏尾，舉棋不定。」

粟裕說道：「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佔了先着，我們可以在準備充份時，向韓德勤發動突襲，一日未準備好，一日就不同國民黨翻臉，可由陳毅同志去應付。」

陳毅擺手道：「你別害我，準備打仗了，還要我去應付，我到江蘇省政府見到韓德勤，他把我扣留起來怎麽辦！」

粟裕笑道：「你不是說韓德勤要派你當專員，你去當專員好了。」大家鬨然笑起來。

劉少奇說道：「粟裕同志，我覺得對韓德勤發動突襲，目前已經是時機，再拖下去反而不好。」

陳毅說道：「我也是這樣看法，因爲韓德勤雖然飯桶，他手下未必個個飯桶，拖得久了，會向我們採取主動的。」

粟裕心想說，既然你看得這麽準，自己爲什麽不去打，但是當着劉少奇在座，又不便發作。

劉少奇說道：「現在我們決定要打，但是如何打法，由粟裕同志決定。」

粟裕當時取出一幅地圖，釘在牆上，指給大家看，說道：「目前韓德勤部佈防在海安、胡家集、曲塘這一線的是八十九軍三十三師（欠兩團），一一七師（欠一團），獨立第六旅，保安第一旅。這一線部隊統由三十三師孫吉人指揮，如果進攻只有先攻這一線。」

劉少奇說道：「可以，你就先攻這一線好了。」

粟裕說道：「攻這一線必須先攻三十三師，因爲三十三師師長孫吉人，旅長苗瑞體都是打硬仗的角色，如果把三十三師打垮，韓德勤的力量就損失一半，其他的就容易解決了。」

劉少奇說道：「既然這樣，就專攻三十三師好了。」

粟裕道：「可是有一點要先說明白，三十三師是八十九軍的基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個性暴燥，一旦得到三十三師失敗的消息，他會傾全力來攻，到時我們是否能抵擋住，要不要先向李明揚、陳泰運商量下，請他們予以支援，若能通過李長江促使日本皇軍及時出兵進攻韓德勤總部，我們的勝算就更大。」

陳毅說道：「這件事沒有問題，我可以去同李明揚、陳泰運接洽。」

劉少奇問道：「還有日軍呢？有沒有辦法促使他們同時出動。」

陳毅說道：「少奇同志，我們同皇軍還沒有直接掛上鈎，要通過李長江也不能同日本皇軍說明進攻韓德勤爲了支援我們，只能繞着彎子說是韓德勤要進攻皇軍，皇軍才肯出動，所以要想使皇軍按照我們定的計劃發動進攻，事情就怕沒有這麽容易了。」

粟裕說道：「其實只要李明揚、陳泰運肯同我們合作也就夠了。」

陳毅拍胸道：「這兩人我負責任。」

劉少奇說道：「即使日本皇軍不能按照我們發動的時間配合進攻，但最好還是能出動一次，對韓德勤可以起牽制作用。」

會議散後，粟裕自去佈置，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一日，新四軍突然由黃橋、姜堰兩地潛進至古溪、營溪，當夜向海安三十三師師部發動突襲。在此之前，新四軍及十八集團軍已有進攻友軍的紀錄，但

都是對民團、保安隊，向正規軍發動攻勢，尙未有過。孫吉人、苗瑞體倉皇起而應戰，新四軍敢死隊已攻到師部，師部只有一個特務連，武器雖好，但人數太少，粟裕對這一仗志在必勝，發揮了人海戰術的殘忍性，前面一排一排倒下去，後面人又踏着屍體上來，守軍打到天明，子彈已用盡，周圍駐防國軍雖然曉得師部被圍，但由於電線都被割斷，不明眞象，不敢黑夜馳援，恐怕中了新四軍的埋伏。

孫吉人同苗瑞體眼見再打下去，勢必失敗，就帶領部隊準備突圍，剛衝出寨牆，就被新四軍團團圍住，孫吉人、苗瑞體及師部官佐全部被俘。

新四軍攻破了三十三師師部，立時向周圍各據點進行攻擊，各部聽說師長被俘，皆失去鬥志，不到半日時間全部被擊潰。接着一一七師，獨立第六旅，保安第十旅同時受到攻擊，因爲整個陣線已被新四軍衝破，各部在受到攻擊後紛紛後撤，又受到巨大損失。

這時江蘇省政府及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部已遷到東台，韓德勤聞報大驚，當卽召集緊急會議，商量對策。

民政廳長王公嶼說道：「共產黨人一向實行三頭政策，目前磕頭，搖頭階級已過，要殺頭了，我們如果不坐待殺頭，就必須起而自救。」

韓德勤搖頭道：「我眞未料到如此，陳仲宏太對我不起。」

王公嶼說道：「主席一開始就錯了，同共產黨還有什麼交情可言。陳毅前來花言巧語，只是他們的政策之一，現在主席就是找他說好話也是沒有用。」

韓德勤問道：「現在怎麼辦呢？」

李守維說道：「我們部隊已被新四軍消滅了一個師，除去打還有什麼辦法。」

韓德勤說道：「不知道中央的政策怎麼樣？」

王公嶼說道：「中央政策如何且不說，但就法律觀點言，自衞殺人尙不犯法，何況我們部隊被新四軍消滅一個師，師長，旅長都被俘，而且新四軍尙步步進逼，此時再不打，只有束手被俘了。」

李守維說道：「新四軍攻擊的是八十九軍三十三師，守維忝爲軍長，首當其衝，主席不用出面，我去同他打，打勝打敗，全由我負責。」

韓德勤說道：「李軍長，你不要急，我們慢慢商量。」

李守維說道：「我實不知道還有什麼好商量事，擺在眼前只有一條路，就是打。」

韓德勤說道：「打也要籌萬全，諸葛武侯一生用兵，都靠謹愼。」

大家聽到韓德勤自比諸葛亮，當場有人把茶笑噴出來。

韓德勤說道：「要打新四軍必須集中全力，光是八十九軍及各獨立旅，保安旅仍嫌不夠，應當加上李明揚同陳泰運各部。」

李守維說道：「這個問題主席可要考慮，陳泰運最近又回到泰州，與新四軍化敵爲友，李明揚更一貫同我們敵對，主席怎可希望他同我們聯合一致打新四軍。」

韓德勤說道：「你的看法偏了一點，李師廣雖然同我有心病，但他總是國民黨員，他的部隊又是軍委會所編，步調不能不同我們一致，再說目前他歸我指揮，我下命令他敢違抗嗎？」

李守維說道：「據我所知，李明揚一定不會出兵。」

韓德勤說道：「他縱然不會出兵，但是也不致於壞我們的事，若不通知他，反而被他抓住把柄，又向軍委會告我。」

李守維見他一定這樣說，也只好算了，散會後自去佈置攻勢。

韓德勤的副總部參謀處按照副總司令指示給李明揚、陳泰運下了命令，要他們出兵進攻新四軍，並將八十九軍作戰計劃，全部舉出，要李、陳兩部與此計劃配合進攻。

李明揚剛在烟榻上看完韓德勤的命令，冷笑一聲擺在一邊，就在這時，陳毅來了。

陳毅是常客，進門不用傳報，一直來到烟榻前，習慣的除掉鞋向對面一躺。

李明揚正在過癮，翻翻白眼看看陳毅，指指烟榻旁一張紙，叫陳毅看。

陳毅接過一看，是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部命令及作戰計劃，當時心花怒放，等到李明揚過足癮，陳毅也看完了。

李明揚一口氣飲了半小壺茶，問道：「仲宏，你們怎麼搞的，鬧出這麼大的亂子。」

陳毅說道：「老總，我就是來求你救命的。」

李明揚問道：「我怎麼救你的命。」

陳毅說道：「希望老總給韓主席打個電報，替我們求情。」

李明揚指指鼻子：「要我打電報替你們求情，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哩！」

陳毅笑道：「老總，沒有辦法，要臉就沒有命了。」

李明揚問道：「你怎麼這麼膽小。」

陳毅說道：「這不是膽大膽小的問題，事實具在，如果照你計劃，北邊有八十九軍及保安隊，南面有老總同敝宗兄，試問我那一點兵力向什麼地方逃？」

李明揚冷笑道：「仲宏，你不知道我，我決不會替韓德勤打仗的。」

陳毅說道：「這點我不是不知道，不過，這是命令，不怕官，就怕管。」

一句話激怒了李明揚，倏的從坑上坐起來，說道：「管，韓德勤配管我，不必說他，就連他的後台顧祝同也管不了我，我隨跟先總理北伐時已是蓋軍團長，姓顧的幹什麼？他跟許崇智當副官哩！」

陳毅心裏在笑，嘴上仍一本正經說道：「過去的事我都知道，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人到矮簷下，不能不低頭，萬一鬧到上邊去。」

李明揚翻身又躺下，說道：「鬧到上邊去，見委員長我也不怕，正好把他不能見天的事都抖出來，江蘇省已變成姓顧的私產了。」

抗戰武術談

進取雖有心命令難違
訓練新兵苦徒勞無功

張仲仁

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不但沒有同甘苦共患難的情感，還弄得你怒目、我瞪眼，這怎能合作發揮力量，來完成上峯交下來的任務呢？學校剛派出來，還是光板板的准尉見習員，（領章上由少尉起才有一朵花，准尉沒有花的，因此通稱光板板。）訓練工作還是才入門，更不用談作戰經驗，他們見也未見過戰場，值此國難當頭，有何值得自高自大的？在一班老資格軍人面前逞威風呢！眞所謂閻王好見，小鬼難擋。高級長官對人都是和顏悅色，唯有這班小鬼，氣焰萬丈。既然做了軍人，目的是同心協力驅逐日寇收復失地，如有怨憤不平，上戰場找敵人去發洩，怎可以在自己同袍面前耀武揚威呢！這班人眞是犯了幼稚病，令人可嘆可惜。

回想我在十四團，自己受訓及訓練別人，上戰場時行軍、作戰、休息一段時間，前後有三年之久，全團官兵精誠團結，同甘共苦的合作精神，眞可說是不分彼此的，從未聽過什麼正統和雜牌這種話。我在砲陣地協助連附工作，在初期每人都是龍精虎猛的，到中期每天二十四小時不停的開砲轟擊，慢慢都覺得有點疲倦了。我押運完砲彈後，回到砲陣地，連附常坐在旁邊，要我試做接電話、傳口令、發砲射擊的工作，一次兩次的試看我做得怎樣？後來見我毫無錯處，就放心要我幫手，讓他有機會休息一下，並在電話裏告訴營長連長知道，我已能接替他休息，一切可放心。三位砲兵排長也是很辛苦的，但三人輪流發砲，也可輪流休息，可是在休息中也要檢查砲上儀器機件等。他們看見我能替連附休息，有時也找我替他們換換班，有點休息時間，恢復過度的疲勞。雖然我替班時間很短，也要得到他們的信任，如他們不把你看在眼內，我那有資格做這種重要的工作呢！在自己的營內，長官這樣看得起我，使得我加倍的努力求上進，只要我能力做得到的，勇往直前，毫不保留。

誰料這次來新三營，竟發生這種分派系的痛心事情。我自從離家投軍赴國難，任何艱難困苦我都能夠忍受，唯有這次遇到這幾位正統的砲校生，我實在難忍心頭之火，一個人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當怒火爆發起來時，眞的拚命都有份，我心想：橫豎進砲校的機會已錯過了，眼看這幾個砲校學生，教育成這種材料，對於砲校的教育，我已發生懷疑，難道經過了砲校的訓練，是養成他們的派系和驕傲嗎？我本是一個充滿理想的純潔青年，把任何人都看做朋友，如今才知道原來世上除開愛我的長官外，尚有如許難搞的人們。我也說不清那時的難堪遭遇；記得有一次在操場集合出操，那天正巧連長連附去營部參加會議，沒有一位長官在場，正好輪到砲校出來的那位最驕傲的幹部值星，他大概以爲今天他是最大最有權力的人了，竟發威風找麻煩找到我頭上來。

那天出操前下了一場大雨，操場有兩處地方積水未乾，還有隨水冲來的垃圾，另外還有一堆狗糞。平常打掃清潔操場，每星期由一班士兵輪流負責，或有犯了軍規的士兵，受罰清潔操場的，絕沒有要我們訓練人員來做這種事的。不料這次這不識相的值星，竟當衆侮辱我，不叫輪班負責士兵做，竟滿面又得意又輕視的用手指着我說：「今天派你做好這件事，那堆狗糞也要鏟出去。」當時我聽了不禁又氣又驚，因在軍隊中除開正副主官，值星官是可以發命令的。心想：我有什麼事得罪你？你竟敢如此對我！依我脾氣，立即就要發作；同時站在我左右的同事個個怒氣滿面，有個同事在捲衣袖已準備打架，我冷靜一下後，覺得此時不可亂動，使眼色給同事，我們暫時要忍耐。我也不明白我當時竟有這樣大的忍受力，照着他的吩咐將水掃乾淨，再鏟些泥土塡好兩處低洼地方，垃圾也掃清，狗糞也鏟去。雖然心裏的憤氣已快要爆炸，然我強制壓住把一切做好，該小子還冷笑着對我說：「做得很不願意吧？」我忍不住怒目盯着他說：「值星官的命令，怎敢不服從？只不過在我眼中，你不過是一隻未見過世面的井底之蛙而已。」當他叫我做事時，幾個同事聽得十分氣憤，已到了劍拔弩張，一觸卽發的拚鬬場面，論階級我高過他，論資歷我在砲七旅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我怎肯服從他的指使？但當時在操場，我完全爲着顧全大局，忍氣吞聲將事情親手做好。因爲當時的形勢，我如不忍耐，勢必兩派自相拚鬬，那時全連新兵無人管領，這班新兵老爺正好乘此機會作鳥獸散，百幾十個新兵如果逃跑無踪，這重大的責任誰負得起呢？因此我罵他井底之蛙，他實在太無知了。

散操後回到營房，一班同事均氣憤不平，還是要準備打架，我勸告他們不可魯莽，我們是來協助廖營長，決不可幫他的倒忙，現在我們只求無過，不求有功，我已下了決心請假不幹了，你們冷靜點，先去休息，我自有辦法對付他。我心想：老是這樣忍下去，只有助長他們的氣焰，再下去我們會無立足之地，一定要教訓他一下。當時我想定了一個主意，因這個正統砲兵生，每天晚飯後必到營房後面樹林裏散步，那天飯後，我叫幾位同事擺開棋盤下棋，不要離開寢室，我出去一刻就返來有事商量。我匆匆由左邊後門趕去後面樹林裏，遠遠的看見這位正統砲兵，一個人慢慢的走過來，我就向他迎

面走去，他一眼看見我朝他對面而來，而且走得很急，好像有點預兆不對頭，我看他腳步遲疑，面上也顯出驚慌的樣子。我不理這一切，大踏步向前走近他身邊，眼睛看着他，心頭怒火生，左手一把抓住他的衣領，右手運勁用鑽心拳，向着會很痛但不至傷內臟的穴道上一拳鑽去；他回手劈頭一拳打來，我起手一擋，將他的手擊沉，再也提不起來，接着又連鑽兩拳，痛得他哇哇大叫！他一面叫一面問：「你為什麼無端端打人？」我左手向他一推，他站不住腳，直向後退了幾步才站定。我說：「你早就該挨打了！直忍到今天才打你，還算你幸運，為什麼？問你自己更明白。」說完後我即離開樹林，從左邊後門轉回寢室，將剛才在樹林裏的事情，告訴幾位正在下棋的同事，又吩咐說：「等會鬧到連長那裏，你們要證明我飯後和你們在一起下棋未離開過，別的不必多講。」果然不久連長派勤務兵來叫我去，我到連長室，這位正統砲兵幹部，正在連長面前指手劃腳的講我打他的事，我裝着未聽見，問連長找我何事？連長面露不愉之色，對我說：「你怎可以這樣野蠻打人？」我詐作不知問：「連長你說那個打人？」他指着正統幹部說：「他來報告我，說你在後面樹林裏打他。」我亦面露不悅說：「他發神經！來誣告我，我幾時去過樹林？飯後在寢室裏下棋未離開一步，不信可將和我在一起的同事叫來對證，我又沒有分身術，難道是見了鬼？」連長派勤務兵去叫我同事來對質，他們異口同聲證明我未離開過寢室。連長見此情形，也不好處理，他即刻搖電話給營長，營長聽到發生打架事件，要連長坐汽車將我們押去問話，抵達營部，只見營長好似審案的包公，面色鐵青好怕人的樣子，我還是一口否認未打人，連長可證實我未離開營房，營長轉問連長是否屬實？連長只好點頭說：「是的。」一個說挨了打，一個不承認，營長也發火了，用手指着我說：「到底怎麼一回事？據實講出來，否則各打二十下手心。」當時我說：「報告營長，他存心傷害我，在連長營長面前誣告我打他，請兩位長官查明，主持公道，因為今天下午出操，他輪值星，當着全連官兵侮辱我，不應該我做的事情，指使我做這樣搬那樣，請問營長，輪值星的人，是不是應該當眾使威風來掃同事的面子呢？當時我為着顧全大局，忍耐服從威風八面值星官的命令，將事情做好，當我做好後，罵了他一句：未見過世面的井底蛙！在訓練期內，常常罵我們十四團調來這批人員是雜牌貨，一班飯桶，只有他們砲校的學生，才是正統的砲兵幹部。這件事我報告過連長，他們這種盛氣凌人態度，欺負我們的作為，我們已忍受很久了。連長還勸我們忍耐點，不要和他們一般見識，但是越忍耐，越是受他們的歧視。報告營長！你也是十四團的老軍官，他這樣罵十四團來的人都是飯桶，營長也連帶沒面子，他沒有一點軍人的同袍義氣，直想將我們排出新三營，我真的打了他，第一要有人證，第二可驗傷痕，決不可憑他信口雌黃的亂說一通呀！」營長聽完我這篇話，即叫這位正統幹部，解開皮帶揭起衣服查看，但他所指有痛的部位，不紅不腫，一點傷痕也沒有，營長大發雷霆說：「你們簡直在胡鬧，以後如有那個再說什麼正統雜牌這句話，我查到後，召集全營官兵，當眾打四十板屁股，決不饒情。」揮手要我兩人退出，要連長留步。我們走到外面廣場，我就對這位正統幹部說：「以後再不改過，我要重力打你六拳，今天我用了半成力還不到。你就吃不消了？你這無種小子，看你能在我面前威得多久？坦白告訴你，今晚要痛得你不能睡覺，還活得一個月就要去見閻王，你惹得我火上來，就不能饒你，要你知道我的厲害！」他聽了不太相信我的話，可是也不敢再惹我，只是橫着眼睛看實我。

當晚他發痛一晚未睡，第二天去找營部軍醫，軍醫問清楚原因後對他說：「我不能醫治，這位同事我認識他，他會武功又會穴道功夫；有一次在零陵城裏玩，和他在一起吃東西，他會對我講過傷科穴道功夫，他們有這種功夫的人，決不會隨便傷害人的，必定你自己有對不起他的地方，令他忍無可忍才用此功夫來懲罰你，現在只有向他認罪道歉，請他醫治，除此無別法可想。」他聽得軍醫這樣講，當場洩了氣，雖然千百個不願找我醫治，但無別法。凡是平日作威作福的人，決無勇氣面對死亡的。回到營房後，就找我們十四團的同事，哭哭啼啼哀求他們代請我替他醫治，並承認他以前的過錯；還說他是死不得的，家中有父母，有未婚妻等候他結婚。當我聽同事告訴情形後，我說：「可以給他醫，不過我有條件，以後永遠不准打士兵，否則等他死了吧！」因為他帶領操練時，這班新兵如稍有錯處，就拳打腳踢，士兵恨死了他，也怕得他要死。此種殘暴作風，我早已看不慣，雖然新兵頑固難訓練，但他們生成的頭腦簡單，未讀過書，不懂什麼全國要團結，抵抗外侮的事。自己身為訓練人員，決不可以把他們如畜牲般的對待，因此趁此機會要他改過作風。同事調停後，他什麼條件都接受，只要能醫好他的傷。我將請採買代我配好的傷藥粉，交給他分四次服下，兩天後就沒事了。

後來營部軍醫告訴我，營長在我們打架的第三天，曾召集全營自稱正統砲兵幹部人員訓話，當場臭罵了一頓！大意是說：如不安份守己，好好合作，全部開除。我可向旅長請求，再向十四團多調一批幹部來工作，我就要打破砲兵旅的傳統，不用砲校學生，看我能不能成立好新三營。一場風波就此平息，用拳頭打開了地盤，也取到了長官的同情，從此十四團來的人員，誰也不敢輕視，可以揚眉吐氣。然而我自己反而不感覺高興，因為我這次違背了初期練武術的心願，破了不打同胞的戒條，用硬功的拳頭尖鑽軟功的穴道，同時也忽略了軟硬兩位師傅的訓示。以當年的處境，我也經再三考慮，總因年少氣盛，臨到忍無可忍的時候，還是出此下策，除此並無別法可懲戒他，因為他是不可理諭的人。武林中的規訓，一個練會武功的人，去打傷一個不會武功的人，這是一件做後會後悔的事，同時也會覺得是一件可恥的事；雖然醫好了他，但總是破了戒條，使我常覺內疚，覺得自己不夠修養！更糟的是為了怕被營長處罰，打人後賴得乾乾淨淨，這實非君子所為，也是會武功的人最不光榮的事。自經過這事件後，心中很不痛快，覺得新三營的環境很不適合，因此意志消沉，情緒低落，工作效率更為降低，什麼都提不起勁來，離意更堅，我就寫報告請假。

（本篇未完）

江南啼痕錄

（四十二）

我很欣幸，陸氏諸龍，除了上一輩的陸嗣會先生，下一輩的陸冠裳，還絕對沒有見過面之外，連後起的陸祖光，在這天也拜會了。我承陸匡文先生之命，到信宜縣黨部，以同工的身份，（我也是中央直屬單位的執行委員）。投刺奉訪，這位臉龐清秀的陸祖光先生，和我談得很攏，我便將陸匡文先生的吩咐轉告陸書記長，陸祖光先生認爲最好把勤齋學院留下來的物品，送給信宜縣立中學。我只求對地方有點交待，送給任何一方面，我也絕對贊成。所有問題，大體上均已解決，便興辭而出。這時，沉鬱、陰翳、凝重的空氣，已一掃而空，使我心情輕鬆，乃於返回學校的時候，漫步於竇江橋上，倚欄斜眺滾滾的流水。

返回校進午膳，席上和黃毅兄商談明日交接的技術問題，我提出明日只親自接收印信，現金的移交，其餘均請黃毅兄代爲點收。原則上儘量給予的任何方便，以免使人有留難之感。黃毅兄爲舊任黃典元先生之侄，亦爲舊任出納主任。我請他代表新任點收，乃務求在交接中充滿了融洽的氣氛。阿五告訴我，梁貞兄和區萃崙老師聯名請我今晚在酒家便飯。我此行決定謝絕一切應酬，以免增加自己的困難。乃囑阿五於午飯，前往見梁貞先生，婉辭美意。

午飯後，以重大問題均解決了，乃安心午睡了一小時起來，便寫長函把處理經過詳細報告黃凌霜先生，而梁貞兄卻匆匆來訪，說明今晚並非大排筵席，只是主客三人，作私人的小敘。我爲了避免招人物議，而又不陷於矯情。乃提出自到信宜後，還

，帶引我漫遊一匝，然後順到飯店小吃。但不敢勞動區老師的玉步，請區老區逕到飯店暢敍，共話當年，也是樂事。梁貞兄只求能杯酒聯歡，什麼方式他也贊成，便表示準時來陪我作環城之遊，見我忙於寫信，乃先行告退。我乃把信一口氣寫完，交阿五付郵。

下午四時，梁貞兄依時前來，二人乃聯袂漫步於古城街上，西風斜照，酒帘飄空，黃葉滾地，益有蒼涼之意。興緻未闌，再踱過竇江橋，到鎭隆巡禮一周。六時才到飯店，區老師已在那裏等候，乃向其道遲到之歉。三人小酌，與區老師共話佗城，與梁貞兄共話巴山，前塵影事，回首如昨，直至燭影搖紅，還是淺斟深談，到了酒闌薄醉，才踏月而歸。

到信宜的第三天，已宣告此行的成功，在是日的下午完成了交接手續，舊任由吳洪璋主任代表移交，我只接收信印和現金，其餘均由黃毅兄代我辦理。所以。雙方均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進行，大家非常融洽。教務主任楊熙績和訓育主任梁貞也到場觀禮，但到移交冊籍之後，兩位主任也告退了。我也利用這段時間，到縣府去再訪縣長，詢問徵調民伕的情形，縣長告訴我已行文各鄉，指定分配徵調人數；民政科今日下午復以電話叮囑各鄉鄉長切實辦理，保證徵足挑運的人數。我見運輸問題亦告解決，乃致謝縣長的協助，並保證運輸的工資，當日即發到民伕的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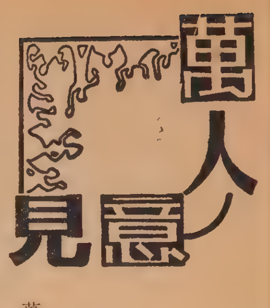
交接的翌日，整天忙於整理工作，我和黃毅兄及阿五，一齊動手，先把運廣州的冊籍、文卷、圖

，分別載好。然後再把贈送給當地的校具、圖書、儀器、分別列冊，我親自送到信宜縣黨部，向陸書記長獻送，以表誠意，並請其前來點收。陸祖光先生很客氣代表當地人士致謝，也親自到校點收，把圖書、儀器集中在一個課室裏，加上門鎖，以便日間即轉送當地中學，彼此皆大歡喜，也了結我的心事。

翌日的清晨，果眞校門熱鬧，民伕已陸續到來，我於吩咐阿五分別登記民伕的姓名，然後觀察其體力，才分配挑運的物件之後，急往縣府，縣參議會，縣黨部，向縣長、陸議長匡文先生，陸書記長祖光先生等辭行，見面的深表謝意，未見到面的留下名片，告別致謝。便又趕回學校，見民伕均已到齊〞男的、女的、壯的、少的都有，還有一個年逾花甲的老軍人，也被徵役，置身行列之中。使我惻然於心，便詢問他何以年老被徵？他告訴：本人是保長，奉到縣府命令，指定配徵伕額，但因時下農忙，還欠缺一名，因此本人親來應徵，湊足人數，應景應景。我見這位保長如此奉公守法，反映當地民性淳樸，忠實可嘉。便招手要阿五前來，當面吩咐阿五，對這位老伯要特別客氣，只象徵式服務，配兩件不逾二十斤的東西，給他挑運，而工資要比其他民伕加倍給予，使這位老伯輕輕鬆鬆的完成其任務。

大隊出發了，民伕挑着竹籮，奔上前程，浩浩蕩蕩，組成人龍，蜿蜒於未復的公路之上。我和黃毅兄乘轎殿後，阿五和那位年老的保長結伴，邊走邊談，保長挑着兩件輕小的東西，活像戲台的「金生挑盒」，我心裏暗覺好笑。不要看輕這宗小插曲，這是說明中國保甲制度的成功，有助於八年抗戰，也有助於最後勝利。保甲制度辦得最成功的，首推廣西，保長也有辦公處。在廣東而言，則以西江南路辦得較爲認眞。當抗戰勝利的前夕，日軍派「天龍掃蕩隊」，打通南路交通幹線，以使從南洋撤退到海南島的部隊，能夠步行再撤退到廣州，保全

安理琴



「幸福」的大陸同胞視郵包為「救命符」

萬先生：

郵包，本是人類人情來往之一種表達，也是我國民族感情之一種媒介，所謂千里送鵝毛，物輕情義重。

怎知近代的郵包變了接濟品，甚至變成救命符。君不見震動世界六二年五月大逃亡潮，毛澤東三面紅旗倒下，大煉鋼鐵上高爐變了大煉廢鐵，小株密植變了小草亂生，畝產萬斤衛星田等無耻謊言破滅後，毛澤東還不肯低頭認錯，把責任一推，推向下級幹部。若當時不是毛共政策訂定指標，畝產萬斤衛星田做榜樣，迫得下級幹部看齊，畝產生產不夠，只有報大數，徵收公糧照報大數計，農民苦矣。餘下不夠兩個月口糧，由此演變成三年人為災禍。人民公社大鑊飯、雙蒸飯、蔗渣餅、蕃薯葉、野生植物等，善良的農民只有拿來充飢。經過此役災難的人，今天很多在港，有望鄉親們也來個歷史見證。農人們在飢不擇食時食了野生植物，此時根本沒有油食，農村的山坑水特別寒涼，因此引起普遍的水腫病、肝炎、肺病、眼盲症等，在此飢寒交迫底下，很多農民含恨死在毛澤東三面腥風血雨的旗下。

有幸的有親友在港，救急信件如星火，人有惻隱之心、當時代寄郵包的店鋪成行成市，就這樣把香港「地獄」裏這批人，變成救濟社會主義天堂親人的對象。

郵包變成救命符，一點不為過，毛澤東間接打我們港澳同胞荷包。渴時一滴如甘露，親人滿心歡喜接郵包時，共產黨拿着它，叫你不要吃住，拿錢來，小小兩磅粗衣麻布的舊衫，在港垃圾站隨時檢得三五七斤，三五七元不為過，十元八塊經常要，如許高稅欵，可謂世界之冠，相等於二十多元港幣才能收兩磅舊衫。

古時代大盜攔路，把買路錢放下，否則休想通過。大盜刼完你之財物，也會給回點盤川你穿州過省抵目的地。毛共的毒辣手段，簡直盜賊不如。共產黨竊國二十有四年，君不見共黨報章報道，年年增產，年年都大豐收，社會主義天堂人民年年過不好，年年都來信地獄裏的人，要這要那。

當年毛幫三面旗失敗後，賴完幹部賴天災，直到今天此等信件如雪片飛來，毛幫又賴什麼呢？伍修權一席話，言猶在耳，現在解放，農民翻身，工人當家作主，大家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準備進入新民主主義。不久在新民主主義會上曾聽過，國家正在準備三個五年計劃，進入社會主義。其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如今二十四個年頭了，取什麼？需什麼？共產黨的美麗遠景，正如畫梅止渴、畫餅充飢。毛幫共黨資本主義集團，你共埋人民的血汗，把祖國大量物資拿去那裏？共黨？你勿當人民如草芥，以為有嚴密戶口，統制糧食，自我批評，嚴厲管制思想就可萬歲萬萬歲，秦始皇六家一把刀，人民也能把他的皇朝

推翻，毛幫共黨們，現在你管七億人民，但你管不到七億人民的心，你的殘民政策，終須有日，秦始皇翻版！

最近接獲家書，親人在山區裏工作，普通糧食不夠，久缺營養，引致肺病，來函着寄「米仙」、和「B十二」針藥應用。本人牛工一份，入息有限，年中月中此等信件不斷而來，人類根本有同情心，何況是親人，難道見死不救？

基此，能力所及，定然照付，勿使求救者失望。前幾年在尖沙咀星光行展出中國醫療展覽，什麼十二經脈玻璃人，和各種抗生素之藥物皆有，甚至醫治糖尿病的「胰島素」也能生產，當時很多外籍人士曾參觀過，但是走馬看花的參觀者，誰能洞悉中共宣傳的一套，做的又另一套呢？既然什麼都有，爲什麼大陸親人來信，千篇一律，一要金錢、二要藥物、三要布衣。中共刮埋這些物資，只是用於紅朝新貴，拿去古巴、剛果及有雷公咁遠的非洲來換取國際友誼，目的做世界哥頭，赤化世界；自己人民，死十個當五雙。大陸上的人民多的是工作過勞，缺乏營養，有病無醫藥，很多人因此而提早結束生命。如此殘民的共產黨，人不滅它定當天誅，受害的同胞，共同拿起筆桿，揭破共黨毛幫欠下中國人民的血帳！

陳水上

教徒死後在墳墓內休息
徐主教也不會立即升天

萬人傑先生：

妹是你的讀者，對閣下的文章萬分敬佩。以閣下高深學問，見識廣博，猶稱半桶，則我才疏學淺，簡直滴水全無了。我早年缺乏受教育機會，寫起信來，錯誤百出，請多多指導。

我因看大作兩篇「主教與我」、「教外教內生死觀」，得悉閣下未作教徒，但有些信仰，卻和一般教徒無異，促使我寫這信給你。我早年加入一個派的基督教會，信仰並奉行全部聖經眞理的。

一般基督徒都相信信徒死後，立即升天享福，如某教友死了，便說他番去天父處，輓聯常寫魂歸天國。如閣下所說，相信他（徐主教）在天堂裏也會覺得心情輕鬆許多，也不會再恨老萬揭露那非常醜惡難看的瘡疤。但這種信仰與聖經教訓背道而馳，全本新舊約聖經無一處說人死後立卽升天的，這是教會把異教異端邪說搬進教會。因信徒不肯查考聖經，人云亦云。聖經有許多章節說明人死後的情形，如傳道書九章五六節說：「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無所知，也不再得賞賜，他們的名無人記念，他們的愛，他們的恨，他們的嫉妒，早都消滅了。主耶穌在世時曾用睡代表死，祂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其實他已死了四天。」

古以色列王大衛，主說他是合祂心意的人，我們也相信他必定得救，但聖經怎樣說？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去，他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裏。（使徒行傳二章卅四節廿九節）

亞伯拉罕是猶太人信心之祖，早已死了，但主說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約翰八章五十六節）由此可見大衛和亞伯拉罕還沒有升到天上，那麼，徐主教又怎會在天堂呢？聖經啓示，不論善惡的人死了，俱在墳墓休息，等候復活，才得賞罰。（約翰五章卅九節）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香港近年來刼殺之多爲前所未有，每天報章所載，都是刼案、姦殺、火災，故近有撲滅罪行的運動。罪惡的增加，證明主來之日近了，世界的末日快到了。懇請閣下着手研究聖經眞理，接受耶穌作個人的救主，就必得救。主來時會接閣下升天，是所厚望！

旅美讀者敬上

（七三年六月十五日）

假借名義妄發謬論
舊國民黨員痛責「古盤」

人傑先生：

拜讀本雜誌二九五期「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大陸問題』」的每週評論，曾引述「盤古」五十八期所謂「一群留港舊國民黨員」發表所謂「台灣問題不容再拖，呼籲國共以誠談判」的謬論。據小弟所知，留港國民黨員，不論新與舊，絕對沒有這樣的卑鄙下流與無耻。除了過去的枉費國家栽培的衞立煌、翁文灝及李宗仁三個敗類外，其他的國民黨員，都是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爲了自由與正義，站穩立場。設使留

港的「一群舊國民黨員」，有半點同情毛共之心，亦早已到共區過其俯仰由人的傀儡生活，絕對不會流落香港過二十四年的難民生涯。

雖然歲月無情，人生易老，但年齡愈長，閱世愈深。對毛澤東的行徑伎倆，殘民罪惡，認識更深。認識既深，愈不受毛共瞞騙，更不會失節事仇。絕對不像那些呆在冷氣課室中叫人「回歸」；又不像那些一知半解，大發謬論的所謂「知識分子」；更不像中途變節，有奶便是娘的下流文氓。豈有「舊國民黨員」會「呼籲」與賊子「和談」之理？分明是無恥敗類無中生有。這班下流賤格之徒，既以身許賊，且看毛共滅亡不遠，死日將臨。為挽救危亡，在主子收買下，大肆造謠，希圖分散反共人心，延長毛共集團於片刻。

筆者淪落大陸十二年，素知毛共伎倆，凡毛共要殺人，必托「群眾要求」，要成立「人民公社」，亦是「群眾要求」，要人民勒緊褲帶，節約糧食，也是「群眾要求」。幾乎毛共每一種殘民方案，都是「群眾要求」。其實那裏有群眾要求呢？群眾眞正要求的是自由，是吃飽肚子。毛共敢提出群眾要求嗎？祇是大陸同胞身在魔掌拑制下，有口難言。

想不到在自由地區，毛共大公、文匯兩報，平日專替毛共傳達謬論，尚不敢僞造謠言。走資報造謠，祇可天天「華盛頓航訊」。而「盤古」這班文氓，竟下流到詆譭在野忠貞人士，至為可鄙可憎。本人青春時節就是國民黨員，現在年逾六十，可以稱得起「舊」了，但我本人絕對反對與毛共談和。

我除有權利要求「盤古」主編人公佈那群提倡與毛共「談和」的「舊國民黨員」姓名外，還鄭重否認是在這「一群」之列。我對國家雖無職守，但氣節猶存。更深知毛澤東一生虛僞奸詐，毫無信義，豈可與那些無忠無信的漢奸「和談」？

寄語文氓，你們媚賊有你們的自由，不可造忠貞人士之謠，更希望正義人士，對造謠走狗，群起而攻，提出質問，揭穿毛共及其走狗的虛僞，公於世界人類，俾人人認識這班賤格文人的醜面目！

思華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香港慣演鬧劇
諸維心照不宣

萬人傑先生：

弟每日均要看「牛馬集」及其他先生大作為快。閱今晚報「冚賭疑有貪污巨波案情急轉直下，控方不提證據，三疑犯獲釋，逾二十萬現款等候、原主領回。」

又另「警方今午證實，通緝高級警官，曾涉嫌貪污，昨突然失踪。」

似此新聞，在今日香港，本不足道，但時在當「撲滅罪行運動」聲中，呼籲市民與政府警方合作。弟為一介小民，愚昧又無財勢，甚感懷疑，惟道白於親友，詢問意見，所得結果，均不約而同的「此為香港警方慣演首本名劇，惟心照不宣。」

因弟等小市民講歪講錯，恐會問吊，犯了彌天大罪，蚤蝨也要擔枷。故特上達費擾　先生一視弟函，（如不對有正義之人一說，如骨在喉，不吐不快。）

愚昧小市民陳華敬上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日）

拋售抵押股票圖利
銀行頭頭應予制裁

萬人傑先生：

拜讀六月五日星島晚報「牛馬集」裏的「大魚吃小魚」，內述一家大銀行的頭頭勾結兩名經紀，把放在銀行抵押借款的大批股票拋售，待淡市時補倉，獲利逾億。鄙人除了對先生的消息靈通及正義態度無限敬仰外，關於此種禍害全港大小股民的惡行，願提出下列意見與對策，希望大小股民有股票抵押給銀行的，一致採取行動，這樣可使作惡多端的銀行頭頭必定無法繼續施行其惡劣手段。同時，沒有了他們的投機倒把，落井下石，牛市必然指日可期。

一、股民要盡可能勿向銀行借欵，如已借有銀行欵項，勿以超額的股票押給銀行。

二、股民如已還清借欵，儘快取回抵押的股票，將股票轉入自己名下，為什麼將自己的財產讓別人持有呢？

三、股民要了解：股票押給銀行，銀行為股票之持有人，名義上已不屬於股民自己財產，如果再有廣東信託之類的事情發生，必定祇得回成數而已。

四、股票如果自己收藏，隨時可以出售，放在銀行裏，往往過戶較慢，如有送股，常常一、二月才有通知的。

五、每年以三、四十元租金租一保險箱收藏自己的股票，比較存在銀行安全得多，同時又可依時收到年報詳細參考。

六、這樣做，股民自己的命運該自己決定，不是由銀行頭頭支配。

鄙人不文，請將上述材料以先生生動之筆投入「牛馬集」或者加以修正，作為讀者來信發表，不勝感謝。

一股民上（六月七日）

辭職啓事

本人因工作關係，經於一九七二年十月辭去「萬人協會」執行委員及秘書職務，今後該會一切發展，概與本人無涉。

王錦洪（方程）啓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海外華僑青年回國就讀軍事學校須知

萬人傑先生：

時常閱讀貴雜誌，讀者的來書中，有很多熱血青年有意投軍報國，卻苦無門路。剛於日前接到一份，由於軍校只收男生，希望能轉載全文，讓更多海外男兒得以早日達成心願。

一讀者

（六月九日）

海外華僑青年回國就讀軍事學校須知

一、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因應海外華僑青年（以下簡稱僑生）申請回國就讀軍事學校之要求，特訂定本須知。

二、僑生申請回國報考軍事學校，必須為十七至廿二歲之未婚男性，並應具有高中畢業以上程度。

三、招收僑生之軍事學校，暫以海軍官校、空軍官校、空軍飛行學校、政工幹部學校為限。

四、僑生申請回國報考軍事學校，必須在台覓妥保證人（保證人必須為居住國內之軍公教人員或殷實之商家），塡具保證書送交本會核可，始予代辦入境手續。凡無法在國內覓妥保證人者，不得申請。（附保證書式樣）

五、僑生申請回國報考軍事學校時，應繳之證件如左：

㈠高中以上之畢業證書。

㈡僑居地醫院之健康合格證明文件（體格檢查表由僑委會依照各軍校規定製訂）。

㈢僑居身份證明文件（凡具有雙重國籍者，必須取銷當地國籍後，始可申請）。

㈣我國使領館或忠貞僑團推薦表（有邦交地區由使館辦理，無邦交地區由忠貞僑團辦理——附推薦表式樣）。

六、僑生申請返國就讀軍事學校，以參加每年六月間之軍事學校聯合招生考試為原則。（最遲應於六月初抵台）

七、僑生申請返國報考軍事學校，如獲錄取，入學時應另依照各軍事學校規定塡具入學志願書及保證書。如未獲錄取，應即返回僑居地，不得藉故留居國內。

八、僑生報考軍事學校，筆試成績計分方法，除數學、理化、外國文（以英文為主）照一般規定辦理外，國文、三民主義、史地各科，准照實得分數各加十分計算。

九、僑生考取軍事學校後，受訓期間，服裝、膳宿、圖書、文具、儀器等，概由學校供給，並按規定發給薪餉。

十、僑生考取軍事學校經錄取報到入學後，在校受訓期間，如因故中途淘汰（退學），自離校之日起，所有生活費用及其他一切事宜，均由在台保證人負責解決。如違犯校規，依照各校規定處理，如經開除，應由在台保證人負責遣送返回僑居地。

十一、僑生錄取入軍事學校後，因成績不及格中途淘汰者，如自願服役軍中，由國防部核予保送陸軍候補軍官班就讀。如因體格變化中途退學，擬自費轉讀普通院校者，由國防部核轉教育部分發適當學校就讀。如願返回僑居地者，由本會轉洽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核發出境證，並由在台保證人負責照顧其出境前之生活。

十二、僑生考取入軍事學校後，不得藉故中途自行退學，學習期滿畢業後，應遵照常備軍官服役十年，不得請求提前退役。

十三、在受訓期間，請假返僑居地省親時依照國防部所訂「軍事學校僑生出入境手續規定辦理」如藉故不返校者，除開除其學籍外，並向其保證人追償在校一切費用。

「萬協執委會議」記

馬天

六月二十一日，萬人協會於梅江飯店舉行執行委員及候補委員會議。自張仲仁先生接管會務後，出現了一個積極的局面。各執委依七時到達。萬會長報告最近到台灣辦國內版的情況，他說台灣不再發給刊物牌照，國內版必須尋求一份刊物代為相讓，不過恐怕不是短期內可辦好，若要每星期來來去去的話，那絕無可能。現在再行想辦法。

接着是張仲仁先生報告會務情形與商討事宜，他舉出十件事項，次第討論。

一、關於調查各會員方面，除卻荃灣外，其他地方均已訪問過。有幾位執委的熱誠令人肅然起敬，其中九龍方面，出力最多的是譚昇、江灝川、鄭秀堂、朱全等數位先生，他們拋下工作，日以繼夜，不辭勞苦，祇求達成任務，協會具有這種精神，何事不成？還有一位獨自肩承香港區訪問的楊聖林先生！

二、學術部舉行的首次座談會，已獲得良好的成績，岳騫先生所討論

的兩個重要問題，糾正了誰是眞正中國的看法，也消除了海外人對台灣國府安全問題的憂慮。

三、福利部進行籌備基金，辦理就業輔導，並聯絡陳挺拔先生所屬之「惠州十屬公會」協助在港的難胞找尋工作。

四、以後調整各部門工作人員，加強工作效率，例如胡養之先生從先前的醫療部調任學術部。

五、要求每位執委，對自己的部門工作及協會整體工作，用書面提出意見，作參考資料，好待推進會務。

六、海外聯誼部，必要向海外各地華僑多作聯繫，爭取各僑團的支持。現有李立本先生加入執委行列，將與佘雲義先生並肩推進海外工作。

七、與香港各僑團的聯絡工作，應交由公共關係部門進行。

八、執委不能參加每月例會者，應作如何取捨？執委們相繼發表談話，其中有以下兩點：

一、凡執委於每月例會缺席三次，即取消其執委資格。

二、萬人協會是愛好自由的人士所組合，因特別事情不能參加，而取消其資格的話，協會裏辦事的人一定越來越少。

最後一致裁定：凡執委無故缺席三次，即取消執委資格。筆者有一個粗淺的意見，當執委，爲衆人辦事，乃出於自願，發生不負責任的情形，必有原因存在，協會應致函詢問原故，須知協會與執委之間都要互相尊重，不能斷然取消其資格，此足以影響會務，對協會有害而無益。

「協會需要我做什麼事都盡力去做，我不求虛名」。棄左先生，斯言壯哉！年青人就有一股蠻勁。倘若，長者能夠以經驗供給後輩，活力加上老練，這是成功的開始。協會不可能在殯葬中辦事，也不可因循保守。

九、協會有責任保衛各執委的安全。萬會長發表意見云：「在六七年左仔暴動期間，當時滿地『菠蘿』，我照常上班下班，絲毫不感到危險，看來無此必要。」有些執委則認爲，在舉行會議，座談會或旅行時，協會可以臨時挑出些人，維持秩序；提高警覺，實屬非常重要。

十、辦理回國觀光團問題，希望會友如有意參加者，早日報名。

張先生報告完會務，再由陳定生先生報告財務，以往各會員未能交足會費，且沒有永久會所，每月需要租金支出，經費非常困難，希望各會員多些支持，並且會刊經費需要籌募，此話一出，遂有各執委熱心响應。

會後聚餐（聚餐費自上次大會決議每位十元），席間各執委都熱烈地自由討論，交換意見。本人非常幸運與岳騫先生同席，有幾個中國問題都得到他詳細解答，他告訴我，在南宋有位彭義斌，南明有個李定國，他們的忠心與壯烈，是集岳飛與文天祥爲一，但他們的事蹟與名字暗而不彰，歷史實在太不公平。將來要爲他們寫一本傳記，聽得我非常高興。我想，中國如果多一些李定國、彭義斌這樣偉大的人物，或像大公無私的孫中山先生，領導我們走到愛國與無私的世界，那多好！

歸途中，腦海起伏不定，中國人的劣根實在太多，又有誰來指出，誰來改過呢？中國人老是暮氣沉沉的，……。我想着想着。

（六月廿五日）

萬人協會 舉辦本年慶祝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啓事

本會籌辦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凡由一九七一年起加入本會的會員，均可報名參加，同時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

我們均受共黨迫害，流亡海外二十餘載，終日爲工作勞碌，藉此機會，可去台灣寶島享受一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自由空氣，政府會替你安排各種節日，歡迎海外僑胞回到自由祖國懷抱，共祝國慶，復可遊覽及實地觀看此反共基地的軍事設備及演習、文化教育、社會建設等等，而且還可會晤久別的同鄉故舊暢敍離別之情。能令你由頹廢的心情，轉變爲熾熱振奮堅強的反共意志，決不可放棄了一年一度的良好暢遊寶島機會。如欲參加者，請早來本會會所辦理登記手續。

一、報名日期：從即日起至八月二十日止。

二、出發日期：十月八日，全部旅程約十二天。

三、費用（包辦一切手續，及來回機票食宿等）約港幣一千一百。（非會員則約一千一百五十元）。

四、報名時先繳二百元，餘數在九月十日全部繳清。

五、若費用有所剩餘，全部撥作萬人協會基金。

六、報名時携帶身份證副本二張，最近照片（光面）二寸大十二張。

萬人協會啓　七月一日

會址：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三・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合訂本　一至二十冊已發售

「萬人雜誌」合訂本第一至二十冊（由第一期至第二〇〇期）已發售，優待讀者，不加收釘裝費，每冊六至十元，數量無多，欲購從速。

發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萬人雜誌社、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郵購可用郵票或劃線支票逕寄萬人雜誌社，酌加郵費。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別名 筆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省　縣	身份證號碼					
住址				電話			
興趣和專長		職業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學歷						二寸相片兩張	
審查部意見		會長意見					

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於劉翁侯武座中見于右老草書數幅嗜歎無已

林仲服

(一) 于公一幅兩三行，莽莽平原騁驪黃，想見神來不自禁，結髯捉筆頗難當。

(二) 威鳳在梧龍在淵，未嘗飛躍氣常先，馨香默祝太平日，此聲求之五百年。

(三) 劉公座上誦于詩，眉宇飛揚不自持，如遇劍南應抗手，倘逢工部亦驅馳。

(四) 人如其字字如詩，列子御風恍惚之，登上泰山欲小魯，聽於雅樂不吹篪。

(五) 一腔愛憤爲羣生，萬里波濤應未平，豈僅見書低首拜，頗思買紙向宣城。

喜得競餘十七日書報之

林仲服

年年歲歲去駸駸忽忽悠悠直到今朋舊投荒聲寂寂。江山入夢夜沉沉閉門獨坐惟形影隔檻相看只蟪岑爾謂蒹葭白露思伊人遠慰平生心。

仲服先生，有國學基礎，其作品是爲中國傳統詩文，自文學革命以來，學校教科書，廢棄五經四書及詩賦，而代以近代粗淺語體白話，修詞造句，冗長俚瑣，浪廢書寫之時間，虛耗讀者之目力。所謂「新文學家」，下筆千言，字多意少，「嗎呀底啊」，使人讀到頭昏，不知所云。新詩新文，滚鼓高山，確實不知其新在何處？對於簡練高雅之文字，則又妄指爲「舊文學」，似乎不屑觀之，五十年來，關於文學作品，好壞不分，是非顛倒，影響所及。一切事均是如此。最大損失，是白話聖人，教學生放棄古典文學，例如：「蒹葭，白露，伊人」。學生未讀詩經，即不知作何解釋，更不能領畧其味。

觀于右任先生字，七絕五首，是爲佳作，詩中古典，「驪黃」、「威鳳」、「劍南」、「工部」、「列子御風」、「泰山小魯」、「雅樂」、「吹篪」，新文學家，如不查辭源，即不明其意。如將以上古典優美之意，翻成白話、寫文、或寫詩，恐一千字，也說不淸楚，有典不用，其笨也哉。蓋做詩必須用典，其妙處，能字少而言多，符合詩之本質也，故不讀古書，無法寫出好詩。壇主。

重三和鎬澄詞長韻

褐翁黃中一

並呈座中修禊諸子

(一) 極目江天景，鶯歌紫陌長，北邙登孝子，南嶺禊詩人，笑捋浮杯飲，愁懸故里親。他鄉逢上巳，一詠一傷神！

(二) 蘭亭修禊日，我輩紀夏辰，花笑偏安局，時悲轉徙人，三軍仍在莒，六合已無親。同是南遷者，何能不愴神！

困龍吟

癸丑淸明有作　褐翁黃中一

桃花依舊春風，舉杯欲洒窮途淚，平原濁酒，爐峯倦客，日歸不易，搔首踟躕，仰天呼籲，葬身無地！由蛇吞巨象，鼠移重鼎，非撒謊，眞奇事。代有盛衰興替，大英雄，與人無異。聞鷄舞劍，渡江盟楫，浩然正氣。馳騁疆場，運籌帷幄，要憑剛毅。慨今朝少見，拯民水火，放翁垂涕。

黃先生詩詞均好，通俗易解，三不齋詩，是其傑作，經鄙人介紹向窩打老道，俊人書店去買，購者頗致好評，所望文學復興者，其在茲乎！壇主。

寄寶島友人

莊順祥

友人鍾陳二君爲鄙人昔年得力助手來港後志不能伸乃聯袂赴台歸隊旋獲公職近有來鴻因以寄答。

(一) 一水天涯眷若何，前塵回首彷南柯，運籌學府資憑重，佐政琴堂倚賴多，國步艱難同進退，征途甘苦各奔波，心聲兩處應尤共，盼切相携奏凱歌。

(二) 喜聞踏上自由疆，祖國溫情見溢洋，淺渚定知難蠖屈，長空畢竟好廻翔，匡時此際如君願，討賊他朝莫我忘，舊雨相逢煩致語，香江羈客倍思量。

莊先生宰殺鷄鴨，供應酒家茶樓，職苦而薪高，共黨所謂「人民服務」者，騙人之語調也，聞大陸同樣工作，每月三四十元而已，壇主。

越戰停火？

鄭六豐

(一) 日暮歌鐘斷續鳴，傳聞越局欲停爭。流離骨肉籌生計，寥落田園事墾耕。歸路不辭鴻爪印，舉烽未敢燕巢營？三番四次和平誤，直上雲宵是哭聲？

(二) 四方簽約又如何？萬語千言枉自多。片刻東風吹便破，一場夜雨倏收科。孩童沙上欣成塔，政客途中走下坡。和戰始終疏大計，詩人心事不輸他。

(三) 越國原來魚米鄉，狼牙虎口不相忘。毛朝假手親隣意，蘇帝居心唯物方。錯拜祖宗甘傀儡，自殘兄弟昧倫常。水深火熱山河血，總是極權鐵石腸。

(四) 湄公河上水粼粼，眼底何難別主賓。法日當初曾佔據，毛蘇自後每探津。心驚赤化東南亞，意厚青垂美國人。功首罪魁千古事，山虧一簣負前因！

香園辨影

鄭秀堂

闢創香園咬碎牙，陰霾籠罩減光華，輕浮倚附籬邊草，迷幻難眞霧裏花，顧影幾疑聲斷梗，聞聲還辨影滋芽，棄燕喜見菁長在，莫負春風沐百家。

懷人風雨夜

雪梨林康

(一) 風吹細雨過窗稜，句誦巴山慨感增，世亂興懷思故舊，宵深兀坐對孤燈，蕭蕭脫葉飛何處，淅淅淸聲睡未曾，搜斷廻腸成有寄，掀簾悄向夜光凝。

(二) 移燈掩卷夢遲遲，滴滴冷冷意馬馳，踏足金山逢抗日，躋身黨報助搖旗，聯床話雨思雛鳳，伏櫪嘶風老駑羸，電迫雷鳴雲湧動，悠然待旦沐朝曦。

林康先生來稿，書法最佳，足證少年時曾經用功，而是書香門第。壇主。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二九八 新1 期）

五十年如一日！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二九八期(新1)目錄·

「萬人雜誌」啓事

「萬人雜誌」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迄今瞬將六載。這六年間我們以不穩固的經濟基礎，奮力苦撐，從未脫期，每逢星期四必可以買到「萬人雜誌」。但六年間人事滄桑，我們的陣營無可否認的日漸減弱。首先是馬森亮先生移民美國；前年張贛萍先生以公私交猝，心臟病陡發辭世；前編輯葉觀基先生因商務繁重，無暇兼理；也有幾位台柱作家以健康及種種關係，未能按期執筆，致使「萬人雜誌」比前褪色。現我們決定增加新血，振作起來，在組織上、人事上加以變更。以往的「萬人雜誌有限公司」予以結束，今後一切業務，由「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管理，內容力求刷新，立場保持不變，發揮更堅強的反共力量。售價方面，紙價雖已由每令二十五元漲到四十多元，我們決暫維原狀，每本仍售一元，直到支持不來，再考慮稍增讀者負担。到二九七期仍爲「萬人雜誌」，二九八期（即新第一期）改爲「萬人(雜誌)週刊」。希望愛護本刊讀者，仍本過去熱情，給我們大力支持，共同爲人類自由而奮鬭！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二九八期(新1)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七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利用章士釗搞「死人統戰」

五月下旬中共「慷人民之慨」派專機把「三朝元老」章士釗送到香港來「探親」。五月廿五日中共「新華社」發佈消息說：「廿四日，周恩來總理曾看望了章士釗先生」。在同一消息中還說：中共對外統戰的一些中下級頭目，如廖承志、喬冠華、羅青長、劉友法等曾「前往機場送行」。本來，此無「行」之「老」來港為了治病，加上「探」視他「親」愛的三姨太太，然中共卻利用這個機會製造一種「和談」的空氣，好像是章老頭子此行是為了與中華民國當局進行「和談」，而現在卻由事實證明，章士釗是來「送死」，不過，因他白吃了中共這麼多年的閒飯，所以，在他死前和死後還加以利用一番。

所謂「和談」，只是中共表演的一個戲法，它也知道中華民國的基本國策是反共復國，根本不理睬這件事的，但它為什麼又接二連三地表演下去呢？其目的非常明鮮，那就是企圖欺騙少數不明中共暴政眞相的海外華僑。

日前香港「文滙報」和「大公報」上刊出的章士釗「治喪委員會」名單和送花圈的人士中，不僅充滿「政治」氣味，更似有一種「團結」的局面。不過那是「契女政治」和「送殯團結」，對於挖空心思進行「死人統戰」的中共來說，眞是做到了不管死的活的，反正凡能利用的都加以利用。從這裏可以充份看出，中共搞的這幕醜劇的卑鄙與無恥。

「大傍友」死「黨辦喪事」

章老頭子是個「大傍友」，當然拍馬功夫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他眞有兩手，連自視「一代天驕」的毛澤東都給他拍得暈酡酡地。章某人說「居然吾郡成豐沛」，還在「柳文指要」跋中說什麼「毛澤東選集成為唯一典型，君師合一，言出為經」，這簡直是把他的同鄉毛「老細」捧成了「德配三皇，功高五帝」的「皇帝陛下」。本來老毛是個皇帝癮大過紙烟癮的梟雄，他寧可連續屠殺「吃一個鍋裏飯」的「親密戰友」，但卻少不了章士釗和郭沫若一類「文侍之臣」。章死對毛來說是一大損失。一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的章士釗死在香港，由「大公報」治喪最適合，因為今天費彝民在香港左派圈子裏的身份和章老頭子在北平的身份差不多，但卻公開登報章某的「治喪處」是「新華社香港分社」。

「新華社」於文革前屬「國務院」，但現在已劃歸中共中央屬於江青旗下的一個單位。章某的歷史，說他是個中共御用的「民主人士」都非常勉強，但他一死竟由「黨辦喪事」。從這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老毛對人對事只憑意氣，根本不講「原則」，如果章某死而有知，倒應該說老毛「英明」、「偉大」，然對於中共黨內的活人，特別是「革命」半生被整的老幹部，眞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骨灰「還京」還有一場戲

迨以連貫為首的「奉送骨灰代表團」把章老頭子骨灰「捧」到北平後，必在平郊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一次追悼會，如果估計不錯的話，這個追悼會必由無恥降將傅作義扮演投降二十多年來從沒有這麼「重要」的一個角色。

七月一日，周恩來、朱德、傅作義和中共「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政協全國委員會」、「中共中央統戰部」同時「來電致唁章士釗先生逝世」。這已顯出傅作義的「重要」。

其實七封唁電內容完全一樣，一是說章「熱愛毛主席，擁護共產黨」，二是說他為「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貢獻了力量。

日後開追悼會時，極有可能由傅作義一類的統戰工具，再重複一遍上述電報中所說的廢話。其實，在大陸上根本就沒有不「熱愛毛主席，擁護共產黨」的自由，至少在口頭上非這麼說不可。

說起來，中共的統戰活動眞是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從章士釗離北平到骨灰「還京」，是一幕徹頭徹尾的統戰醜劇，不過中共也太下作了，抓不到活人竟利用死人以至骨灰！

新聞以外

除下解放裝脫掉幹部帽
江青改穿中庸裝是否轉性？

萬人傑

江青的打扮一向不男不女，這回在美國籃球員面前，突以中庸裝攜手提包出現，使外國記者驚愕萬分。有人以為江青轉性，記得當年她在王光美出國時，大罵奇裝異服；現在她比王光美更進一步，如非轉性，那會如此？老萬認為：江青轉性是好事，今後她分神扮靚，便沒工夫再搞風搞雨了。

老萬遠行・雜誌改革

老萬七月中旬有美國之行，對有時間性限制的「新聞以外」專欄，不能預先執筆。事實上行前百務交集，也不可能預寫六篇每篇五千字的「新聞以外」，因此，只好又請「自由客」兄客串了。

過去在老萬赴台期間，自由客兄已替老萬頂了多期，他手上資料豐富，寫作技巧比老萬高明，對本刊讀者早已留下相當好印象，今回老萬離港六週，除了他，也沒法找到第二個筆伯。

老萬這次遠行，適在「萬人雜誌」改組之時，其實很不放心，不過老板給予的假期不能改，而老萬又有很多私務要辦，只好勞駕幾位朋友幫忙，大家分擔一點責任。幸而我們的雜誌辦了六七年，雖然一向人手不足，一切究竟已上軌道，老萬暫離職守，各部門工作相信不致發生問題。

「萬人雜誌」改組理由，在「啓事」中已予說明白，我們要吸收更多新血，使這本立場不變的雜誌能發揮更大影響力，尤其對年青一代，我們要負起更大責任，讓他們明辨是非，讓他們分別出好與壞，讓他們不受市面充斥的新左派刊物毒化了意志。老萬願保證：改革後的「萬人雜誌週刊」不但不會變質，且比前更堅強、更具戰鬬性。

中共本質・並無改變

自從中共進入聯合國，在外表看，似乎有很大改變，諸如推動「乒乓外交」，不但不會再鬧出文革時期代辦處職員拿垃圾桶、掃把和英國人打架那種笑話；甚至第一號敵人美帝紙老虎也大拍肩膀。中共內部也似乎有了一反以往作風的改革。比方，被鬬倒的大小「黑幫」，都獲「解放」，連鄧小平這大頭頭也恢復活動，其他財經、外交幹部，都一一復活。



姚文元（中）訪問阿爾巴尼亞，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回到北平，江青（左）迎於機場。那時的江青和「男人」有何分別？但今天的江青，卻百分之百是「女人」了。

尼克遜訪問大陸後，共幹與民間掀起一陣學習英文熱。今天的中共，和文革時期的中共，作風有了一百八十度轉變，因此有人以為，中共已向西方「妥協」，走向「共存」的路子；加以近來大放「和平」謠言，使到人們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國、共眞可能「携手」，而使中國獲致「和平統一」。連部份知識分子也有這想法，只有對中共有眞正認識的人，才知中共實質上並無改變，態度的緩和，以及所採取笑臉政策，無非適應環境。

目前對中共威脅最大的不是年年高喊反攻大陸的台灣國民政府；而是陳兵數十萬於邊境的北極熊蘇聯。國民政府雖廿多年來整軍經武，但限於人力物力，六十萬大軍只可以守，不可以攻。蘇聯國力強大，現代化武器發展迅速，確有進攻中國大陸的能力。

迫得向美・靠近一步

中共跟美帝「化敵為友」，誰都知道目的在對付蘇聯，因而蘇聯有「勾結美帝，對抗蘇聯」的指責。其實，蘇聯何嘗不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而且，他們跟美帝的「勾結」，似乎比中共還緊密。最近蘇聯和美國簽訂的協定，對中共心理上威脅甚大。看來，尼克遜把這兩個共產大國操縱得相當成功，利用他們間的矛

盾，增加了美國左右的力量，確是「高橋」！

目前的表現，中蘇共競向美國拉攏，美國也因此處於更重要地位；如果尼克遜不是因水門事件受到困擾，相信會應付得更精彩。

中共派黃鎭去見他，他很客氣，其實，高棉問題不過是陪襯，中共主要想知道美國和蘇聯間究竟還有什麼「秘密」協議。尼克遜當然會對黃鎭說：「請你們毛主席、周總理放心好了，我沒做過什麼對不起你們的事。」但這保證未能使毛、周安心，爲了抵消蘇聯的這一「成就」，很可能又要向美國靠近一步。

有人認爲，最近到北平訪問的全美大學明星籃球隊忽然受到江青接待，正是中共對美國靠近一步的表現。這說法並沒有根據的揣測之詞，事實上情形確有點特殊。

江青轉性・穿中庸裝

近兩年來，到中國大陸訪問的美國文化、體育團體不少，但大都受中共「國務院」招待，江青極少跟他們打交道。這次，她不但破例親自招待美國明星籃球隊，還穿上中庸裝，挽了手提包，客客氣氣的和每一位球員寒喧致候；並對他們的領隊表示：在他們到達前幾天，她曾親到他們的宿舍和練球的場地視察過，作備極關懷之狀。這情形，確實極不尋常。

江青一向被認爲是中共的「極左派」，極左派是反對與資本主義國家妥協的，她的主張與周恩來的「溫和派」不能融洽，可是卻突然在美國籃球員面前演出這一齣戲，使外國記者驚訝之餘，認爲是「極左派」與「溫和派」終於取得一致意見，共同走上對美修好的道路。

更使人不能忽畧的是，對江青這次的「演出」，新華社、人民日報、北平電台都作了大加渲染的報導，足見江青退出水銀燈生活後，這次演的戲，實含有政治意義。

在文革期間，江青經常露面，從照片及新聞片中所見，她總是身穿解放裝，頭戴幹部帽，她的樣子本來就沒有半點女人味道，穿上中庸服裝，更加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尼克遜訪大陸時，上演「紅色娘子軍」，她也到場，衣着頭髮全與男人無異。

全心扮靚・值得鼓勵

可是，今天她竟向資本主義的玩意投降，穿着西方「時裝」，可惜報上未見過這張照片，相信時裝會把她顯得女性化一點，她女性化會對江、周間的奪權鬬爭產生和緩作用。在人們的感覺上，女性在政治上活動是受到限制的，如果她經常穿中性衣服，很容易令人忘記她的性別。

文革時期，江青曾大力抨擊當年王光美出國時的打扮；今天，江青在美國球員面前的打扮，相信要比當年的王光美時髦得多，可是誰會來抨擊她？平心而論，從面貌體態上看，王光美都比江青勝一籌，儘管她穿中庸裝，除了毛澤東，不會有其他人「暈其大浪」吧？

如果江青穿過中庸裝後，覺得比解放裝舒適漂亮，也許會進一步穿「露背裝」「露臍裝」，或者穿貼肉的背心，下配一條羅傘褲，水松厚底鞋，那時，毛主席一定更會覺得眼光一新，幾疑枕邊換了別人。

以老萬個人見解，不但不反對江青同志穿中庸裝，且十分値得鼓勵。當一個女人把精神花在扮靚方面，就不會有精神去做搞風搞雨的事情，對政治鬬爭的興趣，必大爲減少。如果法國大使能經常送她一兩本時裝雜誌，她的興趣會更濃，不知不覺間走向「溫和派」也說不定。

恢復人性・應是好事

過去，香港人把舊衣服寄回大陸，送給衣不蔽體的親人，其中很大部分被打回頭，理由是「奇裝異服」；也有過一個時期，香港人回大陸，衣着受限制，男人穿尖嘴鞋，即所謂「辣椒鞋」是不准許的。雖然這種鞋在大陸皮鞋公司也有得出售，在大陸卻被禁穿，着實使人莫名其妙！

現在，江青改裝了，不知以前被目爲「奇裝異服」的香港人剩餘物資能不能順利通過？希望這次江青同志的改裝對老百姓有示範作用，不要像大陸皮鞋店那樣，外銷內銷完全兩回事。如果江青自己穿「時裝」，卻要老百姓穿解放裝，那就太不公平了。據說東歐許多共產國家的女孩子都穿得很漂亮，海灘上常常見到三點式泳衣的女郎，迷你裙小姐到處亮相。一來時髦，二來省布料，少配些布，反而受到年青女孩子歡迎，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雖然有些報紙專欄作家拿江青的中庸裝嘻笑怒罵一番，老萬認爲這是好事不是壞事。人性是愛美的，現在江青也愛美，表示她已恢復人性。將來如果毛澤東培植她做繼承人成功，有一天她騎在人民頭上，當然也是有人性好過沒有人性。



陪同尼克遜看「紅色娘子軍」時的江青，還是解放裝打扮大衣，頭髮短短，絕無「女人」味；如果尼克遜有機會再到北到江青，一定驚異她前後判若兩人。

逃港知青・唯物與理想

柳以青

從羽人圭所發表的「過河卒種種」的長文來看，起碼，我們得分清逃港的大陸青年卻是有着不同理想和背景的。基本上他們都是不滿意大陸共產式的生活。

然而，當他們到達香港之後，逐漸地也對香港式的生活，感到很難適應，於是，便想海闊天空地到外國去，以便永遠逃離中共的掌握。

協助逃亡知青的政策

從羽人圭的文章中知道：很多逃港的青年，爲了生活，或是爲了繼續升學，卻得到香港的很多機構給予協助，特別是中國文化協會等。然而，他們似乎逐漸地在埋怨着：有時右派的報紙，把他們做成了政治宣傳的工具，像一二三自由日的公開聲明和簽名，似乎是違反了他們的自由意志，而竟有了自己的名字在公開宣言的尾端，最重要的是：怕這名字的公佈會危害他們在大陸家人。

羽人圭說：「香港右報，逢時逢節，總要發表一兩篇反共宣言，再在宣言下附上長長一串逃港青年的簽名。其實，這往往是一個政治騙局。因爲，起碼有八成以上的逃港青年並未在這用自己名義發表的宣言上簽名，其中很多人甚至從不看右報，根本不知道自己成了慷慨罵賊的『反共義士』。例如今年的自由節，筆者在香港×報上讀到一篇逃港青年的反共宣言，其中有很多在這宣言上簽了名的人，是筆者的老友。筆者拿着宣言逐家訪問這些老友，他們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反共義士』。於是人人破口大罵。『用我們的名義發宣言，爲什麼事先不徵求我們的意見？』『把我們的名字一登，可害死了我們在大陸的父母兄弟！』……」

我不清楚逃港青年的名字是不是被利用，違反了他們一些人的自由意志。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分清楚：反共是一回事，反共宣言是另一回事。對於逃港的大陸青年，我以爲：只要他們需要，就給予他們協助，不必一定要求他們要做些什麼，除非他們是出自自願的。

因爲在偌多的逃港大陸青年中，有的卻是反毛又反共的；有的卻只是反毛不反共的。有的則更是只爲了自我的享受，而逃來香港的，並不了解何以在大陸的生活是那麼的窮困和不足。

因此，在協助逃港大陸青年的方案中，必先對之有更深一層的了解，然後才能有效地加以協助的。否則的話，總會產生很多不必要的誤會。

從羽人圭所列舉的例子來看，似乎就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極端的個人主義表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羽人圭筆下的成功人物或是墮落人物。

羽人圭自己，可以說是個人成功例子的典型。他說：「記得筆者在太古船塢學燒銲時，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苦、叫累、叫髒。在工友小休或茶發時，筆者就去檢些爛鐵，蹲在一旁拚命苦練。……在那些日子裏，筆者全身被鋼水燙滿大大小小的水泡，滿頭滿臉都是油污銹污，髒得像灶間的花貓。晚上回家，腿痛腰酸還在其次，最難受的是一雙眼被電弧的強光刺得又紅又腫，痛得睡不了覺，必須一晚幾十次地用冷水把毛巾浸透，再覆蓋在眼皮上。……三個月後，筆者完全掌握了各種複雜的銲接技術，無論是平銲、橫銲、豎銲、過頭銲，都達到上佳水準。筆者即跳槽到另一家唐人船廠當師傅，每天工資卅元，比學徒的薪金多了三倍半。不久，關師傅也跳槽出來，和筆者在同一間船廠工作。對於筆者的各種操作技術，關師傅忍不住大加稱讚。……筆者笑着問：『現在你明白我學師時埋頭苦幹是什麼希圖了吧？』」（南北極，卅六期，頁15至16）

羽人圭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只在尋求薪金的多少上而努力不懈。可是，他卻忽略了在大陸即使努力不懈，會不會有出頭的一日呢？成份卻是一個很大的難關；政治學習又是一種阻礙。同時，自己的勞力所應得的卻又被「國家」剝削了。自己薪金高低是小事；大陸的政策卻是原則的大事。羽人圭似乎不能不深入的思索一下。爲自己，也爲了大陸的成千成億的同胞。

過河卒的成功例子之一

第二個成功的例子，是一位姓黃的過河卒。

「黃君在大陸唸俄文，英文僅識ABC，來港後，不但考入珠海書院數學系，而且每學期成績都全系第一，享有免交學費的特權。二年後，他參加香港美國領使館的外國留學生英語考試，竟給他拿到了五百多分，比許多唸番書的香港中七生還高分。有人問他是用什麼方法僅兩年就突破英文大關的，他說：

『我每天清晨六時起床，凌晨一時才上床，一天念書十七小時以上，我強迫自

己聽英文電台，看英文報紙，厚着臉皮和外國人交談，一天記一百單字，天天如是，兩年如一日。』……『為什麼你能下這麼大的決心？』『從小我就立志要當一個數學家，但在大陸，毛澤東不允許我實現自己的抱負。來港後，很多人瞧不起我們，罵我們是刺蝟青年，罵我們是人渣。我要做出些成績，讓毛澤東和那些瞧不起我們的人看看。不僅為了我自己，也為了所有的過河卒，我拚着把自己的身體搞垮也要爭回這口氣！』」（同上，頁16）

黃姓青年就比較了解何以他要努力不懈的目的。同時，也會知道，何以在大陸時他不能發揮他的天才。

雖然，羽人圭對姓委的老友，投向基督教作傳道員的那行，不怎樣贊成，但，我卻與羽人圭君的看法不同。羽人圭君用了很尖酸的口吻形容說：「我忽然替他可惜，既有這樣的演技，何以不投身電影界？記得在公社學毛著積極分子大會上，老委也發表過一篇和現在十分近似的演講，感動得全場積極分子熱淚盈眶。所不同的，不過是把鬬私批修換成逃亡奉教，把毛澤東換成主耶穌而已。」（同上，17頁）

首先，我覺得羽人圭君深受共產無神主義的宣傳太深，而到現在還不能接受信仰自由的人權。同時，甚受唯物主義的影響，看什麼事物，都很難脫離唯物論的窠臼。這可以說是這一代的大陸青年們，在不知不覺中所受的思想毒害，該是多麼的深沉了。

因此，我也就想起了：何以「過河卒」們總是埋怨着香港人士們對他們不能普遍視之的原因，這原因，決不能都歸咎到香港的中國人身上，逃亡的大陸青年，似乎也該自身加以反省反省才對。

無怪乎「一讀者」在拜讀了羽人圭的「過河卒種種」之後，寫出了他的觀感，刊於南北極第三十七期：

「我想，凡是關心時事的香港人，對中國大陸動態以及與本港有着密切關係的種種事情，例如內地逃港難民的動機和原因的報導文章，一定會感到很大的興趣。根據一般的統計，年來逃港難民，以知識青年居多，這無疑說明了：大陸知識青年，對他們所處的環境，已積極的提出了抗議。這種現象的確是我們時代的大問題，是值得我們去多加了解和認識的。拜讀了貴刊卅六期羽人圭君的『過河卒種種』，使我又加深了對逃港青年的各種認識，特別是他們到港後，在思想和行動上的趨向和轉變。無可否認，人性本身就滲有多少獸性，更何況是受了長期禁錮而一旦得到擺脫呢！……難怪他們就像一隻隻脫了韁的野馬。逃港青年在思想方法上，可能會比一般香港青年強，這是他們一直都受到思想上訓練的緣故；同時，他們的克苦精神也頗值得學習。但是，如果他們把已有的優點，完全投資到如何變成一個純粹的『香港人』，那就未免有點不妥了。在『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情形下，可能轉變成比『香港人』更圓滑、世故、奸狡、可怕……。這雖是個人的自由，但可慮的一面是可以想像的。」

集體・個體・封閉・開放

羽人圭也舉出了幾個他認為墮落的例子，像拿了第一期工資者就到九龍城看小電影；人人都想做老闆，再也不會覺得剝削是件可恥的事；又有財迷心竅的想去打劫，加入黑社會，或是到台灣撈油水等等。這些，我不想在這裏再次提出。原因是：從大陸逃亡偌多的青年中，必然有很多好的表現，同時，也不可避免有壞的表現。但是，我卻以為這純是由於個人自由抉擇時，所產生的運用偏差而已。

大陸是一個集體化，被控制的封閉社會；而香港卻是一個個體化，自由的開放社會。在大陸，不准有個人和自由，可是，一旦逃亡的大陸青年到達香港後，所面臨的卻是個體化，自由化的開放政策，如何來自處、自擇的問題。

在香港的這種社會裏，使得「過河卒」才真正的體會到人的生活。由於各種各式的生活是憑了自己的選擇，所以好壞與否，只有自己來負責。因此，我以為：協助逃港的青年，首先該是如何訓練他們在這自由社會中，如何了解、認識和生活。

否則的話，雖然羽人圭君所稱：「逃港知青是拋棄了共產主義世界觀和信仰的中國青年學生，為了尋求新思想、新出路的一種鬬爭形式」，然而，卻在「追求新思想、新出路的鬬爭形式」中，都陷於個人的個體主義了。這方面，並沒有什麼「新的」可言。或恐更是自由社會中一向流行的思想和出路而已。

因此，我卻奉勸逃港青年們組織起來，除了在個人的生活上，走了不同的路向，然而，在總體來說，可以討論一下：什麼是「拋棄了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信仰」？什麼該是「尋求新思想、新出路的一種鬬爭形式」？在香港這個自由言論的天地裏，吐露出逃港知青的共同心聲，特別是對將來國家、民族、政權等等的希望，相信是對整個中國人和中國有大貢獻的。

我不反對逃港知青變成「反共義士」，大談大陸的被壓迫，被控制的大陸同胞的苦況，以宣佈於海外的中國人們知悉。同時，我也歡迎逃港大陸青年，大談一些他們認為大陸的某些政策是好的的一面。也讓海外的中國人士們知道：中共統治後有那些可取的地方。起碼，這對我們「認識中國」上，有着很大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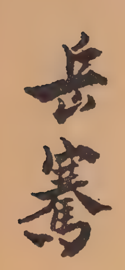
我曾經遇到不少的逃港知青，同時，也和他們攀談過。他們在談話的終結之前，都告訴我：大陸不啻是一個敢怒不敢言的世界，遲早有一日這種蘊藏在內心的恨憤，一發而不可收拾的，不信的話，等着瞧吧！

這方面我所能了解的是：何以中共的嚴密的組織，大力地用於大陸的各地區、各階層。其基本目的就是盡量利用這種控制，去壓抑大陸人民的極端不滿，是耶，非耶，我還得有待於更多的逃港知青們加以證實了。

事實上，身在自由土地的逃港知青們，一定應該要多為國家前途，民族前途着想。否則的話，如果只是為了個人的出路而冒死逃亡的話，這價值就比較小得多了。不是嗎？



由章士釗之死想到的



一個九十三歲的老人，生前被利用造謠，死後還不肯放過，可見毛幫統戰分子之無恥、無心肝。

章行嚴（士釗）老先生於七月一日壽終香港，享年九十三歲（按章氏生於光緒七年辛巳，西曆一八八一，長毛澤東十二歲，依中國算法應爲九十三），一個人活到了九十三歲才死，正是福壽全歸，尤其是能死在自由世界，更是行老積德所致，本無可哀之處。但是，行老生前被毛幫利用爲謠言（不是統戰）工具，死後北平那一羣大頭目打來唁電，還再三說到行老爲「祖國」統一的貢獻，一若行老每次南來，尤其是最後這一次眞是搞和談，而且搞得有了眉目似的，毛幫之無恥，之可怕（不論個人與體團，最可怕的就是不要臉）在此。筆者所以從來反對所謂和談，認爲鳥獸之不能同羣者，此是主要原因。

人人皆說共產黨宣傳手法厲害，此話自是不錯，毛幫所以能竊據大陸，基本得力在嘴吧與筆，槍桿子只是因人成事。但共產黨的宣傳魔術，看多了，也就懂了，覺得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看見這次北平一羣大頭目死賴活賴硬賴着行老是來搞和談，不由得想起一件舊事。

大概是一九五六年底至一九五七年初，毛幫突然在本港大造和談謠言，大搞統戰活動。開始先由幾間左報發動，兩間正牌日報，還較有分寸，最活躍的是那間在左報中銷路最多的晚報，同一份由娛樂報改爲政治報的外圍左日報，不但拚命造和談的話，而且對蔣總統稱呼也改了，口口聲聲稱蔣公，那間外圍日報編者更代蔣公立言，認爲蔣公內心實在想和，但必須中共（這間外圍左報爲了僞裝中立，當時尚不敢稱毛幫爲中國）先伸出手來。這篇怪論，被一位朋友罵爲「蛔蟲編輯」，否則他何以連蔣公心裏想的事都會知道。

至於那份晚報就更妙了，可能因爲在報紙上自說自話得多了，自己也覺得乏味，就改變方式想找點眞實材料，於是就找到了左舜生先生。

左先生住在鑽石山，是一幢兩層樓房地下，住址人所共知，這兩位「左記」按址找到，一按門鈴，左師母出來應門。若在平時，有人按鈴，左師母一定不問識不識，一律拉開門請進，因爲左先生沒有錢，不怕搶，沒有仇人，不怕暗殺，所以門雖關而常開。但是這次左師母拉開門一看來的兩人賊眉賊眼，實在不像好人，就問一句：「貴姓？」這兩位左記可能由於行情不熟，當時如果胡扯一個名字，最好說我是某某書院學生，聽左先生的課，有事來請教。左師母也就開門讓他們進了。誰知他兩人恭而敬之掏出名片雙手奉上，左師母一看印的官銜是左晚報記者，當時嚇住了，趕快把門關上，回到房內交給左先生，低聲說「就說你不在家好了。」

左先生萬萬沒有想到「左記」會找到他的頭上，恐怕要說不在家他明天又來了，當時大聲說道：「你告訴他們，左先生在家，就是不見他們，把名片交他們帶回，不要弄髒了我的書房。」如此這般把兩個左記轟走了。

讀者諸公一定以爲這件事一了百了吧，誰知妙事還在後面。第二天這間左晚報居然刋出了一篇「訪問記」，大字標題青年黨某元老也贊成和談，上面雖然未提左先生名字，但說明與毛澤東同鄉至好，誰一看都明白是指的左先生，「訪問記」中特別提到某元老說勝利後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時，就主張和平解決，共產黨很有誠意，是國民黨不肯。

我看到這份報紙又驚又笑，當時就趕到左先生家中詢問是怎麼回事。進了房看見「老太爺」幾乎氣瘋了，臉色鐵青，一言不發。我坐下之後，左先生問道：「你看見左晚報了。」

我點點頭：「看到了。」

左先生問道：「你以爲是怎麼回事？」

我笑道：「全部造謠，左記如果不造謠，要等他們投奔自由之後，不過，你老人家不該同他們談話，給他留下造謠機會。」

左先生一拍桌子：「誰同他們談過話。」

我當時大爲愕然，左師母過來笑着將昨天上午的鬧劇重述一遍，我聽到最後不由得捧腹大笑。

左先生正色說道：「你知道我同共產黨高級人物全部認識，只是交情有淺深，但就我所知，不論毛澤東、周恩來，甚至陳紹禹、秦邦憲都還不至於如此，這一代的共產黨人怎會墮落到這個地步。」

我笑道：「這叫做黃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了。不過他們造謠技術也很低能，譬如你老人家就未參加政治協商會議。」

左先生笑道：「左報應該請你去當記者，造謠也要讀點書才成。那次政治協商會議，我明知道商不出任何結果，所以拒絕出席，但這間左報從記者到編輯皆無此常識，望門造謠，造出了漏洞。」

停了幾分鐘，左先生抽了一支烟後，說道：「這件事我要採取行動。」

我當時又爲之愕然，勸道：「採什麼行動，只當被狗咬一口算了，我們在香港同左派鬬了七八年，從來還沒有打過官司。」

左先生笑道：「你誤會了，我那有錢同他們打官司，我只是要發表一項聲明，說明此事經過，不僅爲了避免反共人士的誤會，同時也替我的老朋友毛澤東教訓他手下這批敗類，下次不可如此，雖然當了共產黨，畢竟還是人，是人就要守着作人的起碼準則，怎可這樣無耻。」

隔一日，左先生的聲明果然在自由報紙上發表了，於是全港皆流傳了左報「望門造謠」的笑話。

但毛幫活動並未因此中止。一九五六年的十月一日，毛幫在港統戰人員邀了一批過去被毛幫視爲階級敵人，甚至在港作反共活動的人去北平參加國慶，其中有一位桂系風流小生程×遠。據說這批人回來之後，統戰部交他們一項任務，爭取在港軍政大員回大陸，並且訂出賞格，最高的是北伐抗日鐵軍老將，與剿共抗日的長勝將軍關西大漢，任何人能把這兩位將軍勸同大陸，給予獎金三十萬。至於左先生，聽說賞格是五萬。這位風流小生不敢進（也進不去）鐵軍老將軍的門，關西將軍他不熟，只得放棄了三十萬的奢望，不得已求其次先打算賺五萬，於是去拜候左先生，這次倒是進去了。左先生心平和氣的同他談天，並問候徐特立與董必武的近況，徐特立是左先生在參政會同事八年，年齡長左先生十歲，所以左先生提到這兩人，無論何時何地皆呼徐先生，董必老。

小生看見左先生態度如此謙和，更以爲得米，就進一步說毛「主席」很懷念左先生，左先生笑說：「四十幾年老朋友了，我也很懷念他。」

小生又說：「左先生上海寓所絲毫未動，所有書籍均派有專人保管。」

左先生說道：「那倒不必了，我在海外又陸續買了許多書，上海的書對我已沒有用處，你告訴他們捐給圖書館好了。」

小生於是轉入正題，說道：「毛主席很希望左先生回去看看，願意在國內長住最好，願在香港住也可以，國家對左先生自有適當照顧。」

左先生聽了這段忍不住了，微笑說道：「×遠兄，你知道我同毛潤之是少年朋友，過去在一起無話不談，我要出賣自己，何必找個經紀，我多賺幾萬不好嗎？」

小生頓時張口結舌，面紅耳赤。

左先生緩緩說道：「你回去見到董必老，毛潤之，周恩來都替我致意，就說左某人在海外寧可餓死，也不會去共產黨手下討生活，因爲那種生活生不如死。」說過就起身送客，小生狼狽而退。此路不通，最後終於找上他的老長官，把那個老實人送去魔窟折磨死，不過，小生自己也出不來了，過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也算是報應昭彰，害人自害，且不談他。

關於那次毛幫用盡吃奶力氣搞統戰，要促成和談，在當時海外反共人士皆無特殊感覺，認爲是毛幫一貫手法。事隔多年，才明白毛幫從那時起開始同俄方決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一顆人看透蘇俄要對他們下毒手，本身又無抵抗力，在當時尚不能轉變到向美帝投降，唯一希望就是把中國人團結一起，如同七七抗戰前夕，養成全國敵愾同仇心理，一遇外敵侵略，全國人民一致起來應戰，爲毛澤東拚命。

由於毛澤東打了這個算盤，所以希望舉行和談，誘使中國政府投降，對內就發起大鳴大放，藉以發洩知識分子不平之氣，誰知兩件事皆走火入魔，和談事根本無從談起，章行老也來了兩趟香港，對台灣並未能進行統戰，卻被吳季玉把他在烟榻談話的錄音送去台北，提供了許多大陸珍貴資料。

大鳴大放的結果變成了全國大騷動，漢陽一中教師王建國領導了一次新武昌起義，差點把毛幫統治推翻，毛澤東眼見大事不好，一變臉說大鳴大放是預設的陽謀，將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定爲「右派」，送入勞改營，又因中國政府不理和談，發動了砲轟金門，結果如何？毛澤東從「政府主席」的寶座上跌下來，讓位劉少奇，伏下今日動亂的根源。

一個魔術師無論手法如何高明，總離不掉一張毯子，共產黨陪笑臉，說好話時，一定是內部困難達到極點，迫使它不得不到處磕頭求救，求救於美帝、日敵，雖然可以壯大聲勢，但仍不能解決問題，最後戲法變來變去又變回原路，只有解決了在台北的中國政府，毛幫始終高枕無憂。於是戲法又環繞這一點來變，可惜能用的材料太少，一個九十三歲的老人，生前被利用造謠，死後還不肯放過，毛幫頭目之無耻，無心肝，可見一斑。

最可笑的是章老先生治喪委員會拉攏了港澳名流一百四十人之多，這批治喪委員中，眞正屬於工人的就筆者所知只有楊光與陳耀材，最多應不超過五人，是毛幫的基本羣衆何在？此不可解者一。全體委員的家財若加在一起，應不少於美金十億，所有有錢人全是大商人，而毛幫統治下壓根沒有商人這個階級，商人是共產黨必欲消滅的對象，而今天在港澳支持共產的竟是商人，此不可解者二。

世間不可解的太多了，但沒有此時此地所發生的事再使人迷惑了。

罪惡與風氣

繆山

病源

罪惡影響社會風氣，同樣，風氣也會影響社會罪惡，兩者可說是互為因果，故在撲滅罪惡中，也應該同時改革社會風氣。

罪惡多，風氣壞，不獨香港如此，全世界各大都市差不多也皆一樣。不過，要以香港為最猖獗，幾乎成為賊匪世界。

這是一種世界病，我們必須找到它的病源，然後始能談撲滅。它的病源有三，一是人性問題，人性若果全善，根本就不會有罪惡，可惜不是。人性歷來學人皆承認有善也有惡，有善惡渾，儒家主張性善，但並不否認有惡的存在。「可與言而言，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下語即指的是性惡的人，韓愈說：「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見原性）。上焉者即指絕對性善的人；中焉者指善惡渾的人，可以為善，可以為惡；下焉者即指絕對性惡的人，無可救藥，不能改造。

儒家存心是願人人為善，惡人也可化為善人，這只是一種信仰，正如耶穌說：「信我者得救」，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終必崩潰」，同一道理。信仰只是一種說教，未必符合事實，上述三者就是如此。

西方學人多信性惡說，不信性善，更不信惡人能改變成善人。這是一種悲觀、絕望思想，所以霍布斯、尼采、達爾文、亞丹・斯密斯、馬克思等學說，大行其道。他們的思想，表面上看來像是個個不同，但中心思想卻是一致的，即主張力，甚至暴力、爭奪、自私、壓倒別人，可謂充滿殺機。現代世界，是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西方學人，不僅不反對性惡說，且還推波助浪，捧惡人。本來是滿手血腥的惡魔、殺人王，卻偏譽為偉人、英雄、勝利者，這豈不明明是鼓勵惡人作惡。惡人既受抬舉，世界焉有和平。

二是受馬克思、列寧的影響。馬氏雖也辦過刊物，辦過黨，但皆失敗，唯一成功的事，只是寫「資本論」一本書。這本書的價值，不在他的理論，因他的理論，多被人指摘矛盾，不合事實，不科學。據趙蘭坪教授批評：「科學的研究，不能有偏見，不能預立目標。但馬克思卻有甚深偏見，預立目標，只七拼八湊了若干歷史事實，做了一些抽象推演的理論而已」。故世人對此書的重視，多集中在馬氏所引證的史事，史事是他從巴黎、倫敦兩地圖書館查抄出來的。為什麼馬氏下那麼大功夫寫這本書呢？他並非為無產階級革命，乃是為與拉薩爾（F. Lassale）爭名譽地位。拉氏原為馬氏好友，常供給馬氏金錢，且多方為馬氏謀工作。後來拉氏發達起來，成為德國社會黨領袖，德國名人，人人皆知，幾與當政的俾斯麥齊名。但馬氏卻潦倒如故，因此妒嫉拉氏，總算有以壓倒拉氏而始甘心。馬氏寫「資本論」目的，就在轟動世界，而勝過拉氏。

不錯，「資本論」出版後，卻是轟動一時，不過，毀多於譽。毀也好，總算出了名，目的達到了。當第一次大戰後，俄國成立蘇維埃政府，這時馬氏已死，但列寧出頭，捧馬氏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氏身後名卻比拉氏高多了，到處聞馬克思名，而多不知拉薩爾為何人。

還有，過去經濟學，只遵從亞丹・斯密斯號稱正統派，今則馬克思學說另成一派，號稱馬克思派，不僅與正統派分庭抗禮，且有凌駕而上之勢。由於蘇聯大力宣傳，提倡，全世界各大學經濟學系，遂多放棄正統派，而選馬克思派；換言之，各大學經濟學系，遂無異成為培植馬克思細菌的溫床。以故各國青年多以左傾，參加共產黨為榮、為摩登。

然馬克思細菌雖有毒，但有限度，如無列寧的發揚，助其實踐，其為害決不致有今日之威風，所以列寧的影響比馬克思更大更深。

馬克思寫「資本論」，是爲與拉薩爾爭名位；那麼，列寧參加無產階級革命，是爲什麼呢？當然也不是爲俄國人民；老實說，列寧是爲其長兄亞力山大・烏列雅諾夫報私仇。

列寧對長兄一向非常友愛並信仰，故一聞長兄被沙皇處死噩耗後，刺激至深，乃決心報仇；且性格也突然改變；原是一心懷慈悲的人，今則成爲一堅忍、殘酷、好殺的暴徒，毫無同情心，不懂得什麼是慈悲、憐憫。

列寧在他主編的「火星」上說：「原則上我們絕對不放棄，也不能放棄恐怖主義，它是戰爭的一種行動。……在鬪爭的某一定點上，是不可避免的。」又說：「……我們必須教育一些，不論在空閒的夜晚，總要以全部生命交給革命的人。……對於政治警察鬪爭，要具有特殊才能的職業革命家，……如果我們有了特別經過訓練的革命工人支隊，那麼世界上便沒有一種警察能夠支配我們了。」其中更重要的，是他說：「我們要嚴厲的秘密制，十分謹慎的選擇黨員。最後革命家的完全友誼，是信任（縉山按：事實上共產黨皆是彼此不信任，疊相猜忌、鬪爭、殺斫）。……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軍事組織。」列寧之所以成功，就靠這種毒招，毛澤東及一切共黨頭目的毒招也就皆學自列寧的。

列寧在理論上雖鮮高見，但在組織上、實踐上，要比其他共產革命頭頭厲害得多。他寫過一本「國家與革命」，在這本書中，幾乎堆滿了如下犀利字句、名詞，如「暴力革命」、「武裝人民」、「武裝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還有什麼「工具」、「權力」、「推翻」、「鐵幕」、「消滅」等名詞，更是層出不窮。也就是說，列寧比馬克思更心狠手辣，當然影響也就更大。

三是由於自由民主政府之腐化無能。古語云：「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民主國家必先自腐也，馬克思細菌始得傳入之。

自有歷史以來，本來就無一種絕對十全十美的制度。自由民主主義，可以說算是比較合理、進步制度了。但㈠因行之二三百年，從未修正，自難免發生流弊。如亂用自由權，反干涉，選舉舞弊，議員未能代表民意。㈡因政治經濟變動過劇，固有制度趕不上時代，脫了節。更重要的，是㈢勞資糾紛，雙方壁壘分明，互不相讓。資方以開除威脅工人，工人則以全體罷工爲要脅，遂造成社會紊亂不安。因此馬列信徒，遂乘機撥亂。最明顯的例證，是第一次大戰後的德、意，幾乎每日有大罷工、大示威，因之才激成法西斯、納粹主義之出現。

治方

今日世界，可說到處皆有暴亂，幾乎無一塊安靜土，當然也不是沒有的，但面積不大。究其由來，就在上述三因有以致之。那麼，到底有無解決辦法呢？依今日世界文化來說，除天災外，人間事決無不能解決之理。

對症方能下藥，就第一點說，對性善者他們皆能自律，可置勿論。善惡渾者佔數最多，照一般教育常識，不外加重倫理、道德教育，及思想改造。但今日各國教育傾向，卻只重科技，對於人格的培養，根本不提，那就難怪產生那麼多的嬉皮士了。

此外，政府更應大力提倡道德重整、佛耶宗教，因接受教育者，只限於少數人，如在這方面注意，便可使大多數人受影響。

共產國家思想不自由，當然不許宗教存在，故各地寺院皆無僧侶。須知現代西方文化之發達，全賴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可是文藝復興，卻是有賴於歐洲十三四世紀黑暗時期中的寺僧，他們能保存下古代的文化遺產。中國歷經叛亂，中國文化之所以尙能保存者，其理由也是一樣。故我民主國家，就必須大力提倡宗教，維持寺院、僧侶。

至對於絕對性惡者，只是少數，那只有用嚴刑峻法以制裁之，別無他良策。我們只要持之以恆，認眞去做一定會能生效。

對第二點說，今日民主國家，對目前混亂局世，好像已六神無主，一任其氾濫。其實，這並非難事，只要執政者認眞幹，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近者如港府兩次撲滅罪惡運動，遠者如荷蘭、瑞士、印尼、星加坡、台灣等之勵精圖治，他們的社會不是很安定嗎？根本就沒有暴力存在。

對第三點來說，根本應認淸自由民主主義之本質。孟德斯鳩說：「所謂自由者，卽法律上所許之得爲一切事務之權力也」。又說：「若一市民得爲其法律上所禁止之事，則自由卽不能存在，何則？他人亦有同等權力故也。若個人完全獨立，而得爲其所欲爲，必成爲全體社會之壓制」。無政府主義及今日所謂新左派的荒謬，就在此，故民主政府決不應顧及少數人無理的批評，應照顧全體社會的利益，該辦的就要辦。

中國一向主張賢人政治，「選賢於能」，但今日民主主義議會政治，卻非「選賢於能」，而明明是給於奔走鑽營的狡黠者，因賢人根本就不屑於去做競選活動。

今日民主政府，除徹底革新外，更須復興歐洲十八世紀政治學說之光輝，如何把前賢學說對照今日世界局勢，加以再生，不要被馬列主義淹沒，而是要淹沒馬列主義，這就是今日世界學人的使命。

革新的重點有三：㈠要從根消滅帝王時代「官」的意識，變做眞正爲人民服務公僕的地步。㈡要無論立法或施政，應處處爲勞苦大眾着想，因「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必須服從此眞理。㈢要拿出夙夜匪懈的幹勁，苟日新，日日新。

結論

總之，建立新社會並非難事，只要能夠實踐以下兩秘訣：一是先己，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呂氏春秋）。故釋，孔、耶諸聖皆力主己正而後正人，所謂「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如管寧在遼東，王陽明在龍場驛，皆其先例。

另一是貴公，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上志：「有得天下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也，必以偏。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呂氏春秋）孫中山先生最高理想，也據孔子思想，標題曰「天下爲公」。民主國家當政者，如能實踐以上兩點原則，不僅新社會可立，距大同世界也不遠了。

目前中蘇共關係的情況

黃秋

蘇聯攻擊中共反蘇媚帝

在布里茲尼夫訪美前夕，近半月來，蘇聯突然通過其報刊對中共發動猛烈抨擊，其激烈的程度爲近年來所罕見。首先是六月三日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發表阿巴林的文章，題爲「關於中國毛派領導集團的某些論點」。該文就毛澤東世界觀、反蘇鬬爭！支持帝國主義政策、虛僞的「和平共處」、沙文主義野心和重劃邊界的號召分別與予駁斥，茲將其要點摘錄如下：

(一)「在北京的宣傳家繪製的現代世界政治形勢圖上，找不到社會主義體系的地位，毛派分子歪曲的解釋當前局勢發展的基本矛盾，北京的人士對於由於社會主義體系之形成，而在世界上發生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變化避而不談……北京理論家們的主要論點，即一個帝國代替另一帝國，這些帝國衰落，另一些帝國興起，這就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他們的戰略目的，是要形成北京庇護下的首先是反對蘇聯，反對國際社會主義的國家吸引進去的集團，因此，對毛派言，這些國家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都毫無意義，他們只考慮一個因素，那就是，這一或那一國家的政策，在什麼程度上能促進或阻礙北京的大國沙文主義計劃的實現。」

(二)「中國領導集團爲了給其反蘇戰略找尋論據，硬說什麼蘇聯比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更危險……中國領導集團想用假歷史事實的探索從理論上爲其在反蘇基礎上同帝國主義世界接近的方針尋找論據，並向中國人民解釋他向帝國主義國家方面的轉變……北京當局不僅自己正在使自己的聯繫發生朝向帝國主義世界的大轉變，並且還企圖唆使新興國家也這樣做，說什麼亞非拉各國人民在反蘇鬬爭中，一定要，並且也能同帝國主義國家聯合起來。」

(三)「北京領導人在國際上和國內遭到了一些失敗之後，不僅在採取實際行動時已開始向資本主義世界求助，並且日益廣泛的求助於帝國主義思想家和政客的論點……中國領導爲策略的目的，開始宣揚愛好和平，以及對不干涉他國內政與和平共處原則的忠誠，但是它的言論和實際行動並不一致……中國拒絕承擔任何義務，並在保證各國人民的和平和安全問題上，採取否定立場，毛派走上策劃各種政治外交陰謀的道路，慫恿一些國家反對另一些國家，毛派的這種政策難道能夠說明他們忠於和平共處原則嗎？」

(四)「北京領導人主張保持歐洲的緊張局面，它力圖阻撓即將出現的歐洲大陸形勢正常化，和爲安全與合作保證牢固體系的過程。北京大肆吹捧共同市場，周恩來說：共同市場是個良好結果，中國領導人希望在西歐規模更大的向一體化發展，並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的防衛，他們主張必須有一個強大的西方聯盟，也就是主張加強北大西洋軍事集團。」

(五)「煽動戰爭和反蘇主義是出於中國毛派領導人的沙文主義野心和內部政治的要求……最近期間，中國官方人士對某些國家的某些集團，就領土問題煽動民族狂熱，甚至指出了各別領土的名稱。這裏所提到的是北京力圖一筆勾消肯定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並符合和平與人民安全利益的國界、體系；一筆勾消在戰後調節過程中所形成的國界關係體系，對戰爭的結果，對用億萬人生命換取的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提出異議，任何人都明白，關於重劃邊界的挑釁性號召，必然導致各國彼此提出一系列要求，並導致各國之間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這種號召所追求的目的是引起各國人民互不信任，相互敵視，而這一切有利於北京的大國沙文主義者。」

六月七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題爲「與中國人民利益背道而馳的政策」的文章，指責中共惡化蘇聯關係說：「中國領導人通過提出領土要求，頑固拒絕蘇聯提出的關於簽訂蘇中互不使用武力條約的建設性建議，惡化了兩國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中方根本沒有提出有關改善同蘇聯的關係的任何一個倡議。圍繞國防自衞問題掀起的叫囂，只不過是中國早已進行的惡化蘇中關係運動的一環：人人知道建設隧道防禦，核攻擊根本是一種可笑的措施。所以中國領導人建設地下工事所追求的只有一個目的，即盡力煽動軍事歇斯底里。」

「國際生活」月刊也發表了一篇題爲「北京戰略中的反蘇主義」的文章，指出「在毛派領導的對外政策中，越來越顯著和公開的表現出，它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反蘇主義。對北京在國際舞台上所持的立場和採取的實際行動進行分析，無論從那一角度來看，他們都表明毛派全部政策都是與反蘇計劃分不開的」。認爲毛派「向蘇聯提出毫無根據的領土要求」，是「企圖助長其他國家的復仇主義情緒。」

此外蘇聯「眞理報」、「新時代」週刊等先後都發表文章對中共作類似攻擊。

莫斯科抨擊中共的香港政策

在同一時期的莫斯科華語廣播，分別就中共毒化世界，毛澤東的香港政策，中共與南非種族主義關係和中共策動非共武裝叛亂的罪行，作無情的揭發和抨擊。

六月六日，莫斯科廣播引用印度「生活雜誌」文章指出：「對北京來講，麻醉劑不僅是得到經常性外滙的來源，而且也是一個掩飾得很好的取得資金，並且用這些錢在北京認爲對中國不友好國家豢養各種破壞集團的方法。」

九日，莫斯科廣播談話指「北京在香港前途問題上的政策，僅僅取決於利害關係。中國領導人是如此熱衷於從香港和通過香港的出口貿易中取得大筆外

滙，以至於打算永遠保持香港的殖民地地位」。談到中共擬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問題，指此舉「實際上也就是放棄對這塊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的主權，完全忽視香港的幾百萬中國居民的命運。」

同一天，莫斯科廣播評論家色列佐夫抨擊中共自南非和羅得西亞暗地購買戰畧物資說：「爲此目的，他們進入南非共和國和羅得西亞市場……日前布爾斯維里和羅得西亞任何一個城市的酒店裏，差不多都能買到中國商品……羅得西亞把製造火箭、人造衛星和飛機用的鉻和鋁裝在石油桶裏運出去……夜裏偷偷開往澳門和香港……從那裏把這些物資運到中國去……羅得西亞的商務代表團會去北京，簽署了關於更多提供原料協定。北京同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聯繫更加密切，在軍事方面，例如在研究鈾的選礦法，雙方進行合作……毛派對天發誓支持非洲統一原則和民族解放鬪爭，這只不過的純粹蠱惑宣傳而已。」

六月十一日，國際共黨理論雜誌「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第六期，發表題爲「菲律賓毛派分子」的文章，指責毛派菲共一直在菲充當「醜角」，「美帝利用毛派分子反對菲律賓人民，企圖藉助於他們來孤立和鎮壓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毛派分子在口頭上是進步和愛國力量廣大統一陣線的熱烈支持者……而實際上，毛派爲這種團結製造障礙，他對菲共及其領導的羣衆組織，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大家庭國家，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展開黷武主義的誹謗造謠運動」。該文接着揭發毛派在菲暴行和故意洩露菲共中委全部名單以致遭菲政府追捕說：「毛派分子搶刼商店、燒燬汽車、破壞文物。菲共堅決同這種行動劃分界線，毛派分子必須弄清政治分歧作藉口，透露了在地下工作的某些菲共領導人的名字……後來散佈傳單把菲共中央委員的全部名單透露出去，使敵人開始追捕黨的最有名活動家。」

中共抨擊蘇聯擴軍備戰

中共則在五月十二日蘇聯一支艦隊駛過台灣海峽南下後，運用其在香港報紙對蘇聯進行攻擊，五月十七日，香港文滙報發表「蘇海軍在亞洲的活動」說：「蘇聯爲了擴張，爲了同美國爭霸世界，正在加快其擴軍備戰的步伐……蘇修大肆擴建海軍。在建設現代化潛艇的規模和速度上都已超過美國。蘇聯海軍正在亞洲地區大肆活動……蘇聯的一個明顯的企圖是：將印度洋與太平洋藉馬六甲海峽合而爲一，擴展其海上霸權，以遂其在亞洲擴張和包圍中國的目的。蘇聯加緊擴軍和加強在亞洲軍事活動，進一步自我揭露了蘇修社帝的猙獰面目，給亞洲人民上了反面的一課。」

五月廿五日，文滙報又發表時事述評：「最近一段期間，蘇聯艦隊經常出沒於日本海到東印度支那海一帶海域，其頻繁程度，甚至超過美國第七艦隊；蘇聯來的動向，絕不是偶然的事件。近幾年來，蘇聯竭力擴張海軍，大量建造核動力航空母艦和核潛艇，其目的就是要爭奪海上霸權。新沙皇的胃口比老沙皇還要大，它夢寐以求的，是建立西起地中海、途經印度洋、南中國海、西太平洋，直至日本海的海上控制線。歷來帝國主義的慣技，就是得寸進尺。社會帝國主義也不會例外。」

五月廿七日，「新華社」發表記者述評，對蘇共「眞理報」不久前評論柬埔寨問題的論點提出抨擊，指柬埔寨叛亂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決不是如蘇聯所說的「兄弟殘殺」。說：「全世界人民無不爲柬埔寨人民的勝利歡欣鼓舞。可是，一直與龍諾集團勾勾搭搭的蘇聯領導集團卻像熱鍋上的螞蟻，惴惴不安，叫嚷什麼戰爭『造成有害後果』，使『國內政治和經濟混亂』，竭力爲行將滅亡的龍諾集團挽救生命」。大罵「蘇修兜售柬埔寨所謂『政治解決』就是配合美帝和龍諾集團策劃的和談騙局，分裂柬埔寨愛國力量」。斥責蘇聯「長期同龍諾集團保持外交關係，並繼續給它經濟援助，去年蘇修還投票贊成龍諾集團參加聯合國文教科學組織。更有甚者，最近，他們居然爲運武器給龍諾集團的船隊承擔保險……蘇修上述種種行徑，挽救不了岌岌可危的龍諾賣國集團，相反，對他們口口聲聲標榜自己是柬埔寨人民忠實戰友的僞善面目，乃是絕妙的自我揭露。」

六月十三日，「新華社」報導德黑蘭舉行中央條約組織部長理事會第廿次會議時，特別強調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十分重視維護這個地區每個成員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指「這個組織在會期間發表的一項綠皮書中說，條約成員國『保持着警惕，敏銳地意識到蘇聯軍備在迅速和大規模地增長』。綠皮書說：「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蘇聯同印度的條約簽訂之後沒有幾個月，發生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戰爭，其結果是巴基斯坦東翼同西翼分裂。』它還提到了，一九七二年四月的蘇聯——伊拉克條約。綠皮書說：『在中東開始起作用的新因素——蘇聯同印度和伊拉克締結友好條約——雄辯地證明了盟國憂慮。』」

中蘇共的諜戰與談判

在中蘇共互相謾罵的同時，中蘇共之間進行甚久的間諜戰也有爆發性的透露。據情報：今年元月，在中國東北地區破獲由蘇聯滲透支持之「反叛」組織，中共當局搜得與蘇來往的密碼，並先後逮捕大沽口要塞司令員唐振煌等十餘人，天津唐沽新港海軍司令員郝忠淇等。」

五月廿七日，蘇聯也提出警告說，敵人利用間諜分子和電子或機械方法不斷企圖滲透或試探蘇聯邊境防禦。據負責蘇聯邊防軍守將馬洛索夫中將在「眞理報」發表一文中表示：「沿蘇聯六萬公里邊界，刻正進行神經戰」。蘇聯「農業生活」雜誌稱，兩名入侵者在帕米爾地區被蘇聯安全部隊截留並予以擊斃。莫斯科西方記者稱：「在過去半年中，中共曾向蘇聯南部邊境入侵，惟均告失敗。」

雙方除加強間諜活動外，更繼續增強邊境的軍事部署。儘管如此，據五月卅一日外電報導，已進行四年之久的中蘇邊界談判經長期休會後業已恢復，蘇聯談判代表副外長伊里契夫與蘇駐中共大使托爾蒂科夫返回北平。但根據蘇聯「消息報」和蘇聯外交部刊物「國際生活」透露，北平邊界談判毫無進展，由於中共拒絕蘇聯所有建設性建議。因此一談判仍將陷入僵局。

從葛柏事件
看法律漏洞

兆華

香港總警司葛柏（主理交通事務）潛逃返英，是因被反貪污部偵查出，並在他的汽車內發現藏有現鈔廿萬元。如此鉅大現欵，從何而來？因此反貪污部主任發出一項通知，着他於六月十一日下午四時前，對此事提出解釋。不料當日時限已到，葛柏竟人影不見，下落不明。其法律代表亦未提出解釋理由，因此該部乃向法庭申請下通緝令。

「法治」與「法病」

後來據知葛柏已返回英國祖家，又據說因為種種法律理由，香港政府頗難引渡他歸案，諸如他在英國本土沒有犯罪啦；廿萬元鉅欵未知來源，葛柏始終未作解釋，不能構成貪污行為啦；英國沒有貪污賄賂條例啦；（最近專家發現英國也有防止貪污條例）甚至在英國本土，警察逃跑也不算刑事罪啦等等。諸如此類，煞是極度表現法治精神，但究其實不禁令人捧腹。現在當局對此事已委一人委員會進行調查，將來有無結果，會否像過往事例，凡組會調查的事情，大都是拖延下去而沒有下文呢？根據老香港人的意見，認定多是不了了之的。主要原因不在葛柏官職之大，英國兩次醜聞事件，幾位內閣大臣都要下台，何況小小一個殖民地總警司呢？關鍵問題是因為涉嫌貪污事件，株連可能甚大，到時難於全面處理，結果就只有全案推在葛柏一人身上。但不幸人都跑了，當局與市民都無可奈何呀！

英國很久以來，都被稱為民主議會的國家，最重法治精神。人民不特有權檢控官吏，甚至可以批評女皇。但話雖如此，實質還是有出入的。因為法律不過是條文，最重要還是執行的精神。英國法律不竟太古舊了，在本土因為配合人民傳統的生活習慣，可能有其重要價值的一面。但長久以來在殖民地香港所推行的所謂「法治」，則不特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徒然苦了受害人，益了中上層人士。葛柏涉嫌貪污棄職潛逃，而要慢慢鑽空找適當法律根據以為引渡，不過是漏洞中之表表者而已。

香港一向為依循英國的「法治」精神，處理罪案最重人證物證，此點如能確實並靈活運用，當是合理而無可非議。但此地案件之尋求人物佐證，只有高高在上要求對質，並不派員眞正向下層了解。於是一旦作為人證，麻煩殊多，今日要上堂，明日要問話，面對官府人人怕惹麻煩，明知或目睹也不大願作證。因此在苦無佐證之下，沉冤莫白者有之，任令狡黠者羅織罪名亦有之，甚至行賄插贓嫁禍者亦所常聞，由是所謂法治變成「法病」了。

例如政府法案之制訂，兩局議員制度及選舉等，除了某些事情出了極大差錯，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甚至構成災害，影響到廣大市民的生計，經廣大市民大力呼籲而有所修改外，很多時猶未能改變政府古舊的法制，或另定法案以為補救。遠如銀行風潮之形成，（起因是明德銀號與廣東信託之非份經營，和實收股本之不足，幾導致香港經濟和工商業總崩潰。）近年則有銀會之產生，也令很大市民蒙受損失，目前財務公司的紛紛成立，其經營據聞也影響了銀行的業務和正常的股市，結果受害者無疑也是廣大市民。但上述種種都因為法制問題，未能速收監管制裁的效果，接二連三的演變成為災害，這不是因為法律有了漏洞，而讓人鑽空子嗎？

其他市政事務的容許走法律罅，更是俯拾卽是的通病：建築樓宇的僭建改則，驗樓後之拆前加後，衞生飲食條例之形同虛設，有錢則通，謝非道一樓一女的妓館，白牌紅牌的營業汽車，偷渡移民的非法入境等等，無不先有其法律的漏洞，繼之以行賄搞掂。近來滿街的黃色架步、賭檔、毒竇，更加明目張膽，全由有勢力者做後台，這就連法律罅都不用走，而乾脆與政府功令對抗了。

走法律罅的案件

香港開埠以來，有關人命大案，數目自然極多，其他違法判罰的例案，更是恆河沙數。筆者憑記憶所及和親自知見的，其審訊過程與判處結果，因為只要求片面的人證物證，或受狡黠律師訟棍片面之詞所影響，不特形同兒戲，簡直笑話萬分。為要證明確屬此間法律的漏洞，特分別敍述三事如下：

第一件是富商槍殺伶人李少凡；約在二三十年代，此間一富商少妾，偷戀名伶李少凡，事為富商所悉，不勝憤怒，認為太丟面子，必欲置名伶於死

地。一夕該伶適在高陞戲院（戰前之高陞，不是剛拆之高陞）演出，富商竟於台下觀眾席前排，以槍射殺之。槍聲一響自然秩序大亂，觀眾狼奔豕突，富商也乘機夾在人叢中溜走。雖有大隊軍警趕到，但人皆散去，只在觀眾席前排拾到一件白夏布長衫，（這是當時有錢人的常服）。事後警方偵查，從名伶之被殺，獲知與富商少妾之桃色事件，進而懷疑富商是殺人兇手，更兼富商平日也是穿白夏布長衫，與當晚現場拾到者似有不謀而合（懷疑其利便行事脫下）。最後警方乃彙集一切訴之於法庭，審訊之日，唯一之物證之白夏布長衫自然呈堂，但富商堅不認是殺人兇手，後來法官叫富商穿起這件白夏布長衫，發覺既長且濶，完全不合身裁，甚至穿起難於走動，由此斷定不是富商之物，其他方面又苦無佐證，結果法官就宣佈富商無罪釋放，而該伶之死也就沉寃莫白。（淫人妻妾當然是敗行事）

其實此事據後來了解，一切確是富商之詭計預謀，特先做定一件既長且濶之長衫，經過多次洗水，是晚故意遺下，就因爲不合身裁，便成了退身之物證。四、五十年前辦案當無今日之科學頭腦與儀器，但法庭不從各方面之確實偵查，而只求片面之機巧佐證，此習沿流至今成爲一大漏洞，實由來已久也。

第二件是七八年前黃大仙對開之馬路，（對面新蒲崗未有今日之繁盛）也曾發生一宗車禍移屍，當事司機獲判無罪的慘案，也是出於片面人證物證的弊病。據說一天當晨光曦微時，一肉食工人返早班從斑馬線過馬路，一輛如飛的士向九龍城疾駛，由於速度太快，煞掣不及，結果將該肉食工人撞倒輾斃。當時既係晨早，又在郊區，路上沒有行人（附近屋內居民有人見到），該的士司機竟將撞死的工人，拖離斑馬線而置於若干距離的馬路鐵欄下，然後通知警方，說該人爬鐵欄過馬路，因不虞有此而把他撞倒，請求落案。警方經過度尺查驗等手續，最後控之於法庭，審訊時値班警察照當日情形作供，結果法官判死於意外（理由大概不循斑馬線過馬路而橫越欄杆而屬意外）。這不又是片面人證物證的弊病嗎？

至於筆者親見親聞的一事，更屬笑話之極，友人林兄係一銀號少東，平日好飲兩杯，常有無酒三分醉之意，故人多稱之曰「醉貓林」。一天晚飯之後，大概飲多了兩杯，獨自駕車由中環向東駛，車由軒尼詩道落至樂聲戲院前，車如舞龍一般，終於撞上圓形花圃的鐵欄杆。這時他盡力將鈦盤扭轉，但車尾之護板又被鐵欄鈎住，成爲進退不得。當時適有一休班幫辦，亦駕車尾其後，初見其駕駛情形，已感吃驚，最後竟然撞上花圃鐵欄，便下車查問究竟，協同將車弄開。不料車能移動時，林兄即將車轉向法國醫院而直趨保良局，結果又再次駛上該局前之安全島。這時該休班幫辦迫得召警帶返警署，指其醉酒駕車而送往醫院驗尿和測驗行單行直線。大概由於受驚和拖延時間已長，兩種測驗無大顯著反應，但駕駛座側則檢獲拔蘭地酒半瓶，次日警方連同各種紀錄和物證，以醉酒駕車罪控之於法庭。記得這時將近過農曆年，當日稍爲問話後便押後再審。林兄銀號是聘有常年法律顧問的，再次開庭即由法律顧問陪同前往，法官問話和聆聽各方面陳述後，該顧問轉問作證之休班幫辦；當被告人汽車被花圃鐵欄杆鈎住時，你如何幫他弄開，他說：我叫他將車退後四吋，然後將車扭左，結果車便得以離開，跟着該法律顧問便高聲對法官說：當晚被告並沒有醉酒駕駛，只不過是可能轉彎過速而碰着鐵欄，因而護車板被鈎着，方才證人供述叫他將車退後四吋，而被告即可依照而行，距離尺碼分毛不爽，可見這時被告並不醉酒。如果眞是醉酒，他可能倒退四呎，連人都會撞倒，結果就憑他這一句話，法官便宣佈無罪銷案，半瓶拔蘭地酒也連同發還。筆者同這法律顧問與林兄，便一齊到中區國民酒家，叫了幾欵小菜，將發還的半瓶酒，一下便飲清光，相與一番哈哈大笑。

其實當晚林兄醉酒駕車是千眞萬確，否則休班幫辦怎會見他「舞龍咁舞」而兩次亂撞出事呢？可見只憑法律顧問一句巧妙的問話，便逼使無罪銷案，這固然使作證人有啼笑皆非之感，而此可大可小之犯罪行爲（醉酒駕車可能導致亂事與傷害人命），只此片面之質詢而爲定案，不求事實之眞締，而成天大的笑話嗎？

諸如此類的罪案，受害者寃不能伸，犯罪者卻可逍遙法外，而中間更餵飽了很多經辦人和有力者，若這樣長期下去，官民那會融洽，人民怨憤焉不得深。

對葛柏溜走的疑問

此次葛柏溜走而論，雖然案情尙在偵查和辦理，但在我們華人心目中，如果不是一幕戲，便是法律上最大的漏洞之一，其令人難以想象的問題，起碼有下列幾點：

第一：身爲政府警務第四把交椅人物，何以被人在車上查出有現欵廿萬元，如此鉅欵何來，當時竟無法答辯。

第二：反貪污部要向葛柏追究鉅欵來源，幾句說話問答便可，何以要給一週時間以便解釋，但結果在一週內葛柏溜走了。

第三：限期不作解釋，人也逃跑，在職高層警務人員，何以不能構成犯法行爲，公職人員擅離職守與棄職潛逃，難道不是罪行嗎？

第四：葛柏不是無緣無故離開，而是與廿萬元鉅欵有關，而且以涉嫌貪污行爲，經法庭下令通緝的，爲何不能引渡。

第五：最高層有權赦免囚犯死刑，何以無權引渡涉嫌貪污之在職警司歸案。（是否有罪是審訊後之事）

單純上述五點，已是處理葛柏這次事件的絕大疑問，也可說是法律上的漏洞，與上述法案和一切市政事務上的漏洞，同出一轍，也同樣犯有欺騙市民之嫌，將來辦理葛柏案件的一人調查委員會處理得好，該案件能夠得到合法合理的解決，市民對政府自然額手稱慶，熱誠擁護；假如不幸只是拖延時日，令人淡忘而不了了之，則市民對政府的威信，亦自可了解。

身爲民主法治先驅的英國，以至殖民地香港的法律，不竟太古舊了，漏洞太多了，今後要爲適應時代環境與實際需要，法律的運用，一定要從靈活、務實，各方面配合，多方面了解等等改革過來。

侯榕生在北平吃油條的故事

惠珍

吃油條燒餅的事情，壓根兒就不能構成一個故事。在香港、台灣或過去的大陸，油條燒餅是一般人最普通的早點或宵夜，如果說這件事也會有故事，豈不是有一天吃飯也可發新聞。然而，在現在的大陸，要想吃油條燒餅，也會有不少周折，其中可以暴露出許多問題。

著名女作家侯榕生去年回了大陸，在北平逗留一個短時間。她是老北京，她對北京太想念了，她是回去治「懷鄉病」的。那知，她看到、聽到乃至親身體驗的，老的北京一去不復返，北京已整個脫了樣，改了形。北京可以使她留戀的東西，她一樣也抓不到，嗅不到。她失望，悲傷地匆匆地離開北平。她再沒有一絲一毫的回味，留戀。她不會再去北平，也不想再回大陸。

她感慨地說：「發現往事成空，你夢縈思之地方變了，沒了，這可是心碎的感覺，我的心就在眼淚中一點點的碎，一片片的碎。」

北平的事情，樣樣使她不滿和厭惡，就是連吃油條燒餅，也使她感慨萬分。

她在「明報月刊」上連續發表的「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中，就提到她在北平吃油條燒餅故事。

吃油條燒餅要糧票還先要摸底

侯榕生這樣地寫：「前門飯店的服務員同志，倒是頗具同鄉情誼，每逢外出歸來，一定問：「你今兒個去哪兒溜灣啦？」我告訴他們去了什麼什麼地方。市場回來，當然也具實以告，並說不敢進去喝碗豆汁吃燒餅油條。」

「唉，吃燒餅油條容易得很，咱們前門飯店對面虎坊橋人民食堂，每早上都有，走路用不到三分鐘就到了。」

「我可以吃嗎？」

「怎樣不可以，我給你摸摸底，回頭再告訴你。」

「傍晚，這位服務員同志告訴我電話打過了，你可以去吃燒餅、油條、豆腐腦、豆漿、炸糕、切糕。」

「第二天早上，走出前門飯店，按照服務員同志的指示，到了虎坊橋人民食堂，果然供應京式早點，羣眾分成兩行，排隊買豆漿、豆腐腦。我不知道應當排在那一行。兩行的羣眾都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連戴白帽子的服務員同志，也弄不清我是幹什麼的。」

「請問同志，我可以在這兒喝碗豆漿，吃頓早點？」

我問一位戴白帽子的女同志。

「你有糧票嗎？」

「沒有。」

於是，我把我的履歷表身份背了一遍，並用手指向前門飯店來加重語氣。

「而且，昨天前門飯店服務員同志還特地打電話來關照過。」

「那位同志姓什麼？」

我又儍了眼。

「大概是前門飯店的『招牌』硬，能住在裏面的均非等閒之輩也，不是嗎？前門飯店連招牌都沒有，卻誰都知道那座大樓就是前門飯店。」（作者在文中另一處說：「前門飯店並無招牌，也就是沒有『前門飯店』四個大字懸掛門前，可是誰都知道有這個地方」。）

「你等會兒，我給你摸摸底去。」

吃油條燒餅要「組織通過」

「女同志替我摸底去了。我站在櫃枱邊端詳着這些京式早點；沒有芝蔴醬燒餅，而是比燒餅尺碼大三分之一的火燒，沒有油條而是油餅，切糕沒有紅豆、小棗，代替的是一味兩層糯米麵餅，中夾豆沙餡，切成二兩的四兩的三角型，分盤出售。」

「我也勝利，因為摸底的女同志來了，組織裏通過了我可以買早點吃。」

「你要吃什麼？」

「我要了兩個火燒兩個油餅一塊炸糕一碗豆腐腦，共用人民幣三毛七分」（折合美金一角八分）

「坐在食堂裏的八仙桌旁，面前堆着這麼一大堆吃的，都是久違了的『鄉吃』，任憑我食量再好，也無法把鄉吃將每一塊吃下去。旁邊一位工人型的同志，吃着火燒夾油餅，大口大口的吃，再喝一口豆漿冲冲嗓子，吃得那麼香甜。食堂裏的兩條長龍還排着，我變成了展覽品。誰走過我面前，都要看上兩眼，大概我與食品，兩者均看。

豆腐腦是羊肉的滷，很鹹，我還是把它喝光了。由於觀眾一直不斷，其餘我要了張報紙，包裝起來，凱旋而歸。

回到房間裏，泡了一杯茶——現在是七毛五分（折美金三毛七分）一包的茶葉了——吃着油餅、火燒、炸糕，看着窗外的小白塔、前門、景山的萬壽亭，心中頗有『回家』了之感。原來我的家鄉就在前門飯店的房間裏，出去了，就什麼也不是。」

外賓就是外賓

「過了幾天，我又想吃羣眾的早點火燒油餅，又怕去給人家添麻煩——因為我沒有糧票，特殊糧票可以給華僑，外賓沒有。（編者按：侯榕生女士是以美籍華人身份去中國大陸的，所以是外賓，不是華僑。）就跟餐廳的女服務員同志打招呼，能否到虎坊橋人民食堂代買油餅、火燒、豆腐腦，回答是一臉的微笑，沒說行，也沒說不行。反正第二天早上我沒吃着。

「女服務員同志說，你想吃什麼，我們就給你做什麼，幹麼到外頭去吃呢？那麼，燒餅、油條、豆漿如何？行，你先定幾套吧？我定了三套。果然燒餅烤的是家鄉風味，油條炸的又肥又大。

「我吃着燒餅、油條，喝着豆漿，心裏可想的是前門飯店外的廣大羣眾。外賓的身價不同，沒人請你去外邊湊熱鬧，幹麼去什麼人民食堂與羣眾為伍？」

臨澧特訓班

鴻文

臨澧是離常德五六十里路的一個很小的縣份，抗日初期，戴笠先生在那裏成立特別訓練班，班中主要科目，是情報、行動、爆破、槍擊等，大多是訓練去敵後工作的人材。臨澧雖是一個縣，卻只有一條像樣的大街；當時的物價非常低，一塊銀元可以買到八十個鷄蛋，一元可買五六斤牛肉；最特別的是那地方出產烏龜，訓練班的人員，不知吃了多少烏龜，街上竟還有大量供應。一個小小的縣，突然的來了這許多人，市況頓時熱鬧起來，物價也漸漸的漲了，鷄蛋只買得六十個了，後來又少到五十；可是和外地的物價比較，還是便宜得多。當地的老百姓，只知道訓練班，並不知內情；只覺得這班軍人和別的軍人不同，他們對老百姓非常客氣，而且一個個都很斯文，他們日常的生活，完全是軍人紀律，早上起床吹號，晚上息燈吹號，集體操練，唱軍歌；全體長官和學員，一律穿草黃色或灰色的布軍服。特訓班有女學員，也穿軍服；女生隊的隊長是杭州警官學校畢業的，身材苗條，臉蛋秀美；在集操或長官訓話時，隊長叫口令，聲響很嬌脆；男學員們聽在耳內，記在心頭。一次中秋節聚餐，會後的餘興節目，就有一位調皮又聰明的學員上台表演，他先學每位長官的訓話口氣，學得非常神似，台下拍掌聲不絕；最後他尖起喉嚨學女生隊長叫口令：集合、立正、報數，然後跑步至總隊長面前報告人數；跑步時扭扭捏捏的學女性化，動作做得精采極了！引得滿禮堂笑聲大作，連平常嚴肅的長官們，也忍不住笑容滿面；而這位女生隊長，當場尷尬得很，兩眼瞪住台上，輕聲罵着：「缺德！」一面又忍不住要笑。

軍訓生活有時雖辛苦，有時是很開心的，每逢過年過節聚餐，總有餘興節目；但有一次是特別的，那次是開追悼會。消息傳來，敵機在武漢大轟炸，我空軍升空迎擊，空戰異常劇烈；有一位空軍英雄陳惠民（年月久遠也許記錯），我看過他的照片，生得年青又英俊。他在與敵機作戰時，戰機已被打受傷，他本可跳傘逃生，但他竟往敵機衝去，當時兩架飛機大力相撞，同時着火冒烟，然後再跌落地；陳惠民就這樣為祖國壯烈犧牲了！當這事發生後，全國同胞曾為此同聲一哭；他崇高的捨身為國精神，激發了全國青年的愛國思想，也加強了對敵寇的憤恨情緒！只要有殺敵的機會，決不顧及自身的安全。這也是特訓班的要旨之一。

那天開追悼會，就是紀念這位空軍烈士，滿禮堂雖坐了近千人，但沒有人有聲響發出，個個心懷悲酸，低頭靜聽台上長官報告經過。最後的儀式，是由女生隊長高歌一首她親自作的挽歌，她一面唱一面飲泣，聲響既悲涼又感人，聽得禮堂上所有的女性，均淚流滿面，唏噓不絕！原來這陳惠民的妹妹，也是杭州警官學校的學生，和女生隊長是同學，因此關係而相識；據說他倆已是戀人，又說只是普通朋友，究竟如何？我就不清楚了，不過照追悼會的情形看來，他們的關係也不會太平常的。

訓練班的事，有許多已記不清楚，不可能詳細描述；最初負實際責任的是副主任余樂醒，他以前是杭州警校的教務主任；班中高級長官及教官們，差不多半數是杭州警校的。

因戴先生的親信幹部，是在杭警校培植出來的。余副主任後來他調，換了一位陸大剛畢業的吳先生，這位新副主任可沒有余先生老練，每逢在台上訓話，兩手不知如何安放，開口說話：「各位同學，這個，這個，」一篇講話，不知要用多少個「這個」，引得台下想笑又不敢笑。

臨澧有一件屬當地老百姓的奇異事，曾轟動全縣，至今尚記憶猶新。初時班中有一位金教官，他是韓國人，專教擒拿武術，身上常帶自備手槍，他原來是杭州警校的教官；他的太太是杭州人，很美很文靜，兩夫婦沒有孩子，住在離訓練班一里多路遠的蔣家大屋；有一晚他因班中有事，一直到深夜才回家，他一個人走在田板路上，那晚月光很亮，四野無人，他一人踽踽獨行，一條長的田板路，可以看得很遠，突然間他看到前面不遠處，有一個人朝他對面走來，漸漸越走越近；深夜有人走路，並不稀奇，可是田板路很狹窄，兩人對面而過，一定要彼此側身相讓，才能通過，金教官正想側身讓路，誰料在三四尺遠的對面行人，竟立定不走了，並且整個身在慢慢的矮下去，看着他矮下去，矮下去，直到隱沒在路上不見了！好像土撥鼠似的鑽入了地底。

金教官當時驚異萬狀！瞪大對眼前看後看，人影都不見一個。明亮的月光，照着四野，也照着一條白色的小路，明明的看他從對面而來，怎會消失了呢？他心想：一定是遇見鬼了！當時急急的趕回家中，把經過講給他太太聽；他倆夫婦好幾天都不自在；這件事許多人都知道，談過就算了。

誰知隔不了一個星期，竟出了一件命案；那田野附近有一口石灰大缸，工人去缸中搞石灰，發覺缸中有一個死人，嚇得這工人跑去縣政府報告，縣長帶領一切人等，把屍體弄出來驗屍，本地人有認識的，說是某人，他老婆是一個不安份的女人；後來經過縣長查明審案，這女人承認謀殺親夫，把屍體丟在石灰缸裏，以為會溶化了，誰知竟然發覺，眞所謂天理難容！後來這女人和同謀的男人，均在當地槍斃。那時候全縣的人都去看這件事，每天談論的話題，也是這件事，整個縣城的人，好像除開這事，已忘記了別的一切了。

訓練班第一期的學員，還沒有畢業，就都派出去工作！因戰事緊急，敵後及前方，急需特種人材工作，不能等畢業再分發。一方面第二期的學員，也從各處陸續來到；當第二期訓練還未正式開始時，湘北戰爭爆發；有一天消息傳來，說是敵人已快到常德，急得訓練班立即開始行動，一批一批的撤退，從此離開了臨澧，向着湘西內地進發，最後一隊押着輜重武器，從桃源水路出發，經過三個月的險峻長途，才到達黔陽縣境。

章士釗、郭德潔與「回歸熱」

古鶴翔

章士釗死了，據說在章士釗死訊傳出之前，其寓所曾有嘈吵聲音傳出，不知是其家人見章氏病危呼救，抑或另有別情。

章氏死後，記者前往採訪時，應門者爲一名「女傭」及一名「管家」，兩人一致推說「無可奉告」。

章氏死後十二小時才出版的新晚報，竟隻字不提章氏死訊。

本來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死了，乃屬事理之常，不足深究。但令人奇怪的是：何以章氏竟會死於「探親」期間？如果身體有問題，怎會萬里迢迢的到港「探親」？

有人說章氏來港的目的之一是「治病」，倘若眞的是來港「治病」，那就證明中共自承其醫藥無靈，要求助於殖民地香港了。倘眞這樣，中共所吹噓的「醫學成就」，將自暴其醜了！

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中，章氏曾多次被派來港進行「統戰」，但一事無成，而且章氏有久居香港之意。

一九五六年五月，章氏在港時曾一度服食過量的安眠藥，其後曾題「反詩」，且叮嚀其子姪不可返大陸。

我們知道：章氏本來是守舊的頭頭，曾發行「甲申雜誌」反對白話文，與魯迅筆戰。這種人，怎能適應中共的統治？

在一九六〇年以前，中共雖然倒行逆施，但表面上還有所謂「黨章」和「憲法」。

港，章氏當感激涕零，決不會拒絕北返。

倘若這樣想，那就太不懂得中共的手法了。在共區廿多年的章氏，可能已飽受毛澤東的「教育」，深知毛之多變。難道章氏不知道劉少奇突然變作階下囚，林彪突然「粉身碎骨」的教訓麼？

章氏死了，因章氏之死，使人想起李宗仁太太郭德潔的死。

李宗仁返回大陸不久，他的太太郭德潔便死了。

在郭德潔死前一日，中共還報導她正在廣西遊覽。可是突然間，中共卻宣佈郭德潔死於癌症。

如果中共說郭德潔死於心臟病，人們還可以相信；但中共卻說她死於癌症。

凡有醫學常識的人都清楚：癌症決不會在一天之內致人於死命的，因爲癌症病人必然長期臥病，才會死亡。因癌症而死者，決不可能在死前一天，仍然在外遊覽。

前幾天有一則外國通訊，說王光美和郭德潔企圖在大陸組織「梅花黨」。這消息自然不可靠，那大概是「文革時期」，紅衞兵製造出來攻擊王光美的「罪狀」。不過，從這報導中，我們很可以看出郭德潔決非死於癌症。郭德潔「回歸」後，不能適應中共政權，不明不白地死了。

郭德潔之死，肯定有問題。

章士釗「回歸」已廿多年，中共大張旗鼓地送他來港騙人。

章氏來港只是「探親」，並非養病。——何故突然死去？

章氏年紀雖老，死因亦有可疑。是否章氏拒絕返回大陸，而因致死？這實在是一個謎。然而，郭德潔之死，實爲「回歸」分子之殷鑑！

流民的騙術

香港有一些坐在冷氣間的共產黨流民，大嘆其資產階級生活之餘，有時也揮揮筆桿，表現出十分悲天憫人似的，想到也要爲奴隸主做一點統戰工作，以免在海外過着自由與溫飽的中國同胞「永遠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這種精神，非常可嘉，所謂「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有那種狗不向主人搖尾？但這位流民比狗高明得多，他做完了資產階級夢，又打算做騎在人民頭上的權力夢，披上人類的外衣，掛上知識分子的招牌，漠視中國近代的歷史，閉門造車，抄一遍別人的文章，再抄一首詞結尾，然後領到可恥的待遇，他擁有把讀者當阿斗的勇氣，他是一個令人噴飯的「天才」！

他信口開河的大談中共如何安定和幸福，眞是天方夜譚。他說「從大陸出來的同胞，都不希望大陸戰爭」，這句話值得商榷，「出來」二字，料想頗費一番思索，意思是指從北平乘專機到港探三姨太的章士釗，還是游泳逃亡來港的難胞？爲什麼不談一談同胞的苦難，最近有兩位逃港的同胞，被鯊魚所襲，一死一傷，香港政府一本仁慈之心，派出直升機拯救，不幸天氣關係，與

在大陸上的中國人可分爲兩種：一種是特權階級，即奴隸主，他們擁有槍殺、毒打、剝削的權力。一種是被奴役的工奴、農奴，每天幹的是超力勞動，受的是思想壓迫，享有的是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

第一種人不是中國人，雖然他們流的是中國人的血，但他們的思想、文化、習慣、性情，都脫胎於以蘇聯爲主的國際共產黨，「以華制華」，十足日本侵略中國時的漢奸行爲，這一小撮政治妄人就統治了我們七億同胞，可悲！



靈感，你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們肉眼見不到你的影子，耳朵聽不到你的聲音，啊！原來你是來無踪去無影的神化者。別人求你日產萬字都可，唯我求你不成，你給我日産千字很勉強，寫出來的並不多東西。你給我的全是應酬玩意品，說不上「名作」「傑作」的東西。你這個偏心鬼、自私、保守的寶貝兒。你見我與你交情只是幾載，說不上深厚友誼。你竟然看

大陸而死？我們無法知道。

肯定的，即使他不明不白的死因是由於拒絕返回大陸，中共也必然大張旗鼓地爲他治喪的，因爲死人還有「剩餘價值」可以利用，還可以騙生人入彀。

或曰：中共大張旗鼓地迓韋氏來

。讓俄人兵不血刃，垂手可得中國。問一問天才，何苦作蘇聯的幫兇？

寫到這裏，恐怕驚醒他的白日夢，也寫首詩贈給他，詩云：「天生海外一流民，末世英姿恨不伸，高舉騎牆派主義，勸人幸福是均貧」。

有一點必須註明，本文中大部份妙句都取材於這位「天才」的妙文，這種搬字過紙的騙術，即學即用，說不定可以騙得幾元稿費。



，本來你應該接受打五十大板，你這樣糊塗的盲俠作風，難怪世界無日寧靜。靈感，望你重申改變主意，作出個菩薩心腸救世宗旨，壞人一律「罷施」，好人照給無疑。你能做到專爲正義者有求必應的功德，世界太平得望矣！

棄左

鳴鼓篇

統戰·民意·效果

本年五月廿六日，萬人協會舉行了一次「中國前途」座談會。由於座談會是公開性的，因此，前來參加的成員中，可說相當的複雜，所以也就引起了一系列的爭論，或許是眞理越辯越明之故吧，結果，大夥在統一了認識的基礎上，思想獲致同共提高，好得很！當然對另一小撮人來說，是糟得很了！

在這裏必須提一提的是，在雙方進行針鋒相對的激辯時，突然殺出一位吼聲震瓦的「潮州怒漢」。這位剛由大陸逃亡來港不久的潮籍青年，在其痛斥媚共爛言，表達了他對在台從事反攻復國的國府之支持、擁護及熱愛外，末了，還用一種沉痛的語調發問道：「由於我們是在紅色大陸長大的，對中共的一切苛政暴行，了解體會最深，因此，對明報金庸的一切言論，特別是美化中共的妖言，最具反感，甚至痛恨不已，可是令人迷茫和痛心的是，最近政府竟邀請他去台灣觀光。這，到底是爲了什麼？」眞的，這一問，可難倒我了。因身爲座談會主席的我，在會議結束前例必作一小結的，對此，本來不應有多大困難，但「潮州怒漢」的那一問，卻令我無法作答。老實說，我也不願作答。在此，必須強調指出的兩點是：

㈠儘管可能有人對那位愛國反共的潮州怒漢之責問，抱有不同看法，但必須肯定和承認：上面的這一思想情緒，在香港的反共愛國人士來說，是具有代表性的，即具普遍性的。

㈡儘管政府有關當局之此舉，可能有其策畧性的需要，但同樣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上面的這一突出之做法，對全面領畧過金庸的「高招」、及其爲人的香港愛國同胞說，無異在他們中間撒下了可怕的、具離心力的不滿種子。

或曰：以上種種的思想動態，只是一般愛國僑胞之反應罷了，不！絕不！

記得有一位很受人尊敬的現代史小說作家，兼中共問題專家，他便會當着萬人傑兄、焦毅夫兄及我等之面，很氣憤地說：「要他們知道，若政府有關當局硬把金庸拉過去時，便將失去我們……。」

誠然，這位反共堅決的名作家，說上述的話時，或許有點激動了些，但正因爲此，也就更有力地反映出他的愛國之心切。原因是我們這一羣，不僅認識金庸，且一直來在跟他進行不停的、針鋒相對的鬪爭（筆戰）呢！而今，正當吾人爲了維護政府的尊嚴，和爲了揭發中共的罪行，而與專門美化中共醜化國府的金庸，進行不懈的鬪爭時，政府卻以貴賓身份把他請了去——請去台灣觀光訪問。這，不僅是一盆冰凍的冷水，且簡直是一種諷刺，是……。

不錯，對海外知識分子的「統戰」工作，是政府海外工作重要的一環，再說，政府的好些好的決策，不是我們海外的普通老百姓所能馬上了解的，但更重要的一點是，即當政府對海外工作的決策前，首先應先了解當地的民情民意。不然，定將好事變爲壞事，最低限度將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何況被邀者，用歷史眼光來看，又是絕不會因此而改變其立場的、具「花崗岩石」腦袋的金庸啊！

至於我個人，由於我一貫主張「事實教育」，因此對政府當局叫金庸去台灣親眼看看，親耳聽聽，倒沒有什麼意見。但卻給我帶來了一定的麻煩，看！今天若不是爲了對金庸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一文，進行必要的消毒工作，那我這個忙得不可交開業餘作者，豈不是不必在此硬擠出時間來增闢「鳴鼓篇」專欄了麼？由此，也又證明了，我們的反對政府的過份重視或者說過份高估金庸，並把他請往台灣訪問觀光，絕不是多餘的，而是有的放矢！

對此，如果還要用什麼「效果」來檢驗的話，那作爲唯一效果的金庸訪台記——「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中的第一句話，便證明了我們對此事的判斷是正確，和有科學預見的！



中共核爆與長期飢荒

胡蓁之

儘管毛共繼續進行爲全球人類所反對的核子爆炸，目的仍在「唯武器論」觀念下，以表示其強大的實力與威力。但是大陸人民普遍陷於長期的飢荒狀態中，無食無衣，誠如前中共「外長」陳毅多年前所說：「中共要核子不要褲子！」其實，今日大陸上確有不少大姑娘的褲穿窿！而她們省下的褲子錢，已被毛共拿去製造核子武器了。就拿六月廿七日在新疆羅布泊上空試爆的一只氫彈裝置來說，其威力約在二——三米加頓，亦即比炸廣島原子彈的破壞力大一千倍以上。這枚氫彈裝置的製造費用，不知需要幾千萬條大姑娘的褲子代價才能完成？

但就另一方面來看，毛共對於大陸的飢荒卻難免手忙腳亂！由於六月份正當忙於進行核爆之際，中共「總理」周恩來，則匆匆地去到石家莊出席有關亢旱的會議。據「合眾社」指出：「周恩來在石家莊亢旱大會中，對今年新天災脅威下的農業戰線的嚴重形勢，作了相當認眞的講話，強調去年旱災的打擊，致大陸農業仍未脫離麻煩。……」原因是今年華北廣大地區，普遍遭受一些爲毛共官方所承認的本世紀最嚴重的旱災，致穀物收成比一九七一年所謂「創紀錄」的二億四千六百萬噸，下降甚多！中共「副總理」李先念承認減產了二百萬噸，而一般大陸問題分析家則估計至少達二千萬噸以上。意味大陸今年要發生空前的飢荒！

記得去年八月廿九日美聯社的電訊，曾引述「道瓊斯金融週報」的文章估計：「蘇聯的穀類收成已變成一種災害，但對自由世界來說，則是貿易上的意外收穫；而且克里姆林宮之政治鬪爭，也可能發生！」尤其該社的紐約消息表示：「中共今年（七二）宣告歉收，更需要從美國、加拿大及其他地區輸入穀類。因之，使小麥價格在美國市場升至六年來的最高價位，這將使美國農人獲得更大代價的收入。……」

中國大陸爲什麼連年歉收呢？根據毛共「新華社」去年七月九日所發出的一項電訊中說：「自今春以來，北方許多地區乾旱少雨；入夏以後，北方好些地區的旱象繼續發展，給秋季作物的播種和田間管理，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究竟受災的範圍有多大呢？該社也曾透露：受災的省份計有黑龍江、吉林省、

每年僅收成一次，去年本可供一億人口食用的東北糧食是絕望了！在華北方面則有一半以上土地鬧旱災，亦已使上億人口的糧食落空。在七億五千萬人口中已缺少了兩億多人口糧食，自是一項致命打擊，故毛共曾展開「抗旱鬪爭」。

相反地，在華南方面各地則遭受水災和蟲災，也同樣宣告歉收。據廣東粵共電台去年七月十三日的廣播說：「由於今年春耕期間，全省各地都受澇災，且出現了解放以來少見的冰雹爲害！當旱稻插秧之後，許多地區又連綿大雨不止，影響了早稻的生長。同時，全省大多地區又發生蟲災，造成了早稻的歉收。」

在華南方面又不止廣東一省受澇災，由於當時「蘇珊」颱風的壓臨，令到福建、江西、湖南等省，也曾出現過豪雨汎濫的情形。儘管毛共不肯報導災區眞實情況，但就廣東電台要求：「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鬪」來看，則顯示其災情的嚴重到別人無能爲力的地步。這情況很像十多年前的華南大水災，曾使到幾個省內共有二千四百餘萬人無家可歸，三百六十多萬人被淹死或餓死，數百萬畝稻田的禾苗被淹沒，或被洪水冲走的慘劇重演。

其實，自中共竊據大陸以來的廿多年中，由於人禍天災打擊了農村經濟，以致飢荒現象日益嚴重，令到老百姓吃樹皮草根渡日，根據一位去大陸求學的南洋華僑學生說：「他們下鄉工作時曾親眼見到安徽、湖北及湖南等省的農民，因吃了稻草餅之後，於大便時發生困難而痛苦得躺在地上打滾，終於死去！」從這段短短的報導，便可想像到大陸的飢荒程度已達極點！相信世界上任何落後的貧窮國家，也不會有類似現象發生的，只有毛澤東血手統治下的七億人口才有此種慘象！

就「中國大陸經濟分析」一書的內容而論，認爲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古老的農業國家，工業向來就很落後，無論這個國家的政府政策，包括着軍事、政治、外交及經濟等等，全靠農業爲其主要的支柱。如果任何政策影響了農業生產，則一切問題都很難解決。舉例來說，在過去的十多年間，由於毛澤東大膽地組織了全國性的「人民公社」，推行了中國甚至世界史無前例的所謂「大躍進」政策的結果，使到大陸上的農業經濟全面崩潰！加以連年旱災、水災、蟲災等天然災害，更使其農業危機一天嚴重一天！雖然當時的共幹們還希望能使用人力來補救於萬一，設法挨過飢荒。但自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推行「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奪權之後，除了天災以外，更遭到人爲的禍害，那就是毛派所指的反動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及破壞春耕、水利等陰謀行動，企圖造成全國的大飢荒，而將七億五千萬人民陷於不可收拾的境地！

它說：「有些農村幹部存在着不正常的思想，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抱持着一個怨字，看到大字報批評他們就非常光火，因爲他們害怕對自己批評，於是放鬆了對生產的領導，放任自由躺下來不管了。有些農村幹部，則以經濟福利爲餌，誘惑羣衆反對毛澤東於節約糧食的指示，煽動羣衆離開生產崗位，破壞農業生產，濫放各種補助糧，大量浪費糧食；更有些幹部在毛主席叫出節約革命口號後，則以節約開支爲名，對破壞了的農具不加修理，水利機械壞了也不配套，作爲消極抵抗，尤其普遍的是：從華東、華南、西南及西北等地的農業幹部，在較早時的反撲中，就曾慫恿農民把集體組織的儲備糧、種籽及銀行貸欵，都實行吃光分光；並且煽動人民到處破伐森林，宰殺耕牛及其他牲畜，多數拿來吃掉或賣掉，其主要目標在澈底破壞春耕。」

爲了挽救大陸經濟和飢荒危機，毛派當時一方面要求大陸農民及有關幹部，全力爭取春耕生產。另方面則在各大城市瘋狂地逮捕投機倒把分子，以遏止物價波動或搶購風潮，進而又採行下列兩項措施：㈠是調派大批武裝共軍到農村去，表面上是說協助農民春耕，實則監視農民以防止怠耕或罷耕。㈡是從市、縣、公社以及生產隊，均分別成立一系列指揮農業生產的專門領導機構，又叫做「臨時生產指揮部」。隨即進行其所謂「三結合」——包括黨、政、軍在內，目標在於「文革」速迅收檔。

但在「文革」進行期間，由於兩千餘萬名共產黨員所構成的中共組織，卻已被搞到稀巴爛！充分顯示共統治力的衰退，導致一般農民與黨的關係越發呈現了微妙變化。由於中國農民要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他們發現共黨支配力的脆弱，因此，平時所有的積憤——特別是對城市與鄉村的不平衡，及對人民公社的積憤，終於一併爆發了出來。在農民不滿情緒的抵抗下，黨內的整肅和鬥爭已無法推行；加以那幾年的收成不佳，農民更爲不滿。正如當時的「華盛頓晚星報」所說：「毛澤東冒險發動文化革命，顯然已嚴重地危害到大陸的經濟發展，數以億計的農民，因受擁毛、反毛的雙重騷擾，而無法從事耕作，加上共幹的破壞行動，致令春耕的種籽，亦告缺乏，將無疑是中共農業經濟的致命打擊，其結果將導致中共今後再無力換取外滙；七億五千萬人民已面臨飢饉的災難，而成爲內亂的導火線。

即使上述人爲的禍害暫告避免，而自然的災害則給予大陸農業生產的打擊已非淺鮮！除遠在一九五八——五九年間的數度豪雨，造成華北、華中、華南及西南等省的空前嚴重水災之外，一九六三年後，大陸上連年乾旱，而普遍影響到大陸各地每一年的收成。前中共農墾部長王震（已遭整肅）在一次報告中指出：一九六五年的旱災是中國過去一百年中所僅見的。到了一九六六年，仍有一種繼續性的旱災，差不多橫蓋了整個華北，而不少地區則以冰雹爲災！他如華東的福建省，曾遭受了一百年來最大的颱風；廣西和雲南各省，亦遭受十年來的洪水；河北省邢太於一九六五年三月間的大地震，曾經導致北方十九個縣、市共三百九十餘萬人受害，無家可歸者達二百七十餘萬人。

綜合大陸各地報紙的先後報導，其中受災最嚴重的地區計有：內蒙古地方，差不多在十個月以上的時間，都在繼續的旱災中。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也都普遍地遭受着暴風雪和旱災所困擾；而東北三省則因嚴重的乾燥天氣，致使秋收時田野間成熟的禾稻，大多爲蝗蟲所侵害，損失相當重大！至於內地各省的旱災，曾經持續二至三百天之久的現象，也是很普遍的。如河北省在六五年七月至六六年六月的整個一年中，從未有獲得適當的雨水；但自六七年六月以後，卻有不少地區遭受冰雹、蝗蟲以及不斷下雨的打擊。而河南、山西等省，也有同樣的現象——前者自六七年十月至六八年八月的二百七十天內，全省都受旱災，後者則自六六年五月至六七年七月的四百多天裏，都沒有足夠的雨水；但到收割時卻發生洪水、大風以及冰雹爲害！

此外，山東的小麥、高粱等農作物，在六六年至六七年的長期乾旱下，收成不及往年的十分之六。甘肅省從六七年至六八年間的十個月中，均告缺雨；陝西省的榆林地區，在五九年七月以前未曾落一滴雨，到了七月以後，則全省遭到洪水、冰雹等災害。毛共報紙曾描述蝗蟲在大陸北方所造成的災難，史無前例。牠所經常爲害的地方，包括東北、華北、西北各省，寧夏庫元特區，在六八至六九年間，除二百四十天未曾落雨而陷於嚴重的旱災外，接着而來的便是蝗蟲與冰雹；青海區的旱災持續一年，蟲災的廣泛發生，更爲嚴重。

在過去幾年中，江南各省因春雨連綿而使秧穀播種，成爲嚴重問題。但到夏季後，則許多地區又爲久旱所苦。這種現象首先發現於江蘇各地，而江西境內在七〇年四月間，瀰漫着低氣壓和陰雨氣候，田裏秧苗受大影響。七月後，農作物又以旱災蟲災爲患。湘、鄂、川等省原爲魚米之鄉，因連遭水災和旱災，造成長江中流洪水暴漲，洞庭湖水位之高，爲半世紀來所僅見，令到湘、鄂兩省濱湖區的稻田，多被淹沒或冲毀無遺！尤其是湖南在去年的旱災更爲嚴重，旱造晚造歉收，全省農民陷於飢饉！

共幹曾加檢討：在一九六三年以前，農業發展的條件是：改良種籽，使用化學肥料，促進農業機械化，及興修水利等。但這是劉修時代的作法，不僅不能仿傚，即提到這些辦法也有罪。雖然毛幹在許多地方不能不追隨劉修；可是由於人謀之不臧，加上自然災害，故其收成不獨沒有增加，實際上普遍下降。據估計：在七〇年的夏季穀物產量已減少約八億斤，秋收約減少二億斤，整個總產量約在三百六十五億至三百七十億斤之間。這數字與五八年以前的收成紀錄，仍相差無幾——約增加百分之二點五；而在過去的十年間，大陸人口卻已增多一億五千萬人以上。七一年的產量畧有增加，仍然趕不上人口增加率之速。對這種「僧多粥少」情況的發展，使毛共無法應付時，只有一再削減人民口糧的配給。如果今年再成歉收，則其主要依賴農產品以積聚的資本，完全落空，將不知要餓死多少人？

也許有人認爲毛共濶佬，它準備供應大馬廿萬噸白米，實則打腫臉充胖子！這與「不要褲子要核子」的情形相同。誠如國府外交部發言人所指出：「毛共不顧人民生活發展核子武器，不僅使大陸上喪失自由的人們生活更加困苦，同時也爲全世界帶來更深的禍根與亂源。……」眞是一針見血！

中共的眞面目 【五】

——看「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後與王浩教授商榷

吳樹仁

另外一些幹部，雖然犯過種種罪行，但內心仍極爲矛盾。如一九六八年，海口市駐軍用機槍對紅衛兵（旗派）掃射，死傷無數。之後，我在廣州見到一個海南軍分區的中級軍官，我問起他這件事，他感嘆地說：「老實說，初時奪權鬭爭，沒有旗派的猛衝猛打也是不行的，但現在形勢不同嘍，這又有什麼辦法！」由此可以窺見他們內心中無可奈何的沉重情緒。

至於那些知識程度不高的下級幹部，一方面是仗勢自己出身好、成份好，一般不會挨整；另一方面也知道自己資歷有限，「對革命貢獻不大」，向上爬的本錢少之又少，只有在政治積極表現上找出路。由於他們數量頗多，分佈極廣，因而也最起作用，加上他們一直「吃共黨的奶水長大」，受中共的影響較深，缺乏人的感情，猜疑和妬忌心特重，往往將一些事加油加醋往上會報，並且夾雜私人恩怨在內，確實造成不少寃枉。

另一部份年齡較長，有些閱歷和知識的下級幹部，他們多半是成份不大好的人員，也就是隨時都可能成爲中共政治運動的犧牲品的人，絕大部份是沉默寡言，戰戰兢兢地工作，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整日揣摩上級的意圖，察看上級的面色，看風行事，這是可憐的一羣。

企業工人裏面的思想面貌一般近似下級幹部的兩種。年紀大的多能埋頭苦幹，以保存飯碗；年輕的多醉心於政治活動，以求能當上幹部，打開出路。但是有一點他們是共通的，就是對中共取消一切企業內的獎金表示不滿，原已微薄的收入，因此再要減去一些，他們的不滿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廣大農民，特別是貧瘠地區的農民，還是醉心於自由市場，單幹自發。因爲公社的收入好壞，似乎對個人沒有什麼直接利益，更不能立竿見影，解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自留地的種植和家畜的飼養收入來得多而快，可以直接受益。因此，大部份人對公社都是漠不關心。毋怪乎中共把農村工作重點放在「制止單幹自發，資本主義經營抬頭」的教育和整肅上了。

農村的生產隊隊長很難當，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收成上繳的工作抓嚴了，村中自然不滿，抓鬆了又要挨上級整肅。農民往往願意選些「經濟掛帥」的人當隊長，又不易得到公社的批准，這是農村的情況。

至於在學的中小學學生（大學生留待描敍知識分子部份時才寫），要分開時間來談，即一九六四年以前和以後情形不一樣。因爲從一九六四年開始，中共大力推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以及在中等教育大力推行半工半讀制度。

無可否認，一九六四年以前，中共的中等學校學生的質素及學業成果較好，除英語一科外，最少比香港的一般中學和英文書院要好得多（特別是自然學科方面）。那時，學生大部份都能勤於求學，以爲將來考取大學，能分配到較好的工作舖路。

但正如大陸其他的社會狀況一樣「好景不常」。一九六四年中共開始大力推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這些學生看清了不單進入大學的機會微乎其微，即使進入高中也不易，留下城市獲得工作分配的更是難上加難，唯一的出路是上山、下鄉。更加上看清了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矛頭都指向知識分子，成份不大好的學生更是心灰意冷。特別是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開始，全國大、中、小學全部停課，與此同時，大力批判歷年來的招生、考試制度，規定只有成份好、政治表現好的學生才能得到推薦保送升學，學生的學習熱情便一落千丈。再加上眼見校內的教師以及一些成份不好的學者、教授、科技人員遭受到殘酷鬭爭的苦況，更不寒而慄。於是學生中就廣泛流行「讀書無用」「腦力勞動危險」的論調了。

至於一些早期（一九六四年）以及近期被強迫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則更爲不滿，特別是早期的。中共原本答應他們下鄉三年後可以回城市獲得分配工作，並由城市公安局發給「城市戶口保留卡」作爲根據。但一九六七年後，中共竟出爾反爾，宣傳這是「違反毛澤東革命路線」而加以取消。新的下鄉青年絕大部份是「文革」期中替毛、江賣過命的紅衛兵，因利用價值已完，被一腳踢下農村，他們自覺已陷入絕境，農村中一點基礎也沒有，生存成了問題，「哀莫大於心死」，他們多數因此都鋌而走險。加上他們人數極多（六千萬人），分佈極廣，甚至與各地農村中的不滿分子串通，的確已予中共的社會秩序以莫大的威脅。我敢斷言，中共已爲它自己在各地埋下數以千萬計的定時炸彈，而且數字還在不斷增加，無法掃除，這些定時炸彈，一旦連鎖爆炸，中共的統治馬上就會完結。

値得一提而且也是中共城市民政工作最感頭痛的還有中共軍隊中的轉業和復員軍人。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軍隊是採取志願兵役制度的。一九五五年以後，隨着「國防現代化」口號的提出，轉而實行義務兵役制。由於以前的軍官文化水平、戰爭理論的修養，部份未能適應「國防現代化」的要求，而大批轉業至地方機關工作。這些人的黨齡較長，多數受過一些傷，加以很多目不識丁，修養極差，只會居功自傲。轉至地方後，更不能適應機關工作，不少長年裝病不上班，更提出極多無理要求，稍不如意，即至上級或民政部門大吵大鬧。

義務兵役制度實行之後，共軍往往在士兵中挑選一些被認爲好的，服役期滿後留部隊培訓爲士官及下級軍官，其餘大部份還是要復員。復員軍人，

回到城市，雖然都能得到工作分配，但內心卻留着一個暗影，就是：原服役部隊對自己的表現一定不滿，才要自己復員。因此，個人檔案的評語一定不好，檔案轉至工作單位後，黨委看了對自己也一定存在成見，所以多數意志消沉，牢騷滿腹。因此又往往在運動中遭到批判，而更肯定了自己的估計，怨氣越積越多，這部份人在「文革」期間乘機大打出手，由於他們具有一定的戰爭素養，當時確令中共大感頭痛。

總而言之，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來，極權不斷加強，人民失去了過「社會主義幸福生活」的幻想；加上不斷整肅，打擊面越來越廣，把不少原來是自己的同志及同路人也推向了對立面，新樹立了極多的敵人。正如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常常提到的：「外因是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變化的」。中共這種搞法，使得民心喪失，他們即使在目前極權統治下一時無法進行有組織的反抗，但當大陸一旦遭到來自外面的軍事攻擊的時候（不管來自何方），這些定時炸彈能不連鎖爆炸嗎？

戊、社會醫療問題

藥品的嚴重缺乏是中國大陸醫療工作上最嚴重的問題。我在大陸期間，曾患上「無黃膽性肝炎」達七個月之久，每星期均到指定的一級醫療單位診治，現將他們每週例行處方列後：

(1)葡萄糖注射液劑　20ML×2
(2)維生素　B_{12} 15MCG 2ML×3
(3)肝精　2ML×3
(4)維生素　BCO二十一粒
(5)YEAST（酵母片）二十一粒
(6)全休一週

我是一個中級的幹部及科技人員，而且據生化T. T. T. C. F. T.檢驗病況已達四個加號（＋＋＋＋），可稱嚴重。但是所得治療藥物僅此而已。另外每月額外配售肉類一公斤，魚類一公斤，糖一公斤，牛奶六——十瓶（半磅裝）。我的病之所以得以痊癒，還是依靠在香港的親戚大量寄回西德出產的1000MCG 維生素 B_{12}、肝精，以及在醫院工作的親人偷回大量注射用的葡萄糖。

我的兒子在一九六七年時腳掌長了一粒廣東人俗稱「雞眼」的東西，走路也覺疼痛，我帶他到廣州市一所一級醫院，希望能替他割除。醫生表示可以切除，但沒有麻醉劑，連普魯卡也沒有，建議「生割」，結果只好作罷。最後還是要求在香港的親人寄回一瓶美國的「雞眼」藥水，才把它治好。

最近接到年邁母親來信，知道她患了肺氣腫，也是到廣州一所一級醫院診治，處方給開「四環素」，但醫院藥房表示沒有，母親只好將該處方郵寄給我，我購了一瓶「禮來」廠一百粒裝的四環素寄回去，才治癒此病。

儘管中共對郵寄進口藥物抽了高達200%的稅收，但只要是准寄的，人們還是願意負擔高昂的稅款，以便得到在大陸上無法得到的東西。王浩教授到過香港，倘若王教授近視度數不是過深，總可見到香港每家藥房、藥行，都用顯著的廣告標出：「本號代寄大陸郵包，快捷妥當」的字樣。糧食、什貨店也每每標出同樣的廣告。人們在港九境內各地郵政支局所排隊寄包裹往大陸的長龍，以及月初人們在中共銀行排着長龍往大陸滙欵，接濟瀕於餓死邊緣的親友。諸如此類鐵一般的事實，難道王教授視而不見？還是故意睜着眼睛說瞎話呢？

請原諒我過於激動，但請讀者體會我產生如此激動心情的原因。

的確，大陸的藥品訂價是很低的，如四環素每粒只售價約合美金五分，但國外的人們又焉能知道它是「有價無市」的呢？正如大陸的百貨公司櫥窗中的陳列品，可以說是琳瑯滿目，但在不爲人注意的角落中，往往有一個字牌寫着「陳列商品，暫不出售」，「暫」到什麼時候，天才曉得！

但不要以爲大陸每個人患病都不能得到充份的藥物治療，在大城市的一級醫院，都設有一個「特診室」，這個特診室的對象是中共處長級以上的幹部，在他們的「公費醫療證」上，用紅印油蓋上「特」字，級別越高，「特」字越多。他們的特權是不用排隊，一流醫生診治，以及不受短缺的藥物供應的限制（任何國家任何醫藥他們都可以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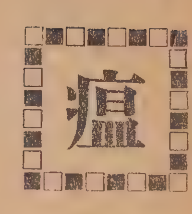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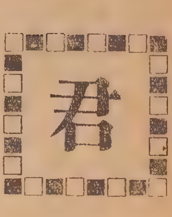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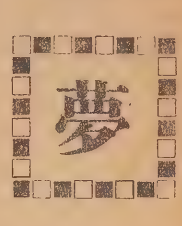
現在讓我介紹一下中共的醫療制度。

早在一九六〇年前，中共當局已不允許醫生私人開業，把他們納入各級醫院或衞生所，不論在城、鄉，均採用「三級醫療制」。在城市，分爲街道衞生所、區級醫院、市級醫院三級；在農村，分爲生產隊的「赤腳醫生」、公社衞生所、縣醫院三級。城市中病人有了病先到街道衞生所看病（在職的在單位醫療所療治），由他們決定是否開具介紹函往區醫院。區醫院也看情況，是否轉送市級醫院治療；農村也一樣，把病人層層上送。但基層醫療單位的醫務人員往往由於小事關係，以及顧及面子，或故意把病人當作實驗對象，大病的也遭延誤上送。在農村，更加上交通不便，送病人只能用擔架肩挑，因而白送了不少人命。香港雖是個殖民地社會，但在離島居住的病人或孕婦，遇急需時，只要報警，往往得到水警輪甚至輔助空軍的直升機免費送入市區的公立醫院。這種人道主義精神，不能不令我深深感動。

儘管中共實行了三級醫療制，但往大城市的大醫院求醫的仍大有人在。而這些大醫院又往往限於床位、設備及醫護人員的缺乏，永不滿足求診者的要求。他們每日都限制門診名額，求診者只好提前排隊掛號。在大醫院掛號處門外，往往見到一些病人或其家屬在晚上十一時左右就攜帶椅子、蓆子、木椅前來排隊，以便明晨開始接受掛號時能掛得上號。難怪人們說：「小病變大病，大病沒有命。」

中共培訓醫療人員的制度，也分爲三級：第一級是大專程度的醫學院，高中畢業後入學五年；第二級是衞生學校（或稱醫士學校），初中畢業後入學三年，一般是分配到街道衞生所或公社衞生院；另一些即所謂赤腳醫生，是在農村中選些稍具文化水平、成份好的青年，由各級醫療機構對他們作二、三個月的短期培訓，他們究竟能做些什麼，那就不言而喻了。但這批「赤腳醫生」，正負擔着佔大陸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農民的初級醫療之工作，這能說不是「草菅人命」嗎？

（待續）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陳毅忍住笑說道：「老總，你既然這樣說，我要準備同韓德勤打一仗了。」

李明揚看看陳毅，問道：「仲宏，你打得過他嗎？」

陳毅說道：「老總，我同你講句實話，我打你打不過，打韓德勤有把握的很，在江西他就是我們手下敗將，曾被俘兩次，都被他化裝跑掉了。」

李明揚驚笑道：「有這樣的事。」

陳毅說道：「千眞萬確，我對着老總，絕對不敢講半句謊話。」

李明揚笑道：「他也眞本事，竟然能扮伙伕，我就沒有這個急智。」

陳毅笑道：「他的樣子本來就像伙伕，不用打扮就成了。老總威儀赫赫，十足是個大將派頭，怎麼扮伙伕也扮不像。」

李明揚被陳毅恭維得渾身輕鬆，笑着說道：「仲宏，如果當初我被你們捉了去，可是跑不掉。」

陳毅連連擺手道：「這眞是罪過，我們怎能捉到老總，如果當時是老總任指揮官，我們還逃得出江西。」

李明揚說道：「過去的事不談了，你眞打算同韓德勤打一仗？」

陳毅笑道：「只要老總不幫他，我一定同他幹一場，因爲他逼得我無路可走了。」

李明揚說道：「我已經講過了，無論如何我也不會幫韓德勤，不過，你也要多多考慮，還有陳泰運的態度，也要注意。」

陳毅說道：「我那宗兄更沒有問題，爲了這次失泰興，他恨死韓德勤，我把泰興交還給他，他答應永不過問韓德勤的事。」

李明揚說道：「這就好了，你可以大着膽去打一仗了。」

陳毅說道：「不過，還要老總幫忙。」

李明揚放下手上的烟槍，起身盤腿坐在土炕上，說道：「仲宏，我當不會幫韓德勤，但是，我也不能公開站到你們一邊。」

陳毅說道：「老總誤會了，我們怎敢驚動老總，我說請老總幫忙，第一是彈藥方面。」

李明揚說道：「這個問題容易，韓德勤剛送來十五萬發子彈，尚未開箱，你全部搬去就是了。」

陳毅說道：「第二點，如果我們陷於危境時，老總能不能命令長江兄，帶着日本皇軍出來走一趟。」

李明揚說道：「這件事我沒有法答你，長江也沒有辦法答我，因爲他受日軍指揮，日軍並不受他指揮。」

陳毅說道：「這點我當然明白，到時長江兄可以假報幾次消息，勾引皇軍出頭。」

李明揚說道：「長江那孩子莽漢一條，打仗可以，弄這些拐彎抹角的事，他怎麼成？」

陳毅笑道：「只要老總認爲作得，我可以派兩個參謀人員住在長江兄總部，隨時協助他。」

李明揚說道：「長江的事我說什麼就是什麼，你回去挑兩個精明強幹的人，先送到我這裏來，我交給長江就是了。」

陳毅千恩萬謝，說道：「老總幫我的忙太大，我下一世變牛變馬都要報答老總。」

李明揚說道：「你太言重了，希望你這次眞能打一場勝仗，不但打韓德勤，也打顧祝同一個耳光。」

陳毅從炕上一躍而下，說道：「老總放心好了，如果打不勝，我就不來見老總了。」說過頭也不回走出去。

韓德勤對於陳毅與李明揚、陳泰運的關係一無所知，每日仍然以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名義發佈命令，要李明揚、陳泰運配合李守維進攻黃橋新四軍，這些命令到了兩處，不用半天就轉到陳毅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部。

劉少奇根據韓德勤發下的作戰命令，召開軍事會議，擬訂計劃。

陳毅說道：「我只能辦外交，打仗的事請粟裕同志多負責任。」

粟裕看了韓德勤總部發下的作戰計劃，問道：「這個計劃是不是眞的。」

陳毅說道：「這是我從李老頭子烟盤旁邊拿來

粟裕說道：「用兵之道，虛虛實實，我怕是韓德勤故意發出假計劃，誘我們上當。」

陳毅哈哈大笑道：「兄弟，你也太高估韓德勤了。」

劉少奇也說道：「粟裕同志，韓德勤爲人我們都知道，他沒有這個頭腦的。」

粟裕說道：「因爲這個陣勢擺的太差，所以我懷疑是假的。」

陳毅說道：「如果這項作戰計劃十分周密，那可能不是韓德勤的手筆，非小心不可了。就因爲計劃差，才是道道地地的韓氏兵法。」

大家都笑起來，劉少奇也忍不住笑了兩聲。

粟裕說道：「針對敵方這項佈置，我們最好集中全力攻八十九軍軍部，只要把軍部打垮，其餘部隊就亂了。」

陳毅說道：「對極了，這種打法最高明，我們過去在江西同國民黨軍作戰，慣無此項戰術，十次總有八次成功。」

粟裕說道：「不過，要有絕對優勢兵力，始能成功，如果一擊不中，自己也不得了。」

劉少奇說道：「這是當然，現在就要你仔細計算一下，我們的兵力是不是能佔絕對優勢。」

粟裕說道：「如果能集中在一起，進攻八十九軍軍部，在八十九軍軍部右翼有一個獨立旅，必須先擊潰這一旅，然後才可以進擊八十九軍軍部，這一個獨立旅戰鬪力如何，我們不知道。」

陳毅說道：「我可以去問問李明揚。」

粟裕搖頭道：「不必去問，李明揚未必知道，目前唯一辦法是集中兵力進攻，但我們在姜堰有三個團，若能撤下來就可以增加一半實力，但姜堰防務交給誰呢？」

劉少奇說道：「目前只有這一點兵力，集中使用就不能分散，交給誰都不成。」

粟裕說道：「辦法倒有一個，不過，要請陳司令員辛苦一趟去找李明揚。」

白，他可以送我們十五萬子彈，可以設法策動皇軍助我，但是，他自己卻不能公開站出來同我們並肩作戰。」

粟裕說道：「這點我當然明白，我的意思也不是要他出面幫我們打仗，只是要他策動李長江派隊接防姜堰，讓我們兵力集中攻擊八十九軍。」

陳毅問道：「爲什麼要李長江接防，我也可以同陳泰運去談。」

粟裕搖頭道：「不是這麼說法，李長江派軍接防姜堰，我們可以說是僞軍攻陷姜堰，若是陳泰運接防，將來韓德勤就要追究了。」

劉少奇說道：「粟裕同志計劃很周到，陳毅同志再去同李明揚談談，要他幫這個忙。」

一切商妥之後，陳毅去找李明揚，粟裕佈置攻勢。

李守維自不曉得新四軍的佈署，按原定計劃十月三日向古溪、營溪進攻，這兩地本是三十三師防地，被粟裕攻破之後，就由新四軍游擊隊駐防，李守維大軍一到，新四軍就落荒而逃，李守維當即下令向黃橋前進。

八十九軍推進到黃橋，李守維駐在蔣垛指揮，前鋒部隊因爲急於要替三十三師報仇，攻勢淩厲，十月五日早晨七時，原屬三十三師九十九旅王學階團已經攻到黃橋東墟門外。守寨新四軍以輕重機槍密集掃射，但王部國軍仍然奮勇直進，前鋒已經爬城，與新四軍進行肉搏戰。

李守維在蔣垛軍部得到消息，至爲欣慰，向參謀長丁虎說道：「陳泰運若能按時出兵，一戰就可以將黃橋匪軍全部解決，根除蘇北一個大害。」

丁虎說道：「就不知陳泰運出不出兵。」

李守維說道：「李明揚一定不出兵，我想陳泰運還不致於，因爲主席待他不薄。」

丁虎說道：「這種人只記怨不記恩，對他再好他都不放在心上，如果有一點點小事，他就永遠記住不忘，找機會報復。」

運啊！」

丁虎說道：「這是我們的看法，陳泰運卻認爲上次匪軍佔領泰興，主席沒有出兵幫他奪回，就是對他不起，以後匪軍又自動把泰興還他，其中一定有鬼。」

李守維說道：「不管怎麼樣了，打過這一仗就會知道誰站在什麼立場了。」

兩人正說着，接到報告右翼獨立旅已受攻擊。李守維說道：「這是怎麼回事，我軍前鋒已攻入黃橋，匪軍從那裏來的。」

丁虎說道：「匪軍最擅長游擊，大概這是小股來我軍後方擾亂的。」

兩人正在說着，又有報告，獨立旅防區已被攻破，全旅失去聯絡，情況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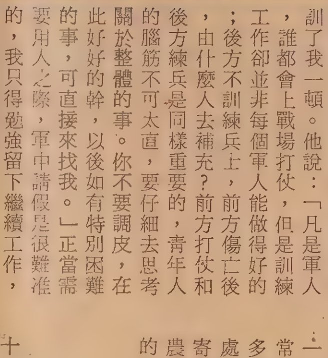
李守維愕然而起，趕快整理部隊立時向獨立旅陣地增援。

丁虎說道：「是不是要再等一等消息。」

李守維說道：「不能等了，全旅已失去下落，再等就整個被匪軍消滅了，現在趕到地方也許還可以救出一部份。」

丁虎見軍長這樣道：「不便阻攔，這時軍部所能控制部隊也只有一個旅，但士氣很高，聽說獨立旅被圍，都奮勇爭先要爲獨立旅解圍復仇，由軍部到獨立旅中間有一道很長的橋，李守維率領增援部隊走上了橋，突然槍聲大作，新四軍在橋的兩端，以輕重機槍雨點似的射來，一面掃射，一面高呼繳槍。國軍在橋上無法展開，自無從抵抗，只有挨打的份。

李守維看看情況，說道：「我們決不作俘虜，橋頭衝不出向橋下衝，橋下面地方大，又有掩蔽，可以抵抗。」官兵聽到軍長這麼說，一齊由橋上向下跳，但是驚慌間跳下去，未能站住腳就被水沖倒了。軍長李守維，參謀長丁虎，獨六旅旅長翁達，團長韓振翼、陳學武，有的淹死，有的被擊死，官兵游水逃出者不到一半。



抗戰武術談

進取雖有心命令難違　訓練新兵苦徒勞無功

營長見到我的報告，不但不准，反而保我升級。然而對升級我一樣不感興趣，因那時我已開始厭煩軍訓生活，再次請求調回十四團參加上戰場作戰。營長看到我請求調回的報告，叫我去見他，着實的教訓了我一頓。他說：「凡是軍人，誰都會上戰場打仗，但是訓練工作卻並非每個軍人能做得好的；後方不訓練兵士，前方傷亡後，由什麼人去補充？前方打仗和後方練兵是同樣重要的，青年人的腦筋不可太直，要仔細去思考關於整體的事。你不要調皮，在此好好的幹，以後如有特別困難的事，可直接來找我。」正當需要用人之際，軍中請假是很難准的，我只得勉強留下繼續工作，但已覺意興闌珊了。

十四團的老連長，離開時規定我兩星期一封信，到後來無事可寫，就越寫越少，他來信責問我爲何變了？好像沒有情感的麻木人似的，爲什麼？到底是爲了什麼？一定要我答覆他。雖然長官的厚愛可感，但因環境的不如意，自己的個性又占怪，寫信回家或給朋友，素來是報喜不報憂，凡遇到困難的事，就不想麻煩別人，自己悶在心裏，免得引起家中及朋友們的不安，這或許是我的想法錯誤，但已成了習慣，無法改過。修理工廠羅股長太太替我補習有兩年之久，離開後，她規定我每星期給她一封信，要我將日常起居生活，及訓練中的趣事詳細告訴她，但寫到後來，趣事無處可尋，苦水倒有滿腹。我又不願吐露給她聽，有時因心中煩躁，過了一星期沒有寫信，她馬上寫信來追問理由，唯恐我又生病了，關懷倍切，令我既感且慚。心想在十四團的人緣這樣好，來到新三營未遇一個知己。因通信無事可寫，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將星期日替新兵老爺寫家信的鄉間趣事，農村俚語，抄錄一些寄給羅太太，她來信竟大感興趣，說這些事非常可笑，以前從來不知農村生活情形，並要我每次多寫點給她，讓她有機會認識我國以農業立國的各處鄉土風俗。我初意只不過是想抄幾段鄉間土事，寄給她以塞責，不料反而引起她的興趣，想研究起農村生活來了！身處此苦惱煩悶的環境下，看了她的信，眞弄得我啼笑皆非。

新兵難教心灰意冷

這次在零陵訓練新兵所得的成果，如同以前在十四團機械隊相比，有天差地遠之別。以前機械隊的學員，大部份是由各營連戰鬬單位保送，是有軍事知識的士兵，一部份是各部隊長官的親戚同鄉，志願參軍的學生也不少；均具有強烈的國家觀念，相聚一起當然是有同仇敵愾之心；學員均有自發性的學習操練精神，不用長官操心。至於此地的新兵，不但自己毫無思想，連教也教不會，因此隨你如何操心教練，也是白費心機。在機械隊時，有些科目在剛開始教時，他們就已明白了大半，有部份智慧超羣的學員，並不需要詳細教授，還能舉一反三的提出問題，使教練人員少費很多腦筋。我只要在上講堂時，照科目表準備好題日，將主題講述一篇，以下的時間，就以主題爲中心，學員們提出問題討論，大家談得興高采烈，常常下課號音已吹過了，還不肯散堂，因他們的知識水準高，不用限於教官所教的科目範圍之內，呆板式的教學法；另方面還可增加學習的興趣。在他們所提出的各種見解中，往往發現有很新的軍事實用知識，不要以爲教官所教授的樣樣都正確，我在那一期訓練的學員，就發現他們所提出的意見，好過舊有編定的教材。我每逢遇到有優好的資料[illegible]提出資料的學員，表揚爲模範學員，那時隊長也很虛心接受意見，並不固步自封。輪到我的講堂時間，我常喜歡改爲座談會，學員非常喜歡參加，有機會讓他們發表自己的抱負及學識，當然是人人所樂意的。可是另兩區隊長的作風，卻與我不一樣，因此訓練出來的學員成績也不同。

在新三營的這批寶貝，教不會，講不聽，你脣乾舌焦，煞費苦心，他左耳朵進右耳朵出；用盡方法鼓勵他們發問題，但這些人從不肯開金口；用打罵吧，我看別人訓練常有氣得拳打腳踢的，不但無半點效果，反而越打越牛勁。一班同事北方人多，只有我一個江西老表；新兵全部是湖南鄉下抽來的壯丁，因地區接近關係，風土、人情、生活習慣都比較接近，尤其言語方面，他們講鄉間土話，我也聽得懂。星期天替他們輪流寫家信，北方同事聽不懂鄉下話，要他們代寫信，還要我做翻譯，不如索性由我來寫，總想藉此聯絡感情，使他們在操練時用點功，然而一切都是枉費心機。他們要你寫信時，滿臉笑容，等你信寫好，隨即就不當你是朋友，好像我是寫信佬一樣，眞是吹脹！一而再，再而三，經過年多的時間，依然如故，那時我也心灰意冷了。

趕墟場交易爭價

最後我改變作風，除輪値星留在營房，假日我一早就出去玩，不進城就去趕墟場。零陵居民對趕墟場是叫「當鬧」。趕墟場是很有趣的，在湘南一帶地區，他們的墟場日期是編排好了的，這個月的某日在東市場，某日在西市場。只要找當地居民，抄一份時間表，星期天去什麼地方，預先在時間表上看好地點，決不會錯的。去得幾天，就可發現每處每次的墟場，貨物均有分別。那一個月某處的墟場是販賣豬牛爲主市，某處是以谷米爲大宗，某處是以驢馬爲主市。以驢馬爲中心的墟場又叫趕會，時間不止一天，好像有十多天的趕會期。因爲這是大生意，鄰近各省縣都有販賣商人來採購驢子馬匹[illegible]

是購買驢子，作熬膏補藥，婦女多數喜服用補身，服用時加糯米甜酒，特別有功效。墟場的吃食應有盡有，普通的墟場，多數是日用品、吃食、蔬菜等為主要，四鄉各村的居民，採購的、販賣的，每到墟日，集中一地，還有以玩樂的心情來趁熱鬧的；只見人山人海，形形色色，無奇不有，還有許多季節性的土產品，非常新奇，我雖在鄉村長大，但從未見過的土產均有出售。中國內地的趕墟場買賣，是古時所流傳下來的，對於交通落後的農村，農民們自由底物資交流中，有很大的商業意義存在。

我每次去趕墟場，會發現不少農村古老的知識，及各種各樣的鄉間土產，還聽到有趣的鄉村俚語，我將它詳細的紀錄下來，寄給在廣西的老師羅太太，她回信說：這些資料眞是有趣極了，以前從不知道鄉村有這樣豐富的出產及風俗常識，並要我不斷的寫信告訴她。我簡直的在做鄉村採訪工作，但我自己也藉此暢快的渡假一日，以舒一星期悶氣。

世外桃源一高僧

在這段遊樂散心期間，我蓄意的訪問山林寺院，希望發現有高僧異人，隱居其間，但所遇到的幾位，都是平平無奇的，無甚可記。一次，我在墟場裏吃東西，無意間和一位鄉民閒談，他說：在零陵靠全縣之間，一處深山樹林有一所很大的寺院，寺院裏有位將近百歲的老和尙，他精通醫術，而且義務替鄉民醫病，贈醫贈藥從不收費；該寺院所有良田產業甚多，每年的收成可觀，還平價將稻谷賣給貧窮的鄉民，寺院主持人慈悲為懷，樂善好施的義舉，很得鄉民的愛戴。我問明地址，詳細記下，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到下個星期日我約了兩位同事，按着地址去找，很容易就找到。我們剛到達樹林外，就覺景色非凡，恍如世外桃源，林木青葱，幽雅脫俗，叫人心曠神怡！但見高山森林環抱着該處山坳，我們穿過樹林，綠蔭深處現出一座古色古香的寺院；紅牆綠瓦，氣勢莊嚴，使人望而敬仰！寺院的前面和兩邊有很廣濶的土地，內有魚塘、菜園、菓園等，魚塘後面的山邊，有一井很大的泉水，泉水由井底石洞裏噴出來，形成一股瀑布，流向魚塘，非常美觀。那這種眞泉水是冬暖夏涼的，魚塘的水清澈如鏡；我看到時正當農曆五月間，泉水已開始冷得冰手。我看到泉水，好似回到了家鄉，心中眞有說不出的留戀及喜悅，這不是跟我故鄉的眞泉水一模一樣嗎！我們三人進入寺院的客廳裏，看見有幾個病人坐着等候醫治，知客僧見我們是軍人，唯恐有什麼麻煩，面露遲疑之色。我道達來意：專程拜訪義務替鄉民醫病的高僧，請他轉達，希望獲得接見。我們一直等候醫治病人完畢，蒙高僧親自出來招呼，我見他慈眉善目，面露安祥笑容，領我們進到裏面一間清雅的小客廳裏坐。坐定後，我即將仰慕高僧的意思表達，這位老和尙非常歡迎我們光臨，他是河北省人氏，正巧同去的兩位和他是同鄉；眞是親不親，故鄉人！一開始就談得很投機，我乘機進一步，請求高僧指點醫術，他謙虛的笑着說：「歡迎共同研究。」談了一會兒，就告辭回營。自從見過高僧，我念念不忘重去寺院，第二次是我一個人去的，他帶我到禪房裏去坐，我進去時聞到很重的藥味，原來有兩個和尙在房裏幫他製藥。

訪高僧談古論今

我和他初步談論武功及醫藥，這位老和尙對穴道功夫、及氣功、醫藥，有精湛的造詣，拳腳功夫卻已放棄了四五十年未有練習，有了穴道及氣功，拳腳是次要的了，當然不用再苦練。醫病時他也用針灸配合治療，但他用的針比現在香港用的粗得多。首先請他教導穴道功夫，因為我那時年輕，還是熱心硬功軟打的武術，將醫藥針灸放在第二。軟功的穴道有一百〇八穴，分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我將以前所學的穴道，一處處指出問他是否正確？他很驚異的對我說：「眞想不到一位青年軍人，能學會這種師傅不易傳授的穴道功夫。」我將從小在家鄉練武功，及遍訪名師學點穴，推拿功夫，至現今將有九年的歷程告訴他。我第二次指出所學的穴道，高僧注意觀察，有錯誤或不準確的部位，他立即糾正我。我們在一起研究穴道，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才將全部穴道指點完畢。我以前所學的大穴有三處錯誤，有五處部位不準確，小穴道錯誤的反而少，稍有部位不準確而已。我將以前所學，再參照他指正的部位，詳細作進一步的研究，證實這位老和尙的穴道完全準確；以前有很多錯誤，不知是否師傅故意教錯？抑或他本人學得不準？我就不能判斷結論了。

如欲使用此傷害人的一百〇八穴道，每個使用手法是不同的，要分明打、暗害，兩種手法，假定你只學會明打的手法，遇到不能明打只能暗害時，那就成為英雄無用武之地。所謂暗害者的對象，決不是去害一個平民，或一個稍為得罪你的人；要認清敵人，是非除去不可的那種人；是危害國家大眾的害羣之馬的那種人。使用這種手法要令對方不防備，在握手拍肩膊時下手點穴傷人，或假裝自己站立不穩，故意向前一衝一撞跌倒，乘機用手向對方一抱一扶時下手。

我寫出此詭詐陰險的傷人手法，並不是說學會了功夫，自己去做出來。最大的目的，是預防別人來傷害。世道不古，人心險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怎會知道呢？所以一定要有一個防而有備；備而不用。有些表面還當你是朋友，但從暗中害你；在無意間得罪了人，別人想置你於死地。這是學武功的人，一定要知道的招式。也許你用硬功的拳尖鑽軟功的穴道，這是明打的一種手法，因為用拳尖鑽去，自己知道用力輕重；如用力對準穴道一拳打去，眞的會一拳打死人的，以前江湖上鬬武，失拳打死人的命案時有發生，多因出拳的火候未學到功，控制不住打出的勁力，結果殺人抵命，等於一拳打死了兩個。這是種陰毒的功夫。我那時因年少好勝，費精神時間去學習，但學會以後，反而心驚膽寒，連拳頭都不敢出手，只怕錯手傷害了人，怎對得人住，同時自己的良心會終身不安。（未完）

張仲仁

江南啼痕錄（四十三）

當時中美特種混合部隊，曾馳援四邑，準備攔腰給日軍予以痛擊。但爲廣陽守備區指揮官李江的反對，致未實行。而中美特種混合部隊乃返回基地，乃請廣東國民大學校長張香譜先生，在張橋代徵伕力，以運輸輜重及重武器。（因中美特種混合部隊，當時駐紮於張橋的國民大學，且在廣陽守備區指揮部開軍事會議，李江請張校長到場繙譯的。）張校長經過張橋鄉的保甲長，把需要的民伕，依時徵足，擔任運輸。當中美特種混合部隊上校隊長 Carpenter 看見民伕中有男的、女的、少的、壯的熱熱烈烈的參加，很興奮的對張校長說：「中國抗日必勝；女的、少的都參加戰爭的工作，這是民族精神的表現，已足可以支持長期的抗戰。也足可以爭取最後的勝利。外國人以客觀的眼光，察觀實際情形，加以客觀的評論，殊屬中肯。抗戰勝利的因素很多，保甲的盡力，也是成功之一。

我們到了羅定，由羅定縣府的幫忙，雇定了兩艘大木船，改從水路運輸，在羅定到黃江口，用電船來拖，由黃江口到廣州，則改由廣梧花尾渡的輪船拖住。順風順水，很順利的抵達廣州，船灣泊天字碼頭，等候搬運到西華路本校。

幸不辱命，我此次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法，消弭了學潮，完成了遷校。

十三、波羅的海艦隊揚威荔枝灣

我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法，消弭了醞釀未成的學潮。其實，並不是我的高明，而是剛剛在勝利之後，中共還未全面稱叛，在廣東，還未有力量搞風搞雨。我乃佔了時間上的便宜。所以，能以公道的話去說服當地的人士；運用化解的方法去轉變反對的力量，僥倖而成功的吧！一年後，中共爲配合林彪在佳木斯的軍事行動，在平津一帶，利用李宗仁佈下所謂「民主」的溫床，煽風點火，以「反饑餓」、反「迫害」的口號，大搞學潮。在政治上困擾政府，並轉移全世界的視線，使林彪的公然稱兵作亂，不爲世人所注意。那些自命爲民主人士，竟甘做中共的應聲蟲，以知識份子的立場，袒護北平學生的學潮，以增加政府處理的困難。但在中共竊據大陸後，「三反」、「五反」、「土改」、「清算」，眞正的迫害中國人民，那些民主人士，那些知識份子，竟噤若寒蟬，何以不敢去講一句反對的話？在中共的「挑燈夜戰」，日以繼夜被奴役，只得一頓二兩四錢米的英雄飯，眞正使中國人民在饑餓線上等死，又有那些民主人士，那些知識份子，敢揭櫫聲討？在殺頭政策之下，便乖乖的貼貼服服，不敢亂說一句；在自由空氣之下，就那也反對，這也反對，惟恐天下不亂；不分黑白，恣意批評；今日七億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是誰致之？孰令致之？誤盡蒼生，誰負其咎？不料二十年後的今日，僑居海外的知識份子，不記血腥的教訓，忘懷屠殺的慘酷，在自由空氣之下，爲野心者所利用而不自知！其實，中國只還有一塊自由民主的樂土——反共精神堡壘的台灣，大家愛護它，珍視它內外一條心的去保護它，惟恐不力，何苦再蹈前轍，自作歷史的罪人？

中共大搞學潮之中，最毒的一計，卻算是犧牲一個女同志，而在北平搞起「美軍強姦大學生沈怡」的怒潮，利用民族的自尊心，利用衝動的怒火，而掀起難以抑制的學潮，實爲中共一石二鳥的大收穫，一方面困擾政府，配合關外的軍事行動，施行其傾覆的陰謀，另一方面製造中美邦交的不愉快，離間中美的合作，孤立國民政府，破壞友邦對我的助力。犧牲一個女性的貞操，損害一個女性的名譽，以達到其煽風點火，鼓動學潮，只有滅絕人性，爲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中共，才能狠心的做到。

在廣東，中共也利用尾巴份子，搞廣東國民大學改爲國立的風潮，推波助瀾，弄得滿城風雨，使廣東的軍政當局，大感頭痛。廣東國民大學以「誠」爲校訓，故一向養成沉毅敦厚的學風，學生埋頭苦學，不捲入政治的漩渦。但中共乘軍事停火協商，馬歇爾使華的時機，儘量搞起國內的混亂，以引致世界人士尤其是友邦對中國政府的誤解，眞以爲中國政府是貪汙無能，爲人民所反對。特撥四千萬元到廣州，給地下份子作爲搞「罷工、罷市、罷課」的活動費。廣東當局早已接獲這項情報，曾經召集穗市大專及中學校長，開過一次特別會議，商討防範的對策。座中校長們均紛紛發表意見，廣東國民大學校長吳在民（鼎新）先生，當不例外，起立發言：廣東國民大學學風淳樸，訓導處管教周密，大概不致在民大搞得起風潮，請政府毋須躭心我們這方面。怎知在這個特別會議舉行之後不到一個月，這個學潮竟湧到荔子灣頭。

有一天，廣東國民大學舉行紀念週，剛輪到仁者之風的張景耀副校長訓話，張景耀先生鑑於戰後文風不振，青年文藝不是偏激，就是廢頹，故在訓話時對學生說：「我們經八年抗戰，顛沛流離，備嘗艱苦，希望各人戒絕不良嗜好，苦心向學，課餘之暇，從事於研究或寫作，出版學術的月報或季刊，共同切磋；簡便而易舉的，每週可出版壁報，以作寫作的鍛鍊」。語重心長，勗勉諸生多研究、多讀書、多寫作，不可將有用的時光，用在消遣的生活上。怎知中共地下份子早就乘機蠢動，指使尾巴份子，運用壁報作爲煽動學潮的工具。初期儘量掩蔽，並無色彩，過了一個多月，便撕下面具，露出眞正的臉孔，以「政壇」的名義，貼出一份壁報，要求本校改爲國立，大聲疾呼的提出三大理由：

（未完）

宓琴

萬人意見

過來人嘗盡辛酸生活 忠告回歸者懸崖勒馬

編輯先生：

近來某些刋物上，在聲嘶力竭地嚷着「回歸」、「適應」這些名詞兒，驟聽起來，好像很新鮮悅耳，其實細加觀察，原來是幾隻跳蚤臭蟲發出的哀鳴！

說起「回歸」益使我內心有說不出的創傷和苦惱，我們時刻何嘗不是這樣想，特別像我這個離鄉別井、流落異地，將近十六七年的流浪者而言，思鄉之情更加殷切，因爲我的家在廣東靠近沿海的一個縣裏，那裏有我可愛的故鄉，長年生產着吃不完的鮮蝦、膏蟹、肥蠔，並且還有廣濶平原、土地肥沃的禾田，還有那可愛的親人，自從一出娘胎我們就是在那芬芳的泥土氣味薰陶下長大的，在思想感情、生活習慣各方面和它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今回憶起故鄉當年之面貌，眞是青山環座綠水繞村，每當夏天炎熱的季節，成群結隊的小伙伴，終日沉浸在那川流不息、游魚可數、清涼澈骨的溪澗中，父老們進完午膳，飽着肚子，拖着疲倦的腳步，一個直腰，睡在那枝榦碩大，綠葉成蔭的大榕樹下，一忽兒進入夢鄉，一覺醒來，倦意全消。眼看太陽快將西斜，人們才拿起鋤頭，怡然自得，哼上幾句「梁山伯與祝英台」的調子兒，下田幹活去，及今思之故鄉青山故然依舊在，鄉中父老面目恐怕已全非，這種多姿多彩的自由生活，如今往那兒找？

中國人幾千年相傳下來的鄉土觀念，特別強烈濃厚。一些人出生在偏僻的山區農村，生活就算不十分富裕，三餐總可溫飽，往外奔波跋涉討生活，人們視爲畏途，除非兵荒馬亂迫不得已，才肯離開家鄉，否則還是甘心情願與鄉上共存亡。

自共產黨來了，你想安份守己，與世無爭，而不可能，人們長期受到共產黨的摧殘壓迫，實在不能忍受下去的時候，與其終生被剝奪自由，過其牛馬不如的生活，寧可遠走高飛，到另一世界謀求棲身之所，因此二十多年來，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敢怒而不敢言，只有用二條腿逃亡，向萬惡的共黨提出實際行動抗議。

至於提起「適應」，我相信除非在毛共統治下的大陸，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我們都有辦法生存下去，記得五二年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我們全家掃地出門，身上僅被剝剩一套底衣裳，其時恰當九月底寒風吹來刺骨，白天躲進破爛的屋子裏，也很難忍，特別夜晚更加苦上加苦，結果只好用不桿草編織一排排蓋在身上當棉被取暖，可是這不是一兩晚就過去的玩意兒，而是漫長的冬天中，日以繼夜過日子，我簡直沒有想到自殺這回事，反而更增強我生存「適應」下去的信念。

在我想像中，這樣不是人過的生活，長此下去，不是要坐以待斃嗎？爲了擺脫這險惡環境，終於下定決心離家出走，到廣州三十四鄉過其流浪生活，從粵北的「天井山」到粵西的「德慶」、「封川」珠江三角洲河畔都留下我的腳印和滴下的血汗，我十多年以黑人黑戶的身份過着居無定所的流浪生活，每逢什麽「整風運動」，我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不知怎樣才能度過難關。好一個漫長的十多年啊！差點兒，把我快要變成一個啞吧，自己要說的及應該說的話，從沒有自由地說過一句，爲了成全生命於亂世，與其多說惹禍，不如少說爲上策。

有一點生活在自由世界裏的人聽來覺得奇聞，其實一點也不奇哩！我在這十多年中一日三餐（其實沒有一餐飽）沒有過端端正正坐在椅子面向飯桌吃過一餐飯，有的一砵頭飯（幾両米），狼吞虎嚥不夠五分鐘就算定了事。說起睡眠，也未曾舒適地在床上睡過一晚，只有那建築工作地上的茅棚地舖，和馬路上的騎樓邊，才是我最高尚的藏身所。半夜遇到查戶口，你便會被抓去收容所過慘無人道生活，你如果曾經是流浪者才知道那種徬徨愁苦辛酸的味兒，從農村逃進城市要想找一份工作，這談何容易？因爲你沒有「戶口遷移證」作爲你擋箭牌，從你的歷史出身、思想行動中，共產黨人的意識觀念裏，已把你當成另一種「公民」看待，確切說一句簡

直並不以人來處理，那麽究竟怎樣才能夠生活下去？唯一的工作生活出路，只有修築水利工程需要大批的打石挑坭臨時工人，和林場鋸木搬運粗重工作。我就以打石工人裝起來，五七年前大陸的水利建築工地多得很，特別廣東境內，任何一個工地，百份之九十以上的人大都來自湖南、江西、山東、安徽，甚至遠自東北，從這些人的身份而言，有大學生、工程師、記者、教師、共幹、國府過去軍官公務員、農村青年，我們大家雖然來自五湖四海，言語上有一點隔閡，但是感情上很融洽，重義氣，彼此之間都是天涯淪落人，有家不願歸，而產生一種同病相憐感觸。在言談中，對共產黨之討厭憎恨但不敢在口裏說出來，我們可以在內心得出意會，我們從來沒有因爲身份不同，而發生磨擦，反之只有增強友愛精神，共產黨是否把我們當成心腹大患，不得而知，在我們這些人的內心世界裏視它如眼中釘，恨不得把它拔掉。可惜「鳴放運動」這些人被拉進「教養所」。

我自從在共黨的政治裂縫打滾以來，打石這行工作，可以說是我畢生最艱辛的生活片段，一天不停地拿着二十四市斤重的狗頭錘（鋼錘）和頑石打交道，熱天汗流浹背，其苦況不言可喻。一個年青力壯的伙子，整天工作，得來工資塡不滿肚子，試問怎能養妻活兒，究竟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

臨時的流動工作，東奔西跑，時刻恐懼改購（炒魷魚）失業，委實很不好過的，爲了找尋一個固定時間性比較長期的，我於五八年在南海縣羅村沙口石場生活下來，在這裏一直過了四年「黑人」日子，共黨把我們當了異族人對待，有如牛馬任意驅使。六二年「南海水電局」，眼看洪水經常氾濫，淹沒「佛山市」，和附近的飛機場，經濟利益收入冠全省的廣三鐵路，因此建築一道水壩「沙口水閘」。這件工程耗費人力不少，需要三萬立方石角塡堵河床。至於搬運石角，是一件浩繁工作，同時也要很多人手，在這些搬運工人中，分爲三級制，一級勞動力每天要超額完成七千市斤，二級六千斤，三級五千斤。糧食之配給由一級至三級爲三十八、三十二、二十八市斤爲原則。運輸路程長度一百五千公尺，有誰不按照這個數字完成，就把糧食配量尅扣。在共黨這種糧食控制下，不做也不行，要做也不行。人終究是皮肉之軀，不同機器，何況機器不多一點滑油劑，也會停止擺動。共黨管得你那麼多，結果下來，有的身體瘦弱，經不起超體力負荷，變了駝背，拐足的人很多。當然就是一時受夠過重的壓搾，而是一種體形狀態，並不是定型的，若能休息過了一段時間，是可以恢復原狀。農村的人每逢農忙季節挑上三兩天重擔，已經說是很辛苦的，然而我們這樣就是挑六七個月的時間，如今回憶起那種情景眞是令我毛骨悚然。最後要問一聲「回歸」者：難道我們這樣做你們還說不夠「適應」嗎？我相信我們可以「適應」的，你們這些過慣了自由生活的人絕對適應不了，退一萬步而言，假定共黨有朝一日眞的統治了香港，頂多我們挑二百斤，你們挑一百斤，也不見得你們就好到那裏去。其實何嘗把你當功臣相看？

今天生活在香港的人，絕大部份在共黨統治下的過來人。因爲我領教過共黨騙人伎倆的經驗，誰也再不會上它的當。只有你們這班思想幼稚純粹，政治認識不深的人，才會給共黨牽着鼻子走而不知道，說一句笑話，像我們這把年紀，經過三種不同政治體系的人，對每一個社會制度，我們都有深入分析和比較，如果我們要作爲共黨應聲蟲，比你們更富經驗，共黨的政治術語我們背得滾瓜爛熟，說來頭頭是道，比你們不勝了一籌嗎？我們就是不說，也不應該說。共黨欺騙我們，現在又再去欺騙自己海外的

中國人，這是違背天理良知，一個人說出自己不願意說的話，是很痛苦不過的，我們知道你們在這政治複雜的社會裏，是走錯了路子，在今天只有一條自由康莊的大道和一條邪惡的羊腸小徑，你們關心國家大事，熱心政治是好現象，只怕一不小心，行差踏錯丟進死亡深淵，鑄成終生大錯，那就悔之莫及。我很羨慕你們能有良好的機會，受到高等教育，還是把全副精神貫注在書本裏吧！

（孫一專）

從章士釗的死亡推測毛澤東的命運

編輯先生：

章士釗來到香港，祗有三十六天，突然死去，當然不是尋常的事情。雖然九十二歲高齡的老人，隨時死亡，是意中之事。惟是距離死亡如此短暫的時間，莫非在北平起行之時，總無醫生事先作過體格檢查，而卽遽行登上飛機嗎？這似乎也不然。如果事前沒有檢查，就不會有醫生及護士隨行，如此愼重。既然知其死期將近，又何必來港？而且還動用到周恩來、喬冠華及王海容等人到達機場送行。如果是眞正爲了「探親」，絕無如此「隆重」。毛澤東對「親密戰友」尙且隨時加以迫害或殺害，何況對一個左右搖擺、投機善變的老頑固份子，照顧得如此週到，竟派專機送來。所謂「探親」，絕對不能成立。

自從章士釗辱節投毛之後，亦會在一九四九至一九六〇年間，幾次來港，均無這次的「認眞」及「隆重」。過去的來港，分明負有統戰任務，其責任尙輕。但這次來港。必定負有引誘國府派員與他「和談」，再施其欺騙之慣技。自可置信。但毛澤東及其嘍囉之輩，都是寡廉鮮恥，背信棄義，卑鄙下流之徒，自不會令到中華民國政府對他們有所寄望，更不屑降格與亂臣叛賊交談。所以章士釗的初衷，完全違背了！

其次：章氏以爲自己爲「三朝元老」，縱使國府不給他「薄面」，最低限度，也可以得到與國府忠貞老前輩的朋友往還。第一可敍別來風雨之情。第二也可藉此再施騙人之術，殊不知所有國府之長輩人士，對此汚名辱節之徒，不但不加理睬，而且認爲不恥。章氏辱命之餘，必然愧感交集，在此風燭殘年之日，經此打擊，其想不死，也不可能。

其三：章氏自投共二十三年來，精神與內心，相信已嘗盡不少毛澤東的刻薄滋味。祗可「啞仔吃黃蓮」，有苦自知。既然辱「命」，明知毛共不會再派專機接他，而且回到北平，亦無可過。所以寧可住回其私宅家中，亦不願接受「中國銀行」的「熱情招待」了！

再進一步的揣出，章氏不但無顏再回北平，實際上也不願意再回北平。因爲平生善於趨炎附勢，見風駛悝的章老先生。眼看毛共政權前途無望，來日無多，自然不想在將死之前，仍受法律的審判。期求在港閉門思過，聊養殘生。所以不管毛共允許與否，立心不再回北平。假如眞的如此，就非步「壽星公吊頸」的後塵不可了！章士釗突然死亡，未必與此原因無關。

第四方面：有人推測章氏來港是爲了「醫病」，筆者絕不同意。如果章氏是患急性疾病，北平總有碩果僅存之良醫，而且在毛共控制下，任何一個醫院，必定存有「黨委」專用的「進口藥品」，章氏雖非「黨委」，但可以坐專機「探親」，而不可以享受「進口藥品」嗎？假如患了慢性疾病，毛澤東「思想」培養出來的「針灸醫生」，連聾啞尙可「治癒」，醫一個章士釗自不成問題了！那裏會到來香港治病，而有辱「國體」呢？假如眞的來港治病，亦應卽行入院，何必呆在家中？莫非毛共不肯爲他支付醫藥費嗎？

總而言之，章氏這次來港，毛澤東分明就想利用他的殘餘價值，以作「招徠」。殊不知自己臭名昭彰，惡滿貫盈，無人受「統」。雖經利用，收效全無。由是亦可以顯出毛澤東之昏庸，平日就信任共幹報喜不報憂，以爲世界華僑都對他「擁護」，一提「和談」，人心就變。所以就搬出傳作義、劉爲章之叛徒來作號召。見無效果，又搬這個九十二歲的「老而不」出來。其實今天中華民國革命復興基地之強大，四海之歸心，海外同胞對毛澤東之仇恨，竟一無所知。落得今日之收場，亦爲獨夫自食的惡果。

如果毛周兩人，在其將死之前，而不想受法律審判的話。唯一自救之道，就是兩人親身飛到台北，親謁總統引咎，接受國府命令，妥善安排。如此統一中華，毛周兩人，尙可留名於後世，否則惡果自負，遺臭萬年！

袁暘照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二日

・士可殺而不可辱・
逃亡客駁王恩「遺民」謬論（上）

萬人傑先生：

素未謀面，恨無緣識荆，予對於先生歷來揮動筆桿，揭露毛共那副猙獰面目，讓海外僑胞一再認識其兇殘眞相，先生此一大無畏之風範，在下實爲由衷的敬佩。

我是一個每天工作十多小時的勞動者，因而造成我懶於執筆，也可說是時間問題所侷限。但是今天從一份本港的民營報刊（該報向在台灣頗有銷路）的一個專欄，看了那位專寫評論國家大事之王恩寫一篇「高論」，向來懶於執筆的我，不由的也要抽點時間寫下這篇不成體統的文字，希望向王恩先生請詢賜教。

王恩先生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專欄那篇：「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文中所指的「香港的一批遺民」。「遺民」這一名詞，恕我學識淺薄，未知出於何經典。但其意釋很明顯地是指一個國家淪亡，人民不願受新的統治者所統治，而流亡到國外的一種人。王恩先生無異已肯定了毛共政權已經奠定了萬世基業，海外一些反對毛共政權之人士，都屬於「末世遺民」。雖然王先生該文主要在攻擊一些在自由報刊寫反共文章之人士，但依照邏輯學的觀點，在王先生的概念中，凡是反共的人都是「末世遺民」。這也就包括我亦在其中。若果反共者是「遺民」，那末香港的遺民並不僅是一小批，而是一大羣。每年十月，從僑胞懸旗的表現，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據！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期間，經過三次的偷渡，在三次偷渡中曾有二次是從死神掌中掙回生命才僥倖逃到香港，十多年來，我祗知道我是個現代的中國難民。毛共代表黃華在聯合國否認中國有難民，但我本人就是的而且確如假包換的現代中國難民，而且像我這樣的難民，十多年來步我後塵而來的更縷縷不絕，多如恆河之沙，這點，相信王恩先生亦知道有這事實。

爲什麼有這樣多像我的人逃亡來香港呢？這點在王恩先生的觀感不甚了了，又或者是非常清楚！姑勿論王先生對我們這些被視爲「遺民」或「叛民」作怎樣判斷？我且將我所以要逃亡的因素簡畧的在這裏提訴。

我現年是三十八歲。國民政府撤離大陸時候我才十四歲，我祗有在小學階段時候接受過國民政府時代的教育，當時我對國民政府的印象也不甚好。「新中國」成立了，我接受「新的教育」，一九五一年我考入中共當時設在石岐鎭之珠江區政幹訓練學校。五二年展開了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運動，我被派在佛山搞「土改」工作，主要任務是發動「階級鬬爭」。五三年春「土改」接近尾聲之「覆查」工作中，我被上級視爲工作不夠積極之落後份子，而被改派往增城一間小學做教師。說實在話，在「土改」運動中，那種全無人道的「階級鬬爭」，不少地主階級受不起農民各種殘酷的私刑而自殺，這也許是造成我對工作不夠積極之因素。五四年初，我再被調往河南省新鄉縣學習「農業集體化」之先進經驗，六個月之後才返回廣州。那時候廣東仍未展開農業集體化，農村工作祗進展至「聯組互助」的階段。我返廣州後不久被派到東莞搞「農業集體化」之宣傳工作。本來廣東預計在五五年發展全面農業集體化（這計劃終於延遲了一年），剛巧五五年華南發生大饑荒，農民普通消極怠耕，不少農村幹部亦有思想動搖迹象，集體化工作無法推動。加之突如其來的那次全國性之「反胡風運動」，當時所有政、工、農各階層大小幹部，尤其側重於全國知識份子，上至馬寅初、馮友蘭、丁玲等，下至每一個小學教師，都在這次「胡風事件」作批判。也是中共第一次對知識份子的思想作一次清查。

我認爲中共的衰機也就是始於「胡風事件」。雖然當時上由馬寅初等高級知識份子，下至小學教師，一致批判胡風爲反黨集團。但是知識份子也開始對中共這個政權發生信念上的懷疑，思想上也開始有動搖。也由於五五年「胡風事件」而埋下了五七年的「鳴放」和「反右」的伏機，從「鳴放」到「反右」終於使到知識份子對中共的眞面目完全認識得淸淸楚楚。中共也再不隱藏地將它的猙獰面目完全暴露無遺。

在五六年春，華南終於推動農業集體化，那時候上層組織認爲我的思想上有問題，撤除我搞集體化的職務，換之搞當地的「掃盲」工作。而我對「掃盲」工作頗有興趣，全心全意提高當地農民之文化水平。但「掃盲」工作遇上了困難，原因是當時農村開始進行集體化，初步工作是合組併社，同時展開全面「農業技術改革」，而遭到農民的不滿和反對。所謂「農業技術改革」就是否定原有的農業技術，全盤換了新的技術。當時所推

行之「小株密植」、「單株苗種」、「提前播秧爭取一年三造」……等。前二者是採取於兩湖地區一些農民之優點，但廣東的氣候和土壤都與兩湖迥異，華南的農民對於播種和收穫，歷向都是跟從節氣，春造都是在「清明」前後播種，於「立夏」前後移植揷秧，這完全是配合氣候。頭造禾種植的技術是須距離濶，秧苗須較多，這也是莊稼人累積的經驗，因爲秧苗生長至「小滿」和「芒種」這兩節時候已開始孕育穀穗，這時天氣開始酷熱，秧苗由於距離疏濶，能夠適應熱浪而孕育之穀穗也必然豐滿。這種經驗是難以改易的。但新技術的「小株密植」方法完全相反，推行這種方法時農民大表反對，低級的農村幹部也深知這方法後果必招致歉收，但高級幹部以政治掛帥原則，堅持「黨的指示」推行新法，高級幹部多是北方人，不少是打游擊出身，缺乏農業知識和經驗，形成外行領導內行。廣東的稻禾因氣候關係每年只能收兩造，而新技術改革卻要爭取一年三造，強行提前在「雨水」節令時播種，比舊的提前兩個節令，在「雨水」季節生長之穀芽，抵受不起寒流之侵襲，全部遭凍萎，招致人力、肥料、種籽各種損失。

新技術強行的結果，造成了五六年全面歉收。依照原有之舊方法，秧苗距離濶，稻穗枝桿豐盈壯大，每一株稻穗所結之穀粒最多者可超過百餘粒穀，最少也有七八十顆穀粒。但改用「小株密植」方法，每一株稻穗長得很弱小，僅有三四十顆穀粒，收穫普遍減產百份五十。五五年之歉收是受到自然災害所致，農民捱了一年大饑荒，都寄望五六年可以鬆口氣。而五六年之歉收卻完全是人爲所造成。從貧下中農至社幹部，莫不怨聲載道，農民消極怠耕，幹部情緒低落，地方幹部將情形反映上達省級，中共高層領導鑒於情形嚴重，逼得改用和風細雨手段，終於在五六年冬後來一個「大鳴大放」運動，期緩和一下人民的反抗情緒。

「鳴放」運動於五六年冬進行宣傳，五七年春全面展開。「鳴放」在宣傳方面意義是：「人民政府」發覺行政上有許多偏差之處，現在政府要求人民檢討政府錯誤的地方，大放心吧，保證言者無罪，除了地、富、反、壞四類之外，全國人民都可以發言檢討，情形大有「龍王下詔求直諫，龜也得言、鼈也得言」之概。

果然，當時許多對中共仍抱着天眞幻想的人，都被騙倒。那時候我曾寫了一篇題爲：「黨的指示永遠是對的」文章，投寄到中國青年報廣州分社去。內容大意是指控五六年農業歉收完全是盲目急進，一意孤行之錯誤指示所做成，黨應該完全負起全責！文義頗帶諷刺性。事後我覺得自己過於輕率，也懷疑到「鳴放」之可靠性。五七年秋，在反右運動暴風雨將到來臨之前，那些跌落「鳴放」陷阱者都惴惴不安，大家都知道這個「反右」運動是對準知識份子開刀，也知道這個運動將會有千萬人頭落地。那時候我一位原是舊同學與我頗爲心腹的區幹部，私下裏告訴我說區委已在蒐集我從五五年以來，政治思想上發生離心傾向的資料。此時就算這位舊同學不告知我，我亦自知逃不過「反右」這一關。我想起從投考入政幹訓練學校那時起，以爲抱着要爲祖國、爲人民做一點事，現在這願望已完全化爲泡影，到頭來還面臨着鬬爭、勞改的厄運降臨。此時再無選擇餘地，唯一是踏上逃亡的路程。（未完）

避秦者　五月廿八日

千夫所指不疾而死
主教寵召讀者有感

萬先生：

你寫那篇徐主教誠斌，精采絕倫，寫得好，彈得妙，使我連閱多次而不倦。

我與你的觀感相同，古聖賢曾說過：「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對徐某而言，可稱應驗。

蘇珊希活上演的電影「我要活下去」，據說是眞人眞事，死後有很多怪事發生，她死前曾發過毒誓，把她置死有關人等，均不得好死。果然死後原審法官、主控官及行刑官等均相繼無緣無故或意外死去，如果眞有鬼魂可以顯聖的話，則那個枉死的輔警也應大顯神通！

殺了人而不必死，那有這便宜事？那些替殺人犯蔡國昌上書女皇請求赦免死刑的仁慈人士，假如他們的至親屬有一天也會與那輔警同一遭遇，試問他們還會向女皇請求赦免嗎？

讀者陳瑞章
（六月一日）

毛徒趁天災人禍乘機搞銀彈統戰

萬人傑先生：

鄙人原住九龍斧山道，左右鄰居約有三四百家，全是信奉老毛爲神明的徒子徒孫。這些人的職業，全是養豬種菜的一群。在六七年本港暴動時，市面混亂，物價高漲，他們居然向我施行第一次統戰，說什麼工會（指左派）有廉價米、油及其他用品，要我登記全村統籌辦理，一俟人數統計準確，卽車運到村派發。當時我的答覆是：「本公司已向工商管理處統購派發，每人需要數量不受限制，而且我已向公司登記了」。同時我住屋狹小，不能容納太多的東西堆積，出入皆不方便，若積存糧食過多，勢必益了老鼠。

在去年六一八雨災，我的一座石屋因山坭傾瀉倒塌，年前又因內人去世，遺下三名年幼子女，均就讀鑽石山浸會學校，它們鄰居又通知左派工會（土瓜灣工聯總會）派遣八名代表，前來慰問及登記。我當時正在寫一篇「關於六一八雨災工務局事前失職，社會福利署的救助未顧到其他災區，黃大仙民政司不負責，對所管災區輕重不分，未採積極行動。值得檢討」，我正在埋頭伏案，他們便進來了，我則虛與委蛇吱唔以對，勉強應付，事後過了四天，這八位代表又來發錢，「說什麼『祖國』滙來兩百萬人民幣，折合港幣五百二十餘萬元，救濟六一八港九雨災同胞，當時我向伊等表示先就另外兩家發放。我呢？最後再說，在有關這次嚴重災害，香港政府已經給我妥善安排，第一給予我緊急救助金三千元，第二房屋業已分派妥當，很快就可入住新居，至於貴會給我之一千五百元，希望貴會轉發給此次災害與我同重之孤兒寡婦老弱患疾而無能力維持個人生活的人，較爲實際，若是給我這筆錢，這簡直是浪費了『國家』寶貴資財，因我身強力健又有職業，每日一工就有五十餘元的收入，如果我接受了貴會救助，無異變成貪婪，於心有愧。」就這樣將這批人推走了。其實我沒有一日收入五十多元的這回事，這不過是推詞而已，直到這批人離去，如釋重負頓覺心身愉快極了，道不同不相爲謀，而且我是堅決反共的，海枯石爛此志不變。不管尼克遜狗克鬆，朝拜大陸，絕對解決不了中國問題，對於陷在水深火熱的同胞亦無任何幫助，因此更加堅定了我們反共的意志。萬一中蘇共爆發大戰，這些承認中共的奴才國家，難道會幫毛澤東火中取栗，我倒不相信有此可能。本來我應早日加入「萬人協會」，然而終以日食兩餐忙得透不過氣來，所以才遲延至今，但是我倒不知貴會是否可以容納我這名粗糙的工人入會呢？

申請入會者王增新

（六月廿七日）

萬人協會小啓

㈠爲了加強協會與會員，及會員與會員間之聯繫，兹決定從本月開始，分別召開區域性的會員座談會，爲此，希各會友準備好改進本會會務的意見，以便接獲開會通知後在座談會上提出，凡接獲通知而又無暇赴會者，請先來電聯繫。

㈡由執委兼福利部主任洪爺林捐贈之萬人協會徽章，已由自由祖國寄來，希各會員前來會所領取。

㈢會員今後凡有遷居或改變通訊地址者，請卽來信（或來電）告知本會。

萬人協會啓

（六月三十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奉和董力行詞長國事有感元玉並題明日黃花錄

王棠華

吾儕何事溷風塵，為避鶢鶋守性眞，
異己排除遭斧鉞，生民牛馬壓窶貧，
養奸姑息千鈞錯，去國空慙七尺身，
讀到黃花增感慨，問誰革命挫強秦。

棠華先生，和鄙人國事有感，是爲佳作，廣東客家人，最富國家民族思想，客家人是五胡亂華之時，不甘接受異族統治，遠走南荒，另闢天地，存中原樸實之風，俱民族自尊之氣，心志堅強，耐勞刻苦，生於南方，而保有北人氣質，且從事軍政居多，鄙人在大陸，打工政府，所識同事，詢以籍貫，大半答以客家。當時未至廣東，不知「客家」二字作何解釋，來到香港，方始明白，客家者，是「家住南方，身爲作客」，表示不忘故土也，鄙人到港，二十年矣，是爲「新客家人」故有人詢及，亦以「客家」答之，魚目混珠，大爲有趣。

爲張小蠻小姐題扇有序

楊海天

大千萬刼，絕島飄零，癸丑仲夏，識張小蠻小姐於香江沙田之楓林小館。清標高雅，洒洒翩翩，如不食人間烟火者，囑余題扇，書一絕句以應。

幾竿修竹見風神，不染胭脂不染塵，
萬刼河山皆變色，天留絕代此佳人。

依韻奉和

曹文錫

共道陳思賦洛神，豈容羅襪惹微塵。
小蠻自是纖腰冠，我亦聞風慕麗人。

壇主註解

文錫先生和詩，用典極好，其目的，是字少而言多，典雅而雋永，此詩之意，如用白話寫之，無三五百字，不能道出作者心曲。「陳思」，是曹植，「洛神」，是洛陽「洛水」之美麗女神，曹子建有洛神賦，「在昭明文選」，三國時，袁紹之兒媳甄氏，是當時天下第一美人，曹大少「曹丕」，於亂兵中得之，納爲夫人，曹操聞而召見，大爲讚美，曰：「此眞吾兒婦也」，丕弟植，久聞甄氏之美，甄氏亦慕子建之才，二人雖未見面，但心心相印，不料乃兄捷足先得，植失望，因作洛神賦，明爲洛神，暗中誇讚甄氏，作賦比之。

羅襪是楊貴妃故事，說來話長，本壇篇幅有限，無法詳解，閱者如有不懂，可查辭源，「楊妃羅襪」，或「貴妃羅襪」，或「羅襪生塵」。「小蠻」，是白樂天家中樂隊領班，善舞蹈，腰柔細，舞時，如同楊柳隨風，姿容美妙，尚有女高音名歌星樊素，二人合作，一歌一舞，天下無雙，白先生有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今日外國舞蹈，均是唐朝自中國學取而去，芭蕾舞創始人，是趙飛燕（漢成帝皇后），能作掌上舞。自漢至隋唐，其風大盛，「南史」有舞女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能作掌上舞，是正史。當時之尺，每尺合今八寸），約合今日一尺二寸八分，掌上舞，能自男者之膝經臂，而立於手掌，凌風飛舞，盤旋而下，身輕如燕，落地無聲。今日蘇俄以芭蕾舞聞名世界，若與趙飛燕張淨婉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也，余在香港，二十年來，所有外國舞蹈多半賞欣，未見能作掌上舞者。

唐代舞蹈，分「健舞」，「柔舞」二種，健武用力，大多武士舞之，余考：晉劉琨、祖逖，所舞姿式，即是健舞，作強身之用，余用健舞，配以呼吸（氣功），早起在西區別墅，舞時拳脚生風，四狗與猴呼喚之，一同起舞，余居中央，狗猴圍繞，用唱片音樂，符合音節，猴之舞姿，類似芭蕾。最爲美妙，約二十分鐘，余則週身出汗，狗猴氣喘咻咻，舞畢，余飲龍井一杯，每狗餅乾二塊，猴則香蕉一隻，皆大歡喜。

柔舞不用力，婉轉廻旋，有凌風之態，等於慢步舞，小蠻之舞，是柔舞。健武宜於男人，柔舞宜於女子。中國之舞，除掌上舞之外，均是單人舞。外國舞一男一女，偎頸抱腰，俗不可言。中國舞，文雅大方，非鬼佬所能領畧。

郊遊（廻文體）

林杉

晴天喜步任東西，好景風前當醉迷，
輕淡雲中山近遠，異奇石上路高低。
嚶嚶聽鳥鳴深樹，歷歷觀魚戲淺溪，
兄弟約遊來興逸，生平快樂共吟題。

倒讀

題吟共樂快平生，逸興來遊約弟兄，
溪淺戲魚觀歷歷，樹深鳴鳥聽嚶嚶，
低高路上石奇異，遠近山中雲淡輕，
迷醉當前風景好，西東任步喜天晴。

廻文詩頗不易作，順倒讀之，皆可成句，晉朝竇滔之妻蘇蕙，字若蘭，最善廻文詩，並能將詩句織於絲綢之上，所謂「織錦廻文」，蘇蕙是中國偉大才女，甘肅天水人。余爲考其事跡，調查是何方人氏，步行三千里，親去甘肅天水考察，竇滔住天水城內大街，今日尚有木牌，上寫竇滔故里，尋蘇小姐香閨，已不可得，今日天水女人，頭腦簡單，並無才女，余在天水半月，接識三位小姐，學校校花，縣長介紹。其笨如驢，乃知今人古人之不同，文化教育有關也，小說「鏡花緣」，有織錦廻文圖，倣效之作也。

觀泳興懷

陳楚鴻

(一)

魚號美人泳碧漪，雪膚花貌費相思，
盟鴛戲水千嬌態，嬉鳳盤雲百媚姿，
波底洛神驚落雁，池中妃子讓娥眉，
愛河情海仙難渡，夢醒風流杜牧之。

(二)

欲尋波裏顯英姿，男女翩翩赴泳池，
朝夕未忘泅愛海，唱隨盟結繫情絲，
壯懷手鼓千層浪，豪氣思擒一足夔，
趁掛錦帆登彼岸，中流擊楫任君馳。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二九九 新2期）

有冇攪錯



·萬人雜誌週刊第二九九期(新2)目錄·

「萬人雜誌」啓事

「萬人雜誌」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迄今瞬將六載。這六年間我們以不穩固的經濟基礎，奮力苦撐，從未脫期，每逢星期四必可以買到「萬人雜誌」。但六年間人事滄桑，我們的陣營無可否認的日漸減弱。首先是馬森亮先生移民美國；前年張贛萍先生以公私交猝，心臟病陡發辭世；前編輯葉觀基先生因商務繁重，無暇兼理；也有幾位台柱作家以健康及種種關係，未能按期執筆，致使「萬人雜誌」比前褪色。現我們決定增加新血，振作起來，在組織上、人事上加以變更。以往的「萬人雜誌有限公司」予以結束，今後一切業務由「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管理，內容力求刷新，立場保持不變，發揮更堅強的反共力量。售價方面，紙價雖已由每令二十五元張到四十多元，我們決暫維原狀，每本仍售一元，直到支持不來，再考慮稍增讀者負担。到二九七期仍爲「萬人雜誌」，二九八期（即新第一期）改爲「萬人(雜誌)週刊」。希望愛護本刊讀者，仍本過去熱情，給我們大力支持，共同爲人類自由而奮鬭！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二九九期(新2)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七月十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十大」短期會召開嗎？

自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不明不白地在外蒙上空墜機「落得個粉身碎骨的可恥下場」後，把中共「九大」的所謂「團結勝利的路線」徹底粉碎，特別是林彪在「九大」上所作的作為中共一個階段內外政策準則的「政治上報告」和「黨章」（其中明確規定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也成了廢紙。

在文革運動中撕毀了中共的「憲法」，罷黜了劉少奇「國家主席」的名義，這已使中共政權根本不成其為「國家」，接着又因毛林爭權林彪及其黨羽遭到整肅，更使中共這個黨支離破碎，只有軀殼，而實際是一羣爾虞我詐各懷鬼胎的大雜燴。在這樣的情形下，毛澤東如果能夠控制全局的話，早應該召開黨的九屆三中全會或「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把陳伯達、林彪以至葉羣、黃永勝等「劉少奇一類騙子」的罪狀公開，並將黨「中央」的一些重要領導人空缺補上，然後召開「四屆人大」，通過另一部「憲法」，安插一個「國家元首」，這樣，就算是文革結束，一切恢復「正常」。然因文革後遺症本來就很嚴重，加上林彪事件接踵發生，這就使中共無異於患上了毒瘤。死氣沉沉地一拖拖了兩年，若不是有「美帝」的幫忙，中共可能無法渡過危險期。

中共召開「十大」的關鍵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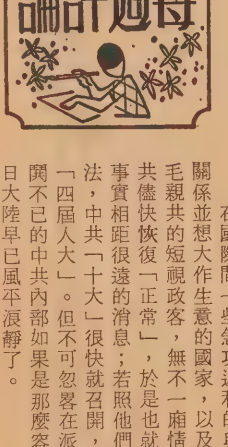
中共即或能於年內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它的殘缺不全的局面重行修修補補，然這對中共日趨沒落的局面絕不能收到起死回生之效，又何況中共召開「十大」還要解決許許多多難於解決的問題。

中共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共青團、省級團委還有新疆、四川兩省、區沒有成立。省級總工會成立的還不到二十個，省級「婦聯」中共只公佈天津市已經成立。這些「羣眾組織」都是王洪文一手包辦，那是江青的班底。召開黨的「十大」可能是毛澤東有生之年最後的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即或不指定接班人，然在這方面他勢必要作好一切安排，不然他一旦死亡不僅黨要分裂，「國」要動蕩，特別是所謂「毛澤東思想」勢必也要跟他埋葬於墳墓之中。毛澤東為了這一連串的問題，他必然要大力扶植江青，即或出之於「集體領導」的方式，江青也必須掌握到較大的權力，這樣毛澤東才能死得瞑目。當然，江青能保護「毛澤東思想」多久，她和以她為首的小集團有多長的政治生命，那又是另一件事。可是，毛澤東利用「十大」前這段時間，把共青團、工會、「婦聯」等「羣眾組織」拼湊齊全，以作為江青的政治資本。可是這些組織一時還湊不起來，加上「槍指揮黨」的局面基本未變。看來，中共召開「十大」在二三個月內還辦不到。

由中共「十大」談到「四屆人大」

再說，中共召開「十大」，首先要利用一個機會（如「八・一」、「十・一」）在北平「兩報一刊」社論中公開發表，然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召開「全委會議」或「全委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中央」有關指示，按照分配名額和規定條件推舉出席「十大」的代表，接着利用宣傳工具，進行諸如「迎接十大的勝利召開」和「向十大獻禮」一類的叫囂。在目前，在中共的報紙、刋物和電台播音中，連一星半點跡象都沒有。所以估計中共「十大」於最短時期內不會召開。如果中共「十大」召開了，「四屆人大」那就容易了。中共「憲法草案」可能已經或正式草擬，可是發到全「國」學習，加上召開省級「人民代表大會」，儘管是擺擺形式，但那也不是三兩個月就能完全辦好的。

在國際間一些急功近利的與中共有外交關係並想大作生意的國家，以及許許多多捧毛親共的短視政客，無不一廂情願地希望中共儘快恢復「正常」，於是也就造出不少與事實相距很遠的消息；若照他們的看法和說法，中共「十大」很快就召開，接着就召開「四屆人大」。但不可忽略在派系林立之內鬨不已的中共內部如果是那麼容易辦事，今日大陸早已風平浪靜了。



新聞以外

國際關係・變化萬端

美蘇突然靠攏中共忙了手腳

周恩來訪美消息在這時候傳出，表示中共要更進一步拉攏美國的關係。這趨勢表示尼克遜以共制共的政策有極大成就。不過，對兩個超大共產國家的操縱必須恰到好處，極度平衡，否則反而會引起惡劣後果。

苦了尼克遜

美蘇間的關係，從敵對變而爲合作，有不少問題要交換意見，從矛盾中尋求一致，不是容易的事情，加上對國際局勢影響，對其他國家錯綜複雜關係的牽連，非十分小心慎重處理不可。

以往，尼克遜只主持重大決策，其他日常事務都交給以荷德曼爲首的白宮幕僚，幾個親信人物，替尼克遜分擔工作，不必要勞煩尼克遜的，由他們負責處理，不必要見尼克遜的訪客——包括內閣閣員以至重要的國會議員在內，就由荷德曼他們擋駕——這幾位白宮幕僚可稱爲任勞任怨，對尼克遜來說，他們是最得力的助手，但卻和尼克遜以外幾於所有人結怨，他們使尼克遜免於「過勞、過忙」，保留下更多的精力來處理更重要的事情，卻給所有其他人指責爲把尼克遜與其他人隔離，使外間人士無法與尼克遜接觸。今次水門事件，他們紛紛辭職，接受國會偵訊很多人就鼓掌稱快，而尼克遜可苦了！

制霸世界的協議

尼克遜與布里茲尼夫第二次高峯會談完結，簽署一連串協定，宣佈冷戰的正式結束。

不過，也正如尼克遜所說，假如大家沒有信守協議的精神的話，簽署的只是廢紙而已。

譬如中蘇共簽署過攻守同盟，五十年爲期，共同對抗美日的目的，但八年不到，已經成爲廢紙；到今天，互出奇謀去爭取本來是「假想敵」的美、日，以對抗本來是「盟國」。

所以，簽署什麼協議與條約，不一定就有眞正的意義，墨漬未乾已變成廢紙的例子多的是。

不過，今天美蘇的合作，確實基於共同的利害關係，這一點，倒是無可否認的。

美蘇不僅聲言彼此間絕對不使用武力來解決事端，甚至，其他國家要使用武力，美蘇兩國也要予干預。這是美蘇制霸世界的協議！

任何國家，不得使用武力，如要使用武力，得先和美蘇較量。

既不使用武力，現狀就不會改變，美蘇各有各勢力範圍，現狀維持不變。

未公開部分值得憂慮

中共一直大聲疾呼，反對超大國家各自劃分範圍，共同制霸，但如今兩個超大國家就做到這一地步，中共會怎樣反應呢？

反應麼？有可慮之處：

(1)這協議可能對中共有利，因爲蘇聯已承諾了不使用武力以解決爭端，亦即是不會使用武力對付中共。

(2)激烈反對的話，會否影響對美國的關係？

因爲，尼克遜是一個謀略家，可能背地裏還另外有一套，與布里茲尼夫的協議內容，並沒全部公佈。

假如說中共對尼布會談有什麼感到憂慮之處，就是他們雙方會談所沒有公佈的部份。

即使已公佈的協議內容中，美國與蘇聯合作開發西伯利亞的資源，已足夠中共不安了。

開發西伯利亞在防中共

蘇聯的開發西伯利亞，本就是爲了防中共，在初，要找日本合作，但日本提出收回國後、擇捉、色丹、齒舞等四小島作爲交換條件，又擔心惹起中共不快，搞來搞去，搞不出結果；美國一拍即合，立即動手去開發。

這不僅是美蘇關係更密切而已，且等於是美國在助蘇聯一臂之力，對付中共。這樣的發展，對中共相當不利。

如何扭轉？唯一路線是：向美國更低頭，求取美國更大合作。

但這樣發展下去，豈不等於是中蘇共愈來愈被美國操縱麼？毛澤東能否吞下這一口氣？能否逃過終於爲「超大國」的美國所操縱？

核子突襲的聯合行動

蘇聯在一九六九至七〇年間曾數度向尼克遜政府試探：「美國是否願意默許蘇聯向中共施行核子突襲？」以及「美國是否願意與蘇聯採取聯合制裁

自由客串

予共的行動？」當時尼克遜總統作了直率拒絕。

美國「紐約客」雜誌現正分期連載前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紐豪斯（John Newhouse）的一部新著「寒冷的黎明」——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故事，詳細敍述了這宗秘辛的來龍去脈。

紐豪斯說，蘇聯在一九七〇年向美國秘密提出了一項對中共施行核子突襲的「聯合行動計劃」，立即遭尼克遜總統「直率拒絕」。但蘇聯與美國的這項秘密外交接觸卻產生了一項「副產品」，使美國認爲有必要及早展開世界性的限制核子軍備談判，以防止任何一國的輕舉妄動，引起人類浩刼的核子大戰。

紐豪斯當時是參院外委會委員，清楚知道此事始末，他在這部著作中引述了尼克遜總統與布里茲尼夫之間的許多「秘密電報」，也引述了基辛格博士與蘇聯駐美大使杜布里寧間就此事進行的數次秘密會談之紀錄原文。

西米諾夫首先提出

蘇聯首次向美國正式提出這項建議者是西米諾夫，他是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參加第一回合限制核子武器談判的蘇聯首席代表。他在只有美蘇兩國代表參加的一次會議上，向美國首席代表史密斯提出「聯合行動計劃」。

紐豪斯有這樣一段記載：「在赫爾辛基會談時，西米諾夫促請美國注意『第三個核子強國的挑釁性攻擊』。當時美國並不反對就這個問題進行商談。但到同年（一九七〇）七月七日，西米諾夫和史密斯同在維也納音樂廳參加一個音樂演奏會時，西米諾夫再度提請史密斯注意這個問題。三天後，西米諾夫在會議桌上正式提出了他的方案，概述了莫斯科對第三個核子強國的疑懼，並縷述了莫斯科所獲悉的數項中共準備進行挑釁行動和攻擊的計劃。接着就提到美蘇兩國應採取聯合行動加以防止，若防止不及，則應採取聯合報復行動。

兩超級大國操縱世界

蘇聯的提議顯然經過周詳考慮，始終只提由美蘇兩國採取聯合行動來對付「第三個核子強國」或「其他核子強國」，避免使用「中國」或「北京」字樣，以免萬一談判不成而引起「事後的麻煩」。

紐豪斯說：「蘇聯的建議事實上是要求建立兩大超級核子強國的聯盟，來對付其他核子國家。雖然我們（指美國當局）清楚知道蘇聯所要針對的目標是共產中國，但這項建議既然這樣提法，就免不了牽涉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因爲我們的北約盟國之中有兩個國家——英國和法國——也是核子強國。而且蘇聯的提案一再說到如果第三個或其他核子強國進行挑釁行動，美蘇立即採取聯合行動加以核子制裁，但蘇聯提案中卻始終未有說明究竟什麼叫做挑釁行動……。華府當局立即拒絕了蘇聯的這項建議，並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北約各會員國政府。美國之所以必須如此做，是因爲預防各盟國政府萬一從其他方面獲悉有此項提案之存在，就免不了會認爲美蘇兩國要建立一種超級大國的軸心，來操縱或瓜分世界。」

內幕揭開蘇聯窘困

紐豪斯爲這段話所作的銓釋中稱：「也許終有一天我們會知道，基辛格在一九七一年七月首次訪問北京時，是否會把莫斯科的這項反華陰謀告訴周恩來。」

這位前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的書中說：尼克遜總統直率拒絕蘇聯提案的答覆中，再度提到究竟何謂「挑釁行動」。而西米諾夫則向史密斯表示「美國遲早終會明白這一點」。此後在限制戰畧武器會談中一再討論到這個問題，終於達致兩項協定，一是「防止意外爆發核子戰爭協定」；一是「加強熱線聯繫協定」，這兩項協定皆於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在華府簽訂。

紐豪斯這本書必定使克宮當局大感窘困，因爲蘇聯當局曾一再公開否認中共指責所稱：美蘇兩大超級強國企圖聯合瓜分世界。現在這本書內引述的許多具體資料，證明確確實實有這種陰謀存在，而倡議這項陰謀的正就是蘇聯，只是由於美國的直率拒絕才使此陰謀無法得逞。由於蘇聯的野心得不到美國支持，才使中蘇邊界局勢緩和下來。

「以共制共」的大成就

布里茲尼夫剛完成訪美之行，飛往法國和龐比度總統會談之際，莫斯科已傳來日本共同社消息，說周恩來要在十月間訪美，尼克遜明春再訪北平。

據說，這是基辛格與姬鵬飛兩人所安排，他們最近曾在巴黎碰頭。

這是尼克遜與基辛格玩「以共制共」手法的高度成功的表現，玩這種手法，等於高空走鋼線，必須平衡得恰到好處，不可以有一點點偏差。

過去，尼克遜已到過北平，也到過莫斯科。如今，布里茲尼夫去回拜，跟着，就是周恩來回拜了。然後，尼克遜安排好再到莫斯科，而北平之行，也同時預約好。這樣的三角關係局面，除了說是尼克遜從中操縱之外，還能夠有什麼別的看法呢

中蘇共都唯恐對方和美國的關係會比自己更好和更密切，都要爭取美國的支持和更大的合作。

這一來，簡直等於給予美國以千載難逢的運用機會，左右逢源，無往而不利。

中共處境難

蘇聯已經盡力與美國合作，擴展貿易，開發資源，限制核子武器，還共同反對其他國家使用核武器，並且要其他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也參加限制。

中共是否也可以同樣的與美國合作呢？恐怕不容易做得到。與美國合作開發大陸資源的話，怎樣交代呢？中共一直攻擊這樣的作法等於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畧與剝削，與民族主義的愛國精神大相違背；何以自圓其說呢？一旦與美國經濟合作的話，日本、英國以至其他西方國家又如何呢？打開大門，讓西方文化文明的影響湧進中國大陸呢？在這樣的影響之下，毛澤東思想與共產主義體系會受到多大的衝擊呢？即使還能夠站得住，但會變化到怎樣的地步呢？這些問題，不能不考慮的。

一人之死與價值利用

柳以青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死，如何死和在什麼地方死。因為，人的生命畢竟是不操在自己手上的。

高高在上，耀武揚威的人士們，總有一天會死。但是，幾時死，如何死，死何處，他們確實無法把握。同樣，凡夫走卒，平民百姓，也總有一天會死，在死亡之關來臨時，任何人都是一樣的。身後哀榮的大小，那與已死的人是無涉的，只是表示在生的人對死者的崇敬哀悼而已。

祭之豐．何如養之薄

社會上在生的人，卻是五花八門的，因此，有時，已死的人，卻會做成價值的利用品。這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已經在大聲疾呼喊出：「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

最近，本港有一位剛從大陸用專機送出來的人死亡了。享年九十有二歲的章士釗老先生，使本港的新聞界也熱鬧了一陣子。根據「章士釗先生治喪委員會」刊載於報章的「啓事」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先生於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零時二十分病逝港寓，終年九十有二。章先生生平治學精勤，多所著述，名傳士林。近廿餘年來，目睹國勢蒸蒸日上，尤為歡欣鼓舞。臨終時對於全國和平統一事業，猶殷殷致意。遽言溘逝，各方咸表惋惜。章先生遺體已移香港殯儀館，定於七月七日上午十一時公祭，隨即出殯，在哥連臣角舉行火葬，骨灰將送返北京安置，謹此布聞。」

又根據章氏家屬在報章上刊登的「謝啓」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公行嚴（士釗）不幸在港逝世。承　朱德委員長、周恩來總理、政協副主席傅作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中共中央統戰部賜電慰唁，並派人大常委會連貫副秘書長來港弔唁。港澳各界組會治喪，舉行公祭；中外友好，惠送花圈輓聯，親臨執紼。高誼隆情，銘感五內，謹致謝忱。」

早在章士釗前來香港之後，當時，就掀起了他是負有和談使命而來的。當時，不少的報章都煞有介事的來報導。可是，這一謠言，畢竟由於章老先生在天不假年的現實裏，雲消霧散了。恐怕這是中共統戰當局，始料所未及的。

本來，一個人死了，他的一生是非功過，我們都可以給予歷史的評價，並不需要把死了的人，做成一種某些價值的利用，為已死的人和在生的人都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然而，中共不但沒有做到這一點，同時，還加以充分的利用，這點不由得我不「心寒神喪」了。

「七封唁電．兩個問題」

關於這方面，不僅我有這方面的感覺，很多的中國人都有同類的感覺，這裏不妨先將周青先生的「北望神州」中的一篇「七封唁電兩個問題」文章抄錄在下面：

「章士釗逝世後，周恩來、朱德、傅作義和中共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政協全國委員會、中共中央統戰部，同時發來了唁電，電報是由新華社香港分社轉給章士釗的家人的。在左報上讀了這七封電報，發覺其內容是完全一樣的，都是強調兩件事情，其一是說章士釗一貫『熱愛毛主席，擁護共產黨』；其二是稱讚章士釗二十多年來，一直『為祖國的統一大業』作了『不懈的努力』和『有益的貢獻』。

「關於第一個問題，章士釗如果不是『熱愛毛主席』、『擁護共產黨』，他豈能備受中共的優渥待遇？事實上，在整個大陸上，根本沒有不『熱愛毛主席』、不『擁護共產黨』的自由，即使你內心並非如此，表面上也要做到這樣。但是，在中共領導人弔唁章士釗逝世的電文中，仍然強調地提到『熱愛毛主席』、『擁護共產黨』這個問題，由此可見，中共國內必盡多口是心非之人。

「關於第二個問題，電文稱讚章士釗二十多年來一直『為祖國統一大業』而進行『不懈的努力』。顯而易見，中共當局是利用章士釗的死，來進行最後一次統戰工作，希望藉此引起一些台灣人士的『回歸』。

「章士釗一來是黨外民主人士，二來是一位學者專家，三來與國民黨有一段淵源，正是由於他是一位對台統戰的適當人選，所以當他抵港之初，人們莫不議論紛紛，認為他負有對台和談或統戰的任務。不管過去二十多年來，以及此次來港，章士釗是否負有對台統戰的任務，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目前對於『統一祖國』的問題非常重視。甚至中國新聞社廣州分社在章士釗逝世的當天發表一段新聞說，章士釗臨死之前，猶念念不忘『解放台灣』的問題

。總之，從中共當局弔唁章士釗逝世的七封電報中可以看到，中共今後將在全國人民中推行一個『熱愛毛主席、擁護共產黨』的教育運動，以及加緊展開對台統戰工作，以期達到『統一祖國』的目的。而章士釗的死，正如被利用來作爲上述兩個運動的宣傳資料。」（七月六日明報副刊）

然而，中共所發動的「和平統一中國」運動，雖然是那麼的「非常重視」，肯定的都不會發生什麼效力的。原因是「統一」的大前題，竟是「熱愛毛主席」和「擁護共產黨」呢！這兩件事在我看來，與「中國的統一」一些關連都沒有！相信中共的統戰部並沒有想到這點吧！

「只重宣傳・捨本逐末」

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的明報社評，以「只重宣傳，捨本逐末」爲題，也透露了「明社」作者的心聲。

「章士釗先生以九十二歲高齡，病逝香港。他是於五月廿五日乘專機由北京來港的。……自他來港那天起，一直成爲新聞人物，幾乎每天各報都有消息，對他來港目的仍是忖測的成份居多。只是自昨天開始，從公祭的文字裏，北京當局確是似要從章士釗身上達到某種目的。再三強調的一句話是：章氏『近二十餘年來，目睹國勢蒸蒸日上，尤爲歡欣鼓舞。臨終時對於全國和平統一事業，猶殷殷致意。』

「當然，我們無法證實章氏是否在臨終時說過這樣的話。具實最有力的是，由章氏親筆寫下臨終遺言，但一個人年齡這樣大，病情這樣危急，還可能長期昏迷，我們不能提出這樣的要求——說是要有章氏遺書我們才相信這種話，不過卽使他寫了千言萬語，又如何呢？以章氏這樣的年紀和地位，他所能達到北京方面所要求的目的究竟有多少？從現在看自等於零。但就算他沒有死，肯定也不會有什麼好成效的。北京方面要達到和平統一，誰都知道，是極困難的事情。就算有幾個章士釗，目前也不會成功。不過北京當局要借章氏這個人，配合和平統一攻勢，是想對某些人有所影響。因爲以章氏的背景、身份、爲學、做人，可以說是與馬列思想並不盡然適合，把他專機送出來，由各方面有關人士予以盛大接待，是作爲一個具體的例子——像章士釗先生這樣的老人家，會爲各方面政府和勢力服務（北洋軍閥、杜月笙、國民政府、共產黨政府），寫文言文，意識守舊——或說封建，『柳文指要』書前直接批評他並不合乎馬列思想，但像他這樣的人仍然受到如此優待，大家也就可以放心了。只要像他那樣

『熱愛毛主席，熱愛祖國』，不管從前做過什麼事情，都是會有好處的。這是『宣傳』和『統戰』的手法。但這一招現在完結了。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裏，這類宣傳不會有什麼大效力。國共分裂原因太多，豈可以一個章士釗，而改變大多數國人的思想與態度。其實北京當局，從章氏之死，應想到更嚴肅的事情，要怎樣改善政治經濟才能使人民自動歸心呢？要在什麼時候，什麼客觀條件下，中國才能統一呢？是什麼原因阻碍中國的和談呢？只重招數宣傳恐怕是捨本逐末吧！」

從這篇社評裏，我就不由地想起了「鐵金剛勇破黑魔黨」電影中的黑人的喪禮行列。——這一喪禮行列曾經出現了兩次。在肅穆的喪禮行列中，人人都現得莊嚴哀傷，可是，當那空的棺木裝入了剛被打死的人之後，這肅穆的行列經已變成了眉飛色舞的手舞足蹈了。因爲眞正埋葬的還是前來觀禮的人。

一則啓事・兩個問題

我的這段話，並非是無的放矢的。從這次章士釗的治喪委員會的名單裏，我就發現了一些問題，覺得很有趣。一向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裏，辦喪事要鄭重得多。特別是治喪委員會的成立，其人選卻是不容易的。最主要的是使所有與死者有關係的人，都能列入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中。

然而，誰該列入，誰不該列入的標準，我是無從得知的。或許是只要看過「柳文指要」的人，就有資格列入也不算稀奇。如果放寬到只要聽說過「章士釗」之名的人，也沒有什麼一定要責難「治喪委員會」的這一措施的。

然而，怪就怪在章士釗出殯後的報章上所刊載的「黃文山啓事」聲稱：

「章行嚴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期，與本人有師生關係，但數十年未經晤面。此次在港溘逝，至深惋惜。頃見報載『章士釗治喪委員會啓事』，忝列賤名。本人對該啓事，僅見報載，事前並未過目，亦未署名。微塵世界，區區小事，無足輕重，但友朋紛紛問詢，謹登啓事，用代答覆。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七日。」

我不知道這次「治喪委員」名單中，是否還有類似黃文山的例子。只求先強姦人意，列入名單，並不理會到當事人的意見——「事前並非過目，亦未署名」呢！黃文山能夠因「友朋紛紛問詢」之下，遂「謹登啓事，用代答覆」了。如果其他的「治喪委員」，沒有「友朋紛紛問詢」的話，也就只有「默認」了。再次，我本人不太同意黃文山先生的是：「與本人有師生關係」是否就構成可以列入「治喪名單」中的資格呢？在新式的教育機構，任何一位教授都是「桃李滿天下」的，如果這也是一個入選的資格，那「治喪委員」的名單恐怕長之又長了。以前，由於胡適之先生的名噪天下，於是在中國的「士大夫」羣中，常有一句口頭禪「我的朋友胡適之」，借以自高身價；現在，一般大中小「士大夫」，也養成了另一種口頭禪：「我的老師」、「我的學生」等等，也都想擁以自重。這種無本生息的辦法，實在令人齒冷。以前，我們傳統中的「尊師重道」，目前還是被人奉爲圭臯的，在我來看事實上該是「重道尊師」。不強調道，而強調師，那是這一時代的反動，恐怕很難再能說服人了。離開道，並沒有師；只有師而無道，最多也不過是「師」的職位而已。尸位卻是可以素餐的。那不是師，只是尸而已。

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尊師重道」，大前題是爲師的人誠有其該受尊重的地方，這是在爲師的本身先重了道，人們可以從爲師的人身上體驗到道。如果不從實質上去了解「尊師重道」，那是與傳統文化中的師道背道而馳的。

認識中國

傅作義急什麼？



朋友看見左報刊出傅作義對一個姓趙的「記者」談話，打電話向我說，你把傅作義害苦了，他在共區保持了二十幾年緘默，從未對蔣總統有半句惡言相向，都是你在萬人雜誌寫了一篇指名向他談話的文章，逼得他一改常態，對蔣總統大肆攻擊，相信他的良心一定極端痛苦，一個八十歲的人又害過兩次心臟病，在天人交戰，改善從惡時，良心受不了壓力，可能會一命嗚呼，你這篇文章，不是害死伯仁。

我當時電話告訴他說，老兄太看得起我，也太看得起傅作義了，絕對不是這麼一回事。你不能把久居香港養成的習慣，來判斷大陸的事。

實在說，不論台北與北平，都不會把香港拿筆桿的人看在眼裏，如果有人認為在此間寫的文章會影響到雙方的政策，則此人十之八九是個瘋子。我時常這樣想，日日寫反共文章，究竟寫給誰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給一些志同道合朋友看的。台北方面主管宣傳大員自不屑看，大陸更不可能看到，最多只是有關部門，彙集起來，作為必要時的參考而已。

所以無論怎樣誇張，我在萬人雜誌寫的那篇有關傅作義的拙文，傅作義看不到，周恩來也看不到，傅作義沒有看的自由，周恩來沒有看的必要，因此，無論傅作義與周恩來玩什麼把戲，皆與區區無干。現在言歸正傳，再說傅作義這次談話。

先說那位趙「記者」，我在早幾期萬人雜誌已經提到過他一次，就我所知他真是國民黨的文化工作人員，一直在黨的核心工作，這些年在美國有沒有特殊任務不得而知，但在八年前，他過港返台灣述職，一位先生請他吃晚飯，筆者應邀作陪，有一次同席之雅，覺得其人言談舉止，皆是一位熱情的反共鬬士。以後多年來未再見過面，但從他在美國辦間通訊社，發的通訊稿來看，其人仍然站在自由世界的立場，對共黨仍然毫不容情的抨擊。但在日前又看見他的一篇通訊稿，有關尼克遜任命布魯克為駐毛幫的聯絡處主任時，文字風格完全改變，對毛幫的阿諛奉承，工力較本港一些新舊左仔，都高明得多，筆者當時就假定此人快去大陸了。果然，最近這位趙記者去北平訪問了傅作義，寫了一篇訪問記，不知何以先交朝日新聞譯成日文發表，然後趙「記者」又用中文寫出交本港一間左報發表。

趙「記者」這次訪問傅作義，毛幫自是經過苦心安排，因為趙「記者」抗戰期間任職掃蕩報（是軍方機關報，其地位有類於共軍的解放軍報，讀者可以推想，能在解放軍報任職，不是特殊身份如何可以），曾去傅作義防區訪問過，兩人有此淵源，所以這次毛幫又安排了趙「記者」訪問傅作義。但人事依舊，形勢全非，舊酒入新瓶，即使是一樽百年白蘭地，裝進了夜壺，也會變得又腥又臭，不能入口的。

關於此一問題，茲分成兩部份討論。

第一，何以有此訪問，如果趙記者到香港、台灣、日本，訪問任何當政人物，只要被訪問者願意接見他就行了，因為自由世界，人的意志，行動都是自由的。但在共區就不同了，照萬人雜誌上期刊出的侯榕生在北平吃油條大餅尚且不能自由行動，要管理小姐買回來吃，何況趙「記者」這種「掃蕩報」舊人的身份，去訪問地位甚高而自由更少的傅作義，若非經過組織上周密詳盡的安排，趙記者決不可能見到傅作義。最近一年來回去大陸旅行的學

人，有的家住北平，但是到了北平之後卻見不到自己妻子兒女，此種例子甚多，筆者認識的就有二位有此遭遇。試想既能得到毛幫批准去大陸旅行，最低限度已不會當作敵人，而這批人，就說我認識的兩位吧，在毛幫眼中看來，無論如何也要比趙「記者」乾淨，他們回到北平不能見到妻子兒女，趙記者卻可以見到與他只有泛泛之交的傅作義，若非毛幫有意安排，怎能作得到。

像傅作義這種大人物，會見從美國來的一位從前掃蕩報記者，即使不經毛澤東批准（毛澤東現在已僞裝不管事），也必然是周恩來的安排，所以這次會見，只是在演戲，戲詞早就擬定，雙方照本宣讀而已。因此，這篇訪問記，決不是傅作義與趙記者的對話，應當看作周恩來的聲明。

周恩來何以有此聲明，這要從周恩來本身處境說起，大概從此延安時，毛澤東就實行了分權，即毛主軍，劉主政，周主統戰，所以當毛幫建立政權時，毛澤東會津津得意說共產黨所以「成功」，得力於三種力量，即黨員、解放軍、統一戰線。以後周恩來出任了行政的頭子，統一陣線也包括其中，不過，二十幾年來國內外注意力皆在軍、黨、政三方面，統一戰線已經淪落爲一個附屬部份，不足與軍、黨分庭抗禮。但周恩來由此而興，自然忘不了這項法寶。

所謂統一陣線，實際上就是一個騙術的代名詞，凡是與毛幫統一陣線沾上邊的，就等於蜜蜂碰到蛛網，無論怎樣掙扎，最後還是要被牠吃掉。但推行統一陣線必須有一定的對象，抗戰前後周恩來推行統一陣線所以得心應手，是因爲對象太多，太廣泛，外而各民主黨派，內而國民黨內部的叛徒，都成了他的獵獲物，但是到了大鳴大放之前，國內民主黨派人馬已成了被蜘蛛吞下肚的蒼蠅，不必再用騙術去誘致，國際上只剩了阿爾巴尼亞一個朋友，對台北中國政府，連一根單絲也扯不上，周恩來正如西遊記五花洞的妖女，無論工架怎麼好，門口沒有唐僧經過，還是毫無辦法。這一段時期，統戰活動雖未停止，但對象也只是海外一些末入流的渣滓，根本就翻不起泡沫。

大鳴大放之後，形勢驟變，始而是劉少奇、鄧小平一系黨的系統崩潰，繼而「國務院」交付軍管，周恩來變成了半天吊，到了林彪被毛澤東謀殺之後，周恩來受到軍方壓力雖然減低，但新形勢對他更爲不利，因爲目前形勢毛澤東仍死抓住軍，江青已控制黨，留給周恩來的是殘缺不全的政，表面看來仍是鼎足三分，但毛江之間久已合而爲一，變成了與周恩來一分爲二，周恩來深懂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凡是形成一分爲二時，必定要翦除其中之一，則周恩來之被整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周恩來自不甘心束手走上劉、林之路，當然要想辦法掙扎，但可以供給周恩來廻旋餘地實在太少，林彪謀害毛澤東尚且未成，周恩來自無膽走上這條路，剩下的唯一可行之道，還是統一戰線，周恩來在風急雨驟，四顧茫茫情況下，只得仍拄起統一陣線這根久已生了蟲的拐杖。

周恩來目前的統戰工作，要分爲內外兩方面，對內是盡量拉起一些被毛澤東打倒地下又踏上三腳的頭目，自鄧小平已下，爬起來的已多，且不說它。對外分成兩條路線，一是藉口蘇俄大軍壓境，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與美國修好，只要拉緊尼克遜，毛澤東就無可奈何他，此種情況有類於抗戰期間，周恩來以蔣委員長老部下身份，代表中共駐在重慶，一度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而且還有意無意使人感到他的身份異常神秘，究竟是爲共產黨工作，還是爲國民黨工作，誰也弄不清楚。靠這套手法，在毛澤東整三風時，順利過了關，因爲毛澤東恐怕整肅了周恩來，與政府當局斷了聯繫。

最近情景又復如似，不過，尼克遜代表了蔣總統的地位，周恩來扶尼克遜以自重，宣稱非聯美不能抵住蘇俄的壓力，要聯美就非同尼克遜拉好關係不可，要同尼克遜拉好關係，就非自己出馬不可。毛澤東已被蘇俄嚇破了膽，對於周恩來的話自然聽得進。

但是到了布列日涅夫訪美，與尼克遜表現得更爲密切，毛澤東看在眼內，覺得尼克遜這個朋友實不可靠，不相信尼克遜，當然就要影響到周恩來，周恩來眼見這付本錢已經將要化灰，不得不另找一條出路，尤其是「十大」即將召開，深恐會在「十大」開會時蹈了劉少奇的覆轍，又怕開會之後，變成了林彪第二，周恩來自救之道，唯有增加資本，於是目光又轉到中國政府所在地的台灣。章士釗來看病，傅作義會見姓趙的，說穿了都是那話兒，以後類似的把戲還有，大家等着瞧吧！

第二，周恩來何以派傅作義上陣，仔細想想，也是經過了周密的研究。因爲傅作義確實與海外人士的印象，勝於其他一些人，其原因有幾：

一、傅作義過去治軍嚴明，傅部在抗戰及戰後戡亂期間迭建奇勛，予國人以良好的印象，至今難忘。

二、傅作義獻北平，雖然罪不容誅，但國人還能原諒他是爲了保存故都文化，自從張勛復辟之後，北方軍閥紛爭，戰亂無年無之，但是卻從沒有人敢在北平作戰，傅作義出身北方軍隊，對此自有深刻印象，畧跡原情，覺得仍有可恕之處。

三、傅作義投共後，沒有片言隻字攻擊過蔣總統及政府，只有一九五七年在毛幫一次人代會上，建議台灣派人到大陸來看，輕描淡寫，不着邊際，雖不能如息夫人之不言，但比起張治中發言，說國民黨的招牌臭而不可聞也。其人品高下，確實相差很遠。

四、所以降臣俘虜，到北平後都加入了李濟琛的民革，只有傅作義拒不加入，此雖不能說出於淤泥而不染，但確實還潔身自愛，不與一般渣滓風流合汚。

由於這些表現，海外反共人士對傅作義也很少微詞，大家都哀其志，憫其遇，不願以惡言相加。周恩來看準此點，所以把傅作義當作王牌打出來，作爲統戰的工具，希望通過傅作義眞能進行和談，誠如傅作義說，「只要談」，周恩來就算抓住了救命的舢舨，不過，看情形周恩來是失望了。

不過，還有幾句題外的話，台北目前正大力進行化敵爲友，凡是去過大陸的皆身價十倍，這位趙「記者」同台北關係敵乎？友乎？外人實在鬧不清楚，台北當局是不是考慮向趙記者下份請帖，請他再到台北去一趟。

查良鏞先生「見、聞、思」讀後感

岑嘯雷

明報社長查良鏞先生今年四月到過台灣十天，回港後在明報發表一篇「在台所見、所聞、所思」。該文由六月七日開始逐日連載，直至廿三日全文完，一共刊了十八天。洋洋數萬字，頗爲大觀。從四月廿八日查先生由台返港算起，至該文見報之日，相隔足足四十天。相信查先生在發表該文之前，一定經過審慎考慮；尤其該文「所思」部份，代表了查先生對目前中國問題的看法，也牽涉到明報社評今後的態度，必定更需要熟慮與深思。

由於明報社評一向表現左右飄忽的態度，沒有固定的政治立場，（這句話相信查先生也表同意，因爲在「見、聞、思」文中，他表明是「根據十多年來在明報撰寫社評的態度來看問題」，句中特別強調「態度」，並無提及立場。）筆者最初估計，查先生的觀感發表後，一定會引起香港人的極度興趣，尤其那些標榜中立的「超然人士」，說不定會來個「百花齊放」。可是事實令人出乎意料的失望，該文發表後直至今天，不但沒有得到應聲者「共鳴」，連明報副刊的作家們如項莊、沙翁、三蘇、周靑、胡菊人……等，皆未見著一字隨和相應。四近樓雖然會在「自由談」中談過「人亡之，人得之」，但總覺得有些「寒月伴孤星」氣味，令人倍覺蕭疏零落。我想其中原因不在查先生的文章寫得不好，問題多半出在查先生經過四十天深思熟慮的「所思」中。

查先生在該文中雖不諱言個人的思想信仰，決定了一切觀感和判斷的標準，說得相當坦白（這是查先生的聰明處），但並不能掩蓋字裏行間隱約可見的中共統戰影子。台北當局雖然讓查先生「看到的很多，聽到的很多」，但是他「所思」的仍舊「依然故我」。台北的政治革新，社會進步，並不能消除查先生一向對台北當局的偏見。更令人失望的是他所思出來的仍與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大陸同胞的意願相違，這也許是明報副刊作家們不便隨聲相應主要原因。

查先生的文章造詣很深厚，文筆暢順，讀之平近易懂，確實擁有不少讀者。但是作者言論正確與否，跟讀者多寡並無多大關係。我們喜愛紅樓夢，是由於其文字清雋，描寫細膩，並非喜愛曹雪芹的糜爛生活，更非仰慕他的消極人生觀。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很能吸引讀者，但大多數只喜愛其佈局新穎，橋段奇出，文字通暢，與金庸先生的爲人無甚關聯。如果說故事的主人公或多或少有作者的影子，那麼，韋小寶的無視善惡，不分忠奸，既得寵於「皇上」，又見愛於「總舵主」，復取悅於「教主」的態度與作風，是極爲世人所齒冷。相信金庸先生也不認爲這種朝秦暮楚的鄙態，與他本人的「態度」扯上關係。

台北當局這次邀請查先生前往訪問，相信是認爲查先生對海外人士有一定的影響，讓他訪問後作出較爲眞實的報導，亦即萬人傑先生所指的「公道話」。（從這事看來，可以看國府方面對台灣的政治，有極大的信心。否則，不會讓一個對國府存有惡感的人隨意去見聞。）不過，這次國府方面估計錯誤了。查先生雖然擁有一定數量的讀者，但他的政治見解並沒得到大多數讀者「認」，政治影響力不大。常見明報社評在觸及實際問題時，喜作「零沽式」的評論，東一塊，西一塊，只有零散的點點片片（很像小說中的橋段），沒有中心思想作縱線的連貫。像「天才」棋手下象棋一樣，間中雖有一兩手妙着，但卻缺乏老棋手兼顧全局的洞察力。所以他的評論，一向都是忽左忽右，風無定向，讀者簡直無所適從。這樣的評論，對海外人士來說，感染力不大，影響力也很微，所以國府這一着，實際是走錯了。

查先生在旅台十天中，由於時間短促，對台灣的見聞肯定不能廣博和深入。故此，他的所見與所聞跟大多數到過台灣的人一定有些出入。但是見聞的程度有深淺，對象也有不同，觀感當然各異，因而對查先生的見聞報導，我認爲是無可厚非的。不過，令人不滿的，是查先生報導時「做了手腳」，對台灣的建設成就，採用「一提一拉」的手法。提到台灣好的方面，總要拉中共一把，以冲淡人們對台灣建設成就的好感。例如報導說：「去參觀了石門水庫，那是相當巨大的工程……但我曾見過大陸上更大的水庫，所以對石門水庫也不印象如何深刻。」又說：「台灣的交通建設、工廠、水利建設等頗具規模，但當然不能和大陸相比。」他似乎念念不忘替中共講好話。他雖然認爲：「金門大概是全世界最清潔的地方之一」，但卻即用括號說明：（據我所見，廣東的佛山大概也是全世界最清潔的地方之一。）這種似褒實貶的手法，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用意。他實際上是替中共統戰作宣傳，並不是在報導台灣的見聞。

對於所謂「和談」問題，該文會透露國府對這問題的看法，並會作出客觀

。查先生這樣寫道：「他們說：那是在大陸上政體的性質有了根本改變之後。如果大陸上出現了民主自由的政權，雙方當然可以談判，而且一定會進行得十分順利，那時候台灣毫無問題的就成爲中國的一部份，中國可以迅速的和平統一。這種性質的和談，我們衷心願意早日出現。」這個答覆，正代表了大多數中國人的願望，也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佳方法。海外的中國人，相信沒有一個不願意看到大陸上出現民主自由的政權，讓大陸人民過着眞正的幸福生活。但查先生在他的「所思」中，竟然沒有就這個問題作出反應。從這方面看，他跟其他新左派一樣，不願意改變中共政權的本質，不願意大陸人民解除束縛，只希望讓中共去「統一」台灣。

查先生的觀感文中，最爲人所反感的，是「所思」方面。其中一段說：「我覺得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而好壞的標準是：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他這種論調，粗淺聽來，頗有道理；但是如果稍作深思，便覺得它站不穩腳，而且是另有居心的。因爲我們要判斷政治的好壞，必須先確定是非標準，如果沒有是非標準便沒有好壞之分，而是非的標準應該是：「道義爲之根」。站在道義一面的「是」；反道義者「非」。

不妨來個譬喻：在原始社會中，人類集羣而居，每天靠獵獸捕魚爲活。假使在某一羣人中，百分之九十的大多數，遊手好閒，不思勞動。合力強迫其餘百分之十的少數，天天去從事捕獵，而捕獵所得足夠供養整羣人的生活，長此下去，形成了只有少數人勞動，大多數人不勞而獲的社會，也構成了大多數壓迫少數人的政治制度。如果照查先生的論調，這便是一個政治良好的社會，因爲它「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但是試想，這個社會合理嗎？眞想不到在查先生的文章裏，會有這樣「可笑啊可笑」的觀點！若果這羣人先確立了遊手好閒是不「義」，分工合作才「公道」的是非觀念，就會產生了勞動是「是」的，不勞動是「非」的思想，隨而建立了一個分工合作社會，這樣才是好政治。從這個譬喻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必需先以道義衡量政治的是與非，然後才能分別政治的好壞，並非多數與少數的問題。除了多數可能壓迫少數外，在目前的政治中，還有製造「假多數」的政治手段，例如中共的政策，每每說是爲了全國人民，甚至誇說爲了全世界人民，但是實際卻爲了毛澤東個人的統治地位。那麼，照查先生的說法，應該怎樣去分別好壞？可知查先生的論調是本末倒置，站不住腳的。

中國人的傳統是講道義、辨是非的，所謂道義是基於人性，任何政治，違背人性的就是不道義。所以幾千年來有不少民族英雄，爲了堅持道義而殺身成仁。宋代文天祥在國家大勢已去的時候，毅然拒絕了屈身降敵的「非」，選擇了殺身成仁的「是」，這是道義所使然。他發揚了中國歷史上忠臣義士那種不爲時勢所屈的精神，正氣浩然，他明白「生死安足論」「道義爲之根」的道理，以生命去全道義，以身軀去爭是非，爲後世人所尊頌，這種精神就是信仰，是的。這不是查先生「只講結果，不講信仰」的「科學精神」所能解釋的。

查先生所說政治沒有是非那段話，是於國府領導人向他表示有最後勝利的信心後「思」出來的。據他所寫，國府領導人的信心，根源於兩方面：「一是『大是大非』，他們信奉三民主義，在政治上屬於民主自由的體系；『三民主義是對的，共產主義是錯的』；二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他們繼承中華文化，而中共則破壞中華文化。」這段中所寫的，不僅是國府當局爭取最後勝利的信心，也是國民黨領導全民反共到底的主要原因，因爲如果沒有大是大非的觀念，政治的好壞就無從分辨，國民政府也不用再堅持反共的國策，最後勝利更不必談了。由此可見查先生是另有居心的，他是想用政治沒有是非這個蹩腳論調，動搖國府爭取最後勝利的信心，並想藉此瓦解全中國人民的反共意志，套用一句毛語錄：「用心何其毒也！」

（稿酬捐萬人協會）

「猙獰可怕」的「非左仔」

青冥

今天讀到吳××同學在本年六月「崇基學生報」上發表的「從認識中國到檢討自我」一文，這篇文章把我嚇了一跳。在這篇文章裏，吳同學聲言要「清算大學生」，他說大學生大都不「關心國情」，大都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奴才書。」因此，吳同學咬牙切齒地主張要「清算」我們了。

「早晚坐在圖書館」裏讀「奴才書」的大學生誠然是可悲的。然而圖書館的書甚多，魯迅、巴金、馬克思等人的作品都有。請問吳同學：這些算不算是「奴才書」呢？

有些人整天抱着一本有着紅色封面的奴才書來表示自己的「積極」，我不知道吳同學是否也要「清算」他們？（筆者按：吳××一開口便要「清算」我們，可知他縱非官僚，也是得寵的奴才，我屢次呼之爲「同學」，眞是僭越得很。）

吳同學在這篇文章裏極力扮出一副「中立」的嘴臉來爭取讀者的同情心，他恨恨地說：「眞正關心國情的同學……很容易就被那些『奉公守法』的人冠上『左仔』、『政客』等名字，學生報若多刊此類文章就被呼作『黨報』」。他以爲「無論認同中共也好，台灣也好」，總之關心國事就是好！但是奴才是不能夠遮掩他的奴才氣味的。吳同學很快便如數家珍地向我們訴說他的主子的「光榮」了：「中國有核彈，他的乒乓球很厲害，尼克遜也要到北京拜會……」

說來說去，吳同學只不過想爲他的主子招收多幾個嘍囉罷了。然而很多大學生都有獨立的頭腦，他們是不會被吳同學這「一大堆自己也以爲是空言」所迷惑的。當然，這篇文章並不盡是「空言」。吳同學有一句話確是很對的。他說：「我們的面目太猙獰可怕了（我不敢說是所有的人）。」不錯，身爲「左仔」而又不認作「左仔」的人，其面目的確是「猙獰可怕」的。

大陸的災害與糧荒

黃秋

目前，大陸農村已屆夏收季節，中共除對極少數社隊的夏收情況，略有報導外，卻一反常態，並沒有誇大宣傳「夏糧豐收」。

據上（六）月十一日倫敦每日電訊報的記者從北平發出報導稱：在陝西、河南的若干地區，大麥和小麥全部歉收，糧食欠缺，使大陸人民面臨飢餓威脅。十二日路透社北平電訊：據「新華社」報導，華北重要小麥產區，連續第二年面臨乾旱威脅。去年十月至今年四月間，計在十四個省區開鑿二十三萬一千多個水井。

據東京十二日美聯社電：甫由中國大陸返回東京的兩名日本官員，携回了關於中國大陸南部、中部水災、北部旱災、東部和東北部的農作物，受到到洪水及嚴寒天氣的損害等項資料。

美國新聞週刊預測，在未來的幾個月中，中國大陸至少有四千萬人民，要餓着肚子過日子。

從上面的消息看出，大陸由於災情嚴重，夏糧減產。已爲不可掩飾的事實，中共對夏收情形故意簡略，竭盡全力寄其希望於秋收。可是，中共的農業衰退，並不完全是由於天災造成。根本問題，是由於農民對中共的政策與作法已失去信心，沒有自覺自發的生產情緒，無論水利、肥料、工具和田間管理各項任務，到處都發生問題。即使沒有災害，也不會有高度發展。災害一來，問題就更加突出。因此，夏收損失固難於補償，寄望秋收也沒把握。

各種自然災害仍嚴重發展

今上半年以來，大陸北方地區繼續乾旱，南方出現長期陰雨。五月中旬，華中地區河川暴漲，形成北旱南澇情況。乾旱地區，同時發生了蟲災。

在旱災方面：從東北、華北、到西北，普遍受到乾旱威脅。河北、山西等省河水乾涸、土地龜裂。其次陝西、甘肅、內蒙、青海、吉林、遼寧、四川、北平、天津等省市，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旱災。中共不斷的發出指示：加強抗旱鬬爭。最近，北平雖然降一次大雨，可是已經過時，對夏糧沒有裨益。

水災方面：由於本年太平洋吹向大陸的季風較弱，鋒面滯留長江中下游地區，以致入春後，上海、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等省市，長期陰雨，造成日照不足，越冬作物不良，農田積水內澇，小麥、油菜爛根。五月後降雨更多，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均發生洪水災害。其中廣東、湖南、江西受害較嚴。有潰堤、內澇、冲掉田禾牲畜等情形。截至最近尚有洪澇發生可能。據浙江「電話會議」指出：「據氣象部門預測，六月下旬暴雨比較集中，有洪澇發生可能。」

蟲災方面：今年由於氣候失常，又助長病蟲害普遍發生。對農業生產十分不利，據不完全統計共有十一種危害性最大的蟲害。各地已有「大面積」和「大密度」的蟲害發生跡象。

中共面對各種災害，感到束手無策。正如「南方日報」六月四日的社論說：「由於今年氣候不正常，雨季來的很早，部份地區受澇，蟲害也比較嚴重，因此早稻生產遭受災害，狠抓晚稻生產，預期準備遭受可能帶來的更大災害，決心把豐收拿到手，必須晚稻生產，從抗災奪豐收出發。」

夏收減產、糧食供應緊張

大陸去年糧食歉收，人民口糧減少。中共除儘量壓縮糧食配給外，並向美國、加拿大、澳洲以及法國等有關國家購買糧食，以渡今年的春荒。並寄望於今年有比較好的收成。

今年大陸夏糧減產，已成定局。究竟減產多少？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夏糧主要是冬春小麥，大麥以及小部雜糧，往年播種面積雖不完全相同，大約爲三億一千萬畝左右。佔糧食播種總面積約百分之二十左右。分佈地區主要是華北各省，東北種植春小麥，西北地方貧瘠，產量不豐。西南及江淮流域各省，近年雖有播種，數量則微不足道。

今年北方麥產區既連續兩年遭受嚴重旱災，如

山西、河北、河南、甘肅、陝西等省估播種面積比例最大，估計小麥受災面積，可能達百分之四十左右。大約有一億五千萬畝小麥失收或減產。

南方的早稻生產，在播種時期即遭受春寒，長期陰雨，發生爛秧、爛根現象，在禾苗茁壯的時候，又遭受暴雨洪澇。如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江漢平原、洞庭湖、瀋陽湖周圍農田，都受到威脅，損失雖難估計，早稻減產卻已是無可難免。

中共農業糧食部門面臨此一危機，曾秘密頒布「指示」。據四月廿八日情報：「中央糧食部已下達指示。說明要節約糧食，減少配額。糧食已出現困難」。據理解：去年糧食總產重可能比上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因為中共慣例，糧食減產在百分之三十以內，不會稱「糧食困難」，以避免刺激人民心理。今年比去年的情形，更惡劣。

在購買外國糧食方面，情況如下：

據加拿大小麥局宣佈：中共續向加購買小麥六千二百七十萬普式耳（一七五萬噸）每普式耳價高達美金二元三角八分，總價約一億五千萬美元。此項小麥，將自一九七三年四月開始交運，至十月交清。付欵辦法，在新協議下，交貨時付百分之二十五現欵，餘分十八個月帶利付清。

據大陸消息：「對外貿易部」曾指示駐日貿易辦事處，向日本接洽，由日本在現有存米六百萬噸中出售五十萬到二百萬噸給中共，現日本農林省與通產省正在研究中。為表示日毛建交後的友好姿態，將採取物物交換方式。由中共輸日農水產物，礦產物以為補償。目前仍在接洽中。

據美聯社消息：六月八日美國農業部說，中共顯然已另外向美國購買九千萬普式耳（二百五十萬噸）小麥和四千萬普式耳（一百一十萬噸）玉米。價值未作估計。這批美國穀物，將自一九七三年收穫後運往大陸。

國際人士估計大陸到本年底需要輸入六百萬噸穀物，顯然估計過低。

糧食欠缺形成供應緊張，使中共減少配給量，其實況各地情況不同，據大陸消息如下：

廣東省廣州市居民，每人每月配穀廿一市斤（折米十五斤一兩），恩平、陽江、清遠每人每月配穀十六——十二市斤（折米十一斤五兩——八斤六兩），梅縣每人每月配穀廿二市斤（折米十五斤四兩）。

江蘇省重勞動力每人每月配穀廿五市斤（折米十八市斤），輕勞動力則配穀二十市斤（折米十四斤四兩）。

北平市自去年八月起，糧食減配百分之十。過去食糧係用大米百分之三十，麵粉百分之四十，雜糧百分之三十的比例搭配，減配後之麵粉僅佔百分之二十，增加玉米為配給品。

湖南長沙市民每人每月僅配米十二斤五兩。

在配給減少之後，也有少數地區出售「儲備糧」。但是要拿錢到糧站購買，比配價略高。由於人民吃不飽而引起破壞事件，亦時有所聞；據大陸消息：廣東英德「橫石公社」碼頭，停泊兩艘載滿公糧之糧船，正候電船運往曲江之際，突然起火焚燒，中共指為階級敵人破壞，濫捕五十餘人。實則是饑民的憤恨破壞行動。

晚稻生產有不易克服的困難

秋季晚稻是夏收後開始播種，中共所稱的「三夏」就是夏收、夏播、夏管（即夏田管理），又有稱為「四夏」即加上「夏分」。近年來有些地區，改變耕作制度，把一年一熟的改為一年兩熟或兩年三熟。把一年兩熟的改為一年三熟或兩年五熟，中共並不顧及氣候、雨量和土地肥力負荷，實際上是浪費肥料與勞力，並沒有經濟效果。土地肥力越來越瘠薄，產量自然越來越減縮。

今年自然災害嚴重，乾旱地區，土地板結，灌水之外，如不施用大量化肥，還是得不到收成的。中共自產肥料效力不高，數量亦少。最近向美國、日本，進口大量各種化肥。據大陸消息：中共向美國訂購燐肥料契約。由美方對中共輸出第二燐酸阿摩尼亞一萬四千噸，每噸價格為美金一百二十元。定今年七月起運。又向日本輸入硫安四十萬噸，氮肥三十萬噸，尿素四十萬噸。

除進口化肥外，中共還強調大積堆肥，如廣東的指示：「要備足晚稻肥料，肥料以農家肥為主」。可見化肥缺乏。

其次，中共不斷叫囂「支農」，大致分為物資支援與勞力支援，情況也非常複雜。

在物資支援方面，重在農業生產所需物資的供給與補充。如耕具、耕畜、中小農具等等，品類繁多，數量龐大。中共的「五小工業」，是以支農為主，而商業部門，也應負經常調撥的責任。可是由於「本位主義」而不能做到。例如湖北希水縣財貿部門，據六月二十日電台透露：「在支援農業生產上，往往不是自覺的從促進生產着想。只是為了完成自己的某項任務。自己的任務完了，對生產就不管了，有時不但沒有促進生產，反而影响了生產的發展」。就是說：有利潤的就幹，得不到利潤就不幹。因而生產、調撥，需要之間發生矛盾。

至於農村勞動力問題，本來並不缺乏，近年形成勞動力緊張情況，都是基於政治因素使然。水利建設和改變耕作制度，過分濫用勞力。而農民更消極怠工或棄農流入城市。今年來這種情形，愈形突出，中共提出「幹部參加勞動生產的具體規定」就是解決農村勞力不足問題，例如江蘇無錫市就驅使「黨政幹部」和工礦企業職工以及街道居民八萬多人，下鄉參加夏種夏收。

田問管理如補苗、除草、捕蟲、鬆土等也發生問題。是工作不紮實，重量不重質所引起的。關係到農民的消極抵抗與積極破壞。據中共「湖北人民電台」六月八日透露：「沔陽縣公野公社在夏收複打中，就打出五萬四千多斤糧食。潛江縣五百九十三個生產隊組織複打，打出一百六十萬斤糧食。鍾祥縣進行細收，檢糧四十一萬多斤。」這樣巨大數字可以理解到是農民瞞着共幹，隱藏私分。

中共寄其希望於晚稻豐收，即使災情不繼續惡化，對生產的不利因素也不容易克服。

今年由於災情嚴重。夏收作物減產，糧食供應緊張。中共寄其希望於秋收，並無把握，兼之國際性糧荒存在，進口也將會發生問題。

嚴寄洲與「野火春風鬭古城」

李毅

多年前曾在香港各左派戲院上影的大陸影片「野火春風鬭古城」，據最近由廣州逃亡抵港知識青年向筆者透露，不但遭到全面禁影，而且原著亦禁止出售。導演嚴寄洲與原著作者李英儒均被中共送往北京「五·七幹校」進行思想改造。

「野」片遭禁主因是有意抹殺「毛澤東思想在抗日戰爭中取勝」的作用；濃厚的資產階級思想化；不去以驚心動魄的情節取勝，而是力圖刻劃人物感情和性格衝突；原著是低估敵人（日本）的力量；違背毛澤東文藝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原著不以銀環（是「地下共黨」在古城中的一位女聯絡員）爲主要人物，而以楊曉冬（是「八路軍」中的團政委）爲主人翁等等。

「野火春風鬭古城」一書是於一九五八年出籠的，作者李英儒。是一部長達三十萬字以抗日戰爭爲題材的小說。當該書剛一出籠，便即受到大陸廣大知識青年學生的歡迎。並又受到外國讀者的讚許，而曾有五六種文字的譯本。該書的確是風行一時，筆者在大陸時曾閱讀過三回，其中在中學時期讀過二回，大學階段讀過一回，寫得確是扣人心弦，非一口氣讀完不可；影片在香港上演時，筆者亦曾觀看過二次，拍攝得還不錯，儘管影片與原著在情節上有多少出入，但還是保持原著的主題思想——描寫中華兒女抗日鬭勇鬭智曲折緊張故事。例如原著本是寫以楊曉冬爲主要人物，但影片則是以銀環爲主角，着重寫銀環由脆弱到堅強的成長過程。而在圍繞着銀環的成長，也相應地改動了一些情節。譬如對楊曉冬被捕前後的處理與原著不同。楊曉冬是由於銀環警惕性不高而被捕的，這個溫情、恬靜而又比較幼稚、軟弱的少女從未受到過這樣沉重的打擊，且不說隱蔽在心靈深處的感情因素，何況楊曉冬又是領導人。她犯了這個錯誤以後，在原著裏是強調她苦惱、悔恨、羞恥的心情，情緒上十分消極。而影片上卻處理她在悔恨交集的同時，她意識到自己肩頭的重擔，意識到一個革命者應有的責任，所以便積極想辦法營救楊曉冬。當楊曉冬越獄的時候，情勢相當危急，她就故意吸引敵人追趕自己，想以自己的犧牲掩護楊曉冬脫險。

「野火春風鬭古城」一書是在一九六三年被拍攝成電影的。出品者是「八一電影製片廠」。導演嚴寄洲，副導演景慕逵，編劇李英儒、李天、嚴寄洲，主要演員有王曉棠（飾演金環、環銀姐妹兩人）、王心剛（飾演楊曉冬）、陳立中（飾演楊曉冬母親）、王潤身（飾演關敬陶）、張亨利（飾演高自萍）。

「野」片主要內容是描寫在二十多年前，日本侵畧中國，廣大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既失去民族的獨立自由，生活上也陷入絕境。在這樣的情況下，廣大的中國人民，在所謂共黨的領導下，紛紛起來，打擊日本侵畧者……。

「野」片遭禁的詳細情形是這樣：

㈠影片一開頭，就是一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天黑沉沉的深夜。這時，有兩個高大的人影在日本鬼子的碉堡前疾走。他們迅速的越過封鎖溝，跨過鐵道線，去到離城不遠的一個小村落。而這兩個人一個是村中的周大伯，一個是「八路軍」中的團政委楊曉冬。此刻又在一座小小的破落院後鑽出一個女人來，她就是「地下共黨」中的一位女交通員，銀環姐姐金環。經周大伯介紹金環認識了楊曉冬。隨後金環領着楊曉冬由古城的城門（兩旁均站滿日本鬼子）順利地進了城（進城時金環曾取出證件讓站滿兩旁的日本鬼子檢查），然後金環把楊曉冬留在一家小食店裏，自己到醫院找做護士的妹妹銀環。銀環照她的話到小食店找楊曉冬。當銀環看到一個俊郎的男人坐在桌前，桌上放着兩個碗，碗上用筷子架了一個「八」字。銀環也就知道這位俊郎的男人就是新來的領導古城地下工作的楊曉冬。——中共認爲這是低估敵人的智慧與力量，而又把自己做成狼狽不堪的現象，也把自己的力量表現出太單薄，過份強調自己的智力超人。

㈡在古城外面的共黨游擊隊打了一個「伏擊戰」，日本治安軍長關敬陶（是一位有一定正義感的知識分子，雖然他當上了日本治安軍的團長，但他是不安於在日本鬼子手下屈辱偷生，在共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終於率部起義，打亂了日本鬼子的軍事部署）被俘虜了。金環奉了「地

下黨」的蕭部長的命令來到一間小茅屋見關敬陶。坐在一角的關敬陶打量了一眼剛進來的金環卽說：「大姐，你能救救我嗎？」

金環瞥了他一眼：「我是要救你。」

「大姐，你救了我，三天之內，准給你家送兩千塊錢去。」

「我不希罕！」金環取下了頭簪把燈蕊剔高一些。

「只要救了我，要什麼都行。」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嗎？」她把金簪使勁的插在桌上，以嚴厲的眼光望着關敬陶，狠狠的教訓了他一頓。然後把他釋放了。

此後，金環也不幸被日本憲兵隊的特務藍毛逮捕了。他把她狠狠的毒打了一頓，希望從她口中得到一些古城中地下抗日工作組織的線索，然而卻一無所得。

日本顧問多田和高大成並不打算立刻殺死金環，他們把金環「請」到憲兵部。

金環抱着大不了一死的決心，凜然坐下。

突然，藍毛拉開門，關敬陶頹喪的走了進來。他看見金環在坐，暗吃一驚。

高大成得意的望關敬陶一笑，說：「關團長，認識嗎？」

關敬陶搖搖頭：「不認識。」

金環突然站起來，指着關敬陶說：「我認識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嚴，叫你跑了，可怎麼沒叫槍子崩死你……。」她衝上前，狠狠的打了關敬陶幾下耳光。這一連串的舉動，使關敬陶、多田、高大成都感到意外。

關敬陶是死裏逃生，而且官復原職了。但金環卻爲了他，爲了刺殺多田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上述一連串的情節，中共認爲都是違背「對敵要狠，對己要和」的方針政策。放走關敬陶是「長敵人志氣」；犧牲金環是「滅自己威風」。

㈢夜深了，關敬陶獨自一人坐在家裏的沙發上，默默的想着日間發生的一切。他兩眼直楞楞的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自己的妻子小桃說話：「我關敬陶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俠義行爲的女子。」

突然，有人打門找關敬陶。關敬陶吃驚的躲進內間，吋囑妻子說：「誰來找我都說不在。」然而當他看到這硬闖進來的女子的面孔時，驚愕得呆了。

「你是那位姐姐的……」

「她是我的姐姐。」銀環已經知道姐姐犧牲的消息，她強忍着內心的悲痛來見關敬陶，希望了解一下關敬陶對棄暗投明的事情考慮得怎樣。

她對關敬陶說：「鮮血不會白流，將來我們要敵人加倍償還，我想如果她的犧牲不只使你感嘆，而是喚起關團長的愛國熱情，使你能夠衝破黑暗，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那才是你的眞正出路。」

然而關敬陶是有所顧慮，他只表示今後一定憑良心做事。就這樣銀環走了。

也就在這一個深夜裏，自以爲有辦法，有靠山的高自萍（是一個上了幾年中學的知識分子，叔父是參議，和古城的保安司令高大成有點親戚關係。他因爲愛上銀環，希望得到她的愛，再加上有一點知識分子的「正義感」，便隨着銀環參加抗日工作，但被敵人逮捕後，經不起嚴刑拷打，終於叛變了共黨投向日本鬼子了。）被特務隊長藍毛逮捕了。由於經不起日本鬼子的嚴刑拷打，背叛了共黨，但銀環和楊曉冬都不知曉。

白天，銀環在路上遇到了關敬陶太太。她對她說：「你們有一人被逮捕了，我可以想辦法讓你去見她。」銀環也就打扮成護士，隨小桃來到臨時看守所，被捕的原來是楊曉冬的母親。

老太太要她立刻離去。她把戴在手中的鷄心戒指除下交給銀環說：「我只有一個心事，就是希望這只戒指能戴到媳婦手上。」

銀環當在悲痛之中收下了。她冒着風雨往找高自萍，希望他有法子營救楊曉冬母親。她在慌亂中，竟向高自萍洩漏了楊曉冬約她相見的秘密。楊曉冬也就在這個時候被高自萍出賣而被日本鬼子逮捕了。

在以上這些情節中，中共認爲銀環是不可能單獨闖進關敬陶家裏的——把敵人看得太無能無知，是不合乎情理的；銀環在找高自萍營救楊曉冬，竟洩漏了楊曉冬約她相見的秘密，而造成楊曉冬被高自萍出賣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作爲「地下共黨」在古城中的連絡員銀環，是沒有那樣幼稚不懂事的，是醜化自己，美化敵人。

㈣楊曉冬母子被捕後，保安司令高大成用計安排他母子倆見了面。

楊曉冬悲痛的對自己母親說：「娘，你的兒子，對革命，對人民沒有沾汚什麼，只是想到你老人家……。」

「冬兒，別這樣說，娘不後悔。」說罷，掙脫拉着她的日本鬼子，衝向涼台，跳樓自盡。敵人也就一無所獲。把楊曉冬毒打一頓後，又被鎖回監獄。直至楊曉冬被韓燕來（是在治安軍中做下層工作的），銀環和前來刼獄的游擊隊員救出去，躱在周大伯家裏養傷。關敬陶也就在這個時候有所轉變而終於帶領一團人進行起義造反了。楊曉冬也就乘機借重關敬陶一臂之力，而終於取得「古城」。

上述過程中，中共認爲楊曉冬母親跳樓自盡，是害怕「革命」；楊曉冬獲救是不可能的事？關敬陶掉轉槍頭是不合乎事實。

最後，影片的命名「野火春風鬪古城」的「野火」是有意汚辱當時的「地下黨」爲野火，沒有領導沒有組織，有如羣龍無首般；爲了飾掩「野火」用意，就滲進「春風」兩字，企圖掩人耳目——這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面目」。

儘管它是替中共吹嘘、宣揚，但當前中共還禁影這部影片，禁銷原著。說穿了都是一句話，那是由於目前中（共）日關係大大的有好轉，而中共不想以這樣一部滅日本人威風的影片放送出去，怕開罪日了本人，而有損中共利益。那也就是說，中共爲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不擇手段的。中共的這種做法，相信不止筆者一個中國人不滿，國內外的中國人也是要制止中共這種不人道的做法的，中共是要好自爲之。





虎嘯風生的聯想

霍大川

「風從虎，雲從龍」，這句出自易經的文字，彷彿說明了一個經驗，那是凡有老虎出現時，小谷中必然先有怪風吹到，鳥雀無聲，虎嘯聲起，必跟着再有風吹起。

清代名作家劉鶚寫的「老殘遊記」第八回「梅花山下遇虎」，寫到幾個旅客在月夜趕路聽到虎嘯時，聽從有經驗的車夫指示，在樹梢及石隙中匿起來，接着是一段老虎出現時的精采描寫：「……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西邊嶺上月光之下，竄上一個物件來，到了嶺上，又是嗚的一聲，只見把身子，往下一探，已經到了西澗，卻立住了腳，眼睛映着月光，灼亮灼亮，並不朝驢子看，卻對着這幾個人，又嗚的一聲，將身子一縮，對着這邊撲過來了，這時山裏本無風，卻聽得樹梢上呼呼地响，樹上殘葉簌簌落地。人面上冷氣稜稜地割，這幾個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

有一位在泰國開木廠的朋友，很愛讀中國小說，有一次聽他談起「老殘遊記」這老虎出現的一段時，他懷疑這是作者憑空想出來的情景，因為他的採木區是老虎最多出現的地方，他聽過當地人談過很多老虎出現的故事，但從來沒有聽過什麼「虎嘯風生」的故事，他說有一次兩個工人晚上在草地上聊天，一人不知不覺睡着了，等會醒過來，不見了他的朋友。他以為朋友自行進屋睡覺去了，誰知次日他的朋友在不遠的林中給人發現，已給老虎吃了一半。如果有「風從虎」這回事，這個只小睡片刻的朋友豈有不知之理。

不過，如果是用心研究「老殘遊記」的人，絕對相信該小說並不是「閉門造車」式的作品，寫「老殘遊記」的劉鶚，江蘇人，清光緒年間一個不得志的數學家。後來在上海行醫，未久又棄醫而去經商，因此交上些洋朋友。一八八八年，鄭州決河，他為治河工作奔走，遂走上仕途，並向清廷上書獻計建鐵路及開礦，及庚子之亂，又被極端分子指為親西方人的漢奸，被判充軍新疆，於是死在新疆。「老殘遊記」地方背景是山東一省，正是他治河時經過的地方。

既然「老殘遊記」是寫實的作品，為什麼又寫出「虎嘯風生」的情景來，這種所謂「虎嘯風生」的情景，在西方打獵的軼事裏，甚至好些深入非洲或蠻風行獵的故事，亦沒有發現像「老殘遊記」這種神化了老虎的描寫。

近來讀了些心理學的書，知道一個人在極端懼怕時，注意野特別擴大

生命·價

● 生命的價值

他拚命地往前跑，穿過了沼澤，進入了原野。

這是逃生，自從逃亡被捉進集中營之後，每天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於是趁着看守的衛兵稍為不注意的時候，他跟着一夥人逃了出來。

他回想昨晚的情形，還是害怕得很，正當他翻過了四五公尺高的圍牆，和通了電的鐵絲網，剛跳到牆外，一陣強烈而刺眼的光照了過來，接着一陣猛烈的槍聲和哀號聲，與他一道逃出來的同伴就這樣寃死在鐵絲網上，只有他幸運地逃出來……

這是多麼地僥倖可怕呀！當他正沉湎於昨晚驚險的越獄經過時，又恍惚聽到後面有狗叫的聲音，他又拔起了腿拚命地往前跑，像一隻正被獵人追得無處躲避的野兔，跑得氣喘喘，汗淋淋卻無心也無暇停留下來休息，只管拚命地往前跑，往前跑。……

這時，和暖的陽光正灑在原野上，大地呈現一片金黃色，鳥兒正站在枝頭上吱吱喳喳地叫，是在歌頌春天，可是他只管拚命地往前跑，似乎像對於眼前這些美麗的景色，完全沒有看到，腦子裏不時地浮現着「死亡」兩個字，使他更緊張地往前跑。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終於到達了森林，這回可真安全了，至少他可以找到一個隱蔽的地方，停下來歇個腳，喘喘氣，但是他仍不敢沿着森林中的大路走，深怕目標太明顯了。

他沿着道路旁邊的小徑，低着頭拚命地往前走，頭髮散亂，鞋子破了，他也無暇去整理，只知不時地左顧右盼，東張西望，深怕後面有人跟踪他。

終於到了河岸，平時他對水是多麼地懼怕呀！提到「游泳」就退避三舍；可是這時他見到了水，是多麼高興，彷彿遇到了救星似的……

，一時可能全身癱瘓，一枝小小的牙簽墜地，也能聽出清晰的聲音來，於是我忽然覺得「虎嘯風生」不但是眞實的。而是身臨其境的人在極端懼怕中的眞實感受，因此那時刻所聽到的風，是聽覺神經的錯覺，至於身受者覺得被冷風吹襲，也不過是血循環在懼怕中的失調作用。因此，所謂「虎嘯風生」，也許是說明我們中國人對兇惡勢力的侵襲比外國人更加敏感而已。

有一天，我正在咖啡店寫稿子，忽然給隔座幾個學生模樣的少年爭論搔擾着了，那幾個學生談的是最近在一間片場發生一宗武俠明星與導演衝突的事。據導演說，因爲武俠明星在與他衝突時用小刀指着他，導演受了威脅，打九九九報警，警方趕到，事已平息，武俠明星很合作的向警方簽字，保證不會有同樣事件發生，但武俠明星堅持他不會用刀仔指着對方。座上幾個少年談起這事，也許他們都是武俠影星的影迷，所以都認爲導演所謂影星用刀仔指着他，很懷疑它的眞實性，當然如果影星身上懷有小刀，給警方搜出，麻煩很大的，因爲現在正是本港反罪惡的時期。

不過，我亦不敢斷定，導演說謊，因爲武俠明星有的是一身武藝，牛頭天靈蓋骨大有可能被他一掌劈碎，如果他以爲武俠影星可能傷害他，他不必加上影星用刀仔指着他這一層渲染。只要打個電話報警被影星拳頭對着鼻子就夠理由了。

解答這個有趣的問題，我想大可以拿「虎嘯風生」做一個聯想了。「虎嘯風生」者，也可以與「踏着繩索誤是蛇」的心理作用一樣。

據說那一幕衝突是在試片間，試片間在試片時光線是晦暗的。這位導演曾往有一段日子，與這影星彼此合作愉快。那時，他在開麥拉前，見過該影星種種式式的武術表演，那種出招如電，拳風虎虎，並不是借重特技的，心中又吃驚又佩服，後來他們失和了，導演心中害怕影星有一天禁不住無明火起，只要給他劈上一拳就夠受了。於是在一次爭吵中，影星可能用手指指着導演的鼻子，可能那隻手指佩有結婚戒子。戒子上的寶石在微光下反射出光芒，使這位心情極端緊張的導演，一時便將手指看成刀仔，也大有可能的。

已故導演秦劍在拍「大馬戲團」時，有一位女影星，爲了生性倔強，不願用替身，自己進入老虎籠去當馴虎女郎，事實上那些老虎很馴的，但那位女星在拍完一個鏡頭時，終於因爲緊張過度而撒了尿在褲子裏。當時不敢說出來，事後才說出來，使聽者忍俊不禁。

不過我深信這位女星，有一天與比老虎更厲害的武俠明星發生衝突，我敢保證她不會撒尿，因爲人是有理性的。當她與對方衝突時，可能比對老虎更懼怕，要是她是有心臟病的，向他的拳頭掩過來。這時，嚇得撒一褲子尿的可能是武俠影星自己本人了。

意義

梵穀

，好幾次不小心，摔到河裏去，吃了幾口水，可是他還是堅強地爬了起來，努力地往前走……

眼看對岸就是自由之地了，他想只要渡過了這條河，就可以重見天日，重獲自由，想到這裏，他不禁更奮力地往前走，只剩下一公尺就可以登岸了……

忽然後面一陣猛烈的槍聲，他受了傷倒在河裏，這是他永遠想不到的事；可是他仍然努力掙扎着往前爬，最後他終於靜靜地安息在自由的土地上。

● 生命的意義

美術，我眞太愧對你了！十年前，我認識了你從此就和你結下不解的因緣。

九歲那年，當我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小鬼，我第一次認識了你，十年來我一直沒忘了你，你的純眞，你的美麗，還有你的聖潔，永遠烙印在我的心坎上，只是使我感到慚愧的是，我對你一直是那麼地不忠，不能好好善待你，也不能好好描繪你，但是我卻永遠喜歡、熱愛你。記得初認識你時，總覺得你是那麼地高傲、孤僻、深邃而令人難以捉摸，這也難怪，畢竟瞭解你的人是太少太少了。

你有女孩子的好心腸，但不善於表現，你有女孩子的青春美貌，嬌嬌滴滴的面容，但不善於裝扮變化，你流盼的眼睛比女人更亮，把一切看到的東西都鍍上了黃金，你不容人對你粗手笨腳，不容人把你拖上街頭，帶到市場角落裏去拋頭露臉，貼到街頭牆上去做廣告招牌，你是由一種極微妙的鍊金術做成，誰要知道怎樣運用你，就可以把你鍊成無價的純金，你決不容無知的俗人來染指，因爲這樣的人不能賞識你深處的寶藏。

可是這世界卻少不了你，靠着你才能給這世界光輝，而這世界上的一切，也何嘗不是用來擦亮你，點綴你的。

十年來，在你的薰陶下，我開始學會了熱愛人生，雖然，人生是一張沒有價值的白紙，但是藉着你，使我空白的人生塗滿了各式各樣的色彩，而成爲一張瑰麗多彩的圖畫；在你的孕育下，也使我學會了熱愛大自然、表現大自然、人畢竟是大自然的產物，而且藝術是不能優越過大自然，只能使大自然臻於完美，所以藝術必須結合着大自然，大自然也必須結合着藝術，因此如塞尙所說的，我只想表現大自然，我並不想臨摹大自然。

在你的陶冶下，我開始學會了修養自己，充實自己，在你的襯托下，也才能顯出我的長大和成熟。每當憂愁時，我就會想到你，十年來，你一直是我最忠實最可靠的伴侶，我不知向你訴了多少次的衷情，也不知和你分享了多少次的歡樂，使得我每天放學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和你——好朋友見面，少了你就彷彿是失去了舵飄流在茫茫的大海中的船，不知去向，失去了生命的勇氣，失去了生活的信息。

哦！美術，我願永遠投在你的懷抱裏，永遠做你最忠實的奴隸。

章士釗與牆頭草

古鶴翔

章士釗不明不白地死了。我說「不明不白」，因為中共「歡送」他來港時，並沒有說他是到港「治病」的，只說他是「探親」。而且，與章士釗抵港的同時，傳出了章士釗搞「和談」的謠言。究竟他是來「探親」，來「談和」，還是「養痾」？眞是「不明不白」！章士釗死了，筆者忽然想起蔡錦安之死。蔡錦安是一個什麼人呢？蔡錦安是中共「粵中農民報」的工作人員。當中共展開「反胡風運動」時，蔡錦安突然成為「反革命」，跟着被關入「老虎籠」，被囚禁在佛山郊區的「譚氏大宗祠」，成為「勞教員」了。後來中共突然宣佈蔡錦安無罪，把他放出「勞教所」，誰知蔡錦安竟然在狂歡之中，突然心臟病發，死了。

章士釗在「文革」一時，據說仍然受到「優待」，「御准抽鴉片」，但其內心之恐怖與矛盾，大概與蔡錦安差不多。章士釗會想：「劉少奇和林彪尙且朝不保夕，何況我這封建文人？」他突然獲得離開大囚籠，來到自由的香港，他有沒有思想鬭爭？他是否想長期停留在香港？那是誰也不知道的。

但可以肯定，章士釗之能夠離開大囚籠，其歡喜實在與蔡錦安之離開小囚籠相似。

章士釗到死，仍將「不明不白」，他會想：「中共一向高捧魯迅，而我與魯迅正是大對頭；如果魯迅是革們倘在「英帝」庇蔭之下。倘若他們眞的敢於「回歸」，誰敢保證他們不「粉身碎骨」！

寫到這裏，不由得想起文天祥的一首詩：

公卿北去盡低眉，
國事興亡付不知；
不是圖歸存趙璧，
東南那個是男兒！

唉，牆頭草，隨風倒，太平山下羣魔舞！

痴人夢

範君

水門事件近些日子來是全美國眾人矚目的一齣鬧劇，也是民主政治的一台醜劇，搞得尼克遜一個腦袋其重無比，由於水門大開，滿腦子裝了水，一些美夢包括與中共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在內，暫時不得不泡湯了。「悸心疾」是近代外交史上秘密會談的「佼佼者」，成年奔跑各大洲，尤其是亞、歐二洲，操著怪腔調的英文，幹著不敢見人的「黑市」交易。如果不幸有一天這位仁兄得了心臟病，那整個世界外交將為之凍結，尼克遜搞不發表聯合公報等等，更增加了尼氏向國人炫耀的本錢。由去年到目前為止，「悸心疾」還上大陸去談了幾次。

美國向中共採取低姿態外交，可說是美國人幼稚無知產生的後果，近幾年來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十分劇烈，美金不那麼響噹噹了，於是乎不少專家學者相繼進言，鼓噪美國向大陸進軍，急想著打開中國大陸的大市場，更加上訪問回來的一批新聞記者大加渲染長城的偉大等等，老美簡直昏了頭，人人以往大陸觀光為榮，連尼克遜帶回來的兩隻熊貓都有人成天排隊訪問觀看。

最近吳樹仁先生到此地演講，不少美國人前往參加，幾乎人人都穿得正式，聽眾以中年人居多，想來這些觀眾來自中等階級，他們的意向雖不足以代表全部，至少也可以代表沉默的大多數了。當天晚上，他們提出來的問題很多，重心不外乎是：大陸人民生活水準如何？鄉村與都市生活程度上的差距如何？大陸上教育與宗教狀況？文化大革命的前因是什麼？影響是什麼？由於美國人過份重視物質生活，所以他們對別的國家進步與落後的評斷來自國民所得，任何國家只要國民所得低，他們一概打入落後國家，殊不知在許多地方，美金伍拾元可以舒舒服服的過一個月。美國人的精神生活完全寄託於宗教，他們也絕對不會瞭解我們固有中華文化倫理道德就是我們中國人信仰的宗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生存了五千多年仍然沒有沒落的主要原因，更談不上叫他們相信文化大革命是我們中華民族斷根之危了。由於這些先天存在觀念的不同，這些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怎能完全瞭解中國呢？更何況對方是一向不按牌理出牌的中國共產黨。

經過幾次秘密會談後，中（共）美雙方同意在未正式建交前，加強兩國間文化之交流，似乎在這方面，中共表現比美國更積極，先後派了特技團、乒乓球隊、醫生代表團、新聞代表等等，反觀美國方面反應較冷淡，除了不少私人名義訪問大陸外，還沒聽說有什麼大的團體活動，前一陣子有關單位央請 UCLA 的籃球隊訪問大陸，不知為何被拒絕，一、三天前才好不容易七拼八湊組了一支籃球隊宣佈前往中國大陸。

毛、尼二位先生各自暗懷鬼胎，也都編織了不少美夢，毛先生想向美國進行統戰，截斷美國與台灣中華民國的外交、經濟關係，增加我們政府的壓力，欲以不戰之兵解放台灣，我們相信這個夢在毛先生之年是實現不了的，等著下輩子吧！尼先生一心一意想著從中國大陸榨點油水，撈它一票，殊不知大淹老百姓可沒那麼傻，有油水還叫你老美吃了不成，他們自己都缺油水，即使有也早到肚子裏頭去了。美、蘇外交從未間斷過，也沒見到美國人從蘇聯佔到了便宜，更何況十足共產主義的中共了。我們這些旁觀者，雖然抱著幸災樂禍的心理有點缺德，可是我們可以等著慢慢瞧，有那麼一天他們會醒過來狗咬狗的。

在「治喪委員」中，赫然發現了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歷史教授牟潤孫。此外，還有不少知名人物。

歷史曾經教訓我們：李斯腰斬，功狗被戮，彼攀龍附鳳者流，實枉讀史書，自甘追隨劉少奇、林彪，及「三條黑漢」之後塵！

筆者年輕時，曾經看過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把一份隨風倒的刊物的標題彙集在一起。因手邊沒有原文，現將其大意錄後：

㈠當拿破崙橫行歐陸，遠離某國時，那份刊物大罵拿破崙是魔鬼，是暴君，是殺人王。

㈡當拿破崙的勢力逐漸迫近某國時，該刊物不再罵拿破崙了，只報導「拿破崙」的事蹟。

㈢在拿破崙攻入某國後，那刊物便說：「歡迎拿破崙大帝！」

親愛的中國同胞啊！在中共奴役中國大陸之初，不是有人高呼「廣州天亮了」麼？跟着，由於中共之瘋狂，及中華民國之振作，這種人似乎醒悟了。然而，自從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後，又有不少人向中共送秋波了。

在七月七日的一份晚報上，筆者竟然看到一則報道章士釗喪禮的新聞，其措詞簡直和中共的機關報一模一樣。所不同者，只是該報的報端仍然印着「中華民國」的年號。

趨炎附勢，本是小人的行爲。中國人常常以岳武穆、文天祥、林覺民等偉人作爲立身處世的標準，而唾棄秦檜、吳三桂、汪精衛之流。

秦檜、吳三桂、汪精衛都獲享天年，只換來後世之唾罵。

目前的趨炎附勢者，能否像章上釗似的「病逝」，不得而知，因爲他

鳴鼓篇

非不知也，有「苦衷」耳！

曾憲光

查良鏞（即武俠小說家金庸）先生，於最近訪台回港後，在他的明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爲「在台所見、所聞、所思」的長文。誠然，金庸先生嘛？我與他素未謀面，但對其政治思想體系，卻有一定的認識，原因是早在十年前，筆者便曾與他來過一陣指名道姓的筆戰。起因在二九七期拙作中已有提及，是他當時在其「談徬徨與抉擇」一文中（發表於明報），對本港反共報紙忠實報導大陸的情況，硬說成是由「黨的宣傳部領導」的，又說：大陸的眞實情況，不是香港時報和眞報所說的那樣，是一個恐怖的地獄。而那時，身爲剛剛由大陸右派集中營（勞改場），抗暴出走逃亡來港的我，爲了對眞報和海外同胞，或者說爲了人類的尊嚴負責，便拿起荒廢了多年的禿筆，並借眞報一角，對金庸先生的謬論，展開了一系列的批駁和痛斥。

而今，金庸先生卻在其明報發表他的訪台記——「在台所見、所聞、所思」，怎不叫我不高度注視和及早捧讀爲快呢！

可是當我讀到該文的第一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時，最初是懷疑我自己的眼睛，繼而自問道：是否找錯了報紙？或誤讀了別人的文章，蓋因這一句話非常眼熟，呵，對了，在中共歷次對外發表的宣言中，及中共與他國「建交」時所公佈的公報中，曾不知見到過多少次這樣的口號。而金庸，不！查良鏞先生所寫的大文，充其量只能是個人訪台的觀感而已！怎會搞到這上面去了呢？

但白紙黑字告訴我，它（「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確是寫在查文——「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中的開頭第一句話，此一來可眞的把我弄糊塗了。不錯，台灣確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是人盡皆知的事。看！今天在台灣的國民政府，不就是一直稱它爲台灣省嗎？既然，所有的中國人（除了一小撮的「台獨」外）都公認這一事實，那末，查先生之此舉豈不成爲多餘？

不過，頭腦清醒靈活如查良鏞先生者，絕不會不知道這一點的。至他之明知故犯，應說有其不可告人之用意焉！或者說有其難言之「苦衷」耳！

由此，有力地說明了：查良鏞先生在寫這篇「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一文時，其立場是隱晦，思想之混亂，是肯定的，也正因其思想精神狀態極之不正常，那在其大作中出現之陰暗面，更確切說，在其精心傑作中，出現的政治惡性黑點和陰影特別多，也就不足爲怪了。

對的，查良鏞先生有他的思想、言論自由，但同樣，我也有進行消毒的自由。借用筆者在十年前與查先生筆戰文章中的一句話：「不然這將是對善良眞正人們的一種罪過」也。

[illegible]子，有時還要參加一些自己所認識的人的葬禮。

我不認識馬兒，雖然他是文壇的健筆，著作等身，但我所能讀到的卻不多，也許是因爲出來較遲的緣故。在馬字先行的作家中，始終對馬兒先生懷着虔誠與敬意，在我眞正瞭解馬兒的時候，讀到他不久前在萬人雜誌發表的那篇自辯式的文字。因了它，曾激發我的深省。

在諸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中，馬兒可算是一位代表人物，代表着「馬兒型」的人物。這一類型的人，有極高尚的自由民主思想，亦有其高尚的人格，既反共，也反一切邪惡。不但有自己的偶像，而且有自己獨立的思想。這種人，不易向人「倔服」，常常把自己標榜成爲一個「鬬士」。他們有廣大的讀者，他們也成爲這一羣讀者的「偶像」。

「馬兒型」的知識分子，卻都有一種通病，就是常常忽視眼前的現實，有時故意的逃避現實。

馬兒死了，馬兒死後，文藝界又少了一位老前輩。馬兒終於有機會去向我們在天之靈的國父請教有關「精神領袖」與「權力領袖」的事情了。「馬兒型」的人物，除了給我以「俠士」般翩翩風度的印象之外，我想送他們四個字，就是：不識大體。

中蘇共關係的微妙發展（一）

胡養之

關於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係，本來是非常密切的。自中國共產黨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七月一日宣告成立之後，它就絕對地信奉馬列主義，俯首聽從共產國際的命令。同時，蘇共對中共的培植和豢養，也從那時開始，不遺餘力；因爲，蘇聯征服世界的野心，早經決定要從亞洲開始，尤其是要先從中國下手。正如列寧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曾經指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世界性的鬪爭，最後的結局如何？將要看蘇聯、中國和印度聯合的程度而定。……」

換句話說，蘇共征服世界的計劃是，必先征服中國和印度，然後從亞洲通到歐洲。因此，蘇聯企圖併吞中國的毒計，顯然分爲如下的三大步驟：

㈠是以華亡華——即全力策動、支援中共發動全面叛亂，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無須蘇聯自己出面，卻收不戰而勝之效。

㈡是分而治之——不許有一個統一而強盛的中國，務必使其四分五裂，以便操縱裕如。大家都知道：一九三四年被史達林併入蘇聯版圖的我國唐努烏梁海省，便是一個樣本。這個面積等於山東全省的地方，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先脫於外蒙古，成立拓跋人民共和國，十年後加以併吞。現在外蒙古表面上還算是一個附庸國，實則距正式合併已相差不遠。而東北、內蒙古及新疆，也早成爲俄人垂涎的對象。

㈢是逐步侵略——即促蘇聯的壓力由北而南，步步進逼，驅使中共進攻大陸各離島包括台灣在內，消滅西藏那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摧毀中國的悠久歷史和優秀文化，從而進一步地作爲侵略整個亞洲的貓腳爪！而蘇聯則可坐享其成。

鮑羅廷與加倫的支助

事實上，蘇共最大的陰謀、期望，也確是這樣的。根據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出版的蘇共「新世界」雜誌裏面，有一篇以「毛澤東過橋抽板，忘恩負義之徒」爲題的文章明白指出：「蘇聯有兩個外交，和軍事大員，在二十年代裏頭，就曾經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事務，這兩個人便是鮑羅廷和加倫將軍。他們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間，經已對中國共產黨『革命分子』有了極大的幫助。……」

該雜誌曾不厭其詳地透露：謂鮑羅廷於一九二〇年間，在孫逸仙（中山）先生的「容共聯俄」的政策下，就已來到了中國，做了孫中山先生的政治顧問。一九二四年，當毛澤東計劃在湖南省各縣進行其所謂「農民協會」——分別組織農民的時候，鮑羅廷便開始利用他那職位的種種方便，而給予毛澤東以許[illegible]蘇聯的援助，而且還未曾與莫斯科方面搭上正常關係。後來由於鮑羅廷做了中共和克里姆林宮的橋樑，到一九二六年當史達林掌握政權之後，才使毛澤東與蘇方有着密切的聯繫。

至於加倫將軍，他是前蘇聯的遠東紅軍司令員，原名叫做蒲魯[illegible]，而加倫則是他潛伏在中國時期的化名。由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間，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特派蔣介石氏（即現任中華民國總統）前赴莫斯科，擔任聯絡員，成爲蘇聯與民族革命的中華民國聯合的第一時期。蔣氏剛到莫斯科不久的時候，便由前蘇共頭子托洛斯基口中聽到了蒲魯徹的名字及其才幹；（其實，這就是一種滲透的手法，上了大當！）因此，到了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當蔣氏於返國途中，據說在西伯利亞的一列火車上，偶然發現了蒲魯徹和蔣氏同車，（這也是一種故意佈置的陷阱）於是兩人由仰慕而談到很投機，並做了要好的朋友；蔣氏並邀蒲魯徹不久後到了廣州，擔任他的軍事顧問，開始了他在中國一段「偉大」的日子。

當時所有中國人都稱他爲「加倫將軍」，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眞實姓名。據說國民革命軍在北伐初期所贏得的幾次勝戰，一部分作戰部署是加倫的策劃。直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寧漢分裂之後，加倫也離開了中國，而返回莫斯科向史達林報告。其時毛澤東與蘇共已經有了密切關係，蘇共當局認爲：加倫一方面對遠東很有興趣，對中國情形很熟識；另方面蘇聯和黨也需要他去繼續工作，完成其任務。故於一九二九年，加倫又被派來西伯利亞遠東區，出任蘇聯的遠東紅軍司令員，進而創建了遠東基地——伯力，繼續支持毛澤東。

蒲魯徹不獨在中國那段時期對中共有着相當的貢獻，至少替毛澤東建立起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基礎；到他出亡及統率蘇聯遠東紅軍自治後，更變本加厲地協助過中共。根據中華民國較早時出版的「俄國侵略遠東史」資料顯示：蘇聯遠東紅軍總司令部，曾經利用哈爾濱蘇聯共黨機關報「新生活報」記者多人，爲搜集中國情報的間諜，並曾利用蘇駐哈爾濱的領事館，作爲掩護中共特務分子的所在。例如：一九三〇年五月廿七日，當我東三省北部特區警察管理局，派出警官暨便裝探員持着政府公函前去搜查蘇聯領事館的時候，當場捕獲了中共和蘇共特務分子共六十五人；其中首要分子，竟有蘇聯遠東情報總部諜報課長斯達告維基，和蘇聯遠東貿易區總理次日巴力等。

破壞國府的秘密文件

尤其令人震驚的是：在那次大搜查進行當中，更發現了由蘇聯遠東紅軍總部所發出企圖擾亂中國內政，破壞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的秘密文件。這些秘密

文件中較重要的記有：

㈠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由哈爾濱經伯力紅軍總部拍給莫斯科方面第三國際的電報內容謂：「必須迅速支援工作人員在南京、奉天、瀋陽間及其他重要都市，實行暗殺！」

㈡是於同年十一月廿九日，自哈爾濱經伯力紅軍總部向莫斯科第三國際發出的電報說：「我（共）黨反對南京與奉天方面合作，蓋彼等如果一經聯絡，則勢將對其各黨（中共）、各團體組織，會實行澈底追究的。因此，特請追加經費金盧布三十萬元，作爲積極施行對南京及其他各都會的高級官員暗殺工作之用。」

㈢是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廿七日，由第三國際莫斯科經海參威致哈爾濱的電報中分別指示：「甲、如果實行暗殺時，將以何種中國共產黨團體爲最可靠？乙、究竟以那種暗殺行動爲最適宜，最有效？丙、需要經費若干？應詳細列明；丁、爆炸物是否適合？戊、可否及時將所有暗殺材料供給暗殺南京政府的重要人物？」

至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間，中共在江西井崗山已無法立足從而決定遷地爲良，出發「長征」到達陝北延安後，其所留在東北和華北方面原有的地下活動機構，仍由蘇聯遠東紅軍總部直接支援，始終沒有間斷。一九三六——三七年間，雖然史達林進行一連串的大清黨，正是轟動世界的大「叛國案」，以及慕尼黑事件發生的前後，但是莫斯科第三國際對於毛澤東的所謂「延安新區」，不特非常重視，且更進一步地加以援助；並從那時起，史達林卽遣派了劉少奇一批國際派人馬回到中國來，大力協助毛澤東，加強其共黨的組織工作；導演了西安事變的歷史活劇！

爲中共擴軍支援內戰

在我國民族神聖抗戰八年中，幾百萬國軍的實力大部分消耗在這一空前慘烈的戰役裏；而中共的八路軍不僅避免與日軍作戰，保存其實力；並且銳意向國軍打主意，擴展地盤。同時，蘇聯直接協助它擴充實力。單就軍事方面而言，蘇聯曾經幫過它兩次大忙；其中的內幕是不足爲外人道的。

第一次是抗戰初期，第二戰區的蘇聯顧問伊凡諾夫，曾策動閻錫山的部隊達三十個團投向毛澤東。這事的經過是這樣：遠在一九三二年間，國民黨太原支部查獲太原師範畢業生薄一波、韓鈞、戎伍勝、雷任民、張文昂、牛蔭貫、侯峻岩等加入了共黨組織，因而將他們一併逮捕下獄。前山西省主席閻錫山則經常親到獄中對他們分析馬克思學說的錯誤，希望他們覺悟；而薄一波等也曾鄭重宣誓，表示願意悔改自新，決心拋棄共產主義，於是迅速獲得釋放了。

薄一波出獄後，做了閻錫山的省府秘書，從此中共開始對他另眼相看，認爲他已滲入了國民黨政府機構；而閻老錫則蒙在鼓裏，一直被他利用。當抗戰初期山西省府撤出太原時，閻氏已任第二戰區長官兼主席，薄一波等請求留在後方打游擊，爲閻氏所批准，他們乘機分別組織了四個「決死縱隊」，由薄一波、張文昂、韓鈞等六人分任縱隊司令員或政委，而牛蔭貫則任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於是取得了一部份的軍事和政治實力。又由於他們對抗日態度表現積極，故深獲閻氏的嘉勉，進而將他們四個游擊縱隊都改編爲新軍，歸梁敦厚中將指揮。當時閻氏對梁頗爲信任，將所有新武器彈藥等裝備，都儘先補充這些新軍，使其日益壯大，竟擴充爲五十個團的正規部隊；並由韓鈞取代了梁的職位。

薄一波等掌握山西新軍實力後，卽毫無顧忌地一方面加強其內部的組織；另方面則暗中受了長官部蘇聯顧問伊凡諾夫的影響，而準備與劉伯承互通聲氣。當時二戰區長官部駐陝西秋林，伊凡諾夫便利用其職權，擔任了薄一波與毛澤東之間的聯繫和指揮工作，使薄一波在二戰區的實力，進一步與延安建立關係。原來老毛在一九三九年間的兵力尚不足十萬人，而其所盤據的地方也只限於陝北延安新區、山西太行山內的太岳區，晉、冀、察三不管的小片土地，及蘇北、魯東的一部分。爲了要擴展其勢力以遂其陰謀，毛澤東曾通過伊凡諾夫的關係而對薄一波等表示非常歡迎；並向伊凡諾夫暗示：如果有成，他願與薄一波等「平分秋色！」熱中名利的薄一波，除通電實行叛變外，並將新軍五十個團拉走二十八個團。

裝備共軍與賣國協定

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當莫斯科對日宣戰後，在馬林諾夫斯基指揮下的蘇軍，自外蒙古分三路向中國推進，卽打開了華北與東北間的走廊，毛澤東認爲機會到來，乃卽下令當時盤據於關內的游擊隊林彪、呂正操、李運昌、張學詩、萬毅等部，自多倫、古北口、赤峯等地，分別向關外的東北流竄。這些部隊因爲裝備惡劣，衣裳襤褸，曾被視爲一羣「告化子」兵。

旋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林彪的「告化子」兵則否極泰來，卽由蘇軍所接收的日軍全部武器及其軍事物資，先給林彪部隊以充分的裝備，根據國民政府所統計蘇聯軍隊在東北虜獲之戰俘及接收日軍之武器，概數如下：（由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九月九日一個月）計戰俘（包括婦孺）五十九萬四千人。飛機：九百廿五架。坦克車：三百六十九輛。裝甲車：三十五輛。野戰砲：二千六百六十二門。機關槍：一萬三千八百廿五挺。步槍：三十萬枝。無線電機：一百三十二座。汽車二千三百輛。拖車一百二十五輛。騾：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七匹。彈藥及補給品倉庫：共七百四十二所。手榴彈：一萬一千零五十二顆。卡車：三千零七十八輛。馬：十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匹。補給車：二萬一千零八十四輛。特種車輛：八百十五部。指揮車：二八七輛。

上列各種武器及物資，蘇聯方面並未依照「中蘇友好條約」中的規定，移交中華民國政府，而事實上，它卻將上列全部物資都供給中共當時滲入東北的軍隊。因之，使中共軍如虎添翼！爲了加速支持中共佔領東北起見，蘇聯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又與中共簽訂一項秘密協定，因該協定係在哈爾濱簽訂的，所以，命名爲「哈爾濱協定」。內容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共十三條：

中共的眞面目【六】

——看「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後與王浩教授商榷

吳樹仁

己、婦女問題

王浩教授在他文章中，屢屢標榜中共當局「解放婦女」，那末也讓我來談談這個問題。

與其說中共「解放」婦女，倒不如說中共是盡量榨取婦女勞動力更爲恰當。

首先我們要瞭解大陸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婦女加入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個家庭只有丈夫參加工作時，其收入絕不能負擔全家最起碼的生活消耗。因此一有機會，必讓其妻子參加工作，掙工分，而絕不是大陸的就業面廣，工業發達至必須動員婦女的力量。

在大陸，當幹部的婦女，分娩時可獲五十六天產假，當工人的只有四十五天。但她們產假完了之後，就要立刻上班，要就辭職不幹，但她們絕不忍失去工作的機會，以致日後無法再獲得安排一份工作。所以多於假期屆滿後上班工作，把嬰兒每日帶到所在單位的托嬰所，每隔幾小時前往哺乳一次。單位沒有托嬰所的，只好放在街道辦的托嬰所，餵以粥水了。至於在農村，婦女分娩後十多天、二十天，便背着嬰兒下田勞動，更是屢見不鮮的現象。

誠然，在大陸婦女所負擔的工作項目比較多，如公共汽車司機、機械技工、燒銲工人等都有婦女擔任。但如公共汽車司機的精神緊張，機械技工的長久站立，燒銲工人的攀登高空，是否都適宜於婦女擔任呢？難怪大陸上的工人婦女大部份患有婦科病。

原本不宜婦女擔任的工作安置婦女擔任，完全用以裝飾點綴而已。要知道，可以擔任此等工作的男性工人，還有大量正在失業，沒有工作可以安排呢！

用各種方法強迫婦女與「犯了錯誤的丈夫」離婚，在大陸上是很普遍的。如廣州市一位姓王的科長（黨員）犯了「立場上的錯誤」被送去勞動教養，他的妻子原是廣州某大針織廠的黨委書記，同樣遭到中共當局的強迫離婚，以表明「劃淸界線」，但他的妻子不答應，於是中共當局拒寫證明給她到勞改場探望丈夫，繼即把她降職爲車間主任，最後一降再降，只當個生產小組長，這樣例子舉不勝舉。

更有甚者，是共幹利用這些「把柄」逼逼婦女。如廣州市銀行一個女幹部的丈夫被送去勞改，沒有提出離婚。運動一到，銀行一姓林的人事科長找這個女幹部談話，告訴她在這個運動中很難過關，最後藉此威迫成姦。

在高級共幹中，更有迫婚的。如駐上海空軍的一個師長死了妻子，馬上看上一個剛從學校加入空軍當政工人員的女軍官，即利用該部隊黨、團組織動員逼婚。女的不勝其擾，只好答應。成婚之翌日女的即告失踪。幾天之後，發現她的屍體在江灣機場外的稻田中。面部已是血肉模糊，難以辨認，結果不了了之。

高級共幹玩弄女性者更是不勝枚舉，原廣州市長曾生的司機檢舉曾生說，被曾生蹂躪過的廣州粵劇院的女演員，不少於三十之數。

請問，中共在什麼地方「解放」了婦女。

庚、社會福利

中共統治大陸之後不久，從一九五三年正式轉入「經濟建設時期」，當時提出一個口號是：生產長一尺，福利長一吋。後來，這個口號受到中共中央的嚴厲批判，說它是「修正主義的」，是「反革命經濟主義」的口號而無形取消了。「文革」後，中共連工人的超額獎、加班費也取消了，美其名曰：「工人發揮了當家作主精神，自動加班完成工作。」

在職人員之中，由每個單位會計部門按職工工資總額百分之七提取附加工資上繳，這百分之七，包括了醫療、死亡補助、生活補助及文體活動的經費。

工人因公死亡的撫卹金約七百多元「人民幣」。至於生活補助的計算標準是：職工本身得享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餘下的養家。贍養對象限於父母、妻兒等直系親屬。按受贍養的人每人每月生活費用以十二元計算（其實在城市最低必須廿五元）。如所剩工資百分之六十已足夠供養的話，無權申請補助。不足時差額可以申請，而是否批准則要看申請人的「政治條件」了。

一般居民中，也有一部份失業的人可以申請，但每月只得九元已而。

我每見中共大肆吹噓其在農村中的所謂「敬老院」，明白內容的，莫不嗤之以鼻。

首先，夠條件入「敬老院」的必須是完全無依無靠，無親無戚的「貧下中農」；入「敬老院」之後，公社還是分配他們撿糞、編織、放牧、托兒所等工作，而所得工分值只有一般農民百分之二左右。這是「敬老」還是「虐老」，那就不難明瞭了。

二、關於「大陸發展的例子」

王浩教授在這部份寫道：在大陸參觀了「廣東和上海的比較模範性的公社，好像習慣於接待去參觀訪問的團體」。但是他「破例地被批准去參觀」自己出生地「山東省齊河縣安頭公社」。

從上述王教授的原文即可證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中共給前往大陸參觀的外籍人士及華僑同胞

說，眞實的但佔絕大多數的貧困地方，絕對不准隨意參觀。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我剛進入清華大學唸書時，英國前任首相工黨領袖艾德禮前往大陸參觀前，學校當局宣佈開大會，校黨委書記首先介紹英國工黨的性質：雖標榜是工黨，但是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政黨」，絕不能把他們作同志看待。其後用更長的時間談到艾德禮可能提出的問題，以及回答這些問題時所應採取的態度、語氣和基本要點。會後，停課一天，學生、教職員分小組討論。最後，有如排戲似的演習了整個下午，對其他的參觀者也是一樣。

這就是中共應付來訪者的法寶。

王教授參觀廣東湯頭公社時由兩位社中的小姑娘擔任講解，王教授稱讚她們「口齒和條理清楚」。我在香港，也經常有人向我發問：「爲什麼從大陸逃出來的青年，口齒都很伶俐，能說會道，嘴吧像塗了一層油似地潤滑。」

要瞭解這個問題，首先要瞭解中共的政治學習的制度。

人無分老幼，無分就業失業，均要受強迫的政治教育，多數是採用大會作報告後，分小組討論的形式。在分組討論時，每人都要發言，發表自己的感想和認識，紀錄在案，送上級審閱，政治運動的整肅對象，往往是根據這些討論發言中的「失言」決定的，「禍從口出」，豈可不把發言的技巧勤加磨鍊！

一到政治運動來臨，每個人先作自我檢討，再後，按上級意圖來整肅、批判、鬪爭別人，不論討論會或整肅會，參加者均不得一言不發，否則會被懷疑是「背上思想和歷史問題的包袱」，「對黨不老實」，或「對運動思想有抵觸」等等，輕者也給扣上一頂「對政治漠不關心」、「個人自由主義」的帽子。人們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習以爲常地講話，發言焉能不「口齒伶俐」？

這樣來訓練人的「材，王教授是否還認爲是中共的「德政」和作爲大陸發展的具體例子呢？大陸難言，同時言不由衷，而竟有人認爲是「基本進步」，豈非咄咄怪事！

王教授又談到在家鄉見到一位堂侄，由於學問的差距，曾產生一道鴻溝，「這次見面，非常親熱」認爲「這件小事顯示出整個社會一種極大而基本的進步」。

我認爲以這件王教授也說是「小事」的事情，而下此偌大的斷語：「極大而基本的進步」，未免份量不夠，缺乏說服力。

讓我來將中共的「階級鬪爭」學說，加上我本人在大陸十多年親身體會的經驗來分析。王教授一定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如非地主，即資本家。否則，中共認爲你家庭的經濟能力絕不能負擔你接受高等教育。相反，比你大十幾歲尚且不識字的堂侄，一定是貧、下中農，甚至是僱農。按中共的理論，你們是處於剝削與被剝削的兩個敵對階級範疇，明顯地，你家庭是處於被專政的地位。倘若王教授不是自美國遠道回去參觀，而是在大陸生活的話，你的堂侄對你如此「親熱」，一定會被中共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批判爲「敵我不分、階級降投主義，背叛貧下中農立場」。他之對你如是親熱，絕可能是受當地中共的指示、安排，非這樣做不足以表示中共對王教授之友好；表示不友好，就不能令到王教授撰文稱讚中共的「極大而基本的進步」了。

王教授在這段文字裏又談到中共的「備戰、備荒、爲人民」的口號，說這只是「有備無患的意思，並不是積極備戰」。

王教授的這個說法完全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和中共「教育」人民備戰備荒的目的和內容大唱對台戲。

首先讓我談談「備戰」。

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我們要解放全人類。」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我們要用赤色恐怖去鎮壓白色恐怖。」毛澤東說：「我們要用革命的武裝去消滅反革命的武裝。」又說：「槍桿子裏出政權。」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和與以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爲首的修正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是絕不可以調和的矛盾，要就是我們的以馬列主義爲基礎毛澤東思想爲指導的革命路線的徹底勝利，要就是我們被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所消滅，那時我們將會千萬個人頭落地。」「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統治有決定意義的大戰，這場大戰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共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談到「和平共處」問題時，指責蘇共「放棄國際間的階級鬪爭」，「妄圖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是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路線的最大背叛」。這些都是中共鼓吹「備戰」的主要理論根據。

從中共一貫「輸出革命」和我有充份證據證明中共出人出力出錢參加越戰；派人訓練緬共游擊隊等事實可以看出，中共的「備戰」絕非提防別人攻擊大陸，而是積極推行赤化全球的一項重大措施。

其具體做法主要又有那些呢？

㈠在「備戰」口號之下，減少對民用工業原料的分配，特別是合金鋼材、有色金屬及棉花的分配額。

㈡所有新建工廠都考慮戰時的改裝，較重要的原有工廠也加以部份擴建或改建，以適應戰時需要；將沿海有戰略價值的工廠，不惜放棄原有廠房，以及影響其他物資運輸，大量分配卡車，使其遷往內地。

㈢在大城市中普遍挖掘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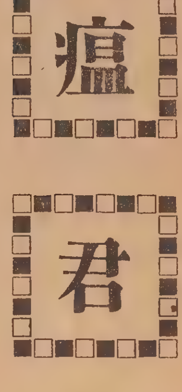
㈣飭令農村繳納「戰備糧」，不惜在原來就只有半飽的農民口糧中再搶「一把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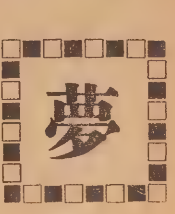
㈤城市「閒散」人員疏散。

由此可見中共的「備戰」是「積極備戰」，而不是王教授口中所說的不是「積極備戰」。

但是，當大陸出現無法解決的難題之時，中共又利用「備戰」來解決難題。舉例如下：

（待續）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韓德勤得到消息，八十九軍全軍覆沒，當時驚得坐在椅子上起不身來，連呼：「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省府各廳處也亂作一團，民政廳長王公嶼為人很能幹，饒有膽識，聞驚不亂，說道：「主席要拿出一個辦法，依我看，陳毅匪軍恐怕不會就此干休，說不定還要攻東台。」

韓德勤顫聲說道：「他攻東台幹嗎？東台是一個小地方。」

王公嶼說道：「不是地方大小的問題，陳毅本意是要把我們趕出蘇北。」

韓德勤怔了一下，問道：「他趕我出蘇北幹嗎？中央總不會派他當江蘇省主席，你知道的，不是顧長官的人，絕對當不上江蘇省政府主席。」

王公嶼說道：「主席雖然同共產黨打了多年，似乎還不太了解他們。陳毅今天不在乎中央派不派他當江蘇省政府主席，他只要爭奪地盤，只要蘇北全被他佔，他就是事實上的江蘇省政府主席了。」

韓德勤說道：「這樣主席是假的。」

王公嶼說道：「真假且不談，局勢實在很危急，主席要趕快想辦法。」

一說想辦法，韓德勤的腿又軟了，說道：「我

王公嶼說道：「我們第一步要作的是把這件經過報告上去。」

韓德勤說道：「是的，要趕快報告顧長官，江蘇省是他的，我只是替他管家。」

王公嶼說道：「在編制上，我們屬於魯蘇戰區，主席應當去電向于總司令報告。」

韓德勤皺眉道：「顧長官告訴我不要理會于孝侯，他是雜牌。」

王公嶼實在聽不下去了，正色說道：「顧長官怎麼說，我不知道，但主席身為一省大吏，對政府的制度法規必須遵守，江蘇省既然歸劃魯蘇戰區，就要聽于總司令指揮，就算平時不理，現在出了大亂子，怎可以不向他報告，否則于總司令向中央報告，主席就有麻煩了。」

韓德勤說道：「這點我倒不怕，一切有顧長官哩！」

王公嶼說道：「事情真鬧到中央，顧長官一定不理，因為他沒有資格過問，到時受處分的是主席。」

韓德勤聽到王公嶼這麼一說，有點慌了，連說道：「可以，就給于孝侯打個電報好了，不過，要在給顧長官電報發出之後。」

如何應付當前局勢。」

韓德勤說道：「好的，三個電報按秩序先發顧長官，再發于孝侯。」

三封電報發出之後，于學忠接到電報冷笑一聲，說道：「好了，江蘇省快解放了。」

五十一軍軍長牟中珩立在旁邊，問道：「總司令這是怎麼說法。」

于學忠說道：「江蘇省多年來就是顧墨三的私產，韓德勤不過是他派的管家而已，現在被新四軍一仗打垮，連軍長都陣亡了，韓德勤一定守不住蘇北，江蘇人民可是擺脫了顧氏統治，是不是快解放了。」

牟中珩道：「總司令，話不是這樣說吧，一旦蘇北全被共黨控制，咱們在魯南還能待得久嗎？」

于學忠說道：「我們同共軍的這筆賬另外算，韓德勤的事我們不理，他有顧祝同那麼硬的靠山，由他去了。」

顧祝同接到報告，倒是眞極了，向參謀長冷欣說道：「韓德勤怎麼這樣不濟，被共軍一戰把八十九軍整個打垮了，今後蘇北怎能守得住，我多年的根基都完了。」

冷欣說道：「長官府上暫時還沒有事。」

顧祝同說道：「暫時沒有事，並不等於永久沒有事，共軍再向北推進，漣水也就難保了。」

冷欣知道漣水一縣土地有一半是顧祝同的，當時也不好插嘴。

顧祝同說道：「共產黨之可惡是到一個地方先

冷欣仍然不敢接腔，停了一時，緩緩說道：「這事長官要不要報告中央。」

顧祝同說道：「當然要報中央，事情鬧到這步田地，紙包也包不住火了，不過，在未報中央之前，要先作好準備。」

冷欣問道：「怎樣作準備。」

顧祝同說道：「第一，八十九軍雖被衝散，但還可以收容一部，一個軍的番號不容易得來，我們若將實際情況報上去，軍委會很可能取銷番號，所以必須先派好軍長，然後再呈報，這樣就可以保留番號。」

冷欣聽得連連點頭，說道：「長官高見，眞不可及。」

顧祝同說道：「第二，要設法保住韓德勤的地位，如果中央怪責韓德勤應付無方，把他的主席撤換了，就更糟了，因爲蘇北不屬三戰區，我沒有資格推荐省主席。」

冷欣說道：「第一個問題比較容易，長官可以電知韓主席就近委一人暫代八十九軍軍長。」

顧祝同說道：「這點我也想到了，舍弟錫九就在蘇北，可以由他代理八十九軍軍長。只是省主席一職，非注意不可，偶然應付不當，就會落在別人手上。」

冷欣說道：「這個省主席留在蘇北的日子已經不多，恐怕也沒有誰還想幹。」

顧祝同說道：「怎麼沒有人想幹呢？李師廣就等了這麼多年，希望趕走韓德勤由他幹，我就是不讓他幹。」

冷欣說道：「這些問題，長官呈報中央時，可以加以說明，相信中央還是要尊重長官的意見。」

韓德勤的報告到了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總長白崇禧都吃了一驚，自從抗戰以來，國軍同日軍作戰雖然陣亡了幾位軍長，但是死在共軍手上的軍長卻以李守維爲第一人，而且八十九軍幾乎全軍覆沒。

白崇禧問道：「敬公，這件事怎麼辦！」

何應欽反問道：「健生兄，你看呢？」

白崇禧說道：「這件事處理程序要分成兩方面，一方面同十八集團軍辦交涉，要懲辦肇事的人，一方面要處分韓德勤，他處事顢頇，是此次失利的最大原因。」

何應欽說道：「同十八集團軍辦交涉當然可以，但是效果一定不大。至於撤換韓德勤，困難亦多。」

白崇禧問道：「敬公，你是顧慮墨三。」

何應欽苦笑道：「健生兄，許多事你都是知道的了。墨三與韓德勤的關係太密切，中央若把韓德勤撤換了，置墨三於何地。」

白崇禧嘆一聲：「敬公，這就只有坐看韓德勤送江蘇了。」

何應欽說道：「這件事，我們慢慢再商量，目前先把葉劍英找來問問。」說過着副官打電話召葉劍英，不多時間就來了。

葉劍英看見何應欽同白崇禧連忙舉手敬禮，問道：「二位總長見召，不知有什麼事？」

白崇禧哼了一聲，問道：「劍英兄，蘇北發生的事你知不知道？」

葉劍英說道：「不太詳細，聽說發生小規模衝突。」

白崇禧忍不住了，一拍桌子說道：「整個八十九軍被你們解決，軍長陣亡，師旅長被俘，還說是小衝突，請問大衝突是什麼樣的。」

葉劍英惶恐說道：「副總長不要發脾氣，此事劍英實在不知。」

白崇禧說道：「你就算不知道，現在也讓你知道了。」

葉劍英說道：「劍英知道了也沒有用，因爲新四軍不屬十八集團軍戰鬬序列，二公要追究責任應當找顧長官，因爲新四軍屬第三戰區指揮。」

白崇禧未防有此事，心裏雖然想說你們都是共產黨，但卻未肯說出，恐貽葉劍英以口實，一時頗爲躊躇。

何應欽也看出此事有了曲折，說道：「劍英兄，目前在蘇魯冀察晉各省鬧事的仍以十八集團軍佔多數，新四軍只是其中一小部份，我們應當想個辦法解決。」

葉劍英說道：「總長有何指示，屬於劍英個人的，劍英絕對服從，屬於十八集團軍全體的，劍英一定轉達，至於屬新四軍的，請總長原諒，劍英實在約束不了他們。」

何應欽說道：「吾兄所說自是實情，我們現在不妨研究出一個辦法。」

葉劍英問道：「什麼辦法呢？」

白崇禧此時已經冷靜下來，聽了何應欽的話當時觸動靈感，說道：「最好解決辦法是把新四軍掃數開去黃河北，撥歸十八集團軍建制。」

葉劍英大吃一驚，說道：「這個問題有點困難。」

白崇禧問道：「什麼困難，新四軍、十八集團軍都是國軍，參謀本部自然有資格調遣，不服命令就要受處分，韓復榘是怎麼死的，老兄不會不知道。」

葉劍英對着小諸葛兩道如電的目光，心膽俱裂，連忙說道：「是軍人自然要服從命令，副總長千祈不要誤會。」

白崇禧臉色轉變，說道：「劍英兄，我們就根據這個前提談一談。」

葉劍英說道：「這裏面有很大困難，副總長知道新四軍官兵都是江南人，一旦開去山東，生活就不習慣。」

白崇禧搖頭道：「這不是個理由，這次是全民抗戰，委員長昭示我們，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雲南部隊也曾調去山東作戰，這也是你所知道的。」

葉劍英說道：「第二，運動也成問題，這麼大的部隊，怎能過去長江，消息傳出，日軍一定出動攔擊，如果船到江心被發覺，全被飛機炸得一艘不剩。」

白崇禧說道：「這個問題也不難解決，只要你肯通力合作。」

葉劍英問道：「副總長有何指示，只要劍英能辦到一定照辦。」

白崇禧說道：「這樣很好，等我同總長請示過再通知你。」

抗戰武術談

趕墟場交易爭價 訪高僧談古論今

針灸穴道照中國銅人定了名的有三百六十多個穴道，以我臨床經驗尚有未定名的穴道，可說是不計其數，再加上天應穴（卽痛點），一個人身上的針灸穴，是無法統計的。當年在老和尙寺院來往有一年的時間，他所教我的針灸穴道，我記得有二百六十幾處穴道。從前在大陸對針灸治療不太普遍，在一班人心目中，如採用針灸醫術治病，會將你看成江湖術士之流，普遍人都不知針灸治療功效；那時因推行新法，淘汰古老，針灸因此一度沒落。我曾被一位無知人士所窘，問我怎會學此旁門左道的醫術？因此之故，老和尙會送我的幾支長短銀針，雖然帶在身邊，使用的機會卻很少。

記得勝利後經商，一次道經湖南株州火車站，準備轉車赴廣州，那天在車站等了兩個鐘頭才有武昌開來的火車。在等待的時間，只好在車站附近散步，忽見路邊樹蔭下，坐着一個推車子的運輸工人，苦口苦面的用手揉推雙腳，還叫着好痛啊！當時我見他這樣痛苦，心中萌生了惻隱之心，就停下來幫他用手力推拿，經過推拿後，痛苦顯已減輕，我問他可願意讓我幫他在腳上扎銀針，他見推拿已有功效，就由我作主替他治療。當時我在他腿彎委中穴，一邊針了一針，我守在他身邊約十五分鐘，拔針後他起身試試行走，一路行一面說：「呵！輕鬆了，可以用力紮步呢！」千多謝萬多謝的向我道別。老和尙還教我不方便用針灸的時候，改用手指掐針灸穴道，配合推拿手術，也有很大的功效。

回頭再講在新兵營的後期訓練，新兵漸漸的有了進步，在言語方面北方同事也能聽得懂他們的土話，因此星期日替新兵寫信，也不用麻煩我一人了；而我對訓練工作的興趣，已轉移到了學醫術及氣功方面。訓練工作好像是例行公事，一心一意的向高僧學習穴道功夫。那班自稱正統幹部，自經營長大罵一頓之後，只怕我去找他們的麻煩，再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彼此相安無事，維持着表面上的合作。我每日只望快點到星期六，有時我與北方同事一起去寺院，和高僧閒話鄉情，在異鄉客地，能和同鄉相逢，老人家很是欣慰。據他說：在外面很難遇到同鄉人，至今已有四十五年未回家鄉了，今年他已滿了九十六歲。但外表看不出他的實際年齡，身體很健壯，一點未現高齡之態。他說練氣功能使他保持身體健康，一再勸我要有恆心練氣功。

氣功的靜坐式

他教我練氣功，是和廣西那位禪院老人一脈相傳。其實很簡單，我詳細寫出來，給讀者參考，對身體有益的事，不防使得人家知道，讀者們願意學習，可照樣去練，是非常有益身心的。已經學會了的行家前輩，當比我更爲高明，有錯誤之處，敬祈指正。在崑崙關戰場時，因敵機轟炸無水飲，全體官兵口乾得難受時，我曾寫了個大概，不夠詳細。

我所寫的這派氣功是靜坐式，和佛教打坐的姿勢差不多，分有兩種坐的姿勢，坐在床舖上練此氣功，可用盤坐式雙腳交义，兩手平擺在大腿上，掌心向上右手擺在左手掌上面，左右手的大拇指尖輕輕衔接住，不可分開。這正通接氣流。頸椎和背脊骨要筆直一條線坐正；頭不可向前後或左右傾側，背不可靠在牆壁上，一定要臨空坐正，眼睛輕輕閉上，摒棄一切思想，先用鼻孔慢慢吸氣，在吸入空氣時，同時將肚腩慢慢縮緊，將胸腔挺出，候吸氣到最後時，稍停片刻，再慢慢將氣由口中或由鼻孔呼出均可，肚腩跟着慢慢放鬆。這種吸入與呼出空氣的動作，越慢越好，應將心意全部集中在肚臍上面；雖然我們是用鼻孔呼吸，但在心意上好似是由肚臍呼吸吐吶空氣。此點和道教的吐吶功夫有相似之處。

在練此氣功時，主要是記得將舌頭頂住上顎，由肚腹湧上之唾液，不可吐出，可慢慢吞落肚去，這是由丹田湧上的精液，不是普通口水，這是引水自溉灌之法，不但能解口渴，還能振奮頹廢的精神；解除疲勞，調息體力。這種用舌頂上顎名爲搭天橋，自渡難關，永保健康平安之法。每次練習的時間不拘久暫，五分十分鐘，三十分至一小時均隨自便，但在練習時，不可胡思亂想，如練習時心生煩躁，立卽要停止，如勉強練下去，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切記！切記！

第二種坐的姿勢是，坐在梳化上可將腳踏在地上，雙手也是平擺在大腿上，上身的姿勢照以上一樣。最好每天不間斷的抽出少少時間練習，不可一曝十寒的練一次停幾天，如此不但無進步，也得不到益處。

醫術精湛的高僧

老和尙的醫術是既淵博又湛深，他的斷症用藥均與眾不同，是獨創一格的。他平時用藥，大多不照傳統的湯頭方劑，他用藥樣數很少，但份量卻重；除少數生草藥外，其他的藥物我都熟識；經他醫治的病人，可以說是藥到病除。我以前所學的醫療用藥方法，顯不及他的高明；他年齡已高，經驗更是豐富，眞是見病醫病，不論內科、外科、傷科、婦科，樣樣精通；眞乃當世少見的奇才異能，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所用之藥物，全部研成粉末，部份做成藥丸，病人服食旣方便又省事，除長期性調養的病症，需開方自購中藥煎湯服外，多數服食藥粉藥丸。

一次我正逢其遇，有位工人右肩膊痛症，一年多的時間未癒，經過十幾位醫生醫治，均不見效；老和尙檢查痛的部位，及問明發痛的情形後，他說：「你的肩胛痛不是風濕，也不是撞傷，而是裏面深處作了膿，離外皮有兩寸厚的肌肉阻隔，因此裏

面腐化的膿血流不出來，所以痛楚日見加劇，右手感覺無力；此症定要用開刀手術，將裏面深部的膿放出來，外用敷藥，內服去瘀消炎藥物才能醫好。」工人非常相信這位高僧的診斷，願意接受手術。先準備好需用的藥物，然後取出兩把很鋒利的手術用小刀，一把有三寸長，一把四寸長，他對我說：「你來幫忙。」就將一把四寸長的刀交給我，用手度好在巨骨和肩井穴之間的位置，要我用刀刺進兩寸深。

雖然我是軍人，而且習武術八九年之久，但對這用刀刺肉手術還是第一次，當時眞有點心驚手震，不敢決然下手。老和尚卻站在旁邊監督催促，我只得咬牙動手，按實部位用陰勁一刀刺下！當時劇痛的是那位工人，但我本身卻好似也有痛楚一樣，皺眉苦臉的。爲着要醫好病人的難症，不得不用此痛苦方法，但初次抓刀動手的我，手軟心不忍是必然的。可是當刺進他肩頭部位約兩寸深處後，只見鮮紅色的血隨着湧出，但不見有膿流出；我心裏大爲驚慌，滿身冒着大汗；然而看這位高僧，他站在旁邊，神色自若，滿有把握的對我吩咐：「再加深刺一寸。」我在猶疑之下，卻又對他充滿信心；再看這位工人，已痛得冷汗直標，口唇蒼白。當我第二次開始刺時，手中雖抓的是一把四寸長的小刀，卻比在戰場上與日敵拚鬬時，所握的大刀還要沉重十倍；心情的緊張更不用說。我從沒有刀割手術醫病經驗，這次才深感，原來大刀殺敵易，用刀醫病難。當我狠下心來，再次刺深一寸時，老和尚立即叫我將刀拔出來，我將刀一抽出來，只見一股黃白色有臭味的膿水隨着刀口湧了出來，約有一大碗之量，流到後來，膿流盡，鮮紅的血跟着往外流出，此時將準備好的藥粉用棉花裹好封住傷口，用手壓住傷口止血，再敷藥服藥，安排病人在寺院住幾天，要俟傷口不再流血水才算痊癒；半個月後就可做點輕便事務，一個月後肩膊可恢復擔挑工作。這次的治療，是我初動手術親身臨床經歷的，老和尚診斷的正確，治療的態度穩定堅決，眞可說是當代名醫，華佗再生；只可惜如今在血腥的大陸，可還有他寺院的地位否？

另一次是位五十多歲的商人，患胃氣脹痛五年之久，最初三年時好時發，後兩年日夜脹痛不停，並且不能吃飯，睡亦不寧，經過無數醫生治療無效，身體拖得虛弱不堪。高僧診視病情後，他說：「不是普通胃病，也不是氣塞胸前，乃是起居飲食不節，勞傷積瘀所至，要先用內傷藥攻散瘀氣瘀血，後用溫補藥調養身體，而且要在寺內住十天才可回家養息。」他取出一粒三錢重的內傷藥丸研細和水要病者服下，並囑我守在病床邊不可離開，等候變化。我足足等了四個鐘頭，見病者叫胸胃部不舒服，隨即嘔吐大作，吐出大半盆的啡咖色血水，還有四塊比鷄蛋還大的血塊。當他吐完後又要上厠所，所屙出來的也是啡咖色的血水和血塊；他上吐下屙完畢後，人已疲乏軟弱得毫無神氣，講話提不起氣，如蚊子叫般的聲音。當時我很擔心怕他虛脫而死去，但老和尚早料到有此情形，將準備好的參湯給他飲下，然後再調藥服食，在寺院裏調養了十多天，病體日漸恢復。

這位高僧醫術神奇，病例醫案多不勝舉，只此內外科兩種病例，就可見他醫術的一斑。談到中國的醫術醫學，眞是深奧精秘，仁心仁術，可爲高僧頌。凡是一門專科，學會容易，學精就難，內科普通是以中藥主治，初學跌打傷科是用生草藥，既經濟又方便，但後來發現生草藥外敷尤可，內服則性過猛，體弱的人不適宜。同時生草藥有地域性，甲省有出產，乙省卻沒有生長，有時春夏季可採到，如到秋冬季，就無處可找尋。老和尚告訴我說：「最好一律改用中藥，你們軍人在外奔波，如遇病痛，可就地取材，全國各地有藥材舖，配製方便，藥性較溫和，兼能固本培元，對傷病者的身體更有幫助。」

武術和醫術並重

高僧的武術硬功，到五十歲後每天除健身運動外，拳腳功夫很少練習，將全部精神放在氣功和醫術上，他的武功是少林派，但又吸收別派各種各樣的功夫。有時我演出拳術及刀棍，請他指教，他會指正我稍有錯誤的地方，但經我無數次的請求和我拆招，他始終不肯答應；只謙虛的推說年齡大了，手腳功夫均已生疏，不適宜玩這種拳打腳踢功夫！

記得武林前輩有一句話流傳說：「先學醫後學武。」最好先學會醫術，然後開始練武術，才不會使身體因傷失治。學武術必須要同伴一起練習，除獨自練習一路一套拳腳功夫外，應該拍檔練習的時間佔多數，你一拳來我一掌去，雙方都要留心對方的來勢，然後退步或出手。但有時人有失手，馬有失蹄，難免不會打傷對方；練武術時大都將上身衣衫脫光，赤膊上陣，在扣拳拆招時，或遇一方功力稍強，一不留神，就可能拳掌擊到身上，有些粗心大意之輩，受了傷還懵然不知的。

我們這派的拳腳功夫，是分高樁中樁兩種馬步，沒有矮樁這個名稱，因爲中樁的馬步已經很低了，如再加上一種矮樁，那就要將近坐在地面上。在武術談初期的十手拳掌功夫，是從高樁拳腳功夫裏選出來的，吾鄉有句練武術的俗話，「高樁的打，中樁的馬。」如練會我所寫出的十手功夫，既可強身，又能克敵；並無必要去費精神時間，鍛鍊那種派不上用場的功夫。練武術的主要目的，是強身健體，及防備敵方的拳腳，反過來出拳攻擊對方；所謂練武防身，是要有足夠的功力防備別人的擊打，並非是出手去傷害別人。中樁功夫分上下兩段，每跨一步均如打坐馬拳的馬步那樣低，但不必辛苦練這套拳腳功夫。學強身防敵武功，貴精不貴多，因此我不欲再多寫有關拳掌武功招式，以後多點引證武林歧宿的事跡。有兩位讀者來信，對武術很感興趣，照着我講述的方式動力練習；也有讀者對我提意見，說對於武術沒有什麼興趣，但很愛看崑崙關砲戰的抗敵事蹟。可惜我當了五年丘八，別的軍人是身經百戰，而我卻僅僅參加了一次戰役，眞是慚愧得很！然我參加的是一次光榮的戰爭，是一次大勝利的戰役；看起來當然覺得份外有興趣，戰地的實況報道，總比無眞實感的武俠小說來得動人肺腑，只可惜我所經歷的太少，未能滿足親愛讀者的心意，深覺歉仄。

張仲仁

江南啼痕錄（四十四）

民大職業學生煽動風潮

㈠本校在抗戰期間，屹立最前線，在炮火聲中絃歌不絕。㈡教育部督學孟壽椿親來前線，視察本校，將前線大學的成績詳細報告教育部，評爲全國成績優良的五所大學之中的第三名。㈢成績優良的第一名及第二名已爲國立，故本校應援案改爲國立。「政壇」的壁報貼出後，立即引起訓導處的注意，正在進行調查學生的動機及其目的之際，但攻擊性的文字，卻以排山倒海的姿勢，向正面衝來。翌日，又貼一份壁報，強調要求改爲國立大學，志在必行，但本校正副校長恐改爲國立大學之後，難保職位，所以現在企圖從中作梗，我們爲了我們的學業，爲了我們的前途（以漂亮的口號，煽動羣衆），羣起反對，鬪爭到底。這份壁報一出，知道野心份子已在本校煽動風潮，訓導處面臨嚴重的事態，手忙腳亂，便召開緊急會議，有主張嚴懲爲首，有主張用拆的方法，阻止他們結集力量。結果，決定採用後者的方法，由訓導處工作人員分頭疏導。可是晚上又突然由所謂「雷特社」的名義，以大字報的方式，公然提出行動性的煽動，強調空談無補，要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選派代表八名，晉京請願，向教育部提出要求，即要宣佈將廣東國民大學改爲國立。而代表晉京所需費用，概由全體同學負擔，每人先科大洋一千元，以爲活動經費。同時聲勢洶洶，聲明組織人權委員會，如校方對某一位學生採取懲戒，則全體學生要求政府保障人權，並公開向社會宣佈學校無辜加罪學生。事態演進至這個階段，不特打擊本校，抑亦很鮮明的故意掀起學潮，來困擾我方政府；抑尤未已，那些地下份子，見學校當局手忙腳亂，還未有具體的應付策畧，乃變本加厲，指揮尾巴份子，虛張聲勢，天天在學校開會，盡其困擾之能事。又放出空氣，在未實現國立之前，全體學生不繳學費、不考試；不只造成罷課，還要鼓動學生罷讀了。公開活動，無法無天，豈止企圖弄垮國民大學，實則是擴大學潮，牽擾戡亂的大後方。學潮未發生之前，廣東國民大學副校長兼教務長張景燿先生，因他的第四兒子以肺積水病逝廣州，喪明之痛，心情悲愴，乃返回故里，默居家園，故對民大學潮的時局無所知；後來風潮日見嚴重，已趨不可收拾之際，吳校長在公乃派員趕到張橋，促張副校長即日遄返廣州，共商對策。張副校長見地下份子的陰謀是乘隙打擊，煽風點火，學潮擴大，不特關乎民大的存在，抑亦影響於國家者甚大，不敢以私人的悲戚，置國家大事於不顧。立即就道，趕往廣州。在張副校長到達廣州之日，廣東當局即舉行緊急會議，出席人是有廣東省教育廳廳長，廣東省社會處處長，廣州市警察局局長，廣州市黨部主委等均出席參加，共商對策。會議中有的主張用兵，以維持學校秩序，當時張副校長及廣州市黨部主委高信先生則不贊同，以爲一旦用兵彈壓，老八定必故意犧牲一兩名學生，以製造事件，然後通電全國，嫁禍於國民大學，強指利用兵力以殘殺學生，再擴大宣傳，以訛傳訛，風潮更會惡化，可能蔓延全國，等於抱薪救火，後果無窮。既不用兵，又如何消弭學潮?!一時確無良策。會議結果，交由張副校長和高主委尋求對策，軟既不可，硬又不是；昆明學潮，前車可鑑。張副校長繞室思量，忽然想起用組織對組織的策畧——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日軍還未攻陷廣州之前，廣東國民大學已內遷開平的樓岡（校長吳在公的故鄉）但這時吳在公已任廣東省臨時參議會議長，長駐曲江，由張景燿先生代理校長，而這所屹立最前線的大學，全由我們校長獨力艱苦撐持。這時，四邑糧荒嚴重，張代校長以私人的財產作抵押，借欵購糧；又變賣自己的財產，設置學校農場，替全體員生解決糧食，使員生絕不受糧荒的威脅。故在開平校本部的員生對張景燿先生都懷着一份感激的心情。且在內遷開平的時期，又在波羅鄉開辦附屬高中部，初時派陳貫純先生兼主任，後來派教授麥逢秋先生主持。管教認眞，成績優異。復員到廣州的時候，大學部的學生，大多是波羅高中部的班底，而這批高中的畢業生，對張副校長當年苦心維護學校，造育他們的恩德，長在心頭——以這羣一手培植出來的子弟兵，總可以擊潰老八地下份子。張景燿先生便將反擊的計劃，告訴於廣州市黨部主委高信先生，高主委素知學生平日對其備致崇敬，羣衆策畧，當必成功，並表示極力支持張副校長的行動。張副校長不露風聲，秘密展開聯絡，通知當日在樓岡正校肄業及波羅高中部的學生，而現仍在大學部讀書的同學，於某晚齊集觀音山的越秀酒家，並邀高主委參加。是晚，依約而來的同學甚爲踴躍，握手言歡，如家人團敍。

子弟兵既已到齊，張副校長即起立發言：「各位同學！抗戰期間，本校遷往樓岡，在炮火、在糧荒，兩者威脅之下而上課，我爲了照顧各位的學業，飽嘗艱辛，鬻私人的產業，維持員生的糧食；日軍倘有危及校方的安全，而疏散到張橋的鄉團，保護各位的安全；我竭盡所能，不使絃歌中斷。抗戰勝利，復員廣州，又使各位順利的復課，在荔枝灣頭共同過着樂育的生活。但目前本校被少數的職業學生借題發揮，尾巴份子受人指使，鼓動學潮，搗亂學校。我當年千辛萬苦維護的民大，今日面臨着斷續存亡的關頭。因爲政府會感覺民大的學潮，養癰爲患，很可能下令解散我們的學校，則我當年盡力維護本校的心血，豈非白費？到這時候，你們能袖手旁觀嗎？希望各位本樓岡時期共患難的心情，視校如家，維護正義，挽救學校免於垂危」！

萬人意見

章老頭葬費三五萬 大陸人民死而無棺

萬先生：

看章上釗的殯喪，想起了大陸親人的屍骨。我們是普通老百姓，不會像才高八斗、狡兔三窟、立場如搖擺樂的知識份子如此精辟分析問題，我們更不會唯物辯證法。只能直覺看問題。

我們不是作文章，是在說話，是在說道理。老祖母：去世多年了，想起了老祖母臨終時遺言：亞牛（我小時的乳名）我死了你們千祈不好將我火葬，一定土葬，沒有棺木不要緊。不禁令我聽來鼻酸。老祖母死時我們找遍全市買不到一副棺材，只有臨渴掘井請了兩個木工回家，把自己睡的床板造一副棺木來埋葬老祖母。

金銀衣紙香燭也是老祖母自己留下，用來燒了祭她。停屍這天親戚的孩子還天眞，孩子云：亞婆太睡着了，我們不要摳她，我地出去玩了。家父云：不，婆太去了社會主義國家。想不到數年後家父也相繼去埋社會主義國家了。此時適逢老大哥背信棄義燒毀合約，帶走藍圖，中蘇共大鬧翻，這時中共的口號是生產自救，最惡劣的時期，人民沒工做。此時我孑然一身，雲遊四海，走單幫去了。兩年後的一個春天，遊子思鄉，故園重返，街坊積極份子用鄙視眼光看着我，好像我做了大賊回來一樣。俗語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淸晨，我提着小籃載了幾件蒸餅，幾條甘蔗，肩頭托着一把鋤頭，步上祖墳去了，遠處向山一望，拜山的孝子賢孫們你來我往。

剛抵祖墳，荒山依舊，面目全非。開荒了、生產了，數十個孝子賢孫們正在找尋葬在此山的先人的祖墳。當時我懶洋洋躺在山腰處仰天長嘆，自語道：先人們，你們找毛共算帳吧，後代無能爲力照料骨殖了。耳畔忽聽得人聲嘈雜，開荒也得通知聲我們呀，教我們如何找回先人骨殖呢！

有道：通知沒有用，我們沒報章看、沒收音機聽。有云：街頭巷尾也該有張佈告給我們看呀，怎麼一聲不响，鏟平我們先人的祖墳。有的激憤的說道：當地幹部簡直毫無人性。有的更大膽大聲罵道：有天一日我們上韶山把毛主席的祖墳也鏟平它。當時有人叫道，你們小聲點啊，這裏若有幹部在，你們就不得了。回想當年，特務頭子羅瑞卿也曾同毛澤東上過祖墳，爲什麼毛澤東和中共這批老骨頭，不把自己先人的祖墳鏟平它來開荒生產，而來鏟我們老百姓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吧！章老頭在港此次喪葬，非用得三五萬港元不可。在大陸人民死而無棺，章老頭照理有大好柳木，怎麼又要美國大好棺木呢？大陸人民在婚喪都已節約爲主，怎麼章老頭如許大事鋪張浪費人民血汗。共產黨人講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如此說話不算數的政權，教人民怎能心服。教徒們？評理啊？

流淚漢敬上

七三年七月八日

士可殺而不可辱・逃亡客駁王恩「遺民」謬論（下）

在五七年夏天，邊界曾有過一次不大也不小的逃亡潮，但很快就被中共邊防當局堵截了。並加強守衛和攔截，尤其在反右運動展開的前夕更然。我前後三次偷渡，第一次和末後的一次都是從死神掌裏掙脫回生命。第一次由東、寶、惠邊緣經三夜的山路，到了梧桐山，在梧桐山上之晚上，由於連天大雨，躲在岩石中，不料山洪猝發，沒法走得及，已被洪流捲走奔瀉而下，我在掙扎中僥倖攀着一株小樹，這才得回了生命。末後這次改由后海灣這邊偷渡，泳渡這遙濶之海灣。雖然背着兩個籃球膽，由於那時已是深秋時際，在海中游了幾個鐘頭，僅到了半程之際，四肢已冷至痲木，且筋疲力竭，靠着兩個球膽才不致滅頂。我自料該次必葬身碧海波濤裏，倖遇上元朗區一艘小漁艇經過，艇上一對具有古道熱腸的青年漁民夫婦給我伸出援手，並儎送我至尖鼻咀山下，指示我登陸後的路徑。我登上至尖鼻咀之山頭上，坐在石塊上休息，感到已經踏上自由土地而慶幸，不由的回首北望家園，此時實有無限的傷感，淚水簌簌不斷地滴下。想起了辛棄疾那首「菩薩蠻」一詞。當年金兵南侵，中原的人民不甘受金人統治束。當時辛棄疾隨在難民群中，逃到了江西造口這處地方，難民須要渡過一條河，就暫在河邊休息。辛棄疾想起迢迢千里長途跋踄的逃亡那種慘況，傷慨地寫下這首「菩薩蠻」：「鬱孤台下淸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靑山遮不住，畢竟東流水。江畔余慨愁，深山聞鷓鴣。」詞意大概是這樣說；鬱孤是江西造口那地方之一個山名，當時難民逃難到這裏，在河邊等着渡河，想起了拋棄家園，一路上逃難那種慘況，不由然的流下很多眼淚到河中去。

當難民回首北望家園時，可憐望不見那可愛的家園，而望到的祇是無數的山。明知他們的家園就在那無數的山後那邊，但當想到未知何年何日，方能重返家園，難民們不由的再流了更多眼淚到河中去。難民們並不僅逃到這裏而終止，他們還要繼續逃到南方的廣東去。好像這座山阻不住那河水繼續前流。他在河邊看到目前之情景，已感到無限凄楚，而這時候從遠處的山中，傳來陣陣鷓鴣悲鳴聲音，倍添觸他無限的傷慨。

辛棄疾這首「菩薩蠻」，祇寥寥四十餘字，活畫出一幅流亡圖。我覺得南宋時候難民那種逃難慘況，遠比不上今日的中國難民更為悽慘。南宋時之難民可以在日間走路，不須躭恐沿途截捕。今日的中國難民而是要在黑夜裏翻山越嶺。南宋之難民逃難，並沒有機槍掃射，狼犬追撲，更不須與驚濤駭浪搏鬪，鯊魚吞噬之險。今日的難民在逃亡途中，經常都與死神相隔一線。我輩之所以冒死逃來這裏，此間一些人士認為是由於吃不飽、穿不暖之原因。其實並不限於此故。如果單憑這兩點理由是不值得以生命作賭注的逃來這裏。主要原因是二十多年來那些政治運動沒休止地，一個未完又來一個，小運動還易煞，大運動有如狂飆暴雨，每一個人都感到惴惴不安，晚間睡在床上聽到犬吠聲也都心驚膽震；「又不知來抓誰人了」？那種日夜處在恐怖氣氛裏的生涯，加上吃不飽、穿不暖，行動、思想、言論都沒有自由！生存在一個這樣的政權統治下的人民，在其史無前例之嚴密組織控制下，沒法能夠聯絡組織力量群起推翻暴政，唯一就是採取消極性的逃亡他邦。

我要請詢王恩先生，近年逃亡來港之靑年男女，他們都是在中共統治下生長，自出娘胎就不知自由世界是如何。為何這輩現在竟然前仆後繼逃來這塊殖民地？然則這輩又是那一個國的「遺民」？或許王恩先生說這輩為「叛民」！那末他們之「叛」是叛得有理！中共統治迄今，從它的摧殘中華文化、毀滅倫常綱紀，迫害知識份子，奴役轄下人民。「文革」期間更犯下滔天罪行，眞是罄竹難書。每

示之以「叛」！

我要請詢王恩先生。中英邊界要待何年何日方才沒有悲劇上演？王恩先生能否作一個答？王恩先生用李後主一句詞來形容這裏之「遺民」。要知我輩並不如王先生想像中昔年之李煜。李煜被趙匡義虜囚於汴京，沒有言論的自由，自然祇能賦吟一些傷感而帶追悔之詞章。後來也終於因一首「虞美人」而引起趙匡義之嫉妬而將他賜死。

王恩先生對中國歷史和舊文學必然比我更有深厚的認識。亦當然知道歷代以來一切士子文人所重視和崇仰之「矜持氣節」。顏眞卿、張巡、文天祥、陸秀夫等也都是受了優良之傳統文化所陶冶，與及儒家思想學說的培育而表達到最高之典範。近半年來，王恩先生所論之政事與從前迥異遠別！或有個中苦衷而抹着良心下筆，其中原委固非我所瞭解。但我謹以：「士可殺而不可以辱。竹可破而節不可毀！」此兩句名言敬勸，倘祈熟之。

避秦者

（五月廿八日）

萬人協會 舉辦本年慶祝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啓事

本會籌辦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凡由一九七一年起加入本會的會員，均可報名參加，同時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

我們均受共黨迫害，流亡海外二十餘載，終日爲工作勞碌，藉此機會，可去台灣寶島享受一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自由空氣，政府會替你安排各種節目，歡迎海外僑胞回到自由祖國懷抱，共祝國慶，復可遊覽及實地觀看此反共基地的軍事設備及演習、文化教育、社會建設等等，而且還可會晤久別的同鄉故舊暢敘離別之情。能令你由頹廢的心情，轉變爲熾熱振奮堅強的反共意志，決不可放棄了一年一度的良好暢遊寶島機會。如欲參加者，請早來本會會所辦理登記手續。

一、報名日期：從卽日起至八月二十日止。

二、出發日期：十月八日，全部旅程約十二天。

三、費用（包辦一切手續，及來回機票食宿等）約港幣一千一百元。（非會員則約一千一百五十元）。

四、報名時先繳二百元，餘數在九月十日全部繳清。

五、若費用有所剩餘，全部撥作萬人協會基金。

六、報名時携帶身份證副本二張，最近照片（光面）二寸大十二張。

萬人協會啓 七月一日

會址：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三・七五四九三五

由主教談到股票 讀者老萬有同感

萬先生：

你好！記得你六七年出版萬人傑語錄，我爲了歡喜你簽個名，訂了本，並也附了我內心之言，你實在罵得好、罵得妙。後來你辦萬人雜誌，有一信提訂閱之事，那時我爲了住的地方轉業主，爲租約而煩，所以沒有訂，但我時買來看。尤其是星島晚報的文章，上幾星期你談起徐誠斌主教，陰聲細氣，我簡直覺得他「死陽怪氣」，幸虧老天爺、天主、上帝（當然我沒有教）有眼、有良心，請了他去；不請他去，還成什麼上帝？他簽名時候簡直沒有經過大腦，殺人不塡命，還成什麼世界？

股票，股票！眞的害人不淺（包括我在內）！我看得很化，（頂多我一世住在鱉腳廉租屋），我買股票時完全是投機（或者以前買股票人是投資），我想十個人中九個是投機性。買股票時當投機，所以我賺時當好彩，虧時當不幸，虧了我本錢，當沒有積蓄。奇怪我不愛賭博，搓麻將時輸了幾十元心裏很難過，可是股票刮了我一生積蓄（刮去你在「人海百態」提的四眼徐的跑車價）不難過，可能是興趣吧。正像你一樣，十元一千也好，十二元一千也好，甚至跌到八元一千你完全只爲興趣（當然也爲了起碼生活），我愛看你的文章就是這樣爽快，一點沒有拖泥帶水。我頂佩服二位寫的文章，一是你萬先生；一是潘柳黛小姐。在人海百態中提的四眼徐，像這種赤佬，仆在馬路裏，都不要同情他。老實說，不是你萬先生寫，我眞不相信有這種人。

讀者俞雅芳

（七三年六月十二日）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二九二至二九六）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萬人協會」簡訊（四十六）

七月九日下午七時，本會假座梅江飯店二樓召開執行委員及候補委員擴大會議，順便藉此歡送萬會長賢伉儷遠遊美國，各人依時到會，個別執委因事纏身不能出席，也事前來電致意，由於最近到來會所申請入會及親自到來會所繳納會費之會員，均得知歡送萬會長前赴美洲遊覽一事，紛紛要求參加，盛意難卻，故場面顯得溢盈濟濟，更覺熱鬧。

萬會長此行純因私事前赴美洲一行，曾副會長會上致詞時，特別強調萬會長到美洲時不要忘卻「萬人協會」之宣傳鼓動工作，希望多帶一些入會申請表格前往，藉此滿載而歸，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時，也全靠海外華僑的資助方能成事。接着萬會長表示一定不負眾望，到美洲時多和僑領們洽商，擴大「萬人協會」影響。萬夫人也簡單發言：感謝萬協同仁歡送盛意，並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愉快，博得掌聲不絕。

會議仍由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主持，並扼要敘述貫澈本會最近具體之工作方案：「第三期會刊將印刷完竣，不日可寄發各會員及海外僑胞，至於第四期會刊，相應請編委會加緊做好收集稿件工作，並希會員及雜誌（新改週刊）讀者踴躍投稿，務使會刊越辦越生色，不斷獲得進步。

會上，洪銓林執委贈送來一大批本會之銅質證章，款式細緻而美觀，各人紛紛先行領取佩插襟上，生色不少，希其他會員有空前來會所領取佩戴是荷。

組織國慶回國觀光團一事，反應甚為熱烈，工作正開展中，細則已見刊各大報章及雜誌上，會員及讀者參加可到會所報名。今年國慶回國觀光團勢必陣容鼎盛。

會務部擬具工作計劃，繼會員探訪工作後，即開始舉辦各區域會員座談會，港九新界已為十個區域，由本月十五日起，分十次即須要十個星期日召集舉行之，首先由荃灣區起，接着旺角九龍城區，及油蔴地尖沙咀區等，各區會員如接到通知信，請早安排依時出席，並盼準備對協會工作提供意見，以便促進會務工作發展資料。今後務使會員與協會之間關係做到異常親切，聯繫加強。同時請該區執委們參加協助招待，藉此介紹互相認識，使各區域會員和執委之間，彼此時常有聯絡，能共同研究擴展協會之基層工作。

本會財務部主任陳定生執委之女公子陳眞光小姐，蒙星島學生遊歐觀光團甄選委員會獲選為免費遊歐團員，非常難得。各友好均祝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英國讀者鐵慕容先生，由萬人雜誌社轉交來稿費港幣十七元，捐為本會基金，謹致謝意。

秘書處供稿（七月十日）

難民一份子致葉南公開信

葉南先生：

敝人是大陸淪陷時逃來香港，是中國難民一份子。今日所欲表達的，是內心之聲，也可說是每個中國人內心之聲。請足下加以珍視！

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立國傳統精神，「四維」「八德」。中國能不亡國的：「氣」「節」。凡是黃帝子孫，無不重「氣」「節」，輕「生命」。中國讀書人均知道「漢賊不兩立」。

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列強虎視。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敵大舉侵略，蔣公領導全民奮鬥，八年浴血抗戰，生命死傷，財產損失，難以估計。以鮮血換來勝利。

毛共只喊口號，並不抗戰。國軍忠勇抗敵，拚命死戰，前仆後繼。抗日名將張自忠將軍暨部隊戰死殉國，其他戰役殉國將士，不勝枚舉，乃事實證明。毛共非但不抗日，反從後方襲擊夾攻國軍，要武器不要士兵，擴大共軍實力。（當時情況，足下參加政府工作，定比一個平民如敝人更清楚）。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結束，九月九日日敵向我國民政府投降，蔣公博愛寬大，以德報怨，遣送回國。

我國躋列五強，戰後瘡痍滿目，雖收復國土，復興在望。政府鑒於國瘁民敝，乃行編遣退役裁軍，僅剩六十師部隊。

不料共軍乘機發動叛亂，俄人正面支持，將日敵武器，交與毛共。首陷東北，繼陷華北。政府以六十師抗戰疲憊之兵，對三百餘萬虎狼共軍，在數量上以一對六，形成下風，疲於奔命。但敵愾同仇，士氣旺盛，忠勇奮鬥，令人敬仰。

美總統杜魯門派遣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處，七上廬山，強加壓力，指毛為中國農民改革者，美國受董必武欺騙，最後發表了對華白皮書，遂引致中國民心叛變，軍心渙散，促成大陸全面淪陷。毛共竊據中國大陸，實馬歇爾將軍暗助成功。

竊據大陸後，毛共政權成立，揭下偽裝面具，現出猙獰面目，土改鬪爭，三反五反，良善無辜農民暨各階知識同胞，被殘殺五千萬人。（根據當時香港各報發表數字，其後及文化大革命尚不在內）。馬歇爾將軍泉下心能安乎？

一九五〇年毛共抗美帝，援朝鮮，對美作戰。馬歇爾忽然憬悟，知鑄成大錯，乃急施馬歇爾計劃，對毛共實行圍堵政策，惜噬臍莫及！毛共之有今日，世界之有今日，實馬歇爾誤人誤已，能不警惕！

總結歸納，約有三點：

㈠九一八日敵侵華，使毛共彌留殘喘生命，得緩舒復活，成長強大。

㈡一九四五年日敵投降前夕，俄人掠奪東北財產武器，支持毛共竊據東北為根據地。

㈢國共和談，馬歇爾將軍調處三人小組，給毛共同情便利，對政府施加壓力，最後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致促成中國大陸淪陷。

足下在無綫電視訪問中，妄談中國解決內部事，國共和談，喧囂市上，此為最現代、最時髦的產物？

足下儼然以「魯仲連」自居，調解商談，用心良苦，敝人不勝欽佩！

回憶二十六年前，美國馬歇爾將軍以特使貴賓身份調處，毛共邊談邊打，尚無結果；陰險奸詐毒辣，統戰手法，世人共見。今日和談空氣，乃毛共統戰陰謀，司馬昭之心，途人皆見。足下較馬歇爾將軍之身份、地位，自問份量如何？倘若藉此抬高自己身價，確是機會，否則螳螂當車耳。

足下在無綫電視訪問談話，稱毛共為人民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則稱台灣，這種語調口氣，是統戰乎？僑民乎？舊僚屬乎？足下以何種身份自處，令人大惑不解！

足下在電視台訪問中談話，殊失「公正」，視者嗤鼻，聞之噁心。是惑亂香港人士嗎？香港是「中國大陸觀測站」，港人最富敏感，眞假立辨。是淆亂海外華僑視聽嗎？殘暴與自由，事實證明。統戰伎倆，欺人嗎？自欺嗎？人民眼睛雪亮，不攻自破。

君子愛人以德，足下午夜捫心淸思，願勿失足自蹈陷阱，後悔莫及。

更願足下返回美國後，勿替毛共作統戰宣傳，轉播揚聲筒！非但誤人誤己，想令先大人楚愴公泉下英靈，悲痛難安！願足下愼重考慮，懸崖勒馬，一己事小，家聲事大！

請看李德隣先生，北伐抗戰，一代豐功偉業，惜晚節不保，認賊作父，為國人所不齒，堪資借鏡。

足下如不以愚意為然，倘不棄小民寒微，敝人願奉陪足下在無綫電視台，定期公開辯論，請即公開答覆！

中國難民一份子吳正民拜啓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廿九日於香港）

「娼妓窩」裏有良知

流浪書生

編輯先生：

拜讀萬人雜誌第二九七期，萬人傑先生的新聞以外欄最後一節「電視台有如娼妓」，未免一竹篙打一船人了，我認為娼妓窩裏有良知，這並非想和萬先生唱反調，事實是如此，現引述如下：

記得三月間當倭奴丟相訪問魔窟時，電視台為了配合毛共的宣傳，特地直接轉播，也許該台的「人材」奇缺，當時授命一位絕無僅有之學貫中西而天良未泯的劉××先生任旁述員。當倭相下機後步往操場時，毛共的啦啦隊即奏起兩國的「國歌」，而亦任旁述員的劉先生則用清脆明朗的音調說：「現奏完了日本國歌後，再奏中國『國歌』——即義勇軍進行曲。」這「義勇軍進行曲」的補句，說得多麼有力啊！它能給予毛共莫大的諷刺！它能給予一班無知青少年的啟發，它能給予不可勝數的觀眾知道，毛共竊國二十多年，一曲「國歌」都無法產生，還沿用我國國民為了爭自由、禦侵畧而轟動抗戰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作代替。證明了共產黨、毛幫自知壽命不長，難在中國歷史上立足，正如一個父親添了丁，生了子，明知此子患有不可醫治的痛症，所以連名都費事改了，祇沿用「狗仔」「牛仔」稱呼一樣，叫到他夭折而後止耳。由於劉先生給予我的印象不錯，所以凡是由他主持的節目，我亦特別欣賞！因此，我希望各界愛好自由人士，應大力支持及表揚這種有正義感而又在娼妓窩裏搵飯吃的人。

台灣應把余東生解回香港處理

萬先生：

報載余東生「近走」台灣，星晚七月五日的一段評論，使我很大感觸。余某為害群之馬，嚴格說，簡直是吸血蟲。雖然警方也說在想法子，我以為沒多大作用。因為香港皇家警察辦事效率低，貪污抄牌即可，捉賊破案則難。或有人說是「大粒佬」「抽後腳」，但時常如此不濟事，實際是一團糟！

評論認為國府應送回余東生給警方，懲以應得之罪，本人非常贊成，評論把原因說清楚，本人覺得忽畧了一點，就是助余東生逃走的那些人物，也應送回本港。

本人覺得若國府眞如此決斷，該是時候了。過去國府外交失敗，宣傳也如萬先生說的，隨着人家的音樂跳舞；現在若把余某送返本港，趁勢宣傳一番，證明國府是非分明，有道義，分清善惡；讓香港人知道國府是正義的，兼顧本港治安與同胞生活，順從民意，間接證明台灣紀律嚴明，對海外僑胞同樣關懷，不會窩藏蟊賊，讓他回犯罪的地方受審。不僅給左派宣傳迎頭痛擊，證明國府不會包庇逃犯，也證明國府宣傳不是如「重慘黨」那樣說一套、做一套，給失掉信心的人打一支振奮劑，不知先生意見如何？

—中學生上（七月五日）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table>
<tr><td>姓名</td><td colspan="2"></td><td>別名
筆名</td><td></td><td>性別</td><td></td><td>年齡</td><td></td></tr>
<tr><td>籍貫</td><td colspan="4">省　　縣</td><td colspan="2">身份證號碼</td><td colspan="2"></td></tr>
<tr><td>住址</td><td colspan="5"></td><td>電話</td><td colspan="2"></td></tr>
<tr><td>興趣和專長</td><td colspan="3"></td><td>職業</td><td colspan="4"></td></tr>
<tr><td>批准日期</td><td colspan="3">年　月　日</td><td colspan="2">會員證號碼</td><td colspan="3"></td></tr>
<tr><td>學歷</td><td colspan="6"></td><td colspan="2" rowspan="2">二寸相片兩張</td></tr>
<tr><td>審查部意見</td><td colspan="2"></td><td>會長意見</td><td colspan="3"></td></tr>
</table>

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輓章士釗

袁暘照

(一)忘大義。昧良心。助暴殘民。可憐皓首匹夫。敗壞綱常貽後世。

事僞朝。虧名節。寡廉鮮耻。試問蒼髯老賊。有何顏面見先人。

壇主曰：士釗先生，在民國人物中，已算好人，如果不幹政治，潔身自處，從事教育寫作，論定蓋棺，是爲名士，爲因政治累人，卑汚惡劣，陷身其中，不能自拔。

某名人論政治，如同女人下體，本是汚穢不堪，讀書人純潔天眞，百計營求，必欲進入，染得滿身氣味，臭不可聞，孟子曰：「西施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白話解釋：西施本是千古第一美人，人人願看，但頭上頂着一塊臭布，行走於香港大道中，路人紛紛掩鼻，避之惟恐不速，章先生高年學者，吾人應該尊敬。因爲頭蒙不潔，不潔之物，卽是政治也。聖人之言，大有道理。

世間七十二行，何事不可爲？只有政治，是罪惡深淵，害人陷井，鄙人當年，心羨政治，不得其門而入，希望由軍轉政，刀兵烽火，幾以身殉，恍似情痴，執迷不悟，嗣後華山學道，道人吾師告余曰：「政壇如同妓院，政客卽是妓女，一入其中，滿身花柳，諂笑逢迎，供人玩樂，人格不存，迷失本性，做官人捧上壓下，昧去良心，說謊吹牛，無惡不作，今當亂世，並非明時，古代做官，可以治國興邦，垂名青史，今日從政，等於助紂爲虐，自討罵名，汝當覺悟，不必沉迷其中」，余聞之，肅容下拜，極佩高明。

到香港，眼見豪商大賈，署識之無，並無學問，然履厚席豐，家財千萬，又見名教授窮詩人，著作等身，得人尊敬。談到做官，一文不値，乃益信政治之不可爲也。

輓政客

董力行

(一)政客眞如北里娘，九旬二歲尙凝妝，

(二)章台走馬楊枝老！猶自行雲伴楚狂。

曾記和談震九霄，縷衣換去着紅綃，

北平舊侶長門怨，銅雀陰森鎖衆喬。

(三)提起當年事有因，圖書館裏認鄉親，

蘇三也是瀟湘客，贈與金龍二百銀。

(四)幾度從良作小星，保皇革命自忘形。

北洋棄婦南洋妾，水怪楊花舊典型。

壇主曰：政客如妓女，本身無權作主，只有供人玩弄，某政客確是好人，因受政治牽累，如同妓女入院，擺脫不能，吾人作詩譏評，有失忠厚之道，但古人有言，大義可以滅親，春秋責備賢者，詩人所貴，在於明辨是非，正確褒貶。因暘照先生之聯，一時感觸，而作此詩，希望讀者見諒。

感時

印尼椰加達 張火生

(一)欲沐甘霖那得來，雲霓纔近又吹開，

河山陷賊須當復，日月重光勢必催，

梟獍宜誅應急起，虺蛇快斬莫疑猜，

好循卽墨田單例，七十餘城一戰回。

(二)雄師何日動西征，望眼將穿幾轉睛，

快解倒懸憐赤子，急謀拯溺救蒼生，

錦城久被羣魔擾，大地常看百怪呈，

王粲登樓緣底事，思歸無路賦離情。

火生先生感時詩，有滿懷家國之感，最佳之句：「大地常看百怪呈」，錦繡河山，變成魔怪之窟矣。壇主。

奉和吳應麟君六十一年國慶書懷原玉兩律

印尼茂物 盧昆仁

(一)薄海歡騰國慶年，青天白日映雲姘，

領導革命孫公績，旋轉乾坤蔣帥賢，

中道遽遭魔鬼亂，刼餘深幸版圖全，

民心懷舊旱思雨，竹幕深居仰漢天。

(二)六一逢辰正有爲，揮戈北指掃邊陲，

國瀕危亂身何有，人播淸名獸見皮，

多難興邦原應爾，覆巢完卵竟何疑，

青天日耀邪魔斂，正義終看操勝時。

壇主曰：昆仁先生詩，是爲佳作，海外詩人，多屬忠貞愛國之士，希望台灣志向要遠大，致力反攻復土，是爲上策，不可以目前經濟繁榮，生活安定，卽沾沾自喜，而認爲滿意，如此則目光短小矣。

誅譬

袁暘照

採蕨療飢待曙天，聞鷄起坐未成眠，

修身竊省生無忝，杖義居危志不遷，

白首更應珍晚節，丹心常惕慕前賢，

機緣若許供驅策，再列戎行一試鞭，

前題

前人

英年豪氣未曾酬，歷刼河山必待收，

息影未忘身在莒，固窮不與賊同流，

任飄染雪三邊鬢，莫掩依蠻廿載羞，

但使昊天延我壽，終將揮劍戮毛酋，

荷塘消夏

前人

淡烟籠草路萋迷，傲骨驕炎泛碧溪，

紅蓼岸邊看燕浴，綠楊陰下聽鶯啼，

銀塘水濁瓜浮晚，雲漢天晴日未西，

濯足滄浪汚澗後，潔身尤喜不沾泥。

前題

前人

涉曝郊原九夏天，池中影伴刼中蓮，

身心歷盡炎涼變，氣節仍存鐵石堅，

水檻蕩舟雖有趣，荔灣尋醉尙無緣，

留將正直明初志，澹泊淸高度暮年。

暘照先生，所作詩文，剛直磊落，表揚作者個性，從不諱言，與鄙人作風符合，是爲眞正同志，目前一切政治邪惡，別人誤爲偉大了不起，吾人觀之，俱屬妖魔鬼怪耳，壇主。

馬森亮的創作

「從下流到上流」出版

左拉說：「下流是髒的，上流也是髒的，世界都是髒的。」這種憤世嫉俗的說法，未免太過。馬森亮的「從下流到上流」，卻是本着「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而構思的。從上下流社會的黑暗面，反映其中的光明面；將此兩種社會中的人物，刻劃得栩栩如生。在本刊連載發表時，曾獲得讀者普遍歡迎，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港幣五元二毫。經售處：香港禮頓禮道月華大廈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五—四五六四二六。

中日間諜戰

名作[illegible]中日間諜戰」，[illegible]述，[illegible]智的[illegible]驚人。「宇宙出版社」出版，上、下集[illegible]

經[illegible]號月華大[illegible]—七五四九三五；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illegible]，電話：五—四五六四二六。

群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群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為本刊撰述的「群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月風暴為背景，寫香江群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一)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二)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〇〇期 新3)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〇〇期(新3)目錄·

「萬人雜誌」啓事

「萬人雜誌」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迄今瞬將六載。這六年間我們以不穩固的經濟基礎，奮力苦撑，從未脫期，每逢星期四必可以買到「萬人雜誌」。但六年間人事滄桑，我們的陣營無可否認的日漸減弱。首先是馬森亮先生移民美國；前年張贛萍先生以公私交瘁，心臟病陡發辭世；前編輯葉觀基先生因商務繁重，無暇兼理；也有幾位台柱作家以健康及種種關係，未能按期執筆，致使「萬人雜誌」比前褪色。現我們決定增加新血，振作起來，在組織上、人事上加以變更。以往的「萬人雜誌有限公司」予以結束，今後一切業務，由「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管理，內容力求刷新，立場保持不變，發揮更堅強的反共力量。售價方面，紙價雖已由每令二十五元漲到四十多元，我們決暫維原狀，每本仍售一元，直到支持不來，再考慮稍增讀者負担。到二九七期仍為「萬人雜誌」，二九八期（即新第一期）改為「萬人(雜誌)週刊」。希望愛護本刊讀者，仍本過去熱情，給我們大力支持，共同為人類自由而奮鬭！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〇〇期(新3)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七月廿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概談所謂「中國熱」

在談所謂「中國熱」這個正題前，先談談它是怎麼來的。

被水門偷聽事件困擾得焦頭爛額的美國總統尼克遜，對於反共的中國人來說，必須切記他對我們一星半點的幫助也沒有，相反地他卻充當了十足的毛澤東極權統治集團的幫兇。當然尼克遜與中共勾結，也有他自己的鬼主意，然不可否認，他之冒然訪問北平，對反共的中國人（包括大陸上數億長期陷於苦難中的同胞）無異是照頭潑下一桶內中雜有冰屑的冷水。對中華民國和海外愛國華僑高昂的反共復國士氣是一大打擊，尤爲不可原諒的是他替中共壓低了大陸同胞渴望重新獲得自由民主的希望。對於中華民國朝野人士和愛國的海外華僑來說，這一個血的教訓和無情的打擊，永遠不應忘記，也就是說美國這個根本不講道義的「朋友」，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它對我們中國人所做的落井投石卑鄙行爲。

所謂「中國熱」就是由尼克遜訪問北平而引起的，有美國那樣的半吊子國家和人民，才產生像尼克遜那樣的半吊子總統。尼克遜夫婦訪問北平，好像是劉姥姥進大觀園，諸如中國的烤鴨和鄉下人養豬的無不覺得新奇，特別是茅台酒尤使尼克遜難忘於懷。經過他和他的「軍師」基辛格的品題和宣揚，加上日本田中首相訪平，兩隻熊貓運往東京後，進而在全世界掀起了所謂「中國熱」。

中共「經濟掛帥」

中華民國是繼承中國文化傳統的全中國合法政府，對於「中國熱」來說應該善於運用，進一步在國際間宣傳我們的文化，藝術，特別是不變的反共復國的國策；因爲，中共這個「國家」，除了它暫時竊踞着中國大陸進行殘暴統治外，和中國傳統文化根本沾不上邊，他們那一套什麼主義、思想和方針、政策，連一點中國氣味都沒有。但它很會利用「中國熱」這個機會，以茅台酒來說，在香港由七、八塊錢一瓶，一下子「大躍進」到近百元一瓶。其他如古董、精細瓷器和刺繡、花邊、彫刻等手工藝品，無不由數倍到幾十倍大漲其價，十足是「經濟掛帥」大刮粗龍。

而在文化方面，由於中共搞「馬列主義」，本來就很貧乏，經過文化大革命把文學藝術更澈底摧毀，它的「新文化」除了江青搞的那幾個「革命樣板戲」和「樣板戲」影片外，可以說一無所有。中共爲了塡補這方面的空白，是凡到北平去的外國人，必帶着去遊長城和參觀在「深挖洞」時掘出的出土文物和屍體，於是使一些外人認爲「文革」眞的有「豐碩成果」，中國眞「偉大」。其實，這些中國歷史遺物和中共連一點關係也沒有。

台北應利用「中國熱」擴大宣傳

中共的文學藝術園地因受毛澤東「五把刀子」（胡風語）的限制，既無「香花」也無「毒草」，可以說是一片空白。在這方面它根本無法向外介紹。在「中國熱」中便宜了香港的電影商，他們爲了賺錢，觀眾喜歡什麼來什麼是無可厚非的。

在中華民國方面，則又當別論。台北主持文化宣傳的機構，實應利用「中國熱」的機會，擴大宣傳我們的傳統文化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成就，以及我國的反共國策。然在事實上，卻做得很不夠。

聽說，台北有的電影公司也在趕「中國熱」的浪頭，拍以清末民初故事爲內容的影片。我們不清楚台北方面過去二十多年來拍過多少配合反攻復國政策的影片？據悉，武俠和愛情的影片是拍得不少，在香港看的不出這兩大類。

香港的電視近來左派商人的廣告越來越多，每當什麼「蜂乳精」、「嶗山礦泉水」的廣告在螢光幕上消逝後，接着常常是來自台灣的歌星高歌一曲。前後對照，使人產生一種極不舒服的感覺。

所謂「中國熱」是北平與華盛頓勾結的產物，如果我們能善爲利用宣傳我們的主張未嘗不可，但一些玄之又玄的打鬪片和靡靡之音實不敢恭維。

中蘇邊境趕建地下飛彈發射台
俄軍主力距北平僅三百哩

自由客 客串

中共感受威脅愈來愈嚴重，北平的地洞築得更堅固，挖得更深，都為了一旦受侵襲，有地洞可鑽。中共近來大購巨型直升機，粟裕、張才千據說都到前線部署去了。中蘇共會打起來嗎？目前還沒有人能解答這個問題。

蘇聯包圍中國大陸

據北平外交界人士消息，自今春以來西伯利亞大鐵道上的頻繁車運未有稍減。在聯合國各機構舉行的會議上，中共代表也已屢次就此種情況而提出指控。北平領袖雖然未曾公開表明態度，但中共報章不斷引述亞洲各國報紙關於「蘇聯包圍中國」的報導和評論。這顯示中共對於蘇聯在邊界上的軍事建設並非熟視無覩。

五月份第四期英文「北京周報」東南亞通訊欄中，用超過一欄篇幅登了一篇題為「蘇修陷阱透視」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說：蘇聯計劃在亞洲建立「集體安全體系」，是為了擴張蘇修在亞洲的勢力範圍。文內引述曼谷一家週刊的話，蘇聯「漁船」湧向巴基斯坦，重轟炸機飛近日本領空，皆是為了擴張和加強蘇聯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所處的角色，目的是公然圍堵中國。

「人民日報」也曾著論譴責蘇聯所倡議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是旨在經濟上剝削東南亞及在政治上操縱東南亞，目的是包圍中國。

在這種確實存在的威脅下，中共並不是僅作空口譴責，而是已經採取實際的對抗措施。自一九六七年以來，有三千萬漢族知識青年遷徙到內蒙古和新疆邊區，目的是同化當地少數民族，使蘇聯無法利用他們的宗教意識或民族感情來反對中共當局。在外蒙古境內駐有兩師蘇聯機械化步兵之事實，促使中共在內蒙地區駐屯龐大的「生產建設兵團」。

爭取東南亞各國

美國「水門事件」也影响中共的對抗措施。儘管中共報紙從無片言隻字提到這宗奇案，但供中上級幹部閱讀的內部刊物「參考消息」曾詳譯英美報章有關此案的報導。最近訪問北平的一些外國人士感覺到中共當局非常「關心」尼克遜總統的地位，北平深恐尼氏為此事纏繞而無暇在今後三年進一步致力加強對中共關係。中共一方面又要應付蘇聯的壓力，一方面又要應付美國可能減少在亞洲的活動而引起的新局面，因此必須加強和東南亞各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努力。北平人士相信可在短期內與星馬兩國建交，並與印尼恢復自一九六七年以來中斷的關係。同時，中共宣佈不再支持亞洲國家的武裝叛亂，目的是爭取泰國和菲律賓。

越洲飛彈地下發射台

英國「每日電訊報」駐北平記者霍林華斯報導：蘇聯正在沿着中國以北的邊界裝備越洲彈道飛彈，安置在深築於地下的鋼骨水泥發射台中，可射抵中國境內的任何地點。

這批裝置料將取代以前設在地面的活動發射台，此種舊式設備發射飛彈只能射到北平和天津以及新疆地區的中共核子基地羅布泊。

據來自日本和西歐人士的消息：一批新建的永久性地下發射台，已於最近在伯力及外蒙邊境地區完成。中國人民對於蘇聯在邊界上進行這些大規模的軍事建設幾乎毫不知情。

但在北平的外交界人士認為，毛澤東在新年文告中所說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就是針對此種情況而言。當這些話剛發表時，在這裏的外國觀察家大多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這些話發表後不久，又有消息傳來說蘇聯新近在邊界增兵兩師，而這兩個師皆是配備戰術性核子武器的。這項消息，更進一步增加了中國領袖們的驚慌。

這些戰術核子部隊，加上戰畧性的長程彈道飛彈，將使今後數年內蘇聯在邊界對峙中處於上風，雖然中共在近年來也有能力把飛彈射到蘇聯的某些工業城市。

地洞築得更堅挖得更深

我最近再度參觀北平的防空壕網及用於防空的地下鐵路，發覺這些設施在過去六個月內已加築得更為堅固及挖掘得更深。

一位負責的工作人員對我說，如果北平遭受突如其來的核子攻擊的話，他相信將有百分之八十的市區居民可以順利地從地下鐵路撤往郊外而獲得安

否。但他承認北平的地下防空網尚未達到充分有效程度，仍有許多工作待做。

他強調說，地下網的長期目標不僅僅是供防空之用，而是要使人民在遭遇俄國人的核子突擊之後或在長期戰爭之中得以繼續戰鬪及在地下保持繼續生產。把俄國人視爲敵人已不再是秘密。

同樣的工程也正在上海、天津、廣州及所有其他大城市進行。除此之外，幾乎每一家大工廠都在建造地下工場，以使在爆發戰爭時得以繼續執行主要的生產任務。

大購巨型直升機

在倫敦和巴黎的中共貿易人員，近來頻向各大飛機廠探盤洽購巨型直升機。中共所感興趣的是可載四十人以上的直升運輸機，定購數量可能多達數百架。以目前大陸的交通運輸情況來看，絕無必要耗費大量外滙去加強民用航空的直升機運輸力量，最合理的推測是這批運輸機將用於充實邊防軍的力量。在中蘇邊界的尖銳對峙中，蘇聯處於明顯的軍事優勢。這不是說中共一定打不過蘇聯，如果雙方爆發大規模戰爭的話，當然是俄軍侵犯中國大陸，而絕不可能是中共軍隊主攻。當戰爭爆發之後，俄軍是否有力應付中共的「人民戰爭」，是誰也無法預見。在戰爭尚未爆發的今天，則可清楚看到蘇聯在邊界對峙中佔有明顯的軍事優勢，主要原因是俄軍的機動能力遠遠凌駕於中共軍隊之上。俄軍可隨時集結力量攻擊中共防守力較弱之點，而中共則沒有足夠的機動力量隨時馳援被攻地點。此所以中共急於向西方購買巨型直升機，以加強邊界守軍的機動力。

主力部隊距北平僅三百哩

過去三年間，俄軍挑撥的目標指向黑龍江邊界及新疆邊界，最近幾個月來，俄軍大量集結於外蒙古，主力部隊距北平僅三百英哩之遙，這顯示一旦爆發戰爭的話，俄軍將採取閃電戰方式直撲北平，而避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

駐北平的法國記者Alain Bouc最近訪問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時發出的一篇報導稱：最近半個月來，在外蒙古境內的鐵路與公路幹線上皆可看到俄軍調動。駐在外蒙境內的俄軍已激增至三十五萬人，並新建了五個地下飛彈發射站，可以把短程的戰術性核子飛彈射抵北平。

蘇聯過去在中蘇邊界的軍事部署，被許多人認爲只是一種恫嚇姿態。但現在大概只有傻瓜才相信蘇聯的目的僅在恫嚇。蘇聯現正遭遇糧荒，經濟局勢異常嚴重，而仍不惜興師動眾向距離北平最近的邊界地區集結軍隊，如果蘇聯不打算大打一場而僅是旨在恫嚇，則根本不可能在自己內部局勢最困難的時候採取如此成本浩大的軍事部署。中共也有鑒於此而急於要加強邊防機動力量。

中蒙邊界的聯合演習

倫敦「每日電訊報」駐北平記者又報導蘇聯操縱下的華沙公約部隊正在中蒙邊界舉行聯合演習，一如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挾持華沙公約部隊進侵捷克前夕所舉行的演習中，蘇聯軍機曾多次越過邊界而飛入中國領空，該處的領空距離北平僅三百哩。噴射戰鬪機只需半小時就能飛到「人民大會堂」樓頂。

還有一項已被許多駐在北平的外國記者注意到的事實，是中共兩名掌握軍權的最高級軍人近來未在北平露面，他們很可能已赴「前線」進行軍事部署。這兩人是粟裕與張才千。粟裕是副國防部長，張才千是副總參謀長。自兩年前林彪與黃永勝垮台後，中共至今沒有任命新的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而由粟裕和張才千分別掌管國防部與總參謀部。

蘇聯以「正統」自居

華沙公約部隊之出現於中蘇邊界，不自今日始。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華沙公約各國的空軍部隊即經常輪流在黑龍江邊界進行巡邏飛行。東歐軍隊被召介入中蘇共紛爭，並不是因爲蘇聯兵力不足而需依賴這些小嘍囉的支持，而是蘇聯企圖以「正統」自居，表示與中共的爭執並非兩國之間的紛爭，而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抗離經叛道的中共。但華沙公約組織之地面部隊開入中蘇邊界，則以此爲第一次。這也顯示了中蘇邊界的局勢已比過去任何時期更爲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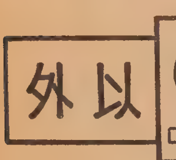
據最新的報導說，已有兩個東德裝甲師及一個捷克機械化步兵師開入外蒙古東南部與共產中國接壤之邊界地區，而在黑龍江以北地區則有波蘭和保加利亞的兩個空軍大隊，另外在西伯利亞大鐵道的東段有一批匈牙利工兵。

蘇聯在整個中蘇邊界駐有足額的陸軍四十五個師（每師一萬人），另有四個師兵員不足，但有師部番號，可隨時擴充爲正規師。其中三十五個師駐在外蒙古，加上三師東歐軍，在外蒙共有三十八萬陸軍，蘇聯的戰畧顯然是在直搗北平。

中共挑撥日蘇惡感

布里茲尼夫訪美所顯現的美蘇親善，證明中共對美蘇關係的挑撥徒勞無功，現在，日蘇關係的發展也顯示中共的挑撥一無所成。去年底中共曾向日本提出一項「保證」，謂如果蘇聯艦隊構成對日本的威脅，則中共願立即以行動支援日本。事實上，蘇聯艦隊近一年來在西太平洋加強活動，並非以日本爲目標，而只是旨在構成對中共的包圍圈，中共明知這種事實，卻偏要把蘇聯艦隊的活動說成是對日本的威脅，目的純爲挑撥離間。

中共爲挑撥日蘇關係而採取的另一項手段，是聲稱支持日本向蘇聯索還「北方領土」。



所謂北方領土，是指庫頁島與北海道之間的四個小島，宗主權原屬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之後被蘇聯佔領迄今。今年初，日本數個親中共的激進團體曾示威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北方領土，因此一度成爲改善日蘇關係的一大障碍。

李約瑟·為學·人

柳以青



香港「大公報」翻譯了「東方月刊」今年第二期由李約瑟（Joseph Needham）所發表的一篇演講，題目是：「八年後重訪中國」。

對李約瑟我知道的有限，雖然我讀過他一部份「中國科技史」，看過很多篇談論和訪問他的文章，以及在很多的學術界人士中，口頭上或筆底下出現過他的名字。然而，我承認，我對他的認識仍是有限的，特別是他那淵博的學問——對中國和世界的。但是，我也並不躡於他的博學，就會在任何他所談過、說過或寫過的話中，必然給予肯定；同時，就是我對他由於佩服之情，也不會就把他所說的話，不再以理智和事實為根據，只在佩服之情上來肯定或否定。

不同的意見，不必作成對一個人全盤的否定，同樣，相同的意見，也不必作成對一個人全盤的肯定。

接觸「人」的為學態度

在讀完了「大公報」所翻譯的「八年後重訪中國」一文之後，有幾點我是與李約瑟的觀點不同的。我想一一地披露出來。

首先，我要談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也是李約瑟為學的最大的成功處，那就是他所接觸的人的問題。

根據華谷月對他的訪問，問他如何開始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他說：

「我最先本是科學工作者，也就是從事實際科學研究的生物化學家，一直在劍橋大學。然後有一些中國朋友來了，他們在劍橋的實驗室工作，我和他們成為好友，當時我正學習中文，我讀中文成為一種嗜好，一種娛樂，並不是為了有什麼重要的應用。……但我一直在讀、在寫，特別是文言文，經常接觸和書寫，就是這樣子了。然而，我對科學史開始就有興趣，……又遇到一個人，他使我對中國思想和科學的歷史產生了很大的注意，以後，我又遇到了好機會，能到中國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參加了附屬於英國外交部聯絡司的『中英科學合作館』，在技術和工程上協助中國工業發展，……同時，我因此就有了許多機會，認識中國的學者和科學家，他們對中國文化史中的科學部份有興趣，在許多方面受了他們的觸發。就這樣，我就着手收集書籍了。……」（見明報月刊七十一期，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號，華谷月「望道便驚天地寬」——李約瑟博士訪問記）

在同期的明報月刊華谷月在「李約瑟博士的為學與為人」文中，特別對李約瑟所接觸的「人」上，寫了一段比較詳盡的介紹。開始華谷月先生有一段話說：「中國人說『學問』『學問』，『不恥下問』，除了讀和看之外，還有談論、請教、諮詢，李先生在這一點上也最能貫澈的。『問』與『談』都得接觸『人』，我們現在就談談李博士接觸了一些什麼人，特別是中國學者，這是促成他研究中國科技的成功之一。

也就是為此，李約瑟在這「八年後重訪中國」演講一開始，就表達了他為學的一貫作風：

「今年我再訪問了中國，逗留了兩個月，這是八年以來第一次。八年的時間很長，使一個人的經驗跟時代脫節了。……若不是每隔不久就走到中國人民羣眾中去，接受他們的啓發，我是沒有辦法把書繼續寫下去的。我說『人民』而不用『羣眾』這個詞，因為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我的語言也跟他們不同；儘管用詞不同，涵義卻常常是一致的。我深切地覺得，回到中國人民中間去接受他們啓發是必須的。否則寫一本像『中國的科學與文明』這樣的書便會味同嚼蠟。寫成的書也好像完全是從圖書館的書中炮製出來似的，和現實毫無關連。一個人用這樣的方式去工作是容易犯嚴重的錯誤的。」

在大陸見到什麼人？

我贊成李約瑟博士的從中國「人」來了解中國「文化」。因此，在他說了要到「中國人民」中去了解的話，這也是一個他一貫實行的好方法。

然而，使我失望的是：他在大陸兩個月工夫，根本沒有接觸到「人」——「中國人」。

我這一肯定，很可能，李約瑟博士說我有偏見，甚或愛戴李博士的人士們，也認為我是故意亂說的。然而，我可以坦白的告訴李博士和所有愛戴他的人們，我不但沒有任何偏見，同時，更不敢亂說，起碼在我詳細地閱讀了李約瑟這篇由香港「大公報」所翻譯出來的文章為根據。至於，李博士本人私下有沒有和他所熟悉的人談到過「人」的問題，我無從知道，可是，就事論事，李約瑟這篇演講，依據「大公報」所刊出的內容，確實沒有「人」的接觸。

假如，李約瑟博士仍然貫澈他那為學的態度，以接觸「人」為其進行研究的成功條件之一的話，那麼，在這篇演講裏，因為他沒有接觸到人，起碼，以他的為學態度上來說，卻是失敗的。

在「八年後重訪中國」冗長演詞的中譯裏（分別刊登於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和十二日），他談到所接觸的「人」中，比較具體的只有兩段而已。這裏所謂的「具體」，只是比較而言。

不久便全在一個房間裏躲起來一個多小時，好好的把各種問題討論：為什麼某件事情會弄得不妥當呢？爲什麼他們不更有耐心地欵待某位惹人討厭的外國人，爲他調製那杯他非常渴望的特殊飲料呢？也許下次做某樣事情應該採取某種方法，這樣將來會準備得更好等等。管理一間旅店，會有無數這樣繁瑣的問題發生。他們沒有人坐在辦公室裏發號施令。」

第二處是：「今天無論在中國的什麼地方都有一個革命委員會，由當地的工、農、兵、知識分子和組織人員共同組成。我發現這些革委會的主任和副主任——通常由他們領導討論——都是非常出眾的人材，任何人都會對他們的領導心悅誠服。每當我遇到一個優秀的勞工領袖，我一眼便可以把他辨認出來，因爲我一生致力於勞工運動而且任職於劍橋行業理事會多年了，所以我想我能夠衡量這些人的斤両。」

第三處是：「今天在北京城下有一里又一里的地下防空壕，就是這些古人做防衛工事的磚石建成的。我對這件事興趣極大。因爲上一次大戰我們在英國有過被轟炸的經驗，所以和地下防空壕的建築工人、組織人員談話，是十分有意思的。我們實在談得津津有味。我知道會有人爲失去這些美麗的城牆而惋惜（這種惋惜之情是合理的），因此我得趕快補充說：一些美侖美奐的城門仍然給保留下來，兩面還有城牆連接起來。……我也應該指出，左鄰右里，每人都來參加挖掘防空壕的工作，這在中國已是十分慣見的事，並不需要特別去僱用一班人來工作。當然他們有專家從旁指示；他們工作認眞，你甚至可以說，眨眼之間工作便完成了。」

從上面的三處文字中，表面上李約瑟博士似乎是接觸到了人，但是，仔細地從字裏行間分析的話，卻又發現不到人。起碼，我對李約瑟的爲學要在接觸人的方法，感到特別遺憾的。

在第一處的內容裏，相信李博士絕對沒有參加到大旅店工作人員的「問題討論」會。因此，李博士所想出來討論的問題，恐怕是憑空臆測的——這種種的臆測，李博士似乎只從好的方面尋思，這是他的自由，不過，我卻覺得「那些員工們每隔不久便全在一個房間裏躲起來一個多小時，好好的把各種問題討論」，其實是對旅店員工們的一種嚴格的控制，深怕他們在與外國旅客或觀光者之間，有過什麼秘密（其實是說事實）的談話，而把大陸人民親身內心的眞實感受透露出一丁一點。相信李博士心裏一定有這些懷疑與問題，只不過公開出來的只是屬於另一方面的。

在第二處的內容上，李博士似乎見到了不少的革委會的主任和副主任。並且由於李博士對工會運動的經驗，一眼就看出了誰是勞工領袖了，所以他是「非常出眾的人材」，可是，李博士說：「任何人都會對他們的領導心悅誠服」，這「心悅誠服」李博士所用的「斤両」似乎大重了。原因是，李博士從來沒有機會深入到大陸人民心裏的內在世界去了觀和體察，就下了斷語。這斷語卻害苦了很多的大陸中國人。也許李博士是無意的，也許李博士所見到的只是一

……同樣，在第三處的內容裏，有關挖防空壕的情形，他說：「左鄰右里，每人都來參加挖掘防空壕的工作。」爲什麼呢？李約瑟的解釋又只向好的方面，不需要特別去僱用一班人來工作。」爲什麼呢？李約瑟的解釋又只向好的方面，可是，李博士所忽畧的是一個實質的問題——那就是中共如何控制大陸人民的方法問題：思想控制、糧食關係和戶口關係。

有關思想控制方面，我需要寫另一專題來與李約瑟博士商榷，這裏暫時按下不表。至於糧食與戶口關係，我可以引用從大陸逃出來的中國青年的形容，加以解釋：「共匪在『糧食關係』方面，則採『定區』、『定點』、『定量』的控制人民的飢飽。大陸人民只能在本地區、本街道，按『工種定量』購糧。……『戶口關係』，就是控制人民居住的自由，大陸人民除非上級調工作，是不可以自由搬家的。」（見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中央日報劉本炎「反共義士談大陸慘狀」一文）

假如李博士能夠把糧食與戶口關係的控制，加在他所看到的情況和接觸的「人」中，相信或更能了解得眞實。然而，李博士就沒有這種機會，眞的接觸到「人」——具體的人，相信他會覺得遺憾的。

李約瑟也落到俗套中了

由於他無法眞的看到「人」，於是，他的整篇演詞裏都是在談「人」的集體，「人」的形化了。這些，已經不是什麼心得和新奇的東西了，從中共對外的宣傳裏都是這些東西。另外，太多的外國學人們，都是在這方面表達了意見。不信的話，我可以隨便舉出幾句來：

「從這個國家的八億人民身上，還使人感染到一股熱可灼人的巨大精神力量。」「爲人民服務這句到處可以看到的口號，……換句話說，就是『做一個爲別人的人——抱着爲別人服務的精神做你所做的任何事情』。」等等。所不同的是，李約瑟很欣賞大陸對毛澤東的崇拜：

「我自己在對右派和極左派的政策作相當詳細的研究以後發現（這個發現令我自己也覺得詫異）我對那些音樂會、歌曲、芭蕾舞劇等等表演反覆再三顯示出來的對毛主席的熱情歌頌，絲毫沒有感到不妥，煩擾和不同意的地方。很多西方人士極之厭惡所謂『個人崇拜』。我的意見是這樣：當你好好的觀察過右派的立場，也好好觀察過極左派的立場，你會發現所有曾經而且仍然支持毛主席的『中道』的一切，都是絕對正確的；我完全不覺得這種歌頌令我煩惱不安。我想這種對毛主席的熱愛是完全可以了解的。」

李博士似乎是以「毛主席」爲「中道」了。毛澤東是不是「中道」，不是任何人一句話可以肯定或否定的，無論說這話的人是誰，最主要的是從毛澤東的歷史和中共歷史上去找吧！

下次，再談李約瑟博士的「八年後重訪中國」其他的問題。



大千世界鬧劇連台

岳騫

二次大戰之後，世界科學的進步，二十年的成就要超越過去的五千年。可能是由於有智慧的人都去從事科學研究，留下一批近似白癡的人去搞政治，所以在政治方面的表現，充份顯示出一般政治家的低能與無知。

自從大戰結束以來，西方及中東，中南美所倔起的政治人物，比較高明的是已故德國總理阿登納及已故意大利總理加斯貝里，勉強再加一個可以算上日本的吉田茂，但是三人比起羅斯福與邱吉爾已有歷史

但自從這三人死後，整個世界，再也沒有可與三人相比的政治人物了。但西方國家的政治家雖然低能，畢竟是人民投票選出的，尚不致低於水準過多，只中東、非洲及亞洲一些落後國，有的繼承皇位，有的靠政變登台，自從埃及的納薩趕走法魯克掌握了埃及政權之後，中東及非洲國家的執政者，多數是循此路線爬上政治巔峯。有些國家領袖雖然是靠政變登台，但其本身原居高位，如過去的巴基斯坦總統阿里汗，政變前已是陸軍總司令，又如剛政變的阿富汗首腦達德，以前曾任首相，這類人對政治較有了解，爲人也比較老練，登台後不論其所施行政策如何，但尚不致於鬧出笑話。只有一些國家由中下級軍官發動政變，其本身最多是少將，甚至有些只是少校，如已被殺的伊拉克叛變首領卡山，叛變時只是少將旅長，叛變時竟然把國王首相一齊殺光，執政幾年，險事屢出，最後還是被手下捉住處死。再如納薩，政變時官居中校，不過，他比較聰明，臨時架出納吉布將軍爲領袖，又保留帝制，以法魯克襁褓之子爲王，逐漸改變現狀，取得政權，所以當政後雖然鹵莽滅裂，但處理國事尚未鬧出笑話，比較起來最不堪的要算是利比亞現在的「強人」卡達菲，其胡鬧程度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茲畧作介紹供讀者諸公一笑。

一、超齡童子軍——卡達菲

利比亞現在執政者卡達菲，三年前政變奪得政權時只有二十八歲，二十八歲實在說不是太小的年紀，唐太宗十八歲起兵，二十九歲即帝位，爲中國歷史上最英明的賢君。康熙皇帝平三藩之亂時，還沒有二十八歲，已經能隻手扭轉乾坤。但卡達非結合一羣軍官，趕走利比亞老王取得政權後，無論對內對外的舉措，無一件不幼稚透頂，因此，獲得阿拉伯世界公送的諢號——超齡童子軍。

以童子軍而擔當國政，其政績可想而知，偏偏這位超齡童子軍又不安於目前現狀，竟想繼承納薩「偉業」爲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因此，笑話更多，最近武鬧出一件外交上空前未聞的笑話。

事情之發生——起源於卡達非要求埃及同利比亞合併，最初還有敍利亞在內，理由是集中力量對付以色列。這事如果納薩在世，他是如何處理尙不得而知，但現任埃及總統沙達，政治手腕旣低，又處於內憂外患交相煎迫情狀下，也許以爲能合併了比埃及本土還大的利比亞，對埃及人未始不可起刺激作用，以穩定國內情形。就當三國領袖簽署了合併協定之後，敍利亞突然退出。敍利亞爲何退出，並未說明原因，推測不外兩點，一是受到蘇聯壓力，因爲蘇聯已把敍利亞、伊拉克列入勢力範圍，自不願敍利亞併入埃及，另一個原因也許是敍利亞總統阿沙德感到無法與「超齡童子軍」共處，不如早日退出，於是就剩了埃利兩國合併了。

若就表面情形看，埃及與利比亞合併，實在利莫大焉，因爲埃及人口超過三千萬，利比亞人口不到兩百萬，埃及人超過利比亞人十五倍有多，兩國眞的併成一個國家，人民可以自由遷徙居住，可以通婚，相信不到二十年就沒有利比亞人，再從經濟方面着眼，埃及本身原不能自給，自從六日戰爭發生，蘇彝士運河斷航，收入大減，久臨破產之境，皆仗蘇聯及阿拉伯出產石油國家（包括利比亞在內），予以援助，而利比亞是非洲最新發現石油豐產國家，每年從石油獲得收益，超過美金二十億，一旦合併成功，這筆開支也就屬埃及所有，對埃及困窘經濟，自是一大補助。

但世間事就是微妙得很，在埃利合併協定簽字之後，沙達突然發現超齡童子軍來意不善，想以小吃大，正如孫猴子鑽進牛魔王肚裏，緊緊拉住牛魔王的心肝五臟，牛魔王雖是龐然大物，也只有俯首聽宰割。因此，沙達對於合併的事，卻一直推拖不肯實行。

這以來「超齡童子軍」急了，屢次催促無效，最近居然異想天開，組織了幾萬利比亞人向開羅進軍，手持許多人用鮮血寫成的書，要求沙達總統立時合併利比亞。

這一種請願方式破了世界紀錄，雖然像日併朝鮮，也通過少數鮮奸，向日本請願，請求日本合併朝鮮，但是誰都明白，那是日本人自己導演的把戲，只有這次利比亞人要求埃及合併利比亞，倒確實出於利比亞人自動，而且出動了三萬人，規模之大，更是空前，對埃及來說，應該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

但更妙的是埃及總統沙達及埃及政府高級官員聞訊大驚，恍如當年得到英法聯軍進攻蘇彝士運河時，有大禍臨頭之感，沙達當時致電卡達非，請他千萬下令禁止利比亞人赴開羅，並且以警告口氣說是危險的事，但「超齡童子軍」卻不管這些，委之爲民意，無法勸阻，於是三萬利比亞人，決定經過一千五百里路長途趕去埃及請願。

埃及當局聽說利比亞請願團已經出發，阻止不及，唯一辦法只有使這批人不到開羅，免得引起意外大亂，沙達只得派出埃及唯一執政黨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的負責人，趕去距離利比亞邊境一百二十里的馬特魯，阻止利比亞人再前進，經過三日談判，結果一小部份利比亞人獲准去開羅遞血書，大部份又轉回利比亞，結束了這場鬧劇。

「超齡童子軍」此舉，在外交史上開了新紀元，一個國家的人民以血書請外國合併，而且確實是民意，雖然所謂民意是鼓動起來，但是並不勉強，這種行動史無前例。而埃及竟然不敢接受利比亞人的善意，三千多萬人的大國，被一個不到兩百萬人的小國整個毫無辦法，也是古今所未有。

二、日本刼機事件

另一件事幾乎與「超齡童子軍」進軍開羅同時，幾名日本人同阿拉伯人，刼持了一架由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飛的珍寶機七四七號，飛往阿拉伯酋長聯合共和國的首都都靈，截到執筆時爲止，此機仍在都靈，究竟何去何從，目前尙未可知。

此次刼機事件的目的是要求以色列當局釋放十四個月前在以色列機場開槍殺人而被捕判處無期徒刑的岡本。

像這種刼機作人質，以達到另外目的事，近幾年來已叢出不窮，不勝枚舉。不過，這次奇特處，是機上乘客沒有一個以色列人，其中除去幾名阿拉伯人，全數是日本人，刼機者也是日本人，飛機是日本航空公司飛機，竟然威脅以色列釋放在獄服刑的日本人，這種怪事，眞不知是那一位高手設計的，是不是出於「超齡童子軍」之手，不得而知，但無論是誰，其人智慧與超齡童子軍總在伯仲之間。

晉代石崇以豪奢出名，宴客時以美人敬酒，如客不飲，即斬美人以殉，王導、王敦兄弟赴宴，王導本不能飲酒，亦不得不勉強乾數杯，獨王敦堅持不飲，一連殺數美人，王敦神色不變，王導勸其少飲數杯，救人性命要緊，王敦說：「他殺自家人，干我們什麼事。」這段故事頗可以贈與這次刼機的設計者。

以色列政府已聲明對此事不理，絕不受威脅，以色列當然不理，因爲這完全不關以色列事，如果飛機是以色列的，則猶太人愛財，尙可以爲了一架珍寶機而釋放一名囚犯，若是其中有以色列人，不怕只有一個人，以色列人口少，也許會考慮一換一，再退一萬步說，如果其中有美國大員或大亨，以色列不敢得罪財東，也許會考慮釋放岡本。現在完全不關以色列的事，不必說以色列的政策一向強硬，就是換了任何一個國家，也是沒有受這種威脅之理。

這場鬧劇如何收場，目前尙不得而知，但可以斷言無論刼機者乖乖離機他去，或是把珍寶機炸毀，皆與岡本無關，岡本乃然在特拉維夫以色列監獄度過其漫長無盡的終生牢獄生涯。

由這兩場鬧劇，可以看出世界文明之進展，並不是齊頭並進，科學愈進步，政治人物反而更加退步，而世界上的治亂，並不決定於科學家，正如美國雖然登陸月球多次，但無補於美國國內的紛亂。日本人的品格如何且不論，但日本總是一個先進國家，不但科學，即國民知識水準之高，亦非一般阿拉伯國家可及，但日本人所作出的事，皆屬害人害己，這次在都靈機場演出的一幕，未能害人卻專門害己，循此路線發展下去，人類的悲劇恐正方與未艾，筆者談到這兩齣鬧劇，雖然有些開玩笑的心情，但仔細想想，卻也不寒而慄。

評查良鏞在台「三所」謬論

兆華



台灣國府為了對抗中共的統戰，近來一改已往作風，分別邀請海外工商業家、新聞界和文化人上回國觀光。其意本來甚好，起碼能聯繫和爭取各方面人上。但最重要還是經得起觀察，即使一向看不起國府而言論上暗擁中共的，也照樣邀請。因此「明報」的查良鏞，也獲得上賓式招待一訪台灣。

老查在報紙上的言論，一向確受人非議（當然包括筆者在內）。細思其為文的出發點，說書生論政固可，說靠攏毛朝亦可，然兩者當必其一。如屬後者，當然是披着中立外衣而作有的放矢。五七年暴亂時，左報駡其報為漢奸報，其人為民族敗類，現在他可能已變被統戰分子了。如屬前者，則他或有謀求國家富強的心，可惜理論不能結合實際，自覺左右不能投其所好，進而不滿現實，因之胡亂構思。他覺得前後兩個政權均不理想，前者失敗了，它明顯有着失敗的因素；後者成功了，但仍困難重重。他希圖它能改變一下，乃常作教士之影響魔鬼狀，豈知魔鬼有魔鬼的一套，牠怎會受你查良鏞的影響？老查太不度德量力了。然而終於進入迷惑，歸根結底，他實在依然未能悟出我國前賢的眞理，這個眞理，就是他會談到的「大是大非」。

以下是老查「三所」中屬於歪論的各節，引申之下即予事實比較駁斥之：

叫人不必再革命

五、六兩節「……我感覺到，台北的領導人很明顯的認識到自己和中共力量之間不成比例，形勢十分不利，他們以前當然早也認識到了的，但嘴裏不肯承認，心裏念念不忘於重新奪回大陸的政權，現在的情形變了，說是根本的改變，恐怕也不為過……」，「……然而台北的當權派不再寄望於回大陸去統治全中國，只是力求將台灣一省治理得很好，這種改變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那表示他們採取了現實的觀點。……」「……我以為更現實一些還要好，其實根本不必再提反攻大陸，作為一個政治家，如果有機會施惠於全人類，能對全國人民有重大貢獻，當然極好，如果……」。

這兩節是叫台灣國府於敵強我弱底下，不必再談反攻大陸，談也不切實際，如能將台灣治理得好，也算盡了責任。徒然宣傳反攻大陸，摧毀中共政權，只是自欺欺人，並斷定國府當局現在也作這樣打算。這是老查全文最荒謬的歪論，他自以為是叫人不必再革命；他抹煞國家興亡「道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的歷史規律，甚至違背「小國可以戰勝大國，弱國可以戰勝強國」，他的紅太陽「毛澤東思想」，全不顧念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七億大陸同胞，他也不顧念慘被摧殘的悠久中國文化和倫理傳統，同是中國人，我們為什麼只求一千五百萬人好，而不求七億人同樣好，老查的心是可誅的。

分不清大是大非

十一、十二兩節：「……我個人的看法並不完全相同，我覺得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而好壞的標準是：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但台灣當局顯然在觀念上是接受了現代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宣稱要在民主自由上勝過中共，中共一直攻擊國民黨政府獨裁，不民主，剝奪人民的自由，可見「民主自由是好的」這個觀念，雙方並無多大歧異，雙方的「是非」相同，不過中共認為他們實行的才是眞民主，眞自由而已！」

老查這節頭幾句說話不對，但後兩句是對的，看來自相矛盾，「大是大非」原本就是好壞問題。這好壞當然不能從名詞上看，政治上最重要是行的表現，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當然就是好，也就是「大是」，反之必壞，也就是「大非」。

中共統治大陸廿多年，七億人民過的是什麼生活，居住香港的人個個曉得，難道老查聾且盲嗎？它既不能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不是「大非」使然嗎？

談到民主與自由，台灣國府當然未達到歐美的標準，但台灣現在是什麼處境，怎能學足沒有戰爭影響的歐美。何況我們中國人，自有其民族傳統與生活方式，亦無須事事追隨歐美。至於中共說他們才是眞民主，眞自由，那簡直是笑話。莫說中共沒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示威的自由；就是讀書、就業、居住、旅行、夫妻共同生活等也得不到自由。更甚的有時連不說話的自由也沒有（開會不發言認為沉默的抗拒），這種種老查你是應該心知肚明的，拿來比較作什麼？

醜化台灣不民主

十三、十四、十五三節：「台灣作為一個民主自由的政體，顯然有許多大大不足的地方……」，「……台灣省議員，縣市長等等選舉……具體情況我不知道，但要說絕對公正，國民黨完全沒有運用當權派的地位而加以操縱，我也不大相信……」，「……台灣的報紙以前不能參加「國際新聞協會」，後來幾經努力，始得獲准，但前年在芬蘭開會時，為了菲律賓于長城、于長庚兄弟事件，台灣是否有新聞自由一事，又受到嚴重挑戰，大會要求台灣分會暫停活動……。」

這幾節完全醜詆台灣國府不是自由民主政體，各級選舉要受國民黨操縱，新聞，人身沒有自由，起碼雖有也並不充分等等。我前面曾經說過，台灣目前是什麼處境，焉能以西方國家和香港標準來衡量。但比之大陸中共的極權政治，人民沒有半點自

由，選舉員全由黨指定候選人，比如從前選舉廣東省長，候選人只有葉劍英一人，於是選票百分之百選葉劍英，再無一票選李章達。新聞，人身自由怎樣呢？發佈新聞通訊全由共黨操縱，報紙全由國家經營，關殺記者一次竟達十七人之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廣東人民法院處決香港各報留穗記者趙非、葉雲笙等六人，判處五至十五年徒刑的有溫其聰、歐陽少泉等十一人，合共十七人），以上種種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老查又如何比較與解釋？

所謂「民主空氣」

十七節：「我曾和台北的一位領導談到台灣的民主空氣，談到雷震、李敖，台灣大學的年青教授與學生……。」

這節老查是談所謂「民主空氣」，說台灣當局任意將很多知名人士逮捕，其實他們都是眾所周知的犯了惡毒攻擊政府，而且達到危害國家安全程度。何況雷震事件早已了結釋放，李敖和一些年青教授與學生，警備司法當局，處理也特別寬大。此外「台大」師生用錄音常偷錄中共廣播，也只是沒收錄音帶，而把全部人釋放。此等事如在中共大陸，雷震等十個也遭遍死，高級知識分子而偷錄敵人播音，爲首的難逃公審槍決命運，附從的也非勞改十年不可，老查爲何不以此而作比較，反作其大驚小怪狀呢？

大陸能「自由來去嗎」？

十八節：「……然而如果有人不願意住在台灣，即使他信仰共產主義而要去大陸居住，我以爲儘可讓他自由離去，對台灣並沒有什麼損失，如果他離去後要講台北政府的壞話，也讓他講好了……。」

這節是談台灣仍然管制出入口，其實在台灣如辦正手續出口，絕無聽到有不准的，除非是公職人員或因案被監視的人物。但大陸根本禁止人民出口，卽使普通農民工人，甚至家庭婦女，申請數年也不獲批准，更由於極權苛政，生活艱難，人民只好天天冒死逃來香港，幾曾聽到有台灣人偷渡來港呢？兩方面來人之講好講壞，在香港人的心目中更用不着比較了。

替中共塗脂抹粉

廿五節：「……中共的所作所爲，也不是如國民黨所說的那麽一無是處，至少，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有了很多令人讚賞的改變……」，「……大陸的人民並非個個反對共產黨、大陸的窮人雖然所享受的自由並不多，但他們本來就沒有多大自由，雖然生活水準並不怎麽高，但他們以前是處於餓死的邊緣……。」

這節老查用平淡語調，實際是大力替中共塗脂抹粉，大陸上的新貴和同路人，當然不反對共產黨，但這數目是極其少數。七億同胞有六億五千萬過得不好，他們反對共產黨嗎？若說大陸的窮人本來就沒有多大自由，這是說從前全操在官僚與富人的掌握，實是拾共產黨的餘唾，起碼不至如現在之讀書就業聽從分配，鄉村出城市也要獲得批准吧！至於說他們以前是處於「餓死邊緣」，這「以前」是指何時呢？是指一九五六年大放大鳴時，投共分子羅翼羣所說「廣東農民已到餓死邊緣」，還是指國府統治時呢？無可否認大陸赤化前華北、華中以至華南各地，如遇水、旱、蝗蟲等災害，有時因爲地區廣濶，政府與商民都動員起來了，但因交通和運輸有困難，結果仍不能作全面及時的搶救，因而發生流徙和餓死的現象，但絕不是經常都處於餓死邊緣。餓死邊緣只有共產黨來了之後，才普遍會發生，最初是所謂「窮人大翻身」，他們放棄操作，坐享鬬爭果實，生產自然大大減少，到三面紅旗推行公社化時，農民劏豬牛食穀種，形成全面罷耕現象，這時眞正是餓死邊緣了，雙蒸飯、蔗渣糕、小球藻餅就在這時應運而生，中國歷史何曾有過這樣「美點」，結果人民的水腫、肝炎、胃病、眼疾都源源而來，不是邊緣而是眞正死亡的也達過百萬人，老查對這個慘劇，難道忘得一乾二淨嗎？是傳說的三年自然災害嗎？其實是千眞萬確的人爲災害。

此外中共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有了許多令人讚賞的改變嗎？這讚賞恐怕只有老查一夥而已，笑臉外交嗎？鐵幕稍開嗎？減少神化老毛嗎？這種種都是對外國人對海外僑胞的一種手段，企圖蒙混外國的無知政客，和短視的海外僑胞，尤其是對去國已久的學者們，盡量要其統戰手段爭取。至於共黨的對內政策，根據內地來人的透露，依然絲毫未改變。老查不要以爲江青穿上中唐裙，就大作文章，這樣不是他們騙到你，而是你又在想騙人而已。

大放「和談」空氣

三四節：「……我們報館有一個同事，三月間在美國會遇到傅涇波的女兒，談了很久，傅是美國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機要秘書，當年司徒調解國共內戰之時，傅涇波出了一陣風頭，現在中共呼籲和談，傅涇波又有躍躍欲動之勢，據那位傅小姐說：中共當局曾通過駐外使館，送了兩斤特級吉林老山人參給蔣介石，以資補養，請他保重身體……」，「……我想起了三國時魏國羊祜和吳國陸抗各領大軍隔岸對峙的故事，某次陸抗生病，羊祜送了藥去，陸抗的左右勸他決不可服敵人的藥物，陸抗說：「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服藥之後，果然病就好了，兩人的政治家風度，千古傳爲美談……。」

這節老查大放和談空氣，用心非常惡毒，使人覺得「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而爲讀書人悲，他居然借一件僞造的事實，說中共當局送二斤人參與蔣總統，請他保重身體，又引證三國時魏吳對抗，吳國大將陸抗也服了魏國大將羊祜送來的藥而醫好了病。這是百分之百虛構事實，以期煽動人心。稍爲了解中共作風的人，試問那會有此滑稽故事，毛澤東肯定不會做，周恩來敢做嗎？等而下之的人，誰肯負出賣溫情，私通敵人的責任，若說是黨的政策，但提議的人不怕「國特」、「內奸」、「走資派」等帽子被扣上嗎？這玩笑是開不得的，而且區區二斤人參送給蔣總統，此間有錢人也不覺得是送大禮，不是弄巧反拙的笑話是什麼？其次三國魏吳的時代背景與敵我意識，與現在國共雙方完全不同，卽本質亦大有分別，老查非爲不知，只不過埋沒良心，以遂其瞞騙國人，破壞團結，解瓦人心而已，豈有他哉。

其他各節寫來較模糊稍可，恕不駁斥了。

中共利用佛教

中共宗教事務局的恢復公開活動，顯然是在對日本佛教界進行統戰工作，負責主持此項工作的是趙樸初。這個「日中友好宗教懇談會訪華團」，新華社電訊指明，本是應趙樸初之邀請前往中國大陸進行訪問的。除五月十四日由宗教事務局宴請外，廿二日廖承志又以「中日友好協會」會長身份會見了這個「訪華團」，趙樸初在座，蕭賢法沒有出場。廿二日下午，這個「訪華團」即由趙樸初陪同離開北平前往南京等地參觀訪問，然後回到日本。由此，可見自始至終都是趙樸初唱演的重頭戲。

趙樸初其人其事

趙樸初是安徽人，現已六十多歲。大陸赤化之前，一直是在上海吃「慈善事業」飯的，眞是壞得透頂的傢伙。若要摸淸他的「行狀」，可看「官場現形記」中描繪的那些過去上海的「大善人」。過去當圓瑛和尙主持上海「中國佛教會」時，就在上海淨業社辦公，趙樸初辦「慈善事業」的機構也在淨業社內，所以有很多機會見到圓瑛和尙，並且也與「中國佛教會」同人混得很熟。因此，他對中國佛教界的內情摸得一淸二楚。中共要由控制進而摧殘佛教，趙樸初這套「本錢」就大有用處了。

趙樸初之勾搭上中共，早在一九四六年，馬敍倫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趙樸初就加入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召開「政協」時，趙樸初即由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推薦，以佛教界的代表身份出席「政協首屆全國會議」，並當選爲「全國委員會」委員。隨後即以佛教徒領導人身份，先後訪問過日本、錫蘭、緬甸、印度、柬埔寨、尼泊爾等國，其中以去日本次數最多，數次到日本參加「禁止原子彈大會」一類的國際統戰活動。

這種披着佛教外衣，進行統戰活動，自然要遭到正義之士的痛斥。一九六一年三月趙樸初以中共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代表身份，到印度新德里參加會議。印度政府科學文化部長卡比爾在紀念泰戈爾百年誕辰紀念會上，指斥中共說：「泰戈爾生前熱愛中國，但要是他今天還活着，看到中共在西藏[illegible]，看到中共侵略印度，他一定會遺「破壞中印友誼」。發言之後，趙樸初見到會場形勢不好，就與中共其他代表一同溜出會場。

雖然在印度吃了癟，其實這種事情發生過不少次。趙樸初仍爲中共所重用，因爲佛教中的敗類不多，因此中共非重用他不可。

趙樸初在國外吃癟，但在大陸則恬不知恥地披着佛教徒外衣汚蔑佛教。「文革」前，中共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北平「大公報」上常有他這類文章和詩詞。他的荒謬言論，莫過於一九五七年在「政協二屆」全體會議上的發言。他引用佛經，加以曲解。大意說：「佛經上『無有疲厭爲衆生供給使』，就是替共產黨、人民政府、和人民服務。」他還把血洗、恐怖、饑饉的中國大陸說成是人間淨土。他竟說：「我們讚嘆我們國家在保衛人民事業，肅淸反革命分子運動中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這一切的努力和成就，在佛教徒看來，正是『人間淨土』的逐步實現。」

如此荒謬的言論，是中共所要求一個佛教徒當衆說出來的，即便是一個假冒佛教徒或者是一個佛教叛徒。趙樸初即以此博得中共的信任和重用。「文革」前，他除任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外，還兼下列各職：(1)全國人代會安徽省代表，(2)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兼宗教組副組長（組長爲達浦生），(3)對外友協副會長，(4)中日友協副會長，(5)中緬（甸）友協副會長，(6)中印（度）友協副會長等。

「文革」中，趙樸初雖未受攻擊，但銷聲匿跡。這次出現，他仍以佛教協會負責人身份，可能仍是佛教協會副會長。可能是會長或代會長，因喜饒嘉措已圓寂。

中共佛教協會的由來

佛教協會成立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其成立以前的數年中，大陸佛教經過中共殘酷的摧殘和迫害；把大陸

步。然而佛教的思想不是中共暴力所能消滅的，佛教徒在廣大社會中仍有深厚的潛勢力，並且是世界性的，所以仍舊是重要的統戰對象。中共的徹底消滅佛教，不僅是消滅有形的神像、寺廟和建築物，更要根絕佛教思想，把佛教思想改變成唯物的馬列主義。

陳銘樞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發表一篇「佛教徒當前的任務和願望」文章，發表後曾發動各地佛教徒討論和學習。文章中說：「學佛本無別事，只是追求眞理，……但法久弊生，佛教漸漸成爲糊塗思想。」「坦白的懺悔和承認，佛教徒有多數人已很早變成魔教徒了。」更胡謅八扯說：「唯物哲學處處都是禪機處處有佛說法。如此領會，便可觸機會通，亦切實用，而新佛教必可提前走入康莊大道。」因此要求：「團結佛教界共同革新，在新社會建立新佛教。」

爲了建立「新佛教」，所以要建立佛教協會。這個團體是在共黨中央統戰部直接指揮下的一個工具。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在北平廣濟寺召開一次佛教界人士會議。會上通過一項「中國佛教協會發起書」。共黨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曾對該發起書加以說明。指出：「値此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之際，希望愛國的佛教徒團結起來，繼續劃分敵我界線，與全國人民結成牢固的統一戰線。」

佛教協會在成立時，經過中共的安排，選出了領導人：

名譽會長：達賴喇嘛（一九五九年西藏爆發反共抗暴運動，達賴逃亡印度，迄今仍留居印度大吉嶺。）

班禪額爾德尼

虛雲和尙（一九五五年十月在江西圓寂）

查干葛根（內蒙大喇嘛，業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廿一日圓寂）。

會長：圓瑛和尙（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起患病，三月進入上海宏仁醫院療養。出任佛協會長前的五月十六日病已轉重，九月十九日坐化於寧波）

第一副會長：喜饒嘉措（一九五三年代理會長

一九六二年佛協召開第三屆全國代表會議，人事改選如下：

名與會長：班禪額爾德尼（一九六五年中共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班禪被整肅，他的罪狀，是代表被打倒的反動地主，組織反革命集團，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猖狂活動。從此被軟禁在北平以迄目前。）

會長：喜饒嘉措（一九六五年被整肅，一九六七年圓寂）。

副會長：阿旺嘉措、噶丹赤巴、土登貢嘎、趙樸初、能海、松留、阿嘎牟尼、巨贊、周叔迦、悟古納、嘉木樣。

秘書長：趙樸初。

副秘書長：巨贊、周叔迦、石鳴珂、明眞、正果、逝波、隆蓮。

中共原本用意，想安排幾位有聲望的高僧作爲佛協的領導人，實際上則由喜饒嘉措、趙樸初、巨贊等人掌實權，其中尤以趙樸初最重要，因爲他雖是民主促進會的常務委會，實際上他早已是共黨黨員。

會長一職，中共本擬利用虛雲和尚，虛雲和尚德高望重，海內外一致推重，有極大影響力量。虛雲和尚披緇八十多年中，先後與修大小廟宇數十座。四眾弟子得戒者一萬多人，皈依者十多萬人。一九五一年春，當虛雲和尚在福建乳源雲門寺傳戒時，中共暗中派遣幹部一百餘，包圍雲門寺約三個月。在此期間曾對虛雲和尚廢施毒打，幸佛法保佑，保全生命。當佛協籌備階段，中共通過李濟琛等四次拍電催促虛雲和尚北上。虛雲和尚爲了企圖阻止中共對佛教的迫害，乃於一九五二年九月抵達北平。由於中共拒絕虛雲和尚提出的若干停止迫害佛教的措施，乃堅決不願擔任佛協會長，中共乃將虛雲和尚列爲名譽會長。

會長一職遂落於圓瑛和尚頭上。圓瑛和尚先後任住持國內十大名刹，歷任全國佛教團體主持人，並且多次到南洋各地弘法，收皈依弟子三千多人。一九五三年六月被推舉爲會長時，已疾入膏肓，中共如此安排，只是掩人耳目。

中共早就打算抬出喜饒嘉措，圓瑛和尚圓寂後

統戰活動

李範羣

會長。

喜饒嘉措喇嘛爲青海循化縣藏族人。二十一歲到拉薩研究佛教，五十三歲時爲達賴以「親漢」罪名驅逐離藏。離藏返回青海，駐錫於古雷寺。他在佛教界本無地位。一九五一年「內政部」曾列出十八位有代表性之高僧，其中即無喜饒嘉措。他之所以能由第一副會長而代會長而會長，完全是中共的支配。然在佛教徒的心目中，是沒有地位的。

喜饒嘉措早已不能算是佛教徒了。我們來看看他的表演。一九五七年的鳴放，喜饒嘉措卻極力爲中共辯論。他說中共的「整風」是「過而能改，是謂聖人。」又說：「佛教導我們：『勿揚己之善，勿揚人之過；勿隱己之過；當揚人之善，勿揚人之過；父母有過，恩大故不說』。」（一九五七年八月號「現代佛學」）他把中共看成聖人，當做父母。竟有這等喇嘛。一九五九年四月達賴逃亡印度後，他一方面誘導達賴回到西藏，同時又對毛澤東狂捧，他說：「眞是功德無量，這是中共佛教史上以護法聞名的梁武帝和印度王所無法比擬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廿日「人民日報」）

這樣一個人，中共自然大大加以利用。一九四九年到五〇年，他是西北軍政委員會兼該會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及青海省副主席。一九五三年一月西北軍政委員會改組爲西北行政委員會，喜饒嘉措升任該會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其他職務照舊。一九五四年八月當選爲「全國人代會」青海省代表，同年任全國人代會的民族委員會委員，同年十二月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五年一月當選爲青海省副省長，一九五八年七月連選連任。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中共清算整肅喜饒嘉措，罷免其一切職務。這就是功狗已到烹的時候了。

目前在佛教界進行的統戰活動

佛教協會恢復活動之後，負責人自然是趙樸初

爲號召，來領導這個團體，也已難找出來應用。因爲有的已圓寂，有的已被整肅。如果找不出高僧，則佛教徒萬難有信仰，因此對大陸佛教徒無法進行統戰活動。中共本來不想重興佛教，佛教在大陸被消滅，本是中共的願望。

中共要恢復佛教協會，主要的或者說根本的目的，是在對外進行統戰活動。其目的可分析爲兩點：一是要使自由國家人士相信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各種宗教均可存在並且允許其發展，佛教也是如此。佛教思想深入世界各地，佛教徒遍佈全世界，亞洲地區更是深入、普遍，因此中共要表示特別尊重保護。因爲反對共產黨的破壞宗教信仰自由是反共的一個主要原因。中共的目的，是要通過統戰活動，破除這種反共思想。中共的另一個目的，是要向海外，特別是亞洲地區的佛教徒，特別是佛教團體進行統戰活動。一方面是增加中共的外圍力量，在自由國家更多爲中共搖旗吶喊的羣眾。這些赤色教徒根本不信仰教義，是唯利是圖的小人，中共可以納爲外圍幹部，進一步進行滲透顛覆活動。

目前中共的恢復佛教活動，主要的既然在對外，因此，中共不能不做點門面工作，來欺騙到大陸訪問者使之造成錯誤印象。這些門面工作已在進行，我們可舉最近來自大陸的兩條消息。

㈠廣州市原有寺廟神像等，「文革」時爲「紅衛兵」破壞無遺。去年五月間中共爲爭取自由世界外國人士觀光，先後開始重建。如廣州市河南之大佛寺，已照原來形狀重建。又如佛山市的祖廟，「文革」中亦遭破壞，現亦重新修建完成，恢復原來面貌。

㈡廣州六榕寺近已重修開放。該寺主持人已奉命招收五十名青年充當和尚。其條件是自願，並接受佛門清規教條。規定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及其他政治課程。如有外賓到訪，必須列出儀隊並善於招待。

這些事情都是做給外國人看，目的是要造成國際間的錯覺。不要看做是中共對宗教（佛教在內）的基本政策、措施有所改變，從此佛教徒有苟存的機會，佛教有重光的時刻。（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從農業看中共

待旦

「林彪事件」後中共的內外政策的確起了相當大的變化，最突出的自然是外交路線的轉變。不但放棄了一貫堅持的強硬的「反帝反修」外交路線，與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勾搭，而且不惜放棄原則，在美國尚未撤回駐台北大使的情況下，允許美國在北平設立外交聯絡處，實際上等於承認兩國中國的事實，可以說中共在原來的立場上作出一再的退讓了。

對內政策的重大變化，則是集中表現在「解放幹部」的問題上，近一年來獲「解放」的「牛鬼蛇神」之多，的確出人意表，甚至連「走資派」第二號頭目鄧小平也「解放」出來。再加上最近出版了幾本文藝書籍，「解放」了茅盾、巴金等幾位老作家。使不少人見「變」心喜，以爲中共已經徹底放棄了以毛澤東思想形式出現的共產主義教條，走上較爲現實的「修正主義道路」。前幾天江青接見美國體育代表隊時穿上「中庸」裙，更加加強了這些人的想法。以爲江青都「修正」了，何況其他人乎？

然而，中共到底是否眞的「修正」了呢？問題似乎並非如此簡單。我們不能閉起眼睛說瞎話，硬說中共一成不變。可以肯定，目前這種變化，距離眞正的「修正主義」道路，還十分遙遠。因爲「解放幹部」和外交政策的變化，只是一種權變，並未因此而改變中共的社會制度。「修正主義」的精髓，其一是宣佈馬列主義過時，其二是放棄階級專政，實現全黨和全民國家。其三是增加社會福利，改善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可是這三點中共都還沒有沾邊，關於這些問題，從中共的農村政策來看尤爲明顯。

中共去年農業失收

一九七二年由於天災人禍，中共農村普遍減產，「中國建設」月刊在其最新的一期說道：「一般來說農業生產量仍然不高，機械化的水平很低，農業仍沒有充分能力以對抗自然災害。」

「它強調：由農村供應的穀物或原料仍不足支援輕重工業的發展。

「該文又說：要爲工業建設提供資金和原料，必須『大大促進』農業，去年，由於氣候不佳，中共農作物的收成低跌了百分之十。當國家需要購買工廠及儀器時，卻須撥出大量現金向外國購買。」

由於農業失收，一九七三年以來中共非常注重抓農業生產。今年三月「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認眞總結經驗，加速農業發展」的重要論文。這篇文章一再強調農業的重要性，批判輕視農業生產的思想。它說：「『以農業爲基礎，工業爲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我們也必須從這樣一個全局出發，牢固樹立全局觀點，才能正確處理和自覺執行這個方針。我們有的同志在具體工作中，對農、輕、重的關係有時處理不當，往往同對這一方針的政治意義理解不深有關。正確處理農、輕、重的關係，進一步搞好農業，這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個政治問題。它是直接關係到團結和依靠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羣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問題。」

接着四、五、六月的「紅旗」雜誌也繼續強調農業的重要性，發表談論農業生產的文章也愈來愈多。六月號「紅旗」，以二十多頁篇幅，發表了六篇談論農業的文章。讀了這幾篇文章不僅使我們瞭解中共農村的生產情況，也使我們更加瞭解中共的農村政策，瞭解到中共農業政策的變化，僅僅是技術上的變化，其本質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繼續強調階級鬭爭

「紅旗」六篇談農業的文章，有幾個統一的特點，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繼續強調農村的所謂「階級鬭爭」，把農業減產歸咎爲「階級敵人」進行破壞，主張繼續揪鬬「階級敵人」。江蘇省如臯縣革委會調查組在他們所寫的文章裏這樣說：「有的幹部、黨員在政治運動中階級警惕性比較高，運動過後，又有所放鬆；有的對階級敵人明顯的破壞活動看得淸，對他們從意識形態領域的進攻比較忽視；當階級敵人變換反革命策略，階級鬭爭以新的複雜形式出現時缺乏淸醒的頭腦。」爲了證明以上的論斷，文章還舉出五隊的情形爲例。文章說：「五隊原來是個先進隊、革命、生產形勢都比較好，一九六八、六九年連續平均畝產糧過千斤，棉超百斤。在勝利的形勢下，由於放鬆階級鬭爭，一小撮階級敵人便乘虛而入。一個富農分子採用請客送禮，結拜乾親等手法拉攏腐蝕幹部，結果使生產遭受損失，一九七〇年糧棉大減產，後來大隊黨支部幫助這個生產隊，用黨的基本路線武裝黨員、羣眾，揭發和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提高了幹部羣眾的階級鬭爭和路線鬭爭覺悟，革命、生產又有了起色。」

「去年春天……正當廣大羣眾投入抗災奪豐收的戰鬬時，八隊有個階級敵人卻在背後攻擊大好形勢，妄圖瓦解羣眾的鬬志……」

江蘇如臯縣革委會調查組這兩段文字，不僅強調了以前的「階級鬭爭」，而且特別強調現在的「階級鬭爭」，強調「階級鬭爭」的長期性和普遍性。生產一出現問題，便要尋找「階級敵人破壞」的根據，以便把責任一股腦兒推到「階級敵人」身上。

湖南省常寧縣白沙公社福坪大隊的做法也一樣。該大隊黨支部所寫的那篇題爲「學大寨首先要學路線」的文章裏說：「農業學大寨的過程，就是兩個階

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鬬爭的過程。大寨的方向體現了我國農業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在學大寨的過程中，一小撮階級敵人必須要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文章還舉例說明，說該隊開渠引水時受到部分社員的反對，說這樣挖法會挖斷「龍脈」。福坪大隊黨支部便發動羣眾搞「階級鬬爭」，揪鬬階級敵人，文章說：「我們要的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命脈』，決不許階級敵人搞復辟資本立義的『龍脈』。經過調查研究，我們發動羣眾，揪出了一個暗地煽陰風，點鬼火的富農分子，也進一步教育了羣眾。階級鬬爭，一抓就靈。」

「階級鬬爭，一抓就靈」論仍是目前中共農村政策的靈魂。而這一理論也正是毛澤東主義教條的精髓，由此可見在農村政策方面距離「修正」還是很遙遠的。

在處理階級鬬爭的過程中，有關方面依然採取一套坦護犯錯誤的幹部爲他們推卸責任的方法。不願意正視錯誤，揪鬬農村幹部，動不動便把責任推到階級敵人身上。江蘇省如皋縣革委的文章說：「去年春天，黨支部書記在第一生產隊，幫助開展『一打三反』運動，通過發動羣眾，揭發出一個壞分子拉攏生產隊長，以買高價肥爲名，挪用生產資本六百三十多元，影響了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問題揭發後，有人主張把這個隊幹部同壞分子『一鍋煑』，拉到羣眾大會上一起鬬。黨支部發現這一情況，就組織大家學習……大家用階級鬬爭的觀點進行了具體分析：階級敵人煽動羣眾買高價肥是蓄意破壞；隊幹部上當受騙，是好人犯錯誤。前者是敵我矛盾問題，後者是人民內部的兩條道路鬬爭問題。」這段文字明目張膽地爲農村幹部辯護，大家同犯一樣錯誤，但幹部和農民卻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對待幹部網開一面，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農民則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從此成爲「階級敵人」。坦護幹部和「階級鬬爭一抓就靈」論是一致的，它是從「階級鬬爭」論演繹出來的。南斯拉夫前副總統吉拉斯，和「紅衞兵」都曾經猛烈指責新貴族階級，新貴族階級就是這樣產生的。幹部和羣眾犯錯誤時受到不同的遇待，在工作有成績時也受到不同的待遇。這也是中共「階級鬬爭」論的特色之一。

奴役農民的政策依然不變

中共「農業學大寨」的政策第一個特點，便是「抓緊階級鬬爭」。第二個特點便是強調學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提倡不向上頭伸手要錢要機器，主張憑一雙手改造農村的落後面貌，這種高調距離現實的標準十分遙遠，更接近於「革命浪漫主義精神」，一廂情願地幻想憑雙手的苦幹建出一個樂園來。湖南常寧縣福坪大隊黨支部的文章說：「我們要實現黨的基本路線規定的任務，就要有一個很大的幹勁。如果捨不得流大汗，出大力，就不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背離黨的基本路線。貧下中農說：捨不得下鹽就晒不成醬，捨不得花大力氣就改變不了窮面貌。……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開山鑿石，而大架棚打炮眼，黑夜點着松枝壘石垇，冬天披一身雪，夏天流一身大汗……這樣，才能做到正確地改造世界，革舊山河的命。」

「流大汗，出大力」假如是爲了改善農村面貌，改善人民生活，本來也無可非議，可是中共目前依然堅持那套只改變農村面貌，不改善農民生活的政策，繼續強調一切服從國家需要，服膺上級領導，動不動便指責農民「經濟掛帥」，「金錢掛帥」。我們繼續以湖南常寧縣福坪大隊和江蘇皋縣的情形爲例說明問題。

福坪大隊是一個盛產藥材的地區，農民主強多種藥材，多賣錢改善生活，可是該大隊黨支部卻說：「我們學習大寨精神開荒造田，發展糧食生產，可是有的人卻說什麼『種一畝藥材能値千多元，種糧不如種藥材強。』以糧爲綱，還是以錢爲綱，實質是路線問題。於是我們及時舉辦學習班，組織大家反復學習黨的基本路線，批判『金錢掛帥』、『自由種植』等謬論。」經過一場學習批判之後，福坪大隊自然是堅持以糧爲綱，爲「革命」生產，而不是爲了賺錢多種藥材了。結果把藥材種到山上去。

江蘇省如皋縣石橋大隊處理這類問題也是如此，該縣革委會的文章說：「是按照國家計劃種植，還是自由經營？一九七一年春天，第六生產隊在討論定口布局時，有人主張縮小糧田面積，種二畝樹苗，多賣錢增加集體收入。還認爲『爲集體掙錢方向不會偏』。黨支部就這件事，組織黨員、羣眾運用黨的基本路線進行具體分析。大家認識到：國家種植計劃，是根據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全局制訂的。發展集體經濟，必須『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小局服從大局，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違反全局利益去搞所謂爲集體掙錢，實質是放大了的個人主義。」

中共對待農民，仍然是強調一個「絕對服從」，個人服從團體，下級服從上級，小局服從大局，生產隊根本沒有絲毫的靈動性。種什麼？種多少一概由上頭規定。下面只有服從的份。生產隊本來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收入多，分配也多，收入少，分配也少。農民和基層幹部的共同願望，都是希望設法增加生產隊的收入，多種一些可以賣錢的作物。可是中共的要求卻恰恰相反。要求生產隊按照上頭的計劃種植，收入少，生活苦是「閣下」的事，當局不予理會。這種強調絕對服從，強調犧牲小團體利益服從大局利益的作法，跟「文革」運動時期並沒有兩樣。

「林彪事件」後，在農業方面採取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主義，僅是技術上的改變，本質上並沒有改變。「三自一包」，只有「三自」在不同的程度上實行過，「一包一卻包產到戶，則從來沒有實現。因爲「三自」只是技術上的權變，而包產到戶卻是與社會制度有關的本質問題，所以中共至死也不肯採用。「林彪事件」後，中共的確曾反對在農業上的極左傾向，例如反對供給制分配辦法，反對政治工分計分法等等，但它並沒有決心改變奴役農民的制度。中國大陸的農民，依然是被壓在生活最低層的一羣。中共當局也只把他們當作馴服的工具和螺絲釘來利用而已。

鳴鼓篇

「和談」醜劇的吹鼓手

曾憲光

是的，武俠小說家金庸寫作技巧之「功力」，已臻一流境界。對此，萬人傑兄亦曾多次提及：金庸這個人確係「叻仔」，即在他的社評中所談到的人、事、物，明明是被否定的，不合理的，違反邏輯的，但他都同樣有辦法，用種種的「理由」，硬把它說成是完人，是好事，是歷史潮流。正因爲此，當立場觀點與思想方法，都有問題的他，所寫的政治性評論，其荒謬絕倫之最，害處之嚴重，及壞影響之深廣，便不言而喻了。

就以他最近發表的「在台所見、所思、所聞」一文爲例，早在他赴台訪問前，先來一個「自費訪台」的啓事，繼這一自我標榜的宣傳鑼鼓之後，再向讀者預開了一張所謂眞材實料的「菜單」——說什麼訪台回港後，一定會向讀者忠實報導訪台見聞與觀感。是的，僅僅是上面的一招兩式，已足以證明金庸確是「一流高手」！

但惟恐人們善忘的他，在發表其「見聞思」大文時，再不厭其煩的對讀者作肉麻式的自我介紹和吹噓：「迄今爲止，除了外國記者之外，似乎很少有中國報人曾經作過這一類比較客觀的訪問。凡是到台北去訪問的中國報人，通常總是親國民黨政府的，……至於外國記者，語言是一大障礙……。」如果把上面的一段話按金庸的意思翻譯出來，便是：以前所有國人發表的訪台記，都不可能是客觀的，蓋因他們都不曾作過像我一樣比較客觀的訪問，只有我才如此，所以我金庸的訪問報導，才是最客觀的最忠的「見思聞」不客觀呢？這裏只有一個解釋：金庸之所以這樣一再「表態」，只能說是他心中有鬼的一種反映！可不是麼？一個經常說自己是最忠厚老實的人，往往就是最不忠厚老實的壞蛋。因眞正忠厚老實的人，他根本就不會老在他人面前向自己臉上貼金的。還有，一個經常自吹是正人君子的人，往往又是最不正派的小人，因眞正是正人君子，亦絕不會更不屑這樣做的。同樣，一位立場客觀，態度嚴正，寫作負責的報人，他所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非常客觀的，中肯的受讀者歡迎的。而絕用不着自我宣揚，反之，只有拚命把自己所寫的東西，一再自吹自擂是最客觀的人，對其所寫的東西，才應引起我們對它的「大膽懷疑」，正如今天我們對金庸的「見、聞、思」大文一樣。

但我們絕不會僅僅停留在「大膽懷疑」這一點上，換句話說，下面我們將要來一個「小心求證」，凡事要講究事實求是嘛！一切應力求客觀。

細讀金庸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一文後，發覺其正文是從第三節開始。而第三節所談的又都是「和談」問題。金庸一開頭便這麼寫：「目前人們最關心的是台北當局。」

「高手」就是「高手」，在讀者不知不覺間，他便發出了一支餵了毒的暗箭，而在箭頭上發出的藍光，反射出了肉眼不易看到，但可感受到的九個毒字：「台北拒人於千里之外。」。亦可能是爲了表示他的客觀吧，金庸又不得不把台北當局拒絕與中共和談之原因，提了一提：「中共發出和談呼籲的目的是什麼？他們（曾按：指台北當局）說，中共企圖分化我們的團結，打擊我們的士氣，摧毀我們的鬥爭意志，要想我們不戰而降，想輕而易舉的取得台灣，那是決計辦不到的。」

對的，身爲曾是共產黨人的我，特別有資格在此作證：即共產黨人，特別是毛共中央，曾毫不諱言地公開宣稱過：「和談是鬥爭的另一形式，口的是爲了能更有效地摧毀，消滅敵人」。這，在國共鬥爭的歷史過程中，也已一再證實了的。可是，別有用心的金庸，卻仍不死心的替中共的傳聲筒：「台灣的前途究竟怎樣？中共明確表示要以和平方式解決，和談是和平方式之一。」

明明是一個陷阱，是一個沒人坑，金庸卻仍硬要把它說成是美麗的園圃。說他不懂得歷史嗎？不，恰恰相反。金庸嗎？是熟讀中國歷史的報人，君不見？幾乎在他每一篇的大作中，都例必引用一段歷史典故嗎？既如此，我們便可以肯定：金庸之甘作中共和談傳聲筒，是明知故犯的了，而這是邀請金庸訪台的有關當局始料不及的吧！（但願有關當局吃過這一苦果後，頭腦能清醒一點！）

但這還只僅是金庸使出三成眞力的招式呢！看，其更凌厲的歪毒暗器，緊接着又用「仙女散花」式的施放

中共

自從中共展開笑臉外交以後，有些跟風之徒，突然轉向了，他們爲了「適應潮流」，不惜自貶人格。他們以爲美國尚且和中共花交情，足以證明中共之「強大」，還是跟紅頂白，「明哲保身」好。

他們雖然滿口「國家民族」，表面上確像「十分愛國」似的，事實上他們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忘記了中國人應有中國人的立場，更加忘記了中國人的疾苦！

他們「苦口婆心」地爲壓迫中國人民的共黨宣傳，塗金，他們想幫助共黨「和平解放台灣」，他們責備中華民國政府不墮入「和談」騙局中。這種人是否眞的喜歡「馬列主義」和「毛思」呢？當然不，他們從大陸逃港就是明證！

他們並不喜歡中共的統治，但他們爲了「追上潮流」，爲了「立功贖罪」，爲了個人的利益，他們便可以信口雌黃

，目前似乎只有大學中的若干青年教授、講師和學生……我在台灣也沒有親耳聽到有人贊成和中共談和，當然，如果有人贊成的話，也決不敢對我說。」

多麼惡毒的「所思」啊，因對政治水平一般的讀者來說，和對水平雖高但不熟悉金庸的讀者來說，讀過金庸以上的一段文章後，將得到如下的印象，由於台灣的人民縱使贊成與中共和談，也絕對不敢告訴金庸，所以，金庸在台訪問期間，不可能親耳聽到有人贊成和中共和談的事，但側聞在台灣各大學中的一些青年教授、講師和學生，倒是贊成和談的，至所謂「目前似乎只有大學中的……」即是說：今後嗎，贊成和談的人將會逐步擴大的……

這裏我倒要請問金庸先生，既然你在台時沒有親耳聽到有人贊成和中共和談，那爲什麼你又敢如此肯定：「如果有人贊成的話，也決不敢對我說。」還有你這樣做的原因何在？目的又是什麼？同時，目前台灣各大學中的若干青年教授、講師和學生，是「贊成和中共和談而統一的」消息，你又是從那裏聽回來的，如果是在台時間接聽到的，那「目前似乎只有」六個字的含義，又是什麼？如果不是在台聽到的，那爲什麼偏要把它放進你這「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一文中去？

然最令人氣憤的是：金庸雖明知國府已拒絕與中共進行毛式的和談，且台北當局也當面告訴過金庸，國民政府不與中共和談的原因，可是他仍把既不是在台所見，也不是在台所聞，亦不是在台所見所聞基礎上的所思，而是他在港時的道聽途說，硬塞進

但同年三月間在美國曾遇到傅涇波的女兒，談了很久。傅是美國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機要秘書，當年司徒雷登調解國共內戰之時，傅涇波很出了一陣風頭。現在中共呼籲和談，傅涇波又有躍躍欲動之勢，據那位傅小姐說，中共當局曾通過駐外使館，送了兩斤特級吉林老山人參給蔣介石，以資補養，請他保重身體……」

本來，金庸把道聽途說，宣諸文字，已屬不當，更不對的是他竟進一步把它放進他已向讀者保證過：絕對客觀的忠實報導——「訪台記」中去。尤甚者，當「台北方面說不知道有這事，如果有的話，也不過是中共的和平攻勢而已」時，金庸竟又繼指出「蔣介石的身體確是不很健康」之後，又「占爲今用」的大放其厥詞了：

「我想起了三國時魏國羊祜和吳國陸抗各領大軍隔江對峙的故事。某次，陸抗生病，羊祜送了藥去。陸抗的左右勸他不可服敵人的藥，陸抗說：『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服藥之後，果然病就好了。兩人的政治家風度千古傳爲美談。」

在此應特別強調指出的是，金庸這一招既陰險更歪毒，因儘管台北當局已否認了他以上的惡性傳聞，但金庸卻不理的反談起三國時代羊祜和陸抗的歷史故事來了，他這一談，無異表明他是認定有此事——「北京當局送了二斤古林人參給蔣介石」。同時也要讀者接受此一說，不然他引過上面有關羊祜——陸抗的故事，便成爲多餘的了。而今呢，金庸不僅把這從道聽途道，當作事實的宣諸文字，且大讚北京當局夠政治家風度起來了。當然他的讚中共，也卽等於在批評台北當局的不夠政治家風度了。因此，

說金庸是中共「和談」攻勢的吹鼓手，絕不爲過的，最低限度從其「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一文所產生的效果是如此：

但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金庸的此一邪說，不僅不能騙倒人，且只有自暴其醜，爲此，我今天也只着重揭穿他的畫皮，批判嗎，讓讀者自己去批判好了，走筆至此，我要大聲地說：金庸先生，你那用心良苦的「忠實報導」和包含禍心的「所思」，可以休矣！

內潰

古鶴翔

[illegible]

爲什麼他們甘願做奴才呢？因爲他們以爲中共「強大」，他們以爲中國的前途決定於外國人之手。他們忘記了決定中國前途的不是帝皇將相，不是寡頭統治者，而是七億饑寒交迫的奴隸！筆者確信，中國的前途，決定於七億饑寒交迫的奴隸之手！奴才們以爲中共政權已告穩定，於是向他們的「周總理」賣弄風騷，事實上中共政權已經內潰無法重整。

直到今天，中共的「人代會」仍舊未能召開，至今中共仍無「憲法」，仍無「元首」，仍無「合法的政府」。不久以前，周恩來曾對日本人暗示「人代會」將可召開。

我們假定這欽定的「人代會」眞的能夠召開罷，但欽定的「代表」，事實上絕對不能代表人民，他們不能代表七億饑寒交迫的奴隸！何況，所謂「人代會」能否順利召開？卽使召開了，能否調和毛周江之間的矛盾？那實在是一大問題！猛捧毛澤東的林彪尙且「粉身碎骨」，誰信曾經騎在毛澤東頭上，目前又「功高震主」的周恩來能與毛江共存？

在六月底，中共突然關閉了上海、廣州和杭州的機場。又在不久以前，香港方面的中共銀行不接受武漢地區的滙欵。

當筆者執筆寫此文時，雖不知中共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但林彪事發時，亦曾有同樣情況發生。由此可以證明中共內潰之日，決不在遠！

根據合眾國際社電，中共「副總理」李先念承認去年穀物收成減少了四百萬噸以上。

成都最近曾有數千名饑民搶掠糧食，搶奪裝在火車卡中的貨物，有些火車的窗門也被破壞。後來共軍開抵現場，開槍鎭壓，饑民遂沿「成渝」、「寶成」鐵路線逃散，傷亡及被捕者不少。

又今年由大陸逃港的難民激增，被香港警方截獲者已有二千人。

此外，大陸反共組織活躍，士兵槍擊幹部等現象，均證明中共政權必將崩潰。奉勸投機分子，快快覺悟，中國人應該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看問題。盲從外國人，出賣人民的利益於禍國殃民的中共頭頭，那不過是馬列主義的奴才罷了。

我們熱愛被壓迫的七億同胞，因爲他們是暴君的奴隸。

我們痛恨投機取巧，朝秦暮楚的奴才！

悼連士升

向晚

七月九日中午，突接高伯雨兄電話，說連士升兄已於日前逝世了！聽後不禁爲之愕然，因一週前方爲他餞行，談笑言歡，最後且送他登車，誰料到，剛一個多禮拜，竟爾人天隔絕，悲矣！

我與士升相識，早在抗戰初期，我們同共事於香港「國際問題研究社」，出版「國際通訊」周刊，任務是搜集世界報刊上政治經濟軍事資料，寫成論文，供國府各部門抗戰參考。

社長是陶希聖，士升負執行編輯，我任主任編委，此外還有戴杜衡、林一新、唐錫如、洪應灶（力生）諸兄任編譯、寫作之責。這種工作，直至日寇從廣州來攻九龍爲止，大家始各勞燕分飛。

最難忘的事，是日寇佔領香港期間，不分貧富，大家皆沒得吃。士升當時住般含道，我住跑馬地，不知他從那裏弄到兩罐食物，一是蓮子，一是玉米，竟走路爲我送來，因爲交通工具皆停，只有走路。這份友情，眞是沒齒難忘。此故事，過去我曾寫過，文章傳到星加坡士升友人眼中，告

。士升爲何左傾？也有數因：一、他是習經濟的，那一時代的人，習經濟多數傾向馬克思派，二、抗戰前後他兩次回國，原有意入政府服務，國際問題研究社經費，則由國府撥給，但皆無機會。後來國府遷台，更不必說了。三、因中共佔據大陸，聲勢日隆，而星加坡華僑且多左傾，尤其他任職的南洋商報後台老闆更盡是左傾商人。以他這樣處境，怎會不左傾呢？除非對馬列主義有眞正認識者，無論如何也不會左傾的。

最後問題，士升爲何方遊大陸回星，次日便與世長辭呢？照我推測，也不外兩因：一是太勞，大陸交通落後和抗日前無大分別。他滿想遊泰山、黃山、武夷山，結果皆未遊，只是由北平到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看了一下而已。他在南洋只一味聽中共宣傳，說成是天堂，交通如何進步、方便，原來一經目睹，使我拆穿西洋鏡，二因是他回到大陸後，讓他傷心失望，思想矛盾起來。在大陸，他有一大女，分別已十八年，見面幾不相識。我對他竭力避免談政治，只問他大女的事。不料，他竟說：「我的大女已變成農奴，被下放廣東，終日做苦工。她的生活，全靠我每月滙錢供給」。我不便再問，我猜他大失所望了，想像中的天堂，一旦變成地獄，這種打擊，體弱多病軀，當然受不了。

他告訴「古史辨」作者顧頡剛的事，他說顧已八十多了，他現在七七院歷史組擔任標點二十四史工作。我問顧的生活怎樣？他說：「還好」，自然，不好也要說好。他一定必有許多不願談的事，只有存在內心痛苦罷。我想，這恐怕是他回星突然死亡最大原因。（七月九日雨中）

硬漢·狀棍·罌粟花

鄭秀堂

好一欄「鳴鼓篇」，恰如一面澄明底照妖鏡，使小爬蟲類底醜惡面目，一覽無遺，狐狸露尾。從而使廣大人們認識到這種顛倒是非，黑白混淆而又曲偏拗直，十足包攬訟訴的爛狀棍狀詞般底文章論點，實在不名一錢。不值一哂。諺云：「疾風知勁草，亂世識忠臣」，最近一位黃姓的書報販底女兒就說過幾句憑良心的話，她慨然地說：「近年來國際逆流一轉，幾許書刊報章立轉詞鋒，唯獨萬人雜誌依然不變，不移宗旨，有始有終，眞夠硬漢」。言雖簡短，感慨良多。有道：「十里之內，豈無芳草」？安說有得頂，好到極。所以我上文所說無異包攬訟訴的爛狀棍狀詞，就是這個道理。同時，這種可怕而又可惡處，使你不愼中了他底催眠術誠如服食了迷幻藥、大麻之類的麻醉劑，那便飄飄渺渺不自禁地自墮入彀中以至不能自拔。它導人走火入魔，它導人奸邪惡佞，相應批臭鬪臭，指責揭露，以正視聽。

其實，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花結什麼果，狗口總不能長出象牙來。國府這番空費心思，弄巧反拙，所謂「所見所聞所思」者，何嘗不是萬變不離其宗，擾人視聽，令人反胃，套

情緒經過據報導是：日籍老板用日本話透過播音機廣播向全體工人做還會訓話，且要求員工表示對老板的「敬意」，在工作崗位上原地[illegible]實習學生[illegible]於沒有[illegible]全體坐下，日籍經理安村元彬[illegible]，詢問其中王姓學生到管理室去[illegible]，王生表示沒有懸掛中國國旗[illegible]家表示對我國不尊重，學生自無須對董事長表示「敬意」、安村元彬震怒之下當即表示要對該生革職，五十餘名學生知道後，亦憤慨地紛紛辭職。

在此我對王生及該五十餘位中華男兒表示由衷的敬佩，但使我想到的事是日本人在台灣已猖狂到如此了嗎？竟無視我政府的存在，膽敢在我國領土上建起他們的殖民地，公然用他們的奴化教育來侮辱我同胞！由於政府獎勵外商在台灣投資，日商日廠如雨後春筍充斥台灣，台灣受雇工人在他們這樣的精神訓話下，如無王生這樣的民族意識及尊嚴的人，長久之後，在意識上不變成日本人，在精神上也要依賴日本人，而喪失做爲一個中國人應有的尊嚴。日本人在他們工廠中的教育，就是日本學校的教育，有多少家日資工廠就等於有多少家日本學校，日本人企圖通過此途徑在台灣施行日化教育，妄想使台灣的中國人喪失民族精神。

獎勵外商投資及設立加工出口區，原是藉外資解決我們就業問題的可行方法，但是政府精明能幹的經濟官員，卻疏忽了這些毫無人格，唯利是圖的日本商人，任由他們在我國土上胡作亂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喪失了民族精神，民族意識，就像一個沒有人格的人，無法在社會上立足一樣

晉信未斷，他遊歐洲兩次，回星後且把出版的「西方英雄譜」、「賽納河畔」及其他論文寄給我，至今仍放在我書架上。

我一向重視友誼，尤其患難老友，總認是兄弟一般，希望做終身朋友，但有的朋友不然，往往不知何故，驟然和我斷交或冷淡。我是自尊心很強的人，知人對我冷淡，我自不勉強。士升也即其中之一。不知爲何，約有十七八年未與通信，連聖誕卡也懶得寄。但最近士升忽來香港了，伯雨約敍於新都城西餐廳。士升輪廓如昔，但風采則變了，顯得有點老態龍鍾樣子。過去他本是一活潑健壯青年，怎會一變成這個樣子？原因他動過好幾次大手術，其中尤以從印度回來，染上黃疸病爲最甚。最近數年且患糖尿病，如此以來，任憑鐵製的人也會吃不消，況歲月又有催人老之處。

士升福建福安縣人，燕大經濟系畢業，又讀過研究所兩年，據我所知，他一生除在港任職於「國際問題研究社」外，大半時間約二三十年皆在南洋商報任總主筆、總編輯，他遊歐兩次，印度一次，回渝一次，滬一次，及臨亡返大陸一次。

他是一學人型，身裁不高，口吃，作人誠懇，重友情。有一子（醫生），五女，皆已出歐或大陸學成自立，我問他今後計劃怎樣？他說：今次回大陸遊泰山、黃山、武夷山；明年遊美，後年遊日本。孰知此次方返星加坡，次日便逝世了，正所謂人算不如天算，奈何？奈何？

究竟士升爲何對我冷淡？我想不出兩因：一是因病，動過數次大手術；一是他思想左傾，與右派人談不攏

貴品質與情操。那會看風駛艃，滿肚兒密圈地投機取巧？或曰：「頭號敵人的美帝頭頭，尚有機緣遊覽萬里長城北地風光，大嘗北京塡鴨底眞實味道，未始不是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角的大轉變，自鳴清高者何嘗不能前言不對後語，或者是語不由衷？」呵！原本是一丘之貉，如此而已！

値得強調指出的一個深刻底教訓：我最近也曾聽過一個有識之士，不折不扣的一個忠耿有爲底青年，他就不知不覺地讚羨過這類小爬蟲的所謂優美底文學論語，大概惑於措詞華美吧！端的是洋洋可觀，嘆爲止境，連

，而是一朵貌似嬌艷，實含毒素的罌粟花呵！

可惡的日本鬼

日前中華雜誌一一八期轉載台灣日報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廿日一則新聞：五十餘名台中私立全德工商職校的實習學生，因不滿實習工廠（日商投資的船井電子公司，位於潭子鄉台中加工出口區）日籍老板的訓話方式，憤而集體辭職。事

商諸如此類的措施，除投資，生產外，如發現有其他活動，立刻資產充公，並且政府必須不斷對外商注意，深入瞭解外商工廠管理的情形。

靠外商投資不是繁榮經濟的上策，利用外資的原則應該是「權」與「利」都操在自己手裏，不能只拾取別人的牙穢而又彎腰哈背站不起來，能利用別人而比別人長得高長得大的方法才是上策。

切望我所愛的自由政府，不要由於一時疏忽，而使自由中國的人民受到日本鬼子的侮辱。

南華

「老板‧老板」

常常看漫畫，漫畫家筆下的「老闆」，大都是兩指夾着雪茄，兩眼朝天，表示其「威」，大都有個啤酒肚，表示其「水」，這些大概是較爲「上流」的人物了。倘若漫畫家們畫起賣「鹹脆花生」或「飛機欖」一類的也是老闆級的人物來，那頭一定不會「肥腫難分」，肚子也一定消蝕了許多。

「老闆」是「財主」，是「東家」，是有生意可做，有錢去請人以供呼使者，斷斷不是那些「受人二分四」之人。然而，「受人二分四」者，分分想做「老闆」，太平山下不知多少發老闆夢發到黐線之人。每年花二十五元向政府領個牌照，再花幾塊錢去印咭片，於是，在馬路上走起路來，也儼然就是「總經理」或「董事長」。

太平山下「老闆」實在太多了。

從前有個想法，以爲發老闆夢之人，大都是一些升斗市民。後來進了一間什麼的「福利機構」才曉得這想法已經錯了，而且錯得離譜。

「福利機構」雖然不是衙門。只是此時此地一塊較爲乾淨的地方。這種觀念，若作較爲深入的研究和體會，也必予以修正。「福利機構」有幾個沒有「官氣」，與衙門近些的「官氣」也就重些。這個什麼的會，前年自己封「官」，一夜之間所有職員都做起「官」來，大過其官癮。後來，低級職員寫報告稱上級爲「上官」自署爲「下官」，鬧出了一段大笑話，才引起那些「上官」們的警覺，趕快宣佈，這「官」只是對內，不是對外的。於是，大家又放做起「黑市」的「官僚」起來。

這些「上官」們終於看出那些「名流」們只是爲了「荷蘭水蓋」，在什麼的會只是掛個虛名，實權則漸漸落在他們手上，於是，乾脆自封「老闆」起來。一方面極力進行對上封鎖消息，使下情不能上達，造出一道堅固的牆來。

這一封，把他們自己封得飄飄然起來，漸漸的也就不再在乎那一上官」的稱謂了。

做「老闆」到底比做「上官」更加過癮，每天有馬仔老闆前老板後的叫着，托着，每月拿着三千多元的薪水，的確比許多開舖頭開工廠的好得多多。然而，「福利機構」到底是福利機構，「名流」也畢竟是名流。當有人敢於起來打破那道黑牆，使「名流」從夢中驚醒，跟着把他們耳朵和眼睛拉了進來的時候，這些由奴才而「上官」而「老板」的傢伙，也就開始發窘了。

「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正所謂「天理循環」，眞正的老板到底不會喜歡自己的「伙記」冒充自己，取代自己的。

藍海文

中蘇共關係的微妙發展（二）

胡養之

一、蘇聯在外交及軍事上，全部支持中國共產黨。

二、中共與蘇聯全面合作，共同發展中國東北經濟。

三、承認蘇聯對於東北陸路與空中，享有特殊權利。

四、蘇聯供給中共飛機五十架。

五、蘇聯允許將日軍繳交或俘獲的武器，分期全部交與中共。

六、蘇聯允許將其所控制之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讓與中共。

七、中共紅軍在情勢危急時，可隨時轉道北朝鮮進入蘇境。

八、一旦國民黨軍隊對東北發動兩棲登陸攻勢時，蘇聯軍隊應秘密協助中共紅軍。

九、蘇聯同意中共紅軍在北朝鮮建立、空軍訓練班。

十、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國民黨及美國在中國行動的情報。

十一、中共以東北特產品大豆、棉花、及其他戰略物資，除其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

十二、蘇聯協助中共，將獲得新疆省的控制權。

十三、遼寧及安東省，規定爲特區准予北朝鮮軍駐紮；在將來適當時期內併入朝鮮。

又據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韋勒（G. Weller），同年四月二日自瀋陽發出的專電說：「蘇聯統帥部與中共軍會於是年（四六年）一月十九日，成立一項秘密協定，其中規定蘇聯允許以五千名官兵，協助中共軍與國軍作戰，中共軍則必須受蘇籍軍官指揮。由是可以證明：中共之發動內戰，完全是由蘇聯援助和支持的。

唯其如此，所以，中共席捲大陸後，對於莫斯科的一切都馬首是瞻；一九四九年冬，毛澤東對蘇聯全部感激之餘，並曾親赴莫斯科向史達林謝恩時所發表聲明說：「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全賴中、蘇人民的密切合作，及斯太林同志的英明領導。因此，中、蘇關係是牢不可破的。……」

中蘇共互助條約及協定

一九五〇年二月，當中共總理周恩來赴莫斯科，與蘇聯締結所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協定」時，也曾表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任務之一，即是對美國帝國主義作戰。」足見中共當時沒有絲毫自決自主的餘地，不單是極端者稱蘇聯與中共爲主奴；即客觀的觀察家，也認爲中共是蘇聯在亞洲方面一國最大的附庸。

所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協定」，是在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由周恩來與前蘇外長維辛斯基簽署的。據中共「新華社」同月十五日所發出的通訊電稿內容分析如下：

「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畧行動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畧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面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雙方並宣佈：願以忠誠的合作精神，參加所有以確保世界和平與安定爲目的的國際活動；並爲此目的之迅速實現充分貢獻其力量。

第二條：經過彼此同意，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其他同盟國，於盡可能的短期內共同取得對日和約的締結。

第三條：締約國雙方均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並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及任何行動或措施。

第四條：締約國雙方根據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

第五條：締約國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並遵照平等、互利、互助、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和鞏固中蘇兩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關係，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並進行必要的經濟合作。

第六條：本條約有效期間爲三十年，如在期滿前一年未有締約國任何一方表示願予廢除時，將延長五年，並依此法順延之。——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訂於莫斯科，維辛斯基、周恩來簽名。

「二、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協定——」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同意蘇聯政府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於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此項移交俟對日和約締結後立即實現，但不遲於一九五二年末。在移交前，中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現狀不變；惟中蘇雙方代表所擔任的職務（如鐵路局長、理事會主席等職），自本協定生效後爲按期輪流制。

關於實行移交的具體辦法，將由締約國雙方政府協議定之。

第二條：締約國雙方同意一俟對日和約締結後，但不遲於一九五二年，蘇聯軍隊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償付蘇聯自一九四五年起，對上述設

出同等數目的軍事代表，組織聯合的軍事委員會，雙方按期輪流擔任主席，管理旅順口地區的軍事事宜；其具體辦法由中蘇聯合的軍事委員會於本協定生效後三個月內議定，並於雙方政府批准後實施之。

該地區民事行政，應直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在蘇軍撤退前，旅順口地區的蘇軍駐紮範圍，照現存的界線不變。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侵畧，因而被捲入軍事行動時，經雙方同意，中蘇兩國可共同使用旅順口海軍根據地，以利共同對侵畧者作戰。

第三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在對日和約締結後，必須處理大連港問題。至於大連港的行政，則完全直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現時大連所有財產，凡爲蘇聯方面臨時代管或爲蘇聯方面租用者，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接收。爲進行上述財產接收事宜，中蘇兩國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組織聯合委員會，於本協定生效後三個月內議定財產移交之具體辦法；此項辦法俟聯合委員會建議經雙方政府批准後於一九五〇年內完成之。

第四條：本協定自批准之日生效，批准書在北京互換。

「三、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定——」

第一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同意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請求，給予中國以貸款作爲償付蘇聯所同意交付中國的機器設備及其他器材之用。其所有貸款均以美元計算，總計共爲三萬萬美元；其計算法係以三十五美元作爲一盎司純金。

蘇聯政府鑒於中國因其境內長期軍事行動而遭受的非常破壞，同意以年利百分之一的優惠條件給予貸款。

第二條：第一條所指的貸款，自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起，在五年期間，每年以同等數目貸款總數的五分之一交付之。用以償付爲恢復，發展中國人民經濟，而蘇聯交付的機器設備與器材，包括電力站，金屬與機器製造工場等設備、採煤、採礦等礦坑設備、鐵道及其他運輸設備、鋼軌及其他器材等。

機器設備與機器的品類、數量、價格及交付期限，由雙方以特別協定規定之。其價格將根據世界商場的價格來決定。在一年期限中所未使用而剩餘的款額，可移用於下年期限內。

第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將以原料、茶、現金、美元等付還第一條所謂的貸款及其利息。原料與茶的價格、數量及其交付期限，將以特別協定規定之；其價格將根據世界商場的價格決定。貸款的付還以十年爲期，每年付還以同等數目，即所收貸款總數的十分之一，於每年十二月卅一日前實施之。第一期的付還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卅一日前實施之，而最後一次的付還，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卅一日前實施之。貸款的利息以使用貸款的實數並自其使用之日起實行計算，每年交付一次。

第四條：爲了對本協定之貸款進行結算起見，蘇聯國家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各建立特別帳目並共同規定對本協定的結算與計算手續。

第五條：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生效，應經批准並在北京互換批准書。——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訂於莫斯科，共兩份，每份均以中文與俄文書就，兩種文字的條文均有同等效力。」

劫走中國物資廿億美元

蘇聯對以上的那項「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協定」，大致上都曾履行其諾言。例如：答允中共以經濟援助，把信用貸款和供應品對中共換取原料，果然於五〇年下半年，便運到北平的一批拖拉機、割草機、紡織以及金工工廠設備與鐵路設備等等。根據「經濟學人」一九六三年的統計：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後的十年中，從蘇聯方面所獲得的經濟援助至少達一百億舊盧布（約合美金二十五億元），計一九五〇年中共得蘇聯首次經援十二億盧布；一九五四年爲五十六億盧布；一九五六年爲二十五億盧布；其他年度亦有數目不等的經援。

至一九五七年以後，由於蘇聯一面裁減其對外援助；一面追討舊債，令到毛澤東無法應付，於走投無路之餘，乃不得已建立所謂「人民公社」，推行其「大躍進」政策，無非企圖澈底壓榨人民的勞動力，俾暫渡危急！可是毛的這一政策畢竟失敗了，於是乃有廬山會議的鬬爭場面出現，從而迫使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秋後，在武漢舉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中黯默下台！雖然中共仍未打斷這條財路，一九五九年一月，周恩來朝蘇的基本任務之一即向蘇聯搖尾乞憐，請求給予經援。他到莫斯科不久便與蘇方簽訂了一項經濟協定：由蘇聯以價值五十億盧布（合美金十二億五千萬元）的物資，分九年協助中共建設七十八項重要工業（該協定後來據說未嘗履行，中途撕毀了）。可見中共在經濟上對蘇共的依存性，至爲明顯。

其實，蘇軍在我東北掠奪運走的財產、物資，可能還不止此數。據日本賠償調查團報告書主持人鮑萊（Pawley）的報告中指出：「經數月的調查結果，蘇聯軍隊先後奉命運走的東北資源及其產業、機器等設備，根據各地工廠的原始賬表，以尋出眞正的損失數字，總計約達二十億美元以上。」報告又說：「日本自『九一八』以來在中國東北所建立的工業設備，百分之八十都在南滿，實際上未經任何抵抗，也沒有任何損失，即全部爲蘇聯軍隊所佔領，……旋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默認下，蘇軍於一九四五年九月，開始對糧食及其他儲存品作有系統的掠奪；十月初即開始作選擇性地拆遷其重要的工業機器。……」

所謂「在中國共產黨的默認下」，即指毛澤東爲了奪取政權，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將日人自「九一八」以來在東北所遺下的工業設備，全部獻給蘇共。該調查團公佈被蘇軍所掠奪運走的單位數字如下：

（待續）

中共的眞面目【七】

——看「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後與王浩教授商榷

吳樹仁

㈠經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連續三年的人爲災荒之後，殘局無可收拾，中共一面提出「三自一包」的政策向農民讓步。一面警告人民，台灣馬上反攻大陸，要備戰，實行比平時更極權的軍事體制以鎮壓人民的反抗。

㈡由於在農村向農民大讓步，以及祭起「備戰」的旗幟，國內不滿情緒有所緩和。接着中蘇共公開大論戰趨於白熱化，中共陷於四面楚歌之中，黨內中層以上幹部思想動搖不穩。因此，中共在內部大力批判「修正主義」之同時，在中印邊境打了一仗，以達到「全黨團結，一致對外」的目的。誠然，關於中印邊境衝突我所知甚少，主要責任屬誰，我不能下斷語。但其邊境糾紛自一九五九年開始，幾年來均無正面武裝衝突，而恰巧在中共黨內不穩之際打了這一仗，其中原因就頗堪令人尋味了。

㈢一九六八年，中共意欲結束「文化大革命」，當時雖下達了「七、三」，「七、二四」佈告，實行軍事鎮壓，卻仍收拾不了這個爛攤子，而「九大」又必須馬上召開。另組「中央」，在這種情況下，「珍寶島事件」爆發，又與蘇聯幹了一場，「文革」的爛攤子得以暫時解決，「九大」也就匆匆開場。

人們不禁要問幾次衝突事件的發生，爲什麼總是這麼巧合？

如今中共內部正是分崩離析，因此「備戰」的旗幟必須高高祭起，否則，內部更將無法收拾。

現在談到「備荒」，據我本人的體會，中共的「備荒」乃是渡荒之謂。

六十年代的三年大饑饉，始自一九五九年，當

課者僅七十餘人，其他的不是水腫便是肝炎，但是，中共當局遲至一九六一年才「動員」節約備荒，已經餓死的何止百萬，還是說「備」而已，人都已經餓死了不少，活着的人百分之九十都面黃肌瘦（特權者除外），百病叢生，還提倡什麼「節約」。但軍隊的糧食自始至終不減一顆，備戰糧自始至終從未動用過，難怪乎各地農民都冒着從機關槍咀裏掃射出來的子彈，前仆後繼地去搶「備戰糧倉」。

中共之「節約備荒」最恰當的解釋是：你（老百姓）要節約，以備我（特權階層和軍隊）之荒。

誠然，應當承認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來，在某些地方是有所發展。例如在機械製造、交通運輸、興建水利等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成績。不過我認爲，這些成績取得自有原因，而不能歸功於中共。

其一，自辛亥革命至「解放」之前，近四十年來，在中國很難找到連續二三年沒有大規模戰爭的日子，最初是軍閥之間的混戰，繼之進行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接着中共開始在江西暴動，因而爆發了國共長期內戰。及後日寇乘國軍有後顧之憂而大舉入侵，經過八年浴血抗戰勝利之後，國家還未喘過氣，發了抗戰財的中共即全面暴動，終至佔據了整個大陸。但是，「解放」之後的大陸，二十多年來，由於國際局勢之相對穩定，和中共對人民的反抗實行血腥鎮壓的結果，大陸可以說沒有大規模戰爭（中共參加韓戰及越戰都是在別國領土上進行）而人民自發的零星的抗暴事件，雖然層出不窮，對中共統治之根基卻並無損害。

其二中共統治大陸之後，隨着一九五一年的土改，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一九五六年的

業的合作化」以及一九五八年的農村「人民公社化」和城市的「私人房產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等運動，將全大陸的生產資料，包括土地、礦山、工廠、設備，甚至簡單工具，全部收歸「國有」，以及通過各運動中之「賠退」、「清算剝削賬」、抄家等手段，將人民日常積蓄之大部份，特別是金、銀、珠寶、有價證券、外幣、房屋全部搜括了去，這樣，使中共能高度集中資金，進行其所需要工作。

其三，在極權統治之下，能夠調動大量廉價勞動力（民工）和無償勞動力（勞改、勞教犯）從事大規模的基建工程，如開礦、築路、修水利等。我曾親眼見到秋冬之間在農村修水利時，民工每天幹重體力勞動十小時，所得的唯一報酬是兩頓乾飯，而「黑五類分子」還需要自己從家裏帶糧食去參加，美其名曰「立功贖罪」。

其四，在向蘇聯一邊倒的時候，中共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將農產品賤價售予蘇聯，同時高價購入其工業原料及成套設備，建立一百七十六項限額以上（投資額二千萬「人民幣」以上屬之）的基礎工業項目，奠定了它的工業基礎也是原因之一。

大家不妨深思一下，這些「發展」是值得我們替中共吹捧，替中共歌「功」頌「德」的麼？

中共「發展的成績」之中一砂一石，包藏了馴良的七億中國人民多少的血、淚和汗乃至生命啊！

大陸的人民經常形容他們目前的情況是「國富民窮」。我認爲這四個字形容得恰如其分。的確，在那裏「國家」的利益，並不是人民所能享受到的，他們（包括當時的我在內）的感受是：國與民乃是對立的。以就業人口來說，二十多年來獲得普遍提高待遇的只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四年三次，提高之百分比爲百分之八——百分之十二，而同時，「國家」出售的三級大米，每百斤由十一元五角上升至十五元六角，上升百分之三十幾，棉布和主要副食品的售價則上升百分之五十左右。眼看着中共製造和擁有核子武器，但幾千年前傳留下來的運輸工具——扁擔，仍然卸不下來，還要肩承百斤，長途挑運；眼看中共拿着自己的血汗錢向

時必定鎮壓人民，而在得到相對穩定時，又把人民整治得無有寧日，他們的這種牢騷，難道不值得同情嗎？

三、原則性的問題

甲、共產「救國」呢？還是共產禍國？

馬克思、列寧的著作，我在大陸時學習過不少，重點學習的是「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和「國家與革命」，更熟讀過毛選和毛語錄。的確，這裏面有不少美麗動人的詞藻，頗能迷惑一些人，我也曾經憧憬過這「幸福的遠景」。共產主義能否在全世界永遠地實行的問題，並不屬於本文要討論的範圍，但我可以肯定地說，極權主義，官僚主義是每個共產黨的必然產物。其源出於：一、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學說，以及共產黨的革命——羣眾——政黨——領袖的學說，我這種說法最好舉目前的中國大陸為證。

當中蘇共處於「蜜月」階段之時，中共罔顧人民利益，投靠蘇聯，向蘇聯一面倒，心甘情願地任由蘇聯掠奪和剝削。如中共需要大量 OCT（蘇聯國家標準的縮寫）三〇號鋼材，蘇聯報價是每噸鋼材需五噸花生交換，而同時，西德報價申值為每一、一噸鋼換一噸花生，中共為「中蘇友好」寧願買等於合理售價五倍半的蘇聯產品，為了在蘇聯進口一套石油開採設備（該套設備，一艘載重量八千噸的海輪的艙位還裝不滿），不惜以四川全省一年的水果產品來交換（申值計算），置人民餓殍遍地於不顧，而每年向蘇聯輸出糧食一百多萬噸，油料作物九十多萬噸，食用植物油五十多萬噸，肉類九十多萬噸，另外鈾、鈦、鈹、鋰、鈊等稀有金屬礦石每年約各一萬多噸（這些資料來源係中蘇共公開罵戰時，中共向中級以上幹部招供的，說是揭發蘇共的大國沙文主義。但一條牛如不想喝水，人們能把牛頭按低嗎？）

、科研單位、大型廠礦，乃至體育運動，那裏不是大量高薪聘請「蘇聯專家」，中共幹部、教授誰能不仰「專家」鼻息做人。

誠然，現在中蘇共由於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而鬧翻了，但是這樣絕不能抹煞中共出賣祖國的鐵一般事實。中國七億人民總有一天要與中共清算這一筆賬的。

中共積極奉行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來維持他的極權統治，通過政治運動逐步擴大打擊面，勞改營遍設於中國大陸，估計被殺害、被專政的同胞達六千萬人以上。

一九六八年八月，廣州當局抓了一批曾在「文革」期間替毛江賣過命的紅衛兵頭頭「公審」，而要被管制的人去陪鬪，中共當局命令這被殺剩的八千多管制分子，於上午十一時集合，規定不准穿長褲，要赤足，把他們每十個人用麻繩串綁在一起，由「解放軍」押往會場，會場正面地上，事先舖了玻璃渣、粗砂和碎磚，喝令這些人跪在上面，在北緯二十二度左右的廣州市的八月，時值正午，烈日當空，他們跪了兩三個小時，下午一時散會，他們又被押着遊街，「解放軍」巡視着，用軍裝腰帶五步一鞭，十步一抽地鞭打着，他們赤着足在滾燙的柏油馬路蹣跚着，當場死了不少人。我親眼看見其中一個實在走不動了，倒了下來，一個「解放軍」連長過來詢問，他說實在走不動，請求給他一槍了事，但那個連長竟說：「想死，沒有那麼容易」，隨後而來的是一頓皮鞭，喝令與他一同串綁的架着他走，當時，作為中共黨員的我也看得別過臉去，潸然下淚。聽說這人第二天就死了。其他倖免一死的，腳皮也被柏油燙熟了。起碼半個月下不了地。天啊！這是什麼世道？中共是救民乎？禍民乎？乞王浩教授有以教我！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妄圖組織「紅五類」子弟紅衛兵替毛江奪權。後來，運動矛頭指向這部份紅衛兵的父兄，這些紅衛兵「違反了毛澤東的戰畧部署」而拒命。江青授意另組紅衛兵，這部份包括了「黑七類」子弟，當時「中央文革」將迫他「走資派」身上，以鼓勵這些人的積極性，並由高層人員親自封之為「左派」，「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江青更進一步號召他們「文攻武衛」，大搞「武鬪」，為了中共高層的爭權奪利，死人何止百萬。當時，那一個組織不是聽命於「中央文革」？到頭來，卻把這個責任推在林彪和陳伯達身上，「造反派」也受到指責為「極左派」而加以清算。毛澤東又以千百萬人的血和肉來維持了他在中南海的寶座。

這種行為是為了「救國」還是為了鞏固極權統治？也請王教授有以教我。

乙、為人民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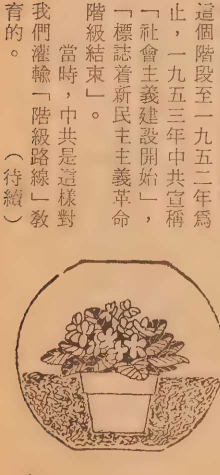
中共究竟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其本身極權統治服務？我已經談得夠多了。而且，王教授在這段文字裏主要着重討論大陸目前的「階級結構」和知識分子問題，因此我也打算就這兩個問題一抒管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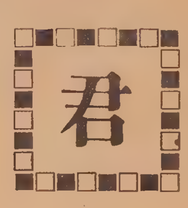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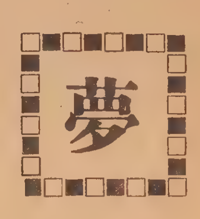
首先，原諒我不客氣地說，王教授對目前大陸的「階級路線」的理解徹底錯了。我認為，你對這個問題是一無所知。

現在，且讓我介紹一下中共在大陸的各個時期的「階級路線」政策。為存真起見，我完全用中共的術語和口吻寫以下這一段。

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共為了縮小打擊面，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口號，為了籠絡更多的人，提出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四大階級聯盟」的階級路線。中共的五星旗的含意就是：四顆小星代表四大階級，圍繞着中間的大星共產黨，這個階段至一九五二年為止，一九五三年中共宣稱「社會主義建設開始」，「標誌着新民主主義革命階級結束」。

當時，中共是這樣對我們灌輸「階級路線」教育的。（待續）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葉劍英走後，何應欽、白崇禧將經過情形，簽呈蔣委員長，請示如何處理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破壞抗戰，襲擊友軍的事件，奉到批示着同周恩來、葉劍英商量和平解決，大敵當前，切忌自相殘殺。

何、白兩人奉到命令，即着手研究一項方案，如何避免衝突，最後決定採取隔離政策，把十八集團軍、新四軍集中一個地區，此區內無友軍，也不准他們隨便開出轄區之外，根據這項原則，何應欽、白崇禧擬訂一項方案，撤銷原來的冀察戰區，將冀察戰區及山東省黃河以北，全部併入第二戰區，仍由閻錫山任司令長官，衛立煌、朱德分任副司令長官，關於作戰區域，晉西南方面由閻司令長官直接指揮，晉東南方面由衛副司令長官負責，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一部份，由朱副長官負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全部須於奉命後一個月內，全部開到朱副長官負責區域內，並將新四軍撥歸十八集團軍戰鬭序列，由朱副長官指揮，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開到規定地區後，不得在其他地區設立留守處，辦事處，亦不得再派部隊至規定地區以外活動。冀察兩省省政府主席由中央任命，但朱副長官可保荐省府委員三人至五人。

，十八集團軍本來是三個師，現准擴編爲三軍六個師三個補充團，此外准再加兩個補充團，但不准有支隊。師的編制則爲整編師兩旅四團制。

這項提示案，對共方自是一項重大讓步，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原來是三個師四個支隊，此時擴充爲四個軍，八個師又共計九個補充團，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區域更擴大爲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再加上原來佔據的陝北，已淹有華北的大半。在何應欽、白崇禧的想法，中共方面對此應當滿意了，當時就把葉劍英找來，將中央提示案交給他，要他攜回陝北同朱德、彭德懷商量。

葉劍英也未料到中央竟會如此讓步，此時周恩來尚在延安未回，葉劍英乃乘機飛回延安，向毛澤東提出報告。

毛澤東看了之後，冷笑一聲，問道：「你的意見怎樣？」

葉劍英說道：「政府方面讓步至如此程度，頗出意料。」

毛澤東說道：「我也覺得出乎意料。」

葉劍英問道：「主席打算接受了。」

毛澤東搖頭道：「怎麼能接受，政府越讓步，

葉劍英問道：「主席準備提出什麼要求呢？」

毛澤東說道：「政府提示案側重在軍事，要把朱老總、彭德懷都找來商量。」

葉劍英說道：「周恩來同志也在延安，應當請他參加。」

毛澤東皺眉道：「周恩來靠不靠得住呢？他要把我們開會秘密又報告那邊去，怎麼辦？」

葉劍英說道：「應該不致於，再說他眞有這個意思，就算不讓他參加會議，他也會知道內情。」

毛澤東點頭道：「不錯，家賊難防，偷斷屋樑。」

葉劍英臉紅一下，說道：「將來同政府談判時，也少不了恩來同志，不讓他參加怎麼成。」

毛澤東說道：「好吧，就讓周恩來參加好了。」說過就要警衛員通知朱德、彭德懷、周恩來，再加上任弼時同曹操林伯渠都到棗園開會。」

大家到齊之後，葉劍英把政府提示案先交大家傳閱一遍，都感到意外，尤其是朱德同彭德懷更喜上眉梢。彭德懷所以高興，是因爲十八集團軍按編制增加一倍有餘，今後指揮的部隊更多，朱德的想法就不同，朱德自從到了陝北之後，也就失去兵權，雖然投誠之後，經政府收編爲十八集團軍，擔任了總司令，但大權全操於副總司令彭德懷之手，朱德有時也想到前方走走，毛澤東就用水滸傳宋江勸晁蓋的話，哥哥山寨之主，豈可輕動。硬把朱德軟禁在延安，朱德閒着無聊，只得日日對着個鴉片烟

、魯北、晉北的戰事，職權擴大且不說，起碼副長官部不能設在延安，總要遷到冀中或晉北，始能指揮全部轄區，朱德只求遷出延安，出了毛澤東的掌握，就算升了天。所以看到提示案，喜歡的嘴都合不攏。

毛澤東看見朱德表情，嘴角掛着冷笑，問道：「這項提示案應當怎樣應付。」

朱德看看彭德懷，意思要他先說。

彭德懷果然搶着說道：「我看可以接受。」

毛澤東問道：「怎樣接受呢？」

彭德懷說道：「按照這項提示案，我們由三個師變成了三個軍，新四軍也編成兩師正規軍，兵力增加了一倍還多，對我們實在有利。」

活曹操冷眼看出毛澤東並不主張接受，當時緩緩說道：「政府提示案對我們雖然看似有利，但骨子裏卻是一項沉重打擊，照我看很難接受。」

彭德懷問道：「林老，政府提示案，對部隊增兵增餉，怎麼能說對我們不利呢。」

活曹操說道：「我們現在有多少兵，照現在編制八個師暨九個補充團夠不夠？」

彭德懷登時啞口無言。

活曹操說道：「你試想一想，這明明是削減我們的兵力，你怎麼會說對我們有利。」

毛澤東說道：「是啊，還是林老一語破的。」

活曹操說道：「再就形勢說，我們最好是東邊佔一小塊地區，西邊佔一小塊地區，愈分散對我們愈有利，因爲小塊地區可以變大，大的再連結一起，最後全國都是我們的，現在若是全部集中黃河北，表面看來地方是擴大了，但是再想擴展也就難了。」

毛澤東說道：「我常說國民黨對我們絕不會懷有好意，所以凡是國民黨提出的意見，我們一定要反對，現在經林老一分析，更證明我的說法是正確。」

朱德實在忍不住了，說道：「林老，你的話雖然很有道理，但是有一點你未想到，兵力分散很容易爲敵人逐個擊破，長征前如果各蘇區力量集中一起，我們不見得會這麼容易被趕出江西。」

活曹操撲着一小撮五色鬍子靜聽朱德說完，笑道：「老總，現在的形勢與在江西時期不同了，那時國民黨可以名正言順說剿共，今天成嗎？如果國民黨向任何區進攻，我們就可以說國民黨要發動內戰，要投降日本。」

周恩來始終未開口，此時也忍不住了，說道：「宣傳雖然可以盡量誇張，但是萬不能太離譜，蔣先生今天要投降日本，只是一句話，何必要先進攻我們，我們在全國來說，佔的比重還是輕得很。」

毛澤東說道：「我們可以不說蔣先生要投降。」

周恩來說道：「還有誰要投降呢？要投降的人都跟着汪精衛走了。」

毛澤東說道：「這次政府提示案是何應欽提出的，我們可以咬定何應欽是親日派，要投降日本。」

葉劍英說道：「這樣宣傳，對何敬公不一定有損，只是我同恩來同志在重慶，日日要同他見面，即使何敬公量大不計較，我去軍政部領械彈，同裏邊辦事人也不易相處。」

毛澤東說道：「你就說這是個別共產黨人幹的，不干我黨中央的事。」

葉劍英說道：「我黨一向以紀律森嚴見稱於世，這種說法又有誰相信呢？」

毛澤東笑道：「這也是外人高抬我們了，黨內過去出了陳獨秀、張國燾，今天還不知道有多少人秘密在替對方工作呢？」說到這裏，有意無意向周恩來看了一眼，周恩來頓時覺得到耳根都發燒。

葉劍英說道：「何、白二公把提示案交給我時，指定要朱老總同彭總答覆，我現在怎麼回復他們呢？」

毛澤東含笑看看朱德，問道：「老總的意見怎麼樣呢？」

朱德胸中的怒火已冒過喉頭，強忍住說道：「我沒有意見，一切請主席決定。」

毛澤東看看活曹操，問道：「林老的意見呢？」

活曹操笑道：「俗語說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現在對方既然就地還錢，我們正好漫天要價。」

毛澤東說道：「對，我們應該漫天要價，針對這項提示案來要錢。」

葉劍英問道：「要多高的價錢呢？」

毛澤東又看活曹操。

活曹操說道：「關於部隊方面，十八集團軍應擴編爲三軍九個師，按照甲種軍及調整師辦理，即每軍三師，每師三旅，每旅三個團。」

彭德懷說道：「按照這種編制應有八十一個團，比起提示案多了一倍。」

活曹操說道：「還未算補充團哩，一師應有一個補充團，九師九個補充團，加在一起恰夠九十團。」

彭德懷看看葉劍英，葉劍英搖頭苦笑。

活曹操又說道：「還有新四軍應編爲三個師，也應按照甲種軍，調整辦理，三師九旅二十七團，外加三個補充團，共計三十團。」

毛澤東拍手道：「按照這個計劃，我們可以有一百二十個團正規部隊，打任何部隊都不成問題了。」

葉劍英問道：「林老，就算眞的擴編爲一百二十團，也未必能容納下我們在各區所有的支隊，民兵。」

活曹操說道：「這只是正規軍，還有游擊隊哩！」

葉劍英說道：「提示案明白規定不准再有支隊，留守部隊，各種名稱的隊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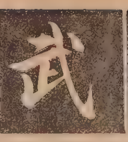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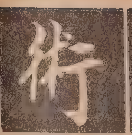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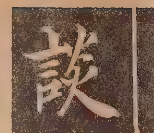
活曹操說道：「那是政府提示案，不是我們提出的對案，我們可以置之不理。」

毛澤東說道：「就算是我們的對案，我們也不一定非遵守不可，如果說一句話算一句話，還能當共產黨嗎？」

葉劍英心想他坐在延安發號施令，可以隨口亂說，說過不算，但我在重慶說過不算怎成？

周恩來一直低頭不語，此時突然抬頭問道：「如果政府接受林老所提的對案，我們怎麼辦！」



除去征衣歸故里　重會師友話滄桑

在零陵的訓練生涯已將近兩年，新兵在不斷的操練下，已漸有進步，成績也頗令人滿意。雖然如此，但不能和砲十四團的水準相比，雙方的距離還相差很遠。只得再接再厲的苦訓，如能不斷的參進些各部隊的老資格軍人，慢慢就可加強力量，雖不能算得是堅強勁旅，上陣作戰亦勉可應付，最頭痛的是新兵還是不輪班守哨。還有一件痛心疾首的事，就是幹部分兩派的形勢；在裏面雖沒有以前的明顯對立，然各人相見總是貌合神離，談話言不由衷，雙方均有所顧忌，保持一派虛僞的合作。幹部不能坦誠相處精誠團結的話，如臨到上火線，怎能一致對外，打擊敵人呢？在戰場上常會遭遇非常的變故，如缺乏同生共死的精神，決不可能打勝仗的。這實在是我隱伏在心中的預兆，覺得這樣下去，危險萬分。

正當我感覺彷徨之時，突接家中來信，說父親患病，家事無人料理，族中無賴想乘機強奪產業，要我即刻請假回鄉料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那時大哥在重慶參訓班畢業，已在五十八軍服務。他來信要我放棄軍事職務，並鄭重的申說：兩兄弟應該各司專職，對國盡忠，對家盡孝，兩面均要顧到；你回鄉整理家業，我在外全心全意去爲國抗敵，使我無內顧之憂。他的一篇大道理，打動了我的心。同時在新三營因人事的磨擦，我亦早有厭倦之意；但軍隊中想請假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然事態已到此地步，家中極需我的歸去，不得不提起筆來決心寫報告請假。當報告呈上去後，果然立即打回頭。不批准是意料中事，但總得想一個辦法，結果我只得將家信並大哥的信寄給十四團第一營營長，報告我家中父親病危，必須要回鄉料理家務，請他去信給廖營長說情，准許我暫時離隊。經過此曲折的手續，才獲批准我的假，拖延了有兩三個月的時間，還是勉強批准的。

一九四四年，春抗戰尚未勝利，我的軍旅生涯已告結束，我本志願從軍抗敵，未料到會中途退出。然事已至此，不容自己改變主意，這時我已一意遵從父兄之命，回鄉奉養雙親教育弟妹。並決心回到家鄉後，一定要出錢出力在地方支援抗戰，仍然爲國効力。

我離開零陵新三營後，本應即刻返鄉，但想到此次脫離部隊，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回舊部，再見恩待我的長官，及老師誼姊。因此決定走反方向，朝廣西而行，探望他們後，再返家鄉。我先到達上司連長家，連長已開赴前線，只有連長太太在家，她見了我很是高興，並告訴我，連長來信常有提起我的事，爲我在零陵的不得意很爲擔心，如今知道我已請准長假，準備回鄉經商，還願意出資支持我，我很多謝她的好意說：暫時還不需要，如需要時一定接受她的幫助。連長太太是一位非常端莊的閨秀型女子，舊文學根基好，一手毛筆字寫得秀麗非凡，以前曾替我補習了年多的國文，平常不苟言笑，但這次見了我談得很熱心，還談起以前連長的種種遭遇，並要我多留幾天再回江西。

當我去到誼姊家，見到老師及羅股長，他倆的兒子也有兩歲了，長得肥肥白白，很是可愛，呀呀學語，已會講許多話了。羅太太要他叫我舅舅，他朝我左看右看，搖搖頭說：「不是舅舅。」他媽媽常給他看我以前的相片，告訴他是舅舅，但那張相我是剃光頭的，現在我留了頭髮，所以他看看不像，他指着那相片說：「不是那個舅舅。」逗得我們大笑，他非常聰明伶俐，趣致極了，我抱着他，很快和我熟絡，聲聲的叫着我：舅舅！

此次返回十四團，是我來重聚的最後一次，第一營同事們的家眷，我也要去看看她們。連長的勤務兵告訴我說：「你那位姓欒的朋友太太，生了小孩三個多月，產後一直生病，聽說很嚴重。」我聽了很覺難過。這位欒太太很年輕，她父親是山東省政府的高級官員，濟南淪陷時未及逃出，他因個性耿直，愛國心重，當時敵人雖威逼利誘，他不肯屈服在敵騎下做傀儡，而遭殺害的。她媽媽在無助之下，只得將唯一的女兒，交給她兄弟的兒子，帶她逃跑到後方，即我這位姓欒的朋友。兩表兄妹相依爲命的逃來後方，只求不受敵人的殺害，別的也顧不得了。他們到南京後，表兄就投考砲兵，那時在南京物價還未波動，一份薪餉維持兩人的生活是不成問題。後來南京淪陷，就撤退到廣西。我是在第一連工作時，認識他們的，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那時欒太太只是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一班同事都叫她小妹妹。我明白他們的家庭背景後，就勸他們早日結成夫妻。她欒表兄說：「小妹是官家小姐，我是一個窮光蛋，你看她床鋪上棉被都沒有，夜晚蓋一床軍毯加一件棉大衣，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想請幾位同事吃餐飯都沒有錢，這樣令她受委屈，我心裏很是不安。」戰時的一切困難，軍人生活的艱苦，在他表兄妹的身上，清楚的反映出來，這是並不稀奇的。

那時幸好我在機械隊受訓時很少用錢，家中寄來的錢，還存幾十塊錢在身上。我先徵求小妹的同意，然後籌備她倆的婚禮，先寫報告呈請營長連長。爲他們買了床大號棉被，又買布做衣服。戰時的生活樸素，女人做衣服，蔭丹士林是最漂亮的布料；所謂婚禮的準備，其實非常簡單。等營長連長批准後，他們還送了賀禮。那天，約齊了好多位比較要好的同事，大家幫忙動手，燒了幾樣菜，興高彩烈的舉行了簡單的儀式，吃一頓自備喜酒，他倆如願的結成了連理。其實只用去了三十幾塊錢。自從他倆結婚後，小妹將我家的底細，詢問得一清二楚，不理我同意與否，即改口叫我二哥，將我自己人一樣看待，當然是知恩圖報的意思。而我反而覺得有點受寵若驚，出了些少的金錢，卻換來太多的情感，眞使我負擔不起。

這次聽說她患了重病，不由得我不吃驚，立即

位同事的太太在幫她抱小嬰兒；我看見她睡在床上瘦得不成人形，嬰兒沒有奶吃，也瘦小得好像一隻小病貓，我走近她床邊叫聲：「小妹。」她睜開一雙無神的眼睛，認淸是我，眞好似不相信似是眞的，她發出微弱的聲音叫道：「二哥嗎？」伸出手來抓住我，好似怕我離開她，一句話也講不出，兩眼滿含熱淚，接着就失聲哭了出來。我候她心情平定後，安慰她說：「我這次來有兩星期住，可幫你調理病體，你可放心，你病到了這種地步，爲何不早寫信給我？」她說：「你們新三營的同事來信，那邊的工作不如理想，境遇很壞，因此不敢寫信給你。」我說：「工作環境不好，但經濟方面總可幫你想辦法的，欒兒在前方不能回來，誰來照顧你？」眼見她貧病交逼的淒涼情形，我怎忍心坐視不理？返到連長家，和連長太太商量，她聽了這種情形，也不覺流下同情之淚，我徵求她的意見說：「想將小妹接出來，在你這裏暫住，乘我在此時期，醫好她的病，調養好她身子，不知太太能否幫忙？」連長太太自聽得小妹是忠良後裔，又見她產後失調，實在可憐，滿口應允，願將小妹倆母子接來暫住。我好欣慰她深明大義，肯接病人來家住。即去小妹家接她，然她因虛弱過度，頭昏眼睛又發黑，不能走路，我只好將她揹在背上而行。生產已三個多月，身上還未乾淨，初次生產，更無營養，又缺乏親人照顧，弄得一個平日活活潑潑的女孩子，磨折得成了一副瘦骨柴。如今換了一個新環境，房子舒服些，精神更是有了支持，心境開朗，身子就容易調理。我每天蒸高麗參給她飲，先用藥淸理後，改用溫補的藥。一個人如同花草一樣，不施肥不澆水，慢慢就會枯萎，每天打理，施肥澆水，很快就會變成枝葉茂盛。

小妹的身體一天好一天，連長太太既同情又愛護，晚上還幫她帶孩子，又餵奶粉，小妹補養得宜，慢慢有了乳汁，嬰孩有專人帶養，也日見長大活潑了。連長太太以前那種莊嚴氣質，令我有點敬畏感，這次小妹的事，使我深切了解她善良的本性，眞所謂患難見眞情。這種可貴的友情，在如今的社會可眞難找啊！她和細太太兩家，經濟都很寬裕，兩位太太都要交一筆錢給我做生意，我不肯接受，我說：「你們的錢要帶在身邊應變，我的家庭可籌措資金。」那時幣值慢慢在貶值，她們都乏善良策，我勸她們將現鈔全部買黃金，以後每月領的薪餉經費，即領即時買入黃金，要開支時再零碎賣出，如此才不會見財化水。

在我快要離開她們時，我將帶在身邊防急用的少少金子送給小妹，要她留着準備做急用，羅太太和連長太太也自動送一筆錢給她，衣服用物等均爲小妹補充添置齊備，小妹的衷心感受，當然不用講。我寫信去前方，將小妹的情形告訴她丈夫，要他安心工作，不用擔心小妹。一切安排妥當，我就辭別好友上車廂！三位軟心腸的太太，淚眼相送，離情別意，也留不住我急切的回鄉心情。回到家鄉後，看到由小妹轉寄我，她丈夫從前線寄來的信，滿紙感激之情，說他一家受我恩德太大，今世無法報答，來世結草啣環等，使我無限感慨。在朋友方面來講，我不過是稍盡微責而已，但他們卻好似負擔了重大的感情債，被認爲一世也還償不了的。眞所謂「施比受更爲有福」，是一點也不錯的，只可惜現代的人們，尙有不少把金錢視爲比生命還更重要，更遑論對患難朋友的幫助！

碼頭上的打鬬

我摒擋一切，返鄉省親，在道經衡陽時，想買點鄉下適用的物品，以便送給家人，因此在衡陽住了一天。到下午近黃昏時，已將一切買妥；我隨意走到江邊，觀看江中來往的船隻。衡陽是西南各省交通運輸總樞，在戰時水陸運輸更是頻密繁忙。當時我看到碼頭邊停泊幾隻船在卸貨，同時江中另有幾隻船在划近碼頭邊來，只聽船上的人大聲喊叫，要正在卸貨的船隻讓開，他們要划進來先卸貨。在船碼頭落貨，當然是先到先卸，怎可以蠻不講理的要別人讓開，他來霸佔碼頭呢！卸貨的船當然不肯讓，因此兩幫船上的人發生爭吵，繼而動武打鬬，雙方面集合的人數，有四五十人之多，一變爲集體大打鬬。當時我見此情形，頓覺無限感慨，自己剛從軍旅中訓練出來，想到在軍訓時期，時常聽見學員和士兵們要團結一致，互相忍讓；前方將士冒着生命之險，和強敵拚鬬，爲的是要保護國土完整，人民生活自由；誰知在後方的人民，爲了搶先奪後而發生你死我活的打鬬，一點不知道國難當前，自己人應該要携手合作才對，他們不明白出手所打傷甚至打死的是自己的同胞；這種情形，難怪外國人要嘲笑我國人是一盤散沙了！

這時江岸上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船伕們均取出做擔挑的木棍，卸貨的船伕也停止了工作，都來加入打鬬。開始時，卸貨的這班船伕就抵擋不住，已有兩人受傷，強蠻者繼續進攻，接着又有兩人受了傷；正在危急之時，忽然從船艙裏走出一個人來，他年約三十歲，穿着長衫，好似商人模樣，只見他站定船頭，大聲叫道：「停止打鬬！」那班兇神惡煞的強橫者，不但不聽他話，其中一人竟一木棍朝商人劈頭打出，當時我爲他揑了一把汗，心想：糟了！如挨中這一棍，一定會打破頭，可是事實並不如此，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只見該商人稍側身讓開，出手一捲，抓住對方打來的木棍一扭，木棍已脫離了對方的手；第二個又搶上來一棍打去，木棍同樣被捲離手，商人態度從容，接連共有八個船伕進攻，木棍均先後被捲奪；他雖然奪去對方的武器，卻並未還手擊打對方，他那種大量容人的風度，使我由衷的佩服；而他所用的這手功夫，是我最熟習的捲風車式，他使得運用純熟，已到得心應手的地步。但敵方還是不肯就息，第九個手持一根很長的撐篙，撐篙頭上裝有一只約三寸長的鐵尖咀，使勁向該商人心窩處刺去，這一着致命的撐篙打去時，他大概已忍不住怒火上升，只見他右腳向後斜退半步，側身坐椿，將撐篙一捲一扭，奪在手中，然後用力一送一挑，對方站不住撲通一聲，挑落江中去了，他隨即又跨上步，接連又挑落兩個船伕落江。當時岸上看熱鬧的人羣，齊聲鼓掌喝彩，聲震江岸，正在此時船務局的人員已聞報趕到，制止了這場打鬬。

張仲仁

江南啼痕錄（四十五）

張副校長講完之後，繼請高主委信先生訓話，高主委以四邑同學的家長姿態出現，懇切說明當日如無屹立前線的民大，則無法造育四邑僑鄉的子弟。今日民大處於風雨飄搖的危局之中，四邑子弟有捍衛母校的責任，也有擁護張副校長解決風潮的報答。言簡有力，博得全場的熱烈的鼓掌。於是在情緒激昂之下，卽席成立護校組織，化名為「波羅的海艦隊」，因學生中有十居八九為畢業於開平波羅鄉的高中部，「波羅的海艦隊」既已成立，立卽向職業學生展開反攻。

護校組織控制會場

波羅的海艦隊的反攻策畧：第一步，是緊急通知各同學杯葛繳交「人權委員會」一千元的科欵。第二步驟，等待所謂「人權委員會」公開催收經費，乘機全力攻擊，使他們無招架之力。果不出所料，自「杯葛運動」展開之後，那個「人權委員會」便大鬧「經濟大恐慌」。乃定期召開全體同學大會，以便催收。波羅的海艦隊獲知消息，卽緊急集合全隊人員，分批進入會場，滿佈四周，以便呼應圍攻。開會時，由職業學生李開璧為主席，這個來自南路的青年，在樓岡時代，表現得純潔和刻苦，曾由中央直屬民大分團選送參加南嶽青年夏令營受訓，又由張代校長給他一個職員的名義，免收其學雜費，扶助他渡過求學的難關。後來轉學到曲江民大分教處，不料中途變節，為人收買，甘受利用，竟向學校反噬。知道前因後果的波羅的海艦隊，更痛恨李開璧的為人。當李開璧登上主席台，宣佈開會理由：「因各同學不依期交一千元赴京請願的經費，致請願代表未能成行，影響了進行請改國立的工作，所以今天特召開全體同學大會，以呼籲同學尅日繳交，以便加緊工作」。由李開璧竟將「籲」字讀成「鎖」音，變成呼鎖，造成了波羅的海艦炸轟的機會。於是，學生林崇栻首先發動攻勢，起立質詢道：「主席剛才向同學呼『鎖』，我們不明何謂呼『鎖』？請主席將該兩字寫出來，以便認識」。李開璧不加思索，便在黑板上寫出呼籲二字。林崇栻得理不饒人，卽加強攻勢，朗聲向全體同學提出動議：主席將「籲」字讀成「鎖」音，連字都不認識，怎能當得我們主席，本人提議，另選臨時主席，以免鬧出笑話。四周散佈的波羅的海艦隊隨聲附和，如春雷轟動，聲勢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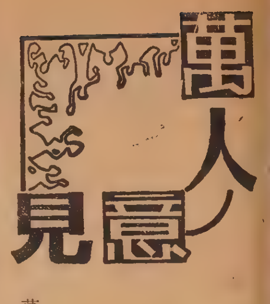
林崇栻理直氣壯，大聲疾呼再提出如贊成另選臨時主席者請舉手！那贊成的呼應，聲震天地，點查舉手人數，佔全數四分之三以上。李開璧被轟下來，垂頭喪氣的走下去。隨卽推選臨時主席，波羅的海艦隊更進一步的把握時機，從四方八面的提出推梁長城君為主席，隨卽全體一致通過，梁長城乃當選為臨時主席。梁長城者，波羅的海艦隊的主力艦也。梁長城登台後，第一句話便提出詢問：本校共有學生若干人？請教務處註冊組報告。註冊組職員施調生卽向大會報告：大學部共有學生若干人，訓練班共有學生若干，中學部共有學生若干人，合計約七千餘人。梁長城又再問：人權委員會擁有人數若干？請訓導處學生生活指導組報告。訓導處學生生活指導組便卽向大會報告：查核該會名表，共有一百二十人。梁長城於聽取報告之後，繼而狂笑道：「本校學生共七千餘，而人權委員會只有一百二十人，以極少數之人，竟盜用廣東國民大學全體學生的名義，置法律於不顧，膽大妄為，應該如何懲戒？請大會公決！」這個扭轉局面性的動議，果然引起大眾公憤，取消「人權委員會」之聲，轟動全場。結果，逐項提付表決，通過如次：㈠要人權委員會負責人李開璧當眾，卽日取消該會。㈡所有已收同學之欵項，一律如數發回各同學。㈢將人權委員會印信立卽交出，當眾焚燒。㈣請學校當局將為首滋事者依法懲戒。在波羅的海艦隊控制之下，地下份子動彈不得，尾巴份子更噤若寒蟬。李開璧在羣情洶湧之下，沒精打采的當眾宣佈取消「人權委員會」。戲劇性的急轉直下，搖撼廣州的大風暴，於一夕之間壓平了。

風潮搞手供出內幕

翌日，吳校長卽公佈開除李開璧，吳水仙……等八人的學籍。但廣州市警察局長李國俊先生認為此次學潮，幕後必有人上使，要拘捕李開璧回局審訊。李開璧獲知此項消息，知大禍臨頭，卽跑上校長室來見張副校長，他知道只有這位慈祥的老人，才會救他一命。他見到張副校長時跪在地上，說自己是三代單傳，請張副校長看在他先人面上，留一點血胤。張公乃和顏悅色的扶他起來，要他坐下詳談。

張副校長單刀直入的對他說：「你當在樓岡，家庭接濟困難，將要停學。我知道這件事情，設法給你一個職員名義，免你的一切學雜費，又送你去南嶽受訓，盡心的培植你。曾幾何時，你便在我畢生心血所付的大學來搗蛋，你自問對得起我嗎？既往不究，盼你將為人所收買的始末情由，對我坦白說明，我或可出頭代你求情，免你受刑。」這時，他良心發現，便將始末前情，對張副校長和盤托出：「當他從東江回到廣州之時，找不到一份兼職，無法維持生活，由某人的牽線，加入了民盟，每月可領津貼港幣三百元，但要負責在本校製造風潮，乃約同三四知己，擬在本校採取行動；又恐勢孤力薄，後來，由龍川回校之學生中，有共產份子四人，也奉他們組織的命令，要和我聯絡，加入策動風潮的核心。乃借改國立為名，實行煽風點火，製造事件，弄得滿城風雨。實則主要人物不過十個八個，其他則拉來做尾巴，做應聲蟲而已。」

宓琴



稚子迷惑請教老父 電視放映大陸生活好 為何青年逃亡來香港

萬先生：

逃亡，是人們最熟悉的一個名詞，人民為什麼要逃亡，這個政權好與壞，不問而得知矣。本人來港十多年，目前可算有安定居住和工作，有妻、有兒、有女。

生活雖過得清貧點，但也心足，算是安居樂業了。為是十多年來心境未能得到眞正平靜過，經常受到感人的事件衝擊，耳聞眼見不知凡幾。閱讀「東西風」第六期，司馬長風先生的「海有凍死骨」，不只作者本人寫此文時心情沉重，本人讀了此文後，不禁憶起一切雜想，令我久久未能成眠。這是一篇有血有淚的寫實。

此文可作憑弔碧海亡魂，更能作為代表死難者的控訴！司馬先生：是一位職業作家，他很有良心說話。十年前拜讀他所寫的「明天的中國」一書，此書確適合一般中國人的社會風俗習慣、善良、樸素、勤勞、友愛、敬老扶幼、禮義廉恥、富感情、有人情味。這本書，可作未來發展中國的藍圖。因其內容接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司馬先生：不愧為近代有血性的知識份子，也是風骨棱棱的一位。

「海有凍死骨」仍不能收場的悲劇繼續上演了。

六月中旬大鵬公社兩位保衞員冒死逃來香港，不幸得很半途給鯊魚噬着，港方曾派直升機去救援，當起飛去伊利沙伯醫院時天不造美，大風大雨，惡劣天氣使直升機錯降共區，眞是一個大不幸，據悉這兩位青年一死一傷，多麼令人心酸的一幕！

閒話家常，蓆上教子，正當和家人談着這幕悲劇時，七歲大的兒子突然放下飯碗，問道：爸爸，你說大鵬公社有人游來香港，前幾天電視放映大鵬公社社員生活那麼的好，還有餘欵存放銀行，為什麼又會有人走來呀？兒子這一問，非一言半語能答對，我說：孩子，你年幼，國家大事你不懂，比點心機讀書，長大了，有了知識，到時自然懂得一切。回顧十多年前，英國工黨艾德禮：訪問大陸，廣州市容披着盛裝，着眼的街道全掃灰水，好比目前房屋司署在新邨大掃灰水一樣，外表十分美觀用來迎接艾德禮。當年的艾德禮，除了正常訪問外，他還特地走去橫街窄巷，私下訪問人民，看看人民眞正過的生活如何。

當時使中共十分尷尬。近來有的學者教授，外籍客人等，趁「中國熱」訪問大陸，他們只能看到特地為他們安排美好的一面，而看不到中共專制大陸同胞的一面，正如孩子問爸爸

大鵬公社的一幕。

去年夏天與數十工友旅行新界鹿頸，有的遊山、有的玩水、各適其式。我們數人泛舟於鹿頸至沙頭角海。

咦唏！你們看，一位工友叫着，我們數人順眼一望，近鹿頸山邊河邊處浮起兩具浮屍，年歲若在十七八歲，一具赤上身，一具穿了件破笠衫，兩具均穿淺灰色牛頭短褲，一具身傍還扣着兩個破了氣的籃球膽，船家們說，此等鏡頭，我們常見，見怪不怪，不久水警就把他帶走。船家的口氣，好像見得多也麻木了！誰無父母、誰無子女、那個父母不愛兒，那個兒子不想家。在依依昔別時，他娘或妻千叮萬囑，路途險惡，小心啊，你一抵彼岸速書回家，免娘牽腸掛肚，勿令你妻朝思夜望。或曰為了某種環境，迫不得已而別，怎知這一別竟成永別。她們還在望夫、兒的信啊！人們不禁要問，解放二十四年了，人民還不斷向外逃亡，到底是為了什麼？逃亡的竟然是大多數十多廿多歲的男女青年，他（她）們一出世就是共產世界，是由共產黨的乳汁教育長大的，不要爸媽，只要國家和他老人家，（老人家即毛澤東）。但是他（她）們不怕困難，不斷集體逃亡，此點有待回大陸參觀的學者教授、外國人客、認同回歸的人們詳為研究。

耳聞眼見不及親歷其境，回想十幾年前，我們曾在香洲海上演驚魂，

我們一行八人，由廣州搭花尾渡，當時共黨改為署光×號，抵達中山石岐，在石岐市流浪了幾天。

當地人士介紹，去到中山縣小引鄉石場工作，是散工，工作是爆石碎石運石，此種劇烈勞動當地人士很少願意去幹，石場為了完成任務，不得已請了我們這批無戶口的黑人來幹。在此石場做了數月，我們工作十分賣力，得到管理員信任，在這數月間我們經常探聽門路。星期日是休息天，管理員大多數回家團敍，我們也有出外旅行，農曆六月一個星期天，我們照例出外去玩了，這一去就和小引石場拜別了。

準備乾糧，我們八人也有這等想法，這一去可能是生乎未卜此生休！為是棺材抬出，那有抬入，去志已堅。因為我們八人目標太大，接近邊防區時我們採取晝伏夜行的辦法。觀察吓邊防地理。由石岐落澳門，有兩條公路，上截即石岐開出分為東西兩條，公路，小引石場位於東路，東路是由華佗坫起點，經豪頭、張家邊、小引、南塱、翠亨村即孫中山故鄉、大金頂，到前勇鄉，路經竹秀園、恒美、北台、三鄉，到前勇；下截是前勇至三廠，只有一條公路。這些地區以前是中山縣屬，解放後近海的村鄉，劃開一個珠海縣，好使中共易於管制逃亡。珠海縣大多數劃為邊防，出入邊防區要領有邊境出入證，垣洲、翠微、香洲，屬邊防區，我們進入邊防區不是一件易事。在邊防區一個山頭的樹林裏我們宿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我們接近香洲附近一個小山丘，日間蟄伏在小山，待入夜後，我們急穿田而過，經兩天三夜終於抵達香洲海邊，大家進點乾糧，飲點水，抖吓精神，又要準備海上生死行程了。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我們八人下水了，生死患難，同舟共濟！大家不可離開二十碼，一起游，大約在離岸約一百碼處游着，當經過共軍哨崗時，我們提心吊膽。

共軍的談話我們也能聽到，不久吠聲四起，探照燈猛掃射，當時嚇得我們各人急速潛泳，潛了約十分鐘上下，浮頭一望，見沒有動靜，各人跟着浮出水面作仰泳來抖氣。此時我提醒大家，共軍可能發現了我們，準備他的巡邏艇追來，大家提高警惕啊！此時各人一游一回頭，一游一心驚，經過約一小時，遠離共軍哨崗了，各人稍為放下心頭的驚慌。當時不知是否共軍蛇王，或可能天亮發現，或有其他問題等沒有追捕我們。幸運的我們，游着游着，幸好八人之中沒有一個抽根、痳痺、不夠氣等。在一個炎夏的早晨，天還未露出魚肚白，我們八人抵澳門黑沙灣靠岸了。

八小時的艱苦行程，終於抵達彼邦。各人雖然游得上氣不接下氣，可是心中興奮，大家來一句祝賀「八壯士」互相笑了，自由在望了。

如果當晚給共軍找回，後果不堪設想，宿命論云：我們命不該絕。有幸今能在萬人雜誌補上這一課。同胞們！難友們！以上如有錯漏，請為補充。

黃中惠

（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

「特別推介」

本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亦是本港著名漫畫家嚴以敬先生之「傳達藝術出版社」所增設之門市部，經已籌備完竣，將於本月二十四日在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一百三十三號地下開張，除經營各類名貴畫圖書籍外，并專營代銷台灣出版而甚有文學藝術價值之書籍，歡迎各界人士蒞臨參觀光顧焉。

萬人協會執行委員會同人敬啓

七月二十日

萬人協會小啓

㈠為了加強協會與會員，及會員與會員間之聯繫，茲決定從本月開始，分別召開區域性的會員座談會，為此，希各會友準備好改進本會會務的意見，以便接獲開會通知後在座談會上提出，凡接獲通知而又無暇赴會者，請先來電聯繫。

㈡由執委兼福利部主任洪森林捐贈之萬人協會徽章，已由自由祖國寄來，希各會員前來會所領取。

㈢會員今後凡有遷居或改變通訊地址者，請即來信（或來電）告知本會。

萬人協會啓

（六月三十日）

「義合弟契」

一位讀者有另解釋

萬人傑先生：

關於「契弟」名詞，照先生牛馬集「由契弟說起」說及契弟含義，並無罵人之意，且有慰勞之義，和廣東人的另一口頭禪大佬意義差不多。以我無學無識看法，不同意，且沒有大佬和慰勞之意，還有羞辱之義。

契弟原有個故事的；從前有位陳姓男子，娶妻成家，他還有妹妹，姑嫂二人，情感和好，於是姑嫂外出工作，所賺來的工資，儲在一處。時間很容易過去，不知不覺有八九個月，這位嫂嫂便懷孕了，不能繼續和小姑一同工作，嫂嫂乃提出將所得工資分了，當時剩下一元分不盡，嫂嫂提出歸她所有；小姑則問她有何理由？嫂說懷孕了，不能繼續工作。可是隔壁叔公聽了她們的話，擬從中獲取她們分剩一元利益，應歸叔公所有。她們問你有什麼理由要奪取我們的錢？叔公云：我年老懷孕了，宜歸我所有。爭論不下，訴訟公堂。縣大人審問這位叔公，你怎能有懷孕？他說：我做

契弟，衆人×屎忽，便懷孕了。縣大人責他胡塗，豈有此理，呼左右打他二十板屁股，這一元二一添作五，歸姑嫂二人所有。

契弟故事講完，萬先生作客，舉杯對主人說：「敬你一杯，契弟！」哄堂大笑。如果這位毛主人是廣東佬，一定啼笑皆非，席上四位廣東佬，或領會含意，或未必知道故事來歷，所以也不宜在席上說出其含義。無聊草此，順頌

撰安

一笑而已

（七三年七月五日）

滿懷失望徒增傷感
曾鏡洪憶述大陸行

在自由中國訪問的香港「元老」足球隊隊員曾鏡洪，去年曾隨香港「流浪」足球隊到過大陸遊歷及比賽，他接受記者訪問，憶述此行見聞和感想，他最先的失望和傷感是在故鄉惠陽見到了他的親友，但親友們竟然沒有久別重逢的欣喜和興奮，只是從他們神色之間露出許多難言之痛。

曾鏡洪說，後來，在中共「體育協會」的安排下，隨着流浪隊，訪問了廣州、漢口、南京、上海、北平等地。但是走的地方愈多，心裏愈是感到沉重和不安。

在中共刻意的安排下，「流浪」隊會被引導參觀了許多工廠。在一個指定參觀的工廠裏，竟有些工人抽空向曾鏡洪訴苦說，他們除了每天辛苦做工八小時之外，還要開兩小時的政治會。

曾鏡洪說：大陸工人對於剝削他們休息時間，召開共產思想的政治會，厭惡到極點。工人們抱怨說：「天天開會，天天都是背誦那幾句教條，人人都虛應故事，浪費時間和體力。」曾鏡洪說，大陸工人說到被迫「開會」時所露出愁眉苦臉的表情，才體會到他們失去自由的痛苦。

曾鏡洪瞭解到，中共對於外賓和華僑的參觀安排，似乎收到了惡劣的反效果。例如：專供外人參觀的一些學校，才七、八歲的孩童，即表演軍事操典中的劈刺動作，口中哇哇地吼着：「殺！殺！殺！」

曾鏡洪說：當時跟流浪隊一起參觀的還有不少歐美觀光客，這些外國人曾用英語問他說——小孩子兇惡的喊着「殺！殺！殺！」是什麼意思？他轉問到身旁的學校教師，才知道殺的對象是美國人，經用英語翻譯給那些洋人聽後，當場有幾位嚇至臉色大變，乍舌不已。

曾鏡洪說：雖然大陸在「公安人員」的嚴密控制下，但是治安情形卻一場糊塗，幾乎到了盜賊如毛的地步，當「流浪」隊住在南京外賓招待所時，有一個小偷侵入房中行竊，把一個中共女譯員嚇得尖聲求救，「流浪」球員羣起馳援，才把小偷趕跑，「流浪」隊每去一個城市參觀時，中共接待人員都會請他們小心保護自己的錢財和手錶，以防竊賊下手。

曾鏡洪曾問一名幹部說：爲什麼大陸會有這麼多的宵小橫行？這名中共幹部爲難的解釋說，在知識青年下放農村的政策下，有些青年不肯下鄉，他們雖留在城市，但被取消了戶籍。失去了配糧和工作，就淪落爲匪徒。據說，這種情形很普遍，因而破壞了社會秩序和治安。

「流浪」隊員也獲得有限度的自由，到街上去散步購物，曾鏡洪說，

萬人協會 舉辦本年慶祝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啓事

本會籌辦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凡由一九七一年起加入本會的會員，均可報名參加，同時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

我們均受共黨迫害，流亡海外二十餘載，終日爲工作勞碌，藉此機會，可去台灣寶島享受一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自由空氣，政府會替你安排各種節目，歡迎海外僑胞回到自由祖國懷抱，共祝國慶，復可遊覽及實地觀看此反共基地的軍事設備及演習、文化教育、社會建設等等，而且還可會晤久別的同鄉故舊暢敍離別之情。能令你由頹廢的心情，轉變爲熾熱振奮堅強的反共意志，決不可放棄了一年一度的良好暢遊寶島機會。如欲參加者，請早來本會會所辦理登記手續。

一、報名日期：從即日起至八月二十日止。
二、出發日期：十月八日，全部旅程約十二天。
三、費用（包辦一切手續，及來回機票食宿等）約港幣一千一百元。（非會員則約一千一百五十元）。
四、報名時先繳二百元，餘數在九月十日全部繳清。
五、若費用有所剩餘，全部撥作萬人協會基金。
六、報名時携帶身份證副本二張，最近照片（光面）二寸大十二張。

萬人協會啓　七月一日

會址：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三・七五四九三五

街上淒涼的景象，是完全不能跟香港或台灣任何一個城市比較的，大陸上沒有私家汽車，以腳踏車代步算是不錯的。

老百姓穿的衣服，大多是白、灰、藍三種顏色，有很多人衣服上，都打着補釘，僅有很少數比較斯文的女人，穿着裙子，其他男女不分，一律是工作長褲。

進了一家飲食店，曾鏡洪和他的隊友想喝瓶汽水，結果要先買票再換汽水，他們在一條長龍行列中排隊等了老半天，才喝到一瓶汽水。

最使曾鏡洪和「流浪」隊球員不能適應的是，當他們走在街上，老百姓們都遠遠聚在一起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們。曾鏡洪很衝動的想跟這些同胞親切地談談話，但是他們卻避之惟恐不速，曾鏡洪說：「想不到大家都是中國同胞，彼此之間竟有這麼深的隔閡！」

郭武林手持香港CI
越區取得印尼華僑立委資格
引起華僑不滿・政府豈可熟視

萬人傑先生：

首先謝謝貴刊主持正義，揭發黑幕，登載了我們印尼華僑的心聲，廣大僑眾莫不稱快。如果貴刊能正式進口印尼的話，相信銷路一定非常可觀；可惜印尼政府限制華文雜誌入门，因恐共產思想乘機滲透顛覆，以致連帶反共雜誌也一樣受限制。但貴刊登載了揭發郭武林非法弄到立法委員文章後，香港朋友托人帶來一本，大家爭先複印，街頭巷尾，無不談論此事，莫不以先睹為快。

適值郭武林也來了印尼，看了該文章的複印本，因做了虧心事，無言以對。但他臉皮八尺厚，對厚黑學研究很有心得，應用得尤其徹底，可以說是活學活用厚黑學。事情發展到此地步，他還是我行我素，面不改色，掛起立委牌子，手持CI6265號（香港回港證），前來印尼視察僑情，貢不知廉恥為何物。他去拜見幾個僑領，希望僑領替他說項，僑領們當面曉以大義，對他說這個不是我們私人的事，事關全體華僑，應得到全體華僑支持才合法；同時勸勉他面對國難當頭，應顧全大局，不要為一己之私，使國家失去威信。而郭武林不但不聽勸告，更加氣焰萬丈，不可一世。

郭武林在台北偽造事實，冒充曾任耶加達中華總會及中華商會理事，台北中央日報本年元月二日版可查，該二個僑團早在一九五八年為蘇加諾政權沒收，至今尚未發還。但曾任該二個僑團理事長的僑領，留居台北的有二位，耶加達亦還有二位，他們異口同聲說郭武林係偽報冒充，郭某根本未曾擔任該二個僑團理事職位。郭某的故世父親郭美丞曾任理事長的係事實，但父子風馬牛不相及，由此可見郭某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郭武林十多年前利用父親的關係，獨家代理台北正中書局出版的教科書，全印尼數百間正義華校全部採用該教科書，郭某任意抬高價格，因為專賣，只此一家，十多年下來，發了一筆大財。一九五八年印共勢力膨大，尤其對反共僑領沒收財產，關進集中營，最後驅逐出境。郭某父子見風駛𢇁，為保全家產，趕緊投機靠攏，他父親率先命令他擔任理事長的「福建會舘」及其店宇公然昇起「汚腥旗」，以示前進愛國，為廣大僑眾所不恥，是年並舉家遷居香港。郭武林如果是反共愛國之士，何不遷回自由祖國台灣居住，以共赴國難？由此事實證明，郭某十足是投機份子，毫無國家觀念。「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這是千古名言。

郭武林能弄法、玩法、毀法、非法弄到立委頭銜，其中大有文章。當局如果馬虎了事，以為時間拖久了，人家淡忘，這是錯誤的想法。秦檜做

唾罵。所以政府當局應速查辦，糾正錯誤，撤去郭某立委之職。不然忠奸不分，正邪混雜，則國家體統何在？以後國家選拔人才，僑社領袖以何爲標準？

郭某非法利用關係，越區弄到立委，大搖大擺前來印尼，不但沒有絲毫悔改辭職之意，竟然又挑起幫派仇恨，到處散播謠言，說反對他的人都是「客家幫」，其他幫派人士沒有反對。難道其他幫派僑領僑胞都是與郭某同一鼻孔出氣，或錢能通神，得了郭武林的好處都不說話了嗎？我們想絕對不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否則與禽獸何異？印尼華僑現在已經組織「印尼正義愛國華僑反對香港郭武林越區騙取印尼區僑選立委委員會」，印發告海內外同胞書，並分發國內外有關報章雜誌。該委員會主任委員就是郭武林同鄉福建省人陳德泰先生

有目的。當年汪精衛做漢奸，當然有小部份人做他的走狗；但全國上下一致聲討，使汪精衛死無葬身之地。在國家民族大義下，沒有幫派可分。爲了瞭解眞象，台北當局可以調查印尼華僑的上書，究竟有無其他幫派人士反對郭某。不然，郭某這種含血噴人，卑鄙毒辣手段，無非分散反共僑社僑領合作，爲毛共張目，使親者痛、仇者快，毛共爪牙在後面鼓掌大笑！

據說台北支持郭武林的幕後人知悉原委後，及了解因郭某引起僑社分裂，以至不可收拾，使僑胞失去對政府的信心，也懊悔莫及，要他辭職，郭某又死賴不去。因爲他可能另有陰謀，潛伏立法院，做毛共內應，使國家機密，一洩無遺。支持郭某的幕後大員，因此寢食不安。第一怕層峯知道壟斷遴選，蒙蔽　總統，藐視印尼華僑權益，破壞國家法律，失去政府

揭發，可能因此丟官，那時眞是無法收拾。

所以某大員們叫郭某自己親自到印尼向華僑說項，但其效果恰恰相反，越發使人反感。見到他的人莫不嗤之以鼻，吐他一口涎沫爲快。

郭武林非法弄到的立委，與遴選辦法要連續居留五年以上不合不算，又敢公然冒認印尼華僑，僞造僑團理

，這樣的人居然可登國家最高議壇，不但立法院爲之蒙羞，全體立委亦恥與爲伍。郭武林識相的話，還是早日辭去立委之職，一可平服僑憤；二可使支持你的幕後人鬆一口氣，公理正義，可藉此伸張，僑社恢復團結，共爲反共復國努力！

旅印尼華僑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萬人會刊」第三期出版 歡迎各界人士索閱

由本會主編之「萬人會刊」第三期經已出版，該刊除報導近期本會活動情況外，還發表了多位名作家（皆本會負責人）之佳作，計有本會副會長兼執委會主席曾憲光的「對中國前途座談會的幾點意見」，學術部主任岳騫的「國運已見曙光」，審查部主任焦毅夫的「尼克遜救了謝冰心」，學術部副主任胡養之的「文學與國運」，及陳師山、棄左、落葉、主保健等人佳作多篇。

此外，尚有本港著名漫畫家，本會執委會副主席嚴以敬的政治漫畫，及由本會屬下中華青少年先鋒社主編的「光華先聲」，圖文並茂，值得一讀。

第四期會刊準備繼續出版，希各會員及雜誌讀者踴躍投稿。在精神和經費兩方面均希望讀者的鼓勵及支持，以便辦好自己的通訊刊物。

本刊是非賣品，歡迎各界人士索閱。

萬人會刊編輯委員會啓

（七月十日）

萬會長來鴻

憲光、仲仁、挺拔、美奕及各位會員老哥：

遊埠第一站到了檀香山，有太陽時天氣熱，沒有太陽時很涼快，比香港好受。在這兒住第一流的 Ala Moana Hotel 才不過二十七元美金一天，享受不錯，今晚去看草裙舞。

老萬（七月十二日）

有路無人行有米無人吃
過頭糧引起的惡劣現象

萬人傑先生：

毛澤東這個共產黨，能夠竊據我國大陸，主要因素非常複雜，不過其中有一點是主要因素之一，就是顚倒是非，混淆黑白，製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政治術語，蒙蔽忠誠老實的中國人，以達到其無恥騙人目的。

生活在共產極權制度的人如果是患了失憶症的，要應付那千變萬化，無奇不有，古靈精怪的政治術語，眞

些時，在不知不覺中，理智分辨能力模糊時，中了共產黨的迷魂毒素而不自知，可是若能留心注意，聚精會神的去分析每句政治術語，你便會發覺，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愚民統治手法，無論過去和現在，共產黨從未放棄其賣弄政治術語的卑鄙做法，特別一些入世未深思想純潔的青年人，更容易受夠這一毒素的感染。現在我憑着在其統治下，生活了十三年，以身經目

景，用拙劣的筆法勾劃出來，這是一種以毒攻毒最好的方法，當然，我所知道要寫的，大都過去了十多年的事情，雖然失去新聞價値和意義，然而，這的確是萬千中國同胞的血淚凝成的事實，相信要瞭解共產黨猙獰嘴臉的海外中國人，還是樂意看到。

「過頭糧」這個名詞兒，共產黨自實施了糧食分配制度以後，已經有了，不過還沒有叫喊得十分響亮而已。毛老頭由於心血來潮，一夜之間，於五八年，發動全國人民組織農業集體化，建立了「人民公社」，記得當時口號滿天飛，所謂：「吃大鍋飯」、「社會主義是天堂」、「辛苦三年」、「幸福萬代」，搞得人們昏頭昏腦，長年累月餓怕了的農民不加入公

剎那的事情，平心而論，「公社食堂」成立後，由於各地生活情況不同，有的「公社」吃了十天半月，有的吃了十天八天，後來發覺糧食消耗量大驚人，農民長年餓空了肚子，吃一餐要相當於往時糧食配給量三四餐，共產黨看一看存儲糧食，如果繼續吃下去，山不是塌下來？加上「畝產十萬斤穀」的浮誇風，所得來的收入，還不夠千分之一，因此急不及待地，又責罵農民吃了「過頭糧」，因此它所帶來苦難史無前例，「大鍋飯」就到此爲止。全國所有「公社食堂」，同樣停頓下來，農民重新要按照規定，領取糧食回到自己家裏另起爐灶。農民在未入公社前，一切炊具都給沒收光了，連燒飯的鍋兒也沒有了，形成了有米煑不熟的怪現象。這樣一連下去，造成了三年大饑荒，無辜地給人們帶來了水腫病、肺結核、肝炎各種奇難雜症，應運而生。事後有的農民私底下埋怨道：「早知道吃了幾天大鍋飯，換來無窮的捱餓，不吃還好，往日雖然領一餐，吃一餐，不致於一下子餓得要死不死，還易受。」這是多麼令人憐憫的眞心話。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在理論而言，固然講得冠冕堂皇，可迷惑許多人，它終究是一種洋玩意兒，揭開其畫皮，根本就是極權統治，中共強行將它塞進這個五千多年的文化古國，完全違背了我國民情風俗習慣，經不起事實的考驗，註定失敗，這是毫無疑義的問題。

「過頭糧」顧名思義，即是一個月分配給你三十斤糧食，你卻把它二十五天就吃光，而且繼續要向中共透支下一個月的糧食，相信這樣解釋，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海外蘭亭褉集詩（並序）　陳蝶衣

歲在癸丑，適值蘭亭禊集第二十七度周甲，騷壇同人相約踵晉賢故事，讌敍於淺水灣之鎮海樓，蓋拯溺會址所在也。時爲上巳之前一日，集者凡六十餘眾，宴罷多即席賦詩；所謂「瓶罄而鉢韻初鳴，峯青而曲聲尚在。」此情此景，乃彷彿似之焉！其次日，予亦感念今昔，追記成篇，並錄之就正於李幼椿、王世昭、蔡念因、董力行、李曼石、陳菊圃諸君子，暨鄧曼姬女史。

有生兩度逢癸丑，天之賚賜何其厚！
身預禊集趨水濱，湔祓聊示去宿垢。
鎮海樓閣背青巒，未登便覺望眼寬；
茂林修竹亦森列，無妨逕作蘭亭看。
蘭亭舊築山陰道，東晉風流迹已掃；
但留序帖在人間，眞僞徒然惹斷炒。
我來且共笑靨開，暫從世外忘刼灰；
散懷正好愜素願，相謔兼可助喧豗。
壁間細認深鐫字，拯溺堪喜重職志；
當世不乏命世雄，若言已任應愧死。
豪猾任由自嵩高，縱誕專權屬吾曹；
網絓餌鰒兩並棄，不聽訓誥聽迴潮，
詩宗畫伯多妙緒，落筆紛紛滃烟霧；
袖拂風聲香襲裙，使我有語不敢吐。

（註）女畫家鄧曼姬亦工詩，有「袖拂風聲我又來」之句。

須臾白日忽平西，賦歸揣想古別離；
不盡代謝鱗次感，代與郊圻一車飛。

壇主曰，陳先生海外蘭亭禊集詩，是採元白長慶體，「長慶」，是唐朝年號，元微之，白居易，獨創新格，取名長慶體，當時所寫詩集，又曰長慶集，行雲流水，暢所欲言，詩格之一變也。陳先生此詩，工夫學力，二者俱到，詩學不深，頗難仿效。

是日由王世昭先生，折簡相邀，余應約前往，大會詩人，暢談半日，蔡念因先生，爲攝影專家，所拍之照，藝術價值頗高，取景配光，均有獨到之處，爲余專攝一影存念，丰神楊柳，無復當年，王粲登樓，興懷百感。

七五生辰書懷七律五首　傅裕

(一)
一事無成空太息，百年已過四之三，
未除赤寇生猶愧，救得蒼黎死亦甘，
萬里江河悲斷梗，千重鐵幕阻歸驂，
曾經浩刼尋餘燼，莫挽狂瀾感自慚。

(二)
又逢七五懸弧日，故我依然淚欲傾，
一夕反攻徒有夢，廿年歸計尚無成，
台湃歌舞昇平樂，梓里飢寒痛哭聲，
莊敬自強猶在耳，空言何以慰蒼生。

(三)
過去繁華似夢中，醒來已是白頭翁，
田園廬墓成陳迹，兄弟親朋竟杳音，
兒女英雄花上露，功名富貴耳邊風，
占今多少興亡感，螻蟻王侯一樣空。

(四)
漫說回天力已殫，同舟風雨總相干，
守株待兔談何易，不戰還都夢亦難，
國際情懷欺騙詐，人寰滋味苦辛酸，
那堪多難流離日，翹首江山怯倚欄。

(五)
淵源家學溯蘭臺，校舍於今膾刼灰，
舊業已隨洪水去，雄心猶帶怒濤回，
孤芳自賞籬邊菊，傲雪惟留嶺上梅，
待看復興文化日，滿園桃李會重開。

輓章士釗　李劍平

朝秦暮楚自忽忙，滿腹經綸利慾狂，
優孟衣冠空作俑，猿猴粉墨可憐章，
留來丑角名千古，落得黃粱夢一場，
今日蓋棺成定論，覲風駛幃最專長。

和題扇　陳培根

癸丑六月十八日，九號風姐降臨，得以偷閒半日，偶讀楊海天曹文錫兩老師「題扇」唱和大作，一時興起，依韻步和，聊表捧場，並博一粲。

筆下溫柔已入神，可知滄海尚揚塵，
南荒我亦風流慣，話到興亡痛美人。

陳培根先生詩，是爲佳作。該詩是曹文錫先生轉寄而來，鄙人提倡中國固有文字，詩不論古今，人不分南北，不問親疏，同爲文友，佳章寄到，決不令滄海遺珠，而使作者失望，以後各方詩友，不必介紹，會友以文，極爲高尚，當今國學低沉，文學復興，大家有責，並非任何個人，而可肩此重任，政府糊塗，一向不聞不問，吾人不能坐視傳統詩文，就此趨於消滅。

政治大可不必參加，詩文應該自由發展，在野之身，無所忌諱，邪風弊政，放膽直言，讀書人天賦良知，表達於詩詞文字，後世史家，亦可據爲參考。

自大陸淪於共黨，吾人棲遲海角，投老無歸，魯連浮海，王粲登樓，抑鬱之懷，托諸吟詠，千古文人，均有此感。既不怕永不敍用，亦不愁文字獄興，互起心聲，同登大雅，爲文人之武器，亦國病之良方。近有詩云：

著書　董力行

一夢邯鄲四十年，何期老至命猶全。
聞鷄已失劉琨劍，去國差存范蠡船，
高閣觀星聊自慰，雄心對酒亦堪憐，
劍門驢背秦淮月，明日黃花寫暮烟。

鄙人所著「明日黃花錄」，第三集快將出版，印成之後，即作世界旅遊，身爲大陸土人，未曾出國，最遠遊踪，即是台灣寶島，可能國外隱居，對國家之事，耳不聽，眼不見，免生閒氣耳。

陳寒波生前死後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〇一期 新4期）

「言與行」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〇一期（新4）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〇一期（新4）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八月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中共統戰把戲雜談

七月廿四日香港「文滙報」等中共報紙，根據廿三日北平「新華社」電訊：分別刊出了共軍「總後勤部裝備部部長」苑化冰和「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先後死亡及在北平舉行追悼會的消息。

看了這兩段消息，益使人感到：在文革期間一些被揪鬪的老幹部所說的「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這段話倒眞是經驗之談。杜聿明將軍是中共點名的「戰犯」，徐蚌會戰被俘後出於不肯低頭「認罪」而遭到中共的長期虐待。後因中共統戰的需要，千方百計拉攏已入美籍的杜聿明女婿楊振寧，所以，杜氏不僅獲得「解放」，而且很受北平當局「優待」，日前楊振寧夫婦回去探親，毛澤東破例地居然也「瞧得起」中國人（楊氏雖入美籍但不能不說他還是中國人）接見了楊振寧，長談達一小時之久。晚上周恩來、張春橋等人宴楊振寧夫婦，杜聿明夫婦也在作陪之列。杜氏係中共眼中的「反革命」，但因他的女婿是中共爭取的對象之一，所以由「階下囚」一躍而成「座上客，這對中共的一些「老革命」來說，簡直是一大諷刺。如果，對老毛的「天下」建立過功勞的高崗、彭德懷、劉少奇、賀龍、羅瑞卿和林彪等人沒死的話，不知道他們會有什麼感想？

老毛放棄「原則」，到了這樣的地步，儘管是政治手法的運用，然對中共的「革命」和「團結」，必產生不可估量的惡果。

「老革命」不如北洋餘孽

苑化冰原軍銜是「少將」，一九三八年十月就已加入共黨，黨齡三十五年，可以說是個「老革命」，可是參加他的追悼會的最高幹部爲李先念和李德生。而張若奚的追悼會卻有周恩來、葉劍英等一大堆人參加。廖承志在張奚若的追悼會上致悼詞中有一段說：「張奚若先生始終關心祖國的統一，關懷台灣省同胞和知識界故舊，盼望台灣早日獲得解放。」

中共無法用軍事力量「解放台灣」，轉而採取統戰策略妄圖瓦解始終擁護中華民國的絕對多數海外僑胞的鬪志與團結，所以，不管活人和死人，只要可以利用就利用一番，然可以肯定，這完全是白費心機。統戰收不到絲毫的效果，相反地卻會在中共高層內部產生很大影響。那就是中共的老幹部必更灰心洩氣。

譬如毛澤東之對章士釗，由專機送港，黨辦喪事而專機迎骨灰，這在中共的高級幹部——特別是文革中被鬪爭過的高級幹部來說，出生入死多半生，但卻落個「掛起來」的下場，而北洋餘孽的章士釗，卻在生前死後都很風光。

其實，中共的幹部，特別是在海外（如香港）的幹部，早應看清「革命」的前途和自己的未來下場，應該毅然決定拋棄中共這個罪惡政治集團，投奔自由。

中共可能利用杜聿明將軍

老毛接見楊振寧，中共「優待」杜聿明，有可能在未來北平利用杜聿明將軍向中華民國進行統戰。如果，杜氏眞是「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並希望有利於中共的所謂「祖國統一」，中共可以派他帶他的太太和所有眷屬都出來，中華民國一定歡迎他們入境，到台北後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如果他能說什麼「希望台灣早日解放」，「希望祖國早日統一」並「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這些話，那不僅可以證明毛澤東「英明」，中共「偉大」，還可證明傅作義之流不是奉令統戰，而是他們眞的愛國。中共如果還相信自己的話，不妨試試看。不然，不管是利用死人還是活人，那都是騙人的把戲，不但騙不到一個明白事理的海外華僑，充份顯示出，中共已黔驢技窮，老狗根本耍不出另一套花樣。中共若不是美國幫忙，暫時壓下了大陸同胞的反毛仇共銳氣，可能今日天下更亂。它的統戰活動，固然目的在於爭取海外華僑，而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一面則在於欺騙大陸同胞，企圖造成一種假相，使在它統治下的億萬同胞死心蹋地地供其奴役。

中共極力跟英國拉相好
目的是在西歐抽蘇聯後腿

姬鵬飛跑到英國去，讓英國在北平舉行一大規模工業展覽，甚至還有主動邀請英女王訪問中國大陸的可能，這一切，都爲了籠絡西歐國家，使蘇聯必須以較大注意力付諸西方，減輕在邊界上所受到的壓力。在中共、英國的「友好」氣氛下，香港避秦之士可暫告安枕了。

英女王訪中國大陸有可能嗎？

中英關係不斷發展中，雖然從來沒有任何官方人士公開談論英女王訪問北平的可能性，但在倫敦和香港，卻有愈來愈多的人在探討究竟是否有此可能。

英國皇室從來不與蘇聯交往，在蘇聯立國五十餘年的歷史中，從未有過一名英國皇室成員涉足蘇聯國土。這是因爲英國皇室與蘇聯執政的布爾什維克黨之間有一段宿怨，並不是因爲皇室對任何共產國家有什麼偏見——明顯的事實是近年英國皇室與南斯拉夫之間一直保持着友好交往。

蘇聯與英國皇室的宿怨始於半個世紀前，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帝國造反奪權時，羅曼諾夫王朝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率領全家老少逃出京城，在逃到西伯利亞的一處山洞中，面臨着退無可退的絕境時，慘遭紅軍屠殺，連尼古拉二世的一個三歲姪女，也被紅軍用刺刀剖肚。這個末代沙皇「冚家劇」的慘劇，在當時歐洲各國的王室中引起極大震怒，英國的溫莎王朝，更與羅曼諾夫王朝有着數不清的姻親關係。

但英國皇室與中共之間並沒有任何宿怨，更何況現在中共已與蘇聯公開對立，英國皇室成員沒有任何不能訪問中國大陸的理由。

中共主動邀請非不可能

同時，中共最近的外交政策主要目標是在籠絡歐洲經濟共同體（俗稱共同市場國家），以圖在西線牽制蘇聯。歐洲經濟共同體過去一向由法國當家作主，中共安排邀請法國總統龐比杜訪問北平，目的就是要與西歐集團打好關係。而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後，已與法國成爲這個集團的雙頭領導，在這種嶄新情況下，中共主動邀請英女皇訪北平，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

最近一年餘來，中共每逢招待有邦交的外國元首到訪，場面之隆重與禮儀之週到，也使英國皇室大可放心，不會受到任何有失體面的接待。

姬鵬飛訪英的作用

不久前，中共外長姬鵬飛訪英國。是英國與中共建交二十三年以來，中共外長第一次訪問英國。

而中共極力拉攏西歐，則是爲了要使蘇聯感受背後的壓力，以圖減少蘇聯對中共邊境的威脅。這種政策動向早已爲明眼人所指出，新鮮的則是他們在推行這些政策時所採取的手法。

西德外長舒爾去年十月訪問北平時，中共官方公開表示對於蘇德「接近」深爲遺憾，當時周恩來曾對舒爾說，西德對莫斯科採取的友好政策，將會增加蘇聯對中共的壓力。

最近半年來，中共已與西德展開大規模貿易，並正在商談簽訂民航協定。這只是中共正在西歐展開的大規模外交攻勢的一環，姬鵬飛訪問英法以及白相國訪問意大利，皆具有同一目標。

今年三月間，中共甚至與反共最激烈的西班牙建立了外交關係，而西班牙和蘇聯則至今未有互相承認。

扯老大哥的後腿

中共這一切行動都是爲了扯莫斯科後腿，俄國佬不論如何愚純，總不會看不到這一點。

我們看到中共和蘇聯在西歐展開這一連串笑臉外交攻勢之際，立即就可以看出他們在手法上的重大改變。只不過是在兩三年前，北平與莫斯科在西歐的勢力競逐所採取之手法，與現在完全不同。當時蘇聯極力拉攏西歐各國共產黨內的「主流派」，而中共則在西歐各國共產黨內製造「分裂派」，兩派互相傾軋鬭爭，甚至僱用打手去搗毀對方的集會，但在對付各國當權派的態度上，則是異口同聲加以譴責。現在，北平和莫斯科皆競相與西歐各國當權派結交，而把那些「主流派」與「分裂派」的馬仔棄若敝屣。

這也可以說是「大勢所趨」。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普遍沒落，已使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共產黨完全不起作用，中共和蘇聯爲了自身利益而需拉攏西歐，就必須與當權派打交道，無法再依賴這

些起不了作用的小共產黨。

拉攏西歐打擊蘇聯

兩年前中共借乒乓球員發動的外交攻勢，主要目標是爭取美國。現在中共外長姬鵬飛親自發動新外交攻勢，目標則在加強與歐洲國家的緊密聯繫。

中共對歐政策之急劇轉變，也直接反映在北平「人民日報」上。這份中共報紙自今年初以來出現了奇景，它非但未有片言隻字攻擊北大西洋軍盟，而且還大肆讚揚西歐政治團結，字裏行間一再表示美軍有必要留駐西歐。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轉變，使歐洲驚奇，使美國欣喜，使蘇聯沮喪。過去二十年來，「人民日報」每逢提到北約，必極盡謾罵之能事，稱之為侵畧組織，並咒罵美軍留駐歐洲為帝國主義霸道行為。

中共之激變，反映了北平當權派心目中的美國，非但已不再是敵人，而且已變成朋友。過去反對美國勢力介入歐洲，是害怕美國促成西歐團結而形成一股強大力量。而現在，中共則渴望有一個受美國支持的強大西歐，以牽制蘇聯。

中蘇共各懷鬼胎

克里姆林宮頭頭們不是呆子，早已看出中共的用心，蘇聯報紙一再指控中共與帝國主義勾結，就是指這一點。而中共對蘇聯的疑懼也已不再吞吞吐吐，而溢諸言表。「人民日報」一面讚揚西歐團結，一面則大肆辱罵蘇聯所推動的歐洲安全會議，並反對歐洲全面裁軍。因為這項裁軍的結果將使西歐軍力遠遠落後於蘇聯。

姬鵬飛發動的新外交攻勢，旨在進一步與西歐打好關係，使蘇聯不得不以較大的注意力付諸於西方，減輕中共在邊境上所受的壓力。而蘇聯推動的歐洲安全會議，則是企圖固定歐洲的現狀，使其得以集中全力對付中共。

英國工展規模龐大

在北平舉行的英國工業展覽會，是有史以來在英倫三島以外舉辦的最大規模之英國工展。但這並不是在北平舉行的第一次英國工展，一九六四年時也舉行過一次，規模遠比不上此次。此次展覽會場面積廣達一萬五千平方公尺，中共當局派出一萬二千名工人專供英國工展當局調遣。展出的英國工業裝備共達一千九百噸，其中一千四百七十五噸從英國逕運大沽新港，另外四百餘噸借道香港用火車載運。展覽會籌備工作於一九七一年初開始進行，由英政府的海外貿易局與英國非官方的「中英貿易協會」聯合負責。他們選擇的展覽品，皆是預測中共在今後十年內可能需要的工業設備。

大做生意表示樂觀

任何工展會皆具有急功近利的目標，希望藉展覽而推銷產品，英國工展除了推銷參加展出的各大英國廠商出品的機械之外，還具有更遠大的目標。因此在兩大主辦當局鼓勵下，英國廠商派出了大批工程技術人員隨同展覽品赴會，在展覽期間每天與中共工程人員舉行十數個至數十個小型座談會，詳細介紹這些產品的使用和保養方法及英國的工業技術。「中英貿易協會」的會刊毫不隱諱地指出：日本是目前向中共推銷機械設備最多的國家，但由於中國人對日本人具有根深蒂固的疑懼，英國重工業是大有機會從日本手中爭取一部份市場的。

由於日本對蘇聯的曖昧態度，使兩國關係暗潮迭現，大為加強了英國貿易當局在中國大陸與日本廠商競爭角逐之信心。至於美國，目前也準備把精密儀器及高度技術的工業設備打進中國大陸市場，但由於美國產品的成本太高，英國貿易當局認為美國貨無法與英國貨競爭，而在這次工展期間舉行的無數次座談會中，英國廠商也着重強調這一點。

中共不可能參與地下鐵

中共最近曾派了一個土木工程代表團到香港，與擬議參加香港地下鐵道一部份建築的兩家公司之高級人士會議，包括怡和洋行的最高當局及金門建築公司的幾位英籍工程師。事後幾家報紙傳出消息，謂中共有意介入競投這項巨大工程。這種說法，完全超出常識範圍，中共沒有任何理由把偌大資金投到香港來發展地下鐵道。

從最近倫敦一些金融刊物的一鱗半爪報導中，對此事的來龍去脈已可勾繪一個較為明確的輪廓。

事實真相是：中共土木工程代表團的確曾與怡和及金門之高層人士閉門長談香港地下鐵，他們所想知道的是地下鐵的投資總額及其資金來源。有關中共企圖介入地下鐵承建競投的謠言就是由此而起的。但中共探詢這些資料的目的，並不是要與英資財團競投，而是希望確實知道誰有能力拿出這筆龐大資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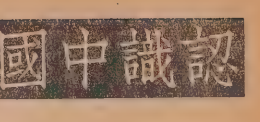
建造地下鐵不僅是香港史無前例的最大工程，即使在國際範圍內也是一宗轟動遐邇的重大投資。地下鐵的全部投資據初步估計約為港幣七十億至一百億，相當於美金十五億至二十億元，幾乎等於中共在對西歐貿易中所需的全部信用貸欵之一倍。

真正目的原來想「度水」

據倫敦財經專家的估計，中共在一九七三年度需要七億美元信貸向英法及西德三國購買其急切需要的工業裝備。中共向日本購貨的信貸已由日進出口銀行拍胸脯保證，但向西歐三國購貨的不足之數卻仍未找到合適的債主。如果有任何財團有能力把十五億美元以上的資金投於香港地下鐵，則也必定能向中共提供七億美元信貸。這就是中共派遣代表團到香港來探聽地下鐵虛實的真正用意所在。

中共代表團從怡和當家人之處獲悉，地下鐵資金最可能的來源是倫敦的幾家貼現銀行，所謂貼現銀行，性質相當於香港的按揭公司，資金雄厚而並不從事一般銀行業務，因此並不像某些大銀行那樣聲名顯赫。但倫敦數家貼現銀行握有的現金卻是世界最大宗的，並且足以操縱以倫敦為中心的歐洲貨幣市場。中共現正通過香港數個急於做大陸生意的英資財團，與這些貼現銀行接洽信貸，以解救目前急需工業裝備而缺乏外滙之困境。

自由客串



石獅子·文革·天國

柳以青

在上篇「李約瑟·爲學·人」的拙作裏，最後，由於篇幅的關係，我沒有盡量把我對李約瑟博士研究時，所着重的「接觸人」方面，加以更清晰地指出來。雖然，李約瑟在其「八年後重訪中國」一文中，並沒有使我們看到他在大陸兩個月中，一個具體的人，更好說，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人。但是，這類人士們確是大量存在的，因爲，甚至連李約瑟也紀錄了目前大陸所強調的「鬪私批修」的運動。可惜的是，李約瑟沒有遇到——起碼，在他的那篇演講中沒有提到。

也就是爲此，李博士所能紀錄的只是經過「改革」後的一切，這一切只是很膚淺地被李博士接觸過，僅僅的六十天而已，所接觸的又只是形象和表面的。這個，我不責怪李約瑟博士，因爲他根本沒有機會去深入接觸，原因是：中共對外國的華籍學者、遊客等，總是給予妥善安排的（其實是限制）。

然而，我所大惑不解的是：李約瑟博士似乎不該就憑了這外表和形象的中共所設置的樣板，就據而發表偉論了。好像是在高談濶論大陸的整體。

古物·古蹟·活人

或許，李約瑟博士仍然希望多到中國大陸去搜集有關「中國科技」的史料，不使因了自己的直言，中傷了中共對外宣傳的策略，而爲自己也堵塞了搜集資料的門路；或許，李約瑟博士眞的就相信中共對待大陸人民的政策，確是難能可貴的「驚天動地」，並且也給予世界人類企圖美化生活的一個榜樣。誠如，李約瑟博士對中國科技之研究一樣，早在西方人士之科技發展之前，已經有了相當高深的發展。然而，兩者之間，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或許，由於他是一位科學家，在了解中國目前大陸的社會，也犯了科學家本身所犯的缺欠——那就是：研究科學的人，對科學只注重事物的外表：現象和形態，和它們循以爲常的法則。哲學就比較直驅內部，而心理學卻能超越現象深入人的心智和靈魂，人的性格和本質。

因此，李約瑟博士既是科學家，在討論到中國大陸的人的問題時，當然很容易只從大陸人的現象和形態來立論，而不能直透本質和內心了（事實上也不可能）。

好在，李博士在快結束他的演講之前，有這麼一段話：「當然我是以個人的身份和你們講話，告訴你們我訪問中國兩個月所得的印象。自然我的印象也免不了有很多錯誤的地方，別人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說在座的中國朋友也許另有高見。」

這段話可以說是學者的謙虛，也可以說是一種遁詞，因爲他對「文革」的發生和了解給予驚人的解釋，一反絕大多數人的意見。

這裏，我並不是指李博士對「西方人士津津樂道，說文革恐怕要普遍地摧毀中國文化遺產和古物」，稱之爲「完全是無稽之談」，並且也承認「是有些微的損壞，」不過，「那是不足道的」這段話。

同時，也不是指李博士所舉出來的「西安大雁寺」的故事，和「陝西的歷史博物館……中國全部歷史在這個壯麗的博物館陳列着」，或是肯定「一般來說，考古學和博物館保管的工作，在中國做得很好。而所有對中國固有文化受到損壞的恐懼，是可以擱起來了」的這段話。

事實上，爲一個有考古癖的人，對「古物」原較「活人」更爲重視的。傳統中國流傳下來的古蹟、古物，如果我們不能發現到背後是那時活活地擁有中國文化的中國人所製造的話，這古蹟、古物並沒有什麼價值，只是古玩、古董而已；同樣，在目前大陸活生生的八億人民中，如果沒有一脈相承的中國文化的培育，而加強以馬列主義的教條來灌注的話，並不理會到大陸中國人民的適合程度，我就覺得可惜、可嘆和可悲。

我總是不能同意李博士的是：似乎李博士只注重了「文革」時期，中共對古蹟、古物的保存上來着眼，而沒有一點同情心，針對在「文革」時期，成千累萬的活生生的中國人被置於死地，被折磨殆盡的事實。起碼，在他這篇演講中，一點都沒有提到。

在這方面，我不知道李約瑟博士在作什麼感想。不過，我卻覺得很多外國人士們，似乎仍然還有一種最要不得的觀念——中國文化、文物嘛，是偉大無比的，至於中國人民嘛，那是卑賤的。他們都能把中國文化看得很高，但對中國人則必該踏低點一般。我不知道李約瑟博士對中國大陸的人民，有沒有這一種「可怕」的觀念？

我雖然是中國人，對所有的中國人都存有深厚的情感，特別是對那些受到專制、鐵蹄壓抑的中國同胞。起碼，我更有了普遍的人權概念呢！

相信李博士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曾經說過這樣的一段話，他應該是不能善忘的吧：

「在元朝另外還有一個人，不可不知道，他叫忽思慧，……他撰著了一部書叫『飲膳正要』，這部書在營養學史極之重要，因爲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書，說出『疾病可以靠飲食來治好，不需要吃藥，不要其他任何東西，只是飲食就夠了，』事實上這可以說是『維他命』的第一次發現，因爲對所謂營養不足這類疾病，在西方以維他命來醫治，來補充身體內缺乏的營養，是非常晚近才有

的。例如，在這部書裏面，它把腳氣的病情說明，並且列舉了醫治腳氣病的食物，甚至在幾個鐘頭以內，可以把腳氣甚重的病人恢復健康，又說吃海藻可以醫甲狀腺腫脹，其中所列的食物在現代我們發現都是極富維他命的。」（見明報月刊七十一期華谷月李約瑟博士訪問記）

上面的一段話正是中國文化精神和菁華，但是「文革」的方法呢？是什麼？相信李博士一定能心領神會的，可惜，李博士沒有提及！

李約瑟所了解的「文革」

現在我要轉入正題：爲什麼我說李約瑟博士對「文革」的發生和了解上，給予驚人的解釋呢？這問題很重要，同時，可能也被讀者們忽畧了，因此，我不能不鄭重的指出來，以供大家思考。

簡單的說，李約瑟博士是套用了「基督教理念」來解釋「文革」，這固然爲任何一位西方人士是輕而易舉的，同時，又容易爲西方人士所了解。不過，這一「基督教理念」的套用，本來也是李博士的自由，問題是這一套用，是否是合乎基督教的理念，是不是只是借用了「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聲威，而事實上，卻是沒有基督精神的「基督教」理念呢！這個我們將要探討。

首先，我們先看李約瑟博士如何了解「文革」。

「在過去八年之中，文革來了，又去了。下面我將會講講關於文革以來各方面所發生的事情，也會論及文革是如何的重要和必須。我希望你們放在心裏是這樣的一個基本觀念：在中國，巨大的人口正處於一種熔融的狀態，正熔化爲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依中國人的看法，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生產資料國有化以後，階級鬬爭還得延續很多年甚至幾個世紀。當他們這樣講的時候，他們實在是說：在全人類之間一定要經常有一種運動，徹底消滅階級和因階級差異而樹立的藩籬，因爲這道藩籬阻碍了人與人間的友愛。對於階級鬬爭的延續而言，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克服自私自利的慾念——也許要經過很多年或數世紀的社會主義教育才能完成這個任務。

「當我還年輕的時候，也曾遍讀馬克思的經典著作。那時我總認爲，只要上述的基本社會變革發生了，一切便會開遂如意，太平盛世也就接踵而來了，我們並不做分析的工作。我們也不去思索關於『原罪』的問題，那只是一種令人嘔心的基督徒觀念。我們都以爲，除非有從未聽過的問題出現，實在沒有什麼要擔心的。然而，麻煩就出在這裏。好像中國人那樣，雖然成功地完成了基本的革命，實施經濟計劃，卻發現故事並不這樣就完了，還有漫長的歷史在他們在面前展開。雖然資本家和中間剝削階級消滅了，但逐漸地，他們清楚了解：只要仍然有人有着『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念頭，階級鬬爭在任何時空任何世代都會重現。卽使基本的革命成功了，日子一久我們便可預見私心復發。

「這實在是人類歷史上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消除階級藩籬的過程是兩方面的。一方面，不單是如何使知識分子從雲端裏走下來和一般人打成一片的問題，……必須體驗一下一般人常做的工作，……從而解除他們對勞動的恐懼。另一方面也有如下的作用：例如一個農民出身的人，他在軍中幹了不少英雄事蹟，……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但要他們執筆寫一篇報告或站起來向一羣人演講的時候，他便會混（渾）身抖起來。這是另一種恐懼，這種恐懼也得除去。

「『成爲一個眞眞正正具有人性的人，是一樁何等必須又何等重要的事！』我已經抓着那個名詞了。我今年還在中國的時候，這個名詞便常常在我腦海裏盤桓着。你也許可以說目前在中國的一切，是一個『人性化』（**Humanisation**）的過程。不幸的是，我們的社會，在很多方面，反而鼓勵人不要具有人性。

「我們一定要記得，在翻天覆地的文革期間中國各地，在首先是右派，跟着便是極左派的強烈冲擊之下，必有數以千百萬計的人，仍然堅決地追隨毛主席的路線。他們緊隨着『舵手的路線』，在波濤洶湧的海洋中，奮力向前，他們已掌握了眞理。在我看來，如果他們還未抵達天堂，也早已踏上通往天堂的康莊大道了。」

原罪・得救・天國

我之所以抄錄了這麼多段，原因是讀者們可以從這幾段的連貫中了解李約瑟博士如何把基督教理念放置在了解「文革」中。爲西方人士來說，很容易這麼想，特別是目前在西方所掀起的「中國熱」的狂潮中。

我不反對西方的「中國熱」，因爲中國文化確有她的智慧，以補足西方文化之「人文化」的不足。但是，把中共的一切就當成「中國熱」的主題，顯然是一個歧途，遲早就會後悔莫及的。

然而，我所奇怪的是：像李博士這樣有學養的人，竟會脫離了基督精神而用基督教的理念來看「文革」，誠使我啼笑皆非。

「原罪」問題，目前西方的神學家爭論頗多，可是有一點基督眞理的就是：任何人都染有「原罪」，這方面是無分階級的，而「文革」的發動確是在派系、階級之爭，如何能相提並論？

「原罪」之免除乃是得救的條件。但是，西方對「原罪」的免除與得救上，有着不同的層次。可是，最基本的是要一個個人的自動自發。絲毫沒有強迫的成份。而「文革」以來的中共政策，根本是外在強制、恐嚇和殺戮！又怎能類比？

「人性化」問題的提出很有意義，可惜的是：中共在「文革」後的政策，如果眞如李博士所謂的「人性化」的過程的話，我眞不知道，李博士所指的「人性化」的目標是什麼？難道「人性化」的歸向問題，還會分很多種嗎？像馬列主義所認爲「人性化」眞是「人性化」的「眞理」？這方面，西方學者們討論的已經很多了，相信李博士是不會陌生的。

因此，李博士所肯定的「天國」，決不是基督教的「天國」，正如很多人以他們的權力爲「袖」，以他們的肚子爲「天國」一般。下次再討論李博士所謂的「掛帥」問題。

冷眼看毛幫和謠

岳騫

最近幾個月毛幫掀起一股造謠風，拚命造和謠，首先由廖承志、傅作義、劉斐、王芸生一批人假借二二八座談會發出和謠攻勢，於是港九潛伏的共特紛紛起而響應，據說有一份雜誌還發表了一羣國民黨員要求談和的聲明，此情此景，不由得想起一九六七年大暴動時，本港左報日日發表的一羣工人，一羣學生，一羣家庭主婦，一羣……的舊事，不久又將出現。

廖承志、傅作義放出第一砲之後，不但台北中國政府未予理會，就是海外的中國人也都當作笑話。於是毛幫一計不成，再來一計，又把九十三歲的章老先生送來香港，觀乎章老來時周恩來去密斟，行時眾頭目到機場恭送，專機專人伺候，誰能相信章老來港竟爲探親而來。因此，在章老抵港口掀起大幅謠言，好似章老同中國政府當局已經早有聯絡，就等他來港進行會談，其間還傳出張羣要來港會章士釗。可惜是閻王爺也同毛幫過不去，章老來到香港就魂歸天國。和謠的肥皂泡自然也就炸成空氣，無影無踪。但毛幫還不肯放過機會，周恩來、朱德一羣大頭目打來唁電，還硬咬着章老對國家的「和平統一」有貢獻，好似章老雖然抱病而來，來到就死，但仍然與台北接上了線。毛幫此處不要臉的程度，雖然我們看了二十多年，仍然覺得認識不夠，因爲有時太超出常情之外了。

章老已死，不能再作謠言工具，於是又捧出傅作義，最近又看到杜聿明，相信不久還有范漢傑、鄭洞國，在大陸未死的貳臣降將，人人都要出來表演一番，這批人不足責，因爲他們沒有抗拒的可能，即使他們有勇氣以死相拒，絕不發表這種談話，毛幫仍然可以用他們的名義發表，既無可能要求報紙更正，自然也無處去控告毛幫假借名義造謠，也就因爲他們喪失了自由的意志，因此這批人無論說什麼，海外人皆當佢死嘅，沒有半點作用可言。

更滑稽的是最近又死了一個投共分子張奚若，臨死時的「遺言」也要促成「和平統一」，這在毛幫宣傳上確是一大改變，在以前每一個人死後，都有一篇遺言，照例是「感謝毛主席」，張治中、李宗仁死時都有這一份遺言，內容既相同，態度也十分從容，乍看好似出國旅行上飛機時發表的一篇贈言，誰也想不到竟是彌留時的遺言，這種宣傳文字，看到第一篇覺得毛幫行爲太無聊，何若同死人開玩笑，看多了就覺得毛幫是眞眞的無耻。現自張奚若臨死改了聲口，相信今後每一死人不是「感謝毛主席」，而是要「和平統一」了。

由於毛幫死纏活賴的造和謠，不由想起抗戰時的日本，日本發動侵畧中國，最終目的是要滅亡中國，將中國變成琉球、朝鮮，但中國究非琉球、朝鮮可比，要一口吞下作不到，於是，日本參謀本部就擬定一項戰和兼施的亡華策畧，以戰爭迫中國作城下之盟，逐步消化之後，再發動戰爭，再迫中國割讓一部份土地，讓出一批利權，這樣和了戰，戰了和，最後就可把中國滅亡。

那知這種戰和政策，一開始碰了壁，中國應付之道是只戰不和，蔣委員長信誓旦旦向全世界聲明「決不中途妥協，妥協即是滅亡」，一定要打到最後，打出最後勝利。這以來一直打勝仗，佔領中國廣大的領土的日本人慌了，想盡方法要同中國談和，先後託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以後就在香港活動，找到了一個不知何許人冒充的宋子良，居然談了將近一年。其間笑話百出，如果全部記下來，眞是一部笑林廣記。尤其到了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當政者眞是熱鍋上螞蟻，唯一出路就是向中國求和，當時不必說和得和不得，連找一條談和的路線也找不出，一些留在淪陷區稍有名望的人，過去想走走不掉，此時只要向日本聲明可以接通重慶路線，馬上就會受到禮遇，護送至安全區，其情況頗類似今日的毛幫。

但日本人卻比毛幫有格，日方雖然鑽頭覓縫向中國求和，卻是認眞找門路，不似毛幫隔着海造謠，不惜用死人造謠，即此一項而論，日本軍閥勝過毛周之輩多矣。

中國政府遷到台灣之後，無論局勢如何惡劣，當政者從來沒有過與毛幫談和之念頭，因爲過去事創巨痛深，大好河山硬是談和談掉，現在剩了這一塊小地方，如何敢再談和。陳誠與吳國楨後來都談過，最危急時每人身上都裝一瓶毒藥，準備必要時服毒自殺。毛幫也曾經進行和談，可是也只能在香港造謠，眞正進到台灣的據筆者所知只有一人，就是曾任漢口市長的徐會之。

徐會之湖北黃崗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但沒有眞正帶過兵，一直從事政訓工作，先後任職西

安行營，保定行營，武漢行營政訓處，二十七年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陳誠，副部長黃琪翔、周恩來）第一廳（廳長賀衷寒）第一處處長，以後升任第二廳廳長，先後擔任過第五戰區，第四戰區政治部主任、靑年團中央團部幹事，勝利後擔任漢口特別市市長，儼然封疆大吏。

徐會之在黃埔系是核心人物，日本人攻擊的「藍衣社」，中國人習稱的「十三太保」，均包括他在內。同時與陳誠也拉上關係，所以宦途一帆風順，扶搖直上。

但在漢口市長任內犯了貪汚案被撤職，不久大局逆轉，他留在上海未走，當時軍政大員留在上海的甚多，也無人留意，不久，徐會之到了香港，去信給台北朋友申請入境，當時他們這批「太保」仍然位居要津，任行政院部長的就有賀衷寒、袁守謙，其他也都有權有勢，雖然那時申請一張入台證，難於中一張香港大馬票，但徐會之並無困難，順利到了台北。

可能就在抵台的當日或次日，一羣同撈同煲的同學好友設宴爲之接風，酒過三巡，徐會之說出自己此行是來搞和談的。當時在座諸人均笑罵他喝醉酒說醉話，並警告這類笑話萬不可去外面說，否則會有麻煩。

徐會之見大家不相信，情急之下，居然掏出了陳毅的親筆信給大家看，說道：「你們看，這信是不是假的，我本來要面呈辭公（陳誠）的，先給你們看看。」

一羣人看了這封信頓時魂飛天外，尤其替他作保的人更如全身掉進了冰窖。這時大家反而不敢責備他，恐怕他溜走了就要有人替死，於是一面好言安慰，表示可以談談，請他休息，當把此信轉呈辭公。飯後派人嚴加監視，大夥一齊帶着信去見陳誠，陳誠萬不料徐會之竟會如此，馬上寫簽呈報告總統，總統批了「槍斃」，第二日就把徐會之提出執行，徐會之被綁時還大呼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法官拍案大罵其無恥。

徐會之之外，尚有兩人但並未眞正搞和談，只是運動部隊叛變，一是陳儀運動湯恩伯，一是立委馬乘風運動劉汝明。經湯、劉兩人報告上去，陳儀被槍斃，馬乘風因當時未殺，以後拖延旣久，加上他是立委身份，竟然逃掉一死，改判無期徒刑，現在不知死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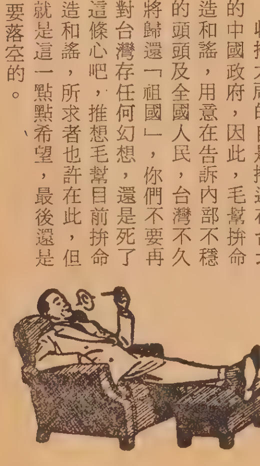
這是毛幫二十幾年中向中國政府進行和談的眞實成績，至於章老先生搞和談，最初實在是海外人士鼓噪出來，以後毛幫將計就計，作爲造謠工具，實際上章老在港，除了作一些懷人詩，與台灣的老朋友連一封信也未通過。

由於毛幫目前拚命造和謠，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日本「皇軍」的末日，直到今天，日本尙有一些狂妄之徒認爲在中國未打敗仗，誠然，到了日本投降，中國軍隊未曾克復一座大城市，但日本爲什麼在投降之前拚命求和，最後逃不了投降的命運，當然也可以說由於美國的原子彈，蘇聯出兵，但這些行動最多也只是促使日本投降早一天實現而已，觀乎日本投降後，盟軍打開日本中央銀行金庫，只剩下一錠黃金，可知卽使沒有原子彈與蘇聯出兵，日本投降也只是時間問題。由此可知目前戰爭的勝負，並不純決定在軍事，主要因素是在於本身的政治、經濟，凡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國家就沒有戰敗之理。

毛幫此時處境，較當年日本尤甚，日本所遭遇的外患，毛幫皆已遇到，但毛幫所遭遇到的內憂，日本則無。目前毛幫急於要開十大，決定毛澤東死後的權力分配，此事已難安排，而各省與中央之分立，又如何維持團結，更加上各山頭的爭奪，日益明顯，最近一期紅旗，已承認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已是歷來已久的事。毛幫黨內有派，誰都知道，但黨外有黨，卻是首次供認，所謂黨外的黨，自不是指所謂「民主黨派」而言，而是指毛幫已分裂成若干黨，如果以毛江夫妻檔作爲正統的中國共產黨，則劉鄧一支是一黨，林彪遺孽又是一黨，周恩來手下自然又是一黨。若是一個民主國家，黨派再多也無問題，但在毛幫極權制度下，不能容忍異己的黨派，自然更不可能容許黨內分裂出去的黨，所以毛幫輪流火拚，永不能休止，已成了定理，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目前値得研究的一點，就是毛幫拚命造和謠，用心何在，經過二十幾年的奮鬪，中國政府在台北已屹立不搖，二十幾年前風雨飄搖之際，毛幫勢力正如日中天，對於毛幫派出的「和談專使」，徐會之的身份已如上述，陳儀與總統在日本有同學之誼，總統北伐時，陳儀正任孫傳芳手下浙江省長兼浙軍第一師師長，首先擧義來歸，以後二十年間歷任行政院秘書長，福建省政府主席，台灣省行政長官，浙江省政府主席，出將入相，寵信逾恒，一旦發現有通共行爲，毫不留情，立時處死，要說今日有人敢去台北進行和談，此人如到了台北能活回來，除非他是金剛不壞之身。

此種情形我們都看得淸楚，毛周輩應當不會不知，何以偏要作此無耻無聊之事，推測仍然是對內成份多於對外。可能內部人心浮動，火山一觸卽發，目前大亂所以未發動，還是由於毛澤東未死，毛一死，立時分崩離析。如果台北沒有一個中國合法的政府存在，毛幫無論怎樣亂，最後還是共產黨的天下，但由於有中國合法政府存在，大陸一旦大亂，收拾大局的自是播遷在台北的中國政府，因此，毛幫拚命造和謠，用意在告訴內部不穩的頭頭及全國人民，台灣不久將歸還「祖國」，你們不要再對台灣存任何幻想，還是死了這條心吧，推想毛幫目前拚命造和謠，所求者也許在此，但就是這一點點希望，最後還是要落空的。



烏托邦 君子國 麥肯諾島

縉山

歷史上每逢黑暗時期，學者對當前政治社會不滿，然個人又無力改變，故每每發爲文章，以寫自己的心懷，如葛柏特（Cabet）的「夷卡利亞遊記」（Voyage to Icaria）、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皆屬之。

不過，以上兩篇所描述的景色人物，多於個人理想，故仍屬文學性的作品。直至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與李汝珍的「鏡花緣」發表，這才是眞正寫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至於麥肯諾島呢？那倒是一個眞實故事，決非小說。

烏托邦

烏托邦著者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英國人。他是英國史上出類拔萃的大人物，對文學、哲學、政治、外交、法律、宗教，皆有驚人的造詣。他是伊拉斯瑪斯（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時代名人）的摯友、英王亨利第八的寵臣。他的性格酷似明代方孝孺，而命運也同，爲反對亨利第八離婚，竟被處斬。

烏托邦，是一本充滿諷刺、寓言、奇想的小說。原著者是用拉丁文寫的（拉丁文是當時的國際通用文），在摩爾被斬後十六年，始譯成英文問世。在書中，摩爾虛構一人物拉斐爾，對當前英國政治、法律、社會發出了一種猛烈的抨擊，實際也就是摩爾自己的意見。

該書分兩大篇，第一篇寫拉斐爾論國家良好的形態；第二篇寫烏托邦的政治，以下又分九章：(一)烏托邦鳥瞰、(二)阿瑪奧路特及其他城市、(三)地方長官、(四)知識、工業及職業、(五)人民生活與交際、(六)旅行及其他、(七)論奴隸、病人、婚姻及其他、(八)烏托邦的作戰、(九)烏托邦的宗教。

從上述目次中，可以窺出書中所述梗概。摩爾生活在亨利第七、八時代，故他所寫英國政治、社會情況，當然皆是針對時政而言。

例如由於軍隊、奴隸的解放，而成爲無業游民，到處橫行霸道，擾亂社會。

法律輕重未有標準，不合理，偸竊手帕的小偸，竟與殺人犯同處死刑。（這與北洋軍閥時代無別，四十年前，天津街頭一搶匪，只搶了二十個銅元，竟被槍決。）

在農業改革政策下的圈地運動，最遭殃的，還是小農民，土地或被政府沒收，或被大地主、豪門兼并，反而充做他們狩獵遊憩場地，你說氣人不氣人。

以上皆寫的是事實，以下還有摩爾奇想的文字。一則說，當病人病入膏肓無可挽救時，他主張應勸說病人，早日獲得解脫，使病人絕食，或服安眠藥，可以在無痛苦中長眠。

人除死外，另一重大問題，是婚姻問題，另一則他主張，與其事後鬧離婚，不如事前彼此審愼，把對方看淸楚。他說，男女雙方在伴郎伴娘陪伴下應該裸體相見，把對方各部分看個仔細，方不致結婚後後悔。

摩爾是一知識淵博而又有睿智的人，但這種意見，卻未免可笑、幼稚。因爲離婚主要原因，是思想、性格、作風、忠貞上，然這種品行是看不出來的，除非試婚同居一個長時期。但假使試婚制度有可能，也靠不住。既然在「試」，當然皆會造作，盡量表現好的一面，而掩藏不好一面。再說赤裸相見，也不會看出男方是否「無能」，女方「冷感」，甚至醫生也無法檢查。所以我說摩爾可笑、幼稚。

君子國

「君子國」載在「鏡花緣」一書中。該書著者是李汝珍，直隸大興人，即今北平人。他大約生於一七六七年以後，沒於一八三〇年以前，即淸乾隆、嘉慶年間。

著者爲一於書無所不窺的飽學者，而天分又極高，不屑於當時「章句帖括」之學，因此他一生未有什麼功名；雖也做過政事，但非大官，這點與摩爾大不同。他是一純粹學者，故著述甚多，而對音韻學，尤有特別研究。著述中最膾炙人口的，就是「鏡花緣」。他的際遇，頗似蒲松齡，而「鏡花緣」也似「聊齋」。不過「聊齋」是以鬼故事諷世，而「鏡花緣」卻是以「君子國」對比黑暗社會。

該書有一百回之多，主要是寫唐敖、林之洋遊歷海外幾十個國家，記述每一國家的的風土人情，以表達他個人對政治、社會、文化的理想。這幾十個國家名稱，並非皆是杜撰，而確是有所本的，即大都依據周秦時人所著「山海經」。這部古書，有人批評它是神話書，充滿了千百年前人們對世界的

幻想，這批評似乎過火。山海經原是古代研究地理之書，其中固然不免有些幻想記載，但也未必毫無根據。據邢讓等序道：「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史記中尙露其書名，可見它在後代，曾佔重要地位。海內北經第十二有云：「……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這句話日人雖有種種不同解釋，標點各異，但「倭屬燕」是一致認可的。當時燕包括今河北、遼寧、高麗北部，倭是一游牧民族，分散爲數十部落，以邪馬台（在今日本京都西南部）勢力爲最大，故其臣屬於燕，這是很合於日本古史的，日本古史，又是根據隋、唐書東夷傳。

至於說「鏡花緣」借山海經做引子，加以誇張描寫，以發抒自己改革社會意見，那卻是事實。書中全部國家不在本文寫作目的之內，今只記載首遊的第一國家「君子國」，也就是根據山海經而來。山海經文文字很簡單，在李汝珍筆下卻加以演義。他說：這個國家，「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也不愧爲「君子之國」名稱。這個國家市場交易當中，「賣主力爭的是要付上等貨，受低價；買主力爭的，卻是要次等貨，付高價」。這個國家國王有一道嚴諭：「臣民如將珠寶獻進，除將本物燒燬，並問典刑」。顯然地，這是反映當時清代社會、官府的黑暗，市場盛行欺詐，官府賄賂貪婪。這只記其大意，如欲知細節，可看「鏡花緣」第十一回。

麥肯諾島

十年前一個夜晚，我從底特律機場飛抵大湖西南吉貝干機場，因接機友人未到，只好叫的士，司機說一小時可到麥肯諾城。果然，一小時後，到了這個小鎮，見一小旅館名Hotel Nokomis，這是一幢兩層高的木樓，門前有一小廣場。見其電燈通明，乃與司機開門直入。樓下是一小廳兼辦公室，無人。但在寫字枱上留一字條，上寫：「主人到隔壁喝咖啡，即刻回來」。於是我與司機即稍候。殊不知候了約十分鐘了，還不見主人歸來。知道樓上有女人聲音，但夜已深，恐擾人清夢，所以也不便高聲喊，只作出腳步聲，咳嗽聲以探之，也無人理。大概所謂「喝咖啡」字條，那原是一詭計。司機說，我們再到別處去問房罷？我依之，於是又坐車到附近各小店去問，但皆答「否，沒空房」。於是，只好再回原處。我爲酬勞司機額外服務，所以掏錢預備再付小賬。孰知，他堅決不受，他說：「我已收你車費了，不能再接受額外打賞」。

我只好呆在小廳沙發上休息，想東想西，無論如何也睡不着，剛一打盹，天大亮了，看看錶，已是晨六時了，主人還未見下樓，我行程要緊，沒辦法只好自己提上行李向碼頭行，算是我住了一次「霸王旅館」，因始終未見到店東主。

碼頭前只見有一艘快艇，無人。約數分鐘後始來一青年像是水手樣子，我就向他問話。他告訴我許多他過去的故事。七時後開船，乘客只寥寥十餘人，只我是唯一的亞洲人。不到一小時，船抵麥肯諾島（Mackinac Island）。靠岸後，見不到腳伕，但同船突有一人，五十歲左右，問我：「你是到島廬去的嗎？」我回答稱是。他便替我提行李，我登岸舉目四望，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像是到了仙境一樣，如武陵人進入桃花源。

我隨那位同船客向西行，一路走一路談話。他告我他名喬治，「住在麥肯諾城，每晨喜到島上散步，習以爲常」。我問他，島上何以沒有汽車呢？他說島上禁止行駛汽車。所以我們只得步行，約二十分鐘後，他像是熱了，把上衣脫下順手飃一下擲在路旁籬笆上，那像是他家。其實一點關係也沒有，因島上向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再前行約一刻鐘，到了一間大厦，名叫「島廬」，相連着一大排樓房、平房，皆是杉木建造，極考究、美觀。喬治領我到一房間，像是登記處。我登記後，正想打賞喬治，不料轉身便不見他的踪影。我問登記處職員：「這人是你們的招待員嗎？」答說：「不認識」。心中至今猶感不安，爲有麻煩人家提那麼遠行李，不僅未付報償，連一個「謝」字也未來得及說。

不一刻，我找到我的朋友，先安排我的臥室，和一外科醫生Dr. Pratt同房。從此開始我的新生活。簡單說，在睡覺前，先寫靈感，靈感就是良知，默想後把你的一日所行所思寫出來，即儒家所謂「功過格」。對的要寫，錯的更要寫。次晨在被窩裏，以與同房交換吟出。有的人晨起到大會堂去，與千、百人交換靈感，我只是在臥房與同房交換而已。這是一種很重要進修功課，必須認眞、純潔、誠實，絲毫不能虛假。

大約八時用早餐，十時開大會。大會堂設備和聯合國大會堂幾乎一樣，只是多了一隊音樂、歌唱團。大約每講演了二十分鐘，便奏樂或歌唱十餘分鐘，然後再繼續講演。台上有主席團，輪流值班。大會堂最多可容納三千人，來自全世界各國各小地區的代表，最多的是歐美人，其次是亞洲人、中東人，再次是非洲人。他們有男有女，有老人有青年，甚至兒童。職業種類更複雜了，有的下台的元首、過氣公主、總理、議長，有的當令的國會議員、大企業總裁、銀行家、教授、著作家、報人，還有唾棄馬克思主義者共黨領袖、碼頭工人、及一般農工商業者。到會的人多數好帶上傳譯機，可以聽明各種不同語言。

十二時半閉會，大家同入餐廳午餐。這個餐廳可說是不折不扣的自助餐廳，因自廚師、端盤、洗碟、削馬鈴薯、蘿蔔皮，也同是各國代表，不乏過去顯要大人物。原是大會主席，午餐時，忽變爲端盤人，其中且包含世界知名的男人和女人。

這一頓飯一面吃一面說，一直要延至下午二時才完。到四時許又輪到吃下午茶了，可以自由到廳前，海邊聊天。下午茶後，有時召開臨時大會，等於課外補課，但可去可不去。

晚餐後，到十時許入戲院，預備有各種節目，如特製電影、各國舞蹈、歌曲、雜耍等，一直要鬧到十二時後始散場。

星期日可以自由結合去旅行，我喜歡與三五知交乘中古式的馬車，車伕二人皆戴大禮帽，着紅上衣，窄褲角。馬路寬，路人又稀少，道旁盡是大樹，花草，除聞馬蹄聲外，便是鳥語。

我在此島約生活一個月，從未聞過火警、盜竊、交通意外，不僅此島如此，連附近小鎮亦然，可以說是眞正世界樂土。可惜未能久留，忽然吹來一個靈感，又要跟隨團體飛東部去了。

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說起

江介風

讀者對本文標題中這句話大概都不會感到陌生。最近明報的查良鏞先生遊台回港後所發表的「見、聞、思」，開章明義便是這句話。這話本身並沒有毛病，相信讀者諸君也同意；但查先生因這句話而引伸到「中共對台灣擁有主權」，則不但扯得太遠，而且簡直「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這名詞，英語作CHINA，不錯是今天外國人用來代表中共政權與它統治下的人民與土地的總稱，一如我們稱人家為英國、美國一樣（譬如「英國」，就包含「不列顛」、聯合王國、英倫等不同意義的稱謂，在英國人來說是不能夠含糊的）。但這只是外國人的說法，我們今天在香港，在海外的幾百萬華裔，甚至部份取得了外國護照的，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絕大部份都沒有跟中共政權有瓜葛，並不是西方人所指的中共統治下人民。

由於我們悠久的歷史文化，「中國」一詞恐怕比「英國」「美國」等更形複雜。讓我們做一點考據功夫，看看中國這名詞的來龍去脈。據說我國最古典籍之一的「尙書」，它所述說的完全是古帝王勤政愛民的事，但裏面沒有「國」字，只有「邦」字。東漢許愼在「說文」中謂邦，國互通；「周禮」注：「大曰邦，小曰國。」我們都知道周初封建定制之後，一應諸侯封地都稱為「國」，而各諸侯國的總稱便是「華夏之邦」。尙書禹貢篇有謂「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這是說禹繼位為天子之後，把天下土地分為三等，中原各邦都給釐定了賦稅的數目；這裏的「中邦」也可以說是「中國」了。「禹貢」是什麼時候寫成的，這裏不予討論，至於「中國」一詞正式見於典籍，則在戰國後期，例如孟子滕文公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迫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又如一

處，東面而立……垂首中國，處形旣便，勢有地利。」至戰國時代為止，「中國」純是地理名詞，那位縱橫家則連當時秦所處的關中（也是周發祥之地）也不算入「中國」。

在獨夫秦始皇的誥命、詔令和刻石文裏，都沒有「中國」或「國」的應用。大概「國」是諸侯封地，中國是諸侯國的總稱，這一切在始皇心目中已成為過去，他知道的只是「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至漢興之世，「中國」才逐漸普遍地應用到文章和辭賦中間，而涵義也更豐富。賀誼「惜誓」中有云：「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眾人兮，託回飈乎尙羊。」黃鵠翱翔天地之間，逍遙自在，但牠見到中原文物之盛，也不免乘着風勢，在空中打轉，不忍離去；這裏的中國除指中原地區外，兼有誇耀人民文化的優越。司馬相如在他的「諭巴蜀檄」「難蜀父老」等文中，一再提及「中國」，所表示者無非是中原文化的高超。揚雄在「法言」中便對「中國」有一番解釋：「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五政包括「五倫之教」和「五常之義」，「七賦」就是桑蔴加上五穀，「中國」所表示的已不只是地區或「諸侯之國」，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教化（五政）和物質文明（七賦）的人民了，這就等於我們今天所說的「中華」，表示着我們這個民族與文化，以及孕育這民族與文化的錦繡河山。

因此我們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無論就地理、民族與文化的觀點，都絲毫沒有錯誤。但涉及中共，則「中國共產黨」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政治團體的名稱，也可說是「國家」的名稱（因它佔據了中國大陸，統治了幾億人民），「國家」在民國以前就是「皇朝」，與「中國」「華夏」都不相同，李陵「答蘇武書」中說：「顧國家於我己矣。」李陵孤軍陷重圍，被匈奴所俘，漢武帝卻殺了他全家，因此他說他跟漢皇朝的關係經已完蛋；他後來雖投降了匈奴，但我們從他字裏行間仍見到他意識裏的中華民族精神，是不會因為與漢朝關係斷絕而泯滅的。我們今天把英文字典中STATE譯作「國家」，就因為STATE是偏重於政治集團的功能。而具有民族文化意義的「國」，英文是NATION。英文中的 NATION, STATE 和 COUNTRY，中譯都與「國」有關，但我們常讓它混淆不清。外文中這幾個字的用法截然不同；譬如說「愛國」，英文是用COUNTRY，這字偏重於鄉土，故國或祖國方面；外文裏就沒有「愛國家（STATE）」這種說法。我國人當然可以說「愛民族（NATION）」，但外國人則視為民族與文化存在於每一個國民的自身，在英文中就沒有「我愛自己」的句法，有的只是要求別人愛自己。

偶然在報攤看到一本小冊子，名字叫「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作者是查良鏞，出版是明報有限公司，定價是港幣一元。

花一元雖是小事，但這本小刊物的力量卻不能看輕。因為它存在着分化海外中國人團結的作用，不可是配合中共的統戰來「撈」番一筆。他們的任務是打擊我們的士氣，摧毀我們爭取自由的意志，不可不防！

一個民族的組成，是由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與風俗習慣等幾方面的共通。數百年來，中國人對民族的信仰漸漸消

失

了一個專保護大清皇帝，消滅漢人民族思想的保皇黨，保皇黨裏的中國人是讀識了「大義覺迷錄」而產生「世界心靈」的「知分」。在國難期中，這類不負責任的人

只有「忠君」。岳武穆背上刻有「精忠報國」，不能不說是岳母的別出心裁。我們不一定要跟西方人一樣運用字彙，「愛國」的國，應該是具有「中國」意思的國。我不嫌嚕嗦再說一遍：我們這個「中國」，較諸「英國」「美國」等尤有深長意義。

現在回頭說說中共這個「國家」跟「中國」的關係。一個民族跟另一個民族最大的分別，在於不同的文化（在今天來說，血緣還是其次）；把一個民族維繫在一起並使它日益壯大的是這民族自己建立起來的文化。以色列人喪失了國家（土地和主權都沒有了）二千多年，人民流徙各地，但文化把這民族維繫着，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回到家園，建立國家，重振三千年前的威風。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經歷盛衰，仍然屹立亞洲，光披遠近，就是憑藉着自古便建立起來、其後又得到發揚光大的「道統」的維繫和指引；今天我們民族面臨異常嚴重的考驗，但使我們仍充滿信心與希望的，不外是「道統」給我們的啟示和歷史文化給我們的鼓舞。

很不幸，中共自建「國」以來，便處心積慮編篡修改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好令人相信「中國歷史自毛澤東時代起才眞正地開始」。他們把中國幾千年歷史硬套入「封建主跟奴隸間的階級鬬爭，勞動人民（奴隸階級）創造一切文化」的公式裏。我們不反對中國歷史上有封建主也有奴隸，但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自周以後，奴隸只是貴族們私生活的點綴，決不可能是大規模的生產奴隸；而決定中國文化價值的因素，又何嘗是一套勞動創造和階級鬬爭的簡單理論所能解釋得了的。「燔書」這套在今天行不通，但中共相信它是有辦法令中外學者「相信」，它所刪改過的歷史的。

單就這一點，就可見「中共」實在就是「中國」的否定——兩者簡直可謂勢不兩立。至於中共如何違背中國道統，則不待說明也昭然若揭。所以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偷天換日變成「台灣是中共的一部份」，則不只「風、馬、牛不相及」，而且是「背道而馳」了。

輕視

天馬

共所佔據，而大陸上的中國人民同樣被史達林扶植下的妄人所奴役；但中國仍在，不會滅亡，終有一天海內外的中國人會把這些政治妄人埋葬！查先生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簡直連小孩子也知道，查先生這種說法，是因國民政府的失敗而輕視之，由於輕視而不愛中國。信奉馬列的毛幫，怎樣改頭換面也不能代表中國。

依查先生的見解：「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而好壞的標準是：「使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多的好處。」

「政治」兩字的意思是管理眾人的事，管理得好與壞就是是與非。大陸上的政治使中國人受到最多的壞處，那麼大陸政治是壞政治無疑。可以打個比喻：一個黑社會組織控制了大多數人，他們刧奪殺戮，

種政治是對的，而受利益的「臣民」就認爲這幫黑人物統治得好？

內戰與抗日，使中國政府面對種種困難，但中國的民族意識終能戰勝軍閥，終能戰勝日本。爲什麼偏偏失敗於共產黨？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二日中共發表共同抗日的宣言。政府提出四項諾言，㈠擁護三民主義；㈡取消赤化運動；㈢取消蘇維埃政府；㈣紅軍改爲國軍。

從上面四個諾言，可以知道共產黨的本質，第一，他們不顧民族，不顧民權，不顧民生，只問爭權。第二，用武力暴動控制中國土地與人民。第三，他們的集團名叫蘇維埃政府；蘇維埃就是蘇聯，在中國土地上建立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就是使中國成爲蘇聯的殖民地！但這個組織的人全是漢人，以中國人的立場做蘇聯的走狗，推翻自己的國家，奴役自己的父母兄弟，這些人就是歷史罪人，民族敗類。掩飾這些人的罪惡就是助紂爲虐，爲虎作倀！

第四，說明了共黨擁有軍隊，這些「紅星戰士」是中國人，但他們的旗幟是蘇維埃的旗幟，他們的勇敢善戰和他們的槍頭，是指向中國人的鬬爭而發。

現在大陸易手，政府播遷台灣，「蘇維埃中國人」都強起來了，海外的外國籍中國人沾了這個光，也造起文章捧一捧「紅星戰士」的偉大。

這本小冊子的作者，是爲海外的外國籍中國人，他在其報寫「錯體社評」，有大多數的讀者會被他毒化而走入歧途。這條歧途是反對台灣，反對中國；對民族失去信仰，對中國失去國民的責任。

國府爲什麼要邀請這位皇帝（無冕）去觀光，是借他的「忠實」報導來對抗中共的統戰？他究竟代表了什麼？他回來後，地位提高了，看他的「忠實」報導：「我並不反對台北政權，但也不特別親近」。筆調間就有皇帝（無冕）味。

查先生因爲國民政府失去大陸而輕視國民政府，不承認政府。由於共產黨取得大陸，而承認它，說它強大。

中日四萬次的戰役中，中共只有兩次是打「日本仔」，但國軍受共軍的襲擊次數無以估計，僅自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十月，已有三百九十五次襲擊國軍的紀錄。

中共利用國難期間，擴張地盤與軍隊，一九四四年，其正規軍已有六十五萬人，民兵二百萬。戰後國軍疲憊不堪，而蘇聯乘日本投降，悍然侵入東北，武裝共軍，中國政府遂一敗塗地，播遷台灣。

中國政府的失敗，是失敗於蘇聯的間接武力，中國政府要反攻大陸是消除大陸上蘇聯所種下的武裝力量，並不是查先生所說對強與弱的問題，也不是捧場與輕視的問題。

傅作義與中共「政協」

李毅

傅作義的「和談」談話

中共政治策劃組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下簡稱「政協」）於今年（一九七三）二月二十八日在北平舉行了一次座談會議。會議有由以「政協」副主席身份傅作義發表「重要談話」，其談話主要內容據筆者概括有如下三點：㈠希望台灣政權不再對外人存有什麼幻想，尤其美國和蘇聯更不可依賴。㈡強調「美國既不會長期維持同台灣的關係來破壞中共的和平共處，也不會允許台灣與其他的什麼人合作，來搞亂亞太地區的和平」。㈢認為「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一百多年來，中國遭蹂躪，民族受壓迫的日子，都一去不復返了。中國的統一已是大勢所趨，人民所向。為了統一中國這一神聖事業，都是中國人嘛，為什麼不能商談呢」？

從上述主要談話，尤其是第三點，我們便可以清楚看到，中共是企圖想要台灣國府無條件地投入中共懷抱，斷絕台灣再與美國交往，更隱約地提醒台灣當局，切不可與蘇聯攜手合作。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中共使用這種「統戰」手法太陳舊低能了，而這番說話居然又使出「叛徒」傅作義來發表，那又未免太幼稚了。當然，在台灣一千五百萬人之中，出現再多幾條像宋偉斌（按宋是台灣前駐澳大利亞大使館專員，於一九七三年三月三日連同妻兒共四人投入中共懷抱）這種哈巴狗是不足為奇的。俗語道：「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那是一點也不假的。但發生像宋偉斌這種事件，台灣當局是應該負起責任的。安撫人心，那是防止這種事件的最佳措施。

目前，美國與國府之間的關係，雖然是仍維持正常，但在中共與美國擴大接觸和加速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情勢之下，美、台現有關係，勢難長久維持不變，這是每一個人都可能看到的問題。如果萬一有了那麼一天，我們相信台灣國府當然自有妙計安排，海外反共人士是不必過度操心。

至於傅作義所談的「和平談判」問題，那只是自欺欺人罷了。

「政協」的組織及工作任務

致於在以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傅作義等人領導下的中共「政協」，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呢？其所負的任務工作又是怎樣的呢？相信一般海外讀者是不易獲知的。現據筆者手頭資料所知，特此披露，讓讀者們參考參考。

中共「政協」的任務工作，是可以把它分成三個階段的：第一個階段，是在中共未取得政權以前，所採取的手段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藉此分化國民黨的工作，削弱國民黨政府團結力量，從而奪取政權；第二個階段，是中共奪取政權的一九五〇年進行土改工作時，在農村階層中，劃分階級，進行「依靠貧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孤立地主」的分化策略，藉此達成掠奪私有土地的目的；第三個階段，是在「文革」前的一段時間內，其所採取的就是「安撫民心」的手段，促成「全民團結」策略。現在所要談的，就是着重中共「政協」進入第三個階段的組織、任務工作等。

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政協」進入第三個階段起，中共在大陸所推行「政協」工作的活動即逐漸加強了，「政協」主席周恩來在一九六二年四月第二屆「全人代會第三次會議」席上也強調過「要不斷加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繼續貫徹實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之後，「政協」組織即擴大有二十九個單位，「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增至一千零七十一名。他們分別是：

一、「中國共產黨」佔六十名；

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佔四十名；

三、「中國民主同盟」佔四十名；

四、「中國民主建國會」佔四十名；

五、無黨派人士佔二十名；

六、「中國民主促進會」佔二十名；

七、「中國農工民主黨」佔二十名；
八、「中國致公黨」佔八名；
九、「九三學社」佔二十名；
十、「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佔八名；
十一、「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佔十名；
十二、「中華全國總工會」佔三十八名；
十三、農民佔十六名；
十四、「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佔三十二名；
十五、「中華全國青年會」佔十名；
十六、「合作社」佔十一名；
十七、「中華全國工人聯合會」佔四十名；
十八、「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佔五二名；
十九、「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佔六十名；
二十、社會科學團體佔二十名；
廿一、教育界佔四十二名；
廿二、新聞出版界佔十一名；
廿三、醫藥衛生界佔四十名；
廿四、對外和平友好團體佔二十二名；
廿五、社會救濟福利團體佔十二名；
廿六、少數民族佔三十六名；
廿七、華僑佔十七名；
廿八、宗教界佔十八名；
廿九、特別邀請人士佔三百零八名。

此外，同時也增強其內部組織，計設有：⑴學習委員會；⑵地方工作委員會；⑶聯絡委員會；⑷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⑸會刊編輯委員會；⑹國際問題組；⑺文化教育組；⑻工商組；⑼科學技術組；⑽醫藥衛生組；⑾民族組；⑿華僑組；⒀宗教組；⒁婦女組。在上述的機構中，各個組的工作，除各該組委員參加外，並根據各個組的性質邀請各方面人士參加，開展組的活動。

已完成的五項工作

從此，由第三個階段起的「政協」工作做了有主要下列五項工作：

㈠政治協商工作——先後討論中共政府各個部門和人民團體的工作報告；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問題的報告；西藏工作情況的報告；大陸內外形勢和當前任務的報告；以及中共參加日內瓦會議情況的報告等。

㈡聯絡工作——舉行各種座談會和報告會達四百多次。會議內容主要是就執行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共黨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關係等問題討論；從一九六一年起，又增辦「雙週講座」，內容有時事問題、國際友好訪問、學術思想等。此外，聯絡委員會進行了許多「聯絡」、「訪問」工作，並還對一部份社會人士和「民主人士」家屬也以舉行座談會，個別「訪問」等方式進行「聯絡」。

㈢思想改造工作——主要是組織各界人士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時事政策等，從而逐漸改造他們的世界觀。為了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中共「政協」和各級地方「政協」所舉辦的社會主義學院和政治學校共有四百三十所，參加學習的有十五萬人。

㈣加強地方「政協」機構——在這個時間，全國計設各級「政協」地方委員會共有一千零八十六個。中共中央「政協」的地方工作委員會並先後派出工作組到二十二個省、自治區、市縣進行調查研究，分別加強「聯繫」和「交流」工作經驗。

㈤徵集文史資料工作——截至「文革」前止，已經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共有二十六輯，達三百餘萬字。據說這樣就「發揮了閱歷豐富的老年人為社會主義貢獻力量的積極性」。

綜合上述五項情況看，我們便發現中共「政協」的重點工作顯然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增設地方機構：在第二屆「政協」期間，各地已經設有各級「政協」地方委員會九百零八個；到第三屆「政協」第一次會議以後，即增至一千零二十三個；在第三屆「政協」第二次會議之後，更增至一千零八十六個。另方面是大量舉辦政治學校二百七十四所，參加學習的人數達五萬人之多；而自第三屆「政協」第二次會議之後，所舉辦的各種形式的政治學校增加至四百三十所，參加學習人數達十五萬人之多。

死灰復燃

長期以來，大陸人民對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已發生了懷疑，甚至絕不相信。因此，中共「政協」不得不採取所謂「安撫民心，爭取全民團結」的方針政策，企圖重拾人心。另一方面，從中共呼籲「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周圍，同心同德，發奮圖強，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完成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來看，顯出中共又有動員全民為其解除經濟危機的用心。

因此說，當前中共之所以加強「政協」工作任務，無疑企圖是起「一箭雙雕」的雙重作用。

然而，客觀存在的條件，是不容中共「政協」這種工作推行，因為這種工作顯然是損人利己的政治騙局，中國人民受它的欺騙也已夠多的了，難道還會再墮入它的陷阱嗎？我們相信當然不然。這就難怪在「文革」中的「政協」會受到紅衛兵的攻擊而消失，名存實亡，暫時性解散了。

然隔多年的今天（即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政協」也居然有機會抬起頭來了，正所謂是「死灰復燃」。但相信復燃後今天的「政協」，在推行多項任務工作中，肯定是收不到預期效果——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傅作義的「和談」談話，不但收不到預期效果，反而收到的只是一種反效果。

鳴鼓篇

正當我準備下筆，對金庸在「見、聞、思」文中的另一毒素，進行澈底的消毒工作時，一位「萬協」執委，突給我拿來一本小冊子，啊！原來金庸在明報發表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已出了單行本。此一來，引起了我對他一系列的聯想，致使得先得的靈感給趕跑了。也好，就把由此而想到的先談一談吧！這樣讓我們較深入地認識他之爲人及其訪台的眞正動機後，相信對鑑別他在「見、聞、思」一書中的眞僞性，會有所幫助的。

「堅持自費」

先從金庸在訪台前所發表的「堅持自費」啓事談起吧！

本來，「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我去過中國大陸八次、歐洲五次、美洲、中東、非洲、澳洲，甚至東歐的南斯拉夫也去過了，東南亞各國差不多去遍了，新加坡只馬來亞是不計其數」的金庸，應當知道，既然這一次的訪台，是政府（通過有關當局出面）邀請的，那所謂堅持一切自費，是絕對行不通的。係攞來講！因其來回機票是你自己買的吧！但到台後的所有「官方歡宴」呢，難不成飯後來一個AA制？又如飛去金門訪問，只有軍用機可乘，那機票該怎麼算？還有……至港台間的來回機票，縱使是自費？但充其量也只五百元港幣而已，若明乎此仍在小題大做的大叫大喊，那定將予人一種不是「醉翁之意」便是高度虛僞，最低限度是一種矯揉造作之感，何大無聊了！對，金庸爲了把自己打扮成「忠實報導」台灣實況的第一人，在其「見、聞、思」的第一部份，又曾作如下的強調說：「可以肯定的是，對於台灣或中國大陸，我於私人均無所企求」，一般的說，他的這一段白白，有一定的可信程度，金庸嗎？今天於其私人有所企求者，該是新加坡政府，因他已不再是中國人而是新加坡籍人了啊！

至其不盡不實部份，嚴格說，正如出現在他急急忙忙把其「見、聞、思」，出單行本推出市面發售上面。

這裏對他在該書中，千方百計的討好中共，並甘作中共「和談」陰謀的吹鼓手，到底爲什麼？是否眞的與「企求」無關？暫擱下不說，只談其每本售價港幣一元（刮粗龍矣！）的生意經吧！

蓋因在「經濟掛帥」下，由一位窮報人變成爲百萬富翁的金庸（請不要忘了，金庸是靠出武俠小說單行本起家的），這一次的如意算盤又被他打響了。

標榜・利

語，叫做「本小利大」的生意經啦。這樣，證明他說的對台灣無所企求，是不盡不實的，因最低限度在效果上金庸這次便是靠台灣（訪台），賺進一筆數目可觀的鈔票！那怕是間接（即通過出版發售「見、聞、思」單行

英、美醜

美國的水門醜聞案正鬧得天翻地覆，英國也鬧出應召女郎醜聞案來。

作爲旁觀者的我們，實在爲英、美兩國被捲入醜案的政要而感到寃枉，假如他們是誕生於古老文明的中國，假如他們是中國的官員，不僅可以不必爲所謂「醜聞案」而脫下烏紗帽，甚至可以拍着胸脯，「大聲夾惡」地說：「老子就是要這樣，你吹張乎！」那時震慄的將不是犯「醜聞案」的官員，而是汝輩庶民呢！因爲中國的官老爺隨時可以給你加上一個「犯上」的罪名，把你拖進衙面打五十大板。

英國爲醜聞案而丟烏紗帽的，是國防次長蘭頓勳爵士和上議院保守黨領袖傑里科伯爵，他倆都曾經爲此而發表聲明，他們「與妓女有染，絕不威脅國家安全，更不會成爲任何勒索的目標」。這份聲明倒把我們給弄糊塗了，既然「沒有威脅到國家安全」，那麼到底犯了什麼罪呢？莫非「與妓女有染」便是犯罪？看來中國那句「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諺語，在英國恐怕要改爲「只准百姓姦淫，不許官員嫖妓」了。事實上也確是如此。在英國「性解放自由」的口號高唱入雲，青年男女視性交如握手。別說嫖妓，連換妻派對等占靈精怪的性玩藝，也早已成爲家常便飯。英國百姓雖然可以胡鬧，但對政府要員的性生活，倒是管制得非常嚴格，只准官員跟夫人睡覺，不得逾越雷池半步，稍有越軌行爲，就要在報紙上「唱衰你」，鬧醜聞案英國的官太太眞是有福了。不必自己去管丈夫，有新聞記者和老百姓代你管丈夫。

在咱們這個有數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國，情況恰好相反。州官可以爲所欲爲，百姓不得亂說亂動。「男女授受不親」的性教維持了幾千年，認爲女子餓死事小失貞事大。使外國人誤以爲中國是一個以性生活嚴肅著稱的國家。可是，這種嚴肅僅限於受「王法」統治的老百姓。制訂和執行法律的帝王將相以及士大夫，是不必如此嚴肅的。

中國的皇帝可以擁有「後宮佳麗三千人」，除王后、妃姬之外，還有數不清的宮女。假如輪流着跟每一名佳麗睡一夜，也要輪八年多才可以周而復始，可是帝王們還不知滿足，還要潛出深宮去嫖妓，其中最著名的大概要算宋徽宗了。

有一次徽宗偷偷溜出皇宮去找名妓李師師，恰好當時的著名詞人周邦彥也在李師師的房裏，一時迴避不及，只好躲進李師師的床底下去。徽宗完全不知道，他帶來一顆剛從江南送來的新橙

邊打情罵俏。周邦彥在床下聽了覺得甚不是滋味，事後便寫了一闋「少年遊」記敍其事。詞曰：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年行。」

君臣同嫖一妓，大臣且躲到床下偷聽，這本來是天下最大的醜聞了，可是在咱

灣之前，便盤算過訪台回來後，要寫一篇「訪台記」（即今天的所謂「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並出單行本在市面發售的，而這也是他在赴台前，先來一個「堅持一切自費」啓事，繼而發出回港後一定要向讀者忠實報導台灣實況，接着還一再

濕·靠害

又一原因。

至稱它為又一原因的是指，金庸一而再，再而三地拚命把自己打扮成一位立場絕對公正，態度絕對客觀，報導絕對忠實的「忠於職責和良心」的眞正一流報人，除了在政治上自我標榜外，在經濟上更沒有忘記為他自己日後出「訪台記」的單行本，預先作好發行廣告宣傳也！

正因為金庸這次之訪台，動機如此複雜和不純，或者說由於金庸這次訪台是「私」字當頭，其所見之不可能廣，所聞之每每失實，所思之例必惡毒，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遺憾」的是，希望金庸訪台回港後，能照實講一講「公道話」的，邀請金庸訪問台灣的有關當局，這次不僅僅是跌眼鏡，且跌破了眼鏡！

「所思惡毒」

說到金庸之「所思惡毒」，即在其「所思」部份充滿毒招（按：因其歪曲了的所見所聞，將會被事實所粉碎，只有無形的所思，最易朦騙，毒害讀者，故這裏先評其所思部份），為具說服力，最好以他自己的話去作供！

「公平的說，蔣經國當了行政院長一年，台灣各方面有顯著進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如果我在台灣居住，我會投蔣經國一票信任票。然而如果他以後幹得不好呢？我是不是有權投他的反對票？在目前情況下，肯定沒有這種權利。」

多麼「陰濕」而又惡毒的所思啊！

說其陰濕，是金庸在表面上，似用一種有褒有貶的客觀公正立場，在評論目前台灣的政治。實質上，其上半段話的褒（肯定），是為下半段話的貶（否定）服務的。說其惡毒，是金庸用他違反發展規律去推測的所思，在大罵今天的台灣（國府）專制、獨裁……

讓我來反問你金庸：「蔣經國今天明明是一位愛國愛民的好行政院長，那你為什麼又硬要把他拉扯到反方面去了呢！難道你也頭腦黐線？（不！你比誰都清醒，不然你今天怎會又來一次「經濟掛帥」呢！）好，既然不是腦子有問題，那顯然是你別有用心的在造謠中傷靠害。」

金先生，你對我上面的反駁，是否大為光火？若是，則活該，因你為何偏偏要己所不欲，硬施於人啊，難道這就叫做你所力求的「忠實而客觀」！荒唐！荒唐！荒謬！

曾憲光

，而且還認為是佳話逸事。嗚呼！如此中國豈不羞煞蘭頓爵士乎？

在中國，上至皇帝，下至落魄文人，根本就把嫖妓當作風雅之事，不但不是偷偷摸摸地幹，而且還要書之竹馨，以便渲染張揚呢！要不然杜牧豈會寫出「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的詩句！

中國的帝王將相，文人雅士可以夜夜笙歌，不但嫖妓，還要搞同性戀，玩童子，玩坤角，其荒淫無恥，但卻要求老百姓要「男女授受不親」，這到底是那一門子

中國

寒山碧

邏輯呢？原來是上下有別，是為禮也。所謂「禮」也者，就是要承認上下之分，承認統治者的特權。怪不得中國歷代統治者都那麼推崇孔老二，把他奉為「至聖先師」了。

在中國，英國式的醜聞絕對不會出現，美國「水門案」式的醜聞也不會出現。這不是說中國的統治者不會去偷聽老百姓的談話，不會監視老百姓的行動；而是說，中國的老百姓一貫認為統治者這種作法是天經地義的，絕對不會也不敢提出抗議。而統治者也認為自己的做法是天經地義的，不會有千分之一的慚愧。

古代沒有竊聽器，自然不會有「水門事件」，但中國的統治者卻有着更廣泛的偷聽權利，不必像美國那樣偷偷摸摸地幹，大可以派出特務暗探四處去偷聽，因而中國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的諺語；還有「牆有眼壁有耳」的說法。而統治者則認為「防江勝於防川」，不僅要竊聽以便知道百姓心裏想些什麼，還要封住百姓的嘴巴，不讓他們說話。

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都是過着這麼的日子，那裏還會為當局安置一個竊聽器而大驚小怪呢？

中國的統治者一向不把人民當作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看待。只把他們當成愚昧無知的一羣。孟子的「民為本」，民貴君輕的理論，統治者從來就沒有聽進耳朵。反而「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的荒謬教條，卻被捧成金科玉律。這就是中國的特點了。可是遺憾的卻是，儘管經過無數志士的奮鬭，儘管爆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皇朝，但是這種特權思想仍然無法清除，一些達官貴人仍然認為「上下有別」；仍然認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是天經地義的。打着無產階級專政旗號的中共頭頭也是如此。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中國從未實現過，中國人民也從未受到應有的尊重。別說為「竊聽事件」提出異議，只要不無緣無故地被打下十八層地獄已算是萬幸了。

所謂「聖人不死，大亂不止」，這種特權思想假如不被徹底打破，我想中國是很難有什麼希望的。

比核彈更可怕的東西

霍大川



在電視上，居然出現一幕恐怖電影的鏡頭，一個懼怕的女子，持着一枝閃爍的蠟燭，在一間古屋中找地方匿避。離她不遠，有一具骷髏骨頭在地洞中躺着，她盯着骷髏，鏡頭向她面孔推近幾個大特寫，用以加重她面孔的懼怕表情。當然，那不是賣弄鬼怪的電影，骷髏不可能站起來。我看着螢光幕，想着，在這氣氛中，可以用許多方法，將觀眾盡情恫嚇，因爲電影情節發展已走進一個純粹無理性的感覺世界，一種恐懼氣氛，可以將觀眾潛意識中的不正常幻覺經驗帶出來。

通常在戲劇中對於懼怕的氣氛的種種營造，就是將一個非常摯情型的人，推進一個沒理性的可怕氣氛裏，使他孤立無援，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突然出現什麼？在那時刻，不論出現什麼，都可能是對他的生命有威脅的。

懼怕的拉長，便成爲焦燥不安，懼怕的壓縮到最短的時間，便成爲焦燥不安與緊張。同時給許多沒法解答而又與自己有切身關係的疑惑包圍着。近代精神分析家認爲，不論精神緊張也好，焦慮不安也好，都是使肉體經常感覺疼痛的原因。

希治閣電影的戲劇效果，也不外是善於爲他的主人翁營造一個孤立無援的環境，然後將他所塑造主人翁投進去，使他的主人翁一直生活在情緒緊張及焦燥不安中。

英雄故事所以與恐怖電影不同，

的青年，後來成爲黑社會馬仔，再發展成爲黑社會的頭目。他問我塑造這樣的人物，在人物氣質上應如何培養，後來又爲什麼會轉變。我說：塑造這個人物最先是用一個「信」字作人物心中的觀念，一個純潔的青年，最初不知世道奸險，他很容易爲別人的甜言蜜語而相信。後來他受到殘酷的現實教訓，由信變成疑，於是不論做什麼事，對什麼人的諾言和笑臉，都暗自打一個折扣。步步爲營，處處留點邊緣以保衞自己。再下去，他已有了相當權位，疑字在心中的作用亦越來越大。由於疑惑，使他心中老是惶惶不安，漸漸地便成爲一個心狠手辣之人。「疑」字使他得到一切，最後也使他失掉一切。

有些人以爲一個人只要過自己的正常生活，不必去相信什麼。殊不知人是心理動物，你不相信什麼，並不能在那一個空洞的不相信什麼的境界裏得到什麼。因爲信與疑是相對的，不生活在「信什麼」的境界裏，必然生活在「疑什麼」的境界裏。一個人如果一生一世對任何人對任何事，只由於有堅定的信仰。我國儒家哲學，雖然沒有強調人要信仰宗教才能堅定。但卻強調一個「止」字：「知止而後有定」，「止於至善」，「止」的境界，也可說是建立一個倫理生活理念的建構——至善的建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初就只用一個「止」字，將一切疑慮加以排斥。

如果要問，今日還有好些國家，爲什麼仍然那樣重視試驗核爆。那就是因爲核爆的背後原因有一個「疑」字。國與國之間，有很多互相猜疑，疑神疑鬼，疑雲重重。這種人，即使是一個億萬富翁。亦沒法與別人好好相處。永遠沒法享受到正常人的快樂生活情趣。如果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也沒法保持長期穩定。事實上對人類具有最大破壞力量的，不一定是核子彈，而是一個「疑」字。

當你看電影時，看到種種懸疑場面，覺得很有趣，很夠刺激性。事實上，幾千年文化歷史，從個人到國家，這個「疑」字，正在世世代代，做着分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工作。建立多少使人與人之間互相阻隔的圍牆。爲什麼有人「相識滿天下，知己無一人。」爲什麼現實社會上，有那麼多聚羣而處，孤獨相對，心靈沒法與別人溝通的人。說穿了，就只爲了一個「疑」字作怪。

人們的生活，離不開了「衣、食、住、行」，概言之，簡單不過，然詳細分析開來，卻又不盡然了。

勞動者終日勞勞碌碌，除了要解決開門七件事外，還有許許多多如換季啦，繳交七費物費啦，戰戰兢兢地怕看那凶神惡煞的業主追上門來催租討債啦等等不勝頭痛的煩擾，於是索性暫按心頭翳悶，處之泰然地跑上茶茶酒館，一茶一飯一香烟，書刊報紙打開，隨意地欣賞各式各型底小說和妙文。正是：「撇開心內苦，報刊暫怡情」，表現出不勝平凡而又佔着極大幅度的生活與情操。不知是否爲了這樣，因而本港報刊雜誌種類特別繁多，有無個中道理在焉！但看出版家，著作者急不及待地趕印自己的單行本子面世可見一斑，大概是爲了充實人們的生活內容，而非庸庸俗俗的沽名釣譽吧！這又是別具一番令人可敬底生活情操啊！

名流有名流的多采多姿底生活的寫照，也許不是一

代表罪惡靈魂。一個叫「白無常」，代表善良的靈魂。由這兩個勾魂使者的名字，說出人不論善與惡，生命變幻都是無常的。現實世界是一個神秘難解的世界，任何一個人，都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每一個人都被包圍在充滿疑慮的圍牆之內。人的痛苦，並不是由於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而是沒法解開種種疑慮，當你解開了一層，又發現另一層，永遠解不完。因此便使生命陷入焦慮不安與痛苦之中。

有一位朋友打算搞一個有思想性的電影劇本，電影主人翁是一個老實

然是那麼安祥。也許不相信宗教的人，會譏笑他到不了天堂。但那是不重要的，至少證明他固可接受了信仰，就會消失了種種疑慮。那個信字，可以作另一個科學解釋，那就是能夠使他活着的日子，有一顆健康的心靈，超乎尋常人的健康心靈，去做他應做的事。在他的心靈中，並沒有敵視與動機不善的圍牆來包圍他。

在一切能夠使人心靈緊張與焦慮不安的環境中。弱者的弱並不一定是力有所不逮，強者的強並不一定是因為力大無窮。在精神因素中，弱的原因是由於有太多的疑慮；強的原因是

操

以眞作假，以假亂眞。既可擠身於名流之間，又能替其主子賣賬；既不得失於彼，又可取悅於他。矼鬼騙神，朝秦暮楚，週旋得體，八面玲瓏，的是煞費心思，也是最得意的人生傑作。呵！人們的生活既是如斯五花八門，倒眞難怪，而且亦見怪不怪，其奈本港尤為生色何？

談到自己個人的生活與情操呢，大概與一般有些文化程度，略有閱讀書報而能明辨是非者，或挾一技專長而不怕威迫不為利誘也不愁衣食住行所困擾者所相同。我們芸芸眾生中，已成家立室的，自然希望一家大小生活能永久安定下來，平安無恙。未結婚的王老五，希冀將來能擁有一所屬於自己的，那怕是多麼狹窄底清靜房子。同時，最好能有一種像大觀園裏的舒適生活，再加上一個十分憂慼的林妹妹般底女友朝夕相伴，過着也算多采多姿的賈寶玉式底生活，蓄着似平凡而又不平凡卻不會害人的品質情操；大概不算得怎樣苛求。這是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大不乏人在哩！

讀金庸文章的「鎖鑰」

藍海文

香港是言論自由的地方，可以說自己要說的話，也可以不說自己不願說的話。可以說「公道話」，也可以說「蠱惑」話。

香港有「五顏六色」的話，有「五顏六色」的文字。面對「五顏六色」的話，要有聽的耳朵，對着「五顏六色」的文字，要有看的眼睛。

香港的金庸終於被邀請到台灣去了，回來後也終於寫起什麼「所見、所聞、所思」的東西來。有人反對國府邀請金庸者們到台灣「觀光」，認為「多此一舉」，我不同意這個意見。

國府邀請標榜「中立」的那些金庸者們，不但沒有錯，而且正應該這樣做。不但表現國府對前途的充滿信心，而且顯示了國府的勇氣與那泱泱風度。不管金庸的文章如何寫法，我們都為國府這一立場而喝采！

香港有「五顏六色」的人，所以有「五顏六色」的話和「五顏六色」的文字。讀金庸的文章，要有讀金庸文章的「鎖鑰」。否則不能明瞭作者的本意。

金庸的人我不清楚，不能遽下結論。不過，有一點是很明白的，在我印像中，確乎是一個「天才」。在香港的芸芸眾生中，竟能以舞文弄墨而扶搖直上，創造出標榜「中立」的事業來，大概就因為對此時此時的環境看得透且看得準的緣故。

在血淋淋的時代的夾縫中，有一種人是以「是非觀念」去仝始終的，這就是常被市井稱為「不識時務」的人，另一種人則毫不考慮的放棄「是非觀念」，一切言行都以「利害」為準則，在市井眼中，他們則是「英雄好漢」，是「能屈能伸」之人。

讀金庸者們的文章，假如能掌握「利害觀念」這把鎖鑰，去衡量其文章所涉及的事物，終於會很容易意識他們的思想，領會其文字的奧妙。

雖然這樣使常常要接觸到別人的靈魂。但是，一想到「政治無是非」的名言，再推想「做人無是非」的時候，也就沒有什麼是非的恐懼。

在血淋淋的時代的夾縫中，偏偏有一種愛問「是非」之人，常常要去剝人袈裟，令表面完美之人，突然現出蛆蟲來，許多美好的都變得醜陋。這世界似乎還未能那麼和平，依然是非的世界。

「中國人」到底還是一個教自己要「明是非」的民族，中國的文化是教人要「明是非」的文化。一些中國人即使「歸化」了外國「籍」，也仍然要談中國的事情，於是乎又不自覺的要纏到歷史的和現在的是是非非裏去。這樣便常常要接觸到別人的靈魂，但是，只要一想到「政治無是非」的名言，也就沒有什麼是非的恐懼。「中國人」即使變了「星加坡人」或是什麼國籍的人，只要你也拋開「是非觀念」，使用「利害觀念」這把鎖鑰，便能從那種文章交涉的事物中，意識那些人的思想，領會那種文字的奧妙了。

中蘇共關係的微妙發展（三）

胡蒼之

「一、被蘇聯拆遷運走的滿洲各地電力部門，計有：大連廿井子火力發電所之發電機全部（九萬KW）；撫順火力發電所之發電機全部（三十萬KW）；錦州阜新火力發電所之發電機全部（十五KW）；佳木斯火力發電所之發電機全部（二萬KW），及其庫存二萬五千KW發電機二部；東安鷄寧火力發電所之發電機全部（三萬五千KW）；大豐滿水力發電所正建設中之庫存七萬KW發電機共六部；小豐滿發電所七萬KW的發電機共六部，發電力三十五萬KW；鴨綠江水豐發電所之發電機全部（七十萬KW）；大部已被拆卸運走。

「二、工廠機器及其他設備被運走損失的，計有：鞍山全部鍊鋼設備及熔爐，其中最新式的七座已遭拆遷運走，餘兩座則遭破壞；大連的製車廠及造船廠的全部設備均被拆遷運走；撫順及阜新煤礦的全部機器設備，也被拆遷運走無遺；其他如吉林、宮原、泉頭的三大水泥場、木溪的煤礦、沙河的鐵工廠、甘井子的造船廠、大石橋洋灰工廠、遼陽工廠、瀋陽兵工廠、瀋陽飛機零件製造廠、瀋陽製藥廠、鋁製造廠、及化學工業製造廠、旅順工業大學附屬工廠、大連煉油廠、哈爾濱麵粉廠、吉林木柴廠，以及其他各工業原料如銅、鉛、金、銀、水銀、礬……等等，總計類別不下五百餘種，大小工廠不下三千餘間，百分之九十以上均被蘇聯軍隊被拆遷打包運走。……」

蘇聯為了搬運這些龐雜的機器和物資，以致中長鐵路北行的列車，曾一度終日不斷地北開，而旅客列車則全部停止；直到蘇軍撤退的期限，仍有大量被拆遷的機器和打了包的物資等，不能運出。但蘇聯後來答允交還中共的機器、物資，只不過二十分之一而已。當時分別在莫斯科與北平的報刊發表一張清單，開列蘇聯應歸還的機器及其他零件，其價值還不到一億美元了。

大陸一度為俄人天下

在一九五〇年二月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協定」後，蘇聯人則以「太上皇」的姿態出現方北平；當時派駐北平的蘇聯大使館，儼然與中共的國務院不相伯仲。在它的龐大組織中，包括有：政治、文化、貿易、工業、交通、農墾等部門，每一部門都設有一位相當領事階級的主任。此外，尚有武官、新聞兩處，及一個龐大的技術顧問團。

本來這個所謂技術顧問團，實際上並不能算是大使館的直轄機構，可是，該顧問團長一職，卻規定由蘇聯大使館羅申所兼任，故此，該顧問團就無形中成為大使館的機構之一了。

定」及其無數個的秘密條約與協定，蘇聯對每一項協定或條約，都分別繼續派來大批的技術顧問人員，加以監視進行。截至一九五一年杪，根據中共「北京市政府外僑管理處」的統計：除蘇聯大使館內擁有俄籍人員共五百五十七人外，還有蘇聯顧問人員不包括在內。又根據「中蘇同盟互助條約」附表第三規定，蘇聯技術顧問團顧問人員的任務分配表如下：

㈠軍事：陸軍五千至一萬二千人；空軍一千至二千五百人；海軍二千至三千人；兵器製造二千五百至五千人。

㈡工業：鋼鐵工業一千至一千五百人；紡織工業一千至一千五百人；礦冶工業三千至五千人；煉油工業五百至一千人；機器製造工業一千五百至三千人；電氣工業五百至一千人，航空工業三百至一千人；造船工業五百至一千五百人；汽車工業一千至二千五百人；印刷、造紙、橡膠等工業各五百至一千人；其他一千至二千人。

㈢交通：公路一千至二千五百人；鐵路三千至五千人。

㈣農業：農墾三千至五千人，畜牧一千五百至三千人，水利二千至三千五百人；林業五百至二千人。

㈤財經：財政、金融及合作管理各五百至一千人。

㈥貿易：五百至一千人，醫藥：一千至一千五百人。

㈦文、教、娛：文化五百至一千人；教育二千至三千人；電影一百至五百人；戲劇五百至一千五百人。

此外，司法、外交各一百至五百人；市政二百五十至五百人；調查工作五百至二千人；檔案一百至五百人。……這九萬多人，只是公開出來的數字，還有不能公開的自然不能統計在內。此後又有陸續由莫斯科增派來一批一批的所謂助理武官、交通助理員及各部門的專家等不可勝記！

大鼻子顧問的特權

至於上列顧問人員的職權問題，經中蘇共雙方會商同意，畀予他們以下的權限：㈠凡配屬單位所舉行的會議，其內容稍為重要的，顧問都必須參加。㈡凡配屬單位所製定的工作計劃與總結，顧問除必須參加審查外，並充分提供意見。㈢凡配屬單位所指定的工作如屬技術部門者，則蘇聯顧問應負起全權責任。㈣凡執行業務所需要的資料，得商請配屬單位充分搜集或親自徵求。㈤凡配屬單位的人事獎懲、考核、黜陟等事項，顧問必須站在工作成效方面盡量建議

到了一九五三年，因中蘇共又陸續訂有許多條約或協定，故蘇聯技術顧問人員愈來愈多，而中共各部也缺乏技術人材的結果，於是「同盟互助條約」的附表又增加一項，即中共高級官員如因事實需要，願在各顧問中選聘一部分擔任各單位主管或副主管時，被聘人非有萬不得已的苦衷都應竭誠接受，惟仍保持其顧問名義。總之，中共當時的所謂「解放區」，委實成了俄人的天下！如果沒有蘇聯的顧問常駐的機構，便不是重要的機構；沒有蘇聯顧問出席參加的會議，也絕不算是重要的會議；如無蘇聯顧問協助審核的計劃，那更不是重要的計劃。毛澤東當時曾經對蘇聯駐北平大使羅申表示：「中共自建黨以來，一切設施，全部是向蘇聯學習、模仿、脫胎而來的。」事實上，當時俄人的確居領導地位；羅申彷彿「太上皇」！

韓戰期間已發生歧見

談到中蘇共關係的觸礁問題，據美國「紐約時報」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就、會加以推測：「中蘇共的結合，不過互相利用而已，那份友好互助條約也是暫時性的。等到克里姆林宮逼人太甚時，中共可能對老大哥的態度一定有轉變！」同年二月十一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副總編輯史莫林格，也曾爲文分析『蘇聯對韓戰不感興趣的原因是：恐怕中共把勢力擴張到亞洲北部，因而不熱烈支持中共對美作戰；更拒絕毛澤東要求對台灣發動一次核子戰爭，便引起了中共對蘇聯的不滿，埋怨蘇聯有意出賣中共。』……」

——這也可能是事實，因爲毛澤東的所謂「世界革命新方案」，亦即後來的所謂「偉大的戰畧部署」一文中，是在韓戰末期脫稿的。其中第五節爲檢討朝鮮戰爭：「我們所以未能在朝鮮境內贏得決定性的勝利，其主要原因乃由於我們欠缺海軍實力，沒有海軍的支持，我們的行動便不能在那沿着一條受限制於海的戰線作正面攻擊。這種行動常常遭致無可估計的損失，而摧毀敵人的機會則很少。一九五一年三月，我（毛澤東）曾經斯太向林同志建議：在不使蘇聯明顯涉入戰爭的某種部署下，於亞洲使用蘇聯的潛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當時斯太林同志意欲審愼從事，深恐如此將會援資本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以藉口。……」

同時，在該方案中的第七節，也有這麼一段：對於越南的同志和友人，我們必須供以最大的協助，並把我們在朝鮮戰場上所得到的經驗告訴他們：在越南和朝鮮一樣，都受到帝國主義集團的嚴重干涉；在朝鮮所得到的痛苦教訓是：一天有外國人干涉，或一天我們沒有海軍支持，而單靠陸軍行動便不能達成解放的目標。……」這即是說中共解放軍在韓戰時的嚴重犧牲，埋怨於蘇聯。

但一九五三年三月，當史達林死後而到莫斯科弔喪的周恩來卻又宣稱：「中共政策仍跟蘇聯採同一步伐。」並宣佈：「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準備對換俘問題實行讓步，以實現朝鮮停火。」當時中共的所有報刊，仍舊恭維「蘇聯是中共經濟發展的模範，史達林是領導世界革命的導師。」而蘇共中央委員十六人赴蘇考察了三個月，回國後即被分派前往各地宣揚蘇聯科學的進步；並公開命令各地共產黨員，加緊學習蘇聯的前進技術，和遵循蘇聯顧問人員隨時隨地的指示。

史大林死後的重大發展

一九五四年一月初，「新聞周刊」載有蘇聯專家伏爾可夫的報導說：「韓戰已使中蘇共之間發生裂痕，雙方儘量隱瞞，而史達林死後，情勢急轉直下，毛澤東對史氏繼承人馬倫可夫不買帳的舉措如下：㈠從一九五三年十月至十二月，中共駐蘇大使懸而不派；莫斯科中國蘇術展覽會開幕，馬倫可夫親臨招待記者，卻只有一個中共大使館代辦參加。㈢同年十一月七日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會，中共無代表參加；北平蘇聯大使館招待會，毛澤東及其他中共要人均未出席；兩日後，蘇大使襲茲內佐夫離北平後不再出現。㈡同年十一月中旬，北平簽訂一項「援韓貸欵條約」，其數額爲三億一千七百萬元，顯著地超過蘇聯貸給北韓的二億五千萬元，莫斯科報紙則一字不提。

一九五四年間，莫斯科曾一再提出「五強會議」——包括美、蘇、英、法、中共——東京觀察家認爲：這是毛澤東對馬倫可夫施其壓力所致。就毛、馬而言，無論革命地位，國際聲望，馬都不及毛，因此毛將可能起而取代國際共黨的領導地位。但到一九五五年，當赫魯曉夫推倒馬倫可夫而捧布爾加寧上台之後，他兩人曾聯袂訪問緬甸、印度，爭取亞洲不加盟國家的領導權，而給毛以難堪！布、赫於同年冬，更進一步訪問了南斯拉夫，從而開始攻擊史達林，以討好狄托；尤其到一九五六年對史達林加以鞭屍，更令毛澤東恐懼！雖然，毛仍不敢公開脫離克里姆林宮的掌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致聯共的賀詞強調：「中蘇兩國人民仍牢不可破的合作。」而當時赴莫斯科乞援的周恩來，也一下飛機便說：「中蘇爲兄弟之邦，由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而密切聯合，有共同的命運與共同的利益，我們的友誼是永遠不能破壞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三日，赫魯曉夫秘密訪問北平的主要目的有二：㈠爲勸阻毛澤東不可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政策；㈡是驅使中共在台灣海峽發動局部戰爭，以牽制美、英當時在中東方面的行動。毛澤東對於後者倒遵命實行，曾以數十萬發砲彈盲目地射擊金門島。惟對前者則指蘇聯嫉妬中共的進步，而一意孤行，至一九五九年澈底宣告失敗，赫魯曉夫則乘機大打落水狗，迫使老毛下台而暗中支持國際派劉少奇取而代之。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莫斯科突然通知中共，決定在一個月內將分批撤走全部在華的俄籍專家一千三百名，和數以萬計的技術顧問人員；並宣佈撕毀了七百二十餘項協定與合同，停止供應中共以所有重要設備及物資，使到中共的經濟，國防及科學研究工作等等，造成無可估計的困難和損失！這便是中蘇共凶終隙末的最大因素；亦即是說它們之間的利害衝突實多於思想歧見。同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大規模共黨首腦會議時，中蘇共關係便已開始其戲劇性的惡化了！（待續）

中共的眞面目【八】

——看「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後與王浩教授商榷

吳樹仁

㈠工人階級：以產業工人爲主，他們本身不擁有生產資料，受僱於別人，凡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工資收入的屬之，同時還補充一些原則是：工人裏面，有些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或原來是手工業者，由於破產或經營失敗的原因轉入工人行列的，這些人都不能算是工人出身。

㈡農民：中共將農民劃分爲富農、中農、貧農、僱農四個階層，而農民階級主要是指貧農、僱農和中農之中生活較苦的一部份人。僱農的標準是本身完全沒有土地和農具，以出賣勞力爲生活唯一來源的，貧農是擁有少量土地和農具，但自耕的收穫不能維持最低生活，仍需出賣勞動力的。

中共還補充說：由於中國農村幾千年來都是分散經營，自然養成了農民的意識型態極端自私，當「革命」利益一旦與他們發生矛盾時，他們很容易背叛「革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是中國人口以農民爲最多，佔總人口百分之九十，應該把他們看成「革命」的主力軍，但是絕不能將他們看成是領導階級，並且要不斷地組織他們，「教育」他們，防止他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按中共的「教育」二字包含說服，必要時可以鬪爭兩種方式，故特加上引號。）

㈢小資產階級：收入較差的自由職業者、腦力勞動者（如小學教師）、攤販、小商店主而沒有僱工剝削的，以及農民中的中農階層屬之。

中共解釋說：小資產階級是最動搖的階級，他們的意識型態充滿着向上爬的傾向，總希望能進入剝削階級的行列。當他們同情「革命」時，可以將。這個階級的思想狀況應列爲資產階級對待，是思想工作的重點。

但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以後，中共宣佈由於階級不斷的分化，大陸已不存在小資產階級，其成分按當時擔任的工作劃分，其思想工作則列入小產階級的範疇。

㈣民族資產階級：中共對這個階級的定義是投資於工商業而絲毫沒有與外商及官吏在業務上有過聯繫的，否則就是買辦資本家或官僚資本家。農民的富農亦列入這個範疇。

中共認爲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由於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民族資產階級在某一個時期可能同情中共的「革命」。但當「革命」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之後必定起而對抗。因此，在一九五三年以前，中共已經將民族資產階級、小商販、手工業者、富農、中農統統列爲「革命」「改造」的對象了。

這就是中共的「革命發展階段」理論的簡釋。

至於對知識分子，中共只認爲這是一個階層，這個階層的成員來自各個階級。但中共認爲，在中國能受教育，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人必定是出身於各種不同的剝削階級，如地主、官僚、買辦和資本家。因此，塡寫各種表格時，每個人的成份欄都是分別寫上自己的家庭成份。而且，依據中共的理論，即使承認中國有些知識分子出身貧寒，但認爲他們所接受的知識教育仍然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教育，在他們的腦海裏與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充滿剝削階級的意識。

這些就是中共爲每個人打下的「階級烙印」，以至他的後代的命運和前途，也解答了王浩教授所說的大陸很多知識分子何以因子女不能入大學唸書而深感苦惱。

中共對待知識分子的眞面目絕不如王教授所說的：「因而生活受優待，工資較高，基本生活無問題。」在政治上「依附工農兵而存在」。

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審查、利用、限制、「改造」。

從中共統治大陸一開始的「思想改造運動」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二十年來知識分子受到政治上的整肅、思想上的冲擊等運動不少於二十次。而以一九五五年的「肅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一九六四年的「重新整頓階級隊伍」和一九六六年至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九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所受的冲擊最大。

前面，我已經舉出不少鬪爭的殘酷例子，本不應該再有所贅述，但是爲了說明問題，請允許我再舉一個例子。

柯麟、林孔湘等穿學袍遊街

中共對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統一稱作「臭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經常號召人們將他們「鬪臭」，「揭穿他們蘊藏在靈魂深處的醜惡的一面」，因而在鬪爭之中，常常出現毫不講理，侮辱人格，甚至傷害人身的事情。

一九六八年八月，中共指使廣州地區各大學的「革命師生」開了一個「鬪劉廣州地區反動資產階級大會」，地點在百子路（現名中山二路）中山醫學院舉行。會後召集了「罪大惡極」「民憤甚大」的副教授級以上老專家六十多人，其中包括中山醫院院長柯麟（前澳門鏡湖醫院院長「回歸」的）、病理學專家鄺公道、華南農學院植保系教授林孔湘、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董每戡、華南工學院教務長馮秉全等，命令他們都穿長博士黑袍，帶上四方帽，由中山醫學院大操場一直爬行至原惠愛中路（現名中山五路）財政廳前才散隊。

識分子公開檢查、痛罵自己，「向黨交心」。我在清華的時候，科學院、北大、清華等校的名專家、名教授包括華羅庚、李四光、周培源、王淦昌、竺可楨、錢學森、錢三強乃至郭沫若等都曾作過檢查，有些甚至還將自己的檢查公諸於報刊。

總之，我在大陸近廿年的觀感，歸納起來就是中共對不是它一手培養的知識分子，根本不放心，甚至對由它培養，但「出身於剝削家庭」的也同樣不放心。中共對這些知識分子只是充分利用其剩餘價值。最初替它教學、替它建設，後來逐批逐批地加以「鬪垮鬪臭」。而最後歸宿是「一輩子紮根農村，與工農相結合，徹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誠然，中共對還有「利用價值」的知識分子，不管是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抑或是名氣上的成就，仍然在物質上給予一定照顧，如工資較高，配給品較多等等。但是，他們在精神上所受的虐待，又豈是這些「照顧」所彌補得了？

捫心自問，我在大陸時月薪是人民幣一百二十九元，相當於普通人三倍的收入。而且，在物質上也受到了一定的「照顧」，我絕非因餓肚皮或「無以爲家」而逃亡，最主要的是受不了這種精神上的虐待。雖然，我在逃出之前還未親身受過，但總有一天會輪到的。加上眼見自己的親戚、朋友、教師、同學、同事一批批地倒下去，我雖沒有直接謀害他們，但畢竟是爲虎作倀，於心何忍。

在王浩教授的文章中，還提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臭名遠揚、家喻戶曉的毛澤東的「陽謀」來爲中共樹碑立傳，我眞不知作者是何居心？

對於文藝創作，中共訂的條條框框更多，除要完全按照他的「階級路線」來刻劃主人翁的形象之外，還規定只能寫「解放」前後的「英雄事跡」。

大陸有個漫畫家，在「大鳴大放」中塡了一首詞，把中共的咀臉刻畫得淋漓盡緻，可惜前四句我已不復記憶，只得得後四句是：

最好人如機器，沒頭沒腦簡單；
指揮操縱按機關，百順千依好辦。

請讀者慢慢咀嚼。我不想加任何解釋。

丙、按勞取酬

在這一段裏，我不準備多談，因爲王教授的這段文章，沒有值得我多費筆墨去辯論的地方。

但我要提出的一點是：中共對工資級別的評定是採取「德才兼顧」的。德者階級成份，政治表現之謂也。因此，無論是知識分子、幹部、工人以至農民等階層，每每出現同工不同酬的現象；甚至水平高、能力高的人所得的收入，有時反而不如那些只是「政治可靠」的膿包。

丁、關於國外對中共的批評

王浩教授在這一段裏似乎表現得太過於取悅中共了，並且，欠缺一種學者應有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他指責西方國家對中共的批評是「見林不見樹」；香港呢，就是「見樹不見林」；言下之意是：我王某人曾在大陸旅行了四個星期之久，只有我王某人才看得最全面與最透徹。

王教授同時還指責這些批評是「造謠中傷」，批評的人是「蒼蠅」。我不禁要問？那一點是造謠？那一點是中傷？請一一明確指出，否則，造謠中傷者該是王浩教授本人。

來自西方的批評我不大清楚，但據我在香港觀察，各種書報雜誌對中共的批評和揭露絕大部份是客觀的事實。

香港人口四百萬，其中過半數是中共統治大陸之後才定居香港的。這部份人之中，偷渡出來的又佔相當大的比重。他們來自不同的省份，觀察和體驗了不少地區，最後，才下定決心，冒險逃出大陸。可以說，他們對中共才是最瞭解，最有資格的發言的。不要誤信中共的謊言，以爲逃亡的人都是「反動分子」。老實說，中共心目中的「反動分子」早已老了，怎能經得起翻山越嶺，晝伏夜行，最後還要在大風浪的海洋中搏鬪幾小時才到達九龍新界地區呢？逃出來的絕大部份是青年人，是接受中共教育和「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年青人，他們沒有歷史的成見，有的只是「解放」後的目睹和身受。

」的平均在一萬多人以上。而更值得提出的，那些被發現的「非法入境者」又往往只是實際數字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我們在隆冬之時用木船，回暖之後就游泳，每天都有，以至新界元朗警署收容不下。這裏我們倒應該非常感謝香港政府的人道主義，他們絕大部份被允許居留。倘若被遣送回去的話，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以我個人的感覺，限於資料來源，香港的刊物反映大陸困苦的狀況，不及事實的萬一。儘管如此，還要遭受一些涼血動物攻擊爲「造謠中傷」。

乍看起來，大陸七億人口，每年逃出來的只那麼幾萬人，比例不大。但是瞭解大陸「行路難」的情況之後，應該承認這個比例已經不算小了。

每年成功逃亡抵港的有幾萬人，加上一些在逃亡中被發現逮捕的，商量逃亡計劃時被發現或被參予者出賣遭到逮捕的，有逃亡意願而缺乏勇氣的，或客觀情況不允許的，甚至游泳途中溺斃，和被中共在邊境擊斃的一共有多少？這個數字無法估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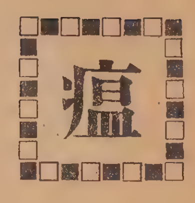
我在大陸時曾作過一個打算，假若與香港接連的地方把守太嚴，成功不易的話，我將經廣西東興縣偷渡至北越，再設法經寮國、高棉逃往緬甸或泰國，走這條路線成功的不少。儘管當時北越戰火連天，但人們甘願拿生命作賭注換取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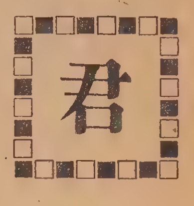
事實上凡與中共接鄰的國家和地區，都有大陸同胞逃亡出去，其中包括緬甸、泰國、阿富汗、甚至北韓和蘇聯。人們可以看一看，爲什麼大陸會有這麼多的人冒着生命危機，痛忍離家逃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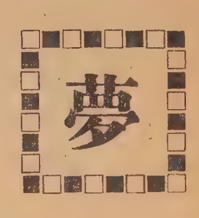
據我個人接觸，這些人明知道到外國並沒有一定的生活保障，還是要謀職業甚至做苦工。但他們還是不斷的往外逃，他們異口同聲說，就算在香港當乞丐也不返回大陸。

什麼原因形成了他們這種心理呢？願王浩教授有以教我！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愕然道：「怎麼？這樣提案政府也能接受？恩來同志，你擔任過政府官員，他們什麼事都不瞞你，希望你把所知道的全說出來，大家研究一下。」

周恩來聽到這句話太露骨，不能再裝糊塗，當時說道：「我同政府當局打交道，是奉了黨中央同主席的命令，不過，我究竟是共產黨員，他們有任何事也不會讓我知道。」

毛澤東仍不放鬆，追問道：「既然這樣，你怎麼知道政府會接受我們的對案。」

周恩來說道：「我現在擔任中央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委員長見面時候比較多，無論公開演講或私人談話，皆強調團結第一，因此，我感到蔣先生希望團結的意志是真誠的，爲了促進團結，一致對外，他可能命令何、白二位畧作修改，予以接受，到時我們怎麼辦！」

毛澤東說道：「政府真的接受了我們的對策，我軍擁有一百二十團的兵力，已立於不敗之地，今後更不必擔心會被消滅了。」

周恩來說道：「政府受了我們的條件，但政府的條件我們也不能完全不理會。」

毛澤東怔了一下，問道：「政府還有什麼條件

周恩來說道：「例如要把新四軍及所有游擊隊撤去黃河北，不得在其他地區設立留守處、辦事處，不得發鈔票，這些條件必須遵守。」

毛澤東說道：「調新四軍去黃河北，這一個條件我們可以接受，其他不成。」

周恩來以爲這是毛澤東斷不能接受的條件，誰知毛澤東答的這麼輕鬆，頗感意外。擔心又是毛澤東一貫說話不算的老辦法，當時追問一句：「主席真同意新四軍撤出江南嗎？」

毛澤東說道：「絕對同意，我幾時騙過人。」

周恩來聽了最後一句差點笑出來，再看看幾個人都在梧嘴。

活曹操插嘴說道：「恩來同志，你到了重慶見機行事，如果政府方面接受了我們的條件，我們就乘機將價錢提得更高。」

周恩來問道：「林老，怎樣高法，請你說個原則。」

活曹操說道：「例如第二戰區應當包括綏遠在內，綏遠部份也應當劃歸朱副長官指揮，這樣朱老總就可以留在延安發號施令，不必跑到冀察去設副長官部了。」

朱德這時真恨不得起身兩拳打死活曹操，最多

周恩來點頭道：「還有呢？」

活曹操說道：「還有冀察兩省的省主席，應由朱副長官保荐。」

毛澤東笑道：「這個辦法倒不錯，如果政府答應了，老總千萬保我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我也嚐嚐作官的味道。」

周恩來說道：「林老，這兩個條件表面看來很苛，但是，政府並非無可能接受。」

活曹操說道：「還有哩，政府應當按照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實有人數發餉，新四軍與十八集團軍散處各省部隊一律留在原地堅持抗戰。」

周恩來忍不住噗哧笑了。

葉劍英擺手道：「林老，這一個條件政府一定不能接受。」

周恩來笑道：「林老，目前不談政府能不能接受，先問政府爲什麼要鄭其事找我們談，政府有何所得，便宜爲我們佔盡，政府當局就不談了，因爲站在政府的立場，不談還好過談。」

活曹操摸着一撮五色小鬍子，沉吟一下，說道：「主席答應撤退江南新四軍，已經算是對政府讓步了。」

毛澤東說道：「是啊，把新四軍全部撤出江南，在我們來說，實在是一大讓步。」

葉劍英問道：「如果新四軍不肯撤呢？」

毛澤東怔了一下，說道：「如果項英不肯撤出，就是反叛，不但叛政府，也叛黨，政府可以任意處置，我們不管。」

。」

毛澤東說道：「你一定要說，這樣才可以顯示出我們的誠意。」

葉劍英笑道：「我無論說什麼？那個小諸葛也不會相信我們有誠意。」

毛澤東說道：「這樣好了，爲了表示我們確有誠意，可以先撤江南新四軍。」

周恩來不敢接腔，就看葉劍英。

葉劍英也覺得這事非同小可，當時不能不追問道：「主席，這句話說出去可收不回來，尤其是同小諸葛說。」

毛澤東噴了一口烟圈，悠然說道：「沒有人要你收回來，說過了當然算數。」

大家都無話可說，各懷心事結束了會議。

第二日周恩來去電請政府派飛機來接，同葉劍英一道飛回重慶。

回到周公館，鄧穎超劈面問道：「你怎麼在延安住了這麼久，是不是在那邊又找到了女人。」

周恩來嘆口氣：「小超，別拿你的老愛人開玩笑了，我簡直不敢回來了。」

鄧穎超問道：「這又爲什麼？你在重慶穩如泰山，比在延安要保險得多，依我勸，你還是少回延安爲妙，老毛害人是不擇時間地點的。」

周恩來說道：「在什麼地方我都不能自主，好似一個傀儡人，背後有人扯着線，要我到那裏，就要到那裏，要我說什麼？就得說什麼。自己完全沒有選擇的權利。」

鄧穎超也不由得嘆口氣，說道：「沒有辦法，當了共產黨就是這樣了，不過，你從前沒發過牢騷，這次受了什麼刺激。」

周恩來就將經過情形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鄧穎超大吃一驚，說道：「活曹操的這種條件那像人說的話，你也照樣向政府提出嗎？」

周恩來說道：「有什麼辦法，如果不照實轉達，將來兩面對不上口，這個責任我如何負得了。」

鄧穎超嘆口氣，說道：「你自己應該下定決心，選擇一條路，像這樣不是辦法。」

周恩來歪頭看看她，問道：「我怎樣選擇一條路。」

鄧穎超說道：「現在最可怕的是國民黨人認爲你是共產黨，共產黨卻當你是國民黨，結果兩邊都不把你當自己人。」

周恩來當時打個冷戰，覺得這個渾人倒有她的見識。一時不知如何對答。

鄧穎超繼續說道：「你以爲腳踏兩隻船最上算，不知道有一天兩隻船分開，你就要掉在水裏。」

周恩來問道：「依你說我應該怎麼辦？」

鄧穎超說道：「第一步，你要下定決心，專走一條路，不要再左右逢源。」

周恩來問道：「再請教一句，我應該走那一條路。」

鄧穎超說道：「這個問題你還用問我嗎？只看蔣先生同老毛誰待人厚，誰居心狠毒，誰對你好，你自己心裏該有數了。」

周恩來嘆口氣：「小超，你說的固然不錯，但有些內情你不知道，蔣先生誠然對我好，但是他高高在上，下面的國民黨人斷乎容不下我。老毛雖然狠毒，但在目前他奈何不了我，將來的事誰又知道，所以我還是採取目前的態度爲是。」

鄧穎超說道：「你這樣說，只好由你了，不過，你還是要留條後路。」

周恩來說道：「這點我明白，我也不容後路，眞到無可奈何時，我自有退路。」

第二天周恩來同葉劍英一道去參謀本部求見，何應欽已知道周恩來回來，立時延見，同時把白崇禧也請過來。

周恩來同葉劍英見到何、白二公，恭恭敬敬把中共方面提案奉上。

白崇禧接過來越看越氣，看到最後，頭上青筋根根暴起，問道：「恩來、劍英二兄，貴黨究竟作何打算。」

周恩來說道：「健公不要生氣，敝黨實在誠意謀求團結。」

白崇禧說道：「你們這種條件比日本人還苛，團結從何談起。」

何應欽也看了一遍，緩緩說道：「恩來，劍英都知道，這項對案，兄弟同健生怎樣向委員長報告。」

白崇禧說道：「這項提案，兄弟同敬公沒有膽向委員長報告，我想這個問題就此算了，不必再討論。」

周恩來陪笑說道：「健公，委員長既然批示進行談判，我們應當仰體委員長苦心，將一切懸案徹底解決。」

白崇禧說道：「當然要想辦法解決，不過，不能再用目前方式。」

周恩來當時嚇了一跳，問道：「健公意思預備怎樣？」

白崇禧說道：「不論十八集團軍、新四軍，都是國軍，國軍就要服從命令，嚴守軍紀，軍官不服命令，有韓復榘、石友三的例子在，部隊不服從，軍委會可以下令解散，直截了當，有什麼好談的。」

周恩來聽得渾身冒汗，再看葉劍英臉色也是一紅一白。

白禧崇說道：「貴黨總以爲在黃河北佔了上風，可以爲所欲爲，但有些地區你們還處於劣勢，中央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們在黃河南的部隊又將如何？」

葉劍英說道：「健公不要發脾氣，敝方對此確有誠意，尤其關於新四軍調防事，更願接受。」

白崇禧聽了這句話臉色稍霽，問道：「新四軍調防事，軍委會已準備下命令，只不知貴方還有沒有條件。」

周恩來見葉劍英已說出，沒有推拖餘地，只得硬着頭皮說道：「軍委會調動部隊是分內之事，我們怎能提條件。」

白崇禧點頭道：「這樣就好，關於你們提出對案，我同敬公當向朱彭葉項四位另提意見商量。」

周恩來說道：「健公的意見至佳，政府有任何提案，我們即時轉達。」

說過兩人即鞠躬退出。

抗戰武術談

支援抗戰國民有責　欺壓良民必得懲報

抗戰八年，我擔任軍旅工作五載，在五年內雖爲軍中訓練了不少人材，但自覺親身上戰場抗敵的機會太少，不無遺憾！如今家中老弱乏人照料，不得已脫下征衣，返同鄉別了五年的家鄉。返鄉後的第一件事，是向全族各長輩一家一戶去登門請安，鄉間的禮教是必須遵守的，各親戚家也少不了要去走一趟，地方上的鄉紳也同樣不能免俗；我自己覺得煩惱討厭，但他們非常歡迎我去拜訪，每次登門，招待隆重，盛情可感。

離家從軍時，只不過十七八歲的小夥子，此次回家來，卻要代理父親的職責，不但要做一家之主，還得兼任鄉紳事務；家事處理容易，地方鄉保及宗族的事情就不簡單了。我在外面磨練了幾年的時間，在見識思想方面，當然有了大的進步，有關處理事務的見解，和鄉間長輩們的意見，發生了很大的距離。尤其在徵兵徵糧、派稅款、支援抗戰的一切事上，竟發現他們有不近情理之處，很多地方我實在看不過眼。

徵兵徵糧在鄉村

軍糧是照原有的田賦官銀徵收，每百擔租谷的田賦，只要交軍糧及地方政府的附加費，不會超過百分之十。說句良心話，在一班地主來講，負擔這點軍糧費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事實上，還是有不良分子抗繳的事情發生，年年要縣政府派科員下鄉催徵，才能完成百分之八十的定額數字。

有時攤派特別經費，時常在鄉鎮公所開會，一班地方鄉紳父老爭執得面紅耳赤，所爭執的出發點就是希望自己少負擔點，尤在攤派銀碼尾數上竭力

受罪幾小時，想不去參加又不成，這班鬍鬚老公公很蠱惑的，又會弄鬼，如不在場，就會在你應派之數額上加多，將他們自己的數字減少。在會場上各人均爲自己辯駁，張三站起來一篇大道理，李四又一篇長理由，似乎誰講得長，就表示誰有口才。國家民族存亡的大事，還較不上他們爭論自己利益重要，好像是在開演講比賽會。在鄉鎮長方面來講，爲着尊重鄉紳父老的意見，也很爲難，不便作主獨斷攤派了事；在抗戰後期的鄉鎮長都比較開明，多數是有知識青年，有一次我和他們在一起吃飯，閒談中發表意見說：老一輩的人很固執，希望我們這一代起來改革各種弊端，使各鄉保的支援工作進行順利，能早日完成任務；因我們中國幅員廣濶，全國有三十幾個省份，尚有好幾個特別市，大的省份有八九十個縣，小的也有五六十縣之多，只有台灣省，因爲是一處海島，只得十數個縣份。我們江西省的縣，就憑甲、乙、丙，三種等級，來攤派錢糧稅款及徵壯丁。譬如萍鄉、吉安、九江、南昌等劃爲甲等縣份，因人丁多土地廣，出產豐富，派稅款、徵兵、徵糧，要比別的縣加多數量。其他乙等丙等縣份按照比例的減少攤派數字。這是在行政辦事方面的伸縮性，顧及貧窮地區的人民生活困難，無力負擔糧稅。

在我們鄉區也應該用同樣的方法，派糧稅要富戶地區負擔，派工人挑伕由農民工人去做，如此才能響應政府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口號。我和青年的鄉鎮長們大家討論此事，我提意見說：「我和各長輩相處久了，深知他們的弱點，在鄉間端酒杯講道理是有其特長，但他們最怕見官府，可先將改革條例出佈告通知各鄉保，然後召集鄉紳集會，選舉公正人士評定等級，切實照章辦理，如有不遵者，這班鬍鬚老公公就會噤若寒蟬，乖乖的就範。」後來連絡一班青年協助鄉鎮長，實行此改革計劃，果然一切順利通過。

專向貧窮小戶埋手

有關徵兵問題，在抗戰後期有些地區發生很多的貪污事件，江西的情形各縣不同，我們萍鄉縣的鄉鎮長，公正人士不肯做，有志的青年不屑做，別有用心的人想做，卻得不到地方人士支持。但在鄰近的宜春、分宜等縣正好相反，有人化幾百擔稻谷活動鄉長職位，因他可以在徵兵方面貪污，所以每鄉鎮長改選期，很多人爭奪此肥缺。但我家鄉也有徵兵弊病，因鄉鎮長要爭取勢力分子的支持，徵兵專向小戶人家埋手，富有人家的壯丁不敢徵派，一羣貧僱農民爲此苦不堪言。有一位武林人物懲罰一個欺壓貧民的鄉長，雖然太過辣手，但鄉民都同情他，因他受鄉長迫害太甚，無法不報復之故。有些地方行政官，平時作威作福，只圖鞏固自己的職位，一味逢迎恭順有財有勢的大戶，毫不顧念貧苦無告的小民，是多麼的悲慘，因此逼出一件眞實的報復事件。

在我同鄉的前兩年，有個姓周的鄉長，是本鄉石溪村周氏大族的子弟，他在鄉長任內有兩件「好事」，第一是包庇周姓的壯丁，專向一班無助無援的小戶人家一徵再徵；第二斂財貪污準備好不做鄉長可做生得，滿腦子的如意算盤打得通天響。到他最後一年任內，竟然利慾薰心到六親不認，因此連他周氏家族也不齒他的所爲了。

事因吾鄉出產南竹，由竹筍長成嫩竹，這種嫩竹卽是造紙張的原料；我家附近橫直十五華里的鄉村，各處都有小型造紙廠，這種土製造紙方法的過程，也並不簡單；造紙的工具，主要是用一張很細幼的竹絲，用絲線穿織成一張竹簾子，要用熟漆漆三次才可實用；紙張出品得好與壞，這張竹簾子是很有關係的。吾鄉雖然盛產竹料紙張，但無人能做這種造紙的竹簾，凡是做竹簾的工人（俗稱簾子客），均是寄居在本鄉的湖南湘潭人氏，他們是專靠

一代，外人是學不到的。我本地鄉民有種傳統美德，是善待客旅，凡是外鄉寄居在本鄉的人，鄰居間均能和平相處，從無巨族仗勢欺侮客籍的事發生，每屆過新年時，還互拜年請春茗等。

悲慘的簾子客

離我家五華里的落星村，住有一家姓馮的湘潭人，老夫妻倆年近花甲，有三個兒子，兩個大的已是適齡壯丁，第三個小兒子才十二三歲。照政府規定徵兵條例，三丁抽一，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馮老夫婦舉行過家庭會議，大兒子結了婚，對家庭有重大的責任，二兒子生性好動，還未結婚，他家決定如輪到徵兵，就要二兒子去出征參軍。後來接到鄉公所通知，即照前議由二兒子去出征，照理是應該無事的了。但二兒子去了不到八個月的時間，這位貪得無厭的周鄉長，又竟來抽他的大兒子，這種不合公理，欺壓弱小的行爲，當時連本地鄉民都非常氣憤，然而因鄉民知識較低，懾於鄉長的威勢，均敢怒而又敢言。當時也沒有一位公正人出來講句公道話，在這種情勢之下，老人眼見大禍臨頭，不得已四出請人說情，也無法挽回這硬心腸周鄉長的主意，只有悲憤塡胸的望着一家生命所托的大兒子被捉去當兵。他們做這種竹簾子的手工，是要目力好，手腳靈活，老人是不宜做這種工作的，一家的生活，全靠大兒子的生產力。現在大兒子又被抽丁出征，一家的生活就要陷入絕境，馮老先生一家淒淒惶惶，不知如何終日！在當年鄉民們均認爲這是慘無人道的事，只有毫無心肝的人才做得出來，可見當時人心中的周鄉長，是個禽獸不如的人。他自己也許還不知道，別人對他的仇視之心，拆散別人的家庭，老小無依，是如何的缺德。

原來這位年近花甲的馮老先生，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不但武術有超人的功力，而且擅長穴道功夫。記得我從十三四歲開始學武術，到我投軍時，有五六年時間，那時每個月最少有兩次去他家買竹簾子，馮老先生會詢問我練國術的情形，要我打一套拳術給他看。吾鄉有句俗話：「學打三年顚，學唱三年哼。」一位長輩叫你表演一路功夫，是不能推辭的；我打完一套拳術後，他就說：一可造之才，比以前更有進步了。」他從不指點我的錯處，我曾問他說：「馮老伯，你以前也練過國術，是嗎？」他答說：「未學過，只喜歡看你表演武術，因你出生時，我在你家飲你的三朝酒，吃紅雞蛋，現在一年年看見你長大，練國術很有進步，我好高興的。」他從不吐露會武術，因此沒有人知道他是一位武林人物。這次周鄉長趕盡殺絕的陷他家庭於絕境，馮老先生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決心懲戒此惡霸，免得再去害第二個家庭。

暗害的穴道功夫

在前文我曾提過，使用點穴功夫，分明打暗害兩種手法，那時馮老先生的處境，只好用心機暗中下手；他在求告無門之下，只得哭哭啼啼的走到鄉公所，在這位作惡多端的周鄉長面前跪下求情；如不用此苦肉計，他是無法接近鄉長的身體的，當馮老先生跪下去時，雙手抱低鄉長雙腳，立即用手指掐住他腳背上的穴道；周鄉長眼見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家下跪，即用雙手去拉他起來，馮老先生乘起身之時，再出手點膝彎穴道；起身後假裝站立不穩，向鄉長身上一靠，再點腰部下面的大穴道。雙手並用大拇手和食指對掐穴位。眞所謂人怕傷心，樹怕傷根。他這次下毒手點穴道，由腳背腳眼至膝彎到腰部，左右至少有十幾個穴道。雖然他下此重手法，但無人發現及證實此事，周鄉長本人更是懵然不知，那時他才三十歲左右的年紀，爲着貪污枉法，欺壓善良，一念之差，他就抱恨終生。

周鄉長的結果

不久周鄉長的怪病慢慢發作，一個月後雙腳開始有輕飄飄的感覺，兩個月開始痺痛，三個月後走路要用拐杖，四個月後不能下床，眞好似裝了計時鐘那樣準確。每過一個月時，情況更爲嚴重，只好將太太接來鄉公所照顧他，醫藥費不知化了多少，雖然貪污了很多錢，也買不回寶貴的健康。到第五個月下半身癱瘓痲痺，晚上不能睡覺，但還勉強在床舖上批閱公文，在鄉長崗位上多戀棧了一個月後，已無法再把持權力，只好交卸職位，用兜轎抬回石溪村老家去了，從此長年累月的睡在床舖上。想來他會慢慢去反省自己所造成的罪惡吧，一個有爲之年的人，可以說才幹也不錯的一鄉之長，因犯了貪心發財的毛病，當政不愛民，結果弄得悲慘下場，眞是昔日權勢今何在？境遇淒涼無人憐！

我回鄉後有人將此事緣告訴我，爲着找尋慘劇事件的眞實情況，還同我的師傅去周鄉長家替他檢查過身體，事情的發生，在我回家前一年的時間，已錯過了醫療期。周鄉長會問我到底是什麼病？當時我也不好說什麼，只得說：也許落雨天走路太多，風寒濕氣浸入到關節，未及驅散寒濕，造成此病也說不定。我心中卻在暗想：難道眞是惡人自有惡病魔的報應嗎？事隔三十年，我才將此秘密揭出，在家鄉是怎麼也不開口的，否則就會再害幾條善良的人命也說不定呢！

一晚，我獨自去拜候這位馮老先生，談話中，我試探他會否武功，他還是否認會武功。自他長子出征後，家中生活很苦，我家會給於他借貸之便，因此他明白我對他是並無惡意的。當我一再和他討論到武術問題時，最後他受不住我誠意相對，竟和我說了眞心話，他滿懷感慨的嘆着長氣說：「我是被迫出毒手報復的，事後很是懊悔，然他不應該逼我太甚，使我難忍這口氣，老來還要破戒害人。」講過後一再叮囑我保守秘密。當晚我寫了幾擔稻谷的撥條交給他老人家，要他去附近的佃農家挑取，免息不限期歸還，暫時維持生活，老人很是感動。不久他的大兒子竟逃回家鄉，自此從衰落又轉爲復興，馮老先生夫婦重獲愛子歸來，老懷當然大爲安慰。

我國和平善良的老百姓，本不願對人有仇恨，也無本心去欺壓或暗害別人。如今鬧出這樣的曠世慘劇，都是那惡毒的侵略者所造成。關於我國無法計算的損害和傷亡，這筆血債？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所賜，中國人民永遠也不會忘記！

張仲仁

江南啼痕錄（四十六）

同時李開璧還將一項內幕消息告訴張副校長：「如果民大能達成罷課，更有一筆酬獎金；同時又以這批人物爲基幹，再搞新的風潮，務使廣東的學潮不絕。」張副校長便將李開璧自首的經過，分別報告當局，希望當局注意地下份子再製造新的風潮，同時請求李開璧既已自首，免其一死。當局卽追捕那四個由龍川混入的地下份子，但已聞風逃去。李開璧亦以自首的關係，不予逮捕。押回原籍看管。這幕幾乎造成民大悲劇的活劇，乃戲劇性的結束了。

「老八」搞學潮毒辣

冷眼看民大的學潮，則知老八搞學潮的毒辣。運用「打入」和「拉出」的手段，然後煽風點火；打入就是滲透，派自己的基幹份子，透過入學試的手續，滲透到學校來，做地下的職業學生。另一面又進行收買，在目標的據點中收買失意份子——必須是具有才幹的人物。失意份子既不甘寂寞，一拍卽合，當然是還經財與色的引誘，使之甘入圈套而不能自拔，死心塌地的給老八牽着鼻子，聽命令、受指揮，那些滲透的地下份子，這時才出面聯絡。打入和拉出的結合在一起便展開工作。但地下份子仍隱居幕後，而由被收買的人物搞風搞雨，或煽風點火，把事件擴大，以達其統戰的目的。成功則皆大歡喜，失敗則地下份子趕快撤逃，安全轉進，只犧牲被收買的份子。李開璧能保存性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波羅的海艦隊平定荔灣學潮，功在本校；但梁長城君則爲中共所切齒，於「渡江」前夕，公佈廣東的「戰犯」，梁長城則赫然榜上有名。及赤浪滔天，大陸沉淪，聞梁長城走避不及，中共的鷹犬，已包圍梁宅，梁長城君乃自殺殉國，痛哉！梁君爲，曾於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會時出席廬山。爲打擊敵人，維護母校，挺身而出，率領波羅的海艦隊反擊中共地下份子，一戰功成。當抗戰後期，我參加廣揚指揮部戰時工作，擔任最前線地區的主任，梁君爲政工隊的老手，我拉他幫手，出任宣傳組長。勝利後，勞燕分飛，甚少會面。及薛伯陵將軍受命於危亂之際，出主粵政，詩人鄭水心兄奉派爲廣東地政局長，我承鄭水心兄的厚意，挽爲地政局的督導，派駐粵南六邑，巡迴觀察，一次道出會城，乃訪梁君於其岡州家中，其尊人爲新會的名中醫，一見甚歡，蒙其喬梓舊雨情殷，歡宴我於岡州酒家，以會城名產的鴨肝臘腸饗我，迄今未忘。樓頭握別，竟成永訣。當大陸變色，我流亡海角，四訪梁君，不知踪跡。後來查詢新會人士，乃有梁君死國的消息。如其死訊屬實，則長城君之死，乃爲國而犧牲，也爲校而犧牲。北望雲天，不勝星沉崖門之痛！

蕩魄迴腸情情怨怨

梁長城君之死，當是由於中共的含仇報復，也由於愛和恨的交織。所謂「愛到極時恨亦深」，其中是有蕩魄迴腸的插曲，情情怨怨的因素：原來長城初中時代是在某中學讀書（記憶中像是粵華中學），結識一位同學李小姐，李小姐亦爲新會人，且爲大家閨秀的富家小姐。以鄉親的關係，情感日深。民國二十七年的十月，日軍攻陷廣州，江會緊張，李小姐舉家避難廣州灣，啓程的前兩天，李小姐的父親已知自己的女兒，和梁長城君已晉入卿卿我我的階段。爲免使女兒情牽兩地，特囑李小姐邀長城君到其家中，告訴將舉家疏散到廣州灣去，極希望長城君能和他們一同前往，所有生活和讀書的所需，全部由李家供應，以便她倆能在一起完成學業報國，豈可以兒女私情，放棄責任；且隨李家南奔，雖生活無憂，也可繼續學業，卻變成寄生蟲一條，以梁長城的血性男兒，便婉辭李家的厚意。只說先要協助父親把家庭安頓在安全地區，然後才可以放心遠行，請李世伯先行，一旦可以抽身時，卽兼程南下。李家父女兒梁長城君不肯結伴南行，也無可如何，只叮囑他早日前來而已。當李家啓程之日，梁長城君送別河梁，李小姐情淚沾巾，長城君亦黯然銷魂。奈潭江一別，日軍卽進犯豬頭山，新會縣長李務滋，指揮地方團隊，浴血苦戰，以衆寡懸殊，江會淪陷，梁家倉皇疏散，遷往天亭。由是李小姐屢付情書，終因江會已失，無法投遞。而長城君鑒於敵人壓境，乃投筆從戎，參加軍隊政工行列——基於長城君爲政工長材，演講、演話劇、寫文章，均爲拿手好戲，所以，我主辦青年劇社，便以長城君爲骨幹。民國三十三年我負責戰地工作，就請他來擔任宣傳工作——奔走於槍林彈雨之間，漸漸淡了那段兒女戀情。可是那位李小姐苦戀癡心，天可變；地可移；海可枯；石可爛；但長相思之心，越久越深。故在廣州灣不少翩翩青年，拜倒石榴裙下，總無法使李小姐死了那條苦戀的癡心。標梅已過，等待重逢。直至勝利復員，重歸故里，始知梁長城使君有婦，等待成空，淒涼欲絕。當江會前線，面局漸見安定，梁長城君也以學業爲重，再整書囊，負笈樓岡，考入國民大學的波羅高中部，以卓然挺秀，不久卽爲校方所重視。同時有女同學司徒奕者，開平人也，原爲馬列主義的信徒，後來因四邑軍政當局，監視共產份子十分嚴密，不敢活動，漸漸與組織失卻聯絡。聞民大高中，校譽卓卓，亦負笈來讀。一見長城君如臨風玉樹，英俊卓犖，乃暗生傾慕，卽起追求，借故接近。長城君自與李小姐勞燕分飛，音訊杳然，心殊惆悵，司徒奕乘虛而入，日久生情。高中畢業，一齊升入大學本科。此時，梁長城已加入青年團，時時參加公演話劇，以風度瀟洒，更引起宛嬰輩的追逐。

宓瑰琴

有路無人行 有米無人吃
過頭糧引起的惡劣現象

回過頭來再談當時因入了「人民公社」，農民們吃了「過頭糧」帶來惡劣的社會發象。劉伯溫讖語：「有路無人行」、「有米無人吃」的確在這年代裏應驗了，親戚與親戚之間，朋友與朋友之間，再親者如父母、兄弟夫妻之間，各人規定分配到一份吃不飽、餓不死的糧食。提起吃，正如粵諺：「老豆同仔都假嘅」！事實也是如此，一個人肚子餓到極點的時候，什麼理智親情恩愛，都喪失凈盡，我就嘗到了這種滋味的痛苦。生活在自由世界裏的人們對於這痛苦滋味，無法體會得到的。

譬如：你每天分配的糧食，自己也塡不滿肚子，萬一你的親戚朋友來到你家裏探訪，你心裏固然不希望他留宿住一天，最低限度你應該給他吃一頓午餐才走吧！因為這樣做，平白已給他吃去一餐，那你便要準備捱餓一餐的苦果。你的親戚朋友吃去了你這一餐飯，在他的心情上，事實也很難過。因為糧食在那種社會裏，是天頂大事，誰也無法補救的問題，這樣便造成了，人與人之間，不敢互相往來。過去絡繹不絕於途，那種趕集探親訪友熱鬧情景，在那個時候，再也不復重見了。

我因為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還沒有在農村過「公社化」那種非人生活，可是我工作的單位也有食堂，和農村的生活也大同小異，所不同的，我可以藉故請一天半天假，到附近墟鎮城市吃一點「高級餅」，或到黑市場買點高價糧塡下肚子。五八年我在南海縣某建設工地受過頭糧的影响，由原來三十六市斤糧食，減為二十八市斤，一切副食品都沒得供應，和勞改場的生活差不多。經這一次的減糧，許多人都餓得面目浮腫，為了保全生命，工友之中每星期互相輪流請一天假，到廣州市放一「衛星」（大吃一餐）順便為工友們買多少點心，救救生命。

那時的廣三鐵路，每天開十三班次，乘車的人眞是人山人海，水洩不通，車廂上擠迫情形和這裏早晚擠巴士很相似，這些人當中並不是去廣州遊山玩水行街，主要都是來自廣寧、四會、高要、三水等縣的饑餓難民，都是和我們一樣，到廣州市大放「衛星」，有的農民攜帶一些家禽或農副，高漲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蕃薯每斤一元、猪肉每斤十二元、糧票每斤三元、灰斜西褲每條十五元，香港寄回去的二磅庄花生油二十元，（是人民幣計），這種通貨膨脹的混亂惡劣現象，儼然世界末日之來臨。一個青年漢子，要養活自己也不容易，一家數口如何生活，不言可知。

自從五八年「大躍進」失敗後，廣州市一切食物店少了，許多都是半營業狀態，飯店開市規定時間，人們為了免向隅，提早十多分鐘，便到飯店門口等候，時間一到打開門，一窩蜂似的就湧進去，不一會兒，席無虛座，遲來一步的，順序一個緊跟一個。每當一個人坐着吃飯時，背後最少有四五人流着口水等候。輪到最後一個，恰巧那天茶樓糧食供應量少了，不夠飯賣時，又要白站了一個多鐘頭時間，只好自嘆倒霉。你想再匆促跑到第二間飯店，因為超過了時間，往首先必具備三件「寶貝」、金錢、糧票、證明，三者缺一不可。許多人有時輪不到飯吃，和一些有錢沒飯買的，等到黃昏四五點鐘時跑到「廣九」火車站，買了一張北上車票，一上車後便有飯吃，火車大約抵達「朱朝市」或「銀盞坳」，這餐晚飯應該是吃完了，便下車又再乘回廣州。那時除了火車上吃飯不用糧票之外，似乎再沒有其他的門路，可以救救一些流浪者了。

我在南海那個工地上，因餓到無法子忍受下去的時候，於五九年五月，便向主管共幹藉故請了半個月假探望家人為理由，並且借了十多斤糧票，我便到封川縣找到好的工作及一點糧食配給。不料因工程碰壁，又迫得重回到原來的工地捱餓。因為這半個月糧票，在往返的十天路途中吃完了，那五天「過頭糧」只好往田野間尋覓一些野生植物充饑。有一天中午妻

子收工回來，到食堂領了一砵頭飯，吃完後才問我今天怎麼辦。我說：「你自己照顧自己好了，我剛才吃了一點東西，不覺怎麼餓」，其實這是白我安慰，由此你也許以為我的妻子太沒有恩情了？事實不是這樣，那時我倆結婚還不夠一年多，感情上可以說如膠似漆。我完全明白一個人肚子餓到極點時，其思想意識和感情關係，已給那不可言傳的痛苦所遮蓋。至於像我的妻子收工回來那種狼吞虎嚥的「獨食相」，我不敢忍心怨責她薄情，因為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私心，和天賦求生本能的具體表現。有謂：「板蕩識忠臣」、「家破見孝子」，在那苦難的日子裏，應該是：「肚餓見眞情」，更加確切。

大陸同胞有一種不約而同的心理狀態，不論任何地方。話匣子一打開，大家都談起吃飯這個問題，這可能是同病相憐的緣故吧！「大躍進」失敗後那幾年中，對於吃飯這問題更加談得起勁，每逢在過河的輪渡上，以及坐在火車廂裏人們總是不厭其詳，喋喋談個不休。耳朵聽到的並沒有一絲兒其他問題的聲音，要瞭解其心裏狀態，不外乎和「望梅止渴」者然。

我所以這樣挖共產黨的瘡疤，或者一小撮海外共幹文棍會強詞奪理說：「這是『祖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暫時現象，國內糧食生產年年豐收，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現在已經過着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我完全同意這種不是內心所要說的八股邪說，過去和現在已聽得太多了。共黨能有今日，當然有其陰謀詭計，將來註定滅亡其病症更多，有一點就是無法打得開的死結，便是糧食問題。在此我願把生命作打賭，共產黨如果敢取消了目前這種糧食分配制度。可以讓人民自己收成的糧食自由支配享受的話，我絕不後悔跑回大陸給共產黨驗明正身，執行槍決。因為這樣死去一個人，而能使萬千中國同胞免受饑餓痛苦。這不是很有價值嗎？事實是否可以出現，答案：辦不到，一萬個辦不到。我有膽這樣斬釘截鐵的打賭，完全看穿了這一無藥可醫的絕症。疾書至此我要為苦難同胞嘆息一聲：共產黨存在一天，你們便要挨餓一天的痛苦了。（下）

（博鼎遺孫）

「特別推介」

本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亦是本港著名漫畫家嚴以敬先生之「傳達藝術出版社」所增設之門市部，經已籌備完竣，將於本月二十四日在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一百三十三號地下開張，除經營各類名貴畫圖書籍外，并專營代銷台灣出版而甚有文學藝術價值之書籍，歡迎各界人士蒞臨參觀光顧焉。

萬人協會執行委員會同人敬啓

社評一廂情願 讀者感到肉麻

萬先生：

七月八日明報社評替中共做統戰宣傳，食猪紅屙黑屎，當堂見功。今特錄一段給讀者研究：「像章士釗先生這樣的老人家曾為各方政府和勢力服務，（北洋軍閥、杜月笙、國民政府、共產黨政府），寫文言文，意識守舊——或說封建，『柳文指要』書前直接批評他並不合乎馬列思想，但像他的人仍然受到如此優待，大家就可放心了。祇要像他那樣——熱愛『毛主席、熱愛祖國』，不管從前做過什麼事情，都會有好處的。」

此等文字，莫說他寫得出，讀者讀到也覺得肉麻。現在他稱毛主席啊，我看不久他就會像郭沫若當年那樣稱史太林爺爺而來稱呼毛爺爺了。又再錄其報同一天的自由談、天涯客的「中共發出這份學習文件的目的，很明顯是安撫在農村的知青，表示毛主作，以後統籌辦理。根據大陸人民估計，今年可能再來一個更大的上山下鄉運動，分發這份文件，先起安定作用。知青不滿農村生活，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廣東沿海一帶農村有時一個生產隊所有的知青都做了過河卒，一個也不剩。暫時不能走的都紛紛倒流回城市，一住大半年，或者乾脆不回去。農民們內心是歡迎的，多一個知青、多一份口糧。由廣州通往各農村的輪渡、碼頭上，滿佈藍衣的工糾，虎視眈眈，在乘客中嚴密抽查可疑人物，每天總有幾個不幸知青被捕，在他們身上搜出各種逃亡工具和乾糧等等。」

以上這兩段文字比對，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查先生是一位超智慧的人，怎麼如此不協調的文字在自己的報章上出現。

查先生：您是高級知識份子，本人是大佬粗，論文字簡直鷄脾牛脾冇得比，本人曾是你的老讀者，我看明報自出世至今，想不到你由反共起家如今又媚共，人各有志，不怪你，最多不看明報算了。

目前你兩邊擺的做法，可能如你武俠小說裏的虛晃一招，肯定你已準備後路，一有什麼政治氣候不對，可以馬上鬆人，到新加坡去。猶如你寫武俠小說「花船」在一個風平浪靜，逍遙自在何等快活。雖然你一腳踏兩船，大船一有危險馬上落小船走，恐怕吹起一陣珊瑚風把大小船都吹沉了，豈不是功虧一簣。

查先生看不出您如此沒有骨氣做人，今後你怎樣向明報的讀者交待，或曰你們可以不看明報呀？幾個月前

懷疑你報的動向了，待到今天我們已看透了。再評你今天的社評，一廂情願有之，自我陶醉有之，爲己辯護有之，欲做共官有之。你的意思話章老頭生前立場也幾邊擺，臨死也得共黨如此優待。你的小做功夫，多嘆世界，雖不合馬列思想，但你今後多叫幾聲紅太陽、毛爺爺，就會得到高官厚祿嗎？讀者們拭目以觀吧。

陳水敬上（七月九日）

老毛言不對行 扼殺中華民族

編輯先生：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爲中國歷來當國者，及治家者，一貫的思想，在其身在之日，爲國祚天位計算，爲家計子孫綿昌着想，時刻不忘於懷。然事實相繼，每多不能如願以償。例如秦始皇二世亡秦，豈所及料？徒有思想萬世，原因自己造落斬斷下一代的德行而施於民的政教。苛法頻施，暴政橫行，伏落滅亡之禍，不自省。故令人留句俗語（秦皇一心千年計，倈今見域未見伊）！次如三國時的劉表（字景升），他的像贊是：「未有中原志，常懷繼子憂，……」因劉鎮荆州之時，有幕僚謀士勸他出兵勤王，謂天下鼎沸，使君倘提一旅，指京師障王室，掃蕩群醜，振奮兵威，天下雖濶，可傳檄而定。但表不同意謀士建議，常感感於傳位次子琮爲懷，以爲可能長久據着荆州基業垂千世。未久表死，曹操統兵落江南，劉琮出降被殺。荆州失守，此爲不納忠言，及無負職責之過耶！

今之毛澤東，每早晨要人們先播放出毛主席「萬歲」，但毛本人狂妄，從未思想「世上難逢百歲人」！竟無爲國家民族着想，尋求中華民族的永久圖存於世界。「毛語錄」不能說出一句「士爲國之寶，儒者席上珍」之類詞語。專說鬬爭、改造，那來和平建國？和衷共濟？空談團結呀！但每暗自設落陷阱，將同志害死，將知識青年扼殺、勞役，何來儲備謀國之棟樑？老毛爲民族的最大罪人。無求國族萬歲！識者早已竊笑。

獨有毛之豢養者，及其應聲蟲，常亂叫毛的偉大：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則事實啓示世人，毛的言行、奸詐、兇暴、不恥，實古無其匹。禍國殺人之黃巢，流寇殘忍之李自成（名闖）、張獻忠，都不能望其項背。筆者不欲後一代有如老毛者出，想中國的所有知識份子，亦未必歡喜如毛之扼殺民族精英，貽害同類的人物再見，則下一代的中華民族有幸福。「毛語錄」說革不斷的命，「革命再革命」，應聲蟲亦跟住叫，殊缺明解，那是革毛自己的命，「建國方畧」政策已定，胡可亂革，是言不對行。

林哲齋　草於雪梨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日

萬人協會 舉辦本年慶祝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啓事

本會籌辦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凡由一九七一年起加入本會的會員，均可報名參加，同時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

我們均受共黨迫害，流亡海外二十餘載，終日爲工作勞碌，藉此機會，可去台灣寶島享受一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自由空氣，政府會替你安排各種節目，歡迎海外僑胞回到自由祖國懷抱，共祝國慶，復可遊覽及實地觀看此反共基地的軍事設備及演習、文化教育、社會建設等等，而且還可會晤久別的同鄉故舊暢敍離別之情。能令你由頹廢的心情，轉變爲熾熱振奮堅強的反共意志，決不可放棄了一年一度的良好暢遊寶島機會。如欲參加者，請早來本會會所辦理登記手續。

一、報名日期：從即日起至八月二十日止。
二、出發日期：十月八日，全部旅程約十二天。
三、費用（包辦一切手續，及來回機票食宿等）約港幣一千一百元。（非會員則約一千一百五十元）。
四、報名時先繳二百元，餘數在九月十日全部繳清。
五、若費用有所剩餘，全部撥作萬人協會基金。
六、報名時携帶身份證副本二張，最近照片（光面）二寸大十二張。

萬人協會啓　七月一日

會址：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三・七五四九三五

駁斥毛共蟲僞宣傳 毛澤東的無恥甚於妓女

編輯先生：

毛澤東及其共黨集團，當年在大陸騙人起家。二十年前，好話講盡。竊據大陸之後，殘民以逞，掠財害命，打破古今中外兇暴的第一人。二十三年來，壞事做盡，目前在大陸所

賣的「狗皮膏藥」，已經失靈，惟有向海外推銷，以欺騙無知之人及姑息盲從之輩。其實毛澤東亦心知肚明，明知被人反駁。不過共產黨人，厚顏無恥，已是先天生成。所以在毛澤東還未斷氣之前，希望他的虛僞謠言，能在一百人之中，騙到兩個，亦可作爲他的「代價」而已！

當筆者在一九五〇年淪落共區之時，是年「七七」抗戰紀念日。石龍毛共嘍囉奉其主子之命，包藏禍心，放出糖衣毒餌。出具佈告說：「凡屬國民黨之抗日官兵，請到『鎮府』接受慰問，曾因抗日負傷而有證明者，並加給慰勞金」。因爲當時毛共尚未露出兇殘惡殺的醜相，而且正在大放「甜言」，所以不知內蘊者實以爲毛澤東還有「民族的正義」。筆者當年同樣亦在夢中，其所以不去接受這個「慰問」的感情，並非預知毛共的兇殘及暗藏毒箭，祇是年將四十，生活豐優。既不想做毛官，也不願托毛腳。所以沒有去領毛共的「盛情」，而接受其「慰問」而已！設使當年悞入陷阱，今天已經不在這裏寫文章了！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毛共封鎖深圳之後。隨即兇性大作。專在晚間捕人，單在石龍鎮中，每晚至少捕去二十人以上。除瘋狂鬪爭「地主」外，首先逮捕的目標，就是抗日軍人。而曾經接受毛共「慰問」的國軍軍官，少尉以上，全被殺光，無一倖免，其後雖未領受毛共「慰問」的軍人，也被首批遭殃的人，在毛共酷刑拷問及「坦白從寬」的引惑之下，互相檢舉，捉盡殺絕。而且連當過兵的也被管制或勞改。既然毛澤東「領導抗日」爲「反革命份子」呢？甚至住在石龍中山西路一八〇號二樓的鍾耀南老先生，在一九五一年，已經八十六歲了，因爲當年追隨　國父革命，在民國二年離職的同盟會員。亦被毛共的嘍囉以反革命份子罪名，加以管制到死爲止。試想毛澤東的兇殘，到了何等的程度？還敢說「領導」抗日嗎？

自從毛澤東在其竊據區內將抗日軍人捉盡殺絕之後，一九五一、五二兩年的「七七」抗戰紀念日，再無「慰問」國府的抗日軍人了，因爲已經捉殺殆盡了！由一九五四年起，在毛共區域內就開始虛僞宣傳，說「抗日是毛主席領導打勝的」。原因是已經被殺的抗日軍人，不能講話了！被捉去「勞改」的，也不敢講話了！於是年青一輩的無知男女，就信以爲眞，那時毛澤東的造謠，祇限於閉門說謊，還不敢向外宣傳，憑其一生虛僞，爲外人所知，不料今天在老毛將入黃泉之前，竟敢在海外大放厥詞，無恥下流，到了這個階段！

筆者在抗日期間，雖然是一個無名小卒，但八年抗戰，從未離開軍職，參加過無數戰役，兩次負傷，均會年的　蔣委員長每次頒發國幣一百元。從未受過毛澤東的慰勞金，也未聽過毛澤東的任何命令，而我們所領的薪俸及慰勞金，是全國通用之法幣，即是中華民國中中交農四行的國幣，又有誰人見過毛澤東違法私製的「邊幣」呢？領導經濟尚且無權，還談得上領導軍事嗎？世界上下流無恥的以前我祇知是娼妓及鴇母，原來毛澤東比娼妓鴇母還下流得多！

本人現在要向替爲老毛做傳聲筒的走狗們詢問一言，我現在提出個人所見的京滬會戰，包括台兒莊大捷，三次湘北會戰，兩次桂南會戰，兩次粵北會戰，衡陽會戰，黔桂會戰，大部份本人都有參加，請問毛共走狗們，這次戰役毛澤東派了誰人來到戰地指揮，籌策過什麼計劃。那一位司令長官，有勇氣的話，不防指出當時由什麼名銜抗日。如果夠膽造謠，請隨便僞造出來，我們留港軍校同學，就會馬上站出來與你們對質。最顯著的如日本投降代表岡村寧次，爲什麼祇向國府投降，不向毛澤東投降呢？大陸同胞可以被封住嘴巴，有口難言，難道香港還容你拑緊嘴巴嗎？無恥下流莫此爲甚！

我現在向世界人士奉告一言，毛澤東指揮抗日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他當年祇有龜縮在延安的窰洞裏，任做漢奸則有餘。在八年抗戰當中，毛澤東指揮其嘍囉，襲擊國軍，超過一千次，殘殺退役退職的抗日軍人，用最保守數字估計，超過五十萬。如此不知自量的毛徒，非加鞭韃不可。

袁暘照

萬人雜誌合訂本　一至二十冊已發售

「萬人雜誌」合訂本第一至二十冊（由第一期至第二〇〇期）已發售，優待讀者，不加收釘裝費，每冊六至十元，數量無多，欲購從速。

發售處香港禮頓道28—30號十樓A座室萬人雜誌社、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郵購可用郵票或劃線支票逕寄萬人雜誌社，酌加郵費。

詩歌、文章與「口才」

我的詩歌雖不好，但我的低彈能射中敵人懷抱，起碼盡了反奴役義務責任，做到反極權的自由中國標準公民，勝過吃格子飯的變色動物，勝過會讀聖賢書的糊塗蟲。

我的文章雖不好，但我枝筆槍能向準敵人的心窩裏描，起碼我沒有寫過違背良心的說話，沒有作過禍國殃民的毛共幫兇，不像漢奸敗類騎牆派

我的「口才」雖不好，但我未說過「認同」「回歸」的論調。如果叫我說句違心　「祖國」強、「祖國」好，人民穿得暖、吃得飽——的說話，算你用機槍對準我的頭顱，我還是不斷地說聲：永遠辦不到，我不是漢奸賣國賊的兒子，不是專稱外國人作爺爺的「毛雜種」子孫。

葉左

「萬人協會」簡訊（四十七）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荃灣區會在執委岑嘯雷及會員陳振基、潘守和的聯絡工作下，假座荃灣福來村新界大酒樓四樓舉行了茶敍方式的暢談會議，事前特電話邀請本會會務主任張仲仁及秘書處鄭秀棠前往參加。以前在簡訊中亦略有提及荃灣區會員屬工人成份佔大多數，加上青年小夥子會員居多，故朝氣勃勃的氣氛尤為特出，暢所欲言。他們有的提及協會對每樣事情與措施，都總是將會員和讀者連在一起（並舉出參加雙十回國觀光團例子），似乎兩者沒有什麼分別，這一意見說明了他們對會內措施和工作方針的關心，同時也是很多會員的代表性想法和看法，因而有必要希望會員們應體會到本會是萬人雜誌週刊的基本讀者作為根本永久支柱的。會上秘書處鄭秀棠執委也曾代表了協會，解釋本會的方針路綫問題，並說明了會員們是雜誌週刊讀者群中的中堅份子，在協會仍未認眞的茁壯大起來之前，還希會員們作好示範性的作用，認眞帶動讀者群加強團結和提高思想認識，現時即使在讀者群中吃了一點虧也都在所不計，為的是起着領導作用。座上會員們明確了協會的工作方法方針，也就很樂意的接納了。

有的會員們還關心會內的經濟困難，建議在會內組織起社會上的義會組織形式（俗稱做會）。意思是由協會做會頭，會內會員們做會仔，每次標會扣佣若干給會頭，這樣便使會內從中增加一些收入，這意見無獨有偶，旺角區會員座談時也有這一建議，究竟是否可行？將請會務部納入執委會會議作討論議程，由本會執行委員會會議詳細討論決定之。

同時在會上，幾個會員還將全年會費托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代為繳交給財務部（財務部將發回收據按址寄上）。會上並推出梁昶基、聶韶生兩人為荃灣分區的正副負責聯絡人，他們當時還作出一個很好的推動會務工作的方法，就是推出了幾個熱心的會員協助正副負責人，按他們自己住處的就近地點，做好會員之間的聯繫工作，既減輕負責人的工作負擔和時間花費與往還奔波，又能使今後聯繫工作加強。這一工作方法，很值得其他分區考慮採用，茶敍式的會議來得特別愉快與輕鬆。會後，青年會員鄧冠泉還強調說；今後的會務不妨將一兩個甚至三四個分區組織起來，作聚餐式的會面和暢聚，既可增強會員與會員之間的聯繫，庶幾又可免除今後分區為單位的山頭主義趨向的形成。這是一個頗有心思而又深謀遠慮的見解，正是英雄所見略同，旺角分區和深水埗分區已決定於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晚上六時恭候，八時入席，假座九龍亞皆老街龍樓酒家地廳舉行聚餐式的會談了。據該地區的負責人吳少雄和執委陳科、林之材、譚昇等稱：大概預算每人參加者科錢十元[illegible]多聚餐費用，既經濟實惠，又有地方作會議暢談，舉一反三云云。

第二次學術座談會的地點，目前仍在物色中，因為時間與地點的選擇，亟有助於座談會召開的產生効果良佳！待明確了時間和地點，將由學術部另行通告。

第三期會刊已出版，並紛寄到各會員手上，如仍未收到者，可能郵誤成份居多，可致電會所查詢，當依址補寄，並希會員們今後變更通訊地點，及時告知會所為荷。第四期會刊已着手集稿，並希會員們及廣大的雜誌週刊讀者們多多來稿，寄「灣仔洛克道樂中樓B座本會會刊編委收」，以便做好編輯第四期會刊的工作。

會刊經費承各會員和讀者支持，茲有會員吳少雄捐港幣二十五元，會員賴先鈿四十元，江信忠二十元，林自力先生十元另捐「光華先聲」十元，讀者佘昭生先生捐十元，還有會員馮韶梁捐錄音擴音機一副。謹致謝意。

秘書處供稿
七月二十三日

萬主編三藩市歸鴻

潤兄：

十一日下午四時乘日航機離港，第一經東京（只在機場停留一小時半），到夏威夷，此地是有錢佬渡假勝地，物價比起香港還算便宜，吃東西、買東西也不覺肉痛。在夏夷威住了三天，玩得十分開心。第二站飛行五小時到達洛杉磯，這個地方大到無影，也住了三天，每天參加本地的旅行團，到過狄斯尼樂園，到過海世界（在聖地牙哥），也環遊過全市一週，到過最大的壘球場（容納十萬觀眾，一萬六千部汽車）。洛杉磯的超級公路很多，車如流水，起碼開七八十咪，睇見牙烟，時時撞車，眞是有眼睇。十六號由洛杉磯到三藩市，因時間太晚，第二天才到華埠，找到馬森亮，同到紅寶石飲茶，他面色紅潤，胖了很多，十分神氣，在華埠很吃得開，個個人認識他。他已退出人報，在金山時報寫一個專欄，金山時報日銷萬多份，十分賺錢，已開辦了四十九年，老板邀我到美國幫手，我那有時間，只敷衍一番。我人雖未到過三藩市，但此間華僑父老，都認識我，因為他們每天都能看到「牛馬集」，人人愛讀，所以對老萬甚有印象。識與不識都要請我吃飯，如果我一一接受，吃到月底也不能走。不過，我決不改變行程，星期一就到拉斯維加斯，玩幾天再到芝到哥立即轉拉利，到邁亞美玩玩，然後回波士頓。這次到美國，眼界大開，香港是彈丸之地，不過，我們在這裏撈了幾十年，人事關係已種深，除非退休，否則叫我怎能離開？玩完美加，我有興趣明年到歐洲，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話一點不錯的，旅途中一切順利，便中請一轉告香港各友好。祝

愉快

萬人傑

（七月十八日寄自三藩市）

共產黨比資本家還厲害
中共大搞經濟掛帥
大陸來貨不斷漲價

編輯先生：

本人住處樓下是雜貨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也是由這間雜貨店供應，無可否認，港人每天生活必需品大部份來自大陸。由於最近美元貶值，引起世界性通貨膨脹，香港市場當然受到波動影響了。最近生活指數不斷提高，百物騰貴，苦了一般升斗小民。再加上大陸來港貨品，不斷狂升，使本港升斗市九十八元一斤茅台酒，十多元一斤鯇魚肉，二、三元一斤菜蔬，藥材的價錢更貴得離晒大譜。

我覺得共產黨人做事和說話沒有信義的，出爾反爾。共黨口口聲聲說資本主義國家的老板，剝削工人，壓迫工人，抬高物價，囤積居奇，操縱市場，總之是壓迫剝削工人勞苦大眾。但將共產黨人所說的話搬來對照他目前不斷狂升物價所作所為，比資本家更厲害。這就是共產黨人出爾反爾的一個有力的明證。大陸來港貨品不只連續上升，還將大陸配給制度之風吹來香港，不是危言聳聽，亦不是杞人憂天，是鐵一般事實。

雜貨店老板說：現在有錢不一定買到大陸商品，近來大陸貨品吊起來賣，如果你訂購兩箱貨物，他只能配給一箱，還要附帶買其他滯消商品，否則不配，這就是共產黨的專橫配給手段。

大陸商品來港，近一二年來提高了一倍至兩倍。它們對大陸夜以繼日加班加點超時勞動、忘我生產此等貨物的工人農民，有加過半點薪金嗎？答案是：十年如一日，無半分錢加過。有大陸親人來書和我返大陸探親所民血汗」的證明。

一九五五年夏，某天本人在廣州步經一德路時，適在騎樓邊行，忽見地上電線亂搖，黑影一團跟着下墜，突然把我嚇得目呼口呆，原來是有人跳樓。

這人頭部先着地，額角已穿，鮮紅的熱血流出，長約一尺，當時此人還在喘氣，不到五分鐘，此人當場死去，是當天正午十二時許。

原來此跳樓人是一德路成記紙行的出納員，年齡大約三十多歲，身體清瘦，遺下一妻兩子女，正是妻嫩兒幼時，此人為何無端端走進枉死城呢？這就是共產黨用稅務迫害商人，進行其公私合營前千萬鏡頭的一幕。本人當時是去一德路水產公司出貨，是代幾間經銷店搬運貨物。今天和雜貨店老板談到配給，使我想起了當時廣州市水產公司的配給制度，指配給經銷店而言。

譬如你同水產公司買一包黃花鹹魚，數量或多或少，通常一包過百斤，附帶配給你二十斤或三十斤倉底發霉生蟲變了色的黃花鹹魚，你若不要，水產公司就不賣貨你。這種專橫配給手段不能不令你不服，要就不要做生意。出貨時拿着此種發霉生蟲鹹魚令人作嘔。

我心想，共產黨寧願把大好的鹹魚來入倉令到發霉發臭都不賣點鄉村農民來食，寧願讓它生蟲。照顧人民，照顧港澳同胞的美麗謊言聽夠了，它不把物價狂升，一日三改人民幣牌價，就阿彌陀佛！莫說照顧港澳同胞的慷慨語。

讀者陳水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詠近事三首

高蘊賜

㈠
世道澆漓冷眼看，無端風雨一城寒！
歧途眞似蜘蛛網，內幕渾如蟋蟀盤！
熟性隨時心易動，貪泉到處水難乾！
山君此地知多少？腦滿腸肥各自安！

㈡
是非功罪有誰論？老出秦關叩鬼門！
遺恨難平吳偉業，傳文尤藉柳宗元；
重來豈欲施前技？一去焉能釋舊寃？
茫昧天心高莫測，蓋棺偏在武陵源！

㈢
曠世武林拜下風，潛虬出海猛成龍！
獨開門戶雙拳勇，橫掃江湖一腳雄！
雷震影壇名不朽，星沉香島恨無窮！
人間更有爲他惜，百萬富豪少此翁！

蘊賜先生之近事三首，不指何事，讀者即能明曉，詩宜曲不宜直，用暗示筆法，最爲高雅，如果提名道姓，直來直去，反爲不美。第一首，「山君此地知多少，腦滿腸肥各自安」。山君，是吃人老虎，香港大魚吃小魚，遍地山君，例如股票，很多人受害，但有很多山君腦滿腸肥。

第二首是詠章某，「重來豈欲施前技，一去焉能釋舊寃」，對仗既工，意義又好。第三首，是詠李小龍，如此寫法，是爲高手。壇主

風雨夜吟

楚雄

並柬棠華詞長指正

㈠
戰雲瀰漫五洲同，抱膝長吟陋室中，
詩以格高生霸氣，文因才大見豪雄，
鷄鳴風雨思袍澤，鐸韻鏗鏘啓瞶矇，
午夜殷憂難入寐，收京師尙未征東。

㈡
風雨漫漫黑大宇，[illegible]，
挑燈讀史搜奇策，論劍憑欄愧戰功，
欲獻微軀匡國運，挽回頹勢慨誰同，
單槍匹馬天涯路，馳騁縱橫氣貫虹。

楚雄先生詩，最佳之句，「詩以格高生霸氣，文因才大見豪雄」，「挑燈讀史搜奇策，論劍憑欄愧戰功」，對仗既工，音節平仄，達至高級境地，壇主評。

贈謝書法先生造訪

曹文錫

粉嶺相逢各問年，虁虹乍見便生憐，
方諸管飽何多讓，合是蕭曹有夙緣，
的的愛才如說肉，槃槃治國若烹鮮，
同舟今日偕君子，好作登樓王仲宣。

朋友初見，贈之以詩，是最爲高雅之事。中國古代名人，多半如此，做詩必須用典，可以字少而言多。該詩如用語體白話，一千字說不清楚。而且辭不達意，如此情形，文言文豈可廢乎？壇主。

五十有感

莊順祥

㈠
知命年華逐逝波，爭餘壯志未消磨，
天涯羈旅存孤憤，風雨無情感慨多。

㈡
志存匡濟未能酬，渾噩勞生五十秋，
錦繡繁華傷往事，夕陽西下水東流。

㈢
風塵久歷惜朱顏，憂患餘生未許閒，
歲月百年嗟已半，愧無成就福人間。

㈣
黯然隨世共浮沉，碌碌無奇怎忍休，
四十九年悲伯玉，蹉跎莫問再從頭。

莊先生五十有感，詩中有無子之歎，古人重視子嗣，其原因有三：㈠是對祖先祭掃，繼承田園廬墓之責任，㈡是維持家聲門第延續，㈢是養子防老，暮年有人奉養，今日則不然，受惡劣政治之害，大陸共黨平墳掘墓，地主富農，掃地出門，廬舍田地，不爲所有矣，家聲門第，屬於封建思想，除湘潭韶山冲之外，其餘皆要消滅，養子防老，是愚人天眞想法，中國自國民革命以後，政府官員演說，學校課本講義，極少提到「孝」字，只有農村愚婦，市井販夫走卒，尙保存「孝」字觀念，洋學堂畢業，非忠非孝，壞不堪言，治國者懵然糊塗。不知忠孝思想廢除，天下即將大亂也。今日子女，知道孝敬父母者，千百之中，難得三五，

香港有錢人，多數將子女送去外國，認爲中國之書，不屑一讀，畢業歸來，雖是中國相貌，而是外國腦筋，長髮披肩，鬍鬚在口，背後觀之確似女人，迎面觀之則另有表情，女人又似男人。叫「父親」曰「法則兒」，或呼「老豆」，將來接收財產之後，即將父母送去安老院，尙有兄弟因爭產而殘殺者，聖賢之書，認爲不合潮流，必須送去外國，此爲應得之果報。

大陸則更妙矣，爹親娘親，不如毛某親，如能鬬爭父母者，則是前進人物，黨與中央，傳令嘉奬，如此政權，若能久長，是無天理。

莊先生閱余此言，即當恍然大悟，政治不良，有子亦無用也，不如不要。存錢防老，比較有子爲佳，鄙人在大陸，是無子資產階級，田地房產煤礦，全部送與毛兒，但命中註定，終是無子有產，欲無產而不可得也，到香港仍是無子又有房產地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產來剷去，剷去產來，毛兒之剷雖兇，又其奈我何哉！毛剷目前未到香港，果眞剷到，鄙人外國又有產矣，彼剷短，我產長。此產對彼剷，抵抗之力極強。春風野火，相得益彰，希望他再剷來，我即可產去，剷來產去，又惟恐其不剷也，壇主云。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〇二期 新5）



「只斬蛇尾，再過一陣又會長出來啦！」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〇二期(新5)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〇二期(新5)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八月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 觀 基

主編者：萬 人 傑

總經售：吳 興 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由「八一」談到中共「十大」

在八月一日中共「建軍節」前的一個多月時間中，一些外國通訊社駐北平記者連續發出消息，據說中共「十大」和「四屆人大」不久即將先後召開。雖然他們消息中引用的「根據」，完全是牽強附會望風捕影之談，然由於林彪「叛國投敵墮機而死」的消息，就是中共一些幹部利用接見外賓的機會在有意無意之間透露出來的，所以，使人疑信參半；但中共召開「四屆人大」一定要在「十大」之後，因為中共「憲法」必須以「黨章」為藍本，加上這兩個會議，可能都是毛澤東生前的最後一次，儘管老毛是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老手，但因他已八十高齡，有今天可能沒有明天，必須慎重考慮「接班人」以及所謂「毛澤東思想」的存續問題，所以可以肯定他絕不會草率從事容許倉促舉行。前三期本刊曾在「每週評論」中談到這個問題，指出中共的「十大」短期不會召開。經過中共「建軍節」的反常現象，不僅可以證實我們的看法——中共「十大」短期不能召開——接近事實，復可進一步看出，北平方面又發生了新的問題。此一新問題具體內容一時無法弄清，然可以肯定又是與派系鬥爭有關。

空前冷清的「建軍節」

今年中共「建軍節」，北平當局於七月卅一日舉行一個招待會，由二流頭頭葉劍英、張春橋等人出席。而周恩來、朱德等「八・一」領導人和其他高層人物如江青等卻均未見露面。此外，中共的「中央兩報一刊」竟破例地沒有發表社論，葉劍英只在招待會上「祝酒」，而沒有發表「祝酒詞」，使這屆「建軍節」成為中共政權成立以來最冷清的一次。此一反常現象，不僅使人聯想到一九七一年的「十・一」。那一年的「國慶」北平方面一反慣例悄悄度過，所謂「中央兩報一刊」也沒有社論發表，後來才知道係由於發生了「林彪事件」所致。以今年「八・一」和前年「十・一」作一比較，其情形有相似之處。以老毛的好大喜功和皇帝癮十足的性格而言，如果中共真是「形勢大好」，今年「八・一」即或不大事鋪張，但也沒有理由這般冷清。估計：中共上層內部又在醞釀一場新的更大的派系鬥爭風暴。尤其正在國際間盛傳中共即將召開「十大」和「四屆人大」之際，中共不利用「八・一」的機會，給人一種「團結」的印象，實耐人尋味。

這種情況，起碼給人一種感覺，那就是中共不僅「槍指揮黨」的局面基本沒有改變，進而黨政軍之間特別是黨與軍之間仍存在無法調和的嚴重矛盾，這種且有表現化的趨勢。

毛位夫傳妻的把戲

今年「八・一」北平方面的反常現象，可能與中共準備召開「十大」有其不可分的關係。極有可能這是因為毛澤東企圖獨攬軍權，共軍的「締造、領導、指揮」者都由他一手包辦，所以，首先必須排擠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參加「八・一」南昌暴動的「元老」，進而逐步將兵權和黨權一起交給江青。然老毛深知，江青上台最大的障礙就是周恩來和軍方的「元老」，不把這批人幹掉，夫傳妻的美夢就會成空。

從今年「八・一」的情況看，老毛已朝着這個方向推進。本來，今日的江青在實際上已通過李德生、汪東興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軍委」和軍中特務大權，然軍中「元老」不除，無論如何她是無法控制共軍全部兵權的。

問題是老毛夫傳妻的居心已昭然若揭，以一個早年上海三流以下的明星江青來繼承他的天下，不用說共軍方面的多數幹部反對，就是黨方擁護她的也不會有較多的人。

毛澤東是一個屬於「一不做，二不休」那類的梟雄，極有可能將來中共召開「十大」，由江青作「政治報告」，以一種不宣佈而用事實告訴別人，江青是他的「接班人」。總之，將死的老毛又在發瘋了，這次發瘋，可以肯定其結果不是他的「勝利」，而是他和以他為首的中共徹底完蛋。

新聞以外

警官家財億萬錢從何來

包庇毒販是貪污最大財源

有人說：葛柏警司逃到倫敦，竟不引渡返港受審，是因爲一旦在港審訊，警方不少重要人物會受到牽連。一如美國水門事件，連總統尼克遜也弄得一身蟻。因此，葛柏事件最後必然是「不了了之」。又有人說：包庇毒販是警察貪污的最大財源，在毒品源源自東南亞運出中，香港警察對緝毒行動反應最遲鈍，是偶合抑另有文章，那可不得而知了！

葛柏逃亡轟動全港

總警司葛柏逃亡事件，轟動全港，如此高級的警務人員，迫得要逃亡，在香港還是第一次發生。

香港貪污問題的嚴重，眾所週知，警察的公然收受賄賂，更是無可掩的事實；但在過去，一直以沒有證據之故，無法掃除。

到現在，終於修改法例，用不着搜集證據來證明貪污有據，反過來，要收取賄賂者證明和解釋他的非份財富從何而來；於是，過份富有的警官，就要解釋他是如何致富。

清除貪污下大決心

過去，據說富有的官員以高價搜購頭獎大馬票，作爲他的財富來源的解釋，如今，這藉口應該同樣的可以使用；但若干官員的財富，恐怕多到不是三幾張頭獎大馬票所可以解釋得來的數字。

當然，有了新的法律，還要有決心，才可以清除貪污的；從最近的表現看來，當局顯然下了很大的決心。

在這位總警司逃亡之前，很多架步大檔已經銷聲匿迹，停止營業，原因就是賄賂不行，隨時會被捕，以往絕對安全的所謂「鐵竇」、「鐵檔」，如今誰也保證不來。

因此，也就惹起另一項問題，從事這種不法勾當的撈家，爲數不下數千，他們既無以爲生，是否

非法營生貪污之癌

並不是說，爲了安撫他們以確保治安，就要隻眼開隻眼閉的讓他們重操故業；但這一項威脅，如何應付，實在是反暴力罪行運動面對的一項嚴重問題。他們的非法營生，絕對是警方的貪污之癌。利之所在，泯不畏法，諺語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即使有總警司逃亡的驚人事件，當局雷厲風行的肅清貪污，整頓警察隊伍；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假如過一段時間，貪污行爲再度出現，應該不是出人意外的事情。

英國的准許賭博合法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憂慮警察會受賄貪污——在發現賭檔開始送威士忌酒給警探之後，英國就准許賭博合法化，使賭檔用不着對警探行賄。

警察升官要付費用

並不是說，只要賭博合法化，就可以解決警察的貪污問題，但若不解決賭檔問題，警察的貪污問題就很難有解決之望，即使整肅一時，還是難於長久。有人會說，警察隊伍中的「升官」，要付費用

對的，但這種貪污，只要警務處長有決心，夠精明，就有把握可以清除；但賭檔行賄，則一鷄死一鷄鳴，無法根治；而且，一旦開始收受賄賂，就和尚吃狗肉一件穢，兩件亦穢，一旦開端，貪污之風，當然愈演愈烈；就什麼事情都非財不行了。

引渡回港牽連甚大

假如葛柏竟然解回香港，相信情況會相當的嚴重，牽涉到很多人，過去以至現在的警探界人士，雖然不致一網打盡，但被牽連在內的，一定不會是少數。柏葛在香港這許多年，更是從低級警官做起，一直升級到九龍第二把交椅的重要地位，試想想，這中間牽涉到多少事情，更牽涉到多少人。

假如香港警察內部有個貪污組織存在的話——這一點，相信很多人不會予以否認；那麼，這組織的頭頭是誰呢？

孤掌難鳴，單是一個人，不會如此神通廣大的。那麼，還有誰呢？警察隊伍中的升級，有一定的價錢，已經幾於是公開秘密——當然拿不出切實的證據來；是否也只有葛柏一個人操縱呢？葛柏自己爬升得這樣快，又是否有文章呢？

這一類問題，目前無法解答，但葛柏開口的話，就會有驚人的內幕爆出。

水門事件可爲殷鑑

對若干人來說，葛柏引渡回港不得。正如今天

，假如在初被捕的七名被告一逃了之，無法追查的話，就不會有什麼影響。假如七名被告都堅持守口如瓶，不是其中一名沉不住氣——前任中央情報局偸聽技術人員的麥確，畏懼被判長期徒刑入獄，把內幕爆出來的話，那會到弄到今天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麥確一開口，說出內情；跟着，一個牽連一個，很快的就牽涉到白宮中的政要，炙手可熱的幕僚長何德曼，轉眼就垮台下來。前任司法部長、商務部長，都紛紛被偵訊，都有入獄的危險。

尼克遜不僅沒有辦法保護他們，反之，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衆議院中的自由派一再提出要對總統進行彈劾。正如西方神話中的「潘多拉的箱子」，一打開，千奇百怪的東西都會冒出來，包保把大家嚇一大跳。

說來，除了很少數的地方之外，貪污與枉法的事情其實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的，問題只在程度嚴重與否而已。以警察而論，從若干角度看來，紐約警察比香港更貪污枉法，至少，香港警方的證物貯放室中，還沒有發生過毒品白粉被掉包的偸龍轉鳳的驚人事件，而紐約接二連三的發生了。並不是說，因此，香港警察的貪污行爲就不必深入追究和清除，而是說，任何歷史長遠的不法集團的內幕被揭穿之後，就會弄得不可收拾，影響之大，將會等於一場大地震。

包庇毒販貪污之源

聯合國毒品管制委員會不久之前提出一份洋洋數萬言的報告。毒品問題向來不太受人注意，再加上這份報告書形同王大娘包脚布，因此在全世界沒有一份報紙詳細刋登。但在細讀這份報告書的全文後，卻發現其中有一段饒有趣味，不妨摘要談談：

在這段文字中提及東南亞各地警察的貪污情況，並指出警察貪污的主要來源是包庇毒販。東南亞各地的警察普遍存在貪污現象，連各地的行政當局也直認不諱，但許多東南亞國家的警方高級當局在談到貪污問題時，總是避重就輕，只提「抄牌」、「收規」之類的芝蔴綠豆小事，而事實上，毒販賄賂各地警察當局的欵項，往往比那些「小兒科」的貪污數字要大千千萬倍。但這種事實卻從來不被各地警察當局所承認。這大概是與當局者的「切身利益」有關。

泰國警察幹得認真

聯合國毒品管制委員會的報告書雖不受一般人所注意，但這段話卻引起了許多國家的有關當局之重視。正在嚴厲整飭政風的泰國政府已據此而展開了調查，並在最近頒令必須在展開掃毒運動的同時，撲滅警察上層人員的貪污活動。泰國政府特別指出：掃毒與反貪污之間有着密切關係，如果只進行掃毒工作而不同時展開反貪污，則毒品永遠掃除不淸，因爲毒販受到警方高階層的包庇，大量毒品得以毫無拘束地流通於各地，結果使掃毒運動徒具形式，單靠警察在街道上逮捕一些「拆家」，根本無法撲滅毒品禍害。

撲滅毒販雷厲風行

另一方面，如果只進行反貪污運動而不雷厲風行展開撲滅毒販活動，則也無法使反貪污運動獲得成就，因爲東南亞各地警察所接受的賄賂，絕大部份來自毒販，若不徹底消滅毒販，而只是禁止最低級的警員在街道上收規或勒索，則反貪污運動也將同樣流於徒具形式。

泰國政府在最新的措施中，成立一個特別小組，專門調查警方高級人員與毒梟集團之間的關係。一旦發現一警官與毒販有勾結，就立即依法律程序加以逮捕審訊。這是杜絕毒品與撲滅貪污的釜底抽薪之法，値得香港和東南亞其他國家或地區加以效法。泰國近月來連續破獲大毒案，並在警政工作上出現新風氣，主要應歸功於這項有效的新措施。

香港警察特別遲鈍

英美等國的報紙近來非常重視東南亞爲阻遏毒品走私而採取的行動。每當提到香港警方在這方面的表現時，總是語帶諷刺，盛讚香港警察的卓越效率之餘，跟着就是慨嘆香港警察在反毒行動上特別遲鈍。而另一方面，一向效率不高的泰國警察，卻在反毒行動上表現高度效率，並備受歐美報紙的推崇。從東南亞運出的毒品，現在正爲害全世界，因此東南亞各國和各地的警察在反毒工作中的表現，也已成爲國際觀瞻之所繫。香港警察在這方面予人話柄，使這個東方之珠蒙羞國際。而泰國警察在這方面所起的帶頭作用，則使泰國的國際聲譽大爲提高。

漁船行動效率甚高

最近泰國警察又帶頭採取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反毒措施，極受歐美各國推崇，並認爲値得香港警察借鏡，如果香港警察當局眞是有意挽回聲譽的話。

泰警採取的最新措施名爲「漁船行動」。根據這項計劃，泰警大舉擴充水上警察的實力，並由政府撥欵添置大批水警輪，負責搜查泰國水域內的每一艘可以出海的漁船和帆船。這項行動將長期化，務使毒梟不敢再利用泰國水域作爲外銷毒品的集散地。以往的紀錄顯示，從泰國載運毒品出口漁船和帆船，目的大多是香港。如果香港警察也採取像泰警一樣的斷然措施，則將有可能根本杜絕港泰之間的毒販活動。但使泰警深感遺憾的是港警並未在這件事情上進行充份合作。聯合國毒品管制委員會曾不止一次指出：要進行有效的肅毒反毒運動，必須有充份的國際合作，如果沒有這種合作而只是靠單方面的努力，則根本無法杜絕毒梟活動。

値得香港警察效法

泰國警察副總監巴拉查中將宣佈「漁船行動」時，指出在泰國水域內的機動漁船和帆船有極大數量是受毒梟集團控制的，今後泰國警察不但將搜查每一艘漁船和帆船，並且將呈請政府頒令所有船主必須對其船隻所載之貨物負責，在任何船隻上若搜獲毒品，不但像以往一樣予以沒收焚燬，而且將用法律制裁船主。這也是在反毒運動中的一項新猷，値得香港和其他被利用爲販毒港口的地方效法。巴拉查中將談話中雖未提及香港之名，但一再呼籲「眞誠的國際合作」。

自由客串



政治‧人性價值與掛帥

柳以青

李約瑟博士這次經過了八年的時間，再到中國大陸的訪問，又發現了對中共政策的新銓解，那就是「政治掛帥」變成了「人性價值掛帥」。

他說：「我已經抓着那個名詞了。我今年還在中國的時候，這個名詞便常常在我腦海裏盤旋着。你也許可以說目前在中國的一切，是一個『人性化』(**Humanisation**)的過程。在於使人具有人性。不幸的是，我們的社會，在很多方面，反而鼓勵人不要具有人性。舉例來說，有不少科學家——在西方我認識很多我同輩的和許多較年輕的科學家——對於自己工作的後果和應該如何管理人類社會常常採取一種不合人性的態度。我覺得如果他們有機會(事實上也許永遠沒有)到『五‧七』幹校去磨鍊一下，一定獲益良多。『五‧七』幹校是中國生活裏的一個特色，在那裏行政人員，組織人員、科學家、醫生、語言學家、音樂家和任何你可以叫出來的諸色人等，都得到一個跟勞動階級——農民、工廠工人、運輸工人等等在一起生活的機會。他們都要征服自己的種種恐懼。當這個鍛鍊的過程完成了，他們都成爲一個他們以前永不可能成爲的一個整體，他們都可以眞眞正正做一些他們以前不可想像的事情。所以這是一個人類人性化的偉大計劃。如果說在一九七二年的今日，一個儒家文明正領導着世界走向人類人性化的道路，也沒有什麼不適當的地方。因爲實情就是這樣。人類有很多行徑是不合人性的，中國正在努力人性化他們自己和世界所有的人，我只願他們能夠成功。人性價值(Human Values)從古到今都是中國最基本的東西。」

又說：「讓我們再來玩味一下人性價值的問題。就拿文革時候，特別在打擊右派路線時候的口號『政治掛帥』來說吧。我再聲明，我的譯文，字面解釋並不完全和中文一樣，我把它譯爲『人性價值掛帥』，因爲『政治掛帥』的眞義正是如此。這句口號包含很多事情，例如說不要經濟規律掛帥，不要高等科技掛帥，不要高等文化成就掛帥，或者甚至不要完善的辦事效率掛帥。那就是說要把人性價值放在它們應得的地位，使人們達到在人類歷史得未曾有的互相了解，合作無間的狀況。」

噢，人性價值，我的天

把中共的「政治掛帥」說成是「人性價值掛帥」，這一肯定並不囿於單純的名詞，而要看名詞所包含的整個內容。假如不從一個名詞的全部內涵上來做了解和分析，那麼這一「政治掛帥」就是「人性價值」的「掛帥」是沒有充足

首先，我覺得「人性價值」並沒有古今中外分別的。因此，對「人性」的「價值」的肯定，也不該有什麼分歧。

整個的人類歷史，不管是在爲發揚人性的價值而努力，同時，也自然而然地在洗刷着人性所表現出來的劣點。也就是因此，爲了如何發揚人性，發覺其價值，在不同的時代，就會有不同學說和思想，來強調如何才合乎人性，如何才肯定其價值。可是，學說和思想的派別雖然很多，但並不是每一派都能直指人性的全部，而肯定其全部價值的。

假如我們從研討人性價值的思想史來考察的話，我們就不難發現，各種不同對人性價值肯定的思想出現了不少，有的竟也借助了政治的力量或是經濟的力量加以推進和發展。同時，我們也體察到：這一種人性價值的肯定學說，卻抵受不過人類反對和時間的消磨而逐漸失卻了其必然性。原因很簡單，因爲那種的思想和學術，並不能肯定了人性和其價值。所以，判斷一種學說是否合乎人性和其價值，一方面決不會借助於強悍的外力；另方面看它是否能夠持之以久，最主要的是是否人人都能自願自發的去跟隨。原因是：旣是合乎人性及其價值的，那麼，無論是每個人和整個人類必會加以認可的。

李約瑟氏把中共的「政治掛帥」說成是「人性價值掛帥」，他所用的理由是片面的，表象的。

他所持的理由是：「他們淸楚了解：只要仍然有人有着『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念頭，階級鬬爭在任何時空任何世代都會重現。卽使基本的革命成功了，日子一久我們便可預見私心的復發。例如說，一個中國人說『出身很好』的從貧下中農家庭出來的青年(在英國出身很好的用法要倒過來)，擔任着某公社的書記或其他類似的職位，他會開始爲自己的個人利益打算；他可能追求各式各樣的特權和利益；他可能會變成一個官僚；他可能無情地高傲地對待來求他幫忙解決困難的孤兒寡婦；他可能犯了各式各樣違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成爲一個『階級敵人』。這種對人的概念看來是頗爲新鮮的——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民族把這件事情看得這樣重要。因此今日在中國最流行的偉大口號是『鬬私批修』，『修』正確地說當然是指『修正主義』。但用我自己的話來說，我寧可把它譯爲『特權與傲慢』。因而這個口號的意思是爲人民的利益向自己鬬爭。我所說到的對官僚主義的鬬爭也可從『爲人民服務』這句到處可以看到的口號顯示出來。……中國人覺得不單有消滅資本家和中間剝削階級的必要，同時也要終止行政人員、『有學養的專業工作者』，和各式各樣與『工人心態』(Worker Mentality)對立的『中產階級性』(Middle-classness)的利字上，因爲這種『中產階級性』的產生，會造成不利於人與人互相友愛的

障礙。你可以說整整八億人熔合而成一個社會階級。」

從李約瑟氏所講的理由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幾個問題。一、階級成份的出身好壞是來自人性的呢？還是來自社會性？很顯然的不是來自人性。那麼，強調了社會性的身份，而加諸於每個個人的身上，是強調了「人性價值」？還是貶低了「人性價值」？是不是公道與合理？

二、「階級鬬爭」是否是指對每個人的自私心的鬬爭呢？如果是的話，那與「階級」一詞有什麼關係？只說「鬬爭」好了，爲什麼要加上「階級」兩個字？人類在對人性的自私心的戢止，是否與「階級」有必然的關係？加上了「階級」兩字，是否就有了另外的意義？這意義與人性的價值又有什麼關係？

三、「階級敵人」的出現，照中共的說法是「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然而，爲什麼在偌多的「無產階級」中，還會出現偌多的「階級敵人」？這問題恐怕不能只從「階級」與「有產無產」上來解決了，那是「人性」與「私有」確有着不可分割的證明。

四、李氏只從中共的口號上來尋思，但是，竟沒有上溯到這些口號的背後是什麼根據。例如「爲人民服務」這句話，並不是中共的專門創作，但是，中共之所以強要以這句話爲口號，就有其特殊的意義，李約瑟氏就未曾能突破指出。最重要的是誰是中共所強調的「人民」。這方面不能不有以詞害意之嫌。因爲是人才有人性，是人民的話，中共卻給了另外的定義！

五、最令人不解的是，李約瑟氏對着外國人，又賣弄了他的中國文化知識，對中共的「政治掛帥」的作爲，而稱之爲「一個儒家文明正領導着世界走向人類人性化的道路」，「人性價值從古到今都是中國最基本的東西」。

文革・儒家文明・做人

依照李約瑟博士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他的這一肯定或許是有表面的理由的。因爲在儒家的文明中，確是領導着人如何做人。談到儒家的如何做人方面，那道理的精深博大，歷經幾千年而至今常新的。可是，絕對不同於中共在大陸所實行的「政治掛帥」的內容與實質。

表面上看起來，儒家文明只強調做人，而不強調其他，一如李約瑟氏所了解的：「政治掛帥……我把它譯爲人性價值掛帥，因爲政治掛帥的眞義正是如此。……例如不要經濟規律掛帥、不要高等科技掛帥、不要高等文化成就掛帥，或者甚至不要完善的辦事效率掛帥。……」這似乎就是儒家文明的特性。其實稍爲浸漬於儒家教養的人士們都知道，這是對儒家文明只強調做人而貶低其他的誤解。儒家中的經濟學家不知有多少，對高等科技的問題李約瑟氏是專家，但他就否認中國傳統歷史中沒有科技；對高等文化成就儒家總是從不後人的；至於完善的辦事效率，儒家更注重合情合理。因此，上面所說的不要什麼什麼掛帥的問題，是中共所創，與儒家是無涉的。

但是，如果說中共的「政治掛帥」就是「人性價值掛帥」，就是「要把人性價值放在它們應得的地位，使人們達到在人類歷史得未曾有的互相了解，合作無間的狀況」，進而把「所有的人在一起變成一個大家庭——『天下大同』」，就肯定地是儒家文明在領導，這是李約瑟博士對中國儒家穿鑿附會出來的偏見。同時，更證明李約瑟氏對中共的面目了解不深。

我們可以讀任何一本儒家思想的經典和書籍，永遠找不出與中共強調「政治掛帥」就是「人性價值掛帥」的內容與實質，也就是儒家文化的內容與實質。儒家文化最大的特點是把人當人，強調如何做人，而做人的程序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和天下平。可是，這中間沒有被迫的成份，只求一個人的自覺、自省的反身而誠。而人人在做人上也心安理得。同時，儒家文化是包容的，中共的「政治掛帥」是嗎？

中共的「政治掛帥」能夠使人心安理得嗎？強調了「政治」——也可以說是「治國」方面，根本與儒家的做人程序大有違背。這如何能與儒家文化相提並論。這方面的論據太多太博，我不需要在這裏費辭。任何一個中國人如果嘗到過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都會指出這方面的區別的。這方面李約瑟博士顯然是太「外國化」了。確實忽略了中共「政治」竟毀了太多的人！

究竟中共的「政治掛帥」是什麼呢？除了中共所強調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外，我們還可以給予進一步的分析。雖然有不少的人士們以爲：不要理會中共在主張着或強調着什麼口號、主義、思想，只要在實際的政策中不按照這教條式的口號、主義、思想，就是好的。這方面我也同意，不過，如果我們深入分析的話，中共的這一「意識形態」的強調，遠超乎只是「意識形態」本身的作用的。因爲中共在強調政治掛帥方面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的。通過了這共產黨的組織，根本做成了控制人民的工具，使到大陸的人民，無法不在中共所倡導的主義、思想和口號下來過生活，絲毫沒有爲人的自由。

如果把中共的這一「政治掛帥」做成「人性價值掛帥」的話，李約瑟博士似乎也不該只在中國大陸停留六十日，應該也參加一下李氏所認爲的「人性價值」訓練班的「五・七」幹校呢！在這裏，李約瑟氏確是把「人性價值」分開了「東」和「西」了。

人性價值難道會有中國人、外國人的分別嗎？這無疑又是西方人的偏見作祟了。我很感到失望，失望的卻是一位國際知名的學者，又對中國文化深入研究的李約瑟博士，不但可以無視「文化大革命」時對中國文化的破壞事實，反而竟給予很高的「文化」建設的價評。

歷史事實卻是無法改變的，至於如何解釋則要看解釋者的存心和立意了。因此，我還需要深入的去了解李約瑟博士，他對現階段中共的誤解和偏見。這將在下一期中與讀者見面！

事實上，西方學者看中國問題，固然有他們的成就，同時也有他們的偏見。有時他們由於這些偏見而竟能崇拜中國的一切，幾乎都是好的；有時卻也由於偏見而產生了許多重大的錯誤。十七、八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是多屬於前者；目前對中共的了解，又多屬於後者。難道我們身爲中國人的人們，就會以西方人的觀點馬首是瞻嗎？

毛幫正在求變



根據台北發表中國有關機關得到的敵後情報，毛幫於六月十七日在北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中決定：一、在今年十月前後，開全會及四屆人大。二、接受董必武及宋慶齡辭呈，不再設「國家主席」。三、改組「人大常委會」，不再設「委員長」，負責人改稱「主任」、「副主任」，並接受朱德辭職。四、通過新黨章草案及修改後之新的「憲法修改草案」。五、通過毛澤東關於黨內鬬爭及林陳反黨事件的講話。六、通過周恩來之「政治工作報告」。七、通令各省市黨委及行政機構，從速辦好人大代表補選及全會代表資格審查等工作，並傳出在會上毛與周曾發生激烈辯論，意見極不一致，最後勉強作出決定。

最近幾年來台北發表的毛幫消息，以準確快速見稱於時，如各種原件，皆爲最機密文件，又如毛幫九大及憲法草案，也是台北首先發表，以後毛幫正式公佈，文字中間有很少差異，因此，中國敵後情報人員之超卓成就，引起舉世贊佩。

根據以前的成就，對於敵後人員這次發生的文件，自不能漠視，不過，其中有幾項也頗有疑點。

例如董必武、宋慶齡、朱德向會中提出辭職，似與情理不合，因爲三人職位是由「人代」選出，只要四屆「人代」不選也就完了，現在似沒有辭職必要，若是像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宣佈不「競選」下屆「政府主席」之舊例，在會上宣佈不「競選」，似乎也有點滑稽，因爲下屆「人代」已決定不設「國家主席」，則董宋辭職豈非蛇足。

又如「人大常委會」之「委員長」改爲「主任」，以前已經有消息透露，而在「人大」未召開前，朱德亦無辭職必要，也許朱德是在會上宣佈下屆不再出任人大常委會的「頭頭」，不管是「委員長」也好，「主任」也好。

倒是消息透露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會上曾有激烈爭辯一事頗值得注意，最低限度就有兩件事，顯示毛周之間爭執已經白熱化。

一、八月二日，毛澤東會見了留美的中國科學家李振翮夫婦，新華社次日發佈的消息稱毛澤東爲「中國人民的領袖」，刪掉了「偉大」二字。本來在文革時，毛澤東擁有四個偉大的頭銜，即導師、領袖、統帥、舵手，以後「偉大」去其三，而今這一個「偉大」也刪除了，今後的毛澤東不再偉大，變成一個普通人，甚至比普通人還渺小的人。

二、八月一日是毛幫的黃道吉日，重要性僅次於「七一」，但今年的「八一」都靜悄悄地渡過，當年參加八一叛亂的大頭日，現在存亡的尚有周恩來、賀龍、朱德、劉伯承、葉劍英、羅瑞卿，還有傍友郭沫若，但出席這項集會的只有一個葉劍英，也只在會上敬酒，未說一句話。「人民日報」也未發表「社論」，「八一」被毛幫定爲「建軍節」，可能也就因此，葉劍英不得不出來打個照面，否則也許連紀念會都不開了。更奇怪的是周恩來就選擇「八一」這一天，陪同剛果的總統去旅大參觀，好似有心躲開這個「楊公忌」的日子。

把這兩項事實加在一起研究，可以看出毛江夫婦與周的衝突已達到表面化的程度，周恩來不出席「八一」，不論是受到脅迫，還是有心杯葛，都足以證明發生裂痕。

由於南昌暴動毛澤東不在場，所以毛澤東恨透「八一」紀念日，林彪過去對毛澤東確能作到先意承志，接任「國防部長」後，即廢除了共軍帽上戴的「八一帽徽」，此爲最明顯的證據，毛澤東今日自更不願再擴大慶祝「八一」，奇怪的是「八三」新華社所發消息就刪除了毛澤東的「偉大」，是否周派有意報復，毛幫的事不能以常情測度，有時人們認爲最不可能發生的事，在毛幫皆會發生，因此，若推測周恩來故意刪掉毛澤東的「偉大」，以報復毛澤東的冷落「八一」，也並非全無可能之事。

至於敵後消息說毛周曾在會場上引起激烈爭辯，究竟所爭何事，未曾說明，依照區區個人想法，可能與「解放幹部」有關，其中一定有一個或幾個大頭目，周恩來想把他們放出來，如鄧小平一樣，重新參與事務，爲毛澤東所拒絕，其人或可能是羅

瑞卿。

在「八一」前夕，外國通訊社自北平發出消息，已透露羅瑞卿將再起重掌兵權，但是，「八一」靜靜度過，原來各方推測毛幫將宣佈軍事部門人事改組，羅瑞卿將掌兵權，皆成爲子虛烏有之事。

羅瑞卿將復出，北平外交界自然是有所聞，始發出消息，否則西方外交家及通訊社決不會憑空造謠，此項消息無疑是來自周恩來一方面，周系所以敢放出消息，當是事情已有眉目，羅瑞卿之復出，已成事實，只待「八一」公佈，誰知突然有變，也許就因此，周恩來不得不倉皇走大連，避免在北平陷於進退維谷之境。

羅瑞卿復出，若就表面而言，較鄧小平更爲合理，因羅瑞卿在文革前，是共軍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地位權力僅次林彪，羅瑞卿之垮台，也直接是受到林彪打擊，現在林彪已垮，羅瑞卿出來收拾殘局，自是順理成章之事，但事情終於有變，恐怕與江青有關。

文革時，對羅瑞卿打擊最重的是江青手下紅衛兵，羅瑞卿因不堪其凌辱，竟至跳樓、自殺不成，跌斷了腿，此仇此恨，稍有血氣之人，皆不能忘記。因此，毛江夫婦可以放出詭計雖多，但手無寸鐵的鄧小平；卻不能讓具有刻骨深仇的羅瑞卿重掌兵權，尤其毛澤東一生靠槍桿子起家，自不願槍桿子落入仇人之手。

其次，在文革鬪爭羅瑞卿時，宣佈羅瑞卿未入黨，事之眞假且不論，但當時既然公佈在先，此時自不能讓一個混入黨內的叛徒綰領兵符，此當是羅瑞卿未能再出的另一原因。

毛幫的混亂形勢，拖了七年，在中外古今歷史來說，都不能不認爲是一項奇跡，所以然者，固由於共產黨組織的嚴密，毛澤東個人的聲望也是一項因素，但共產黨組織經文革後已破壞無疑，數年來屢建屢破，沒有一個根本措施可以使黨員安心。毛澤東更是風中之燭，不知盡於何日，基於本身的生存，毛幫要召開「十全大會」確定黨內領導權，召開「人大」補苴政權的爛攤子，都已刻不容緩，因爲毛澤東一死，這種全體大會，就未必再能召開。

不過，召開這兩次會議也並不簡單，先說「十全大會」，根據過去經驗，也要經過一番籌備工作的，「八大」召開之前，特別設立一個秘書處，以鄧小平任「秘書長」，譚震林、楊尙昆任副秘書長，經過一段籌備時期始召開，翻開中共黨史，只有八大開得最像樣，也是由於籌備的較爲周到。「九全大會」開得已夠匆忙，但會前也召開了一次「八屆十二中全會」爲「九大」舖路，但「九大」閉幕後，即引起大紛亂，雖然由於毛幫內鬨加劇，但也由於籌備時間不夠。

此次要開「十大」，情況更難於「九大」，因爲「九大」開會時，林彪槍桿子取得了絕對優勢，無論會議結果如何，尙不至發生意外紛擾，此次大會，毛江夫婦對槍桿子究竟能控制幾成，大成疑問，同樣情形，對各省毛黨基層幹部，又能取得若干支持，都是問題。

根據大陸繼續傳出消息，周恩來的聲望確在上升，尤其是文革被整又獲解放的共幹，皆視周恩來爲救命恩人，卽使共產黨人不記恩，但爲了自保，也非緊緊靠在周恩來一邊不可，周恩來勢力所以突然澎湃，其故在此。

因此，在「十全大會」上毛江夫婦如何對付周恩來，也是一個相當傷腦筋的事，不拉住周恩來，大會可能開不成，拉住周恩來又怕喧賓奪主，天下爲周恩來奪去。

至於「四屆人大」，必須要在十全大會開後始能召開，但「人大」會議則比較簡單，因爲「四屆人大」必然要通過毛澤東的「憲法」，是可以斷言的。根據毛幫「憲法」，沒有「國家主席」，政治方面最高權力機構是「國務院」，代表「國家元首」接受「國書」的是「人大常委會」的「主任」或「副主任」，這項驢頭不對馬嘴的制度，才眞是「毛澤東思想」之所在。但「四屆人大」必定要開在「十大」之後，十大如何開，何時開，總是一個問號。

就毛幫目前情況而言，自不能不變，政權沒有「元首」，黨中央沒有固定組織，除去毛澤東的黨主席是公開的，林彪副主席也是公開的，但已死亡，其餘自然沒有了副主席，再向下，究竟有沒有書記處，誰是總書記，那些人是書記，甚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究竟誰負責，全由江青一個人挑，這付重擔她挑得起嗎？

同樣情形，軍方也是一張空白，「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空缺也空懸了兩年，始終無法補上。毛幫不開大會，尙可拖下去，如果開了「十大」對黨內人事仍然沒有辦法作一安排，則毛幫本身也到了不戢自焚之境了。

總之，毛幫今日情況，無論如何虛張聲勢，均不足掩飾其內部無法解決的困難，其處境既類於袁世凱取消帝制之後，又似日本在二次大戰塞班島熸師時，若僅從表面看，尙不能確定其危機之嚴重，必須要在其崩潰後，始了然內情，轉覺得其能支持到今日已非易事。

古人說窮則變，變則通，誠然有其道理，但也要看窮之所以來，若是由本身罪孽造成，導致山窮水盡之境，如日本侵華，導致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中間曾十易內閣，八易首相，變動不爲不大，結果又當如何？何況毛幫無論怎麼變，毛澤東領導地位不能變，接班人劉少奇一變爲林彪，林彪再變爲江青，此種變只是由羊腸小徑變進了死衚衕，愈變愈糟，變得連死路一條都無，只有在死衚衕中困死。

論中共的軍力與戰力

王瑞琦

中共軍力乃其軍事力量的總稱，戰力則是運用軍力可能產生之實戰能力，兩者之間的關係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比例的。戰力不是常數，而是變數，依戰爭對象又互不相同。

中共保持龐大軍力的目的

根據各方報導，除開中共的武裝民兵不計外，中共陸、海、空正規軍約三百萬，另有新舊雜陳的飛機、艦艇、坦克各若干，核武器亦初具規模而接近使用階段。若干西方人士已將中共軍力視爲僅次於美國與蘇聯，並認爲這是必須面對的現實。由於這個現實，便產生了對中共姑息妥協的心理。

然而這班國際人士只看到現實的一面，而忽略現實的另一面，似有見樹而不見林的謬誤。所謂現實[illegible]中共維持如此龐大的軍力，並不斷予以強化，其目的何在？無容置疑的，絕不是爲了和平，而是爲了戰爭，爲了要用槍桿來保持政權。明白地說，中共準備對外發動戰爭以遂其赤化侵略，對內則是便利施行武裝鎮壓以鞏固其始終難得安穩的政權。否則，任何明理的人士，都想不出中共必須擁有如此龐大軍力的其他理由。至於中共自己的說詞又當別論了。

惜乎一般姑息主義者，反而誤認爲中共是屬於人民「認可」的政權，並再誤認其對外政策是主張與各國和平相處，只要各國承認其「政權」而與之妥協便可相安無事。故而謀求與中共妥協者，都美其名爲面對現實的「現實政策」，而其實卻是不敢面對現實的「鴕鳥政策」。

軍力並不就是戰力

軍力可以用數字表示，即兵員多少，各種武器裝備若干，是有形的實體。戰力則是軍力之運用可能發揮的實際能力，而運用上牽涉着其他各種因素，有經濟的，有政治的，有科學和技術性的，也有藝術性的，是不可能予以「數字化」的。故孫子論戰對於戰爭勝負列舉的各種因素——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其中有關軍力的只有「兵眾孰強」一項而已。如有其人看到中共的軍力數字如此龐大便膽怯心驚而喪失與中共鬬爭的勇氣，實乃缺乏軍事頭腦。

如果有人強辯，軍力就是戰力，憑軍力就可決定戰爭之勝負。既然如此簡單，那麼何須打仗呢？敵對雙方只要請一位公正的會計師將雙方軍力的對比作一決算就可以一切了結，沒有必要再研究兵學，古今中外的兵學著作也都可以付之一炬。事實上絕非如此簡單。

會下象棋的人知道，一局殘棋之中，一方棋子多，一方棋子少，最後的結局不一定棋子多就勝，而棋子少的就敗。因爲決定最後勝負的，主要在於棋局的「形」與「勢」以及奕者棋藝的高低，而棋子的多少尚屬次要。

再者，無論是否學軍事的，都知道中外歷史上許多戰史，試問是否所有戰爭的勝負都取決於軍力的多寡呢？想必任何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大家都會記得，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從推翻滿清以至於北伐成功，其軍力從來沒有一次是大過敵人的。由此再度證明，軍力之多寡不能完全決定戰爭之勝負。

軍力是否發揮相應的戰力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比例的，甚至有時軍力是「正數」，而戰力卻是「負數」。舉例來說，兩軍交戰，甲方軍力大於乙方，看似居於優勢，但甲方的指揮、統御、戰技、士氣等等因素都很低劣，以致其戰力的發揮很有限；反之，乙方在上列各項因素中都較甲方爲佳；相對之下，軍力大的反而戰力弱，軍力小的反而戰力強。又如，敵對雙方，甲方軍力大於乙方，但突然之間甲方內部發生叛離或有一部向乙方投誠，則原爲正數的甲方軍力，其戰力反而變爲負數，而原爲負數的乙方軍力或戰力反而變爲正數。

中共戰力的評估

以上的論證，並非否定中共龐大軍力的存在，然其戰力究竟如何，必須依中共內在的因素及外在的形勢予以分析。

關繫中共戰力的內在因素很多。本料敵從寬的原則，應盡量減少不利於敵而有利於我的假設事項

，一切以事實作根據，絕不妄加推測。

第一點是以共軍戰力最關緊要的，即共軍與共黨政之間的關係。

盡人皆知，中共「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理論，那就是要用武力建立政權和支持政權。同理，延伸其義，槍桿子既能建立一個政權，也必能毀滅一個政權。為了防制後者事情的發生，中共又要求「槍要服從黨，而不容許槍指揮黨」。

中共以槍桿建立政權是暫時做到了，至於這個政權是否再被建立這個政權的槍桿所毀滅，不願在此作如是的推測。但是，槍已不太聽從「黨」的指揮，則是鐵一般的事實。（其實林彪就曾陰謀奪權）。顯著的事例：中共的歷任國防部長彭德懷、林彪是如何下台的，如何死亡的？歷任總參謀長粟裕、黃克誠、羅瑞卿、楊成武、黃永勝是如何下台的，人到那裏去了？歷任總政治部主任譚政、蕭華又是如何下台的，人到那去了？若干大軍區的司令員如楊勇、鄭維山、陳再道、梁興初、王恩茂、龍書金等又是如何下台的？武漢事件如何發生的？重慶事件如何發生的？一言以蔽之，都是他們不聽從「黨」的指揮，違背「黨」的政策，以致被「黨」整肅而落得悲哀的下場。以上所列舉的只是部份共軍高級人物和重大事件，至於中下層被整肅的人及發生的事件更難以數計。再者，林彪事件之後已經兩年，其國防部長一職至今尤未正式派任，顯見中共黨政方面對於尚未被整肅的其他高級共軍頭目派在此一要職都不放心，或者是派任誰也難調和共軍內部的派系之爭。國防部乃共軍的首腦部，而首腦部卻沒有正式的首腦負責主事。試問，像這樣的情形，一旦打起仗來，黨和槍的關係會發生如何的變化？軍事首腦部及各級指揮機構對於軍隊的統御指揮會不會發生問題？對於龐大軍事力量的組織運用有何影響？整個戰爭機器的運轉是否還能靈活自如？任何人無論是否是學軍事的，都會知道以上種種都是嚴重影響共軍戰力的。

第二點是人與武器的關係。這是共軍自己對於戰力的評估所強調的要點。

人與武器的關係包含員兵的訓練與戰鬥技能，而其具體表現則在實際的戰鬥。沒有事實根據的都不談，專談有事實根據的。共軍歷年來對金、馬外島的軍事挑釁，最先在金門古寧頭被國軍打得全軍覆沒，以後在金馬砲戰中也吃了敗仗，在台海的空戰中，國軍與中共的戰績是一比卅一，即國軍只損失飛機一架，而共軍損失飛機卅一架。這些戰事都是發生在共軍與黨政關係尚無嚴重矛盾之時，如果在今日其戰力可能更差。

此外，影響共軍戰力的內在因素尚多，在此不予贅述。

總之，共軍的軍力不一定能產生相應的戰力。其戰力是變數而不是常數。這個變數的大小，復因戰爭之對象而不相同。

戰略形勢對中共戰力的限制

中共處於多面作戰的戰畧形勢，前有中華民國與美國結盟而與中共的軍事對峙，後有蘇聯的重兵壓境，西南側翼有印度的敵意窺伺，而內部復有人民抗暴與共軍變起反側的顧慮，在這種情勢之下，其龐大的軍備力多分，使其軍力之運用及戰力之發揮都大受影響。

關於中蘇共之間是否發生戰爭的問題，人言各殊。惟必須提醒國內外人士的，中蘇共之間雖然彼此敵對，但仍然是狼狽為奸，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仍眞假難辨。如果自由國家不認清楚這一點，使其既可以玩弄聯合明日之敵，以打擊今日之敵的手法，又可以玩弄其分久必合，覆水重收的故技，其後果實不堪設想。

大家應該特別認清的，是中共的侵畧目標一直是大陸周邊的亞太地區，而中華民國卻始終擋住其侵畧矛頭。由於我們一再地打敗了中共的侵犯，才使中共暫時的不敢對外從事軍事冒險，也因為我們的有力牽制，才使中共不敢直接介入越戰。今日亞洲各地能出現稍為安寧的小康局面，國際人士實應飲水思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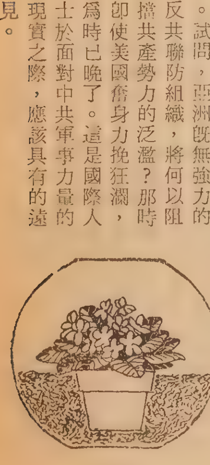
從地圖上看，台灣位於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的鎖鑰和關鍵性位置，隔台灣海峽而與大陸相對，控制着台灣海峽及巴士海峽，是天成的重要戰畧要地。對中共而言，在軍事上直如迫近大陸軟小腹的利刃，有效地抵消了其龐大的軍事力量；在政治上，台灣則是號召大陸及海內外同胞反共反毛的司令台，因有中華民國的強大吸力，才使中共政權一直不得安穩。

對於美國及所有亞洲自由國家而言，台灣是亞太地區海上反共長城的主要環節和重要據點，也是他們的安全屏障，並直接或間接的保障了他們的國家利益。可以說，只要堅決反共的中華民國屹立不搖，中共縱有龐大的軍力或戰力，也不敢對外發動戰爭。

固堤防洪

中共如對台灣發動戰爭，既有「黃雀在後」的顧忌，又有與民主陣容短兵相接的危險，特別是在其黨軍之間及中共政權與人民之間，可能因戰爭而引發內部的反側或抗暴革命。這是中共不得不嚴重考慮的。故而近年來中共不再喊叫以「武力解放台灣」，而重演其和平統戰的故技。若干國際人士似已為其所惑，而無視於其好戰和侵畧的本性，以致日益對中共姑息，故意貶低中華民國在全般反共鬥爭中的重要地位，誤認為國府反共鬥爭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的「家務事」。

須知，中共勢力對於亞洲國家及整個自由世界之為害，有如洪水，而蓄勢已久，而中華民國則是阻擋着洪水為患的堤防。因有堤防，才防止了洪水的泛濫。應該固堤防洪本是本務。如不幸而有姑息主義者於有意無意之中助中共破壞堤防，則一旦洪水決堤將勢不可當而一瀉千里！孫子說，「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試問，亞洲既無強力的反共聯防組織，將何以阻擋共產勢力的泛濫？那時即使美國奮身力挽狂瀾，為時已晚了。這是國際人士於面對中共軍事力量的現實之際，應該具有的遠見。



為中大某教授辯誣

中大某教授，去年秋天，不是為了探親（因為沒有一個親人肯和他見面）而是為了悟道，曾經到大陸去了兩個星期。雖然在北京只看到周一良，在廣州只看到商承祚，但據某教授向他的好友解釋，這是因為大陸只能擺出科學界的歡迎陣容，擺不出文史界的歡迎陣容，所以只好僅由周一良、商承祚二人歡迎他。因為周一良身邊有一個衛兵，所以彼此只好說三、五句敷衍話。由此看來，他決沒有受到冷遇。

某教授返港後，為了證明他眞是和他的老師陳援庵晚年悟道樣，便發表了幾篇文章，說過去北方人民只吃窩窩頭，住草房，縣衙門裏只是抽鴉片烟，捉人，徵稅等等，以見今日大陸的進步。於是他的朋友學生，有不少人覺得：㈠某教授在往大陸的前夕，還當着許多人面前痛罵共產黨；他何以在政治能一夕之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㈡某教授是教歷史的，要恭維中共可說的話不是沒有。為什麼要誣枉過去的歷史，作逢迎工具？並且有人寫文章說某教授一直是身居北平，藉先人餘蔭，終日酒肉在自己開設的大飯莊裏，何從知道農村的情形？所以一致認定某教授的話，完全是信口開河，為目的不擇手段所說的話。其實，上述的批評，都是誣枉了某教授。某教授所說的縣衙門以及農村生活的情形，都是出自他的親見親聞，大家應容以信賴。

最近轉了幾個彎傳到香港的某教授的一段故事——是萬分可靠的事故，十足可以辯正某教授所受之誣。

據台大中文系有一位老教授親口向人說：在抗戰發生時，他（台大的一位老教授）和現時中大某教授，及他的一位學生，都在輔仁大學教國文。某教授每當吃飯時，親手提着兩樣菜，陪着校長陳援庵先生吃飯聊天，所以當時陳援庵先生的喜愛某教授，有過於後來錢賓四先生的喜愛某教授。不久，太原失守，華北整個淪陷，某教授突然從北平失踪。某教授的朋友，還躭心是不是因參加秘密抗日而被捕。過了年多，眞象才明白起來。某教授的第二個妹子，文君新寡，豐潤多姿。某教授使了一些手段，居然能送給漢奸軍人張嵐峯作姨太太，他便成了張嵐峯的大舅子。張嵐峯就請他當「軍政治部」的主任秘書，經常駐紮在商邱。張嵐峯的勢力，在敵偽栽培之下，一天一天的擴充了起來；某教授當時官階雖然不高，但加上「大舅子」的資格，在張嵐峯勢力範圍之內，的確紅得發紫，成為攢奸官做的一條重要門路。輔仁大學在抗戰時是政府在北平的一個抗日文化據點；但當時在輔仁大學教書的這位先生（前面說的台大的一位老教授）和他的幾位朋友，還是覺得只有到大後方去，更為心安理得，便於民國三十三年年初，決定離開北平。因與現時中大某教授同過事，而通過敵區走向大後方，有許多困難，便事先寫一封信給這位大舅子兼主任秘書，請他幫

新*聞*界*同

近年社會人士對新聞報界有一點共同的觀感，就是差不多每張報紙都有狗馬經，對狗馬貼士過份渲染，所佔篇幅亦大，這樣似有間接宣揚賭博之嫌。此點筆者認為，以狗馬為賭博，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你要向這些玩意博下彩，全是你自己的事，即使報紙沒有狗馬經，你也可從別的地方找「貼士」，賭而贏了自然「煲豬肉」，輸了頂多「棉胎焗」，如非搏命大賭，影響也不很大。無可否認賭博也是社會汚點之一，但此間報紙全是私人企業，營此者希望多賺點錢，自然要多方面迎合讀者需要，因此報紙之有狗馬經，這也很難深責。

筆者請新聞報界正視的，並不是這件事，而是比狗馬更甚百倍，直接影響社會經濟和廣大市民生活，破壞商人正當經營，刺激市場物價，冲擊良善人心，而又已經開到荼微的投機股市；也即是由瘋狂狀態漸次同復到正常狀態的股票買賣。說句公道話，這情形站在廣大市民立場，確實是天大好事而不是壞事。這轉變使經濟趨於穩定，人心趨於正常，商人同復正常經營，房租物價也不隨股票之狂升而暴漲。廣大市民是得到喘息機會，全港新聞報界就是要正視這一件事。

香港大小私營企業之發行股票，與股票之進行公開買賣，和自由世界其他大城市原是一樣的。買賣股票（以前內地稱有價證券）原屬對企業的投資。如企業的基礎穩，信用好，發展大，每期派息高，則該企業的股票必然受人歡迎。人人樂得投資做它的股東，希望每年得到高息。若干時候還會開股，這樣收益更大，反之自然不會受人歡迎。

可是香港在去年秋冬之後，股票市場漸漸進入不規則狀態，七三年度開始，一切更顯得不正常，到本年二三月間，竟達到瘋狂程度。其時發行股票的企業，逐日排隊上市，申請股票的地方，處處出現人龍，不論男女老幼，人人希望領到申請表。申請額比發行上市額有超出百數十倍的，一元價值上市即可賣五六元。亦未有上市而即有暗盤，更有逐日跳升達數十元者。於是你買我買，上流社會人士固爭趨之，即商場中人，白領階級，街市小販，住宅傭人，無不爭相競購，任何一種股票上市絕不會冷場。當時一官員曾比喻如果一隻小狗上市，恐怕亦不愁無人購入，一天多港元，比全市工商業的本內銷額還多，可見其瘋狂程度已達於極點。

在此買賣股票舉市若狂的情形下，耳所聞股市行情之報導，目所睹股票上落之價位，茶樓、酒館、輪渡、電車，所談所論者無不以股票為中心，不談股票恐怕變了社會的失落者。有人一夜資產增值一兩倍，有人半月買到洋房汽車，酒樓春宴無虛夕，用到「滿漢全筵」，

駕來接，他們只好自行設法，雇車到城內住客棧。等到夜晚十一、二時，這位主任秘書才滿口酒氣，滿面油光的到客棧來週旋一番。但畢竟賴大舅子之力，掩護着他們離開了敵人勢力範圍，安全進入國軍防地。這一點，台大的這位老教授和同行的幾位朋友，始終是感謝這位大舅子的。

抗戰勝利，張嵐峯全部反正，有位政府派到張部的地下工作人員，平日與大舅子玩在一起，也在一起作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情。當張部反正時，政府那一位常戴黑眼鏡的地下工作人員被政府槍斃了，主任秘書以大舅子的原故得免於難，乃跑到北平去再找陳援庵先生，自稱是做了地下工作，陳先生依然給他一個副教授；這位心懷大志的某教授大怒而去，到上海找他的三妹夫孫蜀丞。孫此時當暨南大學文學院長，便給他一個教授地位。共軍佔領上海，某教授覺得他既有能力在日寇下面做官，也可以在中共下面教書，並不想出來。有一天，與他同事的楊雪橋的兒子，慌忙的告訴他：「要抓你呀！」大概某教授幫張嵐峯殺過不少的共產黨，在商邱欠下不少的血債，才倉卒帶着細軟，雇一隻漁船，逃向舟山，舟山當時還在國軍手上。誰知在海上遇着海盜，被搶得一乾二淨。到舟山後發一電報給台大的這位老教授及台靜農鄭騫三先生求救；三先生找當時台大校長傅斯年，以聘請台大秘書名義入境到台，住在鄭先生家裏。某教授到台定居後，展開他在抗戰時期所鍛鍊出的一套寅緣本領，經歷教育廳的編審後，終於進台大中文系教書。但傅斯年說「×××當過漢奸，只能給他副教授」。

上面所轉述的故事，可以解釋若干問題。第一，僞軍的職務，除了搜殺抗日志士外，主要是爲敵人搜括資源。但僞軍首長一定要爲自己搜括一份。僞軍首長把任務交給部下去實行，實行的部下又要爲自己留下一份。某教授以大舅子的資格，掌握「政治」大權，也一定要特提一份。

所以某教授在商邱風雲際會的時候，在他的二妹丈勢力範圍之內的老百姓，經常要受四重搜括。某教授筆下所說的農村生活情形是他親眼所見，難說算過分嗎？肯當漢奸縣長的人，是些什麼樣的人。這種人當了縣長，除幫敵人搜括、捉人以外，不吃鴉片，還有什麼可幹。所以某教授文章裏所說，都出自實證，不愧爲一位大史學家！

由某教授在香港教育界中的青雲直上的情形來看，一方面說明中國的教育界學術界是如何的可憐。同時，也說明凡是具備某教授這種資歷的人，他以事敵事仇的方法，寅緣於他所能接近的勢力之間，捧一面，打一面，實會無往而不利。難怪錢賓四先生要到下台後才自責「我瞎了眼睛」。而因打文化漢奸打掉了飯碗的某出身老粗的一位先生，也居然和某教授是好朋友。從前有人說「娼妓與官僚，在任何社會中都能生存，只怕遇上共產黨。」但共產黨若遇上像某教授這種人，馬列主義也要爲之失靈了。但勸某教授，再進入大陸時，千萬不可坐京漢路的火車，因爲萬一經過商邱時，爲商邱父老的識破，恐怕一切的法寶會歸於無效的。

虞枝

股市打氣

午飯定座，也給予三二十「貼士」，飲宴遊樂賭博之所需，動輒揚言無碍於一二價位，眞所謂全市滔滔，盡在股票浮沉而作其忘形之得意矣。

由這瘋狂情形影響下，整個社會也起了急激的變化。顯而易見的，地產增值了，房屋加租了，糧食飛漲了，市場商無品一不起價。這結果苦了沒有能力作股票投機的廣大市民，但畧有投機的損失，只有「大鱷」才能稱心滿意去遊埠。可幸這個時間不很長，踏入四月股票開始跌價了，日日在跌，無股不跌，有的跌得幅度很大。於是投機股票的人，都變了「大閘蟹」。直到現在有的只值一二成，極好的所謂藍籌股，也只值回三四份一。這打擊也確是空前的，很多人就此破了產，很多人經不起打擊而進入青山，更有因此而失踪、自殺的。與鼎盛時的意氣風發相比，簡直令人難以相信，由此可知人爲的投機與正當的投資必竟是兩回事。

有人說這次股票風潮是一場風暴，又有人說很像一場春夢，夢或風暴都算了吧！反正都已經過去了。不過從經驗教訓，投機終究得不到好處的，先行的大投機者會盤滿砵滿，隨波逐流的一定會被淹沒，我們必定要了解一切都是人爲的假局，否則你賺我賺錢從何來？

有人估計如果讓這瘋狂情形再延續兩三個月（事實亦必無可能），香港的社會經濟，商場貿易，市民生活，和城市治安，都會一發不可收拾而演變成爲動亂。這決不是聳聽的危言，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實，看來香港人這次還算有福。

由此證明，香港股票買賣演變到瘋狂程度時，已絕對是壞事而不是好事了，我們的新聞報界，爲什麼天天還要替其打氣？很多報紙還要以一版篇幅登載其各種行情。不是說某某會聯合托市，就是說某財團鉅資充場，一時說外商大量熱錢流入，一時說七億美元問津。看來全無根據，空穴來風的杜撰，究於事情有何補益。即使股票買賣再次出現瘋狂，受益的是什麼人？

而受害者，還不是我們白領和廣大市民嗎？新聞界何必替股市打氣推波助瀾，難道眞的爲恐天下不亂？作爲新聞報界的朋友們，請正視股票狂潮這件事。

很多人都爲股票瘋狂已經過去而稍爲安心，很多人又覺得現在很多報紙仍大登股經而有點不明白，說是爲商場經濟，企業金融的活動而作報導嗎？何以其他百業投交未見專載消息，唯獨厚股市而薄七十二行？這點確令人難於理解者，週來股票似較趨活躍，瘋狂起來只能禍人，希望經濟專家和新聞報界善於處理和報導，總求不至引起社會災害便是好事了。

兆華

中蘇共關係的微妙發展（四）

胡蒼之

「八評」蘇共與邊境衝突

從一九六二年起，中蘇共便拚命地分別爭取世界共產黨，不加盟國家作爲它們在理論上的支持者。例如：是年十月——十一月間，先後所舉行的保加利亞共黨第八屆代表大會；匈牙利共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義大利共黨第十次代表大會等，蘇聯共黨當局均派代表出席領導，且無不猛烈攻擊中共及阿爾巴尼亞。因此，導致北平與莫斯科間的爭吵，開始進入高潮！由於中共自發表所謂「列寧主義萬歲」之後，接着批評義共、法共、美共及南斯拉夫；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二月，先後共發表七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以及六四年四月所發表的「八評」，均對蘇共攻擊得體無完膚！並曾由黨的思想歧見，而進一步地演變成爲兩個民族利益上的衝突——毛澤東早於一九六三年三月已向蘇聯提出了領土要求。據倫敦「曼徹斯特衛報」同年三月十四日，載轉中共的「人民日報」社論表示：中共已向蘇聯發出警告，謂中共可能要求蘇聯交還一大部份西伯利亞土地。此乃答覆赫魯曉夫譏諷中共關於前時中國領土類如香港、澳門的「冒險」問題所引起者。也就是說如果中共被迫得要提香港與澳門問題時，則亦可能考慮其對於前曾在中國管轄後入俄人手中的土地要求。這一來，使中蘇共間關係的惡化發展到了攤牌階段，而其主奴的地位，亦因恩怨變成了敵對立場。

「文革」期間徹底分裂

一九六四年十月，當赫魯曉夫垮台之後，外交觀察家總以爲中蘇共間的關係，將可能會有轉機；然而，中共卻仍抨擊老赫的繼任人布里茲尼夫與柯錫金，爲赫氏路線的執行人，修正主義的延續者；尤其到了一九六六年中共「文化大革命」序幕揭開之後，雙方新敵對事件更不絕如縷！在北平數以萬計的紅衛兵，曾連續包圍蘇聯使館示威，除搗毀該大使館之外，且一度扣留撤退中的蘇聯駐北平外交官員的眷屬；同時，莫斯科方面，蘇聯當局也曾對中共採取報復行動，不獨打破中共「大使館」的櫥窗，毆傷中共數十名留蘇學生；中共派駐莫斯科的「代辦」，也遭蘇聯便衣警察毆打。

一九六七年二月間，蘇聯企圖干預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所採取的計劃行動是：㈠急於召開世界共黨大會，把中共驅出國際共產黨的大門之外，使馬列叛徒毛澤東陷於孤立的地位。㈡加緊支持國際派陳紹禹等人，組織一個「新中共」以取代毛澤東在國際上的地位。㈢不斷增強遠東方面的軍事部署，以與中共邊防軍對峙。

質言之，蘇聯對毛澤東的制裁是在內政、外交及軍事等三方面，齊頭並進的。

自此，中蘇共由利害衝突又進一步地演變成爲軍事對峙的狀態。在整個一九六八年中，蘇聯都忙於調兵遣將，以加強其長達五千英里的中蘇邊界線上的防務；並在外蒙占境內共設置了將近百個飛彈基地。而中共也不示弱，將其大部的武裝部隊開赴東北和西北前線，於是乃有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三月的烏蘇里江珍寶島的連串流血衝突，和新疆邊境的小規模戰爭。北平和莫斯科的報紙曾異口同聲地承認：自一九六四年以來，中蘇邊境的大小軍事衝突已達五千次以上。

邊河會議與邊界會談

一九六九年六月至十月間，中共曾同意與蘇聯恢復所謂「邊界河道航行」談判，和舉行「中蘇邊界」會談。——前者係在一九五八年所簽訂的「河道航行協定」，共同在簡化管理「邊界與附近河流及湖泊」等商輪航行的條例。這項協定在其他條欵中，並規定雙方簽字關於保證交換港口設備；而會議曾繼續舉行至一九六四年，前後共十四次。是年舉行一次所謂「解決邊界糾紛會議」的失敗，中共指責蘇聯到北平與會的代表，斷然拒絕承認那一大片的中國土地是帝俄於十九世紀用不平等條約攫取而去的。自此，不僅中蘇邊界河道航行會議停止召開；兩國間的領土爭執也變本加厲。據紐約「華爾街日報」於六四年二月二日，曾以首頁刊載該報記者史克維茨發自伯力的電訊稱：「沿着中國東北與蘇聯遠東區之間長五百餘哩的邊境一帶，蘇聯方面已明顯地集有大量軍隊和裝備，作爲對抗中共任何可能擴展的行動。……」並說：「往時經常載運水泥、大米、黃豆及毛毯等貨物，前赴伯力的中共內河船艇，至最近幾個月來已告絕跡，顯示情勢日漸嚴重。」

珍寶島衝突事件前後

同年九月五日，蘇共機關報「眞理報」發表社論，指摘毛澤東企圖垂涎蘇聯西伯利亞的大片土地；並警告中共將可能召致危險後果！一九六六年，中共與莫斯科的糾紛進一步惡化之後，北平曾表示要在「充分保護中國的主權」之下，又私自訂立一套規則。實際上則已嚴重的侵害了「聯合航行委員會」的權限；並對蘇聯及其他外國船隻增加了若干苛刻的限制。中共根據這項單方訂立「新航行管理條例」，曾經對一艘蘇聯船隻加以扣留達二十天之久。其理由是指這艘蘇輪的船長，拒絕僱用中共領航人員；而莫斯科則說中共的領航員缺乏經驗，致有多次出事的危險！因此，對中共扣留蘇輪的行爲表示強硬抗議；並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中蘇共爲了討論上述事件的發生，曾在哈爾濱舉行最後一次邊界河道航行會議，結果是在一陣激烈的爭吵中而告瓦解！

自那次「解決邊界糾紛」的嘗試失敗之後，莫斯科和北平都報導五千英里長的邊界緊張情勢有增無已！終於一九六九年三月爆發出來。當時中共與蘇聯的邊界守軍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上，連續發生數次流血衝突，且雙方都有傷亡。於是蘇聯要求中共恢復邊河會議，至同年六月七日中共正式答覆，表示接受蘇方建議於六月十八日在伯力舉行「邊界河道航行聯合委員會」第十五次常會。但在那種衝突頻生，而又互相斥罵的背景下復會，表示中共被迫成份居多。

中共爲了害怕蘇聯使用飛彈摧殺它的核子基地，又不惜出走中國領土而與俄人進行了妥協性的「邊界談判」；尤其在舉行談判之前，更作出兩項屈膝求饒的聲明：㈠是中共外交部十月八日發表一篇九千五百字的文件指出：「現有關於中蘇邊界的條約，係十九世紀後葉與二十世紀初葉，由沙皇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根據現實狀況考慮，以這些條約爲基礎，通過的交涉，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中共政府對於俄國根據這些條約而攫取的中國領土，並不一定提出要求。……」

㈡是中共於同年十月九日再發表一篇四千五百字的文件，說明中共不久將與蘇聯在北京舉行談判，並宣佈放棄俄國沙皇時代，在不平等條約下吞併中國領土中大部分地區的要求。

換句話說，毛澤東的意思是：只要俄人讓他的獨裁政權苟延下去，則不惜將俄人侵畧中國那一大片土地，作爲他贖罪的代價，而願維持邊界現狀，舉行所謂「和平」商談，簽訂「和平」新條約，代替不平等條約。這毋寧說是同意被俄人侵佔的中國領土「合法化」而已。

積極備戰與整肅運動

另一方面，中共恐怕俄人進攻大陸，乃積極進行備戰。據留駐北平甚久而於數年前已死的美國女作家史特朗夫人（思想左傾並親中共者），曾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親筆寫給倫敦方面的友人一封「新聞」函件指出：「共產中國爲了要使全國各地區發揮它的效能及其防備美蘇進攻大陸計，已愈來愈將它的重要設備和工業，從城市中搬遷到山區去，分散開來。中共官員都認爲這樣便可以造成進行游擊戰最理想的條件，即使美蘇空軍或協助台灣國民黨軍隊將大陸上的某一個重要的城市或地區加以破壞，也不致於影響其他地區——偏僻的山區——的工業生產。……」

這封富有新聞性的函件，曾轉載倫敦「觀察週刋」上，該報根據史特朗夫人的報導，認爲非常確實，而且與中共當時所推行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有着連帶的關係。由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間，當前中共「外長」陳毅在北平對許多位外國記者談話時就曾經表示：「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者，將很可能選擇上海及青島等地進行侵畧中國，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現正着手加強以上兩個地區的防務。……」陳毅的用意無疑是指前中共國防部長林彪，當時確會在上海巡視其防禦工程；而林彪當時秘密前赴上海的主要目的，卻醉翁之意不在酒，實則與躲在上海的毛澤東商討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詳細計劃，防止蘇聯武裝干涉其內政及如何加強備戰問題。

與此同時，日本「產經新聞」特派員，於六六年七月廿五日發自北平的一項通訊報導，也曾作出類似的表示：「中共目前的處境，相信於一九五〇年七月當中共志願軍介入朝鮮戰爭的前夕一樣。」因之，狡猾的毛澤東，便不得不利用那個頭腦簡單的前「四野」司令員林彪，來作爲他暫時的拍檔，從而雷厲風行的推行了所謂「文化大革命」運動，先後將那些思想不穩或涉嫌親蘇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新聞、文化、及戲劇界的領導人物如吳晗、田漢、周揚及陸定一等加以幹掉後，接着展開其一連串的激烈權力鬪爭。這一行動的目的，無非在替毛澤東捲土重來舖路，從事軍事獨裁而造成備戰現象。

儘管史特朗夫人在其「新聞」性的函件中表示：「中共現行的整肅運動，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將可能繼續若干時期。」這位自稱是「毛澤東的朋友」的美國女作家並說：「她不同意西方人士評論中共這次的整肅運動，是繼承人的鬪爭或權力鬪爭的看法，而是一種除舊立新的革命行動。」可是「觀察周刋」則認爲：當時中共把一切都市的重要設備及其工廠陸續分散的行動，與「文化大革命」運動及支持全國「紅衛兵」造反的行動連在一起，顯然是防備蘇聯從邊境使用飛彈進襲大陸之所致。

分別疏散核子設施

同時，美國對於越戰也正進行擴大之際，它支持下的南越政府軍由被動轉爲主動，並對北越的轟炸範圍亦已逐漸擴大，令到向以「北越保護者」自居的中共，大有進退維谷之感。特別是在一九六六年七、八月之交，美機曾數度越入大陸領空，更使中共惴惴不安！根據「解放軍報」同年九月十八日，以「美

黔陽特訓班

黔陽是一座方正的古城，四圍還留有城牆，城外河邊斜坡上，種有許多果樹，長得矮矮的，但很肥壯，伸手就可以摘到果子；斜坡下的河岸有許多高大的樹木，在那大樹茂盛的枝葉間，竟纏着很多葡萄藤，紫色的大葡萄，一串串的掛在大樹上，又美麗又使人垂涎欲滴，然而高不可攀，只能望着吞口水，我不知種果人用什麼法子採下來的。

古城的人民，誠實樸素，這確是一個清靜幽雅的好地方；可惜的是城中沒有完備醫療設立，也沒有報紙看，連普通的牛奶餅乾糖果等都買不到，只有土製的芝蔴餅。在抗戰時期，生活是非常簡單的，只要沒有敵機來炸，就會覺得舒服很安逸了。

特訓班的第二期學員在黔陽受訓，因沒有大到可以容納全班人住的屋子，只得一隊隊分開住宿及受訓。記得第一隊好像在東門，第五隊在北門的廟內，還有好幾隊已記不清了。黔陽是一個不大的地方，自從來了這班人，所有的房子都住得滿滿的，滿街都是訓練班人員，這一座清冷的古城，頓時生氣勃勃，連湘戲也開台演出了，夜戲連場客滿，當然大大的賺了一筆；而別的行業，也應運而生。

女生隊是在一家祠堂內，裏面有一個大院子，可以做操場，還算不錯。這些女孩子有的是學生，有的做過公務員，大都是嬌滴滴的小姐。如今因國土被侵佔，家鄉淪陷，立志投身抗戰的行列，要做一個巾幗英雄，為保衛國家而獻出自己；準備受訓完畢，去和敵寇鬬智，必要時甚至犧牲本身清白的身軀，也在所不惜。因她們因決心用寶貴的熱血，來洗這筆血債，她們的志向，確是令人可敬可佩！不說以後要派去敵後做任何危險的工作，單說在黔陽受訓期間，就已經吃盡了苦頭。她們身穿軍服，和男學員一樣，初期要出操；有幾位身體差一點的，時時在出操時昏倒，班中的醫官是她們的長期顧問，戰時的醫藥設立不完備，也沒有維他命等營養丸，不能使體弱的女生，變得強壯點。伙食簡單，軍訓又嚴格，這班可憐的女孩子，有時眞會哭起來的；好在長官們都知道同情憐惜她們，短時期的出操後，就只在室內授課。女孩子有愛美的天性，當然是不可否認的；那時發下來的灰布棉軍服，是不分男女大小，和男學員一樣的，穿起來不但不合身，實在難看之極。一人拿到一套，一試之下，一個個愁眉苦臉的叫着：「唉呀，多難看呀，怎麼穿呢？」她們想來想去，只有自己來改，把它縫小一點，就不會那樣怪相了。到了晚上在宿舍裏，就一個個穿針引線，大改軍服，不料還沒有改好，已經吹熄燈號，怎麼辦呢？衣服已經拆開，如不改好，明早穿什麼？只好點起洋燭，用微小的燭光，連夜把軍服改好，雖然辛苦了一晚，第二天穿起來自覺舒服得多。

帝不斷向中國挑釁」為題的社論指出：㈠一架美機侵入雲南並擊落一架沒有武裝的中共運輸機；㈡九月九日有兩架美國F一〇五型戰鬬機，襲擊在中越邊境的廣西村莊，致有三個平民受傷，一人喪生和兩間房舍被毀！因而表示中共正遭受美帝、社帝的夾擊。

又根據美國情報機構當時先後所派出的U二偵察機所攝得的若干幀照片顯示：中共在新疆所建立的原子工廠及其材料倉庫，早已全部分散於深山叢林中了；且其重要部份如研究室、發電廠、機器及核子反應堆等，更已匿藏於深達五十呎至一百呎的地窖下面，非蘇聯的小型核彈頭飛彈所能摧毀的。

除了以具有毀滅性的巨型氫彈連續轟炸之外，普通轟炸簡直無濟於事。在其核子工廠的三十哩以內均列為禁區，非持有中共當局的特別許可證，任何人都不得接近。證實中共最提心吊膽的就是恐怕蘇聯冒冒失失地以巨型氫彈轟炸其核子設備，所以，不得不把它核子基地分散開來，並加強其防禦工事。

到一九六九年底，莫斯科蘇共機關報「眞理報」曾刊出一篇論文中，有一段說：「必要時，蘇聯準備轟炸摧毀中共的導彈基地，及其分散於各地的核子設施。……」

這一來，使毛澤東怕得要死！曾把原有核子基地重新分佈。其中最著名的是新疆羅布泊核子試驗場，因為位於南疆的塔里木盆地，葱嶺以東，天山以南，崑崙山及阿爾金山以北。根據日人島之夫所編的「支那及滿洲國現勢地理」稱：盆地範圍甚大，自伊犁以東，以庫魯克塔山為界，東至於羅布泊，形如鳳眼。東西長一・四〇〇公里，南北最寬處五五〇公里；全面積約九一七・〇〇〇公里，佔新疆面積一半以上，四倍於四川盤地。這是一陷落的古陸塊，因地質堅硬，不易摺曲，故頗坦平，稍向東傾。西部高約一・五〇〇公尺，東部低至八〇〇公尺，而以羅布泊高七七五公尺，成為本盆地最低之地。

唯其如此，所以這裏很適合核子試爆場所。中共自一九六四年十月舉行初步試爆廿KT核子裝置之後，便在羅布泊附近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核子試驗場，如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九日、同年十月廿七日、同年十二月廿八日；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同年十二月廿四日；及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廿七日……先後十幾次試爆，均在此沙漠地帶舉行。但是羅布泊沙漠地通至蘇聯的孔道共有三條，其中以伊爾克斯塘山口一條為最重要，叫作「疏勒安集延線」，由疏勒至中亞的蘇境，全程不過四三〇公里。而東北面與外蒙古相距六六七〇〇公里，可遭受蘇聯中程飛彈的威脅。

其次是玉門的原子工廠，位在甘肅省境西北部，安西的東南面，嘉峪關之西。地當伊蘭鐵路線上，為甘、新走廊，漢、唐及後晉時，中原與西域交通多出敦煌和玉門關，漢班超之定西域，即由此線進斬鄯善王。據斯坦因及斯文海定所發掘的紀載推測：這條路線始於紀元前二〇〇年，班超自西域上書曰：「但願生入玉門關」；唐人詩也有：「春風不渡玉門關」之句。清代左宗棠平定新疆，亦嗣玉門關逕走星星峽至哈密的一道，自玉門至安西數百里內，大漠寥廓，全為不毛之地，適宜於原子工廠，惟其北部與外蒙古西南相毗鄰，則隨時

可是棉軍服原本就臃腫難看，改小點不過是一種心理安慰而已，女孩子就是願意犧牲睡眠時間，使自己扮得漂亮點。

特訓班的駐在地，不論搬到何處，這地方的縣長就要換過一位，戴笠先生必派一位他屬下的人，來主持縣政。因此訓練班的人員，絕對不用擔心和地方上搞不好關係，而做縣長的還要處處給訓練班幫助及維護。在黔陽非常平靜的過了一年許，第二期學員要畢業了；據說這次戴先生要親自來主持畢業禮，因此班中又忙着準備畢業禮後的餘興節目；音樂歌唱外，還有話劇和京戲，忙得不亦樂乎。

孩子

文鴻

這一天，戴先生果然帶領隨從駕臨黔陽，來主持畢業禮。訓練班的官長和學員，個個非常緊張，尤其是戴先生講話的時候，誰也不敢動，因他一雙銳利威嚴的眼光，每一個角落，他都清楚的看到，如誰有過錯，他是絕不容情的。可是當工作派定，正事完畢後，開晚會的時候，他卻面露笑容，異常和氣，他似乎很喜歡有表演天才的人。這次戴先生帶同唐生明一起來（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還有電影明星徐來；在看學員表演時，他三人坐在第一排座位，不少人借故走前去看看徐來的真面目，那時她雖然漂亮，穿着卻比較樸素，和在拍電影時大不相同了。徐來是戰前的上海大明星；唐生明是有錢有勢的人，徐來當時離開家庭，跟隨了唐生明，事情的經過，轟動一時，可惜我不記得當時的情形，後來才聽說；原來那首「秋水伊人」的歌，是她的丈夫黎錦暉為她而作的，那歌詞確是盪氣迴腸，凄楚感人！然而已挽回不了伊人的心。

第二期學員畢業後，戴先生下令特訓班搬貴州息烽，因當時戰局不利，同時離黔陽不遠的芷江，已修建了飛機場，敵機時時來轟炸，黔陽也因此有了警報，被日寇擾得不安寧；再一方面，黔陽交通不方便，太過偏僻；因此田園雖好，亦非久居之鄉，故決定向後方推進，在貴州去完成訓練任務。

在長期抗戰中，單憑軍隊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情報工作。所謂「一封情報百萬兵」，為了採取情報，不知犧牲了我國幾許大好青年，他們的艱苦工作，很少為外人所知，就這樣默默的為國效勞。還有在淪陷區的破壞、心理戰、鋤奸的工作，都急需一班優秀戰士去擔任，青年們受過嚴格的訓練，已有堅強的身體及心志；然後從中挑選人材，分配特種工作，這是國家心臟的護衛者，實在值得國人崇敬！他們的名字，也應該要流芳百世，千古永存！

都有遭受蘇聯核子武器的襲擊！

再其次是湟源的中共核子工廠，位在青海省會西寧之西約六十里，當湟、藏大道；湟源之西即青海，周約六十里。青海東南三十里有鐵山，為西藏黃教始祖宗喀巴誕生之地，中共的核子工廠亦設於此，後來遷入西藏境。

此外，尚有蘭州（甘肅省會）的中共氣候擴散廠、雙城子的飛彈試驗場、瀋陽的核子飛彈基地，北平附近的電子機械研究所、自動化和遠距離控制研究所，及武漢的太陽物理研究所等，據說都已疏散，免受蘇聯的飛彈襲擊。

藉口搜刮儲糧備戰

這由於一九六九至七〇年間，中蘇共多次衝突之下，中共方面顯然吃了大虧，毛澤東於失敗之餘，惱羞成怒從而推行全國總動員，加緊其所謂「儲糧備戰」——除加緊搜括民間糧食藉口儲藏外，在都市城鎮中，一律都掘成地下活動城市，甚至每戶人家也掘有地下交通壕通往另一戶人家。其目的在避免或減輕蘇聯對中國大陸使用核子武器的損失。

其實，中蘇共如果真正發生大戰，就算不使用核子武器加以毀滅，而甘受奴役的中國人民也會慘上加慘！遠在兩千年前的漢文帝時，匈奴侵邊而儲糧備戰，賈誼的「論務農積貯疏」一文中說：「……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眾，國胡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眾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近之能疑者，並舉而起矣。……」

宋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也說：「……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交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族誅，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蠻國，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

今中共統治中國二十餘年，無日不在「唯武器論」觀念之下，視民如土芥，竭澤而漁，供其宣傳擴張之揮霍，以致民不聊生，而終言「違大戰略部署」，實為殘民以逞！更挾實[illegible]，以實[illegible]，實則大陸人各一心，四分五裂！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晁錯曰：「飢寒至身，不顧廉恥。……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尤其孟子的「人和篇」更認為：[illegible]民，則[illegible]利兵，[illegible]民焉去。」否則「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是由以觀，中共欲實積糧，深挖洞，何足恃呢？更何能抗拒蘇聯的核子武器？

「統一戰線」與欺騙

古鶴翔

在章士釗死後，中共即以巨款，為之隆重治喪。這筆款項，究竟搜刮了多少大陸農奴的血汗錢？大家不妨算一算！

據說「柳文指要」並不符合「馬列主義」的教條，而章士釗一貫來是反對白話文的，與魯迅為敵的，抽鴉片的。

為什麼中共竟然如此「優待」這老狐狸？為什麼中共竟然大量浪費勞動人民的血汗錢，來為已死的老狐狸「治喪」？

答案是：一切配合統戰陰謀，企圖欺騙可以為中共效力之人。例如王×，例如查××，例如「章士釗治喪委員會」中的一些人。

欺騙，中共之所以能竊國，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欺騙，即所謂「統一戰線」是也。

中共的騙術，從所謂「解放」、「幸福」等名辭可

騙去了。黃先生揭發中共至今仍然無恥地造謠、拖人落水，實在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決非「區區小事」也。

前一個月左右，向晚老前輩在電話中告訴我一件事：

南洋某左報之總編輯連士升，死前曾返北平朝聖。這位總編輯編的報紙雖然左，但向晚先生問及這位總編輯在大陸的女兒的近況時，這位總編輯無意中答道：「她正在做農奴！」

左派報人之嘴臉，正與毛澤東共產黨相同。

「中立」的貨式

博鼎遺孫

最近死於香港的章士釗，某些報紙給他尊稱：「三朝元老」、「老政治家」。然而，從章老頭一生的經歷轉變，其道行實在令人懷疑。章老頭一登仕途就擠進北洋軍閥政府裏，其後，出入閩人政客的幕府，大陸未變色前還官拜「國民參政員」。共軍渡江前，國府可能見此人，長袖善舞，派他為「和談代表」與共黨談判。可惜談而不和，他竟溜之乎，投靠毛朝。廿多年來在紅朝，可算官運亨通，因他與老毛有一段師生關係，一官身兼數職，直至死後，還受到老毛以禮賢下士的恭敬，這確是紅朝文武百官中，少有的例子。和章老頭同一鼻孔出氣的「專欄作家」，說章老頭雖然死了，不能立即加以蓋棺定論，言下之意，好像想替他樹碑立傳。我們就想不出什麼道理來，幾十年來從章老頭的歷史根源而言，是朝秦暮楚的偽君子，有謂忠臣不侍二主，他竟然是當代的馮道。我們很佩服他一生，這種「識時務為俊傑」的撈世界本領。不過用歷史觀點，批判他的為人作風，其臭名昭彰就要遮蓋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將來在人類歷史學家筆下，這種人恐怕值不了多少錢一斤的。

章士釗已死下地府見閻王，這裏的「章士釗式」的人，也大不乏人。

海外中國人，在目前情形下，不願回到極權制度下作奴隸，又不能全部投奔到自由祖國的懷抱裏，流落異域有國難投的心情，多麼抑鬱苦惱。特別香港人，生活在這個接近鐵幕邊緣、對政治行情非常敏感的環境下，提起政治猶如「談政色變」，每每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金庸看中了人們這一思想弱點，乘虛而入，賣弄其「中立」的假貨色，我認為以「中立」主義者的眼光談論政治，沒有什麼不對，只要對目前國家處於多難的年頭，提供建設性的言論，導人於正軌，對國家民族總有多少裨益。可惜金庸不此之圖，十多年來，金庸在明報發表的言論，完全不敢面對現實說出公道話，對共黨暗掩護淺批評大幫助，對國府惡意深痛擊而小幫助。好像他們兩方面都不行，唯有我查某才能救中國。目前國家雖然不能統一，自由和極權，兩個敵對面始終存在着，為了人類自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沒有妥協的餘地，誰也承認。我們要請問金庸：你究竟有多少政治本錢可以改變國家目前現狀，能夠成立「金庸共和國」，讓中國人過和平安樂日子？誰敢保證你能救中國、相信你自己也無此把握，所謂書生論政，說說容或可以，要實行起來，死得人多。

以金庸的歷史出身，為什麼鬱鬱不得志於國府時代，和政府高層人士有什麼過不去，我們從來就沒有聽他發表過。這或者可能是知識分子，憤世嫉俗，不滿現狀，為了不甘寂寞，求取功名利祿，終於替共產黨出賣氣力。現實畢竟是無情的，後來可能發覺共產黨比原來想像的更令他失望，故又轉向。此一時彼一時，反覆無常，簡直令人齒冷。

難民」！

君不見黃文山先生的啓事乎？黃文山先生在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七日發出一則啓事，說：

「章行嚴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期，與本人有師生關係，但數十年未經晤面。此次在港溘逝，至深惋惜。頃見報載『章上釗治喪委員會啓事』，忝列賤名。本人對該啓事，僅見報載，事前並未過目，亦未署名。微塵世界，區區小事，無足輕重，但朋友紛紛問詢，謹登啓事，用代答覆。」

黃文山先生這一則啓事，似乎是「區區小事」，實質上是指出中共善騙！

中共之騙術，已將整個中國大陸

俗語

實，俗有兩種屬性，有好的和壞的。屬性好的應該保留，屬於壞的應該革除，現就生活享受，社會道德和語言三個方面來看一看其屬性吧！

(一)生活享受：許多人擁有上茶樓嘆茶的情趣，嘆其一盅兩件之際，高談濶論之間，那股浪聲大家聽來不覺得是噪音。有人批評工人傭婦才去欣賞粵劇，是為俗人而設的，其衰微必定還有內在和外在的因素，不能一味專責俗人之欣賞有以致之。

(二)社會道德：尤其這一方面有重整的必要，有人在窗口隨便伸手一放，樓下是一個現成的大垃圾缸；隨地拋棄垃圾和隨地吐痰，所在多有。大厦電梯內，樓梯轉角處，公共厠所等地方是無名氏的畫廊和書法展覽。在尖沙咀的巴士站乘客自動排隊上車，而在紅磡就算肯排隊，一旦有

接，非是友善的開始，卻是懷疑的開始。

(三)語言：這分文語和口語，在此該着重口語而言，口語加入了俗語，使語言變得更通俗，更生動，更靈活，史記所描寫的人物是其例證。有人議論俗字不可入詩，何用計較字字的出典，焉不知後人不引現代人所用之俗字入詩為有典實呢？

如上所云，一個人應該離俗抑或從俗呢？離俗者看來像是名士，而從俗者看來似是野夫。讓我們從農曆年燒爆仗的習俗去看一看應該離俗或者從俗吧！

一聲爆竹除舊歲，這是人人皆知的習俗，但現在此間年來不聞此聲久矣，反覺寧靜、安全、幸福。或許感受上缺乏了過年的氣氛，有寧靜來填補這一份失去的情感也不算損失太大，所以審俗觀是視乎其情其人。俗的形成是歷年一路傳留下來的，經過千千萬萬人的參與，必有其興革，為了應一時之需的興革是可行的，既然「俗」這個字的偏旁是從人的，可說是屬於萬人的俗了。

可悲的「中國人」

藍海文

壓迫愈大，反抗愈大，這是一條眞理。至少，當人性還未完泯滅的時候，是一條眞理。

統治者是不希望有人反抗他，希望天下都變成他的順民的。老百姓並不管是誰做皇帝，否則，夏商周以下，到不了唐宋元明清，中國人早已統統做了海外難民。

要老百姓都變成順民，無他，只有行德政，以德服人。要把老百姓都變成工具，歸根到底，只有把「人性」消滅，把「人性」改造成「奴性」。後者極端階級自私褊狹的共產黨人是參得最透的。

思想越被禁錮，思想便越要飛騰，越要向外探索，求知慾便越旺盛。這是統治者都懂得的道理。

統治者對老百姓要進行思想禁錮，大概是到了不能不禁錮的時候了，禁錮雖然要引起反抗，不禁錮大概就垮得更快一些。這不但是老百姓的悲劇，同樣也是統治階級的悲劇。

尼克遜要訪問大陸，最初是沒有打算要到廣州的。後來突然有勾鼻子的美國人要到廣州來了，早把毛共嚇得半死。於是漏夜動員老百姓去洗刷標語，裝飾市容，一面忙着向市民宣傳「祖國」如何強大，強大得連美國人也要到來學習了。於是，興奮得把乒乓球隊訪美記錄片也拿來放了，這下子，可苦煞了廣州市民，一早趕去排隊，晚上在戲院門口睡覺，直至第二天才輪到兩張戲票。

後來，統治者漸漸的發覺有些不大對了，大陸人民畢竟不像海外僑胞，把注意力集中在乒乓球上面，欣賞出神入化的球技。他們只是在這些記錄片上尋找那些曾被統治者醜化了的眞相，看見那些高樓大厦，不斷的發出嘖嘖笑。影片只放了三天，便趕快下令收檔了。

美國佬終於來到廣州，也終於走了。於是統治者又趕忙製造一些新聞來醜化這些勾鼻的美國人。報紙上刋登着這些美國人在酒店偷店員衣服的消息，還要組織人民去學習這則新聞。目的為了造成美國人窮得連衫褲也要偷壞印象。

後來，酒店的清潔工人在垃圾桶上發現這些美國人丟棄的一套一套嶄新的衣服，突然省悟起來。這個新聞不逕而走，一下子，整個五羊城都知道這個消息。於是，「學習」也再學不下去，只好停頓下來。全世界最可憐的老百姓，大概是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全世界最可憐的統治者，要數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一個統治集團，到了要靠白刀子加上無論大小事情都要愚民的時候，不僅是老百姓到了比豬不如，比狗還賤，而且是統治集團到了沒落的可悲的地步。壓迫愈大，反抗愈大，受愚者終要覺醒，當人性覺醒的時候，也就是力量現示的時候。

鳴鼓篇

點紅點綠的傑作

曾憲光

當查良鏞的精心傑作：「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一文，在明報用黑底白字連載時，我便聽到有不少人用欣賞讚美的口吻評論說：「金庸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寫得非常好，既客觀又公正。金庸的訪台記，可以講是最忠實地報導了台灣的眞情實況，更難得的是他能言人之不能言，敢言人之不敢言。」但眞正引起我重視的，是七月廿六日晚在某酒樓作客時，一位在本港永×公司任高級職員的王君，竟遞給一張條子給我：「曾兄，查良鏞所作『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寫得很好，寄給你一本如何？」蓋因王君不與上述諸人一樣，僅是大陸逃亡知識青年，且其年邁的地主母親，還正在大陸受監督勞動改造！說他們不痛恨共產黨嗎？說他們不擁護國民政府嗎？都不是。既如此，那他們爲什麼對醜化台灣美化中共的查文——「在台所見、所聞、所思」，甚爲欣賞呢？誠然跟他們的思想水平與政治嗅覺有關，但更主要者是由於查良鏞的寫作「技巧」——僞裝客觀公正的口吻，編排似是而非的詭辯，並採用一種對中共小罵大幫忙，對台北當局則用一種明捧暗損的筆法，在點紅點綠，造謠惑眾之故。正因爲此，如何進一步對查良鏞的「見、聞、思」，展開更深入更系統更具體更……的分析批判，是必須急不容緩的。借用金大主筆在「見聞思」文中的詞句：「訪台記」不是寫得好與壞的小事，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由於不少有識之士已一再指出，查良鏞的訪台記，是「所見不廣，所聞失實，所思惡毒」，因此，說他的文中盡是點紅點綠的傑作，相信誰也沒有異議，但當我指責他點紅點綠時，或許可能有人會予之存疑。好，那就讓以下的事實去作證吧！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他千方百計，但又只能用轉彎抹角的，造謠國府已放棄反攻大陸的見不得光之部份：

「我感覺到，台北的領導人很明顯的認識到自己和中共力量之間不成比例，形勢十分不利。他們以前當然早也認識到了的，但嘴裏不肯承認，心裏念念不忘於重新奪回大陸的政權，現在的情況卻大大變了，說是根本的改變，恐怕也不爲過。」

「然而台北的當權派不再寄望於回大陸去統治全中國，只是爲求將台灣一省治理得很好，這種改變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那表示他們採取了現實的觀點。」再明顯不過，查良鏞是在散佈含有劇毒的謠言：「台北已不再準備反攻大陸了」。

又補上與上述論調有顯著矛盾的一筆——「台北的領導人且沒有明顯說決定放棄反攻大陸。」但隨即又別有用心的強調說：「他們（指台北當局負責人）只說：反攻大陸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意思說，政治是決定性的，軍事只是附屬。」

其實查良鏞用不着強調後者，因「台北的領導人並沒有明顯說決定放棄反攻大陸」這句話，已等於告訴讀者說：「但他們暗示過已決定放棄反攻大陸。」最低限度，在讀了查良鏞的這一句話，及這一句話的前言後語後，予人之感覺與印象確是如此。而這正是查大主筆點紅點綠之「高明」處。

也許查良鏞仍嫌他以上的話不夠力吧，亦可能是爲了進一步向中共獻殷勤，緊接着他竟撕破了其一直來的假面具，赤膊上陣的大叫大嚷說：「我以爲更現實一些還要好，其實根本不必再提反攻大陸。」

是的，就查良鏞這一自我招供式的所思，便可以批它個十天八夜，因其這一所思，大毒辣了。同時，對查之所以反對（應說害怕）國府反攻大陸的思想動機，及其實質與目的，亦大可以隨便來個十篇八篇的分析批判，因他太……但現在呢，都暫擱下不談，而今天所要揭穿痛斥的，是查良鏞的點紅點綠。這裏，我不會像查某人一樣用自己的所思去「推理」，亦不會用大道理來證明，……而是用說謊造謠者無所遁形的事實去發言。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六日，我們——「香港文化界回國訪問團」，應國民政府邀請，飛台訪問去，在這次的訪台期間，查良鏞見到過的嚴家淦副總統、蔣經國院長、張寶校秘書長、陳裕清主任、徐晴嵐主任、梁子衡副主任、國防部軍事發言人李長浩少將，以及其他黨政負責人，我們都見到過交談過，同時，查良鏞所去過的地方，我們也曾去過，奇怪的是不僅在我們代表團與「中央黨部」、「行政院」、「國防部」、「外交部」、「經濟部」以及「僑務委員會」、「黨部第六組」（即今天的「中央黨部海外工作組」）等中央黨政機構首長的座談會中，或者跟他們的私人交談中，從沒有感到過像查良鏞所說的：「台北的當權派不再寄望於回大陸統治全中國」（請提高政治警覺，以上的那一句話，在查良鏞的詞彙中，是「台北當局也決定放棄反攻大陸」的別名也！）的政治氣候，其中最能說明的具體事例，是我們代表團與國防部舉行的座談會：

「一九七二年一月廿日下午三時左右，從金門飛抵台北後，只在住地中泰賓館休息了二十分鐘，便驅車到國防部參加由王昇上將主持的座談會。

王昇上將是國防部總政戰部副主任……王昇將軍先來一個簡短的歡迎詞：

什麼問題，亦不妨提出來，本人將盡我所知，作實事求是的答覆。

出於王昇上將的態度是如此的誠懇，所以當時訪問團每一成員的發言，不僅熱烈，且真正做到了心裏這麼想，口便這麼講。

『為什麼政府這樣遲遲不反攻？』

『為什麼政府一再放棄反攻大陸的良機？譬如說在一九六二年大陸（指廣州地區）全面掀起大逃亡潮時，為什麼政府一直觀望而不動手？』

『為什麼不向大陸作策畧性的小股兵力的突襲？例如在尼克遜去大陸前夕的今天，是否可給他們一個不是味道的顏色看看？』

『為什麼……』

面對以上一系列不易作答的問題，王昇將軍都曾一一作正面解答，在這裏必須指出的是，卽正如筆者在本文第一篇『應邀訪台』中所提到過的，王昇上將『在解答我們所問時，所表現的求實精神與坦誠態度，是令人驚奇和幾乎難於置信的。』只是由於王將軍一再請求：『我以上的答覆，很多方面已超出了我的職權範圍，所以希望各位回港，不要在報上發表，因它在台灣本省的報刊上，都從沒有披露過。』且事關國防機密，那還是就此打住吧！」（以上錄自拙作——從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在星島晚報連載一個多月的「台灣心影」第廿二篇。）

既然王昇上將那時的回答，「事關國防機密」，當然是有關反攻大陸的機密，對此，我不妨再補充一下王將軍的話：「我們的六十萬官兵，每時每刻，甚至每一秒鐘，都在準備着，都在等候最高指揮部所發出的反攻大陸命令，而我們呢，也在不分晝夜地，時時刻刻地尋找最有利於我們和最有把握致勝的戰機。」

在此，查大主筆可能會反問，統率指揮台灣六十萬大軍的最高軍事領導機構——國防部的首腦之一王昇上將果眞這麼說過？問得好，查老板，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可以去問問當時代表團的其他團員，因在當時「香港文化界回國訪問團」的十八位團員中，除了本刊的主編和基本作者（又全是萬人協會的負責人）萬人傑、岳騫、趙聰、焦毅夫、嚴以敬和筆者六人外，其他的全都是本港文化界老前輩，他們是羅香林教授、時代批評社社長周鯨文、中國評論社社長任畢明、新聞天地社社長卜少夫、自由鐘月刊發行人羅永揚、四海周刊和嘉禾電影雜誌的督印人梁風、中外畫報社長蘇錫文、香港電視周刊總經理蔡體靜、美國新聞處特約編撰范基平（上官大夫）……等人，怕的是你根本沒有膽量去問他們哩！

這裏，查大主筆可能仍會死雞撑飯蓋的再「發難」說：「王昇上將當時是與你們代表團作官式的座談，那其中多屬於外交辭令的話，是肯定的……」

查大主筆，這回你的「發難」同樣落空了。

是的，那次我們代表團與王昇將軍，在國防部二樓的會議室，所舉行的座談會，確是時間緊急了些，且參加的人多，不能作深入的交換意見，但我引述過王昇將軍的話——關於時刻準備反攻的話，卻例外，原因是：

本（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日，筆者與萬人傑另組作第二次的訪台，雖這一次是純私人旅行性質，但在台北松山機場下機時，被眼尖的記者看見而攝入其鏡頭，接着再來一輪訪問，再加上明天的報紙一吹，這樣可把我們原來遊山玩水的計劃打破了。

但現在看來，那時計劃的被打破，卽被有關黨政首長約去見面和暢談，也甚有價值，因這些非正式會議的交談，再一次使我體會到，台北當局的領導人，對作為反攻復國基地的台灣之一切，皆充滿信心，當然，絕對沒有聽到過任何「台北的當權派不再寄望於回大陸去統治全中國」的口氣或暗示。

更有意義的是我那次在台，曾與王昇上將作了一次純私人性質的暢談。

為了使只相信自己，從不信任他人的查良鏞，對此事的信服，我只好簡單介紹一下事情的經過。

記得自首次應邀訪台回港後，為答謝王昇將軍送給我一本由他親自題詞的大作——「訪美紀行」，我也寄了一部份自己的拙作給他。此後，彼間便有了通訊，所以，本年春的第二次赴台前，我便先給了王將軍一信，言明抵台時，將前往拜訪並作廣泛性的交換意見。說老實話，當時我最關心的也就是反攻大陸的問題（當然我所關心的，絕不如查良鏞所關心的，政府是否決定放棄反攻大陸？而是關心政府什麼時候反攻，在怎樣的情況下才反攻。）

抵台後，由於忙於事先沒有估計到的應酬，特別是調查局沈之岳局長的熱情招待（包括參觀該局的最現代化的科學化儀器室，全世界收藏最多有關中共資料的資料室，看台灣連一般官員都看不到的電影等等），便佔去了整天的時間。因此，等到較有空才掛電話去國防部找王昇上將時，得到的回音是：「王上將南下去了」。只有當我從阿里山回返台北，見到王將軍一連幾日找我的電話留言時，才於同月廿九日下午，應約到「三軍軍官俱樂部」見面去。

這裏我要大聲告訴查良鏞的，卽在我與王昇上將的暢談過程中，我不僅沒有絲毫感到「台北的當權派不再寄望回大陸統治全中國」的政治氣候，卽不僅沒有聽到過國府已放棄反攻大陸的一點風聲。相反，王將軍在興高采烈的告訴我說：「自蔣院長上任後，國內一切皆在飛躍地發展，而作為反攻復國基地的台灣，將越來越強大……我們一定要澈底消滅共匪的……」

親愛的讀者，我之花了如此多的筆墨，在述說我的在台一切，如果在正常情況下，確有自吹之嫌，但由於查良鏞在他的「見聞思」一書中，用我「在台北的會見了蔣經國先生、嚴家淦先生、張寶校先生、陳裕清先生（中央黨部海外工作組主任）、徐晴嵐先生（中央黨部大陸工作組主任），以及……」來吓唬一般純良的讀者，因此，迫得我也只好自我介紹一番了，目的是用來說明，你查良鏞在台見到過的中央黨政要員，我也曾見到過和交談過，且我還兩次見到過他們，而其中的王昇上將卻是你查某人沒有見到過的，可是你查良鏞呢，卻感覺到國府已放棄反攻大陸了，而我的一連兩次的感覺呢，卻完全沒有這麼一回事，且恰恰相反。由此，無情的鐵的事實已證明，查良鏞是在胡說造謠、點紅點綠！

中共的眞面目【九】

——看「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後與王浩教授商榷

吳樹仁

儘管大陸物資供應極度匱乏，但中共在香港傾銷的東西，可說是琳瑯滿目，價廉物美，其中絕大部份是大陸同胞絕未曾見過的，專爲「出口」生產的商品。香港人郵寄包裹回去時，倘若是大陸生產的，課稅特別厲害。此無他，乃是中共害怕百姓知道這些事實。

身居香港的人，對中共有較爲深刻的認識，批評中共，理所當然，而王浩教授在返回美國之前，一定在香港逗留了一段短暫時間，聽信中共在香港的爪牙的一面之詞，對實際情況毫無認識，卻大肆攻擊說：「在香港的許多印刷品，反而不改一向的作風，傳播很多惡意的攻擊」，不知王教授自問對香港究竟知道多少？

戊、關於「認同」與「回歸」

中共在海外發動「認同」「回歸」的統戰活動，不自今日始。「解放之初」，中共已經使一些專家和高級知識分子如華羅庚、錢學森、姚寶猷及我先父等等，回去參加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稍後，又在東南亞動員華僑子弟回去升學和華僑「同國建設」。其後，又通過統戰部門利誘華僑親屬，動員他們的親人「回國投資」，以及動員大批在港的技術工人回去「爲人民服務」。

以前「回歸」的人現在處境怎樣了呢？初回去的專家和高級知識分子多數經歷了無數次的鬬爭，不但喪失了個人前途，遭受精神桎梏，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而且竟有被加上罪名槍斃了的（如姚寶猷）。回去升學的青年則受盡奚落，他們自嘲是「東方的猶太人」。回去「建設」的華僑，絕大部份被安置在地處邊陲的「華僑農場」替中共種植熱帶作物。其中小部份僥倖被批准「出國」，亦因不能回到原僑居地而流落在香港。至於回去投資的，在「文化大革命」後中共乾脆來個不承認，連投資的股息尚且取消，更不要說紅利了。中共甚至關閉了各大城市的「華僑投資公司」和「僑務委員會」，使那些華僑哭訴無門。目前，中共是否爲了配合其「笑面外交」恢復過來，那恕我就不知道了。

中共在香港的尾巴報紙經常諷刺香港搭巴士排長龍，交水費電費和稅欵排長龍，但這些長龍與月初時在左派銀行滙欵回大陸接濟瀕於絕境的親友的長龍，在郵局寄破爛衣物給大陸親友的長龍，和逢年過節時，在尖沙咀火車站肩挑手挽大量物資回去幫助衣食不足的大陸親友的長龍相比，有如小巫見大巫，這些尾巴報紙絕口不提了。

這是什麼原因？是見樹不見林嗎？要知道，林是樹形成的。

而且，假若身爲香港居民，則更加切身體會到中共暴虐的面目。

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共在澳門的爪牙驅使左派分子「鬬垮」澳門當局之後，一九六七年五月，久經策劃，顯有預謀的香港左派大暴動開始了，他們初則發動罷工、罷市、癱瘓市內交通，進而威脅水電、糧食的供應，襲擊軍警，爾後在兒童遊樂場、電車月台等公眾場所大肆放置炸彈和可疑物品，殺害不少無辜婦孺，搗亂社會秩序，並且把在電台直斥其非的廣播員林彬弟兄在自用汽車內活活燒死，這些罪行，都深深烙印在香港人的記憶中。

另一方面，在大陸的中共卻大力支持這項暴動。首先，滙欵二千萬元「人民幣」作爲經費，繼而在各大城市驅使人民「示威遊行」，並且開動宣傳機器大肆渲染其在港爪牙「鬬爭的成果」，並且以停止由深圳供應食水相威脅。

冷靜愼重和堅定有力的處理，以及四百萬香港居民反對的輿論壓力，中共在港爪牙，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從此四百萬香港居民更加認淸中共的眞面目，更加堅定他們反共的決心。

即以香港左派本身而論，所得的結果是：原已加入左派工會的工人紛紛聲明退出或停止參加其活動。有些受中共蒙蔽而參加罷工搗亂的工人，初期可獲中共每月發給港幣六百元的「鬬爭津貼」，但過了二、三個月之後就取消了。要復工或另覓工作時，僱主均拒絕僱用。最後左派只好把他們安置在他們的茶樓、百貨公司，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月只給二百多元的工資。因此，也引起他們極大的反感。

香港物價不斷上漲，地價和樓宇售價租值狂漲係其原因之一。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共控制下的糧食、肉類、主要副食品價格不斷上升，以致刺激其他物價也跟着上漲。在糧食等物價普遍上漲之前，必定是中共的商品帶頭加價。倘若商人從外國大量輸入糧食以平抑糧價時，中共的糧食價格就狂跌，以致商人賠本，不敢再從國外進口糧食，中共因而能夠控制市場。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遜訪問大陸之前，中共出產的茅台酒每瓶是港幣十元零五角。訪問之後，價格不斷上漲，現在竟漲至每瓶廿三元五角，上漲百分之一百廿三。香港人紛紛諷刺說：「毛澤東的商

大部份通過申請或偷渡回到香港，小部份則因種種罪名，被中共繫之於獄，「永世不得翻身」。

講到這裏，有個小插曲。當時受中共之命「動員」技工回國的香港左派工會騙子，每成功一個可獲得獎金港幣三百元。他們動員了一些人回去，但自己本身卻沒有回去的。這些技工回港之後每每尋找他們飽以老拳，藉以泄憤。

但是，這次中共發動的「回歸」「認同」攻勢，與以前有所不同。這就是他們通過如王浩教授等學者的嘴巴公開宣佈：「認同不一定要回歸。」「目下並不歡迎大規模的回歸」。中共爲什麼一反過去的作法，其原因不外是：

一、不管目前大陸是鐵幕也好，竹幕也好，他不希望別人對他全面了解這是事實。「回歸」的人越多，澈底瞭解他眞正面目的人就越多，不單只是「回歸」者本人了解，而且通過與國外親人的通訊，有意地大量流露出極多的不滿情緒，使仍僑居在外地的親朋也有所了解。一位姓譚的香港司機「回歸」之後，在洛陽的一間工廠工作，他寫信給香港的朋友說：「你們在港有工作，就不要回來了，倘若要回來，請帶二個十二磅錘子，一個你自己用，一個送給我」。此信爲中共洛陽當局截獲，開會質問姓譚的司機，這是什麼意思？姓譚的後來招供說這是香港機器技工的俚語，意思是有氣發洩不出時，用鐵錘敲擊自己的下體，用以泄憤。

另一位姓翟的是印尼「回歸」僑生，就讀於廣州暨南大學，他給印尼的父母寫了一封信說：「來信已收到，知道現在雅加達的罐頭食品已賣完，你們無法寄給我。但我不是索取什麼好吃的東西，倘若沒有得賣，請寄給我幾斤飯焦（廣東語，意即鍋巴）便十分好了。結果他眞的收到一麵粉袋的鍋巴。不少印尼「回歸」學生也同樣收到類似的郵包。

這些事實在國外的揭露，正是中共當局怕得要死的。他的欺騙手法，對付王浩之流，可以發生作用。如眞正「回歸」，反而會使中共恐懼，此爲原因之一。

其二，就是配合他目前的政策需要。目前，中共展開「笑面外交」，他深知道別人替他講好話，比他自吹自擂有效果上勝千百倍，尤其是在國外的人，除能起上述作用之外，更可在當地製造輿論，壓迫當地民主政府向中共靠攏，更爲他「解放全球」的夢想，埋下適當的力量，一石三鳥，中共又何樂而不爲。

於是中共就通過種種極其卑鄙的手法，如利用華僑、學者在大陸的親屬威迫、利誘，或給予替它吹噓的人一定的好處，以達到上項目的。

第三：中共對大陸的人民特別是青年，都希望把他們隔離在另一個世界裏，不希望他們知道目前世界上有些國家的科學和工業成就是如此之驚人，也不希望他們知道民主國家人民的生活，與大陸人民的生活是如此的懸殊，以免這些人民「中了資產階級享樂主義的毒素」，拜崇「資本主義國家」。所以也不希望過多「回歸」，以免人民從「回歸」者口中知道國外的點滴。

在大學唸書時，教授上課講到外國的一些科技成就時只是這樣的含糊地說：「現在，有一個國家，發明了一種……，其理論根據是……，其工藝問題是……解決」，究竟是那個國家發明的？是否已經投入生產？使用價值如何？教授均奉命不得作答。

我在大陸時雖身爲工程師，甫抵香港之時，連家庭冷氣機也不會開，連電冰箱溫度達到一定程度時即自動關閉空壓機也不知道（這種設備在大陸是有，但我設想不到，使用範圍是如此之普遍），使得我在香港的親朋傳爲極大的笑話。但這又能怪我嗎？

綜合上述三點，明顯地可以看出中共只要你「認同」，不要你「回歸」。他認爲要利用你時，可以充份利用。但是一旦認爲你已失去利用價值時，立刻可以一腳踢開。因此在國外空口喊「認同」者，除了被人看成是出賣良心、出賣民族、依附權貴之外，任何改善本身處境希望，都將不能達到。

己、如何去比較的問題

在王浩教授的文章中竟然離奇地提出要把目前的大陸與印度相比。我眞不知道王浩的哲學和數理邏輯學的基礎知識究竟跑到那裏去了？是不是經過在大陸四星期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薰陶以及北京烤鴨和茅台酒的塡充之後，統統還給以前的老師了呢？

中國和印度無論在歷史、地理、自然環境、民族特性和現實政治等方面都毫無共同之處。而且，難道廿多年前是貧困的國家，現在某方面有所成就的，只有中共統治下的大陸麼？又難道那些國家都是靠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去建國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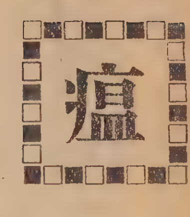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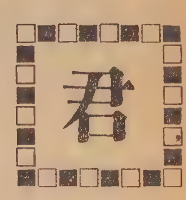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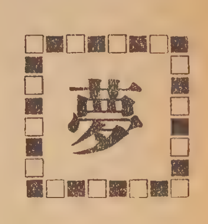
四、結束語

王教授的這篇文章，值得批評的地方太多。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眞實情況，與王教授筆下的大陸情況相比，無論在人的思想意識、社會的面貌和人的生活方面，都相差得太遠了。

我在香港，仍然從事機械技術工作，在香港這個環境之下，生活緊張、工作忙碌，只利用每天僅剩下的一、二小時活動時間來搖筆桿，着實太累，加上我只是租別人的一個房間居住，每於提筆寫此文時，房東的電視機、電唱機的鬧聲，侵擾了我的思維，這樣的條件，本來是不適合寫作的，但我對王浩教授這種趨炎附勢、爲虎作倀的作風的確看不慣，我要本着一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中國人立場，揭開中共的眞面目，盡我的能力來減少人們受騙的程度，就於願已足。至於文字上措詞有所不計，別人如何批評我亦在所不計。

我特別感到噁心的是王浩教授在這篇文章中以似是而非的「馬列主義」來捧中共，上文中極多地方（特別是「爲人民服務」一節）是根本違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關於需要學說的精神的。假若王教授認爲必要的話，可再利用「七十年代」雜誌，與我通訊，我可以用純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觀點，再一次和你進行辯論。

（完稿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何應欽、白崇禧根據周恩來提出的三項提案，一、擴大第二戰區至山東全省及綏遠一部，二、按照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及各游擊部隊全數發餉；二、各游擊部隊留在各戰區劃定作戰界線，分頭擊敵。擬定對策，呈報蔣委員長核准後，於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九日發出皓電：

「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葉參謀長劍英卽轉朱總司令玉階、彭副總司令德懷、葉軍長希夷均鑒：民族之存亡，基於抗戰之成敗；抗戰之成功，基於軍紀之嚴明。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在抗戰之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團結精神，用克禦侮宣勤，不乏勳績。孰意寇氛未靖，齟齬叢生。糾紛之事漸聞，磨擦之端時起。張蔭梧之民軍，橫遭解決；鹿鍾麟之省政，復被摧殘。晉叛軍之逋逃，石友三之被逐；不特自由行動，抑且冰炭相消，削弱抗敵力量。中央以寬大爲懷，冀全始終，以濟艱危，乃命應欽、崇禧與周副主任委員恩來、葉參謀長劍英談商辦法。幾經研討，詢謀僉同，乃於本年七月十六日，綜合商談結果，提出極寬大之具體方案，呈奉核定，交周副主任委員於七月二十四日飛陝，與玉階、德懷諸兄切商遵辦。並於七月二十八日由應欽電令各部，飭與十八集團軍新四軍避免衝突。但周副主

，又提出調整游擊區域及游擊部隊辦法三種，致中央處理更感困難。

「最近十八集團軍徐向前部，於八月十一日分頭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進攻，沈主席（鴻烈），以遵令避免衝突後撤。十四日，徐部遂陷魯村，又復繼續進攻，魯省府及所屬部隊，損失甚大，經統帥部嚴令撤退，並令于總司令學忠查報。據于總司令歌電復稱：『查徐向前部於十四日攻佔魯村，本部一再電徐制止，撤出魯村，徐當卽復電願遵令辦理，但並未實行，迨新、博一帶之敵進犯魯村，徐部乃於十八日不戰而退，該地遂於十八日晨被敵佔領。二十二日敵退，徐部復入魯村，至二十三日始撤去』等語。

「此外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所屬陳泰運部，攻陷如臯之古溪蔣壩等地，又陷泰興黃橋及泰縣之姜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嚴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開始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擄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啓人，旅長苗瑞體以下官佐士兵數

、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陸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尙進攻不已。同時北面十八集團軍彭明治部，復自十月六日起，由北向南夾擊。查蘇北、魯省皆非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作戰區域，各該軍竟越境進攻，似此對敵寇則不戰而自退，對友軍則越軌以相侵，對商談後提示之方案則延宕之遵，而以非法越軌視爲常事，此不特使袍澤寒心，且直爲敵寇張目也。

「綜觀過去陝、甘、冀、察、晉、綏、魯、蘇、皖等地歷次不幸事件，及所謂人多餉少之妄說，其癥結所在，皆緣於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所屬部隊：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二、不遵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打敵人，專事吞併友軍。以上四端，實爲所謂磨擦事件發生之根本，亦卽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非法行動之事實。若不予糾正，其將何以成爲國民革命軍之革命部隊。除蘇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實遵辦外，玆奉諭將前經會商並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達。關於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各部隊，限於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第三問題所規定之作戰地境內，並對本問題所示其他各項規定，切實遵行，靜候中央頒發對於執行提示案其他各問題之命令。至周副主任委員恩來所提調整游擊區域及游擊部隊辦法三種，其第一、第三兩種，決難照辦；其第二種應俟開到規定地境後，再行酌辦。特併附達，盼復。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皓秘印。」

何、白二公電報交給葉劍英，葉劍英當天就同

嚴厲，也有點不安，問道：「照你們看，如果這樣僵持下去，政府會不會眞的用武。」

周恩來說道：「蔣先生是不會下令用武力解決的，最怕是各地軍事將領來個先斬後奏。」

毛澤東說道：「我不相信沒有蔣先生命令，他們敢。」

葉劍英說道：「蔣先生自不會下命令，但是其他的人也可以向下級示意，要他們遇到有事件發生，可以就地解決。」

毛澤東翻翻白眼，說道：「你是指何應欽。」

葉劍英笑道：「何敬公也許不致於，眞正可怕的是小諸葛。」

毛澤東點頭道：「我知道這個人厲害，我們應當怎麼應付呢？」

葉劍英說道：「參謀本部是給十八集團軍，新四軍下的命令，並不是談判，如果不遵奉命令，參謀本部就可以採取行動，所以這次應付非小心不可。」

毛澤東說道：「既然如此，你就送給朱老總看，要他拿個主意。」

葉劍英笑道：「朱老總能以拿出什麼主意，我去找他，他還要來向主席請示，還是主席先決定一個原則，大家商量着辦吧！」

毛澤東看看周恩來，問道：「恩來同志意見怎麼樣？」

周恩來說道：「我的看法與劍英同志相同，我們這次對手是白健生，此公外人呼之爲小諸葛，他聰明也許不亞諸葛，但用兵喜行險以逞則似魏延，由他主持下，什麼厲害的辦法都會用得出，我們必須小心。」

毛澤東越聽越驚，問道：「照你看，他會不會派飛機來炸延安，如果會走這步棋，我就要搬出棗園，因爲這裏的目標太大。」

周恩來忍住笑說道：「這倒不會，我擔心他會

包圍中。」

毛澤東大笑道：「別的我不知道，新四軍的事你大可放心，新四軍屬第三戰區建制，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那是一個頭號飯桶，當地人都喊他顧粥桶，他變不出花樣的。」

周恩來見毛澤東說話口沫橫飛，噴到自己臉上又腥又臭，忙不迭地向後退，不敢再向下說。

葉劍英坐在側邊，未受到毛澤東的唾沫攻勢，仍追問道：「關於何白二公這封電報，我們怎樣回覆呢？」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道：「拖一拖再說，好在他並未限定時間，我們可以拖一個時期，看看風色再定。」

葉劍英問道：「照主席意見去辦，當然沒有問題，不過，我們回到重慶怎麼同何敬公、健生說呢？」

毛澤東瞪眼說道：「你就告訴他們朱老總同彭德懷、葉挺正在討論如何回覆，隨便一拖，兩個月也過去了，兩個月以後，誰又知道情形怎麼樣，也許日本皇軍打到重慶，到時不說白崇禧是諸葛，就算他是通天教主，也束手無策。自不會再理會我們的事。」

周恩來聽毛澤東說的實在不叫話，但也不願意提出反駁，以免引起更大的誤會。兩人離開棗園，周恩來說道：「劍英同志你先回重慶，我在延安多住幾日。」

葉劍英苦笑道：「你不願回去，大概是擔心見到白健生無法解釋。」

周恩來點頭道：「當然是原因，但也不是唯一原因，我想留在延安看看風色，究竟老毛打的什麼主意。」

葉劍英說道：「他的主意說的很明白，就是拖，拖一天算一天，拖到日本皇軍攻下重慶爲止。」

周恩來搖頭道：「你怎麼也聽他胡扯，老毛這又是一套，他總不致於糊塗到以爲日軍眞能攻下重慶，我看他另有陰謀。」

葉劍英笑道：「老毛一肚子都是陰謀，我們都吃過他苦頭，誰還不知道，不過，這次你說的陰謀是指什麼而言。」

周恩來低聲說道：「我懷疑他有心要害新四軍。」

葉劍英大驚道：「怎會有這樣的事。」

周恩來說道：「老毛爲人，只有你想不出的，斷乎沒有他作不出的，我看得很清楚，他久視項英爲眼中釘，想除去項英又苦於沒有藉口，若能假政府之手將新四軍除去，他可能以爲有利。」

葉劍英說道：「你既然知道這種情形，應當想法補救。」

周恩來問道：「我怎麼補救？」

葉劍英說道：「可以秘密通知項英注意。」

周恩來搖頭道：「此事也有困難，項英是個莽漢，你若告訴他，他先嚷出來，也許會來封電報把老毛罵一頓，到時怎麼辦！」

葉劍英想想也是實情，只有搖頭嘆氣。

周恩來說道：「你去重慶嚴密注意各方情況，如果可能的話，最好私下勸勸何敬公同健公，不必迫人太甚，共產黨內無論誰當家都好過老毛，大權已經集中在他手上，唯一可以牽制他的力量只有項英與新四軍，萬不可再把項英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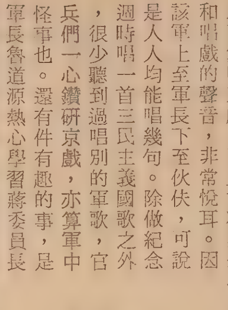
葉劍英苦笑道：「我要是同何、白二公講了這段話，將來被老毛知道了，給我戴一頂帽子，說我是叛徒內奸，我怎麼辦！」

周恩來說道：「我不講，你不講，老毛又不是神仙，他怎會知道。」

葉劍英仍然遲疑，只是苦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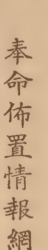
周恩來說道：「你一定要把這段話說過去，因爲這關係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及我們個人前途，不能當作耳傍風的。」

抗戰武術談



審查刑案隊長幹練　收復名城福將立功

民國三十二年即一九四三年冬，駐紮在江西分宜縣的雲南部隊，屬於第一集團軍的五十八軍。軍長魯道源，身材高大，面色如古銅，勇敢善戰，有猛張飛之稱。他特別喜愛唱京戲，而且能粉墨登場，專唱黑頭戲；凡該軍駐紮之地區，處處可聽到京胡和唱戲的聲音，非常悅耳。因該軍上至軍長下至伙伕，可說是人人均能唱幾句。除做紀念週時唱一首三民主義國歌之外，很少聽到過唱別的軍歌，官兵們一心鑽研京戲，亦算軍中怪事也。還有件有趣的事，是軍長魯道源熱心學習蔣委員長走路踏步的姿勢；可惜我從軍數載，只在戰場及訓練新兵，無機會去戰時的陪都重慶，無緣見這位戰時受全國軍民所敬愛的領袖！因此不知他走路踏步的姿勢。據長官們告訴我說：委員長走路踏步，在特別的集會，如檢閱或紀念週的場合，當他駕臨時，軍樂隊必奏起軍樂，迎接這位領袖到臨，當時委員長的步伐，看來莊嚴整齊，使人肅然起敬。最可貴的是他能配合軍樂的拍子，一步一拍的自然響應前進，能配合得步伐整齊而不失自然，姿態嚴肅而使人敬愛，眞不愧爲革命軍人的權範領袖！在戰時有些高級長官因仰慕想學領袖走路踏步的姿態，但這是不容易的，有的學得好似登台唱戲踏台步的姿式；既不自然，反覺滑稽，但他是高級長官，誰也不敢笑出來。這位魯軍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將自己走路的姿勢完全改變，專學委員長的步伐。平時在軍部或在公館裏，舉腳開步均配合節拍，隨着軍樂拍子踏步，一板一眼的好像踏台步的樣子，一點也不自然，硬綳綳的失去了個性一樣，眞令人覺得東施效顰，可笑而已，這



奉命佈置情報網

五十八軍駐防江西浙贛路線的分宜、新喻、樟樹、豐城等縣的一條直線，任務是監視在南昌方面的敵人，因恐日寇發動向贛西方向推進；第一集團軍總部和五十八軍均派有情報人員潛伏在南昌城裏；大哥在該軍軍部任職情報隊長，那時因湘西會戰，敵我兩軍正拚鬪得很激烈的階段，因防南昌方面的敵人乘機進攻，魯軍長特派遣情報隊長去樟樹、豐城邊防區，從新佈置要加強情報網；當我大哥奉命起程時，軍長會面受機宜云：「不可多就擱時間，越快越好，湘西戰事緊張，我們隨時要準備奉命調動。」

情報隊長帶同隨身人員去邊防區域，將人事一切迅速安排好。在戰時的各線邊防區是魚龍混雜，各階層人士滙集之處，每天夜晚異常熱鬧，人來人往絡驛不絕。其中有漢奸做賣國勾當的集團，有愛國家愛民族的忠貞分子，還有很多無名英雄的地工人員，他們不顧生命危險的探聽敵方情報，因要與後方聯絡，故此在這邊防區域出現，其中最多最複雜的是走私偷運商人。那時因冒險賺得錢多，這些人花天酒地，眞是一擲千金毫無吝色，這都是邊防區的特色，所謂明爭暗鬭，各顯本領。情報隊長在邊區將事務辦妥後即回程返分宜，途經新喻縣時，正遇到當地發生一件離奇謀殺案，地方政府查不出眞實情況，很覺頭痛。

迅速破獲謀殺案

事緣一位老翁因賭敗北，欲向媳婦的贈嫁錢打主意，媳婦不肯將贈嫁錢給家翁化，老翁竟串通侄兒謀殺媳婦奪錢。他倆想出一條毒計：一晚，有人

即刻趕返娘家去。」媳婦當然很急，要回娘家看望母親，但因黑夜不便單身婦女走路，家翁要請他的侄兒陪伴送去。事先叔侄已商量好在中途謀殺媳婦，然後將屍體推落山坑，以爲是神不知鬼不覺；如事發覺，只要說媳婦不宜於室，乘夜要返回娘家，自己失足跌死，當然不關家翁事。但這是一件兩族姓的人命官司，在我們江西有句俗話：十里路上不要鬧人命。不論那一族姓的女兒嫁在外面，如發覺被謀殺死去，這族姓會動員全族人打人命官司，結果要鬧得這家苦主人，窮財盡永難翻身，這是最嚴重的禍患。這樁家翁謀殺媳婦的人命，在本縣查不出兇手，審不清案情，而兩姓均係大族，人衆財富，女家準備去省政府最高法院告狀，事情很難解決。大哥客旅無事，從旅店茶房口中探聽得家翁的侄兒，那晚曾有人看見他伴同媳婦在路上走過等情；大哥就去見縣長，表露身份後，就提出該謀殺案件可否交他辦理？戰時的駐防軍隊，地方政府是凡事都要賣帳的，何況縣長正苦無解決辦法呢？同時情報隊長又是駐防軍軍長的特派人員，他樂得有人替他解決難題，當時滿口答應，即將案件的各種文件等交出。

大哥接過案件後，即派人將家翁的侄兒捉來，捆綁關在旅店後面的房子裏，他就開始審問，不料此人一口否認，只說什麼都不知道。當時也沒有難爲他，只將他關在房子裏，外面派人守住旅店門口，不准任何人進來探看。關到第二天下午，再次審問，大哥對該犯人說：「你已被拘留一天一晚，有人來理你嗎？他不顧念你的生死，你何必再爲他保守秘密？你考慮淸楚，今晚如不招認，明早我就帶你回軍部去，可能會活活的將你打死，看有誰來替你出頭講情？」講完後不等他答辯，就離開房間，讓他獨自思量；當天深夜該犯對看守人說：想請情報隊長講話。他意思已活動，隨後對大哥說：「他既然不顧念我的生死，我也要爲我自己打算，但我招認後要請隊長可憐，我有老母妻室兒子要靠我奉養。」然後和盤托出，將他叔父安排如何着人通知媳婦，說她母親患急病，並要他漏夜陪送在中途謀

[illegible]

好名。大哥第三天送知縣長，並邀請兩族族長及地方士紳開審調解此謀殺案件，結果死者已不能復生，老翁年高，只判罰一筆數目相當大的錢給死者娘家，娘家也同意就此了結，雙方簽署調解和約，以後不得再起訴，兇手是受人利用，判十年徒刑，由縣府執行。此案經兩個多月之久，並牽連兩大族的人命官司，本來是很難了結的，另方面雙方還在醞釀大械鬭以雪怨憤，這是地方長官最擔心的事，會因此而弄出更多人命，及破壞地方。然這次卻由情報隊長經兩天兩晚的時間，就查得水落石出，輕而易舉的將案子審清，清除兩姓怨仇，避免大械鬭，對地方確是做了件有意義的事。首兇家翁只化錢未抵命，存了感恩圖報之心，他與族長提出，送筆錢給情報隊長判案調解的酬勞；大哥收到此欵，即用軍長魯道源的名義，捐給當地學校做教育經費。他雖做了事，並不要報酬，這是最難得的，因此很快被傳遍宜春樟樹一帶；如提起五十八軍的情報隊長，在袁河一帶是街知巷聞，很多人慕拜訪，均想結交這位青年情報隊長，想不到因此後來湘衡會戰時，袁河幫的人物竟幫助情報工作，得了很大助力。

十萬火急援湘西

在新喻縣辦理案件的第二天，駐紮在分宜縣的五十八軍，接到十萬火急的命令，全軍出發，每天以百數十里的急行軍趕赴前線，馳援湘西常德城，軍長即派人去新喻樟樹縣，要情報隊長去湘西佈置情報網。那正是隊長在新喻，調解判案的那天，突接到軍長命，他將時間計算一下，軍部現今已抵達了宜春城。凡是軍隊出發，情報隊俱應趕在軍隊前，先探聽敵情的，但這次正好相反，軍部走在前面，情報隊長反而落後，相距離有兩個縣份之遠，這是行軍中很少有的事情。大哥焦急中，只得匆匆將事交待，然後囑咐隨身的六位隊員組長等，要他們儘量設法趕上隊伍，他本人先行騎馬，急急趕程上路，希望能將兩天路程，一天就可趕到，否則此次如遺誤軍情，殺頭都有份。他上路前先要隊員搖長[illegible]去宜春、萍鄉等地方，要兩處有聯絡的負責人，先準備好一切，並要在宜春的袁河幫會首領，替他準備三十個臨時隊員，他要帶去湘西協助工作，同時要一匹駿馬替換腳力，將各項事情交托後、即催程前進，快馬加鞭的上路，結果在湖南湘潭縣境趕上軍部，當他進見軍長時，想到要挨一頓臭罵，不料魯軍長不但沒有罵他，反而安慰他說：「辛苦你了，趕得這樣急，這次常德戰況非常劇烈，守軍寧願犧牲，均抱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雙方傷亡之慘重情形，全國各地的報紙均有報導，你稍休息後，立即去前面佈置情報網，步兵師在前面分支並進，距離有兩天路程，你要趕快行動，這次的經費你可全權處理，只求敵情正確，費用實報實銷，人員如不夠派遣，可在軍部各單位抽調，我要參謀長下命令，讓你有權力抽調任何單位的人員，這次定要硬拚一下，前頭部隊七十四軍等打得英勇壯烈，我們絕不可有軟弱的表現。」隊長聽了，報告說：「人員夠用了，我在宜春袁河幫會有三十位臨時隊員，協助我們工作，經費承軍長特別准許報銷，已沒有什麼問題，一切定照軍長的指示辦好。」

當年有中央社記者，特派湘西戰地採訪主任，即吾鄉前輩胡××先生，發出的實地採訪陣地消息，報導常德守軍的英勇抗敵情形，我還記得其中有兩句云：「一寸山河，一寸血肉。」形容那次我國一班守土有責，忠勇殉職的將軍有新十軍第十師的孫明瑾少將師長，四十四軍一五〇師許國璋少將師長，七十三軍暫五師彭士量少將師長等。及後來增援部隊第十軍第三師周慶祥師長守德山，還有七十四軍五十七師的虎賁將軍余程萬師長守常德城時，指揮殲敵的勇敢戰役。

收復常德記大功

五十八軍在增援途中，因前線軍情緊急，和行軍的急速，眞所謂馬不停蹄，日夜兼程，不但官兵辛苦，連戰馬也累死；大哥由新喻縣趕往常德途中，他所騎的一匹馬，因趕路太急，在中途因疲勞過度竟然累死。誰料部隊開赴常德城時，因先前部隊的奮勇堅強抵抗，已打得敵寇無力還擊，疲憊不堪，當我軍生力部隊又接着趕到時，它已如疾蛇一條，悄悄的向後撤退溜走了；因此不費一槍一彈就收復了常德城。那時各地人士均稱頌五十八軍軍長魯道源是一員福將，在敵人化了無數物力及官兵生命所換來的軍事重要城垣，五十八軍竟不費吹灰之力收復了常德城，功勞歸於軍隊，而主將有此運氣，也是很難得的。在戰場上作戰，一定是準備拚個你死我活，要犧牲多少的官兵，才能達到勝利和收復失地的目的，但這一次的戰役，竟能保持全軍官兵沒有傷亡，而得到一次大勝利。上峯命令下來，記大功一次，全軍歡聲雷動，這眞是戰役中前所未有的神奇經歷！

五十八軍出發開赴湘西時，是由分宜縣路經宜春萍鄉縣出湖南醴陵；當時因行色匆忙，沿途地方政府，均無機會招待軍長，表示敬意。隨後在常德的得勝回師，誰也不知道是冷手執取一隻熱煎堆，總以為是經過血戰激鬭，才得收復常德，因此在凱旋回師返到原駐防地的分宜縣時，道經萍鄉縣，各地方均沿途大放鞭爆，迎接得勝回師的五十八軍！這次部隊行軍，一來一往都表現良好的軍風紀，尤其凱旋回師時，更是被歡迎的爆仗聲鼓舞得官兵們，精神抖擻，一個個如英雄好漢，臉含笑容，和百姓們點首答禮，眞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秋毫無犯軍威壯！故此五十八軍留給萍鄉人民的印象是很好的；老百姓均讚揚稱道，並慶幸自己的國家，有此出色的軍隊，還怕什麼日本鬼子來發動侵略戰爭！當時人民均抱着極大的信心，來展望抗戰的前途，相信政府當局的話，確實不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軍民合作必能趕走敵人！因此在湘贛兩省會戰時，軍隊故然立有大功，但人民的力量和協助是不可抹煞的！如缺少了當地百姓的合作，軍隊絕無可能如此順利完成使命，抗戰時的中國人民，均已認清了國和家一樣的重要，因此出全力為國効勞，正不知有多少的人民，為此而死在日寇的刺刀下，在我們紀念陣亡將士時，決不可忘記這些為國家犧牲的無名字的偉大中國同胞！

張神仁

江南啼痕錄（四十七）

司徒奕恐個郎爲別人搶去，包圍更甚。而司徒奕對過去曾參加共黨組織，諱莫如深，致梁長城一無所知，乃與敵人相戀。不久，舉行婚禮，才子佳人，不知淺煞幾許青年男女。怎知刼後重逢，梁長城始知李小姐依然雲英未嫁，癡心一片，原來「我誤卿卿」，懺情有恨，縱鍊石頭千萬，莫補情天，眞是慰嬌無語，這段不了情，解決無方，三角形成，更多煩惱，而司徒奕見長城君的餘情未斷，月前花下，又有傳聞，不禁妬火中燒。這時，共軍業已渡江，司徒奕可能與地下份子，恢復聯絡，而長城君仍無所知。及共軍席捲華南，長城君已走避鄉間，聞司徒奕竟因妬生恨，向中共告發；這個廣東「戰犯」，老八豈肯放過，鷹犬追踪，包圍逮捕。長城君一死殉國，懸樑自盡。假使這種傳聞屬實，則長城君之死，又爲情絲所困矣。我當年的拍檔伙伴，有幾個哀感悽艷的故事，梁長城的情天死國，乃屬其中之一，可作小說題材，可寫電影劇本。哀我同袍，傷心亂世，我曾寫三首七絕，哭弔亡友：

其一

烽火情潮百刼身，
醋瀾妬火苦傷神；
從容赴死終含恨，
枕邊濫存是敵人！

其二

宵宵低咽小江潮，冷月誰吹尺八簫；
心字成灰人空待，招魂凄絕李家橋！

其三

海角傳來死國因，臨風酹酒哭故人，

十四、不懂官場的秘訣，四次錯過機會

李宗吾所寫的厚黑學，當然是憤世嫉俗之言，罵盡官場人物，諷刺政海羣像。但笑還你笑，冷嘲任你冷嘲，熱諷也由你熱諷，而「吹」、「拍」的秘訣，不知幾許政海紅員，仗此秘訣而扶搖直上，得心應手，儼然望重一時，紅到發紫。況厚、黑兩門道理，更是英雄人物逐鹿天下的秘寶；楚漢之爭，項羽以一世之雄，竟然失敗；劉邦僅以亭長起家，居然在「鬬智不鬬力」之中，逼項羽自刎烏江，統一寰宇。本來，項羽雖敗，如果渡江東歸，再召集子弟兵入伍，重張旗鼓，捲土重來，天下大勢尚未可知。奈項羽面皮不較其厚，內愧於心，回想當年八千子弟，追隨自己渡江西征，今八千子弟則散亡殆盡，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乃一死以謝天下，挨不過最後的五分鐘，便全盤失敗了。但劉邦對厚黑之道，造詣湛深，當鴻門之會，劉邦鑒於情勢危急，乃放厚面皮，與項羽急訂姻婭，以求援救。有一次，爲項王追之將及，車上有元公主及太子盈，殆車過重，乃棄子女於車下，然後絕塵而去，又有一次，劉太公爲項羽所俘，項羽在陣前設鼎鑊，要劉邦對話，威脅劉邦，如不退兵，即烹其父，劉邦卻要「分我一杯羹」，使項羽無所施其技。置兒女於不顧，對父親的危險而不恤，劉邦之忍，可謂狠極了。這是「黑」的功夫，已臻登峯造極。曹操煑酒論英雄，與劉備縱論天下人物，而其結語公然自稱：「天下英雄者，使君與操耳」！誠然，天下滔滔，羣雄崛起，但曹操與劉備均無尺土的根據地，也無一旅的勁卒；後來，居然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故曹操與劉備不愧爲天下間之英雄，但實爲厚黑學之大師耳。曹操得其「黑[illegible]朝，睨視漢帝，擅殺皇后，手辣心毒，對於政敵，一個不肯放過，掃平天下羣雄。倘使「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遑孫權、劉備也束手被擒了。故曹操對於「黑」的修爲，運用之妙，一時無兩。劉備的一生，都是放厚面皮，依呂布、依袁紹、依曹操、依劉表，不惜以「傍友」方式，以求生存。後來，向孫權借荊州以爲容身之所，等孫權派魯肅索還，劉備以痛哭來拖。（等於債主臨門，以一把眼淚去賴債的村婦方式），使忠厚長者的魯肅，一點沒有他的辦法。我生平旣缺乏「厚」、「黑」的修爲，也欠「吹」、「拍」的手段。不是不識厚黑之道，但因戇直成性，違心之事，不肯去做，原來的面皮，又不能加厚。更不願做傷天害理的事情，紅的不能變黑，薄的不能加厚，故而蹭蹬名場。幸而我恬然自適，稍懂點黃老之學，絕不怨天，也不尤人；但冷眼旁觀，行列中已知幾許腰纏十萬，或鳴騶擁簇，儼然宦海名流。我這條四方木，旣不能八方玲瓏，如水晶猴子；又不能老謀深算，挾策以干公卿；更不會握機造勢，因緣時會。以一片拙誠，以實幹而博人賞識。基於此種種原因，生平錯過四次機會，致浮沉一生，分述如下：

民國三十二年的黃花節，三民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陪都的馬家寺，我北上重慶，出席羣英大會。以開會期近，旅程亦遠，照當時的西南公路局的客擠情況，實在難以依期到達。眞個時來風送滕王閣，到了桂北，正在找車子容位苦無辦法的當兒，殺出一員程咬金來替我解圍，仗張超先生的靈符，能乘坐資源委員會的鎢砂車，一路無阻，風馳電掣，竟能於前一天到達，出我意料之外。這次，出席代表大會，屬於直屬大學分團的，共有十三個單位。但其他十二個單位的代表，對我均極好感；有關學校團務在分組審查，必是推胡庶華爲主席，我爲紀錄，可知我當時如何的受人注目。且閩、贛、桂、皖、滇、黔、粵等七省代表，和我均有聯誼，感情甚爲融洽。故我在會場中，是一個活躍的人物。（待續）

萬人意見

讀老查「在台見聞思」

嚴正請讀者解惑釋疑

查老板應邀訪問台灣榮歸後，在他所辦的報章，發表一篇長達數萬言的大作，拜讀之餘，得益良多，他的「所見所聞」，使我知道近來台灣在行政上、經濟上、軍事上、建設上，都是蒸蒸日上，他的「所思」，使我看來似是諸葛亮的後出師表，有所未解者凡九起，引起我亦有「所思」，可惜我連「半桶水」的資格還未夠，所以思來思去，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把它詳列於左，希望萬人雜誌的讀者、作者、編者，為我解惑釋疑，幸甚幸甚。

老查大作的第一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句話熟口熟面，似在什麼地方見過，噢！記起了，當每一國家和中共建交的時候，都要說過這句話，這篇文章，開宗明義，第一聲就喊出這句話，究竟有什麼用意？是代表「大明帝國」和中共建交，還是向無產階級打個招呼見個禮，暗示這篇文章，沒有忘記替他們說好話，此我之未解者一也。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早已載在波茨坦宣言內，舉世皆知，除了一小撮被外國收買的台獨份子外，從來沒有人說過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撮人早已消聲匿跡，何須再作是言。現在強鄰正在進行蠶食釣魚台，而有些中國人竟然視若無睹，粒聲不作，我以為這篇文章的第一句，假如是「釣魚台是中國的一部份。」則比較更實際，更能引起中國人的共鳴，不知查老板以為然否？

「『明報』在一切問題上都力求忠實而客觀，對於台灣的報導當然也當嚴格遵守這個標準，不過忠實容易，只要不是故意的歪曲，那就是忠實，客觀卻很難。」——明報既然能夠對一切問題都力求忠實而客觀，換句話說對美帝可以忠實而客觀，對蘇修可以忠實而客觀，對中共當然更能忠實而客觀，可是偏偏對台灣客觀卻很難。大家都曉得該報對中共捧托備至，所得的報酬卻是頒贈以「漢奸報」榮銜一個，台灣絕不因該報攻擊而大加報復，為什麼該報對台灣要「另眼相看」，此我之未解二也。

「在台灣，說捧場話的人已經夠多了，再多聽幾句也沒有什麼用處，如果把我當作一個朋友的話，『友直』總比『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要有價值一些。」——我希望查老板心口一致，知行合一，眞正做台灣的直友，我覺得對中共說捧場話的人更多，查老板仍然照捧如儀，不知他算不算得是中共的「便僻友，善柔友，便佞友」，此我之未解者三也。

「我個人的出身、教育、經歷、經濟地位，尤其是個人的思想信仰，決定了一切觀感和判斷的標準。」查老板的出身和教育，我不清楚。但他在港的經歷和經濟地位，人所共知，是個有產階級的資本家，享受着豪華的生活，因此我敢肯定他的思想信仰，一定是傾向資本主義為標準，假如他的思想信仰是偏向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話，他應該身體力行，把寫小說所得來的稿費，一分不留，獻給祖國，或施予貧民，辦報所得的盈餘，與報社職工和作者平均分享，一錢不剩，過着平凡而清苦的生活，現在查老板講是無產階級的一套，做是有產階級的一套，此我之所未解者四也。

「以往閱讀台北當局所發佈的官方文告，心裏總有一種『厚誇吹噓』的感覺，什麼『幾年內反攻大陸』、『共匪偽政權轉眼就要滅亡』之類，我當然並不相信，他們自己大概也不相信，說一些明知自己不信，別人也不信的空話，實在沒有意義。」——這段話說得十分有道理，我極之欣賞，不過北平當局所發的官方文告，什

麼「一日等於二十年」、「畝產十萬斤」、「毛澤東橫渡長江的速率」，我當然不相信，查老板大概也不相信吧，不知他心裏有沒有一種「厚誇吹噓」的感覺，抑或算得是他隨後所說那句：「一個勝利者不斷吹牛，……西方人會覺得他有自誇的權力。」中共可以亂吹，台灣卻吹不得，難道這「是明報大多數讀者的態度來看問題？」此我之未解者五也。

「在香港時曾聽人說，台灣這些風塵女子有些是退伍軍人的女兒，因爲她們的父親退伍後生活困難，不得不出來做這生涯，是不是實，我不知道，想來其中總有一些的。」（見該文第九節）

「台灣省議員、縣、市長等等選舉聽說近年來辦得相當公正。有些地方國民黨的候選人落選而無黨派的候選人獲勝。具體的情況我不知道，但要說絕對公正，國民黨完全沒有運用當權派的地位而加以操縱，我也不大相信。」（見該文第十四節）

這兩件事都是他的「所聞」，聽見人家說台灣好，他就「不大相信」，聽見人家說台灣壞，他就「想來其中總有些」，甚至他知道「負責退伍軍人福利事業的榮工處賺很多錢，退伍軍人所辦的欣欣殯廳之類機構和大理石廠賺錢，梨山漫山種遍了梨樹，也都是退伍軍人的產業。」（見該文第二十四節）此我之未解者六也。

「石門水庫，那是相當巨大的工程，……但我曾見過大陸上更大的水庫。」又「金門大概是全世界最清潔的地方之一。（據我所見，廣東的佛山大概也是全世界最清潔的地方之一

論，想人知道台灣好中共更好。可是當他講及「台灣新聞與言論自由，是相當有限度，……立法與人身自由，恐怕也有待重大改進……工人沒有罷工的權利，遊行示威是非法的，出境旅行相當不容易，警察和法庭有頗大權力來侵入民居和捕人……」壞的一方面，卻沒有拉出中共來比一比，不想人知道台灣壞中共更壞，此我之未解者七也。

「大陸的窮人雖然所享受的自由並不多，但他們本來就沒有多大自由，雖然生活火準並不怎麼高，但他們以前是處於餓死的邊緣。」——這是歪曲事實的講法，查老板應該這樣說：「大陸的窮人本來享受自由不多，但他們現在就全沒有自由。」隨便舉個例說，以前大陸的窮人認爲在本鄉難找生活，他可以穿山過嶺走到適合他過活的地方居留，試問現在大陸的人有這種自由嗎？台灣的窮人眞的本來就沒有多大自由，因爲他們在日本軍閥刺刀下偷生將達百年之久，現在他們所享受的自由和大陸人民相比，大有天淵之別，查老板仍覺不滿意，反而認爲大陸的人民因爲「本來」沒有多大自由，今後子子孫孫，世世代代，中共不給予彼等自由是合情合理，天公地道，此我之未解者八也。

至於他們以前是處於餓死的邊緣，這個「以前」指一九六一年的大飢荒是最貼切不過，七億人除了中共頭頭和幹部之外，人人都要吃雙蒸飯、蕉渣糕、小球藻、西施粉，充飢吊命，受害人數之多可說是打破中國飢荒史的紀錄，刼後餘生的人，現在他們只不過距離餓死的邊緣稍爲幾尺而已，每月仍有爲數不少的人，郵寄生油、片糖、維他命丸，救濟那些查老板所謂「生活水準並不怎麼高的人」。

查老板指出田單復齊的因素，包括「痛改前非、卹下撫民、努力生產、同甘共苦、激勵士氣、上下齊心」，此外還加上「對方在政畧上與戰畧上犯上重大的錯誤」，從這篇大作裏，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當局逐漸清除惡習，着手勵精圖治，發奮圖強，經濟突飛猛進，土改極爲成功，金門前綫，軍民打成一片，看來復齊的因素已頗具足，再加上中共歷年來倒行逆施，發動一連串殘民暴政，像大放大鳴、反右、大躍進、全民煉鋼、四清運動、及文化大革命等，把七億人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如查老板所謂「政令戾虐，百姓怨懟」，看來「田單復齊」，快會歷史重演，多謝查老板說漏了嘴。

「希望大陸和台灣將來終於能夠和平統一，組成一個獨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企業自由、人民權利獲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大家都曉得（連查老板在內）中共的所作所爲，非但沒有一點跟查老板所希望得到的政府相像，簡直是背道而馳，查老板不能否認台灣政府是允許人民享有上述的自由，只不過他認爲仍未能達到最高水準而已，查老板終日吹拍捧托，歌頌讚賞和他理想相違的中共，而不斷吹毛求疵，挑剔謾罵和他理想相同的台灣，此我之未解者九也。

斥滲入天天日報的小毛蟲

嚴正

本港天天日報已經質態俱變，變到隨港共頭頭執行統戰任務對宣傳方面適合其需要。凡是有利於毛共的事，它便儘可能大登特登，有時標題做得比報頭字還要大兩倍；對毛共不利的，則隻字不提，或是僅畧爲點綴。反之，有關中華民國的新聞，儘管舉世重視和海內外全民擁護的大事，該好像中華民國政府有百非而無一是，一味胡說八道，總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爲能事。現在該報似乎已更進一步奉行港共的命令，由一個名叫王恩的小角色赤膊上陣，實行向本報挑戰，指本報「大陸內幕」版某篇報導「虛構」。這是本港所有左報不敢隨便擔當的任務（因以往曾多次遭本報反敢言勇），而該報卻輕易嘗試，可見其愚蠢之程度。

跡象已經很明顯，這家迄仍奉行中華民國年號的自由報章，主持人是本港青年名流韋基舜先生，從任何方面說，他不會幻想毛共給予什麼好處；總編輯湯仲光先生，係廣東新聞界名將，老成持重，極受同業尊敬，這

至該報其他工作人員，亦多屬崇尚自由之士，不可能受毛共誘惑。那麼，天天日報之所以變態變質，乃係由於被共黨分子滲透所致，而港共在該報的代理人就是王恩。

現在王恩既然敢於「攻堅」，指本報「大陸內幕」版「虛構」，我們願簡單答覆幾句：

「大陸內幕」版永遠是金字招牌，不僅極受港九讀者的歡迎，並且在國際上也有我們應得的地位。這些年來，多少外國朋友（包括新聞界同業、政治家與外交界人士），常稱讚我們的大陸消息靈通、正確；中南美洲若干國家的華僑報紙，多出版專刊，揭發毛共罪行，均註明「取材自香港時報」。天天日報指我們「虛構」，算是我們遭受自由報刊誣衊的首次。於情，雖不宜有激烈的反應，但爲了講究道理，讓其增加點見識也是好的。寄語小毛蟲，頭腦淸醒點吧！毛共並沒有什麼絕對的機密可言，毛澤東的「絕密文件」，不是經常很快就傳到台北嗎？中華民國政府如果不是對敵情瞭若指掌，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香港還有像今天這樣自由而繁榮的日子好過嗎？

上面說到滲透天天日報的毛蟲是王恩，除了促使該報變態變質的事實以外，衡諸常情，亦屬信而有徵。查王恩係一九六二年逃出大陸的華僑，據說在大陸某大學畢業後，曾充任共幹多年（有說任「法官」）。如果他是吃夠苦頭，憎恨共黨的殘暴統治而逃亡，當其享受自由生活後，應該永不忘記靈魂深處的創傷，絕不致於僅隔十年多便做了港共的統戰工具。觀其抵港後生活便過得蠻寫意，且很快便進入天天日報工作，詎能不懷疑他是受中共派來香港的特務？只是港共持這粒棋子放在天天日報，而韋基舜先生亦一直予以優容，則有點出人意外罷了。

無論怎樣說，王恩此時顯露其眞面目，如果他的思想沒有好轉的話，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且別說毛共對內部大小「同志」一體照整的悲劇，即以當年香港五月暴動事例而言，多少左仔拚命搗蛋，事後有誰嘗到了甜頭？且有不少人還是在監牢裏度過了多年。幹特務最怕暴露身份，不管王恩是否正牌共特，不可能永遠博得港共的歡心乃可斷言，到那麼一天，被棄之如敝履，或者被調回籠，也即是等於一生完蛋了，上帝也未必能救其脫離苦海！

再說，中華民國政府對待起海外僑胞，也一直以光復大陸拯救苦難同胞爲基本國策，正是四海歸心，全民擁戴，難道王恩就不願見到政府奮發圖強掃除妖氛嗎？即使這是思想的歧異，對自由祖國情形不大瞭解；但一項鐵的事實總應該感化愚頑，那便是中華民國政府屹立於台灣，伸出鐵拳不容中共妄動，豈止保障了國家的安全，也維護了東南亞的和平，特別是香港，如果不是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堅忍不拔自強不息，這個蕞爾海隅還堪想像嗎？王恩在香港已享受十年多的自由生活了，會否想到，絕大部份因素是叨中華民國之惠？基於道德，應該王恩不是「忘恩」才對吧？

（原載一九七三年七月廿九日香港時報）

不靠煮字療飢 何必食回頭草

讀者致魏平澳公開信

魏平澳先生：

你好，昨閱天天日報，見到老兄專欄的預告消息，本是愛讀先生專欄的讀者一大喜訊，老兄專欄在天天日報有頗長時日，由於文字流暢持論中肯，寫作技巧也有一手，所以老兄給我的印象頗爲深刻。可惜天天日報最近在小毛虫的滲透下，政治立場變歪，變得左左地。受盡共黨凌辱的中國同胞，對替共黨說好話的報刊都有莫名憎惡，本人亦因該報立場改變而近來很少閱讀。老兄何其失策還替其寫專欄。七月廿八日老兄的專欄：題爲：如此影迷、拳頭與槍桿。寫得甚好所見甚是，可見老兄觀察力很強。如老兄的專欄能在星島晚報登出，必能擁有更多的讀者。再說老兄在天天日報有過不甚愉快的往事，記得你與昆某人鬪筆戰時，本來誰是誰非，讀者眼睛雪亮，自然心中有數。但有一點必須淸楚指出，就是編者必須立場公正，不作左右袒，但這次編者卻有左袒昆某之嫌。使我們旁觀者很替老兄不平。我說編者的立場不公是有事實根據，並非無的放矢。當筆戰正酣時編者以改版爲理由，將你論敵的文章置於高高在上，相反把你的專欄放在不着眼處，在編排上眾人皆直，而老兄獨橫，這是否編者暗罵你「橫蠻無理」？則祇有他自知，但對你則爲故意「整蠱」應是路人皆見了，及後老兄拂袖而去，我想大丈夫當如是也。不料如今老兄在該報再設檔口，有吃回頭草之嫌，此舉是否值得，請老兄三思之。我再說一遍，老兄文章寫得很不錯，在文學寫作上你是性格演員，戰鬪力強，有大將風度。你的文章應該是搶手貨，而且老兄又不是煮字療飢，專爲稻粱謀的文匠，何必急急！所謂東門不開南門開，此處不用爺自有要爺處，反正天生你才必有用，何必給人揮之則去呼之則來的惡劣印象。弟因有愛於老兄，故敢冒昧陳辭，請勿以我斯爲河漢則幸甚。

弟慶均上

萬人協會 舉辦本年慶祝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啓事

本會籌辦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凡由一九七一年起加入本會的會員，均可報名參加，同時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

我們均受共黨迫害，流亡海外二十餘載，終日為工作勞碌，藉此機會，可去台灣寶島享受一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自由空氣，政府會替你安排各種節日，歡迎海外僑胞回到自由祖國懷抱，共祝國慶，復可遊覽及實地觀看此反共基地的軍事設備及演習、文化教育、社會建設等等，而且還可會晤久別的同鄉故舊暢敍離別之情。能令你由額慶的心情，轉變為熾熱振奮堅強的反共意志，決不可放棄了一年一度的良好暢遊寶島機會。如欲參加者，請早來本會會所辦理登記手續。

一、報名日期：從即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二、出發日期：十月八日，全部旅程約十二天。
三、費用（包辦一切手續，及來回機票食宿等）約港幣一千一百元。（非會員則約一千一百五十元）。
四、報名時先繳二百元，餘數在九月十日全部繳清。
五、若費用有所剩餘，全部撥作萬人協會基金。
六、報名時携帶身份證副本二張，最近照片（光面）二寸大十二張。

萬人協會啓 七月一日

會址：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三・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協會舉辦遊船河 同時舉行學術座談會 歡迎會員讀者携眷參加

為了在會員間加強聯繫，使會員與萬人雜誌讀者打成一片，更進一步交換意見；為了欣賞大自然的美景，藉此在旅遊中獲致思想的共同一致，本協會康樂部與學術部，決定聯合舉辦遊船河，並在遊河過程中，舉行學術座談會，講題：「論認同、回歸及青先生主持）。

由於船位有限，為免向隅，希有意參加者，即速前往本會售票處定座為荷。

時間：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至五時半。

目的地：離島長洲等處。時半集合，鐵定九時開船，（回程於下午四時半啓航）。

費用：每位港幣十六元（包括一頓中午飯等）。

售票處：㈠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萬人協會（萬人雜誌）。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八號B俊人書店。

萬人協會康樂部 學術部仝啓
（八月四日）

「人命幣」

葉左

人民幣究竟是什麼東西？全世界，我們海外同胞稱它「人命幣」，香港人更視它作「垃圾紙」。雖是這樣，然在中國大陸的勞動人民的袋內，很難找到一張「十蚊紙」。你如果匯款返鄉，港幣與它對比，毛共會來個不分皂白、不講道理，硬性地壓低你的港幣。你滙一百元回去，家鄉人祗得三十七元「人命幣」。這，實在比強盜為甚，稱得上惡魔有餘。那就是毛共所謂為人民服務藉口的壓搾、強奪外滙的手段而已。

一讀者與傅作義私談 傅從未對蔣總統不敬

編輯先生：

關於傅作義的發言，本人有兩點意見：

㈠中共慣於利用非共產黨人替中共宣傳，尤其過去國府大員。須知凡在大陸的人皆如囚犯，可以想怎利用就怎利用，囚犯根本無反對餘地。本人以為過去的眞傅作義已經死了，現在的傅作義只是中共利用他的招牌，不可當做眞傅作義的眞心話。否則，等於我們反共同胞便上了中共的欺騙，替中共作反宣傳了！

㈡傅作義過去對中央是否有過怨言？據本人所知是有的，不過不是對蔣總統，而是對委員長的屬下不夠認眞，不明大體。據

降後，他早就準備如何接收華北，當時他向中央請求派十架大型飛機；俾運得力幹部到華北各地區接收。不料，傅等了一個月後，中央始派兩架小型飛機（也許是一架？）開抵晉北傅的防區，因此傅原來的接收大計劃遂全不能實現，因一月後中共早搶着接收部署完成了。傅說，假使中央能依他的請求行事，中共便不會在華北坐大，更不會佔東北。一般人也皆說，假使陳誠不反對接收具有現代化裝備的二十萬「僞軍」，東北可能不會失掉，以致讓中共去利用「僞軍」，南下入關。本人與傅私談，傅從未對蔣先生有何不敬之處，這是事實。

一讀者啓七月十九日

潮州怒漢呼籲 正義學人站出來 批臭「左右左」謬論

編輯先生：

中華民族，今天在毛澤東、周恩來這個罪惡集團的魔掌下，同胞陷於水深火熱，千萬青少年失去接受我國優秀文化傳統教育，終日在荒山野嶺爲其奴役賣命，還美其名曰：「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祖國」。

香港有個「左右左」，他顚倒黑白，混淆是非，怕惡欺善，幸災樂禍……。

他去了十天台灣之後，回來在其「地盤」發表了所謂「見、聞、思」的臭文，這個華裔新加坡籍的「文化學人」，其醜惡、僞善、狠毒，實實在在當今這個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了！

這個「左右左」在他的「地盤」連載了多天大概還嫌不較深入民間，最近還印成單行本；是要流芳百世乎？還是想遺臭萬年？此人實在蠢得可憐！

共產黨所以不殺掉這個「鍋裏反」的人物，就是看透了這個人的「人格」，才留下來在海外當個活寶貝。他也感不殺之恩，這些年來才在香港整天胡說八道。上帝留下這個人在人間，實在是太對不起七億多苦難的中國人民了！

我身爲販夫走卒，對於反叛民族的罪惡行爲，無能爲力提筆批駁。在這裏我求求具有民族義氣的文化鬬士、歷史學家，站出來，寫一長篇有關這個人以往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矛盾百出的所謂「中立」、「客觀」的「偉論」，作有系統性的批駁，則中華民族大幸了！

多謝曾憲光先生爲我署下「潮州怒漢」的這個名字，雖不十分光彩，亦領受了。

潮州怒漢上

奇文轉譯之一

（大辯詞）

鄭秀堂

在一個所謂大社長、大主筆、大作家、還自稱大記者的一篇大作中，開首大概就有這樣的大說明：「二十多年來，俺幾乎走遍世界各個地方，就是台灣沒有去過」。

原來這大奴才通過了一段大時間才想好了這一大段頗爲饒舌的大辯詞。且聽他向他底主子補充辯白說：

「大人呵！且看奴才二十多年來對你的忠心達到如何程度，眞可說到了沸點了」。

「不！」主子斬釘截鐵地說。

「還不？」「唉！手足親情也不屑一顧了，別人能做得到嗎？」大奴才感慨萬千幷很不得已地再辯：「這次不過是台北當局盛意拳拳地邀請我去的，假如不答應前去，似乎太過卻情，同時，錯過了出風頭的機會也未免可惜，最重要的還是誠恐給人們看出了我拖着一條狐狸尾巴，眞眞正正替你做奴僕驅使的樣兒，這就壞了大事了」。

「你兄弟幾人一向在台灣做官作吏，怎能叫朕放心，而且，你懂得『大義滅親』這句成語的眞正涵義了嗎？」主子咆哮喝道。

「或多或少也懂得一些兒，奴才最不談國事，祇敍家常便了」，大奴才誠惶誠恐囁嚅地答。

「好吧，本老爺那就破例來一次騎驢看書——走着瞧」。

大奴才如釋重負地偷偷抹去了額上的冷汗，於是振振有詞地繼續辯白：「已夠瞧啦！主上不見奴才在『所思』裏做了手腳，藉此大做文章了麼？」

大主子面露奸狡而虛僞的笑容，幷猛搭其酸羌膏。

…………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 支票 /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萬人協會」簡訊（四十八）

、定期在會所輪流召開的區域（會員）性座談會，在副會長會憲光及會務主任張仲仁秘書處鄭秀堂等人親自主持下，取得了令人滿意和鼓舞的成績。為了進一步加強每一區會員間的聯繫，最近以來，各區會員在執委領導下，紛紛作了不同形式的聚會。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本會旺角區暨深水埗九龍城區會員們在陳科、吳少雄、譚昇等執委籌劃下，假座九龍亞皆老街龍樓酒家二樓舉行聚餐聯歡，許多熱心會員如丘陵先生原本係街坊福利會委員，當晚該會舉行頒獎大會，也撥冗前來參加，實行趕兩場，張啟發原是十四座小巴晚班司機，臨時請替工頂替前來參加，熱情可嘉之至，席間氣氛甚為融洽，會員們還屬初認識者佔大半數，俱表示通過這次聚餐聯歡認識後，便可經常保持聯繫，同時旺角區會員們還建議會員通訊錄應多設會員的職業一欄，以便生活、工作、工商業務方面都可以相互照顧，「肥水不流別人田」這個意見很好，本會馬上接納採用了。聚餐聯歡席上，會務主任張仲仁秘書處鄭秀堂執委都撥冗前來參加，張主任席前還對各會員講了話，他說：「我仍是老一套對大家所要講的就是請大家向協會多提寶貴的改進意見，冀能集思廣益，這樣，執委會有了許許多多的改進意見，協會的會務勢必大有進展」。鄭秀堂說：「編委會已將第三期會刊出版了，第四期會刊剛在編稿中，希會員們踴躍投稿，辦好自己會內刊物」。席間還到了許多新會員，他們不下於舊會員們的熱心，齊煊藩會員捐出三十元給第四期作出版費用，徐潤添會員除了將今年全年會費交清外，還交到一九七四年八月，據他說：「會員繳交會費是應盡的義務，乘着這一次聚餐聯歡的便利，托張仲仁主任代交，了卻一重心事」云云。一向熱心的會員丘陵先生表示自己是個忠堅份子，一向熱愛中華民國，也熱愛協會，除了再交幾個月會費外，還捐出五十元給協會用充經費，本會對熱心的會員們極表無限謝忱。

執委袁暘照及後補執委梁莊也參加了這次聯歡，並向各人說明：下星期日（即八月五日）下午五時本會油蔴地區及尖沙咀區土瓜灣區等各區會員們將假座執委袁暘照診所召開該三區會員聯席會議，是晚假座瓊華酒家舉行聚會聯歡，並希望大家能列席參加云，席間許多會員甚表樂意，並希望旺角、深水埗、九龍城各區會員每個月都能舉行一次聚餐聯歡，以便聯繫暢談歡聚。散席後大家還娓娓歡談，樂暢之情可見一斑，丘陵先生表示更有好的聚餐地點，既幽雅又清靜，事關亦是我們個中人所經營，照顧也方便，今後各區舉行聚餐聯歡，找丘陵先生聯繫便可。

執委袁暘照醫師，秉着一貫支持協會工作的熱誠，於七月二十九日參加區域會員座談會時，又捐經費一百元，還有以漏刊出三月十四日會員鄭振南捐經費二十元，五月十六日會員梁國捐經費十元，特此致謝。

星期日假期，特安排邀請本會熱心會員，棄左、執委楊聖林每星期日來會所義務輪流值班，務使各會員與會方有緊密的聯繫，從八月第一個星期日起（即五日）起，時間上午十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由棄左負責接待，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由執委楊聖林當值。歡迎各會員乘假日之便駕臨會所暢敘，有關會務各情，均可提出詢問，甚至順便交會費也可交輪班負責人代收，我們會在三天內將收據寄給你，如未收到收據，可來電話查問，決不有誤。

秘書處供稿

（七月卅一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奉酬吳詒長應麟先生元旦試筆

旅印棉蘭市 張月樓

久矣停吟詠，叨承賜教來，情濃頒雅調，
盛讚味環回，筆落看飛舞，文成眼界開，
神清知進退，氣壯豈徘徊，義理尤堪式，
倫常未許摧，忠貞何怕死，勁節不心灰，
施騙工魍魎，行仁免禍災，華詞言達意，
逸興賦相催，界濁多煩惱，人良合作陪，
交朋應愼審，結交當循陔，善算稱商賈，
高歌仿曲臺，揮鋤平北嶠，刈草振東萊，
越法須留步，揚賢本定該，治家宜樸實，
啓育益栽培，學藝術維巧，求謀路自裁，
愚庸存妒忌，智者避嫌猜，素慕敏聰格，
遙欽偉大才，聯羣除暴政，立志抗風雷，
富貴如雲夢，安危忽計哉，新年題秀句，
祝福醉金杯。

月樓先生，和吳先生詩，是爲佳作，海外華僑，多屬忠貞愛國之士，身居異域，心念邦家，張先生原籍大埔，是爲客家，客家人從事軍政居多，文化思想，與吾人頗相接近，「聯羣除暴政，立志抗風雷」，救國精神，至堪欽佩，壇主云。

懷鎭海樓

高龢賜

五羊城外五層樓，越秀風光駐昔遊；
傑閣凌虛雄百粵，名聯遺韻響千秋！
何時攬轡思英主，當日憑欄憶故侯；
廿載白雲空北望，珠江依舊夢中流！

註：鎭海樓在廣州城北，爲明洪武十三年朱亮祖所建。懸有名聯二：一爲清李棣華撰「萬千刼危樓尙存，問誰摘斗摩星，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憑欄看劍，淚洒英雄」，一爲民國胡展堂作「五嶺北來，珠海最宜明月夜；層樓晚眺，白雲猶是漢時秋」。

過宋王台公園

高龢賜

鑿岩爲碣自何來？「三字原題舊日台。
失璽地埋亡宋恨，扯旗山畔避秦哀！
千年王氣隨雲散，幾度蠻花繞石開？
南渡更無南去路，遺民涕淚早成灰！

龢賜先生，宋王台最佳之句：「千年王氣隨雲散，幾度蠻花繞石開」。感今吊古，無限情懷，鄙人初到香港，遊宋王台，原爲小型石山，以後機場擴建，平山而建公園，保留石刻，「宋王台」三字，「台」字書寫不明，又似「堂」字，幾難辨認，余有遊宋王台詩，存於筆記，因高先生詩，而有回憶。

遊宋王台

董力行

臨安撤守勢如摧，寡婦孤兒海上來，
天地有情延漢祚，君臣無計闢蒿萊，
崖門雨洒將軍淚，燕市歌傳相國哀！
我亦千秋傷往事，九龍憑吊宋王台。

該詩平凡，較諸高先生，則不如遠甚，壇主。

風雨夜吟

王棠華

(一)

亮燈牖下與吟哦，國粹心痴夜揣摩，
謝眺才高驚宇宙，陸機詞壯逼江河，
興邦我欲倡詩教，偸渡人因逭刼魔，
風雨縱橫何日霽，捲簾望斷一悲歌。

(二)

瀟瀟風雨怯兼句，褒足何堪擾我身，
陋室聯吟悲雨夜，短檠得句喜清新，
郢中春雪歌難和，赤縣文章世共珍，
値此宵深昏八表，獨留佔畢透雲津。

棠華先生詩，造句極佳，對仗亦好，「興邦我欲倡詩教」，與吾人志同道合，能倡詩教，必可興邦，當年五四運動，一羣白話文人，標新立異，提倡邪說，將中國國粹唐詩，起名曰「舊詩」，他們自己發明長短句，似詞而無韻，似詩而無格律，俚俗不通，臭長脚布，起名曰「新詩」，宣稱要打倒唐詩，而以新詩代替，是否能以代替，或好過唐詩，五十年來，眞相大白矣。

詩文之道，是用文字表達情感，發抒性靈，各朝政府，以詩文取士，國家掄才大典，用詩文考試狀元，付以國家重任。由其作品，而知其人才能。詩學何等重要，民國糊塗，將考試廢除，又不尙詩文。以黨籍代替功名，以博士代替狀元，政府做官，因之不必學問，所以官愈大糊塗愈深，位愈高而愈低能，板蕩播遷，病因在此。

共黨文化部長，新詩人郭某，亦「五四」時代之新人物，詠蘇俄太空小狗云：「我的太空小狗啊！你一飛就飛到天空」。史大林生日，郭某新詩云：「我的鋼，永恒的太陽，斯太林我的爺爺啊」！村婦俚俗之言，名曰「新詩」，膽大臉厚，不知醜爲何物，全國共幹，讀郭此詩，譽爲李杜復生，放翁再世，左派報紙，且大力宣揚，余讀之大笑不已，指示友人，友人搖頭嘆息曰：「妖孽降世，侮辱詩人」。壇主。

長城懷古

袁暘照

山海關前血已乾，荒郊遺骨證忠肝，
長城自古綏邊策，故國於今遍地寒，
萬里燎原三徑赤，孤臣抱恨一心丹，
家鄉刼後無餘物，只有誅毛力未殫。

前題

前人

夢迴曾過漢關前，依舊頹垣鎖暮烟，
枯骨委郊盈朔漠，生民避暴久顚連，
可憐萬頃磽荒地，未見多年白日天，
幾許哀郎姜女淚，自由飲泣亦無緣。

長城懷古

梁莊

(一)

幾許屍塡萬里城，徒將天險卻胡兵，
那知戍卒來閭左，不是匈奴入陝京，
空有崤函幄蜀隴，豈無劉項起蠻荊，
秦關畢竟傾三世，繫劍迎降嘆子嬰。

(二)

仁義不施攻守異，亡秦豈止是番人，
長城天險驚胡虜，山海名關罵暴君，
朔漠風雲依舊惡，阿房宮殿已遭焚，
魔王妄欲登仙界，遺禍東夷擾萬民。


為什麼世界偉人
都愛讀偵探小說？
血刀
血染金鋼鑽
火車謀殺案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三元五角
中日間諜戰
資料豐富，內幕驚人。
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

華人週刊 雜誌

(總第三〇三期 新6)

「拉過一點是門，推過一點又是門啦！」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〇三(新6)期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〇三(新6)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八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反對用葛柏事件作題外文章

我們堅決反對香港政府各部門官員的貪污，同時更反對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抓住一兩個貪污警官爲口實作題外文章。

葛柏和韓德兩個警司，前者已溜返倫敦，後者根據防止賄賂法例已被檢控。香港政府對他們的行爲並沒有置之不理，而是一直在進行調查並逐步採取應有的措施，百里渠先生對葛柏調查書的發表，並設法引渡回港偵訊，對韓德已將其護照扣留等等，都是證明。作爲一個安份的香港居民，對於高級警官的貪污行爲，不僅應該反對，而且應該堅決反對；但卻應該靜候或者合理地督促港府有關當局處理，可絕不應該一竹篙打死一船人，因爲香港政府官員，特別是香港警察，行爲不佳者只是少數人，而絕對多數廉潔奉公足以信賴的。安份守己的香港居民應該相信這個事實，絕不能無理起哄，與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沆瀣一氣，推波助瀾，那就將更使某些人「意氣風發」，於「鬬倒港英」不逞後再妄圖「鬬臭警察」，好讓他們爲所欲爲。

尤其是輿論界，應站在香港絕對多數居民的一邊，千萬不可「貪得意」，以小害大。要知道，香港警察是安定香港社會秩序的主要力量，不用說「鬬臭」他們，就是使他們士氣低沉，失去爲居民服務的光榮感，那除了一小撮別有用心者外，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一些居心叵測者的可恥行爲

葛柏事件發生後，本港左派報紙就咬牙切齒地罵他於一九六七年在港島希爾頓酒店附近製造「血案」。韓德在一九六七年暴動期間，曾任職於新界總部，在壓制荃灣騷動事件中屢建奇功。就當時情況而言，葛韓兩氏的措施，一是奉命，二是符合香港絕對多數居民的願望，一點都沒有錯。當然那是他們的職責，因爲他們是警官。要知道他們並不是聖人，受金錢的誘惑也是人之常情。犯了法有關當局也要懲治他們，並且正在這樣做。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卻爲了報一九六七年一箭之仇，正在以葛柏爲題目，大作其令人齒冷的文章。有「青年先鋒」和「70年代雙週刊」居然張貼「懸賞」，據說要「緝拿在逃貪污積犯」葛柏。還有什麼「香港學生聯會」在大會堂召開一個以葛柏事件爲主題的辯論大會，復推動一項簽名運動，發動市民簽名，請求引渡葛柏，表面上看並沒有錯，然骨子裏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明眼人一看就知，爲什麼他們對於葛柏事件這樣「意氣風發，鬬志昂揚」，顯見他們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奉勸香港居民，不要意氣用事，而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這些人之中可能有受矇蔽者，但其後台，可以肯定是居心叵測，所以，才有這種無聊行爲。

輿論公正才是輿論

香港警察人數眾多，葛柏等一兩個人行爲惡劣，不能說香港警察都不好。

某些人企圖利用葛柏事件作爲突破口，打擊香港警察的士氣，其用心眞是夠惡毒了。要知道這不是輿論，只是奉命行事的政治工具。香港多數報紙，還都能公正的報導這方面的消息，這是對的，因爲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過，有家電視台卻在有意無意之間替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作了幫兇。對廣告大主顧固然要聽話，不然要少賺錢，然電視節目是給香港居民看的，而不是專迎合大廣告主顧的卑鄙意圖。公道自在人心，凡事要講情講理，以香港政府爲對象極盡其怒罵諷刺的能事，那豈止是低級，顯見是在自我出賣。香港多數居民絕不會說你們嫉惡如仇，而是在爲虎作倀。

我們無意爲官方的污點作辯護，但站在香港數百萬居民的立場上，我們要重申：我們反對貪污，主張嚴辦污劣分子；同時更反對某些「搞手」大作其不可告人的鬼勾當。



國際關係完全講實力
台灣經濟成就已打破「孤立」

日本對華的新政策是：「在政治上承認一個中國，在經濟上尊重兩個中國。」日本與中共建交後，對台關係比前更密切，生意做得更多，因此西方國家——甚至美國，也正在努力模做日本這種型式來重新擬訂他們的對華政策。台灣在經濟上的成就，已把中共企圖將之「孤立」的計劃粉碎了。

新聞以外

交了新朋友不忘舊朋友

近來各種各樣的美國民間代表團在深圳橋上出出入入。其中有一個名為「美國學術界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大陸。

但出乎一般人意料，也出乎這個代表團人員的意料，中共故意冷落了他們，周恩來在此期內接見過幾批「美國朋友」，卻拒絕接見這個代表團。

據負責接待的一名中共幹部向艾克斯汀及其代表團人員說，周恩來認為當「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歧見尚未解決之前，進行經常性的文化交流是不可能的。

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周恩來之拒不接見這個重要的代表團，是有計劃的。中共念念不忘在台灣問題上向美國施壓力；中共也深知美國朝野渴望建立「正常關係」之心，因此周恩來對一些無足輕重的美國代表團頻頻表示「中國人民的友誼」，而對於和官方有密切關係的重要代表團則絕不放過施壓力的機會。

該代表團的一位學者向記者表示：他對在北平所受的冷落頗為遺憾，而更遺憾的則是中共對美國政策之誤解。尼克遜總統早就說過，美國希望與中共做朋友，多一個朋友總好過多一個敵人，但美國決不會為了結交一個新朋友而放棄一個舊朋友。中共圖使美國背棄台灣作為與中共結交的先決條件，則在美國政府看來，是根本違反尼克遜政策原則。

美國參議院中佔多數派的民主黨領袖斯曼菲爾參議員提出三項主張：

㈠撤退駐台美軍，說是越戰既已結束，擔任支援越戰的駐台美軍，就沒有繼續留駐台灣的必要。

㈡取消與中華民國所簽訂的協防台灣澎湖的協議，根據這一項協議，美國在台灣設有協防司令部，假如取消這協議的話，協防司令部就要撤銷。

㈢給予中共以最優惠貿易國家的待遇。

假如尼克遜接納這三項建議的話，當然會引起極大震動；但可斷定尼克遜一定不會接納；至少不會全部接納。

這三項建議中，最可能惹起嚴重後果的是第二項。

第一項，撤退美軍，當然有若干影響，但還並不太嚴重，只要協防協議一天存在，即使沒有美軍留駐，但台澎遭到攻擊話，美國還是要動手助戰。

第三項，給予中共以最優惠貿易國家待遇的建議，也不打緊，頂多是國共雙方站在平等地位競逐美國市場。

第二項，取消協防協議，不僅影響台灣人心，恐怕整個東南亞都會感到震動。

次的對抗中。

絕不以武力來「解決」

今天美國與中共更好的基本了解之一是：中共絕對不以武力來解決。

假如中共把美國的撤消「協防協議」解釋為美國不再介意於中共以武力來「解放」台灣，而竟然用武的話，會如何呢？美國眞會坐視麼？可以說，一定會干預。

正如一九四九年的美國國務卿艾契遜說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主要防線為日本、沖繩到菲律賓，而把南韓與台灣劃出界外，結果，北韓進攻南韓，杜魯門就匆匆出兵援救，還要派第七艦隊攔截台灣海峽，以隔斷中共渡海進攻的路線。就是艾契遜的一篇演詞，惹起一場韓戰。

曼斯菲爾的建議如獲得接納，會怎樣呢？

美國的政客們喜歡隨便發言，沒顧慮到後果。尼克遜老謀深算得多，一定不會同意的——大抵，第一項，會撤退一部份美軍，第三項，會給中共以最優惠貿易國家的待遇。

一個時代悄悄結束

「華盛頓星報」駐遠東記者亨利・布萊特蕭訪問台灣後寫了一個長篇報導，題為「一個時代悄悄結束，蔣氏之子接掌大權」。

這篇文章前半段談述蔣總統數十年來的一貫作

沉現已成爲一項「嚴防洩漏的機密」。自去年七月以來，蔣氏未曾露面，今年四月南越總統阮文紹訪問台北時也無緣一見。蔣氏的自信心極強，且有超人的才幹，也因此使他不喜歡聽「逆耳之言」，更不容許下屬與他爭辯。布萊特蕭認爲這是蔣氏失去大陸的原因之一。

到了台灣之後，曾在美國壓力下進行過一些改革，但在政府內仍有相當程度的官僚主義與貪污現象。

CCK

接着，布萊特蕭談到在台北外國人圈子中被稱爲CCK的蔣經國，他曾經擔任許多重要官職，包括國防部長及秘密警察的實際控制者，一年餘前出任行政院長，這個職位一向是負很大責任，但無多大權力，而蔣經國則使這個職位成爲權力與責任的綜合體。

三十年前在南京時代追隨於蔣氏左右的重臣，有些已歸道山，有些已告退休或半退休。蔣經國現在所重用的都是一些較爲年輕和受過更好的現代教育的人，他們皆學有專長，蔣經國的用人原則是「唯才是用」，而並不斤斤計較「資歷」。

蔣經國的作風和他的父親頗有不同之處，他喜歡與下屬討論問題，也願意與任何人作有意義的辯論。他時常微服外出，體察民隱。

敢於公開糾正錯誤

他的最大優點之一，也許就在每當他發覺自己對某一問題觀點或想法錯誤時，他敢於公開糾正。

據布萊特蕭說，有一位部長級的資深官員親口對他說：「過去一年來，政府工作已大有進展。現在我們有明確指示，可以遵照指示而放手去幹，這使工作更有效率。」

根據布萊特蕭的親自觀察，自蔣經國執掌大權以來，政府內的貪污腐化現象已大爲減少。各級政府官員已被迫消除了過去那種「高高在上」的作風，而是深入民間，腳踏實地做他們該做的工作。CCK作風已影響了每一個人。

「尊重實力」的原則

兩年前國際上出現承認中共政權的「逆流」後，台灣處境和前途成爲衆所矚目的事。作爲一個中國人，不論你對國府的看法如何，總不能不關心這個問題。

許多一向與中華民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現在爲了經濟上或其他方面的需要，不得不與中共「接近」，上自美國和日本，下至西班牙和剛果，都在走着這條路。儘管國府當局一再強調獲得某些國家繼續友好的保證，但誰都知道這些「保證」是隨時可變的，而在國際關係中唯一不變的法則是「尊重實力」。有實力的國家——不論是表現在經濟上、軍事上或政治上，必受其他國家的尊重，而沒有實力的國家則不可能憑外國的「保證」而生存。

所以，要瞭解中華民國在這波濤洶湧的國際關係中的處境與前途，也必須從這一角度來理解。爲了說明這個問題，不妨以最近半年來日本對華政策爲例。因爲日本是近期來與中共建交的國家中採取最具伸縮性政策的國家，而且對日本自身的利益來說，這種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美國現在也正在努力模倣日本的型式，擬訂其新的對華政策。

政治上一個經濟上兩個

日本最新對華政策的要旨，可以概括地歸納爲兩句話：「在政治上承認一個中國，在經濟上尊重兩個中國。」

此話怎講？日相田中去年九月訪問北平，在日中建交的聯合聲明中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中共政權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這是因爲日本爲了自身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必須與中共建交，而要與中共建交，必須接納中共的這項原則，因此日本必須在政治上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但另一方面，中華民國強大存在的事實，尤其是中華民國經濟實力之與日俱增，使日本爲了本身利益而不能不繼續尊重中華民國。這是窺測台灣今後處境與前途的一項有力線索。

據日本通產省公佈數字，預料一九七三年日本與中華民國的貿易將達十五億美元，同年內日本與中共貿易的總數，據最「樂觀」的估計爲六億八千萬元。中華民國在經濟上和貿易上的強大實力，促使日本或其他準備與中共建交的西方大國不得不「在經濟上尊重兩個中國」。

西方大國渴望追隨日本先例

細察中華民國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以來，雙方關係變化過程，就可明白爲什麼日本無法在經濟上和「感情上」斷絕對國府的關係，其他西方大國也都渴望追隨日本的先例，同時也可明白中華民國處於國際政治逆流下根本不必驚慌的原因所在。

在去年最後一個季度，台灣一度發生抵制日貨運動，旅台日本遊客人數也減少一半。日本廠商紛紛責怪田中政策使他們遭受到經濟上的損失。但日本人在這方面的憂慮似乎是多餘的，因爲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很快就恢復到「九二九」以前的情況。

沒有大使館的「外交」

在台北的日本大使館雖然沒有了，但在原址設立了日中交流會，仍執行大使館的一切業務。唯一不同之點，只是不再舉行衣香鬢影的雞尾酒會。現在台北雖然沒有日本大使，但許多原任大使館的官員皆已改成「平民」身份留在「交流會」工作。

東京的中華民國大使館也早已關閉，並且館址業權發生了糾紛，但官員仍大部分留在東京擔任原來的任務，只是不再具有外交身份而已。總之，自從日本與中共建交後，日本與中華民國的外交已不存在，但雙方的聯繫與實際關係一點也沒有變。以貿易數字來看，一九七二年的最後一季雖告大降，但全年統計仍較一九七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十億美元增至十五億美元，今年雖有許多日本公司改做大陸生意，但日台貿易的最低估計相信仍不會少於十五億美元。

自由客串

洞悉立場‧揭發偏見

柳以青

早在寫第一篇有關李約瑟「八年後重訪中國」文章的批評時，我就一再的聲明：我對李約瑟博士是不太認識的。特別是在他那學術上的成就與貢獻。然而，對於他在「八年後重訪中國」一文的不少觀點和意見上，我提出了我不同的看法。然而，我愈覺得李約瑟博士似乎眞是「學術巨人，政治侏儒」呢！這八個字是借用了許冠三先生在與何炳棣討論中國大陸時，對何文的批判。

雖說是如此，李約瑟博士不少的觀點確又與他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關係，因此，在這篇文字裏，我想借用別人對李約瑟博士的評價，特別是有關與學術和偏見方面的披露，給讀者起碼得一個梗概。

黃文山的一篇導言

我了解李約瑟博士的資料之一是黃文山先生在翻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一冊前的「譯者導言」。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李氏認爲中國文化之變遷，不是純然由於地理氣候環境所決定，也不是由於種族精神因素所制約。這些變遷及其差異，只可從社會學的研究爲之說明。因爲它們與知識的、社會的、經濟條件都有關係。李氏以爲他這種觀點全靠個人生平的經驗與研究得來，故永不同情馬克思派的看法，以一種嚴格的社會發展階段的一致方式——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硬生生地用以說明一切文明必然經過的途程。因此之故，他對於中共社會文化變遷的觀察，自有其獨到之處。——㈠中國社會幾千年雖然有朝代的轉換，外強的侵畧，內亂的頻仍，但其社會生活之基本形式是相對永恒的，故說者認定中國文化有其『穩固性』……㈡中國社會所以有穩固性，毫無疑問是具有某種自動自發的『內在調節』機械，運演其間，……㈢……他始終認定中國民族是建立起宇宙有機體說，把自然與人，教會與國家，過去與現在，現在與未來的東西都包括在內，所以遇到緊張局面，還能『剛健中正，自強不息。』……最後李氏以爲中國民族的另一信仰乃是『科學的人文主義』，這種主義早在現代科學之前經已發生，其根據有二：其一不把人與自然分離；其二不把人與社會分離。」（見該書第二三至二五頁）

這是黃文山先生向讀者介紹的李約瑟氏對中國社會了解的幾個肯定。但據最近一期台灣「中華雜誌」刊出楊家駱先生的一封「讀者來函」聲稱：當他主持世界書局時，曾有人建議翻譯這本李著，結果由於該書「唯物主義」色彩濃厚而作罷論。

了「四海之內」（Within the four Seas, 1969），在譯者導言中指出：「細加研讀，對於他的整個思想體系，頗能理解，有豁然貫通之妙。」可是，卻忽畧了「四海之內」一書中對當代中國大陸的看法的指正。這點，我覺得遺憾，起碼在譯者導言中可以指出，這對翻譯李氏的「中國科學與文明」一書是無傷大雅的。原因是黃文山先生確也在「譯者導言」中糾正過李氏的錯誤，那是有關「自發的內部安定作用」與「中道」的：

「附言：譯者數年前在美看到顧翊羣氏『論西方科學與中國文化』一文，談到李氏以上的說法，謂他指出：中國社會有一種『自發的內部安定作用』，而歐洲社會則有一種『在其內裝置之不安定的性質』，我經過考慮之後，當卽提出批評說：『可惜李約瑟以一代學人，自己也不會知道原因何在。其實據我的淺見，這全是由於『中道』（或中庸）法則在中國社會與文化結構變動上發生功能造成。我對於中道法則之歷史淵源、分析、評價、應用與實踐在拙著『文化學體系』內曾經提出比較詳細的檢證。我斷定中國文化綿延五千年，而不步埃及巴比侖之後塵，完全是因爲整個文化體系以儒家的『中道法則』做根據爲之成因。」（見該書第二四頁）

劉述先的一篇評介

李氏的這一思想體系，確也是做成了他看中國問題的原則，然而，確並不是隨便使用就能見功的。

劉述先博士就會對李氏的這一思想體系，在運用上提出了異見。那是在劉述先博士讀了李氏的「四海之內」一書之後，所寫的評介，刋登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人物與思想第三十三期。

劉博士首先對李氏的「四海之內」的特色，介紹出八點，然後，在文章後段提出了三點不同的意見，第一點是有關佛教與中國文化問題；第二點和第三點爲了解李氏思想與對政治的觀點是很重要的，特別抄錄在下面：

「李氏以中國文化無超自然的信仰與形上的唯心論，並以爲宋明儒學的有機自然論實近乎唯物論。在這方面李氏不免顯出他自己的學養偏見，並對共產黨對傳統哲學的解釋加以輕信，而未能有足夠的批評洞識。中國無西方超自然的信仰與形上的唯心論，信然。但中國又何嘗有西式的唯物論？牟宗三先生嘗劃分實有形上學與境界形上學的分別。中國哲學是屬於境界型態的形上學。卽道家的根本精神也是境界型態爲本。尤其在宋明儒家，決不能摭拾『氣化』等幾個名詞就斷定其爲唯物論，道家的根本祈嚮是『歸眞返樸』（老）『同乎大通』（莊），宋明儒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二者固有其科學層面的意義，但中心的體會卻不在此。李氏以科學史家的立場看中國哲學史實未能眞正把握

[illegible]中國哲學的一[illegible]是其中最弱的一環。

[illegible]大陸政權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一種努力，其基礎實繫在傳統上。例如對社會的負擔，重說服等等都是內在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只是爲應付這個時代的非常形勢，而擴展到極端的形式而已！總之李氏似乎認爲，大陸中國政權的措施實有其傳統文化以及中國民衆在當代求自強的心理的基礎。故李氏警告列強，不應以外表崇高的道德原則爲名而對東方現代化的趨勢橫加阻撓，以遂自己要求權力宰制的私願。據理而言，西方只有以善意友誼扶持，才能化乖戾爲祥和，而扭轉世界的危機，走向未來世界大同之路。就我個人的看法，中共何以會在大陸成功，這固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究竟牽涉到怎樣的傳統文化，時代社會，國際形態的因素，值得專家學者們好好研究。但一個政權在現實上的成功並不能因此就把它當作理想正義的象徵。中共的階級鬪爭論與傳統的人道思想之間自有其不可彌縫的裂痕在，無法一筆帶過，魚目混珠，搞爲一談。在理論上，就中國的現代而言，資本主義固非必然之路，但共產主義也非必然之路，不必把現實加以粉飾而理想化。但李氏以亞洲命運應該自決，列強行爲應以善意出之，不能但基於權力政治的考慮行事，則是我所感深切同意的。」

劉述先博士的這篇評介很重要，原因是他並沒有否定李約瑟氏在學術上的成就和貢獻，並且也盡其介紹之能事。可是，對於中國的現代政治，特別是李氏對中共政權的看法，就不能不給予糾正了。這是學術與政治的分野，同時，也是最忌的「勿以美色殺身，勿以貨財殺子孫，勿以政事殺民，勿以學術亂天下後世」的教訓。

儒家云乎哉

可惜的是，李約瑟氏或許沒有看到劉述先博士的評介，也或是並沒有接受劉述先博士的意見，仍然固步自封的堅持着他那對中共政權的意見。這雖然說是他個人的自由，然而，卻是有「魚目混珠，搞爲一談」之嫌的。但對黃文山的意見卻是接受了，惜乎是卻給濫用了。濫用得很可怕。在他的「八年後重訪中國」一文的最後，乃是執着的說：「我的意見是這樣：當你好好的觀察過右派的立場，也好好觀察過極左派的立場，你會發現所有曾經而且仍然支持毛主席的『中道』的一切，都是絕對正確的。我完全不覺得這種歌頌令我煩惱不安。」我在第一篇討論「李約瑟．爲學．人」中，最後也已經指出：毛澤東是不是「中道」要從毛的個人歷史及中共的歷史中去找尋，並不能用一句話就可以肯定的。事實上，確有不少的人士們，對毛澤東的一切，隔着海，隔着山在大做其幻想式的思索呢？並不理會到毛澤東在其一生中所幹下的「驚魂動魄」和禍國殃民的事跡，恐怕這也是深受儒家教養的人士們的一廂情願的自我陶醉呢！在今年（一九七三）三月五日的星島日報上，就有王延芝所記錄的一篇特寫，來講這方面的情形，題目是「毛澤東變成了儒家？」

王先生報導稱：在最近一次小型的非正式座談會上，由一名很有名氣的文化界前輩提出了「毛澤東是儒家」的論斷，使在座的華洋人士爲之一驚。這位文化界前輩，作出了三點論證。一、「毛澤東會客的書房，滿書架都是中國線裝書，看不見一本馬列著作或其他洋書」；二、「中共近來開始提倡書法，表示毛澤東傾向傳統儒家文化」；三、「人到晚年行將就木之時，往往會『重新發現自己』，毛澤東年近八旬，也許就在反省之中發現了自己的儒家氣質的『眞我』」。

王延芝先生對以上三點都有極清澈的批判，認爲是無稽之談。這裏，我並不想一一的搬字過紙加以引錄了。什麼是儒家？這個看來並不是問題的問題，卻值得我們深思，值得我們研討，值得我們給予肯定。

由於儒家思想影響我們中國兩千多年，所以要想談什麼是儒家的話，那就不是簡單的事；由於儒家思想支配了絕大多數的讀書人，所以又很難從兩千年來的讀書人中，找出誰最能代表儒家，又由於傳統的統治者又多偏面的利用了儒家思想，所以也難從這方面去了解儒家；同時，歷來儒家思想中，又有不同的支派、流派和學派，這固然是對儒家文化發揚上有貢獻，但也就不免有所偏蔽，因此，我們又很難從任何一派所強調、發揮的意義上去了解儒家思想。雖是如此，我們並不必氣餒地以爲：那麼儒家思想簡直是無法捉摸的了？

首先，我們當知儒家思想之產生，不是來自孔夫子的創造，而只是把過去的中國文化給予集大成、給予承先啓後，給予平民化而已。因此，很多的學者們都說：與其說是孔子創造儒家文化，不若說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孔子。

其次，所謂儒家文化的內容，簡單的說是與人性有密切關係的。這人性是與獸性「幾希」的地方顯示出來的，也就是孟子所發揮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這也就是儒家所說的人之所以爲人。

假如不能把這儒家所謂的「四端」，擴而充之的話——從自己的內心以之於他人，那就會產生與儒家精神，更好說是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相違背的情況，而變成「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了。

最後，我以爲儒家思想是很落實的，落實到人生中的每一個實際的境況裏，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出：儒家所謂的四端是與人性相連的，並且，在發揮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心之同時，必需兼顧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並不能用牽強附會的解釋，以爲「己之所欲，必施於人」，因爲那是違反了儒家對人權的尊重。

從上面粗淺的解釋，毛澤東是儒家嗎的問題，相信是每一位中國人可以給予平實的答案的！

讀儒家的書，了解儒家的思想，不一定使一個人成爲儒家，唯有從其基本上掌握了儒家的中心思想，而又要把自己不斷地投入這一理論的行動裏，又不違反儒家的行動制，才能說是儒家！



楊勇調新疆準備抗蘇

曉華

施漢諾結束對非洲、歐洲十一國的訪問，於七月三日上午乘專機從布加勒斯特到達新疆廸化（中共稱爲烏魯木齊市），賽福鼎以共黨新疆自治區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軍區第一政委身份，楊勇以共黨新疆自治區委第二書記、革委會副主任、新疆軍區司令員身份，在機場歡迎施漢諾。

由此顯示：賽福鼎已經由共黨新疆自治區委第二書記升任「第一書記」（原第一書記爲龍書金已被整肅），由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升任「第一政委」。而「文革」期間，被黜的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已調至新疆，接替被整肅的龍書金「司令員」職務。

中共最近發出的「時事學習」中，指出：「蘇修對中國的威脅，比任何其他國家爲大……現駐於接近中國邊境的蘇聯軍隊已過一百萬人。所裝備的飛彈也都指向中國的心臟地區。」這份「時事學習」要求各級幹部「集中力量應付蘇修威脅」。從這一跡象顯示，中蘇共關係進一步惡化，而中共正在加強東北及新疆邊區與蘇聯軍事對抗形勢。

楊勇調任「新疆軍區」司令員，無疑地顯示，他到新疆主要任務，是對蘇聯積極作軍事上某些重要部署，擔負着對蘇聯準備作戰任務。他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期間，就曾指揮過「北京部隊」一部份北上內蒙邊境，擔任防蘇任務。

「文革」中「三反分子」

楊勇，湖南寧鄉人，現年六十六歲。他在參加共黨前，僅受小學教育，十五歲加入共黨後，先後進過共黨黨校、紅軍大學高級班、抗日大學等接受訓練。

楊勇個性慓悍，急躁傲慢，作戰勇猛。抗戰勝利後，曾指揮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參加「淮海戰役」（即徐蚌戰役）。韓戰期間，曾擔任「志願軍」副司令員，指揮東線，以至升任司令員，並有指揮過多種聯合作戰經驗。

「文革」前及「文革」初，楊勇是共黨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共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爲一級大軍區，轄北平衛戍區、天津警備區及內蒙、河北、山西省等三個「省級軍區」。「文革」初期，楊勇甚爲活躍，經常出現公共場所。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北平天安門八次接見「紅衞兵」大會時，楊勇均有參加，並陪伴老毛左右，作保鏢樣，還有幾次乘指揮車爲毛澤東檢閱車開道。

一九六六年底，毛林集團深入清算彭德懷「反黨集團」時，楊勇被株連，遭到「紅衞兵」指斥爲「彭德懷的忠實走狗」和「三反分子」（按：「三反分子」——「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予以整肅。翌年一月，北京軍區改組時，罷黜一切職務。

楊勇被黜，銷聲匿跡五年之久，而在去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國防部在北平「慶祝建軍四十五週年」招待會上始露面。當時楊勇沒有具體職銜，而是以「其他方面負責人」身份出現。

與楊勇同時亮相的，還有被整肅過的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武漢軍區第二政委鍾漢華、北京軍區第二政委廖漢生（「第一政委」彭眞）、成都軍區第三政委甘渭漢等人。這些人的階級、地位，均與楊勇不相上下。但是，他們後來的出處都不如楊勇，陳再道貶降爲福州軍區副司令員，鍾漢華貶調廣州軍區任副政委，甘渭漢貶調爲青島駐軍負責人。

「新疆軍區」雖然在「建制」上，僅是「省級軍區」，但它的重要性不次於「大軍區」，因爲：(一)中蘇鬪爭最前哨；(二)核武器試驗基地；(三)擁有十幾個師的「生產建設兵團」（含下放「支邊」人員）。基於此，新疆軍區直接由共黨中央軍委領導與指揮。在這種意義來說，楊勇的「新疆軍區司令員」，也等於一個「大軍區司令員」之重要。換言之，楊勇雖在「文革」中被整肅過，但目前職位並未因此而遭貶降，應該說是「平調」。

楊勇之獲「解放」與重用，很明顯與林彪集團垮台有關。同時，林彪系軍事勢力，被毛澤東清除後，不得不陸續「解放」和起用曾被批鬪的高級軍事幹部，來塡補空缺。楊勇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就是塡補被整肅林彪系之龍書金的空缺。

「志願軍」司令員

楊勇早年最初任張雲逸、鄧小平「紅七軍」連指導員，一九三三年「紅七軍」編入彭德懷「紅三軍團」後，曾任「紅三軍團」四師（師長洪超）十團政委。

抗戰開始，楊勇編入八路軍林彪一一五師，陳光三四三旅，任六八六團副團長（團長李天佑），嗣接替李天佑六八六團團長職，後來先後任一一五師教導第三旅旅長、魯西軍區副司令員。

旋又轉隸劉伯承、鄧小平「晉冀魯豫軍區」，任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當時司令員是現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政委是現任海軍副司令員蘇振華）、晉察冀軍區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司令員、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七縱隊司員令（政委蘇振華）、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政委蘇振華）。第二野戰軍副司令員兼「五兵團」司令員（政委蘇振華）。一九四九年率部由湘西入黔後，任貴州軍區司令員、貴州省主席兼財委主任。

一九五二年秋，率十六軍入韓參戰，任「抗美援朝志願軍」副司令員。一九五五年三月「志願軍」司令員楊得志調返共區，楊勇接任「志願軍」司令員職。「志願軍」司令員第一任爲彭德懷，第二任鄧華，第三任楊得志，楊勇是第四任。一九五八年十月，率「志願軍」撤離北韓返共區。

楊勇在韓期間，當選共黨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並受共軍「上將」軍銜。

一九五九年三月任北京軍區司令員，並一度兼任京津衛戍區司令員。一九六二年五月升兼共軍副總參謀長。

從楊勇經歷來看，他應是彭德懷「紅三軍團」出身。也正因爲他是彭德懷的舊屬，而在「文革」期間，老毛深入整肅彭德懷，而楊勇亦被株連，並指其爲「彭德懷的忠實走狗」。

但是，楊勇今天獲「解放」，而且還被毛澤東重新起用，是否已經給楊勇「平反」了？這倒不一定。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毛澤東「解放幹部」也好，重新起用幹部也好，完全是迫於形勢的需要。換言之，毛澤東使用幹部是有「階段性」的，今天的「同志」，明天可能就是「敵人」，昨天的「敵人」，今天可能就是「同志」。總之，老毛的幹部政策，就是「拉」與「打」，「打」與「拉」兩個字的反覆運用。

賽福鼎躍升「第一政委」

賽福鼎之所以升任新疆軍區第一政委，而是因爲他原來是第二書記。第一書記龍書金被黜，他就自然而然的升共黨新疆區委「第一書記」。而共黨省級「第一書記」往往都兼「大軍區」或「省軍區」第一政委，第一政委也當然是「軍區黨委」的第一書記。這是共黨的所謂「一元化領導」。所以賽福鼎即然當上共黨新疆自治區委「第一書記」，就必然兼任「軍區第一政委」和「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賽福鼎爲新疆維吾爾族人。早年家庭經商富有，由於地處中蘇邊境，故與俄人往來密切，家庭生活全部俄化，因而自幼只知有俄國，不知他是中國人。他不僅在蘇聯讀書，而且加入蘇共，並入俄籍。一九四五年春返新疆在塔城、河山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任教育部長。嗣又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人民軍」，後經政府解散。一九四九年九月附共，十月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同月廿三日，重新加入共黨，後來歷任新疆政府副主席、主席、人代會常委會副委員長、共黨新疆區委書記處書記等。「文革」期間任「革委會」副主任。

以賽福鼎的歷史論，不僅爲親蘇分子，並且爲蘇共幹部。在毛澤東反蘇鬬爭中，賽福鼎爲老毛積極爭取的對象。因此在「文革」初期，老毛寧可犧牲王恩茂（「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及區黨委第一書記），去籠絡賽福鼎。但是，毛澤東也並非完全信任賽福鼎，王恩茂垮台之後，賽福鼎並未接班，而由毛林派龍書金去接替王恩茂職務。殊不知，龍書金又因「林彪事件」株連被黜，使毛共逐漸失去對新疆控制能力，使新疆處於混亂之中，賽福鼎所處地位，遂有舉足輕重之勢，爲了形勢所迫，毛澤東不能不用賽福鼎去當新疆「第一書記」、「第一政委」。

楊勇調新疆任職，當然對抗蘇任務爲首要，但是，無疑也有對賽福鼎監視作用。賽福鼎任「第一書記」兼「軍區第一政委」，楊勇任「第二書記」兼「軍區司令員」，這就是毛澤東運用制衡權術具體表現。

至於賽福鼎在新疆軍區中作用問題：

賽福鼎之所以當新疆軍區「第一政委」，是因爲他是共黨新疆區委第一書記的關係。共黨規定：「地方黨委第一書記或書記（指未設第一書記者）是『軍區』當然第一政委或政委（指未設第一政委者）」。共黨這樣規定，主要表示黨管軍隊，也就是所謂「黨指揮槍」的意思。

賽福鼎既然是新疆軍區「第一政委」，也就當然是新疆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楊勇無疑地是「軍區黨委」第二書記，曹思明是第三書記。共黨教條中還有這樣說法：「黨委第一書記僅是黨委會的一個『班長』，並非一切他說了算……。」由此可見賽福鼎在「軍區黨委」只是個「班長」而已，更何況新疆地方事務煩雜，經常跑北平出席「人代會常委會」會議，那還有時間去過問「軍區」事務。從而新疆軍區一切大權勢必操在司令員兼黨委第二書記楊勇手裏。無形中楊勇的政治地位要比賽福鼎高得多。也說不定楊勇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有更高的地位發展。

至於說毛澤東對楊勇的「信用」問題。在毛澤東心目中，沒有一個他能「信用」的幹部，於其說毛澤東對他的幹部「信用」，倒不如說「利用」要確切得多。

不過值得一提的，楊勇目前不僅被「解放」，而獲老毛「重用」，在他心目中，是否忘了遭整肅的怨恨呢？他有良知的話，只有增加對老毛的怨恨。他應知道，毛澤東不是對他好，而是又在玩「拉這股力量，打擊那股力量」手段呢！

遺害人類的報復觀念

霍大川

從報章讀到了一則使人噁心的新聞，新聞報導有一位在非洲莫三鼻給幹了十三年傳道工作的比利時神父涅積斯，最近在一家天主教的報章上，透露葡萄牙軍隊歷年在非洲殖民地的種種暴行。據說最近在莫三鼻給北部地區葡萄牙軍隊因為受到莫三鼻給游擊隊的襲擊，於是便向沒有武裝的一個村落，將整個村的村民，不論男女老幼，一概將之活活燒死。涅積斯神父說：十三年來，已經有好幾萬非洲人在葡萄牙軍隊的野獸式屠殺下慘死。但每一次聯合國派調查員去調查時，卻沒有一個黑人敢將眞相說出來，因為他們怕被葡萄牙秘密警察拉去施酷刑。

莫三鼻給人民為了爭取獨立，與殖民地者葡萄牙人展開戰爭，葡萄牙本來是一個文明國家，莫三鼻給人民是尚未開化的民族。一個未開化的民族，如果他們用野蠻的作戰方法去對付沒有武裝力量的葡萄牙平民，可能從值得原諒的。因為部落民族之

很，在非洲用最野蠻的方式去對付非洲人的，正是來自文明社會，受過文明教育的葡萄牙人。想像中那些穿着整齊的制服，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他們做出來的事，竟比遠古的部落時代的野蠻人還野蠻。只僅僅從這一點看，可以看出今日的文明，只是在物質上的，在人事編制組織上的，人性內頭的冷酷與殘暴，仍是與古老野蠻時代不相上下。

我們不能因為這一段新聞而對葡萄牙人產生歧見，再看看施行種族隔離的南非與羅德西亞。再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獸兵的行為與德國蓋世太保種種冷血的行為，就可看出這並不是任何一個民族的特徵，而是醜惡的人性的特徵。

文明時代的戰爭比野蠻時代的戰爭還殘酷，這是科學武器的進步之過。但文明世界與野蠻世界的戰爭，在意識上應有分別，那就是野蠻人的戰爭，在作戰時所屠殺的人是不理會是戰士或非戰士，凡發現非我族類就將之殘酷殺害。文明人的戰爭是不輕易殺害沒有武裝抵抗的人，就算對方是非我族類。

對於因受到游擊隊的襲擊，因而向無辜的敵人或沒有武裝的人民，施行殘酷的報復，這種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在我國淪陷區就有不少。記得當時聽到些劫後餘生的鄉民敍述！據說凡一隊日本軍車，如在公路上受到游擊隊伏擊時，過了幾天，就有一隊日本軍隊，突然開到受游擊隊伏擊地點距離最近的村子，先將整個村子包圍起來，然後命村長招集全村的人，詭說是檢查「良民證」。人集齊後，統統被驅進祠堂裏，先將兒童用刺刀刺死，婦女拉去強姦然後刺死，再放火燒村，讓成年人在火中奔走，用來練槍靶。要是被游擊隊伏擊的地方，幾十里沒有鄉村，他們就隨便在公路上捉幾個鄉民，用鐵線刺穿肋骨吊在樹上，讓被吊者痛哭死去。

記得多年前，本港曾經上映過一齣歐洲片，片名叫「廣場大屠殺」，片頭說明是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眞實故事改編的。「廣」片寫一天早上，德軍在一個小鎮廣場上舉行升旗禮，游擊隊從附近一間高樓的天台上擲下炸彈，當場炸死多名德軍，

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人，腦子裏載滿了定律、方程式及各類科學名詞；對於政治思想及道德觀念，腦袋已經沒有空隙裝進去。可以肯定的說，科學家的政治認識是非常膚淺的，而道德觀念也是極至模糊的。故此，他們很容易被統治者欺騙，被利用作政治工具。若不然，世界上的殺人武器，也不致有今天這樣驚人的發展了！

黃臉孔的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於最近又到北平去，而且獲得毛澤東的接見。這件事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被認為是中共政策的轉變，是中共拉攏留美學者的新方針。其實，這不外是中共的一條老「定律」，並非什麼新花樣。像過去對待錢學森一樣，從利用到限制，繼而強迫改造而已。相信楊振寧也不會逃開這條老路，用不着大驚小怪。

可笑有位「請纓無路」的仁兄，居然

從「毛

願地將「毛楊會」的意義擴大，廣括到中共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去，好讓這位專欄作家，也可以沾到一點「王恩」，為自己開道「回歸」，大有楊振寧先行我隨後之意。

由於這位專欄作者急切地要「帶罪立功」，以便早日參加「祖國建設」，所以

當地德軍司令，便將全鎭所有青年及壯年男子，集齊在廣場上，用機槍屠殺淨盡。這一幕慘劇，看來與最近那位歐洲神父涅積斯在莫三鼻給與安哥拉所見到的沒有分別。可見人類的野蠻行爲，並沒有因文明進步改變多少。

葡萄牙在歐洲，只不過是一個小國家，國土九萬多公里。人口九百多萬。但葡萄牙今日在非洲還佔有殖民地的，包括莫三鼻給與安哥拉，面積有一百八十萬里，等於二十個葡萄牙，人口約八百多萬。非洲各國近二十年來紛紛獨立，僅有兩個名義上是獨立而實際仍是白人殖民地的畸型國家南非與羅德西亞。葡萄牙也許想依樣繪葫蘆，打算建立第三個畸型國家，但誰都容易看到，這將伏下未來黑白之間不斷的連環報復大屠殺的悲劇。野蠻的行爲，將因「報復」這一個含義而留傳下來。

報復觀念，事實上只是一種心理病態的渲洩，人類的歷史，本來就是充滿血債的歷史，鄉村與鄉村之間有械鬪，地方與地方之間互爭權勢，國家民族與國家民族間的仇恨。如果彼此之間，不能互相饒恕。彼此殺戮將永不會結束。人類也永遠沒法好好相處，共享和平。

或者說，譬如一個搶匪，殺死了一個無辜的人，被警方捉住，法律將這個殺人的人判死刑。算不算是報復？如果算是報復，豈不是等於肯定了報復觀念。殊不知法律將一個殺人犯判處死刑，重要的並不是爲無辜被殺的人報復。而是由這一個犯法者所受到的刑罰，使對某些意圖犯罪而未曾實際犯罪的人，起一種有效的阻嚇作用。阻嚇的目的，是企圖由此減少犯罪，而不是爲了純粹的報復。也不是爲了報復而將目標放在無辜的第三者身上。

在今日國片中，報復仍是好些暴力電影情節的基本構思方式。這種構思，無形中是通過電影藝術，完全保留對下一代的蠻性教育。因爲不少電影中，除了形式上宣揚暴力之外，對於報復這觀念，多是肯定的。今日好些地方對暴力電影的制裁，只是僅作了某種過份強烈的鏡頭，作嚴格的限制。但在根本的一個野蠻觀念——報復上，仍是改觀不了多少的，這是有關人士值得注視而深思的問題。

說起

雷嘯岑

，竟然會墮落到這麼可悲的境地。

除了上述那位專欄作者外，其他刋物對於「毛楊會」都有置評，但大多數都是看風駛舵！替中共說好話的。這大概是懾於中共的「大勢」及楊振寧的「威名」吧！其中最爲「突出」的，是明報的社評。由於明報主筆的「博學多才」，以及具有超人的「想像力」，竟然把「毛楊會」扯到毛澤東的謙遜態度上去，這樣的「妙文」，讀者無不「讚嘆不已」！其實，根據楊振寧所說的是：「我臨離開向毛主席告別的時候，毛主席說他很高興我在科學方面對世界有些貢獻。然後他又說，他自己也很希望能夠給世界有一些貢獻，不過他未能做到這一點。」這裏所指的「未能做到這一點」，顯然是指科學方面的貢獻而言，因爲照整段話的語氣看來，主題是在到科學貢獻方面。但是明報主筆卻「獨具慧眼」，強調老毛所說的貢獻是對他的功業而言。故此他說：「毛氏的下屬對他歌功頌德，說他是『人民大救星』；但是毛氏自己，往往有謙遜的表現，有時對於自己的功過也持懷疑態度。」又說：「這一次對楊振寧的說話，相信主要是謙遜，但相信毛氏高瞻遠矚，從數千年的歷史觀點來評價自己的作爲，正是他『念奴嬌』一詞中所云：『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之意。」

明報主筆對文字的運用確實很巧妙，筆調的圓滑眞有若外交家詞令。他用「往往」、「有時」……等不切實的詞句把老毛的「謙遜」描露出來，可以說是「妙筆生花」！但是一個自高自大的人，不可在悠長的日子每一句話都在誇耀自己。「能往往」在某種場合裏會假作謙遜，而「有時」也會假意自我批評，然而這種表現並不是表示他自高自大的本性，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人們也不會把他當作一個謙遜的人，但是明報主筆卻憑這些「往往」或者「有時」，肯定老毛的「謙遜」，這實在是很笑話的。

在老毛一貫的作風中，根本上找不到謙遜痕跡，大陸上的樓房屋宇，交通工具都塗有各種歌頌老毛的標語，差不多所有的書籍課本，口號歌曲都是稱頌老毛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課本全是「毛語錄」，這些表現，並不能諉於「下屬的歌功頌德」，如果老毛不是好大喜功，下屬焉敢「違旨」，專事拍馬吹牛？

說到「念奴嬌」一詞，明報主筆爲何不讀讀老毛的「沁園春」？「惜秦皇漢武，畧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大言不慚的老毛，他把封建帝王羅列出來，爲他充裝場面，最後用「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來突出自己，洋洋自得地要做一個比封建帝王更勝一籌的皇帝！難道這是「毛氏的謙遜」？又如老毛「清平樂」一詞中的「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是何等自負，何等高傲？如果將這樣自大狂的人硬要說成謙遜，恐怕只有在明報主筆的詞典裏才能找到解釋了！

倒是文滙報的專訪欄，在報導楊振寧接見記者時，記下一些珍貴而確實的資料。七月廿九日文滙報首版的專訪報導中說：「臨別前，楊振寧博士發覺記者所使用的是「海鷗牌」單鏡頭反光攝影機，感到很大興趣。他問記者是不是上海製造的。他又問鏡頭性能怎樣？記者根據使用的經驗，向楊博士作了介紹，並談到機身結構有些地方仍待改進。聽了這後，楊博士又說，沒有關係，慢慢會改進得更好的，日本在一九三幾年時不也是這樣麼！」天啊！今年已經是一九七二年了，想不到「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新中國」連小小的攝影機也比日本落後了四十年。楊振寧這一句話，勝過他在美國歌頌中共的萬語千言，科學家到底是科學家，比起此間的主筆、專欄作家要高明多了。

賽金花、石

過去，毛澤東一向被它的嘍囉們稱爲「中國人民最偉大的領袖」。特別是香港的「愛國報紙」和那些所謂「國貨公司」的狗腿子們，捧老毛的大腳捧得更肉麻！除了標語：「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之外，並在檔口高掛着「偉大的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橫額招牌。可惜這種騙術敵不過時間的考驗，終於自打咀巴！八月四日出版的北平中共「人民日報」第一版，畢竟自動刪去了「偉大」兩字，否定了毛澤東的過去，表示老毛不僅毫不偉大；而且是藐小極了！他究竟藐小到什麼程度？恕我無法形容，若對國家民族而言，他還不如漢奸石敬唐、草寇石達開、妓女賽金花之流。

假如讀者不健忘的話，相信還會記得「文革」末期，毛澤東指使他的鷹犬，在清算所謂「國防戲劇」的文字中，對夏衍的「賽金花」和陳白塵的「石達開的末路」等劇本，認爲影射了毛澤東，因而攻擊得體無完膚！指責前者爲國際妓女，後者是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實際上，劇本含義，確是描寫毛澤東曾出賣靈魂，及中共的悲慘下場。試分析以上兩個劇本的內容如下：

中共「人民日報」曾指夏衍一九三六年初所抛出的劇本「賽金花」，硬把她說成在八國聯軍及其頭子瓦德西面前，進行了「坦白摯誠的周旋」，拯救了北京城，使老百姓免遭殺戮。這是恭維漢奸妓女的現身說法，妥協投降的代名詞。至於陳白塵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抛出的「石達開的末路」，則是響應國民黨當年詛咒紅軍長征「兆其末路」時泡製出來的。

到底陳白塵爲何許人也？他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前中共「人民文學」的副主編，一九三二年被國民黨逮捕下獄後，在反省院裏孕育出反共歷史劇「虞姬」、「石達開的末路」，形容出當年中共的西竄，顯然是趨於總崩潰的階段，而希望毛澤東學石達開那樣投降後被殺！

是的，「賽金花」與「石達開的末路」這兩齣近代歷史劇，跟中共的發展過程，確有些相同的地方。即以賽金花與德將瓦德西「周旋」的問題來說，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胡思敬所寫的「驢背集」中，曾批評賽金花淫蕩、下流，有失國體。而所謂「驢背集」者，據胡的自序說：「庚子之變，予隨扈不及，挈室避居昌平，嘗孤身跨一蹇驢，微服入都，探問兵間消息，返則筆而記之。既又繫以小詩，皆實錄也。」詩凡一百三十餘首，均詠有關拳亂一役的人與事。其詠賽金花的一首云：「月照秋梧葉葉霜，禁庭雙宿野鴛鴦；韋娘半老風情在，十斛明珠負石郎。」

在這詩的後面注釋是：「蘇妓曹夢蘭，以色藝冠絕一時，兵部侍郎洪鈞奉命使德奧，道出上海，以七千金購爲侍姬，挾以西行，寵之如嫡室，西人亦以夫人禮待之。嘗與柏林公讌，與威廉第二后攝一小像，見者皆爲之傾倒。侍郎使還，不一年遽卒，夢蘭盡竊其貲，隨一僕逃歸上海，僕旋以祭死。再入樂籍，更姓名爲賽金花，久之復還京師，諸貴人輳集其門，有藉之以通聲氣者。各使館隨員多與之交好，

語言文字，是時年已三十，顏色嬌艷如初遊秦西時。其裝束雜采中西服飾，以新法改之，奇詭出人意表。瓦德西返國，亦遘疾幾死。」

其實，賽金花本來就是個妓女，原名傅彩雲，曹夢蘭則是她初做妓女時的別稱。洪鈞（淸末狀元）死後，而她重操舊業，無所謂負不負，至於她與瓦德西「周旋」，也不足大驚小怪。樊山的「後彩雲曲」，曾孟樸的「薛海花」，及張某的「續孼海花」，都認爲賽金花對當時的北京居民，頗多保全。據樊山的「後彩雲曲」自序曰：「因思庚子之亂，彩雲侍德帥瓦德西，居儀鑾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殘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雲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

換句話說，賽金花以身侍瓦德西，犯了通敵大罪；但就另一方面而論，她曾利用其影響力，以掩護北京居民避過敵軍的奸殺，未嘗無功。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七月間，上海申報曾刊出一段有關「賽金花的訪問記」，其時她已年逾六十的老婦，據說談起她的往事，仍是很難爲情似的；尤其是對於外傳她與瓦德西戀愛的事，更極力加以否認。她說：「當年在柏林交際場中，曾經獲識這個德國軍人，那時她僅二十二歲，而瓦德西則已年屆六十；特別是在八國聯軍入北京的時候，瓦德西更已達六十八歲，她們之間那有相戀之理？……」

同時，他也不肯承認對北京居民有什麼幫助，她表示：「保護敵國婦孺是國際公法應有的措施，而非她的力量所致。」假如這段訪問屬實，那末，妓女出身的賽金花，還有一點風度，比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毛澤東，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因爲賽金花以一個妓女的身份，居然跟一個八國聯軍的統帥「周旋」，犧牲個人的色相，而竟能挽救北京城，及保護其居民的生命財產，平心而論，此舉是值得同情而無可非議的。是故，夏衍爲了對歷史有所交代，他在「賽金花」劇本中，竟敢指義和團爲拳匪，由於他們的盲目排外，便招致八國聯軍的進攻，令到咱們中國幾乎滅亡！都是事實。而描寫賽金花拯救了北京城，使到數以十萬計的京畿百姓免遭殺戮，也不可抹煞。

況且這一劇本，遠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抛出，毛澤東輩並非不知，卻從未提出異議；甚至一九五〇年初，毛澤東的御用文人，或史學家——包括着范文瀾、鄭振鐸、剪伯贊、羅爾綱、白達等人，組織一個「新史學研究會」的「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編輯委員會」，曾經把中國近代史分成十二個題目；並就每個題目刊行一百二十萬字的資料，其中以「義和團」列爲第九項，內容是從二百七十八種有關義和團書籍的四十八種選錄出來的。對於賽金花與瓦德西的事，不僅未加攻擊，並且暗示她對國家有功。相信當時毛澤東一定閱讀過這些資料，爲什麼當時他不加以反對，而到了二十多年後的現在才來翻案呢？

原來當時正是毛澤東認俄國大鼻子爲爺爺的時候，數以萬計的俄國使節、顧問、教授、特務及技術人員等等，紛紛湧入大陸之際，毛澤東以下的中共各級要員，除了以附庸身份歡迎這些老大哥之外，且

、毛澤東

胡菼之

女學生去侍候大鼻子，眞係「唔抵」！於懊悔憤怒之餘，非報復不能洩忿。所以，清算歷史劇「賽金花」，而夏衍則做了代罪羔羊——毛澤東可以洗脫罪名，這是最合乎邏輯的解釋。

至於「石達開的末路」一劇的罪名是：指責作者爲國民黨效勞。蓋陳白塵編寫「末路」前夕，正是紅軍西竄至四川的時候，國府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指出：「匪衆西竄，在川黔決無立足之地，觀乎歷代著匪巨寇，無不以入川之日，兆其末路者。……」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國府委任楊森爲大渡河守備總指揮，並以「清代活捉石達開之川督駱秉章」相慰勉。同年六月一日，國府又會發出「勸告全川紳耆書」說：「昔石達開率十萬之衆，尙覆亡於川中民衆之手，矧今赤匪劣勢尤非石比！……」故盼望川中人民聚殲赤匪。同月十四日，國府更發出了「勸告川康陝甘寧青民衆協剿赤匪書」，謂「誤國殃民之赤匪軍，已臨前後崩潰之末路」云云。而陳白塵則借題發揮，以「末路」來作「石達開」劇本的題目，並在「末路」二字上大做文章；且以石達開的兩句詩：「已矣復何言？去去將安歸？」作爲貫澈全劇的主題思想，極盡渲染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之能事！

陳白塵編寫「石達開的末路」這四幕話劇，確會根據史實而編成。如劇中人石達開在第一、二幕中，自始表現其無限憂鬱、煩惱、日暮途窮、走投無路的景象！到第三幕更顯示出悲觀失望，叫苦連天了！石說：「東奔西突，跑了五六省，遭受到極大的損失；到如今，二十萬軍隊只剩一、二萬人了！」（這靈活表現出共軍西竄的情景）尤其到第四幕，描述太平軍被包圍，四面楚歌，啼飢號寒，個個怨天尤人，眞正走上了末路的樣子！石達開更絕望地反覆吟着兩句詩：「已矣復何言？去去將安歸？」……隨即束手待擒，刻劃得栩栩如生，淋漓盡致。

此外，石達開又說：「我這次所以要離開天京（南京），只因不肯像天上（指洪秀全）他們一樣殺人，他們覺得只要殺了人，才能奪過滿清的天下，可不知道天下還沒有奪過來，人民已經遭受無窮的浩刼了！進一步地描述洪秀全的昏庸無道，欺騙愚民，更屠殺了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從而讚揚石達開那種愛護人民和部屬的仁義行動。這些情節不獨是諷刺紅軍當年的逃竄，並帶有忠告毛澤東萬勿學洪秀全那樣欺騙人民，濫殺無辜而沒好下場的苦口婆心。

這部歷史悲劇，在延安時期曾連續上演好幾次。一九四一年九月，陽翰笙又編寫了「天國春秋」，也刻劃出太平天國中的內鬨，甚至火併情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陳白塵更編寫了「大渡河」，演出時改名「石達開」，當時毛澤東輩曾一再欣賞，不斷拍掌叫好。一九五一年一月，由「新中國史學會」所主編，而由商務出版的所謂「太平天國」（共八册），凡有關太平天國的紀載不下百餘種，均納入其中。自洪楊起義於金田，至被曾氏兄弟削平爲止，都有詳細紀錄。

窮慾，務求滿足超於帝皇之一切享受，日常所專心注重者，唯宮廷之建築，及後宮之徵選充實，一如毛澤東建造西山行宮。有以國事艱難，宜加修省以進言者，則答以近乎神話小說的詔書曰：「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欲出外去，欲在京住，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曾國藩兄弟）乎？」

洪秀全這一「詔旨」的內容，與毛澤東的所謂「指示」，及其所謂「起死回生」，包攬小販賺錢，啞女能言的「毛思想」，實同出一轍的難兄難弟。關於咸豐六年九月的「天京」內鬨一幕，自北王韋昌輝，因私憤而誘殺東王楊秀清，石達開則心懷不平，又殺韋昌輝全家以報復；洪秀全爲示好達開，下令尋斬北王，但石以洪昏庸無道，不肯繼續合作，乃獨樹一幟，宣佈與洪脫離關係而出走，以致西竄川中被擒，及洪秀全自殺，使太平天國整個瓦解的經過，全部列入「太平天國」一書中。而陳白塵則根據此書編寫「末路」，毛澤東對於此書內容應早有發覺，爲什麼到卅多年後才提出清算呢？我認爲有如下原因：

㈠是中共起初也像太平天國一樣，具有一種倡亂的野心，還未想到它們將會走上末路；而石達開的下場，也正給它們一個歷史的敎訓，使它們提高警惕！

儘管跋山涉水，歷盡痛苦艱難，也不應像石達開那樣束手待擒！毛澤東在「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畧」中會說：「長征係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

㈡是毛澤東會稱太平天國爲農民革命，他說：「興起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近百年史上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農民革命戰爭，沉重地打擊了清朝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畧勢力。……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並強調：「我們要用舞台作課室，用劇本作敎科書。」因之，在延安時期，竭力鼓勵有關太平天國歷史劇的編寫和演出，其後又出版有關史料。

㈢毛自井岡山而延安，乃至北平設案初期，可能尙未想到他會走上洪秀全那種「超於帝皇之一切享受」、「惟宮廷之建築」及「金銀之聚斂」等路線的。老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會說：「世界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然而，不旋踵間，毛即搖身一變，不特步着洪秀全的後塵——「務求滿足超於帝王之一切享受」，更進一步地企圖成爲空前絕後的大獨裁者，因而導致內部猜忌日甚，離心愈增，共過患難的所謂元帥、大將們，互爭權力，貪污腐化，層出不窮，使太平天國的悲劇，一幕一幕地重演於北平；老毛眼看死到臨頭，便不得不將那些成了自己寫照的「毒草」，非迅速拔除便不能苟延殘命！所以我說他是個患失的小人，還不及賽金花、洪秀全、石達開爲乾脆。

中共高呼團結要求妥協【上】

待旦

關於「十全大會」和「四屆人大」的問題，近月來的傳聞實在不少。最近中共六位重要駐外使節，（包括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和駐蘇大使劉新權在內）奉召回平，更使人們相信「十全大會」的召開迫在眉睫。然而，姑不論這兩個重要會議何時召開，中共內部的團結問題，都不是容易解決的。

我們一再強調，中共「黨代」會的召開，並不是黨內鬥爭的終止，而只是另一次重大鬥爭的開始。中共五十二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論斷。五十二年來中共內部發生過十次重大鬥爭，六次發生在奪取政權之前，四次發生於一九四九年以後，陳獨秀、瞿秋白、羅章龍、李立三、張國燾、王明、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十個黨領袖被逐出黨，或整治至死。最近一次召開的「九屆黨大會」，雖然號稱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勾心鬥角的大會。不但在會議上明爭暗鬥，會議一結束便發生了公開的爭鬥。

首先是林系軍人與「文革闖將」爭奪地方領導權，後者便發展到中共政為「團結的大會」的「九大」，只經過短短的兩年便形同解體。在一九七一年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中，五位常委之間的鬥爭便公開化了。中共表面團結的假象，也就像一個被箍得緊緊的木桶，終因鐵箍的斷折而碎裂。

中共奪取政權後，二十四年來一共只召開過兩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一次是「八大」，另一次是「九大」。拿這兩次會議作比較，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共想維護黨內的團結已經是愈來愈困難了。「八大」一九五六年召開，由五六年至一九六九年這段時間內，召開過十二次「全體中央委員會議」。

內部發生公開的分裂，是在「文革」期間所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六六年）。至少維持了十年表面上的團結，經歷十次中央全會而沒有重大變故。雖然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發生了「彭、黃事件」，但彭、黃畢竟是次一級領導人，還沒有影響到大局。反觀「九大」，六九年才建立的「中委會」、「政治局」，七一年便解體。由此可見「九大」並未能解決團結問題，並未能和緩黨內的派系鬥的同僚便繼承了林系軍人的地位，站在宮廷派的對立面。毛、江與周恩來的磨擦便加強了。關於這個問題，兩年來大家都不斷地談到，都曾從各個不同角度去探討，在此不必贅言。不過在此「十屆黨大」或「九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的時刻，中共所面臨和急於解決的，也不外是一個團結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否能夠解決，或者得到妥協，不僅關係到中共未來的前途，而且關係到「十屆黨大」能否順利召開。

分裂危機依然存在

「要團結，不要分裂」是大陸目前叫得最響亮的口號。搞好團結的問題不僅在上層提出來，而且下達到各個黨支部。「紅旗」雜誌七月號，有幾篇文章都環繞着這個中心。

巴山的「維護和加強黨的團結」說：「搞團結，還是搞分裂，歷來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三條

新」

據莫斯科七月廿八日時事社電：「此間二十七日的『蘇維埃俄羅斯報』指名譴責中共『總理』周恩來稱：周恩來反對社會主義各國的利益，以及歐洲各國愛好和平的人們的願望，不斷的進行醜惡的發言。按蘇聯對中共的譴責過去是以毛澤東與毛澤東一派為中心，像此次指名周恩來加以攻擊，是屬罕見。這證明了蘇聯已開始認為蘇聯的真正敵人，已非毛澤東，而是在現實上由周恩來領導的一批實務性質官員的意思。」

這一則消息，使筆者的判斷增加了一個旁證。——自從林彪事發以後，毛澤東已成了漢獻帝，周恩來則成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

我們知道：毛澤東一貫來狂妄自大，他自小即以鬥爭為樂，失敗了也必自稱「勝利」。毛澤東這性格，可從史諾的「毛澤東自傳」中予以證實。毛澤東招供道：「當我在十三歲左右時，有一天我的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中來。在他們的面前，我們兩人發生了爭執。父親當眾罵我，說我懶惰無用。這使我大發其火。我咒罵他，離開了家。我的母親在後面追我，苦勸我回去。我的父親也追我，同時罵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個池塘的旁邊，對他威脅，如果他再走近一點，我便跳下去。在這個情形之下，雙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內戰。我的父親一定要我賠不是，

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維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只有依賴黨的團結，才能進而團結廣大人民羣眾，組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戰勝黨內外的敵人，奪取革命鬭爭的勝利。沒有革命的團結，便沒有革命的勝利。」

中共在此充分地強調了黨內團結的重要性，一再現出「要團結，不要分裂」的號召。這種情形跟「九大」前後甚爲相似。「紅旗」雜誌是不會無的放矢的，根據以往的慣例，在表面文字的下面，往往隱藏着相反的內容實質。當它整天大叫「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時候，便是黨權力削弱，實力軍人囂張的時候。當它大聲疾呼「抓革命，促生產」的時候，也就是政治運動防碍了生產的時候。當「紅旗」大叫「團結起來！」的時候，就是內部的派系鬭爭最激烈的時候，對於「紅旗」這次的高呼團結，我們只能作如是觀。

在此「十大」或「九屆三中全會」正密鑼緊鼓地籌備召開的時刻，中共內部各不同派系加緊進行活動，那是十分自然的事。不同的派系既由靜而轉動，空氣當然也變得緊張了。再次「一分爲二」公開分裂的危機，嚴重地威脅着中共的生存。必須盡一切努力防止最壞的情形出現。

「紅旗」之所以大聲疾呼「要團結，不要分裂」，就是希望不同的派系保持冷靜，「顧全大局」，不要鬭得太過火了。

號召團結不同意見的人

發出「團結」的號召不難，但要達到「團結」的目的卻實在不容易。

的意見，團結所持見解不同的人。巴山在維護和加強黨的「團結」一文引用毛語錄說：「我們不僅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

又說：「不論外來幹部或本地幹部，軍隊幹部或地方幹部，老幹部或新幹部，都要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顧全大局，互相尊重，互相幫助，加強團結。應當看到，同志之間由於工作經歷，認識能力和覺悟程度的不同，有時對某些問題有不同的認識和意見，這是常有的事，人的手五個指頭也不一樣齊，但只要捏得緊，就有力量。」

「紅旗」這兩段話是切中時弊的。「林彪事件」後來了一個「批修整風」。在「批」和「整」的過程中，最常見的便是黨同伐異。對小圈子內的人的錯誤，則隱瞞包備，對圈子外的人則諸多挑剔，不管對方犯的是什麼過失，只要有機會便提高到原則上去，無限上綱。彷彿不把對方一棒子打死誓不罷休。

同期「紅旗」另有一篇由河北陽原縣下沙溝大隊黨支部署名發表的文章，也提到這個問題，它說：「對缺點和錯誤的性質，分析時堅持要實事求是，不無限上綱，不亂扣帽子。在開展批評時，不着重於個人的責任，而是着重幫助犯錯誤的同志認清錯誤的性質，找出犯錯誤的原因和改正方法，吸取教訓，以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的目的。」

與「新曹操」

古鶴翔

，譯者是張宗漢。換言之，該書之發行，必經毛澤東批准。即是說，書中之言，確爲毛澤東自供狀。

毛澤東明明向父親下跪了，他卻說他是父親的「失敗」，是自己的「勝利」。毛澤東這種自大狂，這種「阿Q精神」，亦可從「沁園春」詞看到，他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由於自大狂，由於要超越秦皇漢武，要壓倒唐宗宋祖，要騎在成吉思汗和馬恩列斯頭上，毛澤東便說：「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蟲，全無敵。」

在自大狂的驅策下，毛澤東猛殺中國人，發動「大躍進」，結果躍入深淵中，被劉少奇派取得了施政權。

可是毛澤東不願被劉鄧派奪了權，於是勾結林彪，向劉鄧派反擊，發動了所謂「文化大革命」。

林彪明知毛澤東之自大狂心理，於是印製了毛語錄，使毛澤東成爲「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林彪這樣做，確實迎合了「毛思」，於是林彪便把「偉大的舵手」的權力「扒」到自己的手中，成爲「偉大的扒手」了。

毛澤東喜歡做「四偉大」，因爲這正滿足了他超越秦皇漢武，壓倒馬恩列斯，成爲「馬列主義頂峯」的自大狂心理。倘若毛澤東不喜歡成爲「四偉大」，林彪怎能吹響「四偉大」的號角？

自林彪以捧毛的手法扒了「偉大的舵手」的實權後，靠林彪搶回權力的毛澤東不得不依靠周恩來了。現在，「四偉大」這個人崇拜的風氣已被迫削減了，毛澤東似乎已被幽囚於北平書齋中，甚至鄧小平也翻身了。周恩來似乎已成了曹操，毛澤東一貫來的反美作風，已成爲媚美的現實。

最近，傳說中共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將出任中共的「國防部長」，這是否事實？不得而知。然而，許世友至今仍是中共十大軍區中實力最強者。他統轄的軍隊控制了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他統治的人口大概有一億二千五百萬人。倘若中共的控制權確實操於毛澤東之手，則周恩來固然不容存在，鄧小平亦不可復出，而許世友更該打下地獄。

君不見，在「文革」時，許世友曾以武力禁止「北航紅旗」紅衛兵進入南京？

君不見，當林彪「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時，許世友卻下令南京部隊學習劉少奇的著作？

近日來北平政權將「暫時不接見外國代表」，而集中注意力於內部鬭爭。我們且看「新漢獻帝」和「新曹操」的盤腸大戰，將如何展開罷。

嗚鼓篇

中共政制的辯護士

曾憲光

爲了推銷「毛澤東思想」這一貨色，老查在「見聞思」第十一節中，「欲擒先縱」地引述了台北當局對與中共鬬爭的看法：「台北的領導人承認在軍事、土地、人口、外交各方面的力量不足以與中共對抗，但他們表示有最後勝利的信心。信心的根源在於兩方面，一方面是『大是大非』，他們信奉三民主義，在政治上屬於民主自由的體系，『三民主義是對的，共產主義是錯的』；二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他們繼承中華文化，而中共則破壞中華文化。」

接着他便擺出「中立」姿態嚷道：「我個人的看法並不完全相同。」緊接着再轉彎抹角地販賣所謂「毛澤東思想」這一政治迷幻藥了：「我覺得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而好壞的標準是：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

多麼熟悉的論調啊，只要是由紅色大陸逃出來的，以及雖然一直身居海外，但卻多少讀過毛澤東著作的僑胞，都會對它有一似曾相識之感！

對了，就是毛澤東本人曾這麼說過：「效果是檢驗一切眞理的標準。」又說：「什麼叫做眞理？怎樣才能稱爲（算作）眞理？我們說，凡是代表絕大多數人民之最高利益的，便是眞理。」

在此，我要請眼睛雪亮的羣眾來評一評，上述一段話（亦即所謂「所思」者），與上面的「毛語錄」，是不是具有同一的「精神實質」？是不是散發出同樣的政治氣味？如果是的話，那他之所以冒出這一段話來，便再也不是只針對台北的負責人之看法和信心了，當然他的那一段謬論，對國府說，也是夠惡毒的。

可不是麼？台北當局一再強調「三民主義是對的，共產主義是錯的」、「台北當局是繼承中華文化，而中共則破壞中華文化」。而查大主筆呢？卻公開表示不同意這一看法，若再結合他的「我覺得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而好壞的標準是：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的邏輯，那無異等於說：「你們讚三民主義好，但卻失去了整個大陸，而共產主義呢，儘管你們指其是錯的，但它卻贏得了和繼續統治着整個大陸，因此，若由效果來檢驗的話，後者是對的，前者才是錯的。」多麼的荒謬絕倫啊！

其實，只要稍爲有點頭腦的人，或者具有起碼獨立思考能力的讀者，當看到查大主筆上述的「哲理名言」後，都會發覺，在他的「名言」中，不僅前後矛盾，且第一句——「政治沒有是非」，便錯得太離譜了。否則，除非他是一個手段的功利主義者！

這裏，我不準備舉出說服力的比方，更不擬與之作「煩瑣哲學」的爭論，同樣，既無需提「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的定義，亦不屑討論中共說的「政治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是階級鬬爭的反影」等是非性的解釋。蓋因查良鏞之所以要在「見聞思」一書中，大談政治哲理，並不是他眞的沒有自知之明，而是有其「企求」和目的之故也。對此，只要稍爲了解大主筆爲人者，都不會感到陌生或者奇怪，因歷史已告訴我們，查大主筆嗎？從來就沒有什麼是非觀念的，而只是關心其每一言行（當然包括其所寫文章了），對自己個人的好壞，最典型而又生動有趣且最具說服力的具體事例，便是他在近十年來瞬息萬變的形勢下的左——右——左了。

但必須強調指出一點的是，由於查良鏞上述似是而非的，說什麼「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而好壞的標準是：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之謬論，發出了濃烈的政治迷幻藥——「毛澤東思想」的臭味，那，它便不再僅僅是否定，唱衰台北負責人的看法，而是在爲中共近二十多年的施政辯護了，最低限度在「客觀效果」上是如此。

原因是在毛澤東集團，在「不斷革命論」指導下，每一次所發動的政治運動，中共都例必在美麗的謊言——所謂「爲了全國人民的利益」之名義下進行的，例如「土改」是爲了使全體農民能「得到最多的好處啦」，「五反」是爲了全體工人的最高利益啦！「鎭壓反革命運動」是爲了保障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啦……等等，而這些，若用大主筆的邏輯來評價，應該都是好事，且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是眞理，此一來，大主筆便眞的由「中立」，榮升爲中共政制的義務辯護士了。

以曾導致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土改運動爲例，是否其本身眞的沒有是言呢，不！絕不！最突出而明顯的是，對屬於私人所有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是用自願的公平交易，或者是統一收買的方式，而是用一種武力的掠奪、刼收，這，首先便是非法的，儘管此一來可以「使到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好處」的話。

再說，土改是否眞正爲了農村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呢？而農民是否又眞正「得到最多的好處」呢？對此，筆者正在星島晚報長篇連載的「脫胎換骨血淚史」一書中，光是有關土改部份，已用血淋淋的事實，足足爲歷史作證了兩年仍沒個完，正所謂罄竹難書也。而最具說服力的是，「解放」前的農民，縱使只佔有極少的土地，但他們到底還是這一小部份土地的眞正主人。而「解放」後土改時呢？不錯，農民們確都分到了數量相當可觀的土地，可是當他們還來不及仔細看清那坵那塊，劃分到手的田地時，「黨領導的合作化運動」來了

，是時在「黨」的一聲號令下，所有的農民都得把所有的土地交出來，送到「農業生產合作社」入股去（到「合作社」時，卻連渣都沒有了！），與此同時，農民們用自己的雙手，所勞動生產出來的成果，由於「黨的三定政策」（統購統銷」）亦無權自由處理了，僅此二點，便有力的說明了，「土改」是使「大多數」農民「得到最多好處」之說，是騙人的鬼話，是可恥的謊言，更確切說，「土改」像中共歷次所發動的政治運動一樣，是慘絕人寰的暴政。

因此，查良鏞「在台見聞思」中所說「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的論調，明顯地為中共政制作義務辯護了。

（更正：上期本篇中，有數處提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被誤植為張寶校，特此更正，並向張寶樹先生致歉。）

懷念馬兒先生

簡屏山

六月廿八日讀報得悉馬兒先生病重，廿九日即以病逝聞。馬兒先生遽然去世，我非常難過，回憶前塵往事，可說悵觸萬端，不能自已。馬兒是個很剛強的人，讀者都曉得他堅持原則不趨炎流俗，以致死後蕭條，付出很高的待價。他是個正氣凜然的文天祥型人物，有操守、有抱負的知識分子，求之當世不可多得。國難方殷，世變日亟，投機善變者流，蠢蠢欲動，有正義感的好人卻日見凋謝，怎不令人傷心難過，望天酷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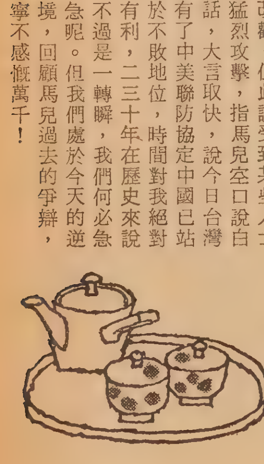
我以前不認識李燄生先生，後來讀馬兒文章多了，方知馬兒是李先生的筆名，及知李先生許多的前塵往事。我愛讀馬兒文章，愛他清高的人格，深受他愛國熱情的感動，他一旦捨我而去，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特草此文，一抒胸抑，並聊作對李先生的敬佩與悼念！

記得十多年前我在一間文具店做小職員的時候，顧客中常有談論馬兒文章者，輒大叫好嘢，茶樓酒館的茶客亦常以馬兒文章為話題，甚至因馬兒文章而爭論，此時馬兒文章確曾風靡香港讀者羣。我讀馬兒文章始於眞報，聽說他在工商日報、自然日報等報章也發表過文章。後來他的文章在各報刊上越來越少了，據說是受到某些人士排擠，本人孤陋寡聞，沒法證實。但馬兒性子剛直，一本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以國民的身份批評時政，從不假以辭色，正所謂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這副一士諤諤相，招致某些人士的不滿和嫉恨，我想是當然的了。馬兒文章在當時是暢銷貨，但很多報刊不敢載，有些報刊因載馬兒文章而風生水起，但一會馬兒文章又不見了，常使不明內情的人，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我是從以下報刊雜誌斷斷續續讀到馬兒的文章，如眞報、大漢日報、呼聲報、超然日報、國華日報、正義日報、天下半月刊、風雲茶座、廣東日報等。馬兒先生好像背負着國父的神位，手執三民主義的兵器，衝鋒陷陣為中華民國打出條生路似的。雖然屢戰屢敗，亦屢敗屢戰。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由衷的敬佩。

馬兒先生反共意志非常堅定，此點盡人皆知，他對台灣的國民政府也堅持一貫的批評立場，也可說是嚴厲的批評立場，所以人們都說他反共反蔣。此間的報刊雜誌政治立場大多鮮明的，非左即右，或中間偏左或偏右，而馬兒先生所走的都非上述的任何一種。據他的解釋：「他不像一般人的北走胡南走越，或依草附木的偏左偏右，而他走的是接力先烈及國父的革命精神，燃點着三民主義的火炬努力不懈，死而後已。」

馬兒先生對共產黨有深刻的研究，他洞悉共黨的陰謀詭計，對共產黨人的性格也十分了解，所以他的反共態度非常死硬，他說共黨分子只有黨性而無人性，要堂堂正正做人就非反共不可，又說共黨天性歧視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是知識的有產階級。共黨的謬論絕對經不起知識的考驗。所以他們害怕知識分子而與知識分子為敵是必然的。他說共產黨人以恨為哲學，以鬭爭為手段，進行永恒的鬭爭，不斷的鬭爭，先鬭敵人繼鬭人民，鬭同路人又鬭同志，鬭親密的戰友……今日看來他全說對了，他又說當共黨發生困難時會借助愛國主義，企圖渡過難關，但共黨口裏的愛國必然是假的，因為他們是國際主義者，所謂共產主義世界觀，那有中華民族的立足點，無國無族愛國云乎哉？所以他認為，具有民權民族民生為內涵的三民主義是瓦解共產主義的有力武器，再加上國父的偉大人格為感召，反共的前途應是光明樂觀的。最怕的是有武器而不用，這是人謀不臧的問題了。

上面說過他對台灣保持一貫的批評態度，而被目為反蔣的，他也自稱是自始至終的反蔣者。因而引起他的友好蔡逢甲先生質疑說：「你的話說錯了，因為你未曾終，蔣亦未終，說不定有朝一日蔣氏的施政令你滿意你還反他嗎？」說實在他雖自稱反蔣，但從他的文章裏，找不到對蔣氏傷害的文字，這是讀他文章的人所首肯的。他批評政府漠視文化文藝是一大失着，在這方面給予共黨很大的機會。政府輕視知識分子不給予好好的安排，這又是一錯再錯，他說智勇辯力之士，好的是神，壞的是鬼，鬼有所歸自不為厲，神有所祭降福降祥，怎可使他無所祭無所歸呢？馬兒批評政府施政之餘，督促政府反攻大陸用了很大的氣力，也招致某些人士大力反擊，他說能反攻大陸死裏求生是上策，勵精圖治發奮自強是中策，因循自誤坐以待斃是下策。並力指中共罪惡統治似強實弱不必怕，只要政府把握機會實行軍事反攻，只要國軍一登陸敵我形勢就立刻改觀。但此說受到某些人士猛烈攻擊，指馬兒空口說白話，大言取快，說今日台灣有了中美聯防協定中國已站於不敗地位，時間對我絕對有利，二三十年在歷史來說不過是一轉瞬，我們何必急急呢。但我們處於今天的逆境，回顧馬兒過去的爭辯，寧不感慨萬千！



「中共的真面目」讀後感

滄海一滴

這篇文章寫得好！

好在講事實、擺道理，擊中中共要害，剝下中共的畫皮，將中共的醜惡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好在將王浩的奇文駁斥到體無完膚，無地自容，令人拍手稱快！

好在替億萬被中共壓制到透不過氣來，不敢怒，不敢言的大陸同胞，現出憤怒的控訴！

好在替千萬衝破鐵幕，如同再生的逃亡者發出正義的呼聲！

二十多年來，大陸人民的血和淚，證明了中共的統治是中國歷史上最殘暴的統治？共產制度是最反動的制度，絕對行不通！今天，中共小集團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維持其統治，不惜殘民以逞。中共成了今天中國最反動的力量，完全與人民處在對立面。天作孽尚可為，自作孽不可為。中共決難逃其覆滅的命運。

媚共，投共者不是受中共蒙蔽，便是自甘與中國人民為敵。

可愛的學者先生，大陸千萬「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臭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難道還不足令人深省麼？看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們吧，為中共賣命搖旗吶喊，立下汗馬功勞。但是，在今天這些風雲一時的作家、詩人還剩下幾個？他們的「革命作品」反倒成為他們的罪證。一個個要批深批透、鬪垮鬪臭。他們當年大概也像你們現在一樣「頗覺進步」。但萬萬

見的學者先生，是受寵若驚了，是皇恩浩蕩了，其實你們是沾了海外廣大反共華僑和台灣自由基地的光。若非他們的強大存在，你們絕無此厚遇啊！一些人被中共的笑臉外交迷惑了，說中共在變好了。大陸人民痛苦的經驗告訴他們，中共決不心懷善意。甚至在某一個時期表面上似乎鬆一些，但這往往是更殘酷鬪爭的前奏。事實是廿多年來對人民有的是越來越嚴厲的壓制，大陸人民對中共的統治是絕不懷任何幻想的。

今天，衡量一個中國人是不是有良心的、進步的、革命的、愛國的、愛人民的。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你的言行，是不是有利於推翻中共的極權統治，拯救苦難的大陸同胞。否則，便是沒有良心的、落後的、反動的、不愛國的、反人民的。

有人說雖然大陸人民是苦，但中共有原子彈，總算使國家有聲望。須知道這有「聲望的國家」，正是大陸人民的大監牢。愛國呼？愛監牢呼？

這些「愛國者」不如去讚美勞民傷財的萬里長城，歌頌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好了，那時中國的國勢也是舉世無匹啊。

向吳樹仁君致敬！中華民族的命運正需要千千萬萬像你這樣的鬪士去拯救。你的文章，每一個字都是射向中共的子彈。你的筆槍，使統治者為之顫抖，被奴役人民為之振奮！時代

我們的信念

博鼎遺孫

為人於世，最重要的基本觀念，就是思想言行保持一致，違反這種觀念，縱有經天緯地之奇才，博古通今之碩學，無法令人誠服。

歷史人物，如岳穆武、文天祥、孫中山，所以能夠青史留名傳千古，英勇犧牲人欽羨，就是具有堅定不移的崇高品德，國人受到這種偉大英雄人物的精神思想啟發，在做人的觀念上，已建立良好的印象榜樣。

目前中共因為自身難保，不緩和中蘇共的敵對戰爭狀態，採取口是心非的乒乓球外交政策，國際上一小撮無恥的政客，廿多年來對中國大陸這個大葫蘆裏，在毛澤東極權封鎖下究竟不知道在賣什麼藥，因而發生了濃厚的好奇心。先後和中共幹出一些無恥勾當，直接在政治潮流中，掀起一陣微風細雨。

這裏個別所謂「專欄作家」，為了個人利益的打算，卻改變了以往反共的作風，大有及早將功贖罪的傾向出現。最另人不可思議的，報頭頂端印上中華民國年號，而「社長」大名赫然排在「章士釗治喪委員會」的名單裏，這究竟是搞什麼鬼？眞令人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一個人的言行起伏不定，如同街市行情早晚時價不同，所謂知識分子乎！賣身投靠乎！疾書至此，能不擲筆三嘆！當然，我們並不是為了有個別混進共產黨的狗屎堆，我們就悲觀失望，反之我們更加奮發圖強，立穩腳踭做人，冷眼觀看這些人有朝一日從那懸崖峭壁翻下來，粉身碎骨，看他自己如何收拾好了。

我們相信海外所有一切反共人士，不管現在和將來，就是頂天立地，光明磊落，誓死為反共貫澈始終。目前這點微弱的政治逆流，絕對不能動搖了我們原來反共的信念，並不像個別人為了私人利益着想，中途變節，趨炎附勢。以最壞的假設，就算有一天共產黨眞的來了香港，槍口對準我們的胸膛，我們還是照喊打倒毛澤東政權。若以東風吹來向東倒，西風吹來向西搖，反覆無常，容易改變人生基本觀念，倒不如像文天祥所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志撼河嶽，氣冲斗牛，更有意義得多。

祖」，在外可以大出風頭，人生至此，什麼正義節操都在腦後了。

君不知，楊振寧的地位，聲譽與學問，有那個知識分子可比；他的外

楊振寧的家族，目的就是向海外知識分子的統戰，網羅。說白一點，是欺騙而已。他所欺騙的是很多很多的中國人，中共的政權欲得「知分」的支

。那你們是什麼呢？切不可再受中共的愚弄而做了中共的殉葬品啊！中共今天笑臉迎接你們，將你們捧得高高的，其實並非因為你們本身的價值。只是想通過這樣製造偽善的假象，去蒙蔽渙散海外廣大反共華僑和台灣自由基地的人心。如果無海外廣大反共華僑和台灣自由基地的存在，則你們在中共眼中算得老幾？中共決不會好待你們。傅作義之流也會如絕大多數叛將貳臣那樣只有作階下囚的份兒。這就是中共的「革命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相結合嘛。今天你是統戰的對象，明天就是專政的對象。受老毛接

馬天

有些「知識分子」為毛澤東接見楊振寧而沾沾自喜，以為中共已改變其一貫迫害知識分子的政策，其實，這個變，不難會再變，塞翁失馬，焉知禍福。不信可以回憶一下「大鳴大放」時，多少人從自由批評，意氣風發中倒下來。當局者迷是可悲，引人入局者是可恥；海外的天才看到楊振寧能夠得到「毛澤東的殊榮」而又恨又妒，於是執筆為文，躍躍欲試，希望獲得同等殊榮，在內可以「光宗耀

、視，冰箱來對海外知識分子的吸引，統戰，可謂水皮之至。趨炎附勢的天才們，欲趁統戰期間，大賣氣力，務求洗掉身上的「反共的黑鍋」，如果這樣簡單就可以消除本身的「罪惡」，既往不咎的話，偌多人就不會被殺害或勞改，被鬪垮鬪臭永不翻身，甚至禍延三代，要算一算，又何止億萬之數。

毛澤東給與楊振寧的「殊榮」於人民絕對沒有利益，更加不能代表共產黨重視知識分子這個「危險階級」，共產黨的高招層出不窮，如果沒有利用價值，又怎會把「殊榮」批發給

的自由平等上，不是一小撮得到「殊榮」的人物可以壟斷者。回歸是為了享受與權力的話，那顯得海外知識分子的心是卑污的，中共得到這些卑污的人心所歸服，就是第二個奴役運動的開始！

錢三強是科學家，他被整肅，巴金是作家，他被鬪爭，老舍是作家，他被迫自殺，老舍的死使我們看到知識分子的骨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海外患了嚴重「回歸熱」的人，我們都給他一個雅號，就是「軟體動物」，因為他們唯名利是圖外，沒有人格，操守，更沒有骨氣。

雜話

藍海文

許多人抱怨自己入錯行，許多人怨自己吃錯飯。很多飯都可以吃，最難吃的就是政治飯。

革命，「革命」，地皮要剷低三尺；革命，「革命」，革不去敵人，自己的人頭便要剷低幾寸。吃革命飯說穿了也就是吃人頭飯。

孫中山的革命，確乎是眞正的革命，革命總不要有私心才好。共產黨的「革命」一開始就充滿了階級自私與偏狹，一開始就是以一批人壓迫一批人。所以「革命」這個名詞，自從被共產黨人使用之後，也就變得既爛且臭起來。這情形有點近乎「三合會」，從前這些幫會確曾伸張大義，現在卻淪為不見得太陽的東西了。吃「人頭飯」很辛苦，不是去剃人之頭，便是被人剃去了頭。這種飯大都在誠惶誠恐中吃的。但是，也有好些人是決計拿下了腦袋才去吃飯的，動輒便以生命作為博取目標的代價，這些人不管是好是壞，不管在什麼地方如何倒下去或僥倖地仍然站立着，在我心目中都是「成王敗寇」的英雄。

至於在那「成王敗寇」的兩者之間去吃政治飯，為了一己的銀包腫脹而標榜「中立」的「牆頭草」，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連「桌下」也不如的。三百六十行中，這一行跟開妓寨，賣白粉大概不會乾淨多少。標榜「中立」，在香港已經成行成市，這種「事業」當反共處於低潮的時候，似乎還更加興旺起來。要創事業，第一要「專」，朝三暮四，見異思遷，逢人便說自己，誇耀自己做過三百五十九行的人，其實也還只是給人做「夥計」的角色。這一點，我卻始終佩服金×的專，終於專出一個×報這樣的「狀元」來。

×報是一份成功的報紙，金×是一位成功的人物。要辦好一份像×報這樣的報紙並不容易，要像「大主筆」這樣寫好×報的「社評」確實很難。老查的「所見、所聞、所思」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吃標榜「中立」的飯看來也很難，平日「社評」上的「斷章取義」「借題發揮」很能換得一些讀者的「興趣」，雖然要被許許多多的人說它是「顚倒黑白」「是非不分」，其實，香港正有着許許多多的「大主筆」，有寫文章的「大主筆」，也有不寫文章的「大主筆」，大大小小的「主筆」聚在一個地方，才會有生意可做，否則沒有顧客也早就「關門大吉」了。

做生意是「顧客至上」者，顧客要什麼貨色便給什麼貨色。×報是一盤生意，「大主筆」的「社評」和老查「所見、所聞、所思」也是一盤生意。

做生意只顧自己「財源廣進」，很少要人去「分辯是非」，而且顧客越是蒙查查越好；況且這又是一行標榜「中立」的生意，「是非」一明，善惡一分，等於倒米，這時要想「中立」便難立起來。

「所見、所聞、所思」只是生意人泡製出來的貨色。許多人指出其文字「居心惡毒」，我卻看出其文字的勢利之心來。做生意的人，是非可以不明，但利害必很清楚，當目前反共處在低潮的時候，「中間偏左」大概更合「時宜」，一來可以減輕恐懼的負累，對老八說，你看本質上我是幫着你的，一方面仍然可以做標榜「中立」的生意。

革命，革命，在黑白被顚倒，是非被混淆的時代，「革命」兩字早被用得既爛且臭起來。三十年前有幾個人知道標榜「中立」也是生意，可令銀包腫脹。而今這個生意的確成行成市起來。

從孟子·狄驥說到馬克思

縉山

孟子論社會關係

人，與其說是政治動物，倒不如說人是社會動物，因有的人雖不願參與管理眾人之事，但卻不能與社會脫離關係。當然，任何時代皆難免有人想遺世獨立，離羣索居，但事實上並非眞獨立、索居。譬如姜太公做隱士時，爲了生活，必須漁樵，有所獲，又必須入市出售。出售柴魚，這就是交易，商業行爲，怎能說是獨立、索居呢？

戰國時，楚之陳良、宋之陳相、陳辛、滕之許行，就是羨慕獨立營生的人。許行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餐而治」，而反對當時滕國的分業制度。

陳相把許行的意見告孟子，必以爲可邀孟子的讚賞，不料卻被孟子大大反駁一頓：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曰自爲之歟？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君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因不可耕且爲也」。

最後，孟子結束道：「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篇）道理很簡單，以今語言之，就是人處社會中，即一種依存關係，分工合作，決無獨立索居的可能。

狄驥論社會關係

狄驥（Duguit），是近世法國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權威，五來欣造教授在其大著「政治哲學」中，最後結論特舉出狄驥的社會連帶主義，足證狄驥思想必定絕對正確，而且具有壓倒近世一切社會學說之概。

十七八世紀時，歐洲耶穌會士紛紛入中國，曾將中國孔老經典譯成拉丁文以介紹於西方，故十七八世紀歐洲社會思想多與我儒家思想相通，如盧騷的「民約論」，就與柳宗元的「封建論」相呼應，而狄驥的社會連帶主義，則與孟子社會依存思想幾乎一致。只狄驥所論較孟子更進步、更精微而已。

據政治學者謂，社會連帶主義，是由近世社會特質的分業與協力之事實而出發。故社會中之各個人，卽能憑其專門的技能助人而又助己，如我們所着之衣，紗非己所紡，布非己所織，衣亦非己手所縫，這皆須賴他人之力以成之。事務固如是，卽精神方面亦何屬不然，如我之知識，卽係來自父母，受自朋友，承自教師及得自報紙與書籍。這就是說，吾人皆是受恩於人者也卽是吾人乃負債者。

雖然，吾人不僅爲社會之負債者，而也爲債權者，以吾人能憑專門技能，對他人也有債權。這就是說，各個人爲債務者，同時又爲債權者，此即社會連帶關係。惟此種關係，就目前情勢觀之，很覺不公平。因有的人有特多債務，也有人有特多債權。如富家子本毫無功於社會，但因繼承權，竟獲百萬鉅產，此子就是較他人負特多債務，又如某公司擁有廣大地產，地價逐年增加，增加原因並非該公司之努力，而全因社會進步，故該公司卽較他人對社會負更多債務；但另一方面對於社會債權較多於人者，此卽勞動工人。他們對於社會雖然供給以巨量勞力，然所得報酬則甚微，致生產常感不足。（參政治哲學第七章）

然如何改正此種不公平關係呢？㈠是馬克思主義，它的區法有二：(1)實行共產，廢除私有權；(2)是站在報復心理上，把富者予以鬬爭。鬬爭方式不一，或所謂掃地出門，或公審，最後槍斃。㈡是狄驥的社會連帶主義，他是站在法理上想辦法，卽使富者也卽負債務多者須償還其債務。據狄驥主張，以國家爲居間人，用賦稅的形式，徵收債務，以其徵收所得，償還於債權人。債務人卽富戶，債權人卽貧民、勞動工人。國家以累進之形式，對愈富者徵稅率愈高，所徵收賦稅，卽以之還於債權人。現今資本主義國家賦稅制度，卽採取此種辦法，如對富者加重遺產稅、累進稅，對貧者則建平民屋、中小學免費、大學助學金，設免費醫療等等社會福利事業（以上可參李毓田譯「政治哲學」第八章）。

馬克思係荒謬

馬克思是一偉大的幻想家、著作家，而且又是天才，這是值得後世欽敬的；但決非好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其人行爲不僅荒唐，而思想更錯誤百出，故評其曰荒謬。

哥德說：「我所接受環近我身之智愚老幼諸人之暗示，若加以我哥德之名，卽我的著作也」。今可套用於馬克思：「我所接受黑格爾、富爾巴哈哲學的影響，若加以馬克思之名，則卽馬克思之著作也」。因馬克思先受黑格爾「唯心的辯證法」最深

，後受富爾巴哈的唯物論思想，始放棄黑格爾思想「超絕論」，而自命「唯物辯證法」，「唯物史觀」及其著述，即根據此種意識形態而來。本文不欲牽涉太多，只能提出數要點論之。

㈠馬克思非科學家——科學家態度不能先有成見，不能預立目標。但馬克思對當時社會因有極大反感，加之受富爾巴哈影響（認物質條件決定存在，人的思想當亦源於存在，存在並不源於思想）。其次，科學研究方法，以歸納法為主，先有若干事實，始歸納出一條定律。但馬克思則異是，他是先定下定律，然後再找事實根據，明明找不到事實，便做了一些抽象的、推演的理論。

因此，馬氏的預測，事實上全盤皆錯。據本斯坦因（Bernstin）依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九九年三十年間英德經濟狀況，所得結果如下：

A大企業並未吞併小企業，中小企業皆隨大企業之擴張而擴張。

B資本並非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因股份公司方法，而反有將資本分散於多數人之事實。

C貧者並未增加，事實一般貧者反逐漸減少。

D勞動預備軍（無產階級）並未增加，然因工業發達（還有天災人禍之故），工人反見不足。

E經濟危機並未見增加，事實上經濟上卻發生許多調節現象，如財富增加、市場擴大、工業組織及加特爾（Cartel）之發達等。

要之，馬氏的預測，皆與事實相反。

㈡共產主義行不通——共產主義的理論，基於經濟平等。經濟平等固是極佳的理想，但事實上，卻做不到。如一定強迫實施，必造成不平等。所謂「人生而平等」，是指人格、法律上而言，並非指賢愚不肖皆享同等待遇之謂，因事實上，人生而非平等，有生而天才者，如愛廸生、福特、愛因斯坦，然也有生而魯鈍者，如將二者令其享同等待遇，豈非造成不平等。平等主義有二，一為絕對的平等，其他則為出發點的平等，又為機會均等主義。如宗教上之平等，無富貴貧賤之分，凡在神前，皆一律平等。此非謂凡人皆可入天堂，乃謂若行善雖貧賤也可入天堂，反之，雖富貴也應入地獄，此即在出發點上，不承認有何種之特權，一切人皆平等。不過，到歸結點上，便不同了，此即謂機會均等主義。如謂凡人不論善惡皆可入天堂，此即絕對的平等，社會主義之經濟平等即屬於此類。

還有，凡動物皆有自己巢穴與儲糧，人是動物之一，故不能例外。私有權為生存所必需，故學者通稱為人之天性。所以如一旦強制廢除私有權，便很難行得通。以下舉數事說明之：

⑴俄國自一九一八年十月政變後，實行共產主義，沒收土地為國有，然後分配於農民，政府則徵收其生活上必需以外的剩餘穀物，因此引起全國人民嚴重的反抗，自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間，農民遂疊起暴動，克朗斯得海軍原為効忠革命政府者也加入之。因農民不願多耕種以繳納於政府。再加之以大旱，故全國收入只有一九一三年的五分之一，飢餓造成俄國有史以來的最大災難，從一九二一年到二二年，竟有四千萬人缺乏食糧。列寧不得已，始靦顏飛電英美向資本主義國乞援。各國立即予以援手，到俄國派發賑災，然仍餓死五百餘萬人之多。因此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寧乃頒佈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實即無異向資本主義投降。

⑵自列寧死後，史達林執政，不斷修正經濟政策，到赫魯曉夫手，更對共產主義大幅度修正，簡單說，今日蘇聯從屢次頒佈的法令看，知其對人民私有權，卻是逐漸擴大，過去不能私有的物，今則公開承認私有了。不僅蘇聯如是，據英國記者遊東歐報導，謂東歐各國生活、制度，差不多皆已資本主義化，如准許小型私營工廠、商店及小片園圃等，而南斯拉夫為尤甚，遊客入境所見簡直與西歐國家分不出了。

⑶這是世人皆知之事，只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公職人員向外逃，從未聞自由國家人有向極權國家入者，為什麼？很簡單，即全世界人民皆喜歡自由社會生活，而反對極權統制。人生就為自由、快樂，為什麼一定要倒行逆施呢？

㈢階級鬬爭無道理——這個學說也是前人早已說過，即如陸倫斯登的「社會階級論」，並非馬氏獨創。人與人的關係有兩方面，一是時常發生磨擦，也即鬬爭；但另一方面卻是互助、協力、合作。前者是人性惡所造成的社會一種病態；後者乃是人性善所改善人類社會生活，達成高尚目標，所以有今日的文明，這才是常態。馬氏專站在性惡方面立論，所以竭力誇張階級鬬爭。但事實上，從現今各國經濟、政治、政會的發展情勢看，這種鬬爭實在已無必要了。

據經濟學者指出，⑴有些國家，為防止大企業剝削起見，將公用事業，如主要交通事業及其他有關生活重要事業，如電燈、電話、電報，皆已收歸國營，或由地方公營。國營公營事業，實為反資本主義的產物，出資者非資本家，而是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故已沒有所謂剝削與被剝削階級的對立。⑵合作事業的勃興，這種事業，是以共同出資共同經營為則，即凡社員皆資本家也皆工人，而且不以謀利為目的，所以也無剝削與被剝削的存在。⑶一般社會事業的實施，如傷害、疾病以及社會保險的推行、職業介紹所的普遍設立，對工人福利的舉辦，其經費全是由資本階級負擔，因此勞資對立關係，自然逐漸消滅。⑷在經濟發達的國家，工業家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往往自動提高工資，減少工時，並舉辦種種工人福利措施，如福特公司、菲力浦公司等勞資雙方差不多已是打成一片，故很少發生勞資糾紛之事。⑸由於近二三十年以來經濟先進國家財政經濟政策已有重大轉變，在財政方面，注意收支平衡，而在維持職工充分就業方面，所以不惜發行鉅額公債，興建公共大工程如地下鐵路之類，就在增加職工就業的機會。至於經濟方面，已非馬氏所謂保障資本家階級的剝削所得與繼續剝削恰好相反，如所得稅、遺產稅累進稅率的加速提高，已使所得者大為減少，故發生美國富人喊窮的笑談。還有，如獨佔壟斷事業的嚴格取締，美國反托辣斯法的公佈實施，英國重要產業之收歸國有，皆是最好說明。（參趙蘭坪「馬克思主義批評」第四章）

這也就是狄驥社會連帶主義的「依法償債」辦法，這是一種自然演變調節，故根本無鬬爭必要。

中共擴建「生產建設兵團」之目的與作用【上】

健生

前言

中共竊據大陸後不久，爲謀解決新疆駐軍就地補給問題，控制消化陶峙岳附共部隊和賽福鼎所領導之「民族軍」、及安置部份復員共軍、共幹，以達成其「開發邊疆」與「鞏固邊防」之目的，乃模仿中國歷史上之「屯田戍邊」故事，並根據抗日戰爭期間盤踞陝北南泥灣發展軍事生產之經驗，及效法蘇聯集體奴工制度，首先於新疆成立「生產建設兵團」，實行軍事組織之軍工、農墾政策。中共實行此一政策之目的，爲以軍事奴工制度，安置部份復員官兵，消滅反共潛在力量，並利用軍隊具有高度「組織性」與嚴格「紀律性」之特點，壓榨此一龐大勞動力，從事工農業生產建設，一方面可以保持「人民戰爭」所需的龐大戰力於經常備戰狀態；另一方面，可作變相的移民，用以建設邊疆，鞏固邊防。

截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爲實行「現代化」軍事政策，已將正規軍卅多個師和近十萬軍中技術人員，實施集體復員轉業，安置新疆、黑龍江、甘肅河西走廊、渤海灣、長城內外、「內蒙古自治區」等軍墾農牧場。其中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規模最大。

一九六五年，中共根據建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之實際經驗，在邊疆地區之青海、西藏等地區，建立「生產建設兵團」或「農墾團」等，以容納共軍之退伍軍人和大陸內地之移民與「勞改犯」，實施集體奴役。

一九六九年一年中，中共毛林集團鑒於「文革」利用「紅衛兵」造反所帶來之黨員反黨、幹部反毛、羣眾反共之各種問題，益形嚴重，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問題，日趨惡化，乃結合「淸階」「下放」政策，及全面「備戰」、擴大「人民戰爭」基礎等戰畧措施，先後將原駐內蒙古黃河水土保持兵團，擴充改編爲「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將原駐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之農墾師，改編爲「瀋陽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將原駐青海之「生產建設兵團」及陝西、甘肅農墾師，合編爲「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同時整頓改組完成以林彪嫡系爲領導核心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另並由邊疆向沿海及內地發展，籌建完成者有「西藏軍區」、「福州軍區」、「廣州軍區」及「雲南軍區」等「生產建設兵團」；正在進行擴建者，有福州、浙江、安徽、及南京等地區「生產建設兵團」。

中共「生產建設兵團」，爲軍事組織型態之半武裝部隊，負有「生產」與「戰鬥」雙重任務，並具有解決中共退伍復員軍人就業問題；配合「下放」「移民」政策，消除反毛反共潛力；屯墾戍邊，「保衛邊疆」；強化沿海地區生產建設與備戰，充實邊防，開發建設山莊，經營「持久防禦」戰畧之武裝根據地；以及建立地方自給自足的工農業與軍需生產體系，實施「自力更生」、「分區作戰」多目標作用，擴大「人民戰爭」的基礎。對今後國軍反攻作戰與戰地政務之推行，均具有直接間接之阻力與影響；但吾人對中共「生產建設兵團」之處理運用如能預爲策訂有效方策，舉措得當，亦可轉化其爲復國建國的力量。茲根據現有資料就其成立沿革，組織概況、目的作用、與內在危機綜合研析如後：

中共擴建「生產建設兵團」概況

中共建立「生產建設兵團」，以新疆地區爲最早，已改組完成及新近建立者，依據現有資料共有「新疆」、「瀋陽」、「蘭州」、「北京」、「西藏」、「廣州」、「昆明」、「福州」及「南京」等九個一級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茲就各該兵團成立之沿革與現狀，分別簡述如後：

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於一九四九年秋中共踞新疆後，即將原國軍陶峙岳第廿二兵團所轄約十萬人，加以整編，以新疆之王震兵團一部份官兵作爲骨幹，並將新疆之「民族軍」等部份地方部隊、共軍逾齡官兵改編爲生產建設部隊。一九五二年復將踞新疆之部份共軍改編爲「農建師」及「工程師」。一九五四年爲安置其復員人員及開發新疆，乃將踞新疆之「生產建設部隊」、「農建師」、「工建師」等，併編爲「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成爲所謂「包括工、農、兵、學、商、與農、林、牧、副、漁的聯合生產大軍」。

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踞石河子，迄至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除兵團本部之幕僚，作業單位外，共轄十三個農建師，三個工建師，及一個農田水利師。分距北疆之阿勒泰、石河子、博樂、伊寧、烏蘇奎屯、烏魯木齊、哈密、伊寧及北疆馬耆、庫爾勒、阿克蘇、喀什等十四個地區。該兵團原定任務爲控制勞改犯及下放知識青年生產勞動開發邊

疆，自中蘇共交惡後該兵團已負有「邊防任務」。

瀋陽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瀋陽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係由中共在東北地區發展軍墾蛻變而來。遠在一九四七年，中共即在「北大荒」建立「國營通北農場」。赤化大陸後，更從山東、河北、河南及天津等地大量移民東北，並在「北大荒」成立「密山」和「合江」兩個農墾區。一九六九年初，中蘇邊境情勢緊張，中共將大批內地知識青年驅往黑龍江「支農」「支邊」外，並將原駐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之原屬東北農墾局之「黑龍江農墾師」改編。一九六九年五月間正式成立瀋陽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該兵團司令部駐黑龍江哈爾濱，轄五個農墾師，分駐黑龍江、烏蘇里江、三江平原及吉林沿邊等地區。原定任務為「農墾」，現已兼負「邊防任務」。

北京軍區內蒙「生產建設兵團」

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建立，係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在內蒙巴盟公署籌商體制，至一九六九年三月組建完成，並於同年五月七日在「內蒙自治區」的呼和浩特市正式宣佈成立，該兵團係將原屬內蒙之「黃河水土保持建設兵團」等單位，併同下放知識青年，「復員」軍人所編成，現已發現者「林建四師」、「農建一師」、與「農建六師」等五個師番號。除兵團司令部設立呼和浩特外，下轄之「林建四師」駐畢齊克、「農建六師」駐「東烏珠穆旗」，其餘分踞「磴口」、「清水河」及「額濟納齊」等三個地區。

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之任務，除農、林、牧及水利工程等生產建設，管制下放知識青年生產勞動外，並負有牽制蘇聯在外蒙之正規軍，協助共軍鞏固「陰山防線」確保包頭鋼鐵基地安全之責任。

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之建立，係中共根據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之經驗，於一九六五年底，先在青海噶文穆成立「青海生產建設兵團」，一九六九年初，由於擴軍備戰，乃又將該兵團與陝西、甘肅地區的農墾師合併擴建為「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該兵團已發現番號計有「農建十一師」（原屬蘭州生產建設兵團）及「農建十二、十三、十四師」及「林建二師」（原屬青海生產建設兵團）。該兵團盤踞地區，兵團司令部駐蘭州，農十一師踞酒泉，農十二師駐青海噶爾穆，農十三師供銷科駐噶爾穆，農十四師駐西寧。其任務由於青海地之勞改化向居大陸各省市之冠，有「勞動教育省」之稱，故除擔任蘭州、青海地區農林開發工作外，並負有對下放幹部、知識青年及勞改犯之監管任務。

西藏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西藏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之建立，係由一九六四年正式成立之「農墾團」（原屬西藏軍區生產部）為基礎，抽調「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所屬之「農二師」、「農六師」、「農七師」部份兵力併同驅迫進藏的內地青年所組成，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由於新疆局勢緊張，原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抽調之部份兵力及駐西藏通麥之「易貢團」，均調回新疆，歸還建制。

西藏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迄至目前為止，先後在西藏發現有「農一師」踞那曲，「農二師」踞密林，「農三師」踞日喀則，另發現有「農墾師」、「工建第三師」、「農墾團」及「工程團」等番號，駐地不詳。該兵團擔任西藏地區農牧生產及對內地下放「支邊」青年之監管任務。

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係於一九六八年以少數正規軍，退役官兵、併同下放知識青年、共幹及勞改犯所組成。轄區包括中南地區五個省份，司令部駐廣州，轄有九個師第一、二、三、四師駐海南島，第五、六師駐地不詳，第七、九師駐湛江地區，另發現不明番號之三個農墾師分駐陽江、化州及徐聞農墾區。

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擔任工農生產，建設山區及沿海邊防任務，至踞海島之生產部，則以種植膠為主。

中共下放海南島之勞改犯及知識青年人數極多，分別集中於農場及橡膠園從事勞動生產，過着非人的生活，蘇聯廣播形容該地區為「可怕的死亡營」。

昆明軍區雲南「生產建設兵團」

中共昆明軍區「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係於一九六八年一月成立，二月中旬，編成第一、二、三等三個師。司令部設於昆明。第二師踞思茅，第一師踞騰衝，第三師踞開遠。該兵團之構成份子，為中共歷年驅迫至雲南地區各地農場之「上山下鄉」與「支邊」知識青年，農民及共軍轉業軍人。其任務以種植橡膠為主，生產糧食、發展水利、開採礦產為次，並兼負邊防作戰任務。據聞中共曾指示，將雲南建設為「中國第二橡膠基地」（按「第一基地」為海南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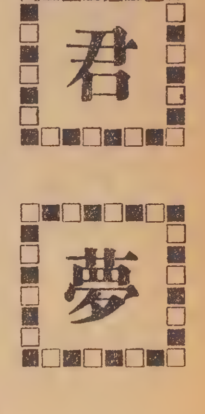
福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福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係於一九六九年初以福建、江西地區之農場、「勞改場」等併編而成，隸屬福州軍區管轄。一九六〇年發現第一至十團番號，近又發現第十三團踞建西縣及第三十二、三十三團番號，駐地不詳。福建及江西兩省之大專及中學畢業生均下放該兵團從事農業及開發山莊之勞動生產工作。

其他

一九六九年以後，先後發現中共成立南京軍區「浙江生產建設兵團」、「安徽生產建設兵團」。另據中共廣播透露有江蘇、河南、濟南等「生產建設兵團」番號，詳情不悉。

瘟君夢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共方一直拖了兩個月，始由朱德彭德懷覆了一電，將過失推得乾乾淨淨，且提出幾項反要求，何應欽、白崇禧看了覺得忍無可忍，當即下了一道命令，限定新四軍即日移防黃河北，派參謀次長劉斐直接送給葉劍英，何白兩人在十二月七日又發表了一封齊電致朱彭葉項：

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參謀長葉劍英，即轉朱總司令玉階、彭副總司令德懷，葉軍長希夷、項副軍長英均鑒：密，佳電誦悉，已轉呈委座，另有命令由劉次長（按：即劉斐）囑葉參謀長傳達飭遵。惟應欽、崇禧深覺兄等來電所陳各節，大都以對外宣傳之詞令，作延緩奉行之口實；似此呈復命令，未免太乏眞誠！夫堅持抗戰，爭取勝利，必須有澈底統一之軍令，使各部隊分工合作，共同一致，而後防戰攻守，乃能悉中機宜；必須有嚴格整齊之軍政，使各部隊質量配備，皆遵規定，而後抗戰禦侮乃能集中有效；同時地方行政系統，不容擅加割裂，袍澤同心殺敵，不容陰謀兼併；是皆克敵致果不易之原則，亦即全國各軍所應必守之紀律。兄等身為軍人，自必深明此義。今披閱來電，按之事實，則兄等對統帥命令，仍以推諉延宕為得計，迄無確切遵從之表示；而凡所指陳，更以避實就虛為掩護，絕無平心靜氣之反省；此實應欽、崇禧之所大惑，且對兄等不勝其痛惜，而須再易責戒，以目告語皆也。

來電不云乎？該軍所有部隊，莫不以遵照國策，服從命令，堅持抗戰，為唯一之任務；倘事實洵如所言，是乃統帥之所殷切期勉，舉國之所共同仰望；然而兄等部隊之實際行動，果何如者？第十八集團軍，自抗戰之始，即列入第二戰區之戰鬬序列；新四軍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戰區戰鬬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戰目標與作戰地境。乃對此命令規定之範圍，迄未始終遵守，以求達成任務，始則自由侵入冀、察，繼則自由分兵魯省，終則陰移新四軍，渡江而北，明派擾魯部隊，伺隙而南，桴鼓相應，夾擊蘇北；似此擅離規定之戰區，夾擊蘇北之友軍，究係遵何命令？而且所到之處，凡屬友軍，莫不視同仇敵，遍施襲擊，苟非意存兼併，寧至一無例外；此種任意相殘之戰爭，又係遵何命令？其尤可痛者：各該省區，原有各軍，受命抗敵，對於兄等部隊之突來攻擊，事前既畧無猜疑防範之心，臨時復力避衝突為志；因之當受不意之夾擊，竟由忍讓而被創；及至事後又須恪遵中央嚴禁鬩牆之旨，未敢稍存報復之心，只有紛向中央呼號哀訴，僉謂：苦鬬前方，不敗於當面兇悍之敵寇，而將亡於併肩作戰之袍澤。應欽、崇禧每覽前方此類報告，既不勝一一上聞，復無詞可以相慰，往往攬電躑躅，咨嗟累日；而兄等部隊侵襲之計已售，割據之勢坐成。來電所謂齟齬事件，所謂磨擦糾紛，胥屬於由此而生。禍端誰啓，責有攸歸，通國皆已共見；蓋無論蘇北或魯南各區域，實與新四軍及十八集團軍所指定作戰之地區，固風馬牛不相及也。如果貴軍能服從命令，不作此規外行動，則磨擦何由而起，糾紛更無由而生，此固不待智者而明矣。

且自兄等自由行動以來，統帥迭有命令制止；詎兄等部隊於提示案送達後三個月內，反愈變本加厲，相繼大舉攻擊魯、蘇，統帥又嚴令制止，然兄等遵令撤出魯村之報告甫來，而蘇北喋血之鉅變踵起。默察兄等部隊之所為，不惟不體念中央委曲求全之苦心，且更利用中央一再優容愛護之厚意，冀逐漸擴充而一氣貫通晉、冀、魯、蘇，完成其外線長蛇之勢，又無與敵寇糾纏之勞；馴至師行所至，見敵則避，遇友則攻，得寸進尺，更無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我之所痛，即為敵之所利。河北方面，自鹿、朱、高、孫等部，因兄等橫施攻襲，奉令調開以後，我軍實力遽行薄弱；敵遂得舒其喘息，佈置軍事，發展交通；故一面兄等部隊，方慶握手蘇北暨正煊染宣傳百團大戰之時，一面敵人橫斷河北之德石鐵路，自本年六月中旬動工，未受絲毫障礙，竟得迅速完成者，且於十一月十五日大事舖張，舉行開車典禮。此即兄等排除友軍，自殘手足，養寇資敵，所謂團結抗戰中實際行動之表現也。

至對於政治方面，在兄等部隊所到之處，凡縣以下之基層機構，則假借民意以摧毀之，凡主管全省政務之省政府，則罪以磨擦口號，濫用暴力以破壞之；上自地方軍政當局，下至縣鄉工作人員，該

軍欲加排除，則一律誣以投降妥協之惡名，驅迫殘戮，極人間之至慘！在晉、冀各地如是，在蘇魯戰區亦復如是，聞者驚人，見者錯愕！而身受迫害之軍民，間關幸免，怨憤相訾，至謂該軍在晉、冀、魯、蘇之所為，跡其手段，幾與敵人到處殘戮我同胞與製造傀儡維持會之方式，如出一轍。揆其居心，則凡敵後各地，非屬該軍設置之政治組織與民眾力量，必須一網打盡，為虎作倀，為敵前驅。此言雖激，亦既為道路所彰聞；而兄等乃至稱為「驅除倭寇之後，建立抗日政權」；其實，凡在中央命令系統下設置之地方組織，何一非抗日政權，該軍特為標揭，顯存彼此之心，別抱揚抑之見。況若干敵後地方，原無敵人盤踞，該軍開至其地，放棄原來任務，已違作戰本旨；即該地係為該軍所收復，如果服從命令，亦應將其行政組織，交由中央設置之省政機關，負責建立，不容別立系統，輒自把持；否則，全國各戰區作戰部隊，設均效法兄等所為，到處自由建立政權，則中央對於各省之行政組織，豈不根本解體，再無維持餘地。不惟此疆彼界，形成封建割據之局，而當前領導全國民眾艱苦抗戰之大業，豈非綱紐盡解，再無提挈可能。此則兄等部隊在抗戰之中，破壞政治軍事之實情也。

抑兄等來電所稱之防地，竟併指華中敵後該軍所到地區而言，似謂該軍由攻襲友軍，破壞行政系統，而自由調入之各地方，均應為該軍所據有，亦且有移動之困難，非中央所得而區處，否則且影響人心。夫部隊作戰地境及任務，皆由統帥部命令所指定，決無固定而不能遵命移動之防地；如非別具作用，則任何部隊，皆應奉令開調，更無失去地方人心之理由。須知冀、察、魯、蘇、豫、鄂、皖等戰區內，中央均於敵軍後方，配置正規軍及大量游擊隊，其餘地方團隊及民眾武力，則規定由地方政府統率，在軍事統一指揮之下，一致抗戰。實施以來，軍政雙方，極為協調，民眾配合，亦極融洽，抗績昭著，實力增強；若無兄等自由行動之部隊擅自侵襲其間，不使各友軍受腹背攻擊之憂，民槍被收繳之害，民糧被徵光之苦，損傷軍民作戰力量，迫其自相抵消，則在敵後方之戰績，庸詎止此！

至兄等謂：「華中敵後，多屬地方人民為抵抗敵寇，保衛家鄉而組織者，欲其置當面敵軍奸淫擄掠之慘於不顧，轉赴華北，其事甚難」云云。將謂此項部隊為正規軍耶？則正規軍隊豈有不能遵令調動之理？信如所云，則凡藉隸戰區各省，如冀、魯、豫、蘇、湘、粵、桂等省之部隊，均將不能調赴其他戰場作戰，有是理乎？將謂此為地方團隊及民眾游擊武力耶？則中央早有明令，概歸地方政府負責統率管理，非兄等職權之所應過問，更不能謂與兄等所部發生關係，遂應將其人數武器全部納入兄等部隊編制之內，反使各地民眾倍增脅從之痛也。因此，又證明兄等所電所謂編制方面，因任務與組織之連帶關係，因而超過原來編制，現在有五十萬人之說者，果指此而言乎？夫統帥部對於各軍任務分配，均視其軍隊之素質與敵寇之情況，而規定作戰地區與作戰任務；第十八集團軍原在晉北作戰，新四軍原在江南作戰，其性質裝備，皆與規定地區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棄規定任務，而肆意越境畧地，奪槍勾兵，自由擴編，故十八集團軍遵令改編之始，原僅四萬五千人，而至今竟稱為五十萬人，今姑不問其人員武器有無虛實，亦不計褒脅成軍能否作戰；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後又不許中央過問，僅要求中央照數發餉；現在全國集團軍總司令總計不下數十人，從未有未經奉准，而自由擴編者；敵後游擊隊，且不下百餘萬，亦未有不經點驗編組，而自由領餉者。茲兄等所稱人數，若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無限度之擴編，恐再閱幾時，勢必號稱百萬；中央安有如許財力，地方安有如許民力，供給此核定數目以外，無限制之兵員？若本無此數，而漫為虛報，則法定編制尚應剔除缺曠，更無不經點驗而濫發之理。苟有其一，皆悖抗戰建國，統一軍政之原則。

至於補給方面，該軍年來新領子彈、藥品、中央均按照該軍法定編制及作戰消耗狀況，充分發給，與其他國軍一律待遇，毫無差別；乃兄等來電竟謂：「十四個月未發顆彈片藥，有一槍僅餘四發五發者，有一傷僅敷一次兩次藥物者」。倘果如所言，則此十四個月來，該軍在河北連續攻擊鹿鍾麟、朱懷冰、高樹勛、孫良誠各部，在山東連續攻擊沈鴻烈等部，在蘇北連續攻擊韓德勤等部，以及其他各地攻擊友軍之一切行為，其彈藥從何而來？而且最近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等多數師旅團長，皆被新四軍與十八集團軍不意襲擊南北夾攻以殉職矣。國人方謂中央以抗敵之餉糧，彈藥，資為該軍攻擊友軍，蹂躪地方之資，多加責難，而來電抹煞事實，尚以久未補給為言，其將何以自解？

再如來電語及邊區問題稱：「邊區二十三縣一案，懸而未決，四年於茲」；又稱：「羣相驚疑，紛紛揣測；」及「懸而未決，又加封鎖」云云。查所謂邊區，純係兄等自由破壞地方行政系統之不法組織，中央迭經派員與兄等商洽，蘄求正當解決，而每度洽商結果，均以兄等堅持特殊組織，不容中央一切政令實施於該區，體制規章必欲獨為風氣，復對地域範圍爭持固執，以致迄無成議。此何得視為懸案？且中央雖不認所謂邊區之法律地位，固始終為抗戰大局而曲予優容，初未嘗因該軍之侵凌壓迫，而有一兵一卒相還擊；而兄等部隊，則已馳突數省，軍政大員之被殘害者，已不可數計。以視兄等動輒誇大宣傳之平江事件，確山事件，重輕之去，何啻天淵！何況平江、確山等處，皆非兄等防地，無論中央與地方，亦未有明令之許可，貴部更無任意擅留之理由；而且當此敵探漢奸潛伏各地，甚至冒稱各軍名義，肆意擾亂，為害後方之時，若不嚴格取締，誰能認其真偽，辨其邪正！各地政府職責所在，自不能不依法處理。如果貴部能嚴守法紀，不越規擅留，則此等平江、確山事件，即無從發生。乃兄等不自反省，竟以此為口實，顛倒是非，信口雌黃，此豈團結一致，精誠抗戰之所為乎？今中央提示案，對於邊區已示寬大解決之道，若仍有意遑延，不肯接受，專圖散佈蜚語，中傷中央，冀達擴張割據地盤之私慾，則視聽昭彰，是非俱在，豈能盡掩國人之耳目？



抗戰武術談

危師長危害國家　嚴相國嚴刑伏法

贛西的袁州府，屬下萍、宜、分、萬，地區鄰近湖南的萍鄉、宜春、分宜、萬載四縣，均屬袁州府管轄；民國時改為第二行政區，省府委派一位行政專員，專員公署設在首府首縣的袁州府宜春縣城。在抗戰時首任行政專員，是我們萍鄉人危宿鐘先生（很少有姓這個危字的），危專員是位好好先生，同鄉均稱他危婆婆。危太太是一位滿臉痲子的老虎乸，大家稱她痲太太而不稱危太太；據說危專員怕太太的程度，怕到處理一件公事，都得請示過痲太太，否則當晚不准進房間裏睡覺，這種笑話，傳遍四縣，試想一位這樣無綱常的行政長官，對地方的行政工作，怎會有所建樹呢？他做專員時有無德政不談；據說危專員，以前是保定出身的軍人，在民國廿一年之間，危宿鐘剛升師長職，那時正逢朱毛土共大鬧江西湖南兩省，危師長奉令進剿湖南某地的彭德懷部，不料這位無勇無謀的師長，與土共一接觸就被包圍，結果全部繳械，全師官兵就此被土共所瓦解，還虧他會化裝術，竟給他逃脫做俘虜的厄運。新升的職位還未坐熱，就成為無兵無槍的空頭師長。雖然逃出了一條命，卻喪失了一師官兵，又有什麼意義呢！後來一班人又加給他一個封號，稱為「輸送師長」。中央派他帶兵剿共，但他卻輸送了一師裝備齊全的武器、槍械、彈藥給土共，反而擴充了彭德懷部的武裝勢力。因而共黨無所顧忌，越鬧越兇，佔領井崗山為根據地，如滾雪球般的越滾越大，竟在江西成立蘇維埃政府，因為人所不齒的是他們這個政團，俯仰由人，認賊作父，一味殘殺本國的同胞。這時對國民黨政府的威脅日漸增強，結果勞動到蔣委員長親自來南昌設立行營圍剿，才將這班牛鬼蛇神趕出江西。土共自稱踏上兩萬五千里長征，其實向西南各省到處流竄，遠走延安，從此龜縮在窰洞裏而蟄伏了一段時期。鄉輸送師長不無微功。

不久中日戰爭爆發，這位輸送將軍武官資格已取消，但他好似並未遭受到處罰，竟又改任文官，被委任為袁州府專員職，自戰時至戰後，穩坐專員寶座，並未調動。他素常喜歡人家叫他危師長，而不喜稱他危專員，可見他還是夢寐難忘那當師長時威風的榮銜。

萍鄉文風鼎盛

第二行政區的四縣，以萍鄉的教育最發達，文風鼎盛，軍政兩界人士最多。宜春商業茂盛，有袁河的船運，水陸交通方便，河道可直通樟樹至南昌，及吉安贛江各地，因此來往行商多，旅社艷窟特別多。萍鄉至宜春，只有陸運無河道可行。萬載縣出產夏布、炮仗、桐油等，地方很富足；分宜是四縣中最貧窮的縣份，縣城的街道，還不及萍鄉第六區的上栗市鎮繁榮，有很多地區，土地無水源灌溉，也很少樹林，地方政府亦沒有提倡實行植樹造林，更無計劃建設人工水利，任其土地荒蕪，長滿茅草，實在太可惜。我曾詢問過當地居民，為何不聯合各鄉村集資集人力開墾，將荒地變成良田呢？據鄉民說：他們上兩代亦曾有人提議過，因上流的水壩工程太大，非私人力量可以建成；也曾請求政府協助，但呈上公文四五年之久，並得不到批示，本處人都想有水源，可是無能為力，只有任其荒涼；近年來上共鬧得民不聊生，接着又抗戰軍興，如今連想都不敢想了！

在明朝時，分宜縣會出了一位烜赫一時獨霸朝綱的奸佞宰相，是界首鄉的嚴嵩嚴世藩兩父子，後罷官回鄉，家財被沒收，鄉親不敢接濟，結果流落在宜春城，餓死街邊，下場悲慘。以前曾看過打嚴嵩這齣京戲，是婦孺皆知的懲罰奸佞，表揚忠良的歷史劇；嚴家人可說是分宜縣出產的特殊人物，但可惜是奸臣。

探望久別的兄長

我回鄉不久，大哥由分宜五十八軍來信，要我將家事稍整理後，望能抽暇來分宜一行，因常德會戰時，他騎的那匹馬已死，最好能找一匹雄壯的馬給他，不怕性烈，只要精壯就行。他軍部駐紮在分宜界首的嚴家祠堂，還可以遊覽下該處的名勝古跡。兄弟分別已有五六年，我急於想去看望他，一敍別後，因此我將馬買好後，就準備起程，不料他還派一位隊員來接我，正好有伴同行，去分宜這條路我從未走過，如今不用我費神了。我家鄉鄰近湖南，有關商業往來，比本省為多，而生活習慣等，也和湘省很接近；有時地方酬神賽會演神功戲，只有湖南的湘戲，從未見過江西戲班來萍鄉演出，據長輩們說：江西地方戲很難聽，又不好看，戲服更差，因此沒有人請來表演。關於方言，吾鄉早有十里上三種話俗諺；但走入宜春、分宜地區，竟發現那邊的土話，連本省鄰縣人都有好多聽不懂，可見得江西的言語，眞是複雜得可以說全國第一。還有那地區鄉村的人不愛乾淨，也是外來人所不習慣的，萍鄉普遍燒煤炭，宜春、分宜等處多數燒茅草和柴枝；廚房弄食物之處，應該保持清潔，但他們並不注重衛生，有時竟然坐在灶上，還將腳搭在灶上抽烟，看見這種不良習慣，雖然有滿桌的佳肴，亦覺胃口全無。

當我們兩人帶着一匹馬抵達宜春城時，一進入旅店，老板就熱情歡迎，招待週到，弄得我丈八金剛摸不到頭腦。我想：我是個投宿的行客，這種盛情招待，是否認錯了人？我問同行的隊員，才知實情。原來五八軍一班軍官，每逢假日常來宜春玩，吃喝嫖賭，住在袁河幫會兩位首領開的兩間旅店中，吃住均免費招待。隊員來萍鄉接我時，道經宜春

隊長的弟弟，因此清楚知道我的底細。這次到宜春，住進旅店，就當我是嘉賓招待，弄得我要應酬許多不相識的朋友。他們有商人，地方紳士，及幫會人員等，見到我均自我介紹，又說令兄是他的好朋友等等，對我也好似多年老友一樣，拉手拍肩膊，還請吃飯看戲，忙得我團團轉。我素性不喜歡這種場面上的應酬，但無法推卻盛情，在各種場合中，我感覺袁河幫會確是義氣中人，所謂江湖市井眞朋友，仗義多是屠狗輩。這班朋友可稱得上這兩句話的人物，他們爲國家盡忠盡力，對朋友也盡到道義之責；另方面他們能和一位駐軍首長的紅員接交，也可壯他們組織上的聲威。但歸結起來說，他們還是公事重於私情的，確實難能可貴。還有幾位在鄉軍官士紳，有謝明遠、謝祖安等幾位，他們有身份有學養，均明白國家大事，其餘的我看着無非是想藉此拉拉關係，想我在大哥面前講兩句好話而已；但他們是地頭蛇，趨炎附勢在所難免。那時大哥以江西人在雲南部隊中立有勢力，並且得到軍長的寵信，同鄉難免要仰仗他了。因此不但袁河幫會首領要拉他做名譽首長，就是官、紳、商三派誰不想結交這一位同鄉軍官做朋友呢！

雲南部隊的江西人

在戰時軍人大過一切，尤其身爲地方長官，如和駐軍內線關係拉得好，可有很多方便，否則麻煩就多了，甚至當堂受侮辱都有份。一班飛揚跋扈的大老粗軍官，動輒就將縣長押起來的粗暴行動，是不算希奇的，他們武力，你能奈他何！在我們江西駐紮的軍隊成了太上皇。在戰爭後期五十八軍數萬官兵，分散在幾個縣份，雲南人的特性又強蠻，軍人手中不但有槍，每人身上還有一柄五六寸長鋒利無比的小鋼刀，終日帶在身邊，隨時準備搏命。他們的口頭語：「惹起老子發了火，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才知老子的厲害！」在那幾年中，江西老表都知有位同鄉在軍部任職情報隊長，凡有駐軍麻煩事件，無不設法去找他幫忙，因此許多事都給人方便，有關地方的事務，更是得到便利解決。因大哥的關係，各師團單位不敢過份強迫地方政府，他們都知道，江西老表有條直線電話可直達軍長室。故此各戰鬪單位長官，也要聯絡下這位情報隊長，希望在軍長面前少打點小報告，大家來個互相照應。說實話維護本鄉本土的觀念，不論任何人，是所難免的。在那時的贛西幾縣，確實叨光不少，因爲軍部有座鎮邪符，拑掣住一班雲南老鄉，收斂了那班軍人不少的野性。可惜好景不常，後來在湘衡會戰時，全軍亂晒籠，就完全暴露出雲南部隊的野性了。

參觀水蛇型墓穴

分宜縣界首的嚴嵩故鄉，是嚴姓集族居住之地，他們在分宜是有勢的大族，但很少有人在軍政界做事。嚴家的子弟大多在教育界服務，這可能是避免重踏祖先覆轍之故；在縣城有位嚴校長，我們曾去拜訪過他；在南昌各地學校，也有嚴姓的教員。但不論在鄉耕種，或在外教書，人品均顯得很忠厚，因此分宜的居民對他們存有好的印象。我曾觀察過嚴家屋場的風水，覺得並無特出之處，如不是有五十八軍軍部駐紮該處，就會顯得異常清冷，可能是興旺之氣，已成過去，如今覺得凋零衰落，令人感嘆不已！當時大哥告訴我，嚴家在界橋有入水蛇型的墓穴，嚴家以前的高官厚爵，是靠賴祖墳的關係。那天大哥騎着新買的馬，同我沿着那條蛇型山脈，一直走到界橋的終點，那條龍脈山勢，果然十足像一條蛇蜿蜒綿長向前爬去。這嶂山十多里路長，沒有高大起伏的山峯，也沒有低窪的山窩，直到界橋河邊終止，蛇頭低下向河中而去。江西人看風水是很普通的知識，很多人都知道來龍去脈陰陽氣勢，因此我也畧知一二。

據界橋鄉民傳說，從前嚴嵩父子在朝炙手可熱時期，有位外鄉風水先生路經分宜界橋，他曾爬上山峯察看墓穴，下山後坐在茶館中對人說：「墓穴風水雖好，可惜山脈終點的蛇頭沒入河水中，此種不尋常的龍脈地勢，只有四十年的興旺氣候。」當時有人在旁詢問：「四十年後又怎樣呢？」該風水先生占卦推算後又說：由某年起至某年止，計算還有六年大旺，過了此時期由墓轉衰，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替人主理尋墓地，不該尋此危險墳地埋葬，眞是遺害別人的子孫啊！後來果然在六年後，嚴嵩父子在朝，被人參倒，弄得當朝宰相餓死街邊的慘劇。

一場小小的比武

我在軍部情報隊做客時，也有了一次小小的比武；因在數十位隊員組長中，有兩位隊員提出要和我較量武功。因爲大哥曾在他們面前吹噓，他二弟的國術練得如何如何，因此引起了隊員們的好奇，同時那時我的體重只有一百三十磅，身高有五尺十寸，外型看起來又瘦又高，他們私下議論隊長弟弟文質彬彬，根本不像是會武功的人，難道隊長車大砲？我曾埋怨大哥對他們談這些事情，因這是雲南老鄉勢力範圍地區，比武時如出手傷了人怕會引起公憤，如不接受又顯得自己軟弱無料，眞使我左右爲難。那時欲湊熱鬧的隊員，還推波助瀾，請將激將，非要我答應比較不可。不得已我只得想出一個方法：找兩根和他們携帶小刀同樣長的柴枝，柴枝頭上塗石灰，然後交手，如我衣服上有石灰點，就是我輸了，這點到即止的較量方法，可避免死纏爛打傷和氣，隊員同意後就在隊部屋外坪中開始較量，當時屋主嚴家的男男女女也都全體出來看熱鬧。第一位隊員出來雙方對面站立，我讓他先出手，對方右手握柴枝，右腳向前單邊直馬撲上，柴枝筆直朝我前胸刺來，我用車輪拳法，向左一閃，右拳在他肘彎麻筋上稍爲用力擊打一下，對方的手立時沉下去，已不能再提起進攻。我叫第二位隊員下場，也先讓他出手，對方左手握柴枝，左腳先跨上，右手先打出一掌，我起手一擱將他的掌勢撥開，他即轉側身直馬趨進，隨即左手柴枝朝我肩上刺來，我採用風車式手法，左手捲住對方的手腕，右手用食指第二節骨尖，在他肩井穴上按了一下，他的手一軟，我左手乘勢滑下將他手中的柴枝奪了過來，當場繳械；就此結束了這場比劃。兩位隊員輸得口服心服，但圍觀的人均大聲叫着：太快了，看得不過癮，再來一場！

張仲仁

江南啼痕錄（四十八）

故在學校團務方面推選中央幹事的候選人，開票結果：第一個是胡書華，當時是湖南大學的校長，適逢高唱學者政治之會，他和李蒸，都爲中央大員所拉攏。胡鬍子憑這個機會，後來當選爲中央幹事，擔任中央團部的副書記長。是張治中拉他來裝飾門面，抑是中央的人事政策，則不得而知。

「阿Q」不懂政治法門

第二個爲胡定安，胡定安爲張治中的親家，大家都知他必會入選。第三個便是我，那時我剛是二十九歲的小伙子，入世未深，一旦當選，名列學者之後，眞是受寵若驚。代表國立中山大學分團的汪洪法，後來隨政府遷台，出任教育部和行政院秘書長的陳雪屏，在初選的名單上，還是榜上無名。後來在大會選舉時，由主席團提名的候選名單中，則赫然有中央直屬西南聯大分團主任陳雪屏的名字在內，聞說是團長今　總統蔣公親筆加上的，陳雪屏亦是由這次當選爲中央幹事，且由此而置身政壇，數年間扶搖直上，一躍成爲政海紅員。當時我如果把握時機，拚命鑽營，正選的中央幹事，則不敢妄想，但候補幹事一名，必然順理成章。因爲當時在中央團部袞袞諸公之中，如中央常務幹事，曾任中央團部宣傳處長，最高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何浩若先生，是我恩師張香公的老同學；還有中央常務幹事，政治部副部長，剛出塞宣揚三民主義，把盛世才拉過來的梁寒操先生，是我叔祖墀公的肇府中學的老同窗。尤其是九印橫列，紅極一時的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兆民（澤）先生，這位中國特務制度的創建人、別働軍的負責者，對我能於一天內邀得五十名代表，連署提出臨時動議救濟粵南六邑糧荒案，完竣一致通過，亟爲實現，當團長召見學校團務代表時，我又是第一個先到集合處，倘有空暇時間，康處長垂詢我的工作甚爲詳切，殷殷叮囑多爲聯繫。如果我發揮像提救濟案的那股活力，相信大會秘書處必會根據學校團務方面所推選的候選人名單，把我列入正式提名爲候選的名單之中，由主席團通過而提出。可惜我坐失時機，以爲自己無赫赫之功，也無奕世之名，豈敢欺世盜名，爬到中央高層去。度德量力，倘非其時。於是把千載一時的最好機緣便輕輕放過了。這爲我第一次錯過機會的損失。本來，如果換一個熱中功名的人，仍可以退而求其次，留渝活動，憑着人事的關係，且助選中央幹事時，曾替不少大人先生們做過出力的「抬轎佬」，以這兩項的本錢，加上那股活力，相信必有所獲。偏偏我這個傻勁的阿Q，不懂政治法門，機會來臨，不會把握。一心以救濟糧荒爲念，以爲救濟粵南六邑糧荒一案，係由自己奔走呼籲，承大會同人熱烈支持，順利通過。復蒙團長軫念災黎，指定以封川、開建餘糧，撥往救濟，並限令火速運送，倘有延悞，軍法從事。救災如救火，亟欲兼程南下，親自督催，乃在代表大會閉幕之後，竟不多事稽留，爲個人功名打算，繼續活動，即飛車南返。

抵達韶關（曲江），即與糧政局洽商，催促尅日運糧，然後展開個人酬酢。廣東參議長吳公在民告訴我：「廣東擬施行黨政合一的地方政制，將發表五個縣由書記長兼縣長，你剛由重慶回粵，不妨趁這機會，進行晉入政途。」其時，廣東是李伯豪（漢魂）主政，我和這位封印掛金的名將，是毫無淵源；且我由陪都回粵，也並無取得中樞的名公巨卿一札之介，豈能冒昧的毛遂自薦。李漢魂夫人吳菊芳女士，直到現在我還是未見過她的一面，但在代表大會開會期中，她當選爲中央幹事，在助選方面，我是曾出過效力的人。當吳菊芳女士欲致力於團務工作時，由陸宗祺先生替她主持競選的事宜，先由粵省駐渝辦事處主任李敏兄出名，在棗子林樾粵省府駐渝辦事處邀宴粵籍的代表，我當然是被邀請之列，但這個藉藉無名的小伙子，其初不爲人所注重，只敬陪末座而已。廣東省幹訓團教育長陸冠瑩，適奉調參加復興關的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受訓（與廣東省糧政局副局長黃秉勛同期），同時又當選爲出席大會的代表，在每次會議餘閒，彼此時有往還，他冷眼旁觀，知道我和代表們的聯誼非常密切，上午和桂省的代表聚在一起，下午又和皖省的代表散步，中午卻和閩省的代表聊天，知道如果拉得我爲助選的拉票者，其效果必大。於是陸冠瑩先生向我提出，請我站在廣東人的立場，替廣東人爭取多一些中央幹事的席位，以大義相責，使我不能推卸，但我感覺一向和吳菊芳女士沒有淵源，一旦替她助選，不免給人有趨炎附勢之感。心裏有一點猶豫，只唯唯諾諾的而已。可能是陸冠瑩把他的觀感告訴了陸宗祺先生，陸宗祺先生便在晚上親到宿舍找我，拉我到交誼廳的外面懇談，自然少不了「廣東人要爭取廣東人的榮耀」的一大堆道理，並提到李主席對學人的尊敬，大學分團的負責人亦應該「予尊重者以尊重」。我覺得中央幹事，廣東籍的女性已有李曼瑰，這次黨國元勳胡漢民先生的女公子胡木蘭，又奉團長的特召，出席代表大會，則胡木蘭女士勢必當選爲中央幹事，那末廣東方面再獲選多一位女性，會不會引起外省代表的妒念，那是值得考慮的事，陸宗祺先生見我沉吟不語的樣子，以爲我是不願替李夫人出力，便再拿廣東大團結的話來相勉。我見他誤會了，便將我的內心所感告訴他，但我卻作最後的分析：李曼瑰女士早已爲中央幹事，這次當選，亦不過是蟬聯之談不上是廣東方面推出來的，胡木蘭女士奉召出席，其當選幹事，大家都會知道是團長對胡展堂先生的懷念，以其爲開國元勳，遺裔僅有掌珠，特加予愛護耳。

萬人意見

老毛慷大陸人民之慨
償還大鼻子冤枉孽債

編輯先生：

毛澤東思想有什麼威水，毛澤東思想有什麼巴閉，若威水巴閉，當年為什麼向老大哥一面倒。什麼中蘇友好大厦，中蘇友誼牢不可破，在大陸隨處可見可聞。由於毛伯伯思想一面倒，招狼入舍，大鼻子受上賓之禮招待，住一流酒店，食特製殮，出入軍用專車，特務保駕，玩中共美麗的女幹部。那時刻大鼻子放個屁都是香的。

毛思想教導的幹部唯唯諾諾，毛思想有什麼國格、有什麼人格，把中國民族尊嚴向大鼻子掃地，當年的老大哥這種高傲態度，盛氣凌人，我們老百姓看到佛都有火！

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當年中共和美國佬在朝鮮拚命，大鼻子推出落後和過期的軍火炮彈供給中共，稱為無私援助，中共出了幾十師志願軍去朝鮮做炮灰。查實當年的志願軍有大部份來自中共四個野戰軍改編去的，其餘的是各地工農和學生。韓戰結束，各地參加志願軍的工農學生，十人之中有九家得「光榮的軍烈屬」了。

一九五八年雙單日隔天炮轟金門，也是大鼻子的過期炮彈，用敵人的炮彈轟擊自己的同胞！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時，毛澤東率領一批一級幹部去莫斯科朝聖——大鼻子要用和平競爭進入共產主義，毛伯伯不同意，要用「開片」過度到共產主義。總之是一丘之貉，由於主張不同，會議中途歸國，從此中蘇共交惡，發展到今天中蘇邊境，大鼻子陳兵百萬，虎視眈眈。

中蘇共交惡後，大鼻子不守信義，撕毀合約，拿走藍圖，這還不止，更落井下石，把韓戰時給中共的過期軍火炮彈和一切軍用物資開出清單，着令中共，限時限刻清償債項，這是當年中蘇共的一幕醜劇，也是大鼻子的出爾反爾。當今自由民主國家若同共產主義國家打交道，千萬要特別留意。所謂光棍佬教仔，有便宜莫貪。當年大鼻子迫債，中共一氣之下，唯有向七億人民打主意了。

如果你每月配穀三十市斤的就減為廿五市斤，一斤片糖改為半斤，四両生油改為二両，一斤豬肉改為半斤，以上是每一個月配給一次計。又你每年配八尺布票的改為四尺，僅可夠做一條內褲多點。就這樣中共迫令老百姓節衣宿食來還大鼻子債，人民本身的配給制度各項經已不夠，中共不和大鼻子算帳，竟然慷七億人民之慨，要七億人民再勒緊肚皮。又欲把人民不滿的情緒轉移對大鼻子，其實大陸上的人民對中蘇共均沒有好感。還有和大鼻子的不平等交易，讀「萬人雜誌」三〇〇期吳樹人「中共的眞目」可見。大鼻子這樣就叫做無私援助，中共所謂中蘇友誼牢不可破，如今雙方邊境陳兵百萬，如箭在弦，一觸即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皆是沒有人性的理論和思想，對世界人類，實帶來無窮的禍害！

讀者流淚漢七月卅一日

本刊批判「見聞思」
旅英讀者拍爛手掌

萬主編：

很久沒有在貴刊抒發管見了。生活在英工作與私務俱忙，故有時閱報載新聞，其間荒唐可笑使人氣憤至「谷爆」程度者，亦限於時間與閱讀惰性，未能及時為文批駁。祇有空慨歎此時此世有些人「乜都敢死」，任何事情亦夠膽作出，相信許多讀者都會有此同感。

最近看到貴刊幾枝健筆大力批判「小罵大幫忙」的「見思聞」後，讀者手掌亦拍爛了。另一位仁兄在天天日報的「現形」專欄，亦確使人目不暇給，或許因該報創刊時反共而今竟又質態俱變做其「變色蟲」，以為或許會銷多兩三份，賣多幾文錢，但博得讀者不屑與鄙夷又未知該報主持人知否？

四年以前我在香港生活，從該報創刊起即為其讀者，唯見其今天論調之轉變，更相信大千世界眞無奇不有。別以為報端上的論調可以牽着讀者鼻子走，可以說，既然能選擇反共讀物的讀者必定已經心中有數，自然也清楚知到執筆人寫出來的是什麼貨式，進而也瞭解報紙本身的立場與作者步伐是否一致了。「賭仔才會姓賴」，這些事賴不了其他，難道鄙人的反共

「萬協」通知

頃接僑委會來函凡參加雙十國慶僑團，應辦手續須在本月十五日以前向有關機構辦理，為此有參加本會雙十國慶回國觀光之會員、萬人雜誌讀者及家屬，須於十五日以前來本會辦理登記手續為荷。

萬人協會啓
八月四日

心聲可以大篇在文滙報刊登嗎？因此公論與評價已經在廣大讀者眼裏，會知道此類報章今天既趨向此路綫，明天必然是什麼貨式。

眞可慨歎中國有此類骨頭輕的知識份子，證明共產黨何以要大力壓迫知識份子不可。因爲非此不能控制自己範圍內的言論，也利用民主自由的幌子，在對手「陣營」中做「手脚」，不過，事實又能否收效呢？不必說反共的健筆與本着良知的執筆人仍是多數，就是懂得文字會思攷的讀者亦知道是什麼回事而會抉擇的。

要靠攏幾時輪到聽這些蝦兵蟹將的「愛國論」。今才恍悟到香港文化界亦有人無恥到自甘「做鷄」者。

旅英讀者陸重光上
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四日

希望老查再遊大陸 也來一篇「見聞思」

編輯先生：

查良鏞遊台十日，回港四十天後發表了見思聞，引起了香港一批有血性的知識份子批評。老查默不作聲，是默許了，還是深思熟慮，再過四十天就發表辯護文章。以老查的才幹學識，理應有文章發表。十年前明報和大公報這場筆戰衆人皆知，相信目前大公報還有資料可存。猶記這場筆戰煞是好看，以明報人才濟濟，駁斥到大公報一厰都有，連篇累牘刊了十幾天駁文，使大公報毫無招架之功，就此殺科。這場筆戰明報可說打了一場勝仗。大公報懷恨在心，左仔暴動時大罵他爲漢奸。如今查文被批，老查大可着伙記幫手，不難駁倒這批熱血人士。不過，熱血人士所批的不是明報同人，而是批評老查個人思想，因此老查無所施其技矣，只有孤軍奮戰。——處於四面楚歌。

台灣國民黨政府盡了地主之誼招待老查，老查也盡了賓客之情，寫一篇台灣國府見聞思，可謂禮尚往還，老查不愧一代學者。台灣朝野上了見聞思這課後，今後對外宣傳要打醒萬二分精神，不能高估立場如草裙舞的學者。左派人士讀了見思聞也曰兩頭蛇。由此可見老查的左右逢源政策，結果左右不討好，何苦來哉！或許以爲此可慢慢將功贖罪，老毛會另眼相看。繼續吧，北京當局看了見聞思不知有何反應？照理統戰部應該發帖請老查往大陸一遊，與台灣看齊，任老查在內陸遊覽、批評，使他有更深刻的見思聞發表。這是我們讀者很希望有此事出現。

如果大陸當局眞有此着，這回論到老查夠不夠膽遊「祖國」了。論學識，我卻沒有你這麼高，對中共的見識我比你更深刻。如果中共眞的發請帖請你遊大陸，你拍吓心口，放膽去遊。中共熟讀七擒孟獲的故事，肯定不會留難你，還會讓你一遊二遊繼續的遊，讓你盡量發表更深刻見聞思的文章。中共對還有利用價值，尚未到烹的人，是絕對歡迎，如果中共眞的邀請，你可放膽去遊。

前些時美國海關截獲一批毒品，毒品包裝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及印有五星旗標誌，此事件外電報導，已轟動世界。老查當時在他社評裏爲之辯護，曰：此地無銀三百両。意思話自己運毒品去人家處推銷那會這麼笨印上自己的國號和五星旗標誌，即是話一定有人嫁禍於中共。當時星晚「牛馬集」老萬引用孫子兵法評之曰：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虛虛實實，變幻莫測，也是懷疑此宗毒品是由中共輸出。——引用萬人雜誌二九七期，吳樹仁君：「中共的眞面目」第四篇第四節一段文字，「特別一提的是，中共利用這些『專政』農場的特殊條件，分配一些刑期較長的犯人袴他種植鴉片，提煉後販運出口，毒化全球。

「我目睹『英德聯合企業公司』，已經種植了二萬畝左右，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當然，這種東西在少數民族山區，及一些交通不便的公社也有種植。如英德大鎮公社、橫石水公社、花縣的花山公社、花東公社等等）。」吳樹仁君這段人證物證的寫實報導，難道是假的麼？中共種那麼多的毒品，如果不用作輸出，難道是種來分配給人民吸食麼？基此，老萬的看法是對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日明報社評題目「毒販罪大」、「處刑太輕」，社評之中有幾句看來平淡而有理，「中共與台灣「軍隊」之中，決不容許有吸毒的存在，無人吸毒，自然也無人販毒了。美國國會議員在責人之前，似有先行責己的必要。」人家管教不嚴人家吸毒一件事，毒販又是一件事，吳樹仁君前些時在美國提供證明，證實中共大量種植鴉片，提煉後販運出口，毒化全球，難道這些人證物證又是假的嗎？此種人證物證無可辯駁

之節，自命爲中立報人的老查爲什麼不敢面對現實評及這個問題，卻來一個無人吸毒，自然也無人販毒了的似是而非的謬論，簡直是替中共毒品揄出而辯護。這種絕招確是將功贖罪的好表現。

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的明報社評，題目「只重宣傳，捨本逐末」——引他一段文字，像章士釗先生這樣的老人家，曾爲各方面政府和勢力服務，（北洋軍閥、杜月笙、國民政府、共產政府），寫言文，意識守舊——或說封建，「柳文指要」書前直接批評他並不合乎馬列思想，但像他這樣的人仍然受到如此優待，大家也就可以放心了，只要像他那樣，「熱愛毛主席、熱愛祖國」不管從前做過什麼事情，都是會有好處的。

從這段社評裏，我們便可看出老查的心聲了。

最近看老查的文章，和當年看郭沫若的文章沒有什麼兩樣，不過老郭太熱情歌頌，窗裏一個紅太陽，窗外一個紅太陽。老查心裏雖有這份熱情，但不好意思這麼快吐出來的！因此，中共統戰部，應該邀請查先生暢遊大陸萬里長城、故宮、杭州的西湖、桂林的山水、廣州的黃花崗等，好讓他心情舒暢，待他遊罷歸來，再來一篇大陸見聞思，寫出比老郭更精采的文章！

讀者異鄉客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日

萬人協會

舉辦本年慶祝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啓事

本會籌辦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凡由一九七一年起加入本會的會員，均可報名參加，同時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

我們均受共黨迫害，流亡海外二十餘載，終日爲工作勞碌，藉此機會，可去台灣寶島享受一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自由空氣，政府會替你安排各種節目，歡迎海外僑胞回到自由祖國懷抱，共祝國慶，復可遊覽及實地觀看此反共基地的軍事設備及演習、文化教育、社會建設等等，而且還可會晤久別的同鄉故舊暢敍離別之情。能令你由頹廢的心情，轉變爲熾熱振奮堅強的反共意志，決不可放棄了一年一度的良好暢遊寶島機會。如欲參加者，請早來本會會所辦理登記手續。

一、報名日期：從即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二、出發日期：十月八日，全部旅程約十二天。

三、費用（包辦一切手續，及來回機票食宿等）約港幣一千一百元。（非會員則約一千一百五十元）。

四、報名時先繳二百元，餘數在九月十日全部繳清。

五、若費用有所剩餘，全部撥作萬人協會基金。

六、報名時携帶身份證副本二張，最近照片（光面）二寸大十二張。

萬人協會啓　七月一日

會址：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協會」簡訊（四十九）

邇來，本會會務擴展得頗快，個多月來，申請入會的新會員達四十幾人之多，會務主任張仲仁親自在會所座鎮，會憲光副會長每天都抽空到會所來辦理決策事項，各部人員和全體執委在任務上工作上都不後人，才出現了這嶄新的局面，會務刻在發展中，如旭日東昇，無可限量。

本月五日下午三時，黃大仙區會員在會所舉行了分區會員座談會，同日下午五時，油蔴地及尖沙咀、土瓜灣分區在九龍上海街博羅同鄉會診所召開分區座談會，該同鄉會診所係本會執行委員兼醫療部副主任袁陽照醫生主持，對到會者歡迎欵待備至，本會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及秘書處秘書鄭秀堂執委參加黃大仙分區會員座談會後并偕同其他執委及會員前往參加。到會便見旺角分區負責人吳少雄，執委陳科、林之材，學術部副主任方志明、曾傑成等早已到會列席參加，眞是濟濟一堂，談笑風生，當日兩個分區會員座談會都提許多積極性建議，其中有些關於雜誌週刊的，秘書處將轉達週刊編輯部參攷改進。

油蔴地、尖沙咀分區暫仍由袁陽照執委作主要負責人，一俟鞏固提高後才選出其他人員擔任，方志明先生在會上也會表示自己衷心的意見，他說：「我們的宗旨原則一致的，但可能以前聯繫委實太少，就我本人以前也有過對本會有不必要的誤會，放棄了一些應盡的工作義務，今後能多多聯係最好不過」。這說明了方先生和許多會員們一樣對本會是十分關心和無比熱望的。

會後，大家齊到鳳鳴酒家二樓聚餐聯歡，興高彩烈。黃大仙分區公推一向熱心的梁冠中爲主要負責人，孫一專爲副，加上該區包括牛頭角地帶有朱有全執委協助，慈雲山地帶有熱心的會員蔡瑛、梁金鴻等協助聯繫，成績一定很理想，他們該區已決定於本月十九日下午六時恭候，八時入席，假座鳳凰新村（慈雲山腳下）鳳凰酒家二樓聚餐聯歡，并歡迎別個分區的會員們屆時前去參加云云。

秘書處供稿（八月九日）

逃亡青年建議本刊印中共眞面目單行本
發揮更大的戰鬪作用

編輯先生：

我是個逃亡者。良心的驅使，總覺得自己有了新生，不能忘記水深火熱中的大陸同胞，應該想他們能想，說他們能說的話，做他們能想做的事。這是我要寫文章的動機。我每天要做十三個小時的工作，很少空餘，水平又差，如果寫得不好便給你們作一星半點的資料和綫索也好。以後我還會繼續寫些。

建議將「中共的眞面目」一文印成單行本，使海內外廣泛流傳，發揮更大的戰鬪作用。可以將王浩的奇文也收進去，讓大家共賞。不知是否可行？

滄海一滴　八月七日

奇文轉譯之二
（瞞天過海）

鄭秀堂

天才：主呀！你不是天天害怕台灣當局會反攻大陸嗎？

主人：（沉默了一陣，不承認也不否認，但身爲幕後操縱者，又不能昧於指示，不得不開腔）目前國際形勢對我方甚爲不利，

心者就是台灣會「兜篤將軍」這一着重要棋子，若不，我們也不會這麼着重搞其統戰啦！

天才：（得意地拍一吓大腿，說）主人，你且聽聽我底妙文裏胡謅的什麼？（更得意地朗聲誦讀）：「國民黨是否考慮過可能宣佈台灣獨立，脫離爲國而自成一國？他們的答覆是決不考慮這個可能，理由有三：第一、大陸同胞對我們寄以期望，我們不能放棄千千萬萬的大陸同胞。台灣如果獨立，我們對不起大陸同胞。（我注意到，他們強調的是對全體中國人民的責任，而幷不強調反攻大陸。）

主人：你宣傳得頗夠隱晦，着實不露痕跡，特別是你加注了的幾句話，眞妙，眞妙，特別是全體這個「體」字，更屬可圈可點。

天才：（懶得斥地）我還接着唱他一輪「浮誇吹噓」，打擊他們在海外的威信，且聽我再道來：「國民黨政權這些年來在國際間以及海外中國人心目中給人看不起，主要還不是在大陸上失敗了，而是失敗之後堅決不肯認輸，不斷的說些誰也不信的空話。」

主人：諦得很好，不愧生花妙筆，不過，台灣的建設良好，工商業繁榮，工人農民生活寫意等等，都是海外人士皆知的，恐怕你沒法遮瞞得來！

天才：本人最擅長用的就是「瞞天過海」妙術，主人大可放心，且看我接着又說：「這次我到台北，印象最深刻的事，不是經濟繁榮，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領導層正視現實的心理狀態，大多數設計和措施，顯然都着眼於當前的具體環境。」

主人：（微笑地）端的是能避重就輕，重要的一環給你輕描淡寫的溜過去了，好一個「瞞天過海」妙術，朕也很欣賞你這一段文字，對他「欲褒還貶」、「恣意諷刺」，有你的，有你的。

（天才聽了主人連聲稱許，眞的連屁股毛也鬆了起來）。

印尼讀者來信
讚抗戰武術談

仲仁先生雅鑒：

鄙人係萬人雜誌長期讀者，因印尼政府禁止中文書刊輸入，得之匪易，所幸仍能逐期閱讀，且公諸同好。近閱先生所撰之抗戰武術談，情文並茂，內容充實，娓娓談來，令人無限嚮往。尤以談到治病經驗，益顯出中國傳統醫術之偉大深堪。苟能與現代科學融會貫通，當不難另塑奇峰，放出異彩。

茲有一事欲就教於先生者：內子現年五十餘歲，於一九五七年在左乳傍穴被人打傷，以後變成傷症，時常作痛。歷年延醫診治，服食跌打藥物無數，始終未見顯著功效。據X光顯示，有一胸骨稍呈彎曲。素仰先生醫術高明，濟世爲懷，故特不惴冒昧，縷述病情敬祈不吝

先生開下藥方，當較爲方便。如認爲症狀不明，必須親自前來就診，亦請示知，以便決定就道日期也。專此

敬頌

道安

印尼讀者吳順×敬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日

代郵

黃立華君：請來電話會所找秘書處鄭秀堂或會務張仲仁，以便聯繫。

萬人協會舉辦遊船河聯歡大會

同時舉行學術座談會
歡迎會員讀者携眷參加

爲了在會員間加強聯繫，使會員與萬人雜誌讀者打成一片，更進一步交換意見；爲了欣賞大自然的美景，藉此在旅遊中獲致思想的共同一致，本協會康樂部與學術部，決定聯合舉辦遊船河聯歡聚餐大會，並在遊河過程中，舉行學術座談會，由學術部主任岳騫執委主持，講題：「論認同、回歸及其他」，（邀請萬人雜誌專欄作者柳以青先生主講。）

本次旅遊是委託潘鳳遊覽社代辦，現由該社送來旅遊節目如下：

日期：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地點：離島長洲。

時間：上午九時正出發，過時自負。

回程時間：下午四時正。

集合地點：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在香港灣仔碼頭。

交通工具：由香港油蔴地小輪公司客輪負責接送。

旅程遊覽：本社將此次旅行分爲三組別，以便利各人能斟酌自己的愛好而參加。

第一組：漫遊觀光組。前往長洲各名勝區遊覽，由本社導遊員負責領導及介紹當地風光。

第二組：海浴組。於長洲東灣海浴，由本社供應沙灘，及由香港拯溺總會派出救生員擔任沙灘工作。

第三組：自由組。此組專爲蔴雀耍樂人仕而設，於長洲酒家設有冷氣蔴雀房間。

午餐：（海鮮席）

①白灼東風螺
②雲耳會甘栗
③龍江豆豉鷄
④薑葱焗肉蟹
⑤羅漢扒豆腐
⑥鹽焗中蝦
⑦芥菜膽扒鴨掌
⑧五柳黃花魚
⑨炒飯
⑩伊麪

費用：每位港幣十六元。

售票處：㈠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萬人協會。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八號B俊人書店。

萬人協會康樂部
學術部仝啓
八月十日

萬人雜誌合訂本 一至二十冊已發售

「萬人雜誌」合訂本第一至二十冊（由第一期至第二〇〇期）已發售，優待讀者，不加收釘裝費，每冊六至十元，數量無多，欲購從速。

發售處香港禮頓道28—30號十樓A座室萬人雜誌社、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郵購可用郵票或劃線支票逕寄萬人雜誌社，酌加郵費。

萬人協會中華青少年先鋒社

青鋒　華青　怒吼
龍騰　五社聯合營火晚會

藍天白雲，號角待鳴
曙光將現，旗正飄揚

歡迎您：大時代的中國青年們！參加我們的行列，燃點熱和光的神聖火炬，洋溢中華兒女的眞誠感情，大家來手握手，大家來心連心，迎接偉大的時代到來！

我們都是來自社會各角落的青年，爲了一個共同的崇高目標，本着精誠團結的精神，共同結合起來，獻出我們的熱和光，爲廣大的青年們提供正當的意義活動，交流友誼，健康身心，共渡一個歡樂的假日。

日期：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星期日）。

地點：青山紅樓。

費用：每位港幣十元（包括往來交通及燒烤晚餐）。

集合時間：下午二時。

集合地點：九龍尖沙咀漢口道半島酒店側（請認各社社旗集合）。

節目：乘專車出發，直達蝴蝶灣海浴，暢泳碧水綠波，炎夏假日消暑好活動，垂釣海濱，樂融融，優悠漫步，寬紅樓，革命聖地風景佳，拍照留影好時光，老少適宜，各適其適，大可消磨半天，假日並有豐富餘興節目；包括：歌唱、集體遊戲、有獎問答等。

參加辦法：請於是日準時在集合地點購券出發。

人事滄桑・令人慨嘆

孫一專致黃中惠公開信

中惠君：

閱讀三〇〇期「萬人雜誌」周刊，你所表達的心聲，撩起我無限的感觸，「十年人事幾翻新」，人事滄桑令人慨嘆，今天我們能夠他鄉遇故知，能不歡喜若狂嗎？

一九五七年五月我由德慶縣播植段築路工程完工後，返回廣州市過其流浪生涯。大約住了一個多月，我們幾次找尋門路，於同年七月中旬，又到了中山縣張家邊小隱石場討生活，是小型企業，由當地村幹打理，石方價格很低，加上石質堅硬一天打不夠一咪半炮眼，生活很難維持下去，不夠一個多月便捨棄那裏的工作，另接得寶安縣南頭鐵崗水庫的爆石工程。

我相信你也是在那時候逃出地獄，或者我們彼此之間可能有見過面，只不過沒有互通姓名罷了。大家同是當時的天涯淪落人，有家不敢回，這些流動散工對共產黨的一切倒行逆施，無不咬牙切齒的痛恨，我的同鄉和逃脫魔鬼控制，經澳門再來香港，與你說的情況完全相同。誰能想到我們今天又可以在這裏，呼吸着自由空氣，重新過眞正的自由生活。我和你一樣都是萬人雜誌的忠實讀友，我們都有共同思想目標。在這個以金錢為前提的現實社會結交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時很不容易，不過我不知你加入「萬人協會」沒有？我很歡迎你能投進這個大家庭的圈子。大家互相聯絡感情，發揚我國固有民族友愛精神，這對一個海外遊子而言，是最好的去處，朋友！我們打開大門等待你進來！

祝你

生活快樂

孫一專上

傳道者

棄左

姑母十八歲死了丈夫，決心進教堂做傳教士——修女。想不到，四九年期間來了個無神論者的共產黨，硬指姑母是地主、搗亂份子，國民黨特務，對她實行嚴刑峻法——鬪打吊。

論個人成份，她是個無產階級，四大皆空的傳道者，丈夫家的財產未曾享受過分文。毛澤東和共產黨根本就不給你講道理，牠們視宗教、社團是個反動組織，一意消除乾淨為止。

令人遺憾是香港教區，身為主教者忘記自己職責是傳道理，卻偏偏學人談政治。雖然他已息勞歸主去了，莫怪我來鞭屍，我是於事論事，請勿強姦我的詞意。以前的教會社會觀的確有點親毛共味兒，身為主教者的徐誠斌難道不會理解中文詞意，如果他是個番鬼佬，我們可恕他無知，但他的而且確是黃面孔、烏眼睛、黑頭髮的中華兒女，怎叫我們曾受毛共迫害的難民、教友饒恕呢！萬人傑先生是我函授學校國文老師，又是徐誠斌主教的老友記，他在我心目中是位好好先生者，斷斷不會無端端出賣他的良朋益友矣。我雖然不是教友身份，但我的姑母和姨媽是個忠實的天主教徒，她們是曾受盡毛共毒打、苦鬪的所謂黑七類份子，純粹的中華好婦女。她們愛善棄惡，入教做聖徒也是這宗旨，相信海外教友亦感同意。令人不解的，困在鐵幕的傳道者遭毛共迫害，身為主教卻詐作不知，不但不理，而且還有人別有用心想教友接近魔鬼矣，嘆惜！嘆惜！身為傳道者竟有不可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和董壇主力行著書元玉

五華 陳培根未定艸

大浸稽天年復年，生靈淹沒幾能全，
君猶樂把吟風筆，我亦閒浮載酒船，
劍鑄炎方人未老，憂先天下事堪憐，
相期攬轡同歸去，重舉中原萬灶烟。

培根先生和詩，「重舉中原萬灶烟」，烟字押韻最佳。壇主評。

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台北召開書感

印尼棉蘭 張月樓

世門聲望本芬芳，界說源流歷史長，
客地書懷崇壯舉，屬文申義應當揚，
懇邀海宇羣雄聚，親串英豪集偉堂，
大眾忠誠謀國是，會場浩氣射光鋩。

客屬人士，富有團結精神，懇親大會之召開，意義十分重大，海外客屬華僑，應派子弟回台，參加海陸空軍，繼繩祖武，不墜家聲，一旦有機反攻，即可救國救鄉，平時應在海外，幫助國家，繁榮經濟，推銷台灣產品，對抗毛幫邪惡，揭穿欺詐宣傳，鄙人大陸到港，是為新近客家，疆場餘生，久經憂患，軍人本性，直言忠誠，台灣雖小，是為正統中國，大陸民心，俱存嚮往，盼望政府反攻，至為殷切，毛某政治戲法，現已不靈，據聞各種趨勢，可能傳位江青，壇主聽來，哈哈大笑，自三皇五帝至今，女人久稱禍水，塗脂弄姿，只可私人使用，一旦搬上政壇，天下未有不大亂者，女人當家則家敗，女人當國則國亡，證例太多，不必細舉，毛兄至此，心勞日拙，圖窮匕首見矣。夜觀天象，紫薇垣有第二新星出現，軫星十四度毛某之星，又呈險狀，搖搖不定，天市垣以北，有白氣伸向華北，主刀兵，可能蘇俄將有行動，屆時客屬人士，皆可還鄉，鄙人黃冠歸隱，遨遊五大名山，不知所終，方稱奇妙，壇主。

贈無為居士絕句二首

丁亦盦

居士發願以平生造詣，「動」「靜」奇功，助人卻病延年，以結有緣。

(一) 法號無為非不為，奇功造詣豈能私。
高年喜樂發宏願，願教黃蒿變綠枝。

(二) 枝綠花紅造化工，心安體健應相同。
倘逢日夕傷眠食，來向高賢學理功。

無為居士，家中閣樓有大仙，自大陸偕同前來，事無大小，先問大仙，居士有靜功，可以卻病延年，現在九龍尖沙咀，富都招待所，與人結緣，有道之士也。壇主。

七夕

曹文錫

橋架銀河用鵲填，且看牛女渡誰先，
一年一會休嫌少，我別家鄉已廿年。

贈陳培根

曹文錫

愛讀劉伶戒酒箴，敢云麴蘖是知音，
醒來猶戀杯中物，撫劍欣然作醉吟。

長城懷古

鄧學而

民脂民血築長城，槍桿專權二世傾，
一代風流秦暴政，枉拋心計換汚名。

歲寒三友

鄧學而

松竹與梅猶有節，結成好友傲嚴霜；
可憐搖尾投機者，「適應」「回歸」吠一場。

未歸雁

鄧學而

邕邕避箭出秦關，忍耐炎涼宿海灣，
聞道弋人相殺盡，春來排陣故巢還！

敬和壇主去國吟四首原玉

鄭六豐

(一) 大樹濃陰自有由，根深屹立客歡留。
力培後學教毋倦，行慕先賢道不愁。
撰稿人慚元亮筆，評詩君處仲宣樓。
故園何日同歸去？萬頃湖山一色秋。

(二) 萬方多難憶川巴，白帝城高霧似紗。
壯歲馳驅明棧道，雄心勃發為邦家。
東夷降服狼歸穴，赤帝披猖虎據衙。
救國居然淸算急，未遑折柳別京華！

(三) 此身倘得化纖塵，飛向天堂問聖神；
世上幾時消孽障？心中乏策拯親人。
極權統治狂夫帝，暴政橫施豎子臣。
淒涼最是逃逋客，寧甘冒死作從賓！

(四) 別緒離情不忍聞，生生死死散如雲；
客中送客蠻荒去，墳畔添墳夕照曛。
未見還都空極目，長留異域念遐紛！
照人榴火紅於血，暫解相思酒作軍。

六豐先生之詩，對仗工穩，和鄙人之詩，勝過原作，鄭先生與林杉君，二人筆調，頗相接近，詩以言志，言為心聲，意欲從中撮合結為元白之交，不料林杉先生來函，聲稱：「與六豐詞長，時有過從」，倘不知也，壇主。

與六豐詞長談詩雜咏

林杉

(一) 君有奇才好對吟，詩剛脫稿即相斟。
得來知已談何易，探到人情意愈深。
冷眼不妨看世俗，熱心共許樂園林。
古書滿架容娛老，豈羨市廛百萬金。

(二) 與子相知若弟兄，狂言戲筆又何驚。
一時欲貫三千紙，滿腹眞藏百萬兵。
意似蠶絲抽未盡，心同燈火剔加明。
性靈詩論猜疑久，今日居然作共鳴。

(三) 武穆用兵存一心，吟詩道理此中尋。
東拉西扯成佳句，低唱高歌俱妙音。
偶爾奔馳驚野馬，有時恬靜鑽書蟫。
風雲變幻眞難測，欲與吾兄仔細斟。

(四) 吾邑文風久式微，揮戈擬共挽斜暉。
欲從廢址重營屋，也拾舊棉再製衣。
事冀有成期後學，心存無愧對前徽。
與君此責同肩負，水遠山長總不違。

林先生第二首最佳之句「意似蠶絲抽未盡，心同燈火剔加明」，可以媲美放翁，該詩共有八首先登其四，所剩下期續登，壇主。

華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三〇四 新7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〇四期（新7）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〇四期（新7）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八月廿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向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中共丟開「十大」準備鬭爭

北方有句俗語說：「拿棍子喚狗越喚越遠」。中共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大」），就目前的情況言正合了這句話，不僅會使一些駐北平的外國記者有「越喚越遠」的感覺，更有些事會使他們感到撲朔迷離，簡直摸不清頭腦。中共如果一旦召開「十大」的話，對於與林彪有關的議題就是把「劉少奇一類騙子」改爲「林賊」或「林彪一伙」，進而公開他的罪名，並把與他有關的正面事物，從中共的一切文件中消除乾淨。剩下的只是罵他的話和他的「反黨叛國」罪行。然而照目前的大陸情況看，中共的「十大」不僅短期不能召開就此「拖」下去，並於不久將來掀起一場新的派系鬭爭。

這場新的派系鬭爭，一派是以毛澤東、江青爲首的「左派」，一派是以周恩來爲首的紅色官僚集團，前一派的口號是「繼續革命」，後一派則主張收拾「文革」殘局安定大陸局面。對於毛江派，由於「共產黨人的哲學就是鬭爭的哲學」，所謂「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符合馬列邪說的。

而周派的主張，如果稍爲着眼於經濟和生產，也不能不說是走的「羣眾路線」。倒霉的當然是大陸數億同胞。如果站在大陸同胞的立場，無論是毛派還是周派（可能還不成其爲一派，問題是大陸局勢發展到今天，江青想當老毛的「接班人」，周集團也就成了「革命」的對象，不是派也得算是派），都是爲了爭權奪利而不斷展開鬭爭，他們都是中國老百姓和中國歷史的罪人。

「團結」消逝‧鬥爭將要開始

在「八‧一」中共建軍節前的一個多月時間中，不僅從北平不斷傳出中共「即將召開十大」（或「四屆人大」）的消息，中共宣傳工具也連續發出「九大團結勝利路線」和「加強團結」的叫囂，當時的中共確像在準備召開「十大」。然到了「八‧一」前夕，中共在北平舉行的「慶祝建軍四十六週年招待會」的冷清局面，卻把中共召開「十大」的傳說和它自己的「團結」叫囂完全粉碎和抹殺了。估計：這是因爲中共在準備召開「十大」階段，上層發生了意見分歧，而這種分歧可能主要是老毛安排江青作他的「接班人」受到黨內上層的反對。套用中共的一句老調說，這就是老毛的「戰畧部署受到了干擾和破壞」，其結果只能用鬭爭來解決。

今年七月一日北平出版的「紅旗」第一篇文章是署名「黎堅」寫的「重視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在這篇文章中充滿了火藥味，相信這是中共開展另一次「文革」運動的信號，可能再由有「文化大革命英勇旗手」的江青上陣，而這次鬭爭的矛頭首先勢必指向周恩來。

勝負因素仍取決於「槍桿子」

毛江派和周恩來集團進行鬭爭已不可避免，照目前大陸情況看，周恩來當然非失敗不可。

然波詭雲譎的大陸局面是變化多端的，派系鬭爭的最後勝負還必定決定於「槍桿子」。中共「槍桿子」勢力中，一部份已投在江青裙下，一部份惡毛憎江並較爲「穩健」的軍人，可能較爲傾向於周恩來。然不可忽視，在共軍中林彪派的殘餘勢力仍然存在。日前，據外電報導，上海居然有一本頌揚林彪的小冊子在市面公開出售（可能是「中共九大文件彙編」）。上海是「文革」策源地，又是江青的基本地盤，然卻有這樣的「禁書」出售，這眞是比「批修整風」還值得重視的「頭等大事」。從這裏不僅可以看出，林彪的幽靈還若隱若現，他的殘餘勢力也正在伺機反撲。

未來的中共派系鬭爭，除前述兩大派系外，還可能出現一個既反毛江又反周集團的沒有林彪的「林彪派」。總之，大陸「好戲」就要開鑼，鬭爭的結果不僅「十大」開不成，可能還把中共的所謂「人民江山」拖垮。

新聞以外

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美國商人以及一些政客十分興奮，以爲大有一番作爲。可是直到如今，美國與中共間的「貿易」與「合作」仍無法打開局面。這中間當然有極大的政治因素存在，因此，對「前途」的展望，也沒有樂觀的理由。

雖然各抱……美毛貿易

中共抱怨美國稅重

在北平的美國「聯絡處」已開檔了，與中共外交部各級官員的聯繫已廣泛建立起來，雙方酬酢頻頻，頗有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之盛況。但聯絡處所負的重要使命之一——發展中美貿易——卻未有寸進。

據來自北平的熟悉內情的外國記者透露，中共當局曾一再要求美國減低對中共貨品所抽的關稅，以利中共貨品運銷美國。中共官員並曾向美國聯絡處貿易官申訴美國海關對中共貨品抽取不合理的高稅。但美國聯絡處對此卻「愛莫能助」。

事實眞相是：美國海關對外國進口貨所徵收的稅額，皆根據美國國會在一九三〇年所通過的關稅法案。但最近四十三年來，這項法案會一再修訂補正，有許多國家獲得了「最惠國」待遇，可以不必依照一九三〇年法案所訂的稅額繳付關稅。所謂最惠國待遇，就是貿易界人士所稱的MFN，有些國家的所有輸美貨品皆獲此種優惠待遇；另一些國家的輸美貨品之中有個別項目受到優惠待遇，其他項目仍照一九三〇年法案納稅。只有少數國家的輸美貨品全部不受最優惠待遇，而中共就是其中之一。

被「歧視」有原因

例如中共的玉石珠寶運銷美國，關稅率高達原價的百分之八十，而緬甸和泰國的玉石珠寶輸美僅納稅百分之十二。中共輸美的天津地氈和西藏地氈，納稅百分之四十五，而伊朗地氈僅納稅百分之十一。中共輸美的毛織上衣徵稅百分之四十五，香港同類貨品輸美僅抽百分之二十一的關稅。

這只是信手拈來幾個例子，類似例子不勝枚舉。總之，沒有最惠國待遇的國家，根本無法在美國市場上與其他國家貨品競爭。

中共當局已一再向北平美國聯絡處人員要求取

國會在傳統上不願給共產國家以優惠待遇，迄今爲止，只有羅馬尼亞是享有此種待遇的共產國家，這是三年前美國「誘使」羅馬尼亞擺脫蘇聯控制的交換條件之一。現在尼克遜總統要求國會授給全權決定最惠國待遇之給予，但這也不是朝夕之間所能批准的。

美與中共合作開發石油

洛杉磯時報的消息說：美國和中共可能合作開發中國大陸沿海的海底石油資源。

在全世界石油資源缺乏到今天如此的地步，石油使用量佔世界首位的美國弄到要限額售賣汽油，國會決議要尼克遜總統擬定汽油燃料配給計劃的時候，這一項可能性當然是有的，而且，美國一定會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

中共眞會與美國合作到這樣的地步？正如洛杉磯時報所說的，要開發海底石油資源的話，最佳的合作對象是美國。除了美國之外，其他的西方國家也具有這樣的條件；不過，都是非共產主義的國家，並且都是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不論與那一個國家合作，中共雖然對西方國家已經改採溫和路綫，但三年來的變化，究竟是技術性手段的改變，抑或是基本路綫的改變呢？還未有明確的答案。

權在毛抑在周？

儘管在表面，似乎周恩來掌握大權，採取現實政治的政策；但最後決定的權力在周恩來手上呢，抑或還是善變和慣於「退一步，進兩步」的毛澤東？

周恩來是否眞正現實到如此地步麼？他能夠做得到麼？與外國合作來開發自己國家的資源，可不是小事情。稍爲應付得不好，周恩來因而垮台的話，也不會出人意外。

也許有人認爲，既然可以與美國建立非正式的友好關係，與美國合作開發資源，有何不可？但這兩項問題，有着基本性質的不同。今天可以友好，明天可以不友好；很簡單。但合作開發資源可不同，不可以今天合作，明天就不合作。

合作，談何容易？

中共與蘇聯的翻臉，就吃過很大的虧，與蘇聯合作的事業，半途而廢，損失巨大。

今次再敢與美帝合作麼？假如合作的話，如何呢？中共基本路綫要全盤改變，不再能夠高談什麼世界革命，不再能夠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力量，毛澤東思想不再能夠吸引得到世界各地的極左派青年；毛澤東以至周恩來就與「叛徒鐵托」以至「赫魯曉夫」和「蘇修份子」一點沒有分別。

改變到如此地步，不是絕對沒有可能，形勢迫人，會如此轉變的。但，假如眞的演變如此地步，一定不會是毛周所願意的事情，迫不得已，才有如此做法。眞會被迫到如此地步麼？可能性應該不會很大。

公司」。

照這項援助計劃的進度看，到本年底時，中共將可與六十多個國家建立由人造衛星轉播的電話及電報聯繫。以中共與美國間的衛星通訊聯繫爲例，目前共有八條通過衛星轉播的無綫電話綫路，每月平均僅使用約六十五次。到今年十一月時，將有二百五十二條綫路，並將達到無限制的通話次數。

這三家美國公司的高層人士，以在商言商的看法，認爲中共如此熱心發展對外通訊，主要目的是爲了擴展貿易。但也有人認爲，中共積極發展通訊是與當前北平外交路綫相配合，使自己的觀點得以表達，同時也希望傾聽西方的意見。

「自力更生」需時二十年

中共新華社與日本共同社在今年一月二日正式啓用由衛星轉播的自動無綫電報打字機的通訊聯繫，當時新華社曾鄭重報導此事，但沒有提到這項聯繫之建立，是由上述三家美國公司協助的。新華社與共同社直接聯繫所使用的人造衛星屬美國通訊衛星公司，而在北平的地面轉播站則由RCA建造。

據可靠方面消息，在今年底之前，西聯國際公司與RCA公司將再在北平和上海建造數個永久性的衛星轉播站，使中共可以和全世界已有衛星轉播站的國家建立電訊聯繫，目前共有六十三個國家已有此種衛星轉播站。

一位美國通訊專家指出：如果中共沒有美國援助而靠「自力更生」來建立這樣的衛星通訊網，至少需要二十年時間和大量研究及建造經費。這三家美國公司之一的通訊衛星公司，有代表參加國際電訊衛星組織，該組織由八十三個國家組成，中共亦爲會員國之一。現在美國對中共進行的大規模通訊技術援助，就是通過這種關係而建立的，使中共首次嘗到參加國際社會的好處。

九枚衛星專供轉播

「國際電訊衛星組織」目前在赤道上空設有九枚專供轉播電訊之用的人造衛星，其中最大的一枚得以經常「停留」在大西洋、太平洋及印度洋的赤道上空。

仍難開展 重重困難

在地球上的多處地方設有衛星電訊轉播站，使用一種電子信號儀，把講話的聲音變成電波信號，拍發到衛星上，然後由衛星轉發到遠處的另一轉播站，再把信號變回聲音。

美國「RCA環球通訊公司」年前與中共郵電部簽訂了一項五百七十萬美元的合同，負責擴建上海的一座小型轉播站，將增添大量設備，使這座臨時性的小型站變成永久性的大型站，另外將在北平新建一座大型轉播站。

四百萬美元合同

上海站的擴建工程八月下旬可完成，將與「停留」在太平洋上空的三枚衛星聯絡，與南北美洲及大洋洲的電網和電話網連結起來。北平站與上海站將各擁有六十條電話綫路及二十四條自動電報打字機綫路。此外尚可轉播電視及電訊信號。

對中共提供通訊技術援助的三大美國公司之中，目前是RCA公司一馬當先，但另一家西聯國際公司現正急起直追。該公司去年底派遣了一個由高級技術及行政人員組成的代表團訪問北平，事後宣佈已與中共郵電部簽訂了一項四百萬美元的合約，將在北平興建一座大型轉播站，亦隸屬於印度洋上空的衛星系統，該站於本年底落成啓用後，將使北平與西歐建立電訊及電話聯繫的路綫更爲增加。

「人民日報」是給聰明人看

閱讀中共「人民日報」是一種「藝術」，也可以說是一種「學問」。如果單從字面上的意義去瞭解「人民日報」的評論和報導，則你永遠不會明白

濟發展」的文章後有感而發的。美日和西歐各國現正競相爭取中國大陸市場，因此對中共在經濟方面的風吹草動分外注意，他們對中共經濟現況之認識，主要是根據「人民日報」上的話。例如最熱門的話題是中共的鋼鐵年產量，因爲鋼鐵產量之增減直接影响到中共在重工業、汽車工業、農業拖拉機生產、軍事工業、造船工業等許多主要工業部門的前途。目前許多國家在這方面所作的統計，皆根據「人民日報」自本年初以來一再宣揚的數字，即在一九七三年內鋼鐵產量將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十七。據中共在今年一月四日公佈的數字，一九七二年的鋼產量爲二千三百萬噸，換言之，今年的產量將達二千六百九十一萬噸。日本鋼鐵業視中國大陸爲一個有潛大鋼力的市場，現正根據這種「官方數字」來研究，決定今後數字內供銷中共的鋼鐵之數量與價格。有大量剩餘鋼鐵可供外銷的西德和美國，也在密切研究這項數字。

報上文字可作「妙解」

外國人除了讀「人民日報」外，沒有其他辦法獲得中共工業生產的數字，但他們卻無法明瞭中共「人民日報」上的數字究竟代表什麼。

今年初以來，「人民日報」上一再出現諸如此類的語句：「在毛主席的光輝領導下，今年的鋼鐵產量將增加百分之十七。」外國人據此而推算出二千六百九十一萬噸數字。但他們完全不明瞭「人民日報」這句話的眞正意義。對於一個懂得中共報紙「閱讀藝術」的人說來，這段話眞正意義應該作這樣的解釋：「在毛主席的光輝領導下，六十四歲的李教授和六十歲的王老大娘已經下定決心，要以加倍努力參加義務勞動，來完成今年鋼鐵產量增加百分之十七的偉大指標。」除了這樣的解釋之外，對「人民日報」上所報導的每一項增產數字，能作什麼解釋呢？

自由客串

主義‧意義‧正義

柳以青

目前在談論「認識中國」的青年朋友們，無論是在口頭上，或是筆端都習慣成自然的出現了許多「主義」名詞。如果說這又是一次「主義」氾濫時期也不爲過。像什麼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列主義等等。如果我們把這些主義代入具體的句子裏，我們就會發現以下的幾種運用方法：中國幾千年的封建主義，百多年來中國受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的侵襲；現在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馬列主義爲本而走向共產主義等等。

這一些說辭，對目前的一些青年們，確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似乎爲這些不滿現實的青年，指出了一個路向，意思是：過去的是如何的邪惡，將來是如何光明；至於現在嘛，正值過渡時期的努力之中。因此，很多不大會動思索，作獨立思考的青年們，便盲目的跟從了。以爲他們有了路向，有了前途，有了希望，有了光明。這一情況，一方面證明青年們在求知上的輕信和懶惰；另方面證明青年們作人的單純而沒有經驗；最主要的證明青年們還缺乏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同時，更需要有見識、有卓見、有經驗的長者們指引。

並非所有「主義」都是可嚮往的

在上面所說的偌多主義中，如果不從事去了解它們的意義的話，那不啻是就作成了一句空洞的名詞和口號。假如一個青年，只對住一個名詞和口號就相信它，支持它，爲它而有所行動的話，任何人都覺得那是可笑的一件事；如果，對任何的主義，以及這主義所徵驗事實的沒有相當基礎和證據的話，就以之爲可以依據的理論，到頭來不是覺得受了騙，便是自己也就葬身於這一錯誤中。那時再後悔的話，何不在開始時加以思慮清楚呢？

這裏，我們不妨舉幾個例子。中國社會是否幾千年來都是封建主義所籠罩的呢？不少的青年們，在沒有深入了解的情況下，似乎就異口同聲地說：過去的中國就是封建的中國。也因此便把傳統的歷史、思想和文化，都給籠罩上專

中國的地位。這種純政治觀點的認識中國！—對過去一筆抹殺的觀點，爲疏於研究，懶於求知的人士們，確是一個不勞而獲的捷徑。然而，他們卻沒有想到，在這一種認識中國的方式上，正正中了政治欺騙的圈套，只有任聽中共的宣傳和獨斷，非以馬列唯物史觀來看中國歷史不成了。

實則，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其合理部份，非理部份和反理部份。幾千年來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夠繼承，發揚和光大，不在於她的非理和反理部份，而卻在於她那合理部份。然而，有多少人士們在認識中國上，能夠發現到這點呢？可是，如果依照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來看，不啻是在否定了我們的傳統文化的全部。但是，青年人們切不要沾沾自喜，「要滅人國，必先滅其歷史」，這句話是應牢記在心中的。

這裏，我不妨提出最近的一篇文章，刊登於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二日香港大公報，由楊榮國撰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這篇文章表面的意義，就是以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來寫孔子的；至於它的內在意義，就我的了解，根本是在謾罵中共的倒行逆施。現在，只談它的表面意義，至於它的內在意義，容後再談。由此我們可以看得出：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是怎樣地否定着我們每一個人所體驗到的傳統歷史的血脈跳動。

在談孔子的政治立場上，就肯定孔子是站在奴隸主的一邊的。在談孔子的思想——「仁」中，它就以之「仁」乃是殷周奴隸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其中所包括的孝悌、忠恕、正名、德智等，也都是爲了奴隸主階級服務的。

如果要從這方面去批判的話，倒很容易。不過，我們只舉幾件歷史事實和每個人都可以體驗的情形，以指出這一馬列主義的唯物觀不合事實與道理處：

孔子在中國文化上的最大功績是把王官之學變成百家之學。可以說把貴族所掌握學術，開放給平民們。從這一端上來說，孔子是不是「頑固地維護」什麼階級呢？如果說孔子是「頑固地維護」的話，那是維護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共在不遺餘力地打擊孔子，不是因爲孔子是站在什麼階級，這「階級」一詞只是中共的一種藉口，實則是因爲孔子維護了中國文化。相反地，證明中共正是不停地破壞中國文化，然而，由於中國文化是所有中國人所維護的，於是，中共便藉了其他的名詞、主義來摧毀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共的立心確實是很毒狠的。

孔子的「仁」是否只是囿於奴隸主間的呢？這孝和悌是否也只屬於奴隸主呢？證諸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任何人對自己父母兄弟的愛的話，就知道中

[illegible]「階級愛」、「同志愛」和「愛黨」、「愛毛主席」來代替人與人之間的愛——特別是血肉親情之愛，進而破壞我們傳統中國中的家庭制度，以便走向共產制度。

中共的希望和目的是在這裏，然而，他們永遠不敢正面承認這些，因爲這會使所有的中國人反感的。然而，傳統中國文化的根深蒂固，恐怕也使得中共束手無策的。也因此，中共一面不停地對中國文化大加做着解體工夫，一面又得聲稱保存了中國文物。這一手法，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但也有不少的人士們到現在仍蒙在中共宣傳的鼓裏。

卡爾・普波的自述

因此，我們在喊出「主義」之前，首先要了解這「主義」的意義是什麼？否則的話，我們就成了盲從者。例如社會主義一詞，似乎青年人們在不太明瞭它的內涵，就容易接受它，這是很危險的。假如能夠化些時間去研究了解一下，然後再肯定和否定它，也不爲遲。

在了解、認識主義方面，我們可以兼顧到兩個課題。第一是這個主義及其意義是否是正義的；第二是這個主義及其意義是不是合乎我國文化傳統的。所謂正義，它是否是兼顧到每個人——不分性別、年齡、信仰、階級、職業、整個人——不僅是物質方面，同時也兼精神方面；以及全人類——人類的互愛、互相平等等等。所謂中國文化傳統，亦即是中國人的作事方式，待人接物的方式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假如一個主義，兼具了這兩方面，我們不但要信從，同時也可以爲之實行而努力。否則的話，那就要小心從事了。原因是，這不但害己，同時也損人。在這裏我再舉一個例子。

世界著名的哲學家卡爾・普波（Karl Popper），他的名著「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一書早已爲人們所熟習，經常不斷地寫出他的理論和觀點，以揭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論文。

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英國所出版的「筆滙」（Encounter）雜誌上，刋出了對他的一篇訪問，其中有些地方，值得目前的青年朋友們閱讀，題目是：「論理性與開放社會」（On Reason & the Open Society）。

「問：你是一位哲學家，但是，你可否告訴我們一些關於你的政治經歷？

「答：我在一九一五年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那時，我是十三歲。但到一九一九年，在我將到十七歲的時候，我變成反馬克思主義者。直到我三十歲，我仍然保持我是社會主義的信徒，那時，雖然我已經開始更多的懷疑：社會主義與自由是否是可以互爲存在。我之所以變成反馬克思主義者，是由一件爲我個人來說的突發重要事件所引起，那是在我的家鄉維也納。由於警察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工人。當時，我很震驚同時也憎恨警察。可是，爲我自己——一個馬克思的信仰者也感覺到，對這幕悲劇，我也卻有一份責任，至少在原則上。因爲馬克思理論，要求尖銳化的階級鬪爭。這階級鬪爭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之路，這種革命固然會帶來犧牲，然而資本主義方面所遭受到的犧牲較我們更大。

「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那時，我就從理智方面對這一理論來考察，結果，我就以批判的眼光來閱讀馬克思著作。於是我發現了馬克思信念——在歷史上是無可避免的走向社會主義和其制度的基礎是多麼的不穩固。事實上，眞正存在的是人民——他們的喜樂和痛苦。我曾是、現在是和將來也是一個個體主義者，在這一意義上，我才發現：所謂正義一定是介於個體與整體或人類間的關係，至於階級觀念，那是抽象的，雖然在一些文獻中頗具重要性，但有時是太過危險的。我們現在所說的那些馬克思主義者，是想將具體的個人的犧牲爲了一個抽象的人性。他們相信，人類的邪惡，必須掀起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才爲人類更好。固然，人類社會中有許多矛盾，可是，最使我懷疑的是強調了這些矛盾而掀起的鬪爭，是否能夠使社會變得更好，或許是更壞？例如法西斯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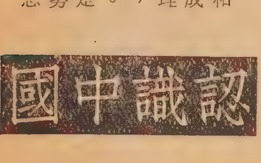
「起初，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還沒有搖動我對社會主義的嚮往。爲我來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倫理的要求，多少與正義有關。在這一個社會裏，貧富的懸殊可以消除，以及消滅不平等和剝削。但是，慢慢地我就體驗到，這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卻使國家變成無限和無可對抗的官僚制和權力，以控制人民，因此，我就放棄了我青年時代的嚮往。我已經淸楚的知道：社會主義與自由是無法相容的。因此，我就得到一個簡明的公式：如果社會主義意思是將生產工具的社會化或國有化，那麼，很明顯的是：這種主義不是醫治社會的罪惡，而更是——極端嚴重的剝奪了個體的自由。」

卡爾・普波的這篇訪問很長，其中涉及的問題，爲了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等，都有很精闢的見解，這裏囿於篇幅，不能再引下來，讀者中如果有興趣，可以去參考和閱讀。

從卡爾・普波的現身說法，我以爲現代的青年們是值得借鏡的。特別是生活在自由地區的青年們，如果對這些主義的含義弄不淸楚的話，就以之爲可信仰的東西，那未免是太可怕了。在這裏，我無意聳人聽聞，然而，一個主義的內容和宣傳，常使人眼花潦亂的，但是，如果能發現到一個主義的有無正義，那卻要用批判的眼光來了解的。否則的話，任何感情作用和盲目衝動，都會帶來可怕的後果的。

事實上，在今天的七十年代中，任何想迷惑人類的思潮和主義，都是很難得逞的，原因是七十年代的人類的思想已經成熟得多了。可是，這青年的一代人，卻有些太過受到宣傳和理想的侵襲，往往會陷於遐思之中。然而，任何的一個青年人，如果不能從遐思中面對現實的話，後果卻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有一句話，可以告訴青年朋友們：現代可怕的錯誤之一是：人們竟將一種思潮及態度在社會上佔有地位及現代具有聲勢，與該思想的眞實性、正確性和價值混爲一談。其實，一種思想是否活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思想是不是善的、眞的。



中共的「自由」與「民主」

岑嘯雷

不容否認，中共的宣傳工作是相當成功的。在這方面，中共不僅搜盡詞海中的美好詞句，替它的醜惡行爲作掩飾；而且不斷地創製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詞，混淆別人的視聽。利用美麗的謊言去愚弄其統治下的人民，施展巧妙的騙術去迷惑其統治範圍以外的人；以期達到「世界革命」的目的。在對謊言及騙術的運用方面，它的手段卻是非常的高明，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對象，採用不同的宣傳口號與行騙手法。這用中共的術語來說，就是「對具體問題採取不同的應付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的運用。

殷海光先生的著述，雖然有若干部份過於「超越」，我們不能苟同；但是他對共產黨的認識，卻是十分透澈的。他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曾經這樣寫道：「馬列門徒是一羣世界歷史上罕有的複合體，他們在目標上是「心思單純」，而在策畧上則是「心思複雜」。他們在目標上是最反機會主義的；可是在手段上則是毫無顧忌的機會主義者。因此，他們在方法的運用上絲毫無凝。任何手段，只要他們認爲有利於目標，他們都可以採取。」這段話對於中共來說，可謂是一針見血的評論。

但是沒有在中共統治下受過實際痛苦教訓的人，很少能像殷先生一樣，清醒地看到中共的本質的。大多數人迷惑於它的美好宣傳，像服了迷幻藥一樣，着了中共的迷，被利用作統戰的幫兇，這是很可悲的。

八月份的中華月報，以「民主自由在中國」爲討論重點，刊載了多篇有關這問題的文章。其中有些作者竟然認爲在中共統治下可以談自由民主，這簡直是出乎意料的糊塗。我想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共的騙術高明，另方面卻是作者淺薄無知或者是一知半解的原因。

不錯，中共的憲法有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社，集會，結社，遊行，示威以及宗教信仰等自由，」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機關必須依靠羣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爲人民服務。」但是，中共的官方文件，只是冠冕堂皇的宣傳口號而已，與其實際政策並不符合。而且中共對於其所頒佈文件中的每一個字的涵義，跟中國文字傳統的字義，有着不同的解釋。如果要找尋中共文件的眞正涵義，那就非要在其統治下生活，從實際體驗中去領悟不可；否則，只是緣木求魚永遠不會得到正確的答案。

例如中共的土地改革法中，明文規定：「農民對地主要進行說理的鬬爭，不得對地主亂打、亂罵。」如果你用中國傳統的字義去解釋條文，把其涵義解作在土地改革中，農民對地主的鬬爭，是說理的，不是打罵的；那你就大大的誤解。照中共的解釋是：當農民的階級仇恨高漲的時候，對地主的打罵行動，是鬬爭積極的表現，這種打罵不是亂打亂罵，是說理鬬爭中的合理打罵。故此，農民都紛紛向地主施用最殘忍的鬬爭方法，用曠古未有的嚴刑向地主迫害。藉以表示階級仇恨高漲，跟地主劃清界線以求自保。結果，中共的土改不僅是亂打亂罵，而且是亂關亂殺了！

又如中共要求幹部「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爲羣眾服務。」又說：「向羣眾學習，聽取羣眾的意見，接受羣眾的批評。」似乎一切都爲了羣眾。但是當幹部眞正的聽取了羣眾意見，把羣眾對中共政策不滿的意見反映到上級去的時候；上級肯定有扳着面孔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教育羣眾，領導羣眾；不是要我們跟着羣眾走，做羣眾的尾巴！」說來又是另一套。結果，還是將懷有不滿意見的羣眾，「教育」到不敢不滿爲止，像這樣的口是心非，翻雲覆雨的例子，眞是不勝枚舉，但中共卻說這是「掌握原則，靈活運用，」或者說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試問局外人怎能從中共的文件中，確切地了解中共政策的實質？

中共憲法雖然規定公民有各項的自由，但是我們不能按照字義上的解釋，認爲大陸人民可以用言論或出版的自由去批評中共。更不能認爲大陸人民可以用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來表示對中共的不滿。實際上，大陸人民的行動除了由中共包辦或指使外，絕對沒有自由這回事。

如果要了解中共憲法中所謂自由的實質，首先必須從其「人民」一詞的涵義說起。一九五四年，中共進行全國「普選」時曾經說過，「公民」是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人民。似乎將「公民」與「人民」分開，但是在當時的宣傳

口號中又說：「選舉權只給人民，不能給反動派！」既然選舉權只給「人民」，而有選舉權的就是「公民」，實際上已將「人民」與「公民」合為一體。但是，中共為什麼要採用「公民」一詞呢？主要原因是利於騙術的運用。因為世界上各個民主國家的選舉，都以公民為選民，中共既然口口聲聲說「民主」，所以不得不在普選中採用「公民」一詞，好讓外國人看到它的「民主」，這樣便可以魚目混珠，販賣冒牌貨，其後「公民」一詞，在一九五四年中共「人代會」所通過的所謂憲法外，其他文件已不多見，故此「公民」一詞實際上與「人民」等義的。

對於「人民」一詞，在中共的定義中，是有特定的範圍的。而且隨時期，隨政策，隨着中共需要的不同而改變，沒有固定的涵義。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曾將「人民」解釋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在一九五七年「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則說：「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範圍」，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解放軍報」卻說：「人民和敵人的分界線，集中到一點，就是看他擁護還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竟然將「人民」一詞解釋為擁護毛澤東思想的人。中共將「人民」的涵義不斷的推移改變，不外為了鞏固毛澤東的政權，最後「人民」一詞很可能轉變到只是毛澤東本人！

「人民」的涵義，既然是指毛澤東的擁護者，那麼中共憲法所載的各項自由，也就等於空白，因為你批評毛澤東，就已經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敵人，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下，言論怎能自由？不用說提出政見，就是在壓迫下發出一些牢騷，鬧點工作情緒，也要被指為講「怪話」而被關起來。至於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更不必說了。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只有官辦的遊行，示威，絕對不許人民有自發的遊行，示威。如果人民要集會、結社，那就是「反動社團」，要取締鎮壓。甚至跟較友好的幾個人來往密切一些，也要被指為宗派主義，有陰謀活動。因為中共有頂「思想準備犯罪」的帽子，你沒有犯罪行動也可以給扣上，教你粉身碎骨！

一九五〇年，南方大學副校長陳唯實在「上大課」時，曾經就「自由」的涵義，作過很巧妙的解釋，替中共辯護。他說：「很多人說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自由，但是他們卻沒有了解，人民要怎樣才能享有自由？更不明白在共產黨統治下的自由是怎樣的？告訴你們：共產黨給與人民的自由，正跟海洋給與人類的自由一樣。只要你諳熟水性，便可以在海洋裏享有絕大的自由。你可以仰泳、背泳、蛙式、蝶式……多姿多采，各適其適。但是，你如果不諳水性，又不肯向諳水性的人學習，那麼，你不但覺得沒有自由，而且會被洶湧的海浪淹沒。」

他這段話的意思是：你如果覺得在中共統治下沒有自由，你便是不擁護共產黨。要是不改造思想，你的生命也將會被毀滅！但是不諳水性的人，決不會下水，中共「拉人下水」就是剝奪個人自由。明知別人不肯游泳而將之淹沒，就是迫害。世界上除了海洋外，有遼濶的陸地；有無際的天空。不適於游泳的人，可以馳騁原野，翱翔於天際，為什麼中共不能讓人民選擇合適的生活？陳唯實這一段話，正是中共式自由的最好註解。

至於中共所標榜的民主原則，是所謂民主集中制；照它的說法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內容是「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整體，下級服從上級」，進行民主的方法，是凡事先在羣眾中廣泛展開討論，發揚民主，然後再把這種羣眾意見彙報上級，再由上級針對這些意見加以研究和總結，作出政策方針，然後再交代到羣眾中去實行。這種說法從表面上看來頗有道理，但是實際上卻是一種假民主。任何政策中共本已先行決定，並且估計到政策施行時所遇到的若干點阻力（他們說是羣眾顧慮），安排好逐點擊破的宣傳資料；然後將既定的政策交到下級去討論，假作讓羣眾發表意見，如果羣眾提出反對的意見時，便指這是「羣眾顧慮」。初時用事先準備好的宣傳資料，向羣眾進行「說服」，「幫助羣眾解除顧慮」；繼而要「清算羣眾的壞思想」。如果你仍堅持己見，那就給你裁上「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試問在這些嚴重罪名前面，誰人還敢冒生命的危險提出不同的意見？這樣的所謂民主集中制，簡直就是獨裁！

但中共為什麼不乾脆地施行獨裁，而要假意讓羣眾討論一番呢？這原因有二，一是用假民主的手段，混淆視聽，把自己裝成一個「民主政權」，二是利用羣眾討論，誘出那些敢公開發言反對它的人，將他們定罪殺害；剷除異己，以便鞏固自己的統治。在「大鳴大放」時，毛澤東施用「陽謀」鎮壓「右派」，便是最明顯的例證。

在八月份的中華月報中，有人替中共塗脂抹粉，說中共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式民主」，適合於中國人，那簡直是「隔岸觀火」說風涼話。同時也是對中國人的極大侮辱。

中國人民並不是「奴隸成性」；在中共極權統治下的大陸，人民雖然失去自由，但他們仍然要從中共報刊的「新聞罅」中，嗅觸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氣息。對於報刊中有關外國的報導，都特別着細去讀，希望在絕望中找尋自由民主思想的啓示。

筆者對於中共政權，從熱心擁護到積極反對，主要原因，就是從中共報刊的「新聞罅」中，嗅到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氣息，加強了逃亡的決心。一九五三年，筆者從「南方日報」得知美國發生一宗間諜案。主角盧森堡夫婦因盜竊核子資料給外國被判死刑。本來證據確鑿，犯人早要服刑，但美國的制度容許犯人上訴，聘律師抗辯。還容許美共發動的抗議示威，使行刑日期一再躭延；表示出美國法律的公平。而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裏，蘇聯發生了「貝利亞事件」，貝利亞的罪名是「把自己的權力放在黨之上，及跟外國勢力勾結（大意如此），但這消息公佈時，貝利亞已被秘密槍決，完全沒有經過法庭審判程序，從這兩案的處決，可以清楚地看到兩個不同制度的社會，那一個比較合理。而筆者也從這兩案中得到了啓示，反共思想就此在腦海中萌芽！終於能夠「排除萬難」，到香港來吸一口自由空氣。

正視中共

在最近的幾個星期以來，高棉的局勢是非常緊張危急的，假如領導自由世界的列強們，繼續忽視這個東南亞細小共和國的局勢發展的話，那末這個愛好自由和平而不滿一千萬人口的反共民族，很快地就會被那奴役七億五千萬人口的中共政權，卵翼和直接間接支持下的施漢諾傀儡組織所吞噬！尤其是美國姑息主義分子強迫美機停止轟炸後，高棉局勢的發展將更不堪想像！正如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代表施明頓八月十二日所說：「共軍只要在美國停炸之後，再行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攻勢，則高棉共和國的龍諾政府，將會在極短期內宣告倒台，而施漢諾則立即捲土重來。」

同時流亡北平的前高棉「元首」施漢諾，也在北韓的平壤誇稱：「預測效忠於他的部隊，在不久的將來，說不定在最短的幾天內，便會佔領金邊。」他並要求外國的僑民及外交官離開高棉，否則會成為目前在首都金邊周圍，激烈進行中的戰事的「犧牲品」之危險！

龍諾將軍沉着應戰

儘管共黨實行心理戰和軍事壓迫的雙重攻勢，儘管美國會姑息分子助桀為虐，但一向沉着應戰而獲得高棉人民愛戴，值得自由世界人士敬佩的高棉總統龍諾將軍，為了正義，竭力阻止共黨赤化高棉，奴役高棉人；因之，他不怕任何困難，繼續領導高棉兒女，進行其神聖的民族保衛戰。所以，他在風聲鶴唳的緊急情況下，堅決地表示他將留在高棉作戰，以迄最後勝利為止。龍諾的這項談話，顯然是答覆那政治殭屍施漢諾以上的誇張。由於美國防部已下令美機於八月十五日起停炸進攻金邊的共軍，並謠傳龍諾將藉口出國治病，實際是流亡國外。因此，龍諾為了安定高棉人心，乃毅然表示：他將不離開高棉，八月十五日以後將會獲得更多的勝利。提到美國停止空中掩護高棉政府軍作戰時，他認為高棉政府沒有理由停止作戰，高棉有自己的飛機，大砲及坦克；尤其軍隊的士氣正在增高中。此言何其壯哉？

實際上，高棉政府軍在龍諾將軍的領導下，也確會具有其作戰的條件，及其高昂的士氣。根據前此在高棉督戰美國軍援負責人麥塔西准將透露：他曾擔任過南越軍的兵團顧問，他屬下的「軍事裝備交付組」，有六十三人駐西貢，五十二人駐金邊。在該小組三年來的援助之下，使高棉的軍隊迅速地擴充了起來。據統計：高棉原有三萬五千烏合之眾，截至去年六月為止，已成為二十二萬人的一支很像樣的部隊。其中約十二萬人，受過八至十六週的步兵訓練（大部份在南越境內受訓）。由於受訓的時間太短，又缺乏作戰經驗，特別是後勤方面更一塌糊塗，因之在一年多以前的幾次戰役中，政府軍會付出重大的代價。

至於高棉內部的共軍實力呢？在一九七〇年杪的估計是四萬五千人，一九七一年底達到六萬四千人，包括着十四個「主力」團。而經常以高棉政府軍為目標的卻不超過一萬人，往往實行伏擊或偷襲，而甚少正面作戰的。它的大部隊則通常留在湄公河的東岸，靠近於越共游擊隊控制下的地區。西貢的美軍情報人員兩年前已獲得情報：河內於一九七一[illegible]

共軍於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對山隘之役與湄公河東岸吃過幾次敗仗之後，士氣已一蹶不振，於是施漢諾要求中共直接派遣武裝部隊約兩個正規師入柬助戰，從而恢復其對政府軍的攻勢。

唯其如此，於同年十月初，當高棉政府軍企圖打通從金邊至磅湛的第六號公路，及切斷通往南部一個新集結區域的北越補給線時，則全遭共軍的強大火力所擊退。當時高棉曾出動二萬二千名軍隊，其中包括精銳的第一特種兵旅，以對抗北越共軍七千人，及數千名中共軍。這些共軍之所以能夠伏擊政府軍，因為它們精於使用火箭與迫擊砲，為其取勝關鍵，判斷中共軍隊當時已參加作戰，至少有若干顧問人員在內。

中共軍秘密侵人高棉

到了同年十一月中旬，金邊城郊四週都有共軍；同月廿日後的戰爭地點距金邊市僅七哩。共軍當時的計劃是向南滲入，而直達金邊東側，企圖陷首都於兩面烽火之中。因此駐金邊的外交人員認為：龍諾反共政府的生存機會可能微乎其微了！由於偽裝叛軍的中共正規部隊，不斷南侵之故，令到高棉局勢急轉直下，深恐被拖入另一場印支戰爭的美國人，怕得要死！幸而使人興奮的答案是：高棉人面對這頑固的敵人，不獨異常沉着，且毫無厭戰的情緒。龍諾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對美駐高棉大使說：「高棉軍隊的果敢可能不如南越軍，惟棉人卻有較大的國家團結意識。只要是對抗外來的侵略者——特別是對越南人或大陸共黨，國民絕對支持。」這一來，美國人始對龍諾政府的生存機會，略具信心。

談到中共軍秘密介入高棉作戰的問題，早在一九七〇年就已獲致證據：㈠是二十年來極少公開發表聲明的中共頭子毛澤東，在同年五月廿日那天突然以自己的名義提出了一項警告：「爆發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並呼籲：「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擊敗美帝國主義。」㈡是「法新社」引述英文「曼谷郵報」同一天的報導稱：「中共有相等於兩師實力的部隊，刻已在柬埔寨（未改現名之前）境內，協助北越共軍及越共的游擊隊進攻柬埔寨政府軍。」——前者顯然是因印支局勢，特別是當時柬埔寨的局勢所引發，而大力勤王的毛澤東，亟欲扶送施漢諾返國復辟。後者則是根據高棉政府軍於奪回磅湛市的時候，曾經俘虜了中共若干士兵，他們穿着叛軍的服裝，並供稱已有兩師中共軍介入作戰。

其實，中共於七〇年五月五日支持施漢諾在北平成立流亡政府——

軍活動的葉劍英，曾於同年四月廿七日秘密前赴河內，與北越軍頭子武元甲會談。」南越部隊五月九日在高棉第一號公路附近，發現一批被擊斃的共軍屍體，經檢查證明其中一具爲中共的中校軍官；其餘大部份都可能是中共派往的「戰鬬員」。政治殭屍施漢諾同年五月十二日也會公開抱怨說：「如果不是美帝干預，他的解放軍已開入金邊了。」意味中共「解放軍」當時確已入柬作戰了。

倒向共產集團。」從而擺出了與中共密切勾結的姿態。因之，前中共「總參謀長」羅瑞卿在同月十三日的一次宴會席上，除重申對中共高棉的立場外，更誇稱「中共將可以出兵一千個師」，眞是極盡欺騙恐嚇的能事！

高棉

胡蓑之

施漢諾與毛勾結經過

如果中共兩年前就會派遣兩師部隊侵入高棉，那末，近兩年來所陸續侵入的中共軍數字，將無法估計；無怪乎高棉局勢已岌岌可危！自由世界豈可坐視？儘管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曾一致推測中共不會直接出兵侵棉，理由是一九六六——六七年間，當美機轟炸中越邊境時，中共尚且未曾拔刀相助，何況高棉在地理上與中共並不相連；加以中蘇共部隊對峙於邊界上，故判斷北平目前不輕易出兵外國。但大家都知道，中共之重視高棉，尤其是對施漢諾的扶持，更不自今日始；遠在一九五五年，當小施遜位而當選高棉總理後不久，作首次訪問北平時，中共當局就會給他以盛大的歡迎，而施漢諾的態度亦已有了巨大的轉變。

一九五六年四月，施漢諾便進一步警告美國說：「如美國對柬埔寨的援助加以削減，南越和泰國又繼續封鎖柬國，那末，柬埔寨將可能倒向共產陣營！」在他這項聲明發表之後，北平方面立即有了強烈的反應，中共「總理」周恩來於同年六月初旬，便偕同賀龍等一行親赴金邊訪問，展開其陰險的笑臉攻勢。幸好已故的棉王蘇拉瑪烈（小施的父親）採行了緊急措施，馬上要求施漢諾辭去其總理職位。而另委一位親西方的副總理金比出組新閣；並下令前高棉駐美大使龍金年擔任外長，維持了高棉的親西方政策。

一九五八年一月，由於施漢諾發表一篇反共的說演，曾贏得自由世界輿論的讚揚，因此，投機的施漢諾，於同年五月宣佈：「爲了適應柬埔寨人民的要求，故決心重掌政權。」但當復辟還不到兩個月，則藉口越、柬邊界糾紛，而宣佈與西貢政府斷絕關係。由於此項事件的發展，加上高棉國內二十多個大小政黨的意見分歧；特別是在中共的實力煽動之下，善於投機的施漢諾於同年七月廿五日，竟宣佈承認了中共政權。更於同年十月，小施夫婦應邀赴平，親自參加了中共「十．一國慶」紀念大會，與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大頭目們，列席於天安門的樓頭上。此後，小施每年十月，都有親自出席參加，表示他代表高棉比任何共黨國家的頭子對北平更爲親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當施漢諾指責美國支持一個「自由高棉運動組織」，而毅然表示拒絕一切美援，和要求美國撤退其經濟、文化、軍事及其他所有代表團人員的時候，北平當局立即予以響應，並於同月廿一日發表「嚴正」聲明說：「倘若柬埔寨遭受外國軍隊侵略時，中國人民保證全力支援……。

赤化高棉席捲東南亞

同時，中共「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曾指責「美國對高棉的顛覆及其侵畧行動已告失敗，而施漢諾與高棉人民反對美軍的決心，已阻撓了美帝對印尼及東南亞的領土侵畧。」同年九月二十七日，當施漢諾夫婦前往北平準備參加其「十．一國慶」時，前中共「主席」劉少奇於歡宴席上，再度向小施保證：「假如柬埔寨遭到外國進攻，中國將予以全力支援。」尤其是周恩來更大言不慚地說：「如美帝膽敢進攻高棉，等於進攻中國的一部份，決不坐視。……」

因此，施漢諾便有恃無恐，乃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不惜宣佈與美斷絕外交關係從而倒向中共的一邊，配合北平侵畧東南亞的陰謀。是故，當高棉國會及其王室會議，於七〇年三月十八日議決罷黜施漢諾之後，中共一直表示支持；施漢諾於同月十九日自莫斯科飛抵北平時，周恩來、李先念、葉劍英等親到機場，還以國賓之禮歡迎他；隱藏了多時的中共大頭子毛澤東，於同年五月一日，也會與施漢諾舉行會議，更以他的名議發表聲明公開支持施漢諾復辟！

換句話說，傀儡皇帝施漢諾，雖被高棉人民所推翻了。但過去曾經向他拍過胸膛的北平政權，不特不落井下石，還要履行諾言。以是，同年五月初，美國與南越軍聯合進入高棉邊境，閃電掃蕩越共游擊隊和北越軍的庇護所時，中共雖然沒有公開派兵介入高棉，卻難免不暗中出兵支援。

中共爲什麼如此重視高棉這個細小的王國呢？這並非中共偏愛於施漢諾這個風流皇帝，而至少具有如下幾項因素：

㈠是中共要跟莫斯科爭取亞非不結盟國家的領導權。㈡是中共與施漢諾政權於一九六四年訂有軍事同盟。㈢是高棉所處的形勢險要，具有重大的戰畧性。假如讀者是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施漢諾一九六四年三月曾表示：「高棉與中共結成軍事同盟，已將近見諸事實。……」當時若干觀察家提出警告：倘若高棉與中共的軍事同盟眞正實現，則對東南亞地區將是一個極大的威脅！

實際上，高棉位於印度支那半島，東界越南中圻，西臨暹羅灣，南鄰越南的南圻，北與泰國及寮國相接壤；東面以越南山脈爲界；西北環繞無數的細小丘陵，中央則爲廣大的平原，包括湄公河及洞庭里湖盆地。西南的貢不至莊他武里，多屬山嶺重疊，可找出高至一千五百公尺的山峯；海岸線則沿暹羅灣伸延長至四百公里。一九四一年日軍護航隊即由此而進攻泰國的。如高棉一旦被赤化，則不單是南越受到包圍，即泰、寮及馬來半島，亦於短期內將被席捲！甚至威脅印尼及大洋洲的澳紐各地呢！

上海「文滙報」的一篇問題文章

去年一月十三日，共黨中央發出了「中發（七二）第四號」絕密文件，內容是轉發共黨中央對林彪事件「專案組」所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鬬爭（材料之二）」，所謂「材料之二」實際上是兩個附件，一是「五七一工程紀要」，另一是「李偉信筆供」，前者本刊已發表過，後者尚未披露。

李偉信是共軍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追隨林彪之子林立果，直接參與秘密策劃反毛政變草擬「五七一工程紀要」，是政變行動主角之一。他的供詞十分重要，現在我們把原文全文發表，以供研究參考。

李偉信在筆供中透露說：林立果等在上海草擬「五七一工程紀要」之前，曾經研究了當時中共內部的情勢，關於林彪的接班問題，「說有三種情況：㈠首長（按：指林彪）和平過渡接班。……㈡首長被人×走（被趕下台）……他（按：指林立果）覺得林彪隨時可以被×下台，×要他積極策劃反革命政變，接着讀了上海「文滙報」三月十六日發表的文章。果（按：指林立果）認爲這篇文章是有來頭的，既然有來頭，就應當看成是信號，是輿論準備。……」

林立果等所指「有來頭的」三月十六日上海「文滙報」文章是什麼？

原來，上海「文滙報」於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就刊載過一篇專文，題爲「路線、政權和世界觀」，作者署名蔡康成（以下簡稱蔡文）；三月十六日又刊載了一篇與蔡文觀點對立的文章，題爲「千萬不要忘記黨的基本路線」，作者署名方岩梁（以下簡稱方文），方文對蔡文進行了不指名的批判，蔡文文字，我們蒐集未全，但所缺不多；方文則是完整的，這方文也就是林立果他們看作是「有來頭的」文章，是向林彪集團開火的「信號」與「輿論的準備」。

上海「文滙報」發表這兩篇文章的當時，正是中共舉行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改組了北京軍區，下

李偉信筆供林

李作鵬、邱會作等）對批陳之舉採取了消極抗拒的態度，毛林兩方已處於劍拔弩張之勢，「文滙報」於此時出現蔡、方兩人針鋒相對的文章，實有它的嚴重意義。

據可靠消息，蔡文和方文發表後，曾被好幾個省、區輯成一個小册子，予以翻印，作爲「學習文選」，發動幹部研究探討，其重要性可以想見。

被批判的四項論點

雖然蔡文不完整，但我們仍可從方文中探索出被林立果他們看成是毛派發動鬬爭的「輿論準備」，其論點是些什麼？據方文指出，蔡文的錯誤論點有四，我們特連同他的批判文字，摘述如後：

1「有人認爲，肯定路線決定一切，就得承認社會主義制度雖然優越，但不是決定一切的。」這種說法的根據是：「蘇聯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社會主義制度並沒有保證它的政權不變質；我們國家有很鞏固的社會主義制度，可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在被修正主義路線佔了統治地位的少數部門和地方，也有部份地改變了政權性質的情形。」方文對此批判說：這種觀點的錯誤是「把路線和社會主義制度對立起來、割裂開來」。「任何否定或動搖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否定黨的基本路線。而離開了黨的基本路線……去抽象地談論『路線』問題，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路線，就很值得考慮的了。」方文似乎有意拉扯上林彪於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說過的話：「有些單位，形式上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實際的領導權被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所篡奪，或者仍然在原來的資本家手裏。」

2「……有一種說法認爲：今天地、富、反、壞、牛鬼蛇神，想打垮我們的可能性很小了；對推行反革命這樣的說法，實質上就是意味着階級鬬爭已經過時了，革命大批判也是不管用了。」方文對此批判說：「這種觀點對嗎？完全不對。怎麼可以把黨內的兩條路線鬬爭和社會上的階級鬬爭對立起來、割裂開來呢？又怎麼可以把批判陳獨秀、王明、劉少奇等叛徒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正確開展黨內鬬爭對立起來，割裂開來呢？」方文也引述了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報告所說「黨內兩條路線的對立和鬬爭，是社會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矛盾在黨內的反映」後，稱：「如果輕易地以爲一小撮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打垮我們，只要抓住所謂『路線鬬爭』就行了，實際上也就是否定了路線鬬爭，是『階級鬬爭熄滅論』的表現。這種離開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作鬬爭的所謂『路線鬬爭』，豈不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形式嗎？」因此，「就必須始終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鬬爭進行到底。」又說：「對黨內錯誤思想的批判，也只有同對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批判掛起鈎來，只有同對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的批判掛起鈎來，才能提高我們的同志的思想覺悟，觸到要害，抓到本質。」「我們一定要……繼續深入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批判一切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按：指陳伯達），這樣的革命大批判，一時一刻也不能放鬆。」

3「……現在有一種所謂『路線鬬爭不可知論』，說什麼：某些場合、某些時候、某些地方行得通的東西，到了革命出現一個新階段的時候，就不一定行得通；即使有成功的經驗，但經驗再多，也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經驗去觀察無限的革命發展形勢，怎麼不產生錯誤呢？」方文對此批判說：「這是在宣傳相對主義和詭辯論！」「絕對眞理是存在於相對眞理之中的。只要我們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通過實踐而獲得正確的認識，這樣的認識總是程度不等地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而總是包含着絕對眞理的因素。」「如果從這種反動觀點（按：指「路線鬬爭不可知論」）出發，就會把主觀隨意性強加到黨的基本路線和黨內兩條路線

路線、依靠廣大革命羣眾也都給否定掉了嗎？……請問：不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依靠廣大革命羣眾，算是那一家的『自覺革命者』呢？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方針政策，我們就是要不折不扣地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引申與認識

從上引被方文批判的一月六日蔡文論點，我們似可作如下的引申與認識：

1「社會主義制度雖然優越，但不是決定一切的」似可解釋為：

(1)社會制度不能決定一切，唯有路線可以決定一切，但同為社會主義制度，路線卻因人而異；

(2)所以社會主義制度可以有不同的路線；

(3)路線本身既是相對的，就不是絕對的；

(4)因此所謂「毛主席路線」也就不是絕對的了；

(5)當前中國大陸上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也就不是優越的了。

2「對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的批判，不能代替黨內思想與路線的鬥爭」。似可解釋為：

(1)誠如方文所指出，這是「階級鬥爭過時論」和「革命大批判不管用論」；

(2)因此，毛澤東新發動的「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及「批修整風」運動，就是多餘的了；

(3)將黨內的思想路線鬥爭和劉少奇拉扯「掛鈎」，也就是過火和勉強的了。

3「路線鬥爭不可知」論。如前說，「路線」云云正確與否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當然，所謂毛澤東革命路線是否「正確」「偉大」？是不可知的，是可以懷疑的。

4「『隨大流』不是一個自覺的革命者」論。我們認為，這等於揭露了中共幹部在黨內路線鬥爭中一種無可奈何的盲從心理狀態，誠如方文所說，連「緊跟」毛澤東路線、「依靠」羣眾也都給否定了。進一步，所謂毛澤東思想路線的羣眾基礎，也都給否定了。

變內幕

袁悅

多變幹部和黨員，對中共制度與中共政權，尤其對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又一次發動的新路線鬥爭，普遍所採

彪的言論牽扯在內，就無怪乎林立果他們對方文看成是「有來頭的」和「某種信號」了。

附：李偉信筆供原文

一九七一年二月份，林立果和林彪、葉羣一起到蘇州以後，林立果又到杭州。三月十八日，立果、（于）新野，從杭州到上海。當天晚上，林立果在他臥室，對新野和我說，根據目前局勢，要設想一個政變計劃，他要立時把周宇馳從北京叫來商量，同時叫于新野暫時不回北京，主要處理這件事。立果接着說，剛才已經把我們在杭州研究的情況，給子爵號（葉羣的代號）說了一下，她說在上海要注意隱蔽、安全。

周宇馳三月廿日到上海。當晚，果、馳兩人密談後，把野叫去。第二天，開始他們三人商量，後來叫我也去了。立果說，目前從各地區實力來看，首長（按：指林彪）講話，還是有一定作用。這事與首長談過，首長叫先「搞個計劃」

這次主要談這幾個問題：

(一)研究形勢，主要三方面：

(1)在全國範圍內首長的權力勢力，目前是佔絕對優勢，是一邊倒，是最好的時機，但可能逐漸削弱。

(2)張春橋正在發展。因為九代（按：指九大）以後，全國局勢基本穩定。在和平時期，「文人」方面的工作和力量勢必要發展。

(3)從事物發展的規律來說，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轉化，交义發展規律。

立果又說：主席一貫是這樣，一會兒用這邊力量，一會兒用那邊力量，用這樣的辦法玩弄平衡，目前的發展趨勢是用張春橋。

(二)研究了林彪的接班問題，說有三種情況：

(1)首長和平過渡接班。馳說：五六年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立果說：五六年還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變化就很大了，很難說首長的地位還一定能保得住。當然和平過渡的辦法最好。

(2)首長被人×走（被趕下台）。馳認為一下不可能，最起碼三年以後。果認為很難說，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誰走（？）還不是一句話？野說：首長是主席自己樹起來的。果說：劉少奇也是他樹起來的。他覺得彪隨時可以被×下台，×要他積極策劃反革命政變。接着讀了上海文滙報三月十六日發表的文章。果認為這篇文章是有來頭的，既然有來頭，就應當看成是信號，是輿論準備。

(3)首長提前接班。可有兩種辦法：①把張春橋等一伙搞掉，保持首長地位不變，再和平過渡（認為張是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②直接謀害主席。但是他們要考慮主席影響威信這樣大，以後政治上不好收拾，儘可能不這樣幹。馳說：當然一定要這樣做，也可以想辦法，如把主席害了再嫁禍於人。把汪東興、張春橋叫去，把他們搞掉，就說他們與王、關、戚有關係，可以把主席軟禁起來談判，也謀害主席；或者找幾個犯人替死。到那個時候，反正是首長掌權，後事處理，首長是可以出來說話的。但這樣幹，首長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價。

(三)研究辦法。爭取和平過渡，但是作好武裝起義準備。目前先作兩件事：

(1)寫個計劃。

(2)讓四軍（按指空四軍）組建一個教導隊。

「計劃」：

一開始研究代號，想了好久，最後果自己決定就叫「五七一工程計劃」，即「武裝起義」諧音。

計劃目的內容，果說，讓上海小組帶着教導隊，先把張姚幹掉。可由王維國請張姚來，或叫警衛隊長李松亭帶領去張春橋家（那時林立果問我張家是否是你們警衛處管，我說不知道。林立果叫我打聽一下，我記得好像問過警衛處處長李松亭，李說張家是我們管，我們派人警衛和送日常用品，我將情況告訴了林立果。我為他們反革命計劃進行了反

革命活動）。

林立果又說，幹掉張、姚後，讓王維國、陳紜勵，必要時抽南京空軍一部份力量，控制上海局勢，然後串連全國力量，發表支持聲明，逼中央表態支持。假如許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維國他們保衛上海，形成對峙的局面，再和平談判。最壞的打算，是上山打游擊，先往浙江方向。林立果還說，這些問題；這次去杭州與陳勵耘商量了一下。我看這個計劃，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來寫。計劃分幾個部份我記不清，好像有實施準備、方案、以後打算等。

教導隊：以培養基層幹部為名，建立教導隊。要精幹、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華一邨。教導隊的幹部很重要，要選好。光靠教導隊的幹部還不行，上海小組要去抓。小組裏以袭著顯、蔣國璋為主，小組每一至二人還要抓空四軍所屬的一個部隊，每個人在他抓的那個部隊，都要掛個職務。另外要給教導隊多配些汽車和槍，增加機動能力。可以叫王維國自己造槍。軍事上要多學幾手，政治上培養對「首長」（林彪）「副部長」（林立果）的感情。林立果還說，「五七一」計劃和教導隊的事，目前只限「艦隊」、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知道，有些情況可以告訴上海小組。

以上是林立果三月份在上海的反革命活動。現在另外交待和揭發幾個問題。

㈠「五七一」計劃寫成後，我沒有見過。但是于新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曾誇耀自己說：林立果把計劃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錄的關於武裝起義的事例，都還留在北戴河「首長」（指林彪）「主任」（指葉群）那裏。

㈡于新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在廣州時對我說：批陳整風滙報會時，林立果當時比較緊張，對會議估計三種可能：⑴一般談一下，⑵整到軍委辦事組，⑶整到「首長」（林彪）。後來估計⑴、⑵可能大。在批陳整風滙報會上，黃、吳、邱、李、葉都檢討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們檢討，「主任」（葉羣）非常緊張，當時要搞「五七一」，並和黃永勝也商量了。（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是是非非，是耶？非耶？」

金庸先生在「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中說：「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如果金先生所說的「是非」，是一般所說的「是是非非」，是指「對與不對」，也就和「好壞」沒有分別——不對的事一般是會導致壞的效果。譬如大家都知道清潔好，遍地垃圾壞；也就等於說清潔是對的，遍地垃圾是不對的。金庸先生既然明顯地說「是非」「好壞」是兩回事，則他這個「是非」只能夠作「眞僞」（眞相），所謂「是耶？非耶？」而「政治沒有是非」，則只好作如此說法：「不必理會政治的本質」。假如有一個人西服皇然，談吐溫文大方，但如果不清楚他的本質（眞相），則他究竟是紳士還是騙子？仍不察不知。「是耶？非耶？」是要通過個人的感覺、經驗，從而得到一種認識（知識），再產生或好或壞的觀念。為什麼我們認為清潔好，遍地垃圾壞？那是因為我們都嘗過垃圾臭氣薰天的味道；感覺器官使我們獲得經驗，從而知道事實的眞相（是非），然後產生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觀念。沒有「是非」（認識）而能夠有「好壞」，我只能夠說這位先生連最起碼的邏輯方法也不知道。

這位先生的學術底子雖然如此單薄，但他給人的影響可不小。通過他的武俠小說，人家以為他學富五車，對歷史尤其滾瓜爛熟，殊不知那只是「說故事給小孩聽」的玩意；在他辦的報上，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時而說好，時而說壞，至於好壞的根由，卻從不觸及，也就是說沒有根究中共的本質和眞相。現在我們才知道這位先生原來是「不問是非（原因）」的，就像他的武俠小說中的「歷史」，只是有桑說桑，有蔴說蔴，從沒有作過什麼分析判斷；寫小說當然不一定要求這個，但以這樣的態度來討論自己祖國當前的問題，就會令讀者愈看愈糊塗，愈糊塗就愈易於「隨波逐流」，不知是非為何物。如果這是那位先生的原意，倒也做得相當成功。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是非之心，智也。」智就是「知」，是孟子性善說「四端」（仁義禮智）中的一端，是從辨別是非（清楚事物的眞相）開始，即我們今天的所謂知識（認識），再判別事物的善惡好壞（觀念）。但事物的「眞相」，的確不是那末簡單可以解決的一回事，而一切事情的關鍵卻繫在這裏。譬如有人說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國家富強，人民豐衣足食，有人則說那裏人民吃不飽，沒有自由。就常人的觀念來說，當然前者是好，後者是壞，但究竟是豐衣足食還是吃不飽，便是眞相（是非）的所在，首先需要我們的感覺器官去體會，這當然包括「見、聞、思」在內。但通過了「見、聞、思」而辨不出一個所以然，甚至作出跟常人的觀念相反的結論的人也不是沒有。「清潔好，遍地垃圾壞」大抵是沒有疑問的了，但「垃圾虫」如蛆虫、蒼蠅之屬，因為感官構造跟人類不同，因此產生的感覺與觀念各異。拿昆虫來比喻，也許有點距離太遠，但不同程度的類似情況的確存在，當它滋長蔓延起來，便使人類世界有是非不分，好壞不辨的事情出現。話說回來，近世人們雖然曾經因「事物眞相」的問題而弄得困惑無所適從（例如上述感官構造不同的例子，的確也存在於高等生物如人類中），但人類憑他的良知還是給自己找到了方向：那就是與天地共存的「善念」；這是儒家的所謂「仁」，是我國「道統」之所繫；孟子認為是智者（能認識眞相辨別是非的人）的先決意念。

江介風



鳴鼓篇

如此記者·如此良心



細讀查大主筆的嘔心傑作——「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一文後，發現其中有一怪異的特點。這一特點不僅像一條黑線貫串全文，而且相當突出，那便是儘管其題目已標明，他所要「忠實報導」的，是訪台時所見所聞所思，可是卻偏偏硬加插有關大陸的，經過加工、染色、鍍金的「偉大成就」。雖好些時候顯得過份突然、生硬、多餘甚至露骨到肉麻，亦在所不惜。

「去參觀了石門水庫，那是相當大的工程……但我曾見過大陸上更大的水庫，所以對石門水庫也不印象如何深刻。」

「台灣的交通建設、工廠、水利建設等頗具規模，但當然不能和大陸的相比。」

「金門大概是全世界最清潔的地方之一。（據我所見，廣東的佛山大概也是全世界最清潔的地方之一）。」

讀過老查上文後，人們不禁要問：查老板到底是在「忠實報導」台灣的見聞呢？抑或綜合地介紹大陸與台灣的實況！如果屬於後者，那題目應光明正大地名之曰：「報導台灣現況，追記大陸舊聞」；若眞正屬於前者的話，那爲什麼老是念念不忘替中共塗脂抹粉——在行文中千方百計地替中共說好話？

不錯，設若在查的訪台記中，只一次半次出現吹捧大陸的「偉大就成」，可稱之爲興之所至時的偶然之作，但一而再，再而三的拍捧中共，則不是偶然，而是有思想指導的必然結果了。這裏，不必要求查大主筆承認，因事實勝於雄辯也！

退一萬步說，就算老查喜把台灣與大陸作比較式的綜合報導，是爲了讓讀者能更全面的認識今天台灣與今日大陸，那爲什麼又只揀有利於中共的事來談呢？難道眞的大陸樣樣都比台灣好，而沒有一件比台灣更糟更……的事！若答覆是否定的話，卽爲什麼又不見你查老板，把兩者作有系統的比較式的綜合報導一番？

譬如說，當老查介紹了台灣的「土地改革辦理得相當成功」之後，若眞正如他所自吹自讚「在一切問題上都力求忠實而客觀」的話，那就應該把大陸土改的情況——使整個大陸農村陷於腥風血雨之中，且其眞正目的是爲了建立新農奴制度的情況，作一介紹和比較。但老查並沒有這樣做。又如當他指出：「台灣作爲一個民主自由的政體，顯然有許多大大不足的地方……台灣並非完全沒有新聞與言論自由，可是相當有限……說到法治與人身自由，恐怕也有待重大改進，普通老百姓控告政府，結果在法庭中得到勝訴的事幾乎是難以想像的……在台灣，人事關係佔的比重太大，黨政軍人員總比老百姓佔些便宜……然而工人沒有罷工的權利……警察和法庭有頗大的權力來侵入民居和捕人。」等一系列缺點、錯誤之後，若眞正如他自我表白的：「對於台灣或中共，我於私人均無所企求」的話，那同樣亦應該把大陸的實際情況——今天大陸的毛澤東政權，根本就是一個專制獨裁政體；絕對沒有新聞與言論自由，而法治與人身自由已成爲歷史名詞；老百姓若敢控訴中共，將被視作「現行反革命分子」論處；黨政軍人員早已成爲新的精神貴族和特權階級；工人已失去了自己的一切而成爲毛式共產主義的齒輪，警察和法庭嗎？前者可以不用搜查令、逮捕令，而隨便對老百姓實行「突擊檢查」和抓人；後者則可以不聽（根本就不准）被告的辯護，只根據政治形勢的要求（或者說需要），及所謂「民憤」的大小，而隨意定其罪，甚至宣判其死刑……等一系列暴政，作一揭露和比較，但他仍是沒有這樣做，還有……

此一來，人們又不禁要再問：爲什麼查大主筆對中共的實況，只報喜而不報憂呢？爲什麼只說它的「成績」而對其缺點（不！應說暴行）則隻字不提呢？爲什麼？到底爲了什麼？這裏，難道查老板還有更好的理由解釋？

是的，如果說，一再標榜中立，誇言對國共均無所企求，和保證力求忠實而客觀的查良鏞，在其報導「在台所見、所聞、所思」時，硬塞進有關大陸的「貨辦」已是不尊重讀者了的話，那末，在其硬插進去的大陸所見所聞中，又只記得替中共塗脂抹粉，並企圖以此來削減甚至否定台灣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意義，便是欺曚和侮辱讀者了。因見他一再開出「忠實報導台灣實況」支票的讀者，是一心一意想從他筆下，全面地進一步了解認識台灣的現狀的，但結果呢，失望得很，他卻在騙取了讀者信任之後，偷天換日的不惜當起中共的義務宣傳員，在拚命地大量推銷毛式貨色了啊！

自以爲聰明絕頂，甚至以爲自己滿可以一手遮天，其實有時卻顯得特別的低能，套用一句「馬列」哲學說法，或許就叫做：「任何屬於本質的事物，縱使用種種假象去混人耳目，但其眞象，終有一天會暴露出來的。」其具體的表現，是老查訪金門後的不是報導的報導：「關於金門的情形，報導也有過很多，古寧頭和共軍作戰，金門的地下坑道，地底下巨大的『擎天廳』，當年的砲戰等等，我所見到和聽到的，與其他去參觀過的人也沒有什麼兩樣。」應指出，以上的「報導」，對自稱「是明報記者的身份去採訪消息」的查老板說，

是完全沒有兌現，甚至可以說撕毀殘踏了他所發出的「做記者的應當忠於職責和良心」的諾言。

如所周知，凡去過台灣的人（尤其是報人），都希望能到金門——已成爲拱衞台澎的前哨、反共的自由堡壘、反攻復國的基地和跳板的金門走一走，看一看，特別是金門的古寧頭，蓋因在那裏曾發生過一次敵我戰爭轉捩點的大戰役：

「時間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五日二時許，中共軍二萬多人，從厦門乘木船自龍口到古寧頭海灘，強行登陸，企圖攻佔金門，經過了兩晝夜的血戰，來犯共軍被國軍生俘八千人外，餘均就殲」（錄自拙作「台灣心影」一書的第二十節「參觀古寧頭戰場」。）

或許正是這個緣故吧，使得查大主筆，不敢碰它一下，曰：做人做到如此，何苦來呢！

夠了，不必再「追打」下去了，借用查老板的一句武俠小說的術語，叫做「點到即止嘛！因以上的點，已無情地拆穿了查大主筆在其「見聞思」中所載的假面具，而原形畢露——一位極不光彩的、完全不「忠於記者職責和良心」的角色！

中共高呼團結要求妥協【下】

待旦

「無限上綱」是中共內部一貫的鬬爭手法，上至中央，下至支部都是如此，要打倒一個人便千方百計爲他羅織罪名，把小事化大，大事化得更大。把雞毛蒜皮的生活小節，提高到原則上去，「無限上綱」，姑娘們穿一件花布衣裳便被指責爲「資產階級思想」，便是一例。「無限上綱」的習慣隨「文革」而始興，至今未衰，搞起批評和自我批評來還是這一套。河北陽原縣下沙溝大隊的情況就是這樣。該大隊第五生產隊隊長，參加集體勞動少了一點，支部書記便「無限上綱」，結果鬧得甚不愉快。一個小小的支部也呈現分裂狀態。由小及大，支部如此，中央也如此。因而「紅旗」才針對着這種現象再三強調要團結不同意見的人，防止無限上綱。

「九大」後，特別是「林彪事件」以後，大批被「文革」打倒的舊幹部，紛紛被「解放」出來，這雖然使中共多了一批可資利用的幹部，但也產生了一個新老幹部的團結問題。

「文革」闖將和被「解放」的老幹部之間，存有一條很深的鴻溝。「文革闖將」經過「文革」鬬爭，奪取了一定的利益和地位，「牛」字號的老幹部被「解放」出來，勢必分薄他們的既得利益，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保護自己的利益，「文革闖將」便千方百計排擠被「解放」的幹部。第一步是阻撓他們「解放」，第二步是防止他們分享權力。在這種情形下，老幹部也自然而然地組成小集團，組成新派系，既要設法分享權力，又想設法翻案，平反伸寃。這一來新老幹部隔閡分明，鴻溝既深且闊。「團結

「紅旗」也針對着這個問題，提出顧全大局，不算舊賬的號召。巴山的文章說：

「當前正在深入開展的批修整風是全黨的頭等大事。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把鬬爭矛頭始終對準劉少奇一類騙子，團結起來，共同批修，把路線是非搞清楚，路線是非搞清了，小是小非就比較容易解決，各方面的關係就會得到正確處理，團結就會進一步加強。如果不顧大局，放鬆批修，而去糾纏人民內部的歷史舊賬和小是小非，爭正確，論高低，就會干擾革命鬬爭大方向，損害黨的團結和革命事業。」

這段有兩點非常值得注意，第一點是「把鬬爭的矛頭始終對準劉少奇一類騙子」。這裏特別強調了「始終」兩個字，爲什麽要強調「把鬬爭的矛頭始終對準劉少奇一類呢？」顯然有人在中途把矛頭轉移方向，指到別處去了。矛頭如果移向，宮廷派把矛頭指向內閣派，內閣派把矛頭指向宮廷派，自然不符合「團結」精神，妨礙「十屆黨大」和「四屆人大」的召開。

第二點值得注意的，便是那句「如果不顧全大局，放鬆批修，而去糾

有

萬人傑兄來遊三藩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我們分手已快五年了，此刻重逢，自必然會問長問短，他說我胖了許多，我叫他也把褲帶兒栓一栓，鈕門兒扣一扣，比比舊時肥定瘦。他說「入門要拜土地，上埠必拜祠堂」。此話正合「孤意」，乃實施「有主歸主。無主歸廟」政策。把他帶往至孝篤親總公所，登堂謁祖，以遂其「萬里歸宗」之願。

未揭底牌之前，海外很多人不知老萬是何許人，今既歸宗，儘可以公開向愛護老萬的朋友們報導一二。

老萬原名陳子雋，廣東番禺人，排行第五，人以「五哥」稱之。今年五六尚未足，五五頭有餘，廣州市廣雅中

，說明各個不同派別借「批修」的名義去糾纏「歷史舊賬」，「爭正確，論高低」，搞派系鬪爭。而「文革」時期的「敵我矛盾」，現在也認爲只是「人民內部矛盾」了。

「紅旗」還說：「共產黨員要搞五湖四海，反對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更不能背着黨搞宗派活動……特別是黨的高、中級幹部，更應有這種高度的自覺性。」

中共雖然認爲階級鬪爭是長期存在的，但對黨內無休無止的宗派鬪爭也感到相當頭痛，共產黨人的宗派活動，不像其他黨派那樣直接了當，而是打起冠冕堂皇的旗幟來掩護，極盡混淆是非黑白的能事。

一提起派系鬪爭，人們就會想起毛、江的「宮廷派」和周恩來的「內閣派」，其實大陸並非僅止這兩派，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派別，中共內部的派系，並不是從中央直達支部那麼完整統一，下層的派別界限一般都比較模糊，不能明確地指出誰是「宮廷派」，誰是「內閣派」，但在基層黨委、基層黨支部內也一樣存在派系鬪爭。

退卻妥協

中共最近大聲疾呼「要團結，不要分裂」，跟以往的號召「團結」不大相同。以前號召「團結」，只有一個空空洞洞的口號，但這一次號召「團結」卻提了幾點具體內容。前面雖然分析過，但在此也不妨再總結下：

一、不無限上綱，不亂扣帽子。二、不算「歷史舊賬」，不追究個人責任。三、團結不同意見的人。四、團結「犯了錯誤申明改正又加以實踐

前更加逼切地希望達到「團結」的目的。這並非純粹爲了籌備「十屆黨大」和「四屆人大」，也因爲目前的「批修整風」難於繼續深入下去，「批修整風」實質就是批林整林，批的是林彪的所作所爲，整的是林彪的「四野系統」。

「四野」系統是中共最龐大的一個軍事系統，「林彪事件」後雖然有不少「四野」將領遭受到整肅，但「四野」的體系似乎未被粉碎。七月十九日廣東電台播出了署名「紫峯」所寫的一篇題爲「團結勝利的路線，是黨的生命線」的論文，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借古喻今，以長征時期的「紅四方面軍」比喻現在的「四野」。文章說：「張國燾在反黨陰謀敗露後，就故意把中央對他的分裂活動的鬪爭，說成是『反對四方面軍全體幹部』的鬪爭。」並且說在毛的領導下，終於戰勝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終於使「紅四方面軍的廣大幹部和黨員，從張國燾的機會主義統治之下獲得解放，轉到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面來。」這篇文章非常明顯以針對着廣東的具體情形而發的。

廣東是「四野」系統最大的堡壘，「林彪事件」後，毛、周已無力改變這種現狀，只能做微小的調整，例如調走劉興元，和任命華國鋒爲廣州軍區政委等等，廣東迄今仍然是掌握在「四野」系統的手裏。整張國燾實際就是整四方面軍。例如現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和現任福州軍區政委王建安，當年就曾經受到張國燾的株連，被毛澤東逮捕入獄。現在大陸軍民私下也把「批修整風」，說成是反對「四野」的運動，廣東電台廣播「紫峯」這篇文章，自然不是無緣無故的，它以張國燾影射林彪，以「紅四方面軍」影射「四野」，勸告「四野」的幹部放下思想包袱，「回到正確的路線方面來。」

從「巴山」和「紫峯」兩篇文章可以看出，中共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集中力量砸碎林彪的殘餘勢力，而是迫切需要各個不同派系達成妥協，和緩鬪爭的氣氛。希望暫時妥協，這是違背了毛澤東「澈底革命」原則的，但形勢比人強，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遠方來

馬森亮

寫其「萬人傑語錄」、旁門左道」，直接向左仔挑戰還擊。同時自創「萬人雜誌」，在文化戰線上作鉗形攻勢，猛打窮追，打到左仔夾尾逃遁，此場怵目驚心、風聲鶴唳的暴動終於烟消雲散。「萬人傑」之名迅速傳遍於海外。——人但知有萬人傑其人，卻不知此即俊人或陳子儁。

老萬此次到三藩市係過境性質，其目的去紐約主持女兒孝晶婚禮，晶女已做了碩士，在紐約大學教書，現紅鸞星動，與同事之中國台山人黃佑慈博士結婚。老萬新做外父，五嫂新做外母，怪不得都紅光滿面，口水垂垂欲滴。

早幾星期，老萬在報紙上透露來美消息之後，即有很多讀者及友好向我示意，老萬到時要介紹認識，且有「掛號」請客者，更妙的有主張約老萬搓其四圈麻將。

在這裏，特向各位交代一下，這一年來，老萬沒給過我一封信，但他平日的行踪卻很清楚，我的「臥底情報」做得相當到家，他到美國的確實日期，「中文文摘」的主編焦毅夫早就告訴我了，老萬以爲把我蒙在鼓裏，其實是他自己蒙在鼓裏，如果見面時，我一定介紹，他是很易近人的，雖非靚仔，卻也五官端正。要請他吃飯的話，我不敢自作主張，「有主歸主，無主歸廟」。請去找星島日報經理張孟錚或至孝篤親會秘書長陳挺彥兩位商量。

老萬於七月十八日到三藩市，廿三日又要走了。這三天來，我和他一直沒有機會談過一點私事，要會見的人太多了，其實我們有許多私話要談，有許多事要計劃下的，那只可待在週末我不返工的兩個晚上閉起眼睛來談就是。（寄自三藩市）



萬人傑(右)與馬森亮攝於三藩市

馬克思與絕交的恩友拉薩爾

緡山

馬克思有兩恩友，一爲人所共知的恩格斯，另一卽拉薩爾（Ferdinand Larsale 1825—1864）。他的兩恩友，皆富家子。恩格斯性情好靜，不願出風頭，甘願受馬克思領導，爲了銀錢事，馬氏向恩氏借錢不遂，也幾乎絕交。但恩格斯後來容忍，寫信給馬克思，道出自己當時如何困難，始再恢復友誼。

然拉薩爾性格則大不同，是喜出風頭的人物，成爲德國萊比錫社會黨領袖，到處講演，無人不識，簡直要與當權的俾斯麥宰相齊名了。但馬克思呢，卻依然故我，還是窮作家，無名的記者。所以，他非常不慣，因此逼他閉門著述，寫出「資本論」。

拉氏出生於德國布列斯勞的猶太富商家庭，先讀書於萊比錫商業學校，後入柏林大學習哲學，深受菲希特與黑格爾的影響，如菲氏的國家有機論，黑氏的國家觀皆構成拉氏的世界哲學基礎。

拉氏富於正義感，他費了八年時間，爲一離婚伯爵夫人，循法律途徑，解決了財產糾紛。一八四七年二十二歲時認識了馬克思，次年他與馬氏、恩氏共撰「共產黨宣言」，但因他與馬氏思想並不盡同，故時起爭論，自一八五六年後，兩人關係遂日趨冷淡。冷淡眞正原因，政治歧見、銀錢關係、借貸不遂，固然在內，最主要的，還在爭領導權。兩人領袖慾皆很強，馬氏想做無產階級教主，自然容會事業，最要緊的是，先要革己心，如釋氏、耶穌然。但拉氏不然，既出身富家，秉性又固執，崇尙虛榮，愛好享受，這就大錯了。凡犯此病者，只能瘋狂一短時，決不能成大器，如列寧、史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就是最好例證。一八六四年，他與柏林一位貴族姑娘熱戀，該女孩後來被迫與一伯爵訂婚，他爲爭女人採取決鬪方式，致受傷，遂不幸短命而死，年僅三十九歲。

凡共產黨人皆主張性惡，他們自己也皆是惡人，無人性，絕對不講溫情慈悲。以一個日講鬪爭的人，怎會有好結局。蘇聯領袖，自托洛斯基起，可以說無一善終者，最近布里茲尼夫在美對記者說，「我對政治已經厭倦，很想退休，但看看蘇聯歷任領袖有那一個是眞正退休的！」言下不勝慨然。

姦莫甚於中立

今晨翻閱「東萊博議」，突然看見兩句警語：「禍莫甚於內叛，姦莫甚於中立。」東萊先生對「中立者」抨擊道：「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廢興，時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

目前中國有兩個政權，究竟那個政權使人民痛苦，我不必在這裏下結論，只希望大家看看「苛政猛於鯊」的現實！

我們必須記着：我們是中國人，不是入了美籍的楊振寧，也不是入了新加坡籍的查××，更不是在印着中王法官」！

楊振寧是美國人，他當然可以「中立」，更可以左傾，但他不是中國人，他無權以中國人的身份干涉中國的內政。

查××是新加坡人，他當然可以「中立」，但他發言時必須記着自己的身份，不可冒充是中國的代言人。他認爲中共可以代表中國，那是新加坡人的自由，但愛國愛民的中國人認爲中共只是禍國集團，中國人民必將在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下，擊敗中共禍國集團。

最可恥的是飽受毛澤東教育的「王法官」，他竟然不懂得毛澤東的教訓：站穩立場。

他以中共「法官」的身份，叛毛的反共鬪士。

可是，近年來這位「法官」，卻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上，配合中共的宣傳曲跳舞。

這位「法官」首先讚美中共使工人階級獲得「幸福」，跟着責備「台北」拒絕「和談」，誣衊香港時報「造謠」。

究竟是香港時報「造謠」，還是「王法官」散播謠言呢？

誰都清楚，最近在泰國被捕的鴉片大王羅新漢，今年只有四十歲，所以大陸淪共時，他連服兵役的年齡也未夠。可是，「王法官」卻在他的「專欄」中引述別人的話，散播謠言，說「羅新漢從前是國民黨的軍官」。「王法官」很「聰明」，只是引述別人的話，不加評論。

「王法官」一方面散播「國民黨軍官販毒」的謠言，另一方面卻爲中共「辯誣」，否認中共販毒的事實，還表示：希望中共參加禁毒工作！

究竟「王法官」是中共的代言人，還是自由報刊的「專欄作者」？

究竟「王法官」是中共派出來的文特，還是翻雲覆雨的眞小人，抑或是投機取巧的「中立者」？

「王法官」一方面稱周恩來做「總理」，另一方面稱蔣經國做「院長」。美國人或者新加坡人可以這樣，但中國人必須有中國人的立場，決不應如此！

最後，希望那份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刊，迅即表明立場。倘若它容許「專欄作者」在該報的第一版胡言亂語，不如乾脆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招牌。不要掛羊頭賣狗肉，欺

古鴻羽

求本身的經濟解放。因此德國勞工團體紛紛響應，相率接受他的領導。於是一八六三年組織「德國勞動者大同盟」，成立「德國社會民主黨」。同年六月三十一日，拉氏首次對萊比錫勞動者同盟發表演說。據說，他這次演詞，就是馬克思觀念學的翻版，馬氏聞之自然大吃其醋。此時，拉氏已是勞工大眾的領袖，到處受到大眾熱烈歡迎。因此形成「拉薩爾派」、「拉薩爾主義」。

拉氏成名，並非單靠講演，他除著「既得權制度」外，尙有「勞動者綱領」、「公開信」、「巴師夏、許爾慈」、「間接稅與勞動階級狀態」等名著。

不管做任何事業，尤其政治，社

由「外圍狗馬合法化」

外圍狗馬合法化可能明年實行，據稱既可根絕
增加稅收，並庶幾可免本港市民往返馬場及澳門逸
實情作福港民，高情壯舉，關心庶民利益，義貫千
傳，騰歡萬眾，熱鬧場面，不亞於大陸文革期間人
與一連幾個「偉大」。所異者一是發自自己內心，
裝模作樣而已。

我想，合法化當然是政府的良好措施。由不合
突出莫過於小巴，惜乎便利交通抑或阻塞交通，由
人們仍是議論紛紜，莫衷一是。

不過打從十四座位小巴合法化開始後，日製實
充斥本港，是人所共知，千眞萬確的事。這究竟受
民抑或少數的當事者呢？恐怕還須問淸楚上帝，始
答出來。

有人說：「貪汚行賄是社會通病，恐怕未必能
發貪汚受賄的案件多是含糊不淸，眞眞正正訴諸於
究竟當局執行反貪汚未夠決心？還是當事者潔身廉
」我說：「由這些合法化的爲民着想來看，似乎後
彌陀佛！」

接着有人立卽反駁說：「牛唔飲水怎能撳得牛
等潔身廉明，何須來這麼多合法化？目前本港存在
，搶刼、殺人、強姦、黃色架步、販毒等等，難道
汚，利便市民，就來個娼妓合法化、毒品合法化不
圍狗馬合法化後，人們因利乘便，日夕沉迷聲色犬
紛，搞到扯上法庭鬧離婚，又要來個離婚合法化？
工商業萎縮，百業凋零，民生窮困，工廠關門，工
便要來它一個關門合法化，失業合法化？」

這一連串似機關槍式的反駁，駁得我口呆目瞪，
好尷尬地答：「噫，余欲無言。」

事後，得聆偉論，轉覺茅塞頓開，隨手寫打油
意。詩曰：狗馬外圍合法化！將是週圍立亂也。市
擔憂將來怎天下？

——鄭秀堂——

政治家與投機者

藍泌 文

在有報紙之前，是無所謂「新聞自由」的。當「自由」賦予「新聞」的時候，世界也就開始變了。從前的街談巷議突然變成了「社會輿論」。

自從有了報紙和「新聞自由」以後，政治家與「文學家」便忙碌起來。政治家因此常常要發表「偉論」，「輿論」在還沒有養成習慣時，是要被「製造」的，於是一些幫閒的文人也就漸漸的抬起頭來。政治家與「文學家」開始拉起手來，結成了「同盟」。這種「同盟」是政治家走在前面，「文學家」跟在後面；或者是「文學家」走在前面，政治家跟在後面，而「文學家」的手裏總是離不開一個鑼子的。

在「輿論」誕生以前，文學家的塔裏是只有「文學」的。「新聞」有了「自由」後，「文學家」也便長了一副翅膀，在普天之下亂飛起來。「文學家」所談的大都不是「文學問題」，「文學家」常常變成了政治的喇叭筒。

政治家沒有「文學家」是不行的。尤其在這個偏重「輿論」的時代。尤其在這個「文學家」負責製造輿論的時代。「輿論」就是「羣眾」，政治家是不能沒有羣眾的。卽使政治家擁有所有報紙，政治家沒有「文學家」仍然是不行的。

政治家與「文學家」常常拉起手來，結成同盟，「文學家」常常變成了政治家的附庸。

在「政治沒有是非」的名言流行的香港，這個「沒有政治」的「商業社會」裏，「商業家」的魔術布比「政治家」的偉論更迷惑了一些人。在沒有「政治家」的社會裏，「商業家」便代替了「政治家」，「文學家」在「商業家」的面前，爬格子的確「爬」得挺不起腰來。

「權力」與「財力」之下，「文學家」常常變成匍匐在人跟前的奴才。

在知識已經不被攏斷，教育已經普及，人人可以執筆的魚目混珠各「家」林立的年代，「文學家」實在太多了！多得使那些眞正的「家」們要退避三舍，簡直無法立足起來。

於是乎，「文學家」也就變成了「投機家」了。

新聞自由本來與蟻民們沒有多大的關係的，蟻民們五千年來所關心的只是鍋子裏的粥還是飯。政治家的功德未必能庇蔭所有的蟻民，而由政治家所引發的災害卻常常禍延蟻民，使多少蟻民們斷子絕孫！

政治家與政治家的鬭爭，假如只限於政治家們就好了。然而，這世紀的火焰，將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捲到歷史的和現代的是是非非裏去。

香港到底還是一個「避難所」，香港人避談政治，所以「沒有是非」。可是，當某些「文學家」突然變成了「商業家」的時候，他嘴裏和筆下的「政治」也早就變成「商品」了。

在這個不正常的年代裏，一切以反常爲正常，一切醜惡以美的化身；毒蛇變成美女，亂臣賊子被視爲英雄。

丁香被纏死了，纏着丁香的藤卻依然茂盛。

中共的軍事訓練

李毅

今年「八一」中共的建軍節，雖然是在一片沉默中渡過，但目前中共對於其軍隊的訓練工作是非常賣力的，而且措施又是層出不窮。

重視軍事訓練

眾所週知，部隊訓練工作乃是衡量一個軍隊基本戰鬭力的標準。中共軍隊自一九二七年「建軍」以後，其軍隊活動一直是游擊方式；沒有正規的制度，沒有正式的編裝，更缺少正規的訓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後，中共軍隊在蘇聯的支援和彭德懷的倡導下，始初定「現代化」、「正規化」訓練的雛形。隨着軍隊武器和裝備的進步，中共軍隊的「正規化」訓練亦逐漸得到發展，並已由單一的步兵訓練而發展爲諸軍種、兵種的專業訓練和聯合訓練。但是，由於中共軍隊內部的傾軋和思想的差異，強調「正規化」建軍的彭德懷和主張軍事第一，技術第一的羅瑞卿，以及提出在軍隊中開展「四好連隊」（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和「五好戰士」以及「四個第一」（卽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都否定了毛澤東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先後被毛澤東整肅，使得中共軍隊的訓練工作，由「正規化」、「現代化」的途徑，又倒退到一九四九年以前那種陳舊的、落後的老路。

姑無論，目前中共軍隊的訓練工作，還是根據毛澤東「人民戰爭」、「人民軍隊」思想，及其在一九六七年所說：「砲兵訓練，一個月卽夠，飛行員訓練亦受訓九個月卽可。最重要的，是在戰場訓練爲主。」而貫徹執行。同時，毛澤東軍事思想是否如同彭德懷所說的「已經過時了」，僅就當前中共軍隊實際情況而論，不但已經發展爲由各軍種、兵種合成的軍隊，且人員質數也有了基本變化，尤其是幹部多半沒有實戰經驗，若是只靠學習毛澤東空洞的軍事思想，強調政治，而不重視訓練，自難在戰爭中發生一定的力量。所以連蘇聯亦指出：「目前的中國領導，不止一次聲明，必須縮減飛機駕駛員、坦克手的訓練期限，要求他們在戰場上學習。很明顯，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這種要求等於自殺。」而終於，會導致有生力量和作戰武器不必要的損失，並且注定要導致作戰的失敗。」事實上，中共這種重政治輕軍事的思想，與清末義和團奉神而否定槍砲的殺傷力如出一轍。一旦戰爭開始，其兵員卽將因訓練不足而產生恐懼心理，而終於導致徹底失敗的。

也就因爲如此，所以從一九七三年初開始，中共軍隊的訓練工作，比往年是較爲重視，半年多來在大張旗鼓練兵熱潮中，提倡放手發動羣眾，大力開展「軍事民主」，實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傳統練兵方法。

當前中共對軍隊的訓練工作的重視，我們可從最近的「紅旗雜誌」所刊登北京部隊某團黨委寫的一篇題爲「按照毛主席建軍路線抓緊軍事訓練」文章去了解分析。按這篇文章的內容，就是強調軍事訓練的重要性，而且還不厭其煩地提出各種訓練的方式和方法。例如文章一開頭就這樣說：「良好的軍事藝術也是我軍戰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們必須懂得和掌握毛主席的戰畧和戰術原則，熟練地掌握手中的武器，靈活地運用各種技術，能攻能守，能走善打，打起仗來才能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勝利。」在這裏，中共把軍事技術稱爲「軍事藝術」，可見其評價是多麼的高了。同時，文章也提出了對今後進行軍事訓練的問題的三項原則：㈠今後在軍事訓練中，戰上爲了練好殺敵本領，提高部隊的軍事質素，發奮圖強，爭取好成績，那是一種「革命英雄主義」，應該提倡。㈡凡是合乎實戰需要的制度和形式，都是爲訓練內容服務的，不可缺少的，

要抓一些先進典型，搞一些評比和現場觀摩。」

此外，文章又還提出一些訓練方式和方法，認爲應該教育戰士以「提高射殺、刺殺、投彈等項技術程度爲主，提高戰術程度爲輔。」同時應該着重訓習近戰夜戰，開展游泳和野營訓練，並以必要的時間進行從官兵教練到營教練的形式教練課目。以及同時進行「路線教育」。所謂「路線教育」，也就是狠抓林彪——「劉少奇一類騙子」的資產階級錯誤軍事路線。

「路線教育」是甚麼

據筆者手頭資料所知，這一類的所謂「路線教育」的具體內容和程序大致有如下五點：㈠先提高幹部戰士對「路線教育」的認識。㈡着重抓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教育。㈢把「路線教育」經常化的深入到各項工作中去。㈣要依靠和發動羣眾，農村「自我教育」。㈤在改造世界觀上下功夫。

此外，同時在「路線教育」過程中，又必須做到如次十二項：

㈠定點掛鈎，以團爲單位，從團黨委到各個連隊，都要普通地和駐地公社生產隊實行定點掛鈎，互幫互學，把駐地社隊作爲部隊向人民羣眾學習課堂。

㈡「請進來，走出去」。廣泛接近羣眾，收集羣眾熱愛毛澤東，熱愛黨和堅決執行毛澤東革命路線的所謂先進事迹，所謂「生動」的教材。

㈢經常徵求當地「革命委員會」和人民羣眾以意見，有了缺點及時改進。

㈣宣傳部隊中向人民羣眾學習的先進典型，及時交流總結這方面經驗，不斷把學習活動引向深入。

㈤教育軍隊幹部，認眞看書學習，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經常對照毛澤東關於謙虛謹愼，戒驕戒躁和擁政愛民的教導，檢查自己的工作作用，破除自己一貫正確的錯誤思想。

㈥定期檢查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擁政愛民」公約的情況。採取召開「擁政愛民」座談會等辦法，廣泛徵求地方幹部的意見。

㈦「支左」人員到上級黨委開會和下鄉下廠調查回來，卻要主動的向縣委彙報和介紹情況，並積極聽取地方幹部的意見，共同研究抓革命、促生產的措施。

㈧「三支兩軍」領導幹部，帶頭尊重地方幹部和向地方幹部學習，做到從思想上向地方幹部學習，行動上尊重地方幹部。

㈨堅持同羣眾一起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學習人民羣眾無限忠於毛澤東的深厚無產階級感情和理論聯繫實際的「革命學風」。

㈩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學習人民羣眾在三大革命鬥爭中，創造出來的寶貴經驗。

(十一)認眞按時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密切同人民羣眾的聯繫。

(十二)一定要「開門整風」，虛心聽取人民羣眾的意見，提高「三支兩軍」人員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促進自身思想革命化。

以上十二項內容，主要的還是要求軍隊如何向人民羣眾學習。所謂「路線教育」，也就是要求軍隊學習人民羣眾的「高度階級鬥爭觀念和路線鬥爭覺悟」。但又總括一句，那是要求增強軍政、軍民之間的團結。

軍訓的具體過程

至於當前中共軍隊的具體訓練過程是怎樣的呢？相信海外讀者是無從獲知的。現據筆者手頭資料所知，列舉主要有如次七種：

㈠運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戰術訓練：根據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神實質，結合實際解決戰術訓練中的多項具體問題。

㈡以連以下的基礎訓練做爲部隊訓練的重點：主要項目是鍛鍊官兵指揮和協同動作，其中又以班以下和連一級爲重點。

㈢着重現代戰爭條件的訓練：對原子、化學、細菌武器的基本知識和防護動作，要普遍進行訓練。

㈣加強二百米以內的近戰動作：在進攻戰鬥中，訓練敵火下運動，排除障碍，嚴密組織各種火力實行猛打，採用疏散隊形猛打，以及運用四組一隊、一點兩面等戰術，奪取敵人支撐點，鞏固和擴大戰果等動作；在防禦戰鬥中，訓練組織多種火網，構築和利用工事，頑強地守住陣地，擊敵人步兵坦克等的連續冲擊，採用多種手段殲滅入陣地內的敵人等動作。

㈤重視在困難和複雜條件下的訓練：設想敵人是頑強的、狡猾的，不僅有強大的火力，而且有快速機動能力，如果沒有超過敵人的眞本領，就不可能戰勝敵人。

㈥加強夜間戰術訓練：既要有攻防項目，又要有行軍偵察，警戒課目；既要訓練夜襲偸襲，又要練強襲強攻；既要訓黃昏前完成戰鬥組織準備在夜間實施、拂曉前完成戰鬥組織準備在天亮後實施，又要練在夜間組織準備和實施。因此，部隊在夜間的訓練時間佔了全部戰術時間的三分之一左右。被指定夜間訓練試點的部隊，或培養擅長夜戰的部隊，夜間訓練的時間又有所增加。而夜間訓練是以在新的地形上組織實施爲主，但有的課目也是在白天隊列作業的基礎上，至夜間進行綜合演習。

㈦加強長途野營訓練：在訓練與實戰結合的要求下，中共當局特別加強了長途野營訓練。在野營訓練中，除了展開一連串的實戰演習之外，並執行所謂「做羣眾工作」的任務。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最近時期，中共軍隊的野營訓練距離和時間都較過去任何時候增長，且行軍路途亦儘量選擇複雜和艱苦地形實施。

以上便是當前中共軍隊的訓練實際情形。雖然中共十分重視其部隊的訓練工作，但這種訓練工作，迄今仍是一直未能順利地的全面進行過，其主因無疑是受了中共軍隊各時期裏所產生問題的影響。這些內部問題不但促使部隊訓練工作不能順利的進行和發展，甚至還有造成了間歇性和局部性的停滯。其中又以「林彪事件」影響最深最透。不過，中共還是會照樣重視其軍事訓練工作。

中共擴建「生產建設兵團」之目的與作用【下】

健生

中共擴建「生產建設兵團」之目的與作用

中共建立「生產建設兵團」之日的，由於中共政策路線的不斷變化，大陸反毛反共情勢的演進發展，可劃分下列三個階段，說明如次：

第一階段，是從一九四九年秋至一九五四年年底止，在這一時期中，中共建立「生產建設兵團」之目的，在於推行長遠之軍墾計劃，就地解決新疆駐軍之補給，同時達到解除原國軍陶峙岳部隊與「新疆民族軍」之武裝，以及安置部份復員共軍、轉業共幹，達成其開發新疆與鞏固邊防基本政策。

第二階段，是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間，在這一時期中，中共吸收在新疆建立「生產建設兵團」之經驗，在東北、內蒙、青海、陝西、西藏、海南島等地區，相繼成立「生產建設兵團」或「農建師」、「林建師」，其日的則在配合其所謂「現代化、正規化」建軍路線，與「下放」、「移民」政策，以達成其安置復員共軍退伍官員、轉業共幹、大陸內地移民，藉以減輕城市人口壓力，開發邊疆農業、工業，與鞏固邊防為主要目標。

第三階段，是從一九六七年至現在（按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一段時間，由於中共實施「三面紅旗」暴政、及進行「文革」權力鬬爭之形響大陸經濟瀕於破產、以及交通運輸與設備上之困難，各地「武鬬」之混亂，擴建「生產建設兵團」工作暫時陷於停頓），在這一段時間中，毛林集團為配合其「清階」、「下放」政策及戰略部署措施，除積極整頓改組「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強化其戰鬬力外，並在最近兩年內，先後在中蘇邊境、沿海閩、粵地區及西南滇、藏邊區，瘋狂擴建了「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瀋陽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西藏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福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及「昆明軍區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其最主要目的，在政治方面，為謀求安定內部秩序，一面藉軍管生產方式，消除自「文革」「造反」所帶來之內部矛盾鬬爭與社會問題，一面實施大量移民，漢化邊疆少數民族，充實政治邊防；在軍事方面，為擴大「人民戰爭」基礎，一面做好迎擊蘇聯入侵及防國府軍事反攻之動員準備，一面為了實行其對外侵略政策時，提供人力物力之後勤支援。

中共擴建「生產建設兵團」，從上述各個階段之目的分析，其具有多日標之作用，自屬顯然。一九六九年五月七日，中共在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市舉行「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大會，翌日內蒙古日報發表題為「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大道前進——熱烈慶祝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的社論，強調組建這個兵團有五點現實的意義，實際上也反映了中共在西北邊疆、東南沿海及西南邊區瘋狂擴建「生產建設兵團」的陰謀作用，該社論稱：

第一、「組建這個兵團，是緊跟毛主席戰略部署，落實毛主席最近指示的重要戰略措施。解放軍指戰員和大批知識青年，將在生產建設兵團這所『毛澤東思想大學』裏，通過階級鬬爭、生產鬬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運動的鍛鍊，培養具有『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全面發展共產主義新人。」

第二、「組建這個兵團，對保衛邊疆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和實現意義。內蒙古地處大陸北部邊疆反修前哨，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的侵略，不但要有強大邊防部隊，且必須建設強大的政治邊防。」

第三、「建組這個兵團，屯墾戍邊，亦兵亦農，這是貫徹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的重大戰略措施，是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人民軍隊』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的發展。」

第四、「組建這個兵團，進一步宣告了烏蘭夫反黨叛徒集團破壞統一，大搞民族分裂，阻撓開發邊疆的陰謀澈底破產。」

第五、「組建這個兵團，有利於開展邊疆，充分挖掘北部邊疆的豐富資源，加強社會主義建設，更好的落實毛主席『備荒、備戰、為人民』的戰略方針。」

綜合上述各點，中共瘋狂擴建生產兵團，在實質上具有下列多目標之作用：

配合中共備戰措施、擴大「人民戰爭」基礎

自中蘇關係惡化不斷發生邊界武裝衝突後，毛林集團鑒於蘇聯有隨時對中國大陸發動閃擊作戰之可能，乃乞靈於「人民戰爭」的戰略構思，在正規軍、地方軍與民兵之外，以「生產建設兵團」為基礎，於邊疆、沿海及內陸山區等戰略地帶，擴建一支「就地生產、獨立作戰」的另一新型兵種，藉以擴大「人民戰爭」基礎，遂行所謂「持久戰和積極

防禦戰略」，對防蘇及防國府反攻作戰，自有其一定的作用。內蒙古日報所稱：「組建這個兵團……是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人民軍隊』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的發展」，說明了它的實際作用與現實意義。

徹底實施軍事化奴工政策為進入「軍國主義」的社會試點

中共接受「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軍工、軍墾各方面若干成就的經驗，瘋狂擴建「生產建設兵團」，其另一主要作用，乃企圖將已失敗之「人民公社」暴政，重新透過「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之「生產建設兵團」組織形式與奴工政策，達成共「農業與工業相結合、體力與腦力相結合、生產與戰鬥相結合、武裝羣眾與非武裝羣眾相結合」的「軍國社會主義」之理想進一步實驗。實質上，也就是毛共所夢寐以求的所謂「包括着工、農、兵、學、商和農、林牧、副、漁的聯合生產大軍」，「勞武結合、全民皆兵」軍國主義社會。

積極開發邊疆、加強政治邊防

據中共地方廣播透露：「將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隸屬於北京軍區，其任務是用毛主席思想統帥一支開發邊疆、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不脫離生產的人民武裝部隊……。把邊疆變成毛主席思想大學校。」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內蒙日報的社論更明白的宣稱：「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的侵略，不但要有強大的邊防部隊，而且必須建設強大的政治邊防。」中共所謂「建設強大的政治邊防」，其主要作用：一方面是防範蘇聯的政治顛覆與軍事入侵，另一方面是防止邊疆民族的反毛投蘇。

對反毛反共知識青年實施一石兩鳥政策

中共為消除自紅衛兵造反所帶來的青年社會問題，乃對大陸知識青年更進一步地採取「上山下鄉」、「支農支邊」的流放政策。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自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六九年底止，江西、廣東、廈門、江蘇、河南、上海、貴州、安徽、湖北、四川、湖南、黑龍江、天津、北平、河北、遼寧、吉林、新疆、甘肅等十九個省市流放「支農支邊」的青年，即達六百五十萬人，而其中大部份被分配在邊疆「生產建設兵團」，在軍事管制下，一面透過「三大運動」的思想改造，企圖培養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接班人」；一面強迫服行軍工、農墾的勞動改造，榨取他們的剩餘勞動力，藉以消弭「紅衛兵」造反帶來之社會動亂及各種反毛反共潛力於無形。

配合共軍、復員退伍及內地移民政策，加強控制邊疆地區及同化少數民族

中共為安置歷年之復員退伍軍人，減輕都市人口壓力，兼收移民實邊之效，乃將復員退伍之官兵及內地移民，大量安置於邊疆地區「生產建設兵團」，服行長期之奴役，以期開展計劃發展地區之農牧、工礦與水利建設，同時並鼓勵屯墾部隊、下放幹部與內地移民在其開墾之地與少數民族結婚及安家立戶，藉以利用屯墾部隊與移民作為控制邊疆與同化少數民族之工具。此種既可加強對邊疆地區控制及同化少數民數，復可保持龐大半武裝生產建設部隊控制鎮壓反毛反黨集團之措施，對開發邊疆與鞏固邊防確具有雙重作用。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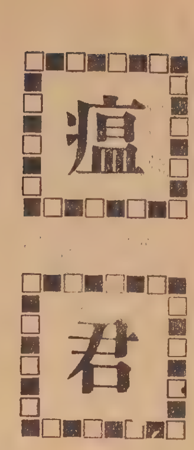
中共建立「生產建設兵團」，推行長遠之軍工、軍墾計劃，固具有嚴密之軍事管理與控制，在開發邊疆，鞏固邊防方面，已獲有若干成就。同時由於此一「生產與戰鬥相結合」的兵團組織形式與其能產生多目標的作用，符合毛澤東擴大「人民戰爭」基礎的利益，故在目前及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共將繼續擴大此一兵團的組織，並充實其生產條件與戰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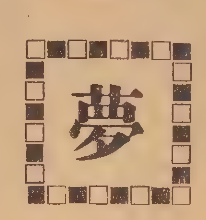
惟中共生產建設兵團的構成分子，包括中共轉業、復員、退伍軍人、機關下放幹部與眷屬，強迫「上山下鄉」、「支農支邊」的知識青年、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及大都市移民以及勞改犯等，成份異常複雜，而恨共黨心理則趨於一致；加以他們多係被迫於渺無人烟荒漠邊疆或是瘴癘侵襲的山區，冒着嚴寒酷暑的惡劣天氣，運用雙手簡陋的工具，從事開荒、種地、修渠、築路、造林、挖礦等永無休止的超體力的軍工、農墾勞役，其生活艱苦的情況，從「人民日報」有關「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修渠的一段報導中，可以說明，據「人民日報」透露：

「軍墾戰士在荒原上修渠和開荒造田的時候，正是零下四十度的寒天。白天風雪交加，夜裏寒風凜冽。因莫沙灣沒有一點飼草，戰士們進來時未有帶一匹馬，現在渠道一切運輸都要人背肩挑。在冰雪初融時節，泥雪封路，運輸斷絕。……戰士們臉凍裂了，手凍腫了。沒有菜吃，他們拿上饅頭沾鹽吃，饅頭送到工地凍硬了，他們塞在懷裏暖一暖再吃……渠道修通了，因沒有水泥和木材作跌水和水閘，戰士們就用索子和紅柳根代替。渠道上的建築物作好了，但是草地上風化了乾土非常鬆散，而且到處有地穴和鼠洞。水一流進渠道，幹渠四處缺口。澆水的戰士走在平整過的田間，有時連人帶工具掉進地穴裏。」

從上列報導顯示中共「生產建設兵團」用這種慘無人道的高壓手段，實施強迫勞動，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奴役政策。雖然中共對其採用了最嚴密的軍事控制，但是組成份子的憤恨，已發展到無法忍受的程度，故逃亡、自殺及集體反抗破壞事件，已層出不窮，隨時有爆炸的可能。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此外，來電中最足令人駭詫之點，即謂「國內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動反共高潮，肅清投降道路，內外相煽，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又稱：「求中央對於時局趨向，明示方針，拒絕國際之陰謀，裁抑國內之反動……」等語。查中央執行抗戰國策，一貫不變，邇來敵僞勢蹙力窮，我抗戰方針之正確明顯，抗戰決策之堅強有效，不唯全國婦孺所共知，即友邦人士與國際輿論亦皆一致稱頌，今不意兄等乃竟不察事實，而尙有請中央明示方針之要求，至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恐只有漢奸僞組織發此囈語，即敵寇亦已不敢再存此妄想；而兄等反爲此言，誠何異爲敵僞張目！更不知兄等曾否計及此言之將搖惑人心，而貽抗戰以極不利之影響？抑兄等迭次對於各地友軍之攻襲，均先被以妥協投降之名，今觀來電所稱，誠又未明意向之何在矣？

溯自抗戰開始之時，中央以精神團結，一致禦

民主義，歸屬於中央統一指揮之下，矢誠矢信，胥以國家民族利益爲前提，用能使舉世刮目，敵寇喪膽，以奠抗戰勝利之始基；誠使兄等率循初志，服從命令，尊重法紀，督率所部恪守軍人本分，發揮軍人天職，終始一貫，爲國效命，事之可幸，孰逾於斯！不意抗戰方及中途，而兄等部隊漸有背離國策，玩忽軍令之行動。兄等不加戒飭；致使迷途日遠，舉措益非，誠不能不引爲痛惜！檢討最近一年以來，兄等部隊之行動，棄置當面之敵寇，惟務地盤之擴充，違照國策之謂何？踰越指定之戰區，阻撓軍令之執行，服從命令之謂何？日尋攻殘之紛爭，抵消作戰之效力，堅持抗戰之謂何？然而中央爲顧全抗戰之大局，統帥爲愛護抗戰之實力，對於兄等部隊種種違令干紀之行動，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譴，而且始終顧全，期以精誠相感；始則改劃作戰地區，屢將被兄等攻擊之國軍，設法他調，以避免磨擦；最後，且不惜將抗戰有功之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與該區抗戰有功之國軍各部，均予調

軍事指揮之大權，俾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全數集中該區域內，得有廣大之作戰地域，盡量發展抗戰之功用，並免與友軍雜處，根本消除所謂磨擦之因素，藉使全國各軍，同仇敵愾，無所牽制，得以各對當面之敵，專心作戰。中央之所以維護兄等所部，委曲求全，蓋已無微不至矣。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將黃河以南之部隊，悉數調赴河北，厚集兵力，掃蕩冀察殘敵，完成抗戰使命，全國軍民同胞，所蘄求於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總之，提示案中對於兄等希望之一切問題，均已體切規定，平停至當，應欽、崇禧十月皓電復本革命大義，開誠規勸；此次委座續發命令，又更逾格體諒，寬展限期，務盼兄等確切遵照，依照實施。應欽、崇禧所以不憚再三申告，純爲貫澈抗戰國策，爭取最後勝利，確認軍令法紀之尊嚴，必須堅決維持，始能策勵全國軍民，共趨一鵠；亦惟有冀兄等聽從軍令調度，忠實執行任務，始能有裨於抗戰。中央對兄等所部自必愛護扶持之有加。若仍放棄責任，專以擴地凌人爲目的，任令智辯如何動聽，而前方袍澤鑒於晉、冀、蘇、魯之前車，勢必人人自危，中央亦難終遏其悲憤。所願兄等：推察本源，撫躬循省，屛絕虛矯，懍念時艱，勿爲敵僞所稱快，勿爲同胞所痛心，深惟覆巢完卵之戒，切悟焚萁煮豆之非；同仇禦侮，必出以眞誠，善始全終

，時機不容再誤，遵令公忠，一槍一彈，皆爲殺敵而施，同德同心，永絕蕭牆之隙。現在舉國軍民皆對抗戰抱有必勝信念，而所縕縕引憂慮者，厥爲兄等部隊之縱橫爭奪，以損及軍事之效能；倘得由兄等翻然悔悟，放棄規外之行動，負起抗敵之大任，將見寰宇鼓舞，精神愈奮，勝利愈近；來電所謂「國家民族成敗之所關，萬世子孫生存之所繫，」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尚希兄等熟思而深察之，幸甚！幸甚！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齊。秘。

就在何應欽、白崇禧齊電發表之次日，十二月九日蔣委員長手令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前令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各部，展期開到黃河以北作戰，茲再分別地區，寬展時期。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本年十二月三十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希卽遵照參謀總長十月皓電所示之作戰地境內，共同作戰，克盡職守，勿得再誤，此令。」

蔣委員長手令下達之後，中共方面感到事態嚴重，不能再任意頑抗，葉劍英帶着手令飛回延安，去見毛澤東請示。

毛澤東問道：「照你的看法，如果我們一味拖延不理，蔣先生會採取什麼行動。」

葉劍英說道：「這個話可是難說的很。」

毛澤東說道：「你是參謀長，有責任要知彼知己，怎可以說些不着邊際的話，你必須肯定答覆一句。」

葉劍英說道：「自從國共再度合作，蔣先生態度，主席也看到，確有百分之百的誠意，因此，雖然我軍在冀魯各省襲擊國軍，但蔣先生仍令大家忍耐，維持團結。」

毛澤東說道：「這點我知道，都是何應欽幹的。」

葉劍英說道：「其實何敬公也是一個忠厚老實人。」

毛澤東點頭道：「還有白崇禧，那個小諸葛才眞眞是我們的對頭，要對他們發動攻擊。」

葉劍英問道：「主席意思怎樣攻擊他。」

毛澤東說道：「我們就說何應欽同白崇禧是親日派，因爲他們都是日本留學生。」

葉劍英說道：「白崇禧沒有在日本留過學。」

毛澤東說道：「我們可以專攻擊何應欽，指何應欽是親日派，不久就會同汪精衛合流。」

葉劍英苦笑道：「主席，像這種話有誰信呢？」

毛澤東說道：「你信，我信就行了。」

葉劍英搖頭道：「主席，我也不信，我看這種宣傳方式必須要改一改才好。」

毛澤東瞪眼說道：「你不信也不要緊，只要我信就好了，你只管這麼說。」

葉劍英說道：「這不是主要問題，現在要決定怎樣對付蔣先生這道手令，我們罵白健生同何敬公，都不能逃掉這一關。」

毛澤東想想，說道：「我看蔣先生最重要的還是把新四軍撤過江北。」

葉劍英說道：「主席所料不差，蔣先生最頭痛的還是新四軍問題，如果新四軍能撤到江北，雙方形勢就可暫告緩和。」

毛澤東說道：「既樣這樣，你就回復何白二位，我們同意新四軍撤去江北。」

葉劍英說道：「我說過之後，就不能更改，主席要多考慮下。」

毛澤澤說道：「當然不更改，這點你放心，我騙盡天下人，也不能騙你。」

葉劍英心想你連父親老婆都騙了，居然說不能騙我，未免太高抬我了，當時只笑了一笑。

毛澤東說道：「你回復何白二公，就說我黨同意將新四軍先撤去江北，然後逐步按照委員長的命令撤到黃河以北。」

葉劍英問道：「這事要不要再同朱老總、彭副總司令商量商量。」

毛澤東說道：「同他們沒有什麼好商量的，只是通知他們一聲就算了。」

葉劍英奉到毛澤東的命令，帶着蔣委員長手令去見朱德。

朱德看了手令問道：「老毛怎麼說。」

葉劍英說道：「主席叫我來問老總。」

朱德笑道：「老弟，你別跟我掉槍花了，老毛不會這麼客氣的，一定是要你打我個招呼，否則將來委員長怪下來，找不到人頂缸。」

葉劍英笑道：「老總把話說完了，就不用我說了，不過，我還是要請老總的示，應該怎麼辦？」

朱德說道：「當然按照老毛的辦法去辦了，我也反對不來，如果照我的意思，既然說同心合力抗戰，就要打眞軍，像這樣陰一套，陽一套，算是怎麼一回事呢？」

葉劍英說道：「就算照主席的意思回復參謀本部，我還怕新四軍不聽呢？」

朱德笑道：「這也在意料中。」

葉劍英問道：「到那時怎麼辦？」

朱德說道：「不外兩條路，一條路是軍事委員會正式用武力解決，一條路是軍委會裝聾扮啞，不了了之，不論是那條路，都是老毛的成功。」

葉劍英恍然大悟，說道：「老總高見，眞不可及。」

朱德笑道：「我那來的高見，實在是吃老毛的虧太多了，久病成良醫，因此，我對老毛也就眞了解了。」





一夜促膝論武功　六顧野店訪知交

[illegible]宜春至分宜之間，一處中途站，地名已記不清楚，是來往客商暫息之所，多數過客在此吃飯，因此每天中午和旁晚，非常熱鬧。我第一次去分宜時，也在該處打尖，適逢天下大雨，我的衣服都已淋濕，氣候又突轉寒冷，更覺寒涼難忍，飯店老板非常好心，爲我們燒燃火爐，讓我烘乾衣服，免得受寒生病。

另外還有幾位客人大家坐在一起烤火，無事閒談起來，莫可奈何，只好跟着我住宿一宵。談話中一位客人說：「這位店老板還是一位醫生呢！前幾個月我採柴不愼跌傷腳踝，是經他醫好的。」又說：老板仁慈爲懷，時常義務替鄉民醫病，贈醫送藥，因此四鄉居民均對他尊敬愛戴。我聽聞後，心中暗想：一位醫術良好又會醫跌打骨科的醫生，決不是普通人。這是我在外閱歷數年，所得的經驗；而且我存有一種願望，常盼望能遇到江湖能人，及功夫高強的武林名宿。這次所說店老板能醫傷科，但表面卻深藏不露，好似一位鄉村土商人，我深信他一定有武功在身，眞所謂大智若愚。因此特意和老板暢談醫藥問題，候他談興正濃時，進一步論武術問題。大凡武功好的人，一定不會誇口說自己會武功的，大都是不肯吐露眞話，免得遭忌惹事。但當遇到同路人，眞是知音難求，彼此暢所欲言，越談越起勁了！我和他這次一交談，由上午一時至四時還未終止，好像忘記了時間。而那位和我同行的隊員坐在旁邊暗中着急，不但聽得毫無興趣，而且面露煩悶。因他要上路，如錯過了趕路的時間，必定要走黑路，要在深夜才能抵達軍部，他又不好阻止我不談，着急之態已顯露出來。待我明白他的心意，時間已不能趕路了，決定今天不走，要他不要着急，住一晚明早再走不遲；那隊員也

奇妙的練功圓鐵球

這位飯店老板姓劉，我稱呼他劉師傅，晚飯後兩人繼續談論，到其他客人均已入睡，劉師傅和我更由談論進到拆招。他領我到店舖後面的練武房去，我進入他的練武房中，見到有兩排木架，木架插滿槍刀棍子鈀，武器應有盡有。其中掛有大小不一的鐵流星及雙刀長劍，另外還有兩對鐵圓球，一對大的約飯碗大，小的比鷄蛋大一點。我問他這鐵圓球如何用法？他說：「這是練手指功力的器具，雙手各握鐵球一隻，分先後一隻隻向上拋出，再用手指去抓接，如手指練得有力，只須大拇指和食指就可抓住，如手指功力勁道不夠，鐵圓球是很光滑的，捻不穩它就滑落跌下地面；大的一對是練五隻手指用的，小的一對只練大拇指和食指之用。」他這種別開生面的練手指功力方法，我很感興趣。

逃荒者的技藝

因爲以前在家鄉，時常看見有湖北沔陽縣人，因當地洪水泛濫成災，居民舉家向湖南江西走荒就食。有些青年男女都會跑江湖的各種技術本領，其中有用三支短小木棍，短木棍上裝幾塊薄銅片，胸前排一面皮鼓，雙手玩三根木棍，輪流一根根向上拋，左手向上拋出，右手接住落下木棍，順着落下之勢在皮鼓上敲打一下，跟着右手又向上拋出，左手接住也在皮鼓上擊打一下，木棍上的銅片琅琅作響，非常純熟美觀又好聽。他們玩這種特技，還有一個助手打銅鑼助興，擊鼓敲鑼是有節拍的，口中還配合唱歌，我童年時很喜歡看，吾鄉叫三瓣鼓。

劉師傅用鐵球練手指的抓力方法，和湖北走荒者打三瓣鼓的方式相同，一拋一接，長時習練不斷，因此兩對大小鐵球抓得光滑如玉石，同時能練就出手抓東西的靈活手法。劉師傅的確不愧名師，能別出心裁，創出與眾不同的巧妙練功方式。以前我練手指點穴功力是用一碗藥水，燒紅一塊鐵板，將手指在藥手裏浸一下，在燒紅的鐵板上點一下，這是我在第一篇抗戰武術談已寫過的練功方法。練手指的抓力是用一根圓木棍去抓，練此手指抓力時只抓半邊木棍，木棍也有大有小，但這種方法很呆笨，不及劉師傅的圓鐵球既能練好手指的抓力，又能練好出手靈活抓東西。我當時非常仰慕，他見我對此鐵球感興趣，竟願意將兩對鐵球送給我，但我不肯接受，因不欲奪人之所愛。這是劉師傅幾十年練功的器具，當然對它有了感情，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準備以後如要的話，可請鐵匠替我鑄兩對，這並不是難事。

劉師傅神力耍虎义

劉師傅的練武器械中還有一把虎义；我以前學的這派是沒有教習此種器械的。這種虎义頭上是筆架型，當中一支鐵枝要長點，兩邊的短點，义與柄是相連的鐵义鐵柄，約五尺長，這種器械是要是打老虎用。其次是捲對方的鈎鐮槍及鳥子。鳥子這種武器是用一根很長的中等大竹子所做，竹子尾上綁一支三四寸長的鐵尖槍，如圍攻敵人時，遇到敵人武功好，無法近身搏鬬，就採用這種長武器四方八達去刺殺對方，這是以前兵卒用的武器，近數十年來很少見到了，有些人甚至聽都未聽過這種兵器。

我請劉師傅打一路虎义讓我開開眼界，他樂意的答應，這柄义有幾十斤重，我看他坐樁跨步運氣後，才開始運勁將义向前刺出後即捲動，刺出捲動後又換另一方向刺出，每一义刺出不停的捲動，然後將义收回，雙手握住义尖向上直插在地上，人身捲伏在义底下，停片刻又起跨步刺出捲動，然後又將义收回，同樣义向上直插地上，人又捲伏在义底下。

我請教他說：「捲伏义底下是何作用在？」他

說：「這是上山打老虎時，老虎憤怒跳躍步法，向人身上撲來，如練熟了打虎义，老虎見到虎义就不敢向人撲來；但捲伏在义底時必定要將义柄靠緊肩上，雙手握實，蹲在地上也有椿勢，不然的話，兩三百斤的老虎向你义上壓下來，你會把握不住，所以這手捲伏义底的功夫要很深，才能有力量握住义柄，頂得住老虎的重量。」

劈削棍法的拆招

我和他拆招時，功力方面相差很遠，那時劉師傅五十五歲，而我才二十三歲，兩人身材相同都是高瘦型。但我和他放拳拆招時，發覺他功力的雄厚，手腳之靈活，步法的穩健，眞使我這年輕人望塵莫及，不愧有數十年的鍛鍊功力。他很興奮的說：「在鄉間很難找到一個拆招對手，今晚很高興認識你，能有機會彼此切磋武功。」我又打一路木棍讓他看，他很客氣的說：「難得，難得，一位青年軍人練有此功力，還未見過。」我乘機請他指點棍法；兩人各執木棍，對面站定，由我先打出，我用直鑽棍法，側身半椿將木棍陰手鑽出陽手收回，他一腳退後，側身坐椿，用棍一捲，想將我手中木棍捲落，雖然這一下並未捲落，但他力太大，我一驚，急將木棍收回。木棍雖僥倖未被捲落離手，可是被他的木棍一震，已覺手掌發痲，我順勢將棍對他一鑽一挑，他斜身用棍頭一掃，我一跳將棍一縮閃避開不讓他掃中，隨即又向他腹部直鑽去。他這次採用硬劈法，用棍向我的棍尾一劈隨即直削下來，他自持功力高過我，想將棍削到我的握手處，勢必要我鬆手棄棍逃跑不可。

打木棍最難練的是握棍的手，使用挑棍手法是要用五隻手指抓住木棍，其他打出收回的手法，是只能抓半邊木棍的。至於抓半邊木棍的手法，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抓住木棍之一半就可，如不練熟使用抓半邊木棍，最好不要和人扣木棍。因爲遇到對方將棍改用刀劈勢，隨棍削下至握手處，那就會將手指削掉。除非是趕快把木棍丢棄認輸，也要看你迅速的鬆手程度，因對方的劈削手法快如閃電，否則還是有可能手指受重創的。

再說我那時的功力雖然比不過這位劉師傅的雄厚，但我自從在廣西和零陵得到兩位異人的指導，在對招拆招時已能使用避重就輕的靈巧手法，而我的年齡也已有二十三歲，中氣較在廣西時充沛，身體更爲強壯結實，經驗當然也豐富得多。他的木棍雖震得我手發痲，然而不能震落我手中的木棍。當他的木棍將要削到我抓手處時，我早已轉變爲抓半邊棍的手法，決不會鬆手棄棍，投降逃跑。然劉師傅也無傷我之心，在削到離我抓手兩寸處立刻停止，突然收棍並腳站立，這就是結束這場木棍拆招的姿勢。

他微笑和我握手說：「以前和人對招，很少不被我這一手快如閃電的棍劈削下的絕招被迫棄棍跑開的對手，今天你居然能接住我一棍，證實你的功力已很不錯了，眞是後生可畏，你如再繼續練習，將來必能爲我國武術發揚光大。」我承他過奬，又喜又愧。這晚兩人殷殷相惜，暢論平生，不覺已聞曉鷄唱啼，才各自回房安睡。

切磋穴道功夫

後來我由分宜返回萍鄉，舊地重遊，又在劉師傅家住了一晚，這次重聚所談論的是醫藥和穴道；有關穴道功夫，在湖南零陵經老和尚糾正錯誤後，我曾潛心研究，雖然不能完全得到高僧精湛妙術，我也可說已有了相當的成績，但還要再進一步學習，主要是學習使用的指法。我從小練武第一主旨是強身，學穴道軟功是防身，從無半點存心害人的念頭，也從不想在眾人面前來威風炫耀一番。學會了武術，我就對它產生極大的興趣，因此凡遇到會武功的人就想請教。這次劉師傅要考驗我的穴道是否準確，功力的深淺程度如何？他伸出一隻手要我點他穴道，我從手背邊緣至手腕掐穴道，口中配合手指數一二三四五——六字還未唸出，他已將手縮回，隨着嘖嘖稱奇的說：「我已長到五十五歲，還未見過一個二十多歲青年人，學會這種功夫，出手點穴之快，部位之準確，確實第一流。」當然這是他太過奬之辭。但事實上我對軟功的一百零八穴外，還知道針灸穴道，這是劉師傅不知道的。當時我要向他學習的是推拿點穴醫病手法，他醫跌打接骨等病症，內服外敷全部用生草藥。據他說？敷藥駁骨，將藥敷上後隔兩小時，可側耳聽到碎骨接攏的摺聲音；他醫內傷症均有獨到之處，正是我所急於想學習的。年青的我，對於求知慾特別強，見到老人家有本領，就想參師求教。

起死回生推拿手術

對武術習硬功，我不想做龍虎武師，學多了也無甚用處，將學會的武術有點時間去練習也夠用了。軟功是指穴道功夫，經零陵那位高僧指點過後，我相信也沒有比他再高深的了。因此關於軟硬兩種功夫的基本條件我都已俱備，如今一心一意想學習推拿點穴醫病救急的醫術。

劉師傅正是此中好手，故此我連續去分宜探看我大哥三次，目的是劉家在吸引我也有很大的關係，在來往過程中在他家住了六晚。我把握良機，着意請教，劉師傅對我特別喜愛，盡將自己的秘學傳授給我，多數是講述手術醫病的訣竅及各種醫案經驗和用藥的道理，我當時雖學會了各種醫術，但無臨床機會，有時自己嘲笑着想：眞是空有一身本領，幾時才有機會去使用呢？豈不辜負了師傅悉心傳授的苦心！我從劉師傅口述二三十年的醫案經歷中，得到許多寶貴的知識。他曾教我如遇吊頸死了的人，胸前還有點溫熱，可用推拿點穴手法使死者復生；如有被水浸死了的，只要胸前未冰冷有點熱，一樣可救活。有中暑熱暴症，有因氣血循環不暢，而影響心臟受壓力，而發生各種不同的急症，均可用此手法立即救急治癒。還有醫跌打傷痛，不論新傷舊患，如能先用此推拿手術後，再敷藥服藥，如此功效要快得多。

劉師傅對我無保留的傳授，我也曾投桃報李，報答於他，我將所學的氣功悉心傳給他。並將廣西禪院老人捲落木棍的經過講給他聽，兩位老人家所說：練氣功可益壽延年，永保健康。這些事一一講給他聽，並勸他即時開始練習。

張仲仁

江南啼痕錄（四十九）

憑此理由，我可以向其他六省代表們說明廣東仍可推多一位女性的理由；但六省代表所提的候選名單，粵省代表能否一致投其「神聖」的一票？陸宗祺先生一口答應，我見他如此爽快，我也毫無所求的毅然答允擔任助選。當中央幹事及監察選舉的那一天，李漢魂主席夫人吳菊芳女士榮膺中央幹事。

錯過了良好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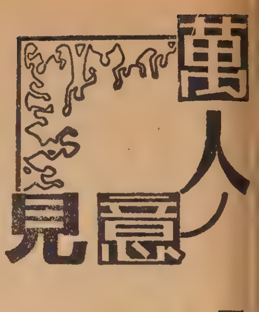
我和糧政局洽商加緊運糧之後，知道陸宗祺先生已回到曲江，便去拜訪他，他在勵志社請我便飯，相談甚歡，我想起吳在公的叮囑，順便向陸宗祺先生探探口風：「聽說廣東的縣政人事將有更動，我很想追隨李主席爲地方服務，請陸總經理吹噓，吹噓！」陸宗祺也毫不遲疑的表示：「我必向李主席推薦。」越宿，我回請陸宗祺先生便飯，席間，陸宗祺先生告訴我已向李主席推薦，李主席很是賞識大才，但不定派書記長兼縣長的縣份。我表示只希望能追隨李主席爲國服務，對於任何縣份也不計較。陸宗祺先生見我並不奢求，脫口而說：「那就好辦！」

散席後，我返回暫作居停的勵志社。在路上，肩膊上好像加上千斤重擔，百里侯可爲而不可爲，在我的胸中交織着。談到政事，大家都知是幹部決定一切，但我這個小伙子，初入世途，根本未有資格培養幹部，即使在工作上，有三幾助手，絕非民、財、教、建的專才。何況在抗戰時期，民牧以兵役、軍事、田糧爲急務。我以書生談兵，未有軍旅的經驗（其時還未擔任戰地服務，組織武裝民眾和日寇作戰）；兵役、田糧，自己固然是門外漢，友儕之中，亦無此類能手。單人匹馬，去負戰時的地方行政、任重、事繁；倘有失職，個人的前程事小，影響於國計民生者事大。考慮至深夜，深感人材不足，荷負過重，對公、對私，均屬不利，與其將來僨事，何必闖進政治舞台。乃決定辭謝陸宗祺先生的好意。翌晨，我跑到廣東省實業公司去找陸宗祺先生，婉謝他對我一番的盛情。陸宗祺不禁有點錯愕，當然是暗怪我這個傻小子，別人求之不得的名位，你小子運氣到頭竟然「推搪」。我乃說出幹部不足，恐辜負李主席的期望，不欲貪圖個人的榮祿，而誤了蒼生。陸宗祺先生點點頭，但總似覺得對我有點未了的心事，問我有什麼事再需要他幫忙的地方，如果在別人必然退而求諸其次，可是我這個不懂政治秘竅的傢伙，對陸宗祺先生的暗示，竟想不到個人的把握機會；仍然想到救災的方面去——以閱報知六邑糧荒之後，繼之以瘟疫、霍亂流行；且因糧荒的關係，老弱塡乎溝壑，壯者流徙四方。便向陸宗祺先生提出：㈠請代向省衞生處索取大量霍亂防疫苗，以便趕到粵南六邑分別設站注射。㈡將在粵南六邑大量登記饑民，遣送到曲江，請廣東實業公司安置在轄下農場工作，以安輯流離。承陸宗祺先生的厚意，都統統答應，而且確實做到。我帶着大量的霍亂防疫苗，又趕回六邑。

後來，有些朋友知道我白白放過了百里侯的機會，都罵我是天字第一號的傻瓜。廣東俗話「揷了幡就有鬼來」，做了縣長何愁沒有幹部，早上發表新命，晚上由各方薦請錄用的人員，已令你無法安排，大可以來一次個別召見，量才致用，組成新班，才走馬上任。機不可失，竟然失了，非傻瓜爲何？果然粵省府便發表馬有爲、劉竹軒、陳曼熹等爲縣長，他們都是出席羣英大會中的廣東代表，當然也做過抬轎佬，但我出的力不會比他們少，惜乎機會當前，而我掉頭而去。我豈敢自鳴淸高，如介之推不言祿，實則是不諳官場三昧，以一片拙誠，混身於光怪陸離的人間，不擅玩弄手法，此爲我生平錯過第二次機會啦！

「霸王考試」

我沒有經過高中的階段，以相當程度考入了大學，所以，我的英文水準很低。在抗戰期間，有一次，英國大學的學生團體的代表，專誠來訪問我，（大概因爲我是主持青年工作，而那青年工作的機構，在大學中又薄負虛名的緣故）我因爲不長於英語，要請一位教授替我繙譯。一個在大學裏主持青年工作的人，竟然不能直接和友邦的大學生代表談話，也是我平生的憾事之一。在大學讀書時，英文原是屬於必修科，而擔任英文的教授李樊棠先生，管教也很嚴峻，對學生從不假以辭色。有某縣的國民兵團副團長，在本校讀政治系，因工作的關係，當然不能常常在校上課；到了學期考期的時候，自然要靠「通水」過關，尤其是英文科，更非「出貓」不可。但李樊棠先生監考非常嚴密，親自巡堂，使學生動彈不得。那副團長見面臨窘境，企圖憑硬功逼李樊棠教授勒轉馬頭，便把佩槍的三號左輪，拔出來「拍」的一聲放在枱面。但李樊棠先生竟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膽量，不特絕不打退堂鼓，卻緩緩的行到那副團長的書桌之旁，像尊不可侵犯的天神，傲然站着，面色嚴肅，雙眼盯着那副團長。課室裏的同學，都直覺火山快要爆發，大家揑了一把汗；惟李樊棠先生神色自若，那副團長終於屈服於教師尊嚴之下，不敢輕舉妄動。結果，當然是英文科不及格，要補考才能了結。我在大學讀書，當然不能逃過必修科的英文那一關，而且令我頭痛的事，擔任我們英文科的老師，偏是李樊棠先生，而不是在我接見英國學生代表時替我繙譯的那位謝教授。第一個學期咬實牙根，下個苦功，學期考試，總算過了關，但在下學期我的工作太忙，英文堂常常缺席，幸虧李樊棠先生對我這位同事，還給幾分薄面，卻未面斥偸懶，眼看年度考試快到，自己暗生焦急，但竟神推鬼推的由學校方面幫了我的大忙，又使我「霸王考試」，連老虎教授，也任我「請槍」了。



「專欄作家」以己度人 造謠拿公幣寫瘟君夢

讀者斥爲失去靈魂的文醜

編輯先生：

說起××日報，我已鄙棄它年餘不看了；因爲它是「掛羊頭賣狗肉」，打着爲中華民國的正統年號，幹着替毛幫宣傳的勾當，像王某之流，近來時作蜀犬吠日，好像毛幫在港的代言人，或者是他想做林彪第二的繼承人也說不定。

尊敬文人，本是中國人傳統美德，我本人尤其崇拜有學問的理論家。因爲文學與我無緣，我沒有像王某肚裏裝着那麼多的墨汁，但是也許他肚子裏的墨汁太多，裝得太滿，滲透了他的心，所以他的靈魂盡黑，他泯了良心。方寸大亂，語無倫次，變成黑六類！毛幫暫時很需要這種統戰的文醜，但是我們不需要！在香港誰都知道共黨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的騙子，誰都知道每年有多少受壓迫的人民九死一生的從大陸逃出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絕不容許像王某之類矇着眼睛瞎說八道，替毛幫遮羞。

眞正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不會說黑道白，翻雲覆雨的出賣良心！一見國際局勢逆轉，馬上改變詞鋒，趨炎附勢的想討好毛幫，祇可惜小爬蟲還是小爬蟲，祇有始終不變的有骨氣的文人，才値得人崇敬！

七月廿七日，王某在他的專欄寫「國共應減少歪曲事實的宣傳」一文裏，大罵正氣凜然的香港時報的作者：「把白的說成黑的，黑的說成白的，顚倒是非，失去了做中國人的價値，叫人不要歪曲事實。」那麼王某說的都是眞話？是幫誰說的眞話？大讚毛著是眞話？毛語錄可治病、辟邪、香港無難民、販毒是薿害，這些都是眞話？殺害將近億萬同胞是應該的嗎？王某難道瞎了眼睛看不見？聾了耳朵聽不到？噯！有此顚倒是非歪曲事實的「專欄作家」，眞令人嗟嘆！原來讀書是用來說違背良心話的，那眞太可惜了！

王某在國共篇說：一個人不怕未受正規教育，只怕不學習，或讀很少書就自以爲萬人之傑，也居然大寫文章談論政治。眞乃夜郎自大，老鼠跌落天平，祇有他才配談政治，既然有這樣好的政治天才，爲什麼不去北京坐寶座？要在香港和萬人傑一樣爬格子？萬人傑是完全自己謙虛，假若以中國七億多的同胞中，他是萬萬人之傑！何只萬人之傑。假若王某有受過正規教育，他就不會失去讀書人的價値，他如今簡直是王恩浩蕩，大概是得到了毛王朝的雨露之恩，所以才會如此搖尾乞憐，討好主人！

王某又攻擊香港時報一位作者說：「大陸人民反共反毛革命運動如春風野火，這完全是自我陶醉的說法」。難道中共眞的沒有派系鬬爭嗎？毛幫對階級敵人的鎭壓停止了嗎？王某會去過美麗的寶島，但王某有沒有眼睛看到那繁榮的地方，有自由的言論，有豐足的民生，有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像大陸那樣探親要打證明，經批准才得動身，回鄉客都要受監視，觀光團成員不得私自找朋友，不得自行離開所指定的地方去跟人民談話，參觀的公社是佈景式的，須先受指定的才准參觀，除此之外，是不得其門而入；別的公社是不准行近的，否則就有國特之嫌。

「專欄作家」還說「瘟君夢」是歪曲事實，沒有讀者會相信其中的內容，說是拿公幣寫造謠文章。可能「專欄作家」自己拿毛伯伯銀紙寫造謠文章，故以爲別人也像他一樣，眞是荒天下之大謬。我是瘟君夢的讀者，從歷史資料和時代背景來看，我是百分之百相信，以毛幫一貫來的禍國殃民之罪行，可以印證小說中的寫實部分。像我這樣的讀者有千千萬萬，除

非未看過瘋君夢，一看就知岳騫先生不愧為當代的反共鬥士，他的文章一針見血，大快人心！毛澤東本來是一個瘋狂的說謊家，只求目的，不擇手段；一切的假話，只可騙美國總統尼黑蒜及其傍友周身格等無知政客。老毛出盡八寶，給蘿蔔頭買選票，用釣魚台買倭奴的歡心，抗日的血債不用償，眞是無恥之極！

「專欄作家」還有嘴說到別人造謠，王不施恩，你用不着自我陶醉！你比劉主席，林彪副統帥如何？敢斷言！即使用萬能膠貼在你的腳板底，還不比劉林高！何必出賣良知？出賣靈魂，而為中共塗脂抹粉，為熱愛自由的萬夫所指呢？佛家說：回頭是岸，岸就是眞理！希望眞理能救回你。

（莊家倫）

變色蟲見風駛悝 冒牌貨趨炎附勢

編輯先生：

有些人平常死裝硬裝中立，最近都一一現形了，這些人中以前表面是反共的，甚至以中共問題專家出現，好多人覺得奇怪，以為這些人既然洞悉中共的本性，為何還要向它獻媚，其實說穿了一點也不奇，這完全是勢利眼，跟紅頂白，趨炎附勢的心理所促成。所有變色蟲都具備這種性格，不如此還算變色蟲麼？

變得最快最令人側目的要算××日報的王×，有人指他是隱伏在自由世界的正牌共特，也有人說他無資格做正牌共特，連充頭貨都不如，祇陪做見風駛悝，趨炎附勢的變色蟲，我以為正牌也好，冒牌也好，他變了卻是百分之百事實，變色蟲善變，本來一點也不奇怪。他平日死裝硬裝，又在一家以中華民國為年號的報寫專欄，多多少少都可騙一些人，今日他的肺腑公開展覽，我想不能再騙人了，共黨對付知識分子的不二門法：治則收買利用，到了沒有利用價值就打落十八層地獄，在自由世界的知識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但過份投機，也會反過共携貳份子，中共對這種人肯定不會有好感的。若以為替中共說說好話，對反共者放放冷箭，中共就對你以前的反動歷史一筆勾銷，甚至會得到好處，這簡直幼稚得可笑。

變色蟲平日以什麼專家般出現於以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寫其什麼專欄，平時也裝裝反共的模樣，今日要賣身投靠，就算面皮多厚，也要找點表面的理由，作為遮羞布，好在熟人面不至無地自容。王×用什麼作為他賣身投靠的遮羞布呢？他說中共現在變了，意思是說中共現在變好了，所以我王×由反共轉為捧共是順理成章的事，任你說我投機善變我也不會臉紅了。其實中共這個政權，確是不斷在變，說它善變一點也不錯，譬如今天要人學習少奇同志的什麼修養，一翻臉又要人家打倒赫魯曉夫，今日支持周總理的外交路線可算穩陣了，但說不定種下他日被淸算的禍根。由於中共善變，也無一定是非標準，故賣身投靠共黨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萬一表錯情搭錯線，落得個身敗名裂，也只好怪自己咎由自取，與人無尤的。我說完中共善變的一面，同時要指出中共不變的一面論事方算公平，譬如：殘暴極權啦！對中國同胞，刻薄寡恩啦！變、變、變，只是變色蟲賣身投靠欺人謊言吧了，今日中國七億同胞沒有起碼的做人自由，也無起碼的做人權利。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遷徙自由、結社自由等……在殖民地統治的香港也毫無問題，而自稱為人民服務的中共則徹底剝奪，到今日為止，大陸的七億同胞們，說來非常可憐，也着實值得同情，因為他們依然是靠十多斤米幾尺布做人，過着奴役生活，非人生活，中共的殘暴統治何曾變。中共殘暴本性沒有改變叫我們中國人如何放棄態度呢。

簡均上

「谷稻」與菓鄉家

左棄

四九年前的家鄉菓，在香港隨街隨巷可以見到。四九年後的家鄉菓，在香港日見日少。前些時運去蘇聯餵老大哥是事實，今日運去美國討好美帝亦不出奇。為此事，特向回鄉客問個究竟，回鄉客說：「家鄉的菓樹大半變成枯枝，菓農找菓吃已成問題」。

四九年前的家鄉稻谷，畝產七百足碼斤，仍嫌指數不符。四九年後的家鄉稻谷，最肥沃的土地，畝產五百市斤已經滿足。難怪家鄉人，餐吃蕃薯、餐吃粥。這，明明是毛共給人民的「獻禍」所造成，難為此間毛報歪曲事實卻偏寫成「幸福」。

奇文轉譯之三（奴才與天才）

鄭堂秀

很多激烈的死硬派看過奇文轉譯，都紛紛打電話來說：「老鄭，你轉譯奇文裏的主子已經是出賣祖國及民族利益的奴才，而所說的奴才，應列爲奴才的奴才才對」。言之有理，同時他們還列舉出許多說明，不才那就順手推舟，羅爲己有，一併列入奇文轉譯之三，既刻薄，復無情，罵他一個奴才的奴才」，眞眞正正的，如假包換的。天才說：「在政治上爭是非，正如在宗教上爭是非一樣。

永遠不會有結論的。國民黨說三民主義正確得不得了，中共則說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絕對眞理，各是其非，永遠沒有判斷的標準」。

果眞是永遠沒有判斷的標準？馬列主義與毛澤思想是絕對眞理？荒唐之至，按馬列主義實非我國產品，奴才僅是刻板地奉行並套用道洋化理論觀點擬奠定中國的政治體系與政權，人民怎樣不叫苦連天，終日做牛做馬，沒得吃，沒得穿，怨聲載道，奴才爲了鎭壓人民的反抗，迫於利用槍桿維持極權統治，血腥鎭壓，動不動就指爲「反革命」，恣意拘禁勞改，人民簡直沒有絲毫自由，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事實比比皆是，眞理何在？至於所謂思想者，十足典型之「奴才」格，而天才卻大言不慚地說；各是其是，永遠沒有判斷標準。聰明智慧的中國人，不會着了奴才的陰險卑汚底道兒的，欲想恣意麻醉中國人民的心靈和理智，沒有信仰，那就沒有行動目標，就是奴才們所想所欲，是嗎？誰會聽從「奴才與天才」底鬼話？

天才誠恐人們着不夠魔，接着補充再說：「我以爲台灣應當和中共競賽，誰能使統治下的人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比賽「誰的主義是眞理」。

乍看之，似乎很有道理，詳細分析，奸險包藏，誰不曉台灣人民生活幸福無涯，大陸人民貧困無依，還用得着天才假惺惺說明？天才既已知道主子是出賣祖國和民族利益的奴才，歸根結底害怕人心歸向，表面上就說說誰都知道的人民生活幸福，骨子裏要宣傳的才是這一句：「不是比賽宣傳「誰的主義是眞理」。一副可憐而又可惡更復可鄙的奴才相。

還更荒謬絕倫的歪曲宣傳：「對於人民的權利與義務，個人的各種自由（如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等），「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奴法」中規定的幾乎完全相同。因此這不是「是非問題」，在表面上，雙方都是「是」，沒有「非」。判斷的標準是誰眞的做到了，誰做得更加充分。」

天才學足奴才販毒的到家工夫和看家本領，煞是擅長使用麻醉藥，明明是一個徹頭徹尾維護國家尊嚴，眞正發揚自由民主和一個專門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表面和實際都不准自由民主的大是大非問題，偏偏混淆黑白，清濁不分，好使人一不小心就着了他「統戰」的道兒，不是奴才的奴才是什麼？

萬人協會舉辦遊船河聯歡大會

同時舉行學術座談會

歡迎會員讀者携眷參加

爲了在會員間加強聯繫，使會員與萬人雜誌讀者打成一片，更進一步交換意見；爲了欣賞大自然的美景，藉此在旅遊中獲致思想的共同一致，本協會康樂部與學術部，決定聯合舉辦遊船河聯歡聚餐大會，並在遊河過程中，舉行學術座談會，由學術部主任岳騫執委主持，講題：「論認同、回歸及其他」，（邀請萬人雜誌專欄作者柳以青先生主講。）

本次旅遊是委托潘鳳遊覽社代辦，現由該社送來旅遊節目如下：

日期：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地點：離島長洲。

時間：上午九時正出發，過時自負。

回程時間：下午四時正。

集合地點：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在香港灣仔碼頭。

交通工具：由香港油蔴地小輪公司客輪負責接送。

旅程遊覽：本社將此次旅行分爲三組別，以便利各人能斟酌自己的愛好而參加。

第一組：漫遊觀光組。前往長洲各名勝區遊覽，由本社導遊員負責領導及介紹當地風光。

第二組：海浴組。於長洲東灣海浴，由本社供應沙灘，及由香港拯溺總會派出救生員擔任沙灘工作。

第三組：自由組。此組專爲蔴雀耍樂人仕而設，於長洲酒家設有冷氣蔴雀房間。

午餐：（海鮮席）

① 白灼東風螺
② 雲耳會甘栗
③ 龍江豆豉鷄
④ 薑葱焗肉蟹
⑤ 羅漢扒豆腐
⑥ 鹽焗中蝦
⑦ 芥菜膽扒鴨掌
⑧ 五柳黃花魚
⑨ 炒飯
⑩ 伊麪

費用：每位港幣十六元。

售票處：㈠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萬人協會。
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八號B俊人書店。

萬人協會康樂部學術部仝啓

八月十日

中共建黨五十年來一直危害國家民族

編輯先生大鑒：

不佞披閱貴刊新一期封面有題「五十年如一日」這是說中國共產黨在此五十年的過程當中。是好、是壞？如果是眞個履行共產主義，吾們中國先賢早已提倡說：天下之權勢，苦於不均，故有紛爭。

國父孫中山亦引述「均則無貧」，如老子（李耳）學說：剝桂刻漆，非木所欲，拔鷸裂翠，非鳥之願，則是同於外來之「安那其」（譯音）主義，卽所謂共產主義，這個主義，今之蘇俄，亦行不到，況毛共自私狂、自大狂，欲實現共天下所有之產，非具有大慈大悲，恕人愛物，海涵洪量，德澤佈於眾生，凜天地好生之德，是不能履行其任務的。中共「五十年如一日」始終是殺人獸性不改，那會實現共產？茲將中共歷史的約畧過程，加以敍述如下：

最初爲俄人飽羅廷來中國，領導共黨，南京亦有共產主義研究會，但從未有提過焚殺政策，故得一部份知識份子同情，以爲共產主義，是可得到民主與自由，孫公亦主張聯俄容共，因此隨之有文藝作家、教育、政界，都有附和代共黨宣傳，迨民國十二年，俄共派越飛來中國替飽羅廷，卽發出中共要採取焚殺、暴動的政策，主張屠殺不同意共產主義者知識份子，因越飛是研究焚殺專家，由此中共便開始危害國家民族了。

民國十六年武漢國共分裂，許多知識份子遭殃，及共產黨橫行鄉村、市鎭，政府軍隊保衞力單薄一點，卽遭共黨共軍夜襲，專殺害教育界、學校教職員。共黨以爲教育界不易接受共產主義，頭腦清醒兼頑固，同時再行令共產黨人滲透入學校中當教職員，向青年學生灌輸共產主義，發行學生週刊、人民週刊等。這是危害中國文化界的鐵證。

抗日軍興，中共表面國、共合作，全民抗戰建國，但共黨苟延殘喘後，每自暗中增闢防地，襲擊國軍，與日勾結，擴張實力，及盟軍在日本，用原子彈制服侵畧者，盟國軍事全面勝利，日敵投降，我們中國，本可應時收拾殘局，重整山河，修葺國都，頒行憲法，以安黎庶，但中國共產黨竟乘八年抗日疲弱，尚未復原之時，發動內戰，受俄國主使資助，向國民政府軍，全面總攻擊，不顧蒼生水深火熱，未幾國府播遷台灣。

大陸變色，中共竊據全面政權，但中共禍國殘民的步驟，正方興未艾。言衣、食、住、行民生自由嗎？否！講究言論、文藝、著作、出版自由嗎？否！集會、結社、各界人士，自命社會賢達者，敢批評中共行政的不對嗎？不但未敢啓諸口，反被中共批鬬，欲生不得，欲死不能，此是中共殘害忠良的鐵證。簡言之，中共非是行共產主義，一向只行殘害中華民族「五十年如一日」的殺人主義，流毒人類，願全中國兒女，起而攻之。

林哲齋於雪梨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八日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二九七至三〇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萬人協會舉辦本年慶祝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啓事

本會籌辦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凡由一九七一年起加入本會的會員，均可報名參加，同時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

我們均受共黨迫害，流亡海外二十餘載，終日爲工作勞碌，藉此機會，可去台灣寶島享受一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自由空氣，政府會替你安排各種節目，歡迎海外僑胞回到自由祖國懷抱，共祝國慶，復可遊覽及實地觀看此反共基地的軍事設備及演習、文化教育、社會建設等等，而且還可會晤久別的同鄉故舊暢敍離別之情。能令你由頹廢的心情，轉變爲熾熱振奮堅強的反共意志，決不可放棄了一年一度的良好暢遊寶島機會。如欲參加者，請早來本會會所辦理登記手續。

一、報名日期：從卽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二、出發日期：十月八日，全部旅程約十二天。
三、費用（包辦一切手續，及來回機票食宿等）約港幣一千一百元。（非會員則約一千一百五十元）。
四、報名時先繳二百元，餘數在九月十日全部繳清。
五、若費用有所剩餘，全部撥作萬人協會基金。
六、報名時携帶身份證副本二張，最近照片（光面）二寸大十二張。

萬人協會啓　七月一日

會址：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左派銀行要新花招 猛吹「人民幣」保值

編輯先生：

一九六七年的港共發起暴動，距今已六年矣，想人們還會記憶猶新。當時有錢的人爭先恐後逃往外國，飛機票預訂一空。那些急需離境的大人物們，其時正好像大難臨頭，共產黨眞有一夜降臨似的，爭相躲避。但不知是否上蒼有眼，或是天數註定，彈丸之地的香港，仍然屹立不動，而逃往外地的大人物也紛紛回來了。回想當時滿地菠蘿，港英卻嚇不倒，只弄到全港市民沒車可乘，有工返不得，很多市民更爲此而掉職失業，這是拜愛國同胞之賜。還記得清風街一雙小姊弟嗎？他倆被「愛國菠蘿」炸死的慘劇，眞是不忍卒睹。

記得當年發起鬪爭港英的港共們會列出十七名鬪委，而支持鬪爭費最多的就是那些所謂「愛國」的紅色大亨，其次便是向凡有和大陸貨交易的商人開刀。跟着便是向存錢在左派銀行的戶口埋手了。

當時那些在左派銀行存欵的客戶，雖然極不願意，但也無可如何任其宰割了。談到銀行不禁令人想起了社會主義祖國的人民銀行與人民存欵了。人們會問，目今大陸同胞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何來金錢存欵入銀行呢？有的！且聽我這個流浪漢說吧！從前回國參加社會主義祖國投資的愛國華僑商人，都是滿載入大陸，而空手歸返南洋的。他們原來的錢呢？存入人民銀行了。爲什麼不帶走？個中內幕，眞是一言難盡，最好由歸國投資的華僑商人來一篇眞實的報導，以供本港一些參加了人民幣存欵保値的同胞參考。據我在大陸時所知，一般工人平均每月收入是三十至四十元，農民平均每月收入是十五元，這兩種人本來收入就不夠開支，但共黨卻硬要他們存欵入銀行，你不願意也不行，它是大老板，你敢冒炒魷魚的風險嗎？

因此本來已是捉襟見肘的工農貧苦大眾，爲了要實行共黨的所謂節約美德，和支援所謂社會主義建設，不得不勒緊肚皮，也要每月存欵入銀行。還有一種是華僑眷屬，他們有親人在國外，當然也有僑滙，但他們每次所收到的滙欵卻被中共硬迫着要開個戶口存入銀行。

至於提欵，小量則可，如要提多一些，提欵時共幹便會查問你提欵做什麼，友人李君在江門市人民銀行存有五千元人民幣，李君爲了兒女婚娶事去銀行提欵，但銀行同志卻用節約的理論來勸導李君不要太浪費。本來李君欲提二千元，但銀行只准他提五百元，就這樣李君只有草草辦了這樁喜事。當時李君曾慨歎地說：存在人民銀行的欵表面上是自己的，但卻不能隨意運用，共產黨根本不准你動用自己的存欵，存欵入人民銀行簡直是對共產黨雙手奉送，若然不是，爲什麼共產黨千方百計迫令老百姓存欵？奉勸各位身在自由香港的同胞，不要被人民幣存欵保値的宣傳所欺騙，把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血汗錢存入「人民銀行」！

流浪漢上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

寄郵包

[illegible]左

提起寄郵包，心火爆，家鄉親友來書，變成「打單信」，年年如此寫着：「家裏困難，火速滙銀，解決難題，如有舊衫舊褲，寄幾件給表姊、表哥及亞姨」。營養不足，貧血病、需打針藥水、維他命B，都要來信給在港親人滙寄，爲什麼？爲什麼？「祖國」人民的生活美滿原來是這樣呀！吓！眞是豈有此理。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萬人雜誌創刊迄今 宗旨不變立場堅定

讀者向本刊提出批評建議

編輯先生：

未開筆之前，首先向你們致以親切的問候，更願貴刊爲廣大讀者及熱愛自由民主、正義的人士們發出更多的光和熱！

萬人雜誌週刊創刊到今，整整已七個年頭了，在這七年的日子中，雖不算長但也不算短。特別是一份立場與眾不同和專唱對台戲的刊物，而能奮力苦掌；巍我屹立，已是一分難能可貴的刊物了，何況貴刊是在狂風暴雨中撒下種子，千軍萬馬殘踏下成長起來的。無論從什麼角度去衡量，貴刊從創刊到今從未停過一期，這是和貴刊的堅定立場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分不開的。貴刊是鐵幕裏冒死逃出來的人士們的一份精神糧食。

不錯，貴刊雖在這短促的年頭中卻有這麼大的成績，難道是無懈可擊的一分刊物嗎？回答是：「不一！君不見乎？以前萬人詩壇就是一個良好的例子，但經某先生提過意見後，現在已改變得很多了，可說是九十度的轉變，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其他篇幅還有不完善之處，可能是編輯先生忽畧而已。

以下是我們幾位讀者所得出的結論，提供出來，給貴刊參考。

(1)萬人週刊應設立義務記者。

(2)萬人週刊對港府的部門應以多提意見、批評、表揚報導。

(3)貴刊應組織聯絡中心，特別近來從大陸逃來的知識青年，爲爭取的對象。

(4)希望廣大讀者大力支持「萬人週刊」，在百物高漲的環境裏，提高售價，每本提高「二角」即每本售價一元二角。但應在萬人意見欄會闢報導本港工農生活的切身利益新聞。

以上幾點意見，只能供給貴刊參考，和廣大讀者研究。但我們應聲明：我們並不是一個忠誠的讀者，而是從貴刊創刊到今對貴刊的立場和中肯的評論而愛好是也！

讀者孫和益

（七三年八月十二日）

留美大學研究生願作協會通訊員

萬人協會會長先生：

鄙人乃萬人雜誌長期讀者，現在美國××大學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

希望能加入萬人協會並作海外義務通訊員，茲塡上申請表格一份連同相片兩張，希予審核並早日賜覆。

卽頌

台安

譚　×敬啓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萬人協會正副會長台鑒：

寄來之「萬人會刊」及本人會員證已收到，謝謝！現附上美金十元繳作入會基金，嗣後本人當盡會員之責替本協會服務，同時在可能情形下將會盡量替本會刊或萬人雜誌寫一些通訊稿，並與各會友交換意見。

本人謹在此表示願與各會友共同努力支持本協會之組織及活動，爲達成我們共同的理想而奮鬪，專此敬祝

諸事順利

會員譚　×敬啓

會員證編號：308297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六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減字木蘭花 七三年孟夏倚聲於多倫多市秋芳詞館　孫芳紉蘭

美人芳草。故國詩騷誰解道。海角寒鄉。心有靈均字字香。秦宮漢闕。同照人間天上月。幾度春紅。開遍天涯憶洛中。

夷風塞土。五月桃紅才半吐。柳帶飄香。暗逐車塵萬里長。東風如昨。深院蘭芳垂翠幙。暮寫朝思。百尺松青浥露滋。

孫芳女士之詞，平仄聲調俱佳，逸韻高懷，情牽故國，「夷風塞土，五月桃紅才半吐」，由此乃知，加拿大五月始放桃紅，比中國遲開兩月，該詞塡於孟夏，時屆端陽，「美人芳草」想到屈原，「心有靈均字字香」，又云「故國詩騷誰解道」。因目前中國，詩詞沒落，感嘆之言也。玉振金聲，高人手筆。壇主語。

減字木蘭花 和孫芳女士　南暝叟

年年芳草。綠到庭前思遠道。北望萍鄉。四十年違桂蕊香。新宮古闕。猶照秦時淒慘月。血淚流紅。噍向人民枵腹中。

又

可憐中土。無盡冤情何處吐。縱有芝香。翻恨人生歲月長。如今非昨。故國周遭垂鐵幕。誰出奇思。七億人民雨露滋。

南暝叟，祖霞先生和詞，「四十年違桂蕊香」，四十年未曾還鄉，「違」字用得最好，「新宮」指北平，「猶照秦時淒慘月」接毛共新宮暴政，與秦始皇同樣淒慘，人民枵腹，血淚自吞。感痛最深者，「縱有芝香，翻恨人生歲月長」，芝香指兒女，人生歲月，本是愈長愈好，今日雖有兒女，不能相晤，翻恨人生歲月長矣。自首至尾，一氣呵成，每兩句相同一韻，押字工穩，符合音節。爲近代詞壇，代表之作也，壇主評論。

瑞鶴仙 民國十三年暮春遊印尼本雜山上公園感作　楊震寰

軟烟凝綠樹。襯新紫鋪紅，少年携侶。當時舞歌處。正江南春暮，亂花飛絮，芳心未據。似聽得，琴箏細訴。況而今海外飄零，回首白雲無數。

誰許。風華青鬢，寶劍功名，俱銷塵土。蹉跎輕誤。征程杳，壯懷去，看山村斜谷，依稀鄉曲，渾若中原羈旅。對南柯，夢斷揚州，淚流似雨。

震寰先生，久客印尼，所作詩詞，以感情豐富，修辭典雅著稱，其中佳句「正江南春暮，亂聞飛絮」，「夢斷揚州，淚流似雨」，此種筆調，可與辛棄疾媲美。白話詩人見之，瞪目結舌，底、地、嗎、啊，退避三舍，昔人云「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如將該詞照新詩寫法，每一句佔一行，即是最高級新詩，能令五四新詩人，胡適、郭沫若之流，望洋興歎，啞口無言，至如「我的太空小狗啊，你一飛就飛到了天空」，簡直是胡說八道，強指爲詩，眞是厚顏無恥。若干年來，所有文人，因他們名氣太高，無人敢加指正，且有阿諛讚美者，好壞不分，是非顛倒矣，大凡非議聖賢，離經叛道，是爲文妖，文妖當道，天下即將大亂，孔子思想若被打倒，國家只有滅亡，詩詞若被淘汰，民族精神即遭崩潰。破除傳統文化，奉行外國主義者，即是漢奸，鄙人與老毛，並無仇恨，台灣對我，亦無殊恩，更無交往，爲何反對毛共，擁戴蔣公，維護國家傳統而矣。詩詞是國家傳統文化，吾人應當維護之，萬不可教文妖將之淘汰，政府糊塗，吾人不能糊塗，壇主自語。

長城　高蘊賜

天驕可似祖龍無？故堞重看護獨夫！
殘霸古來爭亂夏，餘威今得借防胡；
雄姿萬里山河影，浩刼千秋血淚圖！
氣壓齊州烟九點，終憐帝業與雲俱！

註：防胡意指蘇聯陳兵西北。

七夕（癸丑）　高蘊賜

七夕而今寂寂過，秋侵熱淚正揚波！
節臨仕女知何少？巧向神仙乞不多！
疊佈人間張鐵幕，船飛天上泊銀河；
洋場十里酣歌舞，那管雙星是什麼？

高先生七夕詩，「節臨仕女知何少，巧向神仙乞不多」，昔日仕女，對七夕乞巧之事，非常重視，自文學革命之後，古典不興，學校課本，已無乞巧記述，今日女子，已不知何爲乞巧，風雅不存矣，昔日男子，重視英雄氣慨，今日青年，喜作女裝，長髮披肩，迷離撲朔，北方曰「兔子」，廣東曰「開代」，此種風氣，由英國披頭四創始，女王頒給勛章，大不列顛之優越觀念，掃地以盡，倫敦許多爵士，退回勛章，鄙人十分讚同，男作女裝，即是亡國滅種現象，中國有志青年，萬勿仿效，因教育文化改變，今日女子，多是俗濁之人，對乞巧故事，全不知曉矣。壇主。

與六豐詞長談詩雜詠　林杉

(五)

今朝何事筆鋒驕，興似雲騰意似潮。
七步成詩殊易易，八乂即咏豈寥寥？
措詞暢於河通海，造句活過鼠戲貓，
想起莞然誠自笑，吾身並未遇文妖。

(六)

與君來往本經常，論事談詩意未央。
聚處每爲嫌日短，別時卻是覺情長。
故園文獻待商榷，異地人材漫較量！
世上知音能有幾？高山流水此中詳。

(七)

興似長江瀉未休，詩情洶湧若潮頭。
豈眞氣欲吞天地，正是先思奪斗牛。
文設爲軍輕楚霸，筆方作劍即吳鈎。
吟成回首誠堪笑，何異優伶戴冕旒？

(八)

八律吟成意尚賒，醰醰興味轉增加。
胸當去垢換新物，筆始孕花茁幼芽：
笑我自來徒墨守，多君時爲向人誇、
從今倘再經爐火，或可詩壇占一家：



麟武圻
顧部遊記名著
太平洋之遊
每冊定價一元
四十日環遊世界
每冊定價二元
經售處
(一)香港禮頓道30號月華大廈十樓八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二)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 電話：五一四五六四二六



中日間諜戰
名作家□翰□記的「中日間諜戰」，由□中□女主角分別口述，□寫抗□戰□中敵我間諜鬥智的□實情。□料豐富，內幕驚人。「宇宙出版社」出版，上、下□，□價各元□角。
□銷處：香港禮頓道28—30號□□大廈□樓□座，電話：五□□四九五，香港德輔道中環□大廈五〇一「湘濤出版社」，電話：五□四六四二六。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〇五期 新8期）

步步驚心！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〇五(新8)期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〇五(新8)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八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中蘇共大戰不可避免

最近，蘇聯與中共的「神經戰」出現了一個時間較久並為過去所罕見的高潮。任何人都知道，長期以來北平毛澤東政權對於攻擊「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直很起勁，而蘇聯方面卻較為採取「隱忍」的態度，然邇來卻完全改變態度，舌槍齒劍互相叫罵，這表示他們眞的準備進行一場戰爭，這場戰爭且有迫在眉睫一觸卽發之勢。

與此同時，歐美一些國家的幾份頗有權威的報紙也先後傳出有關的報導。倫敦「每日電訊報」八月九日報導，一份由蘇聯消息靈通而地位頗高的人士署名「安德雷・薩莫辛」發表的一份秘密文件，內稱：與中共開戰「是蘇聯政府最迫切的和最主要的宗旨」，中蘇共大戰「而且愈來愈迫近，就像一團烏雲籠罩在我們頭上」。

復據八月二十七日出版的一期「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發表一篇文章，引述專家的說話，今後十二個月到十八個月，是蘇聯與中共對峙的最危機時期。文章還特別提到了新近出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對此一問題的看法。

據稱：基辛格「曾告誡歐洲的領導人不能否定蘇聯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基辛格曾屢次重申蘇共領袖布列茲尼夫向他提出的警告：蘇聯領導人不能繼續對中共問題坐視不理」。

從這些報導看，蘇聯實急於對中共攤牌，而色厲內荏的中共則深恐在日前蘇聯對它發動閃電戰。

蘇聯非對中共下手不可

前述「薩莫辛文件」透露：蘇聯之所以要向中共發動突襲，原因有二：一是國內政治和經濟情況的惡化，二是中共的核子力量正在迅速增強。而加強克里姆林宮方面主戰派力量的因素也有兩個：一是隨着林彪的死亡，中共在批修整風中不斷加強煽動仇蘇情緒，已使雙方短期再無修好的希望；其次，中共投靠「美帝」進而形成美毛反蘇同盟，對蘇聯構成了嚴重威脅。這些因素都成了蘇聯要向中共動手的理由。

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的文章中指出今後十二至十八個月是中蘇共對抗的危險期，克宮頭子必須在這段時間內作一抉擇，要就痛下決心一舉而摧毁中共的核子設備，否則就只好眼看中共坐大，忍受日甚一日的政治和軍事上的威脅。

蘇聯如果不是計劃對中共發動戰爭，何必出動百萬大軍和火箭部隊，擺在漫長的中蘇國境線上？當然這是為了對付中共。尤其是美國在越南、高棉現出「紙老虎」的原形，加上尼克遜被水門偷聽事件搞得焦頭爛額，卽或他對中共有「保證」也是不可靠的。這些無疑也對蘇聯向中共下手是一個鼓勵。

中華民國要做好準備

大陸七億左右老百姓是我們的同胞，他們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已吃盡中共統治的苦頭，一旦中蘇共開戰死的當然又是他們，基於此點我們不希望蘇聯與中共大戰的爆發；但是，我們卻希望中共早日崩潰，有一種力量把這個極權政權砸得粉碎。這是我們的矛盾，而要解決這個矛盾，中華民國當局應早作檢討做出多方面的準備。

如蘇聯從北面進軍，中共在長江以南軍事力量薄弱時，我們可以乘機反攻，若是佔領江南數省，北方各地同胞受到鼓舞，不管戰後是那派共黨掌權都難穩固。

因為今日中華民國只有台灣一省，尙且對大陸同胞心理上有無限的影響力，若自由地區擴大則就更有利於消滅共黨。

此外，要影響美國，在中蘇共大戰中千萬不可支持中共，否則就是與中國數億同胞為敵。

總之，我們渴望中共局勢有變，我們在變中掌握時機去爭取反共復國的勝利。

新聞以外

國府定九三為「抗戰紀念」
中共自誇「領導抗戰」謊言破產

劉人傑

從過去許多文件中，中共早已承認了對日抗戰由國府領導。毛澤東不但在他的「論新階段」中說過這些話，還曾向蔣委員長舉杯，三呼萬歲。今天他要用虛僞宣傳抹煞這些事實是沒可能的。中共的宣傳只能騙青年人，身歷八年艱苦抗戰的同胞，都知道當年中共藉抗戰而擴張勢力，霸佔地盤，把槍口朝內。

老萬又要罵人

老萬遊埠六週，在美國兜了個大圈子，也到加拿大三個名城遊了一遍，行程萬里，界眼大開；還在異地會晤了不少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可說收穫甚大。

爲了業務紛繁，要是交待不下，可能無法成行。最使老萬躭心的是「萬人雜誌」的「新聞以外」；幸而自由客兄挺身而出，拍拍胸膛，一力擔承，爲老萬客串六篇大文。自由客兄並非職業作家，有他自己的事業，難得他仗義幫忙；且他的文章相當獲得好評，使老萬可以安心在海外闖蕩，這該向自由客兄致衷心感謝。

老萬六個星期拋開工作，回來再拿起原子筆，頗有生硬的感覺，才知道筆墨生涯，確要每天磨煉，荒疏了便會失常。難怪許多朋友滿腹經綸，發了大達，他的筆只拿來簽支票，簽合約，不久就和文字絕緣，要他再執筆，有如拉牛上樹。

各位讀者老友，如果覺得老萬文章走樣，今非昔比，務懇見諒。相信從今天起恢復爬格子生涯後不久便又會故態復萌，難改針砭本性，罵人如故。

今天老萬要罵的不是左右逢源的社長，不是有奶便是娘的變色蟲文丑，而是面皮一丈厚，不知羞耻的毛澤東，和他手下搞宣傳的一班奴才。

中共在最近的宣傳中，每逢提到對日抗戰，就說抗戰勝利，是中共之功；中國當年抗戰，由中共領導，沒有中共就不會打贏日本。四十歲以上的人當然知道這是一派謊言，但四十歲以下的人，可能受到這一類宣傳影響，以爲他們出生前或孩提時候的中國偉大抗戰，八年浴血，抵抗軍國主義的日本侵畧是中共的功勞；否則，我們今天都成了日本統治的亡國奴了。

只有經歷過八年艱苦日子的人，才明白中共的宣傳，是歪曲事實的謊言。在對日抗戰中，他們不但沒有跟日軍作戰，還處處抽國軍後腿，乘機佔據地盤。

這些事實，在勝利後負責對日受降的何應欽將軍的「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一文中，舉出許多事實。（請參閱何文）事實終究是事實，中共的宣傳，在這些事實底下便現了形，破了產。

國民政府最近宣佈定九月三日爲抗戰紀念日，目的在讓年青的中國同胞曉得一九三七年開始至一九四五年結束的八年抗戰經過，在整個對日作戰過程中，中共究竟擔任些什麼角色？中國當年抗戰，是中共領導抑或國府領導？

爲了爭取民心，所作宣傳完全抹煞事實！

自己的話抹煞不了

老萬隨便拿起手頭資料，讓各位重讀一遍，便知道今天中共的宣傳，和當日毛澤東說過的話，完全相反。毛澤東講話不算數並非新聞，不過今天中共有膽宣傳抗戰是由他們領導，實在太過無耻。

各位翻閱毛澤東的「論新階段」，就有下面的一段：

「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基幹的地位。十五個月來，全國各個抗日黨派都有進步，國民黨的進步也是顯著的。它召集了臨時代表大會，發佈了抗戰建國綱領，召集了國民參政會，開始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承認了各黨各派合法存在與共同抗日建國，實行了某種程度的民主權利，軍事上與政治機構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適合抗日要求等等，都是具有意義的大事件。只要在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大前提下，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

毛澤東當年大拍國民黨馬屁固不在話下，最重要一點是他白紙黑字地承認了在對日抗戰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現在的宣傳卻要把他

謊言在事實底下現形

他當年不致走投無路，全賴日本侵華救他一命，怎可不表示「決心合作」呢？

誠心誠意的實行三民主義

毛澤東「論新階段」的另一段說：

「一切共產黨員，毫無疑義，應依照自己的一貫的革命總方針，自己的決議與宣言，同中國國民黨與全國其他黨派，全國廣大人民一道，誠心誠意的實行三民主義。誰要是不忠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裏不一，誰就是一個不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

「因此，共產黨員應如像他們研究共產主義一樣，好好研究三民主義……為打退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而鬬爭。」

蟺變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必要條件，許多低等動物為了生存，把自己變得和所處環境相同，不容易被發現，藉此保存生命。共產黨比這些低等動物勝一籌，他們不但變得適應環境，還伺機反擊，要達到理想，必須先求生存，要能生存，才有機會擴張和奪權，捲土重來。

毛澤東當日要「誠心誠意的實行三民主義」，無非為了適應環境，求取生存，日後的所作所為，即使和他說過的話背道而馳，他也不會認為不對。共產黨為求達到目的，一切都可以作為鬬爭手段。共產黨的「合作」，其實是鬬爭手段之一，有了生存機會，才可達到今天赤化整個大陸的目的。

中共的「宣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節錄如下：

「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國同胞宣佈：當此民族危機更加緊迫之時，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團結，實為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團結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根本方案，在於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

兩黨的親密合作。中共中央認為當前足以告慰於全國同胞的，就是在國共兩黨方面不僅都有了更加精誠團結必要的認識，而且都有了更加密切合作的決心。共產黨不僅誠意在抗戰階段中與國民黨並肩携手地共同救國，而且決心抗戰勝利後與國民黨和衷共濟地共同建國。」

這一項宣言，不是代表個人意見，而是中共整個黨的宣言，說明黨的態度與政策。可是今天他們不但把八年領導抗戰的功勞抓過去，而「和衷共濟地共同建國」的誠意，也一點不留了。

其實，中共發表這項「宣言」，在當時就不會有誠意，為了使國民黨全力對外，故意擺出合作姿態，如此，才可以擺脫國民黨的壓力，而在抗戰進

曉得他們的處心積慮。

中共軍隊由國府軍委會統轄

同時，中共又發表「共赴國難宣言」，節錄如下：

「中共深知道，在實現這個崇高目標的前進路上，須要克服許多的障碍和困難，首先的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阻碍和破壞，為着取消敵人的陰謀和藉口，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之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民族解放事業的赤誠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鄭重向全國宣言：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鬬。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既然「待命出動」，顯然不是居於「領導地位」。

共黨軍隊是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無須說明，就可曉得，眞正領導中國對日抗戰的，顯然是國民政府而非如中共所宣傳的，是由共產黨領導。



毛澤東當年舉杯祝「蔣委員長萬歲」，今日卻說抗戰由他領導，老毛的面皮厚得驚人！

認識中國

立場・態度・傾向

柳以青

身為一個居住在海外的人，處於目前中國的情勢，不少人感到很敏感和徬徨。所謂敏感，似乎是每個人都被中國問題所包圍、籠罩住一般，談談台灣，談談大陸。儘管在談論中，意見並不都是相同的，甚或意見分歧，爭得面紅耳赤，然而，這卻反映出此問題的敏感性來。所謂徬徨，一方面是來自國際情勢的紛擾，另方面卻來自對大陸和台灣的某些不滿，因此，在心靈上就顯出徬徨來。徬徨到歸於不聞不問的冷感。

無論敏感或徬徨，有些人以為這是屬於政治問題，既牽連到政治的話，最好距離得遠遠的，免得沾染到自己身上來。然而，從他們所論及中國問題的範圍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屬於政治方面的固然有，但大多是談到文化問題、民族問題、民生問題、人權問題，都是更與中國人的本身息息相關的事項。如果連文化、民族、民生、人權等等的問題，只從政治的觀點中去了解，而忽略了從文化、民族、民生、人權等觀點去指導政治的話，那眞是目前海外中國人們中的一大不幸。可惜的是，到現在仍有很多的人，只囿於政治的觀點來看目前的中國問題，而不能用更好的一種層次或觀點來指導、指引政治。

也就是由於這些觀點和層次糾纏不清，一些青年人們，就從政治情勢的觀點，有所選擇，無所徬徨了。這點，我們可以從很多的青年文章和心聲中體驗出來。事實上，這不啻是更增加了對政治的盲目，對理念的徬徨。惜乎，這些，很少有人為他們指出，於是更增加了他們那無根、無本的意氣風發，這現象我總覺得我們這一代的成年人的責任是不可旁貸的。

這篇東西，想就這方面來談談。

左、右、中、獨的立場

「立場」一詞，在海外確給不少的人們帶來了困惑和煩惱。我們常聽見有人說：「他說這話是有立場的」，因此，既然有「立場」，他的話是不太可靠了。

有的一談中國問題，就會不約而同的分為「左」和「右」。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無論是「右派」和「左派」立場的言論，都自然而然地被打了折扣，目為宣傳和偏見。

因此，有很多人逐漸地想擺脫這習慣成自然的派別分法，遂有「中立」立場姿態的出現。表面上，為一般人來說，既然早已困擾在「左」、「右」，那麼「中立」該是最客觀公平的罷，事實上，中立者也並不是沒有立場的，因此，人們又指出：有的是「中間偏左」，有的是「中間偏右」。

在這些由於「立場」混亂不已的情形下，人們又開始覺得：「左」、「右」、「中立」都不是好的立場，因此在強調了要用「獨立」立場。這「獨立」卻是不錯的，在名詞的運用上，當然較諸「左」、「右」、「中」為好。然而，我卻更重視「獨立」立場的實質。

以上的一段話，我旨在說明：如果我們只被「立場」的政治意義或社會意義所左右的話，那麼我們是無從談問題，論中國的。

曾有一個時期，我同朋友們談起什麼是「立場」的問題，我曾經指出：這「立場」兩字原始意義的闡發，更有助於我們了解和運用「立場」這兩個字。

當然，我不是語意學專家，我不能立刻從「立場」兩字的起源來加以分析。事實上，這方面的工作是可行的，一方面從中國文字構造上找出這兩字的構造原則；另方面把這兩字在歷史中的運用，依照年代排列出來，看它們在不同時代的意義變化，那麼就不難找出它們的原始意義。這是需要專家，和肯下工夫的人士們耐心去做的。這篇短文是無法應命了。不過，我們仍然可以粗淺的為「立場」規劃出一個線索來。

「立場」兩字是極端重要的，任何一個人說他沒有立場的話，不是有意騙人，就是沒有眞切地了解立場兩字的意義。簡單的說：場是一塊地方，立於一定的地方叫立場，這是我們生存的基本條件。假如一個人沒有「立錐之地」的話，那只是飄游的浮萍。雖然很多的文學家和作家，多作飄萍之嘆，這是指精神意識方面的，或是情感方面的代入感而已。從這裏我們可以引伸出：立場也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頂天立地」的人。因此，我們是人，我們永遠不能放棄人的立場。從這裏我們不妨再引伸到「立於不敗之地」。這「不敗」乃是強調了眞理理念的。

因此，從「立錐之地」，到「頂天立地」，再到「立於不敗之地」，已經粗淺的刻畫出「立場」的原始意義。假如我們能從這「立場」的原始意義來看「左」、「右」、「中立」和「獨立」的立場時，我們就更容易了解，誰的立場更堅實，更合理。假如我們把這原始意義的「立場」來凌駕於「政治意義」之上的話。我們就不難發現，任何的政治立場，如果不是讓每個人有「立錐之地」的話，不是把人無論精神和物質方面做成「頂天立地」的話，不是從她的政治理論合乎眞理的「不敗之地」的話，那些都是假的立場，不是眞的立場。所謂眞理的不敗，不是形勢，不是氣燄，不是外在的大、多、高、強，而是合不合於每個人，整個人和全體人類的福祉。

在這裏，我特別要指出的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固然是一個目標，但，從人權的觀念上來看政治，對每個人與整個人的必要尊重那不可或缺的。否則，

就不是政治眞理，政治立場也是站不住的。

因此，在這眞理立場上，絕對是不分古今中外的，當權與不當權的。

態度的愛與不愛，喜歡與不喜歡

海外的中國人在談論中國問題時，往往會涉及態度問題。總以爲：「身爲中國人對於中國的認識，用理性的了解是其次的，最主要的是用感性，因爲都是中國人嘛。」相信不少的中國人都很容易這樣想，這樣接受！

中國人對中國的一切都會有一份民族情感，這確是事實，不過，如果談到「認識」和「求知」的話，情感作用最多只能是引發我們從事「認識」和「求知」方面的動機而已。但在求知的過程中，情感作用只能混淆我們冷靜的求知，不但沒有增加求知的眞確性和客觀性，反而會亂假成眞。然而，如果在結論方面增加了情感作用的話，那就有很大的不妥了。這裏我用的是情感作用，而不是情感成份。另一個事實是：人總是有情感和理智的，只是強調情感作用，那很明顯的是一時的衝動，到頭來還得是用到理智的。因此，我們就常見到不少的人士們，由於情感作用的賁張，對他們所喜愛的人、事、物等，就不可避免用理智的必然作用，加以誇大美化了。

對於態度方面涉及情感的問題，我們不妨做以下的幾點討論：

一、把中國人與中國人做的事分開來看。對中國人我們該用情感的愛；但對那些壞事、壞制度、壞理念我們就不可能用愛了。固然，在這方面人與事是很難分清的，但是我們可以用「斯人而患斯疾」的態度處理之。由於人和事，我們不妨先天地尊重人之所以爲人，而後天地我們要責成該人對該事要負責任。這就是把情感上的愛，歸結到法理上的公平。如此，我們每個人才能情感得到平衡。這種情感上的平衡，不是來自情感本身，而是來自更高一層的理智對天理的服膺。這方面很顯然的例子是：我們常說：「與憂者同憂，與樂者同樂」，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做成：「與智者同智，與愚者同愚」。這種分野是很顯然的。讀者們不妨仔細想想這幾句話。基本的原因是：情感的發洩，爲人之所以爲人來說，確是低於理智分析的。

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我們不妨在這裏提出來供大家討論一下。我常在想着這樣的一句話：「我愛你，但我不喜歡你。」

這句話是把「愛」和「歡喜」分開來的。事實上，愛與不愛，往往很多人就不能跟喜歡與不喜歡分得開，由於不能從理念上把這兩個名詞的關係分開，因此，在運用方面就及於混亂了。

通常來說，我們對人、對事、對物的態度總是有愛和不愛，喜歡與不喜歡的兩種態度。如果是愛的話，人們總是包括了喜歡。如果是不愛的話，人們也總是包括了不喜歡。事實上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大的分別。簡單分析的話：愛是理性的；喜歡是感性的。

因爲愛是理性的，所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我們爲了糾正愛的誤用，就有溺愛、錯愛、濫愛等名詞。因爲喜歡是感性的，因此，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出現了「我不知道爲什麼，很喜歡她」或是「我無法了解我竟是那麼的喜歡牠。」雖然，在用詞上有時把喜歡也用愛字來表示，但，它的意義是指喜歡而不是指愛，如心愛的等。

愛卻是以理智爲基礎的。不談理智的基礎，而談愛，那是談情說愛的喜歡，不是愛。

目前所謂「愛國」的論調很高漲，並且也俯仰皆是。這愛國的「愛」字，該是指理智方面的，不是情感方面的。例如：在日本侵畧我們中國時，我們都知道抗日就是愛國。這固然有敵愾同仇的情感，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在理念上是違反正義而侵畧我們的，我們爲了愛國，必須抗戰。這愛國基礎是來自理智。

然而，現在在海外所掀起對中共政權的作爲而以「愛國」來號召的話，人們是不是從理智上面有了充分的分析和了解，這是很可懷疑的。在這裏我可以提出兩個名詞，以分別愛國的眞假，那就是愛國情感呢？還是愛國情操？很明顯地，情感是無根的，情操才是最基本的，特別是在這個「操」字上。這「操」字有操之以正，守正不阿的意思。但是更重要：不是對政權，而是對國家。

傾向於冷靜、人道、人權

目前海外人們的傾向是什麼呢？特別是對當前的中國問題，我以爲是更傾向冷靜、理智和人權與人道方面了。所謂冷靜，我的意思是：任憑對中國問題的宣傳和渲染，都無法搖動海外人士們的冷靜的。儘管中共用了偌多的氣力和金錢，假借了外國人與海外人士的口頭和文章來鼓吹「社會主義祖國」的「強大」、「自力更生」等等，但是，也並不能改變海外人士們的冷靜，値得注意的是：外國人目前的「中國熱」，反而更證明了海外中國人的加倍冷靜呢，至於這是什麼原因呢？一句話，海外的中國人士們早已開始了用理智，更重要的是要人權和人道的理念了。

似乎目前不少的人士們，已經忘記了人道觀念，但爲中國人，傳統的中國文化中，人道的觀念該是多麼強烈啊！請想，任何的中國人，誰會相信共產黨徒的作風以及他們所主張的主義是合乎人道的呢？然而，大多數的海外中國人士們對中共的作爲，從人道觀點上來看簡直是很可怕的。也就是由於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後的一段時間，大陸上的表面平靜局面，使人們在一廂情願的以爲中共在走比較接近人道路線了。我確實忠誠地希望這些人士們對中共的這一看法是沒有錯估的！不過，我和許多海外中國人士們，深感失望的是：難道我們只能從旁估計嗎？無論估對和估錯！

這一思想就是人權觀念在海外中國人的心目中的發展了。也可以看出了海外中國人們的人權傾向。這方面的發展，不但對海外中國人所居地，對中國前途和世界前途都是很重要的。

在這人權思想傾向下，使海外的中國人士們，每逢讀到歌頌、讚美中共的文章，不但不能發生什麼宣傳的效果，反而更刺激了人權思想的高漲呢！這也可以說是現世代「矛盾」的事實！

透視毛幫「十全大會」

岳騫

喧囂已久的毛幫十全大會，最低限度到筆者執筆撰此文時，尚未召開，至於何時召開，自難斷言，但估計應不會太久，目前只是準備尚未完全。換句話說，江青與周恩來的鬬爭尚未分出高下。「十大」只是一個形式，並不能解決問題，問題要場外解決，否則要在會場出現了火併忠義堂的鏡頭，毛幫就完了。

目前毛幫的「十大」，可以說開也難，不開也難。先說不開之難，未談這個問題之前，要先說一說毛澤東的情況。最近美國方面傳出一項消息，說毛澤東健康日益惡化，除去原患的柏金森病（四肢顫抖、痙攣），還加上嚴重的失憶症，美國這項消息，似來自情報人員，當有依據。關於毛澤東的失憶症，很久之前在東京傳出一個使人捧腹的事。大概是在去年，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國王塞拉西到北平訪問，與毛澤東會面。塞拉西自己也帶了一個通曉

誰知塞拉西一走進毛澤東的「書房」，毛澤東兩眼發直，過來握着塞拉西的手說道：「恩克魯瑪總統，你好吧，幾年不見，我實在很惦記你。」

塞拉西的秘書將原文照譯過去，塞拉西始而愕然，繼而憤然，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毛方翻譯員也手足無措，只好說：「陛下，毛主席問你好。」

就這樣兩人在沙發上對坐一時，毛澤東始終未認出塞拉西，硬說是加納被推翻的總統恩克魯瑪，賓主不歡而散。從此之後，毛幫即規定來賓不得自帶譯員，以免毛澤東再弄出這樣的笑話，無轉圜餘地。

筆者未見過塞拉西，也未見過恩克魯瑪，但相信如果見到，決不會弄錯。因爲從照片上看，恩克魯瑪高頭大馬，是個純黑種人，年齡只有六十左右，滿面紅光，道地一個壯漢，塞拉西既矮且瘦，年齡已七十多歲（此君任元首已四十年，目前世界各），而且塞拉西還有鬍鬚，恩克魯瑪則是光下巴，這兩人斷無認錯之理。

由於恩克魯瑪去北平下飛機時被推翻，以後回到幾內亞侘傺而死，身敗名裂，爲非洲各國所不齒。毛澤東硬把塞拉西當成恩克魯瑪，塞拉西不以爲毛澤東失憶，認爲是有意侮辱，毛幫費了九牛二虎力氣，與這個唯一參加韓戰的非洲國家建立了「邦交」，被毛澤東這一「偉大的失憶」，全部抵消。

毛澤東其他「偉大的笑話」尚多，不必列舉，就以此一件事而論，這個毛澤東在世上還能有多久。毛幫九大選出了五名政治局常委，除去被屠的林彪，待宰的陳伯達，還有一個因作惡太多，躺在床上受活罪的康生，剩下只有毛澤東與周恩來了。兩個人當然開不成會，再下就輪到政治局委員兼常委會秘書的江青了。這三個人目前是毛幫奴役七億中國人的最高金字塔。毛江是夫婦，重大問題可以在

於下風，但江青在黨內究竟未爬到最高領導地位，目前的權力是毛澤東賦予的。如果毛澤東突然閉了眼，周恩來雖無副主席身份，卻是唯一常委，自然要起而領導黨中央，到時周恩來可以隨時將政治局常委秘書換了鄧小平或鄧穎超，江青就被擠出最高領導圈子了。雖然江青目前實際擔任了總書記職務，但並未過明路，除非在十大正式予以確定，否則毛澤東一閉眼，周恩來就可以要她「掃地出門」，此是毛幫「十大」不開也難的一面。

其次再說開也難，就毛幫過去的九次大會來說，除去「五大」是在武漢召開，當時的武漢國民政府雖然左傾，畢竟還不是共產黨，共產黨召開五大是以民眾團體資格召開大會，任何方面都不能以武力控制會場，因此，會議進行較為自由，曾出現吵架場面，稍有民主氣氛。其餘八次，無一次不是在絕對控制下召開，不但議程皆由事先擬定，即使中委名單秩序也是事先擬好的，否則「七大」未必會把陳紹禹選為最後一名中委。「八大」因為黨章上增設一名「名譽主席」，據說事前曾發生爭執，但到了大會開鑼時也得到解決。至於「九大」更特別，中委、候補中委都排在一張名單上，每個人只是把這張紙丟進票匭，所以不但人人都是百分之百票數當選，更妙在當選名次是按筆劃排列的，此亦毛澤東「偉大創造」之一。

根據已往慣例可以知道，「十大」要召開，必須把重要問題先在場外談好不可，否則毛江周都不敢貿然召開大會。

毛幫目前最大難題在於權力如何分配，大概自有中共這個邪惡組織以來，從沒有今日兩個敵對集團如此壁壘分明了。自從陳獨秀的家長統治被推翻之後，中共就四分五裂，分成許多派系。到了「七大」毛澤東又定為一尊，黨內無人再與毛澤東抗衡。但毛之下劉少奇、周恩來、高崗，起碼還分成三個系統，至於不屬於三方面的游離分子更無法統計。「九大」在林彪槍桿子控制下雖然統一，但黨內除去林彪與江青對立之外，其中還有一個第三勢力周恩來。到了今天，毛幫只剩下江、周兩派，其他大頭目不入於楊，即入於墨，不可能再有第三者出現，能平衡兩派的力量。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一派的覆滅，如當年國際派之在延安，劉鄧一派在九大，一是兩派取得暫時的妥協。目前毛幫顯然是想走後面的一條路，由江青與周恩來取得妥協，將權力重新分配，一旦毛澤東伸腿瞪了眼，由江、周集體領導。

在權力未重新分配之前，兩派為了要獲得有利形勢，就要先拚命搶地盤、抓權力，更要拉攏有力的頭目，江、周二人正在作此項工作。

自從林彪被謀殺之後，江、周兩人發展方向似有一種默契，周恩來在對內對外搞統戰，對外搞國際統戰已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對內所搞統戰則也有顯著成效，其他不說，即以「解放」鄧小平一項而論，即是周恩來一大成功，直到今天，江青對鄧小平仍然充滿敵意，但竟不能阻止鄧小平復出，可見周恩來力量之大。

其次軍人方面重要的有楊勇與秦基偉，都又恢復了「文革」以前的地位，這些人是江青一手打倒的，此時再度爬起，對江青而言，總是不太體面的事。

但江青力量之澎漲卻相當驚人，她不但抓住了黨中央發號施令之權，而且插手於工會、婦女會、共青團，都入了江青的掌握，她一小撮親信人物，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王洪文、華國鋒以及新上來的李震，每人都抓了巨大權力，政法、特務、組織、宣傳、文化都控制在手。可以說在北平，江青才是真真最有權力的人，她想幹掉周恩來固然不成問題，就是想謀害毛澤東，也不過如同殺一隻雞，就現實情況而論，江青任接班人的可能性實大過周恩來，但江青吃虧在沒有真正的名份，非通過「十大」不能完成武則天之夢。

按說江青既然控制了大權，應該可以放手召開「十大」，是又不然，十大代表固然要中央提名，但地方頭目所佔的因素也甚大，不能控制多數省份，就不能控制大多數的代表，而江青今天究竟能控制若干省份，我們自然不知道，但預料未必能達到半數。

江青與周恩來之間權力分配是否已達到平衡，「八一」那天可以作為一個寒暑表，事先各方預料毛幫將在「八一」宣佈軍方新的人事，如「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及林系頭目遺留下來的空缺，結果「八一」這天出乎意外的冷清，「紅旗」與「人民日報」沒有「社論」，沒有舉行儀式，更沒有人事的任免，只有葉劍英出面請一次酒會，要大家乾杯，此外一句話不說，周恩來竟然跑去大連，這些情況可以看出毛江與周恩來之間不但未取得妥協，而且爭執更趨白熱化。

目前毛幫中央軍事頭目唯一補上遺缺的是「總後勤部部長」換了張宗遜。此外仍然無人接替，軍事頭目固然重要，但若比起中共政權的主席，黨中央的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畢竟還居於次要地位，軍方人事尚且擺不平，又如何能安排黨政方面人事，此是毛幫十大開也難的一面。

無論毛幫對外怎樣瞎吹，也無論有多少墮落的中國人為毛幫作喇叭筒，在海外為毛幫吹嘘，但在有識之士看來，毛幫確已到了鐘鳴漏盡之時。後人研究這一段歷史時，可能會對毛幫滅亡的太遲而感到不解，因為從來也沒有一個組織經過六七年時間的血鬪，一波跟着一波，重要頭目芟夷淨盡，內部又陷入無政府狀態，竟然維持這麼久的。李自成退出北京，張獻忠逃出成都，都未支持一年時間，但李張內部尚未發像毛幫這樣自相殘殺局面。

所以如此，一方面由於國際關係的錯綜複雜，在許多微妙的因素下，為毛幫打了強心針。另一方面則是我們身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努力不夠，撇開一些無心肝的人不說，真正一個愛國的中國人必須要將自己的一切，貢獻於反共產，爭自由，解救大陸苦難同胞的戰鬪，正如美國故總統甘迺迪所說，我們不要問國家為我們做什麼？先要問問自己為國家作了什麼？如果在這個大時代未為反共黨爭自由貢獻過力量，就真真白活一世了。

表達·傳達與自由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一

馬以定

讀到很多篇有關查良鏞先生所著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的文章。因此，也掀起了我的興致，願意在這一系列的文字裏，來與查先生討論一下他所涉及的理念問題。既然是以理念爲主，所以只是商榷，不是批判。只是想與查先生和讀者們，提供出我的相同和相反的看法，並不奢望所有讀到的人士們給予贊同，只盼望增加一點大家對某一問題或某一理念的考慮。

在查先生沒有前赴台灣之前，相信他本人對台灣有關「表達、傳達與自由」是值得懷疑的，因此，在他的文章中最先寫出：「這次台北當局邀請我去，作主人的盛意拳拳，事先答應了，我可以會見想見的人，去看想看的地方，在台灣及回來之後，可以發表任何批評和意見，甚至是極嚴厲的批評。」然而，從他整個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台灣及回來以後，查先生不但有表達的自由，同時更有傳達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一如查先生所說：「在台北所會見的人，沒有一位聲明過他們的談話是不能發表的。」其中包括：「我的問題提得很直率，他們都答覆得很詳盡。」相反地來說，查先生與台北的領導當局和所會見的所有人士之間，也並沒有意圖慫恿查先生，在台灣及回來後，一定要表達什麼，傳達什麼。因爲這方面都屬於查先生自由——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

因此，在查先生下筆寫這篇「見聞思」時，因爲他有了這一自由發言權——無所禁忌，毫無被託——遂寫出了兩段文字加以解釋。一是：「有關國家人民的事，做記者的應當忠於職責和良心，向讀者忠實報導，如果只講好話，有失報人的品格。」一是：「儘管直言無忌，我個人的出身、教育、經歷、經濟地位，尤其是個人的思想信仰，決定了一切觀感和判斷的標準，絕對的客觀是不可能的。」前者是對人、對事；後者是對理。特別對於後者，查先生引用了英國名報人史各特的一句話：「事實是神聖的，意見是自由的。」同時，查先生還解釋道：「意思說，事實不可歪曲，根據事實而發表不同意見，則人人均有自由。」

很可能查先生忽畧了一件更重要的原則：獲致正確報導的權利與言論自由的權利是互相關聯的。同時，在運用言論自由而不顧及這自由的內在需求和界限，和不理會接受報導的公眾人士的權利，則不免太有利於發表言論者，或掌握傳播工具者，而不甚有利於接受報導的聽眾、觀眾和讀者了。

這裏，我不妨再引伸一下：對表達與傳達的自由，並非是一無原則可遵循和無限制的。換言之，在傳播自由上，固然要以誠實、正直，同時更需要具有眞理。因此，只有善良意向和正直心志並不足以保證傳播的良好，還須以眞理爲出發點，同時，不得觸犯其它權利，如私人及社團享有令名的權利，家庭及私人的私生活權利，某種職位或公共福利不可或缺的保密權利等。

在這方面，我可以提出的是目前本港有些報章刋載有關李小龍之死的文字，已經越出了自由限制，而損及當事人私人生活的權利。

因此，查先生以「美國的水閘事件」和「英國的應召女郎醜聞」，來做爲具有充分新聞自由的證明，以反映出沒有這類事件的話，就不足以言有充分的新聞自由，這方面在事實上的徵引固有商榷的餘地，就是在理念上，也會產生不同的看法的。查先生本人在理念上也同時具有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在八月十八日明報社論「水閘事件對我們的影響」中，就在理念上表達了兩種意見：一是「水閘事件很淸楚的顯示，在民主國家中，人民比政府重要，任何政府人員必須遵守法律，雖以總統之尊也無例外。總統不能以任何理由截聽任何人的電話，即使爲了國家安全的原因也是不可以的；連總統都不可以，自然任何特務人員、警察、調查局人員更不可以。連截聽電話也不行，人民的一切權利自然得到充分保障，……報章和電台有權毫無保留的抨擊總統與政府，享有極充分的言論自由。」但另一方面，查先生又說：「我們在八月五日的社評中說：『美國總統的時間與精力，應當花在謀求世界和平、結束東南亞與中東的武裝衝突，維持美元的穩定，平抑美國國內的物價、增加美國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福利等等大事上。』『不斷以水閘事件『來困擾他，實際上是在綁住他的雙手，使他無法在各種大事上採取積極而有益的行動。』尼克遜前天的演說，在結論中就強烈的如此抱怨。他說，大家沉迷於水閘事件之中，以至衞生與福利的立法建議擱在國會議程表上，無人過問。」

由於對傳播自由了解層次的不同，觀點重點的不同，我並不覺得查先生所報導的：「台北的新聞界同業一直認爲他們有新聞自由，而國際間報界對此頗有懷疑。」這說詞有什麼不妥。不過，我確相信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所謂的標準都是不斷地發展的。基本上的原則是：任何人該有表達或不表達的自由，有傳達與不傳達的自由，至於用什麼方法或方式，那就不能一概而論的。最怕的是沒有表達和傳達的自由，甚或也沒有不表達，不傳達所謂緘默的自由，這方面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上，幾乎成了常軌。

因此，查先生說，「政府雖不事前檢查報紙內

容，但各報不敢正面批評蔣氏父子。」這方面我沒有致力於搜集證據，很難證明其有無。不過，我倒覺得奇怪的是，基於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原則，所謂「批評、攻擊和反對」、「敢正面」的話才是標準，「不敢正面」的話，根本就否定了它是批評了？這是把原則與所採取的方式混爲一談的結果，同時，也忽畧了對表達者的個性與態度的應有尊重。再者，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如何，在討論言論自由時，也是值得加上去的條件。最後，我確覺得查先生所舉的這個例子大有問題，是否查先生以爲：只要台灣的報紙「敢正面批評蔣氏父子」的話，才證明有充分的新聞與言論自由呢？其他有關國家、民族、政治、社會、經濟、思想等方面的批評，就可以不提不論呢？不做爲具有充分新聞與言論自由的條件呢？

紐約時報副社長雷斯頓（James Reston）曾寫過一本書，名稱是：The Artillery of the Press，就曾把美國政府與美國新聞界的關係，與所涉及的實例與原則加以分析，同時也對新聞界本身在觀念與技術上的得失，也多有探討，其中卻有不少獨特的卓見。

在「新聞界如何表現」一節中，他有這麼一段話：「塞法瑞（Eric Sevareid）在一九五三年會說過：『我們在闡釋、寫作和編排新聞時所用的常規和法則……本來是我們的工具，現在卻變成我們的主人。「客觀」這一成規……已經把我們給予眞理的重視和份量給了謊言，把愚人的影響看做與智者的影響同樣重要，把粗淺的人抬成飽學之士，把壞人高捧到好人的地位。』」

查先生在「水門事件對我們的影響」社論中又稱：「總統決不等於國家，人民反對和抨擊總統決不等於反對國家，自然不是叛國。」但是，「人民反對和抨擊總統」本身，如果不理會到所以要抨擊和反對的理由，並不能證明就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很可能也促成了新聞與言論自由的誤用。至於「只有攻擊得對了還是錯了的分別」一項，如果眞的是攻擊錯了的話，該不該受法律制裁呢？對「水門事件」來說，固然不會構成叛國，但是對住其他有關國家機密的事件呢？

對於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我就很同意許冠三先生在其所著「我所了解的自由」一書中所表達的一段話：

「如果有人認爲解除限制卽是擴充自由；或者說，擴充自由但在解除限制，這也是一個可怕的誤會。誠然，許多自由是因解除某些限制而來，殊不知，如果只是解除某些限制，也不建立另一些限制，自由是無法擴充的。……依據這些原則的限制可以說是合理的限制，是保障或擴充自由必有的限制，反之，是不合理的限制，是摧毀或壓縮自由的限制。這些原則是：

㈠變有害之自由爲無害之自由；
㈡變無價値的自由爲有價値的自由；
㈢變價値較低之自由爲價値較高之自由；
㈣變少量之自由爲多量之自由；
㈤變少數人之自由爲多數人之自由；
㈥變部份人之自由爲全部人之自由。」（台北仙人掌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七至八頁）

事實上，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宗旨，都是在於促成整個社會的進步，國民與公務人員在這方面各有各的義務。人人皆須關心傳播自由，並提供必要條件，使人人充分意識到這方面應負的責任，尊重人性尊嚴，顧全國家及全球人類的福利。政府的作風，不應使人誤會，以爲政府除禁止和鎭壓外，無事可做，而該積極的倡導言論自由。

在結束這「理念商権」第一篇時，我願意告訴讀者們爲什麼我用了「表達、傳達與自由」的題目。前幾年我讀到徐訏先生所著的「個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集子，由「傳記文學社」出版，有一篇的題目是「自由主義與文藝自由」，其中有一段話，是我深受感動的：

「藝術與生活，在自由的意義下，是最一致的。生活失去了自由，就無法說是生活，藝術沒有自由，也無法再說是藝術了。個人之所以能有自由，最根本的當然是先要有經濟自由；但要看一個社會是否有自由，最首要的則要看是否有藝術與文學的自由。倘若一個社會連藝術與文學的自由都沒有，其他行動、言論、出版的自由更談不到了。

「言論自由是意見傳達的自由，藝術自由則是情感表達的自由。……自從有了藝術文學都是宣傳的說法，好像贊成與不贊成，也只是語意上文字上的爭執。這原因是論者迄未了解表達與傳達的分別。……傳達的意義清楚確定，是對人的。表達的意義則往往是含糊不清，是對自己的。傳達則一定有一個聽眾，表達則根本不要聽眾。……以前帝王的專制政治下，沒有言論的自由，但還有緘默的自由。但在現在的極權制度中，則不但沒有緘默的自由，連表達的自由都沒有的，不但沒有表達的自由，連不表達的自由都可能沒有。這話聽起來好像很費解，但舉一個例子，就很容易明白。大陸前兩年，提倡老大哥蘇聯的無痛接生，可是毫不靈驗。如果一個產婦說：『還說是無痛接生，我痛死了。』這當然是故意毀謗先進的科學。那個產婦不敢說，那麼不承認也不否認就好了，別人問她，她可以不答，這就是她還有緘默的自由。現在不許她不說，偏要她說：「我不痛，我不痛。」這就是已失去了緘默自由。但是她雖是失去了緘默的自由，嘴裏說不痛，她還可咬緊牙，皺皺眉，嘆口氣，呻吟一二聲，這就是她還有表達的自由。現偏又不許她有這些痛苦的表達，她只能屏息而睡，一聲不作，這就已經剝奪了她表達的自由。可是這樣還不夠，你必須要表示一種感謝這無痛接生的愉快，你還要面露笑容，裝出輕鬆的躺在床上，讓先進醫學家或華僑參觀團來看。這時這個產婦就已經失去了『不表達的自由』了。」（見第一二一至一二四頁）

因此，我就以「表達、傳達與自由」開始了這一篇。最後，我願用齊克果的話，與讀者共勉，他說：「人們拒絕運用其思想自由，而要求言論自由作爲補償。」是耶？非耶？値得大家思索。

鳴鼓篇

「鋤香花·栽毒草」

作為一位「忠於職責和良心」的記者，去訪問一個自己從未到過的地方，且時間一共只有十天，照理，在其報導訪問見聞時，是不易下筆的，原因是惟恐自己的觀察不夠全面和深刻。知道不？對讀者要負責啊！

可是我們的查大主筆呢，在他十天的首次訪台後，不僅曾在報上（且以後還出了單行本呢！）暢述其「在台所見所聞」，且還高談濶論其在「見聞基礎上」引發出的「所思」，更令人「欽佩」和「拜服」的是，查大主筆還用一種「超人智慧」和「驚人勇氣」，對台北當局的施政，開展了一系列的批評和檢討，最令人震驚者是，他竟再進一步對國府及蔣總統製訂的對敵鬪爭口號，提出應如此這般修改的意見。

問：是由於查老板的過分天眞幼稚所致？

答：不！絕不！

再問：也許是由於他的過於狂妄自大之故吧？

再答：不！亦不！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問得好，下面就讓我從老查的自我招供中，去找尋正確的答案罷。

「國民黨退到台灣後，以『毋忘在莒』的口號自勵，所以金門有『莒光樓』，台灣有『莒光號』火車等。這句口號用的是戰國時田單復齊典故……國民黨以這故事作為奮鬪的模範，表示失地雖多，只有奮鬪苦守，終有盡復舊地的一日……。首先，齊國起初所以失敗，是由於齊湣王橫暴虐民，後來所以復國，是由於繼任者痛改前非……國民黨當年在大陸，『政令戾虐，百姓怨懟』這八字評語恐怕是免不了的。一九四九年時國民黨『軍皆破亡』，中共如因而乘之，一鼓作氣的攻台，台灣有極大可能『其民必叛，禍亂內作』……二十四年下來，此時再攻台，不能說一定攻不下，至少是『難慮』，沒有絕對把握。」

讀完上面一段話後，使人深刻地認識到，查良鏞先生確是一位標準「直友」，但這一次的「直友」是對中共而言的，君不見查大主筆批評中共軍當年沒有一鼓作氣攻下台灣時，其痛惜之情，溢於言表麼！

但在此，我必須提醒查老板一句：你關心熱愛中共是你的事，但可千萬不要怪錯他們，嚴格的說，你不可能企圖以此來歪曲事實的，因歷史不容你這樣做。

因無情的歷史事實已告訴我們（更教訓過中共），在所謂「一九四九年時國民黨『軍皆破亡』」時，中共並不是像查老板說的，沒有「因而乘之，一鼓作氣的攻台」，恰恰相反，當年中共為了攻下台灣，便會於幾分鐘之間（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二時許），派出二萬多名共軍，乘船向拱衛台澎的前哨——金門之古寧頭海灘，施行登陸，企圖攻佔金門。是時，倒眞是令查老板痛心挽惜的是，正如在本欄上一篇指出過的，經過了兩晝夜的大血戰後，來犯共軍被國軍生俘八千人之外，餘均就殲，據說事後，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在隔海遙祭是役共軍亡魂時，曾揮淚痛哭了一場呢！

對此一役，記得去年筆者隨「香港文化界回國訪問團」，由台南軍用機場飛抵金門訪問，參觀古寧頭時，金防部政戰部主任，曾給我們說過這麼一段話：「古寧頭戰役是敵我戰爭的轉捩點，在此以前，我們國軍時時打敗仗，但從古寧頭那次戰役開始，我們便一直打勝仗。」

以上的歷史事實有力地證明，當年中共絕不如查某人說的，沒有抓住時機，要一口氣把台灣拿下，而是伸過去的魔手，給強大的國軍所斬斷，此後，便再也不敢有所蠢動了！

啊，對了，這也正是為什麼明明聲言自己以記者身份去台訪問的查良鏞，當他去到金門參觀了古寧頭後，只輕輕一筆帶過，而不把（應說不願、不敢）當年發生在古寧頭的戰役實況，對讀者進行「忠實報導」的又一答案了。

再明顯不過，若查老板把古寧頭戰役的眞情實

查良鏞先生在「見、聞、思」文中，曾提到籍貫問題。他認為台灣應當取消「籍貫制度」。這樣便可以使居住在台灣的人，連在心理上也沒有了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界限。這對於政府實行眞正的民主政治很有關係，因為選人惟才，用人惟才，根本不用管他是什麼地方人。到將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連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分別也要消失的。最近，項莊先生在明報副刊的「舞劍新談」中，也會談到這個問題。他認為籍貫觀念是封建制度的產物，當年北伐成功，政府早應革了籍貫觀念的命。所以他對於目前台灣社會，仍然存在籍貫觀念，感到不解。同時他又認為一個人離開原籍後，即可把籍貫忘記，不必放在心上或掛在口邊。最後，項莊先生還把話題轉到申請入台證上去！他說：「譬如我們申請入台，必有籍貫一欄，誠不知有何需要。凡申請入台證的都是中國人，是否忠貞或准與不准與籍貫何關？」

查、項兩位先生的一唱一和，把籍貫視作洪水猛獸。他們不僅認為「籍貫制度」應予改革，連籍貫觀念也非要消除不可；因為他們都咬定，籍貫是損害

也

問題。其實籍貫不外是一個人世居地的標記，一方面替人做個「來源證」，像香港貨寫上MADE IN HONG KONG一樣；另方面卻有些懷念故土的意義。我們不能讓自己的偏見來解釋籍貫觀念，所謂劃地互守，彼此歧視，只是壞方面的發展。但在良好的政治社會中，

沒有做到替中共臉上貼金，而是往中共臉上塗黑了啊，那是絕對不行的！），且有關歪曲、中傷「毋忘在莒」的毒草，便無法向讀者推銷了，看來，查大主筆對「見聞思」一書的「佈局」，是經過一番苦思的，雖到頭來枉費心機的話，借用你「毛主席」的一句「語錄」，因爲「羣眾眼睛雪亮」的啊，（至說有關「古寧頭和共軍作戰……我所見到和聽到的，與其他去參觀過的人也沒有什麼兩樣」，便不必報導之說，簡直是自欺欺人，因這才眞正喪失了記者的職責和良心，還有，君不見，好些早已被人一再報導批評過的，有關台灣的陰暗面，查老板還不是照樣在拚命爭着報導，並加以誇大嗎？）

看來，查老板還是趁早收手吧！不要再在讀者面前，替中共賣狗皮膏藥了！不然，你終有一天會被你的「明報讀者」所唾棄的。

至此，我們也就可以澈底了解。查往下說的：「其次，當燕昭王決策英明，知人善任之用，田單無機可乘，直到昭王逝世，繼任者惠王作了錯誤決定……田單才能反攻，再者，田單在即墨城和士卒一起做苦工……因此，「毋忘在莒」，並不只是堅守待變那麼簡單，其中包括：痛改前非，恤下撫民，努力生產，同甘共苦，激勵士氣，上下齊懷必死之心等等因素在內。但即使能夠這樣做，如果對方在戰畧與戰術上不犯重大錯誤，仍是未必能成功。」的居心了。

那便是：查用「以古喻今」的手法，在大讚今天中共毛澤東「決策英明」的同時，對國府則大罵一頓，接着對今天台北當局的「毋忘在莒」的口號及做法，又指責又教訓的大叫大嚷過後，再對廣大的讀者，大力散佈台灣國府的反攻復國無望論，而這也是查引述「毋忘在莒」這一段歷史典故的「精神和實質」。

但有一點則查老板沒有估計到的，即他上面所散播的悲觀論調，不僅沒有絲毫作用，相反，只有激起我們的同仇敵愾，和更堅定了我們反攻復國的信心！

曾憲光



籍貫

雷嘯岑

可以用籍貫觀念來加強鄉土感情，表示自己不忘本。這是一種道德觀念，與民主政治基本上沒有衝突。

此外，籍貫觀念還可以幫助我們對別人的認識，加深彼此的互相了解。我們中國土地廣大，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風俗，語言和習慣。大致上，每個地區的人，都有他們的傳統作風與性格。例如潮籍人士的刻苦耐勞，客籍人士的勤儉耿直，以及「上海人」的所謂「海派作風」；都與他們原籍的風俗，習慣有關。我們對於自己的鄰居，同事及朋友，如果能從籍貫的不同，認識到風俗、習慣的各異而互相遷就；相信一定會減少很多誤會，有助於感情的建立與發展。這裏不妨舉個實例：廣東籍人上請喜酒，只求客到，就算賀禮是一張紅紙，也會領情。所以客人送禮，不管酒席的

。而「上海人」做主家，客人送禮卻以不讓主人虧蝕爲原則；要視酒家的等級及酒菜的貴賤來決定禮金的厚薄。如果廣東籍的朋友，送來一份「公眾人情」，主家心裏一定不高興；認爲有意跟他過不去，可能引致彼此感情破裂。由此可見，籍貫觀念實際上可以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了解。

國府規定申請入台證必需填報籍貫，相信也是爲了對申請者的深入了解；同時也可方便台灣地區的同鄉會做接待工作。這對申請者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害處。用不着在這個小問題上大做文章。

其實，籍貫觀念的產生，是由自然力所構成；人爲的力量很難把它消除。雖然有人因爲利害關係而拋棄自己的原籍，要做美籍華人或星加坡籍華人，卻抛不開原籍的語言；因爲在交談方面，一分鐘有一分半鐘的談話價值。同時，也不能使祖宗遺傳的髮膚變色，仍舊是黑髮黃面孔。

所以，國府當局就算取消了「籍貫制度」，把居住在台灣的外省人全部稱爲「台灣人」；也不是消除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界限的好方法。這主要還是在施政方面做到無分彼此，一視同仁，才能促成台灣社會的團結。目前台灣的政治正朝向這方面走，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閡，已經逐漸消失。在此時此地倡導消除「籍貫制度」，實在屬於節外生枝。

國府保留「籍貫制度」的另一個原因，相信是爲了加強人民對鄉土的懷念；讓大家不要忘記淪於共黨手中的故土，不要忘記七億同胞在共黨統治下過着痛苦的生活。用鄉土觀念來策勵國人，爲光復大陸發揮力量，貢獻自己的一切。我們如果明白這點，除非你別具用心，否則，不應對國府作吹毛求疵的責難。

假若有人只顧標榜所謂新思想、新觀念；提到傳統就必需完全剷除而後快，那是一種有害於國家民族的盲目行爲。在我們的傳統中，有很多寶貴的東西，我們不能把傳統完全揹棄。雖然新生的一代需要新的種子，但要知道，新種子要取自舊果實，沒有舊果實，也就沒有新種子。一切所謂新事物，必需從優良的傳統中演變過來，絕不可能從天而降。要不然，所謂新思想只是一種空中樓閣而已。

要將教人不要忘本的籍貫觀念，套上封建制度的產物的罪名，來把它消除，那是不切實的。目前存在每個人身上的封建制度產物，就是我們姓名上的姓氏。古時所謂：「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封建時代，諸侯封土，命氏賜姓。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我們的姓就此沿用至今，「寧非徹頭徹尾的封建？」未知查、項兩先生是否認爲自己的姓也應予革除？

所謂哀莫大於心死，痛莫大於亡國滅種；而可哀可痛之尤深切者，更莫過於數千年所積累的文化歷史之被摧殘，數千年來凝結此一民族的精神之被支解。毛澤東二十多年來的所作所爲，實際上已走向了亡國滅種的道路，而對於中國青年學生教育的摧殘，更無以復加！因此，有不少的中外教育界人士認爲：這問題的嚴重性，不僅毀滅了中國五千年來從未間斷的歷史及其傳統文化，亦將直接影響中國今後八百年的教育；且間接影響到整個亞洲以及全球。

也許有人會感到這些話說得未免太誇大，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衆所週知：自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出現於大陸以來，它們就認定：非摧毀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傳統文化、道德，絕不可能讓那野蠻的馬列主義，以及毛澤東想像中的那樣原始式人類生活的暴政存在與滋長的。茲綜合各方面的內幕資料加以分析：

驅使青年學生作鷹犬

曾經旅居中國大陸達卅年之久的美國傳教士海斯，較早時會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就說：「中共在近三十多年來，差不多無日不利用青年學生作工具。例如：在抗戰期間的所謂『反三征』——征兵、征糧、征稅；所謂『反飢餓』——反對中華民國政府供給學校的公費不夠飽；及其所謂『反迫害』等等，都是中共造成的。」換句話說，在抗戰期間，毛澤東雖未曾公開地像汪精衞那樣掛着漢奸招牌，實際上他是幫了日本鬼子的大忙，專門搗亂後方，抽着國軍的後腿而乘機坐大。勝利後復員的時候，中共認爲叛亂的機會已經成熟，於是除軍事進攻外，並大肆利用各地青年學生，作爲政治進攻的張本，其野心更爲明顯。當時的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山東齊魯大學及武漢大學……等青年學生，因爲不滿現實——主要的是受了中共滲入各學校特務的強烈煽動和利用，進行一連串的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甚至進攻政府機關，圍攻政府首長，情勢洶洶，如發狂噬，終於迫使國民黨政府退出了大陸，而讓毛澤東袍笏登場，終於迫

年學生，也惑於中共的宣傳，傾倒嚮往，以爲此後的中國將是青年的世界了！同時中共也存心利用，便盡量地投其所好——說是「青年當了家」，「青年眞是今後中國的主人，一切都屬於青年的。」並進一步地任令青年男女們，肆無忌憚地唯所欲爲：日日腰鼓，夜夜秧歌，如醉如瘋！這些血氣方剛、識力不夠的青年男女，因而被共特牢牢地掌握了。於是中共更進一步地加以玩弄，巧立名目計有：所謂「青年團」、「少先隊」、「訓練班」、「講習所」及短期畢業的大學等等毒化青年的機關，標奇立異，層出不窮！

這也就是說，只要甘作中共的爪牙，聽從共特驅使的學生，便不問他們的學業成績如何，一律准許升大學，否則不得其門而入。

等到全國青年學生都被中共一網成擒，甚至訓練組織起來以後，便想出了一些美妙動聽的名詞，如「參軍運動」、「下鄉運動」，竭力策動他們離開學校而去參軍、勞動，以供奴役。在「土改」、「三反」、「五反」期間，青年學生個個成爲中共的鷹犬，到處搜索、到處宣傳、鼓吹、誘使妻子們鬭爭丈夫，兒女淸算父母，學生迫害老師，作出了種種傷天害理的事情；特別是送到朝鮮戰場去當砲灰的中國青年學生至少達五十萬人。

看中共權

學生傷患與共特權力

在中共這些迫害青年學生的項目底下，究竟犧牲了多少大好青年的寶貴生命？這固無從統計；但中國青年學生的健康，因此而受到損傷的情形，則可從下列幾項統計數字看出：

㈠是根據中共一九五五年二月的一項「衞生檢查」報告書透露：一九五四年夏季，在各軍校受訓學生身體不健康的，佔其總人數的百分之五二・四；其他短期訓練班的患病學生更多，最高紀錄曾達到總人數的百分之八十。其中以患「夜盲症」、「腳氣病」、「肺痨」、「精神分裂症」、

日，引述北平同年五月十七日一項「教育衞生檢查」指示所統計：在北京大學一千七百六十八名學生中，患病的佔三百零二人；患夜盲症的佔四百十五人；患失眠症的佔二百七十人。其餘則患不同的病症，輕重不等。淸華大學共二千五百名學生中，患肺病的佔四百八十人；患神經失常症的佔六百廿三人。北京師大的一千一百十三名學生中，患肺病的佔一百七十四人；患夜盲的佔三百七十七人；其他則患不同的病症，無法統計。而中共自誇爲「新型大學」的「人民大學」共二千餘名學生中，患肺病的竟達五百七十人，患「精神分裂症」的二百人。

在同一衞生檢查統計中指出的中學方面：在北京市的八千九百八十二名學生中，身體不健全的達五千六百零五人，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四・三。在華北地區的三十四萬八千四百餘名小學生中，更有百分之八十三是因營養不足，而經常患病的。此外，尚有因不堪奴役，參軍及其他思想訓練而苦悶、悲觀、憤慨、恐懼，以致自殺，被殺或積勞成疾而結束其生命的，也所在多有。

中共起初對各大、中學裏的組織是：把它們全體教職員和學生，分別成立若干個小組，派在學校的共黨幹部，每星期至少對它們發表四次以上的講話，全校的人都要參加。然後各小組立即分別討論有關的文件，每人必須寫一篇報告，交給各小組頭頭。隨後，每人都要自我檢討，由各小組紛加批評，使每個學生都要受到中共政策的影響；每個人都要用手工作，使全校熔成一爐，百分之百的變成中共工具。彷彿將所有白布置於一個紅色的染缸裏，結果全部被染成又「紅」又「專」的人材。

據一位曾在大陸求學十年多的華僑學生親口供述：中共派在學校裏的幹部，計分爲：黨員、軍官、特務等，軍官中多半是從朝鮮戰場退休的，稱爲「將軍」，頭髮光禿而其地位最高，他們大多都在五十歲以上，妻子多是北方鄉下的小腳婆，因此，大半不跟丈夫在一起；加上大陸共黨是實行一杯水主義的，普通的男女尚可隨便離婚，何況有戰功的「軍官」，只要它們看中了某一個女同學，便可納爲妾侍，而登報和前妻離婚就行了。若那個女學生

中共黨組織對每一所大學或中學，另外分派有一至二名聯絡員，駐校監視共幹和師生們的行動，隨時與組織上取得連繫。它們的階級並不高，但起碼必須入黨五年以上，或更長的時間；而且是黨員負責人的心腹。因之，他們的權力可以節制一個大學校長，及駐校共幹的工作；成績優良與否，均由他們密報。

學校課程不斷改革

在一九五五年以前，由於大陸上缺乏英文教師，不得不轉向各教堂，暫請比較前進的外籍傳教士，去擔任幾個鐘頭的英文課程。其中有一位英國傳教士，曾教學生排演了一幕莎士比亞的話劇「維也納商人」，令到駐校聯絡員不滿，立刻通知校方取消這一課程，而代以莫斯科印行的「新時代」。當時有十七名要求恢復上項課程的學生，就被認爲思想有問題，馬上把他們遣送到另一個秘密地方去洗腦，隨後便永遠失踪了；類似事件，不勝枚舉。

中共對大陸學校教育的改革，在這二十多年中，起碼有過四、五次之多。第一次的大改革是在中共竊據大陸不久的時候，因爲當時的毛澤東是以親蘇聯爲主的，故對大陸的文化教育，極力予以摧殘，清算知識分子，鬪爭文化傳統，由下意識的階級形態對立，廣泛地清除了一切不同蘇聯的思想文學，而奠定了強力注入俄式教育的基礎。——這一次的改革，大約是一九五一年秋季，對全國各大學的文、法學院各系，開始其澈底地以馬列主義爲中心的教學方面，而進行其一整套的俄式思想制度教育。在上述兩院各系的課程裏面，將辯正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新民主主義及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列爲公共的必修科，而成爲文、法兩院各系最集中和最重要的課程。

在中國文學方面：中共教育當局，除將強加曲解或修改了中國文學史、中國語文、文藝學、中國文學各著述及世界文學史以外，並增加了俄國的翻譯小說劇本，例如：高爾基、屠格涅夫、果戈里、托爾斯泰、卡達耶夫、愛倫堡、及戰後蘇聯的所謂「七大文豪」——涅維洛夫、拉普列涅夫、伊凡諾

生教育

胡蓑之

作爲學生專題研究的讀物，成爲中共文學學習指向的實質內容。

對外國語文系方面：中共當時的重點教育，也是放在俄語語音學，及俄文翻譯訓練的一方面。而上列中共文學系的若干俄國讀物原本，則作爲外國語文系中的選讀專書。至於英、法語文的課程，雖然也有從事訓練人材的地方，但中共卻將這項工作，全部集中在北平的一間特務學校裏。而這些學習英、法語文的學生，畢業後則多半派到海外駐各地「使館」去，從事於專門特務工作的。其他各大學的英、法語文課程，實際上，也只是一種點綴而已。由於中共強調教授階級的思想問題，便不惜全國較有聲望的英、法語文教授都集中到北平，而用留俄學生來充塡英、法語文的教席。例如：北京大學、金陵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復旦、文化及其師大等的原有英、法語文教授，在一九五三年前已被排除殆盡，其餘各地可想而知。

各大學學系當中改革得最多的，首推哲學系。中共把哲學系的中心任務，定爲「引導學生深刻學習辯證唯物主義，並使用辯證唯物主義來研究解決一定的具體實質問題，如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任何一方面的問題，及訓練中等學校教授邏輯課程的師資」。這一系早被中共改變，而加強了課程，計有：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哲學史——特別是強調「五四」以後的思想史；硬把它強牽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稱爲這一思想的策源地！而經過刪改後的西洋哲學史、批評認識論，及「一面倒」的「中國革命問題各科專書」等，也成爲必修的課程。名著選讀被指定的則有：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論、家族和有財產及國家之根源，唯物論與經濟批判論、國家與革命，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不勝其數！

毛思工農兵取代教授

量都全部加以改革。蘇聯的思想、教育方式及其文學史，生吞活剝地搬到中國大陸來，幾全面俄化了！其影響及支配中共的教育及教學方針，至深且鉅。直到一九五九年，當中蘇共發生思想衝突之後，由於蘇共不特宣佈撤銷對中共各種援助；並先後撕毀了七百多項協定及召回數以千計的教員或技術人員，大陸的蘇籍教授也紛紛返國。因之，中共對其教育作了第三次的大改革。自此，毛澤東思想及其著作，便成爲各大學的專題研究了。

在歷史系方面：除了取銷俄國史之外，其社會發展史被曲解；而中國近代史，亦以社會最險惡的一面作中心。中國通史是被刪改了的編年史，世界通史便以共產主義爲觀點的通史。至於經濟系的基本課程，中共仍定有以馬克思學說爲中心的政治經濟學，然其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卻佔了主要的課程；並以中國農村經濟爲主的近代經濟學，代替了蘇聯「經濟建設研究」。

一九六二年，中蘇共公開對罵後，大陸的教育方針，更全部加以改變。大量印行了毛著毛選，作爲全國學生、工人、農民、婦女必讀的專書；也是各大、中學必須研究的重要課程；尤其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更通過一項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共分十六大項。其中第十項關於教學改革的內容是：「學制要縮短，課程要精簡，學生除了讀書外，兼學別樣——包括工、農、兵——更要研究毛主席的著作。……」隨即有三十七間大學校長及教授被整肅，學生全部參加紅衛兵組織，爲毛個人爭奪權位而進行造反運動。實際上，大陸整個教育機關均已宣告癱瘓！

一九六八年十月起，原來的所有教授教員，都必須接受再教育而向工農兵學習；各大、中學校表面宣佈復課，實則全由工農兵進駐以取代教授地位，領導學生進行所謂鬪、批、改；而學生們紛紛被迫上山下鄉。因之，大陸教育便一直沒有上軌道。今年突然要求提高大學入校水準，令到許多下放青年不滿，遼寧學生張鐵生，七月十九日向「遼寧日報」投訴，抗議說他每天勞動十八小時，事前三天才通知他考入學試，使他無法答出幾何、物理和化學而落第。中共害死了下一代，又一明證。

無禮社會

花千子木

七月三十日，民政司姬達在大會堂一次集會上坦率地指出，我們現在生活着的香港社會，不只已瀕臨喪失普通的謙恭禮貌的危險，而且，大有可能失去我們與週圍的人——甚至家人維持聯繫的能力。實在說來，這番話是十分誠懇眞實的，換言之，這種情況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之中，例如，車船交通、家庭生活、學校團體的人與人間的關係、感情顯得十分薄弱——似乎認爲除了自己以外，別人的存在與我無關痛癢。最後，姬達作一總結，若要扭轉這種情況繼續演變，青年人將無可避免地要首當其衝——負起匡扶任務。

當我讀了上述的一段話以後，個人感覺非常高興，爲什麼呢？因爲，這段話出自民政司的口中，其意義有兩點：第一是關乎於官方的權威性，並且，勇於面對現實，把這種歪風毫不留情揭露。第二是責任的承擔，並且，還作了積極性的建議；因爲，在我們這個社會裏（也許包括了其他的國家），社會學家、學者，乃至地方行政官員，當社會發生了困難問題時，其中大部份都歸咎爲所謂「青年問題」，似乎，社會一切的問題都導源於青年人，而他們——乃至於整個社會的成年人都沒有問題了，這是一個十分荒謬的說法。事實上，社會問題的罪惡根源是來自於社會的本體，其中包括成年人的生活惡習之延續。因此，姬達所力言青年人要首當其衝的扭轉這種劣風氣，是十分得體的一番話。

那麼，促成我們這個香港社會的極度無禮貌的因素是什麼？大概來說，這種瀕臨喪失普通的謙恭禮貌之危險性，其來自有漸已，故非一日之事也，其根源約而言之，乃有三項，茲分述如下：

一、個人利害觀念的過份濃厚，亦即孟子所說的「上下交征利」是也，久而久之，即使是朋友、親戚，乃至於家庭中的父兄姊妹之輩，在「有關利益」衝突的大前題下，誰又能擔保彼此不爾虞我詐？換言之，什麼朋友之道，長幼之序，以及骨肉親情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拋置腦後。

二、生活迫人。香港社會雖然有人稱之爲天堂，事實上，若從某方面來說，這的確是千眞萬確的事，例如，生活上有某種程度上的極大自由，像言論、遷居、合法結社、宗教信仰等等。倘若說到物質生活上的享受，除了民以食爲天的「食」以及聲色犬馬中的任何高低級的情慾享受跟世界上很多大都市一樣外，還有很多「貨色」是香港社會所獨有的。此種來路貨，價錢亦較便宜，那是由於各國爲了滙兌外幣而推銷廉價貨物於香港的原故。因此，一些外來遊客也來購回他們祖家的貨物。不過，話又說回來，香港的外來貨物雖然十分豐富，但能夠眞正享受到價廉物美的，爲數並不普遍，因此，物質的誘惑，對於大部份的人來說，無論如何，會造成一股龐大的壓力，產生下面的情形：

(一)自我物慾的控制，亦即所謂克己，儘一切可能的安貧樂道，做自己的事，享受個人工作生活的可能代價。倘若，個人的情緒不能平衡之時，這種「克己」的功夫便會一變而爲生活的苦惱之象徵，對他人沒有禮貌那只是一種極輕微的失常現象罷了。(二)物慾的瘋狂控制與追尋。由於外界社會物慾的壓力過於龐大，而在「自我克制」的情況下仍不能控制時，那麼，便會在極度頹喪、苦惱和無禮的環境中，一變而把心一橫，遂不顧一切，唯利是圖，什麼親情或禮法，乃至於法律也一概不管了，這是一項十分危險的事情。

三、社會物質文明的必然代價。現在，世界各地的一般大城市，大都有個人迷失了生活方向的感覺。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屬於機械化的，而人類社會的生活模式，也不知不覺的墮入這個「機械化」的時代裏。換言之，個人的生活也漸漸的因爲有規律——過份嚴格的生活方式，變得機械化了。例如，準時返工、放工、吃飯、睡覺等等。即是說，個人內在的情感也逐漸的變得麻木了，尤其是身居暴發之地的香港，這種物質文明所帶來的反面效果，極其明顯。即是說，我們在這種「一日千里」工商業發展的社會生活下，無論如何，所付出的個人代價是十分浩大，必然有暴破的一天，倘若，不使之預早防範的話。

那麼，怎樣才能夠及早防禦這股歪風繼續侵蝕我們的社會呢？當然，我們絕不可能削足就履，把一切工商業的物質文明之進步一概打倒消滅，稱之爲「無慾無念」的「清靜太平」而有禮的社會的。我們除了要秉承物質文明的進步以外，還要從根本處——人心着手，把人的觀念改變過來。即是說，必須要令到大家有分享社會進步的感覺——最低程度的生活享受，從而培養一種愛護個人、家庭、朋友，乃至社會的一顆心。自然，一個從低落情緒產生出來的社會敵對意識，乃至朋友及家庭間的厭惡性——對一切事都不感覺可愛的一面，便會因此而冲淡了。換言之，從消極的一方面來說，那就是對於個人與社會的生活發生了興趣，產生出一種愛護的心情來；從積極的一方面來說，那是從禮貌的產生過程中，發揮出一種平衡社會的力量——把社會的歪風扭轉而爲溫柔敦厚的優良風氣。

中共又攻擊孔子了！

近來中共又展開對孔子的攻擊了。我們知道，中共對任何古人的攻擊，都是有着其活生生對手。

中共憎恨岳飛，剷平岳墳，因爲岳飛愛國，而中共實行所謂「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中共由「一面倒，倒向蘇聯」，以至韓戰、越戰，及以大量金錢供應封建帝王施漢諾，均屬禍國行爲。中共怎能容許愛國英雄岳飛活在人民心中？

中共憎恨清官海瑞，因爲海瑞愛人民。中共賞識秦始皇，中共熱愛曹操，因爲秦皇殘酷、曹瞞奸詐，均與中共頭頭性格相同。

爲什麼中共要攻擊孔子呢？答案是：中共主張禍國的「階級鬭爭」邪說，每過幾年便要大鬭一次，而孔子的主張恰恰與中共邪說相反。

我們且聽一九六七年，亦即「文革」時在北平的荷蘭駐中共代辦佛克馬教授的話罷，佛克馬教授說：

「在大陸的老百姓，每個人看到外國人，都自動迴避，更沒有展露一絲笑容。儘管老百姓的笑，並不代表快樂，但這種最起碼的生理現象，很少從老百姓臉上看到。」

佛克馬教授說：「那個地方的老百姓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沒有生存或死亡的自由。他們需要每一分鐘攻擊別人來保障自己。」

中國人哪！可憐的，由孔子文化孕育出來的愛好和平的中國人哪，爲什麼竟然「需要每一分鐘攻擊別人」？原來是統治者驅迫大家互相鬭爭！若不鬭爭別人，自己便要被鬭！

在中共的黨史內，曾發生了十次劇烈的內部鬭爭，那便是鬭爭陳獨秀，鬭爭瞿秋白，鬭爭李立三，鬭爭羅章龍，鬭爭王明、博古，鬭爭張國燾，鬭爭高崗、饒漱石，鬭爭彭德懷，鬭爭劉少奇，鬭爭林彪。

中共的內爭是否從此停止呢？不。在中共未奪得政權以前，其內鬭雖然猛烈，被鬭倒者尚可苟存。在中共奪得政權以後，被鬭倒者即有生命危險。高崗「自殺」了，彭德懷、劉少奇生死難明，林彪則已「粉身碎骨」！

毛澤東在給江青的「私函」中說：「再過七八年，再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進行多次。」毛澤東這封信是在一九六六年寫的，那時正在鬭爭劉少奇，誰知林彪也跟着劉少奇被鬭倒？

日前毛周江之間，若不發生暗鬭，那就是違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了！

中共頭頭之間，不停地進行「階級鬭爭」，人民也被迫跟着互鬭，以求自保。

人類應該互愛、互助，這道理是古今中外的哲人所一致提倡的。英美人士所尊崇的耶穌，世人所推許的釋迦牟尼，我國的孔子和孟子，都是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

中共攻擊孔子，因爲孔子的仁道，正與馬列主義的「階級鬭爭」邪說相反。

有一次，孔子對着學生們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參答道：「我明白了。」孔子離開講壇以後，同學們問曾參道：「孔子的學問這麼淵博，怎能『一以貫之』？」曾參答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什麼是「忠」？「忠」就是「盡己」之意，亦即盡了自己的力量去對國家，盡了自己的力量去服務社會，盡了自己的力量爲人羣工作之意。

什麼是「恕」？「恕」就是「如心」，亦即是以恕己之心去體諒別人，寬恕別人。這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

換言之，忠恕也者，便是人與人相處之正道。人與人相處之正道，便是「仁」。「仁」字便是由「二人」兩部份構成的。

倘若這社會上人人能「忠」，能「恕」，那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世界了。

中共之「階級鬭爭」邪說，正與孔子之仁愛思想相反，所以中共說：「決不施行仁政。」

有人因爲中國的文人大都弱不禁風，便以爲那是受了儒家哲學的毒害。其實絕不如此！

孔子教學生以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射」便是射箭，「御」便是騎馬，那實在都是很好的運動。

中國在漢唐兩代，國力充沛，都是儒家文明的果實。可惜後人不能好好地發揚光大儒家精神，變成「腐儒」。

五四時代的所謂「新青年」盲目攻擊孔子，或崇歐美，或拜馬列，遂造成中國大陸沉淪之悲劇。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以政事。孔子答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答道：「去兵。」子貢再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孔子答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我們且看看今日的中共政權罷，它只要兵，「只要核子，不要褲子。」

人民餓死麼？中共不管。

失信於人民麼？共黨更不管。毛澤東剛叫人民「大鳴大放」，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跟着便「反右」，還大言不慚地說：「這是陽謀。」

毛澤東一方面以「接班人」的美名拉攏林彪，一方面和江青密謀對付林彪。

不仁，不信，好鬭，「毛澤東思想」是與孔子學說背道而馳的。

中共怎能不清算孔子？

請大家猜度一下，中共鬭爭的矛頭是單純指向人民，抑或還指向黨內的「活孔子」呢？誰是中共黨內的「活孔子」呢？

古鶴翔

亂世詩人筆下的亂世佳人

霍大川

有一位抱負不凡的青年導演朋友，想將唐朝亂世詩人韋莊的一首一千六百字的長詩「秦婦吟」改編電影劇本，我立卽拍掌贊成。我以爲這是一篇充滿電影感的長詩，不過我認爲最好是先將它寫成六萬至八萬字的中篇小說，然後將小說改編電影，可能比較完整一點。因爲詩中有很多人物，倘經過小說化，可以先一步爲電影中的人名、地名、時間、氣氛，作初步的再組織。

朋友說：「秦婦吟」這首詩已編在本港中學教科書裏，中學生對它不會生疏。如果拍得成功，它是一部優秀的「動作文藝」電影。當然只是我贊成是不成的，我說：但願有製片老板有同樣的興趣就好了。

「秦」詩寫的是一則眞實歷史，那是公元八八三年，正是唐僖宗時代，黃巢叛亂，攻陷長安，天子蒙塵。韋莊是大詩人韋應物的四世孫，陝西杜陵人，黃巢當年的勢力擴展陝西全境，韋莊便是親身歷刼的人。「秦」詩是借一位生長在長安的大家閨秀，在黃軍攻陷長安時，她不幸爲黃軍所擄，在淪陷區受儘賊軍的凌辱蹂躪，有三年之久，最後才由長安逃出虎口

出來的副產品。這些草寇，因爲本身沒有文化修養，與中國固有文化沒法搭上關係，上層組織脆弱，結果都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歷史上的黃巢，出身是個鹽商，喜擊劍騎射，稍通文史，愛收買亡命之徒。因草寇王仙芝作亂，他投機響應，後來仙芝戰亡，他乃自稱衝天大將軍，攻掠州郡，下洛陽，破潼關，陷長安，僖宗逃亡入蜀，黃巢遂稱帝，最後才給李克用擊敗，黃巢自殺而死。他自作亂、擴張，稱帝到被消滅，先後只有十年。而與他同時代的韋莊，活了七十五歲。雖然經過戰亂逃亡的生活，那在他說來，只是一段時間而已。因此韋莊的詩，除了寫「秦婦吟」這個亂世佳人的不幸遭遇外。他有不少詩詞，是寫太平時代的歌妓生活及愛情的樂趣。如「浣溪紗」的「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凭欄干。……」「女冠子」的「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是夢，不勝悲。」

他的詩與詞，不論「秦婦吟」也好，纏綿哀怨的艷情詩也好，都喜歡從女子的感受方面去着墨，讀來可以聯想到時下一些作家愛將自己寫成女人，然後用女人的第一身感受去寫其艷情故事，可有異曲同工之妙。王國維因此給他的詩加上一句象徵的評語「絃上的鶯語」，看來是相當透徹。

當我再三細讀「秦婦吟」時，越覺得我的朋友認爲「秦」詩充滿電影感的看法，一點也不錯，就在這時，我忽然想起孔尙任的「桃花扇」來，「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琉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櫺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這簡直是「秦婦吟」的翻版。「桃花扇」的李香君，也簡直是秦婦的精神再現。「桃花扇」寫的是亡國的痛苦，從劇力說，當比「秦婦吟」悲壯得多。因此，我以爲不必一定要將「秦婦吟」改編電影，但如果將任何古代兵荒馬亂時代的故事，倘能參考「秦婦吟」將它的詩中的描述電影化，拍得逼眞的話，它的效果，仍是第一流的。

我國古體詩詞，看來像是注定必然被湮沒的藝術了。今日能寫古體詩的人已漸漸老去了，青年一代，已難得對它發生興趣了。不過我以爲今日國片導演，當他們在重溫古人的詩詞時，不妨將「電影感」這個觀念套上去看看，必然會發現不少靈氣飄忽的鏡頭組合，從創作意念中跳出來。但如果用現代詩來套它，那就不大容易了，因爲現代詩滲着太多抽象東西。

把魯迅的眞面目還原出來

——魯迅是屬於反共的

讀魯迅的書，讀了幾年，終於由魯迅「擁共」讀到「反共」起來。認識魯迅，學習魯迅，是今日知

破就是枕爛起來。也終於找着了魯迅的思想和他自己的道路。

魯迅認爲「文藝」與「政治」的道路不同。文藝與政治是有「歧途」的。政治家「革命」時要努力破壞現

時候，就把步子踏了出來，所以他便犯了規，要受懲罰，雖然在「開步」——的口令下面仍然是一個「走！」字。文藝家像做戲的一樣，常常做戲給人家看。

吃人肝腦，鴛幃從入豈成歡，寶貨賂多非所愛……」這是她成了軍營中被蹂躪的妓女，被迫食人肉當早餐的恐怖情形。寫盡當時淪陷區的所見到慘象：「……一斛黃金一升粟，尙讓厨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刲人肉。東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少，六軍門外倚僵屍，七萃營中塡餓孚。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採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導演朋友與我談了幾次「秦婦吟」，大約整個故事輪廓已經談得差不多了。後來他說因爲聽一位製片家勸告，決定放棄這個計劃了。原因與本港一位大導演，本來想改編宣統的故事，後來又決定不拍差不多。聽了導演朋友的話，有點爲他難過，但，除了難過，還有什麼辦法？

多年前，我也想過將宣統皇帝改編電影，我改編的只是「滿洲國」一段，當時已想了一個名字「大傀儡」，完全依照溥儀的自傳作資料，我想要是現在將「大傀儡」拍出來，對於現實政治是沒有問題的，唯一問題，恐怕是開罪了日本人。因爲它是日本侵華最醜惡的血腥史實之一。

同樣地，「秦婦吟」也是一段眞實的歷史故事。我國幾千年來都是農立國，多少人爲災禍的源頭，都是來源於天災，天災蹂躪了幾年，老弱的只有等死，精壯的人爲了生存，便迫着上山去投靠草寇，草寇本是只是一小撮，但因爲天災給他們製造機會，投靠的人多了，力量便膨脹起來。黃巢的故事跟上至漢朝的黃巾故事，下至明末的張獻忠李自成的故事一樣，都是古老農業社會每一次天然災禍迫

年，尤其是大陸的知識青年的影響力是巨大的。認識魯迅，學習魯迅精神，必然引起大陸知識青年思想的根本變化，把知識青年的思想引導上反共的正確道路上來，其意義和影響，都是積極與深遠的。

魯迅的一生，是戰鬪的一生。魯迅並非爲共產主義，更非爲共產黨去戰鬪。他只是忠於自己的文藝道路，只於忠於他自己。魯迅寫了許多投槍、匕首般的文章，這些文章完全建立在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對於社會的高度責任感上。

魯迅的「文藝道路」是怎樣的？當魯迅骨已成灰，魯迅的遺容已被政治野心家們化粧改造之後，我們只能從魯迅自己的文字裏去尋找魯迅自己所說的話，結合當時的歷史與環境，尋找屬於魯迅眞正自己的思想來。

讀魯迅的書，讀了幾年，一部魯迅全集終於由嶄新變成殘舊，不是翻

仍然繼續的不滿現狀，繼續要破壞現狀，政治與文藝便發生了衝突，文藝便時常要遭到政治的迫害。政治家要徹底解決這個矛盾，最徹底不過的辦法就是把文藝家的頭拿下來，讓他們不能再繼續去寫文字。

大陸上一切文學藝術與作家們所遭受到的清算與迫害，魯迅似乎早就已經預卜了。

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一文中，非常坦率的寫道，「即使將來共了產，文學家一樣是站不住脚的」。魯迅似乎可以是一位「預言家」，魯迅的了不起，不只是文章的辛辣，也在乎思想的深遠，及其早已產生了的反共意識。

魯迅認爲，文藝是社會、時代的一面鏡子，文藝家是「先知先覺」者。他舉了一個很明確的例子，說，文藝家像操場上上操的士兵，當指揮官叫着「開步——」還未叫「走！」的

今天的社會，而魯迅遺留下來的是一副骨頭，以及由這骨頭建立起來的「魯迅精神」。

魯迅反一切邪惡，最重要魯迅是反共的。共產黨深深懂得，魯迅已經成爲知識青年的偶像，由於恐懼青年學習魯迅精神起來造自己的反，所以先則指使周揚去打擊魯迅，貶低魯迅，魯迅死後便又製造魯迅「擁共」的謊言，目的完全爲了打擊和瓦解中共統治下的青年的魯迅精神，進而偸龍轉鳳的企圖把知識青年對於魯迅的崇拜轉移到對黨的方面去。

揭開騙子們給魯迅披上的外衣，抹去他們在魯迅臉上塗下的厚粉，把魯迅的反共本質還原出來，號召大陸青年學習魯迅精神，起來參加反共的行列！這確乎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做這工作，是需要有胸懷有氣量，與大氣魄的。

藍海文

香港頌

華兆

摩天大厦接雲端，車如流水舶如川；
東方之珠聞世界，美麗天堂遠近傳。
萬商雲集歐亞美，百業繁榮貨滿船；
登山纜車奔山頂，隧道相連海底穿。
上流人士皆紳士，少女如花貌似仙；
酒綠燈紅日夜夜，遊人直到五更天。
紳士卸裝露兇相，法律罅裏飲血漿；
仁義道德滿口講，姦淫邪盜是當行。
少女如花也不香，帘池吧內各逞強；
裝無上下全裸露，半爲風流半是狂。
平明馬山未滅燈㈠，道友如絲欲斷魂；
霸道毒梟紅光滿，無數青年盡面黃，
三兩成羣獵頸黨，羣英大會刼銀行。

天明學店收書金，論股研經作「性人」㈡；
立身處世舊學潮，跳舞「疏扶」競摩登㈢。
影劇從來文化事，大導許是讀書人；
打鬪脫衣床上戲，撈錢會否問天君。
洋官卓厢二十萬，聽候解釋歸故鄉；
法治原來方便這，小民那個不斷腸。
善惡不分憑錢定，古靈精怪集華洋；
屠刀未放可成佛，濶佬銅鈿有血腥，
五光十色數不盡，牛鬼蛇神最是強。

註一：馬山爲香港毒品集散地。
註二：股爲股票，經是狗馬經，性人乃性愛之人。
註三：徵逐享受日新又新之意。

毛澤東周恩來有何難題？

裘孔淵

前言

近年來，由於中共的對外關係有所開展，掩蓋了它內部存在着的重重矛盾與困難，而反覆誇稱「形勢大好」，從而使人誤以為中共政權確已渡過了深刻的危機，趨於穩定和鞏固了；其實，人們忽視了中共內部目前的「頭等大事」，是正在深入進行的所謂繼續「抓緊抓好」的「批修整風」運動，也就是現實的「路線鬬爭」，並且結合這一運動，還在進行所謂「形勢教育」。

對於「批修整風」，中共一再強調指出這是同「劉少奇一類騙子」（指以林彪集團為代表的反毛勢力）的路線鬬爭，目前依然具有「嚴重性、尖銳性和複雜性」，而且是一個「長期的鬬爭任務」；對於「形勢教育」，中共指出「劉少奇一類騙子」，「惡毒攻擊革命形勢」，「把形勢說得漆黑一團」，「妄圖把它作為突破口，從而破壞革命形勢，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因而要求「向人民宣傳革命的大好形勢，以鼓舞人民激勵幹部和羣眾繼續革命」。

這一情況，清楚說明了在爆發林彪事件以後將近兩年的今日，整個中共內部仍然在進行着激烈的路線鬬爭；中共的幹部和廣大的羣眾，面對現實，加以檢討之後，仍然多數人懷疑形勢，而缺乏熱情與鬬志。大陸整個形勢並沒有「大好」，毛澤東周恩來等正喘息在重重難題之中。

環繞於繼承問題的新權力鬬爭

從「三面紅旗」失敗以來，自知為日無多的毛澤東，他最大的心事，一是怕生前被人篡權，二是怕死後遭到鞭屍；前者是怕爆發「宮廷政變」，後者是怕「和平演變」的結果，獨夫的思想路線會遭到清算和否定。從彭德懷事件到彭眞、劉少奇事件，都是**這種心**理狀態下的結果。也可以說，毛澤東最大的關心，集中於如何在有限的**餘生中**，親手做好權力繼承的安排。

劉少奇之得以打倒，是依靠了以林彪為首的共軍力量，以江青為首的「造反」羣眾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部份舊黨政官僚勢力的「三結合」的形勢，就是中共召開「九大」的基礎。毛澤東以為「九大」已造成了「團結的」、「勝利的」局面，可以收拾「文革」動亂的創傷，並解決權力繼承的難題。

林彪事件暴露了毛澤東安排的「三結合」，並沒有解決權力分配的矛盾，也沒有解決權力繼承的難題。由於毛澤東再度玩弄了權術，刻意扶植年青的新與「秀才」集團（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而又重用舊黨政官僚，使林彪集團成了中共內部各派系集團的共同敵人，也使他失去了順利接班的信心，被迫出以暴力改變的最後手段，不幸事敗身死。

「秀才」集團是「文革」中新興勢力，因為擁江青為首，踞有文化宣傳的地盤，加上特務與共軍政工權力，又可稱為「宮廷派」，林彪事件以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中，已居於多數。這是一般青壯力量，對毛澤東來說，不怕篡權，也能繼承自己思想理論的衣鉢，但他們在黨、政、軍各方面缺乏實力基礎，還需要特意培植。

同時，為了推行政務，撐住政權的場面，毛澤東不能不依賴並使用行政才能和具有經驗的舊黨政官僚勢力，包括「文革」期中被批鬬下台的高級官僚在內。這就是何以近年來周恩來對內對外非常活躍，以及何以鄧小平、廖忐承等重被起用的原因。但周恩來事實上是和毛澤東同年代的人，甚至可能先毛而死亡，所以不能將他看作毛澤東的「接班人」；周恩來今天的活躍，是由聽命並執行毛澤東政策而來，所以也不能解釋為今天是所謂「周恩來時代」。

由於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需要，周恩來本人對毛澤東的忠誠，在中共黨政軍內部的聲望和潛在勢力，及他的手腕才能，在毛澤東未死之前，周恩來仍將是毛澤東的左右手，受到重用，而不會失寵失勢。周恩來從無當第一把手的野心，林彪事件以後，更不會作此想。最近他時常對外國人表示，因為年邁，願意早日交棒，倒是眞話。如果周恩來不先毛澤東而死，他將是對毛繼續忠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對內部的統馭之策是這樣的：

第一，在他有生之年，將依然信任並重用周恩來主持內外政務，對黨內並用他來排難解紛。

第二，全力培養新興力量即「宮廷派」，正用上「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大帽子，使他們掌握黨權（包括組織、文化宣傳、軍隊政工、特務等權力）

；並正使他們全力重建共青團、婦聯會、工會等羣眾組織，以充實他們對羣眾的控制權力，作爲制衡並超越官僚勢力與軍人勢力的條件。

第三，收縮並壓抑共軍控制地方黨政的權力地位。

以上說明了毛澤東今天平衡黨內的派系權力矛盾，仍然是以維繫原有的「三結合」基礎爲着眼，但在培養繼承班子一點上，則顯然有其輕重。因此，在各個勢力之間，依然有着爭奪繼承權力的洶湧暗潮。

在只許「黨指揮槍」不許「槍指揮黨」的口號下，加上共軍軍人今天缺少一位集中的兼具政治才能的領袖人物，共軍勢力不可能明白參與權力繼承的鬭爭。餘下的宮廷派和官僚勢力之間，爲了要在毛澤東生前爭寵自保，擴大對黨政軍部門的控制，更爲了「爲毛澤東死後爭得權力優勢而充實基礎，目前雙方在表面上雖都聽毛澤東的話，僞裝團結一致，實際上激烈的暗鬭，已愈來愈不能掩飾，明顯的跡象是：

㈠執政的官僚勢力，不斷強調「要落實現階段黨的各項政策」，也就是要將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農村工作與人民公社政策等，從「文革」時期的過左傾向，放寬後退，回復到「文革」以前去；但掌握思想與路線教育權力的宮廷派，卻針鋒相對，一再高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鬭爭」、「不要忘記總路線」。

㈡中共對於「劉少奇一類騙子」即林彪集團的批判，過去一年來都指責他是「極左」路線，但從今年年初以來，論調已經轉變，攻擊他是「極右的實質」，從而發展到要「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這一轉變，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宮廷派不允許繼續批判「文革」時期的「極左」路線；二是大陸現實瀰漫着「右傾機會主義」傾向。

㈢從「文革」開始以來，上海隱然是中共第二個「中央」所在地，與北平對峙。中共「九大」以來，這一形勢不僅未變，且更趨於表面化，北平的「中央」，不時要遷就上海，而上海的新當權派如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已常川駐北平，包攬了中共黨中央的工作。

暗鬭不僅在中央階層進行，任何一方，要想取得絕對優勢，不能不向共軍中伸手，並爭取軍人的支持。爭取軍權也就是爭奪地方權力，因爲「文革」以後，地方黨政權力在共軍軍人手中。

從「文革」動亂的史實看，軍人勢力與官僚勢力之間較少深刻的矛盾仇恨（在很多省區，軍人勢力與地方官僚勢力是互相結合對抗當時的造反奪權的），反之，與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的關係，卻多不融洽。林彪事件後，在大形勢下，控制地方實權的軍人，表面上不得不喊出「自覺的維護（尊重、服從）黨的一元化領導」、「向地方幹部學習」、「向羣眾學習」，但並沒有自願放棄從「三支兩軍」任務中取得的地方黨政權力。今後，在宮廷派到處伸手以及舊官僚紛紛復出的情況下，軍人爲了維護既得權益，和官僚勢力妥協的可能，大過於向宮廷派低頭。

現時的權力分配矛盾未能平衡，未來的繼承安排隱約充滿了殺伐之氣，這是今天毛澤東周恩來的憂慮苦惱所在，也是中共九屆三中全會、第四屆「人大」遲遲未能召開，黨政軍高級職位長期虛懸未能補實，地方黨委會革委會負責人事未能迅速調整的原因所在。

長期停滯的經濟問題

如何解救長期停滯落後的經濟狀態，是毛澤東周恩來之輩目前最急切的難題。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因「三面紅旗」失敗和連續三年大災荒而損傷的元氣，還沒有完全恢復，毛派集團卻妄想通過「極左」的狂熱，來刺激經濟出現「新躍進」，事實上，「文革」的動亂，使落後不前的大陸經濟延長了停滯的時間，而無法發展和提高。下面我們舉述幾項重要的統計數字爲證：

大陸工農業總產值，據中共發表，一九七一年是一三二〇億美元，與一九五九年的一〇二九．九億美元比較，十二年間總成長率是百分之二八點二。平均年遞增率僅是百分之二點一（中華民國是百分之一四點九），這一成長率，正好被年約百分之二的人口增加率所抵消。以上十二年間，工業平均年遞增率是百分之三點二（中華民國是百分之一六點四），農業則是負百分之零點六二（中華民國是百分之四點七）。

大陸國民生產毛額，依中共發表的一九七一年工農業總產值計算，平均每人約一五〇美元；國民平均所得爲九五點七美元（中華民國是三二九美元）。

大陸對外貿易總值，據統計一九七一年是四四點七億美元，一九五九年是四二點七億美元，十二年間，起伏於二六億美元與四四億美元之間，成長極低（中華民國一九七一年是四二億美元，一九七二年已增長至五六億美元）。

中共原寄望於去年（一九七二）大陸農業生產能夠獲得豐收，使整個經濟情況能夠好轉，但由於農民生產情緒的低落，機械化與肥料的不足和自然災害的嚴重，全般而言，是一個大荒年。中共公開承認主要農產品——糧食、棉花和油料作物，都告減產。下面不妨從糧食和棉花兩項來看看它的實際情形：

糧食產量，依中共發表，一九七二年二四、〇〇〇萬噸，而一九五八年是二〇、五〇〇萬噸，十三年間，大陸人口約增加了一億人，按人口分配，每人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一成至二成。從去年下半年起，中共就再度大力推行節約糧食運動，號召「每天少抓一把米」、「每人少吃一口飯」；有的地區已在重新提倡「採集野生植物」。過去中共平均每年自外國進口糧食四〇〇萬噸，去年已共訂購了八五〇萬噸。

棉花是紡織品的主要原料，據估計，一九七二年大陸棉花產量約在二〇〇萬噸以上，但與一九五九年的二四〇萬噸比較，十三年間並未增產，反而減少，如按人口計算，減少更多。從一九六三年以來，中共每年都要從外國進口棉花，僅僅去年七月到今年一月，已訂購了七五萬包以上。棉花減產，自然災害原因之一，在毛澤東「以糧爲綱」的政策下，糧食與棉花爭地，棉田面積一直未能回復到最高時的九、三〇〇萬畝，而停留在七、三〇〇萬畝左右，尤其是主要原因。

農產歉收，嚴重影響了中共政權的財政情況，也影響了大陸整個經濟的成長，因為大陸輕工業原料的百分之八〇，商業內銷商品的百分之八五，外銷商品的百分之七〇，與政權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〇，都依靠農產品與農副產品。另一方面，大陸城鄉同胞口糧的減少，棉布配給的始終未能增加，以及工資的未能全面調整，其原因也就生於經濟的長期停滯和農產歉收。

要探究大陸經濟何以長期停滯的原因，共產主義制度先天的反動性和毛澤東左傾盲動的錯誤，自然都是主要的，但下述三項也不可忽畧：

㈠一九六〇年以後，蘇聯斷絕對中共的經濟技術援助，大陸工業的生產設備未能普遍更新，技術落後，生產能力不足。

㈡因為長期備戰和集中力量於發展軍事工業，浪費了龐大的有限的建設資金。

㈢為了和蘇聯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及夢想掀起「世界革命」高潮，而不自量力，對亞、非、拉小國承諾鉅額的政治性經援，據統計，從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六到一九七一年，中共承諾的對外經援數字共達二二億美元，其中半數以上是一九七〇、七一年的。

日漸惡化的社會秩序與青年問題

林彪事件以後，共軍在地方的權勢受到了相當的約束，另一方面，也使中共政權對城鄉的統治機能，相對的有了削弱，這反映在逃亡人數增加和城市治安惡化兩項事實上。

根據確實的統計，從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以後，十年來從大陸逃亡到香港，而為香港警察拘捕的人數，最高曾是一九六八年的二、八七〇人（與「文革」武鬥動亂有關），到一九七一年增高到三、六九四人，去年（一九七二）更增高到五、八一六人，按照香港警察的計算方法，每拘獲一人，另有三人或四人漏網，所以照最低的三人計算，去年逃亡到香港成功的人數就有二、三二六四人，真正是一九六二年以後一次新的大逃亡潮。本年頭三個月的人數，和去年同期比較，又有了成倍成倍的增加，一月二四七人（去年一四六人），二月二八二人（去年四三人），三月四一六人（去年一二二人）。看趨勢，今年全年的人數將大大超過去年。

以上數字，並不包括從雲南逃往緬甸及新疆逃亡的在內，逃亡失敗而被中共拘回或喪身的，自更難計其數。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逃亡者百分之八五以上都是青年，而且是被下放在農村和邊疆的知識青年。

據來自大陸的消息，大陸重要城市，盛行「三大歪風」，這是周恩來在一次巡視廣州的會議上指出來的，內容指的是竊盜風、娼妓風、偷渡風，以上海、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為最盛。「三大歪風」的主角為從邊疆和農村逃返城市的下放知青，他們是「盲流」的「黑人黑戶」，為了生活，結成幫派，破壞社會秩序。我們知道，大陸城市的竊盜搶刼，多數歸僑會身受其害，娼妓的秘密

黔陽靠近貴州邊區，先至芷江，然後從公路直達貴州，非常方便；入貴州省後再坐兩天的公路車，就到省會貴陽；貴陽至四川重慶，如不就擱，只要坐三天公路車就可到達。息烽就是筑渝公路的中途站，離貴陽大約一百里左右，是一個很窮僻的地方，縣內的大街，就是這條公路，兩邊有小旅店及飯館等，長約有一里遠，除開還有兩條小街，其中只有一兩棟像樣點的房屋。當地老百姓又窮又懶，頭上身上滿是蝨子，並且多數人吸食鴉片。初時看見他們吃飯，見飯內黃澄澄的，心想：他們每天吃蛋炒飯？後來才弄清楚，原來是米不夠吃，飯內摻了老粟米，看起來好像蛋炒飯，吃起來卻不是味道。貴州地方真所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因無肥沃的平地可以種稻谷，也沒有灌田的水源；只有漫山的種植粟米，有好多百姓光吃粟米餅，有點米摻着煮，還算是不錯的人家了。

息烽的男人沒有氣力，一棵大碗口粗的長木要十幾個人來抬，女人情願在家吃粟米，穿破衣，也不願幫人做工。她們說：「幫人做女工，好羞家。」在息烽買菜要趕場，三天趕小場，六天趕大場；我曾看見許多苗族女人，穿了長的百摺裙，來墟場做買賣，還有那窮苦的本地人，擔着蔬菜來賣。有一次一個女人，因她的蘿蔔長得瘦小，沒有人買，在墟場快結束的時候還站在那裏，單薄的破衣用兩手拉緊，還止不住在寒風中嗦嗦發抖；我見了心有不忍，特意向她買十斤蘿蔔，她喜出望外，趕忙秤給我，凍得僵硬的手，一面秤，一面抖，連秤桿也抓不穩。這種窮苦的情形，在別個省份是很難見到的。墟場最好的吃食，就是炸豆腐和米粉紅豆做的團子，辣椒和鹽是他們最寶貴的作料，因貴州沒有鹽，許多人因缺乏碘而生大頸泡。

貴州地方雖窮，卻出產有名的茅台酒。酒性非常烈，抗戰時住在那裏的外省人，很少能喝這種烈酒，因此酒雖出名，並沒有增加多少貴州的名望及收益。如今毛澤東因缺名酒招待來自美國的嘉賓，竟用土製的茅台酒來騙美國佬，經尼克遜品嘗後，竟然身價百倍，排列在國際名酒之上，世界人士都以一嘗為快。中共趁此括龍，香港的茅台酒價，竟然抬高價錢到離了譜，自此土包子出了洋，共產黨騙人的政策又成功了一件。

其實這種土酒，除開烈性，一點好處都沒有，只是少見多怪的美國佬，發了中國熱而已，如讓他們去貴州地方參觀參觀，就會瞪大對眼，對茅台酒失去胃口了！

貴州

特訓班搬到息烽，在野外空曠地方，自建房屋，掘山區，開公路。房屋均由大木建搭，動員了息烽所有的工人，但他們休息的時間比工作的時間多，你急他們不急，有什麼法子呢！當地民性就是如此，然而雨點可以滙成河流，慢慢做也有建成的一天。特訓班住那簡陋的大木屋，一直到抗戰勝利，並沒有再換過地方。班中出來的學員，不問第幾期，只說：臨訓班，黔訓班，和息訓班，臨訓班當然是老大哥。

[illegible]也可說是中共的公安特務力量已到了計窮和失效的時候。原因自然很多，有一項應爲毛澤東、周恩來所承認，那就是這是共產極權暴政惡性循環的反映，由於政治運動頻繁，整肅太多，造成了有案底被管制的太多，受牽連的家屬親友太多，工作、生活和前途受影響的人太多，對中共反抗與敵對的人也太多，以致勞改場有人滿之患，被管制者多過了執行管制者。如此一來，迫使中共對於竊盜、姦淫、娼妓、炒黑市和少量貪污者，只好暫時視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而不敢動輒嚴刑處罰。

如前所述，造成大陸社會秩序惡化的主角是下放逃返城市的知識青年。關於全大陸被下放青年的總數字，在「文革」以前累計已達四千萬人（包括一般城市人口與知識分子在內），「文革」以來，據中共最新透露，已有七百多萬人，今年一年內將有二百萬人，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人數。

大陸知識青年在學校中，受到了所謂「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嚴密管制之下，又被剝奪了升學就業和生活的權利，他們於是普遍沉痛地喊出了「讀書無用論」的呼聲，也接受了林彪集團提出的「變相勞改」這一同情的觀點；當他們既被下放到了農村和山區，由於生活太窮，勞動太苦，他們每時每刻所考慮的就只是「在農村幹一輩子還是一陣子？」，內心念念不忘的就是自己的「理想和前途」，於是，他們用冷淡來對待中共號召的政治運動，用消極怠工和積參破壞來發洩對中共政權的憤怒，一有機會就逃返城市或逃亡海外，大陸城市的治安情況就愈來愈惡劣了。

結語

以上政治、經濟、社會三大難題，彼此交义糾纏，互爲影響，決非短期內所能解決，爲了緩和內部矛盾，維持內部團結，也爲了企圖借助外力渡過危機，毛澤東和周恩來就不得不高呼「百萬蘇軍壓境」，不得不號召「深挖洞、廣積糧、不爭霸」。

由於毛澤東的主觀盲動，和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已使大陸的經濟發展，比中共自己的預定進度落後了十年到二十年，當此競爭激烈的七十年代，落後了要趕上是極爲困難的。中共除了將繼續犧牲人民生活以外，需要吸收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設備和技術，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這也就是它今天全力開展對外關係的主要原因。

將初中以上的中學畢業學生，一律強迫下放，原是中共爲了緩和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不得已措施，但連年以來，高等院校仍陷在「教育革命」的混亂中，工業建設進展有限，換句話說，中共沒有足夠的學校和工廠來容納青年，所以下放政策勢將長期實施下去，青年和中共政權的對立，也將長期發展，而依然加深了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的嚴重性，這又是令毛澤東周恩來夢寐不安的頭痛難題。

班[illegible]

鴻文

連站在操場上也要時刻留意，爲什麼呢？原來這位代主任和別的副主任不同的，他有許多出人意料的行動。

一次在學員們休息時，有的喜歡站在操場上閒談，代主任突然出現操場，他悄悄的走到一位背對着他的學員後面，用他的膝蓋，出力向學員的腿彎上撞去，這學員不提防有此一着，雙膝一屈，立卽跪倒在地，當然學員吃了一驚，誰這樣惡作劇來作弄人？誰知抬頭一看，竟是代主任，當堂不敢做聲，這時代主任指着學員說：「你們要做特務工作，就應特別警惕，怎麼？我在後面一撞，你就跌倒，這成什麼話？」弄得學員啼笑皆非。

還有一次是又緊張又好笑；學員們宿舍很大，睡床和房子差不多長，很多人睡在一排長的床上。一晚，已吹過了息燈號，學員們有睡不着的，就在黑暗中談天，有一個學員點了一口烟，一面吸烟一面談天說地，正講得高興，不料他旁邊睡着的人，伸過手來，從他口中將香烟拿去。這學員不覺一怔，隨着就說：「開什麼玩笑！到晚才有一支烟吸，快還給我。」誰知這人一聲不出，睡在旁邊也不動，香烟管自己吸着不還他，學員急了，要起身來推他，這人突然開聲說道：「怎麼？你能吸烟，我就不能吸？我要處罰你！」學員一聽聲音，大吃一驚！原來是代主任睡在他旁邊，黑暗中也不知他是什麼時候摸進來？怎樣也不會想到是代主任，總以爲是同學開玩笑的。這一來弄得學員們驚愕萬分，頓時啞口無言，想來又覺好笑，以後連睡覺都疑神疑鬼，生怕旁邊會突然出現代主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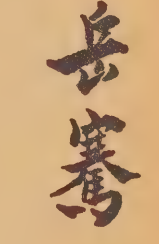
學員們宿舍內的事，只要清潔整齊，到了晚上，就算隊長和區隊長也好少理，上面還有總隊長和教育長等長官，絕對沒有想到這一位最高的代主任，會在夜晚睡到學員床上來，這眞是奇聞了！因此一班學員，個個心驚驚，生怕碰上這位神出鬼沒的代主任，就要倒霉了。

他不但管學員的私事，連家眷的事也要管，他時時在街上走來走去，有時他一早走到眷屬們住的地方，打着門說：「爲什麼還不起身？不能這樣懶，起來！起來！」弄得眷屬們也怕了他，背後均講他有神經，在街上遠遠看見他走來，趕快躲避，免得他站住了又講半天。

這位代主任就是這樣古怪，也可說是作風特別。以他的資歷，可以帶兵百萬，但他時時做些不實際的職務。他雖然好管閒事，行動怪誕，但是他並不因勢壓人，也沒有架子，對地位低的人談話，總是跟老朋友一樣和氣。聽說他對地位高的人，反而半分不讓，針鋒相對的使人難堪，他就因此脾氣，一生不能得意。

在息烽我只住了半年，就去了重慶，因此班中許多事不能有所記述，回想那窮苦的小地方，人情非常溫暖，緬懷過去，不勝感慨！如今那些故友，不知世間尙留有幾許人呵！

瘟君夢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葉劍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回到重慶就去參謀總部謁見何應欽、白崇禧，說明中共方面決定接受命令，先着新四軍移至江北，然後向黃河北開拔。何應欽、白崇禧當卽根據葉劍英的報告，命令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遵照，同時也知會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就近督促新四軍北移。

顧祝同正因爲韓德勤在黃橋失敗，八十九軍大部覆沒，對新四軍又恨又怕。突然奉到軍委會命令，要他就近督促新四軍北移，當時長嘆一口氣，說道：「麻煩又來了，我不知道前世裏造了什麼孽，這輩子老是同共產黨糾纏不清。」

參謀長黃百韜雖是雜牌出身，卻文武全材，膽識俱優，看見顧祝同愁眉不展，勸道：「長官不要擔憂，軍委會既有命令，長官部就按命令行事，令新四軍迅速北上，否則就予以制裁。」

顧祝同說道：「百韜兄，你該明白，新四軍根本就不聽我們的命令。」

黃百韜說道：「這些情況我當然知道，過去長官部所以曲予優容，是爲了團結，不願自己發生磨擦，爲領袖增添心事。現在既然軍委會下了命令，新四軍如果再不服從命令，只有予以嚴厲制裁，軍令所在，長官可以放手去作。」

顧祝同說道：「百韜兄，我不是擔心別的，實在打新四軍不容易，你看韓總司令在蘇北敗得多慘。」

黃百韜心裏想說你怎麼以那個飯桶作標準，如果全國高級將領人人都是韓德勤，還抗什麼戰呢？但是，嘴裏卻不便說出，含糊應道：「雙方所處環境不同。長官放心，如果新四軍不聽命令，百韜負責處理。」

顧祝同拱手道：「百韜兄，一切拜托，所有有關新四軍的問題，你全權處理，不必再問我，無論你下什麼命令，你作任何決定，都算是我作的就是了。」

黃百韜覺得顧祝同雖是有名的粥桶，但對部下確能推心置腹，也是難得。當時說道：「長官既然這麼說，百韜一定負起責任，決不負長官期望就是了。」

顧祝同問道：「百韜兄，你打算怎麼辦，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些。」

黃百韜說道：「我當然要向長官報告，目前中央命令雖已下達，我想仍然先禮後兵，派一位大員同葉軍長談談，勸他接受命令，迅速開去指定地點，如果葉軍長肯接受命令，最好不過，否則再用兵也不遲，只是一時想不出派誰去。」

顧祝同問道：「百韜兄，你覺得派個什麼樣的人合適呢？」

黃百韜說道：「當然地位愈高，份量愈重愈好，最好地位能高於葉挺，說話才有效。」

顧祝同說道：「這樣子了，請上官總司令去一趟。」

黃百韜說道：「我也想到他，只是不便同他說，最好還是長官自己同他談談。」

顧祝同說道：「可以，可以，我馬上就辦！」說過就着副官搖電話請上官雲相到長官部，有機密大事商量。

上官雲相正擔任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轄二十五軍王敬久，二十八軍陶廣，防地就同新四軍接壤。上官雲相同葉挺過去就有相當交情，此時又同在一個地區駐防，時有往還。

顧祝同知道其中情形，所以特地把上官雲相請來，說道：「紀漢兄，有一件事，想麻煩你。」

上官雲相說道：「長官太客氣了，有何事見委，請明示，只要兄弟能辦得到的，無不盡力。」

顧祝同說道：「紀漢兄，我想勞你駕去勸勸葉希夷，希望他遵令北移，否則我無法向軍委會交待。」

上官雲相不防是這個差使，沉吟一下，說道：「長官也該知道希夷權力有限，新四軍實權不操於他手上。」

顧祝同說道：「這點我當然知道，所以要請老兄去面勸希夷，也就是要他對手下用壓力。」

上官雲相奉了顧祝同命令，趕去涇縣雲嶺新四軍總部同葉挺、項英見面。葉、項兩人對上官雲相來訪，至表歡迎，當晚設宴款待。飯後葉、項連同新四軍高級幹部多人在會客室陪同上官雲相談天。

葉挺問道：「紀公，你是一個忙人，居然遠離防地，到我們這個小小軍部來，大概不是找老朋友話舊吧！」

一語破的，兄弟此來並非訪朋友，實在奉命而來，有公事要同老兄與項副軍長商量。」

葉挺一聽說有公事，就不好接腔，瞟眼看看項英。

項英問道：「紀公同敝軍之間有什麼公事好談。」

上官雲相說道：「關於貴軍北上的問題，顧長官把兄弟找去，要兄弟以私人資格，勸告二兄服從命令，卽日北上。」

項英說道：「敝軍從來沒有不服從命令的事，這是顧長官誤會了，不過，關於敝軍全部開拔去江北的事，困難實在太多。軍長本來就想去長官部當面向長官提出，請求解決。既然紀公代表長官前來，我們就先向紀公提出。」

上官雲相笑道：「項副軍長，兄弟是顧長官派來送信的人，基於私交向兩兄作一次勸告，兄弟既無權力，也無能力答覆貴軍的要求，最多也只是帶個口信給顧長官。」

項英說道：「只要紀公把我們的請求告訴顧長官，再從中美言幾句就行了。」

上官雲相說道：「二位說說看，如果兄弟能插上嘴，一定向顧長官好話多說就是了。」

項英說道：「敝軍開拔去江北，沿途要經過許多險要地區，尤其是要突破日軍封鎖線過長江，隨時可與長官部斷絕聯繫，本身沒有充足的經費是不成的。」

上官雲相點頭道：「這也是實情。」

項英說道：「因此，我們想請長官部預發五個月薪餉，並給予開拔費二百萬元。」

上官雲相笑道：「項副軍長，預發五個月的薪餉未嘗不可商量，開拔費一詞是北洋軍慣用的，國民革命軍從未有索取開拔費的，這個名詞說出去可不大好聽。」

項英說道：「名詞可以變換，我們的要求是如此，請紀公轉達。」

上官雲相點頭道：「好的，還有呢？」

項英說道：「敝軍北上抗日，一定要打多次的

官部一律換發新式槍枝，並發給子彈一百萬發。」

上官雲相笑道：「長官部那來這麼多的新式槍械。」

項英說道：「只要顧長官肯發，是一定有的。」

上官雲相點頭道：「還有呢？」

項英說道：「由於新四軍官兵多數是江南人，對江南情況比較熟悉，想留下一部份在銅陵，繁昌之間打游擊。」

上官雲相搖頭道：「項副軍長，這一項要求，長官部恐怕很難接受。」

項英繼續說道：「敝軍眷屬應一律給予優待，所組成的抗戰團體，必須予以保護。」

上官雲相點點頭，問道：「還有沒有？」

項英說道：「還有一點，江南新四軍只開到蘇南爲止。」

上官雲相笑道：「項副軍長，這項要求顧長官也無法答覆，因爲貴部一旦過了江，就不屬第三戰區戰鬬序列，與他無關，只有參謀總部才可以決定貴軍開去何處。」

項英說道：「無論顧長官怎麼答覆，只求紀公將我們要求轉達。」

上官雲相說道：「我當然要照實報告顧長官，擔保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不過，茲事體大，僅靠兄弟從中轉達還是不夠，最好兩位能抽出一位跟兄弟去一趟，當面同顧長官談談。」

項英看看葉挺，說道：「還是軍長去一趟吧！」

葉挺無可奈何說道：「我去當然可以，不過，這件事還要仔細研究一下。」

上官雲相說道：「我們今天談話是在倉促之間，項副軍長所提要求，是否還有修改之處，各位先商量一下，兄弟可以在此等候一兩日，然後再同去見顧長官面談。」說過就站起身，葉挺、項英親自把上官雲相送去招待所，回來又繼續開會。

葉挺說道：「項英同志，你剛才提的五項要求，顧粥桶不會接受的。」

項英說道：「就因爲他不會接受我才提出。」

葉挺說道：「這是什麼原因呢？」

項英說道：「我們決不能去江北，第一，我們在雲嶺建立了基礎，規模不差於延安，由此向南發展，可直入廣東，較延安形勢更爲有利。如果放棄了雲嶺，開入江北，再想建設這麼一個根據地就難了。」

葉挺說道：「我也有同感。」

項英說道：「第二，我們一旦開去江北，就要受老毛控制，以後的日子就眞難過了，老毛爲人心狠手辣，什麼事都作得出。上次周恩來同志到第三戰區觀察，我曾經同他見過面，恩來同志要我提高警惕，千萬不要受到老毛控制。老毛不能統一黨內軍權，尙不致大作惡，如果軍權完全控制老毛手上，就要打主意害人。」

葉挺說道：「這點我也想到了，不過，我們能不能抗拒第三戰區長官部的壓力呢？」

項英說道：「對付顧粥桶當然容易，不過，他的官作得這麼大，手下當然也有能人了，我們要謹愼應付，走一步算一步，軍長同志明天同上官一道去長官部，見到顧粥桶，好話盡量多說，但我們所提五項原則，決不讓步。」

兩人商定之後，第二天，葉挺隨着上官雲相坐小吉普車趕去長官部見顧祝同。

顧祝同看見上官雲相居然把葉挺帶來了，以爲問題已完全談妥，頗爲高興，將二人請到會客室。

上官雲相先說道：「奉到長官面諭，到新四軍軍部會見葉軍長同項副軍長，他們提了五項要求，雲相不敢作主答覆，只好把葉軍長請來，當面向長官請示。」

顧祝同看看葉挺，問道：「希夷兄，你有什麼要求，只要兄弟能辦到的，一定盡力就是了。」

葉挺當時將項英所說的五條逐一說出。只是語氣稍爲緩和。

顧祝同說道：「希夷兄，你們提的要求，我能作到的一定答應，作不到的答應了也沒有用處。」

葉挺問道：「我們不知道長官能答應那一條呢？」

顧祝同說道：「其他皆非職權以內的事，只有你們要開拔費，我可以給五萬元。」



抗戰武術談

虎口餘生述生平　安排巧計擒獸王

離我家村莊十數華里地方有座大山，是湘贛邊區萍鄉和醴陵縣的分水嶺，山勢連綿不絕，雄偉高聳，面積廣大，是連貫宜春、萬載、萍鄉三縣，稱爲陽溪大山脈。分支的龍脈經江西的萍鄉北區及西區，山背面卽是湖南的醴陵縣東鄉，山脈一路不斷直至粵漢鐵路株州站上流之淥口鎭。該處有兩支河流，一條是清澈見底的清水河，另一支是混濁的黃泥河，大山脈的終點正好在二水相交之處。我國山川的奇勢美妙，非親自目睹不能明白它給人的感受如何？我曾坐木船經過淥水河，看到一河清水和另一河濁水滙合成的一條大江。兩水滙合之處，江面分得很清楚，一邊清，一邊濁，要到很遠的地方，才慢慢混合成一色，變成黃泥水了，可惜的是一河清水均已染汚濁了。

在萍、醴兩縣的分界山上，住有一家姓馮的獵戶，是我家的遠親，我們稱他表叔。抗戰前江西剿共後期，一日，他打了一隻大老虎，高興之下，邀請本鄉的鄉紳及親友們吃老虎肉。那年我十二歲，聽得有老虎肉吃，就纏着要跟爸爸一起去馮表叔家。那時我還未開始練武術，身體很瘦弱，除了好奇就是好吃，別的什麼也不懂，跟着大人走很遠的山路，爬山過嶺，爲了想吃老虎肉，走得我非常辛苦。那次連我共有三個男孩一同去，馮表叔沒有兒女，看見孩子們到他家很是喜歡。我們只等着吃老虎肉，別的不管，好容易等到老虎肉放在桌上，我就大吃起來，誰知虎肉並不如我想像中的好吃，肉很粗糙又很硬，並不好吃。孩子是天眞的，不好吃就說不好吃，一面吃一面說：「老虎肉不好吃。」當時馮表叔聽到我們叫不好吃，就走去廚房拿出一碗老虎的肝臟給我們吃，我們一嘗之下，頓時讚不絕口，原來老虎的雜碎又嫩又鮮，味道美極！吃了終身也不會忘記，尤其是以後再無機會嘗到，至今回想起來，還覺口涎欲滴。

抗戰勝利前一年，我第三次去分宜縣探望大哥，同時在旅途領教劉師傅的推拿點穴醫病手法，回家後因母親有病，藥方中需要虎膠佐藥，父親對我說：「分水嶺馮表叔家有眞正的虎膠，如派工人去買，恐怕買不到上等貨，最好你親自去一趟，馮表叔以前很喜歡你的，他看在親戚的份上，必定會給好貨。」當時我聽父親所說，就自己動身前去，同時我也想看望十多年來未見面的馮表叔。他是會武功的獵戶，初見他時，我年幼無知，如今想藉此機會去領教武術，豈不一事兩便。

關於這種膠的買賣，是不容易分得清楚的，因爲大多數膠塊都是黑黃色的，如有存心不良的商家，可將假貨當眞貨賣，那就要上當了。熬膠是用獸類的皮和骨混合一起熬的，要日夜不停火的熬三四天才行；腿部大骨用大鐵鎚打碎才熬出汁來。吾鄉最普遍的是熬黃牛膠和驢子膠，有的熬犬羊膠。鹿膠是大藥行的出品，民間很少熬的。每逢大藥材行買到活鹿，還隆重其事的舉行宰鹿熬膠典禮，當着坊眾宰殺，鹿血送給街鄰當場飲，據說很補身體。因南方不產鹿，須向北方去買，路途遙遠，故此特別珍貴。

熬膠主要的是皮，唯有老虎膠是沒有虎皮的混合熬的，因虎皮價值昂貴，獵戶打到老虎，主要是要保存一張完整的虎皮，其次是一副全身虎骨架。在戰前一隻完整的大老虎，運到湖南長沙，可賣三四百塊銀洋。鄉村獵戶，一年只要獵得一隻老虎，估出所得的買欵，可以供一家兩年的吃用，可見得獵虎對鄉民的重要性。凡是貴重的鹿膠虎膠等，均做成三四分厚一塊，每塊膠上均蓋有一個紅印，印上刻一句「存心自有天知」，這字句表示是眞貨，請買客放心的意思。

險死還生的獵虎英雄

當我帶同工人去到分水嶺馮表叔家，見面之下，表叔已面目全非，我已完全不認得他就是以前的馮表叔。只見他一邊臉傷痕纍纍，異常怕人，原來他因獵虎受了重傷，險死還生，留下疤痕。他當時告訴我經過情形，眞是驚險萬狀，可見獵虎是一件危險的事，難怪如此珍貴了。且說馮表叔的獵虎經過；他是獵人，當然每天早晨循例要去附近裝了弩箭的陷阱地點查看，這種捕野獸的陷阱機關，只可在夜晚裝上，白天必定要將它收拾起來，以免誤傷人畜。

有一天早晨他去查看收拾弩箭，因近日沒有發現老虎腳印，心想今日不會有事，就大意沒有携帶虎义，只帶了支勾鐮槍。可是偏偏出人意料，那天早晨當他走到裝弩箭的地方，遠遠就覺得情形有異，不似平常的寧靜，他當時還以爲弩箭發射中了一隻野豬，或別的小動物？他還是一點不緊張，不料走近一看，竟然是一隻龐然巨大的獸王！牠身上明顯的橫條花紋，及額上一個大型王字，一看就知是隻大蟲，只見牠倒在草地上一動也不動。表叔又驚又喜，一時大意，以爲老虎中了弩箭，已經死在地上，他就走近那隻躺在地上的老虎身邊，用勾鐮槍去撥動虎頭，誰知一撥之下，只聞一聲怒吼，那隻老虎翻身從地上跳起，朝着馮表叔身上撲來，來勢快速凶猛，他已無可避免的受到致命的襲擊。老虎在受傷之下，是特別凶惡的，牠臨死的一擊更是可怕。表叔在老虎猛撲之下，當場被虎爪抓破半邊臉面，左肩膊更被咬住，這時表叔的生命片刻就要喪失在猛虎的口爪之下。然他不愧是一位有經驗有武功根基的好獵人，雖然老虎撲在他身上，利爪尖齒的撕裂，痛得他心神震盪，血流滿身。但他咬牙忍受，竟能臨危不亂，他將手中握住的勾鐮槍，按準老虎的腹部用全力直刺進去！老虎撲在他身上壓力

愈重，這支勾鐮槍在老虎的肚腹裏面也越刺越深。老虎中了弩箭的傷勢已相當嚴重，現在被鐵槍刺進肚腹，還會有命活？最後猛虎支持不住，放鬆了虎爪，慢慢倒在地上死去了。馮表叔本被虎壓着，突然覺得身上的壓力忽然減輕了，睜眼一見老虎倒在地上，已無力再傷害他，當然也成了他的獵獲物。緊張的心情一放鬆，立刻失去了抵抗力，支持不住傷痛，眼睛一黑，在地上昏了過去。可憐他受此重傷，流血太多，在荒山無人知曉，如今一人一虎倒在草地上，只有等候別人來救援了。

獵戶捕野獸是劃分界線區域的，每天清晨必定要去巡視捕獸場，收拾毒箭及陷阱的機關等，如到早飯時還不見返來，家中的人必料到出了事情，一定會派工人去探看及幫助料理。當表叔家的工人見他不回家而去找他時，不覺大吃一驚！只見一人一虎倒在地上不動，一摸主人胸口還有熱，臉上抓破衣服撕爛，一片血肉模糊，當時眞不信還能生還？他這次被老虎嘴爪所傷，若普通人決無生還希望，因山居無輸血急救設備；好在表叔體力過人，才得死裏逃生，醫治兩個多月才慢慢好轉，只是半邊臉孔已變了形相。未受傷前他的身材很魁梧，臉型輪廓生得頗英俊，可惜現在變了醜百怪，令人感嘆！他和我講述那次人虎搏鬭的經過情形，眞使我聽得興趣濃厚，緊張得很，他也講得口沫橫飛，形容確切。

我讚賞的說：「表叔，你眞是打虎英雄！了不起啊！」隨後我請他教我打虎叉的手法。他帶我去練武房參觀，隨着他手握虎叉，並不須運氣提勁就跨步坐樁，隨手將虎叉刺出，運用手法之靈活純熟，眞不愧爲打虎專家。可是他刺出的虎叉不捲動，收回後將叉直豎在地上，將身體捲伏叉底的動作，和分宜劉師傅的手法身段相同。我將劉師傅刺出捲動後收回的手法講給他聽，他說：「我以前學打虎叉時，師傅教我也是要捲動，後來打獵實地使用時，就明白不必用捲動手法就可重創老虎。」

以前山村沒有獵槍，獵戶打老虎都是用弩箭，裝陷阱等；弩箭的弓是用南竹劈開刨成手掌寬大的竹片，用五六塊竹片叠成，最長的一塊約四尺長，第二塊短點約三尺半長，第三、四塊照比例再短點。雖是竹片做成，但相當堅固，要彎弓上絃時，非要兩個氣力大的工人幫手不可。他們在地上手腳並用彎成半月型才能上好絃，這根弓的絃索是用粗牛筋做成的。在竹片叠成的弓當中鑽一個圓孔，箭捍的中段一邊削成突出四五分高，將此突出的部份頂住彎弓當中圓孔的上面，用根繩子綁在箭捍上，繩子的另一端綁在路口預先裝好的木板或木柱上，只要老虎經過踢動木板或木柱時，震動綁在箭捍上的繩子，這支弩箭就會射出。獵人們往往用兩三把弩箭，朝向路上四圍發射，只要其中有一支箭射中虎身，目的就達到了。

石屋機關誘老虎

馮表叔還同我去一處地方，是離他家約半華里遠的山窩，那裏建有一間長方型的石屋，裏面隔開兩間，間隔也是用石砌成的牆，牆上開一長方型的洞孔，裏面關着兩隻山羊。我奇怪的問：「建造這樣堅固的石房子養山羊，不是太可惜嗎？」他回答說：「是引老虎用的。」又向我詳細解說：「要利用山羊的叫聲，引老虎來找食物，這扇門很厚，外面用鐵皮包住，另裝有機關，只要老虎踏進屋內，門就會自動關閉，老虎兩眼望住裏面關住的山羊，就忘記了危險，當牠進入屋內就無法出去。牠不能撞倒石牆，也無法咬爛鐵皮門，屋頂是用粗鐵枝織成網形，鐵枝兩端直插進石牆裏面，老虎不能跳得這樣高，不可能衝破屋頂逃走，只有在石屋裏面團團轉，狂吼亂跳。被困的猛獸是很可怕的，可憐兩隻山羊嚇得咩咩大叫，很遠都可聽到叫聲，那時人們就知道有野獸進了石屋。外面石牆上兩邊都留有七八寸長約三寸高的槍孔，可朝裏面用槍射擊。我看了後佩服表叔的聰明能幹，能創造出安全而巧妙的裝老虎方法。

他笑着用手指着他受傷的臉孔對我說：「受一次創傷，得一次教訓，多吃一次虧，多得一次經驗。」他又感慨的說：「自那次和老虎搏鬭受重傷，醫好後，面孔變成了醜八怪，自己內心無形中產生一種自卑感，很久都不敢進臥房裏睡覺；所幸你表嬸賢惠，不但不嫌我變了樣，反而比以前更體貼溫柔的愛護我，還有一件高興的事告訴你，你表嬸已有四個月身孕了，這樣對我的子嗣不會絕望，也對得住祖先在天之靈！待她瓜熟蒂落產下孩子，不論男女我都萬分喜歡的，你回去可講給你父母聽，因他們是很關心我的。」他又說：「那次受傷打到的老虎，賣出的錢除醫藥費外，還剩餘很多，我就設計建造此裝活老虎的石屋，只要關到了老虎，就可站在石屋外面用箭射或用土槍打，隨便怎樣處置，也不會有危險了，既安全又可靠，不再蹈以前的覆轍了。」

我聽了很替他歡喜，又連忙向他道賀，表嬸已有了喜訊是值得慶祝的。表嬸也特別高興，忙着爲我炒菜煮飯，是一餐非常豐盛的山珍野味，大家又吃又談，我的胃口特別好，覺得樣樣野味都合我口味，鮮美無比。不覺稱讚說：「表嬸的菜眞炒得好吃！以前跟我父親吃老虎肉，那時年輕不懂事，還叫着說老虎肉不好吃呢！」表嬸聽了笑得很開心，她說：「你上次來時身體很弱，根本不像男孩子，爬高山走得腳酸軟；看見生人臉就紅，還記得我替你用藥酒揉腳嗎？還留着我送你的東西嗎？」表嬸是村女娥眉，生得很清秀，笑起來更是甜美。我笑說：「雖然相隔十一年了，那天的事，我還是記得很清楚，多謝表嬸的照顧，你送我兩片老虎腳爪甲，四根很長的虎鬚，一雙鹿子腳爪，你還告訴我，用虎爪甲抓癢可去風，用虎鬚代牙簽也可去風，並保牙齒不會痛，四根虎鬚我送了三根給朋友，虎爪甲送了片給媽媽，其餘的我都保存着，留着做紀念。」她說：「你的記性這樣好，並將東西保留着，眞是難得，望你以後常來看我們。」

野味吃飽，談話也盡興，只是時間催人，飯後携了虎膠即上路回程。我感到走這一趟實在非常値得，能親耳聽表叔講出如此驚險的獵虎經過，又親眼看到裝虎石屋的巧妙，吃了頓很不容易吃到的野味，使我輕快的行走崎嶇山路歸家。

張仲仁

江南啼痕錄（五十）

赴淪陷區搶購糧食

原來，那時任廣陽守備區指揮官的為湖南驍將彭霖生，但這員虎將對學者卻很尊重，故對我們校方非常客氣，那年的元旦，我們校長張香公特請彭指揮官來參加元旦團拜，並請其對學生訓話，彭霖生很是高興；大概全體學生知道這員虎將在「三、三」之役，奮不顧身，在台山城火車站，於眾寡懸殊之下，拚命和日軍浴血作戰，令學生萌生一股崇敬英雄的心理。故彭霖生訓話時，幾次致以熱烈的鼓掌，使彭霖生心裏很是感動。會後由張香公陪同他參觀本校各部門，巡到膳堂時，向張香公詢問住校員生在校搭膳的人數，香公告訴他約在二千人以上，但中學部的波羅高中部還未計算在內。彭霖生一聽登時面色凝重，鄭重的對張香公說：「因為長沙大會戰的關係，湖濱區的農作物大受破壞，兩湖稻穀，勢將歉收，決無餘糧出口，調接廣東，青黃不接之際，糧價必定飛漲，如果不貯備足量糧食，將來員生膳食，必大受威脅。為未雨綢繆計，應在農曆新年之前，農人宜款渡歲之際，要派員穿過封鎖線，深入敵後斗門地區，搶購糧食。」張香公表示派員深入敵後，攜帶鉅款，在安全上值得考慮；且在短期內籌集鉅款亦不容易。彭指揮官稍為凝思，便對張香公說：「我會派士兵來護送貴校的人員，以小輪拖幾艘大木船，通過陳涌封鎖線，從水路避過日軍的監視，深入斗門及乾霧一帶，搶購糧食；但必須清楚日軍的動態，才可動身，以策萬全，那天動程，須等候我臨時通知。至於款項問題，暫由指揮部墊借大洋十五萬元，要張校長以私人名義出具借據。」彭霖生還開玩笑的說道：「我只信你個人，只要你個人在借據註明以私人財產為保證，我便可以如數借出，但這筆款是要早些歸還，在下學期開學時，收了學生的學費，便希望整數歸還給我。」

大原則決定了，只等候廣陽指揮部的通知。轉眼將是臘鼓將殘，還未有消息。一天的早晨，剛是大考的前夕，教授王澍先生，忽然接到他的親戚劉定原從三埠掛來的電話，（劉定原先生是廣陽指揮部的參謀長，與王澍先生有姻婭的關係，彭霖生在「三、三」之役後的告民眾書，傳誦粵中，乃王澍先生所執筆。王澍先生在陳伯南開府南天時，參與縣長考試，名列榜首，工駢文，但李長吉嘔盡心血，終不永年。）告訴王澍先生：「指揮部明日中午派員率兵深入敵後，搶購軍糧；同時亦替貴校購買員生糧食，請通知張校長派員會同前往。」王澍教授便把劉參謀長的話轉告香公，一小時後，張香公派校役來召我到他的寓所明廬，說是有要事和我面談。當我跑上明廬，張校長還未待我坐下，便劈頭對我說：「彭指揮官好意助本校到敵後地區搶購員生的糧食，由他借十五萬元給我作購糧的費用，我須以私人名義寫借據，還要以私人財產為保證；明日中午便要動身，大概是要深入中山的斗門乾霧地區。因為是深入敵後，非有膽量和機智的人，不能擔任這項工作，我環顧各同事中，以你最為合選，希望你勉為其難，替學校到斗門走走！」張香公是我的恩師，我是由他老人家一手提拔的，雖到龍潭虎穴，義不容辭，但十五萬元的鉅款，交在我的手上，而深入虎穴，萬一有什麼閃失，怎向他老人家交代。但如何推避，也不容易，忽然靈機一動，便對張香公說：「明日是學期考試的開始，第一天是考英文，李燊棠教授的老虎關最難走過；而且携帶鉅款，交收非常繁重，我最怕理財，可否改派韶石兄，人選更為恰當。」因韶石兄是張香公的堂侄，人頗幹練，以自己人管理款項較為適當。不料我還未說完，張香公即面露嚴肅的道：「搶購全校員生的糧食事大，個人的考試情事是小，我不便出面，你飯後去找李教授談談，憑你那套應世術，總可以應付得來。緊急應變，臨危不亂，韶石不如你，我已考慮過了，為使本校將來不受糧價威脅，你還是替我走一趟。你不管錢也可以，我派人傑和張寬跟你去；由人傑管錢，張寬供奔走。」張人傑是張香公的十叔的孫兒，張寬是短小精悍的校工。張香公這樣一說，我還能推嗎？只有衝過封鎖線向牛鬼蛇神的敵後地區去闖一趟。張香公吩咐明早集合在茶樓喝茶，然後他老人家親自和我們一道去長沙，向彭指揮官辦好借款手續，我們就跟大隊出發了。

事情雖然決定了，但難題也來了，怎樣去向李教授討人情呢？但事到其間，只有硬着頭皮去碰運氣。食了午飯，我逕往教授宿舍，見李教授正在室內踱方步，我故意抓抓頭，皺皺眉的向他說：「李教授！我有些困難的事，要請教你的！」他看着我微笑的道：「老爺也有困難，什麼事？」在學校同事們以我的工作崗位，大家都稱我做老爺，實在是挖苦我的稱呼，後來見我的表現又不是一般的老爺風格，但大家又改不過來，還是照舊的口頭稱呼。我也為此事和他們辯，但世故甚深的麥竹軒教授，勸我何心為稱呼而動口舌，也許是人尊敬你的含意。那我就只好任由人們的「稱我牛者應之以為牛」。我見李教授沒有拉長面孔，可能是機會來臨，便表露很為難的向他說：「香公為了解決全校員生的膳食問題，要我跟指揮的人去敵後搶購糧食，去也難，不去也難。」他反問我道：「有什麼難？你怕！不敢到淪陷區？」我說：「我不是沒有膽量，不敢深入敵後，而是明日適逢大考英文，我怎能去呢？」李教授不加思索的道：「為學校搶購糧食的事大，為你自己考試的事小；你去，關於考試的事，着你的書記明晚來見我。」我見這頭老虎已變成了白兎，便放下了心頭大石，便向他告辭的說：「我會遵教授的吩咐。」自然，我的考試是由我的書記辦好。

中共破壞抗戰史實

摘錄何應欽將軍講「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

我們在抗戰八年過程中，全國軍民無不拋頭顱、洒熱血，爲神聖抗戰而奮鬪；但共產黨則包藏禍心，假借抗日爲名，乘機坐大，到處襲擊國軍，破壞抗戰。茲將其事實經過，摘要概述如左：

當抗戰軍興，我最高統帥以値此民族生死存亡之戰爭，凡我全國軍民男女，皆應有報國殺敵之機會，於是偏處陝北一隅之共黨，卽在國共合作宣言中提出四項諾言：「服從三民主義，停止赤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編紅軍，受軍事委員會之統轄」。我政府鑒於共黨既能輸誠合作，共赴國難，乃於民國二十六年秋，將陝北之共軍殘餘部隊，依其人槍數量，改編爲第十八集團軍，下轄三個師，歸第二戰區指揮，並規定開入晉北游擊。南京失陷後，中央又准葉挺、項英收集舊部，編成新四軍，下轄四個支隊，相當於一個師，歸第三戰區指揮，指定在江蘇、南京、無錫間地區游擊。

共軍成立後，因缺乏訓練，官兵質素低劣，軍紀又極散漫，戰鬪力極弱；而此時敵軍又甚精強，統帥部爲愛惜該部實力，故在抗戰初期，均不以共軍擔任重要戰場之正規戰鬪，原欲避免其在初期卽遭重大之損失與犧牲，而希望其先在小戰鬪之歷程中，逐漸養成強韌之戰力。詎料共軍竟藉此機會，避免作戰，保存實力，不但不認眞執行規定之任務，抑且自由行動，不打敵人，專事襲擊友軍，以擴充其實力。迨至民國二十八年後，其實力逐漸增大，一面由晉北轉進蘇北；一面由江南打至江北，復竄擾鄂、皖等地，一意併吞我留置敵後之部隊及其根據地，不但抵消抗戰力量，而且幫助敵人加強淪陷區之統治。

共軍襲擊友軍破壞抗戰，最初係從地方團隊及游擊隊入手；迨勢力膨脹，卽公然進擊我正規軍。僅自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年十月間止，統帥部據各戰區正式文電報告，總計被共軍擾亂襲擊而發生戰鬪之次數，共有三百九十五次之多，茲再將事態嚴重，而使抗戰形勢遭受極惡劣之影響，簡述於次：

民國二十七年，共區第十八集團軍已擅自開入河北。是年十二月集中賀龍、趙成金、呂正操及東進青年縱隊等部，用圍攻襲擊方法，在博野、小店、北邑、冀縣、北馬莊、武靖、安次、贊皇、元氏、趙縣、隆平、武安、上焦氏、鎖金市等處地區，次第解決河北抗日民軍張蔭梧、喬明禮、丁樹本、張錫九、侚中業、楊玉崑、趙天淸等部。於是中央在河北所編成之抗日民軍，悉被摧殘，減輕華北敵軍後方所受之牽制。

二十八年，第十八集團軍徐向前部竄至山東，到處圍攻地方團隊，如長淸之第一區保安司令部，壽光之第十四區保安司令部，魚臺、鉅野、萊蕪、蒙陰等縣團隊，不被解決，卽遭襲擊。九月以後，山東保安部隊被其解決者，計有博興保安第八旅，魯東九梯隊，招遠保安第二十七旅、邱縣、萊蕪、東平、嶧縣等保安隊，及鄆城區常備隊，此外各地之民衆自衞組織，被解決者不可勝數，山東省政府幾至無法行使職權。

二十八年冬，我軍發動冬季攻勢之際，在北戰場方面，原期一舉殲滅晉南三角地帶內之日軍，而第十八集團軍竟於此時勾引晉省新軍薄一波、韓鈞、戎勝伍等叛變，達十餘團之衆，賀龍部且公開援助叛軍加以收編，致北戰場之主要攻勢計劃，完全被其破壞。

二十九年一月，十八集團軍在河北方面，又集中第一二九師、第一一五師，並分調徐向前、賀龍、呂正操、楊勇、楊秀峰等部，分途向冀南之國軍猛攻。三月中旬，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及孫良誠、朱懷冰、高樹勛等，均以被攻不已，更不忍同室相殘，乃忍痛退出冀察；孫良誠、高樹勛等部向黃河以南魯西轉進；鹿鍾麟、朱懷冰等部向晉東南轉進。而第十八集團軍仍復節節進逼，經統帥部迭電制止，然爲時無幾，而孫、高兩部又復被數度圍攻。此共軍消滅河北省政府，使之不能行使政權之暴行也。

二十九年六、七月間，河北第十八集團軍又移兵南岸，繼續對孫良誠、高樹勛部攻擊，激戰數旬，孫、高兩部不得已退回黃河以北。該集團軍於佔領魯西之後，乃逐漸伸張其勢力，侵擾豫東、皖北，並與擅自江南渡過江北之新四軍互相呼應，向魯、蘇、皖、豫邊區節節進逼，致河北之敵，得以舒其喘息，從容在華北方面積極佈置軍事，發展交通，建設經濟，開發資源。此不僅使敵軍運增強，便利作戰，而且可搜刮各地物資，充實軍需，其效果之大，實難於形容。是爲共軍不專心對敵作戰，一意襲擊友軍，破壞抗戰之又一明證。

二十九年八月，佔據魯西之第十八集團軍又分兵魯南，協同山東縱隊徐向

前部，分頭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進攻。魯主席沈鴻烈為避免衝突，率部後撤，魯村遂於十四日被其佔領，但仍繼續進逼。經統帥部嚴令退出魯村，迄未遵令。迨日軍向魯村進犯時，彼等又不戰而退，拱手讓敵，旋敵退去，彼等又復進佔，打擊山東省政府，使之無法行使政權。

是年十月，中共復於蘇北製造黃橋事件。先是第十八集團軍進佔魯村後，九月移兵南下；而江南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則於七月間擅自渡過江北，襲擊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所屬陳泰運部，八月佔據泰興東之黃橋，九月陷泰州東之姜堰，十月初旬乃聯合北線十八集團軍對韓德勤部包圍攻擊。當時南路新四軍有陳毅、管文蔚、王劍、李濬等部；北路十八集團軍有第一一五師一個旅，及彭明治、羅炳輝、黃克誠、張愛萍等部。韓德勤部突受襲擊，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以下殉職者不下數千人，此後韓部即陷於共軍與敵軍之四面包圍中。十一月二十九日，淮安、寶應之日軍向韓部進攻。共軍竟於同時亦向韓部猛攻，戰鬪至十日之久，雖經韓部拒止，但中共及淮、寶一帶之日軍，仍環繞江蘇省政府所在地之興化外圍，截斷韓部補給線，企圖澈底消滅江蘇省政府。

此時統帥部以共軍自由行動，任意侵犯友軍，不打敵人，此種反游擊反抗戰之行為，如不加防止，則影響抗戰前途至鉅；但為顧慮團結，愛惜國力起見，又不能不予寬容，乃根據十八軍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之先後請求，作成一提示案，允劃一極廣大之作戰地區，將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悉數調赴該地區內，確實對敵作戰。十月十九日，本人乃以皓電將此項提示正式下達；並令於十一月底以前，將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部隊，一律開赴黃河以北作戰。該電下達後，該軍等不特無接受命令之誠意，而朱、彭、葉、項且以佳電呈復，巧為辯飾。十二月八日，本人復以齊電剴切勸諭；同月九日又下達展期命令：凡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部隊，限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在江南之新四軍，限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移至長江以北，三十年一月底以前，移至黃河以北作戰。

是年年底，盤據金壇、丹徒、句容、郎溪、溧陽之新四軍，不僅不遵令北移，復於三十年一月四日，乘國軍第四十師南調換防之際，集中七個團之兵力，分三路圍攻，第四十師倉卒應戰，頗多損失。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為維持軍紀，乃下令制裁。自五日至十四日止，一週間，即將該叛變部隊全部解散。統帥部為整飭紀綱，於一月十七日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拿獲之該軍軍長葉挺革職，交軍法審判。

新四軍叛變事件處理後，中共即以「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名義，擅委陳毅、張雲逸為新四軍正副軍長，並宣佈新四軍為七個師，委栗裕、張雲逸等為師長，一面擴大宣傳「新四軍」功績，誣衊本人為親日派首領，新四軍事件為親日派投降的陰謀，並在「陝甘邊區」各地召開「討何大會」妄肆攻擊。中共黨籍之參政員毛澤東、陳紹禹等，更提出十二項要求，作為出席二屆國民參政會的條件，藉以要挾中央。同時又在國內外加緊進行歪曲宣傳，混淆視聽，以掩飾其叛亂事跡；而日軍則更幸災樂禍，乘機大造謠言，挑撥中傷，企圖動搖我神聖抗戰，達成其侵畧之目的。此時　蔣委員長為表白政府苦心，使中外共同瞭解制裁新四軍區係為整飭軍紀加強抗戰起見，此作沉痛之說明，藉以打擊敵人之謠諑；更期共黨幡然自新，立功補過，勿為國人所唾棄。

民國三十年八月，原駐洪屯公路以北之第十八集團軍陳賡、薄一波各部，又糾集其沁河以西之孫定國部，奇襲王靖國部之趙（小銓）軍，強佔馬壁，復於八月十二日向西襲擊初到浮山之王部呂（瑞英）軍，將該軍高金陂師高團長翘，趙軍石作衡師李團長熙泉刧去，部隊損失極重，戰力幾至瓦解，但在八月下旬，日軍以阜平為中心進犯晉冀邊區時，我為實行反掃蕩，經統帥部電飭第一、二戰區黃河北岸部隊，應分別向當面之敵攻擊，以策應第十八集團軍作戰，旋接閻長官電呈稱：「十八集團軍如將前者汾東刧去之高、李兩團長釋放，則汾東方面亦可向敵攻擊」。經軍令部於九月十六日電請朱德釋放，始終未得答覆。

九月下旬，日軍集結優勢兵力圍攻汾東之武士敏軍，此時盤據汾河以西地區之第十八集團軍，更乘虛向之襲擊，致使武士敏軍不能全力對敵。陷於敵軍與第十八集團軍兩面夾擊之中，終至蒙受重大損失，武軍長因此自戕殉國。

我留置敵後之部隊及民間抗日組織，自受第十八集團軍不斷之侵襲，幾無法立足。此時共軍一面繼續擴大武裝，而對抗日軍事，則高唱應由「國共兩黨共同領導」，顯然聲明此後共軍之行動，即在名義上不再受統帥部之節制；一面則樹立非法政權，成立各地邊區，改變政制，發行偽幣、公債、印發印花、郵票。任意榨取民財，形成割據局面，但對邊區以外，則又煽惑人民抗丁抗糧，因此鄂境之潛山以及川湘邊區之松桃等處無知人民，均於是時在共軍策動下發生暴動，騷擾地方。

民國三一年，蘇聯戰事失利，自身難保，無力外援，第三國際突然宣告解散，惟毛澤東則竊竊自喜，在其演說中，除申述共產國際的解散，絕不影響中共外；並以創造才能獨立解決問題相標榜，於是毛澤東便擴大其整風運動，慘酷殘殺異己幹部，幹部紛紛脫黨，黨內發生動搖，因此共軍一時不能對國軍作大規模之侵襲，實行其所謂「隱蔽政策」，高呼其「鞏固重於發展」之口號，但到處散佈國軍力量薄弱，不能抗戰，只有第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才為抗日之眞正武力。同時又在憲政運動中興波助瀾，以「民主」、「團結」為號召，拉攏其他黨派，不斷對本黨妄肆攻擊，宣揚其荒謬政見，企圖擾亂後方，動搖抗戰基地，因此物價高漲，金融波動，民生益為疾苦，以達成其混水摸魚推翻政府奪取政權之目的。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中國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宣佈，抗戰結束一年後，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又決定：「對於中共問題，採取政治方式解決」，而中共之反應，則以國民黨所決定之實施憲政時限，只是宣言騙人，仍然積極準備內戰，要求承認其邊區及敵後根據地的政權及一切敵後武裝部隊；恢復新四軍，並准許其擴編為四軍十二師。同時又散佈謠

言，利用諸種關係向美方宣傳，指稱中國滇西遠征軍不將美援之武器彈藥抗日，反而秘密轉運後方儲存，準備使用於內戰，企圖離間中美軍事合作，因此引起史迪威將軍之嚴重抗議，美國輿論亦大加責難。後經統帥部會同美方派員飛赴滇西向各部隊及兵站査點，結果並無其事，似此無中生有，不一而足。

民國三十三年春季以後，敵軍之軍事形勢已成強弩之末，惟其垂死之前，仍作極堅強之最後掙扎，乃對中原戰場及湘西各地，發動瘋狂之攻勢，戰局嚴重。中共在軍事上則與敵勾結訂立秘約，採取所謂「平行運動」，夾擊國軍；在政治上則乘危要挾，先後向政府提出種種不合理要求。此外更在戰爭嚴重關頭，要求改組統帥部，企圖紊亂指揮中樞，陷我抗戰軍事於危境。

民國三十四年，同盟國對日作戰，已臨勝利前夕，中共誇耀其現有正規軍爲六十五萬，民兵二百餘萬，遂轉變戰畧，由游擊到正規戰，由鄉村到城市，企圖大舉蠢動，奪取城市。乃在冀、魯、豫集結重兵，乘我對敵全面反攻之際，伺機取巧，襲擊國軍，進駐敵人放棄之重要城市，操縱全國命脈。在沿海地區亦作零星活動，企圖建立據點，先我與登陸盟軍取得連絡，爭取國際地位，以作將來對政府敲詐之資本。

六月二十五日，更在陝北淳化煽動保安團隊叛變，進而吞併附近各部，佔據淳化縣城及鄉鎮，致與當地國軍發生激戰，戰爭持續至七月底，共軍始不支退去。同時浙東、浙西、魯南、魯西等地，均不斷發生衝突，使我對敵之全面反攻，大受牽制。

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宣佈接受波茨坦會議公告，向中、美、英、蘇四國無條件投降。此際中共乃野心勃勃，妄想割據東北，問鼎中原，翌日朱德竟以延安總部名義，發佈如下之命令：

一、派呂正操、張學忠、萬毅、李運昌及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人等赴東北，配合蘇軍作戰。

二、派聶榮臻向綏、察、熱行動，配合外蒙軍作戰。

三、所有山西共軍，統歸賀龍指揮，循同蒲路進取太原。

四、所有華北、華中、華南各交通線附近共軍，一律積極進攻，擊破前進路上一切阻碍。

五、各地共軍均得向敵僞提出通牒，限時繳械，如有拒降，卽予堅決消滅。

六、佔領區實行軍事管制，如有破壞或反抗，卽以漢奸論罪。

八月十四日，朱德、彭德懷電陳　最高統帥，公開表示抗拒統帥部八月十日給予該軍駐防待命之命令。十五日朱德又自稱「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致電岡村寧次，飭其命令所屬日軍向共軍投降，並指定受降代表及地點。於是各地共軍大舉蠢動，到處刼收，並截擊國軍，破壞全國交通網，阻止國軍前進，使全國陷於勝利後大混亂狀態，又對東北方面，勾結俄軍，由俄軍手中取得日本關東及僞滿軍全部裝備，作爲全面叛亂的最大資本。於是我們八年抗戰的戰果，遂受到極大之破壞。

綜合上述共軍破壞抗戰之史實，可知中共今日之如此瘋狂猖獗，完全由於八年來乘機取巧、違信背義、毀滅人性、不擇手段、不惜犧牲國家民族之利益，而達成其出賣祖國換取個人功利赤化世界之陰謀。今後其鬼蜮伎倆，更將日趨狠毒；如果不予提高警覺，共同制裁，則人類浩刼，世界末日，恐將不遠矣。

中共陰謀的暴露

摘錄「中共史論」第四冊第四十一章及四十二章

一九三九年十月，說服中共軍事幹部李法卿自太行山脫離共軍向國民黨投誠，據李供述，當八路軍由陝北開赴晉北時，毛澤東曾對八路軍幹部指示：中日戰爭爲共產黨發展絕好機會，以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爲決策，分妥協、相持、反攻三階段。此一供述，頓使國民黨當局爲之震驚不已。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公報」乃以「懇勸第十八集團軍」爲題，發表社評，再度呼籲：「國家軍隊、應聽軍令、守軍紀，乃屬天經地義之事；其違令犯紀者，應受統帥部制裁，也是不待討論的事。十八集團軍是由中共軍隊所改編，爲國軍之一部，抗戰以來，共同作戰，義應無貳。雖然共產黨已宣言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中共軍隊已改編爲國軍，同受軍委統轄；終因信仰與組織的關係，精神與事實上不能不另眼看待。最顯著的，抗戰四年以來，從無軍隊攻擊友軍，自由擴軍，侵佔防地及自立政權之事。而中共系統的十八集團軍，自河北民軍被解決，近兩年來，常有襲擊友軍，侵奪政權之事發生。這若在一般部隊，中央必毫不寬假，立卽予以制裁，乃對十八集團軍，獨予隱忍勸導，冀其規於軌範。跡統帥之心，自然爲顧全團結之局，不忍使之破裂；無如違令犯紀之事層出不已。迄今抗戰日益艱難世局日益震盪之際，尙有此類不幸事件發生，我們除希望統帥部續採寬大態度之外，更望十八集團軍遠瞻世變，近體國艱，矢忠矢勇，爲祖國奮鬬。

× × ×

蘇俄歷史漢學家克林諾夫寫道：「事實表明，毛澤東利用了他生活在延安的十多年中，來完成他的獨霸中國共產黨的大權，他力圖把全黨的抗日行動冐爲己有，保全力量，以便對國民黨繼續進行戰爭，因而他在實際上幫助了日本侵畧者佔領中國，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無數的犧牲，破壞了在那個時候迫切需要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他又寫道：「在國際無產階級，一切進步力量和反帝力量，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採取積極的反法西斯行動，這種複雜而困難的時期裏，毛澤東實際上停止了同日本作戰，把百分之二十的力量，用以反對國民黨，把百分之十的力量用於同日本作戰，把百分之七十的力量，用於發展自己的勢力。」

萬人意見

港生政治認識膚淺 盲目推崇馬列主義

編輯先生：

在「中國熱」的狂潮中，海外青年對中共的看法怎樣？有着左傾觀念，盲目捧場的學生們所迷執的是什麼？我最近向一位港大學生提出了詢問，同時把自己的淺見向他解釋一番。現在摘錄於後，幷述所感。

首先，他表示對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制度不勝傾倒，認爲是救世良方，猛烈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腐朽，不可救藥。跟着，他把中國地位的提高，歸功於毛澤東的卓越領導，認爲「偏差」的發生，是屬於執行幹部的責任。

我回答他的是：馬克思主義果然是完美無缺的嗎？中共推行的是社會主義嗎？毛澤東將中國馬列化，是合乎國情與人民需要的嗎？這不僅要從多方面研究，而且要配合事實來觀察，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不至爲政治騙子所愚弄。如果只是根據「毛語錄」來看，可能有不少至理名言，可圈可點的；但事實上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盡；又有許多是意義含糊，捉摸不定的，當執行時出了亂子，就會被戴上「左傾」或「右傾」的帽子，成爲代罪羔羊！而且他說過的話，也往往事後不認帳，只作有利於自己的紀錄；就算已出版的刊物也可以任意增刪，那是共黨國家貽笑天下的慣事了。

我國的受到國際重視，自有本身的先天條件，中共縱有領導之功，但要知道，它使國計民生蒙受重大損失的措施可也不少，最顯著的例子是「土法煉鋼」「小枝密植」，它卻隱瞞事實，顚倒黑白，把失敗說成勝利，這又怎能對它盲目崇拜？希特勒、史太林執政之時，何嘗不是把人民迷惑得視若神明，但死後不是被揭露出醜惡的眞面目？毛澤東到了被清算那一天，也不會有例外的。其實以二十多年的悠長時間，世界各地鮮有不日在進步之中，以我國地大物博，人民刻苦耐勞，如果換上另一個政府的領導，可能比現在更有成就呢！

他承認了如由國府統治大陸，在人民生活上可能比現在爲好，但要受到美國的支配。還舉出台灣之工業以外資比重佔大宗爲例。究竟實際如何？是否已在擺脫羈絆？這是值得檢討的。最令我覺得奇怪的，是他竟然以爲採用獨裁領導方式，可以迅赴事功，勝於民主制度的互相牽制、互相推諉的散漫作風。從某些事例看來，這當然是有根據的，但民主制度是尊重民權的產物，成爲潮流所歸趨，以人民知識水準日益提高，過問政治日益熱心之今日，怎能還有開倒車的專制思想？而厠身高等學府的知識青年，竟有放棄民主與自由，寧願聽從領導階層牽着鼻子走的想法，眞是不可思議！這自然是屬於盲目崇拜所產生的偏見！一向以爭取民主爲口實而攻擊國府的中共黨徒及其同路人，現在對於自己的評價卻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是中共統戰的靈活運用，肆意縱橫，把青年人弄得團團轉的欺騙手法！

享受着自由生活的人，往往缺乏自律精神，唯利是視，太過自私，不負責任，這是我非常看不過眼，痛心疾首的，有時心裏難過得會不禁發出疑問：難道要受到極權領導的無情壓力，才只好忍受鞭策而無可奈何嗎？不過儘管有些人是如此不知自愛，但社會上亦有埋頭苦幹的人，作中流砥柱，爲歷史揭開光明的一頁。民主制度雖有缺點，並且會變質爲假民主，但在民主原則之下，執政者總不能一手遮天，爲所欲爲，人民還有申訴的餘地，社會上也有不作隨聲附和的輿論與及挺身而出的仗義之士，可以滙成一股力量，使執政者有所警惕，知所改革。但在極權統治之下卻不同了，受壓迫的人，不僅申訴無門，連以自殺大解脫，也要顧慮親屬受到牽累。輿論是政府的傳聲筒，同情者更休想自由表示意見，甚至有時要瞞住良心，隨着大勢，作出落井下石的行爲。那不是慘痛之尤嗎？況且極權人物唯我獨尊，一意孤行，往往把國家人民帶到危險的路上，造成重大破壞無可補償的損失呢！

他又說爲了鞏固政權，順利推行政策，必須把「攔路石」搬走，就算是在大陸變色後才長大成人的青年，也因爲會受到舊思想的傳染，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整肅」都是免不了的。而處分的程度也有輕重不同。

我說姑勿論所要鞏固的政權是否合乎人民利益的需要，就以推行政策的方法而論，如果有反對意見，應該用說理方式，互相討論，以大多數贊同爲依歸；對於不同的少數，最低限度，也要給予「人權」的保障，怎能像斬草除根般加以徹底消滅？參加「革命」工作的青年人本來懷着滿腔熱血，爲理想而奮鬪，但往往遇着「莫須有」的理由，就要受到清洗，表面上是說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實際是「寧枉毋縱」，其中含寃莫白，成爲犧牲品的不知多少，豈是身在自由地區的人所可想像得到，說得那麼輕鬆？這種「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專橫殘暴行徑，竟披上冠冕堂皇的外衣，這是中共宣傳伎倆的厲害之處！劉少奇不是被稱爲黨性很強的嗎？林彪不是被指定爲接班人嗎？怎會一旦變爲叛徒？縱使在政策上意見分歧，也只能通過討論，依照國法黨章予以處分，怎能使用卑鄙的陰謀手段，置之死地，而且株連無辜，把國家鬧得天翻地覆，令到全國人民都在莫名其妙中受盡摧殘？下級幹部和人民更只有成爲俎上肉，任由宰制，那有保障之可言？

（未完）

梁良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

八月十六日（星期四）本會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連同各分區負責人假座謝斐道梅江飯店二樓召開了擴大會議，席前，曾憲光副會長闡明了本會最近幾項顯著成績：㈠各分區組織基本開始鞏固了起來，對今後擴展會務形成有利條件。㈡回國觀光團也組織起來，人數比去年強盛得多。㈢第一次學術座談會開得很好，效果也大，今後應繼續舉辦，這次利用遊船河同時舉行學術座談會，是很好的辦法之一。㈣本會亟須開展各項活動，如這次康樂部與學術部彙同會務部合辦的遊船聚餐的活動，規模盛大的，是最具體的表現，因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接着，由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談述關於近來會務進展情況。他說：「目前各分區座談會在不同的形式下召開，并推選出了負責人。其次是回國觀光團組織好了，因人數太多，成立回國觀光團總團，總團長曾憲光，副總團長陳挺拔，總團下面分成三個團，第一分團由洪益林、楊聖林負責。第二分團由孫一專、梁冠中負責。第三分團由佘雲義及何錦萍負。組織事宜及接洽等工作仍在密鑼緊鼓中。還有八月二十六日遊船聚餐工作的組織問題及本會執行委員的調整問題亟待商議。接着，康樂部主任岑嘯雷發言，除簡單扼要地說了這一次遊船河的籌劃經過外，并說明這次活動是張仲仁執委接任會務主任後第一次的一項盛大活動，同時，本會在旅遊社內包下人數最少二百五十人，倘不敷這數字，本會經費將負擔頗巨，亟希同人鼎力支持會務張仲仁主任，辦好這次活動。（其實這也是康樂部本部份內之責）秘書處鄭秀堂執委首先表示支持態度，并補充說明，這次遊船河能辦得好，會員及讀者一定參加得多，除互相認識加強了聯繫外，并可藉以打下將來召開全體會員大會的良好基礎，但希望各執委能帶頭認券，聯絡親朋戚友及携眷參加，於是，各人紛紛即席購券，其餘討論議程也因之擱下，留待下次召開執行委員會議時再行討論，即席銷出遊河聚餐券共七十四張，并推選出曾憲光副會長爲這次遊河聚餐活動的總領隊，張仲仁執委爲副總領隊，其餘三組的領隊是岑嘯雷、鄭秀堂、吳少雄。糾察組由江灝川、梁冠中負責，并推選出十七個青年熱心會員爲糾察員，以期辦好這次遊船活動，同時，幾個分區負責人還領下一些遊船聚餐券，以便在分區轄下協助銷售呢。

八月十九日下午六時，由梁冠中、孫一專、蔡瑛負責的黃大仙區，連同慈雲山、牛頭角地帶的分區聚餐聯歡會在鳳凰新村鳳凰酒家二樓舉行，該分區的會員相繼到來，還有兩位讀者前來參加，李志堅執委特購了兩瓶台灣製造的赤米白酒供各人暢飲，會員張少彭因患黃疸病，不參加宴飲，但堅持交上席金，希各人飲深一杯云云，熱情可感，這一晚各人言歡把盞，快何如之，時屆十時有多，各人還娓娓傾談，餘情不盡，大有「一家親」之情感，不捨分別之意。

會上有些執委和區域代表，因遊河那天有事，不能參加，但爲支持此一次康樂活動，而紛紛送出遊河餐券給會方，而會方爲想與萬人雜誌週刊工作人員同樂，特邀請他們參加遊船河。還有熱心的西區代表廖柱天（筆名硯農居士）捐港幣一百元，又會員張少彭捐少年先鋒社二十五元，謹此致謝。

秘書處供稿

八月二十一日

仲仁先生：

來函及會員證收到了，本人雖曾申請入會，也曾交過半年會費，但由於本人家累重，日日爲口奔馳，無暇作其他活動，對協會無絲毫貢獻，還拖欠很多月費，本人負疚之餘，曾函請退會，此舉純是希望不至因本人而使協會有不良影響，今蒙先生不棄，願保留弟的會員資格，還將會員證寄來，足證先生大人大量，協會有先生領導前途自無限量。

弟簡×手上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通心合力搞好協會

（記得在萬協成立之初，我們已一再表示：凡是貧苦的會員之會費，可以減收或不收，正如有的會員，每月均主動繳交十元二十元，我們亦表歡迎一樣，因我們的口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目的是讓全體會員通心合力的搞好我們自己的萬人協會。——會憲光）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萬協工作小組　慰問傷病會員

我們的母會——萬人協會，自張仲仁先生負責會務後，各項工作開展異常迅速，此賴張先生的捨私忙公精神和言出必行所致。曾光臨會所的會員或讀者與張先生接觸後，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每一位執委和熱心會員，都依照他的宗旨而行事。絕不會再有以前的病態——會唱不會做——頹風出現，故在短短幾個月時間裏，會務有此卓越成果。最近我們的會員有些遭遇不幸事情：如符煥老先生被車撞傷入院留醫；張少彭先生因工作疲勞過度染上「黃疸病」在家休養。當張主任接到報告後，便迅速發動義務工作小組人員，進行「入院登門」親臨探訪慰問。我們的工作小組人員——王保健先生和筆者的親密戰友亞右——接到張主任的差使後，攜帶財務部臨時撥出慰問金四十元前往分送給傷病者，雖是微微之數，聊表母會給傷病會員的一點溫情而已。

王保健先生負責到醫院探訪符煥老先生，並且小心照顧他。亞右負責到慈雲山探訪張少彭先生。關於張少彭先生筆者也曾面見兩次，一次是春節聯歡聚餐會在梅江飯店，其次就是和梁冠中先生同到他府上拜訪，我們由於志同道合有一見如故。他的家人雖然不認識筆者，但他的太太和兒女卻說是「萬協會員」，備加招待，親如一家無話不談。在閒談中少彭先生提及去年「六一八」風災事件，他居住這間木屋給颱風吹塌了。

這時此間的笑裏藏刀左仔奉他主子指示，用銀彈攻勢到少彭家游說，欲圖收買張先生進而削弱反共力量。當時少彭因出外工作，兒女們亦上學去了，祇剩下張太一人在家。

左仔登門對張太說：「妳間屋雖給颱風毀壞，但妳們不必驚慌，現在『祖國』有救濟鉅欵滙來接濟我們遇難同胞，如果妳需要若干銀修整，不妨照數開聲，我們是盡量撥給妳們應用的。」張太雖是女流之輩，但她的反共決心不比少彭弱，隨口答左仔說：「多謝你們關懷，你們的盛意我心領了，希望你們將這含有民脂民膏的巨款退回『祖國』，給[illegible]的廣大勞苦同胞分享吧！

「屋損壞我有錢修整，無須煩勞你們掛吊，我現在趕時間弄飯給我家人午膳，沒空和你們閒聊，快給我走開！我的家是不容你們企立的，如果你們不走，等會兒我先生回來的話，那怕你們會嘗個清潔運動滋味——！掃把出門——呢！」左仔們給張太吃了閉門羹後，無精打采溜走了。隔一會兒少彭回家午膳，張太將經過說出，少彭猛讚太太立場堅定，飲得杯落等云。……眞的，少彭牛氣十足，如果你向他說及替毛共作宣傳的話，他第一次會向你警告，第二次他會來個給你武鬪結果的，因為他操過丘八生涯多年，無論和日寇抗戰，與共軍會戰亦會參加過無數次的戰役，他到底是個身經百戰跑過江湖的老成人，全洞悉毛共的詭計多端，無孔不入的奸詐手段。他會告訴筆者說，他的堂兄是和已故張贛萍先生的軍校同學，抗戰勝利後儀譽歸騰，回到家鄉轉業為商，豈料毛共在赤化整個大陸，立刻來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八字運動，繼而再來一個鎮壓反革命運動毒招，把他的堂兄槍斃了還不算數，並用五馬分屍般將死者心臟挖出拋棄在地上。少彭先生每提起他堂兄的慘死毛共的槍刀之下，不禁怒髮衝冠，恨不得再披戎裝到前綫去和共軍搏個你死我活。這點軍人本色還保留至今未滅，眞值得年青一輩學習的。寄語少彭先生，我們目前不能在沙場顯威風了，希望你動用你這枝生花妙筆，將過去的所見所聞，寫成文章發表，那意義不是相同嗎？須知當今的七十年代，我們處在海外用文章報國還較適宜呢！[illegible]復發動筆吧，少彭先生。（棄左）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敬和董壇主著書原玉

李懷蒼

一臥香江廿四年，此身頑健節猶全，
著書尙有生花筆，擊楫何愁逆水船，
入世自知嫌骨傲，平生從不受人憐，
茫茫宇宙三千界，欲掃陰霾盪暮烟。

和董壇主著書元韻

楚雄

是何天地是何年，敗棟頹垣瓦豈全，
志上橫戈思擊楫，遺民躍馬泛樓船，
鎔經鑄史抒孤憤，去國懷鄉亦自憐，
舞劍昔曾欽弔伐，論功直欲畫凌烟。

奉和董力行詞長著書原韻

王棠華

酬唱神交癸丑年，襟懷萬誌諦眞全，
弗因秦火愚黔首，乘彼西風汎釣船，
立說著書賢聖業，鴞翺鳳竄古今憐，
黃花到處人爭羨，氣礴冲開碧海烟。

敬和董壇主「著書」原玉

馬天

天行健者傲中年，許國情操百戰全，
正氣高時揚鐵翼，生涯多浪穩樓船，
望穿靑眼還都恨，悟入丹心借酒憐，
此日著書陳漢力，自由深處少烽烟，

附著書原作

董力行

一夢邯鄲四十年，何期老至命猶全！
聞鷄未輟劉琨舞，去國差存范蠡船。
高閣觀星聊自慰，雄心對酒亦堪憐！
劍門驢背秦淮月，明日黃花寫暮烟

該詩寫於深夜，賜和者計有陳培根、李懷蒼、楚雄、王棠華，諸先生，及小將馬天。其中有「高閣觀星聊自慰」，應加說明，鄙人起居，並無定時，天雨則早眠，晴朗之夕，夜十二時，已交次日子時正刻，取望遠鏡，觀察天星，先看三垣，三垣者，天市垣，太微垣，紫微垣，有無新星出現，次看越南，再看台灣，台灣屬「東海星」，西貢屬「南海星」，均在天市垣附近，此種規定，是根據漢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唐書，宋史，明史天文志，漢班固，晉張華，唐李淳風，宋姚舜輔，元郭守敬，明劉伯溫，以上諸人，均有著作，身充太史令，掌管天文最高官員，某星屬某地，早有規定，各朝未見有異議者。證明並非杜撰而無根據也。毛澤東之星在「軫星」十四度，本壇三〇三期，張月樓詩評之後，余云：「毛某之星，又呈險狀」，後三日，香港工商報首版新聞「毛澤東有病」，證明余言不虛矣。古人觀星之事，信而有徵。余所知者，極爲膚淺，畧知其一二而已，詩中所稱「觀星自慰」，由此而云。

水調歌頭

印尼 楊震寰

懷二十七年冬撤離武漢情景

感作於甲辰春民五十三年春

雲黯郢門北。愁湧大江東。誰知馬塞淪敵。烽火捲華中。誓掃胡塵千里。莫問炎黃兒女。仰嘯各如虹。壯氣滿湖漢。戎駟輅前鋒。崔顥逝。黃鶴圮。武昌空。昇平既去。今日天下論英雄。方擬奇謀七澤。竟作長沙一炬。莽野哭無窮。回首楚天濶。山接水重重。

「摩登時代」影片觀後

高龢賜

萬丈光芒出巨星，不言妙絕在傳形；
滑稽多比東方朔，諷刺難如卓別靈！
勸世文兼浮世繪，開心果亦洗心經；
日新月異無窮事，幻想長驅入渺冥！

即事

高龢賜

電話鈴驚午夜鐘，寧知問切與誰逢？
驅車直過靑山道，拾級忙攀白鴿籠！
室狹益增殘暑酷，民窮更助病魔凶！
歸途件我惟明月，十里岑樓夢尙濃。

龢賜醫生詩，對仗極好，而有新意發明，「東方朔」對「卓別靈」，靑山道，對白鴿籠，白鴿籠者，窮人所住之屋宇，小如鴿籠，北方曰「鴿子」，香港曰「白鴿」，鴿子諸色俱有，並不限於白色，但香港統名之曰「白鴿」，半夜接到病人電話，不論貧富，立刻驅車前往，是眞正爲人民服務也。

七夕

林杉

(一) 銀漢迢迢架鵲橋，天孫聚首在今宵
無端想起人間別，廿載並無會一朝

(二) 相會二星約不違，即應停牧女停機
離情訴罷可相問？布織短長牛瘦肥！

(三) 力織勤耕渡四時，豈無臣下報君知？
玉皇底事心腸惡？忍使年年苦別離！

(四) 天上人間一例看，極權治下幾艱難！
銀河深圳兩條水，眼淚添流作急湍。

輓張煜寅長四絕

李震歐

(一) 當年深圳抗倭兵，掩護英軍撤退成、
殺敵聲威驚宇宙，麒麟畫閣紀勳名

(二) 遯跡香江念四年，高懸絳帳仰高賢，
栽成桃李三千秀，胥賴先生化雨先

(三) 協同共事學吟詩，定我推敲一字師，
拙句每呈蒙讚賞，珍藏成帙感相知

(四) 聞君一旦赴天堂，得救靈魂願已償、
此去精神應不死，尙留道德與文章。

附註：張煜先生黃埔軍校高材生，曾追隨陳誠故將軍北伐，當日本侵華時期，張先生任廣東省保安第八團團長，奉命駐守深圳、東莞、惠陽一帶，親率所部，與日軍作戰，尤以深圳一役，掩護香港政府人員及駐港英軍安全撤退入中國內地，爲中外人士所景仰，曾獲港府頒發勳奬。自大陸淪陷，張先生舉家遷港，先後任教於德明、協同中學文史教師二十年之久，因國學湛深，且愛護學生無微不至，故甚得學生愛戴。歐曾與其共事於協同，定我推敲，一字堪師。每將拙稿呈閱，皆蒙讚賞，並珍藏成帙，不下百餘卷，誠文字知己也。震歐註。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三〇六期 新9期）

一人之下？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〇六(新9)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〇六(新9)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九月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十大」矛盾深刻化

中共「十大」於八月廿四日至廿八日在北平秘密召開，會期只有五天，草草收場。在「十大」上由周恩來做政治報告，由王洪文作修改黨章報告，而毛妻江青卻扮演一個絕不突出的角色。十屆一中全體會議（八月三十日舉行）選舉的中共中央機構，五個副主席和九個政治局常務委員中，都沒有江青，她仍和「九大」一樣，只擔任一名政治局委員。

在中共「十大」開鑼前的一個月左右時間中，北平「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八期）先後刋出不少火藥味十分濃厚的文章，當時，不少人估計這是以江青為首的左派向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穩健派發動鬭爭的訊號。然中共旋即在極端秘密中召開了「十大」，從其新聞公報和主席團名單及中委，候補中委和十屆一中全會所選出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看，倒像是很「團結」。其「團結」的象徵，就是周恩來仍保持二把交椅的地位，而江青在自己的職位上卻沒有來個「大躍進」。其實，從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上看，中共內部問題並未解決，矛盾程度反而加深。相信，周江兩派在矛盾未解決前所以均能同意召開「十大」，主要是修改黨章，把林彪在黨章上規定的「接班人」等字句剔除，如謂這是周恩來的勝利，毋寧說是他更向將要爆發的火山口跨進了一大步。

中共「十大」由江派把持

根據中共發表的「十大」公報，可以看出中共上層派系鬭爭已由暗鬭成為明爭。周恩來名列主席團第一副主席並作「政治報告」，而江青的親信馬仔王洪文卻為主席團第三副主席，由他作「修改黨章報告」，並代表中共中央提出黨章「草案」。以一個默默無聞的年僅三十六歲上海基層幹部，只靠「造反」有功，居然在幾年時間中躍居於中共中央第三把交椅。江青的另一個親信張春橋，被指定為大會秘書長，操縱大會議程和人事安排。此外，出席大會的工農兵代表，佔代表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一，婦女代表佔百分之二十以上。迨選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男女羣眾代表也佔較大的比例。王洪文於「十大」前在中共中央負責「羣眾組織」（包括共青團、工會、貧協和婦聯、紅衛兵等組織），所以，這些諸如省級總工會主任，婦聯主任一類的人物，也都是江青的「羣眾」。凡此都足以證明江青一派控制了「十大」，「十大」產生的新的中央委員會，江青派佔了上風。周恩來派不僅佔少數，而新任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軍人更可以肯定非屬於周派。新解放的譚震林、烏蘭夫、李井泉和李葆華、江華、江渭清、廖志高等「黑幫」人物，可能是由於周恩來力保而「復活」，不過，這些人不過只是中委和候補中委，沒有一個人進入政治局，如果江周鬭爭進入關鍵時刻，周恩來必被江青派「揪辮子」，給他扣上「黑幫總後台」一類的罪名。

江青以退為進的手法

北平「新華社」八月三十日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於八月三十日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據說：「會議選舉了中央機構」。就是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等五人。政治局委員二十一人，候補委員四人。此外，政治局常務委員有九人。

從中共中央政治局人事安排上看，雖然江青只是一個委員，但她可以通過她的親信完全控制中共中央的大權。此次，中共中央設五個副主席，有人說這是中共準備「集體領導」，其實這五個人是執行老毛交辦事務的小集團，在這五個人中江派佔了三個，而另外的周恩來和葉劍英又不一定是一派。九個政治局常務委員中，連老毛在內，毛江派佔了五個，其餘四人，朱德、董必武只是陪襯，剩下周恩來、葉劍英二人，既或能「團結戰鬭」，也比不上毛江派人多。

中共「十大」秘密舉行，特別是兩年不見露面的江青山東同鄉、老牌特務康生不僅再度浮出，而且根本沒有失勢，這些都可看出中共內部問題之多和周江兩派鬭爭的激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江青退居第二線，更是不祥之兆。其實，這是她以退為進的手法，今後她必力爭進一步壯大自己的勢力和拉攏軍人，以求完全壓倒周派。



新聞以外

愛國運動 半途而廢 令人失望

「反貪捉葛」勿蹈「保釣」覆轍

萬人傑

不久前，香港青年搞保釣運動，有聲有色，係威係勢，得到愛國同胞熱烈支持。可惜他們爲德不卒，半途而廢。今天釣魚台尚在倭寇盤踞之下，他們已絕口不再提。這回，他們又發起「反貪捉葛」運動，題目極好，但怕他們重蹈覆轍，或變質爲政治鬬爭，則太丢人矣！

美國嬉皮・偃旗息鼓

在外國過了一個多月寧靜生活，回到香港，又見到鬧哄哄的情景。香港人口密度着實驚人，即使在美國最大都市的紐約，也難遇到這個擠人的樣子。

更熱鬧的是一回來就碰到「反貪污、捉葛柏」示威。抗議、示威本來是美國青年最善玩的花樣，他們在白宮前面示威，卻在水池裸浴，又在草地上做愛，當然，水池裸浴與露天做愛跟抗議、請願、示威沒關係，這表示美國年青人不過把抗議、示威也排在他們的玩樂節目中，視之如水池裸浴、露天做愛一樣好玩。這種抗議、示威行動，對他們來說，可能毫無意義，也可能受了別有用心的政客利用，製造民意，頭腦單純的嬉皮男女，爲了貪玩，自甘作他們的工具。

在老萬旅遊美國時，並未遇過美國青年靜坐抗議、遊行示威的場面。據說，自尼克遜訪問了中國大陸；美軍從越南撤退回國，尼克遜的姿態，比鴿派政客還要低，美國青年，再沒有什麼題目可以搞得起示威了，因此，在美國久矣乎沒有那鬧哄哄的事情出現。

回到香港，反而有機會碰到捉葛柏示威，恭逢其盛，使老萬感覺得，香港的搞手，確比美國政客高明；美國青年已偃旗息鼓，香港青年還是意氣風發，並未氣餒，該是個好現象！

人心未死・大有可爲

不過，記得自「保釣」維園示威後，爲了「中日建交」，如繼續「保衞釣魚台」，無異向「毛主席」「周經理」搗蛋，因此，香港保釣分子從那時候開始便銷聲匿跡；維園遊客，也可在寧靜空氣中憩息，這段日子也過得不短了。

這次倦遊回港，碰上捉葛柏示威運動，使老萬極感興奮，直覺到香港青年人心未死，尚有可爲。尤其看到捉葛柏運動的領導者名單，還是那一批曾經爲保衞釣魚台神聖領土叫喊到聲嘶力竭，還要捱警棍的熱血青年。他們抓住這好題目，東山再起，再搞一煲，這種毅力精神，老萬衷心佩服。

葛柏「神秘離港」消息，老萬在遊台時聽到的，當時台灣正因王正誼貪污事件開庭審訊，當時官方人士認爲王正誼雖是蔣院長表弟，但在整肅吏治，雷厲風行的時候，料定他難逃一死。結果，王正誼判終身監禁，和官方人士的推測，相去不遠。

老萬當時曾就葛柏和王正誼事件，寫了一篇「反貪污在港台」，認爲台灣處理貪污事件敢於打老虎，值得稱許；香港卻放走了「嫌疑者」，無法引渡，簡直縱容貪污。有此先例，當權的人，誰不拚命刮龍？

大有大貪・小有小貪

香港青年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確是抓着很好的題目。香港貪污風氣雖還比不上東南亞許多落後國家，但生活在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做什麼事情都可以用錢搞掂，如果沒有貪污，賄賂當然行不通。鐵一般的事實是：大有大貪，小有小貪。當一個掃街的清道伕也可以貪污，街市賣菜檔口，如不孝敬，菜攤前的垃圾就不會有人給你掃走。一家大機構想及時開張無阻，絕不可能吝嗇一筆茶錢。越高級的，貪污數目愈大。

近年來，香港「反貪污」叫得鎮天價响，可是我們所能見到的事實只是拍蒼蠅，像台灣判王正誼終身監禁那麼樣的打老虎壯舉，似還沒出現過。葛柏是否貪污，據說當局還沒抓着有力證據，當然，在法律面前，一切需要有充分證據支持，正因爲沒有充分證據，使引渡上發生困難。老萬不是法律專家，不曉得在什麼情形下才可以引渡，不過，如果葛柏是清白的，爲什麼悄悄溜走？爲什麼不回到香港把事情弄個明白？

其實，葛柏雖然「辭職」，並未獲得「批准」，事實上他還是香港警務人員，上級有權命令他回港辦清手續；英國當局爲維護香港利益，也有協助把葛柏送回香港的義務。

反貪捉葛・人同此心

葛柏挾巨資，開小差離開香港，回祖家嘆世界，香港政府卻「莫奈伊何」，究竟葫蘆裏賣什麼藥，實在耐人尋味。葛柏是否能引渡回港受訊，不單

純是葛柏個人問題，且是香港政府是否有杜絕貪污決心的考驗。「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的發動，十分正確，這表明香港民心，使香港政府必須盡一切可能，澄清葛柏事件。如果葛柏眞有貪污事實，處以應得懲罰。如此，香港的貪污風氣或可得以稍收殺鷄儆猴之效；否則，在位公職人員，人人以葛柏爲師，一旦出事，只消往外國一跑，便逍遙法外，香港公務人員，必將拚命斂財，等到荷包豐滿，飽食遠颺，在海外過其富豪生活，香港的民脂民膏，必將給這班傢伙吮吸殆盡。

作爲香港市民，爲本身利益設想，卽使他們沒有發動「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也當力促政府採取强硬行動。現在，他們發動了，應力予支持，使成爲一股力量，促使政府不可敷衍了事，不了了之。

老萬覺得香港青年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一如當日保釣運動表現的國家民族思想，深得我心。如果他們的行動出於眞誠，沒有副作用，不像保釣運動那樣，爲野心家所策動，我們應予熱烈支持，如响斯應，滙成一股巨大洪流。

事不尋常・耐人尋味

可是，維園示威之日，又出現了一些不尋常情況。正當場面鬧哄哄的時候，忽然有人在擴音器高呼了兩句口號：「中華民國人民萬歲」；「請多多爲中國人利益設想」！高呼口號的人不知是什麼身份，也不知代表那一團體；不過，就這兩句口號來說，第一句雖帶有政治色彩，但第二句無論政治思想屬左屬右，都該認爲非常正確。

爲什麼要發動「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其實出發點該就是爲中國人利益設想。因爲，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幾是中國人，如果縱容外籍公務員貪污，他們席捲回祖家嘆世界的錢財，大部分當是屬於中國人的，中國人的金錢被拿走，就是中國人的利益受損害。這道理相信大會搞手也承認。有人在場中叫出這句口號，原不足爲異，我們該爲他鼓、掌。

可是，這人結果怎麼樣呢？他要繼續說下去時，卻給大會「糾察」架走了。這人被架走的意思是什麼？爲了他說的話不符搞手的宗旨？抑或立場相背？這人被架走後，會有怎麼樣的遭遇？在場的新聞記者要追查，也給「糾察」擋駕，因而使這樁不尋常的事件成爲一個謎。

唔湯唔水・不了了之

事後，主腦人雖對新聞記者解釋是「事出誤會」，但誰都看得出，這事「誤會」成分極微，那人可能故意給他們搗蛋，使他們的活動變得尷尬。

這批以示威、抗議爲己任的青年，久矣乎沒有動作，今藉葛柏事件，民憤沸騰，該大有作爲。可惜他們幾塊老招牌早已爲市民熟悉，上次的保衛釣魚台，有血性的中國人以爲他們出發點確基於民族大義，國家利益，都爲他們搖旗吶喊，熱烈支持。誰想到他們有頭威沒尾陣，五分鐘熱度，轉眼冷卻下來。

今日，我們神聖的國土，尚在倭寇盤踞下，香港一班保釣英雄，把事情忘得一乾二凈，提也不再提，使到曾經熱烈支持他們的人大爲失望。因此，今回他們東山再起，又搞「反貪污、捉葛柏」運動，本來全港市民，同具此願望，但恐怕他們又像過去一樣，半途而廢，不能貫徹始終；因而對他們的行動，只採冷眼旁觀態度，並沒像保釣那樣，紛紛响應支持。

這情形實在使人痛心。倘若市民的冷淡是因爲他們過去的搞保釣影响，則他們介入葛柏事件，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最後又像保釣運動那樣，唔湯唔水，不了了之，便太丟人了！

不用暴力・容納衆議

有人對老萬說：「你還記得嗎？一九六七年左仔在花園道口意氣風發，聲勢洶洶，要打倒白皮猪、黃皮狗時，有一個獨排衆議，大呼打倒毛澤東，被左仔抓住，打個半死。這人和維園高呼口號的，不是差不多嗎？

老萬說：情形相似，實際不同。當日在花園道上示威的人，危及市民生命財產，處處使用暴力；今日反貪污、捉葛柏，都是斯文學子，他們發動示威，又是有利市民大衆的，作風該民主一點，讓人人有發言權。糾察把他架走，措施畧似左仔，但並未飽以老拳，還算刀下留情，相當講理。

反貪污、捉葛柏，當然不會至此爲止，因爲捉葛目的未達，他們沒有鳴金收兵的理由。不過，如果搞下去的話，老萬和許多市民老百姓一樣，希望不要再發生上回的不愉快事件。在這種充滿民主氣氛的場合裏，該能容納多方面意見，如此，更可反映各階層市民的態度，使得這運動能代表更廣大的民衆，不是只代表那幾塊招牌的一小撮人。

更要注意的是：千萬不要讓「反貪污、捉葛柏」目標變質。如香港政府也有決心整肅貪污的話，應該與政府合作，不應與政府對立。因爲這班示威者根本沒可能「捉葛柏」，除非香港政府向英交涉，予以引渡。

有些青年要用行動發洩他的不滿；有些青年負有特殊使命，像在中國大陸那樣子，經常搞運動。現在，讓他們都在葛柏事件上盡情發洩好了。

貪污，誠然是港府的最大弱點，如果在反貪污行動上官民取得一致，卽使不能根絕，至少也相當程度的抑制，這是好事，不是壞事。

卽或有人想把反貪污運動變質爲政治鬪爭，但大部分市民對那幾塊搞手的招牌早有認識，若有越軌行動，絕不會得到市民同情。那些需要發洩不滿情緒的青年，有了這機會，應比利用盲人事件有份量得多。

香港是個熱鬧的城市，四百萬市民在公餘之暇，可去的地方不多，可以消磨時日的事情更少。打麻雀已漸漸受限制，大檔雖然到處是，酒樓難再搓四圈。到郊外旅行擔心箍頸黨，悶在家裏太難過，久不久到公園示下威，倒也調劑刻板生活的一法。

老萬並非講笑，一個人生活過得太規律化，容易弄到黐線，尤其年青人，不滿情緒長期積壓肚子裏，對他們身心也有影响，因此，老萬認爲他們的示威運動是需要的，何況他們還找到這麼一個冠冕堂皇的大好題目？

「紅」「專」問題與大學生

柳以青

八月十九日所刊出來的法新社電稱：中共在大學生應該是「紅」還是「專」這個棘手問題上，正醞釀着一場風暴。這是激烈派與穩健派之間的一場鬬爭，涉及文化革命的原則和中共的革命等極重要問題。

辯論的中心將是毛澤東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一日對高等教育的強硬路線，指示大學生應該選拔有數年工作經驗、政治背景良好的工、農、兵就讀。另方面，同樣重要的是中共的迅速發展，迫切需要趕快培養出受過良好訓練的大學生。過去兩年，以「紅」為大學生入學標準的強硬路線傾向顯出有逐漸衰退之兆。注重「紅」更甚於注重「專」，困難便出現了。準備進大學的工人農民，不是考大學入學試落第，便是入學後成績差劣。文化革命後重新開課的各大學，由於教師們抱怨「難教」，而使當局逐漸提高這些通過四級黨委保送的「紅」學生的學業水準，這樣一來，嚴重的問題便出現了。

八月十日北平的「人民日報」說出了一名投考大學學生的不滿，這名考生說他在農村後勞動五年，無法答出幾何、物理和化學試卷。這篇文章觸發了穩健的學院派和激進派展開全國範圍的辯論。這名學生是東北遼寧省的張鐵生，他在試卷背面草了一封沉痛的信，抗議說他們每天勞動十八小時，事前三天才通知他考入學試，使他只有極少時間溫習功課。這問題所反映的，似乎不像表面那麼簡單，它深刻地反映中共穩健派和激進左派在教育方面的基本對立。

頌揚未熄，風暴又起

有關中共自文革後的大學教育問題，我曾經讀過不少的文章討論和報導。其中有的是外國人，有的是中國人。這兩方面的報導文字有一個極端顯著的不同，前者都異口同聲地在贊揚；後者雖然贊揚，但在解釋上稍有不同，有的也略表懷疑。這裏我們不妨舉一兩個例證：

巴黎「世界報」特派記者羅拔·紀蘭，曾描述說：「（文革）主要變化是在進大學這一階段，它的實際意義可能還未為外國所了解，因為這牽涉到一大串關於課程、教師、教育方法等問題。……中學畢業的，由十六至十八歲的中國青年暫時不再繼續升學。……他們必須在工廠或農村之間作一選擇；他們必須在工人或農民之間作一選擇，不論他們中學時期的分數是怎樣地好（假使仍舊有分數的話）。那麼在稻田裏或機器旁應該工作多久呢？整整三年，到處回答都是一樣。……一份關於培養技術人員的報告上說：『三年到五年』。因此，只有在羣眾中長期地經歷了嚴肅的工人生活，並且熟悉了某種技術之後，中國的青年才有可能——在某種條件之下——進入大學繼續進修。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大學生的主要成份照理也應為工農兵的子女們。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一九六四年當我訪問北京大學的時候，工農兵成份佔百分之五十二，其餘半數仍屬『其他階級』；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殘餘，官員及高級幹部階層等等。新的入學標準將把這種情況完全改變。今後的高等學校將百分之百地為工農兵而設。在我今夏（一九七一）會再度訪問的北京大學中，新制度已經開始實行。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千六百名工人、農民和軍人進入了這間大學。

「當然，在文革之前，到工廠或人民公社去勞動也是學制的一部份，但那時候化在這方面的時間不長。事實上，那時的教育精神、方法、取錄標準，大部份畢業生的培養等等，主要還是集中在教室、圖書館及書本上。現在恰恰相反。毛澤東要求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其中包括藝術家或科學家——一定要首先在社會主義氣氛中成長，並經過數年工人或農民的生活。只有在工農隊伍中選拔出來的，在羣眾中扎上根的人，才能在他們成熟之年接受高深的知識。社會主義新人，與象牙之塔型的知識分子，一定會在人格上有深刻的不同。這方面的發展並不單單由毛澤東討厭那些官僚式的知識分子，或由於他意欲消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界限，更由於他認為：知識分子曾不斷地削弱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不斷地成為反抗和反動的源泉。思想教育對他們不起作用，至多只有表面上的作用。

在一連串的試驗中，毛澤東曾嘗試改造知識分子，但是沒有成功。在第一階段，他曾試用教育與說服的方法來團結他們；失敗了。在第二階段，他們試用勞動改造的方法，以爲他們或能在知識的『我』之上加上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的『我』；大致上來說也失敗了。剩下來只有一個方法：不寄望於知識分子成爲勞動者，而是相反地，以工農受高等教育方法使勞動者成爲知識分子。」

在紀蘭的筆下，似乎是勾劃出來一個美麗的圖畫，多麼吸引人，這眞是「開天闢地」的教育史上的「創舉」。可是，不到兩年，這美麗的圖畫開始褪色，同時還「醞釀風暴」了。

這「紅與專」的問題，就華裔美籍的物理學家楊振寧，以及不少的中國人士們曾提出了「解釋」，這「解釋」卻又是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楊振寧於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間回大陸後，在該年的九月二十一日，曾在美國石溪的紐約州立大學報告中，提到文革後的大陸的大學教育的「解釋」。他說：

「我從第三十一中學及幾間大學的學校當局和教育革命小組成員的口中知悉：在影響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則是：一、教育羣衆爲全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訓練特權階級爲他們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學的新方法是廢除舊傳統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學生決不能用蛀書蟲方法學習，而提倡用一種有創造性的與最實際方法來學習。」

然而，不到兩年，楊振寧所「解釋」得那麼理想的教育制度，竟又掀起了「一場鬭爭」。

這原因是什麼呢？外國人所述「美麗的圖畫」，與華裔科學家所謂的「理想制度」，怎麼在不到兩年的時間，便有了風暴，有了鬭爭？

紅？專？又紅又專？

這裏無意支持「穩健派」的「專」或是「激進派」的「紅」；同時，也不做預測：在未來的時日裏，究竟是「專」派佔上風或「紅」派佔優勢。這方面不少人已經在「專」與「紅」問題上討論了不少，並且也有的已經作了預測。事實上，如果不能超出中共的「紅」與「專」來看教育問題的話，這「專」與「紅」只是方式的不同，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改變。在我看來，即使把應「紅」或該「專」的辯論，弄得十分清澈明白，恐怕都是無濟於事的。因爲「紅」與「專」辯論的背後，存在着一個教育問題。王春生和王正方合著的「在中國大陸的見聞」一書中，雖然都是頌揚的宣傳，但在教育問題上，卻可以拿來做爲「反面教材」，來正視由「紅」與「專」的爭論，所引起的教育問題。在該書的「從文化革命到教育革命」一篇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文革前新中國的教育制度是承繼了封建的傳統，解放前資本主義式的教育，再加上解放初期完全模仿蘇聯教育制度的一個大雜會，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沒有觸及到教育方面。這個舊的教育制度，教學方針和方法是不是適應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是不是爲無產階級服務，受工農兵歡迎？這些根本的問題毛澤東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來了。他當時指出教育要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成爲有社會主義的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關於教育革命有幾個基本原則，第一，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羣衆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等人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鬭、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第二，學生要以學爲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第三，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去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第四，教育必須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

從上一段的文字中，表面上看去該是多麼的生動。然而，如果我們從教育原則來看教育的話，上面所謂的文革後的教育，起碼會產生幾種結果：一、把教育做成人力設計家，把人看作是按照規定製成並可互相調換的零件，以備放入集權的生產組織中。他們確已承襲了從前剝削勞工的資本家和鋼鐵大王的衣鉢。這種視人爲物的思想，雖能促進教育與訓練，但對何謂人材一點，往往產生偏狹的見解。有關大量人力的決策，常常造成重大的錯誤。有時，他們利用同樣巨大的強迫工作計劃，以局部掩飾其錯誤，但是錯誤的嚴重性並未稍減；二、除了訓練人才外，還要確保受訓人員效忠國家，以灌輸黨派的目標與政策。可是，歷史提示我們：倘要蒙蔽人民，不讓他們知道悖亂的思想與消息，那麼封鎖思想的工作必須做得澈底，間歇性與局部的封鎖不能收效。何況，在大陸內部的思想不能合一；同時，又有不少的外國學術界人士們的訪問，對中共教育問題，必會產生爭論。三、一個人，不論他所受的教育如何淺狹，都會因受教育而不滿現狀。教育給他的技能，不論其是否有用，都會造成這種不滿的情緒，再加上中共強調階級和成份的分野，便會產生問題的。

因此，雖然很多人在盛讚着毛澤東的文革後的教育制度，但都無法改變上述的三種結果。基本的原因，正如柯明義（Comenius）在其所著的「大教授論」（The Great Didactic）所說的一段話：

「有人說：人是一種『可教的動物』。他的定義下得不錯。誠然，我們唯有將此『可教的動物』施以適當的教育，始能將之培育成人。……我所倡議的教育，包括適合人性的一切，也是所有世人應該共享的東西。……我們的第一志願是：人人應受充分的教育，以使他的人性得到充分的發展，這不是只給一個人、少數人，或甚至多數人的教育；而是給予人類全體和每一個體，不論其富貴貧賤，男女老幼的教育，如此，我們整個人類……成爲有教養的人。我們的第二志願是，每一個人應受完全而正確的教育，這種教育不僅限於一事一物，或幾種或甚至多種事物……而應包括一切完美人性的事物。」

所以，無怪乎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上，總是會有「紅」呢？「專」呢？或是「又紅又專」呢等的風暴、辯論和鬭爭了。原因是：中共所推行的教育制度，與教育原則是大相違背的。因此，幾時，中共不改變他們的教育路線政策，幾時都會產生這「紅」與「專」的問題。

開比不開更糟的毛幫「十大」

岳騫

毛幫十大終於在偷偷摸摸中開過了，在中共黨史上要算是最短的一次會議。民國十年在上海開的「一大」，只代表五十三名黨員，又在租界地開會，極盡窩囊之能事，會期前後也超過五天。這次據說有兩千八百萬黨員，又自稱為世界的「大國」，開這樣的大會，為什麼要偷偷摸摸，不敢公開，怕蘇修轟炸呢？還是怕林彪餘黨舉兵為他們的頭頭報仇，不論什麼原因，總有一個怕字在，否則何必如此。西方通訊社駐平記者發出通訊，讚嘆毛幫保密本領之高，究竟是讚美還是挖苦，只有毛幫一批頭目自己知道了。

何以說毛幫這次的「十大」，開了比不開還糟，因為它沒有解決了困難，反而增加了困難，此點就連一向對毛幫看好的所謂西方觀察家也有同感。

毛幫何以要開「十大」，只有一個原因要解決毛澤東的繼承人問題。就「十大」以前的情形看，毛澤東繼承人應不出江青與周恩來，而以江青的呼聲為高，毛澤東自己就說過男人作的事，女人也能作，以後毛幫報刊更千方百計捧江青，甚至印的地圖上，都要印上江青同志的樣板戲如何如何？但是，「十大」開過之後，才看出江青不但未擠上第二把交椅，而且被排除最高領導圈子之外，五名副主席，九名政治局常委會沒有份，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員，與上屆相同，表面看來，江青似乎不進反退，但內情則非如此簡單。

就毛幫十大情形看，其中有四點應予指出：

第一，毛幫中央實際仍是江青的天下，五個副主席江系人馬佔了三個，卽王洪文、康生、李德生。九名政治局常委江系人馬佔五，除去上列三人，再加上毛澤東與張春橋。由於張春橋擔任「十大」秘書長，雖然「十大」閉幕後，沒有總書記一職，相信張春橋也是書記處的領班。

這裏值得研究之點，就是既然「十大」之後，大權全入江系人馬手中，則江青何以未能逕坐上第二把交椅，誠如毛澤東所說，男人作的事，女人都能作，事實上毛幫中央的許多事都是江青在作，何以不能正名定分，其中一定受到相當重大的壓力。

以毛澤東的為人來說，作事從來不會顧忌到名譽、物議，正是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如果沒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壓迫，都不能使毛澤東改變主意，而毛澤東的本意實在是要江青接班的，什麼力量迫使毛澤東改變了主意，目前在大陸唯一可對毛澤東構成壓力的，恐怕就只有軍人了。

軍人在此次大會上增加了份量，有幾點可以看出，首先是被打在地下又遭踏上幾腳的朱德，居然鹹魚翻生，當選了政治局常委，而代表軍方的葉劍英也當了副主席，更值得注意的是韋國清也當選政治局委員，是繼許世友、陳錫聯之後，擠入政治局的第三個實力軍人，而韋國清又以大殺紅衛兵出名，同江青之間有一段舊怨，卽使舊怨可解，但韋國清決非江青系人馬，可以斷言。

就在「十大」開鑼前夕，曾有兩個重要軍事頭目被「解放」，卽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改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原「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新任「四川軍區司令員」，這兩人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整，秦基偉爲了何事尙不太清楚，楊勇則純因反對江青而遭清算，楊勇、秦基偉復出，可以看出舊軍人勢力抬頭，卽使沒有人公開反對江青，但毛澤東看見形勢不妙，就會見風轉舵，改變方法，繞了這麼一個大彎子，表面看來，江青地位已不足道，但實際上不論王洪文、康生、李德生、張春橋都要聽她指使。這一着表面看來很高，但亦有利有弊，此點留在後面再說。

第二，王洪文冒升太快，將引起糾紛。關於王洪文這次竄起之高，相信全世界專家沒有一人事先能料到。毛澤東善作驚人之筆，此當世最後一次的「傑作」了。

翻開中共歷史看，有一個十分矛盾的現象，困擾中共幾十年，卽如何對待知識分子？由於共產黨自稱是工人階級政黨，全世界共產黨也多數是由工人出身的黨員領導，只有毛幫自陳獨秀到毛澤東，其中歷屆最高級頭目，只有一個向忠發是工人出身，其餘全是知識分子，雖然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咬牙切齒罵知識分子，但毛澤東本人就是一個典型知識分子，卽使他的知識深度渺不足道，但毛澤東決非工人，也非農民，是擺明的事實。

毛幫對於由非工人出身領導工人階級一事，一直耿耿不安，千方百計想予以補救，但毛幫在「九大」之前，高級頭目中，眞正當過工人的，只有陳雲一人，「九大」之後，一個也沒有了。這次「十大」王洪文能脫穎而出，壓倒本來在他上邊的張春橋、姚文元其故可能在此。

但實際情形與教條口號有很大距離，例如向忠發在中共「六大」之後坐上第一把交椅，基本條件就是共產國際在陳獨秀、瞿秋白相繼失敗之後，對知識分子不僅不信任，而且感到厭惡，所以捧出一個漢陽划船夫出身的向忠發爲中共總書記，立場是正確了，但向忠發卻沒有能力領導中共，大權全落在李立三、周恩來之手。李、周兩人還恐怕向忠發礙事，花了錢替他包一個舞女，日日陪着向忠發，向忠發本沒有能力，索性不管事，沉醉溫柔鄉中，後來被國際派告密而被捕，一見到政府人員竟然下跪求饒，不但丟盡了共產黨的臉面，也否定了所謂工人階級的領導能力，此後中共本身無論怎樣惡鬭，鬭爭雙方再也沒有一個工人出身的頭目了。這次毛澤東捧出王洪文，固由於王洪文是江青的「小使」，基本目的還在矇混外界，表示毛幫領導權將逐漸轉移於工人階級。

但基本問題在於王洪文能起什麼作用。假如毛澤東先死，一定要經過短期的集體領導，然後再展開撕殺，江派如果打垮了周恩來，是不是眞能捧王洪文坐上第一把交椅，王洪文眞的坐上第一把交椅，又能作什麼事，他的確實年齡雖不知，但只看照片也沒有四十歲，不必說中共開始建黨與他無份，就算是毛幫一大夥人倉皇向陝北逃竄，沿途喝馬尿吃皮鞋時，王洪文之母可能還未懷他哩！而今天毛幫執掌軍權的人，屈指算來，幾乎沒有一個未參加過長竄。要說毛周一旦相繼死去，王洪文坐上第一把金交椅，這批軍事頭目會服從他，恐怕沒有這麼簡單，不必說王洪文，就以蘇俄馬倫可夫而論，條件要好過王洪文萬倍，只以年資稍淺，終爲同夥推翻，所以王洪文決不可能成爲毛澤東的接班人，他的地位最多能維持到毛澤東死去爲止。過此，則不堪設想了。

第三，江青的前途，就目前形勢看，江青已穩握控制權，但江青前途也不能十分樂觀。因爲這次十大有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江青由希望作武則天而變爲候補的慈禧太后。除非毛澤東在世時能再次開「十一大」，否則江青作武則天的希望根本幻滅，無論她有多大的權力，也只能假手別人施行，在毛幫黨史上決不可能出現一次「江主席」了，不作武則天而作慈禧太后，本來更爲愜意，因爲武則天要負責實際行政責任，慈禧太后則不必，由於不必負責實際責任，功可以歸己，過則諉之皇帝，此是慈禧用過的手法，江青當然也可以用。但問題是必須要有一個忠誠可靠光緒皇帝。此點則難乎其難。

政治是最現實的，不必說共產黨人了，卽使在古代，皇帝口口聲聲說以孝治天下，但是父子喋血的也有得是，至於兄弟叔侄相殘更不勝舉了。

再說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而論，慈禧之妹經咸豐帝指婚配與醇親王奕環，光緒帝雖非慈禧之妹所生，但名份上確是慈禧親姨甥，也就因此，在慈禧獨生子同治皇帝死後，慈禧不爲同治帝立后，而選擇光緒帝以弟繼兄，使同治無後，大悖倫理。光緒帝入宮時尙在襁褓，由慈禧一手撫養成人。光緒帝對慈禧敬之如神，畏之如虎，幼時呼爲爸爸，母子關係不爲不親，但光緒帝親政之後，目睹國事日非，乃有變法之事，母子之間幾以兵戈相見，終於光緒帝失敗被因，鬱鬱而死。

江青今天要作慈禧太后，相信她選不出一個光緒皇帝，不論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任何人一旦抓到權力都不會聽她擺佈，否則也就不成爲共產黨了。

所以說江青這次雖然表面獲得勝利，實際上仍是貓咬尿泡，落個瞎喜歡，總之毛澤東在一日，她當然可以呼風喚雨，誰都要聽她的，毛澤東一旦去見了閻王爺，她的事業也就完了。

第四，最後再說周恩來，周恩來在這次十大敗得很慘，雖然擠上了第一副主席的位子，但這個位子只是虛名，並未增加絲毫權力，而且過去凡是坐上這個位子的，沒有一個人有好下場，周恩來自不能不感到驚心，七十八歲的老爺，在驚恐勞累之下，能有幾日，至於周系人馬，除去葉劍英之外，皆未擠入最高領導圈子，這批人今後也許沒有太大兇險，但要想爬上去就難了。

總之，毛幫這次「十大」開了比不開更糟，越開越亂，毛澤東最喜歡亂，日日鼓吹越亂越好，現在恐怕眞要天下大亂了。最大捱到毛澤東身後，一定亂到火頭四起，把這個邪惡組織燒得烟銷灰滅。

中國大陸的經濟現況

紀文勛

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紀文勛，於今年三月赴大陸訪問，五月中旬返美，曾往廣州、武漢、北平、天津、上海、蘇州、杭州等地旅行。紀君返美後應邀出席加拿大温哥華舉行之太平洋地區亞洲問題研討會年會，以下是紀君在會中提出之中國大陸經濟現況報告。

大陸人民一般生活情形

一 衣：

在中國大陸，人人都穿着同樣的衣服，衣服的顏色有兩種，不是灰就是藍。男女都穿短衫長褲，通常是棉製品，達克龍算是奢侈料子。鞋子是黑布做成，皮鞋很少見到。只有一些大學主持人和高級幹部才穿毛織品衣服。布是配給的，包括床單料子在內，每年每人約可配到十七市尺（一市尺等於十三·一吋）。

二 食：

大陸人民吃的東西可能都一樣。按照年齡，每人約可配得食米三十市斤（一市斤等於一·一磅），食油半市斤。豬油在武漢仍是配給，在北平則不用配給證亦能買到。

三 住：

房子都由政府分配。在武漢地區，一間三十平方公尺附傢俱的房間，包括水電等費用在內，每月租金約人民幣四元。與人合租一房的單人房租，每月要人民幣四毛至六毛。

四 工資：

工人每月工資通常是四十元到六十元。初中剛畢業的學徒每月工資約二十二元至三十二元。

夫妻一起工作現在已是常事。女工的百分比因工廠之不同而異，在我訪問過的工廠中，女工所佔百分比如下：

(一)武漢鋼鐵公司：17%。
(二)武漢重載機械工具廠：26%。
(三)武漢柴油拖拉機廠：46%。
(四)武漢紡織廠：63%。
(五)北京印染廠：52%。

因大多數婦女都在外工作，所以帶孩子便有了問題，下面是目前的一般情形。

孕婦有五十六天產期，不扣薪金。嬰兒從第五十七天到二歲止，可按照情況託工廠或大學的育嬰院照顧，照顧分為「完全委託」和「不完全委託」兩種，前者嬰兒每週七天都放在育嬰院，後者僅工作日才放在育嬰院（工人每週工作六日，假日不一定在星期天）。二歲至七歲的兒童則被送至幼稚園，幼稚園亦分「完全委託」和「不完全委託」兩種。母親每天可餵奶兩次，每日有四十分鐘時間。照顧小孩的食宿費用約人民幣九元。兒童自七歲起入小學，並和父母住在一起。

工人可免費接受醫藥治療，家屬則要支付費用。在頭半年的病假中，工人可以獲得百分之百的工資，以後可獲百分之六、七十的工資。工作中受傷的人，在醫療期間可以獲得全部工資。六十歲退休的男人和五十五歲退休的女人可獲得百分之六、七十的工資。工場和一些工廠都有醫生，他們是在工人中間作就地治療。每一個工廠幾乎都有一所附屬醫院，嚴重的病患是送到較大醫院就醫。

公社農民可在其所屬公社接受免費醫藥治療，但每年應付一元或二元的保險費。

農民是集體作業。他們的收入是依據「按勞分配」的原則。農民仍允許擁有自留地，地上的產物可由所有者自己使用或是賣給公社內的市場，農民生活中一項驚人的進步是鄉中訓練了大量醫治小病的赤腳醫生。

生產與分配之原則

目前中國大陸飯館沒有山珍海味，商店沒有奢侈物品，貧富懸殊的現象已經消失，對大陸人民來說，生產的目的是消費，不是為了外滙，只是為了提供一般人民的需要。所有日常必需品都是國內製造。日常生活中到處充滿舶來品（如衣服、大米、麵粉、石油產品、火柴、洋釘等）的時代已成過去。雖然目前這些東西數量有限，品質粗糙，但一般都是國內製造。進口商品已減至最低數量，惟一可以見到的奢侈進口品是瑞士手錶，香港三、四十元美金的手錶可以賣四百到六百元人民幣，等於二百到三百元美金，買錶可能是高收入的人化費他們大量儲蓄的惟一途徑。

通常採取的是一種「自力更生」的政策。劉少奇受指責是因為他完全採取蘇聯工廠型式，寧願向國外購買機器設備的政策。

國際貿易方面，有些東西是專為出口而製造，例如品質良好的印花布、絲綢、自行車、罐頭食品等。藝術品僅提供國外市場。中國大陸內部買不到這些精心製造的精美物品。另一類輸出是對外國的贈予，例如提供坦尚尼亞築鐵路用的鐵軌。這種鐵軌是武漢鋼鐵公司的產品。

分配方面是以「均」為原則，對生產的鼓勵主要是精神上的鼓勵，物質鼓勵被認為是罪惡的修正主義者路線。目前生產最高指導原則是為人民服務。所有工作都是由政府指派，當然，工作有好有壞，假如一個人不滿意他被指派的工作，人們就會告訴他，在為人民服務的最高指導原則下，每件工作都是同等重要，同樣受人尊重。所幸不同工作中薪水的差別不大，所以不大會引起人們的抱怨。（工人工資分為八級，自三十七元二毛至一百十元六毛不等，一般是四十到六十元。我在北平遇見一位醫生，他每月的薪水是七十元）。

在工廠中，物質鼓勵已由精神鼓勵取代，工廠中有種東西叫「英雄榜」，有些突出的工人定期被選作英雄，工廠將他們的優良事蹟和照片張貼在工廠大廈前的玻璃框內。並且以毛巾、肥皂和熱水瓶等小東西獎賞他們。一個人的名字列入「英雄榜」，是一種最高的榮譽，此外，在工廠中表現良好是申請進入大學就讀的決定性條件之一。

教育與生產

由於生產被捧為生命中最高美德，所以教育是與生產相結合，教育的目的就是生產。不講實際的純理論性工作為人所棄，高中和大學本身都有工廠，大專化工科的學生均至校外工廠實習，這算是正課的一部份。我在杭州郊外碰到一羣不到十歲的小孩，有人告訴我，說他們是奉派上山採茶的小學生，這是小孩們很容易做的工作，亦是生產教育的一部份。眾所週知，所有高中畢業生均須至農場或工廠工作二年或三年，爾後其中突出的學生才被允許進入大學。學生在大學畢業後可能要回到農場或工廠參加生產。

每隔幾年，大學的教職員要去農場田間工作一年，此外，他們在校園附近有塊土地，所有年輕教職員都要輪流耕作該地。

極權政府

中共的政府是極權的，每一經濟部門均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策劃和控制，不只是長期的全國五年計劃是由政府策劃或執行，甚至是一間小店亦是「國有國營」，私有企業化完全不存在。只有在極少數小型出租汽車司機的身上，可以看到一點古老私有經濟的遺跡，出租汽車是合作經營，所得由政府和司機按百分比分配。

工資和商品價格均由政府決定，像米、麵粉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過去十五年來並無波動，同樣的，工資亦沒有多大變動，中共現在正考慮調整工資，原則是調整低所得的工資，高所得的工資保持不變。人民對價格穩定感到滿意，但對工資不變感到很失望，這一點顯示，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物質慾望可以限制，但無法阻止人性對改善生活的慾望。

工人的權力

工廠是由革委會管理，工廠中的工人代表有極大權力。革委會是在文革以後成立，文革以前，工廠中專家的一言一語都是至高無上，在技術方面，沒有人敢違背專家的決定。這種作法會被指為修正主義路線或中產階級路線，那些代表這種觀點的人則被指為走資派。在文革以後，工廠內專家的地位即步向下坡。

有一個例子可以作為此種改變的具體證明，武漢肉品加工廠廠長告訴我下面這個故事，他說專家通常不注意工人的意見，有位中產階級專家檢查毛豬時，在要送宰的豬身上蓋了個印，但一位沒有經驗的工人發現該豬有病，於是要求該專家對那隻豬作進一步檢查，結查發現豬有病，因此就不再送去屠宰；又有一次，那位專家拒絕把一頭豬送去屠宰，理由是豬身有病，那個工人又去找專家，辯稱豬的病只是豬身某一部分的病，只要切除有病的部分仍可食用，所以專家便接受了那位工人的意見。從這兩件事例後，那位專家在毛豬的檢查方面就不再忽視無產階級工人們的意見了。

這是每個工廠中顯明趨勢的一個例子，我聽說目前工人在技術問題和行政問題上的權力比專家更大，最近人民日報有很多表揚無產階級工人所創新觀念和新發明的報導，整個說來，工廠工人較文革前享有更多權力和更高地位。

不過，這不是說專家完全不重要，只是說他們並不擁有顯著的和決定性的地位。文革後，管理工廠的新政策便是所謂的「三結合」，即：㈠革命幹部，㈡技術工人，㈢專家。前兩種人被認為是革命理論的先進，亦是政策的製定者和執行者，專家不過是技術人員，而他們在技術方面亦不能作最後的決定，總之，工廠不是由專家領導，而是由羣眾，——主要是由工人領導。

以我所見，中共有兩大問題亟待解決，一是人口問題，官方公佈的人口數字約七億五千萬，不過根據我所見幹部和學生們的估計，咸認大陸人口超過八億，甚至有人說將近有九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擠滿了人，就像球賽散場時的情形一樣，中國大陸不接受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官方堅持糧食增加的速度比人口增加的速度快，可是當局在私下非常擔心，要使農民相信節育的必要性非常困難，因為他們傳統上喜歡多子多孫，現在一個人的子女愈多，收入便愈多。這是個嚴重的問題，而且似乎沒有實際解決的辦法。

中共面臨的第二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工業化問題，中國大陸人民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大部分的人力是從事糧食生產，而大部分的農產都被人民消耗，在美國，一個農民生產的東西可供五十個人食用，中國大陸的農產品雖繼續增加，但總產量仍很低，要是沒有全面的工業化，人民生活水準就無法作實質的提高。工業化需要大量科學家，機械人員和技術工人。還要經過長期的訓練，而且這種轉變，不像土地改革或很多其他政治運動可藉羣眾運動完成，這個問題帶給科學家和專家的困擾要比帶給政治幹部的困擾大，因為政治幹部都過份信賴羣眾運動。

「烏鳥之狡・雖善不親」

——在台「所見、所聞、所思」讀後感

陳逸南

查良鏞先生以明報記者的身份去台灣，得到台北當局熱誠欵待，就這一點來說，我的感覺是：「國民政府確是寬大爲懷」。如果當事人不是具有無量胸襟，實不能至此。誰都知道，查良鏞先生是明報的創辦人，我們以客觀的眼光來看明報立場，雖然在表面上它是標榜中立，愛護自由民主，事實上，在明報的讀者看來，有誰不知道這葫蘆裏賣的是什麼的悶藥呢？這二十多年來，明報對於台灣，可說壞話說盡，對於中共卻「塗脂抹粉」，盡其掩飾的能事。

既然明報要以中立自居，則何厚於中共？何薄於台灣？就是因爲明報在過去有着那麼大的偏見，所以，國府當局以寬懷態度，邀請查良鏞先生赴台看個清楚，查良鏞先生不是也說：「作主人的盛意拳拳」麼？這一次作主人的國民政府爲什麼要對查先生如此盛意拳拳呢？無他，只是想拿出眞正的事實，給查良鏞先生看看，以消除查先生對國民政府的偏見。查先生自己更說：「在台北會見了蔣經國先生、嚴家淦先生、張寶樹先生、陳裕清先生、徐晴嵐先生，以及其他多位黨政軍的負責人。和上面這些先生作了一次或幾次相當長時間的談話，我的問題提得很直率，他們都答覆得很詳盡。」並且又說：「有關國家人民的事，做記者的應當忠於職責和良心，向讀者忠實報導。」照道理，查先生既然能有機會與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的決策人，作了如此長時間的談話，對於台灣今日的實況，總不會像過去了解台灣的情形那樣膚淺。但查先生對於今日台灣的看法和極盡譏諷的言詞，在我個人的感受上，卻覺得查先生極欠公允，不但違反了「向讀者忠實報導」的承諾，而且有損一個報人的人格，如果查先生沒有覺着這一點，請自己再三翻閱原著好了。對於查先生我並不存有敵意，我所要求的是公道。

二十四年了，避居海外，自稱「自由人」的我們，長時期飽受着國破家亡的痛苦，過着一種幾乎近於忍辱偸生的歲月，沒有家、沒有國，只是寄棲在別人的屋簷下，我們本是祖國大地的兒子啊！何苦而至於斯？爲什麼？這一點，我實在很希望和我一樣避居在海外的查先生給我解答。事實上，我們都不信任紅色政權，不只是不信任，而且是深懷恐懼，要不然，好好的一個中國大陸，我們有家鄉、有田園、有祖屋都不留下來，而要離鄉別井，狼狽不堪的竄到這個地方？爲什麼？我們爲什麼不仔細想想？

在香港，過去二十幾年來，是很少人談政治的，他們都是天下一等順民。現在情形有些轉變了，一些年青人起來談國是了，加上一些別具野心的野心家在後面鼓動，年青人的火就好像加了油一樣燒起來了。於是，一些有強烈愛國心而對事實認識不深的青年，便給野心家利用了作政治的工具，年青的思想給誤導了，其後果無異是縱火自焚，但可惜的是：「他們是無知，同時又是無辜的！」

在我本人看來，查先生就有點像那些引導年青人縱火自焚的魔術師。查先生最大的錯誤是不應把魔窟說成美麗的天堂，把黑夜說成白天，把是說成非。我很佩服查先生說話的技巧，套一句毛澤東的說話：「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我也深信讀者的眼睛也有很多是雪亮的。面對着「認同」，我們是應該要抉擇的，但抉擇的標準，不應該先看看那方強弱才作決定，如果是這樣，未免太市儈了，太不夠正義了，如果是這樣，實在不配爲中國知識分子。孟子不是說過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所謂大丈夫。」只可惜，我們今日中國，像這樣的大丈夫實在太少了，最使人痛心的是：「人們一方面引用先人的遺訓，而另一方面卻又攻擊先人的學說，爲腐儒的學說。」也許，我把話題拖遠了，然而，我是有所感而發的啊！現在把話題轉回來，我爲什麼說查先生有點像引導青年人縱火自焚的魔術師呢？因爲查先生不但沒有向讀者作出忠實的報導，而且以一種近乎取巧的手法，有意歪曲事實，醜化了台灣，美化了中國大陸。何以見得，玆引以下例子爲證：

一、查先生說：「台灣當局顯然在觀念上是接受了現代西方的民主自由思

想，宣傳要在民主自由上勝過中共。中共一直攻擊國民政府獨裁，不民主，剝奪了人民的自由，可見『民主自由是好的』這個觀念，雙方並無多大歧異，雙方的『是非』相同，不過中共認爲他們實行的才是眞民主、眞自由而已。到底台灣在『民主自由』上作得怎樣？台灣作爲一個民主自由的政體，顯然有許多大大不足的地方。」這一番話，從表面上看來，卻很冠冕堂皇的，很客觀的，但骨子裏是怎麼樣呢？如果是明眼的話應該看得出，查先生在這裏給台灣放了兩支冷箭；查先生一方面說中共、台灣都承認民主自由是好的，但卻暗中加了一句：「不過，中共認爲他們實行的才是眞民主、眞自由。」跟着再明目張膽的說：「到底台灣在『民主自由』上作得怎樣？台灣作爲一個民主自由的政體，顯然有許多大大不足的地方。」如果這不是冷箭，到底算是什麼？中共認爲他們實行的才是眞民主、眞自由，到底是不是眞的呢？查先生爲什麼不說下去？這是不是表示默認了呢？查先生既然要把中共與台灣比較，何以不說淸楚一點？如此含糊其詞，不會引起讀者誤解麼？如果說今日台灣作爲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仍有不夠，則中共又怎樣？如果拿台灣與中共相比，最少這方面比中共充足得多了吧！這一點查先生也承認的，何況，查先生又是明知台灣是處於半戰爭狀態的，任何民主自由國家，在戰爭時期對於民主與自由必定難免有所限制的。

二、查先生在談論到憲法問題時則又說：「最大的困難是所謂『憲法問題』，全國國民大會選舉『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台灣一省不能選全國領袖，而國民政府所以能統治台灣，法理上的根據是依憲法而選舉產生，其實，只要將『中華民國總統』的銜頭改爲『中國國民黨總裁』，法理問題就解決了。」我認爲查先生這番話，簡直無稽、荒謬絕倫，不但侮辱了總統，而且更侮辱了整個中華民國及其國民，與查先生在卷首時以「友直」自居之原意，顯然是前後相悖。國民政府以如此的寬大和誠摯，從遠遠的香港請查先生到台灣，並待之以上賓之禮，而查先生竟不惜用種種狡猾的手段、影射、譏諷、歪曲事實等言詞，存心的惡意中傷，難道不感覺慚愧嗎？難道這就是查先生用以答謝台北友人一番盛意的禮物了嗎？我們讀歷史，在歷史中也有過不少像國民政府現在偏安的情形，比方南宋偏安，難道南宋在中國歷史中就不能居於正統的地位嗎？東晉偏安，東晉政府難道就不能代表那時候正統的中國嗎？成與敗是另一回事，眞正的名份又是另一回事。以今日台灣情形來說，能夠處處想着顧存憲法，講民主自由，關心人民生活，已經是很不錯的了，雖然在大陸時期，國民政府有很多地方爲人所詬病，但那時候國家草創，政治未上軌道，以至爲一些不良分子所利用，那是無話可說，然而已經是過去了。我們用過去來挑剔現在是應該的嗎？查先生似乎只知道國民政府有憲法，而不知道中國大陸政權根本無憲法可言，就舉一個很顯著的事件爲例：劉少奇身爲中共國家主席，由中共人代會選出的，但自文化大革命到現在，此位一直虛懸，此外，副主席林彪之死，眞相不明，可見中共內部，爭權奪利，鬭爭激烈，完全是槍桿子的天下，更無所謂憲法。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不論是言論、出版、結社、行動、宗教、居住、遷徙，完全沒有自由可言的，人民在恐怖中生活，不敢怒，不敢言，這些……查先生何以一點也不提及？

三、在查先生的敍述中，不是很明顯的說出了今日的台灣已經比前大大地進步麼？經濟的繁榮，治安的良好，與及領導階層的求善和改革的決心，不是說得很詳盡麼？但在另一方面查先生卻說：「這次我到台北，印象最深刻的事，不是經濟的繁榮，治安的良好。」一方面說：「蔣經國當政一年，台灣各方面有顯著進步，台灣的政治氣氛比以前是開明了。」但另一方面則說：「然而是當政者主動的開明，既非發源於人民大眾，也不是在於輿論的推動。本質上這是中國數千年的政治形式，遇到一個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運氣好，不幸遇到了腐敗的統治者，人民就大吃苦頭。」這一種明捧暗打，冷嘲熱諷，並且極富煽動性的言詞，是誰也能聽得出來的。查先生的本意是想他的語言達到什並目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只是，查先生這一種說話方式，給人的印象，未免有點狡詐，不夠光明正大吧！又如：

「台灣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到底怎樣？這是評價一個政權的基本標準。可惜我在台灣的時間太短，對這個關鍵性的問題沒有深入了解。」（既然是那麼重要，何以不去了解？）

「貧富不均的情形當然在所難免，和一般先進國家相比，我相信台灣的情形是更加不平均。」（稍為有些常識都會知道，愈是先進國家，其貧富懸殊之現象愈甚。）

「台灣的交通建設，工廠水利建設者頗具規模，但當然不能和大陸相比。」（事實怎樣，凡是去過大陸及台灣的人，自有比較，不待查先生去爲大陸吹捧。）

像這一類不盡不實的言詞，刻意地醜化台灣，美化大陸的曲筆，眞是不勝枚舉，查先生表面上好像很替台灣的處境而擔心，其實卻刻意的用盡各種語言技巧在貶低台灣，抬高大陸，難道這也是分化、統戰和宣傳伎倆之一麼？讀了查先生這篇大文，眞使我不寒而慄，原來政治就是如此這般陰險毒辣的。好一種笑臉迎人的攻勢，無怪乎吳稚暉先生把政治比喻成女人的陰部了，眞是髒得很呀！

雖然這樣，查先生也說了很多台灣的好話，比如經濟的進步，治安的良好，交通建設，水利工程，以至社會風氣的淳樸，人情味的濃厚，公務員的服務態度等，固然，有關這些，只要我們去過台灣都可以一日瞭然，但經過查先生的這番敍述，其眞確程度和宣傳效果，是大大不同的。也許，這一點國民政府應該給查先生致謝呢！最後，我鄭重的提醒台灣當局，要小心謹慎，切勿妄信敵人縱橫捭闔的言詞，以至重蹈昔日覆轍，中了敵人的詭計。須知：「烏鳥之狡，雖善不親。」





陶魯笳浮出

江風武

陶魯笳在「文革」前，是中共「國務院」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和共黨八屆候補中央委員。「文革」初被毛澤東集團，扣上「三反分子」罪名被整肅，銷聲匿跡六、七年之久，突然於最近浮出，並多次參加北平軍方活動。由此顯見，陶魯笳不僅已獲「解放」，而且還調到共軍方面工作。研判陶魯笳可能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

陶魯笳調「國防科委」

根據陶魯笳浮出後，每次露面排名順序，而分析他已調任共軍國防科委副主任。例如：

七月廿九日「新華社」報導：出席共軍「一九七三年體育運動會北京區射擊和軍事三項比賽」閉幕式的，有共軍各總部、各軍種、兵種、國防科委、軍事院校等負責人向仲華、彭紹輝、李達、田維新、張宗遜、張賢約、陳士榘、劉賢權、陶魯笳、蕭克等。從這個名單分析，是這樣：

㈠向仲華、彭紹輝、李達三人，是共軍副總參謀長。

㈡田維新是共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㈢張宗遜是共軍總後勤部部長（研判）、張賢約是共軍總後勤部副部長。

㈣陳士榘是共軍工程兵司令員。

㈤劉賢權是共軍鐵道兵政委。

以上所謂「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從排列順序還有「國防科委」、「軍事院校」的負責人。陶魯笳排名之上為共軍鐵道兵政委劉賢權，陶之下為共軍科學院副院長蕭克，故研判陶魯笳為「國防科委」負責人。所謂「負責人」一般是該單位副主管。所以研判陶魯笳為國防科委副主任，乃基於此。

陶魯笳是薄一波心腹

在說陶魯笳是薄一波心腹之前，首先介紹一下薄一波是何許人也。

薄一波在「文革」前，在共黨方面，他是共黨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政權方面，他是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工業交通辦公室主任。薄一波是主管中共經濟工作之大頭頭。

陶魯笳與薄一波同是山西人，而且又同在太原國民師範畢業。陶魯笳加入共黨前後，一直與薄一波關係密切。最初陶薄在太原搞學生運動，組織地下武裝。嗣陶編入第二方面軍，任支隊副政委，成為賀龍之部屬。斯時薄一波已被捕入獄。一九三六年薄一波釋出返回太原後，陶魯笳亦奉命赴太原，與薄一波、溫健公、牛蔭冠、韓鈞等人，組織「犧牲救國同盟」，陶任武裝委員。該盟以抗日為號召，活動遍及山西省全境。

抗戰初，復以「犧牲救國同盟」為基礎，組成「山西決死隊」，薄任司令員，陶任縱隊司令員。後來「決死隊」編入八路軍一二〇師（賀龍任師長），陶魯笳任縱隊副政委，活動於晉綏地區。

後來成立「太岳軍區」，薄一波任政委，陶魯笳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傳部長。一九四五年六月薄一波任共黨晉冀魯豫中央分局第二書記，陶魯笳也調該「分局」任宣傳部副部長。華北陷共，陶魯笳調任共黨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兼華北人民政府文化委員會副主任。斯時薄一波是共黨華北局書記兼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華北人民政府」和共黨華北局撤銷，薄一波調職中央，陶魯笳則調返山西，最初任共黨山西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山西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五四年升任共黨山西省委書記，後來由於清算地方變有功，一直上升。一九五五年改任共黨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兼山西省軍區第一政委，同時還兼任山西省人委會委員、山西省政協主席等職務。一九五八年五月補選為共黨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一九六四年兼共黨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

一九六五年，共黨中央成「工業交通政治部」，陶魯笳調任為副主任，五月薄一波又將陶魯笳安排到國家經濟委員會，當副主任，作薄一波的重要副手。

國家經濟委員會，雖然有副主任十二人之多，

波（主任）為首的重要領導成員，均因反毛遭整肅，同時毛澤東亦將「國家經濟委員會」予以撤銷。「國家經濟委員會」撤銷後，它的業務大部份劃歸國家計劃委員會，以及加強於國務院各個有關部、會、局。屬於科技方面業務，則劃歸共軍「國防科學委員會」（簡稱「國防科委」）。因此陶魯笳任職共軍「國防科委」，與業務劃歸也有很大關係。

七月三十一日，明報的社評說：「毛氏的下屬對他歌功頌德，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但毛氏自己，往往有謙遜的表現，有時對自己的功過也持懷疑態度，這在哲人和政界巨人都是重要的優點。當大躍進失敗以後，毛氏曾對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說：『我死後眞盼能向馬克思和列寧請教，到底我的上張是不是對的。』這一次對楊振寧的說話，相信主要是謙遜，但相信也是毛氏高瞻遠矚，從數千年的歷史觀點來評價自己的作為。正是他『念奴嬌』詞中所云：『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之意。」

明報還說：「毛氏年事雖然已高，但仍掌握中國的大權，仍有很大機會對人類作出千秋萬載絕對可以肯定的貢獻。我們以為第一是對世界和平的貢獻，第二是改善中國人民生活的貢獻。一個人如能促進世界和平，使人類免於戰禍，如能使本國人民物質生活不斷改善，精神上享受更多的自由幸福，

「文革」中「三反分子」

由於薄陶多年工作關係，而建立了深厚私人友誼，在共黨派系關係方面，陶魯笳乃是薄一波的心腹幹部。然而陶魯笳在共黨的政治地位，與薄一波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也正因爲如此，薄一波被毛澤東整肅，而陶魯笳亦被株連，遭停職反省。

「文革」初期，陶魯笳的老闆薄一波，即被毛澤東小集團揪出，並指斥他是「劉家（指劉少奇）門樓的忠實走狗，劉鄧反動路線的參與創訂者，是一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一個罪大惡極的大叛徒、大扒手（指政治扒手）、大流氓。長期以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取消階級鬬爭，企圖實行和平演變……。」此外還爲薄一波羅織了反毛十項「大罪」。從此薄一波被毛澤東小集團打倒在地——把他批倒、批垮、批臭、再踏上一隻脚，迄今還未翻身。

薄一波被毛澤東整肅的同時，陶魯笳也因爲他主子薄一波反毛，而被打成反毛分子。陶的罪名也是千篇一律的所謂「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陶被定罪之後，即遭到停職反省。

與陶魯笳同時被整的「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有李開信、李折人、袁寶華等，被打成「三反分子」，周仲英、郭洪濤被打成「叛徒」、「劉少奇反黨集團」。

「國家經濟委員會」重要領導成員被整肅後，「國家經濟委員會」停止了一切活動，不久毛澤東又將「國家經濟委員會」這個組織機構撤銷。

陶魯笳獲「解放」與重新起用，固然是毛澤東迫於形勢，但是，多少亦反映了陶魯笳之被整肅，並非他是什麼「三反分子」問題，而完全是被薄一波株連所致。

陶魯笳獲「解放」後的職務——「國防科委副主任」，並不務於他「文革」前的職務——「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不過，這並不表示陶魯笳政治行情上漲，因爲陶魯笳才獲「解放」，談其政治前途似言之過早。（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身份，冒充是中國人了。

查大社長說毛氏「謙遜」，說毛氏「高瞻遠矚」。究竟老毛是否「謙遜」？請看老毛的自供狀：

「……欲與天公試比高。……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斯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老毛還驕傲地說：「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只要翻開老毛的「詩詞」，即可找出無數自大狂的句子，而是加坡籍的查大社長，竟會看出「毛氏自謙」之意來。

其實不但我引的句子可以證明老毛的自大狂，甚至查大社長所引的「念奴嬌」，也是充滿自大狂的氣氛的，請看該詞原文：

「橫空出世，莽崑崙，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爲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爲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爲什麼我們讀了老毛的「詩詞」，感到老毛自大已極，而查大社長則認爲毛氏「謙遜」呢？——大概查大社長是星加坡

明報的社評

古鶴翔

人，對中國詩詞的了解不夠深刻罷。或者，查大社長根本就沒有「是非」的觀念？

現在讓我們看看另一個在一九三六年起就是中共代言人的外國人史諾的話罷，史諾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說：「毛開始率直地祈求起他個人的巨大威望和名聲來，從而利用它來作爲他進行鬬爭的主要武器。」

史諾曾問毛澤東說：「在蘇聯，有人批評中國助長個人崇拜。這有根據嗎？」毛澤東答道：「也許有。……赫魯曉夫先生垮了台，大概是因爲他完全沒有個人崇拜。」

毛澤東已自認搞個人崇拜，以維持其統治權。

可憐查大社長，竟然說毛氏「謙遜」！難道「個人崇拜」竟然可以和「謙遜」共存的麼？唉唉，我們只有跟着查大社長走「沒有是非」的道路了！

查大社長還讚毛氏「高瞻遠矚」，我們也認爲老毛「高瞻遠矚」，理由是：

毛澤東指定的第一個繼承人劉少奇，竟然是「工賊」、「內奸」。毛澤東指定的第二個繼承人林彪又是「騙子」、「叛黨賣國」！——唉唉，這眞是「高瞻遠矚」之至！

此外，查大社長還向老毛獻媚，表示毛氏可以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並使本國人的物質生活不斷改善，精神上享有更多的自由幸福。

我們知道，韓戰、越戰、高棉之戰，以至世界各地的動亂，老毛都是要犯之一，甚至紅衞兵之亂，也是老毛搞的。直至今天，老毛還畜養着高棉的封建頭子施漢諾和挑動高棉的內戰。

我們還知道：目前大陸的現狀是：人們「久病纏綿欠錢醫」，「衣服補無可補」。（均見八月二十一日明報）

像老毛這樣的統治者，我們只應批評，指責，怎麼還能說他「謙遜」，並且說「他的貢獻永遠是可以肯定的？」

還是史諾說得較爲坦白：「共產黨人所致力建立的那種制度的社會壓力，其所造成的內心緊張，顯然是厲害的，出路少而又少，因此要看中醫的人多，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們希望查大社長放棄外國人的身份，親自「回歸」中國大陸，過一下中國老百姓的生活，那時候他的「所見、所聞和所思」，便會和現在不同了，那時候他便不會不分「是非」了。

宣傳・口號與事實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二

馬以定

查先生在「見、聞、思」中，有幾段文字討論到宣傳和口號，並且也表達了對這方面的意見。

查先生所了解的宣傳，是偏重於公共關係範疇來立論。對口號方面，查先生是贊成的，要點是口號要響亮可行，同時不要「浮誇吹噓」。

首先，我說說我對口號方面的意見。

我不大反對口號，只要從口號的簡短句子中，人們便可立刻對其所代表的意義發生理性與感性的共鳴。我以爲最重要的是，切實地把口號來堅定信心，見諸實行，否則，口號也不過只是口號而已。

最不幸的是：現代的人在一切事物上都依屬於口號，口號已取代了理論和證據，這就構成了知識水準的嚴重低落。我可以這麼說：上好的口號可以是智慧與眞理的結晶，下等的口號卻做成了智慧與眞理的敵人。由於口號有這種嚴格的分別，因此，好的口號可以燃起羣眾的熱忱，可以鼓足知識分子的幹勁；反之，壞的口號不但使羣眾消沉，同時也使知識分子增加惰性。前者使人們更形努力向上不息，後者則會不必費神再去鑽研求進，形成僵化、盲從。

因此，口號不只是要好的，同時也不止於口號本身，而要對口號有深入澈底的了解和解釋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也能洞悉口號所代表的智慧與眞理。

假如我們回顧一下五四時代的口號歷史，就不難了解所有的口號，如果不能確切掌握和洞悉其內在精神與條件的話，就是多麼危險的一件事。例如，五四時代思想界肯定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但事實上那時連提倡的人對這口號也沒有了解。科學最基本的要求是理性，民主最基本的要求是自尊尊人，這些標準不但沒有建立，也沒有人提出。否定舊的是革命的行動，革命的行動往往是不擇手段。因此，被五四運動所掃蕩的思想界，是一片眞空。充斥這個眞空的則有各色各樣標奇立異的口號——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這些口號都是從外國舶來的，但叫的人也沒有弄清楚它的內容，響應的人則更像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似的。

那麼，我們來看看查先生所提出來對口號問題的事例。「中共入聯合國後，台灣叫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莊敬自強是很好的，『莊敬』是嚴肅的正視現實，是誠懇而穩健。『處變不驚』其實說明心中在驚，只是自己安慰：『別怕，別怕！』這句口號似乎改作『沉着應變』更加大方而積極。但戰戰兢兢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那也是正視現實，遠遠勝過了『反攻必勝，共匪必滅』的口號。」

我不反對查先生這樣的解釋。但是，據我記憶中的這些口號，似乎是三句，並非只是兩句。它們是：「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愼謀能斷」。從這三句的連貫中，更顯出了這口號的知性和感性，同時更具有傳統文化的韌性和持久性。查先生的「沉着應變」不錯，但卻是消極性的。而「處變不驚」的理念，查先生則着重於心理學的解釋，但觀其下句的「愼謀能斷」，遠較「沉着應變」積極多了。然而，在我了解的「處變不驚」起碼有着兩種意義。一是泰山崩於前和黃河決於側的不變不驚的鎮定；一是面對國際間姑息潮流的變化，而仍保持自己的擇善固執，不爲所動。前者是道出了幾千年歷史性格的固然，後者是面對了目前姑息浪潮洶湧中的溜定。我無意爲這些口頭辯護，不過要談嘛，談得更眞切些。

事實上，住在海外的中國人，爲了中共進入聯合國，確實爲台灣擔心過，這是海外人的心理作用，但爲住在台灣的人，並沒有驚過和怕過。因此，這「別怕、別怕」是生活在海外的人在心理上的了解和猜測而已。然而，如果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能夠從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中來眞切的了解現在，能夠有値得相信的眞理理念作後盾的話，對中共的猖獗作爲是不會震驚的。原因就是查先生所不太恭維的口號：「反攻必勝，共匪必敗」呢！

查先生說：「台北的領導人並沒有明顯說決定放棄反攻大陸，他們只說，反攻大陸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意思說，政治是決定性的，軍事只是附屬。我以爲更現實一些還要好，其實根本不必再提反攻大陸。」

「反攻大陸」這句口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釋，只是一句口號而已。台北的領導當局的解釋很上乘，可惜，查先生卻沒有充分的了解，只是建議「不必再提反攻大陸」。或許有人與查先生的意見相同，原因是在目前的時代思潮中，「反」字與「攻」字會使人心理上感到不舒服，這方面我是理解的。所以，查先生就提出了取消的意見。據我所知，目前還有了另一口號——「光復大陸」。就口號論口號，「光復大陸」在某種意義上，是稍勝於「反攻大陸」的。稍勝但並不意味着要廢除後者。

不過，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註解下來看「反攻大陸」，也並不是非去掉不可的。這裏，我們不妨想想以下的幾個理念：思想反攻，文化反

攻，自由氣氛反攻，人民生活幸福的反攻等等，似乎非用「反攻」這兩個字，不足以代表關心大陸人民生活、思想窒息的苦況呢！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鐵幕逐漸解凍開放，可以說正是思想、文化反攻的好時機呢！並不能只解釋成軍事上的反攻行動！

至於查先生對「共匪」的用法，提出相反的意見稱：「台北的領導人在和我談話時，稱中共爲『共產黨』。他們自己人之間談話，則仍是稱『共匪』。中共當然不是土匪。土匪以打家刼舍、奸淫擄掠爲生，不可能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政權。單以國民黨本身的利益來說，稱中共爲『共匪』恐怕也是不妥的。因爲這是輕視了敵手，減少了『如臨大敵』的恐懼戒愼心理。再者，自己被一羣『土匪』打敗了，那也沒有什麼光采。中共從前稱國民黨爲『蔣匪幫』，後來將這個『匪』字取消了。其實國共雙方都不是『土匪』，而是兩個政見不同政黨。」

在這裏，很明顯的查先生的理念，是走「竊鈎者寇，竊國者侯」的路線的。同時，又是把歷史上的過去與歷史上的當時混爲一談。元朝之所以統治中國，如果當時的中國人都在震於「一個規模宏大的政權」，任其魚肉的話，那就沒有明太祖朱元璋的明代了。在現在，我們固然可以列元蒙爲中國的一個朝代，但仍要肯定的說那是異族入侵建立的朝代。

中共之起家確是「打家刼舍、奸淫擄掠」的，中共在大陸之所以能建立政權，原因複雜，不一而足。然而，中共的宣傳攻勢卻是很厲害的一種武器，同時，受其宣傳深入影響的知識分子與青年們，則更做成了助紂爲虐的先鋒隊，可是，事後，被淸算鬬爭的也還是這些知識分子首當其衝，這方面卻是有事實可據的。

從表面上來說：國民黨與共產黨是兩個不同政見的政黨，但是，骨子裏恐怕就不如同查先生所說的那麼簡單。中國共產黨的那一套，不僅是一個政黨，同時更是一種令所有中國人在其西方馬列主義的理念下供其支配、奴役的一個空前專制的集團。中共之所以把「蔣匪幫」之「匪」取消，原因正如李約瑟所說的：「一九六四年，當我們在中國的時候，很多人都預感到某種劇變要發生了。你可以感覺到那種山雨欲來的氣氛。因爲年青的一代不知道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爲何物，更不要說辛亥革命前在帝制和殖民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了。一定要找出一條途徑去教育他。」（見八年後重訪中國」一文，刊於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二日大公報）這是中共內部的政策出了毛病所致，「匪」字已經不起作用。然而，本質上，共產黨的理論以及作爲，對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來說，究竟是不是「匪」呢？那只是以自己的良心去作判斷了。普通我們稱匪的話，是指作壞事的人，特別是指嚴重傷害他人權利的人們，並非指所有的人，所有的中國人。

其實，查先生對「匪」字的討論，已經從口號轉到宣傳了。因此，查先生接着說：「現代宣傳的原則，不論是商業的或政治的，與其空洞的侮辱對方，不如以具體事實指出自己的優點與對方的缺點。當然，更重要的是必須努力擴大己方已有的優點，創造新的優點。」

在查先生這段話內，我最欣賞「具體事實」四個字，這恐怕是所有宣傳的基礎——事不離實呢？

查先生有機會被邀到台灣——見所要見的人，參觀想參觀的地方，說自由自主的話，因此，就對所見的「具體事實」，發表了自由的意見。原因是要想找具體事實，一定該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最近十三年來，查先生大概沒有去過中國大陸訪問，雖然查先生聲稱去過大陸八次，相信那都是在十三年以前。我深切希望中共當局也發出同樣的邀請，使所有的海外中國人也能讀到查先生的另一本著作——「在大陸所見、所聞、所思」，相信是頗具有意義和價值的。盼望中共當局，不要只在口號、宣傳上自說自話，而事實上卻無法或是不敢讓海外的中國人眞切的看到口號、宣傳內所具有的「具體事實」。

事實上，目前固然有不少人前去大陸旅行或觀光，然而相信是不可能做到像查先生前往台灣一般，自由自主的見何人、看某地，說要說的話的。

從這一極端嚴肅的事實上來看，中共所謂的口號、宣傳都會因之而大爲減色的。

世界歷史上，最會利用口號的，一是德國的國社黨；一是共產黨，如果熟讀第一、二次大戰歷史的人都知道。我們知道：希特拉會表示：「謊言應一再重複，直至人們相信爲止」，已經成了他的政治原則。而共產黨所亂用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兩個名詞，卻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很少有人能在這些的口號下，認眞的了解一下這一口號所代表的正確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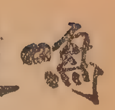
在這一宣傳、口號滿天飛的時代，如果我們不能或無法拿到事實，或是我們無法用理性或歷史經驗來做了解，我們且不必理會這些口號和宣傳。然而，不幸的是：不少的人們，正陷於時代崇拜中隱寓着一種特殊的自大狂。這自大狂使人不尊重傳統，並放棄哲學的研究工作，因爲眞理已爲時髦所取代。這自大狂類似對國家崇拜的國家主義，就如一個國家或民族光榮和強盛——無論其爲眞爲僞——可以補償人的自卑感；同樣，一時代所有眞的或虛構成就亦可以補償人們的自信心的缺乏，並培育其自大狂，這無異是時代的褊狹主義了。

例如最近的「回歸」、「認同」與「和平統一」等等的口號與宣傳，卻也迷惑了不少的人們。然而，這「認同」、「回歸」與「和平統一」的口號，如果人們不去做深入的了解分析——何者爲眞，何者爲僞，何者是事實，何者是虛構，就做成「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的話，那卻是我們這一時代的悲劇。

好在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天地，人們已經對「認同」、「回歸」與「和平統一」做了許多的註解工夫。起碼已經吸取了五四時代口號歷史的教訓。

任何口號，最好是智慧與眞理的結晶；任何宣傳該是有具體事實做根據，然而，任何口號與宣傳，卻只有在開放的社會中才能判定其爲眞爲僞。

最後，我願用這句話與各位讀者共勉，那就是：「眞理所講的現實當然是一件歷史事實。但眞理本身則並非歷史性的。」同時，不要把聰明用在製造口號和宣傳上，千萬要記住：「聰明不可恃，唯行者常至，爲者常成。」當大家都能做言起行者，口號與宣傳就會失其效力了。




評「處變不驚」與「沉着應變」

曾憲光

在「鋤香花，栽毒草」篇中，筆者曾指出過，查良鏞對台北當局的某些措施，大肆抨擊，甚至對國府和蔣總統所提出的當前對敵鬬爭口號，亦在亂發狂言：這也不對，那也不對，應這樣，應那樣。既不是出於他的幼稚無知，亦不是由於他的狂妄自大，而是有計劃有目的的。對此，最具說服力的證據，便是查老板以下的一段「自供」：

「中共入聯合國後，台灣叫出了『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莊敬自強是很好的，『莊敬』是嚴肅的正視現實，是誠懇而穩健。『處變不驚』其實說明心中在驚，只是自己安慰：『別怕，別怕！』這句口號似乎應改作『沉着應變』更加大方而積極。但戰戰兢兢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那也是正視現實，遠遠勝過了『反攻必勝，共匪必滅』的口號。」

這裏，在未對老查上述的胡扯瞎說，進行解剖、分析、批判、痛斥之前，我想先談一下我自己對待批評意見的所持態度。

一向來，我對朋友之要求，也是總感到或者說認為「友直」要比「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要有價值得多。因此，對來自眞正朋友方面的批評意見，那怕極其嚴厲尖銳，那怕心裏極不高興極不好受，但在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我是將予於高度重視和認眞考慮的。蓋因反面意見，往往是醫治自己「頭腦發熱」時的冷靜劑啊！反之，對來自不懷好心善意者的「批評」，我是從來蔑視和絕不加以考慮的。

因此，我對查老板上面胡說八道的第一個感想和看法是，今天，事實一再證明查某人這一次的訪台，（特別是反影在文字上的「見聞思」）根本沒有什麼好心，尤其對蔣總統，處處流露出不敬的口

人，很明顯的認識到自己和中共力量之間不成比例，形勢十分不利，他們以前當已認識到了的，但嘴裏不肯承認，心裏念念不忘於重新奪回大陸的政權，現在的情形卻大大變了：說根本的改變，恐怕也不為過……」

換句話說（正如如此我曾揭露過的）查大主筆是認為台北當局「已放棄了反攻大陸」了，而老查所討厭、憎惡的「什麼『幾年內反攻大陸』、『共匪偽政權轉眼就要滅亡』之類」的口號，當然也就失去了意義，再也不會出現了。好了，既如此，為什麼查大主筆又還要拿上述的口號，作為彰顯其所刪改的口號——「沉着應變」的正確情況。（即據說「『處變不驚』……改作『沉着應變』更加大方而積極……那也是正視現實，遠遠勝過了『反攻必勝，共匪必滅』的口號。」）

應指出，查大主筆這種做法，不僅站不住腳，失去了意義，且明顯的是在要政治花招，是在玩弄他的讀者，而為人所不值！

誠然，不論從查老板的動機，或他出這一招時的手法看，已足於說明他的這一刪改蔣總統所製訂的當前對敵鬬爭口號，不僅是所思惡毒，且是其「所思」惡毒之最。

誠然，這一惡毒之最的所思，本來就不值一哂，但它已見之於文，那也就有予解剖、分析、批判、痛斥的必要。

不錯，由於我們與查老板之間的立場不同，致影響到彼此對問題的看法有異，但正如十年前有一位青年作家（現在的名武俠小說家），在眞報與金庸筆戰時所指出的：「立場不同，事實不變」，即謂儘管彼此的立場不同，但大家所面對的事實卻並不因而有所改變的。那麼，現在就讓我們用客觀的、態度和冷靜的眼光，檢討一下，在台灣目前特定情況下，積極的對敵鬬爭口號，到底是台灣全體軍民所支持擁護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呢？抑查的

本來，「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這兩句，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鬬爭口號，而今查老板既「喜歡」硬把它分開來「討論」，那就勉強破例一次吧！目的為了能把問題弄清楚！

而在研討析判「處變不驚」與「沉着應變」正誤時，我們願意先行放棄任何政見，但必須抓住的一點是，進行此一研討析判時，一定要結合當前台灣的具體情況（包括處境等），不然，勢將流於空中樓閣的「煩瑣哲學爭吵」。對不？

這裏，如果一定要說什麼積極、消極、主動、被動、出擊、挨打……的話，那在我們看來，「沉着應變」，若結合今天台灣的對外形勢，才是眞正意味着：凡事處於被動、挨打……。因沉着是為了應付今天的變，明天的變，後天的天，大後天……的變。這樣，縱使如何沉着，但在精神狀態和處境方面，仍脫不了被迫得手忙腳亂的挨打地位。

反觀「處變不驚」這句話呢，非常明顯，它絕不似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應變劣境中，而是在面對一切動蕩巨變時，仍舊可以或者說保持毫不驚慌的，爭取主動，對敵出擊。例如當出現中共混進聯合國，當尼克遜背信棄義赴大陸朝見毛澤東，當日本忘恩負義與中共「建交」……等一連串險惡的巨變時，國民政府在蔣總統的領導下，始終以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氣慨，一直勇往直前，並採取了一系列與中共針鋒相對的，主動出擊的措施和行動。不然，今天在台灣的國府，就也不會越來越強大了。

至「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口號之正確，和受到台灣全體軍民支持擁護，是由於它是蔣總統結合當前台灣的具體情況，和根據多年來對敵（中共）鬬爭實踐，所訂製出的經驗總結啊！今天「遺憾」的是竟有局外人，在公開地對它提出了應如此這般修改的意見和中傷。這，正是：其幼稚之可笑，其迂妄之可憐，其居心之可鄙也，在歷來所有訪台報

」中，一開始是這麼說的：「以往台北當局所發佈的官方文告，心裏總有一種『浮誇吹噓』的感覺。什麼『幾年內反攻大陸』、『共匪僞政權轉眼就要滅亡』之類……這次我到台北，印象最深刻的事，不是經濟繁榮，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領導層正視現實的心理狀態，大多數設計和措施，顯然都着眼於當前的具體環境……我感覺到，台北的領導

調今彈

英鎊頻頻貶値，港信步步拔索，
財司談判廢然歸，唔駛問番阿貴。
宗主括龍有理，殖民進貢無疑，
縱然會議唾橫飛，只當舞台排戲！

烏夜啼——香港股市

股場變幻非常，忽瘋狂，舉世滔

遊興好，破浪又乘風，擊楫少年
齊慷慨，渡江父老亦英雄，共濟一舟
同。
北國望，慘淡疑雲封，欲問鄉情
烟水隔，且尋芳徑海天空，翹首日方
中。

我看國民黨

藍海文

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中國政壇上的兩個大黨，兩個寃家黨。

中國大陸的年青人比較熟悉共產黨，對國民黨比較陌生。經過共產黨幾十年反反復復、年年月月惡意的宣傳詆毀，國民黨已被醜化成爲一個專門「壓迫窮人」，代表「黑暗」「腐敗」的黨，而共產黨卻極力把自己美化成爲一個「大公無私」專門「爲人民服務」、代表「光明」與「進步」的黨。

儘管共產黨如何宣傳，老百姓卻有老百姓自己的一套看法。尤其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生長起來的年青人，對共產黨有最深刻的體驗和認識，他們並不因受了共黨的詆毀宣傳而仇恨國民黨。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思想認爲：國民黨「不好」的地方，我們一點也沒有看見，共產黨「壞」的地方，我們卻清清楚楚地領教過了。而且國共兩黨是敵對的黨，共產黨汚衊國民黨是天公地道的事情。由於大陸青年對共產黨的憎惡，漸漸的使他們認識共產黨的唯一的敵手的國民黨來。一個與共產黨鬪爭了幾十年而現在仍然繼續扛着孫中山的旗幟與共黨進行你死我活的鬪爭的力量，是必須受到反共人民所尊重的。

七十年代的共產黨已經撕破了從前僞裝「進步」的外衣，澈底暴露了反人民的反動本質，與四十年代的國民黨，在老百姓的心中已經調換了一個位置。從前國民黨遇到的問題，現在恰恰還給了共產黨。

共產主義已是衰老的政體，共產黨這個黨也已經漸漸的衰老了。一個奇蹟，我們卻看見國民黨的漸漸新生。

國共兩黨比較起來，其實，國民黨要比共產黨「年輕」得多，認爲國民黨是一個「老」黨，共產黨是一個「新」黨的觀念是錯誤的。誰都應該知道，因爲，中共原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切聽命於「共產國際」的，「共產國際」比「國民黨」老得多了！

所以，共產主義是舊東西，三民主義是新的；共產黨是舊的，國民黨是新的。

人性強，黨性就被削弱；黨性的膨脹，人性就遭受扼殺。共產黨是只有「黨性」沒有「人性」的黨，所以共產黨一道命令，從大都市到小山溝都像突然着了魔似的，雷厲風行起來。國民黨背着「人性」的包袱，所以國民黨走起路來總沒有共產黨的快，總是那樣拖男帶女，携婦將雛。國民黨常常要吃共產黨的虧。

一旦戰爭，形勢便會起着根本的變化。中國大陸的老百姓，沒有香港人的閒情，一旦兵臨城下，只有兩條道路：不是擁護共產黨就是擁護國民黨，絕對沒有所謂「第三條道路」可走。

戰爭一旦爆發，國軍便像一支激流直奔戰場，衝鋒陷陣的都是一些少壯的軍人，每攻下一個地方，勢必成立「軍政府」。戰爭將給予少壯軍人以創造自己歷史的機會，國民黨將在戰火中新生。假如這一天到來，國府將是充滿朝氣，生氣蓬勃的少壯派的天下。

國民黨搞宣傳搞統戰，趕不上共產黨，看國民黨主要看一支軍隊，軍隊能打，就有希望。「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那是「戰略」上的。在台灣來說，「七分政治」主要是要做好軍隊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把每個軍人都鍛鍊成爲是三民主義的戰鬪員又是三民主義的宣傳員，既是羣眾的組織者又是可以隨時獨立工作的政治工作者。

戰爭一旦爆發，眞正解決問題的還是「七分軍事」。因爲大陸人心反共，已是水到渠成，大陸上一切自發的和有組織的，一切集體的和個體的反共力量都注視着國軍的舉動，國軍的軍事行動，將加速敵後反共力量的發展，軍事行動的勝利，將促使大陸各地反共力量雨後春筍般的爆發，加速反共軍事力量的大會合。

現在說這些話，大概不是「癡人說夢」了。老毛死後，政治勢力割劇的局面很快就要出現，一場烏天黑地的大混戰很快就要展開了。這時，就是王師西渡，反攻大陸收拾殘局的眞正最佳的時刻。

黑暗將過去，祖國將恢復她的光榮，一切耻辱將予洗雪，那時就是中華民國重振雄風的時節！現在說這些話，已不是「癡人說夢」，我已聽見這歷史的巨大的步聲了！

商鞅、秦

所謂「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當遺臭萬年！」——這雖然是三國時蜀志卻正傳，和晉代桓溫傳中先後所敍述的兩句古老成語，但拿來形容今日的中共大頭子毛澤東是極其恰當的。因爲：毛澤東非常了解：要想做到「流芳百世」吧，談何容易？那絕非他的才華與德行所能望其項背！於是退而求其次，只要在歷史上留下一個臭名，也是不錯的。所以，他便把心一橫，數十年來立志要做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壞蛋，越臭越好，其目的卽在希望「遺臭萬年」啊！

蘇聯歷史家的文章

這不僅是咱們七億五千萬中國同胞對毛澤東的看法；甚至曾經竭力豢養過他的蘇聯人筆下所描寫的毛澤東，亦復如此？讀者若不相信，請翻閱一九七一年三月出版的蘇共雜誌「新世界」裏面的一篇文章，曾經把毛澤東和中國二千多年前的商鞅、秦始皇連在一起。這份雜誌是蘇聯刊物中比較自由而超然的，由一批蘇聯知識分子所主持；它所刊登的這篇是「商鞅與秦始皇」爲題的文章，乃反映蘇聯歷史家的意見。

雖然，蘇聯的歷史家，對於中國歷史的看法卻是前後矛盾的。如所週知：遠在二十年前，當前克里姆林宮大獨裁者，中共的「斯太林爺爺」死後不久所出版——標準版的「蘇聯百科全書」，就曾大事讚揚中國的商鞅和秦始皇。該百科全書的內容，竟把商鞅爲秦國的變法是：「富有大政治家和革命者」的氣魄。同時，也曾大捧秦始皇那樣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在許多方面是很進步的。」

以上這些所謂蘇聯歷史家，當時之所以瞞着良心寫文章，瞎捧古代的大獨裁者和殘忍無道的暴政，一般認爲：那毫無疑問地顯然是在替史達林、毛澤東一批暴君獨夫洗脫罷了。可是到了現在，一方面由於時移勢易，史達林被鞭屍；蘇共當權派的若干政策，也早就加以修正了。另一方面則由於毛澤東除了反蘇親美之外，更要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個人崇拜，和殘民以逞的獨裁政權；並且自誇「毛澤東思想發展到馬列主義的高峯」，從而進行蘇共競爭世界共產主義的領導權。這種「奴欺主」的怪現象，對蘇共來說是始料所不及的？

爲了要懲誡這個惡奴——毛澤東，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們，不獨在軍事、外交、經濟各方面，曾向北平紛紛施加壓力；在文化方面，也讓那些所謂蘇聯史家和知識分子，暫時恢復良知，重新做點翻案的工作，把大獨裁者毛澤東的咀臉，描繪得淋漓盡致，而不惜推翻它們自稱標準版的「蘇聯百科全書」；其主要的目的在喚醒中共幹部們，對醜惡的毛澤東加以認識。由於「新世界」這篇文章中，一反過去的態度，而把商鞅和秦始皇形容爲唯一殘暴的鎮壓者，很是恰當。例如其中列舉商鞅所犯的罪過，計有：㈠是指商鞅把人民當作替統治者達成目的的機器；㈡是力主嚴刑峻法——甚至在未定罪之前，卽先處以重刑！㈢是指商鞅不貲

好寫照；而毛澤東的陰險殘酷，更非商鞅所能及！

至於該雜誌指摘秦始皇的罪狀是：首先摧殘了孔聖人的人道主義教育，焚燬了古代的典籍。因此，這個暴君死後不久，人民便揭竿而起，把秦朝的暴政推翻了。而秦始皇所建立的組織和制度，則爲後來中國許多朝代的暴君所襲取，直到現代的毛澤東政權，更變本加厲！

商鞅不及老毛毒辣

實際上，毛澤東的草菅人命，焚燬典籍和殘殺知識分子的毒辣手段，比商鞅、秦始皇實行的更澈底、更卑鄙到不知幾百倍！就拿商鞅之於秦國而論，他畢竟是一個客卿的地位。因爲：商鞅的祖籍是衞國（戰國時已屬魏），原名公孫鞅；其後被秦國封在商邑，故稱商鞅。他幼時受了李克、吳起的影響，酷好法律與兵法。但當時並不爲魏惠王所重用，於是他就投奔秦國，在景監的引荐下，始爲秦孝公所接納。原因是秦孝公企圖恢復秦穆公時的霸業，使對商鞅言聽計從，而商鞅亦趁機勸孝公改革政制，推行新法令，視人命如土芥！甚至於秦國太子犯了罪，他也毫不客氣地判太子的師傅以重刑？因之，當時的秦國人民，也像現在大陸的百姓一樣敢怒而不敢言，聽任宰割，變成了統治者的機器和牛馬，從而進一步地加緊備戰，自稱「富國強兵」，實則殘民以逞？誠如趙良批評商鞅說：『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鯨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蓄禍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非所以爲壽也。……」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

商鞅剛復自用，不聽趙良的話，至秦孝公死後，果爲太子所殺，且以車裂其屍？商鞅相秦十年，他的個人崇拜主義，和現時毛澤東所謂「萬壽無疆」的慾望，正是後先輝映。抑有相同者，他兩人都是曾經出賣國家民族的奸賊，商鞅曾統領秦國軍隊兩次進攻自己的祖國，不只攻破了魏國的都城；並俘去了魏將公子卬。毛澤東於一九五〇年親赴莫斯科獻版圖之外，其後與蘇聯所訂的七百多項條約中，大部份都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而「新世界」之所以不把商鞅和毛澤東最後這條罪名列出來，大概是因爲毛澤東曾向蘇聯人稱呼過「爺爺」或「老大哥」，也曾表示「一面倒」；更曾把中國的民族利益出賣給蘇聯的緣故，未免有些矛盾，因而不便提出了。

也許有人懷疑：像商鞅在秦國那樣大的勢力，怎會一下子就被幹掉呢？其實，這是天理循環，凡是作惡多端的人將自食其果，沒有好下場？商鞅當時何嘗不想逃走，但走投無路；何嘗不加抵抗，但眾叛親離。據史記：『商君亡至關下，欲宿客舍，客人不知其爲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於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商君旣復入秦，走商邑（今陝西省內），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則發兵

仍小巫見大巫！

秦始皇對毛甘拜下風

儘管秦始皇爲着消滅中國以往的歷史文化，而實行焚書；爲着防止人民革命，而收繳天下兵器。但他做的並不及毛澤東於萬一，尙有一些嗜書如命的文人，留藏下一部份古籍，保存了中國文化精華。儘管秦始皇爲着推行愚民政策而實行坑儒；但據記載：他在咸陽也只是活埋了七百多名儒生而已。倘若與今日毛澤東之殘殺或整肅知識分子相比較，簡直有天壤之別！非向毛甘拜下風不可！又儘管秦始皇也曾迷信「槍桿子出政權」，於是併吞六國，一統中原；並北逐匈奴，南取南越。毛澤東也西滅西藏，南侵越南、寮國、緬甸，甚至企圖赤化高棉、泰國；但他北懼匈奴，見了蘇聯大鼻子就龜縮。所以，他不及秦始皇的地方就在這裏，秦始皇不單是沒有稱外國人爲「爺爺」、「老大哥」、「導師」之類的肉麻口號，更未嘗向北極熊獻版圖，對於民族精神和民族利益毫無損害。因此，人們覺得：秦始皇比毛澤東好得多。

談到秦始皇的重稅繁刑，驕奢淫侈。史記指出：禁民偶語，收藏民間兵器，鑄爲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遷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集於咸陽，並分散於巴蜀等地。賈誼上諫漢文帝的「至言」中指出：「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輔道，羣盜滿山，……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下撓，爲宮之麗至於此！……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死葬於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游觀，上成山林，爲葬貍之侈至於此……。」

同時，劉向（別號子政）的「論起昌陵疏」中也說：「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陽，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貴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數宮人，生葬工匹，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其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看來，以上這些紀錄微不足道，算不得什麼，若與他近二十多年來所造成的驚人紀錄，實不可相提並論。事實上，自一九五二年的所謂「武訓事件」以來，先後遭毛澤東所整垮整死的文藝工作者（包括伶官影星），據最保守的估計：至少在二萬五千至三萬人之間；被下放勞改的知識分子（包括學生在內），至少達兩千五百萬人；其他被公審、被害的所謂「五類分子」，總計達兩億人左右。這項數字，能不令商鞅、秦始皇等老前輩相形見拙嗎？至於焚書，毛澤東也是後來居上的。自一九五三年起，全國各地的「新華社」，都分別設有專收古書的辦事處，爲了鼓勵每戶人家交出藏書，到處打鑼

利用，分別運到各地造紙廠去，充作紙漿呢！

、毛澤東

胡養之

阿房宮與西山別墅

在「文化革命」期間，毛澤東更下令把古代、近代的無數書籍，加上「毒草」的罪名而付諸一炬！經過幾次的摧殘之後，相信今日的大陸上，可能再也沒有什麼舊書了！躺在九泉之下二千多年的秦始皇看了這種情形，認爲其道不孤，二千年後仍有承襲他的「壯舉」，深深讚歎毛澤東眞是「孺子可教」，而自慚不如了！特別是毛澤東現在北平西山所建的那座巍峨的別宮，比起秦始皇的阿房宮，更不知要華麗多少倍？如果使用唐代詩人杜牧所寫「阿房宮賦」的筆觸，來描寫這座現代的西山別宮的話，那末，「七億中國人民的血汗盡錙銖，而毛澤則用之如泥沙！」

蘇聯歷史家「新世界」雜誌中的文章，也有同樣的看法，它說：「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含有極濃厚的專制帝王的法制因素之外，他本人也公開承認他幼時最愛讀中國帝王的歷史；且爲秦始皇的崇拜者。因此，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充滿着上古和中古時代帝王的思想。」它又認爲：「中國古代那些帝皇，是沒有一個能比得上毛澤東的。」他們的這一看法，並非根據中國的史實，而是以毛澤東所塡的那首所謂「沁園春」爲根據的。

不過，毛所塡的「沁園春」共有兩闋：其一是在他混進國民黨時期，即挾詐作僞，肆其陰謀，以「書生意氣」而滿口「自由」，爲欺騙大眾而作的。詞曰：「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天競自由。張寥闊，問蒼忙大地，誰主沉浮？攜來舊侶重遊，憶昔崢嶸月稠，恰同學少年，風發正茂，書生意氣，揮斥芳猷；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急水，浪過飛舟。」

這眞是言不由衷，究竟現在大陸上人民有何自由？不是被鬪被殺，即變牛變馬，而苟延殘命者，誰敢不高呼「萬萬歲」？

另一闋是老毛到延安後，認爲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於是口出狂言：「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江上下，盡是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臘像，欲與天公共比高！須晴日看紅粧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惜秦皇漢武，畧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聖經說：「上帝要它滅亡，必先使它瘋狂」，無怪蘇歷史家謂「古代暴君有所不及」，可能是指此詞而言。此外，尙有題爲「軍次六盤山」一首云：「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盤山上高峯，紅旗漫捲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你瞧，這傢伙胡說八道！妄充好漢，實爲狂人！一朝得志，搞到大陸天昏地黯，民不聊生，不亡何待？

我看美加 【1】

劉人傑

老萬旅遊美加，行程歷四十三天，足跡遍東京、夏威夷、洛杉磯、三藩市、拉斯維加斯、芝加哥、拉利、華盛頓、紐約、波士頓、西雅圖，不但在美國兜了一個大大的圈子，還到了加拿大的滿地可、多倫多、溫哥華，回程時有機會在漢城獃了一夜。飛行萬里，在超級公路上坐過幾千咪快車。所見所聞，旅途中曾郵寄回港，在「牛馬集」發表。有些讀者要求老萬有系統的重新在「萬人雜誌」刊登一次，因為看報時間有遺漏，致未窺全豹。老萬覺得這個要求甚有道理，也希望藉這機會，把錯誤的地方，畧加修改。同時，因不限於那小框框，可把拍得的各地風光，製版配合刊出，較為生動。同時，「牛馬集」在星島報美西版雖可經常看到；美東版則如斷橛禾蟲，時有時無，海外讀者，往往走鷄。「萬人雜誌」在美東及多倫多等處銷得相當普遍，重登一次，未嘗不是補救辦法之一。希望各位親愛的讀者不要以為老萬故意炒冷飯，更非存心偷懶。若發現有出洋相的地方，請多多包涵。

大鄉里遊埠

遊埠，有人視為樂事，有人視為苦事。老萬不知是苦是樂，復員廿多年，老萬未嘗遊埠，究竟遊埠滋味是苦是樂，未經體驗。同事笑老萬最遠去過「澳門省」。直到前年才有機會第一次坐上噴射客機，到台灣「遊埠」十天。離開習慣的生活圈子，丟開刻板式的工作，遊山玩水，確是一大樂事。

今回，報社給予假期，老萬便打算遊較遠的埠。本文發表之日，老萬已動程經東京、檀香山，到三藩市去，主要目的地是一遊美加。香港人有遊埠熱，報紙上的廣告，旅行觀光團佔了最大篇幅，每天無數人離開香港遊埠，從不會有人登報告訴朋友；老萬遊埠而大寫文章，確屬招搖。不過，老萬目的非為

要跟老萬聯絡，老萬不在這裏，若不告訴朋友一聲，新聞、副刊稿照舊送到報社，可能給練習生大佬放入冰箱冷藏，待老萬遊埠歸來，已成明日黃花，只好借這框框遍告朋友，一來可賺廿皮稿費；二來比一一搖電話省事。

老萬本打算請散工暫行瓜代，俾可安心遊埠，無所牽掛；但老編「喝令」不得偷懶，要老萬沿途寄稿。不過，喝令是一回事，事實是另一回事，如果老萬旅途勞頓，到酒店已如死蛇爛蟮，如何執筆？又可能郵政躭誤，難免斷癮，老萬覺得責任綦重。

而「牛馬集」取材，一向跟住新聞，老萬到了外國，看不懂外文報紙，勢必與世界大事脫節，可能有個時期「牛馬集」變成「大鄉里遊記」，那時在屈武圻、伍沾德、

其難。不過，老萬也有一套避重就輕的法寶，自己不懂的，避開不談，或先自承認外行，則旅遊先進，自不會嘲笑老萬少見多怪。

老萬在美國、加拿大有許多朋友，到三藩市，至少有一匹識途老馬（馬森亮），在「斯文掃地」之餘，帶老萬逛逛唐人街，吃吃雜碎。有朋友，整個世界行得通，老萬不懂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但到這些地方保證有人給我代言，不致鬧「啞旅行」笑話。

雖然離開香港一個多月，希望稿子不寄失，則「牛馬集」讀者天天仍可跟老萬見面，也由此而知老萬在外國的「所見、所聞、所思」，如果在文中發現笑話，能使各位臨睡前大笑一場，倒是延年益壽的良方！各位拜拜！

平洋，遙到彼岸，在我來說確是壯舉。大鄉里就是大鄉里，我不怕別人見笑，舉一個例，就曉得這個大鄉里並非冒牌，而是如假包換。

老萬認識許多辦旅行社的朋友，本來只消搖個電話，朋友就會妥為服務，把機票送到寫字樓，遊完埠才慢慢付錢，也沒關係。可是同行的朋友說，他相熟的一家旅行社，可節省幾百元，只好由他去辦。付了錢，當天中午起飛的機票，到十一點還拿不到手，把初次遠行的老萬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幾經交涉，才補水拿到機票。老經驗的朋友事後告誡老萬，不見經傳的小旅行社，最好不要委託，最後能夠搞掂，算是老萬幸運，如果他拿了錢沒有下文，你也沒有辦法。

如果老萬不是正牌大鄉里，那會撞這個板？經常旅行的人絕不會省這些小錢，老萬幾乎因小失大，皆因大鄉里遊埠之過。其實，老萬也有些冤枉，我實在不想省小錢，只是習慣對人人都十足信任，又那曉得這樣的事會臨時拆爛污的呢？

坐在七四七巨型客機上，才相信自己今天走得成，若然自己還留在香港，看看刊在報端的大鄉里遊埠，眞是啼笑皆非。

在東京過境，機場中逗留了一小時半，然後再登機飛檀香山。檀香山是進入美國國境的第一站，在這裏，見到一半是美國文化，一半

檀香山有不少舊建築物，也有更多新發展。在威基基區一帶興建的新酒店多到數不清。一流酒店房租也不過由二十五至三十多美元，特別豪華的也有超過五六十美元，但一般比香港便宜多。

人家說，檀香山樣樣東西都貴，作爲一個香港遊客，我覺得這兒什麼比香港便宜。也許因爲近來香港物價漲得太兇。跑進一家中上的咖啡館，每人喝一杯飲品，連稅八毫三仙，算起港幣只有四元多，在香港辦得到嗎？

這裏一流大酒店的自助餐，每客三元半到四元，二十元港幣以下，在香港吃過自助餐的朋友，當然明白在目前的香港已經沒有這個價錢。買一件花夏威夷襯衫應應景，（因爲這兒人人都穿花綠綠的夏威夷）較好的十一元美金，五十五元港幣，這在香港「遊客區」是買不到的。

時間就是金錢

七月十一日下午四時乘七四七珍寶機從香港啓德機場起飛，中途經過日本東京，在羽田機場停留一小時半，續飛檀香山。但到達檀香山的時間是七月十一日上午十時十六分。人們說：時光不能倒流，但這情形，時光卻顯然是倒流了。

同行的朋友笑對老萬打趣說：我們白白多賺了一天時間。時間就是金錢，那麼，我們都賺了不少錢啦。他這話似乎說得很對，記得以前看過一部電影「八十天環遊世界」，關鍵也在這多出的一天，結果使人引起錯覺，但從檀香山飛洛杉磯時，早上十時起飛，飛行時間是五小時二十分，那麼，到達時間應該是下午三時二十分。可是看看洛杉磯的時鐘，卻已是六點二十分。原來洛杉磯時間比檀香山時間遲了三個小時。

我憬然而悟，我們實在沒賺到什麼時間，正如從檀香山到洛杉磯賠了三小時一樣，他日從美國回到香港，再一次經過子午線時，不是又賠了一天時間？其實光陰既沒有賺，也沒有賠，只是各地時間不同，計算起來便覺有賺有賠。如果獃在一個地方永遠不動，便沒有賺蝕這回事；如果從這個地方移到那個地方，永遠不回頭，那一天的時間才算眞的「賺」到了。

在東京飛往檀香山的飛機上，我過了最短的一夜，下午八時十四分離開東京時，天色甫告入黑，到了晚上一點三十分，天色便開始明亮，沒多久，一輪紅日。因爲飛機飛行方向追逐着太陽，因此把夜的時間縮短一大段。

宇宙是神奇的，坐在飛機上才談不了幾句話，便已天亮，使人無法置信。但事實上我們又在白天裏，一個晚上，轉瞬間便過去。

坐遠程飛機，的確是椿苦事。過去老萬只坐過到台北的飛機，一小時多一點便到達。在隧道未通時，朋友送老萬到機場，我到達台北，他還未回抵家門。但坐十多個鐘頭的飛機卻不是那麼輕鬆，如果你有本領在窄窄的座位上睡覺，倒還好過些，要是睡不着，頭頸痠疼，四肢麻木，眞不好受！幸而，現在有了七四七珍寶機，這龐然大物，很不容易客滿，乘客多數在空位拉起扶手，躺了下來，即使睡不着也可養養神，時間還容易打發過去。

許多人不喜歡坐遠程飛機，盡力避免坐上十幾個鐘頭，寧願多分幾站，每個站逗留一兩天，待精神回復，再登上旅程。這是個聰明的方法，不過，似乎與「時間就是金錢」之旨相違背了。



的威基基海灘上時時可以見到美麗的半裸夏威夷少女

草裙舞

提起火奴魯魯，人們會聯想到草裙舞，在我們祖父的年代，脫衣艷舞尚未流行，因而，草裙舞和埃及肚皮舞都是男士們最着迷的七風舞；法國的肯肯舞雖也令紳士們想聽那兒可以看到正宗草裙舞。朋友告訴我，在這裏要看草裙舞方便得很，很多地方都有免費表演。遠一點有柯達的「騷」；近一點，就在酒店旁邊的阿拉蒙那購物中心廣場上，每天都有得看，不花分文。不過，要看最精彩的，應該到阿拉蒙那大酒店的夜總會，那兒有正宗夏威夷傳統舞蹈，除了草裙舞外，還有其他更精彩的表演，且收費便宜，連一份豐富的晚餐，才不過十一元多。

到檀香山第一天晚上，老萬便上夜總會。看到夜總會外邊大擺長龍，不禁躭心，怕今晚不能得償所願。輪到我們時，那位掛了紅色花串的招待員對我們點點頭，才放了心。那胖胖的土著婦人把我們領到靠牆邊的座位，雖然離得遠些，但不用空跑一場，已萬分滿足。全場滿座，外邊仍然有人輪候，我應該感到幸運。

一看場內，也有人龍，原來他們在排隊等食物。這兒許多地方都吃自助餐，十一元收費是包括一份任吃唔嬲的自助餐，一杯雞尾酒，咖啡或茶，連表演、小帳、稅款都包括在內。

老萬看後，認爲便宜萬分，單是那精彩的表演，任何一個節目都已值回票價。何況食物還算精美，簡直是超值享受。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葉挺說道：「長官給的太少了。」

顧祝同說道：「希夷兄，不是我給的少，實在你們要的太多，皆非我職權以內的事，你叫我怎麼應承。」

葉挺說道：「這樣辦，我回去也很難取得大家的同意。」

顧祝同說道：「問題分兩方面說，你回去勸勸貴軍官兵，我再去電重慶，向委員長請示，看委員長怎麼指示。」

葉挺明知道顧祝同不能解決問題，同他再爭也沒有用，只得回去雲嶺。葉挺回去後，情況更形緊張，何應欽、白崇禧齊電發出後，蔣委員長下手令要新四軍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去江北，中共中央訓令也到了，要新四軍放棄皖南根據地，開去江北在長江下游活動，準備在靠近京滬地區建立根據地。

項英接到一連串的電報、命令，心煩意亂，就問葉挺怎麼辦！

葉挺說道：「你是政委，政策由你決定，我只管執行，你何必問我。」

項英說道：「這件事關乎全軍禍福，大家都有責任，軍長最好能說說你的意見。」

葉挺說道：「未談到問題之前，我要先問副軍長一句，你肯不肯把部隊撤去江北。」

項英搖頭道：「我不肯，這是老毛詭計，有意借國民黨的刀來殺我們，我們怎可以睜着眼向他擺好的圈套裏跳。」

葉挺說道：「這事關係太大，不如召開一次會議，大家徹底討論一下。」

項英說道：「也好，看看大家意見怎樣？」

在葉挺、項英主持下，召開一次軍部高級會議，參謀長周子昆，秘書長李一泯，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參謀處長趙凌波都到了。

項英主持開會，將軍委會及中共中央命令報告一遍，徵求大家意見。

秘書長李一泯說道：「這顯而易見是調虎離山之計，我們怎能上當。」

袁國平問道：「你是說國民黨調虎離山。」

李一泯笑道：「國民黨只是用的驅狼吞虎之計，想把我們調到江北與日本作戰。眞正要調虎離山的是我們的黨中央。」

袁國平問道：「黨中央調虎離山，把我們調去江北幹什麼呢？」

李一泯說道：「理由很明顯，因爲我們把雲嶺建設成延安第二，前途發展也比延安有希望，自然引起有關人的嫉妬，想藉國民黨的力量把我們消滅，以後軍權，黨權皆可統一了。」

項英說道：「一泯同志，你不要繞着彎子說了，打開天窗說亮話，全是老毛一個人在搗鬼，我們決不上當。」

大家看項英公開指責毛澤東，都不好插嘴。

項英說道：「我在江西時就同老毛交過多少次手，他這人一輩子最大的本領就是鬭自己人，也可以說是害自己人，從江西到延安，有多少同志死在他的手上，尤其是過去同他有寃的人，一旦落在他手上，眞是死活不得，所以無論如何，我是不聽他的安排。」

葉挺問道：「不遵命令北調，又當如何？」

項英說道：「我就是想聽聽軍長的意見。」

葉挺笑道：「我一世打仗就以打硬仗出名，不肯北撤，就只有堅守皖南了。」

項英說道：「堅守只是原則，戰術方面還應該靈活運用，要發展游擊戰，使國民黨部隊不能對雲嶺攻擊。」

周子昆說道：「這次會議要決定幾項原則，參謀才好擬定計劃。」

項英說道：「第一，堅決拒絕北調，最多將部隊一部份移至蘇南，先佔據金壇、丹陽、句容、郎溪、溧陽各縣，擴充加強東南各政治機構，期於短期內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區。

第二，先以政工人員，地方幹部及武裝工作隊繼續開赴蘇南，先在金、丹、句、郎、溧五縣間擴充組織，等待大部隊到達後，展開攻擊，消滅第二游擊區之頑軍，以便向太湖、浙西發展。」

葉挺說道：「我們要五十萬開拔費，顧粥桶只給五萬，實在太豈有此理，我覺得這口氣不能出，非向顧粥桶要五十萬開拔費不可。爲了達到此項目

的：我軍要集中於涇縣、繁昌之間，以爲聲援。」

項英點頭道：「這算是第三項。」

葉挺說道：「第四項以日艦封鎖長江爲理由，拒絕由皖南渡江，堅持由蘇南渡江，這樣就可順利開去蘇南。」

項英點頭道：「軍長這一項計劃最高。」

葉挺說道：「我們既然不願北撤，就要找尋藉口，最好能找到機會，殲滅一部頑軍，造成動亂形勢，可以改變北調的命。再說陳毅在蘇北殲滅了八十九軍，我們也應該有點表現。」

項英說道：「陳毅只會玩女人，那能打仗，我同他在江西相處三年，他的膽眞比老鼠還小，按說他不該入這一行的。」

葉挺說道：「不論陳毅、粟裕，蘇北確實被他們攻佔了大部，我們應當向他們看齊。」

項英說道：「好的，這算是第五項吧，參謀長可以根據這五項原則擬作戰計劃了。」

新四軍擬訂作戰及擴張計劃之後，就向第三戰區長官部呈請分批渡江，一批按指定路線由皖南渡江，一批則改由蘇南渡江。

顧祝同接到這個報告不知如何處理，把參謀長黃百韜請來，說道：「百韜兄，你看新四軍又出什麼主意？」

黃百韜看了一下，說道：「其中有絕大陰謀，長官萬不可答應。」

顧祝同問道：「什麼陰謀呢？」

黃百韜說道：「他們要從蘇南渡江是假，想在蘇南另闢根據地是眞。」

顧祝同問道：「何以見得。」

黃百韜說道：「道理很簡單，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因爲由皖南過江不安全，因此要轉到蘇南過江。但蘇南密邇京滬，日軍對蘇南的戒備一定比皖南嚴密，他們從皖南過不去江，而在蘇南就能過得去，有是理乎！」

顧祝同點頭道：「老兄一分析，使兄弟頓開茅塞。不過軍委會的命令是要他們過江，至於從什麼地方過江，雖然也有指示，但是並不太認眞，如果我不批准他們由蘇南過江，他們賴着不走，軍委會又會同我麻煩。」

黃百韜說道：「如果他們到了蘇南不走，又怎麼辦。」

顧祝同說道：「這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到那時我再請軍委會指示辦法，這樣的責任就不在我。」

黃百韜聽了一肚皮不高興，又不便發問。

顧祝同似乎也有所覺，說道：「百韜兄，作官之道，就是盡重少擔責任，有責任推出去，就不會犯錯誤，兄弟幾十年所以一帆風順，全靠這點訣竅，因老兄匡助實多，因此不吝相告，幸勿視作耳旁風。」

黃百韜實在聽不下去了，說道：「多承長官厚愛，百韜自信沒有機會作大官，一生只作幕僚，完全秉承主管官意志辦事，不必也不能推卸責任，所以長官這套不傳之秘，百韜縱然學會，也毫無用處。」

顧祝同說道：「百韜兄，話不是這麼講，俗語說藝多不壓身，多學一點本領總是不錯的。」

黃百韜不願再同他胡扯下去，轉變話題問道：「就算如長官的意見，批准他們分途過江，如果他們過了委員長手令限期，仍然不走，又怎麼辦！」

顧祝同笑道：「那可好辦了，我給他報到軍委會去，請軍委會處理，更不干我的事。」

黃百韜點點頭，又問道：「如果新四軍逗留不過江，乘機襲擊友軍，我們將怎樣對付。」

顧祝同遲疑道：「在江南，他們敢嗎？」

黃百韜笑道：「共產黨什麼事都敢作，只是要看有沒有機會，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們怎樣應付，長官要先有個指示。」

顧祝同說道：「百韜兄，一切你看着辦吧！只要我們能佔住理，我就有法向上交待，更重要是責任千萬不要攬到自己身上，最好找一個人負責。」

黃百韜得了顧祝同允諾，可以放手去幹，就派出專人調查新四軍的行動，緊密佈署，準備必要時予以還擊。」

葉挺、項英對顧祝同有深切了解，但是卻不了解黃百韜，雖然知道長官部參謀長黃百韜能打仗，但是卻不知道黃百韜運籌帷幄的才能，尤其黃百韜出身張宗昌部，隨同徐源泉一同投向革命軍，是雜牌中的雜牌，葉挺、項英斷定他這個參謀長只是坐冷板凳，決不可能得到重用。他們卻不料顧祝同生平只有一項長處，就是不排斥雜牌，手下人才確實兼收並容，尤其是黃百韜繼任參謀長之後，一切表現，均使顧祝同心服口服，因此，顧祝同對黃百韜不僅言聽計從，而且委以全權，這些情況是葉挺、項英未料到的。

葉挺與項英也按照既定計劃進行，首先是派出政工人員，地方幹部，自衛隊及民眾團體等工作人員，共約八千多人，開去蘇南，到了溧陽、溧水等地。另外有少數地方武裝護送眷屬到了皖南銅陵、繁昌，又分出一小部份渡江到了無爲。

眞正新四軍武裝主力，共約一萬人，仍留在原地不動，而且盡量擴編部隊，爲了避免暴露情況，增加部隊仍然舊番號，如第一支隊原有第一團，現在又增編一個第一團，原第一團改稱老一團，同樣第二支隊第三團也增編一個團，原有的改稱老三團。軍部教導隊也擴編爲兩個團，將當地壯丁全部裹去當兵。新四軍這些行動，當然瞞不了黃百韜，就秘密戒備，防備新四軍異動。

本來蔣委員長手令最後渡江限期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但是，到了限期屆滿之時，新四軍仍無渡江打算。雖然葉挺、項英下定決心不撤，但葉挺從北伐時就是蔣委員長部下，由獨立團長而二十四師師長，最後參與南昌事變始脫離國軍。由於在北伐時葉挺親自受過蔣委員長指揮，深知蔣委員長個性，曉得蔣委員長一向令出必行，此次對新四軍已經一再優容，屢展限期，如果到了最後不遵命令，事情絕不能完結，因此，葉挺就另打主意，想製造糾紛作爲拒絕北撤的藉口。



出名門本是好青年　入歧途橫行成土霸

民國三十二年，日寇在湘西常德失敗後，積極佈署第四次進攻長衡戰爭，在暴風雨來臨前這段寂靜期間，吾鄉會破獲一個龐大的黑社會準漢奸集團組織；該批喪心病狂的亡命之徒，妄圖控制萍鄉第五區西路北路幾個鄉鎮，並欲進一步向東南各區擴展勢力，後來搜出計劃文件證實，還準備與敵溝通，只待日寇來臨，立即組織贛西臨時維持會，一塲均仿照南京汪偽政權，沐猴而冠，甘心情願出賣國家，不顧民族大義，欲北面事敵做一個遺臭萬年的漢奸。

兩族和解禦外敵

事因我鄉村莊是以河水分界，河之東岸是我們張姓一族，河之西岸是黃姓大族集居之地，該處可說是人財兩旺的發達大族，張黃兩族從祖宗遺傳下來就積有宿怨，（我不清楚爲了何事做成世仇，也許是湘贛人個性剛強有關。）每因細微小事，彼此互不相讓，常發生雙方將祠堂門打開，鬧得武要打鬬，文要打官司之事。自從民國十八年，江西土共爲害地方，張黃兩族的知識分子，均感覺事態嚴重，土共的殘害百姓是不分張姓或黃姓的，彼此唇亡齒寒，憂戚相關，絕對應該將兩姓的宿怨拋開，聯合起來對付外侮，爲保生命財產的安全，理應携手合作，來計議如何抵抗土匪的騷擾。經過兩族和解同意後，就開大會商討，經幾次會議後決定，雙方祖祠祭產[illegible]

；由黃姓推荐一位文能執筆武能上陣，敢作敢爲的青年子弟，名叫黃漢生的擔任民團隊長職務，該青年那時才廿三四歲，生得身材高大，國字臉，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同時還練成一身武術，俱有文武兼備之材，是吾鄉青年的佼佼者，當然是一位能替國家民族轟轟烈烈的做一番事業之輩。然而事實竟不如理想的完美，他初時雖給人好的印象，後來竟然變成令家鄉人痛心疾首的一個極端危險分子。

訓練民團保家園

鄉中訓練民團隊，在民國二十年正式開始成立，黃漢生負責教練後，在那兩三年之間的表現是很不錯的，他的團隊保衛桑梓，進剿土匪做得很是出色，一班鄉紳長輩非常器重他。至七七抗戰爆發，黃族在軍政界服務人士不少，均認爲該青年是可造之才，如能讓他參加抗戰行列，前途不可限量，因此他在族長們的推荐鼓勵下進入軍旅。但是軍隊生活是很辛苦的，軍訓時期的每日三操兩講，上陣抗敵是餐風沐雨，艱苦備嘗，有時一天沒飯吃，整天無水飲是常事，在前線打仗時，一班下級幹部凡事都要親力親爲，在兵士面前，不但不可趾高氣揚的擺上級架子，還得小心翼翼的負安撫之責，衝鋒陷陣時要身先士卒帶領走前頭。日本軍隊作戰的武器非常厲害，不比江西土共的烏合之衆，兩者相較差別太大。剿共時是隊長帶着號兵站在最後面，指揮團隊人員，叫着：進攻呀！圍剿呀！土共見人多有槍，就逃避無踪。抗日時的驚天地，泣鬼神的硬拚猛打的戰爭，不是硬漢就不能忍受。黃漢生過不慣軍旅生活之苦，同時他是一個怕死的懦夫，他家中有的是祖業，田租收穫吃用不完，怎肯挨此勞苦軍人生活，更何況時刻都有死亡的危險呢！一個人凡是潛伏着自私和逸樂的心理，就不會顧全民族氣節及國家存亡的大事。他辜負了他本身文武俱備之材，[illegible]

回到家鄉重做他原來的小少爺，更甚的是藉着剿共時期民團隊長的身份，橫行鄉曲，使得善良弱小的鄉民見之生畏。

賭仔變成爛仔

張黃兩族集居一處鄉村，人丁衆，祖業富，多數居民不愁生活，因而養成一班遊手好閒不圖上進的子弟，特別是賭博風氣熾盛，黃漢生就是其中最豪賭的一分子。凡是賭博，一定是十賭九輸，輸得多了，必然想盡方法籌措賭本再賭，如籌不到錢，就無膽量去參加賭局，一羣賭友就會和你疏遠，想賭而無賭本的人，好像吸毒者毒癮發作時一樣，妻室兒女都可以出賣的，還顧得什麼禮義廉恥，眞是妻室兒女親，不如他的賭博吸毒親。這位黃漢生在賭場節節失敗，將祖業一賣再賣，到最後產業賣光，氣運還是在作弄他，手風還是同樣衰，他在無路可走之下，竟想出組織幫會的山頭主義，自封幫主，招攬一班流氓地痞加入他獨創的黑社會組織，起初由本鄉起，漸漸的向外擴展，一羣臭味相投無法無天的不良青年，很容易受他利用，欺壓老弱，敲詐良民，竟不顧法治及長輩的告誡，做出種種不法之事，不但如此，在湘衡會戰前，竟準備和日寇勾結，在湘贛邊區組織偽政權和成立偽軍，那時他的黨羽已相當多，所到之處，一班徒子徒孫前呼後擁，威風八面，儼然成爲吾鄉一霸！地方人士均認爲黃姓是本區大族，黃姓子弟做壞事，應由他本族的族長去懲罰管教。在以前的區鄉長立場，做事瞻前顧後，縛手縛脚，毫無魄力處處要顧到兩族鄉紳的勢力，決無可能出頭來制裁惡霸，因此他更肆無顧忌，無法無天的爲所欲爲，使家鄉人士爲之側目。

惡霸登門挑釁

正當此時我由零陵回鄉，在家醫理父親病體痊癒後不久，黃漢生竟看上了我這年輕人，他托第三者來和我說：要我參加他的組織，幫他管理財政事務，他另一方面的意思，就是想我家出一筆相當的錢來支持他的組織。這種黑社會敲詐的手法，竟出[illegible]

和我在好笑又好氣之下，一口拒絕了他。不料有一天黃漢生竟帶領黨徒親自登門造訪；擺足威勢，盛氣凌人，竟然來我家示威！論到人力財力，他家雖不錯，但要和我家相比還相差很遠，他如此不量力，是凶惡成性的原故，他來威脅我的家庭，可能他以為自己有組織有狐羣狗黨助陣，可以橫行鄉里了。我那時剛從軍旅回家，年少力強，血氣方剛，見到黃漢生的卑劣行為，不但不驚，反而認為他只不過是小醜跳樑而已。但他態度傲慢竟聲言要和我比較武功，他分明是想用武力來欺壓我家，確實令人難以忍受。雖然如此，但比武也正中我的心意，可能他將我估計得太低，以為我在軍旅中幾年，已將武功荒廢，因他自己在軍隊中一天忙到晚，已沒有精神時間去練習國術，以為我也是和他一樣，這一次他卻估計錯誤了。我父親是本鄉的鄉紳長輩身份，是具有相當的威勢存在，這班鄉間土惡霸在他面前還不敢怎樣放肆。這次上門找我年輕人較量武功，他是有打算的，如他勝了，當然要開談判講條件，如他失敗，自有一班亡命之徒做後盾，因此他勝敗都不怕，以為可以要脅到我家。當時我父親告誡我說：「寧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我回答說：「可請放心，我自有辦法打發他出門。」隨後我來到客廳裏對黃漢生說：「較量武功是我和你兩人的事，你的同伴都要離開我家去外邊等候，我們在大廳堂裏去比武，任何人不准旁觀。」他當即答應我帶他到大廳堂中對他說：「比拳掌或比器械，任由你選擇。」他說：「先比拳掌，後較量木棍。」論年齡他要大我十歲，高矮兩人差不多，體重他要比我重三四十磅，正是年富力強之時，比較起來，他魁梧得多，並且氣勢高張，確有令人見而生畏懼的感覺。然而世事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後果。當時他輕蔑的望着我，意思是我決不敢和他交手，他擺出架勢，跨步坐樁，眞好似一座泰山；而我呢？卻似一根竹篙精，有可能是他的敵手嗎？然我在此形勢下並不心怯，因為凡是練武術的人，誰不想找對手較量，試試自己到底練成如何程度？尤其我是下過苦功，費了多少時間精神去學習鍛鍊，在外數年從辛苦中抽時間鍛鍊，從未一日間斷，還時時尋訪武林高手請教招數，如不是嚴格約束自己，正想找人躍躍欲試呢！我能嚴守初期練武的戒律，不去惹事生非，也是自己的家庭及教育，均受過嚴格的管教有關。現在有一個欺上門的惡霸，怎會不想試一試身手呢！何況對方又是為鄉裏所不齒為非作歹的壞人。練會武功絕對不可欺壓善良，但這種無恥之徒，就應該給他教訓。這次他來惹我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可算遇到尅星了！雖然他看起來威武，武功未必高過我，而且事到如今，也不容我有所遲疑，正好藉此機會顯露身手，試探自己武功的深淺如何？

劈丢拳法破坐馬拳

且說我們二人對面站定，我客氣的說：「你是客，我是主，由你先出拳。」他立刻出左拳朝我當頭劈下，我看到他的肩膊轉動，知道是虛招，我用前弓後箭馬步，不移動腳步，只用半藏手撥開打來的拳頭，他即左腳趨步上前，左手向我攔腰一斬；我見他出手這樣毒辣，心中暗罵：想找死！我採用捷樁掌法的腳步和手法封住他斬來的手，左手在他腰部輕微點了一下，令他知道厲害。他即改用坐馬拳朝我腹部打來。我早已知道他是慣用坐馬拳法，這是他的絕招，因他身材高大，氣力充沛，馬步穩健，用坐馬拳法可發揮他的長處，曾有很多人敗在他的坐馬拳之下。因此我不敢怠慢，預作防備。坐馬拳法我自己也曾練得相當純熟，但從未使用過，因此拳若打中人身上，實在太過厲害，不能隨便使用，又不是十怨九仇，何必用此毒手傷害對方呢！如今他對我使出此狠拳，可見他心狠手辣的程度，已到了極點。當他用左手坐馬拳打來，我用車輪拳法腳步閃避，他見一拳不中，即刻側身用右腳向我踢來，我即採用風車式手法，身子稍向右移動，避開他的腳鋒，用右拳在他踢來之腳的當面骨上輕微擂了一下。這時他已使出了兩拳一腳，但連我的衣服也碰不到，我看他似乎已沉不住氣，較量武功最忌心情浮躁；只見他已面色轉紅，目瞪眉豎的接連打出兩拳坐馬拳。我這時已發覺他主要功力練在左手上，這點是他聰明之處，因為普通練國術多數是右手力大，左手力小，他採用左手練拳，在於使人難以照常理防備。但當我發覺他的長處後，他的第三次左手坐馬拳已快速的打來，我這次改用丁字腳步向右方避開，同時右手在他左手肘彎處的穴道抓了一下，卸了他部份勁力，他當時是不知道我在他身上已點了穴道。拳來腳去的我一直採取拖延戰法，我的拳掌打倒他身上只是點到即止，並不想傷害他，誰知他見久攻不下，發了狠心，只見他右腳橫掃向我下陰部猛力踢來，當時我見他如此無義就再也不留情面，左腳向後退一步，側身坐騎馬樁，一面急速避開他掃來之腳，右手同時間打出一排釘拳頭，用重力在他踢來的右腳當面骨上一拳擊下，這一拳相當沉重，我見他臉上肌肉抽縮一下，眉頭一皺，我知道這一拳打得他痛入心肺。到此處我向讀者們提供點防衛意見，不論遇到對方的腳法踢得如何厲害，先向後退開或向左右閃避，然後乘機用拳頭擊打他的當面骨，就可收到禦敵的效果，因為當面骨是最受不起擊打的，如不信不防自己用拳頭敲打膝下五六寸處的當面骨鋒，稍微用力打一下都很痛楚的，如用重力擊打當然更是受不住的了。我一拳擊沉他踢來的右腳，他吃到苦頭，以後再也不敢用腳來踢我。

他第五次再用坐馬拳打來時，我決定用劈丢拳法去破他的坐馬拳，我細心觀察他的拳頭手指第二和第三節骨尖上沒有粗皮，我就料到他的拳頭不夠我硬，我知道他的缺點後，心中曾暗想：不識相的傢伙，連續用幾次坐馬拳沾不到我的邊，還要用此拳法？當他這次再用左手坐馬拳打時，我右腳退後，右拳對準他打來的拳頭一劈，實行拳頭打拳頭的硬拚硬法，劈後朝他臉上一丢，拳頭打到離他眼睛一兩寸處隨即收返來；立即用縱跳步法，縱身向後一跳，距離他約有七八尺遠處停落地上，我採以逸待勞之勢。見他腳步輕浮，因為右腳被我擊中當面骨，左手肘彎點了穴道，右拳頭又硬碰硬，已受傷不輕；他趨上兩步又遲疑欲進不前！



江南啼痕錄

（五十一）

我順利完成搶購糧食的任務。事實上，是緊張而不是驚險；是偷渡而不是硬闖。一切由廣陽指揮部妥爲安排，先彙集情報，知道由陳冲直至崖門上下均無敵踪，轉過黃冲便是大天二的世界，透過游擊隊而和大天二聯絡，與其說是我們的搶購，不如說是大天二替我們代買。抵達斗門和乾霧時，還不到一小時，稻穀已由運伕一擔一擔的挑上船來。我們只不過照價錢，把穀價數十萬元點交大天二的司賬而已。一點不需自己勞神。但可以反映出大天二在敵後地區的「霸道」。他們神通廣大，既和敵僞打交情，也和國軍游擊打交道。兩面拉攏，在三不管地區作威作福，擁有武器，擁有馬仔，做其無法無天的世界。

交易雖然這末的容易，但廣陽指揮部仍作萬一的部署，派出兵士一連，輕機關槍六挺，由連長率領，隨船保護。另派副官一員，軍需一員，携帶鉅欵。（張香公到指揮部辦妥借欵手續後，十五萬元卽點交張人傑兄保管）以火輪一艘，拖着八艘牛牯桶的大木船。副官和軍需老爺陪我和人傑兄登上船來，原來是配在最中間那一艘，除了校役張寬和一個勤務兵，其餘都是船上的蛋家。下午一時許啓行。在船上輕輕鬆鬆聊聊天，副官是廣東人，有點幽默感的樂天主義者，和我們談得很攏。那位軍需是彭指揮官的親信，是湖南老鄉，較爲沉默，但對我們讀書人卻有點客氣。輪船疾駛將到陳冲，太陽已漸漸銜山西下；到了陳冲封鎖線，船便停了下來，副官和連長則一起上岸，到封鎖指揮所去聯絡，不到半小時回來了，而且那連長也到我們這艘船來。他們落得船來，船戶人家便擺上晚膳，我們七個人圍在船上特製的短腳桌子，盤腳而坐。幾道蛋家巧手弄的海鮮菜，使我們大快朵頤。吃過晚飯，已是夜幕低垂。這時，船又啓行了，慢慢的在封鎖指揮所派出的小艇引導之下，穿過了封鎖線。突然，那連長在衣袋裏拿出哨子，長長的吹响；副官又叫船上人家吹熄所有的燈火，除了輪船稍露了些電燈微光之外，幾艘大木船已全是燈火管制。而且前後的木船，在夜色迷茫中，均發覺設有瞭望監視哨，架設輕機關槍，在河面上，一片閴靜的黑沉沉，緊張的空氣，壓得人不能呼吸。副官老爺似怕我們文弱書生，受不起驚嚇，悄悄的過來對我和人傑兄說：「過了陳冲，要經淪陷區而往斗門，我們的情報雖已證實新會河的南岸，沒有敵僞移動，但爲了安全起見，我們還是小心戒備。相信沒有什麼事，不妨早點休息。」既然沒有我們可做的事，樂得伸一伸一天疲勞的脚骨，我便把絨褸暫作被蓋，和人傑兄並頭躺在船艙裏。可能是上午奔波的關係，眞正有點累，不久，沉沉入睡了。等到人聲紛擾吵醒我的時候，急忙爬起身來，原來已到達目的地——斗門。副官和軍需老爺，一齊微笑向我打招呼，原來張人傑兄還緊抱帆布袋的鈔票，側身在那裏睡着。我急忙向副官和軍需老爺及那連長致意：「偏勞各位，我們躲懶躲懶了。」那樂天主義的副官卻指指連長說：「我倆也早就睡了，只有他辛苦了一夜。」在斗門忙了整個上午，眼看挑伕像蟻隊的走上，把穀倒入船裏。我們學校預定購買的稻穀一萬擔，在斗門已全部買好，分裝在三艘大木船裏。而指揮部的糈糧，則分別在斗門和乾霧購入。直至夜幕低垂時，我們又卽回航，這種突然而來，飄然而去，當然是採兵法上所說「出其不意」的方法。衝過淪陷區則全在黑夜進行，自然是避免日軍的發現，僞軍乃烏合之眾，不足爲慮，但必須防範爲日軍所發覺，才不會給日軍攔途截擊。幸而一路平安，平明時分，船隊又緩緩的進入陳冲。於正午十二時已抵達新昌河面。我們向廣陽指揮部人員致謝厚助後，卽另雇電船把那三艘滿儎糧食的大木船，逕拖到樓岡的潭江，才又雇挑夫把稻穀運上樓岡墟的岡陵米機。充分的貯備糧食，所以，這年我們學校的膳費，始終是每月只收大洋十四元，並無絲毫增加；而又將學生所交的膳費，除抽出瓜菜肉類副食費的預算之外，又全部購入糧食，消耗了又有補充，源源不匱。故民國三十二年六邑大鬧糧荒，而本校卻絕無威脅。飲水思源，皆拜彭指揮官關心戰時教育的所賜。

謙辭不就紐約分團主任職

我的英文修養，既是這末的不濟，但卻在吃英文飯的方面，飛來一個絕大的機會，大出我意料之外。我趕返粵南六邑，巡視糧荒災區，普遍設置防疫注射站，招募饑民前赴粵北，充當廣東省實業公司農場的園丁。開建、封川的救濟糧早已依限撥來，而且當局又宣佈將嚴刑峻法以懲治囤積居奇，於是粵南的糧價，便作合理的下瀉。救災的任務告一段落，我回復一般日常的工作。一天，忽然接到黃凌霜先生從重慶拍來的電報：「美東分團請兄擔任。」原來黃凌霜先生奉派爲三民主義青年團美洲組織員，在美國建立青年團各級的組織機構，承其厚意培植，特來電相邀，要我擔任紐約分團主任。在美國而言，紐約分團是最好的一個單位，而黃凌霜先生卻把這個機構屬意於我，遠道相招，這份情誼，使我銘感。但我這個不受抬舉的阿Q，運氣來到又把它推了。以爲自己的英文程度，連一個初中學生也不如，在外國怎能應肆酬酢，倘在折衝外交之中，鬧出笑話，則有辱國體。獻醜不如藏拙，於是拍電報回覆黃凌霜先生謙辭不就。不懂政治法門的大傻瓜，這次所犯的錯誤，和推了百里侯的天眞想法，如同一軌。

萬人意見

中共玩弄「統戰」魔棒 投機者爭向紅朝靠攏

名流巨賈必竟是無產階級敵人

香港此時此地，猶之戰前上海租界，是冒險家的樂園。大概因環境微妙特殊，人們在心理上，總愛趨向投機。戰後情形如是，近年來更爲突出。照「投機」表面的解釋，恐怕是投其可乘之機吧！有可乘之機而投之，難怪有時會得到很大的收穫。然而可乘之機不常有，偶有亦不能長久可投。但投機必竟本小而利大，甚而風生水起，富貴逼人，轉眼間可儕於富貴之林，名流之列。洋房汽車，傲視同群，這又怎能不叫人挖空心思，夢寐以求呢！

基此原因，商場上的投機千奇百怪，層出不窮。近且大者，如股票買賣，先行者盤滿砵滿，跟隨者所得亦豐，但後至者則焦頭爛額，成大閘蟹了。能怪得人嗎？萬語千言這是「投機」。投其可乘之機，自然不是正道，幾會見正常事業，有核算清楚一元上市之價值，不旬日而升至六七元以至十多元的，即使該事業非常穩固，且有大後台，而其發展前途又大有遠景的，恐怕也不至如是吧！怎會短短時間，而竟增值十數倍，這分明是人爲投機的「炒」。漸漸不對路而停「炒」了，自然祇有直線的跌，他們非常清楚上市時是祇值一元的，有何話說？投機的利弊得失就在於此。

誠然，香港是個商業社會，照理投機恐怕祇局限於工商業吧！但香港也很像是民主與極權的觀察站，而且兩種制度又必然影響每一個人。殖民地自然是談西方民主，香港本土人與逃亡者大都屬之；但此間貼近中國大陸，因此很多人也講共產政權的一套。中國目前兩個政權任人選擇，絕大多數總是愛正義與自由，亦有受宣傳欺騙而改變初衷，一如買股票之誤信「貼士」，因此作政治投機的亦大有的人在。

其實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四年，祇知推行馬列主義，鼓吹階級鬬爭。與中國原來的倫理社會絕不相符。加以極權濫殺，人民長期不得溫飽，所謂人民當家作主，祇是掩飾奴役人民的漂亮口號。中共「國旗」標誌旁列的四星，原是代表四大階級，但現在已有兩星，（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被消滅而不復存在。這事實的表現，原本已無統戰可言了。偏偏香港這個特殊社會，人們老是充滿投機性，即使他們深知中共的本質，經歷共黨初期各個運動的血淋淋鬬爭事實，耳聞目睹六二年五月大逃亡潮悲劇，盈千累萬苦難飢民湧進香港，六七、六八年紅衞兵武鬬難以計數的海上浮屍，以及配合左仔的滿地「菠蘿」，這種種我們能忘記嗎？二十四年來每逢年節肩挑衣物探親的人龍，各區郵局長年堆積如山待運大陸的郵包，這一切都是最有力的證據。現在我們豈能以其暫施笑臉，而遽作政治之投機？事實十多年以來亦無人作此想的。

不料中共自從展開乒乓外交之後，被罵二十多年美帝之基辛格五訪北平，聯合國爛攤子搶走了，紙老虎頭子之尼克遜，軍國主義者之田中，都相繼於去年訪問大陸。日本跟着更和中共建了交，美國也相互設了聯絡處，其他世界很多「反動」國家，都在笑臉外交下與之敦睦建交。與此同時旅居海外的學者專家，紛紛回國觀光了。本港有些大專教授和學生，各界名流和體育團體，也組團回國參觀訪問。這情形看來，中共似乎在和平演變了，中共改變政策而笑臉迎人了，敏感的人就看到中共政治行情報漲，因而索性作其政治的投機，至於以前對中共所作的感受，似乎忘得一乾二淨，誠人心之可悲也。

中共玩弄政治行情也確有一手，對紙老虎的美帝和軍國主義的日寇，一下子而可以大拍膊頭。周恩來自有其對尼克遜與田中的魔術，詳細內容我們當然不知，美日是否上釣也不曉得，但知他們也頗談得攏，其下面周旋於海外回國人士與團體的統戰份子呢，也很能跟着大原則下玩把戲，茲舉「新華社」廣州二十五日電，可見一斑，該電：「莊則棟二十五日電體育總會廣東分會舉行的歡迎香港體育界參觀團宴會，發表了講話，莊則棟同志的講話全文如下：（這裏祇錄頭尾一段）

尊敬的霍英東先生：

尊敬的張錦添先生：

尊敬的趙不弱先生：

尊敬的李冲先生：

香港體育界參觀團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同志們：

香港體育界參觀團各位女士和先生在北京等地參觀訪問已經有兩個星期了……我們也衷心歡迎港澳同胞派出乒乓球前來參加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諸位這次在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地進行參觀訪問和表演，對增進全國人民的團結作出了有益貢獻，再過一天，諸位就要回去了，請你們代我們向香港同胞致以最親切的問候，最後，讓我們共同舉杯：

爲霍英東先生和夫人的健康，

爲張錦添先生和夫人的健康，

爲趙不弱先生和夫人的健康，

爲李冲先生的健康，

爲香港體育界參觀團各位先生的健康，

爲在座的同志們的健康，

乾杯！」

我們看看上面演詞的開頭，是逐一高唱「尊敬的某某先生」，再看末尾又逐一「爲某某先生和夫人的健康」而祝酒，這情形在香港和台灣恐怕都沒有，當事人會暈酡酡嗎？會有自我陶醉嗎？我看一定是會的，但千萬不要沖昏頭腦，這不過是中共大原則

下的小花招而已，祇要於大原則有利，小花招自然可以隨便耍。關鍵在大原則會不會變，什麼時候變，一旦大原則變了，小花招等於演過的滑稽劇，轉過鐵青面孔時，你就提也不可提，否則不特自討沒趣，還要惹來麻煩。這時你會說當眞有過的事實，他們怎能全不當作一回事，其實過去就過去了，那能讓時間倒流。昨日是而今日非的恒河沙數，昨日香花今日毒草也毫不出奇，更甚耍花招的人也成了待罪之身，這時陶醉者恐怕也一身孱了，必須了解共產黨是祇講「形勢發展」與「當前需要」的。

又再看章士釗以九十高齡來香港這件事吧！中共既說周恩來行前探問，再復專機相送，醫生隨行，新華社可說大做文章了，結果章老死於香港，他的死似乎使香港社會起了點微波，這蕩漾微波並不起自他是紅朝官宦，（文史館長與政協委員簡直不算什麼官），而是起自中共專機的相送，與乎佈局隱藏的文章，如此便構成和談統戰的空氣了，其實揭穿祇是利用章老死前的剩餘價值，這是香港作政治投機的人所應該特別警惕的。

由於章士釗之死，此間更見到一怪現象，從治喪委員會的組成，到送殯行列裏的人士，幾乎有些令人不敢相信，右派人有之，從不與章老認識亦有，這樣擠身其中，究竟是否相稱？如以年齡推算，章老在段執政任司法總長時，他們有些恐怕還未出世，即出世亦未必懂得，何況章老長居上海、北平，以香港地位與人事而言，簡直南轅而北轍，這關係怎能拉得上，說是仰慕大賢嗎？絕不見得，他們祇有仰慕銀紙，一言以蔽之，無非如體育界參觀團一樣，來個政治投機而已，豈有他哉。

我覺得在香港這個社會，純粹在商言商固然是騙人，必然要牽入點政治信仰，但在商而投機，失敗祇有破產，銀紙損失，天大是個人的興衰榮辱，極其量攪起一場社會經濟風波，關係並不很大。

如果在商而作政治投機，資產階級而靠攏無產階級，放棄自由民主而走向極權專政，那就太難想像了，共產黨是標明無產階級專政的，海外的名流巨商爲什麼還要投身於自己階級已被消滅的政權呢？難道這就是投其可乘之機嗎？這樣對共產黨太天眞了，到頭來只有自食苦果。

大陸陷共前與陷共初期，全國很多民族資產階級都曾經上了當，天津的李燭塵，上海的榮毅仁、郭琳爽，廣州的陳祖沛、林志澄，他們很早就靠攏了中共，而且都替中共早期的財經措施立了不少功勞，可是他們現在怎樣呢？眞可說個個「一窮二白」，俯仰由人，有些還要在運動中跳樓（陳祖沛反右時跳樓不死斷足）。這些人對香港工商界人士絕不會陌生，也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二十年前投向中共的結果尙且如此，二十四年後的今日而要向中共作投機，你說還有好處嗎？

你縱然不替自由祖國的前途着想，但你總要爲自己未死前的生活打算一下吧！你的親人和子孫又怎樣呢？（非工農階級就說成份不好，不能進高中大學），不要爲甜言蜜語和虛榮帽子而陶醉，細心想想自會不寒而慄，儘管你依然有膽再向商場上作種種投機，但向中共作政治投機是萬萬使不得的。

兆華

有人瞞住良心做幫兇
正義華僑表示憤慨

萬人傑先生：

你寫的文章，只要有人性的人，都該喜歡讀，因爲你能寫出我們心中所想的而寫不出來的話。

共產黨是「勦良誘歹」，但「混蛋主教」早就上了釣，所以上帝快快把他召回去，怕他披着人皮，戴着主教的帽子，僞善害人。

共產黨最厲害的地方，是戴着假面具裝好人，心中毒辣，無惡不作。被誘上的混蛋，利用完了，還不是一腳踢開？你能指明給大家，是非分明，要世人少變成混蛋幫兇，爲左派瘋子所忌恨，早晚要找機會向你下毒手，我寫這封信，是提醒你要時時防備。我眞正替好人擔心！

請問：這是什麼世界？「好人難做，難做好人」，共產黨是暗中殺害好人的呀！

共產暴徒以殺人放火搶來的政權，厚顏無恥，自鳴得意，很多昧着良心的小人，趨炎附勢的瞎捧；有些人明知道共黨不好，可是還要做違背良心的勾當，就爲了「自私」、「自保」，替毛共拉「混蛋」。周恩來明明是「馬屁精」，硬捧着說是政治家，這些人幹麼幫兇害人？我是悶在家中生氣！

美國華僑敬上

港生政治認識膚淺 盲目推崇馬列主義

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有其缺點的，打着社會主義的幌子而施行極權政治的就更有動搖民本的害處，我們所希冀於執政者，應該是選擇優點，避免害處，中道而行。這麼說來，台灣國府所走的路子似乎正是一個雛型，但卻兩面不到岸，爲人詬病，這豈不是不平之事嗎？我勸他要善用自由，張開眼睛，多看看各方面的眞相，不可誤信盲從，自我封閉，辜負了這個有思想自由、研究自由的好環境。

他還吐露了負責學生會的人物多是懂得唯物辯證法的，對事物分析得很有條理，迥異於其他同學的談話沒有中心；如果對中共無認識的，實在很容易被染上色彩，被牽着鼻子走云云。這眞是値得大大警惕！過去在國府未撤出大陸之前，不少大學生受到中共操縱，而現在海外的高等學府也大多如是，卽台灣方面雖已在小心防範之下，也往往只顧表面，學生們一旦到外國留學，就會迷失了方向。知識青年多是富於理想，不滿現實的，容易受到美麗的理論所誘惑，及至受盡欺騙，翻然覺悟，已把國家推入了黑暗的深淵，而自己也吃盡苦頭，甚至無法逃出生天！所以必須以理論對理論，以事實比事實，讓青年們有深切的認識，像注射了「防疫針」一般，才不至受到傳染。如果還是採取「鋸箭式」的處理方法，以爲眼不見爲淨，避而不談，那就反而會令到爲好奇心所驅使，受到蒙騙，導至盲目趨附的危險。

據說港大學生會曾邀國共雙方的報社編輯舉行辯論，但前者竟未出席。這就未免示人以弱了！對共黨理論有深刻認識而又洞悉弊端的人很多，甚至有些還是曾受迫害的過來人，怎不多多把握機會，運用「唇槍舌劍」「筆刀墨陣」予以迎頭痛擊，爲苦難同胞申訴寃情，也盡了維護自由、救人自救的神聖責任呢？我更慨嘆有許多身爲父兄的本與毛共站於勢不兩立的地位，但對子弟的思想行爲卻不知從小注意，不加曉論，或者只是皮毛地指責毛共的行爲不對，而不能把握問題的中心，不明白青年的醉心根由，造成隔膜，甚至形成冰炭，這是極爲痛心的！應該隨時查察子弟的思想變化，作有效的啓示；自己理論不高，對問題了解不清楚的，也要購買有關書籍，供給閱覽。如果等到受了魔鬼的迷惑，有了偏見，那就會把壞的也說成是好的，替它掩飾、替它辯護；而對於客觀的意見反而充耳不聞，對於自由的報導閉目不看，眞是拯救爲難了！

我所面對的這位港大學生，他的家庭背景是反共的，他本身又是受過基督教洗禮的，對我說的也是衷心話。（他的政治理論還很膚淺，我也能稍盡啓廸與糾正的責任，希望免於盲從。）但所得的反映如此，其他青年的看法如何，也可由此概見！我懇切期望台灣國府正視現實，作出領導行動；反共志士要集中力量作出貢獻，除了「匕首式」的短文之外，也要有理論與事實相配合的著作，予以詳盡的分析和比較，以滿足知識青年的需要；爲維護自由而奮鬬的朋友們除了爲生活奔走之外，也要充實反共理論，爭取青年的信任，多做釜底抽薪的工夫。區區之見，敬請指正！（下）

梁良

萬人協會組成三團 赴台參加雙十慶典

本港擁有會員眾多之萬人協會，爲擴大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二年雙十國慶，已組成「慶祝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三個團，並定於十月初，由該會副會長兼執委會主席會憲光率領，飛台參加歡慶雙十盛典，該三團成員是：總團長會憲光，副總團長陳挺拔，秘書盛麥文理，第一支團長洪益林，副支團長楊聖林。團員：王淦華、潘守和、王善慶、姚璞瑛、洗瑞華、顧炳生、顧美香、呂炎勳、趙麗儀、梁伯中、莫義守、唐源維、張耀祺。第二支團長孫一專，副支團長梁冠中。團員：甘克明、甘永祥、黃健雄、麥名緒、陳昭、蔡瑛、陳志強、何健禮、黃振強、潘均炳、陳菱之、戴智超、劉惠忠、任明。第三支團長佘義雲，副支團長何錦庭。團員：鄧英群、黃靈燕、楊明錫、張玉鶯、莫娣、袁業、陳生達、胡流澄、朱聯璧、陳玉蓮、梁翠貞、曾詠芬、鍾允文、黃惠卿。

不見老萬文章 若有所失

萬人傑先生：

在這幾期「萬人雜誌」中看不到先生的文章，眞使我若有所失。雖然雜誌內容十分豐富，很多大義凜然的文化鬬士，把毛頭滔天罪惡，揭露無遺。但我以爲缺少萬先生的力量，總是感到美中不足。萬先生正義，形勢需要你。我希望下期看到你的文章，使我這個從暴政壓迫下逃出來的讀者，認識更多。祝你永遠健康愉快！

讀者陳立塵上

（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老萬爲了一點私務，到美國、加拿大走了一趟，因此六個星期沒有執筆。行裝甫卸，便又繼續努力，上期老萬已恢復寫作。閣下捧場，老萬十分快慰，我決不會離開自己崗位，不過遠在海外，便無法寫應時文章，只好請朋友代勞，好在自由客兄也有犀利的文筆，當不負眾望。

——萬人傑

刧殺頻頻港府束手
正義市民促請修例
否則官迫民變呢鑊才杰

編輯先生：

反共文章我寫得多，反對港府措施是第一次。「萬人雜誌」是一份反共刊物，也是一份正義呼聲的刊物。因此本人敢冒昧投書。本人雖義憤塡膺，但文化所限，錯字在所難免，請爲修正，謝謝。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六日，一雙情侶在柴灣道近筲箕灣官立學校附近談心，突遭三名惡飛截刧，刧財還要刧色，引起男友不平而抵抗，致慘遭三名惡飛毒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一名大好青年，就此給殺人不眨眼的臭飛殺害。三名臭飛已給警方拘捕，控以謀殺罪，不日開庭，希望陪審員拿出正義感，殺人塡命，天公地道，不能讓殺人兇犯爲誤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深夜十一時許，柴灣新邨二十四座四樓三四七室婦人伍桂珍，看完電視歡樂今宵，到公眾浴室冲涼，因身上戴有金器，剛抵浴室，除下衣褲，正在用肥皂冲涼之際，給四名臭飛衝入，首先把衣服掉出浴室，繼而用武力搶去身上金鍊，婦人反抗，慘遭殺害。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一一七號二樓華南公寓，早晨二時左右，給兩名藉口租房的賊飛，意欲打刧公寓，公寓老板夫婦抗拒，老板重傷，妻被殺死。

以上三宗刧殺案，三死一重傷。每天讀到此等新聞，令我們市民不寒而慄。香港市民隨時有無辜殺身之禍，生命財產，毫無保障。香港居民不禁要問：納稅人納了稅給政府，生命財產卻得不到保障，我們納稅來幹什麼？「香港市民食包烟仔也是納稅人」。「人命是生的，法律是死的。」當今刧殺之風吹遍港九，每年被刧殺進入枉死城的不知幾許，當局爲什麼不立即修改法例，不論年齡殺人者一定處死？但當局和立法局好像借了聾陳隻耳朵，好像盲了雙眼，聽不見看不到每天報刊大聲疾呼。立法諸公不要忘記，得民者昌、失民者亡。香港政府已使數百萬市民已種下不滿情緒。「執政者們洗耳恭聽」，六七年暴動危害到港府安危，才立即修改法例，拿擴音器大聲講話也有罪；今天廣大居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卻遲遲不修改法例。

當年若不是我們廣大市民支持香港政府，英國人早已返祖家吃薯仔。今天我們廣大市民生命受到危害，這些大人們漫條斯理，終有一天殺到律政司立法大人，你們就深宵修改法例也嫌遲。

也許大人們住洋樓，養番狗，有亞差守門，出入私家車，有保鑣隨身，臭飛惡飛沒法刧殺他們，須知長此下去，飛仔不刧殺你們，四百萬市民也會造反。

正義市民敬上

（一九七三年八月廿五日）

萬人協會長洲旅遊記

李嘯雷

溽暑的季節，天氣變幻無常，陰晴難定，時而驕陽似火，炎熱得使人難受；時而風雨交加，教人寸步難行。這種氣候，並不適宜於郊外活動，要舉辦旅遊，實際上是非常勉強的。尤其是萬人協會，成員年齡極度參差，有十來歲的青少年，也有六、七十歲的老前輩；在選擇旅遊地點及安排節目等方面，都必需考慮到全部成員的興趣，要做到老少咸宜，方能使人踴躍參加。本來，負責康樂部的幾位同仁，打算在秋涼的時候，才開始舉辦各項郊外活動的。但是，經不起曾副會長及會務主任張仲仁先生的催促，同時也為了遵照萬會長離港赴美前夕的囑咐；終於免為其難，在不適宜旅遊的季節裏，舉辦一次遊船河，到離島長洲去遊覽風光。

為了貫徹會方要求在這次遊船河中，結合學術座談會；經徵得學術部的同意後，座談會由學術部岳騫先生主持，並由柳以青先生主講的第四次學術講座，藉以引起參加者的興趣。果然，當學術講座此招一出，購參加券者接踵而來。可見會員讀者對萬人協會及萬人週刊的愛護，是非常熱心的。

由於租用油蔴地渡海輪發生困難，我們不得不委託潘鳳遊覽社，代辦租船，海浴及午餐等事宜。但遊覽方面，接受委託的條件是：每位收費港幣十六元，而且一定要滿二百五十位，不足要補，超過則按人數計算。本來，這樣的條件，是頗費躊躇的，因為我們並沒有把握，肯定參加人數達到二百五十名；但曾副會長及張主任卻不加思索，立即答允，並即着秘書處鄭秀堂先生寫印參加券，以便銷售，他們似乎早已成竹在胸，「穩操勝券」。

但是，天氣的變化，仍然教人擔心。在接近出發日期的幾天裏，天文台一號風球高懸，朝夕風雨。直到出發前夕，風球雖然除下了；但雨仍是下個不停，參加券只銷出二百二十張左右。看來一定不足二百五十張包銷之數，會方將要補欵填額。為了這問題我曾多次去電張仲仁先生，商談解決辦法。但他卻再三叫我放心，有若諸葛亮的「安居平五路」，肯定參加人數超出包銷額。結果，他的神機妙算靈驗了！八月廿六日，我們出發旅遊的早上，雖然仍舊下着滂沱大雨，但灣仔碼頭卻湧現一群群的臨時購券參加者，不到半小時的時光，竟然增銷了一百多張參加券。使參加的人數直迫三百五十大關！這種氣勢，使人連想到國運的轉機——勝利決定在最後三分鐘！

最早抵達灣仔碼頭的，是吳少雄先生伉儷，跟着，陳定生先生來個「合家歡」。八時十五分糾察人員已全部到達，只見正副隊長江灝川、梁冠中及馬天、譚昇、棄左、朱全、夏玉麟、陳澤棠、古鶴翔、梁金鴻、梁炳雄、黎錦泉、丘陵、蔡瑛、楊聖林、丘可光、袁國樑、沈文玉……等掛上糾察臂章，有些忙於售參加券，有些招呼會友，有些忙於標豎旗幟；灣仔碼頭西翼登時熱鬧起來。在白茫茫一片的雨色中，但見國旗與會旗互相交映：紅、白、藍的鮮明色彩，有若萬道光芒，照耀於空際，也像迷離世界中的明燈，指引着人們前進的方向。

接着，柳以青先生、張仲仁先生也來了！嘴裏都是笑迷迷的，大概是諸內形之於外，心情大興奮的緣故吧！雨下得最大時，曾副會長穿着雨衣帽，「全副武裝」出現在人叢中，他對我說是帶病出發，眞難得！更難得是很多不見經年的老朋友，像李志堅執委，曾傑成籌委，陳達科執委……他們都來了！

八時四十五分，輪船已泊在碼頭西翼，負責公安的吳少雄帶着幾位糾察人員，先到船上去「勘察地形」，從座位到洗手間，逐一檢視，這是我們的例行手續，也是為大家的安全着想。有位朋友打趣地問：「難道怕左仔預放『菠蘿』嗎？又不是一九六七年！」其實問題不在於怕與不怕，是為了小心從事，因為「君子易擋，小人難防」啊！

說到左仔放「菠蘿」，事有湊巧，我們的旅遊日期，正是大丈夫林彬先生被左仔殺害六週年的翌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晨早八時許，香港商業電台著名廣播員林彬及其弟林光海，在其離家登上汽車不久後，被數名冒充築路工人之左派暴徒利用旗號截停，將汽油淋入車廂內，放火焚燒，兩人登時被焚至重傷，送入醫院救治。至八月二十五日午間，林彬先生不治斃命；而其弟亦於八月三十日相繼死去。這段沉冤，至今仍未昭雪；血債未償，記憶猶新。但部份香港人卻失憶善忘，對左仔的暴行，似乎早已拋之九霄雲外，高唱「認同」—「回歸」，甘被左派利用，難道他們要「一九六七」重來？

看看時鐘已指着九時正，該是開船啟航的時候了，但仍未見學術部岳騫先生到來，學術座談會怎麼辦？迫得向船務人員要求延開五分鐘，審查部焦毅夫先生特別着急，因為事前岳騫先生是答應一定前來參加的，為什麼卻不見人？五分鐘眼看過去了！我再要求輪船遲開五分鐘，如是延遲了足足二十分鐘，但卻仍不見岳騫先生的踪跡，想是因事未克參加了，最後，全船的人都懷着失望的心情離開灣仔碼頭，向長洲進發！

幸好有焦毅失先生在場，學術講座得臨時改由他主持。總領隊曾憲光先生的開場白致過後，在掌聲中，只見焦先生用手輕托一下眼鏡，在「米高峯」前用洪亮的聲音，宣佈座談會的討論題目「認同、回歸及其他」，同時他還就這個問題發表了意見！

又是一陣掌聲，柳以青先生站到「米高峯」前面了！他的個子不高，戴着眼鏡，但精神煥發，朝氣蓬勃。他一開腔，全船的人都凝神貫注，因為這是「主題曲」啊！他雖然用廣東

話發言，但字圓腔正，聽不出他是外省人。他指出所謂「認同」應該是向中國文化、道德方面的認同；並不是向共產主義認同，所謂「回歸」應該是向中華民國回歸，並不是向中共回歸，他立論精闢，教人深省，那些沒有前來聆聽的「認同」「回歸」倡導者，聽不到柳先生的正義之聲，那是他們的最大損失！

學術座談會「上半場」結束了，我們的「龍舟王」鄭秀堂帶着「二胡」「上陣」！來個自拉自唱，好讓大家精神得到鬆弛。想不到他除了清唱龍舟外，又是粵曲能手，眞是多才多藝，難怪有位朋友低聲說：「鄭秀堂眞是『人像新馬腔像他』」！

當輪船抵達長洲的時候，只見碼頭兩傍插着七彩繽紛的彩旗，迎風招展；碼頭正面豎立一個巨大牌樓，用斗大的字寫着：「歡迎萬人協會會員暨家屬蒞臨長洲旅遊」，全船的人精神爲之一振，想不到長洲方面對我們有這樣熱烈的歡迎，如果不是政府禁燃炮竹，說不定會炮竹喧天「歡迎貴賓」，岸上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都翹首注視着我們，一位女士說：「我們又不是明星，爲什麼會有這樣熱烈的歡迎！莫非爲了瞻仰萬人傑先生的風采？萬先生沒有參加這次旅遊，要令他們失望了！」這邊另一位朋友卻說：「他們是爲了爭看我們船上的國旗」！我認爲他們兩位所說都有道理。

我們的糾察隊先到岸邊，但碼頭早已有幾位警察爲我們開道。在國旗引導下，我們的隊伍魚貫上岸了！這時候天空突然放晴，想不到天公也爲我們造美，可謂得「天時、地利、人和」也！我們向着第一個目標——北帝廟進發，三百多人的大隊伍，把長洲的狹窄街道，擁塞得水洩不通。一路上，國旗飄飄蕩蕩，不但使我們振作起精神，長洲的居民也覺得萬分興奮。北帝廟的古劍，不但歷史悠久，而且具有傳奇性。聽說那是一柄神聖的劍，不能隨便移離，盜竊神劍的人都沒有好下場。但是盜劍後再殺人的死因，卻獲得赦免，似乎命運之神另有安排了。

北帝廟背山面海，地勢雄偉，拍友們爭相「攞景」拍照留念。此時，我卻發現曾憲光先生的「拍友」×小姐，（此拍不同彼拍）在廟前踟躕。料她是想進廟求籤，但又覺得在大夥兒面前，有點難爲情吧！寄語曾先生，應該找個機會陪伴×小姐再到北帝廟一次，以遂「求籤」之願。

長洲的東灣，是個美麗的海灘，我們在協會的經費中撥出了二百元租用一個泳棚的二樓，方便愛好游泳的會友。不游泳的也可以登此居高臨下，遠眺山光水色。夏玉麟先生卻別有懷抱，獨自跑到觀音灣去，呆坐在灘頭巨石上，凝望着起伏的波濤。未知他在這樣熱鬧的場合裏，何以冷冷清清的去尋尋覓覓？找「觀音」？抑或是觸景生情心懷故土，思念童年？

午膳過後，分批到張保仔洞及關帝廟遊覽，馬天先生卻帶着女朋友爬山繞道前往。但是由於連日大雨，張保仔洞內積水過深，不能進入探秘，致令大家失去「尋寶」的機會，但未知馬天先生是否另有收穫？

下午四時正，輪船回航，船上又呈現一片熱鬧。學術部主持的學術座談會，「下半場」開始了！這回是自由發表意見，先由副總領隊長中二先生啓發，表示歡迎大家就「認同、回歸及其他」問題發言，並表示持有相反意見的，更加歡迎。說罷，只見一位上海籍朋友，一馬當先，走得「交關快」，到「米高峯」前用激動的語調致詞，他高聲指斥「認同」及「回歸」的謬論，繼而呼籲萬人協會會員團結一致，發揮力量，爲摧毀中共極權統治而努力。接着，有位曾經是國民革命軍的客籍前輩，以親身體驗提醒大家，不要上中共的當。作家古鶴翔先生也發表了意見，他用清脆响亮的聲音，現身說法，訴說他於一九五〇年「回歸」的經過，據他透露，他從香港「回歸」廣州後，曾任職於中共的「人民法院」，由於目睹中共政策的妄作妄爲，全無一點「法治精神」，故此他又回到香港來，他的經歷對鼓吹「回歸」者來說，是前車可鑑的最好例證。

經過自由發言後，柳以青先生還作了總結。他認爲當前所謂「認同」與「回歸」問題，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爲這是一個關係到切身的重大問題，每個人都不應避而不談。那些沒有把這問題聯繫到自己思想，沒有表明態度的人。不但沒有幫助別人，同時也不能幫助自己，到頭來，惟有被人牽着鼻子走，混混噩噩的墮進中共的圈套。接着曾副會長也在「認同」與「回歸」問題上發表了意見，他指出座談會是本着「眞理愈辯愈明」的原則，歡迎反面的意見的。同時他還呼籲未參加萬人協會的朋友，早日來表申請參加，並強調：在前年國際形勢處於低潮，由反共愛國人士挺身而出組成的萬人協會的宗旨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團結在一起，互相尊重、互相關心、互相幫助」……。

每個發言者都博得熱烈的掌聲與喝彩聲，大家沆瀣一氣，場面非常動人。柳以青先生在感動之餘，自動走到「米高峯」前面，高歌一曲雄壯、奮激的滿江紅。他還要求大家跟着唱：「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碧烈……」「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最後唱到「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的時候，每個人的臉上都激奮得熱血沸騰，我看到鄰座一位中年朋友，激動得兩手震顫，眼眶盈着熱淚！

想不到執筆爲文的柳以青先生，不但文章寫得好！唱起歌來竟然也如此了得。我不由自主地高呼，要他「再來一個」！跟着大家齊聲附和，有位朋友卻指定要唱國歌，只見柳以青毫不猶豫，再度起立帶動全體高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一心一德，貫徹始終」，因船上每一個人都唱出了現在心中二十多年的心聲，放聲高歌，全船的氣氛，突然變得壯嚴起來。當時，剛巧有一艘掛着「汚腥旗」的大陸貨船，迎面而來，在我們的輪船傍邊經過，我看到幾位船員走出艙來，側耳傾聽，不知他們的感受是驚還是喜？在歌聲中我們的船泊了岸，這次旅遊也就完滿結束！最後，我且代表康樂部向糾察隊及全部工作人員致謝，在整整的十小時旅遊過程中，他們爲了照顧整個隊伍而不辭勞苦，戮力工作，這種爲人群服務的精神，値得我們敬佩。當然，我們更感激全體參加者的熱烈支持與愛護。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時事吟

董力行

詩詞之道，以通俗易解爲佳，白樂天「元和體」不須註解，婦孺均能明曉，元和體者，卽唐朝白話詩也，例如琵琶行「潯陽江頭夜送客」，全部白話，而且七字能言三事，又如「主人下馬客在船」，何等通暢明白。蓋白話詩自表面觀之，似乎平易，但實際做來，比文言爲尤難也，鄙人有心提倡，遵唐詩格調，加入近代語詞，使初學詩者易於入門，而無艱深難解之苦，只以學問低淺，力有未逮，又不能時作示範表演，引以爲悵，前夕電台廣播，中共十全大會召開，猴戲重演，至爲憤慨，玆仿元和體率成二十四韻，不用深文古典俾易曉於大眾。粗枝大葉，見笑方家，請諸位詩友，賜以指正，力行附白。

蔗田產地推南粵，番禺無糖過八月，
函求香港帶同鄉，孝敬高堂慰白髮。
盤古三皇到白頭，未聞郵政寄生油！
任憑謊語飛天外，鐵證如山欠理由。
大陸廣播稱富足，一派胡言交響曲，
人民幹部內心知，辭別天堂奔地獄。
遊人言論不由衷，閉目虛誇個個同，
顚倒是非淆黑白，宣傳欺騙已成風。
楊家鄉弟屢進出，報到情形也不實，
奈何博士亦無知？岳父原來作人質。
故國新聞帶笑聽，傳將寶座讓江青，
山鷄有日眞扮鳳，漢祖唐宗也涕零。
十大召開付一笑，僧瘦神飢餘破廟，
劉林戰友去何方？弓折狗烹各心照。
伙伴於今剩老周，斯人根本是蘇修，
陳橋且看兵將變，小丑花槍第一流
民主嚣嚣難敵共，水門小事互爭訟，
基辛格本是宏才，梁山軍師變無用
越南和後又烽烟，東南生靈更倒懸，
美國孫吳齊束手，勞師糜餉十餘年
總統先生赫然怒，海陸空軍作孤注，
豈眞越共是天兵，錯在戰爭有限度。
上將輪流派五星，連橫合縱拜秦庭，
負薪救火徒增焰，眼見高棉又血腥
海隅小報有主筆，貌不揚兮神經質，
逢人欺騙勸回歸，大陸妻兒先逃出。
折簡相邀事出奇，歸來胡扯見聞思，
蛇神牛鬼台灣請，僑務官員奉酒巵。
香港文壇皆起忿，電話紛紛相垂問，
毛蟲竟可作嘉賓，我輩忠貞成狗糞。
僑務精神君不知，公婆論說理都宜，
爲求漢賊能分辨，好曳殘聲過別枝。
股票騙人逋逃客，飛去台灣眞相白，
若將押解送歸來，表示中華有國格
雖然台港沒邦交，不庇奸邪亦解嘲，
引渡無勞同葛柏，堂堂正義示僑胞。
九二高齡天上來，和談治病費疑猜，
海東王氣依然在，詭計無成赴夜台
任他甜語如何說，志比金鋼難屈折，
史評正統是台灣，和與投降無二別
小小天罡竟垂拱，推背圖言非亂捧，
咬牙堅定待時機，三戶亡秦不必恐。
比賽乒乓答語頒，歡迎率隊到台灣，
果眞有膽來嚐試，集體逃亡去不還。
此身在野非官吏，國是無煩嘴亂置，
旁敲側引示關懷，莫謂詩人多管事
政治相爭似奕棋，英雄煑酒論今時，
反攻大計無人說，復土收京莫再遲。

夜意小序

鄭六豐

近日星晚載「弔股戰場」絕詩多首，股市非賀而弔，厄逆可知。爰成二律，藉表同慨！並柬董壇主、王凱、陳久、羅得、禧老、王淨、桂嫂諸詩家、股友。「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惟我輩身經百戰，況此身外區區，抒此只博一笑耳。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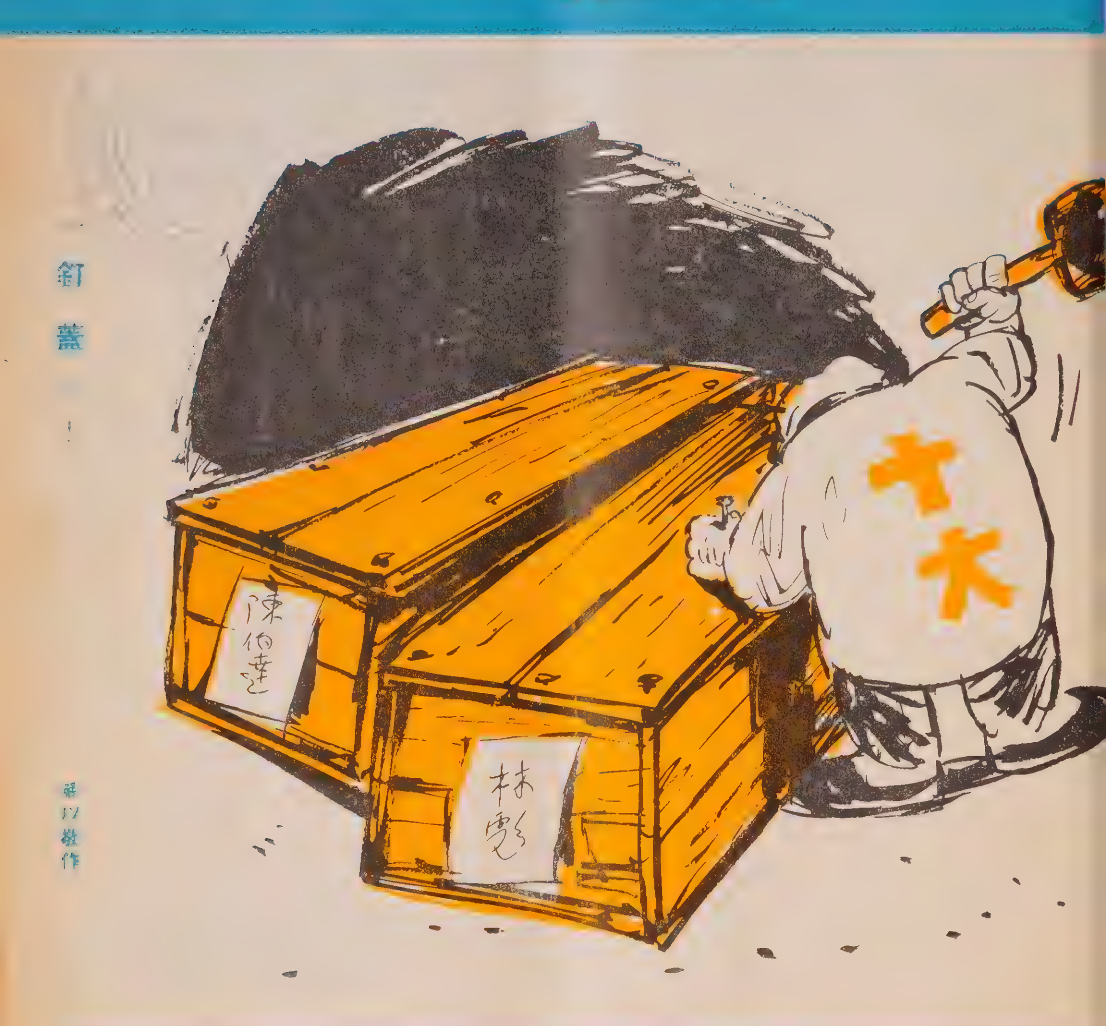
花飄萬點水流紅，結伴西溪浴晚風。
幾片白雲離散後，諸方黑霧把持中
長汀野鶴伸長頸，側嶺獵人挽滿弓，
自是欲飛飛不得，那思往日勢凌空！

(二)

山頭徹夜一燈紅，不照行人照海空；
因爲客機頻往返，更爲商艦辨西東
春歸散盡金銀氣，暑至遍吹枕蓆風
臥待秋冬行好運，百年歲月自無窮.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三〇七期 新10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〇七(新10)期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〇七(新10)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九月十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反對利用反貪污
做其不可告人的鬼勾當



香港有貪污事實的存在，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站在香港市民的立場，不僅應該反對貪污，而且應該支持一切爲反貪污而進行的反貪污活動。然我們在反貪污的同時，卻也反對某些唯恐天下不亂的搞手，以「反貪污」爲口實作其題外文章。本刊三〇三期以「反對用葛柏事件作題外文章」的「每週評論」和三〇六期萬人傑在「新聞以外」欄以「反貪污捉葛柏勿蹈保釣覆轍」爲題文章中都說明了這一點，我們無意怪責那些「熱血沸騰」和「意氣風發」的青年（因頭髮太長分不清男女，可能男女都有）一而再，再而三地搞「反貪污捉葛柏」活動，因爲從表面上看他們確是「代表」多數香港市民的意願，然由於他們爲某些野心家所利用，專搞一些「不務正業」的題外文章，我們就不得不反對，同時也在內心裏產生一種憎惡的心情。

譬如：一次在維多利亞公園示威，有一個人喊了兩句口號：「中華民國人民萬歲」、「請多多爲中國人利益設想」！這本來沒有錯，特別是第二句喊得尤爲中肯，因爲倒大霉的多數中國人，今天在中國大陸上長期捱其吃不飽、穿不暖的一天勞動十幾個小時的「幸福生活」，爲這些「中國人利益設想」，而不要爲一些別有用心的搞手充當馬前卒，誰能說唔啱呢？可是可能因第一句口號提到中華民國而遭到大忌，所以，先遭大會「糾察」包圍，然後「遞解出園」不知所終，連記者也都被擋駕。這到底是怎樣回事？相信，這和一九六七年在希爾頓酒店門前「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事件一樣。不管是當年的「打倒港英」和今日的「反貪污捉葛柏」都是一樣，「正題」之外還有「副題」，用「正題」掩人耳目，而圍繞「副題」作其不可告人的鬼鬼祟祟的「文章」。

告忠受利用的香港青年

香港青年搞政治是近年的事。記得「保釣」時，他們搞得有聲有色，後來因爲周恩來執行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與日本「邦交正常化」後，那些「保釣」分子就像患了失憶症似的連「保釣」的問題提也不提了。由這件事不禁使人想起北平守將傅作義舉白旗投共北平古城「和平解放」前夕，北平的「流亡學生」每天吃飽美援麵粉的饅頭成羣結隊上街「反飢餓」的情景。可愛復可憐的香港青年們，你們生在這個時代已經是不幸，如果再喜歡玩玩近於邪教的「政治」必有噬臍莫及的一天。你們的家庭「成份」，可以肯定絕大多數不是「無產階級」，否則當然不會上大學，喝了一肚子墨水，並作洋嬉皮上的打扮。既然是「資產階級」出身，那麼你們的先天條件就已經決定不能「革命」。再說，既或你們熱衷於「革命」，爲什麼不同「祖國」去呢？敢保證，你們如果回去，不用說「遊行示威」的舉動，就是隨便說一句不合所謂「毛澤東思想」的話，就是不殺頭也一定被抓，送進勞改營去思想改造。

香港社會有些現實不符合理想，但是，比之中國大陸要好千萬倍。可憐的迷失的青年們，千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甘心充當某些小政治野心家的貓腳爪。簡單地說：你們是受利用，有「功勞」是別人的，有錯誤才是你們的。「革命」？林彪如何？陳伯達下場又怎麼樣？青年朋友們，希望你們面對「革命」的罪惡現實，算了吧！

希望香港政府公正處理

對葛柏以至韓德二人，香港政府並沒有說「貪污合法」而不去處理。作爲香港市民一分子，有權督促香港政府嚴懲貪污，但也應該靜候當局依法處理。不可忘記，葛柏和韓德在一九六七年處理香港暴亂事件中，爲維護香港社會秩序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就因如此才有人想報一箭之仇，而組織「反貪污捉葛柏」一類的活動。

愛護香港的本港市民，千萬不要矇查查上人家的當，被一些搞手所利用。而香港當局，在尊重民意依法辦理的情況下，相信會對「葛柏事件」進行適當的處理。要知道搞手只是一小撮，對他們持反對態度的市民都是絕大多數。

我們反對貪污，但更反對借題發揮搞其不可告人的政治活動。

新聞以外

作中共統戰走卒的只是一小撮
大多數美洲華僑反共愛國

萬人傑

老萬和美洲華僑接觸後，了解到大多數老華僑和新移民的反共愛國意志非常堅強。甘願作中共統戰走卒的，只是一小撮留學生。美國的傳播機構大都媚共，對他們的「運動」大事渲染，造成人們錯誤的感覺，以為大部分美洲華僑已轉向，其實，事實並非如此。

美國華僑・反共愛國

老萬未進入美國國境之前，腦子裏有一個印象，以為美國華僑思想都已改變，大部分傾向毛共。所以有此印象，是因為從外國電訊中，常常看到有關這一類的報導；同時，也有不少旅美學人回到大陸，雖然他們只是「觀光」而不是「定居」，也總使人感覺到，毛共在海外的統戰工作，做得相當成功，在爭取海外人心方面，收到很大效果了。

可是，老萬到了美國，在許多大城市中和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交談過，發覺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以三藩市為例，華僑團體固然甚少變色，私人的談話，也處處表現出他們的愛國意志並不下於香港，且做得比香港還積極，在華埠時時可以見到一些反共標語，這是中共進入聯合國時，華僑為了表示他們內心的憤怒而張貼的，這些標語從那時遺留到現在，還處處可見痕迹。若說美洲華僑不愛國，這些標語在反共氣氛最濃厚的香港也未曾見過。

實際上的情形是，老華僑固然反共，新從香港移民到美國的同樣反共。新移民不少是從中國大陸逃亡出來，只有他們以難民身份較易取得移民資格，他們對共產黨的虐政知得最清楚，反共的意志當然也最強烈。

有色人種・受到歧視

然則，外國通訊社的報導是面壁虛構，閉門造車的嗎？也不如此。他們報導的華僑親共言論，不過是一小撮的人，並非代表廣大華僑的真正意志。發表這些言論的人，一部分是跟中共有關係，或早已為中共收買，成為統戰的工具；另一部分是長期居留美國的學人、高級知識分子。

為什麼留美的中國學人和高級知識分子會走向「親共」之途？他們的心情不難理解。美國雖是個「民主」「平等」的國家，它由許多不同民族組成，各民族之間處於平等地位。嚴格說起來，根本無所謂「美國人」，他們不過是從世界各地到美國定居的移民。當今貴為國務卿的基辛格，也是德裔移民。不過，美國雖說各民族一律平等，這可能只是法律上的平等，其實，有色人種在美國社會中，總是或多或少的受到歧視。譬如，同樣的學歷，同樣的經驗，在公私機構裏做事，可能有不同的待遇。又譬如，一個白種人和一個黃種人同時申請一份工作，白種人取錄的機會往往比黃種人為多。這不是美國的法律對黃種人有所歧視，而是白種人社會普遍存在的優越感。當然，真正公平待遇的不是沒有，究竟只在少數。

中共利用・民族觀念

許多中國人，雖然作了美國移民，五年之後，甚至已取得公民資格，他們還不會忘記自己面孔是黃色，頭髮是黑色，跟碧眼黃髮的人究竟不同。中國人的民族觀念有時很強，發動階級鬪爭的共產黨很會利用這一點，他們的「革命」原來就沒有所謂「民族」思想，但卻能利用海外中國人的民族觀念而達到統戰目的。

海外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在遭受到種族的歧視之餘，內心的苦惱無處發洩，很容易墮入他們的圈套。

中國人的才智並不亞於白種人，尤其在科技上，在美國有不少傑出的中國人，他們的成就，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但他們未必能得到白種人同等的榮譽。同時，他們也會想到，窮畢生的時間與智力，不斷研究，所作出來的發明、建設，都不過替外國人做事，和自己同樣黑髮黃臉的同胞，何嘗得益？這種苦悶的心情形成他們要找尋一個「祖國」寄托他們的精神。

不幸我們的「祖國」目前卻有兩個，他們面臨抉擇的時候，很不容易作出決定；他們的決定，也往往錯誤。因為離開自己的國家日子太久，一方面思鄉病作祟；一方面只從表面觀看，認為「強大」的中共，足以寄托他們苦悶的心情，於是掀起「嚮往」的熱潮。

國內學人・可為殷鑒

曾經有不少負有盛名的中國學人跑回大陸，不過，他們跑了一匝之後，還是跑回原來的地方，儘管不少人高唱「回歸」，他們都「回歸」而不「定

居」。爲什麼？雖然他們跑回大陸時，中共派有專人，帶他們去看「最好的」，儘管是「最好的」也往往比先進國家落後幾十年，尤其在新社會裏，人民過的生活絕不理想，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人民始終吃不飽穿不暖，這些事實，即使中共盡力掩飾，只要他們和家人親友稍有接觸，便曉得眞實情況。他們肚裏明白，這樣的「新社會」裏，身爲學者，很難有發展機會。國內本來也有不少世界知名的學者，可是在中共新社會裏，大都老境堪憐；更悲慘的是在文革浪潮裏，他們很少機會逃得過被鬬爭的惡運，他們眼看這些情形，當然曉得「定居」難免重蹈國內知名學人覆轍，溜了一個圈圈，還是跑回外國去。

不過，到大陸「觀光」過的旅外中國學人，差不多都大力歌頌，如果說留不住他們是因爲新社會不好，他們爲什麼又聲聲說祖國進步呢？這或者是基於感情作用，或者基於民族的自尊，不由他們不說違心話，他們嘴裏說一套，可能內心另有感受。要不，他們爲什麼最後又跑回被歧視的地方去呢？

說公道話．多被抹煞

他們一定權衡過去留的利害。在外國，雖然因爲黃臉黑髮受到歧視，但在自由競爭的社會裏，絕對不會有人鬬爭你，你有眞材實料，人家也沒辦法埋沒你。楊振寧得到諾貝爾獎金，可以跑到斯德哥爾摩領獎；但在共產國家，蘇聯作家得到諾貝爾獎金，不足爲福，反而爲禍，他被禁制、被鬬爭。蘇聯的情形，也會出現於中共，被歧視還好過被鬬爭，因此他們嘴裏雖然說大陸好，自己還是溜回外國去。

雖然是少數，但到過大陸，看過實際情況的旅外中國學人，仍然有肯說眞話的，可惜美國的傳播機構，都給一股歪風籠罩，他們以親共、媚共爲時尙，凡對共黨不利的東西，很難在報紙或電視新聞報導中出現，因此，即使有些中國學人說了公道話，美國報紙也未必發表；而歌頌之詞，卻連篇累牘。看了這些報紙，很容易使人產生錯誤印象，以爲凡到過大陸的學人，一律說大陸好，也反映了在外國的中國學人，全都歸附中共。其實，肯說眞實話的也不少，只是被美國傳播界抹煞罷了。

對美國僑胞的政治傾向，相信大部分人和老萬過去一樣誤解，當我接觸了他們之後，知道實際情況是跟香港差不多。

香港美國．同樣貨色

在香港，如所週知，搞「回歸」、搞「認同」，對中共歌功頌德，或者搞什麼運動，拆政府的台，都是那一小撮搞手，天天在等着機會，抓到題目，或得到中共統戰頭子指示，便又發動新運動。

在美國也一樣，搞得最有勁的還是那一批留學生——只是一部分，絕對不是全體。他們搞運動的手法，和香港的小爬蟲一樣，而且互相連繫、互相呼應。和香港不同的地方是美國的報紙多是他們同路人，替他們大力鼓吹；電訊社又根據這些報導，發出電訊新聞，於是看起來他們便搞得有聲有色，係威係勢。

香港大部分報紙曉得他們搞的是什麼一套，初期還有些人激於「正義」而對他們支持，如保衛釣魚台，那一個中國人不高舉雙手表示贊成的呢？可是，漸漸對他們的眞面目看清楚，今天，他們的「運動」只得到冷淡的反應，大部分報紙都不當一回事，唯一大力捧的只有無線電視。他們把大部分新聞報導時間播映冷落的遊行，還讓搞手「發表談話」。當然，明眼人很容易看出，這是大陸貨品廣告大量上電視的結果，有奶便是娘，受人恩惠，多賣點力氣也應該的嘛！

醜化總統．難得同情

香港的搞手不但不再受人重視，且對他們搞來搞去，有頭無尾，搞不出結果的運動，已感討厭！

老萬在美國時，水門事件審訊正達高潮，每天幾次的電視新聞節目，都在播映審訊過程，講來講去三幅被，這樣的不知過了多少天，每天聽個飽，聽到那些美國人忍耐不住，許多人看到審水門事件就關機不看。

水門事件固然是共和黨不對，給人抓住痛腳，但存心要把這事件搞大，卻是民主黨有計劃的。麥高雲那一派媚共的醜態，不放過打擊共和黨和尼克遜的機會。不過，他們做得太過份，許多電視節目拿尼克遜當小丑諷刺，街上貼滿諷刺尼克遜的漫畫，把他醜化，看來似個魔鬼。目前他還是美國元首，把元首醜化，其實損害了國家尊嚴。再說，他不過是個「疑犯」，還未定罪，作爲「輿論界」的電視及報刋，怎可以就給他判決呢？

對尼克遜的過分詆譭，可能反而使人民對他同情。美國人已大多數厭煩了水門事件，有人認爲，水門事件不但未有打擊到尼克遜，反而使許多人對他更同情，他的聲望，很快就會恢復過來。

香港人終有一天對那班聽着中共統戰頭子的音樂而跳舞的小爬蟲也同樣感到厭惡。

刋登廣告．吹脹中共

美國報紙對有利中華民國的消息，一向很少刋登；相反的，替中共吹噓的文字言論，時時見到。

最近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爲了抵銷中共的宣傳，經常在紐約時報刋登廣告，報導台灣一般進步情況。紐約時報的廣告費十分貴，用鈔票登廣告，代價甚高；不過，正如大陸貨登電視廣告一樣，倒是突破美報封鎖的好辦法。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一切事情可以用鈔票搞掂，這些新聞式的廣告，吹脹中共。

中共計無所出，會以不許紐約時報在北平設立辦事處爲要脅，要紐約時報不登中華民國的廣告。但廣告客戶是受到報老板重視的，聽說紐約時報拒絕了中共的要求。如果這事是眞確，廣告所產生的副作用比正面作用更大了。

中華民國在外交上處於逆境，使到在科技上的思考雖然精關，而政治認識卻胡裏胡塗的海外中國學人作出錯誤的選擇，是十分遺憾的事。他們選錯對象無所謂，給中共抓住來作宣傳，對其他中國僑胞引起影响，卻是十分不幸。

老萬和一些老華僑談到這些問題，他們大都搖頭嘆息，認爲這些「學人」簡直「讀壞書」，也許他們讀得中國書太少，讀外國書太多的原故罷？

認識中國

「十大」貨色與統一

柳以青

中共的「十大」召開了。從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二日，香港的左派報章連續地刊載了「十大」人物和「十大」文件。同時，世界各地的報紙、電台等，也都發表了對中共「十大」的評論。

在此同時，香港大公報的特派記者在九月一日所發出的一封專電稱：由前國民黨高級將領杜聿明、鄭洞國、范漢傑、宋希濂等對港澳記者發表談話：「盼在台灣舊友促成祖國統一」。

中共所發出的「和平統一」論調，可以說已經是濫調了。這次，當然也不例外。本來沒有在此提出來討論的必要，然而，我之所以特別提出來討論，事關這是在中共「十大」之後。

「十大」的貨色

其實，「十大」前後在時間上並沒有什麼大的分別，可是，對那些受了「認同」、「回歸」和「統一」宣傳的人士們，可以就地取材再溫習一下中共的本質和目的。絕不是那些人士們所以爲是「溫和」了，「修正」了和「可以和平共處」了那麼簡單。

九月二日所刊出來的「新黨章」，其實還是舊的，只不過把「林彪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和讚揚「毛澤東思想」的兩句刪除了。所增加的只是另外幾句「毛語錄」。其中的總綱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爲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綱領，是徹底推翻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存在着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以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大革命。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以上是對大陸各地的策略。

「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堅決同全世界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團結在一起，爲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爲打倒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爲在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奮鬥。」這是對國際的策略。

假如對中共的改變存有幻想的人士們，能夠在這幾天裏，對周恩來、王洪文的報告內容仔細地讀一下的話，恐怕對中共的本質就會更加清楚了。

然而，對中共的對內鬥爭，對外擴張的性格，我們並不覺得可怕，只是覺得可憐與可悲。原因是：像這樣的一個政黨，統治了七億人民，竟要把七億良善的中國人民做成他們鬥爭的工具和對象，同時，又要驅使這七億人民，不怕喪身殺頭地向外擴張，「解放全人類」。使到全世界的其他民族，一提起中共，和其治下的人民，就會不期然而然的對所有的中國人產生惡感和反感。有時，我就在想：難道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性，眞的就是如此好鬪、好爭、好戰嗎？

在解釋中共性格的內部鬥爭上，九月份明報月刊上丁望先生的「論毛澤東的繼承人」中，有一段最精闢的分析：「在共產黨社會裏，『黨』和『國家』政策的製訂，雖有討論與協商的過程，但是個人的意見，基本上不能與領袖的意見相對立，任何幹部只有服從領袖的義務，絕不能理論和政策上反對領袖，否則就會招來『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與史太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相抵觸，他便成了『反黨』分子，最後遭到殺害；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不同意『新經濟政策』，就被史太林斥爲『工賊』並剝奪權力；布哈林則因不贊同停止『新經濟政策』，受到史太林的清算迫害；彭德懷對『三面紅旗』運動提出了批評，儘管他的意見切合實際，符合民意，終究還是不能跳過鬥爭和罷官命運。

「共產社會不容許『反對黨』、『反對派』，在理論和政策上，領袖是永遠正確，理論和政策的『偏差』，都是天災、人禍（下級幹部「不理解中央意圖」或執行不力）所造成，領袖絕無負擔『錯誤』的責任。在這種社會裏，理論和政策的正確與否，不是在現實生活中去檢驗，而是決定於權力的大小。『人民公社』、『大躍進』的慘敗衆所周知，然而『黨』的任何文件和公開的報導，都讚揚『領袖』決策的『正確』，反對這種運動的彭德懷，反而長期負着『反黨』、『反社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裏通外國』的十字架。

「政治路線的分歧與權力的衝突，是緊密相連的，這是共產國家政治上的

特色。任何人要影響或參予『黨』和『國家』的政策製定，首先要奪權、分權或擴大權力，沒有不包含權力因素的『路線鬪爭』，沒有權力什麼政治路線的推行都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幹部就有特別強烈的權力慾，這種權力慾勢將使領袖繼承權的鬪爭劇烈化。權力慾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權力是共產社會一切眞理、法律的化身，權力愈大，享有愈廣的『自由』，權力的喪失即意味着『自由』的淪亡。」

「統一」的「法寶」

請想，像這樣的一種統治階層，所強調的政治政策又是如此的獨斷，如何能在這種思想、政策之下，發出對台灣的「統一」呢？

杜聿明等所用的「法寶」最重要的有二：一是抬出了孫中山先生所說過的兩句話：「順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羣需要」和「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二是強調中共「十大」的成就：「從『十大』公報看形勢越來越好，因此如何了卻全國人民對祖國統一的心願，時機已經到來。」至於杜聿明等如何指稱自己受到中共的愛戴、提拔，而目前生活很好，並沒有以「反革命」等罪名加以處罰等，還是次要的事。

關於第一點，我總以爲該是如此的了解：任何一句話，無論是誰說的，問題並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說得有沒有道理。同時，爲了了解一句話的道理，要看這句話是在什麼情況之下說的。

杜聿明等提出了孫中山先生的上面那兩句話，以爲這就可以打動他們的「老同學、老同事、老朋友」了。同時，以爲一提「潮流」什麼都解決了。這純是杜聿明等沒有仔細閱讀「十大」文件之故。因爲「潮流」一詞在大陸已經出了問題。不信的話，讓我們讀讀王洪文的報告：

「第三，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事關路線，事關大局，一個眞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當然，對錯誤潮流，不僅有個敢不敢反的問題，還有個能不能識別的問題。」

依照「反潮流」的理念，我們可以開誠佈公地說：「敢不敢反」固然重要，「能不能識別」卻是更重要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追問：世界的眞正潮流是什麼？人羣的眞正需要是什麼？順了什麼則昌？逆了什麼則亡？這些問題，恐怕「十大」的報告以及中共「新黨章」只能產生部份地區性的作用，絕不是放諸任何時、空都是準確的！不信的話，那就不會大力呼籲「和平統一」台灣了；再者，也就不會把劉少奇、林彪等「一類騙子」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批判了。同時，也就不會「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了。也就不會發生「目前仍有少數幹部，特別是有領導幹部，聽不得黨內外羣眾的意見，甚至壓制批評，打擊報復，個別的還相當嚴重。」並且不時地將取「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了。

關於第二點，中共當局似乎有意在「十大」後，借了「十大」來加緊對台灣「和平統一」的統戰。

九月三日的「人民日報」，就是承繼了杜聿明等的「談話」，刋登了一篇蔡嘯的文章「台灣要解放，祖國要統一」。據編者的註釋：蔡某是「台灣省在全國各地的黨員所選出出席『十大』的代表，並且當選了中央委員。」

該文一開始就說：「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朝氣蓬勃的大會。我作爲台灣省在全國各地的黨員所選出的代表，出席這次隆重的大會，感到非常光榮。這是毛主席、黨中央對全體台灣省同胞的最大關懷，最大鼓舞。……黨的『十大』對台灣省同胞熱愛祖國，渴望解放的願望，表示無限的關懷，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台灣省是我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台灣省同胞是祖國人民的骨肉兄弟。台灣省人民渴望解放，渴望祖國統一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鬪爭意志是十分堅決的。現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日益深入台灣省同胞心中，大家進一步深刻地懂得，只有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台灣省人民才能徹底解放，才能回到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懷抱。……台灣省同胞們！我們一定要在黨的『十大』路線指引下，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爲實現台灣解決、祖國統一而共同奮鬪到底。」

究竟「十大」的貨色是什麼呢？就憑「十大」的各種報告所表現的精神，就能成爲「統一祖國」的方向和路線嗎？這種只是空空的宣傳，而沒有實質的東西，如何能達到「統一」呢？任何明眼的人士們，都會一目了然的，可是，僵化了，教條化了的宣傳，就是如此的推了出來了。效果嗎？嘿，那不過是虛應「故事」而已！

我們中國人都希望國家統一，這統一的願望確是迫切的。但是，如果我們要問的話：究竟是誰阻止了中國的統一呢？相信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會異口同聲的說：是中共所強調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中共秉承了這一專制思想的殘暴、專制行爲。

不要把外國最兇殘的主義和思想推行到中國，使到中國人在日常的生活上受到無理、無情、無性的限制的話，有誰還願意冒了生命的危險，從重重鐵幕裏，逃出生天呢？

我們不能不注視這一事實，這一事實卻說明了一件很重要的理念：要想過一個自由自在的生活，只能在不是共產主義思想統治下的人們才能獲得。

太多的人們，在中共所謂的「國家」、「民族」的大觀念下着了迷，然而，當他們爲「國家」貢獻了一切的時候，他們竟被指爲反「黨」而成了「叛國」了。當他們以「民族」的一份子參加到「民族」陣營中時，忽然，他們的「民族」成份，由於不是「人民」，而被鬪爭、整肅了。卽使他們眞的成爲「國家」和「民族」的一份子，忽然，又發現了他們那「階級」成份有了問題。

請想，做爲一個中國人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是，做爲中共治下的一個中國人，卻就條件多多，反而成爲一種「奢侈品」了。究竟是中國人犯了錯誤呢？還是中共的思想和政策犯了錯誤？這是値得每一位中國人深思熟慮的！

周恩來的前途

岳騫

毛幫「十大」召開會，海外發表評論甚多，各有各的說法，也各有各的道理，關於周恩來的處境，目前就有兩種極端相反的說法，一種說法認為周恩來地位上升，坐穩了第二把交椅，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周恩來是明升暗降，勢力比起十大以前大為削弱，今後決不可能再問鼎接班人的地位。

筆者傾向於後一種說法，茲就此問題畧抒己見。

認為周恩來地位上升的人是外國人較多，他們根據周恩來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當選了第一副主席，成為實際的接班人。根據蘇聯「先進經驗」，一九五二年史大林主持十九屆蘇共大會，由馬倫可夫作政治報告，次年三月史大林死去，馬倫可夫繼任蘇共總書記兼蘇聯政府總理。又如毛幫九大就由林彪作政治報告，是屆大會就通過林彪為接班人。依此類推，周恩來將來接班，自是順理成章之事，非地位上升而何？

此種看法若套用共產黨術語是犯了教條主義、機械論。實際情況完全不同，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當選第一副主席，並非毛澤東的本意，而是走馬燈恰轉到此處，該周恩來上場了，不能不讓他亮一亮相，此為大勢所趨，毛澤東雖然不信邪，但也很難改變既成形勢。另一方面毛澤東看透了周恩來不足為患，所以才安心把他放在這個位子上，作為「團結」的象徵。

對周恩來看好的人，指鄧小平、譚震林、烏蘭夫、李井泉及幾名文革前省委第一書記紛紛放出，又都當選了中委，認為是周恩來的勝利。事實上更非如此，毛澤東把這批關在牛欄內的人放出欄，其眞意還是要象徵團結，表示毛江夫婦的統治已經穩固，不怕反對派作反。這批人雖被放出，一定還在「公安人員」嚴密監視下，本身也失去作用，像這種政敵，對毛江夫婦決不足構成威脅，毛幫七大、八大都選出李立三與陳紹禹為中委，以後據毛澤東自己說出是留的「反面教員」，則今日鄧小平、譚震林、烏蘭夫等人可能是「反面教員」，其當選中委只是為了折磨，並非眞的獲得任何權力。

從另一個角度看，周恩來權力之削弱，卻有許多明顯的跡象。

第一，周恩來雖然擔任第一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但卻是少數，五名副主席毛江派穩佔三名，葉劍英是否能完全站在周恩來一邊，仍是疑問，即使葉劍英完全支持周恩來，也是三對二的少數。至於九名常委，毛江派已佔五人，周恩來、葉劍英之外，還有朱德、董必武，前者八十八，後者八十九，行動要人扶持，神智也不清楚，要說這兩人能起作用，寧非奇談，何況加上朱、董兩人，周派也只有四人，所以在常委會中，周恩來是少數派，非常孤立。

第二，從人事安排看，江青一派控制了重要部門，大權全歸掌握。自從文革打垮了鄧小平、彭眞之後，毛幫未公佈過書記處，究竟有無書記處存在，至今仍未能明瞭，十大之前，江青以常委會秘書名義行使總書記職權。到了「十大」開鑼，張春橋以大會秘書長名義出現，雖然「十大」散場後，秘書長職務也隨之取銷，但可推測張春橋將在江青領導下執行書記處工作，十大之後的毛幫可能仍沒有書記處之設，但書記處工作總要有人作，張春橋就是此項工作的執行人，其地位即使不是「八大」後的鄧小平，也是彭眞（此則假定江青擔任鄧小平的角色）。故毛黨中央大權已完全入於江青之手。

再說新貴王洪文，最近十天來王洪文成為全世界矚目的「新聞人物」，西方的觀察家已紛紛推測王洪文將是毛澤東的繼承人，為毛幫第二代的主人

。但依筆者看法，王洪文地位仍是空的，他雖然在排座次時坐上毛幫第三把交椅，但實際權力並不與他的地位相稱。

王洪文目前工作仍然是工會方面，他過去公開的職務是毛幫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工會主席，此時調去毛黨中央，估計仍是負責工會工作，可能擔任「全國總工會主席」。毛幫雖然處處以蘇聯爲師，但兩者之間組織情況並不完全相同。蘇俄共黨所以能奪得政權，得力於工人暴動，因此，蘇俄工會主席地位特高，權力亦重，史大林在世時曾任蘇俄政權元首之什維爾尼克，在史大林死後，馬倫可夫上台大改組時，元首換了伏羅希洛夫，什維爾尼克即改任中央總工會主席。

毛幫情況則不同，毛幫竊據大陸得力於共軍，所以共軍頭目所佔比例特重，工會則地位低微。毛政權初成立時，工會在北平召開第一次大會，選出陳雲爲主席，李立三爲第一副主席，陳雲當時是共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又是毛政權「政務院副總理」（共四人，陳雲排名第二），李立三則曾領導過中共，此時又是在蘇聯改造十六年之後，以欽差大臣身份到北平，地位相當重要，以兩人領導工會，尚可看出毛幫對工會的重視。但不久即改組，總工會主席換了賴若愚，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當了總工會主席之後，在「八大」始當選中委，賴若愚病死後，由劉寧一繼其缺，劉寧一也只是一名中央委員，一直到文革開始，總工會被打爛爲止，毛幫對總工會領導人，始終是「中委」級。此次王洪文出而領導總工會，是江青有意提高總工會地位，因爲江青發動文革之初，各工廠均出動紅衞兵協助江青奪權，直到今日，工人仍是江青基本羣眾，江青對槍桿子沒有辦法來絕對控制，就想提高工會權力以減低槍桿子比重，此是王洪文「三級跳」爬上第三把交椅的原因，但王洪文限於年齡、資望，決不可能眞的成爲第三號有權力人物，他不但要受江青領導，眞正地位大概還在張春橋之下。

軍事方面本是江青最弱的一環，但江青也獲得很大進展。目前毛幫軍事大頭目，毛澤東之外，表面看葉劍英坐第二把交椅，但實際實力則操於李德生之手。根據毛幫的組織，軍事部門最高權力並不是「國防部」，而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自遵義會議後，將近四十年的時間皆由毛澤東兼任，副主席則更迭甚多，文革前共有三名副主席，林彪居首，總參謀長羅瑞卿則兼任秘書長，政治部主任蕭華兼任副秘書長，著爲定例。依照過去情況推測，葉劍英可能抵林彪遺缺，目前無總參謀長，則李德生以政治部主任身份兼任秘書長可能性甚高，由於李德生已是毛黨中央副主席，可能又兼任軍委副主席，如此則軍事大權全集中在李德生之手，葉劍英只是一個圖騰而已。至於李德生能不能統治各省紅色軍閥，又當別論，但毛幫中央軍事大權實操於李德生之手，也等於在江青掌中。

至於特務部門，若干年來一直由毛澤東透過汪東興主持，文革以來毛幫大頭目，不論久坐第二把交椅的劉少奇，手握重兵的羅瑞卿，及明定爲接班人的林彪，或屠或囚，如宰雞豕，毫無反抗之力，其故在此。目前汪東興地位更見提高，特務部門權力更重，康生可能從中參謀規劃。周恩來除非永遠不去北平，否則他的生命就握在江青的掌心，江青大可用對付林彪辦法，把周恩來一槍打死，然後弄出一架飛機跌碎在福建海邊，指周恩來投奔台灣，被「解放軍」空軍擊落。外間難辯眞僞，只有相信是眞的了。所以今天的周恩來，實在沒有可能再反對江青，因爲雙方的勢力太不成比例了。

至於周恩來的前途，實在凶多吉少，周恩來在文革時就聲言要保「晚節」，共產黨人講「節」，，周恩來其人會有「節」，都是天橋式的相聲，不必說它。但就此一點而論，除非周恩來能死在毛澤東之前，如陳毅一樣千眞萬確是病死，否則晚節恐不易保。

周恩來平生不坐第二把交椅，這次好似一個在海邊游泳的人，不能自主被浪潮拍上了礁石。周恩來不願坐但又不能不坐上第二把交椅，心情相當緊張，周恩來親眼看見坐上第二把交椅的劉少奇、林彪下場，內心自不能無懼，但又沒有辦法可以改變既成的形勢。

「十大」對周恩來有利之處，是周恩來已失去接班人資格，不太遭江青之忌，也許可以饒其一命，尤其周恩來已七十六歲，在電視上看到他面容憔悴，行路蹣跚，再加上一臉老人斑，究竟他同毛澤東誰先走一步，可也眞是難說的很，如果周恩來能平安早死，自是有福之人，最怕是該死之時不死，到了不想死的時候又非死不可。

對周恩來前途不利的發展也有兩點：

第一，凡是不滿毛江夫婦的大小共幹，自然而然地團結在周恩來周圍，儘管周恩來無心也無力反抗毛江，但時間一久，難免逐漸形成一股反毛江的勢力。在毛澤東的一分爲二公式下，周恩來必然要步劉少奇、林彪的後塵，因爲毛澤東之害人是屬於一種本能，並不是被害的人眞不利於毛澤東、林彪是否要害毛澤東，姑且不說，但劉少奇、鄧小平，尤其陳伯達均無危害毛澤東之心，是可以斷言的。

要研究此一「毛澤東思想」必須從歷史上去找依據，最接近毛澤東思想的是張獻忠思想，張獻忠每年非殺人不樂，殺到最後實在沒得殺了，把自己的妻妾子女都殺光。毛澤東根據他的一分爲二哲學，專門整人，十年來整完了「親密戰友」，碩果僅存的只有一個周恩來，到了最後無人可整時，就非整周恩來不可。

第二，毛、周目前推行的親美外交，在共產黨立場來看，絕對是離經叛道之舉，最近阿爾巴尼亞與毛幫疏遠，就以毛幫背叛了毛澤東思想爲理由。可知毛幫內部及國際共黨對毛周此種朝秦暮楚，毫無原則的作風均有反感，一旦反對力量足以威脅到毛澤東的地位時，毛澤東就要找代罪羔羊，脫卸責任，則最佳人選無過於周恩來。周恩來自己當然也明白己身處境，所以屢次聲明對美外交是毛澤東自己主持，最近又對一個由美返回大陸的姓李醫生說美國乒乓隊去大陸，周恩來本來反對，後來還是毛澤東批准的，這些話皆預留伏筆，爲他日卸責之地步，但眞到了那一天，還容周恩來聲辯嗎？

毛澤東能有今日，得力於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林彪、陳伯達，是毛澤東屠殺同胞數千萬，此五人皆欠有血債，現在五去其四，皆無好結果，只有周恩來一人，若能善終，尚有天理乎？

從譚震林復出說起

旦待

新華社北平一九七三年八月廿六日電訊報導說：「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男、女團體賽，今天在首都體育館和北京工人體育館全面展開。

「烏蘭夫、譚震林、史良、王猛、于步血等同首都七萬多觀眾，觀看了今天的友誼比賽。……」

王猛是中共國家體育委員會主任，于步血是「體委」和「乒乓球協會負責人」，他們的露面當然不會令之驚奇。令人驚奇的自然是烏蘭夫、史良和譚震林。尤其是譚震林，因爲這一次是他們「文革」以來的第一次露面。

烏蘭夫「文革」前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兼黨委第一書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現年七十歲。「文革」期間曾被「紅衛兵」揪鬭，被打成「三反分子」（卽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史良「解放」前是上海著名的女律師，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會任「民盟」副主席，「反右」時鬭爭章伯鈞、羅隆基（兩人皆爲「民盟」副主席），頗爲賣力。但「剃人頭者，人也剃其頭」，「文革」時期史良也要嘗被鬭爭之苦了。

譚震林原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農林辦公室主任，一向是農林系統的領導人，現年六十六歲。

「文化大革命」時期，譚震林有異常突出的表現，使之聲名大噪，如雷貫耳，他既是「二月逆流」的旗手，也是鎭壓「紅衛兵」的急先鋒。一九七一年二月，譚震林最先跳出來翻案，掀起了「二月逆流」，並堅決鎭壓「紅衛兵」的「奪權造反」。自此以後，凡是鎭壓「紅衛兵」的人，都被「紅衛兵」封之「×老譚」。

武漢事件的主角陳再道是「武老譚」，湖南軍區司令員龍書金是「湖老譚」。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則是大名頂頂的「廣老譚」。由此可見，譚震林這位「老譚」決非等閒之輩。他的被打倒是一件大事，現在他的東山復出，自然不是一件小事，甚值得注意。

「文革」時期，「紅衛兵」曾列出譚震林的十大罪狀，且抄錄如下：

譚震林十大罪狀

譚震林是農林口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農林口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根子，當前必須打倒譚震林，解放農林口，才能把農林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譚震林罪狀如下：

一、精心泡製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全國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

「全國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是譚震林伙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眞、薄一波、楊尙昆等一手策劃出來的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譚震林這傢伙，極端仇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仇視三面紅旗，他惡狠狠地揮起板斧，把原稿中突出毛澤東思想最高權威的內容一律砍掉了，並配合劉鄧攻擊三面紅旗，不准掛「人民公社萬歲」和「大躍進萬歲」。

他拚命吹捧劉少奇、鄧小平、彭眞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展覽館大廳高懸劉少奇的整身巨幅像片，毛主席的照片只有唯一的一張側身的，館內只有六條毛主席語錄，卻用高價製作劉少奇的「語錄」。在展覽中特地展出鄧小平、彭眞、楊尙昆蹲點的地方！

二、頑固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積極地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吹捧包庇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等。

他說：「派工作組錯誤是中央犯的，具體地說就是少奇、小平同志，但是你們不要講，他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不能讓少奇同志檢查。」

三、汚衊羣眾運動，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譚震林對革命羣眾十分蔑視，他說：「羣眾、羣眾，沒有領導頂屁用！」「鬭黑幫讓你們去行不行呢？不行！」又說什麼羣眾運動是「鬧事」。運動一開始就打保票，走調子。

四、對抗中央和中央軍委指示。

中央宣佈撤走文化革命工作組後，譚震林牢騷

滿腹，並公開與毛主席和黨中央相對抗，繼續派遣他的親信，以聯絡員、巡視員名義到各單位控制文化革命領導權，整理黑材料，對抗中央軍委指示。

五、一手製造農林口二月份反革命猖狂反撲。

譚震林抓住農林口革命派組織的一些缺點和錯誤，煽動保守勢力，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

六、欺上瞞下，抗拒總理的指示。

二月中，總理要接見農林口革命派時，譚震林卻把票都發給一些保守組織，把革命組織說成是右派組織，把保守組織說成是左派組織，欺騙總理，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七、搞反革命的「三結合」，策劃假奪權。

一月革命的風暴席捲全國，老奸巨滑的譚震林一看大勢所趨，就急急忙忙在一月中旬示意部黨委幹部搞奪權。結果一場所謂「三結合」的奪權醜劇在農林口展開。如農業部的「一．一七」奪權，陳伯達同志就指出是典型的假奪權。

八、以政治部與部黨委的鬬爭來掩蓋階級鬬爭，企圖蒙混過關。

農林口政治部是一九六四年才建立的，而且幹部大都來自部隊，在文化大革命中許多政治幹部猛打猛衝，大量揭發譚震林及其親信的問題，致使不少單位的政治部被打成「黑線」，政治部幹部打成「黑幫」，使人感到農林口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與部黨委的鬬爭，並對政治部幹部採取各種非法手段加以打擊，如八機部政治部副主任××之死，仍是個謎。

九、製造「一二．二八」青島漁輪停港事件，大搞經濟主義。

譚震林通過水產部副部長給青島等地出海的漁民發電報，命令返港學習，搞文化大革命，結果給國家造成了嚴重損失，工資發不出去，大批漁民上京控告，後果十分惡劣。

十、歪曲黨的階級路線，積極鼓吹譚氏路線。

他說：「紅衛兵要保證紅五類，中農、小資產階級不要！」這是公開反對毛澤東思想的。

譚震林復出的意義

譚震林和烏蘭夫是繼鄧小平之後，獲得「解放」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出現，至少表明以周恩來為首的穩健派，其地位是相當穩固的。

近幾個月來「極左派」頻頻向周恩來挑衅，四、五月間猛烈攻擊周恩來「解放幹部」政策。那時鄧小平剛剛「解放」出來，「極左派」便公開發難，指責周恩來為「一小撮牛鬼蛇神鳴冤叫屈」，五月號「紅旗」雜誌說：

「劉少奇一類騙子在其反革命綱領中赤裸裸地，不加掩飾地惡毒咒罵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瘋狂地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瘋狂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不是叫嚷在政治上經濟上『解放』所謂受『迫害』的人嗎？他們要『解放』的究竟是什麼人？

「我國人民羣眾在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下：：早已在政治上經濟上得到了解放，成了國家的主人：：在我國，被無產階級政權實行專政的，是一小撮地、富、反、壞、右。對這些階級敵人實行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是大好事。」這篇「紅旗」的論文又說：

「劉少奇一類騙子為這一小撮牛鬼蛇神鳴冤叫屈，要從政治上經濟上『解放』他們，實質上，就是要把毛主席領導下我黨我軍我國人民親手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再扶植起來，向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反攻倒算，復辟資本主義。」

「劉少奇一類騙子」通常是指林彪和他的同黨，但在這裏情況顯然不是這樣。這篇「紅旗」頭條論文曾經提到「劉少奇一類」的「反革命綱領」，但無論在林彪的政變演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五七一」文件，或其他與林彪一伙有關的重要文件中，都無法找到叫嚷「解放」的字樣，更沒有「為一小撮牛鬼蛇神鳴冤叫屈」的事實。非常明顯，在這裏的「劉少奇一類騙子」是另有所指。就是指把「牛」字號人物放出來的那批人。

「極左派」在「解放幹部」問題上進行偷襲顯然未得手，「穩健派」對他們的指責並不作正面回答，只是一味呼籲加強黨內團結。因而六、七月份「紅旗」、「人民日報」等中共報刊上，充滿着號召加強團結的文章。另一方面在行動上則繼續「解放」幹部，恢復他們的職務。楊勇最近被委任為新疆軍區司令員就是一例。

「極左派」看到在「解放幹部」問題上未能攻破一個缺口，於是便改變方向，改為攻擊「穩健派」的「教育路線」。最先由「遼寧日報」發難，七月十九日「遼寧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的信件，並加了編者按。猛烈攻擊「穩健派」當前所採用的「考試制度」。指責這種制度，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舊思想、舊勢力」借屍還魂。八月號的「紅旗」也作了響應，以頭條和「二條」的顯要地位，發表了旨在攻擊「穩健派」的「重視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和「改革大學招生制度的深遠意義」。氣氛相當凝重，形勢似乎對「穩健派」不利。可是，在這個時候周恩來突然把譚震林、烏蘭夫放出來，形勢一下子便明朗了。證明「極左派」的攻擊並沒有動搖「穩健派」的權力基礎。周恩來的權力還有異常穩固的。

「文革」初期，周恩來也是很想保譚震林過關的。周恩來曾經出面力保陳毅和余秋里，他之所不得不放棄譚震林，是因為譚震林公開與「中央文革小組」發生衝突，要求翻案平反，並公然鎮壓「紅衛兵」，掀起「二月逆流」。使周恩來再沒有辦法公開的保他，因為當時，周恩來自己的處境也是很危險的。「極左派」不但揪鬬他的正副部長和副總理，甚至叫出打倒周恩來的口號。為了保存自己和自己的系統，他不得不暫時放棄譚震林。現在，在「極左派」的挑衅聲中，他既然有辦法也有膽量把譚震林放出來，自然有他自己的把握。

史諾說，周恩來「決不行險僥倖」、「他的謙和的態度，遮掩着堅強不屈和順從人意的混合的臟腑！」這些評語是很中肯的。周恩來不喜不叫大喊，但他決不會因為別人大叫大嚷而輕易讓步。他仍將按照自己的主張堅決幹下去。他在此刻把譚震林放出來，不但向大家表示他仍然大權在握，而且也向「極左派」表明他在「解放幹部」問題上決不讓步。

形勢・情勢與現實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三

馬以定

查先生在「見、聞、思」中，使人很容易接觸到的一個突出的理念，就是現實主義的觀點，這觀點幾乎瀰漫在該文「所思」部份的泰半。

這種現實主義的形成，大多是由於外在形勢或聲勢，來做為轉移的。基本上說，是一種游移不定的概念，除非對於內在的情勢，有深入的了解。任何人都會有過現實主義的觀點和作法，而我們所處的這一現代，更是現實主義最易蠕動的時代。從人類理念上來說，我本人並不贊同這一現實主義，特別是從形勢、聲勢而導致的現實主義。有時，在策畧上或許可以利用一下現實觀念，但在原則上就萬萬不可。

如果我們以毫無成見的目光來看現代的諸多思想，則不可能不體會到一個最不幸的現象：人們竟將若干思想在社會及時代所取得的聲勢來取代該思想的眞理。這確是現代可怕的錯誤之一。也就是人們竟將一種思潮及態度在社會上佔有的地位及在現在具有的聲勢，與該思想的眞實性、正確性和價值混為一談。事情的眞偽竟為事情的走時或過時，是生氣勃勃或死氣沉沉的問題所取代。做成了一種思想的是否活躍較諸其是否是善、是眞更為重要，這卻是危險而幼稚的。將眞理推下台來，而代之以意義含糊的「活躍」或「作用」等，就是受了現實主義的影響。很明顯地證明：這是智力衰退與道德式微的徵兆。

普通的人士們，在聽了以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發表的言論，似乎很容易為之動容，原因就是他們的這一觀點是建基於外在形勢，與某一思想的活躍與生龍活虎。然而，仍然有人知道：「並非發光的都是黃金」。

在這種現實主義流行的時代裏，我們就不難從現實主義者的意見中，發現到那智力衰退與道德式微的徵兆。同時，我們必然會發覺：現實主義者都是有意將實施於自然科學的方法，移用在形而上學問題上。自然科學的假設固然可以憑了解觀察其實際作用，來證實該假設是否正確，但決不得將這方法運用於形上問題。

因此，查先生的這幾句話，正是現實主義觀點的主旨所在。他說：「現代世界上只講結果，不講信仰，這是科學精神。科學方法是先假設一種理論，然後用實驗方法來求證這理論是不是正確，如果根本不正確，那就放棄了這理論，另找理論，再作實驗。如果理論一部份對而一部份錯，則保留對的而揚棄錯的，不斷修正，不斷發展。如果先固定一種萬世不移的主義或方法，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改變，那是古代的方式，中世紀黑暗時代的思想形態。」

在這裏，查先生似乎是把「主義」、「思想」與「方式」、「方法」混淆了。當然，有時一個主義和一種思想會影響到方式與方法，然而，這影響決不是必然的。如果眞的是必然的話，那一定是出於強制的，並且也必導致違反和戕害人性、人權與每個人的個性的。相信那已經反證這主義與思想的不正確。另外有一點我特別要提出的是：科學精神的實驗，在自然科學的領域內很對的，但對人文科學，特別是有關政治政策方面，以任何一理論來先做實驗來看結果的話，問題就大了。原因是做為理論根據的實驗品，卻是活生生的人類呢！除非這理論是合乎人性的。很可能查先生在談論實驗主義的理念時，忽畧了做為實驗品的卻是與我們同類的人類。我總在想：舉凡涉及人類時，如果我不願意的事情，我永不要求要在別人身上實現，除非那是他人的甘心情願和自由選擇。

在這裏，我似乎還得引伸的說幾句：在海外我們常聽說的幾句話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歷史潮流不可抗拒」和「這是歷史的客觀規律」等等。這些都很容易誘發現實主義者的香餌。使人不自覺的陷於現實主義者的巢臼。

形勢只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絕對的東西卻是超乎外在形勢的。從文化因素上來說，其演變的動律是以歷史的性質為基礎，但重要的問題仍然存在，就是這一文化因素是否眞有價值？某種文化因素在某時代所具有的聲勢，決非我們頌揚該因素的理由。

為現實主義者來說，由於他們是囿於現實的範疇內，根本不承認有絕對的東西，一切必該是相對的。表面上粗淺的聽起來，這一理念的確不錯。事實上，現實主義者所肯定的「一切都是相對的」這一肯定，已經是走入了絕對的範疇與肯定，這方面恐怕是他們所始未料及的。

情勢卻恰恰與形勢相反，這是指內在的和自發的東西。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之所以能雄視亞洲，倡導「大東亞共榮圈」時，在形勢上來說確是不可一世的，但在情勢上，如果讀過「虎、虎、虎」一書的人們就會了解該是泥足深陷的愈來愈脆弱。任何人都能夠製造形勢，但是於理不合，於心不安的情勢，卻是無法製造的，除非由情勢而發展出來的形勢，才比較可靠，然而，我以為着重情勢，遠比着重形勢更有把握。

對現實主義者來談道德的話，他們也是以爲道德是在不斷變化之中的。每每又容易把道德的標準，與道德精神和道德行爲方式混二爲一了。因此，杜蘭夫婦所著的「歷史的教訓」一書中，就特別談到了「道德與歷史」，他說：「道德是一個社會規範其成員和組織的生活行爲，以配合它的秩序、安全和繁榮的規則。……對歷史涉獵不深的人，會認爲道德不足重視，因爲道德隨時代與地域而異，有時甚至大相逕庭。但深通歷史的人，就會強調道德的普遍性，和它的重要。」實際上這也可以叫做情勢。

在查先生的文章中，有一段談到了核子武器的問題。這主題恰恰涉及了形勢與情勢的核心問題，我覺得很有意思。

自從第二次大戰後，在形勢上來說，誰能是核子俱樂部的會員，誰的聲望就聲價十倍。然而，曾幾何時，所謂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形勢比人強」，卻受不了情勢的變化，不但要限制核武器，同時，對製造核子武器的實驗，還會受到全球人民一致的聲討呢！

查先生的文章有以下的一段對話：

「我問：『台灣是不是有製造核子武器的打算？』嚴先生說：『我們絕對不造，我們在軍事上唯一要防備的只是中共，他們也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對中國人投原子彈，相信他們也不會對我們投。發展核子武器要耗費巨大的財力物力。科學技術根本不是問題，現在世界上至少有二三十個國家有能力造核子武器，但都不造。……花錢去造原子彈，老百姓就要勒緊褲帶了。辦政治和辦經濟，每一件事都是選擇，每一塊錢要發揮最高效用。』」

接着查先生又和台灣一位軍人談起核子武器問題。這位軍人分析說：「第一，中國人不能對中國人用核子武器，否則的話，成爲民族罪人，歷史罪人。第二，花費太大，影響民生。第三，中共核子武器比我們可能發展成功的更大更多，如果我們炸了他們的艦隊，他們來炸台北，害死了全台灣老百姓。第四，我們所擁有的導向飛彈非常新式，威力極大，打噴射戰鬪機都十分準確，要打軍艦可說百發百中。……畢是爲了攻擊他們的渡海艦隊，飛彈的效果和原子彈相差不會太遠。」

記得有人曾經對我說：如果台灣已經擁有了原子彈的話，恐怕在形勢上，國際間就會更有利的。這是純從外在形勢上立論的。然而，在情勢方面恐怕並不是如此。

查先生說：「世界上最現實的事，無過於政治與商業。香港人不大懂政治，但精通商業。有多少本錢，就做多少大的生意。如果你本錢有限，勤勤懇懇的做生意，儘可過得很好，很快樂，但要是定下併合滙豐銀行再加怡和公司的大計劃，而且力求實現，你這一生非但一定不會快樂，你的生意恐怕也非垮台不可。」

將政治與商業相提並論，當然有其相通的地方，但也有其不相通的地方。如果把兩者都認爲「最現實」的話，確有一部份的道理，但是並不是全部有道理。查先生既以做生意的事項來談，我也就用從事商業方面的原則來談一下。

平常我們也常說：「金錢使得鬼推磨」，或是「五行缺水」、「只欠東風」等，似乎都是在「本錢」方面來着意，這當然是有部份道理。不過，一位很有經驗的創業人士告訴我：要想商場得意的話，起碼要記住三個原則：一是本心；二是本事；三是本錢。從這三個原則的程序來看，本錢是第三，並非第一。「白手成家」在商場的實例中，並不是沒有，當然並不多，然而卻是證明了並非現實的金錢才可以是萬能的。如果有本心的話，做人能夠得到人們的信任，卻是不需要本錢就可以從事「無本生意」的。如果有本錢，而沒有本事的話，那本錢不是賠了進去，便是被人家騙了。就在商言商來說，本錢只是條件之一，並不是條件的全部。因爲，金錢是現實的，只是屬於可見的現實，還有具有現實性的東西，如本心、本事，那是屬於看不見現實啊！

因此，談現實的話，除了可見的現實外，卻還有看不見的現實。這裏我想再談一下最近的事實，這事實並且可以把政治與金錢連在一起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力量，可以說是舉世無雙的。美金是征服世界的貨幣，美援可以說到處都有，從現實的觀點來看這可見的現實確是無與倫比的。按現實主義者的觀點，美國該是最能成功的國家。然而，連美國人也感奇怪的是：接受美援的國家，大多都是反美的。原因很簡單，因爲美國人忽畧了那看不見的現實部份——各國的文化，各國的辦事方式，各國人民的想法等等，以及美國人的態度，與辦事方式等。

所以說，只從可見的現實部份去推測評斷，並不完整，因爲還有看不見的現實部份呢！

由此，我們可以這麼說：只從可見的現實部份推論，那是有限的？兼及那看不見的現實部份是無限的；同時，我們又可以這麼說，只從可見的現實部份去定計劃，人必定陷於苦惱，如果兼及看不見的現實部份的話，精神就更開朗。原因是人類的欲望要求無限，決不可能只在可見的現實上滿足的。平常我們所要求的快樂追求上，有一句話是「知足常樂」。這「知足」決不可能只限於可見的現實部份，同時也必兼及看不見的現實部份呢！否則的話，那只能滿足人的物質部份，不能滿足人的精神部份！

最後，我想借用香港發生的股票故事作爲結束。當去年年尾至今年年初，股票市場正大瘋大漲的時候，從外在形勢上來看，好像股票不會跌的一樣瘋狂上漲，但在情勢上來說，這絕對是靠不住的，結果才有了今天的慘景。雖然當時不少的報章上提出了忠告，然而，人們都從外在形勢上來着眼，並沒有理會到經濟學上的原因，甚至當時有一句很夠諷刺的話說：「就是把一隻狗上市，也會使人趨之若鶩的。」結果呢？做大閘蟹的人現在已經悔之恨晚了。

這眼前所發生在香港的事實，卻是爲只以可見的現實爲取捨的人士們，增加點深思呢！



新疆軍區的人事演變及其現況

方君歸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王震，率所屬第一、第二、第六等三個軍由甘肅蘭州，入攻新疆。當時駐守新疆的陶峙岳部，處於共軍第一兵團和蘇聯所豢養的伊犁民族軍的兩面夾擊下，又受程潛等的慫恿，在王震未進入新疆境內以前，即叛變投共，因此王震將第一軍留置於甘肅的酒泉、西安地區，僅率第二、第六軍輕裝急行軍，星夜趕抵廸化。以後將伊犁民族軍改編爲第五軍，列入第一兵團建制；將叛軍陶峙岳部改編爲第二十二兵團，下轄第九軍及騎兵第七師、第八師，到一九五〇年年底，新疆全部赤化。

「新疆軍區」的成立及其組織與人事

在共軍佔領廸化之後，成立了「新疆軍區」，新疆軍區受西北軍區指揮，它的組織除了按照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所頒佈的省級軍區組織條例的規定外，由於地理環境及政治因素的特殊，與一般「省級軍區」有所不同，它有如下四個特點：

(一)新疆軍區是以第一野軍一兵團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等機構和人員爲基礎而組成的，爲了便於指揮投共的第二十二兵團陶峙岳的部隊，新疆軍區司令員名義上由西北軍區司令員彭德懷兼任，實際上由第一兵團司令員王震以新疆軍區副司令員身份代理，這樣的安排，兵團司令員就可以指揮兵團司令員。

(二)新疆軍區設有蘇聯顧問室，這是一般省級軍區所絕無僅有的機構，在一九五一年左右，據悉蘇聯顧問的人數在一百人以上。

(三)新疆軍區後勤部設有軍工部，下設農牧、工礦、工程等處，負責駐新疆部隊的生產建設工作。

(四)新疆軍區設有工程縱隊，是由大陸各地發配到新疆的勞動改造隊爲基幹所編成，從事修築道路、水利工程開採礦場，建造廠房等勞役。

一九五〇年新疆軍區的組織及主要人事如下：

司令員：彭德懷（第一野戰軍兼西北軍區司令員）
政　委：王恩茂（第一兵團政委）
副司令員：王震（第一兵團司令員）
　　陶峙岳（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員）
　　賽福鼎（第五軍負責人）
副政委：徐立清（第二十二兵團政委）
參謀長：張希欽（第一兵團參謀長）
政治部主任：張邦英（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
後勤部部長：郝家駿（第一兵團後勤部部長）
南疆軍區司令員：郭鵬（第二軍軍長）
烏魯木齊軍分區司令員：羅元發（第六軍軍長）
伊犁軍分區司令員：列斯肯（第五軍軍長）
阿山軍分區：
塔城軍分區司令員：程悅長（第六軍十八師師長）
哈密軍分區：
焉耆軍分區司令員：張仲翰（第二軍六師師長）
阿克蘇軍分區司令員：徐國賢（第二軍五師師長）
喀什軍分區司令員：頓星雲（第二軍副軍長）
莎車軍分區：
和闐軍分區：司令員：黃立清（第二軍四師師長）

一九五三年秋，王震調任鐵道兵司令員，由政委王恩茂兼代司令員職務。

升級爲直轄軍區後成爲賀龍系統地方勢力的大本營。

一九五四年九月，共軍開始整軍，撤消了「野戰軍」和「兵團」兩級的領導機構，同時將六個大軍區改編爲十個一級軍區和三個直轄軍區，新疆軍區由省級軍區升級爲共黨中央軍委直轄軍區，同時改組軍區人事，由王恩茂升任司令員兼政委，截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共黨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被整肅時止，新疆軍區的主要人事及其簡歷如下：

司令員：王恩茂：紅二方面軍六軍團政工幹部、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九旅副政委、西北野戰軍縱隊政委、第一野戰軍二軍政委、第一兵團政委、共黨八屆中央委員、新疆區委第一書記。

政　委：王恩茂（兼）

副司令員：賽福鼎：聯共政法系統特務出身。「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代主席、伊犁民族軍負責人、人大副委員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共黨八屆候補中央委員、新疆區委書記。

副司令員：郭　鵬：紅二方面軍二軍團六師師長、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參謀長、西北野戰軍二縱隊副司令員、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第二軍軍長、南疆軍區司令員。

副司令員：張希欽：晉綏軍區旅參謀長、西北野戰軍二縱隊參謀長、第一野戰軍一兵團二軍參謀長、新疆軍區參謀長。

副司令員：徐國賢：紅二方面軍六軍團連指導員、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七一八團團長、西北野戰軍二縱隊五旅旅長、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二軍五師師長、南疆軍區副司令員。

副司令員：陶峙岳：投共叛軍將領。

副政委：左　齊：紅二方面軍六軍團十七師四十九團連指導員、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七一八團政委、西北野戰軍縱隊五旅政委、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第二軍副政委、南疆軍區政委。

副政委：李　銓：紅二方面軍六軍團連指導員、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團政委、西北野戰軍二縱隊四旅政委、第一野戰軍一兵團二軍四師政委、南疆軍區副政委。

副政委：曾　滌：紅二方面軍二軍團連指導員、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團政委、西北野戰軍縱隊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戰軍一兵團政治部副主任。

參謀長：陶晉初：投共叛軍將領。

副參謀長：楊　捷：紅二方面軍六軍團出身、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六軍十八師參謀長。

副參謀長：祖龍太也夫：民族軍副軍長、五軍副軍長。

政治部主任：張仲瀚：紅二方面軍六軍團團長、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七一九團團長、西北野戰軍二縱隊六旅副旅長、第一野戰軍一兵團二軍六師師長。

政治部副主任：熊　晃：紅二方面軍六軍團營教導員、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團政委、西北野戰軍二縱隊六旅副政委、第一野戰軍一兵團二軍六師政委。

政治部副主任：曹達諾夫：民族軍副政委、五軍政委。

後勤部部長：張英川：紅二方面軍六軍團出身、西北野戰軍縱隊後勤部部長、第一野戰軍一兵團二軍後勤部部長。

以上十六人中，副司令員賽福鼎、副參謀長祖龍太也夫、政治部副主任曹達諾夫係伊犁民族軍幹部、副司令員陶峙岳、參謀長陶晉初係投共叛軍將領，均僅擁虛名，所有實際權力，操之於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王恩茂及其他十名主要負責人之手，而此十一人都是紅二方面軍賀龍系統出身，因此新疆地區成爲賀龍在西北地方勢力的大本營，並且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王國」的趨勢。

毛林勢力進入「新疆軍區」

一九五九年八月，共黨在江西廬山舉行了第八屆第八次中央委員會，會中決定撤消彭德懷的共黨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職務，遺缺由林彪接任。根據「文革」期間的各種資料，發現林彪的出任共黨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是毛澤東準備發動「文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目的在於能確實掌核武裝部隊，作爲奪權鬬爭的主要支持力量。因此如何控制當時爲毛林以外派系所佔據的各大軍區、直轄軍區，爲林彪處心積慮所要完成的一項主要任務，新疆軍區爲其中之一。不過當時賀龍充任共黨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對新疆軍區的人事，有發言和過問的權力，爲了避免引起不良後果，在進行的步驟上，不能操之過急。

一九六二年底，共軍和印度邊界衝突停止後，負責指揮與印軍作戰的林系部隊第五十四軍軍長丁盛，卽調往北平高等軍事學院受訓。丁盛於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曾任毛澤東的保衛人員，抗戰勝利後，追隨林彪甚久，是毛林的親信幹部。一九六四年七月，丁在高等軍事學院結訓後，派往新疆，充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副司令員，這是毛林勢力進入新疆軍區第一人。

一九六五年五月，又調派林系幹部遼寧省軍區政委譚開雲爲新疆軍區副政委，並分工負責軍區幹部管理工作。

一九六五年六月，再調派六十九軍政委裴周玉爲新疆軍區副政委兼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三政委。裴周玉係特務出身，一向爲毛澤東用作監視異己分子的得力幹部。一九三六年一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抵達陝北後不久，派裴爲當時陝北紅廿八軍劉志丹部的特派員，不到兩個月，劉志丹卽爲流彈擊斃，據傳卽係裴奉毛澤東之命所爲。裴周玉原在六十九軍，係叛軍董其武部，裴周玉亦負有監視董部之任務。丁盛、譚開雲、裴周玉三人調往新疆後，對新疆軍區已形成了威脅，據北平「紅衛兵」報透露，賀龍一度計劃調北京軍區第二政委廖漢生往新疆軍區，以與丁等對抗，但爲毛林所反對未能成爲事實。

林彪系統控制了「新疆軍區」

一九六七年一月，賀龍因「二月政變」罪名被整肅，新疆地區動盪不安，由共黨中央「文革」所支持的「新疆紅衛兵無產階級司令部」（簡稱紅二司）向新疆共黨政軍機構奪權，先後發生了數百次的武鬬流血事件，其中最突出的是「一月二十六日石河子慘案」事件，新疆軍區砲兵團聯合由復員軍組成的「八一野戰軍」一萬多人，包圍「紅二司」人員，以機槍掃射，投擲手榴彈，結果有一百二十人死亡，傷者數百人，另有五百多人失踪。事件發生後，「紅二司」要求軍區制止，軍區所屬某師師長乃公開宣稱：「誰要打倒王恩茂，就要和他拚到底」，參加「石河子」事件的砲兵團團長徐光達亦揚言「掉了腦袋也要幹到底，三天內殺盡新疆造反派，殺出一個新新疆。」

一九六七年二月以後，對王恩茂的攻擊日趨激烈，指爲「黨內、軍內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中國赫魯曉夫在新疆的代理人」，不過由於新疆與蘇聯國境相接，是中共的所謂「反修前哨」，它又是中共的核子基地，同時在新疆還有數十萬復員轉業的共軍和知識青年組成的「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處理稍一不愼，容易發生重大問題。因此毛林一面設法安撫王恩茂，一面抽調部隊（空軍七三三五部隊）進入新疆支左，一直等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始對新疆軍區人事作了重要的變動，免去了王恩茂的新疆軍區司令員的職務，調派林裴嫡系幹部原任湖南省軍司令員龍書金接任新疆軍區司令

員，在此前後為了加強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控制，提升丁盛為兵團第二司令員、裴周玉為兵團第二政委、調六十七軍副軍長孔瑞雲為兵團副司令員、調江蘇省軍區第二政委曾如清為兵團副政委、調五十四軍參謀長王振東為兵團參謀長。龍書金在七三三五部隊的支持下，初步完成了對新疆地區的控制。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由龍書金任主任，王恩茂降為副主任，同時被免去新疆軍區政委職務，至此新疆軍區黨政軍大權已完全為林彪系統掌接。從一九六八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八月的三年中，新疆軍區，人事更動極多，林系幹部大量調入，林彪事件發生前，新疆軍區的主要人事如下：

司令員：龍書金
政　委：曹思明
副司令員：賽福鼎、徐國賢、張竭誠、羅榮、陸進先、李長林、劉發秀
副政委：裴周玉、譚開雲、曹達諾夫、胡華居、何林兆、賴光勛
參謀長：羅榮（兼）
政治部主任：姜林東

以上十六人中，原來賀龍系統的幹部，僅保留了徐國賢和陸進先二人，其餘的或被整肅，或調往其他地區，新疆軍區成了林彪系統的天下。

「新疆軍區」的再改組及其現況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毛澤東首先整肅了共軍中央領導機構的林系幹部和與事件有直接關連的共軍將領。一九七二年二月以後，開始清除地方軍區的林系勢力，新疆軍區不但為林彪的嫡系幹部龍書金所控制，而且在林彪的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列為政變時借用力量之一，新疆軍區當然為毛澤東必須改組的目標之一：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新疆地處「反修前哨」，又是核子基地所在，當茲蘇聯大軍百萬壓境之時，中共在處理上就必須格外愼重，因此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對龍書金安撫有加，一面密令在「文革」中派往新疆軍區充任副司令員的李長林（原任十二軍副軍長）、副政委賴光勛（原任十二軍副政委）以及空軍七三三五部隊負責人吳勝凱對龍書金秘密加以監視，直至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始將龍書金召往北平，予以扣押。同時提升共黨新疆區委第二書記、區革委會副主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賽福鼎、暫代區委第一書記及區革委會主任職務，提升軍區副司令員徐國賢為第一副司令員，代理司令員職務，對新疆地區黨政軍機構，展開全面的「批林整風」運動，經過一年的時間始告一段落。

一九七三年六月，新疆軍區全面改組，已發現的主要負責人及其背景如下：

司令員：楊勇（彭德懷紅三軍團系統出身）
第一政委：賽福鼎（現任共黨九屆中央委員、人大副委員長、新疆區委第一書記、區革委會主任）
政　委：曹思明（山東濱海區陳士榘系統出身、現任共黨新疆區委第三書記、區革委會副主任）
第一副司令員：徐國賢
副司令員：李長林（紅四方面軍出身、曾任十二軍副軍長）
張竭誠（林彪四野系統出身、曾任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
陸進光（賀龍二方面軍系統出身、曾任新疆軍區後勤部部長）
劉發秀（不詳）
副政委：裴周玉（特務出身、曾任六十九軍政委）
賴光勛（紅四方面軍系統出身、曾任十二軍副政委）
曹達諾夫（詳前）
胡華居（新四軍系統出身，任洛陽步校政委）
何林兆（出身不詳，現任共黨新疆區委書記）

根據以上各軍，新疆軍區的林系幹部，目前仍任原職，已發現者僅副司令員張竭誠一人，今後可能還有少數林系幹部經過檢查和學習後復出任職，不過他們在軍區中，已不可能擁有任何實際權力。

改組後的新疆軍區，是由紅三軍團、二方面軍、四方面軍、林彪系統、新四軍以及伊犁民族軍等派系的幹部混合組成，背景不同，利害各異，自然無法形成一個團結的領導中心，今後新疆軍區內部派系的矛盾和權力鬬爭，必然會日趨激烈，似可斷言。

鳴鼓篇

台

從文字表面意思來看，查良鏞在其「見聞思」中，有兩句話倒算說得滿有道理：「台灣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到底怎樣？這是評價一個政權的基本的標準。」但遺憾的是，查老板忘記了（疏忽？抑故意？）更重要的一點，即應該用怎樣的一個角度，去看去衡量台灣人民生活的好壞呢？換句話說，應該以什麼作為評價目前台灣一般人民生活水準的標準？因為若失去了準繩，勢必導致出錯誤的結論。

非常明顯，設若不尊重歷史事實，和對讀者不負責，而用一種片面、孤立、抽象的思想方法，去評論目前台灣一般人民生活水準的話，定將得出兩種各走極端的假象，具體的情形是：如果用現今世界上最先進國家人民生活水準來衡量，那必將得出：「目前台灣人民的生活，是極其貧困」的結論。反之，若以今天世界上最落後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來比較，那又定將得出「目前台灣一般人民的生活，是非常富裕」的另一結論。

至此，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倘若對歷史尊重，對讀者負責，和眞正忠於記者職責和良心，那麼評論目前台灣一般人民生活水準時，正確的態度和方法，應該是用動的眼光（或者說用歷史的眼光）和全面觀點（或者說用整體觀念）看問題，去作出合乎歷史和客觀事實的評價才對。

民生活到底怎樣？

所謂不要用孤立的靜止的，而要用動的歷史的眼光看問題，去評價目前台灣人民的生活，意即要把今天台灣人民生活的水平，與昨日、前日台灣人民生活水平作一比較，是提高了呢？抑退後？

至我提出不要用片面的，而要用全面觀點、整體觀念看問題，去評價目前台灣人民的生活，應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查大主筆「感染」之故。可不是麼？

查大主筆在其「見聞思」大文中，開頭的第一句話，便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哩！好，既如此，那在評價目前台灣人民生活水準時，為示公平合理起見，為了落實「唔怕唔識貨，最怕貨比貨」的精神，那把它與「中國的另一大部份」——大陸人民生活的水準，作一比較，有充分理由相信，定會來得更客觀，更突出和更具說服力的。不然，將辜負了查大主筆的一番「美意」。對不？雖後來查老板本人並沒有口對心的照做的話。

「台灣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到底怎樣？這是評價一個政權的基本標準」。查大主筆在其「見聞思」第二十節中，一開始便亮出了公正，漂亮而又動聽招牌，但接着筆鋒一轉，寫出今天非常驚訝的下面一段話：「可惜我在台灣的時間太短，對這個關鍵性的問題沒有深入了解……在桃園和新竹隨意去看了幾家農民的家庭，只在門口張了嘴，沒有作採訪，房間很簡陋，家具也有些破爛……」（按：把其眞義翻譯出來，意即指目前台灣人民生活異常的貧窮困苦也。）

對查大主筆上述的話之所以感到驚訝，首先一點是：既然「對這個關鍵性的問題沒有深入的了解」，且去看了幾家農民的家庭，也「只在門口張一張」而已，而根本「沒有作採訪」，那照理便沒有評論目前台灣一般人民生活水準的資格，這是一個記者起碼應具備的責任感和良心，套用你在左報工作時的幕後大波士——「毛主席」的話說，叫做「沒有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嘛！

其次，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口口聲聲要忠於記者職責和良心，和一再保證對台的報導，力求忠實而客觀的查大主筆，只到過幾家農民的門口張了張，便作出「房門很簡陋，家具也有些破爛」的報導，這不僅僅看見到樹木就當作是森林的太過片面了，且跡近誇大，甚至歪曲了目前台灣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實況。

使我感到驚訝的第三個原因是，目前台灣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是否比以前（特別是比國府退居台灣前）差多了；若答案肯定，那你查老板在二十三節說的台灣「土地改革辦理得相當成功」，豈不是等於沒有說。蓋因閣下說的「土改不但使廣大農民免於地主的剝削，同時土地不屬於地主之後，農民對生產的興趣大大提高。」無異等於說台灣農民的生產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啊！

既如此，怎可以割斷歷史的大叫大嚷台灣農民的生活水準低而差呢？

第四點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既然查大主筆念念不忘大陸，那目前台灣人民的生活，比之目前大陸人民的生活又如何？

如果查老板懶得（應說不願意）把它們作一有趣而鮮明的比較，那就讓我在此提出二點眾所周知的大事件，與查老板一起「共思」吧！

近年來，香港的僑胞，是拚命往大陸寄郵包呢？還是拚命向台灣寄郵包？近年來，是台灣的人民，成羣結隊的逃亡來港呢？抑是大陸的人民，成羣結隊，並往往甘冒九死一生之險，爬山或泅水逃亡來港呢？在此，設若查老板肯於面對現實的話，那就應當承認，同是中國一部的台灣人民的生活，不知要比大陸人民生活好多少倍？

而今，你查老板既肯定了：「大陸人民……雖生活水準並不怎麼高，但他們以前是處於餓死邊緣。」那比目前大陸人民生活不知要好多少倍的，目前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該不會是眞的如你說的那樣糟了吧！

事實亦確如此，今天台灣人民的生活，是令人相當滿意的，以佔台灣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為例，他們不僅早已成為自己所耕土地的主人，且都早已達到豐衣足食的生活水平，那怕身處窮鄉僻壤的山胞農民，亦家家安裝了電視機……等（記得本年一月筆者與萬人傑在台遊梨山時，便曾到附近農民家參觀，在那裏亦家家都安裝了電燈、電視機等）。這，正如筆者前不久（七月十一日）在香港時報發表的一篇題為「談社會風氣」文中，末了一段所說的「台灣全境治安之如此良好，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在台灣現行制度下，台灣人民的生活安定，和台灣的社會風氣正常。」

對了，今天台灣人民的生活，並不如查大主筆所描繪的那樣，而是非常的安定，且家家都達到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生活水平。更值得吾人慶幸的是：目前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在日益提高中。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揭開蘇軾的神秘心理

霍大川

重讀蘇軾的「前赤壁賦」及「後赤壁賦」，彷彿看到蘇軾心靈隱藏着一些神秘的東西，好像他私底下對曹操是崇拜的，但他那種崇拜，並不公開表明爲曹操被後人鞭韃而作翻案。從心理學角度來分析，那是很奇妙的。

蘇軾的赤壁賦以及「念奴嬌，赤壁懷古」、「黃州快哉亭記」都是他被貶謫在黃州時的作品。黃州的赤壁並不是當年周瑜打敗曹操的地方，曹操當年敗戰之地，是在湖廣荆州陵夷之間，彼此一東一西，相距兩個省，也許因爲蘇軾一生失意，爲了尋求精神上的釋放，所以對漢末三國時代的故事特別有興趣。三國故事，不只是軍事上的你爭我奪，並且政治權術招數之高，花樣之多，在三千年中國歷代史，幾無與倫比。更使人感受很深的是那些千辛萬苦打出來的三分天下的英雄勢力。東吳、西蜀、北魏，幾乎不到第三代，便全部湮沒。這多彩多姿的歷史演變的一段可以說是哲學的，蘇軾對它特別有興趣，可能亦是那一段哲學的。

蘇軾在政治遭遇上，夠得上一名「可憐蟲」，他二十一歲就中進士，不久一帆風順，成爲朝廷重臣。後來因爲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厄運從此開始，先是受詩謗之嫌，遭受貶謫，後來又犯文字之罪，一再受貶謫，他所貶謫過的地方，有密州、湖州、黃州、杭州、廣州、海南、濂州等，最後在常州病故。從爭取權勢看他一生是失敗的，也許因爲他對失敗的歷史人

愛的氣質。

「黃州快哉亭記」他提到了曹操，但只從文學觀點去看，所說的是歷史人物，所寫的是他們經過與他一樣的快樂時光：「……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風流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到了「前赤壁賦」當他與客人碰杯飲酒到最高興時，扣船舷而歌：「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沛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各一方。」之時，那個不知道蘇軾心中對曹操觀感的客人，竟當他的面挖苦起曹操來：「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想像中蘇軾聽了客人這一段話，心中一定極不愉快，因爲他也曾經二十二歲就青雲得志，成爲朝中新貴，後來才被貶謫到黃州，這使他不由自主的將曹操當年的失敗與他的失敗，成爲一個聯想。在那時蘇軾如果修養不好，可能藉着酒意，發起脾氣來，弄出一個不可收拾的局面。但他不但沒有發脾氣，反而說出一段精深哲學理論來。他說：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物與我皆無盡也。」他主張人在失意時，應從大自然中索取樂趣，那是造物所賜，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

換句話說：他不如他的客人那麼悲觀，認爲曹操「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他認爲曹操是永遠存在的。於是不久之後，他便承接了這份未了的餘情，再遊一次赤壁，寫一篇「後赤壁賦」，後「赤壁賦」不談歷史，只講遊玩的樂趣。那是一個月明之夜，由「仰見明月，顧而樂之」，到「山高月小，水落石山」的寫境，進入「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的寫意，到了「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戞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這一段含意古怪的敍事，正好呼應曹操當年在赤壁所詠的「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重覆寫意。然後，蘇軾進入夢境了，「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他所夢見的實是曹操，他所以將曹操寫成道士，只是爲了遷就世人的觀感，將曹操化裝成道士而已。

蘇軾寫「志林」時，曾有一段紀錄民間聽故事的反應「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所以他當然不會不識趣的將夢曹操的事直說出來。

如果要問，蘇軾爲什麼對曹操如此多情，那只有從心理學範疇去分析。因爲他是一個飽經失敗痛苦的人，所以他對曹操在「赤壁之戰」的慘敗，才能有透徹的理解。

老沙皇與新沙皇

最近北平官方刊物宣佈，指蘇聯政治頭目是「新沙皇」。一般讀者對此一名詞，恐怕還不甚了解，因此加以詮釋。

要想知新沙皇，應該從老沙皇說起。多年前，我曾寫過一本「新沙皇主義在中國」書，是翻閱俄國史，查出最壞的幾個沙皇，如伊凡四世、彼得、加他林二世做代表，而歸納其性格如次：第一、俄國人相信俄國人是優越於其他民族的，注定了要統治世界，和「拯救」世界。第二、人民皆把寺院（按指東正教）看做在恐怖世界中的希望象徵，他們的統治者，便利用人民對宗教的這種熱情而運用於政治上。第三、個人是無自由的，應該無條件服從團體，爲團體服勞役。俄國便是在普遍勞役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第四、是秘密警察，這是「可怖的伊凡四世」創立下的制度。歷代沙皇皆利用這種制度，以統治臣民。它的名稱雖有時變換，但性質從來不會變。最後一沙皇尼古拉二世把這制度稱「惡刻辣拿」。

俄國革命後，換了一批新統治者，就是列寧、史大林，及其以下大獨裁者，這新沙皇名詞，最初是俄國人民秘密中叫的

，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狂虜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這首「赤壁懷古」中，蘇軾所挖苦的人物，可概括孫權、周瑜、諸葛亮、劉備那一班勝利者，詞中沒有一個字諷着曹操。因為曹操是失敗者，雖然時間過了千多年，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如蘇軾，筆下仍極力避免落石投井。這該是一種多可

這一篇論說，可以說是蘇軾的哲學主張，它可以告訴你，蘇軾歷經多少折磨，但仍是「得失不驚其神」，神秘因素就在這裏。李白說：「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蘇軾認為水不是不回頭的。實際上水並沒有流去，這是對的，水流入海後，蒸發成雲，雲飄回來，再變成雨，雨落江中，水流入海，其實水並沒有一去不回。歷史也像水一樣，你以為它消逝了，事實上歷史成為文化的累積，仍然一代一代活在人們心中，所以

信仰也必須以馬恩列史的信仰為信仰。假使有人對他們的思想、信仰有所懷疑或批評的話，便是動搖分子，就應送入集中營加以管訓，或判為反動分子，應該「坦白」、審訊，然後予以處決。第二，依列史教條，命運注定蘇聯應該在全世界建立共產帝國。為了達成這目的，㈠要在非共國家內煽動暴動、罷工、罷課、罷市，或其他方法以推翻原有的政府。㈡應由蘇聯征服世界非共國家，隨而兼併之，或設立由莫斯科操縱的傀儡政權。第三，共黨員及其統治下的人民，皆應聽命於共黨指揮，犧牲一切，包括生命及父母、妻子在內，以完成共黨「解放」使命。第四，秘密警察的權力越提越高，而偵察範圍則滲透入父母妻子之間，不僅黨員兵工皆是間諜，即一般人民也訓練成為間諜，互相偵查監視。第五，崇尚恐怖政策，一向認為罪惡化身的「可怖的伊凡四世」，史大林卻把他編造為蘇聯人民崇高的領袖。

近年來蘇聯中共一直在互罵，其實是一丘之貉，即皆是新沙皇也。

中共統治集團的危機

古鶴翔

香港八月三十日大公報以紅字標題，說：「粉碎林彪反黨集團，九大路線取得偉大勝利，中共十大在北京隆重舉行。」

看完這段標題，初時我還以為自己眼花，或者是該報編者弄錯了，於是查閱「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聞公報」的原文，該「公報」仍然這樣說：「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路線取得偉大勝利，國內外大好形勢下召開的。」

我們知道，所謂「九大」，是確定林彪「繼承權」的會議，而「十大」則是「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會議。」

如果「九大路線勝利」，則「十大」怎可以「粉碎林彪反黨集團」？——這分明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可是中共卻厚着面皮狂呼「勝利」，難道這就是所謂「唯物辯證法」麼？怪不得中共把奴役人民稱為「解放」，把壓迫人民說是「為人民服務」，把人民的苦難說是「幸福的生活」了！

即使毛澤東及其統治集團患了「失憶症」，但七億中國人民並未忘記「九大」的任務。此外，這會議是否「隆重」舉行？不見得罷！比如一對男女在生了孩子以後，才請親友飲「結婚酒」，這是「隆重」的事麼？

我們要問：中共為什麼要鬼鬼祟祟地開會，而且會期只有短短的五天？

答案很簡單：中共領導集團之間的矛盾並未能消除，而且統治集團與七億人民間的矛盾十分尖銳，所以不得不舉行「秘密會議」，想以「會議」的形式來追認「九大」以後的一切措施，使其胡作妄為取得虛假的「合法」的形式，以緩和人民的反抗。我們可以斷定，目前中共各地的統治者不敢長期離開其根據地，一方面怕人民作反，另一方面怕「中央」以「調虎離山」的方式對付自己。我們清楚：所謂「十大」，絕非眞的替中共解決了問題，只是另一次內鬪的起點。請看中共自己的口供：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認眞學習和貫徹執行大會的各項文件，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基本原則，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如果中共內部已經「團結」了，何必呼籲「團結」？由這一段文字，已證明了中共內部充滿了「陰謀詭計」，充滿了「分裂」的事實！

搞「陰謀詭計」的大頭頭是誰？誰都清楚，那是「賊喊捉賊」的專家毛澤東！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這是當然的事。

我們還清楚：這次江青表面上未能成為「主席團的副主席」，大概是毛澤東暫時仍不敢為枕邊人「正名」，恐防激起飽受江青逼害者的反感。而所謂「新人」王洪文，事實上不過是毛澤東為江青搶奪大權的「馬前卒」而已。

最妙的是，「主席團名單」上注明「以下按筆劃為序」等字眼，依序是：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錫聯等。——為什麼排列要按「姓氏筆劃」呢？大概恐怕「主席們」爭風喫醋罷。單從這件小事來看，即可斷定中共內部鬪爭之劇烈！怪不得近來中共不大歡迎「港澳同胞」返大陸「觀光」了！

十大並非中共內爭的結束，而是新鬪爭的前奏。君不聞周恩來之言？他說：林彪企圖發動兩次政變，而不是一次。第一次發生於一九七〇年八月第九屆『中央委員會』舉行時，第二次則在一九七一年三月。」

中共鬼鬼祟祟地開「十大」，即由於恐怕另一次政變之爆發。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充滿了不可調和的危機！

中蘇共地面部隊比較

胡養之

一份詳細描述蘇聯如何準備與中共儘早進行大戰的「地下」文件，已於七月下旬洩漏了出來。這份「冗長而頗多令人驚異之處」的文件，八月廿九日在艾薩浦的專欄中所披露，指出蘇聯將會對中共給予先發制人的攻擊的危險，並不斷地在中蘇接壤的前線地區增強兵力；同時，蘇聯新軍事將領們，也正積極促請蘇共政治局的文職人員與中共決一雌雄。

唯其如此，所以中共正計劃積極擴建武裝部隊。由於九月一日出版的匈牙利「陸軍雜誌」，曾引述波蘭軍事專家的內幕分析說：中共為了防止蘇軍的進攻，企欲建立武裝部隊，希望堪與擁有最新式武器的高度發展國家（美蘇）媲美。這名專家認為：中共陸軍似已克服了林彪逃走所引起的狼狽情形，它一共擁有正規部隊一百五十個師，此外尚有民兵數百萬，邊防軍及保安部隊三十萬人。海軍有艦隻約一千艘，大部屬巡邏艇及輕艦，四十艘配有海面火箭的潛艇，海軍實力據報有二十萬人。中共的空軍則擁有噴射轟炸機約一百架，而這種轟炸機的航程可達三千公里，似能載核子彈頭。相信中共目前已有三十枚中程飛彈在發射陣地上，且有一百五十枚基羅噸級的核子彈頭，藏於秘密的地窖中

如果依照上列中共的軍事實力來看，不僅不能望美國的項背，也不及蘇聯的強大得多。但是中共所要積極應付的為蘇聯而非美國。中共的海、空軍及其核子力量，固不能與蘇聯相提並論；即以地面部隊而言，預料在未來的十年中，也很難追得上蘇聯的。外間對蘇聯軍事實力的估計，多半側重於蘇聯的海、空軍和它的核子武器，而對於它那一枝強有力的陸軍，似乎成了一個謎。其實，蘇聯在鐵幕後，正全力擴建其龐大的地面部隊；為了對付歐陸尤其為了應付中共的行動，更有了驚人的新武器以裝備之。

蘇聯原有陸軍共一百七十五個正規師，自一九六〇年起已進行大規模的改革。據內幕資料透露：蘇聯用以發展龐大陸軍武器——包括一大批完全新欵的小武器和軍車，以至長程原子砲及戰地火箭等，例如：超級直升機，即供陸軍作空中進攻，偵察和緊急供應之需。這種直升機可載八十名士兵，或各種裝備共達十一噸，稱為M1六型，有兩具氣渦輪引擎，其載重量超過美國最大的軍用直升機。

陸軍用的戰地火箭，包括如下幾種：㈠是能發射原子彈頭，已供應各師，逐漸代替普通大砲及戰術性空中支持。這種火箭中最小的與美國的「誠實約翰」式相似，射程約十八哩，裝在兩棲坦克式的發射台上，能以本身的動力渡河，具有最新式的裝甲，幾乎任何地方都能移動，可當作前線的大砲來使用。㈡另一種大型火箭飛彈，則裝置在附有鏈帶的發射台上，能與重坦克同樣使用，可移動到任何地方，其射程約三百六十哩至六百哩。㈢次於大型的戰地飛彈，射程約九十至一百廿哩，較美國駐西歐的「紅石」式飛彈畧遠。這種俄製飛彈有其本身的裝甲架，能自動擧起，作垂直式發射，而發射台也像坦克一樣裝有鏈帶，差不多到處都可以活動。

蘇聯陸軍所使用最大型的新飛彈，則是用牽引車拖曳而行的；射程約三百五十至五百哩，比美國陸軍用的飛彈為大；且屬彈道式，據說裝有核子彈頭。而其陸軍用的原子彈，現時約有兩種：口徑都是十二吋，與美國的最大原子砲相等，每一種都裝在坦克式的台架上，能越過陸地流動作戰；但美國原子則限於主要的公路活動。有一種的發射方式，跟普通大砲相同，而另一種則用火箭式的砲彈，並有無後座力的設施。蘇聯陸軍所用的新式坦克，已比戰前的型式進步得多。許多地面部隊不獨已裝備了改進的新坦克；且多已改成裝甲部隊。其較為標準的坦克是T—五四中型坦克，裝有一門一百糎口徑的大砲，由一具十二個內燃引擎發動；它的活動幅度超過二百哩。另一種新式坦克為JS三型的改良式，早已出現於蘇聯的裝甲部隊中，裝有強大的一二二糎口徑大砲一門，其引擎、活動幅度及裝甲等，都有改進，體積較美國坦克為笨拙。

為要求在短時間內發出集中的強大火力，蘇聯曾改進一種美國的舊式武器——「多支火箭發射器」。據說蘇聯地面部隊現已擁有這類武器多種，每一種都有許多火箭管；最大的也附有鏈帶，能發揮坦克式的機動力。除了以上的重武器之外，蘇聯陸軍亦已擁有大批的個人武器，包括着構造新欵的重機槍、輕機槍、手提機槍、卡賓槍及自動步槍等，應有盡有；且各種都能發射相同的七•六二糎子彈。

蘇聯新陸軍所使用的軍車，也是廣泛性重新設計的。其中多種所用的車架，都是標準式的。據美國「軍事雜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文章報導說：「蘇聯陸軍已有一種新的裝甲運兵車，一種新式的卡車，一種火箭發射車，和一種水陸兩棲的軍車——供作渡河用的車輛。這些軍車，都採用同一的基本圖樣。同時，蘇聯陸軍的設計人員，也會注意到如何使軍車在渡河時不必集中於幾座橋樑，以免成為敵方核子攻擊的目標。例如：裝甲步兵的卡車及運兵車，已由有鏈帶的兩棲運兵車來代替，既能在陸上行駛，又能渡過河流。……」

蘇聯陸軍為了加強戰鬪的動力，對許多河流都組有「渡船營」，其任務是協助馳赴前線的部隊所携帶的重武器，作迅速地運過河去。這些「渡船營」都備有新設計的渡船，即使五十二噸的重坦克，也能照樣載運。此外，尚有一種兩棲用的車輛，能載運二十五人和裝備兩噸半；另一種較大的則用鏈帶，其載重量增加一倍。

遠在一九五八年間，當美國以大部分軍費用於改進其空軍的時候，蘇聯則以三分之二的龐大軍費以改進其地面部隊。前美總統艾森豪曾經指出「立體戰

的重要性」之後，計畫組建空運師，蘇聯新陸軍也側重於空運工具方面，俾能將人員及大砲迅速對遙遠目標進行突襲。估計蘇聯陸軍現時至少有十個空運師，每師都裝備輕型的大砲，及其他作戰裝備。這些空運部隊，今日也像美國陸軍的相同之點是：缺乏運輸機。根據蘇聯的飛機數量而言，十個空運師中只有四至五個師連帶裝備，能夠在一次空運行動中作大量運出。情報資料顯示：一九六九年三月，當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從歐洲部分調遣地面部隊，至西伯利亞遠東方面時，差不多全部用西伯利亞鐵路火車；只有極少部分空運而已。

假如蘇聯十個空運師都能充分擔負起任務，在時間來說則可能縮短了二分之一。軍事觀察家們認為：蘇聯是一個最大陸權國家，陸軍的作用重於海軍；況且蘇聯版圖跨歐亞兩洲，其與中國的邊界線達五千英里，假定在西歐和遠東同時發生戰爭，則蘇聯陸軍勢將疲於奔命。

不過，蘇聯民航局副局長沙克哈魯夫，年前曾經表示：蘇聯的空運部隊擁有運輸機五千至六千五百架左右，大量的生產尚在進行中。蘇聯的AN十型運輸機，裝有四具渦輪引擎，能載人一百名，是可能大量生產的一種。關於空投人員及載運重武器的工作，則使用兩具渦輪引擎的AN四型機。這種飛機在機身的後面有一個出入的機門，可載全副武裝人員六十名，或裝備六十噸，五年前已參加演習過。

據說在蘇聯陸軍的武器中，包括化學戰及生物戰的武器，與核子武器及普通武器相輔並用。有些部隊早已裝備了麻醉性的化學武器。遠在一九六四年六月，西方權威人士曾說：「蘇聯已有進行大規模生物的能力，且有必要的設備，人力及物力，以進行細菌武器的大量生產。」原來蘇聯在第二次大戰後，曾獲得德國大批可怖的「神經毒氣」，也曾俘虜不少發展這種尚未使用的致命武器的德國科學家。

換句話說：蘇聯的整個陸軍，都已重新改革，獲得了最新武器與裝備。估計在一百七十五個陸軍師裏面，至少有九十師改編成裝甲部隊。其先鋒部隊，則係由坦克及裝甲部隊所組成。其中有三個師部署於東歐前線基地，目標企圖在北大西洋盟軍未散開之前，即將之摧毀，並於兩天內便以裝甲攻勢達到英格蘭海畔，以切斷盟軍的供應線。因之，北約盟軍統帥曾經呼籲盟國加強西歐防務；同時要求美國暫勿撤退其駐軍，均憑以上軍事觀點而發的。

另一方面，估計蘇聯也至少有四十個裝甲師在遠東佈防，以與中共對峙。其餘尚有大量後備武裝及裝備，也正在逐步由更新的武器與裝備所代替。到一九七一年，再動員一百個師，從而增加地面部隊達一倍以上——三百四十個師。遠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廿三日，當蘇聯建軍節五十週年紀念中，布里茲尼夫曾經強調：「蘇聯陸軍配有最現代化的武器，擁有第一流的裝備。」但據「美聯社」於同年八月廿八日，發自捷京布拉格的消息卻說：「最近侵入捷克的蘇聯陸軍部隊中，有大部份的士兵是衣裳襤褸的。……」

實際上，蘇聯陸軍的待遇很差，按照蘇聯的兵役法規定：凡年滿足十五歲後，即分別被召入伍接受軍事訓練，全國一律由所謂與陸軍合作志願主持事務，根據實際年齡以定先後。訓練種類包括：操演、打靶、騎摩托車、駕駛汽車、裝甲車、坦克、無線電學、游擊戰術及跳傘等等。入伍期限為兩年，服役期滿後則調為後備軍；最下級軍官為三年。可是實際被征入伍人員，多半超過期限而不准退伍。在服役期間的薪餉甚低，下等士兵平均每日所得僅折合約美金二角，有家庭負擔的亦無格外津貼；並且在這低微的薪給中，每年還要扣除一個月作為購買政府公債呢。因此，使到士兵的火食費隨之降低，每天所吃的是青湯，少量魚肉和黑麵包。好在蘇聯人民的生活程度也很低，相形之下倒不覺得軍人吃的太惡劣。但訓練卻非常認眞，每晨七時起身，晚十一時半睡覺；中間只有兩小時休息，仍不能自由活動。課室項目則着重於政治訓練，由政工人員解釋美、英、法的侵略野心，及資本主義世界的種種缺點。

蘇聯陸軍的紀律甚嚴，刑罰特別重。如果士兵犯了強姦婦女的罪名成立時，輕則流戍西伯利亞服苦役二十年，重則處死！這要看犯軍的政治思想及其戰功而定，如出國遠征時則例外。二次大戰末期侵入東北的蘇軍，到處姦淫擄掠；侵入捷克和其他東歐各地的蘇軍，也可以亂來。所以，近年來蘇軍又欲對毛共作戰，目標在侵入中國境內來姦淫擄掠，而嚴懲其惡奴毛澤東；看那賣國賊毛澤東怎樣應付？

蘇共當局對軍事將領們的控制，也特別嚴密。單在陸軍中就有兩大特務系統：㈠是共產黨的——在每個陸軍單位裏面都有一名政工副司令員（彷彿中共軍內的政委）；㈡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為一秘密工作機關，經常派出特務去調查每個軍官的思想言行。如發覺其言行稍有怨謗，則立則可能遭到逮捕，因之，蘇聯官兵人人自危！至於蘇聯陸軍的品質是：勇敢而有忍耐性，吃得苦，平時儉樸，並能就地籌餉。由於大兵入伍之前多為農人，野外生活過慣了，所以，他們在華氏表零下四十三度時還能作戰。然其陸軍所受的教育水準，無論軍官或士兵，都比同級的西方軍士們為低。而其知識水準較高的，則多被征入工業部門，或編到空軍中服務。

蘇聯陸軍又稱紅軍，創始人為蘇維埃主席伏洛希洛夫，他在一九一七年便組織了一枝紅軍，參加烏格蘭內戰。其後紅軍的進展很迅速，在二次大戰前就已成為世界上最有力的陸軍之一，它的機械程度，比歐洲陸軍為高。一九二九年時，每一士兵平均分得的機械化馬力是二·六四；一九三一年為三·七匹；至一九三六年已達七·八匹。這數字要勝過英、法兩國的總合；甚至更勝過當時的納粹德軍。伏洛希洛夫會強調：「紅軍中有百分之七十為技術家。」無疑蘇聯陸軍是一枝龐大、技術優良而有嚴密管制和組織簡單的隊伍。據估計：常備陸軍的人數與美國相等，約為三百五十萬人；而其海空軍人數約達一百五十萬，則多於中共六倍；且其後備兵源，也像中共一樣取之不盡。

蘇聯陸軍的編制為每軍共轄六個師，包括兩個坦克師，兩個汽車師和兩個步兵師；其餘還有不屬於這兩類的砲兵師和空運部隊。作戰如閃電突擊是機械化的主要任務；穩紮穩打的是步兵並由汽車師策應。假如它一旦進入大陸，那是毛軍所能抗拒得了的嗎？

我看美加 【2】

萬人傑

用鹹濕眼光看草裙舞，定必大爲失望。今天成人電影充斥，在大銀幕上隨時看到小電影，用特寫鏡頭把兩性器官展示在銀幕上；草裙舞不過是女人腰部的擺動，算得什麼呢？可是，草裙舞直到今天，還是最受歡迎的土風舞之一，當然因爲它是極具藝術價值的一種舞蹈。以前，在銀幕上，在電視中，以及眞人表演，老萬都看過草裙舞，但在這一次在夏威夷看到最正宗的，老萬頓感耳目一新。一來，音樂節奏因爲配合了非常有勁的鼓聲，使全場觀衆心情興奮；二來，八位夏威夷少女個個舞藝高明，腰肢擺動使草裙簸盪有緻，八個人動作一致，更可愛的是她們每個人面上甜美的笑容。夏威夷少女雖然膚色黝黑，但十分壯健，充滿青春活力，差不多兩小時的表演，她們毫無倦容，直到終場，還使人留有難忘的印象。

意外的收穫

在阿拉蒙那大酒店的夜總會看草裙舞有了意外收穫，那就是夏威夷土人表演的「火舞」。這節目表演的精彩，老萬和同來參觀的朋友

表演開始前，先在舞台前面掛上一層網，把舞台和外邊觀衆座位隔開。據介紹老萬來參觀的朋友說，上次他來時沒有掛網，而且是兩個人表演，不是單人演出。老萬想，大概是曾經失手出事，爲免意外重演，所以加上這安全網；也可能出於安全當局的要求，有了安全網，表演者可以安心，表演會更加精彩。

表演火舞的是個年紀不過二十幾的上著青年，一頭卷髮，有如「雌虎雙雄」的希斯。赤膊短袴，身體壯健，肌肉發達，拿了一根火棒揮舞，起初一頭着火，舞了一會，兩端有火，他是用手拿了火種，引燃另一端，舞的時候，動作快速準確，一切和鼓聲配合，如果稍爲遲疑，會弄傷自己。不過，也許是老萬白替他躭心，他根本不可能燒傷。因爲，他能躺在那兒，把火棒的兩端放在腳板，足有一分鐘時間。

火棒揮舞，精彩百出，驚險萬分。雖有隔火網，坐在前排的女賓也不由驚叫。但這青年土著愈跳愈起勁，一根火棒似意有未足，再燃另一根，左右手各執一根，舞得也更使人眼花繚亂。這舞足足跳了十

另一根，用頭及雙足在台上走，雙手仍在舞着火棒，博得全場掌聲雷動。

這種火舞老萬以前未看過，的是神乎其技。全場報以狂烈掌聲，可見並非老萬偏愛，的確是最受歡迎的節目，竟然壓倒我一心來看的草裙舞。聽說，不只遊客喜歡這節目，本地人也十分捧場，所以這夜總會每晚滿座，早場尾場，無不爆棚。各位如果有機會遊檀香山，萬勿錯過這節目，否則如入寶山，空手而回。

最後一個節目是把觀衆請上舞台，和夏威夷少女合跳草裙舞。男藝員也拉女客上台。這玩兒老萬在香港夜總會也常見到，不過中國人多數害羞，即使勉強上台，也呆呆板板。這裏的美國人、日本人極大方，二三百磅的大胖子，夏威夷少女把他扮成鬼五馬六，他也照跳如儀，一點不怯場，有些居然跳得似模似樣。一名日本青年在台上居然向草裙舞娘毛手毛腳，舞娘怕了他，弄得雞飛狗走，台下哄堂。這種情形，在比較嚴肅的香港人身上決不會發生，但對增加場內輕鬆氣氛，卻大有作用。

，遊夏威夷不可不坐玻璃船。在我想像中，玻璃船一定是全船透明，可以看見海底一切活動，這玩意也算新鮮。在酒店拿了一份遊覽節目表參閱，費用只收四元，很便宜。在夏威夷，大部份旅遊活動由「差利」集團包辦，乘玻璃船出海，每小時一次，也由一部「差利」旅遊車把我們參加的十幾人送到碼頭。

司機是夏威夷土著大胖子，八字鬍鬚，掛了大紅花串。我在碼頭上看到那條玻璃船便覺不對勁，這條船跟我想像中的相差太遠。從外表看不出什麼「玻璃」。下了船，只見四排座位中，有兩條槽，槽底才有玻璃。我才恍然，所謂玻璃船，並非船身用玻璃製造，只是在船底一部份鑲上玻璃。但從槽內下望，海底情形也毫無所見。船員解釋，要開航三十分鐘後才有東西看，只好耐着性子等候。

不久船開了，除我們幾個人，全是美國本土來的遊客。人並不太多，全船只有二十來個。開航後，一位導遊小姐講述夏威夷海灘名勝，又把我們送到威基基和帆船會，看看滑浪的人，和帆船雲集的海堤。其實，滑浪比較新鮮，帆船在香港吉列島陣容也很盛，不見得有什麼特別。

三十分鐘後，船底開始看見東西，大概在較淺水的地方，亮了船底的燈，便可見到海底一球一球的珊瑚，和游魚三五。這些東西，看一分鐘已經太多，看上三十分鐘，

車遊客送到淺水灣，就暗覺好笑，旅遊社的人簡直把這班遊客當阿福；想不到今天大鄉里遊埠，也做阿福。碼頭上的夏威夷居民見到我們走上玻璃船，也會笑我們老襯。不過，香港人老遠來到夏威夷，做老襯勢所難免；那羣來自本上的美國佬，同樣做阿福，更加不值。

不過，到外國旅遊，不知那一處好玩，那一處不好玩，要試過才曉得，上了這次當，我可以向準備遊檀香山的香港朋友提供貼士，讓他們不要跟住做阿福。我不明白香港的朋友爲什麼介紹老萬坐玻璃船，也許他上過當，要找幾個人陪他做老襯。否則，這人一定對海底有特殊好感，所以不覺得悶。

照樣子看，這條所謂玻璃船大概是用戰時登陸用的平底船改裝，每一老襯收費四元美金，一小時刮一次，一天做八次，山大斬埋有柴。在美國，搵錢之道甚多，只要肯動腦筋，老襯會一批一批的來，而鈔票也一批一批的入袋。

夏老威

香港人稱爲夏威夷恤的襯衫，台灣和其他地方則稱之爲香港衫。究竟這種襯衫代表「夏威夷」還是「香港」？老萬心裏一直存疑。來到夏威夷，才可作出結論：香港所稱的夏威夷恤，只是形式上和夏威夷襯衫相同，穿起來卻完全兩樣。因爲道地的夏威夷襯衫和香港人慣常穿的夏老威，作風有太大的距離。夏威夷商店出售的土產襯衫，十分舒服。有時用幾種不同的紅色和紫色混成火團一樣的圖案，這種色彩，在香港還不多見；但夏威夷男男女女都穿這種衣服，七八十歲老太婆穿了大紅大紫的密實曳地長裙，到夏威夷渡假的美國人，多入鄉隨俗，滿街滿巷是這種襯衫，偶在市中心區才會見到一些在公司裏做事的紳士穿上全套西裝。

那天晚上和一位朋友同上夜總會，他穿上全套西裝，老萬穿了剛買的一件土產夏老威襯衫，他以爲我這樣上夜總會會表現出怪相，上到夜總會，才知怪相的不是我，而是紳士派的他。

夏威夷花襯衫往往是整套的，一家大小，同一花樣，先生一件襯衫，太太一條密實裙，女兒一條迷你，兒子一件小襯衫，一家出門，絕不會走失。在公共場所，男女一對，經常可以見到。可說是在夏威夷所見的特色。

不過，在夏威夷買這種襯衫並不便宜，十三四元美金，就是六十多七十元港幣了。買一件「雲露臣」高級襯衫比它還便宜。花夏老威布質奇劣，遊客要買土產，他們便大做生意了。

這種彩色繽紛，圖案美妙的夏威夷襯衫給人悠閑的感覺，在假期到郊外玩，穿一件這樣的襯衫，十分適合，以中國人保守的眼光看，這兒的女人都是老天眞，她們愈老愈穿得漂亮，少女反而隨便些，有些簡直是無上裝，只穿一件網狀的半截短衣，露臍露背，且是熱褲，有布料遮掩的部分，大概只有六分之一，但從不會有人注足而觀，大概是見怪不怪。但，不加欣賞，未免太辜負上帝的精彩創作！

本來想買幾件眞正的夏威夷恤回港送朋友，但想到朋友也許沒膽穿，結果不敢再買，只帶回一件回來作樣本，給朋友參觀一下好了。

夏威夷的女士們不論老的少的，都愛穿密實長裙，相信在香港也行不通。香港天氣實際比這裏悶熱得多，穿了厚厚的密實裝，不香汗淋漓才怪。

世界語

老萬說不來英語，到外國當然不大方便。不過，有幾位土生土長的青年，卻羨慕老萬，因爲外國語

到台灣路路皆通。土生土長的青年不懂國語，遊台灣，雞同鴨講。其實，這比老萬更可笑，國語是自己國家的標準語言，身爲中國人，要用英語傳達意見，而對方卻未必曉得英語。

在飛機上，有英國人、美國人、中國人、日本人、印尼人，也有印度人，他們彼此間只能微笑點頭示意，沒法暢所欲言。我發覺身邊的日本人很想和我交談，以解旅途寂寞，但他除日本話外，一竅不通，因此無由對我表達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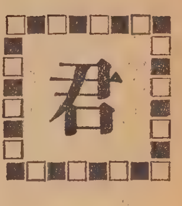
我感覺得，空中小姐實不易爲，世界人種這麼複雜，語言五花八門，要應付許許多多不同人種國籍的乘客，確實不是簡單的事。我靜觀空中小姐和各種各類的人談話，談不來時，她微笑代表要說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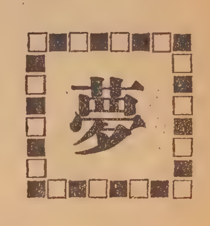
由此，我感覺到，如果有一種語言，全世界通用，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講話都聽得懂，一定可把人類間的隔閡消除。

人類所以有仇怨存在，大半因彼此誤解造成。如果有一種通行全世界的語言，彼此間一定感到密切得很。

威夷的購物中心，據說是全美國最大的，其次是的。這個購物中心可以消磨半天時間也走不完。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葉挺當時將計劃向項英提出，說明要在皖南賴着不走，必須要製造一次衝突，然後到軍委會打官司，一拖就是一年兩年。

項英說道：「軍長的話自是不錯，但製造事件也不易，我們這兩年來鬧了多少事，但顧粥桶一味裝聾扮啞，置之不理，有什麼辦法。」

葉挺說道：「這還是因爲過去鬧的事太小，如果鬧大了，顧墨三隱瞞不住，就要公佈眞象，我們就有文章了。」

項英說道：「對，就按軍長的辦法，只要不撤過江，怎麼幹都可以。」

葉挺說道：「製造事件決不是襲擊縣政府，鄉公所這麼簡單，一定要打正規軍。」

項英說道：「打正規軍自不能去遠處打，只有打附近的上官雲相部了。」

葉挺笑道：「上官紀漢早兩個月還到我們軍部來，又陪我去長官部，是個調人身份，現在先打中間人，似乎要考慮。」

項英說道：「軍長又動了溫情了，上官本是國民黨軍中最頑固分子，在江西反圍剿時，他在王金鈺部下當副師長，同我們打的仗最多，要打自然先打這種頑軍。」

葉挺一聽項英似乎也有溫情主義，這在當時是一頂大帽子，戴到頭上會壓垮，當時不敢多言，就積極佈置襲擊國軍。

顧祝同眼見新四軍主力仍然未過江，有點奇怪，就把黃百韜請過來問道：「百韜兄，新四軍主力到今天還未過江，不知又打什麼主意？」

黃百韜笑道：「不管什麼主意，總至沒有好主意就是了。」

顧祝同問道：「依吾兄看法，他們會搞出什麼事？」

黃百韜說道：「他們要搞就搞大事，小事不能掀起風波，作爲留在江南的藉口。」

顧祝同一向佩服黃百韜的智慧，相信黃百韜的判斷不會有錯，當時長嘆一口氣，抱着頭說道：「我越是怕麻煩，麻煩越是找到我頭上來，眞是寃孽。」

黃百韜忍住笑說道：「長官不能怕麻煩，麻煩來到頭上怕也怕不掉。」

顧祝同說道：「百韜兄，我早說過，這個問題由你全權處理，無論你怎麼作，我負責任就是了。只是以後別再問我，我提起新四軍，共產黨就頭痛。」

黃百韜說道：「我只請問長官一句，如果要用武力解決時，長官是不是同意。」

顧祝同本來俯在桌上，這時抬頭看看黃百韜，問道：「怎麼？要用武嗎？」

黃百韜說道：「不能不作此打算，因爲陳毅、粟裕剛在蘇北襲擊八十九軍，葉挺、項英也可能在江南襲擊國軍，尤其上官總司令部防地與之相接，最爲可慮，如果上官部遭到襲擊，我們不用武也不了。」

顧祝同說道：「百韜兄，你看看辦吧！不過，最好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黃百韜說道：「我當然不希望眞的動武，同室操戈已屬不幸，又何況大敵當前。」

顧祝同道：「就這麼說，你斟酌辦好了。」

黃百韜回到自己辦公室，馬上打電話給上官雲相，要他即刻到長官部來，有極機密要事商談。

上官雲相接到電話即刻坐吉普車趕來，到了辦公室進門問道：「百韜兄，什麼事這麼緊張。」

黃百韜讓他坐下，問道：「紀公，新四軍最近動態如何？」

上官雲相想了一下，說道：「毫無動靜，我正覺得有點奇怪，想向長官報告。」

黃百韜笑道：「萬木無聲待雨來，沒有動靜就是準備大行動之前奏。」

上官雲相點點頭：「老兄的話有道理，他們不是能安份的人，眞的安份，反而使人覺得奇怪。」

黃百韜問道：「紀公，你的部隊有沒有戒備。」

上官雲相說道：「當然有戒備，不過，只是對日軍方面，至於友軍之間，並無戒備。」

黃百韜說道：「紀公，我現在就是提醒你要對

之強形備。」

上官雲相問道：「百韜兄，你的話我不大明白，現在又不是北洋政府時代，那時各省部隊互不統屬，襲擊友軍的事時常發生。現在在一個領袖統率下，軍令政令完全統一，誰敢襲擊友軍。」

黃百韜笑道：「紀公，你聽說未聽說新四軍在河北、山東、蘇北的行動。」

上官雲相說道：「當然聽說了，不過，江南的新四軍還算安份，這是因爲葉、項兩人同兄弟都有相當交情，不能不留三分面子。」

黃百韜說道：「紀公，你弄錯了，共產黨人講什麼交情，是因爲時機未到，一旦到了有利時機，就要對你下手。」

上官雲相仍然不太相信，問道：「百韜兄，現在時機對他們有利嗎？」

黃百韜說道：「時機對他們並無利，但是在委員長三令五申限定他們在年底過江，現在限期將屆，他們毫無過江準備。顯而易見是有心製造事端，作爲拖延過江的藉口，製造事端的手段，只有襲擊友軍，引起一場巨大衝突，貴軍同他防地相接，如有行動，不打你打誰？」

上官雲相點頭道：「百韜兄，你向來算無遺策，我們都十分佩服，這次更分析入微，恐怕新四軍眞打算鬧點事了，我應該怎麼應付，要向長官請示。」

黃百韜說道：「不必了，關於如何處理新四軍問題，長官責成兄弟負全責。紀公回去加強戒備，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兩個至三個師在手上，隨時可以援助友軍，投入戰場，至於到時怎麼應用，只能見機行事了。」

上官雲相說道：「百韜兄，老兄代表長官下令，兄弟只有服從的份，不過，眞的打起來，還盼望吾兄能到敝總部指揮，因爲兄弟自覺打葉挺，並無必勝信心。」

黃百韜說道：「紀公請放心，你回去控制一部生力軍在手上，如有變動，兄弟立時趕到，幫你指揮。」

上官雲相拱手道了謝，馬上趕回防地，自作準備。葉挺、項英自料不到顧祝同手下有一個眞正的諸葛亮在，對他們一舉一動，了若指掌。兩人仍然按照原定計劃，選擇目標，襲擊國軍，經過一番研究，選定了第二十五軍第四十師爲攻擊對象。

第二十五軍軍長王敬久，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抗戰時已任第五軍八十八師副師長，嶄露頭角，但實際上其人作戰並不成，上海抗戰所以打得有聲有色，民心士氣皆有關係，旅團長更是一時之選，若專憑軍長兼八十八師師長張治中，副師長王敬久，斷不能打贏那一仗。以後王敬久積資升至二十五軍軍長，轄三個師，就有第四十師，師長張文清相當能戰，轄一一八、一一九、一二〇，三個團，戰鬥力相當強。新四軍所以選中了第四十師，是因爲第四十師作戰歸來正調到後方整補，戰鬥力一定較弱，可以一鼓殲滅，共軍作戰一貫如此，以大吃小戰術不知吃掉國軍多少師旅，萬不料這次螳螂捕蟬，背後卻有一隻黃雀正在注視。

第四十師由蘇南換防至皖南整訓，由於進入國軍控制區，行軍途程沒有秘密必要，不但不必守秘，還恐怕友軍發生誤會，事先由長官部通知皖南各軍，說明第四十師換防情況，所經路線及日期，要各友軍注意。

新四軍接到長官部通知，大爲高興，項英說道：「顧粥桶眞是妙人，我正想殲滅第四十師，尚未判明行軍路線，顧粥桶竟然自己送上來了。」

葉挺究竟是見過大陣仗的人，遲疑道：「事情有點奇怪，長官部以前未曾發過這樣的通知，會不會別有用心。」

項英大笑道：「軍長也太細心了，顧粥桶爲人我們都清楚，一肚子粥，頂多也不過還有鷄鴨魚肉，他那有心可用。」

葉挺說道：「政委的看法雖然不錯，但顧粥桶官作的太大，手下難保沒有能人。」

項英說道：「軍長放心吧，豬八戒玩夜貓子，什麼人玩什麼鳥，顧粥桶那塊料，手下只能用韓德勤，有本領人誰跟他幹。」

葉挺覺得項英的話也有道理，卽放心大膽佈署隊伍攻擊第四十師。

第四十師由蘇南調至皖南，行軍路程時間早經通知新四軍，照行軍計劃預定於民國三十年元月一日下午到達三溪與榔橋鎮之間，葉挺根據此一情況，下令新四軍戰鬪部隊全部於元月四日夜間潛伏茂林，分左右中三路向第四十師展開包圍，預定一戰就可殲滅第四十師，同時以左支隊在丁王殿、板橋一帶牽制一〇八師，中右兩支隊急趨胡樂司、甲路東岸一帶，奪取倉庫被服糧彈，然後奔襲上官雲相總司令部，得手後再與左支隊分趨郎溪、溧陽會同蘇南新四軍，夾擊冷欣部及郎溪一帶國軍。

照葉挺這個作戰計劃，不但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一敗塗地，就是第三戰區司令長顧祝同也全軍皆墨，名符其實是「墨三」了。

新四軍部署卽定，按照計劃南移，元月四日夜間進駐茂林、巧峯鎮、銅山等村，封鎖消息，禁止民眾外出，到了元月五日夜間，第四十師按原定計劃經過茂林，一進進新四軍佈置的口袋陣地，立時槍聲四起，四面皆敵人，向第四十師發動猛攻。第四十師師長張文淸不慌不忙，下令就地抵抗，由於地形所限，又缺乏永久工事，第四十師先頭部隊一〇九團遭受重大損失，但也勉強支持住。另一部新四軍進攻上官雲相總司令部中途遇伏，大部被殲。就在這時，長官部下令新四軍叛變，命令上官雲相督率部隊圍剿。

顧祝同一聲令下，國軍七個師全部投入戰鬪，新四軍本來把第四十師包圍在核心，但未能將第四十師一口吃掉，現在被七個師從外面一包圍，新四軍夾在中間變成了饅頭餡。葉挺長於用兵，知道糟了，向項英說道：「政委，我們中了計了。」

項英問道：「中誰的計。」

葉挺說道：「我們中了顧墨三的計了，這是一個天羅地網之局，我們竟然闖進來。」

項英搖頭道：「我不信，顧粥桶還會用計。」

葉挺說道：「顧墨三自無此能，但他帳下確有能人。」

項英說道：「無論有什麼能人，這一仗我們都要打到底，先努力殲滅了第四十師，再集中火力對外，衝出一道缺口。

抗戰武術談

出名門本是好青年　入歧途橫行成土霸

士霸黃漢生上門挑釁，妄想憑武力欺詐我家，使我屈服做他的馬仔，不料我接受他的挑戰，和他較量武功。兩人拳來腳往，直到我採用劈丟拳法破他的坐馬拳，他已吃了苦頭，銳勢頓挫，我出拳後立即向後縱身一跳，離開他七八尺遠處停住，等他來進攻。我見他踏上幾步又踟躕不前，似乎心生疑懼，有所忌憚，認輸吧！當然是不甘心的，但如果打下去，事實已擺明不是我的敵手，他此時的神情已完全沒有了先前那股囂張驕態，兩眼瞪着我，好似大敵當前在打着主意的樣子。他接着又踏上兩步，然而並不即刻進攻，我此時看到他雙目突露兇光，我預感這是危險訊號，再也不等他進攻，立即趨步上前，用踏上半步的捷椿掌法，左腳跨步向前，右手朝向他左肋下一掌劈去；他側身讓開我的掌鋒，左手一捲右手用直線拳對準我胸前打來，可是打來的拳勢並不兇猛。因他的右拳已被我劈丟拳打傷，左手肘也因點穴使不出勁道；右腳當面骨被我擊痛後，他的跨步坐椿已很不穩扎。他此時用直線拳打來，我即轉換丁字腳馬步，上身向後一仰，他的拳頭尺寸不夠長，打不到我的身上。我發拳想打他的拳頭，但他已吃過苦頭再也不敢和我的拳頭相碰。他趨上半步，竟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做成V字型直向我雙眼插來，他使出這種爲武林中所禁用的二龍搶珠手法來傷害我，再也按捺不住心頭怒火，此時如不懲罰這惡毒的土霸，更待使待？

我立時用捲風車式手法，用右手捲住他的右手，同時手指掐住他手腕部的穴道，即刻被制住已無法再運力反抗，我趁勢用勁將他一牽一帶，他已站椿不穩一個蹌踉向前一衝，我隨即轉換前弓後箭馬步，一下我又換丁字腳的椿勢，抓住他的手向西又一牽一帶，他身不由己的又向西一衝；我見他已在我的掌握中，決心得手不放人，讓他知道我並非可欺之輩。我接着又牽帶一次，總共不過三次，他就已滿頭大汗，氣喘如牛，全身發軟支持不住了！一百六七十磅的身體，突然嘭的一聲倒坐地上，再也站立不起來，面色由紅轉青，原來威風八面的小霸王，已成爲垂頭喪氣的小爬蟲！他竟然和小孩子一樣，坐在地上，哭喪着臉，雙手亂搖，竭力的叫着：「不打了！不打了！饒了我吧！」他既已告饒認輸，我也不好再動手，就此停止了這場打鬬。

可是如今形勢是我佔上風，反轉來是我提出條件的時間，因此我對他說：「你找上門來惹事生非，能由你講要打就打，說不打就不打嗎？容易踏進我的門，卻沒有這樣容易讓你大模大樣的走出去！我現在先派人去外面叫你這班狐羣狗黨的徒子，進來看看他們平日心目中威風八面自立山頭的總幫主，如今是一個狼狽坐地毫無鬬志的敗將，你猜他們會怎樣想？讓你看過他們的表情，然後再提條件談判吧！」我講完即拍掌叫人來，他連忙搖手阻止我叫人，一面急急說：「不要這樣丟我的臉，我承認瞎了眼，找錯了人，料不到你在外幾年武功進步得這樣快，如今我知道如不是你手下留情，我不被打死也要受重傷，不論你提任何條件，我都願意接受。」他說完慢慢站起來，扶住牆壁去到櫈子邊坐下，我就對他說：「從今以後，我們井水不犯河水，我們張姓的族人，任何人不能侵犯，以後如你的徒子徒孫有對我不禮貌的態度，我即找你算帳！」黃漢生當時聽得我提出如此簡單的條件，即回答說：「可以！可以！絕對遵守，但我有點要求，今天的事，務請你替我保守秘密，因我要管理這班人，還要保持以前的地位，否則的話，他們不會怕我，我的山頭幫主也沒有得做了，祖業已賣光，今後的生活已成問題。」我當時因見他投降，指望他知錯能改，因此提出條件不苛，同時答應他代守秘密，在鄉間礙着同村面上，不能逼人太甚，不料他兇殘成性，以後的所作所爲，也許是我放虎歸山的後果，對兇犯寬恕，也就是好人遭殃！眞是一點也不錯。

自從這次較量敗在我手下後，彼此遵守條件，他並未依仗人多來報復，然我們張族的人口也不少，初期抗戰時，練武術的族家兄弟及叔伯輩有幾十對拳頭，同時我們亦有戒備，我從未對任何人談過此事件，還囑咐全家人遵守諾言。

黃漢生自從受這次失敗的教訓後，大概也明白了老鷹不奪窩下食的道理，帶領他的徒子徒孫向外面發展，加入他幫會的人，也日有增多，勢力越見加強，同時倚仗他黃家是大族，人勢力大，在各處欺凌弱小居民，鄰村人士均對他有所顧忌。但受害的人家，除開去區鄉公所投訴，沒有別路可走，區鄉長卻要他們去黃氏族長處投訴，但族長也無辦法處置這不屑子弟，每次都是不了了之，縱容他橫行無忌，爲所欲爲，那時的黃漢生橫行鄉裏的土霸行爲已到了何地步？現記述一件事情的經過，就可以想見一斑了。

離我家村莊六華里有處山窩地方，那裏山明水秀有稻田菜園，是一個和平安定的樂園，住有一家姓蕭的小族人家，蕭家是靠耕作種地爲生的，是奉公守法的良民；老祖父年約七十歲，蕭家夫婦有兩個兒子，三代同居，大男孫廿多歲已結了婚，孫媳稍有幾分姿色。那一天黃漢生突然帶領一班黨徒去到蕭家，實行鵲巢鳩佔，強迫要蕭家開大鍋飯，招待他們一羣食住，還自行將豬欄裏養的豬，屠宰一隻來吃，不但如此，黃漢生還將蕭家的大男孫趕出去，他如奉了聖旨般的睡進他大孫媳房中；這種無法無天的事，他竟然做得出來，在鄉下雖然天高皇帝遠，但發生此種強霸事件，還是罕有少見的，這黃生確是不知法律爲何物了！

張仲仁

戰時的重慶

文鴻

重慶是座山城，別號霧都，因在每年九月後至第二年三月，全市被濃霧籠罩住，從一清早起床，就看見翻翻滾滾的濃霧，空間好似罩了一重厚紗，連五六尺外的地方也看不清楚。有時候大霧還直往屋子裏捲進來，一直要到下午三四點鐘，才有點灰黃色的太陽出來，而霧還沒有散盡。這種霧天，能使人精神感覺不適，然而那時重慶的人，卻又非常歡喜這濃霧的來臨，但願濃霧整年都不散去。濃霧來臨，每個人的心頭大石才得放下，濃霧使人們有了安全感，大家透一口長氣！鬆弛了緊張的神經，然後互相安慰說：「好了！霧季來臨，敵機無法來轟炸了！」

抗戰中期，政府遷都重慶，各省各地的機關，也大都搬到陪都，她是抗日的總指揮部，對我國是如何的重要！敵人知道渝市的存在，就無法實現征服中國的夢想，因此妄想用轟炸來摧殘毀滅她。那時敵機每次沿着長江，用大隊的重轟炸機，長途飛來，瘋狂的炸重慶，並編出轟炸名目，來恐嚇我國，狼子野心企圖我國向寇投降；誰知它越炸得凶，中國越堅強，舊屋夷平，新屋又起，建設得又快又堅固。

敵機來炸時，先通名說：這次是地毯轟炸。結果把重慶市一條條街道炸爲平地，只見遍地瓦礫，分不出橫巷直街，眞乃滿目淒慘景象，尤其到了夜晚，常見有人在瓦礫場上點香燭，拜祭殉難親屬，哭泣呼號，聞者心酸。

重慶完全是山，街市房屋，均依着山勢而建成，因此很容易掘防空洞，但敵機炸得利害，雖有很多防空洞，還是不夠；政府費了很大工程，把整座大山脈打通，造成了大隧道，裏面四通八達，外面有好幾個出口處，可以躲一兩萬人。隨你在山上轟炸，也不會炸穿山，在裏面非常安全。不料萬惡的鬼子，又想出一個名目，叫做疲勞轟炸。敵機趁着有月亮的時候，月光照着楊子江，在飛機上看起來是一條白線，它就沿這條白線飛來重慶，日夜輪流來炸，一批接着一批來，有幾天幾晚沒有解除警報，眞給它困擾得又疲又餓！經過這種痛苦的經歷，就有了對付方法，在逃警報前先準備好了食物和水，而政府機關等，索性搬到防空洞去辦公。

記得在湖南江西等省，警報是不準確的，因敵方機場離得近，炸的地方又多，因此時時放了警報，敵機不來，它轉向別處去了；有時還沒有放緊急警報，敵機已經臨頭。所以有些大膽的人，根本不理警報，坐在家中不躲避。可是幾次不來，總有一次會來的。

我路過衡陽時，住在朋友家中，我那位朋友，他是不願躲警報的，別人勸他也不聽，他說：「怕什麼？有這樣巧，正好丟在頭上？」但是有一次敵機眞的來了，炸彈雖沒有丟在頭上，然震得屋子如大地震一樣搖動，玻璃窗琅琅大響，他一樣嚇得面青唇白，躲到桌子底下去。

重慶的警報，是很準確的，防空系統非常健全，當四川邊境宜昌縣的瞭望台發現敵機的蹤跡，重慶就放空襲警報了，市民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準備避入遠處的防空洞。緊急警報放起時，全城戒嚴，街上屋內已空無一人，而敵機一定臨空大炸，那時只聽得炸彈聲，和我防空部隊密集的高射砲聲，震耳欲聾！最後要等敵機完全離開警戒線，才放解除警報，一點都不會有錯的。有時炸過很久時間了，還沒有放解除警報，大家都想出去吸口新鮮空氣，因爲防空洞中很潮濕，可是誰也不敢走出防空洞，就算你大膽不怕死想出去，防空洞口和街上，都有武裝的軍警戒嚴，絕對不讓你在街上亂走。

轟炸時所發生的大隧道慘劇，是人盡皆知的，敵機一顆炸彈正巧落在一處隧道出口，把洞口給封住了，裏面的人因缺乏空氣窒息而死的，據說有數千人之多，後來掘出來，用大卡車一車車送去鄉下埋葬，眞乃人間慘劇！以後改良隧道空氣設備，以防慘事重演。

日寇炸重慶，可說是凶狠毒辣，不顧一點人道，它不但狂炸，還放大量的燃燒彈。有一次敵機夜襲，我住在離市區數十里的鄉下，那裏因是一個工作小單位，有警報一定要從床上起來，高一步低一步的在黑夜中走向防空洞。我在防空洞口待着，萬一敵機飛近就進去躲，否則就坐在洞口大石上。那裏因離市區遠，只聽到重轟炸機在遠處飛過的聲音，然後見到黑暗的天空閃閃發光，接着一片紅光冲上天來，這紅光越來越紅，越來越大，照着半邊天空，很久不會消失。

當時有人告訴我說：「那是敵人在放燃燒彈，火這樣大，市內會燒光了！」我聽了心驚肉跳，內心悲憤之極！咬牙切齒的痛恨日寇，又擔心在市區的親友，這種心情，只有親受者才能領畧。

試想在數十里遠的地區，都能看到這可怕的火光，可見燃燒彈的數量是如何的多，威力是如何的大，而我國命脈所在的重慶市，損失是如何的巨大呵！眞如抗日歌曲上所寫的歌詞：「……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財產毀滅！聽！砲聲又響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誰使我們逃亡？誰使我們流浪？誰要我們的國土淪喪？誰要我們的民族滅亡？……」雖然那時的重慶，越炸越堅強，越燒越發奮！可是這深深的國仇家恨之痛，在我們身受者來說，確是難以忘懷的。

今日共黨能佔據大陸，追究源遠，也是拜日寇所賜。如不是它發動侵畧戰爭，共黨決不能有今日，而今又使我們重過逃亡流浪的生涯，故鄉歸不得，親人見不到，這口怨氣，怎能嚥得下！雖然日本戰敗，也吃了原子彈的苦果，這是它自食其果，應得的報應。勝利後的我國對它以德報怨，如今它反臉無情，趨炎附勢，爲了要和共黨建交，竟片面撕毀和約，眞所謂無情無義，禽獸不如！但看它和共黨討好，又會得到什麼好處？不過是狼狽爲奸，彼此利用而已。

但願我中華兒女，要忍辱負重，俱有堅忍不移的意志，如抗日戰爭時一樣同心協力，來對付惡劣的局勢；培養出強大的力量來爭取自由的中國。

江南啼痕錄（五十二）

事後又給朋友大罵一頓：「豎了牖便有鬼來，可以找一個英文秘書，什麼文件，什麼繙譯，都可以解決；偏偏你這個大儍瓜，優缺派到竟然不要，豈非笑話？」我既然不去，後來黃凌霜先生便找伍天生先生以膺其乏，伍天生先生就以紐約分團主任起家，當上華僑選出的國大代表，當上中央委員，自然是僑領一名，而我則是碌碌勞人，依然故我，今則海角飄零，書生已老，倚欄看劍，不勝低徊。

本來，我這次單刀赴會，把勷勤商學院接了回，換了別人，便會把握這個機會，獲取兼任中央直屬法商分團的主任。因梁貞兄已當選爲中央監察，對分團的主任的職位，可有可無。但梁貞兄如果不能保留法商學院教授的職位，就無法保留法商分團主任的名位。我既然替梁貞兄保留法商學院的教授，對於分團主任的職位，既然可有可無，當然可以讓出。如果換了一個精深玩弄政治法門的人，必會向梁貞兄提出交換條件，我替他保留教授的職位，他把分團的主任讓給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但這種骯髒的想法，絕未在我的腦海裏浮動過。後來，我有一段很不得意的時光，也有朋友笑我不懂政治的買賣，致使辛苦一場，空手而回，對自己一無好處。但我以爲並不是要談好處才去幫人，幫了人不談好處才有意味；但在功利主義的人，就不作如是觀。而且現實的教訓，確使我哭笑不得，我放棄這四次大好機會，直至大陸沉淪，我始終蹭蹬名場，浮沉政海，眞是活該！

十五、十里桅檣賀博港，滿身金飾蛋娘嬌

什麼是幸運？幸運就是時間與空間和人事偶然的配合，給予一個人最有利的機會。聰明的人把握這個機會，便一帆風順，扶搖直上，飛黃騰達。這就是所謂「時勢造英雄」。但人生能遭遇幸運的機會，嚴格來說不會很多；蹇滯的人，可能終生未碰過幸運的來臨。幸運既然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且是稍縱即逝，故必須牢牢的把握着它，進一步的而握機造勢，把這個幸運的機緣，充份運用。聰明的人，更會乘機會而製造機會，即所謂「英雄造時勢」的作用。舉個例來說：黃巾亂後，羣雄崛起。這時，當然是軍人的天下，擁有實力者，割據自雄。文人較難出頭，諸葛亮衡盱全局，知道非以集團的力量，不足以創設新的局面，乃結合龐統、徐庶等爲核心；水鏡先生……等爲外圍，組成策士的集團，將以權謀術數的王佐之才，「善價而沽」。一面搜集天下的政治、軍事、經濟的情報，加以歸納整理。（故孔明隆中對策，對天下形勢瞭如指掌，完全是情報的調查統計的成功。）一面運用各方人事的關係，互相標榜。所以，諸葛亮雖作狀的高臥隆中，躬耕南陽，而「臥龍伏雛得一足以安天下」的歌謠，已滿佈天下。使擁兵的野心者，知道如要逐鹿中原，必會羅致臥龍伏雛爲謀臣，始可以取天下爲己有。先來「非君莫屬，捨我其誰」的宣傳攻勢。這是諸葛亮的聰明，先行去製造形勢。及劉備到荊州去投靠劉表，以新野的小縣去屈藏虬龍，劉備當有能不甘，諸葛亮看準這點，應該趁劉備失意的時候，去投資這個政治集團。但自高聲價的孔明，仍不肯自貶自己的身份，乃教徐庶去打頭陣。及徐庶的母親爲曹操所軟禁，徐庶不能不離開劉備，乃畫龍點睛的，走馬薦諸葛，於是上演三顧草廬的好戲。諸葛亮把握這個機會，欲就還拒，避而不見，到劉備親來三次，仍作元龍高臥，這等等的手法，不外擺出隱士的格局，以抬高自己的聲望。到了見面時，再來一套心理攻勢，對策隆中，剖析天下大勢，瞭如指掌，增強劉備的信心，非請其出山不可。所以，在三國中有兩個幸運兒，都是年輕得志，一個是周瑜，一個是諸葛亮，周瑜是「時勢造英雄」，諸葛亮是「英雄造時勢」。

我因爲不懂官場三昧，而是一名書獃子，既不會製造機會，亦不把握機會。竟然放過了四次幸運的來臨，在廣州落寞無聊；這時，不少新官走馬上任，而我則「冠蓋滿佗城，斯人獨憔悴」。眼看火樹銀花聖誕節已到，而我則仍是「聽鼓轅門，一籌莫展」。後來，有人推薦我到湛江市去工作，大概我等候得太久，心裏有點悶，便一口答應。湛江之行，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其所犯的錯誤，比放過四次幸運的機會更糊塗。對我自己而言，那是莫大的損失。因爲，我本身是中央直屬分團的主任，政治要向上爬，沒有退後的道理。而且政治最是無情，一旦沉下去，如無大力的奧援，很難再起。甘自向後退下，那是不可饒恕的錯誤。使我走錯了棋子，乃基於兩項因素：(1)當勝利爆竹燃响之日，張香公要我做他的隨從秘書，遠赴重慶，出席教育部所召集的全國大學校長會議。因西南公路尙未修復，交通梗塞，到新與而聽廣東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王仁宇先生之勸，而打消趕程赴會之意。在歸途中，張香公向我透露要將赴美籌款，沒有他的蔭庇，恐怕我難應付複雜的環境，暗示我轉換環境。這種壓力使我不能再等。(2)我早期沒有知友，也沒有諍友，既無借箸而籌的好朋友，也沒有直言糾正錯誤的人，只憑自己的決定，絕少有借鏡的意見。其實前者不是問題的問題，是我自己看得過份的嚴重，因爲我是中央團部派用人員，環境雖然複雜，但我屹立不退，他們莫奈我何。奈何我一誤再誤，悄然南下。

臘鼓將殘，我便從廣州返回故里，我一向很重視農曆的新年，每年總是回鄉度歲，與家人團聚。

大陸物資供不應求
黑市買賣各出奇謀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最近才從大陸逃亡來港的青年，我在大陸時，不論什麼東西都甚為奇缺，由汽車拖拉機到小鐵釘，都要憑證購買。要不然就只有走黑市出高價錢才可以買到，因此便產了專販賣黑貨的人物，現分九類來說：第一類是那些專門走去國營廠礦的倉庫盜竊生產資料，如電綫、銅、機件，等等之類的五金，這類人是十五歲至三十歲年紀的青少年；第二類是駁落架（即投機倒把的人，也叫后鏈），他們是轉手幫那些青少年偷得來的物資出賣，而從中撈回一筆，活動場所分散在茶樓酒肆中，每人都在一間固定的茶樓裏接頭，看到人來人往座無虛席，但百份之七十的人都是幹這行的，而且大多數都是非洲人（即無戶口在本地的）這些貨物就賣給那些農村派來採購的供銷員，或者賣給廠礦企業。這一行我也做過幾年，我雖然現在才二十三歲，但出社會撈已有十多年了。

　所以我對各省的黑社會情況瞭如掌指，何種物品何種價錢我都知道，如一部解放牌汽車用過一二年的，原價二萬一千多，但可賣出四萬元之巨，拖拉機工農十四原價三千七百元，可賣五千元，這些是一個單位向另一個單位互相賺錢罷了。如偷回來的馬達，二‧八千瓦原價一六五元，黑市可賣三八〇元，並要做張假發票等賣主用來報銷入帳之用。一斤寸半鐵釘可賣一‧六〇元，公價七〇元，軸承來說拿一個規格來講，六三一五型號公價四五元一對，但黑市價要一八〇元以上，並不一定有貨。一般外縣生產的水泥，每包公價三‧七〇元，賣出八元一包。由於在大陸什麼都要黑市才能買到，種類也很多，我另列張表，以供各位了解清楚大陸毛共的經濟物資一團糟。

　第三類人，就是因生活無着落的青少年，他們專打荷包為生活的，我們叫兵仔、或棍仔。

　他們專向軍人及外省人埋手，目的有二：第一、由於外省佬有錢，第二、在廣東來說，每個人都十分憎恨他們，引起憎恨的原因是在廣東當官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是外省佬，對於軍人也是外省佬，而且他們的銀包起碼有五六十元以上，並有軍隊的證件及文件，向這種人埋手，不但錢多，而且起了破壞毛共的作用，他們打了個荷包回來只要錢及布票、糧票，如果那些證件是能夠利用的就要，否則連同那些文件一齊掉在一些房屋的樓梯底，或垃圾箱裏去。這些文件當然包括軍事筆記、首長講話等等，證件是證明此人是某某部隊，或什麼導彈師等。銀包中有時也有現金支票，都是過千以上的，這些當然不敢走去銀行提款，只有撕碎它掉了。

　對於這些被害者不見了這些東西不但寸步難行，而且還要受到上級的處分，發覺掉了銀包就在馬路大喊大叫，兩眼垂淚，引到很多人來觀看，但在觀眾裏頭沒有一個會同情他們的，相反有些人還說風涼話，說你在街哭也沒有用，人家已在茶樓飲緊酒了，這樣他們要去派出所申請救濟，但派出所就將他們送去收容所，軍人就介紹到警備司令部裏解決，所以在收容所裏公社書記一樣要坐監。

　至於幹這一行的兵仔，全國各地都有，尤其是上海市的，技術最高，廣州有個棍仔很有名，但去到上海還被人連他自己的銀包都打去，在廣州的兵仔為什麼不向廣州人埋手呢？主要是廣州人沒什麼錢，最多不過是三幾元，另一原因是顧全大家都是廣州人。在廣州的工糾透露，廣州市最多的一天報案失銀包就有一千個，在兵棍當中有很多人都專向外國來賓和港澳同胞埋手，他們用這種方法來給外國報章評論毛共的內幕，以達到反毛共的目的，曾經有很多人不見了照相機、或美鈔、港幣等，或放在汽車內的公事包、護照、回港證不見了等。這些影響都相當大，試過有個來賓不見了公事包和一個港客不見了六張五百元的港幣，驚動了公安局十六處的老爺們派出大批偵探出來破案，但無論用什麼手段都破不到，只有不了了之。這些事都是發生在七二年秋季交易會的時間裏，在京廣列車裏也發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有個警察乘列車從廁所出來，剛把手上的自動日曆依力架表除下放進袋裏，行了不夠十步，當他抹完手後想戴回手表，一摸進袋裏發覺不見了他竟然大言不慚說：他媽的，居然有人敢偷我手表，過後叫了幾個警察來搜查旅客也查不到，被他嚇嚇的旅客當然不滿，一時滿車廂怨聲四起。對於兵仔的事甚多在這裏不能一一講出，只能略講一二。

　第四類是專門爆竊工廠企業的青少年。竊對象是國營倉庫五金之類的物品。爆如銅、鋼筋、啤時、馬達、電球等等，得來的物品就由那些后鏈幫手出貨，購買的對象主要是外縣工廠單位。由於大陸上什麼都缺乏，分配下來給各單位的原材料都不夠用，所以迫使各單位派出人員四處找尋，所以這些老鼠貨就不愁沒銷路。

　由於他們大量爆竊這些物資，搞到毛政權防不勝防，沒有辦法，只能對物資出口方面下達嚴厲規條，規定逢五金類及機器等都要有廣東省物資局的物資出口證才可以放行離開廣州，否則一經查出即行沒收。但這些也難不到外縣供銷，他們可以由廠寫證明然後領取縣以上的證明，那些老鼠貨就變成了廠方的貨，或用廠車運回，就可以通行無阻了。

　爆竊集團最大一單是今年一月份

，在白鶴洞的廣州鋼鐵廠的一個倉庫裏被人爆去一百多噸鋼材，後來才查出是本單位一個汽車司機做內鬼並召集三十多人幹的好事。雖然破了案，但那些鋼材早已運出外縣，人家已起了廠房了。在爆竊集團中其中有一半人是專爆軍區倉庫、及軍人住宅。如有幾個走去省軍區爆了一批飛機零件出來，每支賣出五元，因爲這些零件有這一粒白金的，收賣者只是看在有白金份上才出五元這麼高。

今年一月份有四個高級軍官的兒子，最大廿一歲，最少才十六歲，每人都拿住手槍並坐吉普車在晚上走去黃埔港的辦公室將守衛捆住後，在夾萬裏取去八萬多元人民幣，八萬多外幣，四十張外滙支票。這件案只是從十六歲那個小孩走去買八只手表才查出來。但一知道是高幹子弟後，這個什麼參謀長的仔，那個又師長的仔，搞到公安機關那些爪牙都束手無策，不知怎樣處理才好。

在湛江市赤坎區有個海軍參謀的家也被人爆掉，不見了千多元及手表，最緊要的是一件機要文件不見，驚動到軍區派人來查，但查來查去都查不出，只是當間諜偷去處理，但過一年多後無意中才查出原來是自己同僚的兒子搞的，但沒有怎樣處理，只是關禁幾天算數。

對於爆竊其他事件則更多，這裏不一一講述，幹這行的人大多數都是高幹子弟，由於父母是大粒嘢，幹什麼都不怕，這頭被捉到過一陣那頭就放人，且在拘留時受到特別好的待遇。

另一種在社會上撈的人就是專僞造證明文件之類，在大陸不論你到任何地方，坐車都要證件，住旅店也要證件，一般服務（除了工廠外），做工也要憑發票取工資，購買五金物品要發貨票等等。

所以就產生了僞造證件的行家了，（這些證明我們也有規定叫的暗語，如一般證明叫「淋」，邊防證叫「硬卡」臨時的叫「軟卡」，發票叫「尾」），售價如一般「淋」來說，在行家中售三元一張，（公社、大隊級的）縣級以上即高至十元以上，因爲這種淋應用範圍甚廣。如遇局外人要時價錢就沒有規定，由你信口開河，要多少錢都可以，關於「尾」來說可分開兩種，一種是加工專用，一種賣貨專用，加工發票來說初期是要百分之三十，即一百元收三十元，二百元收六十元，如是且照加可也，爲什麼加工收這麼高價錢呢，上面已提到如無發票你所做的工作等於白做，根本收不到錢，無發票做工等於犯法，對方知道你無發票的話即可以捉你，並無錢拿，發票是由服務站掌握發出，如你是站員去寫票取錢就要打稅，每百元打三十元稅，超過一百元以上的歸服務所有。

你去買發票就有這個好處，超過百元的還是歸你所有，不用被服務站沒收，另一種銷貨發票每張五至十元，主要對象是工廠供銷，或農村單位買回那些老鼠貨後需要回去報銷入帳，或想貪污多少錢自己用。這樣他們就必須這種發票了。

至於其他「硬卡」、「軟卡」等的證件一樣可以買到，只要有錢，和識得黑社會的人即可滿意獲得。另一種人是專門走私到各地賣買，如以廣東省的集團來說，從汕頭帶梅花牌自動日曆七二年欵式手錶，或日本產的三管波段半導體收音機，和僞造布票等物來廣州賣，每個手表行家規定可賣三百二十元，收音機一四〇至一六〇元，布票四毫一尺，以上都是行價，這些東西都是以國外大量走私回來的，如果到汕頭賣，手表二四〇元一個，收音機一〇〇元一部，布票每尺一毫。他們在廣州賣完這些後就買回些省糧票、藥材，如人參、天麻、砂仁、等物帶回汕頭，順德縣的人也是帶手表等物來廣州賣，然後買些藥材或黃金、外幣回去。

至於北方人來說，他們就帶藥材和鴉片烟來廣州賣，藥材如麝香、人參，四川的黨參、北芪、杜仲、或鹿茸等等，價錢來說，如麝香，在青海買回來二五元一兩，廣州可賣一〇〇元一兩，黨參可買一四元一斤，北芪一二元一斤，鹿茸四〇元一兩，杜仲一二元一斤等等，回北方時就買回些胡椒、糖精、進口手表等物，這叫來回走兩水。

這些物品，當地居民當然吃不起用不起，來來去去都是運出國外多，運回來的都是出來撈的人買，或一些高級軍共幹買，在大陸一般有些小地位以上的軍共幹，個個都是戴進口手表，沒有一個人戴國產表。

對於國產表來說，由於不準確及不耐用，所以有資格戴得起手表的人都不戴它，而是千方百計找門路買個進口表戴。若買一個廣州或上海牌表要一一〇元，你一轉身賣給別人就只能賣六〇元。對於廠礦企業的原材料方面，除了收購老鼠貨外還要派出很多採購員及供銷員四出找原料，除了一些要用高價購回外，對於有些單位無辦法買得到發票回來補差價入帳，就採取物質交換或送多少鷄鴨等三鳥，（即是送禮物）這些是不用入帳的。如有一個外縣水泥廠派出二個供銷員到廣州購原料，本廠需要的鋼筋（就要到扎鋼廠交涉，電球、馬達，就

廠聯繫，這個水泥廠什麼都缺乏，如電綫、木材、碎石鋼錘都沒有你，如果要想得到這些，就要用物質刺激了，請甲乙丙方的人吃飯飲酒，一邊食一邊講條件，講妥了就以後你有多少貨我就給你多少鋼材，逢年過節要送三鳥肉類給對方。如今年春節供銷逐間廠去問對方，需要多少數量食物，然後打長途電話通知本廠領導用專車送三鳥肉類來廣州，並將本廠用職工的飯菜養大的猪劏好洗淨送到廣州，這樣連本廠辛苦養大的猪自己都無得吃，要吃只能吃到猪血，這個春節淨各單位工廠的人來旅店領取，由於我和本廠供銷有交易，我也得到四只鷄，從這個例子來說都可以知道大陸的經濟各方面一團糟的。

在大陸各個工廠的供銷或採購，他們的權力還比本廠的革委會主任或廠長大，因為一個廠能不能維持生產就要靠他們吃飯了，做供銷的人要講口材，善於交際，並要能看風使舵和會拍馬屁，如果做不到這些手段的話，那怕你有中央證明都買不到你所需要的原材料。

讀者三毛上

大陸極權統治之下 暗殺事件層出不窮

一段「投籃」文章借「萬人」篇幅發表

萬先生：

這裏一篇文章，是本人去年投稿「明報」的，結果「投籃」。在這之前，曾寫過另幾篇文章，刊登於「明報」「自由談」。這篇文章與前幾篇（例如「中共的體育工作」等等）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使我暫停繼續寫作，進行調究和觀察。後來我從萬先生「牛馬集」裏，及「中國文化協會」張先生處了解到有關查良鏞先生的情況後，使自己對此地一些報紙的立場、態度、觀點等，及辦報人的情況，有進一步認識。我把「投籃」的文章底稿找出來，抄錄一份，給萬先生過目，希望得到指教和幫助。

來港後，我一直沒停止拜讀萬先生的文章（指「牛馬集」），並對萬先生學識淵博，和許多問題的看法，表示敬佩。我本計劃從大陸來此後，能有機會在中華民國的一些大學或美國大學進修，然後把自己在大陸生活十幾年看到聽到和經歷過的，向全世界報導，讓世界上更多人看清楚中共統治大陸二十五年的駭人醜事，把自己有限的生命，貢獻給人類永久的和平。——為此我渴望能得到萬先生指

雪蓮（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

下面是「雪蓮」附來的文章，題為「大陸的暗殺事件」。

日前華萊士在美國總統競選活動中遇刺受重傷。在槍枝自由買賣、兇殺事件頻頻發生的美國社會，這本來不足為奇。

此間有些報紙為之嘩然，如獲至寶，大作文章：號稱西方民主自由的美國，竟然屢次發生總統、議員等要人被暗殺的事件，真是如何如何……不一而足。

人們一定不會想像到自稱「擁有比西方世界更為廣泛自由和民主」的大陸，在最近幾年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上層領導人物遇刺事件，比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同的是一個完全公開；另一個嚴密封鎖而已。

遠的不說，從「九大」以來發生的幾次暗殺事件，就可說明大陸保安措施如何「完善」和「萬無一失」。

被宣傳為「全黨空前團結一」的「九大」開幕不久，中共「九大」代表和中共中央委員，雲南省革委會主任兼昆明部隊第一政委的譚輔仁，就是在「九大」後不久，被一身穿「解放軍」服裝，坐「紅旗」牌高級轎車（當時全雲南省只有兩輛）的刺客，闖入寓所，用手槍殺害，連「警衛員」及譚之妻和孩子們也一命嗚呼。據現場目擊者稱：「其慘狀」真「目不忍睹」。事件發生後，整個昆明市如臨大敵，全市戒嚴，大舉搜捕，許多夜裏正在酣睡的無辜百姓，一個個被敲門聲吵醒，整個晚上鬧得鷄犬不寧。

中共雖嚴密封鎖消息。但紙包不住火，這個消息在短短一兩個月內，傳遍全國。人們自然不敢聲張，只是私下傳說，害怕扣上「嫌疑犯」，引來殺身之禍。

大陸暗殺事件，並沒因中共嚴密保安措施而斂跡。繼譚輔仁遇刺後，又一個上將李天佑，遭「匪徒」槍殺。人們照例只從報上看到「中共優秀黨員李天佑同志不幸逝世」消息。中共不管採取怎樣的保安措施，仍無濟於事，上層領導人物暗殺事件，層出不窮，更不用說中下層幹部和其他階層人物了。

短短幾個月內，又傳來原公安部部長謝富治遇刺受傷消息，到去年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賽斯庫訪問大陸，接見中共領導人時，仍可從相片中看見謝富治遇刺後傷勢未痊的情況。最近傳陳毅突然患「癌症」病逝，固然陳毅是患病，但人們仍可從陳毅在北京治療的某解放軍醫院中，醫院黨委、院長和組織大夫等被逮捕事件中，引起疑問。據透露，陳毅的早死，仍大有文章。

上述情況的發生，也可幫助人們對最近中共幾個領導人因「癌症」逝世的疑團有較清楚的認識。

林彪事件發生後的半年多，傳來曾向周恩來告密，林之唯一生還的女兒——林豆豆，又被「解放軍」殺害了。

綜上所述，及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高層領導人幾次遇害未死的事例，證明今日大陸的治安如何弊病百出，如果說華萊士遇害是政治原因，今日中共嚴密統治下的大陸社會，到處都醞釀着更劇烈的鬬爭，身受其害的卻是數不清的無辜老百姓。

大陸「超級市場」所見

背不出毛語錄 休想買到東西

朋友們，你到過大陸嗎？生活好嗎？心情舒暢嗎？能隨心所欲嗎？「文革」期間去過了嗎？買過東西嗎？還記得嗎？

大家都知道，買東西是件尋常事，買主只要付夠錢便可買到想買的東西，沒有什麼値得傷腦筋的；但，在大陸「文革」期間買東西卻不這麼簡單，你若不會背誦幾十段甚至上百段「毛語錄」，別想買到什麼東西，除非有特殊口才。相信嗎？不相信？這裏講兩個我親眼見到的事實給你聽。

一個小伙子到商店買香皂，他們的對話：

小伙子：同志，有香皂嗎？北海牌的。

售貨員：「要鬬私」——

小伙子：我就買一塊！

售貨員：「要鬬私」——（態度有些不好）。

小伙子：買一塊也要鬬私？要不買半塊，行吧？

售費員：（大聲地）「要鬬私」——

小伙子：我是本地的，我有「居民購貨證」，不信你看看。

售貨員：（有點不耐煩地）「要鬬私」——接下去說啊，怎麼搞的，

小伙子：哦，原來這樣。對，對，對！「批修」、「鬬私批修」，對吧！嘻……。

售貨員：每人每月一塊。

…………

第二個故事：

有個老太太買醬油，掏出一毛五分錢，把空醬油瓶往枱面一放，說：「同志，打一毛五分的醬油。」售貨員說：「節約……。」

老太太忙說：「夠節約的了，不節約行嗎？俺娘倆每月收入就三十八元，我可不敢胡花哟。」

售貨員看了老太太一下，翻了翻白眼，說：「你懂不懂規矩？不賣！」

老太太急了，說：「怎麼？你們家開的？你還爲人民服務呢！放屁！打一毛五分醬油。」

售貨員也不示弱：「你才放屁呢！不賣！不賣！」

老太太氣的全身發抖，正要上前抓售貨員。這時該商店的「革委會主任」來了，問爲什麼。

老太太怒氣未消，說：「好啊，你還爲人民服務呢！找你們主任去。」

主任忙說他就走。老太太把原因

給售貨員一記耳光。主任忙解圍，並狠批了那小子一頓，小子覺得委屈，說：「主任不是說過嗎？賣東西第一句話是毛主席語錄上半句，顧客答下半句，答對了然後再賣，她答不出，我就不賣。」並冲着老太太說：「嘿，背好『語錄』再來吧，否則就是不賣，不賣定了。」

並給老太太扣了不少帽子。老太太聽了頓時覺得啞巴吃黃連，忙說：「你剛才第一句話是什麼來着？」

「節——約」那小子眼朝天回答，很神氣。

「哟，我不買了，回去問俺閨女下半句是什麼再來吧。」一肚子氣抬腿走了。

主任忙追直喊：「鬧革命，鬧革命！」

「老太太，回——來，回——來，鬧革命。」

建光

有志文化工作 耐心等候機會

萬人傑先生：

本人對萬先生在星島晚報專欄「牛馬集」裏，經常在短短數言中，一針見血，切中時弊，拜服不已。

記得在數月前大文，是有關新聞界的，有點問題想請萬先生解答。大概由一九六九年至今，很少在報章上看到報社或文化機構請人，從那時開始，本人有一個意念，認爲文化界很難投入工作的。當本人閱讀大文後，更認爲大學或專上畢業後才有資格，作爲一個半桶水的中學畢業生，只好望難卻步。

讀者蔡燕珍拜上

七三年八月十五日

（間中有些報社會用人，在報上有時也看到招人廣告，你有志文化工作，可以時時注意，見到廣告，去函申請。文化工作最重要是有興趣，如果老萬是老板，並不過份重視「程度」，老萬本人也不過是初中畢業生而已，因此，我以爲你不必氣餒，有機會碰碰運氣好了。）

萬協會員提高見 充實「會訊」內容

張先生：

八月廿六日的學術組工作，如有用我之處，我一定準時出席，聽候指示。

對於「萬人會訊」的內容，我有點老生常談的小意見，請張先生鴻裁：

①「萬人會訊」的內容，必須反共，但反共不要光是「口號化」、「教條化」，必須做到「針對事實，打擊敵人。」——據我所見，多年來敵人統戰的手段，可說無孔不入；我們不要估低敵人，我們也絕不會妄自菲薄、看輕自己，這是知己知彼。我們現在如果還要窮喊口號、猛寫標語，就算喊破喉嚨，寫斷手臂，根本傷不了敵人，敵人一定會邪目訕笑，笑我們如此無能。而且，我總覺得，「口號化」、「教條化」方式的反共，表面似乎強壯，但根基還是十分脆弱的

；大陸陷共之時，投敵最快的，不少竟是「喊口號」專家。因此，我們的「萬人會訊」（甚至「青鋒社」的刊物），第一條應引以為戒的是「不要光喊口號」。

至於「針對事實，打擊敵人」一項，我個人覺得，岳騫先生的文章，嚴以敬先生的漫畫，都是高手，就算三言兩語的短論，三筆兩筆的描繪，都直刺敵人要害；更重要的，是岳、嚴兩先生的作品，雅俗共賞，影響面就更廣更遠了。所以，「萬人會訊」，必須有「岳文，嚴畫」。

②「萬人會訊」的篇幅不多，所以，除了「會員意見欄」之外，其餘篇幅，必須精鍊地編排。要達「精編」的目的，我以為除了岳、嚴等先生的作品外，每期更應特別精選轉錄一篇甚至兩三篇「篇幅不長、內容精采、而不口號化、教條化」的文章。據我所見，中央日報、中央畫刊等，都有這類好作品，以我們這「非賣品」的「萬人會訊」，如要轉錄，手續上相信是可以的。我特別推薦中央日報近一年多以來的唐柱國先生執筆的「今日大陸」專欄，據知道，這個中央日報專欄在海外（特別在美國）的影響力，足以與敵人的「紅旗」等刊物相抗。類似這些精采的短文，我們若徵得同意，把它轉錄或節錄，對反共陣營，絕對有好處。

③此外，上文提及的唐柱國先生「今日大陸」專欄，上月已專輯成書，名曰：「大陸萬相」（中央日報出版），內容是把唐柱國先生近年來的文章輯錄而成；由於內容所談的，都是近年的事，對瞭解及分析敵人的「現狀」，很有「時」的意義。我一直想：如果「青鋒社」的朋友能轉錄或介紹這類佳作，則先鋒社的刊物內容，一定不至如此貧乏。（彼此同一陣營，恕我說話唐突！）在此，我又作一提議：先由「萬人協會」墊欵，以批發價錢（或特價），向中央日報購買一批好書，（如：唐柱國著的「大陸萬相」、彭歌譯的「天地一沙鷗」、丁白生著的「魔掌」等佳作，）然後或以原價（來價）零售給「萬協」會員，或部份作為舉行活動時的獎品，或用作「代稿費」等等。

④「萬人會訊」，如果內容有分量，自然為讀者重視。身為「萬協」會員，最少也有一份值得閱讀與保存的好刊物，直接影響的「面」或者不很「廣」，但影響的「深」是絕對可以的。——這是萬人協會學術組可以一做的工作，如能達到效果，是我們的成功。否則，虛應故事的如期堆砌出版，也收不了什麼效果，如此則是我們的失敗。如果「萬協會訊」做得有聲有色，將來相信廣告的小收入，也可彌補一下協會的經費，未知張先生及學術組同人以為然否？

敬候

近安

萬協會員曾×成謹上

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十日

（以上是張仲仁主任在龍樓召開旺角、深水埗區會員座談會時，跟曾×成先生交換意見後，曾先生寫給張仲仁兄的一封信，因在該信中給我們協會提出了很多尖銳而寶貴的意見，故特發表。曾憲光）

中共在澳洲難得人心
只賴應聲蟲吹牛拍馬

萬人傑先生：

茲付上共黨在雪梨傳單，自吹自頌的歡迎會，其實在雪梨所有社團，多至二十餘個，最大為中國國民黨澳洲總支部，南太平洋致公總堂，中華總商會，四邑會舘，東增聯義堂，其餘小組織社團將近二十個，皆持沉默，「冷目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無人歡喜參與及代理入場券。所列商店，獨「康生」、「永源泰」是職業商號，其餘七個是中共應聲蟲，一向代中共吹牛拍馬屁，騎牆派僑青社，國共分裂中共席捲大陸，即宣佈附共。在十年前，北京戲劇藝術團來澳洲雪梨埠時，付與該社一千鎊，作為經費，故一切共黨宣傳刊物，由該社承接轉發，成為中共在此地的宣傳機構。「世亂識忠義，疾風知勁草」。事實會表現出來，常說錦衣肉食無良策，蓬門茅舍隱相儒，涵義至深。

不佞林哲齋謹上

（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天台學校面臨淘汰
當局似乎絕不關懷

編輯先生：

五十年代時，香港人口驟增，失學兒童眾多，當局收容失學兒童，刻不容緩，尋求解決辦法，將全部官小改為上下午班制，擴充學額一倍，仍無法收容所有適齡入學兒童。一群有志辦學者，為協助當局普及教育，不惜耗鉅資裝修新區大廈天台涼亭辦學，此種學校被稱為「天台學校」。辦學者當時把只有兩個上蓋和幾條石屎柱的天台建成學校，不斷努力開拓，使天台變成育才場所。全盛時期，天台學校約有二百間左右，學生約七八萬人（佔當時全港學校總數十分之一強）。直至目前，因受免費教育影響，學生大減，天台學校收費低廉，籌措經費非易，教職待遇微薄，薪金僅堪餬口，但為着有意義的兒童教育工作，大家不辭勞怨，樂於服務，這種教育精神無功亦有勞。

除了香港，世界各地均無天台學校，所以天台學校是香港「特產」；但這種特產已面臨拆遷邊緣，遭遇淘汰厄運。政府為改善新區居民居住環境，特將早期新區石硤尾首先拆建，用意良善，而被拆各行業，均獲妥善安置或合理補償，惟根據「石硤尾安居計劃」，獨對教育行業（天台學校）毫不關懷安置，慘淡經營教育者的血汗，盡付東流，徒令教育行業失望興歎！

眞基學校李健石上

（八月三十日）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一）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時正，本協會學術部康樂部會務部等工作人員協同十多個糾察隊，已在灣仔碼頭候駕，等候會員及讀者們攜眷前來參加遊船河，事前統計已達二百五十人，臨時沒有購票的紛紛要求售票參加，並且已和家人齊來，祇可特設臨時售票處以應這一部份的會員和讀者，結果售出票數達近百張，總共遊河人數多達三百五十多人，幸虧遊河船隻準備得相當巨大，否則頗難應付也。

船於上午九時十分啓行前往長洲，在船上已準備好擴音器，並由學術部邀請好了柳以青先生以「認同、回歸及其他」作專題的學術座談會開始，首由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致辭，感謝會員及讀者們的踴躍熱烈參加本會的正常活動，副會長曾憲光是該遊河聚餐活動的總領隊，也在學術座談會致辭發言，除表示高興這次遊河聚餐及學術座談會召開的人數極爲鼎盛外，並報告了即將組織妥的回國觀光團陣容龐大，今年將準備分成三個團前往寶島，參加回國觀光云云。座談會由本會審查部主任焦毅夫執委主持，並由柳以青先生主講「認同」及「回歸」的問題分析，週詳備至。

這時，船已將到目的地點，學術座談會暫告一段落。繼由本會秘書處鄭秀堂執委自彈自唱「愛國詞人辛棄疾」的粵曲助興，直唱至船泊長洲岸邊爲止。

這次旅遊完全委托潘鳳旅遊社辦理，故一切遊覽風景，休憩作息，游泳等節目和地點都已早作安排，均在預定計劃中進行，有程有序。

平時多在辦公室或工廠工作，偶爾飽看海山景色和換一口新鮮空氣，煞是另感舒暢，上午一時因人數過多關係分兩次進午餐，餐後，繼續游泳遊覽，有部分人員前往參觀關公廟，張保仔洞，三百多人各適其式地繼續玩個痛快。船於下午三時五十分準備，四時開始回航。

回航中，學術座談會繼續舉行，並由各人自由發抒關於認同、回歸的己見，讀者何海振首先發言，他說：「我對這次遊船河很感興趣，並感謝會內主持這次遊覽的人底辛勞，至於認同回歸誠是共黨的害人把戲和陷人陷阱，告誡人們千萬不要上當。」接着，由古鶴翔先生發言，他列舉兩個學生家長回歸，一去不返，以及十年前自己親身受過回歸的悲慘遭遇，現身說法，既博得滿船掌聲，復使人們提高認識不少。會員李棠接着也發言，他說：「我會參加八年抗戰，幾年剿共的戰事，現仍滿身傷痕，目前雖然暫居香港謀生，但反攻復國的信念仍然很堅決。

「萬人協會的『萬人』兩字，涵義是代表無限無窮的將來發展至十萬人，百萬人，前程無可限量。」說到激昂處，不知是誰建議唱國歌，眞是一呼百諾，眾口附和，於是，三百多人異口同聲，莊嚴地、肅穆地唱起十多二十年來很少有機會唱的國歌來了，同人爲之精神大振。

茲收到由萬人雜誌作者稿費捐作經費，計有執委岑嘯雷三十三元七角，副會長曾憲光一十八元七角，秘書鄭秀堂十元，讀者林自力捐會刊經費十元，僅此致謝各位熱心支持。

更改星期日會所當值時間：

因會員棄左工作時間所限，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三時由棄左負責當班，下午三時至五時半由楊聖林負責，上午無人在會所輪值。各會員乘來香港之便，歡迎來會所暢敍交換意見。

秘書處供稿

八月三十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奉和力行詞長著書原玉

高鸃賜

倚劍橫戈擲壯年，行吟立說兩名全；
才雄可賦藍關馬，計妙能燒赤壁船；
筆吐黃花經我賞，樓觀朱鳥觸公憐！
藏筇好待河清日，重踏齊州九點烟。

鸃賜詞長和詩，對仗最工之句：「筆吐黃花經我賞，樓觀朱鳥觸公憐」，朱鳥，又名朱雀，爲南方七大恒星不總稱，七大恒星者，爲「井、鬼、柳、星、張、翼、軫」，毛澤東之星即在軫星之旁，余見其星閃爍，光無正常，一九五一年時，赤燄眩目。近年漸次微弱，昔年在華山，夜觀天象，道人吾師，指以相示，秘密相告曰：「其人並非正果，萬不可做其臣民，若能分庭亢禮則最佳，勢不能敵時，即宜遠走」。詳明日黃花第二集。

由星光觀察，其人無定性而富於衝動，隨心所欲，不問後果，由其各項施爲，可以證明，例如小高爐煉鋼之事，荒謬絕倫，稍有常識者，均知土造小爐。熔點低，火力弱，所燒之鐵，不能成鋼，鋼中是有合金，普通小鐵匠，皆能明曉，毛則不知，糊塗傻幹，幹勁即使冲天，結果毫無用處，將農器，炊具，門窗，破壞無餘，一聲令下，舉國奉行，濫用權力，毫無結果。

自許林彪爲親密戰友接班人，身爲領袖，說話不算，不久又欲剪除之，所說等於欺騙，失信於黨內同志，致使人人寒心而自危，是爲莫大糊塗。

一九四九年，對蘇俄一面倒，中蘇友誼，自稱牢不可破，老大哥，小老弟，親如家人父子，一朝反目，要以兵戎相見。

以上均爲事實，由星光閃爍不定，即可知其個性與爲人：㈠不能做長官，㈡不能做朋友，㈢不能共事，㈣不能做部下。當年有一度對將公非常恭順，但隨時則又叛變，詳細研究，其人愚到可愛，笨到可憐，共產主義明明不合人類需要，偏要奉行馬克斯，列寧，洋人「遺教」邪說，奉若神明，遵如祖訓，自己又不能有何良好發明，學蘇俄，而又反蘇俄，仇美國，而又親美國，自己「修正」不停，而又反對別人「修正」，忽東忽西，反覆無常，處事爲人。並無宗旨，不察是非，學來一點外國主義，殘虐人民，後世歷史，定無好評，毛大哥其人，是千古以來，最可憐者。

高先生詩：「樓觀朱鳥觸公憐」者，言鄙人在高樓之上，夜觀朱雀毛某之星，因觸動而有憐憫之意也，一點不錯，老毛是世間最糊塗，最無知。而又最可憐之人也。壇主語。

夏柳四章

朱敬安

㈠
度盡春光送客愁，畫中城郭憶揚州，
荷塘照水眉添翠，蒲岸搖風腰更柔，
四月鶯聲渾已老，五更蟬唱似迎秋，
漫尋南陌顚狂絮，化作青萍逐水流。

㈡
南來幾日好風生，萬縷千絲舞態輕，
高拂旌旗低掠馬，長拖裙帶短垂纓，
隋家隄畔烟迷渡，白馬津邊綠向城，
記得西湖湖上住，青青浪裏喜聞鶯。

㈢
濃蔭湖邊十里堤，拖烟掠水綠萋迷，
岱康竈畔尋常見，陶令門前盡日低，
空有長條難綰別，更無飛絮欲沾泥，
一從春生鶯花老，倦舞薰風灞岸西。

㈣
絮逐春歸不計程，困人長日倦將迎，
曾隨彭澤修福服，每過咸陽憶舊營，
嫋嫋何堪贈遠客，深深時復轉流鶯，
可憐羌笛關山曲，不奏薰風作怨聲。

敬安先生之夏柳四章，是爲名作，將楊柳之典，全部列入，而且是「夏柳」，與春柳秋柳之造句，又有其不同之點，「四月鶯聲渾已老，五更蟬唱似迎秋」，其中即含有「夏」字，一柳之微，詠之以詩，而有如此許多典故，皆是與柳有關，足證讀書之多，廣博精深。讀白話文者，見該詩則瞠目不知云何？風華清麗，令人讀之可喜，翰苑高才，今日能寫此詩者，不多見矣。十分敬佩，壇主評語。

萬人協會同仁遊長洲紀興時

（中華民國六二年八月廿六日）葉其眞

萬人協會旅長洲，三百卅人共一舟，
暴雨難移遊客興，乘風破浪起從頭。
雨後湖山更美容，尋幽處處有游龍，
滄桑北帝憐長劍，願借毛頭洗劍鋒。
忠義千秋表漢臣，關公亭柱墨猶新；
英雄幾見稱夫子？豪傑如斯乃聖人！
座談諸子自由風，斥破同歸與認同，
一曲萬山齊響應，國歌連帶滿江紅。

七夕懷舊

雪梨林康

雲槎竟夕渡銀河，好事人間易折磨，
紅豆數殘新戰亂，綠楊憶唱古離歌，
純眞苗愛心癡小，效演長生記未訛，
斜月在天在星牖，夢回幾度夜光過。

月夜醉吟

雪梨林康

停翻韻頁對明空，詩興渾如酒興濃，
難再添香紅袖伴，句成題處碧紗籠，
春風解意吹愁去，素月臨窗醉影同，
當戶披襟微立際，朦朧不覺日生東。

夢中吟

王棠華

㈠
麗人醇酒兩無猜，高臥元龍傍海涯，
夢寐酣吟工部曲，朦朧幻憶宓妃釵，
咿唔彷彿多奇句，酬唱寧知獨自諧，
詩興正濃思未了，鷄聲一覺尚縈懷。

㈡
浴罷翩翩步上樓，披襟偃息意悠悠，
詩吟夢境心偏豁，玉漏聲殘韻更遒，
染翰推敲惶失律，幽懷奔放思凝眸，
捲簾曉起空相憶，春草池塘句獨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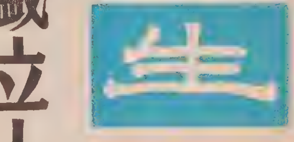
陳寒波間諜生涯













原名：中日間諜戰秘辛

盛立人著

盛立人著「陳寒波間諜生涯」，是寫陳寒波在中國抗戰期間從事間諜生涯的原原本本。和日本間諜鬬智鬬勇，曲折緊張，爲不可多得的間諜小說。是書共分爲六部：第一部「三面反間諜」；第二部「敵後特工隊」；第三部「諜踪三千里」；第四部「秘密情報站」；第五部「諜網殊死戰」；第六部「霹靂地下火」，一氣呵成。現輯爲上下兩巨册，全書六十萬字，引人入勝，喜讀眞實間諜故事者，不可錯過！

在「萬人雜誌」連載多月，備受讀者歡迎的「陳寒波生前死後」，亦將出版。兩書互爲印證，倍增趣味。讀者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上下兩巨册

定價十一元二角



經售處

俊人書店

香港禮頓道28—30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廈501室
電話：五—四五六四二六

珠江三角洲梟雄傳

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抗戰前後，局勢紛亂，地方治安如羣龍無首，以致撈家乘時輩出，匪盜四起。各著名撈家傳奇事蹟風傳各地，每爲人們喜聞樂道。子家先生著「珠江三角洲梟雄傳」，乃選擇撈家輩中之突出者，將其生平事蹟忠實記載。內容包括「市橋皇帝李朗雞」、「騎劫海剛丸」、「大天二火拼」、「獨行大盜十三行六」、「台山女盜單眼英」等多篇，資料翔實，筆法生動，道人之所未聞。宇宙出版社出版。經銷處：㈠香港禮頓道廿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五—四五六四二六。

全書二百四十三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八期 新11）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〇八期(新11)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〇八期(新11)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一九七三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酒樓打蔴雀與大檔

港府要嚴厲執行「賭博法例」，揚言將取締在酒樓打蔴雀。這事情說大不大，說小卻也並不小。如果嚴厲執行取締在酒樓打蔴雀，已經因股票疲淡及物價暴升受到嚴重影響的酒樓，將會受到另一沉重打擊。因此香港的酒樓老板非常緊張，甚且視之爲生死關頭。

酒樓打雀之盛，似乎是香港的特殊風氣。許多地方如台灣、美國的唐人街等等的酒樓，只是吃飯的地方，沒有雀局之設；但在香港，大小宴會，如果沒有雀局，恐怕只有很少一部分賓客會賞光，主人訂了一百幾十桌酒菜，只到得三五十桌賓客，那是十分尷尬的事。同時，主人招呼賓客，如果沒有雀局留住他們，會忙得團團轉，因此作爲主人的，也希望有牌局替他們「招待」了朋友。

除宴會外，許多酒樓平時也靠「雀局」生意來維持皮費。香港的白領、藍領階級，許多在工餘之暇，湊夠四個人，就到小酒家砌其四圈八圈，消遣時光。他們所以要到酒家打雀，主要因爲香港一般的居住環境不佳，一家大小住一個房間，在房間裏開了一桌蔴雀，會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很不方便。在酒家裏，有冷氣，有舒適的地方，還有人招呼茶水，多付一點錢也樂意。因此，小酒家可以靠雀局生存。現在，晴天霹靂，嚴厲取締，在酒家打牌，要拉要鎖，志在遣興的人，當然犯不着以身試法，苦的卻是小酒家的老板，視之爲生死關頭，並不爲過。

酒樓容許顧客打蔴雀是久矣乎存在的事實，爲什麼復員二十八年來未加取締，現在卻忽然提出嚴厲執行這一向沒執行過的「條例」呢？我們不知原因何在，不過此舉不但不合時宜，而且是「除褲屙屁」，多此一舉。

我們沒有詳細研究過有關賭博的「法律」，但法律不外乎人情，更重要的是社會現實情況。賭博之應禁止，是因爲賭博足以影響社會治安，影響個人。但，酒樓打蔴雀會影響社會治安嗎？會影響個人嗎？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有，也微不足道，我們何嘗聽過有人因在酒樓打蔴雀輸了錢而去打刧銀行？同時，在一般香港人心目中，視打蔴雀爲「消遣」的遠比視爲「賭博」的多。打蔴雀輸贏有限度，不似其他賭博，一般人一蚊兩蚊，兩蚊四蚊，已經算大，多數是五一勞働節，或者二五鷄，除非特別注碼，否則很難輸到要打刧。

香港彈丸之地，週末假期，到郊外遊耍，交通工具缺乏不在話下，卻使自己有私家車，在郊區的公路上大排長龍，試過一兩次後，自必興緻索然。再說，香港可遊的地方不多，長年大月到沙田去渡週末，多去幾次，會覺得和在家中沒有兩樣。因而，不少人把週末和假期的日子消磨在方桌上，十三行裏，自有其樂。

香港這特殊情形，可說完全由於環境造成，當局如果眞要嚴厲取締，是不講實際，吹毛求疵，跡近擾民。更不合理的是，香港明的、暗的賭檔、字花，到處都是，警察費了那麼大的勁去「掃蕩」，可是愈掃愈多，愈掃愈明目張膽，生活在香港的人當然明白這是什麼一個道理，如果警方要眞正嚴厲掃蕩，賭檔不可能立足，因爲賭檔要招徠賭客，要招徠賭客就不能十足秘密，警方要掃，有許多蛛絲馬跡可尋，開賭的人，極難漏網。

可是，現在香港到處是大檔，有些人甚至公然在街頭開賭，若不是得到「默許」，他們難道都吃了老虎膽？

至於領正牌，打正餉的「蔴雀學校」，一天到晚，劈劈拍拍，因爲它是「合法」，老板可以靠雀賺錢，反不必如酒樓老板那麼提心吊膽。

這種實際情形，誰都看得出「極不合理」，爲什麼香港政府容認這些不合理的情形存在，卻想出一條「毒招」打擊酒樓業？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禁止賭博」大前提下，取締酒樓打蔴雀是否當務之急？絕對不是，如果香港政府和警察當局「下定決心」，該先從充斥市面的大檔下手，先肅清了大檔、字花，再談取締酒家打雀不遲。

不過，掃蕩大檔說說還可以，認眞進行的話，會斬斷某些人的大財路，絕不會見諸事實；但揚言取締酒樓打蔴雀則不同，不但沒影響到他們的既得利益，且在往還講數之後，說不定又開闢一條新財路。

究竟警方揚言取締酒樓打蔴雀的眞正目的何在，現在似乎還未明朗，我們希望警方在執行之前，應愼加考慮，不可徒然造成某些人的發財機會。



新聞以外

堅持在摩士公園集會有何內幕？「反貪捉葛」的「鬼勾當」是什麼？

一九六七年葛柏任警察訓練營校長，當時左仔到處製造騷動，每次發生事件，葛柏都親自率領著名的藍帽子——警察機動隊到達現場，用鐵腕制服左仔，因此左仔恨之刺骨。今回借葛柏涉嫌貪污事件，實行報仇。我們贊成「反貪污」，但反對利用「反貪污」公報私仇。

「鬼勾當」是什麼？

上期（三〇七）我們的每週評論「反對利用反貪污做其不可告人的鬼勾當」，什麼是「鬼勾當」？評論中未有明顯地指出。其實，「示威派」每一次搞的運動，扛出的招牌都是冠冕堂皇，必然為全港居民所「擁護」；而他們的眞正目的並不在此，正如我們的評論所指出的，正題之外還有副題；副題才是他們眞正目的。遠的如「反越戰」、「中文合法化」、「反加水費」、「教師薪酬」以及利用盲人事件，出面「支持」。近者如「保釣」、「反貪捉葛」，所有正題都非常得人同情，誰也不該說個「不」字；但所有正題後面，都有不可告人的「副題」。副題是什麼？就是我們評論指出的「鬼勾當」。以保衛釣魚台為例，正題是「保衛我們神聖的領土」，站在國家民族立場上說，是萬二分的正確，在這口號號召下，有國家民族觀念的熱血青年固然要振臂高呼，即使「該槍斃之年」（大學生語）的中坑、老坑，也不能反對。可是老八在背後煽動的「副題」是什麼？老萬老早在這裏指出，他們無非借刀殺人，藉此打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威信。神聖國土為日本佔據了，卻沒有派出軍艦，軍隊登陸，奪取回來，顯得國民政府是「無能」。這大題目果然壓得國府措手不及，共產黨的「鬼勾當」利用那班後生仔似乎幹得相當成功。

小爬蟲的尷尬

可惜後來形勢變得太快，田中上台後，急急忙忙的要搶先美國一步，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老周的乒乓外交、笑臉外交得到最大成效，當然不願放棄機會，正如姣婆遇上脂粉客，一拍即合，中共與日本的建交，出乎意料之外的快速，連田中和老周都想不到，在海外及香港甘心做中共統戰工具的小爬蟲更沒想到。中共日本的建交，使那班大搞保釣運動的無知青年，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如果繼續搞下去，固然為中共統戰頭頭所不許，也等於拆中共的台。在此之後，日本的外交對手是中共而不是國民政府了，而釣魚台還是在日本人盤據下，保釣運動該不容中止，可是中共不但沒有保衛釣魚台的打算，和日本「建交」後，對釣魚台問題，連談都不談，可能這是「建交」的枱下交易條件之一；也可能是恐怕一提到這問題，「建交」便受到障碍，老周不提釣魚台，可說用心良苦。

更苦的是香港的小爬蟲，他們有如鬭敗的公鷄，噤口不敢再提釣魚台。可是全港市民不由引起懷疑，為什麼保釣運動忽然偃旗息鼓？他們曾經熱血沸騰地給青年們打氣支持，到此時不禁恍然大悟，他們已達到副題目的，對正題自然沒興趣再搞，尤其今天要搞就搞到中共身上，更搞不得了。

新運動引起懷疑

保衛釣魚台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尊嚴，凡我中國人，都不該說個不字。共黨拿這個作正題，發動小爬蟲搞保釣運動，可說相當聰明。可惜田中的外交政策無意中把他們的底牌揭穿，使到曾經支持他們的中華兒女氣為之喪。他們受騙了，至此才知道保釣眞正目的所在。同時，對他們靜極思動，再來一次的「反貪捉葛」運動，不免存疑，除了「反貪污」的正題外，還有什麼副題沒有？

無可否認，香港貪污風氣相當嚴重，有位心水清的朋友對老萬說：香港每一個政府機關，由上至下，差不多都有貪污事實存在，大有大的貪，小有小的貪，掃街的可以貪，坐在獨立冷氣辦公室的也可以貪；救火救人的可以貪，劏豬殺牛的也可以貪，只有一個機關永無機會貪污。香港政府許許多多機關中，就只有這一個。老萬問他什麼機關，他說是「天文台」。老萬一想，的確有理，因為只有這機關不可能和市民直接發生關係；凡是和市民有利關係的，都可能構成貪污的事實。雖然，到過東南亞落後國家的人，都知道貪污他們猖獗，香港望塵莫及。不過，不能因為香港的貪污不算是「世界之最」便不反貪污。貪污即使無法根絕，也必須壓止到最低限度，相信這是全港市民的願望。

六七年左仔的尅星

葛柏事件發生後，香港左派分子馬上抓住「反貪污」這主題，運用到「捉葛柏」的副題上。反貪污是四百萬市民的願望，「捉葛柏」卻是左仔要達到報仇目的。各位如不健忘，一定記得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造反時，葛柏擔任的職務是警察訓練營校

長，他負責訓練警察機動隊（又名藍帽子），當時，不論左仔在什麼地方騷動，都由葛柏率領防暴隊對付他們，葛柏一直採取鐵腕政策，到處把左仔打得落花流水，因此左仔恨之刺骨。

六年後，發生了「挾欵私逃」事件，乘市民嘩然之際，左仔靈機一觸，發起「反貪捉葛」，利用市民激動情緒，不但報了葛柏一箭之仇，還重重地打擊了警察的聲譽。不過，他們這運動的效果並不理想，因為不像他們期望的那樣，得到四百萬市民同聲响應；他們的遊行示威，也引不起市民的注意。顯然，市民並非不贊成反貪污，而是保釣運動前車之鑒，很容易發現他們也另有副題。

他們願意有效地推動反貪污，但不願幫助左仔報仇。市民尤其不贊同他們堅持在摩士公園舉行，蔑視警方和法庭的警告。堂堂正正的反貪污運動，為什麼一定要「違法」地進行呢？

「後知後覺」的青年們

毛澤東說過一句左仔奉為金科玉律的話，就是「敵人贊成的，我們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贊成。」對敵人唱反調，只有左仔才奉行，我們懂得明辨是非，對的，敵人贊成，我們也贊成；不對，不管敵人反對或贊成，我們都要堅決反對。

比方說：保衛釣魚台是對的，我們當然贊成，而且一直支持政府對日本交涉，事實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已就釣魚台主權問題，對日本政府提出過不少次照會，沒有效果是一件事，總不能說政府置之不理；目前這「責任」落在中共身上，他們不但沒有「武力收回」，也沒有進行「談判收回」，甚至，連提都不提，那麼說，中共確實踐了老毛的原則，國府是敵人，國府贊成保衛釣魚台，因此他們「改變初衷」，緘口不提。

又如「反貪污」，我們也贊成，而且在葛柏事件發生前兩三年來，我們一直在這裏鼓吹反貪污，且力主政府不單只拍蒼蠅，還要拿出勇氣打老虎，對大的貪污事件更應根查。這麼說來，今天在摩士公園搞反貪污運動的青年，不過是「後知後覺」罷了。

我們贊成反貪污，但反對拿反貪污來作報仇的手段。左仔拿「反貪捉葛」作報仇手段是很明顯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特別重視摩士公園這塲地。

「捉葛」要循法律途徑

警務處長薛錣輔對記者說，警方不批准在摩士公園舉行集會的原因，一來人口稠密，二來影响小孩遊樂，三來這地方是六七年騷動的焦點，很小的事情，都可能引起騷動。因此，他物色了一個新示威場地——何文田球場，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報仇，我們找不出任何理由摩士公園舉行的集會比在何文田球場能收到更大的效果。

青年們在摩士公園集會，警方曾予以警告，但沒採取行動；法院也傳訊了集會的領導人，告誡他們要遵守法律。但他們並未改變初衷，是否「反貪污」必定要蔑視政府法令才夠威呢？如果沒有「副作用」，只要能喚起市民注意，集會在什麼地方舉行，該沒多大分別。他們的堅持，反而露出尾巴，讓人們知道他們是有目的而反貪污的。

我們要表明立場：「反貪污」，我們贊成；「捉葛柏」我們也贊成。但我們反對基於報六七年之仇而「反貪污、捉葛柏」。如果葛柏得來的金錢，證明是「貪污」而來，當然該治以應得之罪。不但葛柏，凡貪污的公職人員，必須受到嚴厲懲處，但一切應以法律為根據。有了若干證據，我們合法的要求引渡葛柏回來受審，英國政府無從加以庇護，香港政府也不會放棄責任，丟開不理。查個水落石出，才可向市民交待。

「三視」法律社會難安寧

為了警方不批准在摩士公園集會，法院傳訊了搞手，他們的口號又多了一條：「貪污無罪、集會有罪」。這一條標語相當具有煽動力，驟然看來說得很對，非常值得同情。可是，仔細研究，卻徒具煽動力，沒有理性。首先，我們該拿出證據，確定了葛柏是貪污，再進一步將他提出控訴，經過審訊後，才知他「有罪」「無罪」。如果他確有貪污事實，可肯定他必然「有罪」，標語說「貪污無罪」，未免言之過早。

至於說「集會有罪」也顯然歪曲事實。除了摩士公園外，也有一班人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受警告、受傳訊的只是摩士公園的搞手；維園那邊，並未受到干涉，這證明「集會自由」，香港市民是可以得到的，這一點，至少在大陸的「幸福人民」就視之為得不到的奢侈品。

再說，受警方和法庭告誡，並不表示「有罪」，他們警誡後便被釋放。當然，如果蔑視法院的警誡而再到摩士公園集會的話，當然「有罪」了。

有法律的地方，人民都該守法，這樣，社會才得安寧；如大家對法律實行「三視」，和六七年時的左仔看齊，那麼，香港也很可能再次出現六年前那樣的紛亂場面，相信四百萬市民都不願再見到。

值得一批的電視新聞

看情形，香港青年的「反貪捉葛」還要搞下去。不過，大部分市民已明白他們的真正目的，採冷眼旁觀態度，大力捧場的只有幾家左派報紙和無線電視台。

有些人好奇地問老萬，為什麼每次「示威」，香港無線電視台都那麼重視？一百幾十人持傘巡行一匝，在香港四百人的社會中，算是什麼「新聞」呢？在電視新聞中卻佔去一大半時間，其他新聞成了「配菜」，電視新聞組究竟憑什麼標準取材呢？

老萬說：原諒他們罷，電視台一班工作人員都是身不由主，俯仰由人，上司叫他們怎拍，他們便怎拍；叫他們怎講他們便怎講。上次尼克遜訪北平，負責說明的「藝員」會因受責而向老萬訴苦，老萬十分同情他，不過，如果老萬遇到這種事情，寧願自炒魷魚，也不改變自己立場。可惜老板掛起了「在商言商」的招牌，誰出錢就替誰說話，這和「娼妓」性質沒有多大分別，不管張三李四，有錢便得而×之。在香港這樣的人多着，他們會不會感到精神上痛苦，老萬不知；不過，若不顧觀眾反應如何，當有新的電視台出現，觀眾就會有所選擇，不會再聽你胡扯。沒有觀眾，恐怕也再留不住那些廣告了。

萬人傑

認識中國

海外青年·中國文化與認同

柳以青

九月一日出版的「學苑」，摘錄美國中國留學生所辦的「布城通訊」第十八期的一篇文章，是從香港負笈美國的陳定宇所撰的「當前海外知識分子所面對之問題」。全文共分五節：一、釣運以前海外知識分子概況；二、所謂認同問題；三、當前海外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問題；四、如何自處；五、結論。

在我讀完了這篇摘錄的文章後，我覺得我該寫些東西，來討論一下「當前海外知識分子所面對之問題」，有些是與陳定宇君的意見相同，但，有些卻不相同。依照陳君所謂的「海外」，我也算是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以陳君所定的老一代與新一代的年限，我也是屬於新一代的。

對中國文化認同的困惑

在其「所謂認同問題」中，有一段頗能道出目前海外青年人們對認同問題的困惑與矛盾。他說：「可是，今日的環境完全不同，以前的朝代轉換從不向傳統文化挑戰，自清代轉弱，外侮連綿，儒學的舊規崩潰，中國文化空前革命。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獨尊馬列主義，厲行階級專政，整個社會的結構和價值觀念都有了極大的變遷，上一代的知識分子可以否認其變遷爲中國化，以爲非常，而以舊有的中國憧憬爲中國準則。可是，年青的一代不但沒有這種憧憬，更難有『與傳統認同』的可能，既不能與居留地或留學地的政府認同，而又不與中國大陸政府認同，再檢討自己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均與中國大陸人民殊異，『傳統整體』既不存在，又如何與『整體』認同？無可否認，民族觀念對年青一代來說，是囫圇吞棗的承受的，但除了種族認同外，別無一致，這是上一代知識分子所料不及的問題，從這點看，上一代的所謂『喚醒年青一代』，無異於大夫治病，斷了病症而開不出藥方；最低限度，藥方並不合用。可以下一個這樣的結論，舊一代知識分子沒有認同問題，只有主觀的所謂『北京政權的代表性』的問題，可以強稱爲『政治認同問題』。對年青的一代知識分子來說，則是裏外不一致的有『認同問題』，因此可以瞭解爲什麼香港青年有『香港人』的觀念產生。

「至於『回歸』，則是主觀認同後的必然結果，我們所謂擁有一整體的 Identity，就是能對外的在這個整體中尋得一個自我，這種個體與整體的基本一致性，是認同的必要條件，如果個體與整體脫節，此個體不是問題人物就是精神病者，因此，認同問題若能作全面的解決，而個體與整體有原則性不同的地方，就有再教育（Re-Socialization）的必要，或可稱爲積極的準備回歸。那麼，回歸就是最後的成果，從自我的圈子走出來，共同承擔中國人的光榮與苦難，共同開拓中國新道路，新方向。」

這裏道出了一個頗值得人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年青一代對傳統中國文化的疏離感。

如何這把一疏離感加以拉近，或是塡平，卻是須要從事很多方面的努力。事實上，對傳統文化疏離的中國人，並不自今日開始，也並不從一九四九年開始，而是近百年來中國文化遭受西方文化衝擊後的結果。假如我們讀晚清以降的歷史，我們就不難明白了。因此，海外年青的一代，對中國文化感到模忽和空洞，不知如何去掌握，這也卻是百年來的「反傳統」、「反固有文化」的必然結果之一。

其次，在海外的許多教學課程中，雖然也有不少的傳統中國文化的課程，然而，這種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等的內容，往往與海外人士所生活的實際環境所脫節，同時，再加上了會考的制度，大多數學生之讀書，除了主要地應付考試外，所得到的東西和心得也着實太少了。因此，就很難產生對中國文化嚮往的積極效果。

再加上大陸中共政權，強調了馬列主義，極端地抹殺中國文化，更使人覺到在大陸上生活的中國人民，除了「種族認同外，別無一致」了。

這不能說是海外年青一代的矛盾。

究竟中國文化是那麼的遙遠嗎？是那麼的不可捉摸嗎？雖然是身爲在海外的中國人們！

錢穆最近在東京的演講內容

九月一日在東京的「中日文化研討會」中，歷史學家錢穆先生發表了一篇專題演講，題目是「中國文化特質」。

我覺得，這篇文章如果能爲海外的青年人們讀到的話，恐怕就會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上，有更眞切的意義，必會覺得：海外年青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認爲無法與中國文化認同，只是假象而已。

錢先生文中謂：「中國人把人心分兩部份，一曰人心，一曰道心。其實只

是一心。有關人類軀體私生活，如食衣住行一應物質人生方面之一切皆稱人心。……唯人類由於軀體生活之需要，而另展出一套更高級的心靈作用，爲其他動物所望塵莫及，中國人則稱此曰道心。……人心只是一私的心，因其只爲各自的軀體所私。道心乃是一公的心，因其能超出了軀體，能在各自軀體之上而出現完成一大羣的共通心。此一心，既能視人若己，使彼我如一，有時復能看重他人更勝過看重自己。……所以又稱爲道心，因一切人道均由此心演出。至於人心，凡屬人類，皆有此心，如渴思飲，飢思食，人與人皆相似，但各別自私，不能相通。僅知有私人，不知有公道。」

用「人心」與「道心」來了解人，了解中國文化，了解「私」與「公」，相信是很清晰透澈的。也可以了解中國文化中的「個人」與「團體」眞正的相協調，該是由於「道心」的發揚，這發揚也是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處而來的。

因此，錢先生就指出了中國文化中的這種「人心」與「道心」的培養，是來自中國文化中特別注重人的品格而來。他說：

「中國文化，對此最爲注意。一切專爲各別自私的，僅知爭奪與佔有，如財利權力，富與貴，皆不受重視，而特別重視人品之區別。在中國人的人生觀中，人品觀乃是一項最基本重要的觀點，故中國人極重君子小人之分。在君子一類之中，又有聖人賢人善人等不少等第。班固漢書有古今人表，把歷史上古今人物分成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中又分上中下，共成九等。如孔子與堯舜，政治地位絕不同，但同是聖人，列第一等。又如伯夷、叔齊、顏淵，都無功業表現，他們的生活，又皆至死窮餓，但同爲仁人，列第二等。智人列第三等。至於歷代帝王公侯卿相達貴，列入下三等的，不可勝數。可見政治地位之高低，不在中國人人品分類的估計之內。家業貧富亦然。中國人衡量人品，專重其人之內在生活，卽心靈生活方面。至於外在物質人生，財富權力，既非與生俱來，亦不能隨死帶去，只是塗附在人生外部，人人各別，時時相異，應與眞人生無關。惟有內在人生，始爲每一人之眞實所有，有眞情味，有意義與價值。中國人稱此曰德性。人品皆由德性分，故德曰品德，性曰品性。如孝子忠臣，孝與忠是其德性，故可入品，如富貴非屬其人之德性，因亦不能入品。人若無品，斯爲大恥，雖大富極貴亦不能免。

「人生一切美德，總稱則曰善。有善心斯爲善人。善心亦稱良心，中國人以此設教，以此制訂，皆以存一良心做一善人爲目標。故中國社會，當可稱爲是一善良的社會，中國民族，當可稱爲是一善良的民族。中國文化，亦可稱爲是一善良的文化，固不能說已完全達到此一境界，要之，此是中國人的文化理想，不斷在向此目標而趨赴。

「人類文化要達到此理想境界，路程遙遠。但其開始，可從極少數人起步，並可由我單獨一個人起步。當知現實人生，也已由長時期之演進而來。由草昧到文明，决非一蹴可幾。在現實人生中，究竟是善人少，惡人多。中國人亦非無視此現實。但縱在一極黑暗極紛亂中之時代中，到底禁不住每一人仍可單獨完成爲一善人。自己先是完成爲一善人，乃可與人爲善，連帶接引人亦得完成爲善人。此一風氣得勢，乃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成爲一通泰世。若此一風氣失勢，則爲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成爲一否塞世。但通泰之與否塞，仍是外面條件，並不能妨礙到每一人之各自做人。堯舜以前沒有堯舜，孔子以前並沒有孔子，在人類文化之長期演進中，永遠有出現堯舜與孔子其人之契機與可能。由於共同之天性，而形成爲各自獨特之品德。

「中國人此項文化理想，並不由哲學思辨來，亦不由宗教信仰來，更不由自然科學探討各項物理來。此乃人道，亦是天理。乃在人文社會中各項實際經驗，經過人類心靈之自覺自悟而獲得，極平凡、極眞實、極中庸，亦極高明，主要只在教人好好做人，做好人。要做好人，先存好心。」（見一九七三年九月六日中央日報中央社東京二日航訊）。

中國文化確是如此親切

讀了上面的一段節錄後，相信海外的中國青年，就不會覺得中國文化眞是那麼遙遠和不可捉摸了。

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固然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去尋思，可是，最重要的是能夠掌握中國文化的特質。對這特質的了解，不但不僅限於中國人，同時，又可以把中國文化的特質貢獻於全世界的各種人士們來提供解決目前世界文化所遭遇到的危機。因爲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則貴在每一人之自心內部，求變求新，日進無疆，可以通天人，通彼我，通古今。

從很多海外通訊裏，我讀到了很多海外的知識青年，對「中國人」的善良形象總是努力不懈地予以肯定和發揚，同時，由於外國的「中國熱」，中國的「功夫」影片大行其道，然而，有很多次，留學生們就大聲疾呼地說：「功夫」片中的打鬭鏡頭，在外國人士的眼中，開始破壞了人們對「善良」中國人的印象，而爲此大大的嘆息不值。這方面也就可以看得出：海外中國人是如何地能夠立刻了解到中國文化的特質。不過，這了解只是限於沒有深入的去分析。

事實上，善良中國人的印象，不建立於外表，而是直指內心的修養而來。假如不能從這內部的求新、求變存良心、存善心，在品德上努力的話，只求外表的「善良」那總是靠不住的。

另外，很可能海外的知識青年忽略了一個「功夫」片更重要的主題——那便是善人長勝，惡人長敗。惡人們無論武藝多麼高強，但總會是在善人的正義之下失敗的。當然，在「武林片」中，表現的方式上是用了「武」，這「武」字固然有與中國文化不合之處，但是，既是用「武」來表達，但仍保留了好人、善人之「武」則是無往而不利的。同時，又可以表現出：在亂世之中，「武功」流行更反映出了人民對現實不滿的心聲而已。這當然是變態的，不足爲訓。但是對海外的知識青年，爲更了解中國文化，不妨拿一本「論語」來讀讀！

下次談陳定宇君文章中所涉及的其他問題。

從智利政變說起



毛澤東有兩句「名言」且載入「語錄」，就是「敵人擁護的，我們一定反對」。靠毛澤東吃飯的人，奉爲金科玉律，但生存在自由地區的自由人，無不作爲談笑資料。張國燾在港時，就嘲笑毛澤東此言胡說霸道，指出敵人皆吃飯，毛澤東決不會爲反對敵人而去吃屎。

毛澤東的話大率類此，本無引證的必要，不過最近發生了一件國際大事，使毛澤東與自由世界人士同聲叫好，因此，不能不想到這兩句「毛語」眞該扔進廁缸了。什麼事使毛澤東與自由世界的立場一致呢？就是南美智利政變，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阿倫德總統自殺的事。

阿倫德並不是共產黨人，他領導的政黨也並非共產黨，但其人從來就以馬克思主義自居，上台後眞的在智利實行馬克思主義，結果是百物缺乏，民不聊生，終於迫使軍人發動政變，阿倫德自殺以殉其所信仰的主義。

阿倫德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由選民自由投票選出的馬克思主義總統，也是第一個在民主方式下建立的馬克思主義政府。阿倫德上台出任總統，其中也有幾分僥倖，因爲一九七〇年大選，阿倫德領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得到百分之三十六點三的選票，緊隨其後的民族黨得到百分之三十四點九的選票，基民黨則得到百分之二十七點八的選票。三分鼎足，阿倫德所得到的選票只是三分之一強，以此種票數而當選總統即在美國也是不可能的事，美國總統選舉，不得到二分之一選票即不能當選，若在南美其他國家，國會相持不下之際，軍人一定出面干涉，接收政權。但智利不同，智利有優良的民主傳統，軍人以干政爲禁例，四十二年來從無軍人干政之事發生。國會議員也富有民主思想，以爲保守政黨執政多年未能解決國內問題，又何妨讓馬克思主義試試，只要阿倫德恪守民主傳統，不搞什麼「人民民主專政」就成了。於是就在國會禮讓下，醫生出身的阿倫德便踏上總統寶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通過議會制度而成立的馬克思主義政權。

阿倫德所以順利上台，是因爲智利國內發生經濟困難，國會議員眞希望阿倫德能運用馬克思的理論挽救經濟危機。阿倫德本人也具有充分信心，以爲只要實行馬克思的經濟法則，定可使智利經濟起死回生。

誰知阿倫德上台後搬出馬克思教條一試驗，頓時使智利經濟情況加速惡化，人民生活陷入深淵。阿倫德上台後第一件要事爲沒收外資企業，一律收歸國營。一個國家爲了建立民族工業，逐漸擺脫外資的控制，是千該萬該的，但問題就在於方法。阿倫德所施行的完全是共產黨的方法，卡斯特羅在古巴施行後，已使工商業癱瘓，毛幫在中國大陸施行了全部國營的政策，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阿倫德對於中國大陸事知道的也許不多，但對古巴的情況，自不會不知道，知道又躬自蹈之，只能說爲教條所誤了。

阿倫德統治智利三年，前兩年雖促使經濟急速惡化，但是尙未導致動亂，眞正發生問題是在最近

一年，首先是首都聖地牙哥主婦大示威，抗議物價高昂，有錢買不到物品，從七月二十六日開始，有四萬五千貨車工人因反對國有化而罷工，成爲阿倫德政權垮台的主要因素，此項罷工前後僵持四十幾天無法解決，繼貨車司機罷工的有醫師，飛機駕駛員，化學師，藥劑師，建築工人，店員。

在全國普遍罷工反抗情況下，軍人仍然採取旁觀態度，並無干政之意。當時也無人要推翻阿倫德政府或危害總統生命，是時擺在阿倫德面前只有兩條道路，一是改變馬克思的教條，放寬經濟統治，使其趨向自由化，一是向國會提出辭職。但阿倫德兩條路皆不走，反而覺得經濟惡化是因爲統制得不徹底，由統制經濟進一步限制人民自由，終於導致武裝部隊干涉。

這次政變，各國同情阿倫德的共產黨人（不包括毛幫在內）及左翼分子，又一口咬定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所爲。我們在香港只能從報紙上看到消息，自難斷言其有無背景，但有一點感到智利政變與一般情況不同，近二十幾年來所發生的軍事政變從埃及納薩開始，蔓延至伊拉克、葉門、蘇丹、剛果、薩伊、烏干達、蒲隆地、利比亞，皆由軍人起而推翻政府，取得政權，但政變皆採取突襲方式，事先則極端秘密，從事政變者只有一小撮人，甚至只有一二人。這次智利政變卻不同，是由陸海空警四部門主管聯合組成軍事委員會，限阿倫德在二十四小時以內辭職。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改其他國家政變的鬼祟方式。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許能策動少數人，但決不可能同時策動智利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及警察總監。再之，若非國家局勢眞到不可收拾地步，則促使此四巨頭聯合一致行動，也非易事，由此可見眞正推翻阿倫德政府的，還是阿倫德本人，「滅六國者，非秦也。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阿倫德政權之垮台，在自由世界確有如釋重負之感。由於國際局勢趨向和緩，今後大戰不易發生，共產集團對付自由世界的方式由內部滲透、顚覆，逐漸改變爲合法鬪爭。自從古巴政權成立後，十幾年來共產國際未能再建立另一個共產政權，因此，國際共黨鬪爭手段，有逐漸變爲通過議會道路，以合法鬪爭而取得政權的方式，阿倫德的成功，大大鼓勵了此一路線的發展，尤其在南美，各國共黨勢力加速增長，如果阿倫德政權能以長期穩定，眞能解決了智利的經濟困難，改善了智利人民的生活，則南美繼續出現第二、第三個馬克思主義政權並非難事。現在由於阿倫德當政使智利人民淪於餓殍，市民排隊露宿街頭爲了次日買麵包，照片清清楚楚，並非任何人所能僞造，南美智利鄰邦的老百姓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眞正內容，不能不作重新估價，稍有頭腦的人在國家大選時，未必敢把神聖一票投給馬克思主義者。因此，阿倫德之垮台，對他個人誠然不幸，但對智利人民及整個自由世界，卻上了寶貴的一課，未始不拜阿倫德之賜。

自由世界對此事感到高興，自不必言，毛澤東何以也會高興呢？按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毛澤東想想阿倫德突然自殺時的情況，想想自己的右手長期顫抖撥不動槍機，就算撥得動也未免瞄得準，像阿倫德能打進自己的口中，如果自殺不成，落到憤怒羣眾手中，將是何種情景。相信毛澤東若向這一方面想，一定又「夜不能寐，浮想連翩」的，但毛澤東可能不這樣想，他會欣慰於自己的先見之明，議會道路是行不通的。

俄毛衝突，因素雖多，但其中一點卽爲共產黨應怎樣取得政權。蘇俄因爲是共產黨的頭，尚不使公然離經叛道，對此並無具體意見發表，但作爲蘇共馬前卒的意共已故首領陶格里亞蒂則公然提出議會道路，主張通過議會鬪爭，以議會的多數席次取得政權。這一觀點與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的思想大相逕庭，於是毛幫就同陶格里亞蒂展開罵陣，出版小冊子說明與陶格里亞蒂分歧之點，以後就成爲毛幫與共產集團的基本原則。不久又同日共發生衝突。日共自感在國內無可能發動人民戰爭，由槍桿子出政權，唯一可行之道，只有通過議會選舉，如果能得到較多數票，雖不夠半數，亦可與社會黨組織聯合政府，然後再吃掉社會黨，使日本成爲共產黨統治的國家。

根據這項原則，日共必須與各方面修好，對外與蘇共、中共、韓共均須保持友好關係，對內要放棄暴動政策以爭取人民好感，才可以獲得多數選票。日共此項原則，蘇共表示贊成，韓共也無所謂，日共最擔心毛幫不同意，特由日共總書記宮本顯治趕去北平，向毛幫說明，要求支持與諒解。毛幫當時出面與宮本會談的是周恩來、彭眞，大體上也同意了宮本的意見，並且簽了議定書，最後拿給毛澤東審核時，被毛澤東拿起來撕掉，宮本當時也在場，周恩來固然下不了台，宮本更視爲奇耻大辱，一怒而去，直到今天，毛幫與日共之間，仍然完全取敵對立場，毛幫宣稱日本任何政黨皆可去大陸，只有日共不可。廖承志訪日本，日共則予以杯葛。此項誓不兩立之仇，就因爲日共要通過議會道路取得政權，毛澤東一定堅持必須槍桿子出政權。

但客觀情勢的發展，往往又與毛澤東的「偉大預見」不盡相符。日共在上次大選後，在國會已成爲舉足輕重的大黨，席位增加比率最高，地方大選更屢獲勝利，日本重要大都市市長，皆爲日共社會黨聯合陣線取得。意共更穩踞第二大黨席位，如果有一天意大利基民黨與社會黨拆了檔，意共就可能與社會黨成立聯合政府。到了阿倫德政府在南美出現，毛澤東非由槍桿子不能建立共產黨政權的理論，徹底破產。

因此，毛澤東對阿倫德這個馬克思主義政權，一直敵視。阿倫德尚不知就裏，上台後首先宣佈與毛幫建交，想拉攏毛幫以壯聲勢，但毛幫表現是出奇冷淡，三年來，毛智「邦交」一直處於冷藏中，試看這次智利政變，阿倫德自殺，蘇共首先提出指責，各國共產黨人更發動示威，指責美國在幕後策動，對阿倫德之死表示哀悼。說到示威遊行，任何人也沒有毛幫再內行，再有經驗了，美機初炸東京灣時，毛幫發動過四億人簽名反美侵越，發動過幾千萬人大示威，此次全世界都有人示威，毛幫應當抓住問題大作文章，卽使不敢再反美，但哀悼阿倫德總是可以的，毛幫卻不幹，只由周恩來說幾句輕描淡寫的話便算交卷，毛澤東對阿倫德之死，其基本態度於此可見，所以說這次阿倫德之死，對大多數共產黨頭目自是一大打擊，但對自由世界及毛幫則是一項喜訊。

共黨歷屆代表大會概要

黃秋

第一次全國代大會

第三國際於一九二〇年四月，派遣東方部書記維丁斯基（Gregory Voitinsky中國名爲吳廷康或胡定康）來華策動組織共黨，經一年多的籌備，乃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舉行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代表共十三人，代表五七個黨員。

上海代表：李漢俊、李　達

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

廣東代表：陳公博、包惠僧

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

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

濟南代表：王燼美、鄧恩銘

留日代表：周佛海

大會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G. Maring）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克諾斯基（Nikonsky）兩人領導下進行；對鬬爭綱領和組織路線問題上的左、右傾偏向展開批判後，決定中共當前中心工作任務爲發展職工運動，並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爲領導職工運動的公開機構；關於組織原則，則決定完全採取俄共布爾什維克的原則，要求黨成爲「有戰鬬能力及有紀律性的無產階級的政黨」。

至於黨的領導機關，則因黨員不多，決定不成立中央委員會，而僅選出三人組織「中央局」領導中央工作。其分工情形爲：書傳陳獨秀；組織委員張國燾；宣傳委員李達。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在杭州西湖（一說爲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二十人（一說十二人），代表一二三個黨員。大會會期八天，共通過了中央機關各項決議案、中國共產黨黨章

㈡通過「有關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之決議」。

㈢通過「有關議會鬬爭之決議」。

㈣通過「有關工會運動與中國共產黨之決議。

㈤通過「有關青年運動問題之決議」。

㈥通過「有關婦女運動之決議」。

㈦通過「有關中國共產黨體制之決議」。

㈧通過「有關參加第三國際之決議」。

㈨通過「有關國民黨聯合戰線之決議」。

㈩選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等五人爲中央委員；陳獨秀連任總書記。

大會宣言中，指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確定其革命性質爲「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的動力爲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規定其最高綱領爲「要組織無產階級專政，用階級鬬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二十多人，代表中有陳獨秀、瞿秋白、譚平山、張太雷、蔡和森、毛澤東等，代表黨員三百多人。

會議根據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通過之「中國革命問題特別決議案」，着重討論「國共合作」問題和黨綱草案。大會主要決定如下：㈠通過「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問題的決議」。

㈡選舉中央委員九人和候補委員五人；陳獨秀連任總書記兼中央政治局主席和黨報編輯委員會主席，瞿秋白任宣傳部長；毛澤東首次當選爲中央委員。

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左右在上海召開，到會

譚震林

中共新華社八月廿七日廣播稱：「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男女團體賽，昨（廿六）日在首都體育館和北京工人體育館全面展開。烏蘭夫、譚震林、史良、王猛、于步血等，同首都七萬多觀眾觀看了昨天的友誼比賽」。

以上報導，證明譚、烏兩人業已復出，雖其職務未據宣佈，但已獲得毛周的「解放」，公開露面。由於譚、烏曾爲反毛主力分子，在「文革」期間遭遇整肅，此次得能復出，自與本年四月鄧小平之復出，具有相同的意義。

譚、烏兩人都是共黨的老幹部，歷任要職，其出身和經歷如下：

譚震林，一九〇五年生，湖南攸縣人，學徒出身。一九二六年加入共黨，翌年參加毛澤東「秋收暴動」，並隨同上井岡山，一向被目爲毛之心腹，故共黨反「羅明路線」時，代毛受過，曾受株連。一九五四年清算饒漱石時，與陳毅合作，參加鬬饒，又爲毛澤東出力。因此，在「文革」以前，已任共黨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及中共第三屆「人大」代表，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並兼任國務院農林辦公室主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等要職。一九六七年初，

隨者」、「土豆加牛肉的共產主義」、「劉少奇的幹將」、「吹捧赫魯曉夫」以及「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等罪名，終被整肅，至今七年，迄未見其露面。

烏蘭夫，一九〇七年生。籍貫爲綏遠吐默特旗人（蒙族），出身富農，曾在北平蒙藏學校、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一九

了如下決議案：

㈠第四次大會宣言。
㈡關於民族革命運動決議案。
㈢關於職工運動決議案。
㈣關於農民運動決議案。
㈤關於婦女運動決議案。
㈥關於青年運動決議案。
㈦關於組織問題決議案。

此外，還修改了黨章，並連選陳獨秀為共黨中央總書記。

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為應付南京國民政府的清黨運動，中共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底在武漢召開本次大會，與會代表八十五人，代表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多人，共產國際代表團也參加了大會。大會討論和通過如下各案：

㈠通過「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
㈡通過「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
㈢通過「土地問題決議案」。
㈣通過「職工運動決議案」。
㈤通過大會宣言。
㈥選舉中央委員二十九人，候補中央委員一一人，陳獨秀繼續被選為總書記。

毛澤東雖然參加這次大會，但是「完全被排斥於大會的領導之外，並被剝奪大會上的表決權」。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八年七月，共產國際為挽救中共盲動路線之破產，重新擬訂赤化中國之新方針政策。乃決定在共產國際舉行第六次世界大會的同時，在莫斯科召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派布哈林出席指導。這次大會，出席代表，有八十四人（毛澤東未出席），會中總結了前一階段「聯合戰線」策略的經驗教訓，並以展開「兩條路線的鬭爭」為名，一方面清算了陳獨秀所領導的「右傾機會主義」，另一方面又清算了瞿秋白所領導的「左傾盲動主義」。

大會上，各派勢力對立尖銳，各不相讓，最後在共產國際和俄共壓力下，通過了政治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農民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宣傳運動決議案、軍事工作決議案、青年運動決議案、婦女運動決議案和新黨章，並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其中較重要的決議案內容為：

㈠政治問題決議案：認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是暫時的，新的革命高潮不久又會到來；指出今後主要任務為加緊指導工農的日常鬭爭，爭取千百萬工農羣眾在共黨領導下，準備力量迎接新的高潮，提出「十大政綱」：(1)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2)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3)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主權；(4)推翻軍閥國民黨政權；(5)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6)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社會保險；(7)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8)改善兵士生活，給予退伍兵士以土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10)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等。

㈡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指出應在廣大羣眾面前宣傳蘇維埃的內容、理論、具體形式和具體內容，在準備暴動時，到處秘密建立政權的核心，儲備幹部，以便在暴動勝利後，迅速地建立政權機關；這種臨時地方政權一經鞏固，就應由勞動羣眾直接選舉，組織蘇維埃，並保證產業工人的領導作用。

㈢土地問題決議案：具體提出土地問題政綱：

(1)推翻豪紳地主官僚的政權，解除反革命勢力的武裝去武裝農民，建立農民代表會議的政權。
(2)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財產，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農民。
(3)祠堂、廟宇、教堂的地產和其他公產、官產或無主荒地沙田，都歸農民代表會議處理，分配給農民使用。
(4)全省區中的國有土地，一部份作為蘇維埃政府移民墾殖之用，分配給工農紅軍的兵士。
(5)宣佈一切高利貸的借約概作無效。
(6)銷毀豪紳地主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剝削農民的契約。
(7)取消一切由軍閥及地方衙門頒佈的捐稅，取消包辦稅則制，取消厘金，設立單一農業累進稅。
(8)由國家幫助農業經濟發展等。

蘭夫

朱明

職。「文革」以前，他的主要職務，是共黨八屆中央委員及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民族學院院長，成為中共少數民族出身幹部中地位最高者，亦為內蒙自治區最高之當權者。烏在「文革」之初，曾表示擁護共黨中央改組北京市委之決定，但因「紅衛兵」之湧入內蒙，造成混亂局面，於是提出「內蒙自治」口號以與「文革」派相對抗。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旬，共軍廿一軍進駐內蒙，實施軍事管制，同年四

：㈠「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之反動及修正主義分子，是蘇修代理人」；㈡「從事民族分裂，建立獨立王國，復辟資本主義」；㈢「反對黨中央及毛澤東」。烏因而被整肅，失蹤至今。

鄧小平曾是所謂「第二號走資派」，既可以獲得「解放」，則譚、烏兩人復出，自亦不足為奇。

不過「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及「二月逆流」主角之復出，事實上否定了毛澤東當年「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此對今日當年「文革派」為中心之宮廷派，實為一大諷刺與打擊，自亦不必諱言。且此等之復出，原均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之職，與周恩來有一定的關係，其得以獲得「解收」，亦不能說沒有周的說項作用在內。另一方面，「文革」期間的知名左派「闖將」如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等等，迄今仍下落不明，無有復出者，對照之下，可以明顯看出，當年被批鬭的舊勢力確已復活，由於他們與宮廷派存在，有不可調和的歷史仇恨，雙方不可能形成眞正的團結；中共黨內實已隱伏了再一次的鬭爭危機。

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開，出席大會正式代表五四七人，候補代表二〇八人，大會聽取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又名「論聯合政府」）、劉少奇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又名「論黨」）和朱德的軍事報告（又名「論解放區戰場」）之後，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問題決議案和新黨章，並選舉了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四四人，候補中央委員三三人）。其中，較重要的決定爲：

㈠在政治鬪爭策畧上，指出大後方反政府運動的形勢，正由分散到統一，向着「聯合政府」的目標滙合，主張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並說明這種政權的性質爲「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爲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以及現階段的具體綱領。

㈡在軍事鬪爭策畧上，根據其武裝鬪爭的經驗和毛澤東軍事路線，提出了較爲完整的所謂「人民軍事路線」。

㈢在新黨章中確定了毛澤東思想被列爲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針」，「羣眾路線」也被認爲「根本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而造成「毛澤東至高無上」、「毛澤東路線決定一切」、「一切服從毛澤東」的局面。

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廿七日在北平召開，此係中共佔據大陸後的首次全國代表大會，距七全大會有十一年之久。大會主要情形如下：

㈠出席大會代表一、〇一八人，候補代表八六人，八月廿九日至九月十三日舉行「預備會議」。到會代表按照選舉地區和單位，分別組成「代表小組」，對中共中央準備提出大會各項報告和文件，進行討論和提出修改意見，並對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人選進行醞釀和準備。

㈡大會於九月十五日下午二時，在北平「政協禮堂」開幕，列席會議者有五十九個共黨代表團（包括代表和觀察員），四百多個附共黨派、人民團體、中共政權和共軍各單位負責人。毛澤東宣佈大會開幕，並致開幕詞後，通過了大會主席團、大會秘書處和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名單，並通過大會會議日程和會議規則。

㈢大會於十五、十六日由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分別提出「政治報告」、「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後，進行大會討論，於廿六、廿七兩天，分別通過如下各案：⑴「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⑵修改黨章章程。⑶「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⑷選舉中央委員九七人，候補委員七三人。

這次大會，最突出的是：在中共新黨章「總綱」中，把原有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的統一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一段加以刪除，改爲「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爲自己行動的指南」，同時特別強調「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

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廿四日，在北平召開，由於「文革」時期，各地局勢紛亂，反毛反共勢力甚劇，故此次會議，一反往例，代表人選係由上而下「協商產生」，其成份爲「革命羣眾」、「軍人」、「革命幹部」等三方面結合而產生，會議大概情形如下：

㈠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提出「政治報告」

㈡修改黨章，通過「八屆十二中全會」所定之黨章草案，明文規定毛澤東爲共黨領袖，毛澤東思想爲共黨指導思想，林彪爲毛的繼承人。

㈢選舉九屆中央委員一七〇人，較八屆增加七三人；候補中央委員一〇九人，較八屆增加一三人，其中由八屆中委，候補中委連任者僅有五三人，整肅面達百分之七〇左右；二七九個中委、候補中委中，軍人一二三人，佔百分之四五。

第十屆中共中央機構名單

中共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已於八月廿四日至廿八日在北平秘密舉行。周恩來在會上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並提出黨章草案。共黨「十大」選出中央委員毛澤東等一百九十五人，候補委員一百廿四人。

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劃序）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候補委員——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常務委員——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

此稿原載七月份「波士頓通訊」（留學生刊物）第二卷第七期，其對國外學生學人盲目左傾有警惕作用，特轉錄以饗讀者。

時間：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晚（正好與愚人節巧合，但這是眞實的報導）。

地點：**New Haven, Connecticut** 一朋友家。

人物：王浩及某女士，朋友夫婦，李、林、霍氏夫婦。

是一個下大雨的晚上，我們四人從紐約返回**Providence**途中，順道去拜

那裏都有人『陪伴』是不是眞的？」

王：「我覺得他們生活都還好，我是與『華裔美籍學者回國訪問團』一起回去的，從香港入境後一直有人陪伴。」

李：「你不覺得這有些奇怪嗎？」

王：「回去後不習慣，有人陪伴比較方便，我在姪女家住了兩個禮拜。」

李：「這有什麼不方便的？你們有沒有單獨行動的時候？」

王：「我們這一羣沿路上都有人陪，但是從北京分手後，大家各自回家鄉

大陸當地人民弄混。」

問：「你參觀了那些公社？」

答：「上海附近的兩個及我家鄉濟南附近一個。」

問：「你覺得這些公社的生活如何？」

答：「上海附近的公社裏，能力好的每月能賺六、七十人民幣，較差的也有二、三十元，但我家鄉是個窮公社，就不能賺這麼多了。」

問：「你覺得這些公社是不是以前就很富庶？」

答：「並不全是，有些公社以前就是富庶之區，但是大寨是個窮變富的例子，但我家鄉的那個公社以前就是個窮地方，到現在也一直沒有什麼改變。」

問：「你認為他們讓你回去參觀家鄉那個沒有進步的公社是不是破例？」

答：「是破例。」

問：「你認為這幾個公社是否可代表一般社會？是不是個窗櫥？」

答：「這些公社因為被參觀的多了，報告人員經驗豐富，對統計數字對答如流，我家鄉的報告就差些，有些問題無法回答，我想其他公社也差不多。」

問：「你們如臨時想參觀一些不在日程表上的地方可不可以辦到？」

答：「通常不可以，但也不是絕對的，有一天路過一間小學，大家要求去參觀，嚮導初不同意，但我們堅持之下還是讓步。我們參觀後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可被參觀的。」

林同學對這類無關痛癢的問題似乎不太耐煩，便插咀問：「我想請教你，共產主義是否適合人類？」

答：「我認為很適當，當然有些錯誤，但是大方向是對的，共產主義是去私的。」

林說：「我不認為你講得對，比如有些公社比較富，有些公社比較窮，有的人錢拿得多，有的人錢拿得少，這是一種不平等，不平等就是自私，如果要去私大家就應該一樣，共產是騙人的。」

王：「我認為這是一種過渡時期……」

女主人此時來邀請大家上飯桌，主人打圓場說飯桌上不能談政治，請大家吃過再談。正吃飯間，王浩突然開火了。

他說：「你先生剛才說的太一筆抹殺了。」

林說：「中國大陸實行共產主義已有廿多年了，這個過渡時期什麼時才能結束？什麼時候才能實行眞正的共產主義？」

王：「三民主義在大陸也實行了很久也並沒有什麼成果。」

答：「自國民革命成功後，內憂外患，三民主義根本就沒有機會推行。台灣省是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你應該到台灣去看看，做個公正的比較。」

王說：「國民黨在大陸上做的事我看得多了，台灣我想也不必看了。」

（與）王浩一夕談

普人

王說：「台灣有數不清的妓女，中國婦女被外國人蹂躪，這是國恥。好比最近台中魯茲事件，這表示台灣受到外國的控制。」

答：「我們也認為妓女是社會問題之一，在自由社會中政府只能站在輔導及教育的立場勸導。你怎麼知道大陸上絕對沒有妓女？在共產集權制度下有上級指派的女服務員，實際是變相的妓女。（附：我們事後問吳樹仁先生查證此事，吳先生說大陸被下放的男女青年時時潛返都市，形成無戶口的黑戶，男的被迫上盜竊，女的被迫走私娼之途。但沒有公娼。吳先生三度邀請王浩公開辯論，但王氏都避而不見。）說至此，王老先生臉色鐵青，一語不發。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台灣到現在還無法逐驅外國勢力。中共就把蘇俄驅除出境，這就是中共強。」

霍說：「一個國家決不是擁有幾顆原子彈就表示強盛，民富為國之本，人民都吃不飽怎麼能算是強盛？為什麼每年春天水暖就有大批難民逃亡，游泳到香港。他們冒着生命之險，翻山越嶺，在機槍掃射之下穿過鐵絲網逃出，最近海南島漁民一家老小駕了個小漁船逃出飄流了好幾天被吹到泰國去，其中有一位還與你老先生差不多年紀的，他們這樣做是為什麼？」

李說：「你認為什麼叫做強？中共有原子彈，中共能夠一次買很多架飛機就是強嗎？共產制度下就只有一個資本家，就是共產黨，所以一次出得起那麼多錢，人民吃不吃得飽他不必顧及。」

王說：「我不管，我寧願大陸每個人少吃一碗飯也要有原子彈。」

這時大家聽了此話心情都沉重萬分。他停頓了半響，提高嗓門說：「我年青時，只希望中國強，只要誰能使中國強，我就服了他。」隨即一擲筷子，站起身來，拂袖而離開了飯桌。臨走出飯廳前還回頭憤憤說：「我從來沒見過你們這種Category的人。」

此時主人見情況不妙也趕緊放下碗筷隨王浩去客廳，試盡主人的義務，在我們與王浩在飯桌上辯論時，某女士僅在旁冷眼旁觀，一言不發，待王浩氣走後才提出一些極度可笑的問題，我們認為在此根本不值得一提。

約半小時後，王浩與某女士要動身回紐約，王先生此時特地來向我們道歉說：「眞對不起，我這把年紀還這麼容易動肝火，實在不應該。」我們亦趁機解釋說：「我們雖然年青，但愛中國之情決不低於你老先生。我們之要中國富強可能比你年輕時更熱烈，但決不是中共那種強法，我們要的是民富國強。」

筆者願對以上談話的眞實性全權負責任。最後謹以幾個問題請教於讀者：

㈠為什麼王先生對中共「驅逐」蘇俄之事如此欣喜自傲，不是因俄人當年在毛共姑息下蹂躪我同胞達十餘年之久嗎？這是誰的過錯？

㈡以數理邏輯出名的王浩曾似乎很理智的在各雜誌上企圖以「中立」的假名評析共產主義的可行性。經過這次談話後，你認為他很理智嗎？他很公正？

㈢王浩以「大陸人民少吃一碗飯也要有原子彈」來滿足他個人的虛榮心，眞是壯哉！要是他也回大陸去參加此壯舉必定更能使人心服！

核子大戰危機與挽救之道

——向第十九屆亞盟大會提議

縉山

危機來自共產主義

世界三次大戰，就是核子大戰，這種意識，自第二次大戰後，便已流傳。其初不過是一種預測、想像，或許是杞人憂天。但據近來西方的各方面報導，居然確有其事，這就值得注意了。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這也出人意外，不是美蘇核子戰爭，乃是蘇毛核子戰爭。為什麼會有這種事？很簡單，蘇共領導世界共產主義國家，中共不僅不聽話，且也製出簡陋的核武器，以與蘇共對抗，所以蘇共不能容忍了，非毀滅中共核武器不可。蘇共駐東京、坎培拉等使館武官，皆曾向美方外交人員試探美方意見，如美方同意，蘇共恐早已派機去炸中共新疆核武器中心了。

美方為什麼不同意？原因很簡單，美不願蘇共眞能在共產主義國稱霸，盼望中共能扯蘇共後腿，以平衡世界均勢。

中共也並非等候挨炸，所以它在新疆西藏毗連蘇聯邊境，建築了十個核子發射基地。以故美方通訊記者，常常報導中共核武器發展如何驚人，核彈頭可以射至紐約、華盛頓云云。讀報時將不免奇怪，美方為何如此為中共吹噓，原來這是有目的的，卽在恐嚇蘇共，不可輕舉妄動。中共核彈既可以射至美國，當然更容易射至蘇聯了。

美方不同意蘇共打中共，消息傳至北平後，於是中共對美政策，乃有一百八十度大改變，由反美帝，而改為與美國親善。

美國當然不是眞愛中共，只在利用中共以牽制蘇共，尼克遜這一着總算是成功了，中蘇共皆與美國關係拉緊，一般觀察家，皆預測兩三年內當不致於發生核子大戰。

還有，中共內部危機重重，外人屢有報導，如中共發生內戰，或演成割據局面，或國軍光復大陸，這皆是蘇共所希望的事，自然也不會恐懼核子大戰了。

美國為何恐懼蘇毛核子大戰呢？因為如不幸發生，中共必敗，蘇聯一方面控制了中國大陸，進而控制中南半島、東南亞，自然威脅到美國。不僅如是，蘇聯已在波斯灣伊拉克建立新海軍基地，它可以控制中東石油區，如此一來，不僅美國受威脅，凡需求石油國家如西歐、日本也同樣受威脅了，到時這些國家當然也必為自身利益計，迅速參戰，這就是世界核子大戰，人類毀滅大戰，豈僅是美國擔心，無一國不擔心。只有極少數喪心病狂的人，才會說出「死了五億人，還有三億人存在」。假如眞有三億人存在，也只是廢墟上的餓殍或孤魂野鬼而已。

美國的拖延政策

美國建國三百多年以來，除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爾威遜外，簡直再舉不出眞正偉大的政治家。大政治家一方靠天生，一方也要賴培養。因美國最注重的是物質主義，人才皆投向科技、經貿方面，所以很難產生大政治家。大政治家必須三方面皆備：一是德行，二是抱負，三是才能，缺一不可。歷任總統除上述四人外，最好的只能佔其一才能，長於政治技術，否則不能當選，所以美國本來有機會領導世界，竟然輕輕地放棄。

當二次大戰末期，美國本不應急於開闢第二戰場，應讓德軍進攻莫斯科，使納粹軍與紅軍作消耗戰，俟德蘇兩敗俱傷不能再戰時，再開闢第二戰場也不遲，但美國竟聽從英法慫恿，急於開闢了第二戰場，從諾曼第登陸，不僅如此，且大力以軍經援蘇。不錯，德國敗了，但卻也把蘇聯培養強大了，正所謂養虎遺患。

當時美國有遠見人士，本建議白宮趁蘇方已精疲力竭之餘，進攻蘇聯，可以永絕後患。但白宮不聽，理由是願留下蘇共，不願負全世界警察責任。這眞是大錯特錯，結局美國自己造成受蘇毛雙方威脅，被人家罵「美帝」數十年，反而還要登門造訪，眞乃丟臉之至。

美國人固崇尚物質主義，只顧目前享樂，得過且過，多患游離症，決無堅定意志，也從不念舊。當我抗戰末期，杜魯門出賣了我國，發行白皮書，痛罵國府並堅持要我方與共黨談和。今次高棉問題，美國會又出賣了龍諾，為德不終。這就是美國的作風。

這次尼克遜與中共勾搭，雖然是一時的外交利用，但對盟國及民主國家影響卻太大了，增加共黨聲勢，渙散了民主國家的團結。美國只要堅絕反對

蘇共攻擊中共已經夠了，何必扶持向來敵對的中共，無他，美國只求目前的需要而已，決無遠大見識。以如此短見，何以能領導世界？因此美元大跌，此即世界人不相信美國之一端。

美國知識分子了解共產主義的很多，但一般政客卻多數是大飯桶，如曼斯菲爾之流，只顧目前小利小害，決不會對國家、世界整個前途着想。二次大戰前，日本人輕視美國人做「花花公子」，所以有珍珠港事件。美國明智人罵美國人做「醜陋的美國人」。因古巴、中南半島問題，皆因最初美國措置失當，乖謬造成大患，中國問題當然也如是。

基本的挽救之道

美國政客對共產主義、蘇共、中共及一切的政策，一是以武力對武力，發展太空探險、新武器，另一是堵截或安撫，總之這皆是一種表面的，拖延的手法，決非徹底的挽救危機之道。

中蘇共是世界和平的大毒瘤，如不早予割除，遲早會禍及美國本身。挽救之道，不外兩途：一是意識形態上的，另一就是組織上的。

中國有句古語，「除中山賊易，滅心中賊難」。孫子兵法說：「攻心爲上，兵次之」。西方也有一句名言：「現代戰爭，是國家必先由於思想失敗，而後才作戰失敗。要擊敗一種思想，你不能光是反對它，不理它，或是射擊它。你只有用一種超越的意識形態去對付它」。共產主義發展如此迅速，首先是思想的滲透，宣傳是第一法寶。列寧曾揚言，「現代是意識形態時代，誰的意識形態能打動人心，誰就會勝利」。這句話並不新奇，也不過是中國古語的一種翻版。但美國政客對此卻不知加以注意，因他們根本無遠見、無思想。

共黨另一手法，就是特務組織。「十月政變」的成功，即列寧特務組織的成功，史大林奪取繼承大權，也是特務組織的勝利。其他共產黨叛變、顛覆之得手，也莫不如此。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固然也利用特務，但手法比共產黨則相去甚遠。共產黨的特務組織，是軍事的嚴密組織，而且心狠手辣，其性質猶如黑社會然，一旦入彀，永遠被利用，即資深同志、高級官員也皆有人時時監視，何況其他人。它能放長線，有久耐心，背出大價，當時像是慷慨，其實，利用完後，等於餵肥了紅貓再把它蒸之。它會施出人所想不到的毒招，不管什麼下流無恥言行，皆能做得出。但美國人或其他民主國家人卻辦不到，也不應那樣做。

我們不必盡學共產黨，但無論如何，要對付它，超越於共產主義的思想宣傳，及嚴密組織本身工作人員，則是非常必要的。

何謂超越的意識形態？有兩權威思想，應該大力加以宣傳。一是法國狄驥（Duguit）的社會連帶主義，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另一是美國布克曼（Buchman）的道德重整，是集孔、釋、耶三偉大思想的大成。

狄驥是法國也是西歐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學權威，著述甚多。他的社會連帶主義，早已獲得全世界思想界讚許。簡單說，社會是一互相依存的連帶體，不過因個人智慧與機遇不同，所以生出窮富之分，與對社會負債、債權的差異。換言之，即能力強，勞力多者即債權人，能力差，出力少者即負債人。馬克思主義，爲求平均財富，是採取野蠻的殘酷的鬬爭辦法。狄驥則主張應由國家法律解決，即政府對債務者實施高稅政策，在財產稅、所得稅、遺產稅等方面上，實行累進稅制，財富愈多，徵稅愈高，政府即用此種稅收或興辦大工程，使工人多就業機會。或設助學金、免費辦法使貧民子弟也可求學。此外還有廉租屋、平民住宅、免費治療、社會救濟金、老人養老院等等一切福利設施。這種制度，今經濟發展高度國家，如北歐、西歐、北美等，差不多皆已採取在施行中。這是馬克思時代所絕對想不到之事，但今既已實現，馬克思主義不僅不合理，且根本落伍了。

布克曼是美國人，是道德家，也是宗教家。他在全世界講演，各五大洲皆有他的足跡，信徒極多，他的中心思想，是教人「信奉上帝的意旨」，在中國人來說，就是「致良知」，他常引用威廉·潘恩的名言：「人們必須崇拜神的管理，否則，便是自投於暴君的統治」。所謂「神」即「良知」，暴君即邪惡，如貪婪、誇耀、仇恨、殘殺。

他提出四大道德標準：絕對的仁愛、無私、純潔、誠實。人人如能實行此四道德標準，世界自然就是一個和平、幸福的烏托邦、君子國了。

他說：「納粹的思想，是新秩序，由一個民族（亞利安）統治而來。共產主義，是由一個階級統治而來。道德重整的思想，是新世界由一種超越思想而來。這種意識，是不問誰對誰不對，而是什麼才是對」。判斷什麼才是對的人是誰呢？當然就是神、良知。他主張人改變，改變是今日世界的關鍵。恐龍過去曾稱霸世界，因不能改變，所以今日絕跡了。故人必須改變，唾棄邪惡，崇奉良知。

狄驥的思想，是從法律觀點立論。布克曼的思想，是從道德觀點立論。兩者可說皆是今日混亂世界中的超越的意識形態。

有了超越的意識形態還不夠，必須付諸行動，反共組織本來是有的，如「亞洲反共同盟」，「世界反共同盟」，今日亞盟將在台北舉行第十九屆大會，凡非共黨人士，皆會寄以厚望。不過，就過去亞盟、世盟表現看來，未免令人洩氣。爲何洩氣？這有許多原因：一是無超越的意識形態，次則因缺乏熱情，每次開會好像交際應酬一般，談談笑笑，講些無邊際大話了事。縱然也有決議，卻從未見實行，可以說這種組織，毫無作用。

然事實上，此類組織卻不可少，惟一辦法，是須要大加革新、改組。一要接受超越的意識形態訓練，每成員至少要接受一個月或三個月的認眞訓練。二要拿出救世熱情，是長期的，而非五分鐘。三要從成員言行上、文字上、廣播上不斷地宣傳，先改變自己，然後及於家人、親友、學生或所屬僚屬、職工人員。四要要求政府支持，今世盟、亞盟皆民間團體，各國政府多未認眞支持，力量自然薄弱。這須要人民向各國政府爭取，關係全人類存亡大事，各個政府決不應袖手旁觀。

至今科技雖進步，但對天災尚無法控制，然人禍——核子大戰，卻是絕對有辦法的，那就是：㈠實施超越的意識形態，㈡嚴密的政治組織，教育所有人民和組織所有人民。

鳴鼓篇

爲何突然關心退伍軍人來了？（上）

記得萬人傑兄與筆者，於去年應邀訪台時，在行政院的座談會上，都曾當着嚴家淦副總統、蔣經國院長（那時蔣氏是副院長）的面，提出過：「今天的台灣，顯得過於歌舞昇平，而這定將鬆懈人民反共鬬爭的警惕性和軟化其鬬志……」的批評意見。

因此，對查良鏞先生在其「見聞思」中，所提到台灣一些陰暗面——「台北的『新加坡舞廳』規模之大，舞女之多，是全世界第一。」「台灣的酒女制度恐怕眞是世界上沒有第二處。」「台灣有公娼，聽說北投有公娼六千多人」。雖感到有的地方過於渲染了些，然基本上仍可說是報導較爲實際的。但令人感到太過突然，和過於驚奇的是，只見查筆鋒一轉，寫出了以下的一段：

「在香港時曾聽人說，台灣這些風塵女子有些是退伍軍人的女兒，因爲他們的父親退伍後生活困難，不得不出來做這生涯。是不是事實，我不知道，想來其中總是有一些的。」

說眞的，設若讀到上述那段話時，不是明知自己手上拿着的就是查的「見聞思」小册子，可眞又要懷疑自己的眼睛，或以爲揀錯書了，因查的「見聞思」一書書名，已寫的明明白白，是其「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啊，而上面查筆下的所聞嗎？卻是在香港時所聽到的，怎不叫人驚奇呢？

尤其使人不解的是，查既不敢對上面的在香港時的道聽途說，肯定實有其事，那便一萬個不應該把它宣諸文字，如果查認爲這是足以醜化台灣的「上好素材」，那自稱以「明報記者」身份訪台的他，大可深入民間去印證一下，而今，查老板竟揚棄了「力求客觀而忠實報導」的招牌，和殘踏了「忠於記者的職責和良心」，在他的報上大叫大嚷：「台灣這些風塵女子有些是退伍軍人的女兒，因爲他們的父親退伍後生活困難，不得不出來做這生涯。」

同時，使人感到驚奇的是，在沒有經過調查研究，沒有經過證實的「香港路邊社」「消息」，查大主筆不僅把它視作珍寶的採用上了。且偏偏着重強調了「台灣這些風塵女子有些是退伍軍人的女兒」。

在此，人們不禁要問：爲什麼查老板對這一則新聞特別的偏愛？什麼原因使查老板對台灣的退伍軍人，突然關心起來了？

如所周知，今天中共對「解放台灣」的口號，已代之於「和平談判」了，既如此，那目前中共對台灣的鬬爭，也就採取了查老板一再借題發揮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策畧。君不見，最近一個時期來，中共在對台灣採取一系列「和平」攻勢時，曾一再令降共的國軍將領出來大放厥詞嗎？而這，正如台北當局負責人所痛斥的：這是「中共企圖分化我們的團結，打擊我們的士氣，摧毀我們的鬬爭意志，想要我們不戰而降。」

但對熟讀「毛主席」著作的查老板說，相信對老毛的「堡壘最容易由內部攻破的」「偉大指示」，是不會陌生的，當然我還不致於如此武斷：查對台灣退伍軍人的特殊關心，是爲了落實上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必須強調指出的一點是，對查老板之此舉，說它是無心之過也好，或者是其與毛指示，係偶然的巧合也好，而在客觀效果上，卻是：在中傷、汚蔑、醜化了台灣退伍軍人的同時，也將在台灣退伍和現役軍人中，掀起不滿情緒，和在預備役（或未來）的軍人中，造成不安和恐懼心理，雖有心人此舉之企圖，始終無法得逞，且注定了會失敗告終的。

誠然，在上面我已表示過，我無意硬指責查老板對台灣退伍軍人的突然顯得特殊的關心，是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卽爲了落實毛澤東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策畧，但並不等於說我對查老板的此一行徑，純粹看成是無心之過，是偶然的巧合，原因是他對台灣退伍軍人，突來的特殊關心，太露骨太突出了，和過於「念念不忘」了：

「聽人說，目前台灣人生活上比較困難的是低級公教人員與一部份退伍軍人。」

又是退伍軍人，且又是令人同情和抱不平的事！

對了，如果說，上面的「好事」是偶然的巧合，那現在的這一回「好事」，該不是了吧。因，正如在本欄前篇所指出過的，偶然現象的一再重複，便不再是偶然現象，而是有意識有目的必然結果了。

當然，這裏還有一個檢驗兩者是非的標準，那便是今天台灣的退伍軍人，眞的是今天台灣人生活上比較困難的一羣？若答案是肯定，那促使查良鏞先生作出這一「必然結果」（一再醜化台灣退伍軍人）的意識，確是由於抱不平之故。不然，卽如果台灣退伍軍人的生活，並不是目前台灣人民生活上最困難最不令人滿意的一羣時，那便證明查老板有意識作出這一「必然結果」的意識，便是用煽動性的言詞，來煽動台灣退伍軍人對政府的不滿，來影響台灣現役軍人的情緒——不安於位，來破壞台灣青年的服役熱忱，來……以達其最終的目的——充分落實老毛的「堡壘最容易由內部攻破」之「偉大指示」。再說一遍，最低限度在客觀效果上是如此。

談到台灣的退伍軍人，應該說是比較幸運的一羣，因他們退伍時，不僅可領到一筆相當可觀的，太可用來從事新職業投資的退伍金，且還有職業安排與介紹，甚至失去了工作能力的榮民(榮民者指退伍之老弱傷殘官兵也)，亦獲得妥善的安置，如據我深入調查所知：近十年來，凡癱瘓及重傷殘榮民，均安置

於屏東、花蓮、白河等榮家（榮譽國民之家）；雙目盲殘榮民及高齡榮民，則安置於太平榮家；單目盲殘者，安置於屏東榮家，慢性病及輕傷殘榮民，安置於新竹、台南等榮家。至榮民日常生活所需，全部由政府供應外，另月給零用一五〇元，其有直系親屬在台者，可按眷口領取眷屬津貼，並可申請隨同家人在外居住，其給養費照常發給。

既然，失去了工作能力的榮民，尚且得到了政府給予的生活保障，何況一般的退伍軍人了。只是我從來不喜歡「路邊社消息」，更反感「腦海電（訊）」，因此還是讓事實去發言吧！

在我幾次的訪台過程中，曾有機會接觸過已打進各階層的退伍軍人（請查老板注意，下面我所提到的退伍軍人，都是年齡較大，文化水平較低，能力輕差的，由大陸撤退到台灣的老兵，為了更有力的說明問題嘛！）：

第一位是在今年一月間，陪萬人傑兄與我等遊梨山一帶的調查局工作同志，山東人氏，年約五十歲，退伍後被安插在調查局工作，且早已成家立室，生活嗎？過得很好的。

第二位是去年一月間筆者在「香港文化界回國訪問團」訪問完畢回港後，我個人繼續留台期間所接觸到的小商人。這位小商人（一店燈飾公司的股東）原是退伍軍人，河北省人，退伍時，他把退伍金與幾位朋友合開了一家燈飾商店，因在那時筆者也計劃過在本港專營台灣燈飾的生意，所以便與他交上朋友了，他嗎？對政府所實施的有關處理退伍軍人的工作，甚為滿意，且一再申言，該項措施，對激勵軍中士氣，振奮人心，安定社會秩序，實具極大作用云。

鄭寶亮

由難胞逃港遇襲談起

本刊評論員

九月十四日本港許多報紙報導，一艘中共砲艇，十三日上午十時在澳門附近芒洲肆虐，於追逐一艘載有逃亡難胞漁船時，竟罔顧人命，亂開機關槍掃射，將在附近海上作業的澳門漁船的一名十一歲半女童馮雁女左腹射傷，後傷者被載返澳門留醫，生命垂危，所幸那艘載逃亡難胞的漁船，卒能逃離中共砲艇的攔截掃射，重見天日。

復據九月九日本港一些報紙報導：截至九月八日止的三十八天時間中，共有八百五十五名難胞冒死逃出大陸抵達香港。

在香港談這類事情已不是新聞，因自所謂「解放」中共統治大陸後的二十四年來，可以說沒有一天不有人逃出魔掌抵達香港。由一個五十多萬人的香港，人口增至四百多萬，可以說後增的近四百萬人，儘管背景不同，然基本都是於擺脫極權恐怖統治後逃達香港重獲自由的難胞。

中共說香港是充滿「香風臭氣」的資本主義社會，「黑暗、恐怖」，甚至是「盜賊如毛，民不聊生」。而在它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據它自己說卻是「新社會」，大陸人民都過的是「幸福生活」。根據中共的說法可以打個比方說：大陸是「天堂」，而香港是「地獄」。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也就是說逃亡難胞不是神經病就是白癡，不然為什麼捨「天堂」而逃進「地獄」？有「幸福生活」不願過卻甘冒生命危險逃來香港忍受「盜賊如毛」的恐懼，捱其「民不聊生」的生活？如果真是這樣，有一百間青山那樣的精神病院也會爆棚，在街上獨來獨往的「深山大野人」，更必如過江之鯽絡繹於途。然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這就證明中共所說的話完全是欺人之談，更證明了人們對生命和自由寧取後者，而捨前者，那是因為今日大陸已成了人間地獄。

因「愛國」而受騙的人們

前些年，香港、印尼、菲律賓和高棉等國家和地區的大批中國青年，為了「愛國」而受騙，在「參加祖國建設」的口號下離開僑居地冒然進入中國大陸；結果，在中共「政治掛帥」原則下，他們的一技之長得不到適當的安置和發揮，偶爾發一兩句牢騷遂被扣上「特務」一類的罪名而被抓，即或本着「即來之則安之」的古訓能啞忍下去，然即斷送了自己的理想和青春，就是與海外親人經常寫信聯繫都可能給自己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

華僑愛國沒有錯，錯就錯在自己朦查查，受了中共美麗謊言的欺騙，一時心血來潮，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沒有回路」，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歷年逃抵香港的成千上萬的難胞中，有些就是當年「愛國」而回大陸去的華僑青年，他們已進過「天堂」，更過過「幸福生活」，實際如何呢？這不是中共統戰走卒花言巧語所能掩蓋得了的，更何況中共邊境越嚴逃出的人越多，用事實揭露了在大陸上中共把人變成鬼的血腥事實。

向「前進嬉皮士」進一言

在香港對中共暴政有充分瞭解的人極多，還有近年不斷逃抵香港的青年可以作為「活證人」，可是，還有那麼一小撮人，有書不好好讀，富裕的日子過膩了，偏愛玩玩「政治」，而這個所謂「政治」又是一些別有用心的統戰走卒躲在陰暗角落裏所策動的。其實，這些「前進嬉皮士」，完全是些對中共陰謀手段和罪惡居心毫無瞭解的人。如果真對所謂「新中國」嚮往，那你不妨先研究一下所謂「毛澤東思想」，不然也可以訪問訪問由大陸逃出來的人們，然後再搞三搞四，或者乾脆就回大陸，千萬不要糊裏糊塗地上當受騙被人牽着鼻子走，幹些損人又不利己的蠢事。將來，吃虧的是自己，後悔的也是自己。

萬隆騷亂事件見聞

椰客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印尼西爪哇省府萬隆市，發生騷亂事件，同僑以事出突然，防不勝防，全市無論商店住屋，多遭破壞刼掠，汽車被焚者百餘輛，摩托車二百餘輛，同僑死者十餘人，輕重傷者約二百人，少女失踪者十餘人，較諸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第一次騷亂，損失更大，誠可謂自印尼獨立以來，萬隆市空前之悲慘事件，其影響國際視聽固無論矣。

隆市簡介

萬隆市自昔有花都之稱，距首都椰加達一百九十餘公里，交通工具有火車、公共汽車，如乘私家車則大約三小時可達，隆市橫貫較大公路可達鄰埠井里汶、斗旺等地，該市氣候清涼，旅館與餐館林立，影院亦多，每逢週末，各方遊客，多往此地渡假，車水馬龍，燈紅酒綠，士女如雲，頓呈熱鬧，益以年來印尼政府發展旅遊事業，及配合五年建設計劃，無論政府機關，同僑商店

壓，一任暴徒暢所欲為，殊堪浩嘆！

損失慘重

因暴徒肆無忌憚，故除破壞門窗外，而店中之貨物被搶一空者，實不少數，其損失較重者，則惟「芝渣辣史」市場，損失情形，無法估計，其他如「亞史打那」一街，損失亦大，而環近之「德里和」旅社之門窗，亦全部粉碎，「芝加隔」大街之茗園酒樓，其被破壞直至四樓，其他如：和珍、福全、全記三家酒店之玻璃門窗，概遭粉碎，位於新巴剎街之義友餐館•擴建不過年餘，亦遭受破壞，前堂之現代化桌椅，多數載走及焚燒，破壞時，適有日本人八位，正在用膳，眼見暴徒如此瘋狂，驚惶萬狀，迫而越屋頂逃生，至於「亞非利加」街之「樂天」公共市場，全被破壞及洗刼，其次ABC街、荷蘭街、「芝咨叻街」各商店均遭破壞或刼掠，尙有各街之金店、錄音機店、摩托車店遭刼，損失不少，統計全市被破壞之同僑商店連住屋至少二千間，私家車被焚百餘輛，摩托車二百餘輛，可謂空前之損失。

死傷人數

當騷亂開始後，全市陷入紛亂中，同僑一遇暴徒，即被毆打，從影院出場回家之少女，間遭暴徒強迫脫光衣服加以侮辱，聞有亦被強姦者，有位池國華君之兒子，從井里汶埠返隆，自己駕駛私家車，將到「芝渣辣史」附近，即被暴徒攔止，並令其兒子下車，旋被刺數刀，汽車即遭焚毀，被刺者因流血過多，送往醫院後即告去世，據不完全統計，同僑死者十餘人，輕重傷者二百餘人，另少女失踪

應思不思·不思亂思

查良鏞「在台所見、所聞、所思」發表後，近來已激起了許多正義人士對其提出不同見解和中背批判，我同樣也有許多疑問，如骨梗喉，不吐不快。

誠然，香港確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老查有優越條件，可以在自己刊物上高談濶論，嘩眾取寵，十足一個口沫橫飛的縱橫家。可惜這裏沒有一個像英國的「海德公園」，讓人們公開爭辯。如果有這麼一個場所的話，我要邀請老查坐下來談個痛快。當然，我自問在學問上不是他的對手，不過這不是討論深奧的文學問題，而是嚴肅的現實政治問題。我相信用我身經目擊的事實作為依歸，已經很足夠了，有謂事實勝於雄辯，而憑空虛構出來的理論，在眞理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腳。

老查自認以明報記者身份，對訪台作出「忠實」報導，可是記者不去採訪眞實消息，卻自己胡思亂想寫些東西，根本就違反了記者應有的職責，還厚着臉皮說什麼評論確切，簡直是自欺欺人！

這裏我要將查文「所思」的一點東西揭露出來。過去，老查的明報「社評」，大力反對核子試驗，使人覺得他好像是維護人類和平，反對核子戰爭的衛道者。美國曾進行多次核爆，他毫不客氣，嚴詞譴責。中共多次核爆，他也裝模作樣，微詞批評。可是最近中共不顧中外人士公憤反對，繼續其第十五次核爆，我們就未見老查有任何不滿批評，是否以往中共的核爆幅射塵，對人類健康有害，現在的則不？相信老查比我們更清楚，這種勞民傷財的戰爭武器，不管任何時期試爆，對人類是有害無益的。我們懷疑老查最近對中共的乒乓外交，產生了好感，因此自願投懷送抱，便不再好意思提起「馬桶蓋」了。如果以這樣的「人性主義者」，去呼吁世界和平，怎能令人信服。

為了要揭露其虛假咀臉，現在引錄查文第七節，查問：「台灣是否有製造核子武器的打算」。

嚴先生說：「我們絕對不造，我們在軍事上唯一要防備的只是中共，他們也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對中國人投原子彈……，我們的錢用來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講出這眞心話，是一個具有高度眼光的政治家，而且是可圈可點的至理名言。比起「只要核子」、「不要褲子」的陳毅，兩者對人民生活的愛護關切，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然而老查一貫既然以「人性主義者自居」，這裏何不作出比較，大思特思一番呢！不過我們很理解老查內心處境，凡是有利於國府的話，他避而不思，有助於中共宣傳作用的，卻毫無保留地思得淋漓盡致。例如：二四節一開頭說：「去參觀了石門水庫，那是相當大的工程」……，為了要冲淡人們的認識，一筆輕輕帶過卻又抹煞其既得成就，接着，他便「自圓其思」說：「但我曾見過大陸上更大的水庫，所以對石門水庫也不印象如何深」。從查文中的整篇文章，類如這種圓滑的手法，舉不勝舉，批不勝批，以一概全便可見老查「所思何其毒」。最

事件起因

當八月五日，適逢禮拜假期，同僑商店多數休業，惟餐室、影院則營業如常，故市面毫無冷落景象，事緣是日下午二時許，有一輛同僑私家車，停在「西星横儀」影院附近街旁，車主則往靠近之熟食店小點，車中僅留司機一人看守，其時突有一位印尼青年駕駛一輛用馬拖之載貨車經過，未知有意或無意，竟駛至太近私家車側旁，遂擦及私家車，事先由司機向該青年提出質問，不料青年蠻不講理，且出言粗魯，至此，司機乃迫而走告車主，車主以該青年似屬無理取鬧，頓時憤火中燒，即施以掌摑，可能擊及鼻部，因致流血，其時一羣旁觀之印尼人，即大聲呼喊，謂中國人打死印尼人，秩序頓成紊亂，及後車主以人道着想，乃頻以手帕將流血拭乾，並送往醫院用藥，事件已告寢息。

騷動經過

詎料至下午六時左右，起先在肇事環近之全街商店，突遭無數暴徒襲擊，一時石塊齊飛，如門窗堅固者，暴徒固不易撞破，但不堅固者，則難幸免，門有商店築加鐵柵者，暴徒則用斧鉞鑿挖，甚至用卡車鈎住鐵柵，強行拉開，以遂其刼掠目的，惟事有使人莫解者，此處之破壞進行時，而市中心其他街道，甚至離市區較遠之商店，如：「高三美」「芝渣辣史」等地，均同時遭受襲擊，於是整個萬隆市，即成為暴徒之天下，而同僑則人人自危矣！最使人懷疑者，在各處進行破壞之時間，竟至午夜四時，而治安當局，仍未派一員一卒，加以鎮

[illegible]報界聲明：「對萬隆之事件，表示遺憾，必將對所有捲入騷動事件的人，採取明確取締步驟，因為無論如何，該強暴行動是不能被贊同的，並且是與文化民族和信奉「班渣西拉」的印度尼西亞民族的身價相抵觸的。」與此同時，宣傳部長瑪斯斯胡里亦對報界

[illegible]有損害的，何況印度尼西亞民族，目前正在培養民族團結呢！因此，該已使穩定局面受到破壞的騷動，是與正在從事建設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諭示，背道而馳的，而明智的措施，已在內閣會議上被決定下來，並且已由總統加以制訂，亦即為推動印度尼西亞

新潮與舊潮

駁腳教師

海河的水有一定時候漲落的，早上漲的，我們稱潮；晚上漲的，我們稱汐；籠統稱潮可以的。一漲一落，呼為長退，長好退好，十分守時，潮有信啊！原來造物主造物，各自站穩崗位，無神主義但知唯物，陰陽之事知多少？潮水長退，也屬陰陽之事。我們身在這個地（星）球，「天覆地載」，而宇宙之間，很多事事物物。潮水之所以會長時，會退時，在科學還沒昌明當兒，頂潮潮水長退，只憑經驗，什麼「初二十六，水大晏熟；初九廿三，水大生[illegible]」之類。而今科學昌明至太空時代，當明白月球引力，球地輪軸循環不已自轉和公轉，達某一定角度，向下而行，所以吐出水量；達某一定角度，向上而行，所以納入水量，此消彼長，彼消此長，消長道理是這樣，氣象（天文）台有這種儀器，可標準的。

每當潮漲時候，濁流居下，上游的水必新，潮落時候，上游與下游往往混濁，下游的水必舊；是以流行語愛扯新潮話舊潮，喻時代思想及習尚等等的趨向。那麼，新潮多好，舊潮雖非腐水，最低限度也會納過污垢，識時務者趨新摒舊，誰說不該？不過，有時在舊潮，大可「汨泥揚波」，新潮或釀成「洪水氾濫」，各有利弊，視乎情景（境）。

覷夫今日社會，就香港的角度而論，盼讀者別以「子誠齊人」笑罵，多謝！香港社會自從新潮告漲，弊多於利，所謂利者，好像粉飾門面似的；弊害卻「針針見血」，比方暴露鏡頭，新潮！酒店試婚，新潮！「養子後嫁」，更新潮之新者！「爾以東來，以我賄遷」，舊潮了吧！怎似少女離家出走那末的新？

總之新潮要是能「化行俗美」多好！相反地「惡俗互鄉」，新潮直洪水大患，何止成澤國，氾濫於天下啊！雖然，舊潮難免納垢，而駁腳教師主張疏導淤積，又雖然「黃河千弊，只有一套」，可是「一套」所收穫，「天下足矣」！然則新潮不如舊潮嗎？不，盜取新潮作壞，倒不如舊潮猶愈。特別青少年問題，常愛利用新潮為「擋箭牌」，更使新潮失色呢！

一點願望

筆者身為同僑一分子，對此騷亂事件，極為關切與同情，如此惟望印尼政府當局，澈底調查眞相，並將一羣為非作歹者，證明有罪後，予以應有之處罰，以安人心，而正視聽，何況印尼政府正在實施第一期五年建設計劃之時，又以「班渣西拉」為一貫建國政策，則對於各民族之團結融和，實應特別重視，尤其對於華僑之生命財產，須更有安全保障，誠能如此，則對於協助印尼政府建設與繁榮，實利賴焉。

八月卅日寄自椰加達

隨感

筆銘

冷月寒星，
羈旅愁人思故國；
淚眼望神洲，
但見：
纍纍白骨，
荒烟處處。

× × ×

香江景物縱宜人，
奈何骨肉乖離心常恨！
千古暴君，
莫此為甚，
滿胸悲憤向誰陳！

× × ×

安得神劍破紅朝！
將使中原鼎沸，
且看羣魔授首；
那時：
歡聲雷動震河嶽，
禹甸重光慶自由。

談龐皮杜訪北平【上】

一般觀察家們認爲：法國總統龐皮杜這次親訪北平毛政權，是完全爲了他本國的利益。因爲龐皮杜是前法國總統戴高樂一手培植的，也是戴高樂主義的推行者；所以，他就非師承戴高樂的政策不可。所謂「戴高樂主義」，就是「大法蘭西主義」，亦即恢復法蘭西的光榮。戴高樂的政策是：在世界上東西兩大集團中，建立第三勢力，取得獨立的發展。爲了要使法國在全世界有較大的影響力，有領導歐洲的發言權，就必須提高法國的威望。

法承認毛共的經過

唯其如此，所以，戴高樂曾經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復興法蘭西的英雄姿態，出現於西方的圈子中。爲了提高法國的地位起見，曾不惜犧牲美國而向歐洲、拉丁美洲及亞洲三條路線，展開其重振法蘭西聲威的運動，從而採取了如下的一連串驚人的舉措：

㈠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對「亞洲問題」就曾發表聲明，認爲南、北越必須統一而成爲中立國家。這位狂妄自大，剛愎自用的前法總統並曾指出：在法國三色旗出現的地區，美國將爲之失色！因而引起美國人的不滿。

㈡是一九六四年初，法國承認中共尚未正式公佈之前，高老戴就曾經派其財政部長廸斯廷於同年一月杪飛往莫斯科，企圖增加法蘇貿易。

㈢與此同時，高老戴並計劃訪問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巴西以及位於加勒比海風雲緊急的法屬安廸列斯羣島，而予美以難堪！

㈣於同年一月廿七日公開宣佈承認中共，老戴接着又在記者招待會中表示：「東南亞中立化」的計劃，必須實現。

法國的目的及其行動既如上述，那麼它的得失如何？分析如下：法國評論家阿薩曾在「費加羅報」發表文章，批評法毛建交一事說：「戴高樂在中立國家間的威望提高了；蘇聯將會看重法國的從大西洋至烏拉爾山的歐洲；中共成爲聯合國會員後，將會擴大其勢力範圍。」如所週知，在法國承認中共前後，而採反對態度最力的首推美國，前美總統詹森和前國務卿魯斯克，都曾公開發表聲明，斥責法國的不當，美朝野人士也以法國有意在它曾經統治過的地區，恢復其影響力的另一企圖。惟有美參院民主黨領袖曼殊非及巴勒特等，則均主張鼓勵法國求取東南亞問題解決的外交試探。

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中共是亞洲的大國，人口最多，當前東南亞各地的動亂不安，多半是由於中共幕後煽動所致；在西方人士，尤其是經濟不景氣的法國人看來，值法國際貿易亟待推展的今日，中國大陸的確是一個最好的市場。

是非·好壞

——查著「見聞」

胡蓑之

這篇的題目，端是讀了查先生文章中的幾段話所引起。他說：「我覺得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而好壞的標準是：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在政治上爭是非，正如在宗教上爭是非一樣，永遠不會有結論的。國民黨說三民主義正確得不得了，中共則說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絕對眞理。各是其是，永遠沒有判斷的標準。」

又說：「我以爲台灣應當和中共競賽，誰能使治下的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比賽宣傳『誰的主義是眞理』。是否幸福是具體的事。最大多數人民的衣食住行標準怎樣，教育與職業的機會怎樣，社會福利、安全感、醫藥照顧、個人的權利與自由怎樣。對於人民的權利與義務，個人的各種自由，『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所規定的幾乎完全相同。因此這不是『是非問題』，在表面上，雙方都是『是』，沒有『非』。判斷的標準是誰眞的做到了，誰做得更加充分。」

又說：「但台灣當局顯然在觀念上是接受了現代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宣稱要在民主自由上勝過中共。中共一直攻擊國民政府獨裁，不民主，剝奪人民的自由。可見『民主自由是好的』這個觀念，雙方並無多大歧異，雙方的『是非』相同，不過中共認爲他們實行的才是眞民主、眞自由而已。」

不少人讀到了這三段話，由於查先生在文詞間似乎太強調了「沒有是非，只有好壞」的肯定，就立刻會掀起反感的，這爲我也沒有例外。然而，有一點不可忽略的是：二十幾年前的國民政府與今天中共確實是花了太多的時間來爭「是非」，卻沒有太顧慮到人民的生活，從這一點上來說，純是爭思想的是非，而忽略民生的好壞，受苦的卻還是中國人民。從這一固定時間、空間和人事上，就不免使關心人民生活的人士們，喊出了「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和「誰能使治下的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比賽宣傳『誰的主義是眞理』。」同時，大多數經歷了這二十幾年來的中國老百姓們，對政治狀況無能爲力時，都是以「生活好壞爲重，思想是非爲輕」的。從這一意義上，我就很理解查先生要從這三段文字中，要表達爲民請命的願望。我們不妨平心靜氣的來看：國民政府偏居台灣，如果放棄與中共的是非之爭，那恐怕失卻了存在的立場，無以對自己及反對共產主義制度的中國人有所交待。然而，對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們的生活，已經普遍提高了，當然還需不斷的努力！可是，反觀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到目前仍然鬧着是非之爭——亦即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在左派的報章上經常見到的一句「毛語

由於當年法國不顧盟邦的反對，而一意孤行地冒險承認中共政權的緣故，因此，令到中共頭子毛澤東非常的感激。爲了要報答高老戴的另眼相看，曾不惜得罪法共而一度支持老戴競選。記得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法國一次大選時，自命不凡的高老戴，在第一回合中曾遭到意想不到的打擊，北平方面恐怕老戴失敗會對它不利，而一度指責法共之不當。給予戴高樂在第二回合中以極少的多數票再度當選，勝得非常驚險！原因很簡單。

就法蘭西的歷史、文化而言，誠如莫軼所說：法國是一個成功的國家，它的語言、文化、和文學，都是世界各國的知識分子所認爲值得羡慕的；換言之，法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但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人已經發覺它單有和諧與文明是不夠的了。在過去的七、八十年間，世界上發生了有史以來所未見的重大變化，使到法國那種完美的素質，已陷於孤立狀態中！今日的世界，其範圍已不再限於「聖傑門」郊區房屋的樸素的牆壁之間了；也不再限於「諾曼第」省的蘋果園裏了；更不再限於「里昂」一般小店主那樣清潔樸素的店舖了。法國人那雪亮眼睛看着這世界的價值已經改變，他們就感覺到手足無措！

法國政治之所以不穩定，蓋有如下幾種成因：㈠法國人口約四千八百餘萬，卻是一個四千八百萬「個人主義」的國家；這些法國人的心放在左邊，而他們的錢袋則放在右邊，往往自相矛盾。㈡法國各黨派的界限，絕不像在英、美那樣的明確，國會議員都是個人主義者，而不是嚴格的政黨黨員。誠如古德勒所說：法國各政黨的命名，是顛倒黑白的。所謂「自由黨」者，實際上非常保守；而共「保守黨」，無論在精神上、言論上、和方法上，都是積極革命的；名爲「社會急進左派」，實屬右翼；而所謂「急進的社會黨」，卻是無可無不可，隨波逐流的兩頭蛇；法國政黨的眞相，比影子還要難於捉摸。㈢法國原有的選舉制度，兼具了英美的特徵；眾議院共有六百十八人，每屆眾議院定期改選一次，通常爲四年；但其內閣的行政方針，如果在國會內一旦得不到通過，則該內閣總理即宣告垮台；新的內閣仍在舊的眾議院監視之下施政，這便是混亂的由來。所以，法國共和政體的歷史，迄今只不過一百零二年，而截至一九六〇年爲止，法國內閣則先後更換了一百二十五屆。

根據統計：法國的內閣平均壽命只有六個月呢。由於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才產生的，而成爲第五共和國接主人的戴高樂，則於一九五八年六月，乘着法國政局極爲混亂的時候，東山復出，他先後修改過法國的憲法，整頓過法國的金融，雖然成爲法國自拿破崙第三以來權力最大的元首，可是老戴卻沒有拿破崙那樣的膽識和才幹。正如法國一位老政治家對他的批評說：戴高樂是一個矛盾、孤傲、暴躁、不切實際而又好大喜功的代表人物。試看他那橢圓形的面孔，眉毛和眼睛向下傾斜像個「八」字，鼻樑凹凸不平，加上一張波浪式的咀巴，襯着兩隻長長的兔子耳朵，使人一望而知他的胸襟狹窄，妄自尊大的狂人。

標準……權之四（上）

馬以定

，正確路線的建設和革命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種中共內部永無休止的路線是非之爭，卻是無聊至極的。相形之下，誰還會關心大陸的人民生活呢？當中共內部「正確路線」和「革命戰爭」建設起來和勝利後，不知該是那年、那月的事了，因爲中共的頭頭們，還強調了「不斷革命」的理論呢！更重要的是：在這中共內部不斷路線是非的鬬爭中，多少人頭又要落地？人民的生活已經是捉襟見肘了，恐怕更要難得果腹了！無怪乎查先生大聲疾呼的說：「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了，這好壞是指人民生活的幸福，特別是針對目前中共內部的是非之爭而發的。

可能是由於查先生在寫以上的幾段的文字時，因爲是隨思隨寫，信手拈來的緣故，在理念上卻也有幾點商榷之處，下面我想慢慢地道來。

一、查先生指出的「政治是非」之爭，端是指「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之爭。這仍是囿於「名詞」和「文字」的表面層次。如果我們能夠從「名詞」與「文字」的表面層次脫身出來的話，意思是突破當前的政治層次，那麼，我們再來論是非的話，特別是理念上的，相信查先生不會反對。

在理念上爭是非，並不如許多人所想像的一定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抽象東西。當然，純是理念上爭是非，而絲毫不理會到實際的話，那可以只是學理的探索而已。這方面我是可以理解的。反過來說，如果以爲根本不必或不屑在理念上下工夫，只就實際方面來做準則的話，對自己範圍以內的事，或許可以，可是，並不保證行得通。但對處理全體人民、民族、國家等的大事，不但不能，同時也不可以這樣做。那不啻是盲人騎瞎馬，後果是怎樣的，不言可知。

事實上，查先生很清楚：所謂自由和民主，國民政府與中共政權雖然都認定是「是」，但是，這「是」絕非彼「是」，原因是雙方都有着不同的理念。假如，我們不從理念上的是非加以分判的話，就以爲：無論以爲「是」或「非」的理念，把「是」的做了出來，把「非」的消滅了去，那該是多麼可怕的作風和作爲啊！這根本是用所謂的「是非」，把眞正的是非混淆了。

其實，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把「是」誤爲「非」；或是把「非」誤爲「是」，這是錯誤。然而，如果把「假是」以爲「眞是」；把「眞非」以爲「假非」，這是混淆。一位哲學家曾說過一句這樣的話：「錯誤比混淆不清更易導向眞理」。因此，對錯誤的人，我們只覺得可惜，但對混淆不清的人，我們就覺得可憐。但對那些故意使人混淆不清的人們，我們卻覺得他們有幾分可憎了。

我看美加【3】

劉人傑

我們在檀香山一家菜館，一位小姐聽我們談話，知道我們是廣東人，立刻用廣東話和我們搭訕，頓感熱落。我們到一家藥房買熱痱水，不知熱痱水英文叫什麼，正躊躇間，那位賣貨小姐給我們介紹了一種，使我們喜出望外，原來她從香港移民至此才兩年。

在檀香山，黃臉黑髮的人很多，但不講話就分不出是中國人或日本人。偶然遇上一個會講廣東話的人，便不由多看他一眼。彼此同說一種語言，的確可獲致諒解，促進感情。比方，客家人、潮州人、上海人，見了面一定說他們的語言，同聲同氣，氣氛特別和諧。因此，如果全世界的人同說一種語言，大家談得來，不會動不動訴之武力。

或者老萬的想法太天真，但有機會接觸到世界上許多不同的人種，彼此間的善意無法表達，確是十分遺憾的事。在香港做官的外國人，似乎對東方人相當友善，可是老萬不曉得這些美國人把我們當做日本人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其實這誤會不應該有，如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肯定不可以這樣自由地在美國遊覽

界語」，這理想很好，可惜學的人不多，到現在，已成歷史陳迹，談也沒人再談。英語本來相當普遍，但基於民族的自尊，許多國家的人雖懂得也不肯說。如日本人、法國人都是，拿英語去遊覽日本和法國，肯定行不通，要做到世界語言統一，那更是難乎其難的事了。

購物中心

據老夏威夷說：過去夏威夷最繁盛的地點是市中心區和威基基海灘，現在阿拉蒙那區已逐漸發展成爲夏威夷的心臟。尤其建在那兒的購物中心，更把這區域弄到熱鬧非常。這購物中心規模宏大，據說冠於全美，上下兩層，都是巨大的商店，附建在那兒的停車場可以停放一千部汽車以上，購物中心的規模，由此可見。

這購物中心雖然只有上下兩層，要到那兒買東西，可以打發大半天時間。每一層兩邊是店舖，中間一條通道，這通道沒有汽車，種植樹木，有休憩的長椅，樹木從底層透到上面，建築物開了一些圓洞讓它們穿過，每隔若干距離有噴水池、廣場等等，水池中有盈千的日本金魚，當中有藝術性的雕刻，像藝

勝在地方寬廣，一家鞋店，足有五六千平方英尺面積，裏面各式各樣的女鞋和手提包，貨色豐富。平價部門，意大利鞋便宜到兩三元一雙，甚至一元的也有，算起港幣，十多廿元而已。在香港要買一雙意大利鞋，起碼過百，他們的減價是眞眞正正的減價；不過，不減價的東西卻相當貴，尤其歐洲貨，一般是應高級顧客之需，價錢驚人，男鞋有貴到六七十元一雙，和平價貨相差得遠，雖然是同一牌子。

因爲離酒店近，我們常到購物中心遊逛，適值大減價期間，也不由被吸引得大破慳囊。行李加多了，荷包相反的減輕了。朋友笑道：這不過是你們的第一站，如果這樣買那樣買，到了紐約，你們會一貧如洗了！他的解釋是：紐約商店要減價時，比夏威夷還減得兇，那對你便有更大吸引力。聽了他這番話，老萬也不敢再買了。

不過，夏威夷這購物中心的確值得一讚，人家說香港是購物天堂，如果以這裏售貨員的態度和香港相比，差得太遠。他們十分和氣，不會對顧客疾言厲色，儘管顧客如何「奄尖」，她們也不光火。

如果香港也有這麼一個購物中多的汽車、商店、購物者。有人認爲海運大厦堪與相比，但老萬認爲規模相差很遠。夏威夷人也很高興有這麼一個購物中心，有了它，舊的商店生意已大不如前。

夏威夷的唐人街

美國許多大城市都有「唐人街」，也許後來有人認爲唐人街這名稱不雅，因而改稱「華埠」。其實「唐人街」或「華埠」都不太貼切，較恰當該稱爲「中國區」或「華人區」。

中國人很早就到新大陸發展，尤其三藩市，在尋金熱的年代，已有不少中國人在那兒撈世界，唐人街就是他們聚居的地方。發展到今天，已不只一條街，但稱之爲埠，也未免太誇大。

最大的唐人街據說是三藩市和紐約，尤其三藩市，簡直是小香港。不過，直到執筆寫這信時，老萬還未到過這兩處的唐人街，但看過夏威夷和洛杉磯的唐人街，便引起無限感慨。

夏威夷面積雖然不算大，但近年來發展相當迅速，新型建築物比比皆是，夏威夷給老萬的印象是一個整潔的城市，即使在舊市中心區，也有許多新建築物。和其他大城市一樣，這兒也有唐人街。但當你走到所謂「唐人街」的區域一看，會替中國人十分難過。

可以說，整個夏威夷最骯髒的一角就是唐人街。老萬說的骯髒，

本來，大城市唐人街都是「吃」的代表，因此館子特多，但夏威夷唐人街只有一家較大的館子。據朋友說，這家館子生意很好，那爲什麼華僑不多開設餐館？比起放小電影好得多！爲什麼中國人不顧中國人面子，讓外國人留下惡劣的印象？

洛杉磯唐人街雖然也不很大，但乾淨齊整，餐館林立，吸引不少外國人。第一天晚上，朋友請客，老萬到大同吃了一桌酒菜，主人結帳，帳單五十六元多，算起港幣是三百元左右，雖不比香港做得精緻，味道很不錯，十二個人吃不了，不算太貴，可能香港也吃不到。第二天晚上自己跑到唐人街吃三元七毫半的「和菜」，三菜一湯，算得可口，但招呼奇劣，那些企檯大概是學生，他們對其他外國顧客態度很好，我們是唯一的中國人，吃的又是平價和菜，他因此十分瞧不起我們。一位朋友喝不慣他們的茶，要求來一杯「滾水」，他睜大眼睛盯住那位朋友：「滾水？」因爲朋友不知道美國習慣喝水喉水，沒人飲滾水的，因而那位企檯感到訝異。朋友不滿這種態度，要老萬「不給貼士」，老萬覺得這人遲幾年總會變成洋鬼子，就不當他中國人好了，何必這麼小器？這瞧不起中國人的企檯，服務於一家叫「香港酒家」的，我深替香港叫屈！

威基基海灘

到過夏威夷的人都知道有威基基的酒店，從世界各地及美國本土來的遊客，大部分是慕威基基之名而來。威基基確是個美麗的海灘。在這裏，有充足的陽光，外國人把晒太陽視爲最高享受，每天一早，在驕陽之下，威基基海灘躺着無數男女，除了小部分本地人，大多是外來遊客。也許，在他們故鄉沒有這樣好的陽光。夏威夷太陽雖然照得很兇，但沒有熱的感覺，因爲經常吹着柔和海風，把熱浪驅散。

威基基海灘上，海浴的人和滑浪的人一樣多。相信夏威夷是美國最熱中滑浪的地方。威基基海灘浪很大，一個接一個，此落彼起。滑浪能手站在浪板上，隨波逐流，一起一伏，老萬雖沒有這本領，相信一定相當刺激。

在夏威夷，經常見到赤膊青年，頂着浪板，在繁衝的威基基馬路上走來走去。不過，女孩子滑浪的還是不多，大概因爲這是具有高度危險性的玩意。穿上三點式泳衣的夏威夷少女，多半躺在沙灘晒太陽。這裏海灘沙很細，幼得像白糖一樣。不過爲了浪太大，海灘外築了一條防浪堤，人們只能在浪堤內游泳。

夏威夷端的是消夏勝地，本地居民雖不多，但威基基海灘熱鬧非常，其中多的是遊客。幾家大酒店前面都有海灘，除了一排排的人在作日光浴，也有不少人坐在帆布椅上，看海灘風光。外國人對胴體的暴露，不當什麼回事，因此威基基海灘上不少半裸少女。不過，她們並沒特別吸引男士們貪婪的日光，也許見怪不怪，將身體某一部分公開，就像眼睛、口、鼻一樣，不會挑起人們的好奇心。同樣的，赤膊男士也不會惹起女士們注目，儘管他們有健美的體魄。他們都在尋求自己的享樂，各適其適。

威基基區也有很多做遊客生意的商店，貨式齊備，售價比阿拉蒙那區購物中心爲貴，沒到過購物中心的遊客，在酒店附近買紀念品，勢必上當。不過，貴也貴不了多少，從威基基區到阿拉蒙那要坐十五分鐘以上汽車，也就省得跑來跑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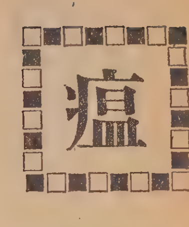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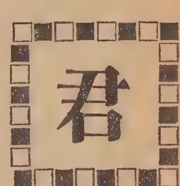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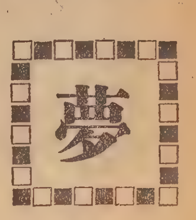
據說，威基基海灘有時也有草裙舞表演，相信這是夏威夷吸引遊客的手法之一。夏威夷是老萬進入美國國境的第一站，印象相當深。這是個並不太忙迫的城市，人們很悠閒，享受陽光，享受天然景緻。我曾細心觀察，覺得這兒的植物一片綠油油的，眞假難分，所有樹木都一塵不染，好似塗上一層油彩，也爲了這原故，使夏威夷的天然景色顯得更美，難怪威基基海灘吸來那麼多遊客了。

柯達節目

美國大機構對商品宣傳，往往不惜工本，而宣傳手法又往往不着痕跡。有時你發覺儘管是宣傳手法，仍算得是個很有價值的娛樂節目。夏威夷的「柯達節目」是其中一例。在香港，人人曉得「柯達」是美國菲林，在美國當然更普遍。其實，宣傳不宣傳都沒關係，除非不拍照，拍照就得光顧柯達。

不過，他們仍然花很多錢在夏威夷辦「柯達節目」，免費招待遊客。一個星期表演三次，暑期旅遊季節表演四或五次，每次都爆棚。爲什麼明知是商品宣傳也有這麼多人參觀？雖然不收入場券，但來回車費不少，在這露天場地又要花二角五分租坐墊和紙帽才看得舒服點，每人起碼花費一兩元吃午點，不收費也等如收三兩元美金入場券。

建築物，很多都故意保存樹木。
的簷篷，留一個洞讓樹木穿過。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新四軍併力向外衝出一道缺口，逃出重圍，但國軍卻緊追不捨，參加進攻的有六十七師及二十九師陳安寶部的暫三十一師，暫三十六師，暫三十八師及二十五軍之一〇八師，一四八師與受攻擊的第四十師。

其中戰意最旺盛的首推第四十師，四十師共三個團，一一九團首被攻擊，損失慘重，一二〇團與一一八團尚完整，兩團官兵爲了替袍澤復仇，不顧己身安全，一路緊追不捨，新四軍雖然逃出重圍，卻無法擺脫追兵，一路逃至旌德縣屬三溪十幾個村鎮，官兵疲敝不堪，不能再逃，葉挺下令就地挖掘工事準備抵抗。新四軍自組成以來就未打過陣地戰，葉挺雖是正規軍出身，北伐時以長於攻堅聞名於時，但部隊素質不同，今日的新四軍並非北伐時的第四軍，新四軍慣作游擊戰，長於流竄，不長於打正規戰，在三溪一停下，工事尚未掘就，第四十師兩個團首先趕到，接着一〇八師，一四八師及二十九軍三個師，八十四師都到了，按照指揮部的命令，各選定目標攻擊，一一八團一二〇團攻擊張渡橋村，由於這兩團始終緊跟，新四軍無法擺脫，一旦作戰挖掘工事都來不及，新四軍官兵異想天開，爬到村莊屋頂上，架起機關槍向下面掃射。最初衝入村內官兵未料到子彈會從屋頂射出，前鋒受了損失，又退出村子，及至看清楚子彈來自頭頂，官兵也架起機槍向屋頂射擊，新四軍官兵宛如秋風落葉一

頂上，一一八團與一二〇團官兵衝進村內，逐屋戰鬪，先消滅屋頂上敵人，再清除室內潛伏分子。元月六日整整打了一夜，終於把全村新四軍肅清，一一八團與一二〇團清除了張渡橋村新四軍之後，立即加入一〇八師三二三團正在攻擊的三溪村，也就是新四軍軍部所在地。

此時一四八師進攻葛谷一帶，暫三十一師攻茂林鎮，暫三十八師進攻源泉一帶，六十七師則進攻劉河村一帶。從七日夜間開始，展開全面戰鬪，國軍人數火力皆佔優勢，又是外線作戰，補充便利，一次攻不下，兩次、三次，不攻下決不停止。共軍在江西圍剿時期，從不與國軍作陣地戰，全靠流竄、埋伏、偷襲各種戰術取勝。五次圍剿時用碉堡戰術，就是要逼共軍打陣地戰，一旦改爲陣地戰，共軍就完了，終於被逼逃出江西，幾被全殲。這次新四軍又處於陣地戰形勢，在國軍強大火力包圍下，自然支持不住，從元月七日戰到十一日，各村新四軍戰鬪力都瀕於潰崩，葛谷村守軍放棄陣地退去三溪村，到了中午，守在茂林村內的新四軍無法再支持下去，豎起白旗向暫三十一師投降。到了十二日早晨五時，暫三十八師首先攻入了源泉村，六點鐘六十七師也攻下了劉河村，到了十時，暫三十六師又攻下了東石廟村。至此，新四軍所守村莊只剩下軍部所在地的三溪村了。

當十一日葛谷村失守，茂林村新四軍投降後，

對策。

項英問道：「目前要突圍還有沒有機會。」

葉挺說道：「有沒有機會且不說，就算突圍出去也走不掉，我們在六日那天已經突了圍，但還是被頑軍沾上，不能擺脫。」

秘書長李一泯說道：「既然不能突圍，也不能束手待斃。」

項英說道：「現在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一泯同志有什麼意見。」

李一泯說道：「打不過，只有和了，可以派人與顧粥桶議和。」

葉挺說道：「一泯同志，現在還有什麼和好談，談和就是投降。」

李一泯說道：「投降就投降了，有什麼關係。」

項英說道：「共產黨人怎麼可以投降。」

李一泯笑道：「政委可能忘記了，在陝北紅軍改編爲第八路軍，我們這一支又改編爲新四軍，除去自己的紅星帽徽，換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帽徽，不是投降是什麼呢？」

項英說道：「這是爲了抗日，不是日本鬼子打中國，我寧可在油山上面再露宿三年，都不會投降。」

李一泯笑道：「但別人可沒有政委這麼硬，據我知道，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派人去南京找到國民黨元老覃振，接洽投降，以後不知遞了多少次降書降表，國民黨中央堅決不肯接受，不是日本鬼子侵略，國民黨還是不肯將紅軍改

項英說道：「什麼好人不比，你要比他，那個人根本沒有脊梁骨，提他幹嗎？」

李一泯說道：「他這個人好壞我們不談，但他現在是黨中央領導人，他能作的事，我們爲什麼不能作。」

一句話打動了項英，看看葉挺，問道：「軍長意思怎麼樣？」

葉挺說道：「我完全按照政委意思去辦，政委決定怎樣就怎樣。」

項英說道：「我覺得一泯同志的話很有道理，我們應當以保全實力爲主，只要顧祝同肯保留我軍的番號，不將部隊拆散，我們就可以按照他的命令調防。」

葉挺搖頭道：「現在這樣恐怕晚了，顧墨三恐怕不會接受。」

項英說道：「顧粥桶那人沒有什麼定見，只要同他說幾句好話也就成了。」

葉挺皺眉道：「我早就說過顧墨三雖然是個飯桶，但他現在是司令長官，長官部內當然有能人，我們這次就是低估顧墨三而吃了大苦頭，萬萬不能再犯錯誤了。」

會議正開着，外面戰事更急，三溪村外哨崗全被解決，國軍並未向村內發砲，只派新四軍俘虜到村口喝話，限令村內新四軍迅速放下武器投降，可保安全。

參謀長周子昆從外面巡視一轉，回到室內說道：「不能再打了，我們要打官兵也不肯打了。」

項英問道：「爲什麼？」

周子昆說道：「大家眼睜睜看着我軍被俘官兵仍如平時一樣，絲毫未受虐待，都覺得再打下去沒有意思，準備放下武器投降。」

李一泯說道：「如果官兵一鬨而散都投降了，剩下我們這批幹部怎麼辦，與其到時間束手作俘虜，也不如爭取主動了。」

項英沉吟一下，說道：「就決定投降，派誰去接洽呢？」

周子昆說道：「當然是軍長去了。」

葉挺雖然擔任軍長，但由於本身早已脫離共產黨，目前並非黨員，而新四軍部高級將校無人不是黨員，葉挺雖有軍長的名義，並無指揮部隊的權力，一切問題均要開會決定。此時周子昆一提到要葉挺出面洽降，項英先拍手贊成，其他的人一齊拍手，算是通過。

眼見無法推辭，葉挺只得答應下來，問道：「我一個人去嗎？誰同我去。」

項英想了一下，看看參謀處長趙凌波，說道：「凌波同志，你陪軍長去一趟吧！」

趙凌波剛想推辭，周子昆說道：「凌波同志，你同軍長去，只是陪伴軍長，一切問題均由軍長出面，不用你費神，何必推辭。」

趙凌波平日與周子昆就有心病，見周子昆一力推荐自己去，知道一定沒有好事，但是也不能再推辭，只得點頭答應。

一切問題談定，項英宣佈散會，由葉挺出面與國軍談判。大家都走出去。房內只剩下參謀長周子昆，秘書長李一泯，政治部主任袁國平。

李一泯說道：「政委同志，我們究竟怎麼辦！」

項英說道：「怎麼辦，要看軍長談判再定。」

李一泯說道：「政委要先拿定主意，局勢變化難測，我們要作一個最壞的打算。」

項英問道：「什麼最壞的打算。」

李一泯說道：「萬一談不妥，就要準備逃亡，我們身上都沒有錢，到時怎麼辦！」

周子昆點頭道：「秘書長的話確實有理，我們逃出去，還要繼續革命活動，沒有錢什麼事也辦不成。」

項英問道：「你們的意思怎樣呢？」

李一泯說道：「我覺得應把庫存的黃金鈔票取出來，由我們幾人帶在身上，留作逃亡之用。」

項英說道：「帶在身上也有危險，爲了保存這批財產，不如交給地下黨組織保管。」

李一泯搖頭道：「斷乎不可，交給地下組織就等於埋入地下，我們將來有機會來，也用不着，沒有機會來就便宜了別人，最好還是我們自己帶着，最爲實際。」

周子昆、袁國平一齊說道：「秘書長的話有道理，我們還是要繼續革命的，不帶錢在身上怎麼活動。」

項英說道：「你們既然都這樣說，也就只好這樣辦了。」當時取出多年來「打土豪」得來的黃金、鈔票，放在桌子上，問道：「怎麼分配？」

袁國平說道：「最好分爲六份，政委同秘書長帶兩份，我同參謀長帶一份。」

周子昆問道：「政委多帶一份，沒得說了，秘書長爲什麼要多帶一份。」

李一泯說道：「國平同志大概因爲這項意見是我提出的，所以要我帶多一份。」

袁國平說道：「不錯，正是此意。」

李一泯說道：「其實多帶一份，責任就重一分，將來還要交還組織，少了更是麻煩。不過大家既然要我多帶一份，我要推辭就對不起黨了。」

周子昆恨透了他的油腔滑調，但是也不願再生枝節，當時也就表示同意。

黃金鈔票分好了之後，周子昆說道：「政委同我必須設法化裝逃走，我們若被國民黨捉去可是不大好，這邊就請秘書長主持，一旦軍長回來，商量如何進行。」

李一泯想不到周子昆竟然出這麼一個主意，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項英說道：「我是非走不可，我在江西堅持三年鬥爭，未作俘虜，此時萬不能作俘虜，我剛才要軍長去接洽談判，就是準備由他出面投降，我要出走。現在軍長還沒有回來，就由秘書長負責了。」

李一泯看看袁國平，說道：「袁主任呢，我們兩人負責了。」

袁國平說道：「不成，我一定要隨政委出走，這邊事請秘書長一人負責吧。」

項英不等李一泯再說下去，當即說道：「就這樣辦，我們三人帶着劉厚忠先行出走，你負責善後。」

劉厚忠是項英的副官，原是土匪出身，槍法準確，百發百中，投入新四軍受到項英賞識，拔爲貼身衞士，走動帶着，這次也帶他一道出走。



出名門本是好青年　入歧途橫行成土霸

戰前江西曾有數年土共為患時期，這班喪心病狂毫無人性的土共，所到之處，殺人放火，擄男奪女，搶掠錢糧，無所不為，老百姓們已見怪不怪。但戰時已沒有了土共，省有主席，縣有縣長，鄉區有鄉長，應該是不會有此強霸良民事件發生的，然而事實上類似此種事情，不斷在各鄉村不同地點發生，使善良的鄉民，過着毫無保障的恐怖日子！這是誰的過失呢？黃家族長及一班所謂知識分子，起初是開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投訴人敷衍了事。到後來幫會人數已增加到數千之眾，地區廣佈到萍鄉縣東西南北，各鄉鎮都有他的爪牙，甚至湖南醴陵東鄉一帶亦有分會。在那時期的黑社會組織，發展到此龐大的地步，也是當初所料想不到的。不但如此，他們還有計劃奪取附近鄉公所的槍枝，進一步竟欲控制區鄉公所及縣政府，他們的野心確是相當大。然總因人數複雜，事機不能保密，所有計劃及秘密行動，很快就洩露出來。鄉長得知消息，嚇得每晚帶領一班鄉丁躲在山上睡覺；黃家族長及地方有勢力人士也受到各方的譴責。責備他們說：起初接到鄰村受害人的投訴，就應該用嚴厲的家法族規來處罰，絕不應縱容他逍遙法外，到目前已無法控制住他，都是你們這班人的過錯，責任應由你們負。鄉長只好親自來找黃家族長等共商對策，但經過幾次秘密會議，還是毫無對策，有些人想幹掉他，但力量不夠，無膽識的人又怕禍惹上身，眼看這禍患已不是少數人的力量可以控制得了的。這時節黃氏宗族人士及鄉長均弄得坐臥不安，手腳無措，唯有嘆氣頓足的份兒。

萍鄉縣銀行的經理黃彥哲先生，及營業主任黃篤生先生兩位是我家鄉同一村莊居民，亦是黃氏宗族的知名人士，德高望重，鄉閭對他們很是尊重。大哥與我每逢去縣城時，必定要去縣銀行探望此兩位長輩。一次我去縣城替大哥辦一件事，辦好後就去銀行探候兩位長者，當我走進黃經理的辦公室，營業主任也跟着進來，見面後我還未坐定，黃經理就開口對我說：「漢生這隻畜牲，近日又做出一些什麼為非作歹的事情？」我就將這班人意圖奪取三處鄉公所的槍枝之事，及鄉長提心吊膽，夜晚帶領一班鄉丁躲在山上找安全地方睡覺的情形，告訴他們兩位，並說：「附近三處鄉公所共有八九十枝步槍，還有幾枝短槍，如一旦落在這班亡命之徒手中，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事情鬧大到縣、省府，你們黃府的族長及你們各位長輩們，是不能推卸責任的。」他們兩位聽到我所說的嚴重情形後，均氣得怔住了，一時無話可說。三人對坐沉默了幾分鐘後，還是黃經理先開口，他說：「振楠，你倆兄弟在我們同村的青年中最有膽識，且能顧全公益，是你們張姓全族中的代表，凡事都能坦誠和我們黃姓合作，此事關係到地方的動亂問題，必須互相緊密商討對付；現在也不必去追究最初放縱的責任，目前最要緊的是設法制止此滅門大禍發生，如再遲疑不決的拖延，此數逆仔會做出更可怕的事情出來，到那時就更為不可收拾，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你提供點意見給我們參考如何？」黃經理的兒子黃紀純是大哥在軍校十七期的同學，他本人不但是吾鄉的縣參議員，而且在萍鄉縣是有名的清廉公正的士紳，今天為着桑梓的安全責任，竟能謙虛下問，向一位晚輩徵求意見，可見他也覺得事態嚴重無法解決了。當時我聽了很感動，只得誠懇的回答說：「承兩位看得起，辦法是有，不過不知兩位長輩肯不肯做？」黃篤生先生急不及待的接口說：「有何妙策？快點講吧！」我說：「只有用快刀斬亂蔴的手法，才能解決此難題，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黃經理聽得我這樣講，不住點頭默思，然後又向我說：「辦法不錯！但是用什麼人去射去擒呢？」我說：「以你兩位長輩的身份去找繆縣長商量，詳細將此事情始末告訴他，保衛地方的安全是他的責任，由你們黃姓長輩發具出頭提訴，請求他出命令捉拿此危險人物，萍鄉縣的保安隊長，是素稱敢作敢為的胡鑑庭，由他帶一隊士兵去我們鄉公所，然後請黃漢生來商談事情。他如今正在意氣風發之時，決不會想到有人敢在老虎頭上捉虱子，俟他到達鄉公所，四面戒嚴不准閒人通過，在他不防備時，制服他捆綁起來，立即起解到縣城，在中途一粒子彈就解決了他，要胡隊長回縣府交差時，只說是他途中逃跑，追趕不到開槍打死的，如此誰也無話可說。你以為如何呢？」黃經理留心聽完我的計劃後說：「想不到你年紀輕輕，竟能做我們的軍師哩！」他又詢問黃主任的意見如何？黃主任說：「除此也無別法了！」當時就將事情決定，照此計劃進行，還邀我去縣政府，要我做見證人。

惡貫滿盈奸梟伏法

第二天胡隊長帶領一隊士兵去我們安唐鄉公所，一切照原定計劃實行，黃漢生果然不疑有詐，毫無戒備的來到鄉公所，眞是佈置陷阱擒猛虎，準備鐵鍊鎖蛟龍，候他進到鄉公所，立即捆綁、起解、槍斃！另方面派人去抄他的家，搜出一批通敵文件，及縫製好的紅太陽旗幟等；有此通敵確實證據，地方人士無不譁然，搖頭嘆息說：「皇天有眼！有這一位既勇敢又機智的胡隊長來除此大害，今後可安居樂業了！」從那時起，胡鑑庭的名字，在萍鄉西北兩區是家傳戶曉婦孺皆知的。一九五〇年，大陸被共黨刧據，我倆兄弟和胡鑑庭兄均住在九龍黃大仙朋友家，偶然談起那次替地方除害事情，我將家鄉鄉村人士對他的敬慕之情告訴他，並稱讚他的能幹。

張仲仁

留美雜感【一】

吳文廸

「留美雜感」不是「牛尾雜錦」，乃是筆者居美六年來的一些感想，「發而爲文」是也。這些年來一直與洋鬼子在一起，正是「與鬼爲伍」，頗領略到一些「鬼趣」，但願這篇東西，不致寫成「鬼聲啾啾」，是所厚望焉。

「美國人」

洋人，是「非我族類」的人，是「攘諸四夷，不與中國同」者。洋人的種類可多：金髮隆鼻者有之，藍眼高個子者有之，滿臉鬍子、通體透着「羊騷味」或「夜來香」者亦不乏其人；白皙的皮膚白得出奇，古銅色的皮膚卻有些「英雄氣概」……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還有那圓眼曲髮的「黑洋人」（即黑人），則又另樹一幟。不知是那個捉狹鬼稱黑人爲「老墨」，乍聽起來，還使人想到我國古代的墨子矣。（黑人的「別名」還有「老炭」、「炭叔」、「黑頭」等，眞是欲加之「名」，何患無詞了。）

美國是個種族大熔爐，什麼國籍的人都有，大家都住在這「泱泱」國度裏，「共冶一爐」，都統稱爲美國人了。但我等中國人卻不受此限。我國人雖然入了美國籍，卻自稱爲「美籍華人」，此正說明我國人不忘本之美德。我國人就像眞金一樣，熔爐的火再猛也無法將我們熔掉的。我們以身爲黃帝子孫而自豪，以身屬禮義之邦而自傲；自豪而不狂妄，自傲而不流於夜郎自大。

吃飯與接吻

洋人吃飯，刀叉齊上，「不斬牛肉誓不休」。雖不致「張牙舞爪」，但是金屬亂鳴之聲不絕於耳，終究有些粗暴的氣氛。我國人則始終沿用筷子與碗，斯文淡定，淺嘗慢嚼，「樂在其中矣」。這不是我們不肯「入鄉隨俗」，而是習慣不易改，也不能改。用筷子吃飯，雖然有時會有「口咬一，手拈二，眼睇三，心想四」之弊，對餸菜「眼見心謀」，但總比較「刀刃相見」來得有風度吧。

有洋人研究我們中國人吃飯，認爲餸菜擺開，你又夾，我又夾，殊不衞生。但洋人接吻，嘴對着嘴，甚至連舌頭也伸進對方嘴裏，這又何嘗顧到衞生之道？

電視節目

電視台有一個專以低級趣味和不入流的笑料引人發噱，藉以吸引觀眾的節目。一次節目中的一人問：「何國人是最進化的人？」另一人回答：「中國人。」又問：「中國人既是最進化的人，何以他們還用棍子吃飯？」引得哄堂大笑。（這裏譯作「棍子」而非「筷子」，因其原意如此。）

我對此類電視節目本來不感興趣的，因這些節目都離不了胡鬧的場面。但這回聽到談及中國人，就且聽一聽洋人的「高見」。可是不聽尤可，一聽之下，頓使我冒起了無名火三千丈，致有此段「痛加砭斥」的話。

好些洋人每每是「狗眼看人低」，在他們的「眼」中，以爲用刀叉吃餐便是「進化」的人，而用筷子吃飯便是「不文明」。這食古不化的觀念是主觀的，這自以爲是的態度更是要不得！

我在電視、雜誌裏常看到類似的節目、文章，或出之譏諷，或說反話，或以「指桑罵槐」的方法，對我華人的生活習慣，文化等，予以批評，出言不遜；又摹擬我人言語的音調、姿勢等來作弄，態度狂妄囂張。我們始終未曾假以詞色，皆因我們有容人之量，處處忍耐，不肯與無知者計較耳。可是容忍應有限度，洋人如此不知進退，企圖損害我人尊嚴，我們實應予他一記當頭棒喝。

要知人與人相處，應互相尊敬，切不可出之輕蔑的態度，自高自大的想法——這何異自絕於人？奉勸洋人：作人處世應注意品德，切莫「立心不良」，不可一世。這雖說是老生常談，可是對洋人來說，卻是一服適當的清涼劑。

牛肉飽與香腸

「漢堡牛肉飽」與熱狗香腸這兩種東西，是美國的「正宗」食品。漢堡牛肉飽是將攪爛的牛肉壓扁成圓餅狀，煎熟後夾在圓形麵包裏。吃時「八寶」出齊——加上了生菜、洋葱、鮮茄、芥醬、鹽、茄醬、酸瓜等；還有一種「蛋黃油醋」，乃是用蛋黃和醋，橄欖油等製成的佐料。如果不吃某些「配料」，請預先聲明，否則牛肉飽就會變成「打翻五味架」、「滋味在心頭」了。（目前一些食店已將五味架放在食客面前，任君「徵味選色」。）

多少美國人一客漢堡牛肉飽，或熱狗香腸，有時外加一客法國式炸薯條，就解決了一頓午餐了。美國人之「發明」漢堡牛肉飽，大抵是得到了我國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的啓示吧。記得曾看過一個電視節目，述一對年青新婚夫婦，剛結了秦晉之好，正是如魚得水，樂也融融。晚上做丈夫的下班回家，問太太晚餐吃些什麼？太太答：「漢堡牛肉飽或熱狗香腸，任君選擇。」丈夫選了牛肉飽，太太就「下廚」弄晚餐。不久「晚餐」便弄好，因製作簡單之至，只須將牛肉煎熟，往麵包裏一夾便成。第二天丈夫回家，又問吃什麼，太太又回答：「牛肉飽或香腸。」丈夫有些不耐煩了，說：「昨晚是牛肉飽或香腸，今晚又是吃這些麼？」太太說：「昨晚你吃牛肉飽，今晚就吃香腸吧。」

江南啼痕錄（五十三）

這年，政海失意，心境牢落；但在社鼓喧天，春燈迎人的新年當中，依然暢飲屠蘇，與家人歡歡樂樂的共慶新歲。今日則「一家骨肉分三處，萬里同看此月圓」，欲求團圓度歲，只堪追憶。到元宵賞了春燈之後，便一擔行李，兩袖清風的登上征途。從新會到湛江市，原有南路幹線的直通車；但在抗戰期中已分段的由各縣徹底破壞，這時還未修復，自然無法通車。此外有三條路可走，(1)由新會出廣州，再由廣州乘省梧渡到梧州，然後轉往鬱林，即在玉林乘車直達廣州灣。(2)由廣州乘省梧渡到黃江口，下駁艇而入連灘，轉赴羅定，過泗綸而趨信宜，然後乘船沿鑑江而往湛江市。(3)由江門乘電扒（機動漁船）出厓門直過大小伶仃洋，穿上下川而到電白，在電白登岸，取道水東、梅菉而往湛江。但我認爲上重慶，梧州的路線已經過慣；而接遷勷勤商學院，由三羅而入信宜，也來回一趟。走過的路，如非必要，何必再走。不爲乘桴浮海，弔宋末三忠於伶仃洋上，乃決定到江門候船「放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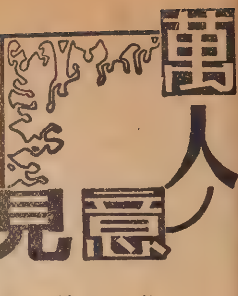
勝利半年後的江門，已恢復戰前的繁榮，半年前的頹垣斷瓦，今日也在重建崇樓。常安路上熙來攘往，摩肩擊轂，熱鬧無比。我此次悄然南行，絕不想多事酬酢，聞挺進第七縱隊司令周漢鈴，第一大隊長鍾炎如，均已解甲，退役從商，在江門開設商行，以人地配合的有利條件，業務甚爲發達。本來可以投刺相訪，共敍舊雨；無奈心情落寂，不願逐綠飛紅，故過門不入。且我這次到江門，乃暫寓福叔的店中，並沒有假蓬萊酒店以作居停，達官名流的回拜，亦有所不便，何必多此一舉。

到江門之後，以找船爲急務，但開往電白的電扒均屬無定期的班次。我在江門沿堤岸走了半天，毫無頭緒，使我心情更加沉重。正獨行踽踽，悶悶無聊之際，忽然有人高呼一聲：「宓先生！」我猛一抬頭，原來站在我的面前是張先生，一別八年，那張圓圓的面，微微的笑，依舊如昔；那熱情的招呼，使我忘了煩惱，握手問訊，不勝歡忭。張先生爲張耀軒先生的弟弟，新會縣第十區的田邊人，當年我二十歲左右隨三兄初學吏事，識張先生於大澤。因其時張耀軒先生佐李務滋縣長的蓮幕，任新會縣政府的秘書，而薦其學友黃革非爲大澤派出所巡官。張先生則在大澤派出所任事務員，我們新會縣第一區署的辦公處，隔壁就是大澤派出所，所以，我和張先生朝夕相見。張先生爲人忠厚，和我這個純潔的小伙子，相處得很好。今天驀地相逢，他很是高興，問我到江門有什麼事？爲什麼有點像悶悶不樂？我把遠赴湛江，候船往水東、梅菉，但走遍堤岸，毫無結果，因此心緒煩悶。張先生拍拍我的肩膊，輕鬆的道：「我以爲什麼大事令老友緊縐眉頭，原來是鷄毛蒜皮的小事，放心，放心！我們先去喝喝茶才談。」一口氣把我拉上茶樓去。我一路行一路想，勝利復員的交通，船隻的缺乏，車輛的不足，爲當前最大頭痛的問題，而張先生竟視之爲鷄毛蒜皮的小事，事務老爺究竟有什麼通天本領？

張氏兄弟雪中送炭

我們二人登上茶樓，茶博士泡過茶，喝過了茶，張先生根本像忘了我要找船的事，只顧和我談別後的生活，問長問短，詢問我八年來的動態。我急的是船的有無，他卻文不對題的問我的生活。但他情意殷殷，關心備至，我又不能問非所答，乃簡畧的告訴八年來的概況。他靜聽我簡述之後，滿臉喜悅的替我高興，喜騰騰的說：「難得，難得，爲國家流過汗；爲桑梓出過力，而且文官掛武銜，爲文人吐一口氣，忝屬老友也沾一分光耀！」老實說，我這時需要的是船，而不是高帽，只能報之以一笑。但沉不住了氣，忍不住口的問道：「張先生對我找船的事，像是滿有把握，到底有什麼法寶？」張先生瞇瞇眼的望着我說：「如果我沒有把握，怎會拖你上茶樓聊天，而浪費你的時間，看你心不在焉的，不如告訴你一點描頭，使你吃東西也有點味道吧！」半開頑笑的口氣，已透露出我所謂的難題，正是他不當一回事，使我不能不靜耳一聽，張先生輕輕鬆鬆的繼續說：「我大哥開設船務行，明天剛巧有一艘電扒正要開電白，你還用發愁嗎？」張先生一說，我像是服了一帖淸涼劑，把一腔焦燥洗滌而光了。我們在茶樓開懷暢敍，午點也用過了，張先生才邀我到船務行去坐坐；原來船務行是設在常安路某號的二樓，我們到達時，恰巧張耀軒先生還在辦公，這位久聞其名尙未謀面的新會鄉紳，作風豪爽，經張先生介紹之後，彼此都說仰慕的話，坐定之後，張先生打開話匣，說我要南下湛江，接職就事，急於找船，恰巧我們明晨有電扒開往電白，就請宓先生搭順風。張耀軒先生，知道我要乘船，馬上表示歡迎的對我道：「歡迎，歡迎！但行走南路的電扒，都是機帆，屬於小型的出海船，噸數不大，太屈駕了！」回頭又囑咐他的弟弟道：「你要通知船上的管事，宓先生是我們的老朋友，上船後在賬房睡宿，也和賬房人員一起用膳，要他們好好的招待」。我見張氏兄弟這般的客氣，當即深致萬分感謝；同時詢問船票和膳費若干，以便一同奉上。張耀軒一聽到我要奉回船費，哈哈笑道：「我們的船是專做貨運，不設客位；如有客人，那必是老朋友或是老顧客，向例是免費招待的。如果要購票乘船，那就搭不到我們的船。小意思，小意思，不要客氣。船上人手不多，如果招待不周，還請見諒，見諒」，張氏兄弟古道熱腸，替我解決了最大的難題，還使兩袖清風，阮囊羞澀的我，節回一筆旅費，何啻雪中送炭。我見大問題已告解決，不可多事躭擱，以擾張氏兄弟的辦事，乃問明電扒灣泊的碼頭，明晨啓行的時間，告辭而退，在路上一身輕鬆，腳步淸爽。

宓琴



變色蟲作法自斃．搬石頭打自己脚

老萬：

自從××日報的專欄作家××撕下假面具，現出原形後，自由、反共、愛國人士對他這種冒牌貨色，趨炎附勢，見風轉舵的小人氣節，莫不義憤填胸，紛紛投函貴刊及香港時報加以討伐，正義的呼聲，值得讚揚。

這不值一彈的無耻傢伙，將來自食惡果是他自己的事。像他這樣的人，再多兩個有什麼了不起？我們靜觀變色蟲的可悲下場可也。

我在這裏報告你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爲了「欣賞」小爬蟲的專欄大文，看看他無耻的奴才嘴臉，昨天特地破費兩毛錢去賣份××日報。失望得很，遍尋無踪。我問報販潮州伯：是否××日報很好銷路，一早便被人賣光？潮州伯道：嘿，最衰莫如××日報，不但無內容，自從言論轉變靠左以來，讀者閱後啼笑皆非，莫名其妙。老實說，以前確有銷路，現在讀者不但遺棄它，很多轉閱××時報。我們這個新區（雞寮）一共有六檔報紙，現在每日總共賣出××日報不夠二十份。並非銷路一早賣光，幸勿誤會。

原來如此，我從阿伯的反映中，才眞相大白××日報銷路降低得令人難以置信，皆拜××之賜，這正是毛共所說的「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寄語小爬蟲，如果有孫大聖的七十二變本領，希望你再變，如來佛祖的五指山在等着。

白雲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俄侵我領土有數可計 中國不承認麥馬洪線

萬先生：

前天我們向老師問及中國邊境被蘇聯佔領有多少地方，及其地址名稱，又中俄不平等條約割去什麼地方。老師說：可能全港九官立小學教師都不能詳細答覆，原因香港無此課本。至於麥馬洪在西藏什麼地點，現在由中印那一國管治，茲特函台端，請以上問題詳細刊登貴刊，賜予參考，幸甚。

一羣學生上

中俄不平等條約及割地

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璦琿條約，割黑龍江北岸地二百四十萬方里與俄。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北京條約，割烏蘇里江東岸地屬俄，而海參威艮港亦爲俄所有，即今俄屬東海濱省是也。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塔城條約，割伊犂河下游及齋桑泊以西地二萬四千方里與俄。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伊犂條約，割霍爾古斯河西之地三萬二千方里與俄。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喀什噶爾條約，割天山南阿克蘇及札那爾特等河源地三萬方里與俄。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科布多及阿列克別克條約，割齋桑河東地六萬方里與俄。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喀什噶爾二次條約，再割廓克沙勒河源地二萬七千方里與俄。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北京函約，割興凱湖及圖門江口之界並立土字等界碑，斷送日本海之領海權。

民國二年（一九一五）中俄協約，我國承認外蒙自治權。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我唐努烏梁海省面積約五十四萬方里，被俄併吞。

至於所謂「麥馬洪線」，在中國地圖上根本沒有這一名詞，而是當年英國人所編的英文名稱。

麥馬洪線是一九一四年三月英印政府外交次長麥馬洪與西藏代表厦札在印度西姆拉開會，商談邊界問題時，私自簽訂的邊界條約；此事不僅中國政府未曾同意，就是西藏地方政府也未全部接受。因此麥馬洪線，一向未爲我國政府所承認。

麥馬洪線在西藏境內，沿岡底斯山脈，東鄰緬甸，西接不丹。

麥馬洪線把西藏的噶大克劃歸英印，而現在印境的拉達克，原來是我國領土，名圖伯特，光緒十六年清廷以其荒遠，而贈與英印，計喪失十二萬方里。

北京兩頭大熊貓 在華盛頓過着貴賓生活

華盛頓世界動物園的一對北京大熊貓，美國人視爲貴賓。在動物園內，還可看到載運這對熊貓的大木箱，在動物園週圍及入口處，大事宣傳，張貼各種海報。我一到華盛頓，立刻開車去參觀。由唐人街前往動物園，行車一小時半才到達目的地。我發覺入口處沒有人排隊，停車處則有十餘輛汽車停泊。可能因地點與各住宅區距離太遠，當日又不是假期，故此園比較清靜。當日熊貓剛運到時，市民多於禮拜天或假期來參觀，且往往要排長龍。

大熊貓居於一間一廳一房的冷氣房子裏，經常有獸醫注意牠倆的健康；另有兩位專人負責每日飼料。飼料以白飯爲主，甘笋、紅蘿蔔、蘋果、青竹枝等也是主要食糧。熊貓通常先

吃大盆白飯，然後吃蘿蔔和蘋果，飽後再吃些青竹枝。

兩座巨大冷氣房佔地約五千方呎，祗是臨時居住所。熊貓體重三百五十磅，行動甚緩慢；運抵美國初期，兩頭熊貓經常打架，後來分開兩房子，各據一方。牠們的一廳一房，廳子用來吃食東西，房子則作睡眠之用。

熊貓住所旁有警員看守，配備無線電通話機及警槍。出口處有一幅巨大圖則，計劃撥更多地方與更完善的設備，給與兩熊貓享用。還計劃建造些人造雪地及冰山，盡量使熊貓生活像在北極原野一樣。

圖則有隔離牠們的自動門，以防牠們打架，倘牠倆和好，此門重開。

將來我們可見到這對巨大熊貓生活在一座雪山裏，如身歷大自然中。實現這圖則的全部費用約五十五萬美元。

我曾和在出口處守衛的黑人管理員交談，他說：「我祗要得牠們的一成五萬五千元的房子，於願足矣。」他還表示：「做此兩熊貓，人也不如牠們。」

（輿記）

共黨只知自私自利 置農民生死於不顧

萬先生：

前些年香港時新鮮果公司為了招徠，出了一副對聯曰：「橘綠橙黃名士詠」「投桃報李故人情」。這副對聯使人興起緬懷親情，確實令時新鮮果公司帶來不少顧客。不似目前電視台的香烟廣告俗得令人反胃，做廣告的非開動腦筋不可。

「橘綠橙黃」，不禁憶起過往的田園生活，農人們在豐收季節裏看到又紅又綠的果實，一邊歌唱，一邊採摘，心情何等愉快。

怎知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賊公，牠是人民大魔星，學會了一身馬列妖術，滙通自己邪行思想，有史以來第一幫搶匪大集團，名曰「共產黨」，把中國七億老百姓終年辛勤勞碌所得的果實，全部搶去，名曰「人民公社」。

「名士詠」，我國古代士大夫和騷人墨客，閒來無事，詠出詩詞歌賦，寫下古典文學和史書，如「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等，遺存至今，也可供閒來無事消遣一讀。大陸上這毛澤東，否定一切古典文學、差遣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把我國祖先遺留下來的心血史書和寶物，毀盡不知幾許，獨令新華書店發行邪行毛著，人手一卷，便說積極。你能夠如以往的名士詠嗎？寫下風花雪月天，才子佳人，公侯將相，以及有血性有靈魂的作品嗎？不，通通打成反動文學。有鳴放反右、反胡風運動、文化大革命等眞實歷史作證。因此在紅朝知識分子，如有說半個不字，和違背毛著盡變階下囚。為人說不出心中語，背着良心說假話，只有歌功頌德，因此，大陸的知識分子是可悲的。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老毛，這裏有沒有「風花雪月天」？「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老毛？這裏有沒有才子佳人？

「惜秦皇漢武，畧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嬌，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老毛？這裏有沒有公侯將相？百家爭鳴就不得，一家獨放就可以。老毛？你可謂舉世無匹的大獨裁者。

「投桃報李故人情」，我國素稱禮義之邦，民族懂得禮義廉耻，昔日我國的農村生活，每逢冬時年節，或婚嫁迎娶，農人們除了忙碌的季節，農閒時把自己養有豬鷄牛羊鴨、年糕果餅食水果等，大擔細擔，村過村，嶺過嶺，互相來往。訪友、探親、問候，自古以來，這種風俗展示了我國民間的深厚感情。可惜這種風俗給無人性論的共產黨摧毀了。代之以波浪式的開會鬭爭，製造人民矛盾，搞到子鬭母、妻鬭夫、顚倒人倫、同志鬭同志、互相殘殺、互不信任。

「解放」初期，不少地主階級的良家婦女，給獸性的共幹施以威迫，陷害強姦，不少受害的婦女無處申寃，上吊、投江、投井、服毒等，數不勝數。如今想來，幕幕在眼前，兇殘無良的共幹，令人髮指！我要為無辜死難的同胞申寃，我要為含寃而死的婦女呼喚！讓年青人知道歷史的事實，讓全世界知道中共以殘民手段得政。

繼續以賤價大量搜刮農人終年辛

勤得來的果實，以高價輸出海外爭取外滙。另方面大筆大筆送與無相干的外國，爭取友誼，在自己國內大量儲糧備戰，準備同大鼻子拚命。農人的死活置之度外。

我把鐵一般事實搬出來，把中共講一套、做另一套的鐵證，讓讀者評理。

凡大陸各省縣份的農村，如發生任何災害，農產作物失收或欠收，當然這條農村或某部份鄉村發生災荒不夠糧食，農人已經夠慘，共黨不但不把其他省份或縣份運來糧食救濟，反而搬出許多花招口號，召災民開會議。如今發生災荒，有困難要克服，我們要多搞副業，上山摘野果，落海捉大魚。另方面要多積肥，準備把下一造生產搞好。不能一切倚賴國家，我們想盡一切辦法，人定勝天，克服困難。

共黨的真心話是：豐收我來徵糧，失收你自己想辦法。共黨美化一切花招口號，欺騙農人。人類天生有求生欲，難怪發生災荒的農村，災農大量流入城市，誰肯白白餓死？此等情況，非在共黨災荒農村經歷過，不能了解共黨本質的實際情況。

還有，當年共黨盡量搜得農產品，運港賤價傾銷，作一石二鳥，美其名曰照顧港澳同胞，一方面鬬垮外來經濟對手，好使獨市生意可不斷提高物價。當年傾銷不完，容易腐爛的農產品，在上環招商局碼頭對開海面，一箱一箱，一籮一籮掉下海去。這段紀錄，有當年在上環碼頭搬運工人作證！共產黨這樣做法，天理難容。共產黨聲聲為人民服務，這樣做法，到底為了什麼？簡直一切自私自利，置農民生死於不顧！

「橘綠橙黃名士詠」、「投桃報李故人情」，願不久之將來，把這副有人情味的對聯，掛在大陸，讓七億人民重過有人性的自由生活！

黃中惠敬上

（一九七三年八月廿八日）

老周妙論非法探親 如此非法歷史所無

萬先生：

在您未回來前，得悉曾先生又領隊回國參加雙十慶典，我曾在腦際閃過，在此時間，誰來主持「萬人協會」？八月三十日星期四，我找了六七檔報攤也買不到「萬人雜誌」，最後才知道星期五出版。讀了三五期，知萬先生已返埠歸來，不禁笑自己空擔心。

萬先生：暫時我雖未投到「萬協」大家庭，我把所見所聞寫出，不也是同在一條陣線？如果「萬人」不嫌的話，我會繼續寫。不過文化低，要勞編輯先生修改。同在一條陣線，盡了我做人責任，相信大家在所不計。

去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大陸，關於由大陸逃港難民一事，詢問周恩來，周恩來也承認，不過將逃亡來港一詞，改為「非法探親」。周恩來的為人，知識分子早已心中有數。一九五四年萬隆會議前，共產黨一直利用他的外交才能對外，萬隆會議後，共產黨利用他的圓滑手段對內。二十多年來，共黨內部大鬬爭，彼伏此起，好多時都是周恩來打圓場，否則共黨內部危機，早已把共產黨拖垮，武漢兵變，即其一例。

在共產社會裏，人們雖極之痛恨共產制度，唯是周恩來為人，黨內外人士對他都有幾分敬重，因此共產黨一直利用其超卓才能。以共黨的殘酷鬬爭，周恩來對共黨的功勞，終將會付之東流，難免一鬬收場。我一直惋惜周恩來走錯路線，如果用他卓越才能，奉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他的才能會表現得更好，後世人更加景仰，可惜他走錯！反共陣營人士往往直接攻擊毛澤東，很少人攻擊周恩來，不知是否內心對他也有多少敬重？他才能雖好，為人穩重，處事圓滑，不開罪人。

但有一點人們忽畧了，他不敢直接批評「毛主席」的錯，更不敢提早指出毛的錯。自三面紅旗，害盡千萬蒼生，才幹雖好，骨氣不及彭德懷，也許為此，成為共黨政權鬬爭不倒翁。話歸正傳，我要問「周總理」，既有非法探親，便有合法探親。人們為什麼要採取非法探親，不採取合法探親呢？很明顯，人們申請合法探親不批准，才採取非法探親。非法探親是誰人迫出來？這個「非法探親」不過是周恩來的圓滑外交詞令，探親本是很平常的民間人情來往，我國自古以來都有探親問候，那有非法與合法？最近才聽得周恩來的妙論。「周總理」可知人們為了探親付出什麼代價？海上的行程：民兵的兜截，夜間探照燈掃射，機槍射殺，巡邏艇追捕，手腳發冷、抽筋、海上食人鯊。陸上的行程：長途跋踄、迴避哨崗、在邊境受到射殺和狼狗撲噬威脅，以九死一生衝出來探親。人們付出這樣高的代價是何道理？

周先生是共黨高層幹部中較有人情味一位，人們以這樣代價探親，你作何感想？邊境河畔寃魂，梧桐山上白骨纍纍，此者探親不成，進入枉死城的亡魂，誰來憑弔？他們前仆後繼，如何解釋？歷史上未有「非法探親」只有共產社會才有。他們殘忍地阻止人們探親，才弄出這個「非法探親」來。周先生，請你保持晚節，為同胞發出正義呼聲，直斥「毛主席」之非，一改初衷，奉行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拯救億萬同胞於水火，將來千秋功罪，自有定評。否則將來人們鞭屍毛澤東時，定會波及於你。周先生，好自為之！

讀者流淚漢敬上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〇二至三〇六）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二）

本月九日（星期日）香港分區召開會員座談會議，由該區負責人黃華、伍陵等聯繫召集了許多會員於當天下午三時到來會所討論座談，會上提出了許多極有建設性的意見；如加強今後分區與分區之間及協會本身的健康活動，儘量對外擴大影响，如會員座談，學術座談，郊外旅行等等。同時，大家還認爲本會足球隊以前是有一定成績的，應繼續加強領導，幷提出吳少雄爲足球隊長，盧世龍及吳煜鎮爲副隊長，今後便可協助康樂部攪好足球隊的領導工作。吳少雄是本會旺角分區的負責人，又是東方足球隊的領隊，今後當能移輕就熟，盧世龍和吳煜鎮都是本會足球的青年猛將，以前領導足球隊已取得一定成績，今後更當能發揮所長，使足球鍛鍊得更加出色。秘書處鄭秀堂執委也表示每月依時辦理好申請球場場紙，以便足球隊有機會有場地加緊練習球技，請盧世龍和吳煜鎮日內抽閒來會所與會務張仲仁聯繫，以便定期召開球員會議，旗鼓重振，百尺竿頭。同時，爲了擴展會務，今後每個會員最好能負責介紹一個至兩個，甚至更多的志同道合親戚朋友及同事同學來參加萬人協會。（最低限度也介紹一個會員），這樣，不但使我們協會陣容逐漸強大，抑且會員成份的可靠程度也可提高，因爲是基本會員介紹入會的，當然在思想認識上比較接近，會副會長和會務部主任張仲仁執委也很重視這些寶貴想見，予以採納，希望各會員由現在起，留意你們接近的志同道合的親友同事，幷做好思想鼓動工作，爭取介紹他們或她們入會，迅速擴展會務。

十三日下午七時三十分，本會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召開了擴大會議，連同各分區負責人及一部份新會員一起開會，幷替我們的萬會長賢伉儷旅遊美洲回港設宴洗塵，端的是濟濟一堂，大家興高采烈。

會議仍由本會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主持，秘書處鄭秀堂執委記錄，先請會副會長講話，會副會長見了這盛大的力量陣容先自喜悅幾分，於是滿臉笑容，既輕鬆又嚴肅地說：「今晚本會召開執委擴大會議，許多會員聽說要和萬會長洗塵，表示參加，我們也歡迎會員們來看看我們執委會議如何開會的，所以很歡迎他們一起參加這次擴大會議，爲了使會務得到進展，故先後召開了各區的會員座談會，一般反應都很熱烈，舉個例說，有些住在灣仔的會員原住在樓上樓下的彼此都不認識，通過座談會才知道是同屋共主，又是同道中人，感情特別融洽。遊船河的旅行頗成功，天氣雖不算好，臨時還多了百人參加，總共人數達三百多人，場面熱鬧，說明會員及讀者群喜歡集體活動，問題還在於我們起不起領導作用而已。

「周朗女士因其他原因辭去駐會的工作崗位，周女士一向熱愛本會，工作期間不遺餘力，晚上時常加班加點，本人謹代表本會向周女士致謝。同時，每個星期日本會都召開分區座談會，我和張仲仁執委都要抽閒參加，特別張主任放棄本身醫務工作而抽身主持各個會議，對本會貢獻很大。回國觀光團已組織完竣，最近有許多華僑領袖赴台集會，其中有部份僑領對我們無限關懷，這次我準備多和這些僑領聯繫，擴大本會影响，洪益林和陳挺拔兩執委在這次組織回國觀光團的工作中，出錢出力，熱情可嘉，亦應表揚。在香港分區座談會上提出許多積極性建議，本會決定採納實施。萬人雜誌六週年紀念及慶祝雙十國慶日將先後來臨，我看還是應該慶祝一番才好，雜誌的六週年紀念慶祝實際上應由本會會務協助進行才是，因對本會會務的擴展亟有關係也」。最後，他轉請萬會長向大家講話，萬會長一向風趣橫生，這次也不例外，用南北調的國語開腔說：「七月份大家歡送我去美洲遊埠，回港又要大家洗塵破鈔，過意不去，那麼，不久將來的回國觀光團啓程，我請茶歡送就是，這次去美洲實緣公私兩便，私事是小女出閣，女婿也是中國人，而且讀了書取得學位，頗感滿意。公事上對於順便吸收外埠的會員問題，也曾帶備了入會申請表格交給當地的朋友代辦，現已取得一些成績，陸續有外埠的華僑寄來申請表格申請入會，也寄來一些美金，數量雖然不多，卻給我們一定的快慰和鼓舞。美洲華僑熱愛中華民國者居多，各個社團的立場很鮮明，掛着國父孫總理和蔣總統像片，只有一小撮的所謂知識份子，由於他們一向有着不安的情緒，無法發洩，只可認爲大陸的所謂祖國才夠威水而表現左傾，實在理性和意志一概茫然，總之，華僑中大多數人是反共的，我們相應加強對海外僑胞的宣傳，幷多和海外會員加強聯繫，這也是宣傳的好辦法之一，最後，感到會務進展速度如此快捷，會副會長領導，張仲仁執委主持會務，工作熱心，代表協會予以感謝。」接着，萬夫人也發言感謝大家對她們兩夫婦的熱情款待

「萬協」舉辦國慶聚餐

本會爲熱烈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二週年國慶節起見，除組織了回國觀光團外，特舉行慶祝聚餐聯歡，辦法如下：

㈠聚餐時間：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十日國慶節晚上七時正。

㈡聚餐地點：香港謝斐道鑾江飯店二樓。

㈢餐券：每券港幣二十元正。

㈣售券地點：1.本會會所（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2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3.九龍旺角花園街一百號地下B益昌米行等處發售，即日起開始售券。

希本會會員及萬人雜誌週刊讀者踴躍携眷參加，以示慶祝雙十國慶節

萬人協會慶祝雙十國慶節籌備小組啓（九月十四日）

，祝大家工作努力和愉快，均博得一堂掌聲。最後，由張仲仁執委報告會務情況及今後工作措施：㈠會務工作進展取得一些成績，是大家的努力，特別是秘書處鄭秀堂及周朗女士兩執委大力協助所致。遊船河旅行人數很多，舉辦很成功，有賴各執委及會內中堅份子大力協助，例如其中一個會員經手銷出券數達四十多張，不過我們的會員是爲了對會務推動而努力，而不是爲了出名堂出風頭而已。㈢分區會員座談會暫告一段落，今後籌措福利基金爲重點，準備與有關方面聯繫，多搞外地旅遊活動，取回一些利益用充福利基金。㈣慶祝國慶及慶祝萬人雜誌六週年紀念應選專辦人員負責辦理，結果選出籌備人員如下：鄭秀堂、譚昇、江灝川、岑嘯雷、馬天、陳科、林之材、鄧德茂、簡均、賴先鈿、梁志鴻、陳澤棠、丘可光、吳福寧等，準備熱烈慶祝今年雙十國慶和萬人雜誌六週年紀念。㈤代財務主任陳定生執委報告本會財經收支狀況。」

這時，時已漸夜，會議也應結束，但熱心的執委和會員都表示爲了辦好這兩個慶祝壯舉，即席捐來款項充作專用經費，并說明要在國慶前夕在本會會所佈置宏偉一些，海外聯誼部主任符強執委捐出一千元，陳挺拔執委捐一百元，鄧德茂執委捐一百元，丘陵捐一百元，胡流澄一百元，孫一專捐四十元，張錫光捐四十元，徐潤添二十元，陳振基十元，萬會長也捐兩百元以示慶祝。

爲了辦好這兩個慶祝大典，籌備小組人員們亟希會員們及廣大讀者群能繼續踴躍捐款協助我們辦理，特別是慶祝萬人雜誌六週年紀念聚餐，少不免要辦許多抽獎的禮物，以贈雅興，希大家盡力協助。捐助資金和抽獎禮物均可，不勝歡迎之至。

茲收到熱心讀者鍾允文先生捐助經費一百元，會員袁發捐會刊經費二十元，十分多謝支持協會。

秘書處供稿

九月十四日

「萬協」座談會側記

九月九日假本會所召集香港區會員第二次座談會，出席者，計副會長曾憲光，會務主任張仲仁，秘書鄭秀堂，會員：黃漢臣、胡流澄、吳福寧、張耀祺、周朗、張玉鶯、張錫光、黃志、伍陵、簡均、楊聖林、施天賜、龔左、陳廣森、賴先鈿、黃華、余雲義等會員。

開會三點十分由副會長首先致詞如下：

諸位會員：今天是我們第二次座談會，很興奮的是所出席者是來自各行各業思想一致的志同道合朋友，今天我們大家見面，此後便是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們的會年來至今，在日益進步和發展中，這次我們會員相識首聚，是我們先決目的，相信此後再經常的聚會，必定產生共策共力的前途，今天的成績，萬人協會已有了光明的根基，這也是我們的主任張仲仁先生居功不小，今後仍要有賴我們張先生致力推動會務，大家再進步的團結，完了，祝福各位。

張仲仁主任致詞如下：

諸位會員朋友：我今天很榮幸與大家聚會，我眞高興今天與大家互相握手認識之後，很自然的就感覺出來，我們這次座談會，眞實的存着一團和氣。在這一現象中，證明今天來的朋友們，都是願意爲自由而團結的志士，本人感覺這種精誠的聚會更增加了我今後推行會務的責任。爲了我們有了今天的團結，希望下次的座談，我們決定討論下列的幾個問題：㈠會員職業互相介紹。㈡加強各種有意義的社會活動。㈢會員共同的福利。㈣公推吳少雄會員加強領導萬人協會球隊，這就是我向大家報告先決的討論問題。

黃漢臣會員致詞如下：

諸位志同道合的會友：兄弟此次從台灣回港很榮幸的趕上了這次的聚會。當本會成立之初兄弟是經常來會的，有見在二位正副會長從最艱難的環境中而領導創辦雖然有年，副會長是錢力人力出的最多的一員，而會務時有停怠，那就是我們人力的缺乏，自張仲仁先生挺身整理會務至今，逐步已見顯著的成就，經此次大家見面之後兄弟很有信心的看好有更多的光明發展，只要是我們的會員團結，精誠坦對，群力互助，以思想一致的共鳴，以不畏艱難的精神共同爲自由生存而奮鬭，何愁我們沒有光輝的康莊前途。

黃華區代表提出我們要實際做事情，集會時不在乎茶點招待，免銷費會方在艱難中籌來的經費。賴光鈿代表提出，我們要精誠團結，齊心合力來發展我們協會的工作。簡均代表的意思，對協會的工作，只要我能做的我都願意去做。

會員議決通過，摘要。

㈠合力發展廣徵會員。

㈡貧苦無力交會費者，入會只要思想堅強有會員擔保仍許入會。

㈢下次會議討論、福利、職業介紹、戶外活動各問題。（黃漢臣）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別名 筆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省　縣		身份證號碼				
住址				電話			
興趣和專長			職業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學歷						二寸相片兩張	
審查部意見			會長意見				

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接班人

鄭六豐

接班當日意拳拳，會幾何時絕血緣，
易暴誅毛功不就，逃身碎骨事眞傳，
橫眉按劍曹丞相，義父施刀呂奉先，
畢竟豺狼丘一貉，誰生誰死不須憐。

董力行曰：共黨制度中，最壞之事，即是鬪爭，對外鬪爭別人，對內鬪爭自己，何爲「忠恕」，何爲「禮讓」，何爲「誠信」。孔孟之言，絕不知曉，上自主席，下至幹部，互相攻擊，互相鬪爭，謀位奪權，人人自危，隨時有殺身可能，一羣毒蛇猛獸，張牙舞爪，互相殘殺，互施詭計，互作欺騙，吃苦受罪，享受毫無，惡食粗衣，難以溫飽，既糊塗而又可憐，洗腦交心，至死不悟，前年九大會議，老毛欺騙林彪，手撫其背曰：「林同志，你是我最親密的戰友，你是我未來的接班人」，林彪心知其假，爲裝喜悅，將計就計，希望弄假成眞，九大之時，手持小紅語錄，在頭上搖搖不停（電影可證）。乃發動文化大革命，先鬪劉少奇，再鬪其他同仁，同室操戈，黨內老同志，鬪得死去活來。主席之位，得以穩定。

林彪不久，對老毛施行謀殺者，自知不能接班也，眞能接班，何不安心等待？欺騙作風，彼此明曉，心中有數也。

共產黨六親不認，虎豹豺狼，一丘之貉，賊殺賊，愈殺則愈好，六豐先生之詩，曹丞相，對呂奉先，是爲佳句。

松陰小憩

鄧學而

香港桃源可避秦，蹉跎廿載樂容身，
縱談天下國家事，明辨是非有幾人。

讀燒餅歌有感

鄧學而

若要太平賊殺賊，居然實現眼前來，
平生未解玄機語，今日玄機讀幾回。

夜半秋聲

鄧學而

西北頻傳泣訴聲，聲聲訴盡不平鳴！
原來又是逃亡客，拋棄妻兒向港英。

鄧先生對推背圖，頗有研究，「若要太平賊殺賊，居然實現眼前來」，夜半秋聲，亦爲佳作。

遊慈雲山有感

林參天

(一)
自從柙出虎和狼，倏忽多年兩鬢霜，
每上慈雲山上望，最關情處是家鄉。

(二)
竄身異地幾逢春，昔日朱顏今雪鬢，
幸尚眼明和體健，終能自信睹亡秦。

林先生來函，附有二十元港幣，以助萬人會刊印刷之費，卻之不恭，代爲轉交，代爲致謝，尚有律詩佳作一首，下期發表。壇主。

傭書寄慨

王棠華

(一)
世衰賈瀝袍誰贈，握管南疆感二毛，
腹愧騰蛟應抱憾，情懷戲鳳恣揮毫，
縱談王霸風生趣，鏖戰文壇筆似刀，
值此公餘詩思濶，滿腔星斗自憑高。

(二)
故都風雨尚飄搖，覩脫荒投逸興豪，
溽暑揮毫忘夢寐，吟懷蕩漾咽江潮，
起衰振瞶憑文教，救國興邦仗豹韜，
莊敬自強空自慰，詖辭瀰恨醉黃嬌。

中秋望月感賦

馬天

一年清景介炎涼，抱月爲愁損健康，
已避重雲來看我，且將熱愛送還鄉，
天庭瀉白遙飛瀑，腑肺流丹起怒芒，
往事從頭誰作主，人生大概是徬徨。

三東六豐詞長

林杉

(一)
兩次呈詩又再三，不辭馮婦下車慚。
形同醉漢飲方劇，勢似狂夫鬪正酣。
得句早忘分雅俗，成章多莫計廉貪。
一時率性君休怪，聊作悠悠竟夕談。

(二)
人心天意兩難同，得失且看塞上翁。
我自怡怡而渡日，誰還咄咄以書空？
時窮詩料偏加富，路阻夢魂尚可通。
任彼政壇狼虎惡，王侯螻蟻一般終。

(三)
香烟抽盡已三枝，尚未吟成半句詩。
興正濃時催債到，思經亂後待清遲。
百篇容易應相信，一字艱難不算奇。
從古騷人多怪事，豈單撚斷數根髭！

(四)
寄君三東告完成，頭腦醺醺漸解醒。
曹劌論兵惟在氣，老莊得道本爲清。
昨朝緊擂衝鋒鼓，此刻輕敲捲旆鉦。
擲筆宛然同洗甲，遙知今後免長征。

題椰加達李勵文先生大作「啼烏曲」讀後

印尼 吳湯禮

別箇離書訴且頻，投荒萬里歷蠻榛，
馬融作育栽桃李，屈子辭章達遠津，
落瓣重重天變色，啼鵑處處慟婦人，
英雄落泊情難勝，島國烟波浩蕩春。

病中述懷

印尼 吳湯禮

藥物通嘗濃淡過，身癯質弱未調和，
邊醫把脈愁眉短，爲職操勞感慨多，
不惑浮生經戰亂，當前國難志難磨，
蠻荒寄跡思鄉遠，待聽王師奏凱歌。

題壇主明日黃花錄第三集出版誌慶

印尼 吳湯禮

蕩蕩風雲會，吟聲動斗牛，
擎椽驚宇宙，吐納氣剛柔，
倚劍韜戎畧，豪情樂唱酬，
黃花詩一卷，歆譽滿黌樓。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合訂本

第一集至第五集

精裝一鉅冊　定價港幣卅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格
胃病速癒法	H.K. $5.00
胃痛根治法	2.00
體弱康復法	5.00
腦弱康復法	6.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4.00
失眠防治法	4.00
風濕骨痛速癒法	3.00
衰老防治法	5.00
高血壓防治法	3.00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中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是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蔴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胃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癒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的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強壯
神經衰弱與神經質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五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與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癒法
買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illegible]活乳房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腸胃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神經衰弱與瘦弱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癒嗎
神經衰弱治癒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癒後保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彌敦道
平安大樓八樓七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中環德
輔道中八十四號章
記大廈十八樓一五
〇一室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彌敦道
平安大樓八樓七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英文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〇九期 新12期）

「太平山」？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〇九期(新12)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〇九期(新12)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九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葛柏與梁燦權

港督麥理浩爵士從英倫渡假歸來，據說有關葛柏引渡問題仍無把握，因為英國沒有懲治貪污條例可資根據；而且葛柏在英國並無犯罪，法律程序上無法使之引渡回港受審訊。

這段談話使到香港人很失望，大部分報紙著論予以批評，大力抨擊，認為英國只會死捧着他們的法律，不理會香港的實際環境，更沒注意到香港市民的意願。

本來，法律亦要照顧到現實和人性，不能死板板的。葛柏雖然身在英倫，卻曾任職香港政府，任內有貪污嫌疑，香港政府該有權找他回來，把事情加以澄清。但英國人對法律程序的固執總是死牛一便頸，儘管港督親自回到祖家交涉，仍然沒有結果。

在人情來說，英國政府這樣做確是不對；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也有法理上的根據，問題只是執法者太過「唔化」及忽視香港人與情罷了。

不過，有時候事情十分令人費解。最近澳門賭場發生一宗刼殺案，澳門政府懸紅五萬元追緝在逃疑犯。其後，這個名叫梁燦權的疑犯終於在香港落網，警方把他抓到，送回澳門。

在情理上說，一個犯有殺人打刼嫌疑的人，為社會治安設想，必須繩之於法，使他受到應得懲處，服其應服之刑。可是這事引起了法律界「嘩然」，認為警方這樣幹不合法律程序。香港警察要抓梁燦權，必須得到律政司的拘捕令方可動手；如果是澳門警察，更根本沒權在香港拿人。

他們認為：即使把他抓到了，也該在香港提堂審訊，確定了他與澳門賭場刼殺案有關，才可正式按照引渡犯人程序，移交給澳門政府。

我們雖然不是法律專家，但相信法律界人士所說的這些話，站在法律觀點上完全對的。不過，在輿情方面，不免使人產生一種感覺，認為英國法律過於重視形式，有包庇犯罪者之嫌。葛柏事件、梁燦權事件，都使到守法望治的市民感到喪氣。

更使人不解的是：香港報紙的評論，對這兩件事的論點，完全缺乏原則。如果認為應尊重法律程序，不該批評英國對葛柏事件的處理；如果認為更應尊重民意，就不必處處捧出法律程序來，使犯罪的人有走法律罅而逍遙法外的機會。

舉個例：九月二十日中文星報的社評，標題「引謀殺疑犯返澳是一項非法行動」。他們說：「除非政府能正式的解釋事情的經過，不然香港人都有權把這事看作是一名男子在香港被綁架的。如果他真的是被綁架的話，我們應該如何設法補救？……我們是否在香港生活中，不應有此種恐怖事情發生的？」

鑒於這些中文非常生硬，文字結構較近於英文，我們懷疑這篇文章是從英文翻過來，因為該報同時也出英文版，英文版的社評很可能是由外國人執筆，所以有這種和中國人完全相反的意見。

中國人認為治亂世應當寧枉毋縱，殺一儆百，並不斤斤於合法不合法。如果事事研究法律程序，罪犯會成漏網之魚。一個打刼殺人的罪犯，如受到「法律程序」的保護，得以逍遙法外，對社會治安影響大呢，抑或拘捕一名嫌疑罪犯未能依循正當手續大呢？梁燦權遞解回到澳門，也不會不經審訊便繩之於法，必須有足夠證據證明他有殺人行刼罪行才會服刑。這樣，星報社評的執筆人何必躭心成為「寃獄」，更不消為香港的安全躭心。

一個犯有貪污嫌疑的人，和一個犯有殺人打刼嫌疑的人，那一個對社會有更大的威脅？也許有人仍然認為貪污者罪更重，但當他不在其位時，要貪污也不成；打刼殺人卻不必賦予他什麼權位，隨時隨地都可以捲土重來，再撚一鑊，有他的存在，市民隨時會遭受生命財產的犧牲。但報紙評論的執筆人卻對所謂「法律程序」作出兩種不同的論點，這究竟是什麼理由呢？

新聞以外

被「自己人」揭破畫皮「聯陣」實爲國際左派組織

萬人傑

一位反正的「聯陣」會員致函本刊，揭開「反貪捉葛」分子的假面具。他們的頭頭是在「外國」學習過「革命」和「顚覆」的。攪「保釣」、攪「反貪捉葛」無非困擾港府，達到反政府目的。對付這班攪屎棍最好的方法是「不受利用」。香港的問題已經太多，加上這一樁，對香港的安定十分不利。

自己人揭破畫皮

一班青年繼「保釣」運動後，靜極思動，再來一次所謂「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如取表面看法，算得是一項「頗有意義」的運動；但老萬早在這裏提醒各位，他們攪的運動，正題之外，必有副題；同時，老萬還指出，「反貪捉葛」的副題，無非是左派報仇運動。他們關心的不是反貪污，而是打落水狗，要將葛柏這會經是左仔死敵的人物打下十八層地獄，把他攪到杰爲止。

一般市民所希望的是整肅貪污風氣，並非專對個人報復。因此摩士、維園雖輪流攪個不停，市民的反應卻十分冷淡。並非市民不贊成反貪污，而是這班別具用心的人，底牌揭穿，人們已不再願意受利用，只採冷眼旁觀態度。

不過，仍然有些思想偏激的人，受到動人口號的煽惑，以爲他們出於純正動機。這因爲他們還沒把這班人的底子弄清楚，也可能未必完全相信我們揭發的眞相，甚或以爲我們對這些極端分子有偏見。

現在老萬又抓到一個更有力的證據，證明這班人攪的任何運動，都另有目的。揭破他們畫皮的，是他們的「自己人」，這使讀者對他們，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聯陣」是一個「左派」組織

本刊編輯部在九一八「反貪污」青年搗亂法庭的前一天，收到一封署名「一個前工人學生聯合陣線會員××」的讀者來信，這信內容所述，完全證實老萬前此在「新聞以外」指出的一切，不是無的放矢，全有事實根據，除把他的來信原文刊出，並製版附刊爲證。

以下是來函的原文：

「編輯先生：

我是七十年代雙週刊屬下『工人學生聯合陣線』成員之一，最近由於意見分歧，受到排擠，而自動離開該組織的。

當初我的加入，是本着中國人的一份子，愛國家、愛民族的一胸熱血，參加進去，一同進行保衛釣魚台運動，出錢出力，任勞任怨，無非爲保衛中國領土而盡一分國民責任。但是其後我發覺該七十年代雙週刊的『聯陣』是一個『左派』組織，專以各種藉口來策動搗亂社會秩序，其目的並非保衛中國領土。

在這次『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中，我又一次發覺一群熱血的大專學生，被一撮別有用心的份子所操縱，發動示威及巡行，而其陰謀乃反對香港政府，以致破壞社會安寧。

所謂反貪污、捉葛柏，只是一個很好的藉口而已。

與「國際」有關聯

這次運動以十三個團體爲名義，其實主要策劃者係『聯陣』，如七十年代雙週刊、每月戰訊、青年先鋒、青年工人等，都是同一組織。

最初我在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中，曾被該組織之首腦人物指示要用苦肉計，要學一九六七年暴動時左派的自行製造傷痕，藉以誣控警察的暴行。我在參加『聯陣』期間，又發覺該組織的首腦者包括今次運動之數名策劃者，曾在外國學習過『革命』『顚覆』等訓練，而且經常與所謂『國際左派』如『托派國際第四組織』及『馬克思主義組織』等聯繫，接受指示及交換經驗等。而外國之幾宗爆炸事件，亦疑爲該等國際組織之所爲。

『聯陣』組織又認爲學生易於衝動，可以利用學生，煽動學生，所以他們正積極吸收可以造就之成員混入各大專院校，控制學生會、學生刊物，以便達到他們顚覆社會及反政府運動的目的。目前『學聯會』之高級幹事會之委員，亦係其中一人，由於該委員之發動『學聯會』，便拖入這次『非法集會』的漩渦。雖然撲滅貪污是每個市民應有之責任，但我提醒各同學應審愼及理智從事，不（要）爲

信末附有眞姓名及地址，我們製版時把它塗去，是怕投函的人受到報復。

政治色彩太濃厚

把這封來信和「反貪捉葛」話劇演變過程互相印證，不得出信中每一句話都不是生安白做。

不過，儘管說他們的頭頭受過「革命」「顚覆」的訓練，他們每一次的運動，步調顯得非常凌亂，且往往不知不覺間露出了狐狸尾巴。比方九一八他們大鬧法庭的一幕，固然得不到守法市民同情，同時他們又高歌「團結就是力量」「東方紅」等共產歌，政治色彩如此濃厚，很容易使人回憶起七年前舊事，左仔鬪臭港英的時候，和他們的言行舉動，同一個模子，不免使市民們聞歌色變。

香港今日情形比一九六七年時複雜得多，治安大不如前。如果此時發生類似六七年的事件，一定難以控制。這一點，四百萬市民都認識清楚。他們雖然對社會的現實情況有所不滿，但如果再發生一次六七年暴亂，大家必然一鑊熟。這避難所儘管有不少不合理的地方，但差不多每個人都可憑其勞力，換取所需生活，大家安定過日子，也有基本自由。把這避秦之地攪垮，難道還有機會回到「祖國」過「幸福的社會主義」生活嗎？

這是廣大市民對他們，只採冷眼旁觀態度的原因。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近半年來，由於原料來源缺乏，許多工廠被迫減產或停工，使到不少工人失業或因沒有加班而減少收入。香港產品在海外的銷場又遭遇到限制、競爭等等的困難，倚爲第一生命線的香港工業，很明顯地面臨多方面的危機。

民生方面，大陸糧食售價不斷提升，有如火箭騰空，一日數變；其他物價也跟隨上漲，生活指數雖說漲了六點，其實許多食物漲價幾倍，日用品、藥物等，都成了市民沉重負擔。

最可怕的是治安不靖，刼殺事件幾無日無之。人們生命財產，簡直毫無保障；每一市民，隨時隨地有遭遇意想不到的變故的可能。

不能不承認，香港已不再是天堂，足以使香港居民受到影响的事情，必須盡可能避免。隨時足以使事態擴大的「運動」，如處理不當，很易成爲燎原之火。當局顯然也看到這一點，處理上煞費苦心，一方面不能讓他們破壞法紀；另方面又不能太過縱容，因此既執法，又從輕處罰。

可是這政策也給那撮攪運動的人看懂了，因而他們有恃無恐，實行博拉，不把警察看在眼內，他們曉得，卽使被抓，也不會給他們嚴懲，索性做個「英雄」了。

無線電視「作風」的改變

從他們內部一名造反派的來信，我們對「聯陣」的本質已弄清楚，正如他期望的，大家「不要爲該組織所利用」。能夠做到這點，這班攪屎棍當然不會發生作用。

不過，香港仍然有不少人爲了利害關係，迫得做他們的「抬轎佬」。最明顯的是無線電視。

「聯陣」放篤屁也要在螢光幕上宣揚一番。偌大一個機構，而且明明是資本家的機構，爲什麼竟成爲他們的同路人？是無線電視最高當局的決策，抑或內部有跳樑小丑，原是他們一伙，借着機會，把電視作爲他們宣傳的大本營？

本港正派的報紙差不多都已弄清楚他們的來龍去脉，多數不受利用，對他們的行動不予重視。大賣氣力替他們宣傳的，只有本港左派報紙和電視。過去無線電視作風是極力避免涉及政治。近來的「趣劇」卻專門拿港府開玩笑，力加諷刺。駡政府是天公地道的，不過這不是無線電視過去的作風。爲什麼忽然改變作風？和大力吹捧保釣分子有關係嗎？使人不免感到疑惑。

有人以爲，這恐怕不是「大陸貨廣告」那麼簡單。報紙登了廣告，劏一條蟮仔（宣傳稿）是可以，如果登了廣告要刋大半頁吹牛文字，報老板也不會答應。

無線電視的宣傳，確是大賣力氣而且過分！

編輯先生：

我是七十年代雙週刊屬下"工人學生聯合陣綫"成員之一，最近由於意見分歧，受到排擠，而自動離開該組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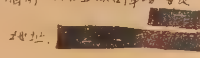
當初我的加入，是本着中國人一份子，愛國家，愛民族的一腔熱血，參加進去，一同進行保衛釣魚台運動，出錢出力，任勞任怨，無非為保衛中國領土而盡一分國民責任，但是其後我發覺該七十年代雙週刊的"聯陣"是一個左派組織，專以各種藉口來策動搗亂社會秩序，其目的並非保衛中國領土。

在這次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中，我又一次發覺一群熱血的大專學生，被一撮別有用心的份子所操縱，發動示威及巡行，而其陰謀乃反對香港政府，以致破壞社會安寧，所謂反貪污捉葛柏只是一個很好的藉口而已，這次運動以十三個團体為名義，其實主要策劃者係"聯陣"，如七十年代雙週刊，每日戰訊，青年先鋒，青年工人等都是同一組織。

最初我在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中，曾被該組織之首腦人物指示要用苦肉計，要学一九六七年暴動時左派的自行製造傷痕，藉以誣控警察的暴行，我在參加"聯陣"期間，又發覺該組織的首腦者包括今次運動之數名策劃者，曾在外國學習過"革命"，"顛覆"等訓練，而且經常與所謂"國際左派"如"托派國際第四組織"及"馬克斯主義組織"等聯系，接受指示，及交換經驗等，而外國之幾宗爆炸事件，亦疑為該等國際組織之所為。

"聯陣"組織又認為学生易于衝動，可以利用学生，煽動学生，所以他們正積極吸收可造就之成員混入各大專院校，控制学生會，学生刊物，以便達到他們顛覆社會及反政府運動的目的，目前"学聯會"之高級幹事會之委員，亦係其中一人，由于該委員之鼓動，"学聯會"便拖入這次"非法集會"的旋渦。雖然撲滅貪污是每個市民應有之責任，但我提醒各同學應審慎及理智從事，不為該組織所利用。

一個前"工人學生聯合陣綫"會員

地址：

認識中國

儒學・馬列與獨尊

柳以青

在上篇討論了中國文化特質與現代的海外中國人之間，不但不遙遠和不可捉摸，同時，如果海外的知識分子能夠以研討的心情，閱讀一下「論語」及其他的話，恐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疏離感，就會減少到最低限度。

惜乎這一時代的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和政治文化各方面關心有餘，用功不足，於是很多不成問題的問題就產生了。更壞的是：把學術與政治混在一齊，反而由政治在領導學術了。當然，我不否認有時政治情勢是會影響學術的，但只是影響而已，決不能做成政治領導學術。否則的話，那對國家民族的前途，總是黑暗的。

「獨尊儒學」與做人

陳定宇君的「當前海外知識分子所面對之問題」中，在第三節中，提出了兩項問題。一是「馬列主義的全眞性（絕對性）」；一是「馬列主義在中國之可行性」。他說：「在這個問題上，發生在留學生的自由主義與馬列主義對立的情形，在舊知識分子中更爲顯明，前者可以唐君毅的意見爲例，強調中國民族觀念必須與文化傳統相結合，進而反對馬列主義；後者可以王浩爲例，確認馬列主義爲中國自強之道，主張知識分子應該自我改造思想，積極準備回歸的在工作選擇上加入如何更好配合國內學術發展的因素。」

事實上，目前海外知識分子中，對馬列主義的看法，卻是有着極大的分歧的。但是，在贊成和反對雙方來說，在我看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用什麼理論和用心來贊成或反對。因爲，贊成馬列者，有很多是無理論支持的，只是一味的贊成；反對馬列者，亦有只是反對，不講理論。這只是出於情感的作用，我就無法與之討論，同時也不能與之討論。但是，如果找出了理由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在理論的基礎上來互相砌磋。這樣，對所有的海外海識分子們都是有益的，起碼大家都還能以充分獨立與自由來談問題。

陳定宇君在「馬列主義的全眞性（絕對性）」一節中，透露了他對知識分子在「治學方法」上的意見，以爲「都不免流入自由主義的方法裏，或者可以這樣說，這些方法都不免是反教條主義的。」因此，他說：「五四運動以後，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以中國三千年來獨尊儒學，因而阻礙了其他學術發展，乃無可否認的事實；今日中國唯尊馬列主義，是否可以同樣妨礙其他學術發展，除舊立新的革命思想在學術發展上也是需要的，但是不是只能規限於馬列主義的框框以內呢？……」。接着他又說：「當然學術發展若毫無約束，就會有知識分子閉門造車，在自己的小圈子裏鑽牛角尖，而與現實環境脫節的危險，所以毛澤東始終強調知識分子的階級性，但什麼學術才是爲人民服務的界別非常難定，尤其是需要長久的理論。……」所謂「爲人民服務」，去私立公的精神任何知識分子都在理智上接受的，問題是「爲人民服務」是不是等於「爲馬列主義服務？」因此，陳定宇君就不能不對王浩所提出的「一個中心課題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及其在中國的發展，……從而得到一個生活的南針」一點上，提出了反問：「爲什麼馬列主義不需要借助討論批評，而甚至可以指揮其他一切學術呢？」

這一問題，恐怕是每一位海外知識分子們所會發出的必然問題。在理論的階廚，也是非弄清楚不可缺的一個問題。這就是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的最大憑藉。然而，這僅是限於海外地區而已。如果在大陸的話，這問題的提出已經是「罪大惡極」了。

陳君這段文章中，涉及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這問題是屬於歷史性和思想性的。就是「儒學獨尊」與「馬列獨尊」問題。

兩千年來，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唯崇儒術以降，儒學確是成了中國政治思想的主流。然而，儒學之所以成爲政治思想的主流，不僅依靠政治政策，更重要的是儒學所包含的內容和價值。這內容和價值，絕不是政治政策的肯定而始有，同時，自秦始皇以法家政策統治中國以降，在漢初的幾個皇帝時，儒、法之爭卻是很激烈的，由漢高祖初時之輕蔑儒生，到文、景時代更崇尙黃老，直至漢武帝時之「罷黜百家」來看，那並不是政治人物的開明，而確是儒學的本質是綜合和繼承了中國的民族精神的精華所致。也唯有這樣的民族，才產生了這樣的民族精神。

要之，儒家思想，是以人類自身之力來解決人類自身問題爲其起點的。所以儒家所提出的問題，總是「修己」「治人」的問題。而修己治人，在儒家是看作一件事情的兩面，即是所謂一件事情的「始終」「本末」。因之儒家治人必本於修己，而修己亦必歸結於治人。內聖與外王，是一事的表裏。所以儒家思想，從某一角度看，主要的是倫理思想；而從另一角度看，則亦是政治思想。倫理與政治不分，正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然而，在「獨尊儒學」的時代，儒家思想固然成了當時的「顯學」，然而，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除了不能上升到政治官僚集團之外，大多都能自由自

在地在研討、在繼承，有的竟也打入宮廷範圍之內。如道家思想和以後的佛家思想。然而。在民間，以及一部份的知識分子中，仍然可以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同時，也點綴了我們中國過去兩千年來的文化人生，多采多姿的。因此，所謂的「獨尊儒學」在意義與內容方面，並不能與目前大陸所倡導的「獨尊馬列」的意義與內容相提並論。

「獨尊馬列」與爲奴

中共的「獨尊馬列」，背後的主催力量，一如陳定宇君所稱是「槍桿子」，是武力，是暴力。基本的原因乃是「馬列主義」之產生之原因是來自西方的社會，不是來自中國，因之，如果要把這外來的思想，加諸於中國人的頭上，總會是有格格不入之感。時間愈長，愈會發現其不能入流的適宜性，因此，中共首先借助了槍桿子，然後以槍桿子爲後盾的再實行「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原來的意義，並沒有什麼不妥，那是人類天賦地求知能力，不斷發展的歷程。然而，中共所推行的「思想改造」，已經不是「思想改造」而是「思想灌輸」與「思想控制」了。假如一個思想是好的或正確的話，在人類接觸之後，必會產生某種採摘與攝取，這是文化的進步和人類思想的開放。反觀中共所推行的「思想政造」，只不過是讓人民重複馬列主義所說的東西，而必須信仰而以之爲眞。否則的話，你就是沒有接受到「思想改造」的效力。

最近，中共的「十大」召開後，「十大」文件的研討推行到大陸各地。我會接連幾天收聽大陸各地的電台，大多都是在研討「十大文件」的，其中是來自各單位的研討錄音，結果很簡單，所謂的各地單位的研討心得，只不過是再一次的重複「十大」文件的內容而已。如果這就是所謂「思想改造」的話，那不過是「思想閉塞」而已。因此，在這裏不必用了冠冕堂皇的「思想」字眼而混淆人的耳目。

在以前所謂「獨尊儒學」的時代，你可以反儒學，最多不作官，不上朝廷而隱歸家園；但是，這種反儒學的人物，不是因爲儒學本身不夠博大精深，而是反對把儒學的科目，做成了升官入仕的必考科目而已。實則，儒學的偉大，無論爲官爲宦，或是爲民爲人，都是很實用的學問。並不只限於經義章句之背誦墨貼而已。因此，雖然在過去的歷史上，所謂「獨尊儒學」，但是，儒學的眞正傳統並不在朝廷，而是在民間，因此，形成了所謂的統治與道統。這情形見於儒家人士所從事的講書授徒之風，特別見於以後的書院的成立與發展。因此，所謂「獨尊儒學」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名詞，其中情節卻要從過去中國的歷史中，進一步去找到更可靠、更善妥的證據的。因此，如果就以訛傳訛的去了解「獨尊儒學」，而竟與目前中共的「唯尊馬列」相提並論的話，不僅於史實不徵，反足見今日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仍承百年來輕蔑中國歷史之風，而對本國歷史的認識仍是一片空白呢！那麼，只有任憑人家信口雌黃，他人所是則大之，他人所非則非之了。這方面卻實在可悲可嘆。

另外，有一點還是要提出來的是：在中國歷史上所謂「獨尊儒學」的時代，在中國學術史上，治孔孟的無不兼通老莊，因老莊站在孔孟之反面，自成一派，正可用來補偏救弊，並非除儒學外，杜絕了其他的諸子百家。

反觀今天中國大陸上的中共之「獨尊馬列」，卻與以前的情形大異其趣。不但一字一句的照抄馬列主義的理念，同時，對「馬列主義」的解釋也局限於唯一之解釋，那就是所謂的毛澤東語錄、選集和談話。君不見所有大陸出版的書籍、雜誌和報章，以及與中共有關係的出版物與出版機構，那一篇、那一章沒有毛澤東的語錄和談話。這種所謂的「獨尊馬列」，是中共的物產，同時也是中共奴隸中國人民思想的罪行。在目前，已經問題百出，將來的歷史上，恐怕又該是一宗醜談呢！

在前幾期我曾在「紅、專問題與大學生」一文累累提到「遼寧日報」所刋登出來張鐵生那封信所表達的有關中共教育的問題。

姑勿論這封信的背後將發生什麼風波，但是，我們就那封信所表達出來的心聲，我們已經看得出，中共所倡導的「獨尊馬列」所發生的惡劣影響了。而這惡劣的影響正巧就發生在奉行「獨尊馬列」的中國青年身上，如果我們縱橫古今四方來看這一事件，愈覺得中共的「獨尊馬列」，不但現代不是中國之福，將來更遺害匪淺呢！

不信的話，我們可以看看張鐵生自己所說的話：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本職工作，每天近十八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爲着自己站到小屋裏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

「如果這樣，將受到自己與貧下中農的革命事業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譴責。……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關係等淸白，對於我這個城市長大的孩子，幾年來眞是鍛鍊極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觀的改造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飛躍。」這一段話，正可道出了大陸「獨尊馬列」後，中國青年人們所受的迷惑之深。然而，他卻在這種情況之下，被選爲考大學，但在學科的考試上，顯然他是失敗了，因此，他才發出了抱怨，公開的寫在試卷上說：「對於幾何題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題眼瞪着，眞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着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羣大學迷給壟斷了。……我所苦悶的是，幾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些什麼，總覺得實在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

這眞是「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呢！

「在儒學獨尊」的時代，雖然沒有考試入仕，但還能堂堂正正做一個人，可是，在中共「馬列獨尊」的時代，假如你眞的聽信的話，那就會把「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排斥了，代替了」，永遠要在每日工作「十八小時」之下作農奴了。

中國政府應對顧毓琇採取行動



就當美籍華人紛紛遊大陸之際，周恩來座上又添了一名客人，就是國民黨內CC系要角顧毓琇。顧毓琇在CC系地位相當高，除去該系首腦陳果夫、陳立夫昆仲，向下數第一級的重要幹部，就有顧毓琇在內，因此，他能在陳立夫任教育部長時任政務次長，在蔣主席兼任中央大學校長時任教育長，實際代行校長職務，勝利後又出任上海市教育局長，要算是CC系一張王牌。

對於國民黨內CC系，不論黨內黨外人士對之有好評者絕少。筆者當時年事尚輕，所知甚少，由大陸逃港之初，眼見國民黨內各派各系包括黃埔學生紛紛降共，只有CC系人物，除去走避不及被俘，自動投共的確實絕無，因此感到該系人物小德雖有出入，大節畢竟無虧。因此，對CC系反而有一分敬意。以後找到工作，與CC系重要分子共事之後，加之對於現代史所知漸多，始懍悟於國事之壞，實非一端，而CC系人馬所負責任，當較其他各系為重。

後世史家檢討我政府在大陸之敗，一定會說國民黨不是被共產黨槍桿子打敗的，而是在文化教育戰線上戰敗的。文化教育數十年來則一直握於CC系之手。

就我同CC系人物共事的經驗，發現CC系人物普遍犯三個毛病：一、能力最低，在我們看來是雞毛蒜皮小事，一舉手就可以解決。他們卻張惶失措，不知所為。二、心胸最狹，CC系一貫作風是國比黨輕，黨比組織輕，用人標準只問是不是自己組織，不問有沒有能力。三、權力慾最重，CC系人員一貫作風是這件事他們自知作不好，但是決不肯讓與別人去作。因此，凡是CC系人物把持的工作，無一不失敗，最顯著者如文化與教育，由於文化教育的失敗，導致全盤失敗，如果說大陸陷共，罪全在CC，自非公道之言，但CC系之罪確大於任何派系，則是事實。

不過，CC系雖然誤國之處甚多，但也有一項可取，即在大陸陷共後，CC系人物無自動投共者，此為CC人物最值得稱道之處，不意此時出了一個顧毓琇，把CC系保留了二十幾年的金字招牌砸了，所以顧毓琇不但是國家與國民黨的叛徒，也是CC系的罪人，如果我是陳立夫，我馬上就要在台北發表聲明，與顧毓琇斷絕公私關係。

撇開CC系不談，筆者覺得政府對此應當有所表示。因為顧毓琇的身份與楊振寧、葉楠不同，楊振寧在大陸陷共時他只是一個學生，與政府及國民黨均無關係，葉楠雖然曾任政府官吏，但已是二十幾年前的事，與政府方面久已斷絕關係。只有顧毓琇不同，顧毓琇雖在美國，與台北仍有聯絡，即使政府未賦予任何任務，但卻仍以國民黨人身份在美活動。前年莫斯科召開一項學術會議，顧毓琇即以中國代表身份出席，雖然顧毓琇當時僅代表個人，但國際上均認為他是中華民國代表，外國報紙均報導自政府遷台後，第一次派代表去莫斯科開會，是時又在蘇俄籍記者路易士去台灣不久，外國「觀察家」紛紛推測此為中蘇聯合對毛之契機。此事以後雖證明渲染過甚，但顧毓琇卻被公認為中國政府派駐海外之人員。此時顧毓琇突然去了北平，又正值毛幫內憂外患，走投無路靠着造謠過日子的時候，毛幫可以從日本拉回一些反政府的台獨分子，硬指是台灣同胞，若是周恩來靈機一動，說顧毓琇是代表台北國民黨中央來的，比起從日本拉同的台灣同胞，宣傳作用要大得多，周恩來只是日前被王洪文逼得頭昏腦脹，壞主意忘了大半，但遲早他會清醒過來，拿着顧毓琇作文章，擴大造謠攻勢。

由於此類情況，筆者不能不向政府當局提出忠告，此事可馬虎不得。首先應當查明顧毓琇其人是否尚保有國民黨籍，如果有，就馬上聲明開除其黨籍，其次要查顧毓琇是否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如果有，也應當即予吊銷，最後再考慮曾任政府官吏，自願投共，是否應以叛國罪予以通緝。政府對於附

共分子有無決心處置，顧毓琇將是試金石。

由顧毓琇案，聯想到整個對共鬭爭形勢，覺得有些話實在不想再說，但又不能不說。

目前敵我雙方鬭爭，雖處於武裝對峙情況，但戰爭機會在最短期間則微乎其微，雙方鬭爭重心均轉入政治，實在說雙方的辦法都想以政治力量瓦解對方，瓦解之道是利用滲透，宣傳及外來壓力，促使對方內部變化，此一政治鬭爭主要戰場在海外，故毛幫對海外宣傳不遺餘力，有些宣傳一望而知是造謠，識者皆嗤之以鼻，但毛幫卻百造不厭，初時以爲毛幫黔驢之技已窮，細想之，覺得此正是毛幫惡毒處，毛幫本心並不希望楊振寧、王浩談話，葉楠之廣播眞能動搖台灣中國政府之意志，但毛幫卻相信謠言造得多，確能使海外自由人士感到迷惘，而逐漸動搖反共決心。

關於毛幫前途，筆者曾在本刊屢次撰文指出其必然難逃覆滅命運，因爲歷代亡國因素，舉凡強藩、宦官、女后、幼主、權臣、外患毛幫無不具備，加之盡奪民所有（甚於橫征暴歛）使老百姓無求生之樂，自相斫殺使大小頭目均不知命盡何日，此種政權，稍有風吹草動，將如半山區旭和大廈，七秒鐘變成一堆瓦礫。

所以對於毛政權之瓦解，自由人士並無懷疑，眞正擔心者，厥爲政府之反共決心，是否能堅持到底，毛幫目前在海外所發動造謠攻勢即針對此點發揮，意在告訴海外人士，台灣遲早會同大陸談和的，你們又何必死硬反共到底。此一謠言攻勢，現在尚未奏效，但不能擔保永遠無效，一旦海外人心動搖，進而將會影響到台灣內部，此則毛幫夢寐以求的目標。

毛幫的把戲並不足以惑人，但奇怪的是我政府當局在對毛鬭爭中，從未奪取生機，只是跟着毛幫的調子在跳舞。它事不論，即以目前毛幫所推行的「回歸」與我方所施行的「化敵爲友」兩項政策作比較，我方已落下風。毛幫之所以「回歸」，旨在騙一些海外知識分子作爲應聲蟲、傳聲筒，毛幫固然不要這些「腐朽透頂」的美籍華人「回歸」，這批傢伙又何嘗不心知肚明，如果眞的「回歸」，即使不下放，也決不可能活上一年，因爲兩個社會除去空氣陽光相同，其他無不相異，生活起居言語行動，無一不受嚴格管制，在自由世界活到五六十，七八十歲的人，一旦「回歸」，很快就要嗚呼哀哉。所以這批傢伙只敢回去遊故宮、登長城、吃塡鴨，欣賞周恩來，酒足飯足之後，一聲拜拜，仍然回到他們棲身的資本主義國家去。這批傢伙自己雖不上當，卻人人甘作虎倀，回到居住地一疊連聲讚美「新中國」，這樣對於未曾去過大陸的中國人及外國人，都有一定的影響。

對付這批墮落的知識分子，唯一辦法是同他們劃清界限，政府起碼應當有一個決心，凡是去過大陸的中國人，無論是什麼身份，只要去過共區，永不准再來台灣。不特如此，凡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者，吊銷其護照，凡有各種職位者，例如「中央研究院院士」，一律取銷其「院士」資格，這批傢伙眼中雖沒有自己的國家，但是對於「院士」頭銜卻是相當珍視，因爲「中央研究院院士」在世界學術機構確有其價值，公認爲非眞有學術地位之人不能獲得此項榮銜。如果政府肯在最早採取斷然行動，取銷最早入大陸作毛共虎倀的何炳棣之「中央研究院院士」頭銜，則以後可能就不會有這麼多的院士去，有些人即使想去，也不能不作一番考慮，但政府對此裝聾扮啞，置之不理。於是這批因好奇，或愛出風頭的墮落知識分子，一個跟着一個走入墮落深淵，終身蒙上污點，未始不是政府當局害了他們。

更使人覺得大惑不解者，即教育部長蔣彥士竟聲言凡去過大陸的知識分子，歡迎到台灣參觀，作一比較。蔣部長此言有兩失，玆分別言之：

第一，目前去大陸投共的墮落知識分子，自何炳棣經楊振寧至趙元任及顧毓琇（四人皆爲中央研究院院士），人人對於台灣與大陸的情況皆清清楚楚，尤其趙元任與顧毓琇又不斷回台灣，兩地人民生活不啻天堂地獄之分，此輩雖然有些已老，但不聾不瞎，看得十分明白，所以回到美國要說昧心話，完全是別有居心，如果以爲把他們請到台灣參觀一番，就能改變其言論態度，則蔣部長想法未免太天眞。由於此輩已沒有良心，並不需要說眞話，縱然他們回了一趟台灣，仍然宣揚共區統治好過台灣，當局又當如何，同他們公開辯論嗎？實在說，請他們去，他們不肯去，此類人還算有良知，稍有羞惡之心。若是去了仍說大陸好，仍然不太要緊。最怕的是到了台灣一趟，回到美國向外發表說在台灣見到某要人，私下同他說，台灣一俟時機成熟，就與中共談判「和平統一」。假如發生了這樣的事，眞不知道蔣部長何以對中華民國？爲了我們一線國脈，希望當局千萬要愼重，可不能信口所之，國家到此地步，一步也錯不得了。

第二，前面已經說過，海外自由僑胞，對於毛幫的必然滅亡，很少人有所懷疑，只看每年雙十國慶懸旗便知，雖然近兩年來毛幫外交獲得飛躍發展，但對於忠貞僑胞毫無影響，懸旗之數，不減反增。不過，政府必須要把握民心，加強與毛幫的政治鬭爭，促使其早日崩潰。把握民心之道在於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惡者惡之。海外僑胞所樂見者爲政府以事實表現反共到底的決心，光復大陸的行動；所最不願聽最怕聽者則爲國共和談之謠言。凡足以觸發此類謠言之事物，必須立予廓清，以正視聽。蔣部長邀請附毛之人去台灣，雖其立場無他，但不能不啓海外僑胞之疑，正中毛幫日夜造謠之圈套，願蔣部長今後說話多想一想。

筆者最近兩年對於國事看出其中一項癥結，即海外民情與在台北的政府當局不能溝通，海外同胞所望於政府者，與政府本身所行者，有時背道而馳。平情而論，政府並非不重視民意，所以造成此種現象，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所派到海外工作人員要負很大責任。因爲這些先生們只知奉行上級命令，而不問此命令是否適合海外民情，即以「化敵爲友」一項而論，在海外引起之惡劣反應，決非在台北之政府當局所及料，所及知，如果開始推行此項政策時，海外工作人員能根據當地情況與僑胞願望提出反對意見，則台北方面未必不能接納。但海外人員只知奉行命令以保持己身地位，至於國家是否因此受到損傷，則不復計及，此眞可悲之事。區區對此本不願說，明知說了得罪朋友，但國家到此地步，又實在不能不說，知我罪我，只有聽之了。

值得注意的紅專爭論

待旦

「十全」大會後，關於周恩來的地位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認為，周既然在「十大」中作「政治報告」，又被選為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這說明他已坐穩了第二把交椅。另一種說法認為，周恩來在「十大」中佔不到任何便宜，其勢力似乎比「十大」前萎縮。而「文革」派則斬獲甚多。王洪文、康生、李德生被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張春橋被選為秘書長就是一項明證。至於江青和姚文元的地位，後一種意見認為，他們是故意退居幕後，一旦有必要，隨時可以走到台前來。

筆者的意見跟後者較為接近。踏進七三年以來，我們感覺到以周恩來為首的穩健派，一步步被擠逼到角落裏去。而「文革派」則咄咄逼人，以挑戰者的姿態出現。這種情形距「十全大會」召開的日期愈近，也顯得更加明顯，一眼可以看出「文革派」故意搜索的證據，羅織罪名，要在「十大」前先給穩健派一個下馬威，而最值得注意的便是「紅」「專」問題的爭論。

「文革派」針對教育路線發難

八月十日「人民日報」轉載了「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據說這份「答案」是遼寧省一位叫做張鐵生的知識青年寫的。他是一九六八年下放到農村去的「知青」，這次被公社推薦去考大學，但對着物理化學的試題，他卻一條也答不出來。他不甘願就這樣交白卷，便在試卷上寫了一封信，向「領導上」訴苦發牢騷。他在信中說：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每天近十八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我的時間只在二十七號接到通知後，在考試期間忙碌地翻讀了一遍教材，對於幾何題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題眼瞪着，眞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由於「力不足」不能回答試卷上的題目，於是便發牢騷了，他說：「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着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羣大學迷給壟斷了。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着自己鑽到小屋子裏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張鐵生就這樣提出了一個尖銳的「紅」與「專」的問題。

「又紅又專」的口號，早在一九五八、五九年間已經提出來了，可是現在提出的「紅」、「專」問題卻蘊藏着新的內容。像這篇「一份發人深省的答案」，就不是討論青年人的「紅」、「專」修養，而是直接提到了教育路線問題。矛頭所指向的就是主張恢復考試制度的「國務院科教組」，及其後台老板。我們認為，這封信的重要性不下於一九六五年姚文元的「評歷史劇海瑞罷官」。它很可能是另一場「文化大革命」的訊號。

張鐵生到底是否有其人，這實在是一個問題。他很可能是「新青年上」的王敬軒，是一個子虛烏有的人物，而執筆者則躲起來，煽動一場新鬪爭。

這封信的內容我們曾經引述過了，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不僅僅是這封信的本身，而是由它引起的一連串連鎖反應。而首先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的，便是「遼寧日報」和「人民日報」的編者按。

「遼寧日報」編者按說：「……張鐵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鄉知識青年，現任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他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把有實踐經驗的優秀工人、農民、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選送大學，這是我國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廣大羣眾的熱烈歡迎。同時，也必然會遇到各種舊的思想，舊的習慣勢力的阻力。……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檢查記住多少中學課程？錄取的主要標準，是根據他在三大革命實踐中的一貫表現，還是根據文化考試的分數？……」「遼寧日報」強烈支持張鐵生的意見，向當前錄取大學生的原則提出直接的挑戰。指挖當前的招生辦法，違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

「人民日報」的編者按，態度與「遼寧日報」是迥然不同的。

第一，「人民日報」編者按的語氣遠比「遼寧日報」溫和得多。

第二，「人民日報」沒有向所謂「舊思想、舊習慣勢力」發動攻擊。

第三，「人民日報」沒有號召就這個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而「遼寧日報」則要發動辯論。「遼寧日報」編者按公開說：「今天，我們發表張鐵生同志的信，目的就是在於請大家討論、研究這些問題，歡迎關心教育革命的同志發表自己的看法。」

由此可見，對待同一問題，「人民日報」和「遼寧日報」的態度是大不相同的，這種情形跟「文革」前夕，「解放軍報」、「文滙報」跟「人民日報」之間的磨擦甚為相似。「遼寧日報」的編者按我們抄錄已多，為了使大家對「人民日報」的態度有更深入的了解，且把「人民日報」編者按全文抄錄如下：

「七月十九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一位下鄉知識青年的信，並為此加了編者按。這封信提出了教育路線、兩種思想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

「毛主席關於『要從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的指示，發表已經五年了，教育戰線的鬥、批、改，正在繼續深入。我們要認眞學習和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搞好無產階級教育革命。」

「人民日報」避而不談在「教育革命」問題上有什麼做得不夠，或者尚有什麼偏差。而是強調「教育戰線上的鬥、批、改，正在繼續深入。」表露出一副息事寧人，不欲把事情擴大的神態。這與「遼寧日報」劍拔弩張的情形恰是強烈的對照。

此外，還有一點極值得注意的，就是「人民日報」經過二十二日之後才轉載「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遼寧日報」發表這封信是七月十九日，但「人民日報」直至九月十日才轉載。這種情形跟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在上海「文滙報」發表，而北京「人民日報」遲遲不肯轉載的情形完全一樣。顯示出「人民日報」不希望擴大這封信的影響。後來之所以不得不轉載，自然是受到壓力的結果。

香港的左派報章對此事的意見也是有分歧的。「大公」、「文滙」、「新晚」這三份正宗左報中，「大公」、「新晚」根本不提這件事，裝聾作啞，既不評論，也不報導。「文滙報」卻把「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轉載，全文刊登，顯然香港的共產黨也是分為兩派的。

進攻敵人薄弱環節

大家都記得，「文化大革命」是由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敲起鑼鼓點起，因為這是劉、鄧的薄弱環節。等到毛澤東拋出「我的一張大字報」，才開始進行攻堅戰。現在「文革派」在教育路線問題上進行挑釁，就是進攻敵人的薄弱環節。外交路線是穩健派最堅強的防線，極左派碰也不敢碰，只能選擇從比較脆弱的「教育路線着手，希望集中火力打出一個缺口來。因此，不僅在「遼寧日報」上提出挑戰，而且也在「紅旗雜誌」上開火。

八月號「紅旗」雜誌第一、第二兩篇重要論文「重視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和「改革大學招生制度的深遠意義」，就是轟向穩健派的重砲。

「改革大學招生制度的深遠意義」跟「遼寧日報」互相呼應。指控「修正主義」借屍還魂。它說：「堅持招生制度的改革，必然要經過反復的鬥爭。要注意『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按照『七・二一』指示選拔學生，必須堅持無產階級掛帥，把政治質量放在首位，充分重視實踐經驗的意義。……我們要採用多種形式，進行調查研究，了解推薦對象的思想、文化的實際水平，決不能再採用那種森嚴壁壘，突然襲擊式的考法，決不能憑一紙考卷來衡量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的聰明才智和他們的思想覺悟。」

又說：「在我國教育領域裏，剝削階級搞了幾千年，修正主義搞了十七年，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教育從根本上進行革命還剛剛開始；資產階級的影響是相當頑固的，兩個階級的較量仍然是激烈的、長期的。弄得不好，復辟的可能是隨時存在的。往往有這樣的情況，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會供我們不斷完善新生事物的過程，偷偷地搬出舊的一套來『糾正』新的制度，把人們引到老路上去。」

八月號「紅旗」的頭條論文「重視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主要的論題，便是強調「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強調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仍然沒有解決；強調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性仍然嚴重。其中有幾段文字，非常明顯地攻擊穩健派。

文章說：「資產階級決不會甘心於他們的失敗，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每一個革命運動的高潮過去以後，資產階級總是想在新的形勢下以新的形式力圖奪回他們失去的陣地……。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如果我們滿足於已有的勝利，不注意繼續進行革命，打退資產階級開倒車的企圖和各種破壞活動，根據黨的路線和政策及時解決前進道路上的矛盾，就會削弱，破壞以致喪失已有的勝利成果。」

又說：「把文化教育戰線上的鬥爭，看作只是『文化業務部門』的事，與國計民生沒有多大關係，這是錯誤的。意識形態領域中不同思潮和學派的鬥爭，『歸根到底表現着現代社會中敵對階級的傾向和思想體系』。這種鬥爭的結果，不是不關大局，而是關係到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進與後退。」

「文革派」在七、八月份加強攻勢，從現在看來其目的性甚為明顯。目標就是在「十全大會」，要把穩健派摔下去或者壓倒，首先就要抓住對方的痛腳，主動進攻。這場戰役，從後果上來看，「文革派」的成績倒相當可觀。工、農群眾中委增加到佔全部中委人數的三分之一強；以及王洪文、李德生等的躍升，皆是「文革派」的勝利。周恩來在「十大」中雖然沒有被打倒，但實力卻被削弱了，他的幾位副總理和重要部門的部長，除李先念外，無一人入選政治局。看來他在最高決策機關——政治局裏，顯然陷然被包圍的境況中。

中國人的特性

中國人與外國人的生活習慣不相同，正如臉孔的不相同一樣。

決定生活習慣的，除受地域影響外，就是思想。思想是包括風俗、宗教信仰和道德觀念等。在哲學上來說屬於唯心論，雖比不上唯物論者說的「生活決定思想」那樣切實，但其影響力卻非常之大，也相當普遍。

要找出中國人與外國人思想上的根本區別，須注意到一個微妙的問題，那是觀念上的差異，即普遍所表現的，外國人會問「誰養大我？」中國人問的卻是「誰生下我？」

因為「誰養大我」，所以人的情感向橫方面發展居多，很容易形成一個功利社會。問「誰生下我」，其情感偏重於縱深直貫，人間會出現「道義」氣象。古語所云「以義為利者，則財恆足矣」。話雖強調，但歷史上確也有過不少「上下交征利，其國危矣」的，亦有「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而能繼存亡，絕續世的可歌可泣故事。

拿植物來譬喻比較，美國的樹木其樹根是向橫伸展的，容易繁殖生長，卻很難經得起強風暴雨的考驗。中國的樹根則是垂直深貫的，即所謂根深蒂固，很不容易遭受連根拔起的厄運。

中國的民族性和美國的正是這樣，一如歲寒後凋之松柏，一如萬紫千紅之花卉。

這不是唯我思想，中國人必須說中國的好話，可拿中外的歷史事實再作比較。

二千六百年前，歐洲有一個羅馬帝國，可算雄極一時，一旦分裂就劃出幾十個國家，永遠不能復合。亞洲的中國，那是周朝時代，雖然內戰不已，離合反覆，卻不致像羅馬帝國一樣成為歷史上名詞，及後外患頻仍，亡國或差不多亡國不知多少次，但不亡於元，不亡於清，不亡於八國聯軍之入寇，不亡於日本之侵略，中國還是中國，永遠屹立雄視於世界。

究竟憑什麼條件「中國不會亡」呢？就因為中國有優良的傳統，每個人都有「誰生下我」的觀念，這種觀念，即所謂「慎終追遠」。此話的簡單解

中國的民族就是這麼獨特，全世界各民族都沒有那一個似中國的有祠堂或宗親會的組織，沒有像中國人那樣永遠記着「誰生下我」的觀念，更沒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根本上做工夫的精神。

血緣關係與鄉土觀念

因為每個中國人都有「誰生下我」的觀念，所以對「生下我」的以及由親及疏和自己血統相同的都會連成一氣，這就是所謂「血緣關係」。這種關係，不限於本姓，推而廣之，凡出嫁女子所生下來的後代都算在內，所謂「一表三千里」就是這個意思。

血緣關係之建立，亦即聚族而居的開始。跟着就很自然的產生出一種鄉土觀念，左傳說的「生於斯，死於斯，聚國族於斯」，已說明了人對鄉土關係是如何密切，每個人從這土裏竄出來，總想竄回這塊土裏去，湖南西部亦即王守仁的瘞旅文說的「連峯際天，飛鳥不通，遊子懷鄉，莫知西東」的山區一帶，從前有過「趕屍」事實，凡往外地經商而客死於異鄉的，其屍體由一巫師施符法，搖鈴鈴，一跳一躍的被趕回家鄉去下葬。美洲華僑蒙主寵召之後，有錢的也多數運屍回鄉的。從此可知，中國人和鄉土的密切關係，確已達到了「泥裏有血，血裏有泥」程度，生時固然會衣錦榮歸，客死了也要臥棺回鄉，他們是永遠忘不了祖家的「黃泥香」。

中國人要

中國人很會顧家，社會上的最基本組織單位也是「家」，家的進一步發展就是族，即所謂家族或鄉族，聚族而居的是一種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友愛表現，同時它又是地方上團結的核心，所起的作用，往往超出想像之外。「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固然族權高於一切，即在平時，當法律無法補救，武力不能約束，道德難以感化的時候，利用宗親感情就很容易收到效果，原因在於中國人對家族觀念重於國家觀念，祠堂的處理勝過官

表現出對鄉土觀念最重的，楚霸王項羽可算一個典型人物，他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時候，所率領的江東八千子弟，就是一股家族或鄉族（即不同姓但同地區的）力量的發揮，中劉邦計而還都彭城，也因「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兩句話影響，到失敗時，在烏江邊說的那番悲壯昂激話，眞可以貫日月而泣鬼神。

據史記所載：「項王欲東渡烏江，船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藉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彼縱不言，藉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

這番充滿血性的話，強烈反映出他對鄉土的情操，也可以從此領會到，中國的社會，在未眞正「天下平」，國人未正式做到「一家親」時，宗族的潛力和所起的作用，還是不可輕視的。

拿抗日戰爭的事來說，那時半個中國都淪陷了，但日本所佔領的不過是「點線」，而不能作全面控制。「點線」指城市，全面就是鄉村，城市是「百家門口百家姓」的，宗氏複雜，似一盤散沙，不會起大作用，比不上聚族而居的鄉村，它是宗族的大本營，鄉民會很自然的團結在此核心的周圍，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堡壘，這些堡壘，看似脆弱，卻縱橫交錯似蜘蛛網一樣，不沾猶可，沾上了就惹麻煩，所以當時的日軍「不敢下鄉而牧馬，只好拔刀而報怨」，若一旦攻陷地方，必以最毒辣手段對付，實行清鄉的「三光」政策，即搶光、燒光、殺光。

以開平縣司徒氏所聚居的「四鄉」上股、中股、下股、永堅之「南樓事件」來說，只看那一副輓聯就可以想像當日情形：「七士守南樓，兩路倭寇齊喪膽；三軍逃夾水，四鄉團隊獨留名」。在日軍兩路夾攻的時候，「廣陽指揮部」的防軍已聞風向夾水地方逃跑，為何此司徒氏之七壯士，會死守碉堡而致壯烈犧牲呢？還不是為了保衛家鄉，保衛祖宗的田園廬墓不被蹂躪於敵蹄之下？「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就是「鄉土觀念」之昇華，亦即中國人的血緣與地緣關係之密切，碰到

無可否認，宗祠的組合是一種封建組織，是亂國根源，也是復國基礎。不過到了成為復國的基礎時，環境已是不堪設想了。

畢竟中國人一般是善良的，不管如何的流離顛沛，總不會轉移或泯滅對鄉土的懷念，也不管世事如何亂，換了幾個朝代，出了幾個皇帝，他們只有「承先啓後」的直系識認，生我者只有一個，此之謂「江山易改，血統難移」。被泥土黏住的固然是生於斯，長於斯甚至死於斯。即「遊必有方」，出外謀生的人，無論跑到什麼地方，總被一條無形的牽線牽住，永遠保持「人情同於懷土」的思鄉情緒，他們懷念着自己爬行過的土地，懷念着過去一齊玩樂的戚友親朋。

遊子的思鄉之情，高堂的倚閭之望，這是中國人特有的情感「熱線」，傳了幾千年，絲毫沒有走樣。尤其「遠託異國，昔人所悲」的時候，更會「望風懷想，能不依依」。凡聽聽上代華僑的歌聲，就可領畧個中滋味。（選自金山歌集）

身苦心尤苦，別離恨益多，天涯
遠隔事荒蕪，空憶賢妻和愛子，
婦與夫，兩愁同一路，我記家人
難夜度，未識家人記我無？
早知流咁奈，當初準唔來，遠隔
重山又重海，拋妻別子為求財，
作客千里外，光陰易過人難會，
未知何日起程回。
離卻故鄉遠，令人寢不安，飄零
湖海冒風寒，回憶高堂腸九轉，
掛心肝，益發情難斷，若不及時
回家轉，怕煞爺娘眼望穿。

更有一個好笑的故事：一對夫妻，識字不多，卻喜歡唱木魚，對「花箋」特別熟。後來丈夫去了美國，寄回一封信，只寫着「不久」兩個字，妻子接信一看，知其意，亦只覆兩字「有人」。這樣的信，誰看了都不知什麼意思，原來兩人寫的都是「花箋裏」的唱詞。「不久」是「不久朔風寒透戶，天涯遊子思衣添」。等於說：「天冷了，請寄寒衣訴丈夫：「我已做起寒衣了，但無人帶給你又怎辦？」

中國人對鄉土具有深厚情感，已有悠長歷史，非不得已時是不輕易離鄉別井的，即使被迫作鋌而走險，到底還是落葉歸根。

在鄉下，維繫此一情感的是祠堂，在海外則是宗親會，如說祠堂是宗親團結的標誌，那宗親會是宗親發展的里程碑，這逐漸滋長繁榮，很自然的創造一個新局面，等於開闢一個「精神殖民地」。

此種「殖民」已經得起數百年歷史的考驗了，江山容易改，宗祠永不移，它永遠是一個民族團結的基本核心，永遠會把每個中國人的精神繫着，所以連野心最大的史太林也無可奈何說出這句話：「什麼都可以用武力征服，只有中國的民族性是永遠不會被征服的。」

馬森亮

自己

我看國民黨（二）

一個沒有人情味的人，這種朋友不交也罷。合則多談幾句，不合便少說兩句，至多一橫過一直落，見面只點頭，或乾脆連招呼也不打。

一個政黨沒有人情味，事情就沒有這麼簡單。假如這個政黨好像香港的只有幹部沒有黨員的××黨，只是小貓三隻四隻，不成其為勢力，也本無所謂，對於一個擁有上百萬上千萬黨員的「革命黨」來說，老百姓只有顫慄和恐懼。一個政黨沒有人情味，但是，當它在野時，至多不看它一眼，當它當權的時候，至多如期的納稅繳糧，它執它的政，我做我的工，它在乎權力，我在乎溫飽，大屋不能住，還可以到深山裏去搭茅寮，住山洞，總得留人一寸立足的地方，這也罷了。

幾千年的歷史，何嘗不是老百姓體諒當政者的歷史！

共產黨把黨當作一種「工具」，完全排斥了「人性」，所以這個黨只是一部機器，聞不出一點人情味來。共產黨統治下的老百姓，比豬不如，比狗還賤的話不必去說，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懂得，因為海外的中國人，大都患有政治的健忘症，「文革」時期的浮屍究竟看過了多少？看過一百，看不過一千，更看不到梧州的幾十萬！況且，誰敢擔保將來共產黨不會把這筆賬又算到國民黨名下去呢？

然而，從他們對劉少奇、林彪、陳伯達這些同撈同煲的親密戰友仇恨、鬪爭更千百倍狠毒於對國民黨人的事實中，就是全地球最愚蠢的人，除了白痴以外，都會想一想：他們對自己人也這麼狠毒，對老百姓會真正好嗎？國民黨不殺烈士之後，充滿了人情味，國民黨從來不攻擊宋慶齡，也充滿了人情味，國民黨退守台灣，腳根尚未立定，自陳誠以下，每人口袋一包毒藥，隨時準備自殺，在這種最艱苦時期，還能想起在香港的廟街還住着一位開國元老，生活正在十分困苦，蔣介石總統立即修書，自稱晚輩，親自派人送去二萬元港幣，使這位開國元老感激涕零，說，「在這個時候，黨還記得我！」也充滿了人情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給老毛打江山，老毛卻過橋抽板。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沒有給國民黨打垮，卻被「自己人」打得連狗都不如，這些人如果早知共產黨是這樣的沒有人情味，他們一定寧願耕田也不會去參加共產黨。國民黨念舊，一些參加過北伐，參加過抗戰的老人，仍然未被忘卻，雖然大都已經老死或退休，他們的歷史卻仍被尊重。

人有人格，黨有黨格，黨也像人一樣，有所為，有所不為。斯文與爛仔打架，斯文總要吃虧，現在是講奸雄，不是擺斯文的時代。孫中山的黨推翻過滿清統治，在中國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領導中國人民戰勝了日本侵畧者，保衛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孫中山沒有這個黨，孫中山不會勝利。

「人性」與「黨性」鬪爭，「人性」失敗過了，不過這種失敗是暫時的，最後必然是「人性」戰勝「黨性」。

藍海文

中共省級黨委會新增派領導份子

黃秋

林彪事件發生後兩年來，中共省級黨委領導分子變化甚大。目前已發現北京、遼寧、黑龍江、陝西、甘肅、青海、新疆、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浙江、安徽、江西、四川、貴州、西藏等十八個共黨省（市、區）委增派了「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書記」、「副書記」。

中共省級黨委會新增派「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書記」、「副書記」情況，茲列如下：

北京市：

吳　德：市委第一書記。（原職市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謝富治死亡。）

遼寧省：

黃歐東：省委書記。（原職「文革」前該省委第二書記兼遼寧省長，「解放」幹部。）

楊春甫：省委書記。（原職副書記。）

毛遠新：省委書記。（原職省委副書記，遼寧省軍區政治部主任，毛澤東之侄。）

劉　玲：省委書記。（原職不詳。）

黑龍江省：

任仲夷：省委書記。（「文革」前為該省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解放」幹部。）

陝西省：

王一倫：省委書記。（文革前為該省省委書記兼副省長，「解放」幹部。）

李力安：省委書記。（原職不詳。）

霍士廉：省委書記。（「文革」前為該省委第一書記，「解放」幹部。）

蕭　純：省委書記。原省委副書記。

吳桂賢：省委書記。原省委副書記。

甘肅省：

張　忠：省委書記。（原甘肅省軍區司令員。）

宋　平：省委書記。（原省委委員，工人。）

青海省：

溫子才：省委書記。（原青海省革委會委員。）

楊　彥：省委副書記。原職不詳。

新疆自治區：

楊　勇：區委第二書記。（「文革」前副總參謀長、北京軍區司令員，「解放」幹部。）

曹思明：區委第三書記。（原區委書記、新疆軍區政委。）

司馬義・艾買提：區委書記。原職不詳。

何兆林：區委書記。（原新疆軍區副政委。）

張世功：區委書記。（「文革」前伊寧區委書記，「解放」幹部）

許建國：區委書記。（「文革」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解放」幹部。）

河南省：

束備鈞：省委副書記。（原省軍區副司令員。）

戴蘇理：省委副書記。（「文革」前該省委候補書記兼秘書長，「解放」幹部。）

王維舉：省委副書記。（「文革」前該省省委候補書記，「解放」幹部。）

湖北省：

王六生：省委第二書記。（原南京軍區副政委。）

趙　修：省委書記。（「文革」前該省副省長，「解放」幹部。）

韓寧大：省委書記。（「文革」前該省副省長，「解放」幹部。）

王克文：省委書記。（原武漢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湖南省：

張平化：第二書記。（原山西省委書記，「文革」前該省省委第一書記、「文革」初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嗣被整肅，山西省委成立，獲「解放」，任省委書記。）

李振軍：省委書記。（原湖南省軍區副政委。）

廣東省：

丁　盛：省委第一書記。（原廣東省委書記、廣州軍區司令員、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

趙紫陽：省委書記。（原內蒙區委書記，「文革」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文革」被整肅，後「解放」任內蒙區委書記。）

林李明：省委書記。（原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前該省委書記、兼副省長，「解放」幹部。）

廣西自治區：

劉重桂：省委書記。（原省委副書記兼廣西軍區第三政委。）

浙江省：

譚啓龍：省委第一書記。（原福建省委書記，原浙江省委第一書記南萍被整肅，譚「文革」前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解放」幹部。）

鐵　英：省委書記。（原舟山守備區政委。）

陳偉達：省委書記。（「文革」前浙江省委書記兼副省長，「解放」幹部。）

安徽省：

王光宇：省委書記。（「文革」前該省委書記兼副省長，「解放」幹部。）

江西省：

佘積德：省委書記。（原福建軍區副政委。）

黃知眞：省委書記。（「文革」前該省委候補書記兼秘書長，「解放」幹部。）

陳昌奉：省委書記。（原該省軍區司令員。）

白棟才：省委書記。（原省委副書記，「解放」幹部。）

文道宏：省委書記。（原省委副書記、省軍區政委。）

四川省：

劉興元：省委第一書記。（原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原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張國華死亡。）

秦基偉：省委書記。（「文革」前昆明軍區司令員，「文革」期間被整肅，最近發現調四川，判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兼省委書記。）

貴州省：

魯瑞林：負責人（原雲南省委書記兼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原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藍亦農被整肅後，魯調任該省委，經常以主要負責人身份出現。）

西藏自治區：

郭錫蘭：區委書記。（「文革」前該區委書記兼自治區副主席，「解放」幹部。）

中共省級黨委會新增派的「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書記」、「副書記」四十七個人物中，除不明身份的四人和一名工人羣眾外，其餘四十二人中，軍事幹部有十七人，佔百分之四四點七六，「革命領導幹部」（非軍事幹部）有二十五人，佔百分之五五點二四。

由此反映，新增派之省級黨委會的重要領導成員中，「軍」、「幹」比例有了變化，「革命領導幹部」比例上升。雖然林彪勢力在共黨省級黨委會清除不少，如四川梁興初、新疆龍書金、江西程世清、福建周赤萍、湖南卜占亞、湖北劉豐、貴州藍亦農等。但是，這並非表示共軍勢力在共黨省級黨委已受到壓制、干黨、干政的情況有所改變（廿九個省、市、區）委第一書記，軍人佔十九人，第二書記十三名中，軍人佔十人，而是強烈地反映了軍事幹部和「革命領導幹部」對共黨省級黨委領導職務爭奪之激烈，以及「軍」、「幹」之間矛盾的擴大和加深。

新增派之共黨省級黨委會重要領導成員中，「解放幹部」有二十一人，佔四十二人（軍、幹）的百分之五十。相信今後還會「解放」更多的幹部，參加共黨省級黨委會的「領導班子」。

毛澤東起用「解放幹部」，並非表示毛澤東寬容甘於任用一些反對過他的人，以謀中共內部的安定，更非表示被「解放」的幹部，「思想改造」好了，眞心服從了毛澤東。而是毛澤東迫於形勢，不得不「解放」他們，利用他們的潛勢力，來牽制共軍幹部，平衡地方黨政領導班子中的勢力，以維安定。

同時，由於有些具有相當能力與羣眾基礎，也就非恢復他們過去的地位不行。例如譚啓龍之出任共黨浙江省委第一記書，張平化出任共黨湖南省委第二書記，趙紫陽之回廣東，霍士廉之回陝西，黃歐東之回遼寧等。

大批起用過去被鬪爭下台的老幹部，對毛澤東來說，在今後黨內權力鬪爭中，已埋下了更大的危機。

因爲被「解放」的幹部，不僅不會對毛澤東感恩，且必對文革中被鬪垮鬪臭的深仇大恨永誌不忘，而內心堅決反毛，決不會甘於被毛澤東利用。而必仍陽奉陰違，表面上服從，實際上一有機會仍可能「打着紅旗反紅旗」的。



談龐皮杜訪北平【下】

胡養之

戴高樂與法共興衰

事實上，戴高樂一生最大的缺點是，缺乏知人之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當他組織所謂「法蘭西人民同盟」的時候，他在這時有個最親信的顧問名叫馬爾洛的，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同路人。馬爾洛原屬於共黨改組派，最初會替中共賣過力；後來又參加過西班牙共產國際旅團。他以阿諛逢迎的卑鄙手段，便與那位是非莫辨的戴高樂搭上了密切的關係。

此外，尚有生活在戴高樂周圍的許多鷄鳴狗盜，也多半是態度不明的烏合之眾，你若眞正追查這羣人的身份怎樣？他們的背景如何？作用何在？老戴根本無法解答。怪不得法國人把戴高樂比作查理第七的。實際上，這羣人就是共黨派來做滲透和分化工作的人馬，而戴高樂以下的助手，包括今日訪問北平的龐皮杜在內都莫名其妙！因而有人認爲法國共產黨的抬頭，戴高樂和他的同伴，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由於第二次大戰結束不久，法共就成爲法國最大的政黨；每次選舉，法共所得的選票，平均都佔全部選票的四分之一以上。一九四六年在六百名議員的國會中，法共曾佔一百九十六席；一九五一年修正了選舉法之後，法共才減到九十六席，仍不失爲第三大黨。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來自巴黎的「美聯社」報導：在歐洲鐵幕外面，除了義大利共黨外，是沒有一國的共黨比法共勢力更大、組織更嚴密，並且更聽從莫斯科指揮的。因爲以法共的行動，便可反映出蘇聯對各種事變的政策。法共的組織，上面是一個政治局，直接承受莫斯科的命令；政治局底下則分設許多個所謂「和平委員會」，散佈於各市、政、鄉、村的臨時議會中，如遭遇挫折，則馬上變成地下組織。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莫斯科給予法共政治局的命令，多半由蘇聯駐法大使直接轉達，然後再對各地的「和平委員會」指導進行的方法；後來的聯絡則稍爲隱蔽。但是，在法共每個小組織之中，依然還有替莫斯科觀察事變的特務。

尤其奇怪的是：法共從未宣佈過它的黨員人數，但據「紐約時報」駐巴黎記者杜蒂爾的估計：戰後的法共黨員人數約在二百萬人左右，它們在歷屆選舉中所顯示的號召力及其所得選票如下：一九四六年得五四七〇〇〇〇票，佔總票數的百分之二十八；一九四七年法內閣雖曾一度驅逐共黨閣員，此後再沒有法共入閣的了。可是到了一九五一年的一次選舉中，法共仍得五〇〇〇〇〇〇票，佔總選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五。不過，在議會中，法共黨員卻是孤立的反對派，經常採取反對的措施，多數爲外交性質如反對德國擴軍，及北大西洋組織等問題；內政方面，則像過去北非問題、越南戰爭等。同時，法共也曾標榜着幾種關於經濟和社會的改革，騙得窮人支持。

中共與法共的矛盾

正因爲法共與莫斯科的關係較爲密切，所以，中共與法共便有着深遠的矛盾。它們之間在過去都是同一主子——蘇共，奴才與奴才之間便沒有多大的爭執，彼此均爲蘇共而吶喊。例如：一九五二年當前遠東聯軍統帥李奇威，奉調歐洲接替艾森豪的北約盟軍統帥職務時，法共第二號頭目杜龍克便召開羣眾抗議大會，斥責李奇威爲「細菌戰的劊子手！」並組織五千名法共敢死隊，拿着木棍、鐵棒和石塊，與法國警察發生過流血衝突，經過五小時的搏鬪後，共黨分子共有十七人傷亡；隨即拘捕了杜龍克，搜出實彈左輪手槍以爲證物，被法院判處了終身監禁，而法共第一號頭子陶里斯，當時卻又遠在莫斯科某醫院養病，令到法共羣龍無首，而中共則表同情。

因之，從一九五二年下半年起，法共就開始走了下坡，由二百萬黨員減到七十萬人左右；法共喉舌「人道報」的銷數，也由四十萬份跌至九萬份。原因是它鼓吹反抗政府支持北約，該報總經理和總編輯等人，都被捕入獄裏。而同時，巴黎及其他地區警察，也曾分別出動搜查法共的總部和支部，起獲一些密謀的記事，和勾通外國的文件共達一千九百廿六宗之多，更令法共主要分子聞風逃走了。

然而法共所操縱的勞工協會，共有會員三百萬人，仍爲共黨搗亂社會的本錢。一九五三年七月，法共命令二十四萬郵電工人和交通工人的一次大罷工，會使二流人材的前法總理蘭尼爾內閣搖搖欲墜！幸而具有魄力的比奈，則大膽地提出了取締所有共黨的活動，博得國會和人民的支持，才使法國社會得稍安於一時。但至一九五八年五月，由於阿爾及利亞前法軍指揮官馬宿少將，及其傘兵所發動的反政府政變，掀起了二次大戰後空前未有的新政爭，從而主張擁戴高樂復出，又給法共以趁時抬頭的機會，於是法共也應聲附和。而當時中共則認爲戴氏爲一天主教徒，九成反共，故不同意法共的盲目附和。一九六二年倡導成立所謂「歐洲共同市場」，而堅持拒絕親美的英國加入，頗適合北平方面的心水。同時與西德合好，並即組織歐洲政治聯盟，目的也在針對英美兩國，中共亦爲之暗中喝采。

中共唯一不開心的是：一九六六年六月，正是中蘇共衝突達到高潮時，戴高樂一行訪問莫斯科，成爲西方國家元首訪蘇的第二人，但此舉曾博得法共的

支持。因之，戴高樂一度準備訪問北平的計劃，亦告取銷。這是自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來，中共與法共第二次的鬬爭。由於當時法國改選總統，法共曾全力支持左翼的候選人米特蘭以打擊戴高樂派，而中共則聲援戴高樂。原因是北平感激老戴不顧美反對而承認了它。但卻沒有想到老戴企圖挾蘇聯以提高他個人及法國的地位，而先行訪問蘇聯。

另一方面，蘇聯對於法共也另眼相看，自此法共在國內又逐漸抬頭。一九六七年三月的法國議會選舉，法共與左翼聯合黨組織一個陣線，結果使戴派失去了四十六席，而法共則增加三十三席，左翼聯盟增加十六席。因而導致前法總理龐皮杜（現任總統最近訪問北平者）內閣的垮台！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國煽起了全國性的大罷工，及青年學生的示威騷動，其混亂情況為法國三十年來所僅見！因為那次的大罷工潮前後持續達一個月，罷工人數超過六百萬，三百家大工廠被佔據，並出現毛澤東式的「紅衞兵」；更奇怪的是工人不要求加薪而要求戴高樂下台！因之，老戴於一九六九年四月擬訂一項改革計劃，要求公民投票表決，結果失敗，高老戴不得不宣佈下台。但他「鬆人」之後，卻把他那早已垮台的死黨龐皮杜拉了出來頂檔，繼續推行他的政策。所以，一般認為：龐皮杜訪北平並不足重視，替法國出出風頭而已。

談談王洪文

本刊評論員

中共召開「十大」產生新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把列名於九屆中央委員會中「林彪反黨集團」分子和捲入林彪事件的一些軍方幹部剔除，並將舊黨章（一九六九年「九大」通過的）上關於林彪是毛澤東「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那段話勾掉，這早在人們預料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洪文由上海的一個小頭目一躍而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坐上中共中央的第三把交椅。

用中共的一句話說：「王洪文的飛黃騰達，也得算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的新生事物」。就因為「新」得離譜，所以，不僅使人對毛澤東在人事上這一「戰略部署」有「突然」之感，復由於對王洪文本人的來龍去脈所知不多，益使人撲朔迷離，眞不知道他們又在搞什麼鬼把戲。

其實，如果對「文革」後王洪文的活動記錄加以研究，就不難看出，他是江青的親信，他之由一個「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員而「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在「十大」上作「修改黨章的報告」，這份報告和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一樣，成為中共的「重要文獻」（林彪在「九大」所作的政治報告，也曾被中共的宣傳嘍囉們捧為「重要歷史文獻」），經過十屆一中全會「選舉」，王洪文又被選為中共中央五個副主席中的第二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據說這是「老中青三結合」的具體表現，又是中共「後繼有人」的象徵。

王洪文是江青提拔起來的

對於王洪文的出身，在香港有兩種傳說：一說他是中共「烈士」王孝和的兒子。其實，這是錯誤的。王孝和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奉中共命令破壞上海發電設備，被捕後以共諜罪名依法就地槍決，死時年僅二十四歲，如果他仍活着也不過四十八歲，而王洪文卻已三十六歲（一說三十八歲），王孝和思想「進步」是一回事，但斷無十二歲就生兒子之理。另一傳說謂王洪文係東北吉林人，日本戰敗後林彪在蘇俄卵翼下成立「東北民主聯軍」（後改「東北人民解放軍」，即「四野」出身），王洪文當過「小鬼隊」，一度參加韓戰（仍當「小鬼隊」），復員後到上海當工人。

第二種說法也只是一種傳說，是否確是如此還不能證明。不過，今日王洪文坐上了中共第三把交椅則是事實，而造成這個事實的主要原因，一來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發祥地」，二來經過「文革」後的上海已成為江青的基本地盤，所以，可以說王洪文有今天的地位，與江青的扶植是有其不可分的關係的。

江青和她的馬仔必走上馬林科夫的道路

王洪文之進入中共中央擔任要職，中共的解釋叫作「老中青三結合」。一九六七、六八年間中共成立革委會時也有個「三結合」，但那是「軍幹羣」，所謂「老中青三結合」這個辦法是從一九七〇年末中共湖南省委（大陸第一個省級黨委）成立時開始的。由於在此之前，林彪和毛江還「合作」得非常融洽，所以，通過「軍幹羣三結合」方式組成的革委會，全大陸公社以上各級革委會簡直都成了「槍桿子指揮一切」的局面。雖然成立縣級以上各級黨委時，這種局面仍沒有改變，但事後證明，毛澤東對以林彪為首的「槍桿子」勢力早存戒心，所以，提出了「老中青」，用以代替「軍幹羣」。王洪文的「發達」，可以說從一九七〇年末毛江宮廷集團就選定了他，並開始提拔他。

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三號人物，不要以為這個「文仔」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可以肯定他只是一個工具——唯江青之命是從的傀儡。「文仔」既無羣眾基礎，又不是「槍桿子」出身，唯一的本錢就是毛江兩公婆的提拔，他知恩圖報，今後對毛江必是肝腦塗地也在所不辭。這就充分證明，江青經過「十大」在黨中央並沒有升官，仍只是一個政治局委員，然她的馬仔王洪文，康生和李德生等人卻都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如果毛澤東還能多活幾年，那麼中共中央就是江青的天下。不過，儘管打算得一點不錯，然中共政局是一天一個變化，即或沒有什麼突變，然毛死後，江青和她的馬仔想不走馬林科夫的道路也是辦不到的。

坐在三煞位子上的人

霍大川

讀史記「蕭相國世家」，讀到了蕭何臨死前一段敍述，引起一些思索，該段原文是：「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替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如何？』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這段文字一開首就指出蕭何與曹參，是從漢高祖到高祖的兒子孝惠的兩朝元老。「何素不與參相能」，他兩人雖然同是朝廷重臣，但並不投契，很少來往，等到身爲相國的蕭何病重，漢高祖的兒子孝惠皇帝親自到相國府來探蕭何的病，才問起蕭何，如果他一旦逝世，應讓誰來繼承他的相國位置。這時候，蕭何竟贊成起用曹參來繼承他的權位。爲什麼呢？從心理學觀點去分析這問題，倒是相當有趣的。

「蕭相國世家」中有一段側面寫漢高祖性格的陰暗面的地方，相當突出。那段文字寫漢高祖打出來的天下大致平定了，高祖於是班師回到長安，有人攔輿向高祖告狀說蕭何強迫人民賤價賣掉田地幾千畝。高祖回宮後，招蕭何來查問，蕭何說：百姓會上書給他，因爲長安地方很小，所以才將一些有餘的土地收購下來，分給沒有土地的貧民耕種，並替百姓請求，於現代的警察派出所值日官之類的小官員，有一次他奉命將一批人犯押解到酈山去，在途中犯人逃走了一半，高祖知道如將剩下的一半押到目的地，自己將難逃一死，因此他將剩下的一半犯人亦釋放了，彼此稱兄道弟起來，喝得大醉，在路上遇着一條大蛇橫臥路上，高祖一時因醉酒壯膽，將大蛇斬斷了，這使跟從他的人，對他另眼相看，從此便走上一條造反成功的奇異道路。

也許蕭何因爲受到高祖的反叛性格吸引，所以才死心塌地跟從高祖，但他與高祖之間，終究是領袖與親信下屬的關係，很難作情感交流。後來蕭何遇着韓信，這才將韓信視作可以推心置腹的摯友。高祖雖然不喜歡韓信，因爲韓信太像他了，簡直是他的影子。但高祖不可少了蕭何這個忠心馴服的親信，他知道蕭何對韓信的情感，所以才硬着頭皮起用韓信。結果，江山是由具有反叛性格的韓信替他打來的，他只得一直忍受韓信的跋扈，等到時機成熟，才將韓信宰了。

曹參是一個軍人，「蕭相國世家」有一段紀錄高祖得天下之後，曹參與蕭何在高祖面前爭功，因爲曹參攻城最多，身上有七十多個創口，但高祖只將曹參封爲平陽侯，地位在蕭何之下。從此曹參便與蕭何有了心病，互不理睬。想象中蕭何在韓信被宰後，心中可能猜料曹參不久會成爲韓信的第二的，可是後來事實證明蕭何對曹參估計錯了，他竟捱到高祖逝世，孝惠登極，平陽侯地位依然無恙。

蕭何到臨死時才不得不承認曹參確有相國才幹。所謂相國才幹，就是善於利用內部矛盾趨勢，巧妙地走其妥協路線的人。當宰相不懂得走妥協路線，結果必是等着被宰，死無葬身之地。

我們從研究歷史人物到看舞台劇，可奇怪自古以來，宰相之中，何以竟然出現這麼多奸相？中國歷史上奸相頗多，外國歷史奸相亦不少，皇帝卻大多是被奸相出賣，最後總得有人出來做鋤奸勤王的工作。但，如果你細細思索史記中所紀錄高祖的話：「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就會明白宰相的位子，原來是專制時代的三煞位。越是不懂得妥協的人，下場更加悲慘。任你如何鞠躬盡瘁，到頭來可能仍要被打下十八層地獄，替皇帝做代罪羔羊。

香港的危機

古鶴翔

面使毛周政權受益，另一方面也可使毛周政權在香港的代理人，卽做大陸生意的資本家受益，可憐的只是一般受薪者！

當受薪階級在彷徨苦悶中，共黨就蠢蠢欲動了！

請看「中大學生報」第一卷第七期中的話能：「革命先鋒一定要學會怎樣主動地、有計劃地去接近羣眾，尤其是接近工人羣許，在日常局部的鬬爭中跟越來越多的羣眾建立聯繫，取得他們的信任，把他們組織起來，提高他們的覺悟，從明白需要用集體力量爭取局部利益起，走到明白需要建立勞動人民的政權（卽無產階級專政）來改造整個社會，整個世界。這個任務比單純的革命宣傳工作要艱巨百倍，但只有這條才是走到革命成功的道路。」

上面這一段話，很值得香港居民和香港政府注意。

在表面上，香港的左派大學生參加「保釣」，參加「反加學費」，參加「捉葛柏」等運動都未成功，但他們已經不斷地進行煽動和組織工作。

更可怕的是，香港政府以高薪聘用來「指導」學生的一些「博士」、「教授」、「專家」們，竟然鼓動學生「從象牙塔爬出來」，爬入「大寨精神」中！

我們生活在香港，我們清楚虛僞的共產主義者的眞面目，我們要維持香港的自由、繁榮和安定，我們誠心誠意地向香港政府提出忠告：

㈠不要殺鷄取卵，而應切實地維持香港的治安，肅清貪汚，關懷居民的生活！

㈡密切注視那些鼓動香港學生投入政治活動的人物，密切注視以反對

天怨衆叛後，才問道高祖：「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高祖這才說：「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自媚於民，故繫治之。」

原來在漢高祖心中，做宰相的，只許自己立功後，要將功勞歸給皇帝，皇帝如犯了罪，給人民咒罵，宰相應出面承擔罪過，乖乖地做個替罪羔羊。如果當宰相的，私自用宰相的名義，去做收買人心的工作，這個宰相，必非被宰不可。看來古人將相國叫作宰相，這個「宰」字，用得相當妙。這個主宰的宰，與畜牲的被宰，倒有共通之處。

史記「淮陰侯列傳」敍述韓信被漢高祖封爲齊王後，不久回到他青年時落拓的故鄉下邳去，以千金賜給在他貧困中送上飯的漂母，並且又找到當年侮辱過他，迫他鑽袴下爬過的屠中少年，稱他做壯士，給他一個小官職，表示他能饒恕別人。韓信作了這些神化自己的宣傳工作後，聲名大震，但不久就被高祖廢了他的齊王封號，給他一個沒有實權的淮陰侯之職。

高祖除了痛恨臣子私行去做收買人心的工作之外，並且最不信任具有反叛性格的人。蕭何剛好相反，他對於具有反叛性格的人，倒有點崇敬心理，因爲反叛氣質是他性格裏面最欠缺的弱點，他的一生，只懂得向現實勢力貼貼服服的鞠躬盡瘁。漢高祖本身不信任具有反叛性格的人，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爲他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反叛性格的人，他第一步成功的機運，事實是由行險僥倖開始的。

史記「高祖本紀」記載高祖出身是秦朝時代的一個亭長，亭長大約等

地價飛漲，物價狂升，劫匪橫行，工人失業……。

據說香港的地價比美國高，而且香港物價上漲的速度爲世界之冠。

過去香港人喫菜以「斤」計，現在喫菜以「兩」計。現在一兩菜的價錢，遠貴於過去一斤菜的售價！

或曰：香港的出口總值比過去增加了，而且香港工人的工資也增加。

是的，香港的出口總值表面上是「增加」了，但扣除了通貨膨脹率以後，究竟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值得深思。

至於工資之「增加」，是否趕得上生活費用的狂漲呢？那更值得我們考慮。以公務員爲例罷，他們可以獲得補薪百分之八，試問：目前香港物價上漲的速率，超過多少個「百分之八」呢？

我們同意，近一年來物價狂漲的現象是世界性的，香港無法置身於世界性的漲風之外。

我們也清楚：這漲風之掀起，主要由於共產主義國家之經濟衰弱——蘇共和中共均搶購糧食。

中共更於「大修正主義」思想的指導下，諂媚「帝國主義」，乞取「帝國主義」的庇蔭，以對抗「蘇修」。要諂媚「帝國主義」麼？首先需要外滙。外滙從何處來？最容易，最方便的手法是向「港澳同胞」埋手！

嗚呼！「港澳同胞」的肚皮，怎能不追隨「大陸同胞」一齊瘦癟？

中共不斷的「調整人民幣」的牌價，不斷的提高物價，即是剝削「港澳同胞」的新手法！

中共這樣做，可以達到「一石二鳥」的目的。——一方面可以在經濟

我們知道，物價飛漲的結果一方

然而，我們必須正視香港危機！

博士的陷阱

今天在崇基學生報上讀到盧惠卿博士本年六月新生指導週執委及輔導員聚會時之演講稿，覺得文意非常淺薄，本來是不屑置評的了，但我也是崇基的一分子，我有責任駁斥盧博士的謊言。

盧博士在這篇「面對中國檢討我們人生的態度」一文裏說：「（中共）從一個一窮二白、政治經濟陷入困境的落後國家，變成一個朝氣勃勃，舉世矚目的一等強國，自然地，海外的華僑（包括香港澳門同胞在內）對祖國的成就產生了一種緬懷嚮往的心情……」

不錯，中共的確已經成爲一個「強國」了。然而它的「強大」是建築在人民的痛苦上面的。我們不能爲一個暴政的「強大」而高興，我們卻應該爲痛苦的人民哭泣。我慶幸我自己不是一位「博士」，我的心並沒有像盧博士一樣在博士袍後面腐爛！

盧博士以爲海外的華僑都「緬懷嚮往」中共政權。這句話眞是不值一駁。我們只知道有很多同胞冒死偸渡前來港澳，卻從來沒有看見盧博士這類人眞正「回歸祖國」的。

當然，盧博士是聰明的，她早就料到有人會勸她「回歸」，因此她便說：「假若別人不作認同回歸之想時，便冠他以不愛國的污名，這完全是幼稚式的鬧劇。」盧博士現任崇基學生輔導處主任，我們若勸她放棄這份新金優厚的肥缺「回歸」大陸，的確是「幼稚」得很！

此外，盧博士又說：「我們從祖國的成就來看，主要是依靠幾句說話不斷地鼓舞着，諸如艱苦奮鬥，力爭上游，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無中生有。」這番話確有點對的。例如劉少奇「艱苦奮鬥」了一生，終於被人鬥垮了；林彪「力爭上游」，不料其志未遂，其身先死；至於「無中生有」，正是一味造謠的中共的拿手好戲。

盧博士又說：「我深深覺得這所大學漸露曙光……同學們開始從象牙塔爬出來……」不錯，同學們已經開始從象牙塔爬出來了，然而我希望他們不要跌入盧博士佈下的陷阱裏！

最後，我要強調上述這篇演辭是用來「指導」新生的，我慚愧，崇基學院居然會拿這些廢話來「指導」我們的新同學！

最後，讓我把甘地的幾句話翻譯出來：

「縱使這個世界用充滿了血絲的眼睛瞪着你，你也要毫不懼怕地正視着它……你爲眞理而生存，也要爲眞理而死去。」

讓我把這幾句話獻給中大新同學罷！

青冥

是非・好壞與標準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四（下）

馬以定

因此，查先生在表達了「沒有是非，只有好壞」後，立刻就給出了一個所謂好壞的標準——「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查先生可能在「好處」中包括了很多很多的東西。然而，如果我們就「好處」一詞的內涵來論，仍然還得要涉及「是非」觀念的。例如：多得金錢會是「好處」之一，但是這金錢之獲得是應分所得呢？還是不義之財？多得金錢的「好處」是「好」，不是「壞」，但是，應分所得的金錢是「好處」，也是「是」的；不義之財所得的金錢是「好處」，卻是「非」的。

目前香港搶刼之風不絕如縷，查先生在明報社評中，多次主張嚴刑峻法加以制止，原因是搶刼來的金錢（暫時不必涉及傷人、殺人情事）是不義之財，是「非」，不是「是」。然而，如果那些搶刼的匪徒心中以為：「多得金錢」是「好處」的話，他們的為「非」作「歹」，並沒有什麼可議的地方，因為他們只相信「沒有是非，只有好壞」，他們認為好的就做了，有什麼不妥？或許查先生以為：那匪徒只是極少數，不是最大多數。其實，搶刼之行為之所以為「非」，不為「是」，並不取決於人數多寡，而是取決於理念上的是非。

二、查先生所謂的好壞標準是：「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好處。」同時，也把這一理念，運用到民主與自由上面。這一理念是不太周延的，特別是對於民主的實施上。這是查先生受了英國功利派的自由主義理念影響所致。殷海光先生在其「海耶克和他的思想」一書中，曾有如下的分析，現在抄錄在這裏，供讀者參考：

「自由主義不是一個簡單的觀念、思想、學說。同一個觀念，因受不同的人之經營，受不同的問題之考驗，或受不同的文化環境之作用，而往往起着不同的分殊。自由主義也是這樣的。自由主義有三大派別。第一派是英國功利派

沁的主旨是要『為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這一派的思想就是羅素所說的『哲學的極端主義』。這一派的自由主義照海耶克（Freidrich A. Hayek）看來，問題是很嚴重的。『他們是一些假的個人主義者，這些人為社會主義舖路。』

「歐洲大陸理性派的自由主義是想要將一套事先設計好了的藍圖加於世界

為何突然關心

第三位是一位的士（計程車）司機，那是當我從榮民醫院作全身檢查後，出院返回市區旅店時，在醫院門口乘上他的車的。乘車前，因到市區找住的旅店有頗遠的路程，所以曾與之講價錢，並討價還價了一陣子，可是當在途中經自由交談，知曉我是政府邀請訪台客人後，到達旅店下車時，他卻堅持不收我的車費：「你是我們政府的貴賓，歡迎以後常常回來看看，為表示一點敬意，車費免收了。」當然，到了最後，我還是把原來講定應付的車費，如數放在座位上，快速地跳下車來，但他的話和真誠，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是的，如果他不是對政府充滿了敬意和熱愛，對政府邀請訪台的我，絕不會表現出如此深厚的情意。當然，他對政府的熱愛，又與政府的有關處理安置退伍軍人的政策分不開的，因為他是退伍的老兵啊！據他告訴我，他的太太是台灣人，三個兒女，則在免費的國民中學受教育，由於其計程車是自己的（最初買該車時是用退伍金付首期，餘額分期付款，且在兩年前已全部付清了），因此生活過得頗為寫意。

第四位亦是計程車司機，他是我遊陽明山時的的士車兼義務攝影師。據他告訴我，他的太太亦是台灣本地人，且在土改時分到有土地，其本人是四川人，也是在四川參加國軍的。來台後，退伍時曾把退伍金與戰友們合資搞小生意，因都不善經營而做不下去，接着他把生意結束時分回來的錢，用分期付款方式，買進一輛計程車。雖然，我坐他的車時，餘款仍未付清，但只差半年多了，由於只有一個孩子，故生活過得不錯。夠了，不必再引述下去了，因以上四個具體的真人真事，已有力地駁斥了查大主筆所報導的，有關退伍軍人生活困難的謬論。

這裏還要補充的一點是：查良鏞先生，不知又是照顧流

「維格派的自由主義是一種生活原理。這種生活原理是主張自由生長和自發的演進，反對一切專斷權力的使用。這些觀念鼓舞着後來整個歐洲的自由運動，鼓舞着美國獨立，並且制定美國憲法。海耶克自認是屬於維格派這一路的自由主義者。」（見該書第三至四頁）

然而，再從查先生文章中，關於講民主，論自由所提出的許多項目和條件中，特別是引用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和英國首相艾登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的一句話：「我們的基本信念是：國家是爲人民的利益而存在，並非人民爲了國家的利益而存在。」然後，查先生又作了一段解釋的文字，由此，我們知道，查先生對自由主義的分殊並沒有嚴謹的觀念。因此，就後面的一段話，已經是落於「維格派的自由主義」理念了。

海耶克在他所著的「自由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書中，對政治哲學上的一些基本問題都有所討論。該書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析自由社會的倫理基礎。要點是：在一個自由社會中，自由不僅是一種價值，而且是一切道德價值的泉源與條件。第二部分討論自由與法律；第三部分是討論自由的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間的種種關係。

假如我們用平實的話來表達的話，人民與國家的分野，只是在政治層次。而其基礎乃是另有所本的，在西方是基督教思想的人是上帝所造——具有最高、最貴的靈性、尊嚴與自然權利。因此，人——每個人都是最大、最高、最貴的，所以社會、國家、政府，基本上是爲了滿足人性的要求而爲人服務的。在中國文化中乃是天——天人合一與人爲萬物之精靈，因此，政治哲學上就有「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也就是宋儒們所謂的「堂堂正正的做一個人」的「天生蒸民」呢！

在這一個大前題下，任何制度的創立，都該是最能適合於最大、最高、最貴的人——每個人，整個人和全體人類爲轉移。民主制度之所以爲人類所嚮往，乃是民主制度更合乎人性尊嚴與人權的。

因此，在民主與自由的實施發展中，不僅是只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多好處」爲唯一基本，同時，相等重要的是：尊重和維護少數人的尊嚴與權利。因此，民主和自由的實施的基礎是來自「人」的質，不是「最大多數」與「極少數」「人」的量。

這尊重「少數人」的思想總是我們所忽畧和欠缺的。如果我們不能在七十年代的今天，反省這一被忽畧、有欠缺的思想，相信我們對自由、民主的體會，仍然是有待進一步努力的。因爲這正是我們所處的這一世代的時代徵兆。查先生是掌握社會喉舌者之一員，所以我們的要求就要高和嚴厲了。

從政治層次說：「國家第一，人民第九」固然是目前政治上的笑話，然而，只強調「最大多數人的最多好處」，而忽畧了「極少數人的人性尊嚴與權利」，仍然是野蠻和落伍的。

所謂是非、好壞的標準，假如能用一句普通的話來形容的話，我願用「拿人當人」四個字來表達。

人來了？（下）

關係，梨山之梨是年年豐收的），因交通閉塞，賣不出去，結果下來，豐收等於沒有豐收，致使當地梨民的生活，顯得異常艱苦，但自橫貫公路建成後（按中部橫貫公路早於民國四十九年四月峻工通車），梨山所產的梨便可很快地無阻地運銷整個台灣，甚至外銷了。此一來，梨民（包括當地山胞和退伍軍人）的生活，得到了太大的改善，用陪我們遊梨山的那位調查局同志的話說：「現在梨山的山胞是台灣最富有的了，以當地山胞爲例，以前不管是酷熱的炎夏，或嚴寒的冬天，都只有歅在高聳入雲的梨山，且吃不飽住不好穿不暖，而今呢，因梨價空前提高，生活得到了驚人的改善，且大多數的梨山地區山胞，都在山下城市興建有別墅（住房也），有的且還購買了私家車，他們嗎，在冬天多下山避寒去，他們是眞正的大翻身啊！」

對此，我也有親眼見到過，如當我與萬人傑兄、陳挺拔兄等在梨山賓館住下的當晚，該館經理招待了我們豐盛的一餐過後，雖天巳入黑，且寒風刺骨，但仍導遊不倦，當我們進入到保齡球場時，突眼前一亮，啊，原來幾個穿得相當時髦的少女在打保齡球，經賓館經理介紹，才曉得她們全是山胞姑娘。我用了上面不少篇幅，在報導梨山梨民們的生活，自橫貫公路通車的十多年來，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而過得極之幸福，那「梨山，滿山種遍梨樹，也都是退伍軍人的產業」的退伍軍人，也就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們的生活，絕不如查老板所說的，是目前台灣人生活困難的一羣，且有力地拆穿了查老板所編造出來的：「台灣這些風塵女子，……是退伍軍人的女兒，因爲她們的父親退伍後生活困難，不得不做出這生涯」的謊言！雖台灣退伍軍人，並不全是在梨山種梨的話。

再說，查老板既然知曉，目前存在台灣的上述陰暗面，「是日本統治時代遺留下來的風氣」，那就應該明白，該與退伍軍人的生活好壞無關，原因是早在還沒有「退伍軍人」這一階層之前，什麼舞女、酒女，及公娼制度，在台灣便早已有了的。「遺憾」的是，身爲一家所謂「中立」報紙的大主筆，竟敢於光天化日之下，和在廣大具有雪亮眼睛的人們面前，明目張膽地，割斷歷史，無視現實，硬給台灣退伍軍人背上黑鍋，進而嫁禍給國民政府……。致讀其「見聞思」文後也，眞令人不寒而慄！

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用查大主筆在其「見聞思」一書中所表現的立場、觀點來看，對查用煽動言詞，通過退伍軍人的「關心」，來挑起台灣內部的不和，我個人無法接受，是由於「無心之過」這一說法，但是否爲了落實老毛的「堡壘最容易由內部攻破」的呢？這，不僅我（筆者）知，你（讀者）知，相信查老板本人知道得更清楚。如果用查老板的「毛主席說：『效果是檢驗一切眞理與動機的標準』」來檢驗，那答案應該是肯定。

曾憲光

我看美加【4】

萬人傑

吸引這麼多人來參觀，是柯達宣傳有方。所謂「柯達節目」，是介紹夏威夷的傳統舞蹈，那一羣玩大小結他的七八十歲的夏威夷老婦人，穿上七彩繽紛的長裙，還有扮夏威夷上皇帝和皇后的，皇帝的紅袍和皇后的花禮服，都極適宜拍彩照。因此他們一出場，座上千多名觀眾的照相機便拍個不停。他們安排的表演節目也差不多都適宜拍照的，更聰明的是所有觀眾的座位都背陽光；表演的人則朝着太陽，每個位置都可拍到現場情況。千多人不停拍照，還有拍活動片的，相信一場表演，柯達會銷售不少菲林，同時，場外有賣菲林的攤子，觀眾菲林拍完，可以臨時趕注。

柯達節目並不特別精彩，不過在「免費」節目中，總算不過不失。除了充滿娛樂性，特別介紹夏威夷的舞蹈與風俗外，當然不忘做生意。每有好鏡頭，司儀就叫人拍照。更特別安排藝員和觀眾合照，千多觀眾一窩蜂地走下場中，和土皇帝、皇后及其他藝員拍照，使觀眾不拍到最後一張菲林不止。

當然，柯達節目要花費很多錢，但做生意的人都是精打細算的，做的廣告即使不能馬上收效，也會句宣傳。要收三兩元，也有不少、要看。美國人宣傳手法相當高明，值得香港大機構借鏡。不過，香港雖然也有不少實業家，但肯花錢做宣傳的不多，尤其花這麼多錢養住數十名藝員，沒有氣魄辦不到。

在生意立場說，柯達節目是成功的，場中博得一片歡笑聲。他們把菲林沖出後，晒彩色照那筆費用，更是可觀，這羣藝員的生活也有着了。

海豚表演

未到美國前，朋友告訴我，切勿錯過海豚表演。在電視和電影中，早已看過，這一類表演對我不算新奇；但看現場真實表演，可能有不同的觀感。因此到達美國第一站，就在旅遊節目中找到這一項，夏威夷有一個 Sea Life Park，離市區相當遠。我們參加酒店安排的旅遊團，到達這著名的公園。除海豚表演外，還有規模頗大的海底奇景。公園建有一個圓形人造深池，裏面造得跟真的海底一樣，備有各種動植物。這深水池旁邊是螺絲形通道，由淺入深，可從厚玻璃透視中看見海底一切。如以此與玻璃船所見的比較，簡直打邊爐與打屁股

第二個節目是海豚表演，跳躍數十尺高，計數、按鈴、翻斛斗等等，訓練得十分純熟。這幾位指揮海豚表演的年青兒女端是神乎其技，三四條海豚，像懂得人性，聽了哨子，就知道怎樣表演。接着，外邊大池中上演的節目，由夏威夷少男少女、海鷗、狗、猴子及海豚合演故事性的節目，妙到毫巔。

老萬看後，認為朋友沒介紹錯，這確是很有價值的好節目，逢人介紹。老劉聽了，笑道：「老萬，你看到的不過是二流貨色，若要看海豚表演，這不算是最好的。」老劉是旅遊前輩，到過很多地方，見聞廣博，他的話我十足十相信。我問：「還有更好的？」老劉說：「你到羅省，不能不到聖地牙哥一行，那兒有世界上無出其右的海豚表演。」我問：「你肯定世界無出其右？」老劉說：「以我所看過的，聖地牙哥 Sea World 的海豚表演是世界第一流，其次是夏威夷，最差是日本。在聖地牙哥看過，其他的可以不看。」我說：「那麼，看過夏威夷的，到了羅省還要再看？」老劉說：「如果你對此有興趣，保證不會失望。」

，乘來回六小時的長途巴士，到加州最出名的旅遊勝地去。在聖地牙哥，除了「海世界」外，還有與之齊名的「動物園」。參加旅遊團的人，在兩者中只能選擇其一。老萬目的在看海豚表演，自然選擇「海世界」而放棄「動物園」。這旅遊團人數甚眾，同行有兩部大旅遊巴士，選擇「海世界」和「動物園」的人各半。

我們在「海世界」中參觀過四個節目，還有兩個因為時間關係，只好錯過。

跑了遙遙長途到這兒，看過這裏的節目後，我覺得老劉的話一點沒誇張。

未看「海世界」的表演，夏威夷的已很不錯；看過「海世界」，和夏威夷看到的，可說大巫與小巫，相差太遠。

海豚的一個精彩表演，在水面翻筋斗姿態

「海世界」是一個佔地很大的海上動物園，裏面有多處表演場地，和夏威夷的 Sea Life Park 雖大同小異，但規模比前者大得多。

進門時，每人先派一份地圖，地圖上列有各種表演的地點和時間。我們到達時，剛趕及「水底芭蕾」的節目。走進水底戲院，約可容納六百人，座位分三面，當中一個高逾一丈的玻璃水池。大門關上，燈光隨之由暗淡而熄滅。水池裏的燈光卻漸漸亮起來，看到四位身裁苗條的美女，在水中跳舞，她們的舞姿和芭蕾舞沒兩樣。

水底跳舞年青時曾看過「出水芙蓉」，愛絲德威廉絲是水底舞鼻祖。不過今天美女們利用水肺，在水中表演，時間長得多。節目不單純是跳舞，整個過程有故事，旁白說明，音樂節拍明朗，共有六七個節目，相當精彩。也有些人與海豚合演，海豚扮「超人」，擊敗兩名歹徒（也是海豚扮演），勇救佳人。海豚的訓練，比夏威夷更爲成功，動作純熟。

海豚表演在露天大池中舉行，在主要節目開始前，先來「花式跳水」表演，除了小丑，三個年青游泳健將都大有來頭。他們是某三個州的跳水冠軍，當然技術精湛。最驚心動魄的是一位健將從百尺高空跳下，姿勢美妙，在場觀眾鴉雀無聲，人人爲他捏把冷汗。另一個穿上避火衣，外罩披肩，澆上火水，全身燃着，變了火人，直撲而下，入水後熄滅，相當刺激。

妙，把各種技術貫串起來，精彩百出，嘆爲觀止。老萬認爲最妙的不是海豚跳上三十呎高把竹竿上的魚吃掉，而是一個夏威夷少女在跳草裙舞，三條海豚在水上學她跳，動作一致。要訓練這一套，相信不簡單。和夏威夷的表演，不論技術上、編排上、訓練上都高出一籌。老劉的話一點不差，他看過不少這類節目，他認爲世界無出其右，相信不會太誇大。

這節目不但小孩看得嘻嘻哈哈；大人也同樣高興，座上掌聲雷動，表示他們衷心欣賞。

看過這兩次精彩的海豚表演，老萬引起一個奇想。有一天，這些海豚全吃飽了，可能無法表演。因爲，海豚每做完一個節目，必蹲在

全爲了這個魚。看來它們永遠餓着肚子，只好聽受指揮去搵食。老萬也想到：大陸同胞，共黨能使之貼貼服服，無從反抗，獻出勞力，也正因爲口糧完全由共黨控制，餓着肚子沒得吃，唯有任由驅策，換取一飽。

「水的幻想」是一個奇妙的節目，可惜刊出的只是呆照，未能將精彩的「動作」表現出來。

水的幻想

每逢走過半島酒店，總見到不少人駐足而觀，他們是給門前那變化多端的噴水池迷住。尤其晚上，水花經過七彩繽紛的燈光渲染，更是美觀。

當半島酒店裝置這噴水池時，曾經是一則相當哄動的花邊新聞，因爲這噴水池花了若干十萬港幣，拿這麼多鈔票裝置噴水池，旨在美化這家一流酒店的大門；吸引了這麼多人觀看，錢總算沒白花，老萬有時到九龍，打從半島酒店門前經過，也頗欣賞。覺得水花的變化，有如孩子時候看萬花筒，變出各種不同的圖案，神奇極了，是視覺上美的享受。但在「海世界」看到的「水的幻想」節目，才眞能把噴水池技巧發展到巓峯。

在一個四週有一千座位左右的場館裏，當中是橢圓形的噴水池，池中有三組噴水系統，中央的較複雜，兩邊的小一點。池底及天花裝有照射燈。

節目開始時，擴音器先說明水對人類的重要，每一，然後再說明[illegible]說到這兒，沛然下雨，原來天花上也裝有噴水頭，上下交噴，頓成雨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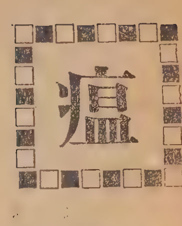
這不過是「水的幻想」節目的序曲，然後，美妙音樂開始，這些音樂，有流行曲、有民族、有古典。池中水花，配合音樂的節奏，作各種不同方式的噴射。燈光變幻，也隨音樂情緒而改變。色彩艷麗，得未曾有。普通人說七彩，是表示具備各種顏色，這「水的幻想」，可說是十四彩、廿八彩。單是「白」色，就有多種不同的白，有白得如銀絲、有白得如牛奶、也有白得如水晶；其他赤橙黃綠青藍紫，變化之多，更不用說。頂上有光，池內有光，光與水花交織成美麗的圖畫。

水花的動作，彩色的變幻，把音樂的意境，刻畫得淋漓盡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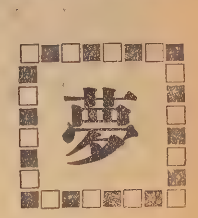
老萬不是學科學的，料想這一切的變化，是用電腦控制。音樂、水花、燈光的配合，差十分之一秒都不成。柔揚的、抒情的、快節奏的及海軍陸戰隊進行曲，演來都妙不可言。

老萬不但是半桶水，且是井底蛙。過去認爲半島酒店門前的噴水池了不起，由過「水的幻想」，才知小巫見大巫，太過小兒科了。若果半島酒店的噴水池花了若干十萬，相信「水的幻想」要超過億元才能裝置。

水花與音樂配合還未算是技術的巓峯，更精彩的是用水花描寫各國的「性格」與「風光」。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李一泯等他們四人走後，召集軍部幾名重要幹部開會，報告項英、周子昆、袁國平已經出走。

保衛分局科長楊帆問道：「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都走了，我們怎麼辦！」

李一泯說道：「我就是要問這句話，我們怎麼辦！」

楊帆說道：「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作俘虜，我若被國民黨捉去，那有活路。」

其他幾人也都是政治保衛分局及特委幹部，一齊說道：「我們若被國民黨捉去，也活不成，必須早打主意。」

李一泯笑道：「別的沒有什麼主意好打了，唯一辦法只有走，但是我們並無奉到命令。」

楊帆說道：「這一點秘書長大可放心，毛主席會經當面告訴我，遇到危急時，保存幹部第一，只要能達到保存幹部的目的，不論用什麼手段都可以。」

李一泯說道：「毛主席的話當然不會錯，既然這樣，我們還是突圍為要。」

一羣頭目同聲贊成，請李一泯帶隊逃走，李一泯也不客氣，帶了十幾個人乘着局勢混亂逃走了。

葉挺同趙凌波到了村外，搖手示意請國軍不要放槍，行到哨兵面前，說明是新四軍來議和的，守在村外的是四十師師長張文清，當然認得葉挺，眞料不到葉挺自己出來議和，當時迎上去。

葉挺不料迎面就碰上張文清，當然頗不自然，說道：「張師長，弄出這麼大一場誤會，眞是抱歉。」

張文清說道：「葉軍長，這件事在我們是意外，在貴軍則是預謀，談不是誤會。」

葉挺說道：「現在不談這些，我要先見上官總司令。」

張文清說道：「總司令不在此地，你稍後當然可以見到他。不過，你要先下令着村內貴軍放下武器。」

趙凌波問道：「怎麼要我軍放下武器。」

張文清說道：「只要你們放下武器，戰事才算結束，否則我軍馬上就要攻進村內，結果還是一樣，不過多死些人，對我們固然沒有好處，對你們尤其不妙。」

趙凌波憤然說道：「我們是來談判的。」

張文清說道：「本師奉了長官部命令討伐你們，任務是打到你們放下武器為止，至於如何談判，不干我的事。」

趙凌波說道：「這樣說只有打到底了，你不要扣留軍長同我。」

岳騫

張文清笑道：「那裏話，我們作事一向光明磊落，絕不用卑鄙手段，你們二位請回，我下令部隊停止進攻三個鐘頭，讓你們重新佈署好了再打，這樣公道吧！」

趙凌波看看葉挺，問道：「軍長，怎麼辦！」

葉挺說道：「這個問題我作不了主，要同政委商量。不過，我還是想見見上官總司令。」

張文清說道：「見上官總司令暫時作不到，擺在你們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是打，一是降，二位回去就在這兩條路選擇一條，其他的話不必談了。」

葉挺眼見再向下說也沒有用處，只得同趙凌波一道走回去，到了村內看見官兵亂成一團，問起才知道項英、周子昆、袁國平、李一泯都跑了，當時目瞪口呆，不曉得這是什麼作風。也不知道怎麼辦好。

趙凌波聽到周子昆跑了，當時破口大罵道：「這個王八蛋把我們派出去議和，就是準備私逃，留下老子作擋箭牌，這件事我絕不干休，非報復不可。」

葉挺說道：「凌波同志，不必罵了，商量商量應當怎麼辦，再遲頑軍要攻擊了。」

趙凌波說道：「這樣情況還能打嗎？降了算了。」

原任第一支隊副司令兼第一團團長傅秋濤，自從陳毅將第一支隊帶去蘇北，就改任警備司令，指揮第三支隊一部份，此時全部退入三溪，尚屬完整。聽到趙凌波要投降，起而反對，說道：「我們還有一部份兵力，可以衝出重圍，怎能隨便投降。」

葉挺說道：「秋濤同志，打仗我並不外行，我軍就算衝出去，也走不掉，最後還是要被包圍消滅。」

傅秋濤說道：「軍長是指的大兵團運用，但我們衝出之後可以化整爲零，分散游擊，不成爲目標，頑軍就沒有辦法了。」

葉挺此時無權無兵，村內僅餘兵力就在傅秋濤手上，傅秋濤要突圍，葉挺、趙凌波想投降也不可能，一行人只得準備突圍。

傅秋濤整頓殘餘部隊，挑選尚有戰鬪力的官兵編成一隊，不能戰鬪的作爲一隊，由三溪衝出包圍，急向北走。北面是五十二師防地，五十二師並未參加作戰，只是在第二線負責監視。共產黨高級頭目都記得五十二師，這一師原由韓德勤當師長，在江西時代剿共，屢戰屢敗，韓德勤就有兩次幾乎被俘，因此共軍頭目都認定五十二師不堪一擊，傅秋濤衝出重圍就襲擊五十二師，想向五十二師防地衝出去，但五十二師師長已不是韓德勤，戰力自非往日可比，加之新四軍又在大敗之後，士氣低落，經過一場激戰，傷亡慘重，被迫後退，五十二師跟踪追擊，新四軍節節後退，第四十師又追上來，兩面夾擊，傅秋濤帶了二十多人突圍逃走，葉挺、趙凌波及逃出官兵全數被俘。

第四十師俘了葉挺一行，帶去師部，然後解去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上官雲相與二十五軍軍長王敬久均在。

上官雲相看見葉挺衣裳破爛，鬍鬚滿臉，頗覺不忍，問道：「希夷兄，你們怎麼會弄出這樣的事。」

葉挺說道：「紀公，敗軍之將，有什麼好說的，殺剮存留隨便了。」

上官雲相說道：「老兄不必動意氣，你的事不但兄弟負不了責，就是顧長官也不能作主，勢必要報請委員長核示，也許會送你去重慶交給軍委會，委員長對人一向仁慈，何況你又是他二十年的老部下，危險是沒有的。不過，老兄必須態度和順一些，朋友們才好替你說話。」

葉挺說道：「紀公，蒙你以好朋友相待，到了此時還替我想辦法開脫，我非常感激。不過，我心裏有個疑問，可不可以見告。」

上官雲相說道：「希夷兄，我能告訴的一定告訴你就是了，不過軍人有守秘密任務，不能告訴的，恕不答覆。」

葉挺說道：「兄弟自從穿上二尺半，只打過兩次敗仗，一次是在南昌起事，南下廣東，在湯坑全軍覆沒。那次是必然的，所以沒有什麼懷疑。另一次就是這次了，這次又是全軍覆滅，但我到現在還不明白，究竟你們這邊是誰擬訂的計劃，如此天衣無縫，把我們陷在天羅地網中。」

上官雲相笑道：「這次戰事是兄弟秉承顧長官的指示，指揮有關部隊作戰，並無出奇之處。」

葉挺搖頭道：「紀公，你講這個話就純粹是官腔了，恕兄弟直言，顧墨公罔不足語此，就是我公也沒有這個才能，一定另有高人主持，是不是白健生來了。」

上官雲相笑道：「絕無此事，白健公一直未離開重慶，報紙上天天有他的新聞，你可以看，至於說長官部誰擬的作戰計劃，兄弟也不知道，兄弟只是根據長官部的命令行事。」

葉挺苦笑道：「這眞是死了也作一個糊塗鬼，不過，我可以認定非顧墨三的手筆，至於是誰，將來也許會知道的。」

上官雲相說道：「希夷兄，這些暫時不談，請你說一說貴軍這次行動的經過與目的。」

葉挺說道：「我們完全是被動，有什麼好說的。」

上官雲相笑道：「貴軍埋伏在茂林，突襲第四十師，一一九團幾乎全軍覆沒，你怎能說是被迫。」

葉挺說道：「這件事不說也罷，眞要我說我只有一句話，我們上了當，上誰的當現在還不知道。」說過閉起眼睛。

上官雲相沒有辦法，轉過臉問趙凌波道：「趙主任，關於貴軍這次攻擊第四十師經過，葉軍長不肯答覆，希望你能據實相告，亦可減輕你們的罪名。」

趙凌波說道：「總司令，經過這次事件，我算是大徹大悟了，共產黨所作所爲，上對國家，下對同胞，無一不是欺騙、陷害，我決不再替共產黨出半點力，你請問吧！我知道的一定說。」

葉挺睜開眼說道：「凌波同志，說話可要想着說。」

趙凌波說道：「軍長，到了這個地步，你還不明白，項英、周子昆要我們出來議和他們先跑了，這種人是不是人，我們還把他們認作同志袍澤嗎？」

上官雲相問道：「怎麼？項英事前就跑了。」

趙凌波說道：「不僅他一個人，還有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秘書長李一氓及軍部高級幹部多人，就乘我同軍長出來求和，都跑了。」

上官雲相問道：「他們跑去何處？」

趙凌波說道：「總司令，你問我，我正要問你哩！你指揮大軍四面包圍，何以會被他們走掉，至於他們逃去何處，我怎麼會知道。」

上官雲相問道：「這樣說來，你同葉軍長出來求和，也是騙局。」

趙凌波說道：「當然是騙局，但並非我同軍長行騙，我們兩人也是被騙，而且作了行騙工具。」

上官雲相問道：「你們最初計劃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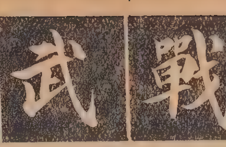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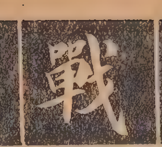
趙凌波說道：「基本原則是不肯過江，因爲過江就要受到毛澤東的控制，英項要保持獨立，所以不肯過江。」

上官雲相問道：「不肯過江又怎麼打算。」

趙凌波說道：「打算開去蘇南建立新根據地，掌握京滬杭地區，與皖南根據地聯成一氣，與延安對抗。」

上官雲相心中一動，問道：「項英這項計劃，有沒有人支持。」

趙凌波說道：「我是一個普通幹部，眞正機密大事不會讓我知道，不過，周副部長恩來到三戰區來過，項英同他在途中見過面，兩人秘密談了一夜，項英回到雲嶺對黨中央的態度就強硬起來，不再稱毛主席，只喊老毛，提到老毛不是罵就是挖苦，這些話軍長同我都是親自聽到的。」


抗戰武術談

救祖國軍民合力遞情報 反侵略兄弟同心佈密網

當年日寇佔領東北後，曾從他本國派遣一組土地專家，潛進山海關深入我國腹地，準備秘密實地測量土地。當然它的意圖是司馬昭之心，人人都知想滅亡中國，實行強佔這一大塊錦繡河山。誰不知牠這條蛇太小，這隻象又太大，牠不但吞不下，反而噎死他。這組奉命而來的所謂土地專家，當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已把他們驚得張大口合不攏來，幾曾見過有如此廣大的平原高山？他們連發夢都未發過有如此博大的土地。可是他們不能違背政府命令，因此只有展開工作，他們由山海關開始測量，經華北各處廣大的平原，爬過一重重的高山，行過一處處的田園，不知經過幾許久遠的年月；經華北至華中華南各省，走過數不盡的路途，越過無數的高山峻嶺，眞不知穿破了多少雙鞋靴？費盡了所有的精神體力；然而他們的工作始終無法完成，要想測量全中國的土地山川，沒有這樣容易的事。這批專家們經過大片平原後又有平原，爬過一座高山後又有高山，眞所謂山外有山，地緣就是天邊。最後他們站在一座高山上向山背一望，天啊！又是一片廣大的平原。專家們搖頭嘆息說：「想不到這個國家土地之大，大到無法測量；人口之多，絕不是我們海島小國可以比擬的。」他們決定放棄測量工作，返回日本覆命。當這組土地專家回國向日本政府報告，在中國所見所工作的一切情形，只能承認有辱使命。日本當政者詢問這些土地專家說：「中國的土地，到底大到如何地步？人口的眾多，多到什麼數字呢？」據說當時土地專家回答時的表情是無可奈何的用雙手向左右一攤，然後說：「中國的面積，大到無法形容，中國人口之多，多到他們本國都難以調查清楚戶籍，因此我們更無法能統計出來。」接着又說：「我們是海島小國，如欲企圖去滅亡中國，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不要以爲他們現時如同一盤散沙，但如果他們團結起來，比什麼都堅強；我國絕吞不下這古老大國的，還要請當局三思才能行動。」可惜那時的日本軍閥，已暴露出凶殘面目，決不會採納土地專家們的意見，將他們曾在中國實地勘察過的情況報告，丟在垃圾桶內，一意孤行的按照少數人所定的計劃，對華發動侵略戰爭。

民國三十三年春夏之間，日寇在太平洋各處的戰場情況緊急，同時在中國也處於不利地位；在湖南的湘北已三次遭受慘敗，繼又在湘西常德城碰上硬釘子；寇軍的傷亡，槍械重武器的損失數字是相當巨大的。這次的侵華戰，完全出乎預算，本來以爲幾個月就能解決中國，豈料在中國一拖已近七個年頭，日本國內已缺乏壯丁兵源補充；國庫也因戰爭支出數目龐大而告空虛；泥足卻愈陷愈深，他們在中國作戰，由東北至華南，征服不盡的土地和城市，殺戮不完的軍隊和人民，到這時候就不由得他們不驚惶萬狀了！那時在戰場上被我國軍隊俘虜的敵軍，他們的軍靴已破口穿底，軍裝也破爛不堪，可見軍需補給已呈現極端缺乏供應的現象。

日軍發動第四次進攻湘北戰爭之前，軍統潛伏在湖北武漢三鎮的地工人員，其中有情報參訓班的同學，常與大哥有聯絡，他們通訊的方法特別穩妥，不怕你敵軍搜索得如何嚴密，但永遠查不出情報實據。

在戰時中國人民的貢獻是不亞於上戰場的軍人，這是有實情可記述的。我們萍鄉縣的東區上埠是出產瓷器的地方，因土質關係，卻沒有景德鎮出品的瓷器品質幼細色水光滑，但銷路也還不錯。那時因不和淪陷區通商的原因，在淪陷區缺乏各種日用品的供應，吾鄉一班鄉民，就乘機做點生意。他們由上埠挑瓷碗、茶壺、茶杯等去湖北發賣，路經萍鄉北區，再由湖南瀏陽平江等縣出通城，進入湖北的武漢外圍線。路途雖遠，挑得也辛苦，可是有利可圖，每走一趟均有筆錢可賺，因此在那段時期，我們有好些同鄉都去做挑伕販瓷器生意。

潛伏在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的地工人員，有一次偶然遇到一批江西老表挑瓷器賣，就設法和他們接近，在談話中間他們說：「萍鄉有位在五十八軍軍部任職情報隊長，名叫張振之的你們認識嗎？」事有湊巧，他們所問的這位挑伕，正是在戰爭初期和我同堂練武術的族兄，那有不認識之理，族兄當即回說：「認識，他是我的族弟呀！」在此情形下，當然可談心腹話了；族兄表示願爲國効勞後，他們就約定地點連絡，然後將重要的情報告訴他，再由他帶口訊回江西來，講給我父親聽，有時大哥派人來取，如遇有緊急的消息，我父親會派專人送去給他，後來我由廣西回鄉，此重要任務就由我負責傳送。

日軍在五月發動攻擊，武漢的工作人員，四月上旬就有消息帶來說：日本和蘇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將駐防邊境的防俄軍隊，（號稱三十萬的關東軍）調遣來華中，準備向湖南進攻。我得獲此重要情報，立即親自去分宜見大哥，當面將消息告訴他，這是我第三次去分宜，也是野店訪知交的最後一次。

當時大哥吩咐我說：「即時回家找安全的地方，將家中老弱婦孺在必要時先安頓好，免得臨時慌忙，因我家目標太大，敵人如來決不會放過，寧可預早準備好，以防萬一。」我匆匆趕返家中，找鄰近隱蔽山區的村民商量借用房屋，先將家中重要物件等搬去，最要緊的是先運糧食存在山區地方，緊急時將家中人口分幾處疏散以策安全。我曾將消息通知鄉鄰親族，勸他們早作準備，如戰火蔓延到附近地區，臨時逃命都來不及的，那時就無時間讓你搶運糧食物資了。

張仲仁

留美雜感【二】

吳文廸



前文說的女主人，不喜下厨煑食，常想出外吃餐，又不願操作，只圖享樂，貪逸怕勞。其實何止這個故事的女主人如此，許許多多的美國人還不是這般模樣麼？懶惰是人的天性，也是美國人的特性。

「小人重利」

孔夫子最深痛惡絕的是「小人」，故他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又說：「君子重義，小人重利」。對於那些專門講究「何以利吾身」的小人，孔子的「切齒痛恨」幾至要「以杖叩其脛」。

有道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若只顧損人利己，殘民自肥，捨正道而取魔道，便是為人所唾棄的無耻小人了。

美國目前的情形，正是「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須知視財如命是美國人的通病。我們常聽說英國人是最現實的，美國人又如何？筆者以為，美國人是「利慾燻心」的。視財如命，本來無可厚非，充其量得個「吝嗇」之名而已。可是吝嗇而至到損人利己，就於情不合、於理不容了。

一本雜誌曾揭露美國各大百貨商店常有「時遷」光顧，貨品每每不翼而飛。商店老闆對於這些「鼓上蚤」防不勝防，大感頭痛。雜誌又揭露在三宗商店偷竊中，有兩宗是本身僱員幹的，而只有一宗是商店以外的小偷「下手的」。

從這段報導，我們可知道美國人多是貪得無饜的。有人說美國人是滿身銅臭味的，眞是一針見血。一些美國人似乎已知道這見財心起的惡習是自取滅亡的，就開始學習我國的「臨財毋苟得」及重義輕財之道。此正是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願美國人好自為之！

世界大同

曾讀到一些洋文雜誌刊登的文章，談及我國的文化、歷史，我國人的社會、生活習慣等。每多不夠深入瞭解便胡亂寫來，就被誣或自誣為「專家」，眞是笑掉人家大牙！這些文章，拿來欺騙洋人尚可，我們中國人讀來，總覺得其所言不當，所見淺陋。

早在幾年前，我認識了幾個洋鬼子朋友，見面時每喜問我有關中國的問題。從他們的問話中，知道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可謂全無。記得一次一人問：「中國人是否都戴竹笠，荷鋤頭？」又一人問：「中國有沒有汽車？」還有人問：「中國的死囚是否都要問斬？」如此問題，往往問得我啞口無言，啼笑皆非。

所謂「世界大同」，不過是一種至高的理想而已，眞要實行起來，是「難矣哉」的。因為連瞭解也談不上，遑論大同？這樣說並非否定「世界大同」之論，而是說要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非假以時日和痛下苦功不可。所謂「痛下苦功」，就是要人與人之間多加接觸，多明瞭各國人的文化、習俗，從而做到互相體諒，互相尊敬的地步。也就是說，要做到「世界大同」，必先從「認識」着手，循序而進，方可望「功德圓滿」。可是路途是遙遠的，到眞個「世界大同」之日，恐非吾輩所能見到了。所以我們還是要囑咐子孫：「人間天下大同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啊！

政治與宗教

美國人對於政治似乎很感興趣。試觀每逢選舉總統、議員，甚至選舉市長，人們都很熱心的談論，又給自己擁護的候選人投一票。候選人的演講，往往能號召一大羣「信徒」，並且常常可在螢光幕上看到。美國人對政治「如蟻赴羶」的表現，正說明他們沒有「政治冷感」。

孫中山先生說過：「治理眾人的事，就是政治」。美國人對於政治，眞能視為「眾人的事」，認為施政者的措施不當的，便予以抨擊，確做到「不平則鳴」的地步。當然，一些不良分子藉機搞示威、騷動等則又另當別論。

筆者寫這篇東西，對美國人似是「貶多於褒」。可是對美國人的關心政治，則要「褒」他一「褒」了。我國人大多沒有美國人對政治的熱衷和關心，此點我們實應向美國人學習。

宗教，如政治一般，亦是美國人所「喜愛」的。成千累萬的虔誠的基督教徒，都在星期日上教堂，誠心禱告。至於是否「滿口仁義道德，背裏奸淫邪盜」則不得而知。

須知美國人好做表面功夫，每事注重修飾，卻往往失諸空泛，所謂「得個空売」，「中看不中吃」，華而不實是也。

電腦機械人

一部卡通片講述一家規模頗大的公司，購買了一副用電腦操縱的機械人。此機械人也，乃是「萬能老倌」。工作快捷妥當，全無差錯，還可以用來管束僱員，防止僱員躲懶。又會學作大老闆的姿勢，常斥責僱員的不是；遇有僱員工作不大落力，電腦馬上發覺，就指指點點，不可一世。後來一個僱員對此機械人「恨之入骨」，常思報復。就當機械人需要添燃料時，灌些燃料以外的東西，機械人頓變成呆若木鷄，做事錯漏百出，答非所問了。最後，機械人也拋到垃圾堆裏，被人棄之如敝履。

這故事當然是虛構的，故事的主題在諷刺美國人太倚賴機器。不錯，美國的科技是進步的，可是死板板的機械畢竟比不上活生生的人。機械應是「役於人」的，而不應「役人」。電腦雖好，卻需人操縱；機器雖可代人力，卻有出毛病的時候。

美國人太注重科技了，就養成一種倚賴科技的習慣。美國人的懶惰，恐怕與科技發達不無關係吧？

江南啼痕錄（五十四）

一宿無話，翌日的早晨，找一個挑伕，把行李運到碼頭，那眞是一肩行李，只有一個小皮箱，一個裝被舖的籐籃。吃了早點，跑到碼頭，剛是九時正，張先生已在船上相候，一見我來到，連忙引導我登船，付過挑伕的工資，打發了挑伕；張先生又親自替我放好行李，介紹我和賬房管事人員相識，還當面叮囑管事人員說我是他的老朋友，沿途要好好的照料。張先生情誼殷殷，盛情可感，在澆漓末世，講道義，重友情，究有幾人？張先生雖置身市廛，而不忘舊雨，親自照料，這份友誼實在非輕。但自蓬江一別，迄未重逢，二十年來鐵幕低垂，腥風愁雲，未悉故人能否逃過浩刼，走筆至此，默首燈下，不勝惆悵！

崖門煙水蒼茫波濤萬丈

船在九時三十分啓行，張先生握手登岸。依然佇立堤畔，揚手示意；我也在船頭揮手道別，直至人漸離漸遠，船越開越快，我才返回賬房。因爲我是老板的朋友，管事人員當奉之爲上賓，招呼備至。他們忙過一番之後，已登記和核對好貨運，閑來無事，一起和我聊天。據管事人員告訴我：船到了崖門，就要午膳，否則一出崖門外，風浪便大，暈船的人，無法抬起頭來，更談不到吃東西了。初越南海的我，聞之頗爲怯心，但管事人員又說：暈船必嘔吐，但嘔吐也要吃，否則更加辛苦。船剛進崖門，烟水蒼茫，波濤萬丈，正在欣賞景物的時候，厨房果眞開膳了，賬房工作人員四名，連我五人，共圍一桌。厨伕端上四菜一湯，異常豐富，似是爲我而設。

崖門，一般人寫作崖門，爲廣東的海防幾門之一，與虎門、陡門、汲水門等並重。宋代屬岡州，今屬新會縣的東南境。宋室南渡，至宋理宗、度宗時，賈似道任丞相，終日和八姨太在西湖的半閑堂打蟋蟀，元兵圍襄陽數年，守將呂文煥火急請援，賈似道壓不上聞，復因其權傾朝廷，無人敢直言上奏，呂文煥艱苦抗敵，望援不至，憤權臣的欺君誤國，乃舉城以降。但襄陽一破，元兵直驅南下，勢如破竹，臨安便成不安，靖康之恥，竟爾重演，宋恭帝又倉皇辭廟，被虜北去。宋端宗立於福州，但伯顏所率領的蒙古騎兵，又直逼而來，福建站不穩腳，退到廣東。文天祥於揭陽半飯之際，元兵掩至，無法突圍，囚送燕市，「鼎鑊甘始飴，求之不可得」。

帝昰兄弟駐蹕官富場，徒留宋王台古蹟，以作後人憑弔。宋降將張宏範爲虎作倀，甘爲鷹犬，飛騎追來，小皇朝桴海南行，懔於國難日亟，置身於驚濤駭浪之中，端宗憂傷無已，乃崩於硇洲。陸秀夫與張世傑擁立衞王昺，回蹕岡州，張宏範聞訊又揮兵追至，闔宋帝於崖門。陸秀夫見事勢已逼，不願宋帝受辱，乃負帝蹈海而死。楊太后亦蹈海殉國，宋室乃亡。張宏範以鷹犬有功，沾沾自喜，乃在崖門鐫石自炫：「張宏範滅宋於此」。明代大儒陳白沙獻章先生，憤此漢奸，乃加以筆誅，在張宏範之上加鐫宋字，乃成宋張宏範滅宋於此，使此罪臣，千秋不逭。當宋帝昺母子殉國之後，當地鄉人哀帝招魂，撈屍掩葬，除下龍袍掛曬樹上，待曬乾之後以之爲殮。聞自龍袍一掛，從此一帶樹林所產的樹枝，必有突起作龍纏柱的條紋，土人以此作旱烟管，別饒風格。土人又建慈元殿以祀楊太后，俗稱國母殿。清初陳獨漉先生舟出崖門，有詩弔之：

落木蕭蕭風更吹，兩厓苦雨至今悲！
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遊人拜古祠；
海水有情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
停舟我亦淒涼日，不堪掃苔讀古碑！

船過崖門，倚舷四望，波濤萬頃，烟水蒼茫，時在孟春，濕雲低飛，雖不聞杜宇聲聲，但我此次悄然南下，心情落寞，對此「江山闕盡興亡」的十里烟波，更多感觸。默默出神，像縹緲於烟水蒼茫之中。忽然浪花一拍，水珠四濺，洒上我的面上，把我喚覺過來。這時，船已穿出崖門，進入南中國海的邊緣，茫茫大洋，連接天際，水天一色。惟東風陣陣，船又朝西而行，逆風鼓浪，令船顛播。賬房管事以我初次出海，初嘗風浪，怕我暈船，便請我返回賬房。果然漸覺船身隨波起伏，使人眩暈，我恐嘔吐大作，有失儀態，乃倒頭睡下臥舖，幸而及早進膳，否則雖珍饈百味，此時也無法下嚥。不知是眩暈抑是困倦，朦朧中似入夢鄉。不久，悠然而醒，但覺船身顛播更甚，只見賬房管事仍在那裏工作，不以爲意，視若無事。乃問他們到了什麼地方，他們告訴我已到了上下川，上下川屬台山所轄，孤懸海上，但與中國的交通史和對外貿易史有關，我想看看與中國歷史有關的地輿，掙起身來，推窗一看，只見島上雙峯，高聳入雲；但大浪打來，船身一側，又覺雙峯如劍，插入窗來。這時，頓覺冒翻人眩，急忙臥下，幸好還沒有嘔吐出來，只好閉目勻息，躺着不動。

明朝的中末葉，在歐洲已發現新航路，繞好望角而到東方來。傳教士也附貨船，冒白浪滔天之險，掛帆東渡，方濟各到日本，利瑪竇則來中國。來中國的路線是先到電白，再到上下川島，然後入澳門。利瑪竇就是在澳門登岸，依沿廣東舉子上京考試的路線，踰梅嶺而赴北京。利瑪竇既具傳教士不避艱巨的精神，復有靈敏的頭腦，運用中國的儒教來傳天主教之道。且與士大夫交遊，朝臣徐光啓復受其洗禮，使天主教在中國能生根發展，教廷論功，應以利瑪竇爲第一。故電白，上下川爲早期的外國商船必經之地，在對外的交通史和對外的貿易史上，實佔最重要的一頁。

萬人意見

寫出血淋淋的真實故事
讓教會領導人知所警惕

主教有政治信仰自由簡直是廢話！

編輯先生：

近來本港不少人談論有關天主教香港區不久前發表的「教會社會觀」，叫人「適應」毛共。而有些人說主教有政治思想信仰的自由。現我要談談一個主教是否有政治信仰的自由。

一個普通人對政治信仰是自由的，任何人不能有所批評，正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但身爲教區主教，爲數十萬教友的榜樣就不同了。首先我們要知道共黨是一個無神論者，若身爲主教信仰共產黨，即是信仰無神論者，怎可以呢？共黨與宗教不能存。但在共黨對宗教還有點利用時，表面上還可容許存在。如在大陸的宗教，可說已爲毛共摧殘至滅亡，表面上還存在什麼「天主教革新會」、「基督教革新會」、「佛教協會」等。但要記得，他們都是毛共的傀儡組織，對眞正教會迫害的組織。他們的領導人是毛共欽定的教會叛徒。在毛共統治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毛共對大陸前教會的主教、神父或其他教會領導人物卻被稱爲「神棍」、「披着宗教外衣毒害人民的豺狼」、「帝國主義毒害中國人民的代理人」。假若生前的徐主教或港區教會各領導人都生活在毛共統治下的大陸，這幾頂帽子一定不能倖免的戴下去，脫也脫不掉。那時，可能徐主教早已被共黨促成蒙主寵召，魂歸天國，在天國飛黃騰達了。所以有眞正教會存在的地方，就不能有毛共的統治；有毛共統治的地方，就不能有眞正的教會。這是千萬中國大陸眞正教友用鮮血、生命換回來的定律與眞理。

中共不但對大陸眞正教會組織摧殘及消滅，對教會領導階層的毒咒及迫害，對一般教友的迫害及慘無人道的刑罰，相信在港天主教領導階層必無所聞，否則怎能這樣快忘記自己教友及天主教會被毛共殺害及消滅，而談「適應」呢？這眞令人費解！大陸陷共後給毛共殺害了不知多少教友，人所共知。大陸陷共初期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竟一天就在廣州流花橋、白雲山麓屠殺了一百七十餘人，成爲轟動世界的慘劇，死者中有不少是教徒。筆者當時在廣州路旁看着一車一車被共軍押解赴刑場的受害者，不少是站在車上面無人色，口嘴顫動，唸着上帝、天主對他保佑的禱告。筆者鄉中有一個花名叫「耶穌」的天主教徒，原是在香港工作及入教的，一九四七年回鄉，對天主無限虔誠，常向鄉親傳播主耶穌的眞理，幫助別人，故不少鄉親受他感染，皈依天主。一九四九年鄉間陷共，他還對毛共有幻想，認爲自己既非富有，田地亦不多，故留在鄉下，傳播耶穌眞理。一九五二年「土改」，他的惡運來了，被稱爲「神棍」、「散播帝國主義思想」、「外國特務」、「披着宗教外衣毒害鄉民」。家中財物全部被刦掠不在話下，還每天要在大會鬭爭，要他「供出」誰派他回鄉爲帝國主義工作。這位天主忠實信徒不認，說他沒有罪，指着共幹，凜然的說：有罪的是你們，我爲天主傳播眞理，何罪之有？共幹氣頂，阻止他說話，有些提議槍決他，但有些要把這天主忠實信徒繼續磨折。首先打嘴，把口嘴、鼻、面部都打得鮮血淋漓，一片模糊，分不出那些是血，那些是肉。一隻眼球被捕傷而突出，繼而有人用一鐵鈎穿着他的頭，鈎下掛着秤鉈，令舌頭伸不回去。他已不省人事，倒在地上。共幹還不肯罷休，把他拉起，雙手舉起，手掌疊高，用長鐵釘貫穿手掌，釘在榕樹上，雙腳也給鐵釘穿過釘在樹上。那教友身體不斷顫震，手掌腳掌的鮮血一滴一滴洒在地上。共幹還在咆哮着向那教友「審問」，教友早已昏迷，喪心病狂的共幹，還指手劃腳，說他不答話是裝聾扮啞，是一種鬼計，頑固抗拒。後來有人說他已昏迷不省人事，至此共幹才停止對他「審問」，釘在樹上舌鈎着秤鉈的他，還繼續受着慘刑，過了五小時後，擺動最後一下身體，蒙主寵召，魂歸天國。他的屍體過了二天，才准家屬取下埋葬。他死後家屬的悲慘遭遇，更難以形容，女兒遭共幹姦汚，反而說她勾引幹部，她受不了壓迫，投繯自盡，死時才不過二十一歲。教友的妻子遭民兵隊長姦汚，她也不甘在魔掌下苟活，把五歲大的小女兒投入河中淹死，然後投河自盡。一個康樂愉快的小家庭，在毛共摧殘下，全家悲慘收場。這不過是大陸陷共後毛共對教友殘殺的一個小小例子。由此可見毛共對教徒採取趕盡殺絕的殘酷政策。時至今日，遭慘殺的教友屍骨未寒，教會中竟有人叫教友對毛共「適應」，說什麼主教也有政治信仰自由，唯恐對毛共討好不週。受教友血汗供養的你們，怎對得起慘死毛共手中，九泉之下，天堂之上的教友們呢？我希望港區教會上層不要閉門造車，認清眞相，對毛共不要抱任何希望，世界上對任何事物都可抱一點希望及幻想，只有對共產黨不能抱任何希望，否則到頭來悲慘收場的是你。這是大陸千萬同胞用生命總結出來的眞理。

一兵（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

一石三鳥中共又出花招
家裏有人逃出鐵幕 親屬要繳納逃亡稅

萬先生：

深夜二時，爲了幾個問題縈廻腦際，不能入睡，良心驅使，拿起筆桿。

最近曾和兩位梁姓同事朋友談起大陸近況，他們異口同聲證明一個事實，不知是否中共頒發命令，抑或各省各縣各自爲政攪出的名堂。第一位朋友接獲胞弟家書，書中云：「大哥：您就好啦，來了香港，難爲我目前每月同您繳納二十元人民幣給公社。這是最近訂出的新例，凡由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〇年偷渡往港澳的，每月要交十元給公社；由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出走的，每月要交十五元；由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〇年逃出的，每月交二十元；由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出來的，每月交三十元。」

以上是第一位梁姓家書，我已過目。第二位朋友云：他夫婦倆是一九五三年逃亡抵港，去年有一位兒子逃出，最近接得鄉間兒媳來信，共計須繳納逃亡費九百元人民幣，並要立即交付，否則拉兒媳去勞改。友人談到這事，一籌莫展，六神無主。這位朋友從前曾是下級共幹，照他的環境，勉強拿得出，不過付了回去，下次再來九百元人民幣，問你點頂？共黨就是利用民間親情矛盾，進行敲詐。

這兩位朋友的家書是由廣東省寶安縣傳達香港的，其他縣份我不大清楚，若是寶安縣的讀者，相信定會接得家書。

我曾要求朋友將家書寄來「萬人雜誌」原文制版刊出，以求證實。他們爲了親人安全婉拒，這也難怪。

共產黨最近的做法是一舉兩得，第一打窒蛇頭，等大陸準備逃亡的同胞有所忌憚；第二盡量搜刮敲詐，山大斬埋有柴，共黨這條橋可謂毒辣無比。對他們的向外宣傳，恰似當頭一棒！

第二個問題，目前郵寄炸彈滿天飛，倫敦方面有人給郵件炸彈炸死炸傷，這可能是愛爾蘭共和軍所爲。香港接獲警告，但明槍易擋，暗箭難防，防範共產黨混水摸魚，借刀殺人的伎倆，「萬人雜誌」同人應注意，提高警惕。我們要小心，要和共黨鬬爭到底！

第三個問題，自共黨竊據大陸，操縱人民經濟命脈，初期把貨物運來香港傾銷，最近打開國際市場，把七億人民勞動果實大量輸出，不理人民死活，禍延香港。近來物價飛漲，一元九角一斤白米，四元二角一斤菜芯，三元五角一斤白豆，二元四角一斤冬瓜，十二元八角一斤鯇魚肉，六十元一斤冬菰，一百〇九元一瓶茅台酒，十五元一錢北芪。目前共產黨陰險毒辣手段，已明顯地展示在香港人眼前。大陸人民給共產黨刮削到起碼生活不夠，有親人在港的，就來信要求接濟，港人大多數有親屬在大陸，不得不接濟。尤其返大陸的人，寧願自己回港捱窮，也大擔細擔的擔回去接濟，大陸誰人見到不眼紅？尤其萬惡共產黨，因此盡量想辦法，以經濟間接搜刮香港同胞。如果不是，爲什麼物價似火箭上升？國民黨從前有過很多不是，未會節制民生。共產黨自稱無產階級，簡直牛頭不對馬嘴。一切爲了人民，簡直是騙人鬼話。漂亮口號說盡，危害人民生活也幹盡。

大陸七億人民，才是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中共是共產大資產階級，大買辦階級，七億人民大老板。總括一句：「共黨是資本主義集團」，用横蠻手段奪得一切，七億人民不是心甘情願給他們統治的。凡對外通商，貨物金錢有來往的，可稱資本主義交易，何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簡直是騙人的謬論。共黨稱資主義爲腐朽的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有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有出入境自由、有婚姻自由，中共頭頭自稱社會主義優越性，能給資本主義的自由予人民嗎？有的話，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冒死逃亡港澳。高唱「回歸」的朋友，最好親身回去社會主義世界生活，只消幾個月就夠了。

俗語云：不到黃河心不死。中共欺騙人民花招百出，我們瞧着吧！我們站穩反共崗位，多方面貢獻出力量，爲中華民族自由而戰！

流淚漢

（一九七三年九月九日）

一砲而紅有此妙解
紐約讀者想入非非

萬人傑先生：

請恕本人沒有文化，不知如何向台端恭維。有一事請教，祈能借貴刊一角，答本人的疑問。

在報章或雜誌上，時時看到「某某女明星或某某女歌星一『砲』而紅」。這個「砲」字，本人不知何解。照本人的解法，「砲」字可作「大砲」解，這是軍用武器，或解作說謊，後者很容易明白，「大砲」聲音很大

，準不準確是另一回事，因有出就不能收回。這個「砲」左邊是石字邊，是一種不動之物，要人推才行。

本人記起在十、十一歲隨先父回鄉做生意，在廣州，先父有一間股份海味行（南大行），位於一德中路。學校假期時，大部分時間在廣州居住，這時間，經常聽說這班世叔伯和兄長說，某某街有單嘢，很漂亮，多少錢一「砲」，起初因年幼不知是什麼回事，後來才知道。十九歲，一九六一年逃港後，在港幾年間，常聽說港九某地某街是「×街」，也用這個「砲」字。再深入一想，也是算解得通，因爲這裏的人不會動，要顧客推才能夠動，各方面都取得「砲」字的意思。

但在電影方面，做的戲千萬觀眾觀看，同時，目前全是打打殺殺的電影，如果用足字邊的「跑」字，某某女星，一「跑」而紅，人們非常了解，這些電影都是以「跑」爲主，但報章雜誌上用「砲」，這解法便莫名其妙。

歌星則不用「跑」，以唱爲主，那能用「砲」字？本人數年前在港，友人曾提議投資拍電影，約在五十萬港幣左右，當時不是一個大數目，來美幾年來經營出口生意，給美國佬騙光，現在坦白說差不多已一貧如洗。不過近半年經營的生意，亦算東山再起，如果那年投資搞電影到現在，相信對這個「砲」字不需勞煩先生費心解釋，雖然文章不懂，但內裏乾坤，亦可明白。

如果這個「砲」字當眞如本人的想法，將來我亦想搞一間電影公司或投資歌藝團，那些某某星、乜乜星被我一推二推，亦會一「砲」而紅。這種想法，是我錯或作家先生錯，請萬先生解釋。我更相信很多人也希望知道。

不明人陳華由紐約寄

躺在美國棺材裏 章士釗同志能安息嗎？

萬人傑先生：

你好！本人是閣下「牛馬集」的文迷，現有一個不明白的問題，要請教閣下。本港大陸國貨公司的宣傳術語「愛祖國、用國貨」，我想凡各國人民對這種宣傳術語，認爲是每個國民應有的起碼條件。毛澤東政府以往曾經向大陸上資產階級、地主、富農的墳墓實行開礦工作，發掘出來的棺木，製造傢俬器具等物，運出國外，爭取外滙，爲人民創造財富，並且口口聲聲反對美帝，但近日報載，現在的中共人民政協委員章士釗病逝香港，北京派連貫同志來港主持章氏喪事，卻採用美國棺木，不採用中國棺木，這個決定是連貫同志的愛美思想，抑或章氏的遺言，令人費解。過去我們記得有這樣說法：食在廣州、死在柳州。意思是柳州的木材做棺材最好，從前帝王也不致採用美國棺木，今日中共的領導人是否媚美，抑或崇美思想，我們小人民實在弄不明白。棺材到底是美帝製造的好，抑或中共製造的好？

大人物死了，棺材也要睇美國的，怪不得小人民認爲月亮也是美國的好。本人學識淺薄，希先生予以指教爲感。

中國小人民李不知謹上

「萬協」舉辦國慶聚餐

本會爲熱烈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二週年國慶節起見，除組織了回國觀光團外，特舉行慶祝聚餐聯歡，辦法如下：

㈠聚餐時間：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十日國慶節晚上七時正。

㈡聚餐地點：香港謝斐道梅江飯店二樓。

㈢餐券：每券港幣二十元正。

㈣售券地點：1.本會會所（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2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3.九龍旺角花園街一百號地下B益昌米行等處發售，即日起開始售券。

希本會會員及萬人雜誌週刊讀者踴躍携眷參加，以示慶祝雙十國慶節

萬人協會慶祝雙十國慶節籌備小組啓（九月十四日）

唱中共十大

（龍舟）

鄭秀堂撰

中共十大，暗地召開。偃旗息鼓，關起門來。奈也誰何？抑或耐人尋味呢個耐。總之都係烏烟瘴氣，嗚咽哀哉。世事見不得光，一定唔慌好光彩。何況派系互相傾軋，江青緊鬪周恩來。人說周某面面俱圓，老奸巨猾多能耐。一向有驚而無險，拾油有咁定之哉。這就辯證唯物觀點模糊，好比美國頹廢青年之腦袋。俗語都話唔怕你笨，最怕你唔來。坐上第二把交椅得咁威風，更兼勢力龐潛在。毛酋江青心兢兢，且看粒聲唔出唔鼓泡腮。林副統帥骨肉尙未寒，經已喪身邊塞外。落得肢離破碎，一把焦黑炭屍骸。毛酋疑忌劣性永難移，江山尙還容易改。實例可援今與古，豈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紅朝浴血拚死生，肯定唔出一兩載。狐狸臨老唔過世，實情要變周寃來。

回頭唱吓王洪文，呢個所謂年青這一代。高座第三把交椅，未嘗多講句「唔該」。歷來小鬼陞城隍，總嘆奇緣不可再。難怪他春風滿面，幾至放浪形骸。查實好比扯綫木頭人，又似孝子哭喪擔幡買水。由人擺佈，在表演哭笑歡哀。試問實力軍人，誰不憤慨。數他老幾？身懷幾許德資才。即使江青計逞利用完，亦會當他外父咁樣礙。呢個傢伙終無好結局，我都戥佢幾悲哀。

中共十大匆匆打完齋，幾成自知壽延冇幾耐。事關天眼在！大家拭目來看待；中共從中潰爛，就在不久將來。

長詩漏去了三句 彷彿上氣不接下氣

作者提出「長短句」問題研討

編輯先生：

鄙人前寄「香港頌」長詩，已於「萬人」三〇五期刊登，惟中間漏去三句，即「酒綠燈紅日夜夜，遊人直到五更天」之後，接連是「五更天未光，大眾在睡鄉，多少人兒未上床」；然後才到「紳士卸裝露兇相，法律罅裏飲血漿」。因爲此三句，全篇才能貫聯。鄙人此詩寫香港表面現象外，也寫日至夜的眾生相。「酒綠燈紅日夜夜，遊人直到五更天」之後，天是未光的，但特殊人物很多仍未睡覺，於是引出貌似良善操作的人，當然還在睡鄉，但特殊人物很多仍未睡覺，於是引出貌似紳士的人也休息了，脫去外衣便露出兇相，他們是在法律罅裏找人食的。至於迷人的窰、池、吧呢？還在裸體鬼混到「打烊」。

然後再說到天曙微明道友在馬山的情景，天大光了，莘莘學子上學了，但「學店」老板們卻在「論股」「研經」，繼續寫下的是香港當前發生的人和事，才以感嘆而結束。

鄙意以爲此種長詩之長短句是不大重要的，古詩中的「兵車行」，開頭是：

車轔轔，
馬蕭蕭，
行人弓矢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
…………

這不是長短句嗎？

本年初鄙人所寫之「春日偶憶」，引述勝利初期，東南日報季思先生所寫的「慘勝」長詩：

街心動地連珠起，
火炬龍燈浮九市；
八年留落今得歸，
快喚妻兒整行李，
九月渡黃河，
十月過淮泗。
…………

又何嘗不是長短句呢？

因此可見這種長詩主要是貫聯緊密，鄙意覺得拙作去此三句，貫聯似有未妥，特此提出上述意見，希爲指導。

弟兆華手上（九月二日）

物理學家侈談政治 專欄作家諂諛奉承

一個國家的組成，必須具備土地、人民、政事，如果祇有土地，而無人民，該土地就是洪荒之野，禽獸繁殖之區。既有土地與人民，而無善政，就成了人獸相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豬衣滿道，民欲與之偕亡。

今天中共佔據大陸土地，就是以上的寫照，這樣的政權，怎能稱得上「國」呢？就以本人身歷其境看來，簡直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土匪集團，從大陸青年甘心「背叛他們的國」，拋棄他們的家，捨別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而逃亡，這樣的「國」，還有誰人來愛呢？

中華民國國基初奠，即抵抗日本侵凌，八年浴血戰爭，國軍打到筋疲力竭。而毛澤東乘國難之危，襲擊國軍，擴佔地盤，以擴充其打內戰的實力，完全表露典型漢奸的行爲，及至全部竊據大陸。連國號、國旗、主義，全部換丟。死搬硬套外國人而且也已過時的「馬列主義」作禍國殃民的本錢，奉史太林爲領袖，向蘇俄一面倒，無論集會巡行，公共場所，則以列寧爲領先，史太林排第二，第三才輪到毛澤東，當年的情景，本人已警覺到「中國經已亡於蘇俄，毛澤東祇是中國的總督而已。」稍有半點民族自尊心，亦黯然傷感。這樣的國實在愛不下去！

就搬俗語一句：「成者爲王」吧！毛澤東既然是「王」，就應該愛民，不應拿「布爾什維克」的手段來殘殺自己的同胞，二十四年來，大陸僥倖未死的同胞，過的什麼生活呢？人所共知，不須繁贅，可憐被毛共稱爲「政治歷史純潔當年的『少先隊』員」；毛澤東的好孩子」，就是今天游泳渡過大亞、后海兩灣的叛毛的青年。也是被鯊魚咬傷、咬死的不幸者。如此兇暴政權，怎能代表國呢？

楊振寧愛國嗎？楊振寧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偉大科學家。現據王恩先生的造詞中，他是對「整個中國的赤子之心而愛中國」。爲什麼他不以赤子之心而愛困身勞改場中的「犯人」，又不愛浮屍碧海的逃亡死難者。而偏偏愛上一個大陸同胞視如毒瘤的「毛國」，如非別有用心，實在令人費解。爲何要愛一個「自己不能適應」的國？

另方面根據王恩先生轉述楊振寧所說在「大陸所見祇是局限性」。一個諾貝爾得獎的科學家，毛共的上賓。回到共區上且要「局限」的限制。大陸同胞的思想，言行均被限制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他們終年所受的束縛，眞是有口難言。所以一經逃抵自由之區，縱因在大陸的家人牽累，不敢站起來反共。但絕對不會再替毛共作傳聲筒的。「王恩先生可能例外」；可憐一個物理學專家，在備受行動限制之餘，不識閉門思過，竟回到美國在華僑集會中，裝模作樣，作毛共的應聲蟲。尤其目中無人，竟將被毛共指定所攝之幻燈片，而誇耀毛幫的成就。可謂厚顏無恥之極！某君「自費」去到台灣除所見之外，尚加上「所聞所思」。用心雖屬不良，由於立場不同，簡直不受國府限制。言論、行動，均可自由，可憐這個被人牽着鼻子走的楊博士，連「所聞所思」的自由也沒有，本人的推測，可能回到美

國之後想不代毛共宣傳的自由也沒有。因他的父母，正作了人質呀！

根據楊博士第一次自毛共竊據區域回到美國，在僑胞集會中，大肆吹捧毛共成就之餘，確曾說過「大陸的生活是不適應他的」，不錯，這是聰明的話，又是衷心之言。如果楊振寧不是留學美國，而又入了美籍，更取得諾貝爾獎金，而今天仍是淪落在毛共統治區之內，不祇要受毛共「教育」「改造」。可能還要被判長期「勞改」或槍斃。本不過僅堪稱爲「知識份子」，已經受盡牢獄與管制之苦。楊博士身爲戰犯之女婿，還有僥倖生存之望嗎？但是最令人不解的，楊振寧自己不能適應，而偏偏要大陸人民去「適應」這個大陸同胞絕不愛的「國」。猜測其內心，可能由於他是美國人，應該高貴。大陸同胞都是「賤骨頭」，每月有生油一兩，一年七尺布，一天勞動十二小時，而且有白飯兩餐，他們應該知道幸福了！如果要學楊博士的享受，就不配稱了，是嗎？

王恩先生轉述楊振寧所說：「文化革命好的影响，則是使中國社會科學出現了根本的變化」。恕我才疏，不能領會，毛共文革期間，舊時國府遺留下來的各科知識份子都被管盡殺絕，其膽餘下來的，至今尚有不少仍操其掃地、洗痰盂的下賤生涯，受盡非人可能忍受的恥辱。祇有清一色的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家，才可倖存。請問楊、王兩位先生解釋「好的影响」是什麼，好在那裏？未知是否后海灣的浮屍，就是作爲「力學比重」的最好資料，爲楊振寧最好研究的方案呢？

王恩先生在共專欄中故意借蔣院長重視科學人才，以攻擊香港時報排擠楊振寧的藉口，其實早年楊振寧在美國推翻宇稱守恒定律，首先發表新聞贊許，「也可說捧場」楊振寧爲炎黃華裔爭光的，就是時報與其他自由報紙。中華民國中樞首長亦都大加贊揚。而楊振寧本人則絕無表示國家對他教育的感謝，更無表示對中華民國之可親。迨毛共見他不親國府，乃有機可乘，才在有限制的放其父母來港與楊相會。楊振寧在回美時，途經台北機場，不但不肯步出機門，而中央社記者拜訪，亦拒絕接見。可見楊振寧早已存心投共，而國府亦寬宏大量，從不加以置評。

但自尼克遜姑息毛共以來，楊振寧則頻頻回去共區。返回美國，必大發謬論，大肆爲毛共宣傳，如非毛共的統戰工具是什麼？如果就如王恩先生所說，楊振寧回去共區，是爲了科學，爲什麼不到台灣一行？台灣民生社會科學，總比毛共好十倍，所欠者不過一科學原子彈耳，設使中華民國政府肯將台灣同胞壓搾到如毛共殘民的二份之一，一年之內，即可製成核彈，其又何難？祇是仁政的政府，不能這樣造而已！

楊振寧存心可誅：根據王恩專欄轉載其中一句，「楊振寧希台灣回到中國的懷抱」。王先生一連兩天「專欄」完全爲楊振寧辯護，自然會理解楊振寧所指的「中國」是什麼。假使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台灣省正在中國懷抱中，不須回到了！如果所指是毛共竊據的土地爲「中國」。就是馬克思、列寧的中國，狹窄的說一句，就是俄國的「中國」。毛澤東鬥前是爲了俄國領導人修改了馬列主義而衝突，並不是爲了自己想擺脫馬列主義而衝突。由此衡量起來，毛澤東是効忠馬列之漢奸，而楊振寧竟想台灣亦逿併在馬列主義統治之下，其用心之毒可想而知。應該冠以什麼名詞，我想請王恩先生下其結論。爲了國家的尊嚴，我對此別有用心之徒，必予反擊，關於民生事情，今天大陸七億「聞說又多了五千萬」同胞，過的是什麼生活，人所共知。楊振寧身爲科學家，六次回去共區，縱然被「局限」，也應大致明瞭鐵幕同胞的痛苦。楊振寧身爲國際名人，不思拯救困身於水深火熱中的自己同胞，反而還思將石果僅存的一片國土，蒙上污腥穢臭的灰塵。使台灣一千五百萬同胞，置他們過着與毛共竊據下的同胞的悲慘生活，如此的一個沒有換血的美國人，其心可誅！本人歡迎讀者提出批評與評論。

（袁暘照）

留美青年文友

吳文廸不負老萬所望

人傑先生：

別來無恙，書報平安！

晚生有幸，居然於異邦得見先生「廬山面目」。道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但見：果然雄姿英發，不減盛年；俊人之貌，自是名下無虛。

又得先生鼓勵，令晚多寫文章。晚於舞文弄墨之道，卻有自知之明，其實難登大雅之堂，殊覺汗顏也。自當再思進取爲是。

料先生遊罷「三藩之市、洛杉之磯」，重返香城，定然又埋首編務，日理萬機，精力過人，眞個寶刀未老。文壇有賴先生執掌牛耳，共結同心，國反共之大業，晚亦當爲馬首是瞻也。

晚生不才，近塗得文稿乙篇，特呈台閱，正是：「米粒之珠，也放光芒」，實惶恐之至。尚希撥些寶貴篇幅，刊於「萬人」，是所幸也。

忽忽下筆，常恐有所差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之情，本不敢出醜露乖，惟想到「拋磚引玉」一語，就且權充濫竽，尚祈不吝指正爲荷。

晚吳文廸敬具

（老萬在三藩市得老馬之介紹，認識了一向替我們執筆的吳文廸兄，他在政府服務，年紀輕輕，有如性格小生，樣子英俊漂亮，我們一見如故，作忘年之交。老萬才回到香港，便收到他的文稿，因爲在美時我曾鼓勵他多寫文章，此子聰慧，確是不凡，我們陣營裏有此新血，誠可喜之事，望文廸老弟努力，大家把「萬人」搞好！）

中國一定强

中國一定強！中國一定強！有了蔣總統領導，有了三軍把國防，有了三民主義正確方向，有了基本廣大肥沃土地，地下蘊藏無數寶藏。只要消滅內奸毛賊，驅逐外犯蘇俄，監視日本侵畧者，武裝民族思想，自力更生，群策群力，發奮圖強，中國一定強。

（秉左）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領先作歹袖手旁觀

毛頭確是偉大的「領袖」！

萬人傑先生：

本人在紐約華埠買了一份星島日報，九月八號出版。「三寶殿」上官大夫先生的寫作如下：

「領」與「袖」。

「領袖」兩字，可以大做文章。「領」可以解作「領袖群倫」；亦可以解作「領先作歹」。至於「袖」，既可解作「握拳捋袖」，亦可解作「袖手旁觀」。

本人看了這幾句，想起近日在外的一批毛蟲，開口是毛澤東領袖，埋口是偉大毛澤東領袖，由上官大夫先生的「領袖」解釋，就想及毛澤東。大陸二十三年的悲慘生活，毛澤東如何「領袖」呢？請客先談。

毛澤東如何「領」？他「領導亂倫」。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二十三年來，中國大陸不是天天不停地父鬭子、子鬭父嗎？一些良民婦女，為避免自己丈夫、兄弟、父母遭受殘酷鬭爭，不時獻身給無惡不作的農村或城鎮的共幹。一個家庭為挽救一個人的生存，父母兄弟寧願忍受，被迫互相鬭爭，雖內心有無限痛苦，誰可了解他們？他們無非為了的保存一個人生命，否則那有手足互相殘殺，自願自己鬭爭自己父母的悲慘事件，和看到自己骨肉受殘酷嚴刑呢？這是毛澤東「領導亂倫」的鐵證。

「領先作歹」，毛澤東更徹底做到。各位讀者可看到，今日大陸的共幹，是什麼人？全是社會上的大盜、小偷、地痞。何以見得？就說毛澤東本人，以前是大盜出身，和大頭目如賀龍、陳毅等，各讀者亦可以找到資料證明，共產大頭頭那一個不是大盜出身？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鬭爭資料中，他們的出身可一目了然。

再談，今日海外的小毛蟲、那有幾個好人？不是小偷，就是地痞，或是風頭主義者，為了自己出出風頭，竟埋沒良心。

他們為非作歹的行為，社會上那裏能容許？他們惟有瞞着良心，步毛澤東後塵。毛澤東「領先作歹」，這也是一鐵證。

至於「握拳捋袖」，各讀者可看到，二十三年來中國大陸，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鬭爭之聲沒有停止過，鬭人者與被鬭者的悲慘呼聲，那有一分鐘停過，在海外也一樣。

「袖手旁觀」，毛澤東做得更漂亮。六七年文化大革命，請出江青，組織紅衛兵，把所有在共產黨開始「革命」時的老黨員，鬭得死去活來。他們既稱同志，毛澤東該救救他們。毛澤東為鞏固自己地位，剷除有權力的老黨員，「袖手旁觀」，看着他們一個一個倒下。上述各種缺德之事，毛澤東全做到了，這「領袖」名銜，毛蟲稱之，眞是受之不愧。

偉大的雙十節

美國讀者陳華上

偉大的雙十節，旗海飄揚，我們熱烈地歌唱。它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光輝節日。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的誕生。大家來熱烈地慶祝，熱烈地歌唱。我們來歌頌那偉大的雙十節，讓它萬世留芳，給我們炎黃華裔永遠在歌唱，世世代代的留傳。偉大的雙十節，妳在我們腦海永遠不會遺忘。偉大的雙十節，我們永遠為妳慶祝！永遠為妳歌唱！

棄左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十三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上期三〇七，本詩壇所刊，朱敬安先生夏柳四章，排錯三字，頃接朱先生來函，更正如下：

㈠第三首第三句「嵇康」之「嵇」字誤植爲「岱」字。又第七句「春去」之「去」字誤植爲「生」字。

㈡第四首第三句「修初服」之「初」字誤植爲「福」字。

壇主曰，文章排錯字，大旨無訛，讀之尚能索解，詩則不同，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一個字能將該詩之意，全部變更，且易變成笑話。所以鄙人每在詩稿之側，加註「此詩細心校對」字樣，或批「此詩萬不能排錯」，因爲弄錯字，容易發生許多誤會。

第一，鄙人難辭其咎，表現大意粗心，未盡其責。

第二，作者懷疑是壇主所斧正，斧頭技術不精，盲目亂砍，不合準繩。

第三，作者見有錯字，意料讀者，能以明瞭，口中不言，但心中不免悱然。

第四，鄙人見到好詩排錯，心中無限歉然，地盤不大，未便期期勘誤，而不勝其煩，又不能專怪校對一人，而是多方有責也。

第五，老詩友見有錯字，內心明白，知道是因排錯，新詩友則莫測高深，懷疑壇主，見詩必斧既糊塗而又欠高明。

第六，鄙人深知作詩之苦，詩人每因一字不妥，停筆苦思，遲疑不能決定，偶然想得，心中大喜，有時睡到半夜，立刻起身改正，恐明日又將忘懷。詩人如此嚴重，刊物隨便弄錯，對不起詩人矣。

第七，昔人多有鬍鬚，右手寫詩，左手捏鬚，因精神在於換字，忘其所以，致將鬍鬚捻斷，鄙人之所以不敢養鬚，與此大有關係。

第八，鄙人寫稿，端楷正字，一筆不苟，不用古字所以如此者，惟恐他人不識，又知字房已無古字，容易植錯，雖然如此細心，但有時依然有錯。

現在規定合作之辦法

一　詩友來稿，務請寫正楷，好在字並不多。

二　壇主鄙人見有難識之字，另用紅筆在旁加註。

三　排字房先生，排到詩壇，請稍加留意。

四　校對先生，務須多校一次，責任比較大點。四方面合作，以後錯字，定當減少矣，錯字多，表示刊物水皮，大家面上無光。

過境香港，蒙高蘊賜詞長賢伉儷，劉祖霞博士暨夫人，袁暘照詞長，張仲仁作家，楊海天詩人，梁莊詞長，及董壇主力行兄，盛筵歡宴，臨別贈賦

印尼楊震寰

自別家山數十年，秦淮歌板已茫然，
大江流水牽餘恨，華表荒台憶似烟，
妖厲漁陽終覆滅，紅顏東閣唱離筵，
杏花樓上詩人會，故國情懷照酒邊。

震寰詞長，僑居印尼，赴台灣過境香港四十八小時，本壇詩友，久讀其詩，羣議公宴於杏花樓，是日楊海天先生，另有他宴，計劃先去簽字，而後趕來參加，以茶房誤言，未曾列席，至爲悵惘，初意用雅集方式，大會詩人，嗣以時間倉卒，無法一一奉邀，萬人傑兄該日亦已先有他約，不能分身前來，由張仲仁先生代表，本次宴會，蘊賜先生，堅欲獨自作東道主，全部費用由其一人負責，並携有佳釀，以表地主之忱，盛意殷殷，至足感人。壇主。

壽彭展南先生

一覽樓主　楊海天

整頓乾坤事未了，先生七一慶芳辰，
飛觴且飲千杯酒，待看雄師萬馬行。

詠小報主筆

林參天

見聞思是啥文章，腳帶王婆臭又長。
貌比東施齊掩鼻，才如嫫姆醜難藏。
青蠅安可污和璧，邪論無非作虎倀。
棄祖忘家投外籍，須鉗爾口勿譸張。

參天先生此詩，詠某小報主筆，教訓一番，至爲欽佩，壇主。

離亂香江月

袁暘照

登樓北望鎖烟霞，觸景情牽往日家，
圓缺晦明思骨肉，悲歡離合話桑麻，
草凝白露猶矜節，人抱丹心祇慕華，
對影擎杯應共醉，懶看銀幕後庭花。

牽情秋夜月

袁暘照

桂魄香浮塞外秋，衣單無怯暮登樓，
逃秦已負仙姬約，去國徒增志士愁，
且放閒情傷往事，獨懷幽恨雪前羞，
凭欄默告今宵月，我尚依然未白頭。

可憐閨裏月

袁暘照

廿載韶光冷落過，青春容貌枉消磨，
不將玉頰施脂粉，卻把金蓮踐薜蘿，
閨裏妾流悲月淚，漢營郎枕復彊戈，
他朝捷訊東傳日，莫戀新歡負素娥。

劫後雲山月

袁暘照

舉目愁看皓月時，療飢畫餅只心知，
強支瘦影嗟無力，潛隱幽情別有思，
珠海不聞漁唱晚，雲山空待雁歸遲，
可憐往日牢中友，鐵檻窗前望義師。

次和暘照詞長「離亂香江月」原玉

高蘊賜

十里霓虹燦晚霞，寒溫燈火萬千家！
風光客醉如中土，酒色人迷似大麻！
悄向樓頭窺月影，輕從海角擲年華！
蒼生多病吾多事，安得青門學種瓜？

再和「牽情秋夜月」韻

高蘊賜

清輝又挂海隅秋，坐媚吟懷倚小樓；
異域棲遲驚我老，神州板蕩問誰羞？
藏鋒怕惹山河恨，看劍難忘血淚仇！
擾攘乾坤何日了？人間哀樂注心頭！





